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肆輯・貳拾壹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肆輯・貳拾壹册目録

榕村語録續集二十卷 〔清〕李光地撰 一
蠹言四卷 〔清〕李詒經撰 二〇一
敦艮齋遺書十七卷 〔清〕徐潤第撰 二四三
薛子條貫篇十三卷續篇十三卷 〔明〕薛瑄撰 〔清〕戴楫輯 四六九
緑畦語言二卷 〔清〕王愼餘撰 五七三
東遊紀三卷 〔明〕方學漸撰 六〇三
養一齋劄記九卷 〔清〕潘德輿撰 六二五
東林粹語三卷 〔清〕凌鳴喈撰 七二五

思辨録疑義一卷

〔清〕劉蓉撰

榕村語錄續集二十卷

〔清〕李光地撰

清光緒傳氏藏園刻本

榕村語錄續集序

三代而上治統道統合而爲一故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而後有益稷伊周望散之臣三代而下治統道統分而爲二故孔子生於衰周孟子生於戰國朱子生於南渡而其數約以五百年爲斷至我

聖祖仁皇帝復以明睿之姿兼君師之任信孟子所謂則聞而知之者其時賢喆挺生以輔以翼若湯文正陸清獻楊文定張清恪諸儒皆可預見知之列而理純學正最與

聖心相契合者則莫如安溪相國李文貞公公所著榕村語錄於經史子集皆有論斷其明辨以皙純粹以精久爲然爲儒林之圭臬其餘尚有箸錄未經梓行學者常以未窺全豹爲憾甲午之秋家鼎忝攝是邑以平日讀公之書

想見其爲人因祗謁公祠藉伸羹牆之慕裔孫茂才師洛明經國香導登藏書樓其珍儲　御札及名書古畫多爲强有力者簒去而榕村語錄續編二十卷巋然猶存假歸讀之既卒業乃作而歎曰嗟乎程朱之學自元明以來其不明於天下也久矣

聖祖躬膺道統直接洙泗之傳而表章宋儒尊崇紫陽其端實自公上朱子全集發之是編體例略仿前錄而其言學言性命言理氣廣大精微尤多前賢未發之蘊當是時姚江之餘焰未衰而徐東海方以通經復古蔑視理學毛西河箸四書改錯其觝斥新安尤不遺餘力非

聖祖持之於上安溪左右其間幾何先聖之心傳不淪爲夷狄禽獸耶所惜編中多羼入弟姪門人論說未經釐正而前後章複語沓亦似非手定之本加以傳鈔訛謬魚豕紛淆披讀再三略爲箋正其義有難通者姑從蓋闕之例因命寫官別錄副本藏之家塾弁志其緣起於此時光緒二十年歲在甲午冬月知安溪縣事鄞縣黄家鼎敬撰

榕村語錄續集序

榕村語錄續集目次

卷之一
經書總論
大學
上論
下論
卷之二
上孟
下孟
中庸
卷之三
易
書
詩
卷之四
三禮
春秋
卷之五
宋六子
諸儒
卷之六
諸子
異端
卷之七

史
卷之八
歷代
卷之九
本朝人物
卷之十
本朝時事
卷之十一
本朝時事
卷之十二
本朝時事
卷之十三
本朝時事
卷之十四
本朝時事
卷之十五
本朝時事
卷之十六
學
卷之十七
性命
理氣
卷之十八
治道

家政
卷之十九
詩文
卷之二十
詩文 韻學附

傅氏藏園

榕村語錄續集目次

榕村語錄續集卷一

經書總論

詩書可以講誦而禮必須習故夫子與門弟子率之習禮而雅言於禮必曰執朱子謂講求數日不能通曉記憶者如其法習之半日即熟春秋時禮樂崩壞詩書廢闕夫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使門弟子琴瑟歌舞習禮不輟使身心性命之學與詩書六藝之義一以貫之燦然具備後經董韓詔述周程張朱闡發日星河嶽萬古昭昭此仲尼所以賢於堯舜也

孝經不謂聖人之書不可其中辭語參錯處端緒有理旨義精密孟子以前文字簡質轉合字眼多不備如然而雖然惟孟子有之論語孝經繫辭傳皆作是故及故字承接至孟子文章之法備矣雖韓文公不及也韓文公亦止讓孟子如孟子無意為文也韓子有意為文也董子三策用然而雖然亦少故其文獨古

大學一書却純是說道理就是平天下講到生財仍說仁義義利全不及制度上若周官周禮各自成書正不必牽混而自為表裏

伏羲畫八卦天地道理全包其內未有文字至有文字二典三謨禹貢洪範文周彖文孔子十翼周子太極圖說張子西銘朱子二書解程子定性書皆天地至文也

萬古之寶河圖洛書易經洪範大學中庸太極圖說西銘也

孔子贊周易修春秋論語學庸內總不言及不知傳與何

傅氏藏園

人孟子似竟不曾見易者平生深於詩書春秋禮經便不熟所言諸侯之禮末之學也只是才大學問直溯源尼山掘井及泉橫說豎說頭頭是道若見之施爲居然是伊尹局面至考定制度博學多聞眞不及尼山十分之三四如周公之封魯禮記明言七百里而詩言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奄有龜蒙至於海邦豈止百里耶即齊東海西河南穆陵北無棣豈止百里耶

禹之文章禹貢洪範兩篇皆九股文字總是道理熟耳周子熟太極文字多成五項邵子作皇極經世將一切皆看做四片

國語是春秋時各國文字多華縟孔子生於其時自當於周遊時見之其論語諸書絕不染一毫習氣淸眞獨立天之未喪者信在玆也

古人文字不必相摹倣如法言倣易經忠經倣孝經中說倣論語並其句調篇目皆依之所以貽後人之笑中庸何嘗似大學孟子何嘗似論語其不可廢則一也

家語記弟子氣質樊遲粗鄙近利子夏篤信謹守朱子多採用之論語問答因其人之淺深高下家語不可不參觀 孫襄

大學

後人謂異端之外吾儒固自有所謂大人之學者當周公之世無此等議論以周禮觀之當時聖人任爾小術小技或收之爲巫或使之爲祝一官一職皆有用處無所爲異端也焉得別有大人之學

手忙脚亂便是安之反對 自記

格物亦有夸多務博徇外爲名者故須立誠意以格之便是爲己之學問 自記

問致知格物之說有三如何曰除注疏之說在外有以格訓去者謂扞去外物而後吾心之知可得而致此涑水司馬氏之說也有以格訓正以物訓事者謂如欲致其孝之知當正其事父之事欲致其忠之知當正其事君之事此姚江王氏之說也與今集註之說爲三 孫襄

朱子有云日月有明容光必照雖些少孔竅無不照見此好識取又云昔在一山上看潮凡溪澗小港中水皆如生蛇走入無不通透甚好看識得時便是一貫的道理愚謂日照如致知通後潮來如誠意熟時 自記

著厚薄一意分明知有釋墨之學大爲之坊 自記

仲虺伊尹皆言日新詩又云聖敬日躋湯之所以聖者可想 自記

問表裏精粗曰如定省溫凊表也孝敬裏也有孝敬之粗者有孝敬之精者

惡惡臭好好色亦是情要去之得之纔是意 自記

誠意章疑關不破每思與學者反覆辨難問之則曰本自明白因詰以意若兼善惡實其惡之意如何說得去答應曰意有眞有妄誠其意者所以存眞而去妄也此似是而非在京與徐善長論此章因及前說善長以爲然予謂眞體何物與聖賢書中用他不得 孫襄

本然之理性也性之發見情也統之者心也心之起處爲

念引之爲思熟思爲慮念短而思長思淺而慮深心之所主謂之意所向謂之志念有善有惡意不能皆善無惡故爲善爲不善皆意先定曰立志慕聖賢者有之曰立志慕穿窬則未有也意陰也志陽也獨知本心之明也學者且將這幾個字分疏明白如大學誠意章當提掇出性情來曰性者有善而無惡情者好善而惡惡則其發而爲意未有不知善之當爲惡之當去者今以善念惡念爲意著善念去惡念爲誠意此大非也誠其意是實其爲善去惡之意在好一邊說了又以發念眞切處當誠意未說到事爲上則體與用分心與迹判不知誠意是知行都到打過人鬼關正心脩身只消指出病痛使之維持調護工夫全在前面也論誠意分位則在

致知之後知既致好吃緊著力實則徹上徹下自初學以至聖賢皆用得自傭夫販婦以至王公大人皆用得温公季路自是知有未致處謂之不誠可乎毋自欺是正釋誠意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完得毋自欺孟子所謂慊是此慊之效驗蒙引謂兩自有別存疑又謂自與獨有別不知欺爲自欺慊爲自慊欺亦欺其獨知慊亦慊其獨知主人翁只有一箇更無第二此本心之明無論聖賢庸衆皆有之君子則知之加明省察加密耳淺說謂一念而欺則謹以察之一念而慊則謹以充之與當下尚隔一層是亦文義之誤不可不辨也

襄謂如此看誠意章已與朱子脗合無間曰朱子盡心於此此爲易簀前數日改定向來看此書多謬誤若與朱子脗合無間則已造朱子地位也 孫襄

艾千子評文不佳非朱非王解誠意愼獨以爲欲誠意先致知看獨知之知卽致知之知千子素攻陽明不知此卽陽明之說 孫襄

語鍾倫曰盤根錯節講究一二來年更取四書熟玩爲學業時亦省工夫且五經蘊奧具是悟從疑生必須潛心玩索仲叔少時令看孟子一日遂至以力假仁章問不動心有疑義否則曰無疑看學庸亦復如是當日吾所痛恨然渠於幾何原本亦能通曉前年在盤嶼與論誠意章詰以善意實得惡意如何教實徑隨口答云善者天理之本然惡者人欲之邪妄誠意者去其妄以合於本然而已前儒果有此說 孫襄

將迎偏倚留滯雖有事先事至事後三節然合而言之皆不得其正耳蓋以心應物之正本不當如此也不可以將迎留滯爲有所而以偏倚爲不得其正又不可以將迎偏倚留滯通爲有所而以應物失宜處爲不得其正 自記

觀吾之孝者不獨能孝而且能事君觀吾之弟者不獨能弟而且能事長觀吾之慈者不獨能慈而且能使衆 自記

劉巖問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大道卽是絜矩之道否曰卽是絜矩之道問信如何是循物無違曰如這箇盤子既是箇盤子便道他是箇盤子豈不是箇循物無違若道他是箇杯子便不是循物無違問與恕何別曰恕便是由此物推之彼物一樣平便是恕若無此實如

何得平問忠恕忠信是誠誠卽是仁否曰也卽是仁在聖人謂之誠在學者謂之忠信在聖人謂之仁在學者謂之恕三達德之仁卽指盡心去行故曰體此者也在行達道上說又與統體說不同故下文云力行近乎仁 自記

上論

說樂無淺深有內外 自記

巧言令色之人是要做出仁底模樣故聖人就此破之 自記

看論語亦有一法其中最難者不過四五十條看到七穿八透觸此通彼知如何爲仁則巧言令色之鮮仁剛毅木訥之近仁當自明白 孫襄

弟子學文亦習其數未能窮其理執其器未能通其道也若說得太深便是大學格物致知之功非弟子之職矣 自記

禮之用和爲貴言人之用禮貴於和也人多認註中推原說處爲正面故明代三百年講解俱錯惟王守溪文不失指其次則許石城近之 自記

鍾佐言顧麟士說約北辰章引用西歷曰麟士當末明時如此讀書極難得然於理則未之有聞所作太王居邠泰山壓卵而無卵之語殊可笑考古當以一意求之看四書且自理會漫令學者紛神只如禘嘗字義及孟子中井田須識得第於此中談經制吾見亦罕矣四書徵人物考等書及麟士考古俱可廢也 孫襄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從以政來若非政但無恥而已無恥却從刑來大概人既受過尚有何恥易於無忌憚矣下有恥却根德且格却根禮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是不器也 自記

先王制禮意在坊民儉便是禮之本意又儉便有樸實意所以對得戚字 自記

夏禮吾能言之節看來文獻不足故也比上文覺另是一層意思杞宋不足徵是言其子孫不能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使有所存而不廢固是如此亦是文獻故也若使其子孫不能振興而其國之典籍尚存遺老尚多吾亦取之以爲證矣到底杞宋不足徵是內症文獻不足是外症

古者五祀皆設主而祭於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恐是臨時方設朱子疑五祀之主未祭及祭畢不知於何處藏

之及論周禮載社主乃曰古人多用主命如出行大事則用絹帛就廟社請神以往如今魂帛之類推此則五祀所設主可知 自記

夫子譏管仲器小或人有疑而問非爲管氏解脫也使護仲當曰管仲儉耳知禮耳本文兩乎字然則字俱用不著細味註中或人蓋疑器小之爲儉又疑不儉爲知禮義理何等明白嘗以語元少欣然謂聞所未聞世得曰元少有此題文不是如此說曰元少聰明過人一撥便轉襄曰商文毅文主此說曰終是回護底意思或者疑其器小而又非儉則幾於禮矣此語道得是耳 孫襄

朱子云必無終食違仁然後造次顛沛必於是愚謂又必造次必於是然後顛沛必於是 自記

程子謂盡己謂忠推己謂恕循物謂信朱子釋之云如乾道變化是盡己處各正性命是推以及物處至推到物上使物物各得其所方是盡物愚謂須以於穆不已爲忠乾道變化爲恕各正性命爲信方的確 自記

吾斯之未能信信字不止是知之深造行都在裏了朱子自保得過之說最精 自記

程朱說無加與勿施異無加是仁勿施是恕依愚所見夫子即是說恕道難盡子貢更宜反己三省未易以之自居故曰非汝所及如中庸君子之道四亦恕之事聖人尙以爲未能則其未許子貢以進之何足怪也 自記

夫子亦嘗言性與天道何以言不可得聞蓋身心未能與之一雖當下無不領會而要如未聞也

聖人見其大者故至泰伯文王未盡善武仁管仲賢伯夷叔齊未仁子文文子彼子西 自記

子路是克去利心顏子是克去名心利心去則可以進於同物名心去則可以幾於無我 自記

顏子克己是禦寇他人是攻城故橫渠有內外賓主之說 自記

罔欺也誣也自誣誣人欺心欺天皆是一箇罔字 自記

務民之義是察於人倫敬鬼神而遠之是知鬼神之情狀 自記

立達皆兼教養 自記

脩德說在講學之前只當以存心說中庸尊德性豈不是脩德之事 自記

記子所雅言於學易之後意思甚好 自記

或問四教因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如何朱子曰讀書最不要如此比並愚謂這問比並得自好因代下一轉語云弟子之職敦行以學文大學之教博文而約禮 自記

至誠無息不實則無恆易九卦恆繼復復則不妄矣所以能恆 自記

聖人有意皆仁有必皆禮有固皆義有我皆貞必便有直遂意思是亨之義也 自記

固天縱之將聖節上一句是承夫子聖者與下一句是承何其多能也太宰者與是疑詞子貢固字是決詞何其多能太宰是尚詞子貢又多能是兼辭言固是非常之聖何須說又兼多能耳太宰以多能爲聖合而爲一子

貢分開隱然有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意天縱本不甚重天字說得太張皇又字便難轉醒

聖賢言語氣象自然不同亦非以人不親道不尊之故而造作安排也伊川之言當善觀之 自記

前後朱子通指道言謂方見聖人之道在自家前要去趕著他忽然却又在自家後了愚意在後亦顏子自言在後耳瞻之在前似可及矣忽然在後所謂回也瞠乎其後 自記

問喟然歎高堅前後是贊道體否曰不是史記云伏羲至淳厚顏子亦至淳厚顏子學夫子非學道仰鑽瞻忽所謂夫子步亦步趨亦趨夫子絕塵而奔而回也瞠乎其後也如有所立卓爾博文約禮之得力處人倫之五品

知其本於性人性之四德知其出於天故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此章先儒之說精矣惟過中不及中之語未融大抵三代以前人未有學道之想漢世猶然誰生厲階自達摩西來擊拳豎拂周程不得已起而爭天奪國赫然中興今道教昌明只可如漢人窮經不必更標名色 孫襄

欲罷不能與欲從末由兩欲字緊相照應是著力不得不著力又不得 自記

下論

問程子有虛中為屢空之說曰一說去驕吝則屢空一說與朱子同從集註為是 孫襄

曾點言志劈頭便說異乎三子者之撰撰具也孔子所問者酬知之具故三子所對者亦酬知之具曾點蓋言己未有其具故孔子使之言志暮春數語蓋以道其日用之間有以自樂而求道進取之意見於言外一切功名事業有所未遑程子所謂已見大意正謂此也 孫襄

曾點只是不願於仕自樂其樂而其所以樂處則由見道分明超然無累中來就其所言觀之又藹然有同物氣象是皆可與者註中意有三層須細觀之方得程朱許多說話深意今人一滚說去須涉夸誕 自記

此理見得分明却須從苦雨淒風嚴霜盛雪中驗過曾氏之風雩所以未如顏子之陋巷也 自記

大略曾點與顏子之樂不可因程子之說遂諱却樂道兩字曾點所以薄三子之事業而未甘用世者求志樂道而有所未暇焉耳以樂道為心故日用之間風物境遇無所適而非樂也 自記

明道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便與曾點之意同 自記

曾點問夫子何哂由也夫子以為國以禮其言不讓答之就辭氣間說他非禮然細翫其言亦多有病故夫子云不得其死然人即欲自見其長平居又何不可施展必定要兵凶並至氣象亦大不佳大概天地間有氣魄人就有此二種其一要番轉來整頓一番是子路一種其一但潔身高蹈不與其事而已是曾晳一種晉宋之間謝康樂便要興兵光復陶靖節便飄然事外自完其節而已如管幼安都是此流人子路見當時壞亂極矣索

性大經變亂重整乾坤自見手段除此兩種人不過是俗人如冉求便是隨時出用亦可隨便利人子華就當時有用者講求一點禮樂留在世上無復有卓然自立之高志矣

克己復禮是對顏子說在他人則己方為主如何便克如賊居呰中人在其外主客不敵便當潛消默化若盜不過數人指名可得問為治何先則云弭盜安民而已此夫子告顏子之謂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制之於外以養其中也三月不違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蓋如此 孫襄

年饑章當以救荒二字為章旨哀公慮年饑而用絀有若

則懼年饑而民流蓋用紲一時之事如民卒流亡國非其國何有於用哉二吾猶不足亦未必是欲加賦公明言因年饑故用不足則明是正賦猶不能供奈何便思重斂此句只是著急語意在取足二者而又苦於輸將之不前耳然此只是目前淺計故有若說能得百姓給足邦本既固財力有源君自然有足之理如百姓困匱一遇凶荒不能自存田且汙萊君誰與供雖取足於賦亦不終日之勢矣此是實理實事非虛論國體分誼者比 自記

樊遲請學稼圃不盡是近利又不是隱遁意思以為學問在此夫子恐其陷於許行一流故語意頗類於大人勞心小人勞力之旨看龜山語錄亦如此說裏曰勉齋之

意亦然 孫裏

湯武放伐管仲不死子見南子儒者且放過他義之不明者甚多何急於此所謂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召忽如何以為匹夫匹婦之諒世得云孔子重尊周是天下之大君臣管仲之可以不死或義在尊周之志乎

友及樂三益三損朱子將三者各以相反配對殊未盡確大約皆有淺深次第則確然無疑者如由聞過而進於誠進於明樂之三損病根起於驕不驕尚有正人君子告以正道而箴規之惟驕則正言無所入矣佚遊則日加放蕩至宴樂則安之而已其病乃不可救藥也樂之三益者亦從樂節禮樂起節字雖照註亦好若張子說亦有味彼言禮勝則離樂勝則流節者以禮節樂以樂節禮終日用心於此總在身心上檢點斟酌不已自向人考論觀型人有善者則稱道之自此而以類應則多賢友矣友之三損者起於便辟但見人事事妥貼威儀詞令無不嫺習便親之近之自此便喜人奉承而善柔進矣自此便喜變亂是非承吾意旨掩吾之過飾吾之非而便佞來矣

癸丑假歸九月舟至浙溪夜夢與人說隱居求志節義云志者萬物一體之志也養此心謂之求其志道者萬物得所之道求志之時而道在我矣至此乃見之施行耳覺記之甚明然以養其萬物一體之心為求志乃時解所未發者因憶及偶筆錄之 自記

不賢者識其小者度曲須知六朝穿鼻其言聲韻蓋邵子之所不及韓元少云不賢者亦致足樂信夫 孫裏

榕村語錄續集卷一

榕村語錄續集卷二

上孟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如不莊不敬告子則但求其故於心而不復責之四體 自記

看來告子只就身上做工夫則下文持志是其所能但既不知言則未免蔽於言不養氣則未免暴其氣耳大抵聖學標指有三曰存心也窮理也集義也告子之學於存心處不可謂無所得而窮理集義則舉目爲外而不之求正後世釋老陸王之說也孟子持其志如知言養氣便是三者兼舉朱子致知力行而主敬以成其始終則孔孟嫡派也或以持志爲證告子勿求於心之失者非蓋勿求於心是不窮理不知言不關持志事也 自記

無暴其氣謂血氣之氣也至養成浩然之氣則不可以血氣目之 自記

告子外義與義襲而取者是兩般病症不可併作一路義襲者猶知有義而爲之以襲取浩然之氣告子則以義爲外而不足爲矣但因行不合義而心不慊見得義根於心原不在外足證告子平日外義之失故語次偶及之非謂告子爲義襲者流也此章言養氣工夫前後只是一意直養無害四字是標的集義即直養襲取即害此自是爲一樣人發藥不干告子病痛但告子不知言不養氣而却先我不動心則其强制此心使之不動是助長揠苗之類非順其自然者比蓋義襲者助長於氣告子助長於心病侯不同而其受病則一也此本文言

外意 自記

問養氣章知言似無工夫著落處曰四知其所直窮究出其心病即是工夫且集義內雖是踐履意多但不窮理精義則義亦非眞義而何何集乎大約古人知行不十分分開說故夫子言道之不明由於不行不行由於不明也此章書緊要在義字

無益而舍之者即助長者何也若有事則逐漸有事不須有心要不動若不芸苗者無事集義便耑意求心不動則助長而槁以集義爲無益於心而不用功者如不芸苗者不集義而便助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於心而又害之蓋至於枯槁死地其爲害也何如此節乃是不動心要緊工夫而近世解者乃似文字餘波嘲誚告子

劇演科諢大是罪過知言亦以義爲主集義即是盡性知言即是窮理聖學脈絡一線直下看來孟子之書此爲最精告子性猶杞柳數章次之

問凡稱聖人者皆能朝諸侯有天下乎曰自然不然便不是聖人只是也看時勢假如有成康在上雖擁百里千里之國豈能改步受命要之其理其德固在若孔孟之時孔孟有百里之地其能是也何足道蓋聖人以吾性通天下之性一誠相貫捷於影響速於置郵上天下地無隔礙其理固能無足怪也

不動心章最難看全要把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看得精細便見得孟子之言字字針鋒相對如今做時文說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恐爲所動非也告

子之意以爲吾儒之不動心非果於心有得也不過借言語文字以爲明假綱常名教粗氣魄以爲助其實言語何關於心不得於言勿以爲心病而求之於心也不得於心但求之心勿以爲心必須氣輔而求之氣也他看得孟子學問路頭錯處在此故以爲義襲而取以義爲外也孟子所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者蓋以吾儒之言也不得於心却不由於氣以氣無義理故也不得於言必須求之於心以言爲義理之所在也此以二者較之微有重輕其實氣亦烏可輕哉故下文云云夫所謂義襲而取者如今秀才借一公事糾衆訟言憤激壯往告子以孟子正是如此孟子故云其爲氣也如此其爲氣也如此是乃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者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如之何可以義襲而取也告子以氣可襲取總緣以義爲外之故耳知義之在內則知氣可集而生不可襲而取則知我浩然之氣是此而非彼也是非二字如此纔明不然孟子自己倏出非義襲而取句何爲甚無著落且又云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又何爲也助長緊與先我不動心對不與養氣對知言工夫卽在集義內不精義焉能集義所集者非義也其實告子以爲勿求言勿求氣其實助長卽是用氣强制那心及其蔽陷離窮也則詖淫邪遁之詞更多孟子對針下藥字字精當論語萬古一燈無可與配恰好又有孟子一部眞可相配如天之有地日之有月也

文王我師也句時講多作推尊之意在他處則可而非此章口氣蓋其不推讓與成覸顏淵同但辭若推尊耳 自記

聖人之憂民如此論者但欲單頂教來蓋因禹一條有雖欲耕得乎隔斷語氣故耳然此自指禹與堯獨憂之等字不相應蓋因禹過門不入順便襯此一句未是勞心結語聖人憂民自當總上文以起下節爲是 自記

許行章大哉堯之爲君兩段總要形容出似無所用其心的意思方與下文相關一無能名一不與豈不似無所用心故下文接豈無所用其心哉

先父作不見諸侯章文迫斯可以見矣而不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而不見添而不見三字極得答不見神情

下孟

洪範五曰惡六曰弱卽自暴自棄兩樣氣質 自記

問有餘曰無矣答之詞甚倨或值眞無時一二耳曾元未必如是恐孟子道聽塗說程子嘗論二嫂使治朕棲象雖愚未敢覬帝主要之不必計較或云孟子文章好道理好然巳開陸象山王陽明一派孟子終未免簸弄精神所以不及孔子孔子卽說到難處在不簸弄精神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亦無一毫蹁躚孟子則有蹁躚處 孫襄

天下之言性也一章亦是王守溪文字說得融貫向以言性言字與行所無事行字畢竟是兩樣話今想總是一意天下之言性也此一句所包者廣其當時如性有善

不善無善無不善皆在其內孟子言天下之言性也紛紜雜出無所不有以吾論之何必如此只自其可見者言之以曉然易知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如索隱行怪告子異端之流之言性說他是愚人不得彼皆自作聰明以爲知者而不知其穿鑿實甚所以說所惡於智者云云如此看來原不兩截

樂音固有獨奏一器者如鼓琴擊磬之類此則一音自爲條理自爲始終惟集大成之樂八音並奏金聲而玉振之是總八音之條理而以金玉始終之譬則一理之明一德之成自爲始終若合萬善百行而察之由之者有始有卒其惟大聖乎 自記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三句自是不確王制明說其祿視侯

伯子男耳諸侯納貢天子以爲卿大夫士之俸受地蓋湯沐圭田之類不聞天子畿內有大侯國也齊魯始封豈止百里公侯皆封百里開方也以開方法百里當萬里方里而井所謂提封萬井也地方千里亦開方也孟子於制度甚疏只聽臨倒他做時他却能準度立制合於聖人就是此章所言亦皆精要天下一國小國大國井然不亂規模便好祿即起於井田一夫受田百畝庶人在官及下士無甚功勳無異自食其力爵以賞賢祿以報功以次食祿以功德之大小爲多寡便是設爵受祿之義孟子幾句便說到根本處

見行可之仕人多說錯以爲孔子見道有可行之幾便不去而仕原不是其實自爲之兆句已說錯蔡虛齋蒙引已將註意說不明白須將白文爲之二字看得分明爲之二字謹貼孔子端是孔子爲之端孔子之端足以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去如此便不是人之用我有可行道之幾矣註爲之兆云孔子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于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註見行可云見其道之可行也見字即爲字若說孔子見道有可行之幾白文見字註中其字皆不得力矣何謂爲之兆孔子小試其道見吾道之行無不可者而非世俗所云至大莫能容累世莫能殫之物也見吾道之行無不可而君與相仍不能與行然後不得已而去也

問孟子弟子亦甚多不見如有孟子者曰孟子弟子如公孫丑公都子之究心性命之學萬章究心於古今人物

事跡皆不可輕孟子七篇必非自記如告子章內公都子所問必公都子自記如孟季子問何爲義內章是要緊處只是先答的比孟子呆些告子說義外孟子却把敬字藏在一邊不與他說待他自悟他說彼長而我長之猶彼白而我白之孟子云白馬與白人固無異難道長馬與長人亦無異乎長馬不用敬長人用敬隱然在內且問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只用長之二字點醒他只說長恐怕說出敬字他便以長與敬混作一團皆以爲外須鏟絕根源矣公都子不知此意開口便說行吾敬故謂之內也孟季子便抓住敬字便要破去問鄉人長於伯兄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孟季子曰所敬者在兄所長者在鄉人是將所敬之人暫且

不敬所不敬之人從而長之假作恭敬是敬原非眞心特因人而作此文飾耳何嘗由內來公都子不能答也是至於孟子見的雪亮曰長何嘗不是敬難道平常敬叔父是眞敬弟爲尸敬弟是假敬不成特庸敬與斯須之敬不同其當下之敬一也敬可謂之外乎公都子透聽孟季子仍蠻前見公都子曰這樣連汝的脾胃皆外冬日飲湯夏日飲水所以飲之者亦在外乎朱子註此章亦未醒快

存字緊照息字謂存留此良心 自記

夜氣平旦是板定子午操則存是眞子午 自記

存其心養其性人分別心是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之物故須存性是無爲的故須養其實大謬孟子言心性殊不

大分別敬以直內倒是存心義以方外倒是養性孟子說豈無仁義之心哉心卽是性仁人心也性卽是心養性却不是空空的守靜之謂如以空空的說性則墜入禪宗一派故須認定是實事大概寡欲是存心充無穿窬充無欲害人擴充四端却是養性成性存存性何嘗不可說存養心莫善於寡欲心何嘗不可說養

孟子說話也有宜活看者伊尹聖之任與夷惠同說是偏及篇末又云伊尹則見而知之旣云見知豈湯亦偏自堯舜以來相傳之道亦偏乎又學焉而後臣之是湯學於尹又云伊尹見而知之又以尹學於湯

中庸

中庸是一篇文字無甚分章另一意者五章只說實心若不在道上逐一細加切實工夫與佛氏之淸寂何異故上言實心則曰誠曰性曰至誠曰至聖曰致曲曰前知曰自成曰無息下言道曰發育曰三百三千曰不驕不倍曰議禮制度考文曰不謬不悖無疑不惑曰世道世法世則旣尊德性矣而又必要道問學旣致廣大矣又必要盡精微旣極高明矣又必要道中庸旣温故敦厚矣又必要知新崇禮以及議禮制度考文考三王建天地質鬼神俟聖人世爲道世爲法世爲則至此然後能盡其道也然却離不得根本故論至道必扯著至德道問學等必扯著尊德性等作禮樂必扯著德離不了實心故曰修道以仁此本末相資內外交養方爲聖學之全洋洋乎發育萬物言道之大每見有以尊德性照洋

洋道問學照優優大爲不合道之發用於外者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而無外與德性何干朱子天道人道之說雖亦不差但似非書義切要處上六章言誠下三章言道雖稱呼亦異上言至誠其次誠者下卽言聖人君子凡此皆說仲尼也故接仲尼章纔合誠與道而大德小德合而爲一而與天同也

黃勉齋謂中庸天命章就心地說智仁勇誠方是工夫不知說到天地位萬物育工夫有何滲漏若心地上便能位育何必更做工夫此論有病總不離朱子所謂立志主敬致知力行立志一條到此已不必說敬者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致知力行管攝於獨愼之內觀大學誠意章可見知智也行仁也智仁合而勇生其中所以

行之者一也一者誠也襄曰館課會以是發問曰勉齋之言如此何論後學 孫襄

上段言不特睹聞時敬即不睹不聞時亦敬其提起須臾二字正爲不睹不聞伏下意思下段言不特顯見處謹即獨處亦謹其提起隱微二字亦正爲謹獨伏下意思大抵常情耳目所交之地則自然斂肅事幾彰著之餘亦自然謹畏特恐所忽者俄頃之暫所肆者獨知之微故中庸兩兩揭出以見持敬克己之功精微細密處非謂睹聞不當敬而顯見處不當謹也敬謹兩段功夫皆合內外徹始終持敬是正本清源功夫故能致未發之中克己是坊流制末功夫故能致已發之和原非以動靜分對 自記

朱子初看不睹不聞似君子之不可及其唯人之所不見底意思久之乃覺其非人生除了睡夢更無不睹不聞之時即如見大賓承大祭戒懼乎所睹所聞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戒懼乎其所不睹不聞也又謂未發之中渾然未與物接時此亦非也與物酬對中無偏繫喜怒哀樂四者都無倚著即此是未發氣象 孫襄

問聖人與凡人只此有我之私化與不化先生云以余觀之不與鯀洪範九疇而錫禹者就在此鯀當時治水豈無衆人分治鯀方命圮族故湮塞洪水汩陳五行禹聞善言則拜故行所無事一味順理故能成功人解舜大知章云舜原不藉資衆人邇言仍然好問好察所以爲大知觀孟子說善與人同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却就是這等處爲聖人正不必周旋那一層人惟志氣大故不恥下問要周知不肯自小恥於問而護短者是志氣小註書之錯如此類者多如生知安行便是聖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自然動即合道之謂豈知聖人所謂生知安行者是常人待困心衡慮徵色發聲而後作而後喻父師教訓朋友切磋聖人則生來便知憂勤惕厲安然終日乾乾孳孳不已勉勉日新豈如彼所云耶讀書不思其弊至不可言

中庸文字首尾相銜君子之道費而隱隱字從上章索隱行怪生出來意以爲人謂君子之道隱不知君子之道乃費而隱也通章皆言費而隱在中

中庸費隱章鳶飛魚躍之旨先輩程文有云飛躍者性也

鳶飛魚躍者率其性也此語有病性即理也飛躍便是氣飛躍之得其理處方是率性因與徐善長論此章善長疑云以鳶飛魚躍言道稍近釋氏乾屎橛木樨香之意曰飛躍之中亦自具有箇天則便以飛躍言道則不可善長又問鳶只是飛魚只是躍却有甚天則曰他底道理與人身自別人得仁義禮智之全物則得其偏然不可謂其無此理也如或問所謂虎狼父子蜂蟻君臣之類自然發見非天則而何善長又問他却不會體這天則曰此理最妙且如服牛乘馬圈豹檻虎牛馬之屬何嘗能自盡其性却因聖人服之乘之便是牛馬率性一般故盡物之性則鳶魚飛躍莫不得其性命之情此道豈不是因人而體了然雖是因人而體亦不能將他

所無底添得些子馬可乘故乘之牛可服故服之若他本無這理聖人亦無緣驅率得來 孫襄

程子謂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與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同意看來鳶飛魚躍是道體必有事焉是體道 孫襄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道體如是體道亦如是 孫襄

中庸說道不遠人子臣弟友素位而行高遠卽從卑邇始人與兄弟不和多由妻子必妻子和至於如鼓瑟琴則妻子與我們一心一氣毫無違反然後兄弟既翕和樂且耽也舜知瞽瞍愛象若與象不和何以使瞽瞍豫順所以經書言克諧以孝能和於兄弟以孝於親也至於父母順便察乎天地矣堯舜之道何以加此

宗廟之禮序昭穆耑指祖宗位次子孫總在序爵序事內序爵序事總合同異姓說旅酬下爲上註中引康誥成語是說事畢時無算爵如此若祭仲則神尸與主人皆有旅酬

宗廟之禮註以爲序子孫之昭穆竊謂以祖宗爲是蓋廟中大率以爵爲主至燕毛始序齒序齒亦是就尊卑各行輩中序之非略却尊卑而一以年爲主也獻酬卒於祭畢時行之竊意當止是主人之弟子行之若賓客之子弟如何亦在廟中而獻主人主婦賓客也

明乎郊社之禮三句從來似俱不曾明白時文動說幽明一理此似混語今以子孫日在廟中事死如生事亡如存再没有反傷其宗黨者此最易見如人終日事父母視無形聽無聲豈有反傷其兄弟之理推而上之以祖考之心爲心豈有傷其族姓之理推之郊禘能見得天帝如在豈有於天所生之民物不一體相關之理如此說治國方有實際

思事親四句王守溪謝于喬皆有作破題皆言欲仁必先知是矣至文中言不得賢人以輔之則不明事親之理不能盡事親之道是智反在得人之後矣知字不清白

問註中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如何說曰這却不碍如村中謹厚之人却有至性能事其親盡心盡力然不知交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別人之善惡如何能通於神明光于四海道理說寛大些便是又問知天曰天卽理也人從何處知知其賢否邪正若自己不明理何

以能知人之賢否邪正乎又問須照註否曰照註何妨天下之理其實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盡之自親親而推之凡以天合者皆親親之類也自尊賢而推之凡以人合者皆尊賢之類也人有生便有五倫五倫足以盡生人之事九族外戚固皆親親不特朋友是尊賢卽事君亦是尊賢若不賢如何做得人君親親加一殺字尊賢加一等字天理之節文全出於是人世焉有出於二者之外的故註云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夫子對哀公說政修道以仁以下便說仁義禮知人知天便說智先說四件後又減作智仁勇三件後又減作明誠兩件後又歸到誠一件夫子說兩箇一也到底不分解一字生平又兩說一以貫之一是道理的頭聖人說到這裏便住

如太極孔子只說易有太極自周子始畫出來前人不欲道破

問聖人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非安逸之謂謂聖人不待思索而後求得天理不待勉强而後求中乎道若然則朱子何爲以不思而得貼耳順不勉而中貼不踰矩耶曰正是此意只看順字矩字可見順者順其理也矩者物之則也聽其言之詖淫邪遁便知其心之蔽陷離窮小子聽之濯纓濯足皆其自取好問而察邇言聞一善言若決江河何非耳順夫子色勃足躩踧踖屏氣恂恂侃侃不正不坐盛饌變色見冕者瞽者必作必趨何非不踰矩此豈皆一無所事安意肆志而爲之者乎夫子焉不學多能鄙事博學而無所成名蓋夫子當時無所不

學其心有唐虞萬世之心其本領亦唐虞萬世之本領一旦得位舉而措之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皆是實事立效能朝諸侯有天下豈待言乎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自朱子講得精細言誠則生明但却與下禎祥妖孽蓍龜等句不甚緊醒蓋如此誠則自明又何須說到妖孽禎祥及蓍龜耶倒是鄭康成粗粗的解一句甚好言天不欺至誠也蓋禎祥等亦有不驗者如臧武仲據防後世芝草生醴泉出鳳凰見未必盡驗惟至誠與鬼神合其吉凶無不若合符節者故必先知而無疑也蓋不欺二字即從至誠看出至誠不欺天故天不欺至誠其實至誠即天也

中庸既說尊德性又說致廣大極高明温故敦厚朱子又添出存心何也蓋空說尊德性何處下手自然不外立志主敬等項工夫如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何等廣大必欲超然萬物之上何等高明已知者不肯生疏已能者不肯間斷無非尊德性不屬之存心而安屬乎聖人語言零碎處皆有歸著不復囫圇過了事也

温故只是月無忘其所能知新只是日知其所亡蓋義理既入於心便自家性分中物涵泳義理是存養德性未得者則有資於講習討論故云學問也此合內外之道 自記

昔與德子鶚徐善長論中庸尊德性道問學包立志主敬致知力行四者若分說出來上一截致廣大極高明是

立志温故敦厚是主敬下一截盡精微知新是致知道中庸崇禮是力行自剛甫聞之不服以存心致知朱子之說已爲支離更加立志主敬條緒益紛然矣然存心兼立志主敬致知該力行四條本朱子之旨並無添揑知行有單說者知便兼行講究一箇樣子行將去此章是也說行便兼知者敬以直內主敬也義以方外力行也然必有精義入神之功乃能義以方外此段工夫求之敬以直內時不得戒愼恐懼主敬也謹獨力行也使非察乎理欲公私邪正之幾何以謹於理欲公私邪正之界乎孔子大聖亦可以四者概其生平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是立志三十而立是主敬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是知之盡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

矩是行之至但立志主敬時知行工夫都辦了又以學記言之一年視離經辨志是立志三年視敬業樂羣是主敬五年視博學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是致知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是力行 孫裏

聖賢四書五經無一字空下亂下者數語並排若無差別實非複疊其先後各有至理嘗疑中庸舟車所至六句天之所覆二句已括日月霜露在內而又出下二句何也不知天之所覆冒地之所承載似只以地之一面言至於日月則繞地周行所照不止地之一面而已故日日月所照又日月運行止在天腰旁行遠之至於南北盡頭多日月之所不能照然日月所不照而霜露仍墜之至此處亦有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以此見聖賢之立言精矣

傅氏藏園

榕村語錄續集卷二

榕村語錄續集卷三

易

劉巖問王弼說易何如曰初頭說理開自王弼又年紀甚小成此一書固自好但有誤處使後人不敢改動亦自弼始如巽順也順是坤與巽何涉但古人既如此說後雖大儒亦不輕動蓋我輩去古遠渠去古較近焉知其無傳授所自故春秋重變古非大有關係確不可易復有證佐者不可輕變古人之說也如今說易又何以見得前人有不到處卻當靠定孔子作主孔子明明有一部好易經註在何不依傍發明耶

孔子傳易於商瞿後來康節傳先天圖卻得之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長伯長得之陳希夷可見自孔子後代有

傅氏藏園

的傳想是聖人看得此理非一世即顯之書又知其種子必不死故授之商瞿以俟其精光待時而發也曾子已得大幹不須並以此付之希夷嘗一睡經許時太宗時計其年約有百卅餘歲詔而不至不知所終而程朱皆於希夷無復有幾微貶辭想是其學術品地大不同而前賢之不輕訾議前輩亦可見矣

春秋戰國時孔子所贊之易尚未行世想仍用之卜筮而所用者止文周之繫詞而已

嘗疑卜筮不過一事而繫詞如何那樣神奇其說繼思人無事不用洪範稽疑詩書左國中古人一戰焉必卜御必卜葬必卜遷國必卜病必卜祭日必卜無事不用卜筮蓋人刻刻與神相通天人合一今人信邪向鬼而敬

天尊神之事反抛置不講此陰陽所以不和而災害所以時至

易中之剛柔往來東坡說得有意理但推得未密須與補云凡言剛上者皆三子之卦也凡言柔上柔進者皆三女之卦也自記

易例初三之陰應四上之陽皆為援上而不吉自記

本義一書朱子中年已出後來未及修改故晚年議論多有不同處自記

或問朱子卦辭未見取象之意本義中其成形之大者為天及擬之於天二句恐當於大象言之此問極佳凡八卦皆應如此看人但見得天地道大須及早於名辭發之豈知天地之道何處不在言健順則該之矣何必便

著穹壤之迹也自記

序卦雜卦疑非孔子所作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類似大戴記一種文字孫襄

所畫古河圖可作幾句文字附於易學別編之內亦不必冒古河圖名標為一元圖一元者一氣也孫襄

黃石齋少時作太咸以擬太元用三起數後更減其書然終身不離此見以易書詩春秋與天相追惟易與範之數為近亦不及天九層乃知迎日推策未有如蓍數之合者因之以四得一千四百六十一歸之以三得四百九十約之以十得四十九也四十八策應四十八弦為三百六旬其一策當九十辰適符五日四分日之一筮法分二掛一歸奇皆用之惟不與揲四正十用其七也

論七底來歷甚大天上地下古往今來數只是自一至十春夏秋冬之有中氣東西南北之有中央實有四數倍之則八而已而其用則七也春夏秋生物而冬不生東西南可見而北不可見人身左顧右盼可見者十之七夏至之日兼以朦影亦十之七凡事為之極幾十之七則可止矣是故卦數八蓍數七世元聞此以為八者體中之用七者用中之用予深嘉其悟此八箇字可蔽觀物孫襄

先生問襄聞看啟蒙都沛然無窒礙襄言文義略解得但恐識底是皮膚先生曰據小註中所說亦影響之談無深義之可求當自以意會孫襄

先生謂某曰世元看啟蒙與爾大差爾看本圖書一日便

解他看五六日還說不識某曰他是潛心玩索曰小註也無甚深義某曰惟玉齋胡氏之說為多須稍著想亦胡氏之說曰玉齋自作啟蒙註諸說是引來的此一玉齋只好窺箇我底玉齋其言有先後自相矛盾處只好浮浮看去孫襄

周易本義原本經二卷傳十卷其一即彖上傳故曰彖即文王所繫之辭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後凡言傳者放此世儒不知來歷遂有改言傳為言彖者古本始亂于費直卒大亂于王弼彖曰象曰本王弼所增程傳據王氏本耳以朱從程故其割裂分置謬誤若此孫襄

文王八卦即有邵子震兌始交一節得之出此當以五行論伏羲雖不言五行然坎本為水離本為火巽本為木

乾本爲金震本爲蒼筤竹亦有木之象兌爲金雖無所
見恐於古有之且兌利口亦金之象艮本爲山坤本爲
土山亦土也文王見先天八卦有五行因變易出來有
自然之次序坎離各以一卦當水火東方之木陽用事
故首震而次巽西方之金陰用事故進兌而退乾水之
渣滓爲土水得土而生木五行不言石石亦土也火之
煨燼爲石火煉石而生金此艮坤二土之妙也木溫火
熱金涼水寒燠熱則陽多寒涼則陰多惟土稱和陰陽
之氣均焉東北西南陰陽所以均如卦畫至寅申而均
是也京房謂土居四季則土多呂令謂土居季夏則土
少其位置皆未確文王八卦若以五行而言則與先天
同功先天言陰陽後天言五行五行一陰陽也不然再

排幾箇八卦出來亦可其所以置之別編者以先儒無
此說也 孫襄

乾主運行心也陰主甯靜身也健順盡之矣惟其健故不
息聖人所謂逝者如斯身從而順之所謂小體從大體
不然則心之官不思不思而蔽於物矣又乾坤相依乾
非坤則爲游魂坤非乾則爲滯魄

胡雲峰以乘六龍謂得天位便差了乘六龍郤是備天德
御天郤是得天位 自記

各正性命者成也保合太和者成而固也在人事則宜如
此處是各正性命守之之固則保合太和也 自記

陽而變陰則是動靜無始莫知其端故曰天德不可爲首
也愚見與朱子異 自記

利者宜也義者亦宜也義之和是正釋利字與上下文只
一般存疑之說非是 自記

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行而未成蔡虛齋說好數行字只
一樣 自記

君子進德修業可知所以惕厲如此者非憂讒畏譏避災
免禍也然亦在其中矣

修辭立其誠明道一串說伊川作兩事看來伊川說爲是
言說話處行事處有眞實道理也蓋立誠在修辭之後
是就事上說董子所謂設誠而致行之 自記

乾元者始也然卽始而亨之理已具故人知其亨而亨不
知其始而亨也心該乎事也利貞者成也然不過以成
其性而已故人知利貞爲功用之終不知其爲性情之

至也事歸於心也此兩句便與下乾始節意思是一串
自記

各正性命就物身上說性情就乾上說雖是一理郤要分
別惟利貞爲乾之性情故萬物各正其性命 自記

建安邱氏以先後解東北西南獨得 自記

有含章之素故能無成有終從王事根含章來故其知光
大 自記

括囊不止爲處亂世蓋陰過中之象凡功成名就卷而懷
之口不言功讓美不居皆其類也 自記

乾元用九便見不是偏剛用六永貞便見不是偏柔 自記

永貞則不息而起元矣 自記

動剛是直德方是方含弘光化是大 自記

曰敬以直內又曰義以方外又曰敬義立而德不孤孤者
偏枯之謂也如佛家耑用功在內至於行事全不講求
不復能措之用豈不偏枯申韓在作用上講得有實用
立可見之行事至於天命人心自然而然大源頭卻不
曉得豈不偏枯宋儒謂佛老但知敬以直內卻不知義
以方外既不知義以方外則所謂敬以直內者亦未必
果能敬以直內也細看道理自是如此但他卻也得一
點內力若全無聖賢一些相近處焉能賺得天下許多
聰明才智人心悅誠服做時文卻不好將兩截意入夫
子口中遺漏又使不得放在大結內可也時文初製用
大結卽是此意

有敬而無義如告子佛氏之學知有義而無敬以立其根
本略如韓文公明道之用一般其究皆不免偏枯之弊
孤猶偏枯也朱子有云久之則內外自然合此句乃敬
義立而德不孤極妙注腳一言蔽之不費辭說矣自記

如有些須愧怍暗昧便不免回護畏縮此不直之驗朱子
以方外爲講學工夫蓋講學兼知行講明而踐履之然
後可言方外自記

雲峰說黃中通理處甚精只是解黃字遺卻裳字對直方
不過耳須知通理卽在直字內正位居體乃對方字也
黃中通理所謂居天下之廣居不亦直乎正位居體所
謂立天下之正位不亦方乎自記

六十四卦以屯爲首意思極好看負罪引慝舜之屯處胼
手胝足禹之屯處柞棫斯拔周家之屯處發憤忘食孔
子之屯處仰鑽瞻忽顏子之屯處自記

屯蒙皆從草屯草始生而未伸也蒙草既生而未理也草
則昧矣故皆有昧義自記

陷於險矣然不止則何有可通之機險而又止所以爲蹇
之甚也止是自家止自記

上使中言上之所以使下者得其中與師五使不當之義
同非謂使邑人中也自記

程傳於泰二爻四段俱作已泰之後上恬下熙時說殆亦
感於仁英之世乎四者之道致泰保泰皆必由是豈必
曰處泰甯之世也自記

以乾行釋于野涉川只是以在外爲川野之象乾在外爲
亨利之象自記

初與四無應三與上無應無應則異異則有相攻之象三
敵上故升陵以規之四敵初故乘墉以俯之自記

在事外者以無應爲同在事中者以無應爲異三之敵剛
敵上也非敵五也四之弗克攻攻初也非攻二也自記

同人上九同人于郊解者以爲居荒僻之地而莫與同故
曰志未得也卻是因志未得而生解不思國門之外曰
郊郊之外曰野于郊荒僻爲不得志豈于
野更荒僻而反曰亨何說耶蓋時至後代雖聖人復生
亦不能到淳古之治止可到三代然畢竟到此方妙故
同人于郊已無悔矣夫子曰志未得也言尚有于野其
志未大遂也故曰大道之行也某竊有志焉而未之逮
也

天地之交也以山地中有山則天道下濟而地道上行矣自記

平字即從裒益看出無兩事自記

尊而光尊非以位言敬人者人恆敬之自有尊之理也觀繫傳可見自記

豫二爻辭口氣猶言其介于石也曾不終日言其去豫之速也繫傳則反其語以明之自記

豫卦卦名好至六五貞疾恆不死解者以爲人君沉溺于豫受制于强臣而威權已去故有貞疾之象然以其得中則名分猶在舊澤難忘故得不死如此說卻無意思又何取貞疾恆不死之象蓋以柔居尊處患難之地其人得中乘剛身分原高刻刻危厲困心衡慮徵色發聲

動心忍性入則有法家拂士出則有敵國外患反得不亡如人常常有病自知節飲食戒嗜慾而轉得不死也有疾是足以警戒處不是溺于豫處諸家多引知生於憂患爲說是已然不知疾即憂患也自記

育德亦是養育民德蒙育德不同自記

賁如濡如兩如字是兩意賁如內已有得陰潤澤意濡如則言其溺也自記

莀貞凶是說莀貞者凶也以辨以足如所謂由來者漸矣以膚如所謂惡不積不足以滅身自記

反復其道觀其字口氣卻是人去反復他蒙引之說未是自記

朱子論七日來復處謂陽長一分陰消一分以流行者言也須知還有對待者在不可不著提掇自記

復見天地心猶觀仁者不於博施濟衆而於乍見孺子時也自記

復卦漢儒都說是靜見天地之心程傳方說陽去而來復于將動見天地之心其實此語蘇子美已有此論而不知唐劉蛻已如此說矣

雲峰謂迷復與不遠復相反敦復與頻復相反而獨復與休復卻謂相似看來亦可言相反休復者優游於同羣之中獨復者獨立於異衆之會自記

剛自外來一句是名卦第一義動而健剛中而應是亦所以爲无妄也臨彖傳同舊藁沿襲不是須改正自記

八卦健德至好順德至好順非他即順天也次之動亦好

人心時時欲奮發有爲也明亦好但有察察之弊安止和悅皆是美德但亦有固執取媚之慮然皆人身不可少之德惟坎爲險必不可言人宜有險德聖人加一習字妙正所謂習坎者如困心衡慮動心忍性雖舜禹周公人倫之變孔孟之栖栖道路所謂要熟也須從這裏過又習坎出險不獨貧困禍患也雖極富貴如意而沉溺於聲色貨利非坎陷乎狃於安逸惰弛非坎險乎以此言之日用飲食何處不要習坎出險也以此見習坎之德亦人生之不可須臾離者健之中始震動以有爲中習坎而出險終凝然而能止皆健也順之中始盤旋而深入中光明而洞達終怡然而喜悅皆順也總言之健順而已分析則每項中又有三德焉

險非心德也然能習於險而熟焉則富貴貧賤不能移而威武强禦不可干亦天下之至險者也 自記

水之中實不盈處是孚流行不窮處是亨不盈故不窮盈滿則窮矣不窮故不盈窮盡則盈矣 自記

水之所以爲實者一勺之多有源常繼樽酒簋貳用缶者似之水之所以能通者洩實穿穴無間不達納約自牖者似之 自記

坎四爻義郭氏擒定有孚立說極是然樽酒簋貳象水之涓細而有源納約自牖象水之穿穴而必達於事君之道程傳之說固可參用 自記

象傳說明都是說明其言麗者亦必曰麗乎大明無專言麗者齊氏以形神論離麗之理極精然須知神麗於形

者明之用也神之變動麗於體之靜正者明之德也 自記

恆如安定胡氏說方於卦有關切程子想因其太深澗而不用然以爲新進鋭進於卦義卻無涉 自記

遯卦不以初終爲早晚而以遠近爲吉凶 自記

正位內外俞石澗止以二五二爻當之看來當合全卦觀之爲是 自記

大蹇朋來以中節也中節如所謂處置得宜有以服人心其應事則動中機會 自記

公在高墉之上射隼非隼集于墉也 自記

狐是巢窟於內者隼是飛揚飄忽於外者狐喻便辟側媚之奸隼喻畔服不常之輩

征字有工夫欲其離去之也行字正釋征字 自記

有長女在則有統率矣惟中少女故不相統率而相睽相革 自記

震益无妄大壯恐懼修省遷善改過非禮弗履物與无妄皆於雷取義 自記

驚遠懼邇驚懼二字虛齋欲以遠近爲別若然則須云聞風而駭者爲驚切身而怖者爲懼 自記

俞石澗以有事爲有事於宗廟社稷以爲祭主極是春秋書法祭祀皆曰有事 自記

時止時行然止者行之基動靜不失其時然靜者動之本 自記

止則有以自安進之基也巽則有以自審進之道也故曰動不窮 自記

晉的氣勢大故曰明出地上升亦得時而出之義漸不過循次而進耳卦皆貴剛惟逢進則尚柔蓋取其宜靜而不宜動宜止而不宜往故晉曰柔進而上行升曰柔以時升漸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定九先生曰守得住柔便是剛

九四雖無應不至如九二之反其類也故四猶有待而二直曰幽人 自記

照天下謂於天下人情事理無所壅蔽 自記

巽以入言亦有卑象但非卑下之卑既有謙卦巽亦無取乎卑也

須合剛中柔外方盡貞義不可破分萬一剛中而不柔外亦不得爲貞也 自記

商兌未寧者人情溺於說則宴安而寧而疾生焉矣四本剛質故能商度其所當說者而不溺於安寧是以雖介乎六二之疾而有喜自記

六四柔正爲巽之主風能散物又能聚之故爻辭闡發渙羣之義自記

說字中正字對苦字行字通字對窮字自記

小過卦義須拿定小者過三字作主意行也用也喪也皆非小也以其近在一身對天下國家之事則爲小耳大過者剛毅之意多小過者柔慎之意多自記

弗過防之言不可太過須有以防之如戕其防則凶小象言能不過而防之則凶奈我何哉自記

以迷復置災眚故曰有災眚與時俱過故曰是謂災眚自記

江德功言乾是定理坤是順理極精某嘗說繫辭云健則與理爲體順則順理而行自記

辨吉凶即辨其失得憂悔吝即憂其小疵震無咎震其補過初無兩層胡氏之說似是而非自記

吝即愧也愧亦改過之端然愧而不悔因而掩護以增過者有矣故曰震無咎者存乎悔自記

周物者義之精而所知者皆民用之實則其知不過旁行者仁之熟而所行者皆時中之道則其行不流須兩面夾說自記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一句顛撲不破心之德愛之理專言偏言都在裏面了自記

繼之者善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成之者性分之所以一

定而不移自記

愚說仁用兩字與先儒不同仁在內者也即德也用在外者也即業也顯以顯其在中之仁是仁因顯而日新故謂之盛德藏以藏其在外之用是用因藏而富有故謂之大業自記

看來仁即是德用即是業仁在中則自然顯著故日新之謂盛德用既成則自然收斂故富有之謂大業德益著則業益大日新即業也業益斂則德益盛富有即德也故先言德次言業以及德者以此自記

日新則蘊藏於內者流行不窮而其所蘊藏者益充富有則發生於外者收斂成就而其所以爲發生者益裕自記

象其物宜著宜字便非泛言物類物理所宜也形容如雷

風山澤之象物宜如健順動止之德自記

引伸是說卦畫觸類是說卦義自記

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節單承著策言與圖數成變化行鬼神相對自記

至精至變疑不可分辭占象變也即是下文著之德卦之德耳自記

參伍以變者如爻有三有六卦有八有六十四多寡參差而要其齊也錯綜其數者如卦有陰陽純雜爻有剛柔當否彼此交錯而歸其總也自記

知來藏往者聰明睿智也與民同患有所謂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故曰神武不殺自記

同衙門前輩問神以知來信有之乎曰卜筮推步自是不

同譬如與人相交觀其家風知其奢華儉嗇一寓箴規諫然敬服若人家纖悉無所不窺有心伺察其謂我何故財成補救天且弗違一味推測能無犯造物之忌 孫襄

朱子論太極不離兩儀四象八卦處尚有一轉語六十四卦總爲八卦八卦總爲乾坤坎離乾坤坎離總爲乾坤乾坤總爲乾是以乾坤坎離居始終乾坤居首而乾尤居首也以形言則天以主宰言則帝以妙用言則神專言之則道道即太極也或謂太極無象愚謂乾即太極之象 自記

鼓天下之動之鼓即鼓之舞之之鼓天下之動謂民行也 自記

默是自默不言是不待他人之言 自記

象在其中是天地雷風之彖爻在其中是剛柔各兩之爻變在其中是剛柔交錯之變動在其中是人事吉凶之動 自記

倦者倦於故宜者宜於新 自記

書契取夬者乾陽爲實兌爲言語內有誠信而以言語達之也 自記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蓋不於義理上研究得則應用無本不於世事上閱歷過則所得猶虛 自記

基者積行之基本者養德之本地者應用之地三字不同 自記

辨義謂取之而皆逢其源行權謂措之而皆得其準 自記

擬成雜撰辨等字皆須以學易言爲當 自記

書

尚書今文最錯從伏生女子口授當繇伏生不識隸字最錯不識古文聽受之間傳寫易誤故今文反梗澁難讀 孫襄

二典之精眞是史書宗祖先總敘堯之德由明德以及于親睦平章協和遂及治曆明時中分二分二至又指出朝午昏暮精極此猶說日未及月又云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淡淡數語萬古不易次及用人人之賢否了然於心卻不自用卒試虞舜而以天下付之是何等識見何等德量舜典妙在節節與堯典對堯如天舜如地堯生之舜成之堯始之舜終之四凶之誅治水成功終堯事

也四凶罪不至死故皆止於流象以典刑一節即起下文也信乎當日執簡操筆者皆聖人之徒而名亦不傳四岳名亦不傳蓋四岳乃醇謹老成透好的人休休有容大臣也想才具不及舜禹諸人耳

傲是凶德大都是有才力之人如鯀之方命而四岳薦之丹朱傲而臣下尚曰啟明象傲而舜封之有庳使吏治其國亦恐其叛逆不全親親之愛耳

儆戒無虞節朱子語類中一條說得字字皆爲龜鑑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一語尤周旋無罅漏無怠無荒則所以終之也 自記

南軒以爲人心人欲道心天理朱子非之然人欲亦未是不好底字如耳目口鼻之於聲色臭味俱是人欲然卻

離這箇道心亦無發見處但溢於其節方見病痛故曰惟危耳又如一條山徑上面靠山下臨不測之淵也行得到通達去處但不可不謂之危 孫襄

大禹治水順其性而分疏之則由地中行矣不與水爭地棄之爲澤以棲水則不橫行矣所謂九澤既陂是也陂者亦是堤堰惟澤可用鯀用之於川此所以大壞也

天之孽十之一不可違其可違者九也此所謂猶可違也人之孽十之九不可逭其可逭一而已矣此所謂不可逭也 孫襄

洪範武王訪箕子之言大段幾微如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舊說以騭訓定然騭之字從陟從馬以騭訓陟於義似長蓋受中以生謂之降衷繫命於天謂之陰騭有默默相通之意相助也天俾以成形成性便是相助下民處協和合也如目視五色耳聽五聲一身備天地之用一心契天下之理和合而無所欠缺此是相協之義如五行以下節節皆有此二意居不但是居處之居人身亦有安身立命處舊看二句上句是降之性下句是助之生今看上下句皆當兼此二意方是 孫襄

聖人之言藏頭露尾句中有心字中有眼看書萬遍千周要識得眼目所在攸好德範之眼目也福有五壽富康甯考終命不可得而識可得而識者攸好德而已五福者治道之成而於皇極發之蓋使天下之人無不好德者皇之所以建極錫福也 孫襄

五事修矣皇極建矣然得無猶有滲漏者乎故於庶徵發之嘗見東海孝婦之冤致旱三年豈其皇之不極哉亦有司之咎耳此卿士師尹所當佐王以交修其職也又不特貌言視聽思凡政治刑賞必無偏而不舉之處乃能和氣致祥歲月日之時無易則百穀用成是卽日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蕃蕪之意也草蕃蕪則穀成可知又用明以下乃言其所以致此之由反是則時易而穀不成矣又言日月之從星以驗卿士師尹之從民星有好風好雨亦有好燠好寒聖人之言舉一反三故遂言冬夏風雨而不及暘蓋日歷於星而好燠寒月從乎星而有風雨其日日月之行因日而及月也凡陰類皆月主之今之慣洋者候風信以月之明晦爲占亦其證也 孫襄

詩

詩經國風次第雖程子次序不妥或者以邶鄘衛總爲衛正與二南相對者亂由閨衽起也諸侯無道由于王綱解紐故次以王至王政不行畿內如鄭淫風大盛故次鄭無王則霸興故次以齊晉唐魏皆晉也齊晉又衰則戎狄之秦主盟中夏矣故秦次之至天下無霸則小國益無所庇故次之以鄶陳曹亂極思治以豳終焉見周之所以開基保治者如此也略略可通然總無關乎正義詩要得其益處斷章取義正不在世次及爲某人某事作也

六經皆是言天人相通之理然猶零碎錯見惟詩全見此意十五國風不過說男女居室飲食作息至于小雅承

筐宴衎士君子所作以及大雅三頌居歆奏假洋溢同流總不出此我輩此時飲一盃茶點一盞燈厮役之侍立偶然之嚬笑得其理便是天理無有間隔所以原道見得甚精其法其交其民其衣食云云直至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天神格廟焉人鬼饗及其自然詩非不知道者所能道

中庸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易首乾坤書先釐降春秋紀仲子之賵此猶偶然近於傅會惟詩經此道顯然人不修身齊家而欲德譽達於閭里治化及於邦國必不能也十五國風未有不及此者

何屺瞻問何元子詩經世本曰也平常不過敘次諸詩世代殊未的確某意詩經除如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之爲

僖公戎狄是膺荊舒是懲至于海邦淮夷來同之爲從齊桓公征伐之類的有證據者爲無疑其他皆宜空濶爲無題之詩可也陳介石極說得是頌爲天子用之宗廟者魯且僭而倣之則大小雅列國獨不敢倣乎夫國風出于天子巡守列國陳而觀之以行賞罰示勸懲者西周王迹未熄之時風詩自二南以外茂如也東周以後天子不巡守諸侯不獻詩而孔子所選者反纍纍焉此豈可信乎夫風不必二南爲正自邶鄘以下皆變也各國之中皆有正變也烏知其正者內無西周之詩耶故不指實豈不更妙

詩經除顯然有證據的然爲某人某事稍涉游移者便須空之愈空愈好何用實以世系爲哉只是要見其大處如國風不過此男女飲食之故到大小雅皆賢人君子所爲作燕饗慰勞命將出師行禮奏樂也不過如此至於頌以成功告神明格天祖也不過如此其言情情即性也聖人盡性徹上徹下見到至處六經皆是此理詩經更說得薈萃融浹耳

關雎之詩夫子明言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自非淫詩小序糊糊塗塗夾夾雜雜總無條理以道理推之則太姒自作思賢助其說爲長蓋家居日用蠶繅酒食事事次第筐筥錡釜品物烹飪皆修潔治辦夫君正位于外一切賓祭皆無失事此豈易言太姒有見於此故思所以助君子者未得至於寤寐反側之憂得之則有琴瑟鐘鼓之樂此螽斯麟趾之本也由此推之意味深長人君之

求賢士大夫之求友馮翼孝德直諒多聞豈容漠然視之天下惟此樂不淫哀不傷外此未有不淫傷者唐棣之詩孔子删之以其無此意也

人不善體會詩經以后妃不過不妬勤儉此亦常事有何奇異因以卷耳爲助文王憂傷使臣之勞如朱子所云嗟我懷人姑酌金罍大非后妃懷傷使臣之語不知文王家裏事務后妃調治妥當賓祭衣服飲食僕御各得其所子孫教養有方使文王一心辦治外事日中是不遑暇食無復內顧此已足矣所以爲可法若分外有好處又不好便是婦有長舌牝雞司晨矣

簡兮際遇不及考槃衡門十畝諸詩攜手同歸者亦還去來自得 孫襄

文王在上在上而爲君也於昭于天其德上昭于天也文
王陟降一升一降猶言一舉一動也在帝左右猶言順
帝之則也程張之說皆然孫襄
王者功成作樂今大合諸樂而奏之司樂之官各供其職
但見有瞽有瞽不一其人皆在我周廟之庭焉其所作
之樂何如樂必有縣因使人設其横者之業設其植者
之虡而業上畫以崇牙崇牙上樹以采羽所以飾業也
既有應鼓田鼓縣鼓又有鞉有磬有柷有圉皆所以節
宜作止乎樂者也設之于庭樂器既備矣乃從而奏之
則編竹之簫併竹之管應堂上之人聲而備舉焉樂既
備舉果何如其盛耶但見喤喤然厥聲之和肅則噭如
雝則純如相濟而和鳴也由是和氣所感先祖之神聽

之無不來格我客之至止者罔不夷懌由一成以迄六
成永觀之而無有厭斁焉信乎樂之美盛可以觀德矣
孫襄
按樂之奏也有堂上焉有堂下焉堂上之樂則以人聲爲
主而玉磬琴瑟以和之堂下之樂則以笙管爲主而應
鼗鼗鼓柷敔以節之此詩所陳不及堂上之樂歌而琴
瑟皆瞽者爲之言有瞽則絃歌具矣鐘磬與歌應者曰
頌鐘頌磬與笙管應者曰笙鏞笙磬特言磬者舉磬以
該鐘也管則堂下之樂之綱故諸器備而後作言管不
言笙者天子之樂用管不用笙所謂升歌清廟下而管
象是也又言簫者簫亦管之類合樂之綱虞書簫韶九
成則大樂備矣意周樂於舞入曲終而繁會之時必亦
用此也與自記

榕村語録續集卷三

榕村語錄續集卷四

三禮

周禮看來無可疑我深信之確有以見其爲周公之書也當漢武帝時未出令得見之不知何如帝以尙書爲樸學弗好兒寬爲帝授一篇終弗好也此似不可解 孫襄

冢宰之官以其規模言之則總理五官遥制四海也以其總領言之則調燮王身肅清宮闈也以其職事言之則司食貨制入出盡之矣或曰教司徒職也八統親親敬故之類與九兩師儒之文若疑於教焉何也曰司徒之敷教也親奉教法而頒行之曰討斯民而諄諭之故以教命官也冢宰所掌皆所以治在上者之事不曰輔導天子則曰綜核百官事皆攬其大綱而未嘗有所專主

故不可以一職名焉此其所以異也 鍾倫

司空所以居五官之末者家君子之論審矣蓋三代以後水土事平度地居民經晝頗易若夫百工備用之職於禮樂兵刑諸官輕重異次故曰殷周之損益可知也 鍾倫

小宰職具八灋據注尙少官常官刑家君子謂官刑郎小宰職末令于百官府所謂國有大刑官常郎小宰職首官府之六敘蓋尊卑以敘乃官府之常灋也治官府以大體爲先有官屬所以優大官而集衆事也故首之治官府以明察爲要有官職所以使六屬條其類而百執事得其理也故次之屬固所以舉邦治矣有一屬所不能舉者則必會他屬而舉之故繼以官聯職固所以辨邦治矣然六職之中有尊卑錯綜又必以其序而聽之故繼以官常此四者正治官府之法也官成治民事也官灋治朝儀之事也民事爲切故先官成次官灋此二者皆官府治事之法也官刑官計皆所以督課其成功故終焉刑以糾其不稱職者計以斷其或稱或否官刑逐時行之官計則待歲終而斷之故計又後於刑也 鍾倫

馭者上操其權以制其下也馭其神者釐正祀典無僭舉也凡治民者皆曰吏祿位以馭其士謂未出仕者賢則進而祿位之如鄉有賓興之禮是也祭祀法則廢置祿位皆施於在上者賦貢禮俗刑賞田役皆施於百姓者先治神而後治人故祭祀爲先法則次之此二者辨等威之事吏已出仕者士未仕者故次廢置次祿位此二者定功罪之事賦貢下之所以供上禮俗上之所以化

下先理財而後施教也刑賞所以威民田役所以用民其平日畏威而遠罪故一旦有事而可用也八則所條已備君民規模者都鄙有立國之義也 鍾倫

八柄所列實不過爵祿生殺四者故首言爵次言祿予者非常之祿也置者不次之爵也生者可殺而猶生之也奪者去其祿也廢者去其爵也誅以施小過殺以致大罪舉一而可此內史所以變誅言殺互文見義也 鍾倫

八統所謂上行之下效之者如上進賢斯下興於賢上使能斯下進於能上保庸斯下勉於功此其義也達吏禮賓家君子謂吏亦庸也賓亦貴也天下之治親親賢賢貴貴而已三者之中親親爲重故先之進賢使能賢賢也尊貴貴貴也敬故是親親之推也保庸達吏是賢賢

之推也禮賓是貴貴之推也達此三治者於天下之民此謂上行下效之也此謂詔王馭萬民也 鍾倫

農者民之本業故爲先圃圃虞衡藪牧地利之所生也百工商賈嬪婦人功之所成也次及臣妾微者也最後閒民無常職者也或曰司徒頒十二職此舉其九何也意主於頒賦法也出賦者唯有此九等民也 鍾倫

嬪貢未織之物必經婦功而後成者服貢織成之物中衣服之用者器貢成器可用者幣貢疑是充篚篚而未必中服用者貨貢可當財布之用者斿貢輕微可當玩好之用者祀貢爲先嬪貢器貢幣貢材貢皆用物也故次之貨貢異物也故又次之服貢王私用之物也故又次之斿貢物貢非切用且微物也故又次之 鍾倫

牧言地長言貴互文也師儒皆鄉學之師大司徒以本屬六安萬民四曰聯師儒注曰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疏曰致仕賢者使教於鄉里謂之師儒據此則師儒非師氏保氏然彼師儒連言此離而二之或大夫致仕者爲師或士致仕者爲儒亦一說也故大傳曰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師曰賢儒曰道亦互文也至漁者天下之民先王所以協比聯屬而不使之離異者教養而已牧長君也師儒師也宗法親也此教之屬也主與吏道民以利者也友與藪使民各得以安其利也此養之屬也牧主聯合有土其所繫者不止一國之民故曰以地得民以貴得民者天子畿外其貴得伸故內公卿大夫出封皆加一等以示貴也都鄙之主不言貴侯國之長言貴以此矣以利得民者都鄙之主民則理居地則井授是以死徙不出鄉地著而重本樂其樂利其利也 鍾倫

注疏釋始和謂始調和典法則已始調和上六典八法以下之事又謂建子之月始和而布之建寅之月乃縣而觀之愚意布之與縣非有異時且據淩人十二月斬冰是夏十二月冰堅而斬之若周十二月乃建亥之月非可斬冰十二月既是夏十二月則正月自是夏正月安得以正月繫之於周十二月繫之于夏豈有正月建子十二月建丑者乎始和者陽氣開動和煦之始布治即縣治象施典法則是也治象之法凡太宰所掌者也此治象之法非專施於萬民其縣而使萬民觀之浹日而後斂之者欲令傳布相聞自近及遠牧長殷輔之屬皆

所以奉行典法則而布之者故施典施則施法即是將牧長殷輔之屬更申飭之建立陳設等義勿泥可也上文由官府都鄙而及邦國此文由邦國都鄙而及官府或先近而後遠所以尊內或先遠而後近重有國也 鍾倫

凡治謂施典施則施法之類六典八法八則八成賓禮各有條目見於周禮者或但舉其大綱如祿位以馭其士必有都鄙取士之法賦貢以馭其用必有都鄙財賦之法田役以馭其眾必備都鄙出師之法他事皆然在當時必載之成書太宰藏之若頒施於邦國都鄙之等則依此書所載考而行之故曰以典待邦國之治云云上文無賓客事惟八統有禮賓之條其文不詳此言以禮待賓客之治者祭祀賓客喪紀皆大事故行人之官雖

隷於司寇而冢宰猶必關與之也鍾倫

或曰小宰陳列八法其序異於冢宰何也曰冢宰之治官府義主於邦治者也小宰之治官府義止於官府者也主於邦治則以設官分職爲大主於官府則以敘次尊卑爲體故其敘不同也官灋之後於官計何也曰計所以考定功罪官成以上皆所當計也法也者先時以令於百官當其事則訓其法百官廢法則有常刑不待稽察功過之日而始斷之故離而後之也終之以官刑何也曰經文凡有數可紀者皆在於前官刑無數可紀且其辭曰修乃職考乃法待乃事是不過取上文諸法而申儆之亦如冢宰先次六典以至九兩正月以下則所以須施前法者此周官立言之例也鍾倫

邦國都鄙官府之治有能否小宰考察之以告冢宰冢宰以詔王廢置均財者均其所入謂貢賦有恒經節用者節其所出謂式灋有定制小宰稽其籍以詔冢宰量入爲出制國用鍾倫

小宰六敘家君子謂卽八法中官常是也以其官之尊卑秩次有常是之謂官常進如呼昭穆而進之之進進其治者進而授之以所治之職謂施法於官府之時六者皆先尊後卑所謂敘也次位列者於朝須治職者亦當於朝類也事以服勤食以報功類也會定功罪情弊曲直亦類也鍾倫

從謂供其使令聽其教戒官各有長總言之治官以太宰爲長又分之食官以膳夫爲長推此義可見鍾倫

司空主興事任力使土不曠民不遊則百物以生典王者所操職當官所掌故典言官府而職不言官府以其皆官府之事也平邦國謂執典法則以權衡中外均萬民謂均其賦貢其餘言邦國萬民雖文異而義同政典言均萬民而正職言正萬民均猶齊也正猶整也整齊一也節財用懷賓客以下典不言而職言之者典舉其義故其文括職舉其辨故其事詳鍾倫

聽謂聽其治或有獄訟則亦聽之聽祿位以禮命謂興賢能之治萬民中有德行道藝者進而禮命之若欲授祿制爵則以禮命之書考之鍾倫

仁心爲質之謂善材力可任之謂能畏威勤事之謂敬剛直不撓之謂正道守成式之謂灋審察精詳之謂辨敬與正皆善之類也灋與辨亦能之屬也鍾倫

宮刑此宮中之宮刑也以其在王宮故但表縣之鍾倫

當官所守謂之職國家所定謂之法此統六屬之官刑也此一節家君子以爲八法中官刑之事鍾倫

大府節家君子謂九功者畿內九職之民所貢閭師所掌者也內諸侯亦應各以九職所出爲貢皆所謂九功也但其貢甚輕且微蓋王畿千里自農田關市山澤雜稅兵車牛馬征役之外復有此數以其輕微故冢宰不載而於大府載之稽其所入亦但以充府庫而已國之經費不藉此也鍾倫

家君子曰邦都之賦以待祭祀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山澤之賦以待喪紀關市之賦以待膳服皆賦之最多者也

邦縣之賦以待幣帛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皆賦之次多者也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幣餘之賦以待賜予皆賦之差少者也蓋邦中以外其地漸遠漸大自甸稍縣都以內其賦漸近漸輕至於關市山澤幣餘皆逐末趨利者故又增重賦焉然王城之內人民聚集故賦雖輕而得亦多先王之世專利有禁故斥幣雖賦重而得亦少其所待不同以此也歷觀周官之職凡祭祀賓客喪紀諸大事自邦中以至郊野莫敢不供然則某賦以待某事者計其所出約略足以供之耳讀周禮者宜善觀之 鍾倫

大司徒土會節家君子曰山林積草故其物毛川澤積水故其物鱗邱陵多樹故其物羽墳衍多石故其物介原隰積土故其物蠃毛肖草之莖鱗肖水之文羽肖木之葉介肖石之體蠃肖土之形各感其氣而成其類蓋毛物生於山林者金生於土也鱗物生於川澤者木生於水也羽物生於邱陵者火生於木也介物生於墳衍者水生於金也蠃物生於原隰者原隰備燥濕高下土寄旺于四行也皂物覈物剛之屬也膏物莢物柔之屬也叢物和氣之屬也亦各感其氣而生也毛而方者得金土之氣黑而津者得水木之氣專而長者得木火之氣皙而瘠者得金水之氣豐肉而痺者得土之氣也蓋五地應乎五行而民物之生不離五行之化形體既異性情亦殊先王因物以施教蓋由乎此矣 鍾倫

土宜節家君子曰五地者經也十二土者緯也十二土各有五地焉故以土宜之法辨之任土事者卽稼穡樹藝之事也以其事重必察其物而知其種故又特言之 鍾倫

土均節家君子曰均平也土地有肥磽之異而貢賦有多寡之殊所以均之也 鍾倫

土圭節家君子曰此所謂地中及東西南北之偏就九州以內言之耳如今南方多暑北方多寒近海處多風近山處多陰故惟中州氣候爲得其正而其日景則夏至之日與土圭齊故取以爲準是日景以土中而定非土中因日景而得也經云正日景以求地中者求之爲言猶標識之義耳景短多暑謂景短時多暑也景長多寒言景長時多寒也景夕多風言景夕時多風也景朝多陰言景朝時多陰也景短謂夏景長謂冬景夕謂午後

景朝謂午前 鍾倫

卿大夫之職節家君子曰五物卽射中之事和內志正也容外體直也主皮中也和容其節比於樂也興舞其進退揖讓比於禮也大司樂王大射則詔諸侯以弓矢舞注謂舞者執弓挾矢進退揖讓之儀 鍾倫

舞師節家君子曰鼓人隸於司徒者司徒掌徒役凡師田行役鼓用爲多舞師不隸於宗伯者此四祀當是民間之祭與師樂所掌不同社稷卽上州社山川四方蓋亦各於其地旱暵恐亦民自祈禱若天子大雩帝用盛樂豈特皇舞而已也 鍾倫

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如以爲田稅則惟近郊正合中制遠郊甸稍縣都多者乃至十

三斷非周初取民之制可知故鄭注以爲口賦而朱子
以爲并雜稅而算之也考冢宰九賦邦中四郊甸稍縣
都之外尙有山澤關市幣餘之賦而此不言之則朱子
所謂并雜稅通數者確矣蓋冢宰九賦分田賦雜稅言
之也載師遠近郊甸稍縣都之征合田稅雜稅言之也
近郊無雜稅故止於十一鄭氏口賦之說恐非三代之
制也但禹貢冀州王畿無貢而周官九貢九賦之外尙
有九功之文則畿內九職之民又皆有貢其職之所出
爲不可曉然意其貢當亦甚少故不屬於天官 自記
載師節家君子曰里布乃布帛之布蓋不毛則出布不耕
則出粟無職則出征征者力役之征皆各以其類 鍾倫
閭師節家君子曰閭師所掌貢卽九功之貢也蓋自國中

及四郊六鄉之地閭師所貢其餘則食采之君貢之與
鍾倫
泉府節家君子曰凡國之財用取具謂當需布者非國用
盡取具於泉府也 鍾倫
鄰吏主教遂吏主耕互見也 自記
大師樂節家君子曰周兼立四代之學舉成均爲尊也其
法則樂德樂語樂舞之類立師教之始而祀之於學所
謂釋菜於先師也 鍾倫
大合樂乃肄習於學之事其用則格鬼神動民物樂之效
也律以爲聲之和聲以爲音之節故其立文之序如此
自鬼神元以及動物其序則自尊而卑自近而遠也 鍾倫
分樂節家君子曰上言祭享祀三事而此乃有六樂者蓋

有祀日月星辰不繫于天祭嶽瀆山川不繫于地特祭
閟宮分享羣廟之時然其曰祀曰祭曰享則仍蒙上文
其實三事而已四望日月星辰也黃鍾陽辰之始而大
呂合之天主大始故以祀天也應鍾陰辰之終而太簇
合之地居成物故以祭地也姑洗陽辰之終而南呂合
之四望次於天故以祀四望也函鍾陰辰之始而蕤賓
合之山川次於地故以祭山川也夷則西方而小呂合
之夾鍾東方而無射合之人事始于卯終于申故以享
先妣先祖也天主奏地主歌妣反主奏祖反主歌者周
尊姜嫄故以妣爲先每二律歌奏則別爲二調然通謂
之一樂者所用同也凡此二律者特以之起調畢曲耳
其間五聲蓋各以其律從而爲八音之節故曰文之以

五聲播之以八音 鍾倫
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故一成亦爲一變此條通論爲樂
感召之理以起下六變八變九變之端也羽物輕淸得
氣之先其次則羸物爲其近於人也其次則鱗次毛次
介以動靜之性爲別也川澤之竅大山林之氣疏其次
邱陵次墳衍次土元以氣之通塞爲序也象物聚而成
象不可常者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故下云樂六變則
天神可得而禮也由此而八變以興地元九變以來人
鬼不究言之者省文也注以此爲大蜡之樂特因經文
及於百物故緣以起義不知蜡祭則吹豳頌擊土鼓乃
籥章氏掌之非大司樂之事且據注四方之蜡各用其
律是四樂也反蒙六樂之文何哉 鍾倫

圜鍾爲宮數節家君子曰上六樂者用以祭享祀各有二焉此則合二者而一之蓋陽生而郊天配以日月星辰陰生而祭地配以嶽瀆山川大事于太廟配以羣后之時也所用之律與前文同但錯互黃鍾圜鍾之文又誤小呂爲南呂耳其云某律爲宮者卽本律爲之其云某律爲角爲徵爲羽者非本律爲之乃謂本律之角之徵之羽也且若圜丘之樂宮固黃鍾也黃鍾之角則姑洗也太簇之徵則南呂也姑洗之羽則大呂也方丘宗廟莫不皆然蓋合天神四聖之樂以奏於圜丘合地示山川之樂以奏於方澤合先妣先祖之樂以奏於太廟也無商者祭祀吉禮商殺伐之聲故去之人鬼之樂卯與戌合當用無射而複用南呂者戌爲乾維金氣之盛故

亦去之而用卯衝焉蓋去商者去其調也去無射者去其律之調也至於調中之聲律則雖商與無射未嘗不用也其必用黃鍾林鍾圜鍾爲宮者天氣始於子終於辰地氣始於未終於亥人事始於卯終於申故以三始者爲宮也義既有取氣亦相應冬至祀天自當用黃鍾冬至之律夏至祭地午爲陽律取未與午合自當用林鍾爲宮宗廟之祭以春爲首自當用圜鍾春分之律夫陽始於子而終巳陰始於午而終亥人統始於寅今曰陽終於辰陰始於未人始於卯者蓋陽終於巳而巳爲陰律陰始於午而午爲陽律惟子寅辰爲陽中之陽是陽終於辰也故以子辰之合祀天神四望惟未酉亥爲陰中之陰是陰始於未也故以亥未之合祭地示山川寅雖人統然人之六辰固欲兼天地而用之自卯至申各用陰陽之半故曰人始於卯其用六代之舞亦與前異者在天則統以天神之舞在地則統以地示之舞在人則以古樂爲尊故用大韶焉音有八而僅舉鼗鼓管琴瑟者堂上舉琴瑟堂下舉管與鼗鼓爲諸聲之綱也其三樂之變數多寡不同者天動而地靜動者速靜者遲天地伸而人鬼屈伸者易求屈者難致也上六變者五土之示皆已畢至而此謂樂八變地示乃出者前所致是山川之類經別地示於山川故八變而出也注家以此爲大祭降神之樂以上大合樂爲大祭行禮時樂不知合樂者惟肄習于學宮爲多若用之賓祭蓋無考焉春秋吳季子觀六代之樂亦陳而觀之耳且別以一

樂降神又合樂以祭其說亦有所不通也又按樂所歌奏必有其文如禮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以舞大武及此經九德之歌九部之舞是也神示樂章當亦有之蓋經偶不及之耳 鍾倫

凡樂事節家君子曰祭祀用樂說見前文但正學之外復有此三夏以贊出入也樂之諸工各有所屬而國子六舞乃大司樂所教故特言之 鍾倫

不入牲則不奏昭夏但王出入賓出入奏王夏肆夏而已其宿縣展聲命舞亦與祭祀同也凡五禮用樂惟祭祀饗燕爲盛其樂有升歌有笙管有間歌有合樂各有樂章以歆鬼神以娛賓客而又奏九夏以出入於有司徹而歌雍及乎燕樂祲樂莫不陳而觀之他若大射大食

大獻之屬各隨其事用樂而已則不若祭享之備也鍾倫
日月食節家君子曰去樂者去之不作弛縣者釋下其器
弛縣蓋久矣鍾倫
凡建國節家君子曰國諸侯之國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則
司樂因而禁之鍾倫
樂師節家君子曰宗廟之舞干羽並備何嘗專用人舞蓋
舞器有此六者其用之各以其宜不必分事與地舞師
所稱蓋謂民間之樂故器不得備其施於國則否鍾倫
教樂節家君子曰此所教者自王以下非止國子樂儀凡
行趨登車周旋拜跪及射其節應乎樂者皆是鍾倫
商書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周官大胥兼
序宮中之事意深矣鍾倫

鐘磬十六者蓋十二正律并四清聲耳樂惟五聲得以爲
調十二律旋相爲宮而自夷則以下少一聲自夾鍾以
下少二聲自無射以下少三聲自仲呂以下少四聲故
復爲四清聲以具商角徵羽之調此鐘磬所以有十六
也二變不爲調故不登於縣疏以八風釋之恐非其旨
鍾倫
自大司樂樂師及大胥小胥皆以教爲職而凡樂之政令
綱紀屬焉自大師以下則無與國學之政所司者器數
聲音一節之事所教者其屬而已鍾倫
凡樂之歌奏皆瞽者爲之擇其賢智者爲大師小師而統
率之鍾倫
大師教六詩節家君子曰言風即繼以賦比興而後及雅

頌者詩以風爲首有風則有三者矣鍾倫
考之儀禮升歌三終笙入三終無所謂管者蓋管重於笙
重則以管輕則以笙也故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鄉飲酒
及燕用之至四方之賓客則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故曰
管重於笙天子則升歌清廟下而管象祭祀之樂也肆
夏繁遏渠所以饗元侯也所管未聞鍾倫
瞽矇不言掌凡樂事者瞽矇所習者雖無事常肄焉故舉
其業而已用在其中也鍾倫
眡瞭節家君子曰此所謂廞者謂瞽矇所掌者又此職既
掌頌磬笙磬復掌大師之縣則鐘磬之屬亦必眡瞭廞
之故鐘師磬師不言廞器其餘笙師廞竽笙巳下鎛師
廞晉鼓籥師司干典庸器各以其職廞作大旅惟於眡

瞭笙師言之者見例而已鍾倫
虞書笙鏞以間頌或作鏞謂歌與笙間作也頌磬笙磬此
編縣也其云掌大師之縣總言凡縣皆掌之也云賓射
奏其鐘鼓及鼜愷獻此則特縣者又歌吹大抵皆瞽矇
之事故瞽矇人數亦多而其職有塤簫管之屬笙師所
教者此也特文詳略異耳然則小師既教之矣而笙師
復教之何也蓋管笙器多瞽矇人衆大師小師特爲之
審其音通其理設笙師以佐之不亦宜乎鍾倫
大師所掌者歌鐘師所掌者奏然則四節者蓋歌而鐘鼓
以奏之也眡瞭所奏鐘鼓其役於鐘師者與鍾倫
凡軍之夜三鼜者行鼜也故曰守鼜以別之鍾倫
韎師節家君子曰旄人鞮鞻氏並掌四夷之樂此乃特別

東夷者其樂蓋優與 鍾倫

旄人節家君子曰此所掌者夷舞鞮鞻氏所掌其器與聲 鍾倫

籥章節家君子曰此大司樂所掌國所舉用之樂與鼓人舞師所掌民間助祭者不同迎寒暑則先擊鼓祈年則先吹籥者土鼓上古之樂也豳籥豳人之樂也寒暑天氣尊也別於人物故所用不同豳諸侯之國以其爲受命之基故不可夷於列國而特以籥章氏掌之其用之必於田事不忘本也然則不陳之廟中何也曰王者功成作樂豳非王者之樂也故不得與韶夏濩武陳之也燕樂夷樂其陳之何也所以一風俗示無外也於豳不敢混而陳之所以尊祖宗也 鍾倫

司干節家君子曰鄭蓋欲別司兵與司戈盾故於彼言干戚而不言戈又欲別司兵與司干故於此言羽籥而不言干戚耳疏解恐非其意 鍾倫

大卜掌三夢節家君子曰此與前三兆三易分爲三家者異故下直云其經運十其別九十不言皆也致夢有以致之書所思爲夜則成夢是也觭夢亦思爲所致而詭異不測衛玠謂夢有想有因致夢觭夢之謂也咸陟升也精神感而上通與鬼神合其吉凶以其無心焉故曰咸也及其占之則以其時日月星辰之運如占夢所云也 鍾倫

開占書而以占者占人之事卜師所掌在於作龜所謂開龜者蓋作龜也四兆者鑿龜之四方鄭氏云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是也方功義弓之義未聞 鍾倫

大卜節家君子曰眡高者仰視高處蓋高者神明所在故作龜命龜皆眡高今之術者猶然古者遷國行師必以龜從貞龜者正龜位而以行也祭饗有陳寶玉之事而龜其一傳曰龜爲前列先知也大旅陳龜義蓋如此二者非用以卜注以輕重別之可疑喪事與祭祀同後言之者凡喪事多後之 鍾倫

占人節家君子曰言占龜著亦在其中矣以八簭占八頌者以八命而占龜也以八卦占簭之八故者以八命而占著也各互其文其實一也 鍾倫

君大夫以下雖以次而占然占其吉凶則亦占人之事 鍾倫

簭人節家君子曰八事已盡之矣又有九簭何與按世本巫咸作簭由此推之九簭其九家之法與 鍾倫

占夢節家君子曰此天地之會陰陽之氣皆察之於日月星辰而見者也 鍾倫

思當爲覺夢中忽有所知寤者忽有所見正夢噩夢者咸陟之類也覺夢寤夢者奇夢之類也喜夢懼夢者致夢之類也 鍾倫

眡祲掌安宅節家君子曰降者神之所下有吉有凶安民之居而序神之所下則可以使民避凶就吉矣 鍾倫

先生見巫爲人祈福曰古之道也祀天饗帝有祝有司之守交於鬼以巫以陰氣接者也女爲巫男爲覡 孫襄

以上周禮

儀禮中惟有士大夫之禮天子諸侯惟覲禮聘禮至於天子諸侯之冠昏喪祭總不存矣

問士大夫家有舞如何曰祖宗既無功德可歌可象則隨其歌而用之耳儀禮皆士大夫所用天子諸侯所用之禮樂俱不傳漢唐以後皆以士大夫之樂增損之用於天子諸侯耳以大武六成合之益稷則知虞廷之韶蓋至四節搏拊琴瑟以咏升歌也下管鼗鼓笙入也笙鏞以間間歌也合止柷敔合樂也簫韶九成亦終以舞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箾者箾即簫舞者所執之物

古樂有四節元人曲四齣尙有古意蓋樂貴人聲次人氣初起升歌三終堂上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不雜眾音既畢然後笙入三終堂下笙南陔白華華黍既

畢然後間歌三終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既畢乃合樂三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蓋歌關雎葛覃卷耳即笙關雎葛覃卷耳也歌鵲巢采蘩采蘋即笙鵲巢采蘩采蘋也所謂關雎之亂也

問樂始堂上之歌不知金聲之後即歌乎曰朱子謂先擊鎛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闋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此說卻無據雖或出於注疏考之於經殊不合蓋觀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咏及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反似磬在先蓋堂上堂下皆用鐘磬節之如今曲中之用板與歌相應者曰頌（又曰鏞）鐘頌磬與笙相應者曰笙鐘笙磬也至樂之舞經無明文在何時大約在合樂之時如大武始

而北出一人總干而山立夾振駟伐但作此象不知此爲何人旁或歌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之章則人知其爲武王大正于商俟天休命也再成而滅商一人發揚蹈厲又不知爲何人旁或歌維茲尙父時維鷹揚之章則人知爲太公也三成而南所謂濟河而西馬歸之華山之陽牛放之桃林之野使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四成而南國是疆所謂列爵惟五分土維三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分陜而治也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所謂垂拱而天下治也由此推之則韶之九成想見舜之功德徽庸在位齊政巡守命官殛罪封山濬川諸事遂至九成也

嫂叔有服儀禮中固自有之先儒何以不檢點及此而相

沿無服之說行之至今此不可解者

以上儀禮

或問孔子待康子禮謙於其饋藥拜而受之曰古者席地而坐終日百拜俯首而已如今之百拜則筋力竭矣孔子未至委頓則不寢坐之禮屈兩膝向後而身僂坐于其上即今之跪危坐者雖跪而停身不僂長跪則坐稍遠而伸一足側身以就之也前席則移席使前而安坐不動故長跪視前席爲卑遜問古人未有椅棹故席地曰今滿洲家猶用之然滿洲之盤坐僧家之趺坐兩足相交即原壤之夷禮中之所謂箕也問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是起立曰然子夏蹷然而起負牆而立 孫襄

王制一篇先儒謂多舉歷代之典蓋不盡周制也然其本

末次第井有條貫則非苟然編次者蓋首言封建井田爵祿之制乃王道之本也次言廵狩朝覲班錫田獵之制王者所以治諸侯也次及冢宰司空司徒樂正司馬司寇市官之職而以告成受質終焉王者所以理庶官也然後及於養老恤窮之典使天下無不得其所者則又所以逮萬民也庶官理於內諸侯順於外萬民得所於下而王道備矣然必自封建井田始故二事不還則三代終不可得而復也自記

爵人刑人及不畜刑人兩條舊說以爲商制以周制爵人于廟有爵者刑於甸師氏及墨守門劓守關宮守內刖者守囿髡者守積也自記

禮運記帝王禮樂之因革及陰陽造化流通之理疑出於子游門人所記自記

禮器器字有二義一是學禮者成德器之美一是行禮者明用器之制自記

大傳一篇論祖宗仁親之大義自記

宵雅肄三童子初入學時即使習鹿鳴四牡皇皇者華言將異日爲官賓于王家而效忠勤也

古樂疑多聲音樂舞之節而無辭句可讀誦記識故秦火後無傳樂記一篇乃河間獻王所纂述不過明其義耳至器數之詳不可考矣自記

樂記自魏文侯以上略分爲八段自凡音之起至而出治道也爲第一段自凡音者至德者得也爲第二段此二段言樂之生於人心而關乎政治也自樂之隆至則禮行矣爲第三段言先王作樂感人心之效自大樂與天地同和至故聖人曰禮樂云爲第四段又推其制作之原極其神化之妙其精微所存有不在區區器數聲容之間者矣自昔者舜作五絃之琴至善則行象德矣爲五段申樂之關乎政也自夫豢豕爲酒至可以觀德矣爲六段申樂之生乎人心而感通之效也自德者性之端也至而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爲第七段又以申其制作之精神化之盛誠不在氣數聲容之間也蓋統樂之本末而論之則生於人心者還足以感乎人心成乎風俗者還足以變乎風俗本於天地者還足以通乎天地是以終篇反復推明而大旨不過如此而已自君子曰至禮樂可謂盛矣爲一段本在子貢問樂之上今按當依史記附於七段之後蓋樂之總論也魏文侯一節所以言聲賓牟賈一節所以言舞子貢一節所謂詩言志歌永言則又聲容之本也戴氏之編自學庸外未有若是之精神者也留心禮樂者其可不致思焉自記

禮樂率神從天居鬼從地天地鬼神只是一套事但天地顯而鬼神微天地示不易之理鬼神妙不測之機耳自記

按祭法曰王立七廟而以文武不遷之廟爲二祧以足其數則其實五廟而已與三昭三穆并太祖之廟爲七之文異壇墠之主藏於祧而祭於壇墠猶之可也直謂有禱乃祭則大祫升毀廟何爲乎宗廟之制先儒講之甚詳未有舉壇墠爲言者周公三壇同墠非此義也又按五祀之文散見經傳者非一此言七祀五祀三祀二祀一祀

一祀之說殊爲可疑曲禮大夫祭五祀注言殷禮王制注謂有地之大夫皆未可詳也又庶殤全不祭恐亦非禮 自記

孔子閒居篇引湯之詩以明無私之德則三代皆可知矣天有四時以下即天地之無私也清明在躬聖人之無私合於天地也故能受命而興舉文武而三代亦可知矣故總之曰三代之王必先其令聞也惟篇首五至三無等語不類聖人之言 自記

坊記蓋記者雜引孔子之格言而結以己意凡引易詩爲證亦多記者之辭不然不應夫子之言而證體若是其類同也緇衣亦然中間言語亦有後人夾入者

儒行所列條目凡十有七多重複其辭理且語氣夸張大不類聖人對君氣象蓋多出於後儒附益之辭 自記

以上禮記

春秋

春秋胡傳動引左傳有此事經何以不書便搜討一緣故此大不然夫子當初止因魯史之舊當時赴告有便書無便不書夫子豈得增減只是定義例而已故知以左氏傳爲魯之春秋原本夫子因而作之者非也左氏傳蓋註春秋而附益以所聞者

春秋一書游夏不能贊一辭後世大儒如程朱皆不能理會到畫一處眞是難看胡康侯轉不如啖助趙匡等粗粗的講倒有著處啖趙等又不如三傳爲有來歷只是三傳又不能使是非有定處

春秋正月者四時原不改只是改正朔以新人之耳目而已如寅時人方起不成子時半夜黑洞洞的即教人起亦不像萬物發生於春若十一月爲春則水冷草枯冷冰冰的而謂之發生可乎夫子此書即有微意便見時之春夏秋冬不因王制而改天之序也若是尊王何不書王春正月乎豳風凡夏時皆書月周時便書日一之日二之日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固自有緣故其實以此爲歲首亦不是堯典劈頭從欽若昊天敬授人時自然畢竟以興作人事起頭爲歲首方妥夫子云行夏之時祖述堯舜刪書斷自唐虞固知孔子比周公又較妥當

夏時周月之說非之者輒引泰誓爲據胡文定援證自多大會孟津推長歷者以爲十一月二十八日之事惟十有三年春或作十有一年正使此篇不誤亦不能以寡敵衆蓋春夏秋冬仁禮義智木火金水東南西北曉午昏暮各有定位今以周之建子爲春則將迎春於東郊乎迎春於北郊乎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周之明堂將欹側尖斜而易其向巽方乎秦書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固不改時矣豈武王周公反智出嬴氏之下耶然則孔子何以亂之寓行夏之時之意也天有陽而無陰有賞而無罰則時闕焉而不書程門之說以爲孔子以天自處朱子自分此生不敢議此書則固以俟之來世乎 孫襄

左傳左氏自是子夏門徒即史遷亦止言左丘未嘗言左丘明也

讀春秋也無難以朱子綱目書法比照則得之矣固知善
言春秋者不言春秋也孫襄
有年大有年自古難得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止桓宣書二
次程伊川謂爲譏也豈有二百四十二年止兩次有年
者葢謂弒君之賊而何以亦有年乎此論恐未確若以
此爲貶譏則書饑爲褒美乎聖人貴民命貴難得故謹
書之明道先生和平伊川說經合下便有漢儒不知道
安能通經見解正心誠意之學漢儒果不知也至於說
經豈無是處合衆人之是皆所以明經也豈可輕忽掃
棄
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次年桓公元年卽書滕子杜
預以爲周天子貶之爲子伊川言滕後屬楚故貶稱子

無論滕侯封于先王夫子不得貶之且荆楚後數十年
始見於經豈有以子孫之從夷而豫貶其祖父之理況
考春秋經從楚者陳蔡諸國滕從未服事楚國伊川之
言未確胡康侯知伊川之論不確因改一論以爲桓公
乃弒君之賊而滕子首來朝春秋惡之故貶稱子以示
罰夫桓公身爲簒弒絶無誅譏而來朝小國遂貶其爵
已屬不倫且卽如此說來朝者貶之
終春秋皆稱滕子此又何說豈
有弒君之賊世世子孫稱公而來朝之人世世子孫皆
從貶罰春秋如此用刑尙爲聖人之書乎朱子不信兩
說以爲當時諸侯有自貶以輕賦者故子產以邦本爵
爭供賦此說亦不確齊桓創伯列國始有會盟征代之

事此時尙相隔許多年滕此時並未有索賦之苦何遽
自貶況隱公十一年滕薛來朝尙曉曉爭長方自倔强
豈肯于一年間卽自貶稱子斷無此事仔細思之惟杜
預注是伊川以爲東周焉能貶諸侯東周若能貶諸侯
則春秋可以不作夫吳楚僭稱王齊晉諸不法天子不
能問而能貶者惟滕薛杞之小國楚子觀兵于周疆且
使人勞之此王政之所以不行而春秋之所以不可不
作也薛貶爲伯杞貶爲子滕貶爲子無足怪者況當時
周雖微弱體貌尙存齊桓必待命之爲伯而後敢會諸
侯王人雖微尙敘于諸侯之上不特當時然也數百年
後晉武公賂周以寶器而得封趙韓魏分晉尙必禀命
焉故司馬通鑑尙云始命韓虔趙藉魏斯爲諸侯豈有

以東遷不久而卽不能以威命及小國乎惟不敢問大
國而威只行於小國如門祚衰薄之家紀綱之僕尾大
不掉惟汲爨下役朝笞而暮榜之適足以啟輕侮看書
不熟又不深思遂憑臆見說經如胡康侯之傳其謬妄
者多矣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春秋于某國
某君死皆以原爵書卒惟魯稱公至葬皆稱某公從時
號諸家紛紛不可通不知卽是眼前道理其曰某國某
號某名卒者因其訃而記之于我史冊中彼不爲政我
爲政則據其原爵而書之不必因其僭而僭之且示不
喜之意曰卒者彼哉彼哉至于葬則我國遣人會葬往
來之禮以彼爲主非王非伯豈有入人國行禮而對其
臣子貶其君父之理此卽日用常行庸近之所必然人

卻以深求而失之況葬旣書公而卒書本皆互相印證
偕竊昭然所謂微而顯也

榕村語錄續集卷四

榕村語錄續集卷五

宋六子

四書五經後有三篇文字太極圖說西銘定性書缺一不可太極說明天人之道尙渾渾淪淪西銘從父母之生說出天人合一廣大切要然尙無下手處定性書則指明一體一用動靜交養廓然大公物來順應程子他日恐人錯會自解云廓然大公敬以直內也物來順應義以方外也自修之事畢矣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何以能忘其怒非敬以直內何以能此

漢唐知聖學者少故佛教昌熾儒者褒衣博帶率以讖緯文詞講到經濟氣節而止故將孔子合內外之道遺卻一邊全不從天命之性自己身心誠敬上下功夫佛家

竊之所以他還知從內裡講個定空覷吾儒之營營逐逐沉溺不返輕而笑之至周程朱張出而此理乃大明雖未必人人能行然此理得不晦昧故彼教亦從而衰落物不能兩大彼與我故相爲乘除者朱子之功與日月爭光可也

周子眞不可測過數年更覺見得其書妙處又進過幾年復然總無隙縫可乘至邵子之書程子易傳朱子本義皆不能無遺義不知周子之學何所自來朱子作周子像贊直以爲不由師傳默契道體以爲授自希夷者非也

聖賢之道久而彌光程朱去今尙近將來愈久愈顯後來便以堯舜文周爲上古孔孟爲中古周程張朱爲下古

聖學中興者周子周子楚人也二程生於江西長乃歸洛朱子生於閩終身居閩之新安者再耳祇箕張子橫渠一人是北方之產孫襄

周子不卑小官所到之處以鋤奸擇物為己任是委吏乘田之意也三代而後出處之正者孔明也孔明而後出處之正者程朱諸賢也孫襄

程子之言無所傳授得之天朱子有所依倣開先作祖底最難孫襄

學者有志當法朱子若二程則有不可測識朱子受學延平生則師事之歿則奔其喪二程於周子不聞有是也周子之歿也大中猶無恙同寮至交不若是恝程門不以言語為教豈其書不傳耶朱子得蔡西山反師資之

於呂東萊張南軒陳同甫輩辨論攻擊不遺餘力伊川易傳與康節之學判然若不相入居洛二十年亦未嘗如朱子之與象山反復數四終於不可合而後已也孫襄

朱子師禮延平歿身不衰而亦不諱所短程子教人涵養未發氣象自龜山差了宗旨執而勿失大段著力便似釋氏觀吾性起滅識取本心之說孫襄

周子學問深潛門人亦甚少得二程大程十五歲小程十四歲便以太極通書傳之周子無復餘事然二程足矣何用他為二程門人甚多不見又得一程子朱子更多更不見其如朱子者

上天之載載始也上天之始即所謂天地萬物之根太極是也書傳有太始太初亦取此意但不如太極兩字渾

全的確自記

太極打一圓圈最好陰中有陽陽中有陰質如是氣亦如是五行交繫於上一陰陽也交會於一一太極也氣化形化分而二之實引而親之也人知成形于父母而不知受氣於天地使知以星辰河嶽自處則立於天地之間卓然矣孫襄

看來無極二字之義不是謂無之極亦不是無此極蓋言他物以有為極而太極以無為極也如此方於無極之眞四字說得順無極而太極言以無為極者天下至大之極也自記

周子太極圖上一圈似乎可省而不知妙處在此蓋語人以爾與天地一般太隔絕多不可信至教他以爾之身

父生之父本於祖祖本於曾高遞而上之以至於最初必有兩大父母以為所生之始者至顯至切不待煩言而知我與天地為一體矣下二圈就包一部西銘在內而張子隨續之奇矣聖人治天下專在根本上用功如人培養花木都在枝葉上洒以水去其塵垢聖人止在根上培植灌溉枝葉華實自然茂盛

周子指出萬事來對萬物其知變化之道神之所為乎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於何知之以吾心之應萬事而知之孫襄

周子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自註云無欲故靜恐人錯會也他人多不得其解惟朱子知之甚精曰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處便是現

成事裁便是截然而止故正與義無事可見見於事卽仁禮矣智只是明于心義只是恰好便住到此處便貞又起元循環無端矣主靜不在中正仁義之外

果是立志確是持守果是知之明確是行之篤 自記

誠幾德是一路從未發說出來故德以用處言而因用以見體 自記

易以貞屬智故知正爲智禮無過不及故知中爲禮 自記

無欲則虛一則實惟虛故實明屬金通屬水公屬木溥屬火明通如金水內明公溥如火日外光 自記

乾乾不息敬也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便是致知力行之事 自記

聖學埋沒於訓詁中禪家傲兀爲大故二程揭出上一層

道理號召學者同來 自記

程子語錄言楊龜山游定夫所記過於粉飾朱子考下下如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之類世得舉以此事天享帝一條用筆較勁先生曰總看道理如何須於淡中見得然要當知德世得言龜山稱明道爲先生至伊川直稱其字曰龜山師事明道卒業于二程子之門 孫襄

伊川自云臣幸得之於遺經爲明道作墓表以伯淳直接孟子不知置茂叔於何地好學論直書太極圖說語而不言師授之由明道尋顏子樂處吟風弄月吾學雖有所授天理二字是自己拈出及見獵心喜數條較伊川爲親切然亦不見發明周子之學而明言其所自承與孟子自叙若直以己接孔子不提起傳自子思皆是大疑案朱子叙孟子及孟子篇末引伊川語亦以二程直接孟子然此以發明經書其他門作江州周子書堂記始述義文周孔以濂溪續道脈以二程爲見知其見卓而其論定矣

西銘說乾爲父坤爲母民吾胞物吾與至民胞物與之事總不說及但云于時保之子之翼也下面一總說事天如事親云蓋人知天地爲大父母而能孝所以胞與者不患他不能矣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程子因龜山之疑而發耳後人據此以爲西銘本旨則非也張子作書之意慮人與天地萬物不相關曰胞曰與曰宗子家相以見一家之中不可隔形骸而分爾汝推之一鄉一國亦不可隔形骸而分

爾汝所以不能如此者總由工夫欠缺其書舊名訂頑以人之頑甚矣故思有以訂之若論理一分殊何處不是此道理太極獨不明理一而分殊耶仇滄柱亦據以爲言予嘗折之如是 孫襄

磨鍊歷憂患正是利用安身處緣是不安處所以見安豈享受安樂之安乎橫渠說困之進人一段謂孔子蒙難正志其德日躋卽此意也 自記

以道體身身與道一也以身體道身與道二也 自記

邵子文字熟爛觀物外篇乃其門人所述似花經蜂採而蜜成

宋生周張程邵果是不凡邵子先天圖出時人罵之南渡後罵之至今浙東萬氏罵之不休惟朱子表章推服之

人亦不敢廢之吾讀易三十餘年見得惟此班班駁駁
與孔子大傳合却亦有不盡合處然除却先天圖再求
一件與大傳彷彿則絕無乃知此書正未可輕議也
程子問康節欲學所學曰須廿年程子曰某兄弟却沒有
這許多功夫後和叔欲竟其學邵子曰以公之聰明半
日可了但欲成須廿年大約康節之學自不須廿年所
謂廿年者要人學得他靜定無一毫掛繫內外純粹非
廿年不可耳
何焯問皇極經世絕看不出好處曰其立言瑣碎文字不
好只是宋儒說性命較親切如朱子極稱性者道之形
體心者性之郛廓等語又如道之道天盡之矣天之道
地盡之矣地之道物盡之矣物之道人盡之矣人之道

聖人盡之矣雖摹老子卻精采
皇極經世分明泄漏天機其推算之術或本弁鄙邵子舉
而歸之大道故伯溫不傳其學 孫襄
人物文章許多事至宋朝定案以朱子無所不通曉也
朱子文章以數十字爲一句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
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猶云卦之上下兩象大象也六
爻周公所繫之辭小象也通謂之象致中和節自戒懼
而約之爲一句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
失爲一句約之收斂之謂也精之察其幾也下句一氣
緊讀猶言戒懼而益戒懼故以則極其中足之史氏伯
璿曲爲迴護以起新建之紛爭非朱子本意蒙引論救
斯得之矣 孫襄

朱子語類四書只錄大綱領數條大學格物誠意中庸天
命費隱論語問仁幾處點爾何如等章孟子養氣性善
皆禪家所謂公案 孫襄
四書精義不出朱子範圍用心數十年直欲操戈入室而
後知其說之至也所謂百家騰躍終入範圍者也 孫襄
諸儒
以彭蠡爲鄱陽湖鄭康成如此說後人便不敢易蓋制度
名物比道理不同道理在人心可直溯無極無有分限
至名物制度恐有傳授便不敢輕易空說故漢儒錯則
承譌襲悞苦不可言只有孔子一字無據不輕下二代
之禮因無徵則便棄置其腹中班班備具故選其精者
存之也漢儒說道理無如董仲舒說制度無如鄭康成

董子說不透鄭君多杜撰朱子比鄭君爲確當比孔子
尙爲無稽如啟蒙之占隔八相生之解皆排比齊整便
硬斷以爲如此其實錯處甚多
韓文公當時既以道自任又復賭錢戲謔飲酒賦詩張文
昌以書規之尙自辨以前言之戲善戲謔張而不弛爲
解惟呼博認改耳一能文狂生獨其所見超卓直窺大
道之要雖程朱不敢易而忽之當時李習之言韓文公
人阿附之者便得令譽無復公道今亦不見證據或退
之亦自不免至李習之言道處渠必以退之爲淺近而
己爲精微矣自今觀之不值一笑也若董江都則言規
行矩威儀備具矣
自漢明帝以後佛老惑世深根固蒂況玄元皇帝又是唐

家自認祖宗天下爲之立廟者韓退之特立不懼以道自任闢而距之不遺餘力振古豪傑也其答孟尙書書聲光氣燄幾掩江都而過之卽其原鬼皆是暗闢佛老·鬼有二一爲人死厲氣如左傳之言伯有是也一爲怪物如山魈木客是也鬼本無形聲其有形聲者皆寃孽之氣所爲非天神格人鬼饗之正也佛氏之言生而死死復生回復償報妄矣人生則有死所傳仙人不死者皆怪物憑之如神女謝自然詩所云耳老氏之言妄矣凡此所見皆精極

韓文公原道程子謂其博愛之謂仁謂愛爲情朱子又謂其引大學至誠意止皆有異論其實韓子原性未嘗不知以愛入於情此之所原道也率性之謂道率性而行

之于外非博愛何以見其仁若說向天德則非原道矣陳萬策云亦將謂行而宜之之謂義之爲外乎至大學格物致知又是一件事其實明明德至誠意已完此卽朱子補格致傳所見之弊端也若添格致下文而外天下國家便接不去蓋儒佛之分正在此韓文公之所引精矣周程朱張之所見果度越董子韓子文中子然譏彈三子處亦似有不得其意者至明儒肆口非議似以前賢爲三歲小兒今以其所著書較之其底裡與三子何啻天淵

韓文公不特其識見高摸出性命端倪卽其經濟文字字字著實細求之惟孔明文字有此想其出世有爲亦孔明之亞也

昌黎不獨文人其經濟若見于世亦是孔明一輩人如極瑣屑事經其議論皆精細中倫理句句有實理有實事此便是得六經妙處若他人將文字做便有閒話說

韓文公卻知道吾儒之道至是然識力都用在文章內至于反躬實踐工夫尙欠故一見大顚便服平生好恢諧喜食肉善睡有邀請者必設枕席傍置書帙至則有間便就枕觀書尋入睡鄉故人譏其註論語將晝寢以爲畫寢（畫寢室也）故下文朽木不可雕糞土不可杇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三月爲音字之誤人豈有三月不食肉者乎避己所好也至于一經蹉跌便恐懼憂苦貶潮回爲祭酒請上徽號以取悅於君終日要歸田而卒于仕宦不能寂寞以禪說觀之渾身俗骨然卻臨大事不放

過見迎佛骨便忍不住一說使王庭湊便日馳三百里而執節不回今人卻數韓文公爲人物不以爲在唐諸名僧下可見路頭要正佛教惟唐最盛豪傑皆入其中以爲工詩取上第直是無益俗事門人問朱子論語子文文子忠淸矣何尙未仁朱子云當理爲難同一死也有仗節死義者有坐脫立忘者仗節死義一猛厲人能之而坐脫立忘非實下工夫不能然容易的卻要還他仗節死義的是難的卻要還他坐脫立忘的非惟宋周程張邵朱子卻是見得正又切己做一番合而爲一故比昌黎爲優周程朱皆身入佛教中有工夫故能透他那一層見得破且能兼也

上蔡之學要在灑掃應對中便到精義入神朱子屢譏之

自記
游楊地位未必能邁上蔡和靖諸公然二程夫子最喜此
兩人蓋亦閩學將興之兆 孫襄
謝上蔡尹和靖晚年亦只是佛學于用處踈略故朱子笑
和靖經筵進講時只對高宗問云程頤不曾毀孟子不
能暢言時務也二程雖講明正學路頭已正大矣而門
人晚年多成旁門朱子出乃立讀書爲教宗極而佛氏
不能奪矣人或言佛教能使人外形骸見危致命爲脫
然由今觀之唐人率溺于佛皆沉溺于聲利而不見其
清廉節義多于後世朱子之學興讀書者視死如歸亦
復不少宋明之末可以觀矣故子路云何必讀書然後
爲學此種議論夫子深惡之而斥其佞並不與辨論又

當時之以讀書爲學亦可見矣朱子眞孔子衣鉢天知
秦皇生須先生一孔子整頓一番爲萬代護持此一脈
也
龜山一部史爛熟終日譚古今事蓋博學者得程子之緒
餘以倡其教於南方雖朱子淵源所自然終不甚表彰
其疑西銘處亦可無疑墨子而後兼愛甯復有人佛氏
固一無所愛也 孫襄
語錄程朱而外有張橫渠謝上蔡李延平陳潛室眞西山
許魯齋八家 孫襄
謝上蔡許魯齋二家語錄最好問李延平入選否曰好底
朱子已引入集註 孫襄
朱子語錄云浦城有一道人常在山中燒丹後因出神祝

其人云七日不返可燒我未七日其人焚之後道人歸
叫罵討身愚嘗見一小說謂眞文忠是一道人托生其
事與此相類想是因浦城有此事附會之耳 自記
眞西山經學皆遵朱子惟詩主小序與朱子異 孫襄
黃勉齋從學於朱門講論而退獨坐一室中寂寞之濱餐
殆不給意氣自如朱子察其數年了無倦容謂大成之
器年三十而予之以室四十而予之以官徒步之石門
平生未嘗肩輿刻厲清修又與楊信齋繼成儀禮學者
以爲得朱子之傳及門日益眾蔡九峰陳北溪陳潛室
弗與齊名也然朱子晚年有云釋氏有悲其道之無傳
至於發狂慟哭不意今者身親見之則於諸弟子意有
不滿 孫襄

朱子集中與信齋酧酢者絕少豈其人留心於文爲制度
而性命之源亦有未窺者與 孫襄
今人責備許先生仕元最是夢語許所生之地屬元已久
其祖父已爲元人不仕則已仕不于元而于誰乎又責
其胡不至江南問學而安于腥羶彼時南北爲敵國關
津嚴稽察許一讀書人豈能飛渡耶
魯齋語錄非諸家所及文質相稱不知當日出何人之手
若龜山粹言則過於粧飾 孫襄
魯齋之言有觔兩譚性命之原處卻少然都是躬行切切
實實底說出來 孫襄
南方風氣日開周程朱子道南一脈蔚然儒宗又如陳古
靈蔡君謨陳了翁眞西山皆卓然吾泉則有蘇子容明

人物雖不及宋若蔡虛齋陳紫峰林次崖海內讀其書
未造有黃石齋何元子諸公相踵起 孫襄

榕村語錄續集卷五

榕村語錄續集卷六

諸子

老子云不善人善人之資之字有幸人不善之意無惻隱之心故張南軒譏之 自記

孫武子十三篇魏武所刪粗心浮氣人那管文字留其要言有裨於用而已今閱其書無段落可尋注他不得首篇分明說出經權看來兵者國之大事一段總言兵事之重故經之以五事以下言兵之經計利以聽以下言兵之權 孫襄

董子弟子呂步舒耑言災異諸葛武侯書申韓書與後主滋後人議論孟子以後言性命之理五常之道自董子始其目光直照千古後此則昌黎若楊子法言恐不能

到韓文公司馬溫公皆推服法言朱子直不數在道傳之內宋儒所見尤精韓文公幼年稱荀孟後來稱孟醇而荀楊大醇而小疵至作原道說孟之死不得其傳荀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其識高矣其論定矣雖宋儒不能易董江都應五百年而生班孟堅度其勢而為言以史遷董子楊雄劉向當之而不能定意在劉更生也然以今觀之則董江都是其人也劉更生封事雖好不見其說性命如天人策也

孟堅史學第一雖文字不如司馬子長雄健然識見醇正議論皆是如西域傳贊諸侯王年表贊皆至好千古不易之論孟堅傳贊無不佳者韓文公輕之亦未允想是以其勦襲楊子雲劉子政父子議論耳文公果不勦襲

然孟堅亦不可輕孟堅雖學出二劉然其評論二劉及董仲舒楊子雲諸人皆精當戰國文字氣習識議至向歆孟堅始變盡司馬子長亦非戰國文字其高視濶步中有斷處而穿田過脈皆有針線高出左國之上但其議論多是戰國耳西漢文字董仲舒最好三策皆面對武帝寫出又當時是隸字直是才大學富道理精熟纔能一筆寫來字字醇確匡衡亦好朱子言其似策段不是胸中流出亦甚似朱子評語古人不差錙黍其論文中子問答皆引將相雖其子弟門人所爲要亦仲淹好自誇大有以啟之確甚然朱子謂其意思懇惻今觀之信然此不可假者其問答皆不可廢論古人須平心如楊雄與劉歆皆仕莽歆尚欲殺之此其意亦比雄少好

雄縱不死或受其官而去猶可恕而太乎中顯然頌莽之功德司馬温公註其書至漢公分明是安漢公而注云公與功同不知下面阿衡字作何解豈漢天子之功如阿衡耶如此等最不是何須如此學者卽是自己祖宗有此事亦只是置之不論可也所以程子皆不甚服温公朱子便無此病

問楊子雲讀書多當識養氣何遽自投閣曰成哀之世莽賢用事可以去矣如梅福嚴君平鴻飛冥冥當時願守箕山之節者莽不强也莽自比周公子雲自比孔子臭味相投法言曰自周公以來未有如漢公之懿者也其勞則過於阿衡莽有羿奡篡君之罪子雲亦不免有吳楚僭王之誅以爲經莫大於易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使子雲不附莽位止執戟太玄法言亦不能增重其書遠不逮中說漢書十志莽制作爲多明堂辟雍皆劉歆輩定之 孫襄

星歷名家漢洛下閎張衡南朝祖冲之唐僧一行元郭守敬其最表表者邵堯夫未嘗作歷然當超出諸家之上

問張衡與楊雄相似曰文中子有言振古之奇人也 孫襄

張平子作候風地動儀刻漢郡國一銅龍在下旋轉所觸則其處動搖守相上變不差漏刻然則博徵大輿更當何如此理之所無者漢人亦未可盡信鄭康成不免穿鑿北海猶譏之矣 孫襄

采菊東籬下無人送酒來已能安貧室無交謫北門之賢不如陶令遠矣 孫襄

文中子自謂紹宣尼之業雖涉夸大然邵子無名公傳顯然自贊與太極爲體明道尙渾涵至伊川自任以爲孟子後無人自己直接何嘗無此意正不得因其果於任道而輕譏訶也

文中子中說董常問憂疑章程子以心迹之判句爲不合邵康節極贊此句之妙細思聖人之心樂天知命窮理盡性有何憂疑至於吉凶與民同患欲不憂疑得乎故董常退而歎易之大至於皆心之所爲本自合一彼已自言之矣陳萬策云若程子所疑心迹之言甚淺如行與心違之說果爾邵子必不贊矣

文書自傳道不仗史筆垂文中子當之 孫襄

陸象山語錄一派禪機蕭蕭馬鳴動中有靜悠悠旆旌靜

中有動集中多此類也孫襄

陸子靜文字堅卓輪對劄子千秋之龜鑑也第五篇更切中後世情事孫襄

異端

朱子說他參過禪曉得他是騙法緣人心昏擾久急忙不得清定說一句極沒道理話教爾參有一句話在這裏繫在爾的心別處念頭都斷絕你心未歸一時他看得出只說不是逼得你心向一路邪妄退時十日半月自已心靈自有虛明透露得意處那時你隨便說一句他便教是了其義總不關那句話頭也此亦極好法

釋氏所說人轉生及禍福報應之事且存在那裡不必論必說無此事亦不足以盡天地之情但非理之常夫子

說未知生焉知死何等精正

仙家形體比常人自然久存到形體漸銷其半虛半實半隱半顯者尚存至並此銷化則道德之精其神理自亦與天合聖賢只存此理何用彼渣滓為哉

梅先生云孔子問禮于老聃可見老子亦未嘗毀滅禮教蕩檢踰閑蓋亦其後來失眞耳

佛家侭說得願力宏大要普度眾生卻不知如何普度全無普度之法即是絕好心腸羣生但感其意而已只是他這段意思亦好故其根器亦不流于惡道

仙家雖口中說清淨無為看來他亦貴胸中明白精思天地化機竅妙處好道理好意思塞滿于中便自不同不然只欲靜坐雖也有一段虛明受用處然不過如此所

以程子見董五經無所講論而回朱子答人問德字甚好曰只是好意思日日長進

最上底君子懷德其次懷刑知時事則不犯當世之文網可以寡過莊周云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然此等語只可寘之昔時賢文中教俗輩耳如何著之於經問緣督以為經曰督者中也循中以為常即無近名無近刑之意莊周雄辨數千年一人邵子稱之太過只把他當異端便了孫襄

魏伯陽是無書不讀人參同契中用鳥獸草木字皆有考據

參同契豈惟文字古雅即道理與易經大有發明參者大易黃老丹經也同契者同一契劵也恐人不明也故又

作三相類相類者同契也

參同契信有此理人身眞有魂魄精氣二物各有性情不能相同一則飛揚跋扈一則陰鷙牽掣由陰陽之氣而分並無再一件可以添入生性不同卻兩件離不得一件彼此相制相制然後能相合飛揚者須得陰鷙者拘管陰鷙者須得飛揚者主持陽如蕩子飄流陰者必為招呼一回便牽掣住不復能出陰如無陽自己崇恣無所不為有陽為主亦復畏忌其初亦大不安帖至相制之久則室家和平內外得理自然殷實富厚獨陰不生獨陽不成陰陽相合方能生物人生形神不能合一但見飲食動作無恙便以為無患其實漸漸相離各自營求不相謀議馴至兩物判然則吾生亦盡矣

參同契所云鉛汞丹砂者皆以其中有金也烹煉揀擇則爲至寶棄置高閣則爲渣滓糟粕言人身皆有至寶如金在丹砂鉛汞中非必從外覓來但不揀擇烹煉爲可惜卽孟子所云人皆可以爲堯舜也丹者純陽後漸白漸黃死則黑矣故赤子日光草木初皆紅漸白漸黃漸黑皆同人曰黃耇日曰黃昏草木曰黃落過此則黑道家人白時他卻黑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玄非眞黑中有陽光故黑有紅色謂之玄色非同全黑人皆營謀渠卻黑洞洞的在暗地裏做工夫形如槁木心如死灰黑裡見出白來所謂虛室生白漸至黃會于中央光明發見黃又如火候到時故五穀至黃而成至于還丹則復其本然純陽之體故有童顏所謂順則成人逆則成

仙也聖賢學道何嘗不是如此只差一線主意耳

或問道書言鉛汞不及鐵何也曰鉛汞煉之可得眞金鐵則否也故道書以此二物喻人身之有至寶煆神煉氣養性延命使魂抱魄魄抱魂兩不相離煉氣之候先黑後白如入暗室中黑洞洞然久之則虛室生白黃爲土色及於黃則中和矣猶非至也若乃正陽眞火則終古不敝故還丹名焉 孫襄

陰符經自己誇張說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死者生之根也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人能絕旁歧之利心而一其源則十倍於用師到三反晝夜其功不歇則萬倍於用師參同契陰符經皆有益於人到憂患荒涼寂寞時能見得這些便自己覺得當下卽有

無窮受用卽受天之大任處卻又不可見得便休卻要時時策勵警動特地精采晝夜不間斷一放倒便不好暗地做工夫不要人知殲盡邪類造化在手二書皆本之老子

孔子於老子以前輩處之德盛禮恭厚之至也 孫襄

王陽明見一个三年閉目坐石洞中不飲食者作詩一首又見一十年不飲食在關內入定者破關入打一掌呵聲道掙著眼看甚麼張著口說甚麼其僧遂寤問何爲不生不滅坐此處曰要去不能只老母尚在此一點意思掛在這裡陽明因教之下山養母看來此種亦多終非大教主以其覺悟有限也

成仙成佛性命雙修道家雖言性而所寶者命釋氏雖言

命而所貴者性道家以長生延年爲要釋氏以明心見性爲宗也 孫襄

釋銳峰和予異菊詩有衣黃衣白之句戲答之曰區區已倦飛矣和尚俗心猶未遺也既出門謂襄曰我失言數日後必興報復之師矣已而數挑戰先生不爲之動乃以所下轉語與其徒凊者爭論之請教先生第謂不識僧大屈服云只此不識大是玄微又曰善知識不如居士遠矣 孫襄

敝鄉僧銳峰眞在彼教中能窺最上一層道理會有三段話吾皆記之渠受付法歸爲善知識予訪之請問曰余不讀佛書無可舉質但就耳聞至俗鄙之說以相質如所云輪迴者豈人死後必有存者以待再生曰此有何

奇不必遠求以佛法觀天地只以心法觀之生死如晝夜晝夜相循環心之起滅無時其起者卽其滅者有二物耶曰人作惡變爲禽獸禽獸有善又變爲人信乎紛然變化耶曰人一日之間意念起伏善惡雜亂幾番爲人幾番爲禽獸矣何疑乎又問曰妄念不除如公等信當下有悟一絲不挂耶曰工夫何必急但要願力發得大願力大悟也悟得快去也去得淨居士問此必有平日胸中打疊不過的事放不下學道人要當下斬截已往將來有何牽掛故曰學道必須鐵漢下手心頭便判直證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又問吾儒所謂心性與佛不同不知公教中所云明心見性者可舉似其端倪否渠冥坐移時曰善惡無記今人有惡念羅列胸中固

不好有善念羅列胸中亦是累不記善不記惡又不是昏然無記此是明心見性此三說者皆是彼教最精處他日又曾問人修苦行無所知覺能入道否曰佛言此如磨麪驢耳身雖行道心道不行

鄉僧有天問者自余登科時卽入山最高處人攀躋不到十餘年不下饑寒自苦看經靜坐一徒在山下募米人多施之徒以酒肉之餘資給之大蛇與居虎見而走予造訪之用僕人以布挽之後推之而上問其所得所言皆修來世宰官身至粗至鄙之論乃知磨麪驢之說信然

吾鄉有二高僧就所見無出其右者一號天問一號銳峰天問枯寂結廬于高山絕頂弟子募緣山下數日不歸僧卽獨處魑魅虎豹皆所不懼有來者持呪驅之亦旋去有一大蛇如斗粗一夕盤踞于床側渠持呪驅之亦去旋復來然卻無相害意又依依不舍久且安之然智慧短實無所知識不過欲修來世宰官身而已故佛家有言或問世尊曰有能修行勤苦不求了悟而能證無上果者否世尊曰不能如磨麪驢身雖行道心道不行有何用處便已說盡至如銳峰大有見解能詩讀經舉渠佛書中紛繁名目皆能舉其辭至五十一歲受佛子問余一日訪之有數條問答雖未知與吾儒盡合否要在彼教中卻說得好予問之云因果報應生死輪迴之說自如來傳教便有此語還是後人踵事增華添出曰此自佛卽有此非增添也余曰然則自上古以至於今

有人而禽禽而人生而死死而生皆一个套一个不成一一籍記何其不憚煩也曰且莫問冥世居士想人一日之間妄想雜糅中不知已幾番人幾番禽獸幾番生幾番死矣一念是人渾然是人一念是禽獸渾然是禽獸生理存則生生理絕則死由人而禽獸由禽獸而復人由生而死由死復生何所不有余又問明心見性吾儒心性原明說心性明見原有工夫佛家所言明心見性卻不相同不知佛家所謂心性是甚麽如何是明見云教我說心性是如何樣子便不是總是要去了善惡與無記人終日擾擾不是善念便是惡念善與惡兩無所着卻又不是無記昏昏的便了三者皆不着便是明心便是見性予又問修行了悟何者爲重曰二者皆少

不得卻不關緊要緊要是發大願力所謂直證無上菩
提一切是非莫管也卽吾儒所云立志者此三答皆好
至天問亦曾訪之渠便以語樵夫之語爲吾輩說法言
但掛佛門籍者來世皆享爵祿以修行之高下爲大小
惟在教中而爲非者來生做梨園子弟何也亦有冠服
非眞官其議論之鄙俚如此然其孤峻高潔甘心窮餓
有累日不食渠亦安之此亦不易得銳鋒在吾鄉與寒
門爲患難之交佐先伯平大寇實渠首爲此謀及耿逆
變亂羣賊垂涎吾湖口危如累卵居人皆遷去惟吾家
父子兄弟子姪相保聚銳鋒不去且爲言立高山見吾
家祖宗練鬼兵有神火門少而多分合進退一如營陣
以爲必有成時來贊决及余休假侍母先母喜余在左
右伯叔兄弟亦習而安焉鄉里笑余丙寅還朝八月而
復歸有似探視然者彼時　皇上意甚好別時賜
宴期以懸鉄相待余意以爲　上以孝治天下未有以
侍養得罪之理又雖競進者多予不與爭而脫身局外
渠亦不須見忌矣於是决計家居而銳鋒時時强聒以
爲家居不安禍福關頭予時怒云和尚不過要我做官
何俗乃爾渠發火性大怒遂別去雖不絕交然數以書
來屬皆暗與俗字對照今思其所言眞如見也彼心淸
想所見自不同也晚年極欲招余輩入其教此如何使
得見久不至而亦怒榜其山門曰何似者引周子爲韓
文公所作句以示意後死之日小兒輒于半醒半寐時
見之語若平生死時亦能不亂了無憂苦平生所見如

銳峰天問之高明施將軍之戰功皆當記數語於簡帙
者二僧余在家粗能使之得所及余入朝而天問遂至
爲竊賊所毆幾斃近二舍弟始結茅于近地而居之
安卿言僧銳鋒有見識當耿吳亂時時對家兄言天下
仍屬　本朝凡叛者皆草寇耳無一成事者君看誰有
帝王之氣度者卽偏據亦不能也吾全家爲林日盛所
擄襲其營而與之戰皆僧發其謀而使其徒助之家兄
蠟丸進表僧所見與暗合高明多智能詩文說道理奇
偉人也今年八十餘矣又僧天問向中枯坐山上四十
年夜有大蛇來眠其榻下又虎豹與之馴習今年六十
餘矣

和尚家公案有一僧問僧曰日間能自己做得主否曰能
夢時自做得主否曰能又曰無夢時能做得主否其人
不能承當銳鋒時舉此語以爲吾儒就差此一層卽所
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一層這是胡說這就是吾儒
所云至誠無息純亦不已第此卻是他最精論頭銳鋒
僧實有些靜工夫

同年王梅谷珍維弟清俊能文余嘗至其家梅谷有事則渠
相對一日有一西人能推算八字者極贊賞之對梅谷
云又是一翰林但遲發爲善太淸早貴便恐不長久梅
谷云豈晚發便增壽耶曰吾見此等甚多不知何故早
發不能大受用功名遲幾年便悠久些一似定理壬子
年便登賢書梅谷語術士術士曰舉人還算不得顯達
翰林便算令弟入場無不中者若信余甯不入場遲三

科則大佳余可斷其爲尚書侍郎不爾兩科亦佳遲一科斷斷不可不可梅公不聽塲後榜前沈同年名尚仁者能見鬼物走報梅谷云爲君道喜令弟已中廿八日放榜梅谷且疑且喜廿七日晚命人邀沈曰吾欲與君共飲待報如何沈欣然諾之共飲至四鼓果發榜報至中矣先未報時梅谷固問以名次曰這使不得余爲同年對君說中已不是若再言及名次立遭天譴指空處云這些禽獸皆記余過失者及報已至不說名次王曰君始不允所請者恐榜未出漏洩也今榜已懸請道名次曰可矣言之果然又問云何人房曰閩中李厚菴亦然遂點詞林不數月而殂

丙戌十月十九日孝感與余同奏朱子書　上令諸內官

俱退呼余與孝感近前云汝等知西洋人漸漸作怪乎將孔夫子亦駡了予所以好待他者不過是用其技藝耳歷算之學果然好你們通是讀書人見外面地方官與知道理者可俱道朕意

十月廿一日　上又令內官等退招予與孝感近前云達力黑喇嘛人好傳其神通爲活佛累生不變俱是佛身能記累生事都影也沒有子着人看來若是要像漢武帝通西域此時也容易其國中亦不和睦費力不過從而郡縣之也不難只是想起來得了他也無用得其地不足以爲富得其民不足以爲用汝等可傳與九卿大家知道

吾鄉有黃勿菴人厭之者多而吾記其言之可採者數十年不忘于心自言罷任舟泊錢塘江未渡天暑在舡頭上坐忽有兩三歲自生女在艙中趴出呼爺云汝明日死余笑而不答停時又出呼爺云汝明日午時死仍笑而不答又移時呼云汝明日不死我當死亦不答並不告知家人至明日恐有風濤之險遂托買什物一二件遷移過午殊無恙乳臭何知作此語有鬼物憑之至今余不死此女已出嫁有子矣此言卽見怪不怪之謂也豈獨處鬼並可以處人奸詭之人多方尋釁吾只以不見不聞應之彼求吾一怒卽於怒乘間求吾一喜卽於喜乘間而無如吾之不喜亦不怒也則伎倆窮矣黃又見人分別畫眉鳥取能鬬者以硃砂眼桐油眼爲上品而眼青白分明者爲下勿菴云何繆畫眉之至呆者乃

硃砂桐油眼者了無緣故爲人所搏弄以生死決鬬毛血紛籍自傷以傷同類此何爲者豈不至呆而人貴之以數金市之若青白眼者不爲人指使見健鬬者則慄竦毛豎退避不暇而鬬者亦爲索與自全以全其類豈非至靈而人賤之一錢不值若余輩者乃諸君之所謂一錢不值之人也此言殊合黃老家之旨又一前輩黃君自幼卽以狀元自命一日當午獨行忽見一朱衣神冠服儼然如畫當廳事而立黃君向前俯首叩拜祝以科名顯達神點頭其神傴僂入地而沒黃君自負以爲點頭矣後入學歲考點名不到除籍老又爲一別駕家教讀別駕令復應童子試尋一起鐵板數者決之其數卽排定某年入學某年除名某年復入學某年中狀元

復大自負余時已爲庶常歸渠爲余査數以前俱驗以證其將來不繆予語云可信是已往但如其言將來子作幾箇零星死方合何也幾个小兒算他丁憂年俱不對何也渠應試不進數年後見予云余老矣無復能爲只是少年有此親見朱衣事頗奇求記余諾之言君厚德不發於身必發於子孫自有驗時後其人死開時對勿菴言此自咎尙未踐爲記事之言勿菴曰此言必不可踐是爲鬼所弄也叩其故曰神之交必在夢寐不在耳目必在夜不在日必化而升天不縮而入地亦非他鬼卽此君終日呆想狀元結成此物所謂種種由心造也余爽然稱是歎其能知鬼神之情狀

楊椒山不過是箇不要錢立氣節的箇背爾講胸中糊塗

學問可笑從韓大司馬學樂就將荒唐夢中語筆之於書言大舞成爲之叩鐘擊磬絕無道理狂語綺語皆佛家所大戒獨佛又自己說許多荒茫誕幻之事雖或寓言要亦非全無所見是他精神祟一逼出一段境界來他卻自見得如此無如人都不看見總謂之怪而已聖人見的如今人皆見所以妙聖人所不見則怪而已予同年沈某日與人同坐起渠見鬼塞滿人間無時無刻不見然人皆不見雖謂之無鬼可也猗氏衛師初從朱二眉學朱令終日仰視天凝神聚精久之則玉皇諸神仙皆得目覩衛師信之日想古人所云顧諟天之明命卽此也又教衛師靜坐久之昏夜不燈燭見眼前有光如錢大久之漸大罩其足如佛像之圓光衛師如其言習之果然樂極以爲道在是矣又教衛師挺腰運氣已覺通身水逆上過頂門灌下決不可言師曰想孟子所以直養而無害卽挺腰運氣之謂也一日衛師立朝堂忽覺體中水自下湧上盛大非常水上時自覺身如泰山之高大及自頂而下便覺得身成兩開不自知已仆地不省人事矣當時李元振及劉姓扶掖師久之始甦面紫黑色舁歸寓予急候之見師言語不能屬頃之李君至始述其詳大責師以不忠不孝師天姿高明遂自此棄其學

榕村語錄續集卷六

榕村語錄續集卷七

史

問一友時看智囊有益否曰亦好大約讀經要透纔見得後世情僞之變無所不有甚難若讀史則易見亦練達人情之事左傳尚不能全備後世人情若前漢書則備矣漢人筆妙又形容得出後人則不能形容矣若後漢書卻是學道成的人方看得如盜賊皆知有仁義廉恥此卻是前後所無餘此看去見得三代可復

史書自古惟尚書紀言春秋紀事司馬遷則一變而爲紀傳因人以紀事與言遂不朽矣史記乃未成之書班孟堅踵修之遂爲完備人能熟此再將杜祐通典馬端臨文獻通考鄭樵通志二百餘本書芟繁摘要使六經大

法源流井然因革損益講究至當存廿卷亦能熟記便好子頗有此志惜無二年閒工夫奈之何哉

史記雖有偏駁如孟堅譏其先黃老而後六經貴游俠而賤處士然稱道其事覈其文直不隱惡不虛美故謂之實錄自唐太宗看起居注而後遂無良史率皆不實無足觀者宋史益可笑惟有看周張程朱言語文字及軼事而已

漢書中精核明備居然可用以治天下左傳漢書眞有用書人能講貫明白研究精熟有王者起便可佐命史記卻不可以治天下何焯云史記列游俠貨殖或亦有見見得封建井田學校廢先生法制蕩盡將來兼并吞噬不在上而在下嗣後則俠猾貨殖者出而持世矣以今驗之果然師云如此宜露其意以抑遏之反爲之揚其波無是理也

漢書最是一部大書若做聖賢尚不足若熟此爲詩文經濟皆綽綽矣再熟一部左傳經外通此文壇中便所向無前

班氏父子姊妹兄弟自成一家之學大家爲后師而閨範肅然天官律歷反出其手眞非常人

班仲升條陳文亦斐然卽至班勇尚亦通文范蔚宗闢佛尚引班勇身至西域諸國錄其山川風土若有如此大法王尊峙西天豈有略不一記者此卻是一大疑案此等議論蔚宗未必能及此或是范武子搜求也此如我中國文中子故事其中說確不可廢至引當時將相皆

出其門司馬溫公已疑其在唐初公卿皆其弟子豈無有一語道及之理且隋史卽魏鄭公總其事豈有受業其門而儒林隱逸中不掛王通一姓名其中者乎亦有以當時長孫無忌與王氏相惡故當時修史者不敢入魏鄭公亦非怕人者這也是一大疑案大約吾輩只認定有一作中說之王通其人者在至將相出其門河汾間以爲聖人作六經以續尼山且略而不論可也佛法只認定西國有一清修苦行定空寂滅之釋迦在而神通無碍變相萬千百萬人天繞坐供養且略而不論可也古文尚書其大經大法微言奧旨只認定有一古文尚書在而字句之琢飾經魏晉之手則略而不論可也

文中子論史只取三國志而不取班固以爲自孔子後無

人物雖董子皆不取此意雖大賢不免程伊川自以爲接孔孟作春秋傳皆斷以己意如隱公元年不書卽位左傳云攝也穀梁子言繼故也他書卽位正也繼故而書卽位變也與乎故者也諸語本是而伊川定不用隱公末年滕稱侯桓公二年卽稱子杜元凱以爲時王貶之也正是而伊川不用此皆未免有輕薄前人意

東宮問張桐城英史記殷紀祖甲祖乙直下許多年代不載一事但有帝名而已想是年代久遠無所稽攷之故張對曰固是如此然許多年代無一事可紀此天下所以太平也　東宮亦然之桐城如此等語實平生可傳處

唐書叙事極不明白然宋子京傳贊議論極好韓文公贊

又好或歐陽公特地加意撰成也

歐陽公以史才自命幾目空千古今觀其所作五代史視班馬尙遠卽如子長論龜策極精妙班固諸論皆有到處歐公其中無有也怪竹辨所言都解不去韓退之筆下亦輕淸而道理結實如柳子厚所引論天處皆韓子與戲語韓子大頑皮當時看劉禹錫柳子厚張文昌李習之皇甫持正孟東野賈浪仙輩亦喜其能文至正經大道理渠所心知者卻不與說或時詼諧以亂其聽大有玩侮之意

向日東海每推孝感以爲今之朱子其實與朱子何干大冶北門欲傾孝感遂先打朱子豈知打朱子孝感並不痛說朱子做綱目貶夷狄尊中國罵金人　皇上最不平是續綱目奪元朝之統元主不書崩而書殂天下反不書反而書起兵余廷對時說朱子並無此說皆後人不善續綱目者之所爲至暴虐莫如秦隋秦隋朱子何嘗奪其統天下無他主不歸之統而誰歸其分書者各國皆稱大號而其不正同其殘暴又同無可屬只得分書元大一統至外國皆屬宋又亡統不屬元而誰屬且論元雖非中國主尙不至如秦始皇焚詩書坑儒者地位秦尙與之統況元乎舜東夷文王西夷豈限地位惟其德耳朱子之意與　皇上同　皇上近來大信朱子言朱子說佛老一些不錯他各人修身養性何必說他不是但治天下一毫用不着狠說得是

余閣學時　上一日臨軒忽問中堂及學士續綱目何如

時宛平漢陽相公皆漫應云好　上轉頭問余曰何如余曰臣平生極不喜此書朱子綱目義例所云統者以天下無主有以主之者便以統歸之如秦隋之無道而又不久亦不得不以統屬之惟五代地無大小國無常主無統可歸必奪統也續綱目于元而奪之統不允元已百年君天下矣宋之臣子若舉兵起事還可以忠孝解說凡百姓有一作亂者卽謂之起兵已爲元之子民而乃以叛民爲義士可乎余素持論如此不謂與　上意合隔數日鈞四問明中堂止廿餘件他多者不過十餘件問余五十七件舉朝震竦以爲殊異遂陞掌院東海由此深嫉而設法中之又播言于　上曰李某竊聽余論而勦之其可笑如此

問宋之天下元已全得尙以宋爲正統安乎曰續綱目許多不得朱子本意金時以宋爲正統猶可議宋已稱臣便難說至元天下一統凡賊皆曰起兵尤不通享國久時皆元朝所生又非宋之子孫臣子其人又無大志而曰起兵是教人刻刻該做賊如之何其可也如今平心而論金宋只好分注自然先宋而後金不然朱子遂爲陪臣豈學者所安如三國先主固是漢後看孔明體面亦有一二分

綱目所謂正統統者相傳之緒非一之謂正對偏安言非變正之正 自記

榕村語錄續集卷七

榕村語錄續集卷八

歷代

聖人非無過有過而改方是可爲千百世法若聖人必定要無過天下後世人皆要學聖人無過則聖人果難學而文過者更多矣堯知鯀方命圮族衆人俱說他好堯也就用他用之九年中間亦未必全無查攷全無成效想是隄堰亦成旋被水衝如此屢屢至於九年總課成效全無所益故曰績用弗成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想是治水不能如禹禮樂不能如夷夔歷象不能如羲和只是深曉其理若動手制器自不能如其專精也禹亦非天生能治水必是九年隨鯀相度形勢采問人言又親見鯀之所爲致敗之由久之又久得其條理故能成功

稷先出故穀以稷爲長周棄以之名官按粢盛粢稷也

吳太伯仲雍如何一至吳便得衆心而君之大概不私其利又于事明白立心公平衆人感他恩惠又明白事體不如他又有爭忿他又公道不過便歸之者多如管甯在遼東不過一老教書遂能化人如田子春疇便能化一方人立井田學校可見如今也不見人居鄉能公其利爲長者之行使一方人服信之者大抵人能公其利便自受其利如山之出雲本以爲雨及雨下則出雲之山亦被其澤此自然之理勢也若有心施一小利便有望報之心使不相干人一計較便没趣

周初人材固盛後來亦有限大抵仲山甫爲優詩經誇美

自天生蒸民說起到德輶如毛與他人不同尹吉甫文武兼資至方叔召虎申伯謝伯之類想亦有限

定九先生云觀孟子武丁朝諸侯有天下可見武丁未出諸侯不可得而朝也從來如此總是王畿不亂天下繫屬各國委其自治聖人公天下之意不過如此不利其所有師日商朝最好雖屢播遷制度修舉叛亂甚少大抵聖人取人不論形勢能齊家便能治國平天下武侯一蜀能得多少大今觀其治得有條有理便足羨慕須知使之治天下之大亦是如此

孔子稱管仲一匡天下當時總不知有天子而管仲知尊之不至爲秦楚所併即是一匡其實何曾及天下晉便始終不至所同事者不過魯宋邾莒陳蔡衛邢纔今山

東河南一區而已葵邱之會聲勢已大晉獻公懼而來中道有阻之者遂回而孔子許管仲爲民到於今受其賜葢尊王義重周又借以延長不然則思蠶食者久矣

周公居東或以爲避讒或以爲東征斯二者皆有之朝廷之事託之太公召公既可無誤且明示天下以無他也又洛陽天下之中據形勢之勝以制頑叛二者兼得之

孔子平時夢寐思行周公之道至畏於匡跨過周公直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夫子平素極謙至是自任却大文王演易包涵周公却是自出意思不板依圖書然其心直通造化代天爲言看文王當日自朝至暮無非修德勤民之事興學校造就人材至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燕及皇天克昌厥後其命維新濟濟多士是何等

力量所謂大邦畏小邦懷者方伯之職如是非圖殷之天下也如後世齊桓晉文服楚是畏其力也存衛救邢等事是懷其德也誕膺天命安民之命也承厥志承安民之志也不然何以爲至德

孔子攝行相事如今皆錯說觀家語自明古者兩君相見必用相禮之官當時夾谷之會欲命相知禮無如孔子者故以司寇攝之司寇官尊豈可相禮故云攝也朱子孔子行及温公通鑑皆錯誤以爲行宰相之事不知當時官亦無宰相之名也三月大治即爲司寇與聞國政之時也與聞國政遂如此古人如字句錯處必不能無朱子笑東坡誤引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序點人名也而東坡以爲行揚觶序典之禮竟以序點爲禮節矣

一代人眼原不足憑到得千八百年合之便是天眼其初不過一二知己耳知孔子者宰我子貢有若知韓子者習之文昌持正子厚久之精光愈現而異口同聲矣

三代後惟漢最近古兵民不分文武不分丞相入奏侍從居內內外不分君雖尊臣雖卑然上下猶不甚澗絕官至加秩久任文帝弛山海之禁不興兵革賈誼要立錢法文帝不理鄧通可鑄吳王濞可鑄天下士民要鑄皆得而鑄之尉佗據東南許大一片地做皇帝文帝亦不爲意但戒不相侵要做便做汝祖父墳墓在眞定仍令官爲掃除吳王驕蹇不朝反賜之几杖輕徭蠲租衣食儉樸大爲近古眞得黃老意思培漢家元氣後人都說宣帝刻覈傷元氣故不久亂生今觀之亦未盡然當時

綜覈吏治久任循良原好至國短長有天焉可云堯舜不再世爲堯舜傷元氣周宣王旋有幽王之變可云宣王傷元氣平唐宋便蕩蔑古法今視兩漢已若三古矣

漢高祖入關婦女不近秋毫無犯遂定霸王之基杜子美贊明皇中興云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不獨立言有體道理亦足朱子入對便先攻孝宗左右近倖數人孝宗云此何足介意不過差伶俐給使令而已朕豈聽若輩言耶朱子云自古人君受其蠱惑者正惟以爲微賤正惟不自以爲任用而不知已隳其術中矣朱子終身不得柄用以此韓侂胄彼時官甚小定策與渠無涉僅效趙汝愚之驅策而已朱子爾時便力勸趙去之曰甯使居外此人頗有巧佞之才此時一節鉞足塞其意矣

趙不聽曰此何能爲公過矣朱子曰公不聽當自受其禍趙卒不聽後果然聖賢於此處見得破斷得定是扼要處不肯放鬆聖賢要有不近人情處朱子斷妓女施以嚴刑而判其從良其實與妓女無關也至今人爲口實朱子彼時甯過於嚴孔子將景公好梨園子弟而付之極刑太公當面而殺妲已何妨同道

坑儒者漢高也非秦皇也焚書者蕭何也非李斯也高祖時若肯引用耆舊當時遺老如魯二生之類自有見聞而不用可惜哉蕭何原是做書辦人但知收秦府圖籍爲錢粮兵馬計而經書皆棄置不問項羽一炬乃盡斷滅當時所禁禁民間藏書非謂官庫也所謂王府則有者固在也

漢文帝文字未必不如賈生且天下做事人亂叫嚷便有限若使賈生爲天子恐未必如文帝治安策開頭便言要處置藩王其意狀如制强敵意象極不好孔子論九經尊賢卽次親親書言堯德必言親睦九族如何是此種立論當口以漢文帝爲君以董子爲相而以河間獻王調停其間三代庶可復乎仲舒第二策余初未選以其語意平常細思其以皇皇求利爲言皆豫見武帝之禍天下與孔子要哀公立誠行政而不直誨以在下位者推言同意先賢所見深遠如此

漢文帝雖天姿仁厚但不能興禮樂致太平所以易世至武帝而幾危宣帝綜覈名實雖亦小康不知禮樂竟弄成一名法之天下東漢明帝銳意興復禮樂然亦只是

皮毛然功效亦能使人尙名節可見禮樂之功大但終不能置斯民于三代可見此事非聖人躬至德從心中流出者不能爲也唐太宗慨然有志而人倫多慚不獨禮樂無本而再世幾亡甚矣根本宜亟也

何焯云長沙講積貯却未有流弊至晁錯言之便有輸粟納爵開捜括之端其後納爵不行只得告緡告緡不已只得自行鹽鐵是勢之相因而必至者曰漢文以長沙傳梁懷王而以錯傳太子可謂誤於擇師矣

三代而後諸葛武侯董江都韓昌黎若使得賢君而輔之其功績皆當在漢唐以上觀魏徵之佐太宗便到貞觀地位魏之才學視三子無處比得武侯文章字字着實無意爲文不過如今說帖告示語語有實用實至文也

後來惟韓文公極頂文字可以幾之如淮西事宜字字可行他人不能也董子三策韓子四原日星河嶽不可磨滅次之便要數賈長沙陸宣公劉更生班固等陸敬輿當不得他眞眞樣樣曉得民情土俗軍國典制無不精練班固頗不尋常一部漢書何所不有又議論皆是多得要領此人學識大不可測後人非其品行此亦苛論當日竇憲出征朝廷命固從固豈得不行既與憲同行憲有功而歸要他作篇文字豈能不作何足爲累劉更生峭直忠鯁但恐畧傷急躁賈長沙不及董韓處就在不醇正夾雜覇道如治安策開口立意便差總是爲天子籌畫刻刻怕人搶了天下去急急剪除同姓封國絕無公天下之意文帝妙在自行黃老總不聽他靜以

待之加之恩禮待他自絕天下共忿方行誅除若景帝再用此道天下無從開釁數年之後死去一二桀驁者從容處之自可無事何至天下受此一番荼毒景帝幸而成功誅劃同姓馴至微賤卑弱幽憂愁苦不能自存王莽一舉而奪之無復有齟齬其間者班生之論允矣賈生之言安在至當而不易乎但盡其設施整理振作必大有可觀者

定九先生云鮑叔牙之知管仲蕭何之知韓信皆是平日講究得透故見之甚眞而信之甚篤

古人有事勢窮蹙而降人者斷不可卽殺其家屬殺之便多受其禍近今施烜之于海寇可觀矣李陵忠義故不侵漢不然渠若將一隊爲邊患恐勝單于數倍也然陵果如是則漢書中豈復存一李陵傳乎只可於衛律後附見一名耳李陵蘇武霍光傳眞是精神陳梓言班固相去一百五六十年何以能紀李陵事詳細如此何焯云或是司馬子長有此稿亦未可知諸葛武侯待黃權孟達可以爲法

何焯言班固受禍呂東萊言其爲習氣甚當蓋班竇皆戚畹也師曰大凡君子立朝柄政者苟非大賢與之交好比附未有不爲所累者韓文公惟與裴晉公相與所以無遺訾朱子爲王淮所薦到任卽參劾其親黨唐仲友六疏不發七疏卽劾王淮甯爲所阻而已與留忠宣原相好居官卽與之相爭義之所在不得不如此王介甫與周濂溪算相好那時周子在外爲小官固自無嫌若

並列於朝須一斷以義不得狥情

三代以後崛起人君多起于田夫不讀書惟漢光武唐太宗皆是公子光武爲南頓君子太宗爲唐公之子光武學問雖不深然曾遊學京師唐太宗雖擷六朝之精華襲佛氏之糟粕然到底知文義故文章之盛惟推二代此其根本若宋雖有周程張朱歐蘇曾王却是天運藝祖全無所以致之又有偏安之君可惜未成者如漢昭烈北魏文帝周世宗英才蓋世朱子謂其生像便是不壽信然性太緊度量窄狹昭烈少好美衣服田獵聲樂後方知從鄭康成王彥方輩講究然亦無大功夫獨其立志不肯偏安孔明亦然却不是苟得土地有以自奉且及時行樂以觀天下之變利於鼎足互相牽制冀得

苟延如劉表孫權之輩心事無論其有拯生民於塗炭意思必欲光復舊物其名號甚正若劉表孫權等心事不過是做賊情態孔明王業亦亡之說甚確不徒孔明不肯一日苟安就是姜維不肯安靜亦是豪傑興亡命也人道却宜爾若孔明閉關休息自食地利益州雖小儘可享用孔明不爲也獨是鄧艾鍾會來時後主不當便降寧可走最好是孫盛一段議論謂劉禪不當聽譙儒譙周之說迎降當時軍民懷先主孔明之德未休後姜維軍受詔歸降衆人皆拔刀砍石與吳隣領兵將士不肯降晉見詔方聽命若使當時相率而逃未必有他內亂蜀中重山疊嶂水折山深只須隔一界便不能過吳聞晉兵至蜀已發兵來救只遲一二日若使劉禪依

降吳數處兵以爲固姜維之軍亦自來會勤王之師續至蜀民不與鄧鍾爲一心晉軍深入欲歸不得糧日就盡鍾鄧方且不能自保何爲不可若說逢危國君必不可逃則句踐不宜棲會稽申包胥不宜請秦師與其繫頸歸降何如光復祖宗之舊

漢時如孔融華歆劉表劉繇王朗之輩皆負重名孔明所謂論安言計動引聖人者却都無用處龐德公所云俗儒鄙生焉知時務知時務者呼爲俊傑卧龍鳳雛得一足以安天下俗儒鄙生即指此輩曹操年紀還長至於孔明公瑾伯符仲謀士元元直皆一班少年出世便知機宜孫伯符知華子魚非其匹敵取之甚易但渠負望對敵不雅須華君自降方佳正在躊躇及伯符方入其境而華歆已迎款道左矣伯符大喜過望執手道故此輩雖無實用大英雄必不輕忽他孔明見龐德公拜於牀下執子弟禮甚恭所以成就更不同

孔明王佐其兵屯處與渭民雜耕而不相擾眞仁義之師恩信服人身死尙能鎭安數十年韓信輩便不能只得用背水法方能得人死力也

孔明若永其年自不可量文中子信其能興禮樂程子信其三年不死能滅魏

孔明平常不說誑話其簡札云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果能如此已造聖賢地位今觀習鑿齒贊其用刑之公晉武帝聞其改過而無吝色賞罰之信可感神明知其語固非夸大

經理世務人設施固是不同漢末司馬德操龐德公諸人負當世大名諸葛忠武拜於牀下然拜則拜矣敢保其出來都無用觀華歆輩可見後出師表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下云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空言無實何益之有

諸葛前出師表倉卒之際言有倫次先要後主自己開張聖聽光先帝遺德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是脩身之意次及宮中府中俱爲一體是齊家之意宮中之事交與攸之禕允等營中之事交與向寵是亦尊賢敬大臣事親賢臣遠小人數語伊訓說命無以加焉次及自己出處次及南方已定欲北定中原由內及外由近及遠然興復之本總在人君故反覆於攸之禕允等進納忠

言而又切囑後主自謀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
遺詔後主後來失國之道忠武固已見之矣若此等文
字韓昌黎亦未做得昌黎後爲國子祭酒亦未見有條
奏可方天人策者爲侍郎時未見章疏有如出師表者
要之亦少忠武一段誠意懇惻處
蜀漢中張嶷趙雲不獨有將畧而見事明決持重老成皆
古大臣也不識當日何以不以託孤寄命之事推之武
侯用爲大將而已或我輩於書册中見之未若親見之
更的確
本朝來有許多瓶前代所未有者此之謂時務漢末通經
學古者甚多如劉繇王朗華歆輩皆名士聲震天壤而
做事業如曹操孫權等視之若無有者以其不知時務

也任以事必敗然通經學古有德器人終不可以其短
於才而絕之彼雖不適于用却是事業根本如昭烈之
英雄以與鄭康成談過而記其語以爲治以孔北海知
其名爲榮幸却不可無此本子以孔明之智畧而拜龐
德公於牀下其所見卓矣
有謂孔明前知休咎好事者附會耳孔明初上出師表若
逆知其敗肯云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奬率三軍北
定中原又立軍令狀一般云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
帝之靈乎此理非獨孔明不知雖孔子亦不知但畧曉
得大畧耳若全曉得便何用人事如人子當父母八九
十病心豈不知壽命有盡然心又竊計世豈無百年人
乎苟可以求醫藥者無不至人事宜爾也聖人何用此

學哉
陳壽三國志比諸葛忠武爲管蕭則曹又不與焉然畢竟
工部改許爲善曰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
允矣韓文公杜子美此二人不會見用若用時皆有大
過人處其見解高卓超出尋常萬萬
考古論人亦有氣類不相合者邵康節奬許人物如周亞
夫張子房狄梁公諸人無不及之而獨不推服武侯韓
文公總不說及賈董文章送王秀才序又知其祖王無
功而獨不見績兄文中子盛推楊子雲而不及班孟堅
口雖不言蓋韓文公必惡文之累墜調自班開之李翺
所謂麗華鬬葉者文中子擬論語想亦韓文公之所惡
又李翺所謂剽剟不讓者蓋述韓子之意也于德業又

不及武侯不知何故
以術數前知此非聖賢之所重康節心既虛明察于理又
精熟不過豈有不知却不以此挂口至誠之道可以前
知者不過因革損益蓋見著龜動四體禎祥妖孽寂然
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武侯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
能逆覩眞有儒者氣象康節與孔明固是情好不同皇
極諸書惟推留侯梁公想此老出世亦近此等作用至
武侯從不提起惟至伯溫想因父之薄孔明而至作論
以排之康節始呵斥之以爲豎子烏知孔明之非王佐
乎蓋聖人仁智兼隆若智處太多於道理上太占便宜
微與聖人隔聖人畧帶有些呆意方是狄梁公有何可
推尊爲有數人物其復唐也在既沒之後而身爲武氏

之宰相多年似不若翻然遠去之為潔也程伊川便以周公武侯並稱不一而足矣

諸葛忠武在蜀人皆咎先主何不早任之治軍旅不知忠武亦練習閱歷而後能之先主與曹操爭雄亦是老於行間者忠武小心收斂却又能看出英雄疎畧處日加精密又英雄只是心中氣識能任事儒者又能思見其理故聖賢皆見得最上一層

汾陽出兵十敗七八全才為難孔明治國如彼條理及出兵雖宿將莫能當區區一隅天下震動雖周公不知何以加此其託孤寄命與周公不異而民不流言之語方且推之在周公上

孔明未嘗與孟德角敵勝負未可知出師表稱其用兵髣髴孫吳然孫吳之技擊不足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足以當湯武之仁義孔明之師節制而進於仁義者也 孫襄

士未至達節地位且當守節孔明達節者也管幼安守節者也三國孔明第一幼安次之徐元直又次之以元直之才仕魏豈無所表見彼固有所不屑焉耳 孫襄

漢人尚風角鳥占之學而外孝經論語唐人貴制科進士而賤明經學究科又如不善歌者使之習雅樂可以觀世變也 孫襄

魏氏之開國承家無足言者獨子建泥而不滓當漢帝禪授而數日臨哭幾於自殺其身亦可哀已其後三四徙封流播憂摧終天天年延及懿親並見疏斥 自記

一帥敗或譏其家本寒微驟致通顯先生曰今之負且乘多矣顧所以守之者何如讀幾句時文以取科第與此相去有幾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賈誼過秦論到二世子嬰時尚為之計宋藝祖得天下與劉知遠郭威無二然有渾厚處武斷處本身有氣力享年長久亦天祐之耳隋文帝未可云不順守其子不肖柴世宗何嘗不順守國不延無可如何也 孫襄

退之以陶公未能平其心蓋有託而逃焉者且悲公之不遇聖人無以自樂而徒麴蘗之託昏冥之逃也其論正矣然感激未能平其心自古夷齊之侶何獨不然謂其無得於聖人而以酒自樂則視陶公已淺矣觀飲酒詩六首每章中惓惓六籍恐公之希聖不在韓文公下也

此與嵇阮輩奈何同日而語其不曰樂聖而曰樂酒則寓言固自有由當晉宋易代之間士罕完節況公乃宰輔子孫無所逃名乎稍以才華著便恐不免況以學行自監乎隱居放言而聖人有取焉惟其時也觀謝靈運殺身於無名則公之所處超然尚矣 自記

論唐之天下大局面不如明而人才則過之如郭汾陽李西平之勳德杜工部李太白之詩韓昌黎柳子厚之文宋璟之相業歐虞顏柳之書法狄梁公之深心大力皆非明所能及兼之者其漢乎雖末世猶出昭烈孔明其人眞是大體面結局甚好

某少時先君命余讀宣公奏議苦極蓋以其排密不疏爽難背誦韓文公出其門平生無一字及其文直至憲宗

實錄內爲立一傳稱道之陽道州在當時亦是人物評臣論也貶駁得盡情亦於實錄內立一傳其孝友忠鯁固奇而迂怪呆狀亦全載俸祿被惡少誇姜便予之而兄弟幾人皆不娶以無後此何爲者當時如李鄴侯眞覺有仙氣而韓昌黎亦從口不道及想亦以其好怪也韓文公眞狂者其眼目大在那裡

工部情多使此人得志當澤及民物也自記

宋待臣子至厚罷官猶得祠祿不特超越唐代蓋於漢有光也士大夫生當盛時以不得嶺表一行爲恥孫襄

王之下便是公公者無私之謂也人一當國那裡還記得自已許多恩怨喜怒事所以要大公無我范文正與諸葛武侯便有此意

范希文生平好奬成人材孜孜汲汲好尙在是韓魏公便不能如此所以朱子自三代後眼中只有武侯及文正兩人文正宅有風水有人相此宅多顯達文正云一家好何如一郡好卽爲學宮於理勢應然一家貴盛久未有不大壞者但人却不能杜子美詩好亦在此一飯亦不忘君及天下治亂說他是假如何醉夢中所作詩亦不外此雖用世未知其能爲與否然此段心志與日月爭光可也

司馬文正由其言忠信行篤敬終身無失學者翕然服之只是聰明睿知處少不足耳

范文正學問亦有限事業亦不較烜赫而宋人重之至與明道同稱明道固宋人所稱服爲聖者想見希文志氣大做秀才便以天下爲任言下便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又心眞誠懇切人不得不推服之

有一衣冠毁一正人問或係其識闇未必是邪人曰氣味與正人不相投便是邪人問東坡與伊川不相投東坡也謂之邪人曰觀他父子兄弟爲文有一言近道否以戰國縱橫爲宗治國則尙功利處事則用機權歸根則入佛教立朝則黨同伐異至今但見其議論風采文章烜赫而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如孟子惡楊墨前賢闢佛老楊墨佛老豈是弑君弑父貪財好色人然而聖人惡之反在吳起白起蘇秦張儀等之上者蓋以此人之不是灼然易見其罪不足攻而惟其有以自立足以動人扇惑人倫陰銷正教其罪大其流毒遣人中其毒而

不自知爲惡也明儒如邱瓊山何嘗不卓然欲自立而立朝亦是黨同伐異便不足爲正人矣

十一月廿十六日　上以宋高宗父母之恥終身未雪爲論題攷熊中堂陳太宰韓宗伯徐詹事揆凱公勵副憲查昇宋大業陳壯履張豫章滿保何焯查愼行汪灝吳廷楨盧軒錢名世因論此題大概聞　上意以宋高宗因父母在彼若急進兵恐彼殺之故遷延不忍非忘仇也此固是矣情亦會想過但怕他殺父母不可進兵但不知金人若必要高宗全獻南土但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方休不則便殺其父母將不從乎抑棄祖宗之全土與之乎且急進兵不可而內自强亦不可乎如諸葛公閉關息民治兵儲餉用好人擇大將固疆圉普仁恩

金人若見其强盛彼留此兩老人何用又殺此兩人何益未必不送歸也又不進兵又不自强何爲耶

元朝不立法制一切寬弛官以賄行蕩無廉耻明太祖有天下許久人民尙思元如幼童憚嚴師而思寬惰者一般明太祖立法太嚴激厲廉耻至三百年將亡百姓尙富饒無比

何焯言明太祖曾遣人向天竺國取經現入三藏中又各王分封則以一僧傅之姚廣孝則燕王傅也師曰洪武皇帝亦不信佛但是人不能無所畏當其分爭時匹夫匹婦皆吾敵也至于天下一統無外患可虞而欲保社稷長子孫則懼鬼神而思以邀福而除禍未有不爲僧道所騙者自非聖人斷不能免夾襍念頭惟聖人胸中瞭亮道理見得透知道我卽天天卽我天下豈有外于天者坦然做去有何畏懼

古人成功後人便喜以事傅會之如劉伯温何嘗明知太祖起而已之爲佐命如知之何苦爲元用作兩截人諸葛武侯皆不知卽聖人皆不知聖人見理精熟幾未動必不輕爲人見其若前知耳惟邵康節先生說不得他不前知如上古黃帝廣成子後世陳希夷輩皆另有緣故是聖賢中又别出一小支所以二程甚不喜邵此處然亦只見理之後又以氣機象數知其端倪耳如伯温問康節如何不仕康節亦只言宋興已太平百年恐不能久無事此只言理後於洛陽橋聞杜鵑曰南方氣至天下將亂臨死伯温問避亂處曰蜀中好伯温塟畢卽遷蜀及陳希夷聞陳橋兵變自己借少年輩策蹇往冀倖已之得爲也聞太祖卽位乃笑而返曰天下自此太平矣康節亦不能確然知亂天下爲誰天下亂在幾時陳圖南亦不能確然知趙太祖之必帝也陳見太祖父道上以籠担二子避亂大笑人問之曰笑渠一担擔兩天子又見張益州在天上救火大抵心靜久神遊九霄不屑世間事久自與天通人之所爲其幾動而事未形者天已有象蓋人世所爲皆上帝使之也上帝者卽天地之心之靈明也問曰上帝旣作主何以使世亂而不治曰試問君有疾豈君心之所欲乎旣有此心形體卽有陰陽五行之錯雜只是當有病時心之靈明尙在或病甚時語言顚到手足狂亂並心之靈明亦失之然病去而心依舊靈明心未嘗不欲一刻病去能調養保護之也如三后在天王配于京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武王乃命于帝廷旣有帝卽有帝廷天之靈明何處不在而必有栖聚之所如人之心靈遍體皆是拔一毛卽知痛何嘗心不在倒底心有腔子在人與天地一箇樣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

天下全以人才爲主開國初有正經人物便成一代好風俗明朝三百年諸事廢弛學術荒蕪風俗却好立朝士大夫雖樹黨愎事要不可謂其無淸節大凡易代受命須有前朝遺逸如派頭傳來一般所謂碩果也明初雖洪武猜疑不能任人到底有宋金華劉誠意諸人接以方正學靖難死義者甚多漢之二生所謂碩果也雖不

用所謂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世疑文中子有無不可
知因其攀援唐初將相更滋之疑然今觀房杜魏諸人
似覺有些派頭或講究于河汾亦未可知惟宋却無派
五季之後天地昏塞生諸大儒眞天開文明也趙普諸
人皆匹夫耳

姚江機智却有若姚江爲武穆恐十二金牌召他不回人
有好處便有附會歸美者如姚江疏何嘗一字傷劉瑾
而云瑾欲殺之甘心過矣

王姚江却未見他講得治天下大規模經學是其所疎忽
者故亦未能詳備永嘉議禮姚江其時家居未嘗不以
爲是姚江若得志作相大槪是李德裕一種人其心胸
比李少開廓而才亦相亞孔明可以興禮樂雖未知孔

明講求如何但其幕府有許多人在雖聖賢亦不能獨
成大業也

正學迂腐無用若以王姚江處其位恐永樂未必成事姚
江滿腹機權故是英物其平寗王皆教官典史知縣知
府驅市人而戰眞是大才

象封于有庳却在今貴州地方而廣東雲南福建皆漢武
帝時始開人皆咎漢武之窮兵由今觀之此等地方亦
何可少瓊州亦在海外內有人物如邱瓊山海剛峯等
如何泯滅得周禮有七閩不知是福建否而閩中出讀
書人始于歐陽詹聞詹前尙有林蘊也將來臺灣亦自
出人材臺灣地方極大今所得不過十分之一天地日
開正未可量

張淨峯爲兩廣總制歸家惟一犂躬自耕田又蔡虛齋做
學道寄四兩銀子還家細細剖分幾錢作何事幾錢作
何事極言此銀子不易得又好風水地甚愛一塊地須
八金而苦不能得價此二札皆載集中渠輩想官物官
用視之與已無與明時尊宋儒學問其風俗之好不下
東漢宋朝人才盛於兩漢眞是天開文運

安卿言其鄉先輩黃公克纘致仕居家爲其親家趙公謙
光死弔之趙之子黃壻也黃因密詢之君家三世仕宦
家貲畢竟幾何其壻以實告吾曾祖仕歸有二百金產
吾祖自卿回復增如曾祖數吾父自巡撫粵東回更好
增二百石租矣黃俛首歸閉戶不飲食者累日舉家惶
駭跪而請罪黃乃呼其子姪告曰趙氏三世仕官所得

如彼吾一代耳竟至有三千金負媿多矣非汝輩罪也
黃公五十年顯宦除吏部遍歷五部尙書巡撫山東十
二年而以三千金家產爲羞前代風敎之厚如此黃爲
巡撫山右淸素不緇夜不閉戶幾致刑措云

蔡虛齋先生終身授徒於僧寺有勸之講學者笑而謝之
徒從中有異等者升之於後堂次者則發文時次第其
前後而已升後堂者則林次崖陳紫峯兩三人而已其
文常居前列者虛齋死後無一不登進士第虛齋提學
江西考試時次崖看卷于署內取舒芬壓卷人譁然怪
之其郡守郡佐皆言或內看卷人偶誤耳蔡曰不然今
日即將諸人覆試令予署內看卷者及舒芬同考次崖
及舒一揮而成諸人作果不如郡守等皆氣沮蔡因謂

日舒生乃此地之羅一峯也他日當爲忠孝狀元人疑而笑後死十數年林與舒同榜進士而舒果殿元其直辭貶黜與一峯之行蹟相類

又有一鄉先生趙諱瑶者爲粵提學盡放一郡之諸生三等諸生惶而請爲文之法某曰文非無佳者只是中有惡氣不祥不欲爾輩入闈耳諸生苦懇之因許其入闈是年赴省試者多溺于江十有七八也當時人謂看文曰虛齋聖趙瑶神王遵巖令其壻林某爲文林止爲小講苦不能成篇其表兄來爲之代作中比去其師乃爲成後比王看之分三段批小講尚書中讀書不成後乃教官也後皆如其言

地方果生一人能自立者上天之所加意也其精神定有

發露時氣運亦隨之而盛如蔡虛齋在晉江林次崖在同安平日皆盡心朱子之學而流風緒論二公之後甲科之盛每榜不下數人乙科每榜數人如此者幾百餘年號文物之地

張瑞圖子名灒夫號確菴翰林不仕　本朝極有品其甥楊予錫十四十五歲聯捷亦高品不出貧極楊有姪亦進士一日造之曰柰何連日米斷旋買旋食竟成楊維斗矣答云叔還好姪連日竟是楊升菴矣

鄭芝龍在明朝後不過好獻與　本朝圖官大耳黃石齋爲宰相何孖子爲總憲芝龍加宫保班在諸臣上至其壻以都督亦在東班諸臣上何糾儀拉至西班渠曰吾勳臣也何曰汝勳安在果拉之西班芝龍大不平何知

不可爲上章辭歸帝留之鄭曰何用此等人遂放歸伏甲於路何肩輿至突出露刃輿夫驚呼何出謂賊曰知君所欲得者吾頭耳毋及他人伸頸命取之衆聘眙許時曰好一个都院且取若耳可矣割耳而去以已殺報芝龍隆武聞孖子被盜殺哭幾日當時人作一對曰都院無耳方得活皇帝有口只是啼石齋曰吾死在明處何用爲賊臣殺乎遂請命出關征勦與兵一萬七日而糧不至諸軍餓散黃曰我知之矣汝等願去者速歸施爲小官陳機宜大畧言此等兵本無用不如全散去以公重望藏身僻處觀釁而動義聲號召尚可有爲何徒取死黃呼之入曰爾有異志乎但不知吾心事某此出不過送一死以盡吾事汝等可爲此事天下雖大那有

黃道周藏身處明知兵散去坐吾以失律之罪然吾兼程進一出關便不復理渠矣至江西諸生聞其名爭相號召起兵　本朝兵一遇而靡　本朝兵呼曰黃閣部在內不許殺必須生擒黃自出認遂將去

施靖海向余言廿六歲從黃漳州領兵出中途便上書與漳州論兵機宜漳州報書言君所言悉中窾要但我受命而出焉能中棄其軍濟則社稷之靈不濟但辦一死因言漳州只是一忠臣却用不得無經濟才余因問施君所陳機宜如何曰以余意直行將所帶海兵棄去內有鄭芝龍主持糧餉掣肘所帶海兵習水戰而不習陸地父母妻子悉在海上烏合之衆動輒離心　本朝兵初下兵勢猛鋭先聲已厲如何能敵不如散遣漳州負

天下重望晉向江西湖廣聯絡豪傑隨地起義兵團練選擇而用之黃公義聲遠播兵若精强四方必有應者或尙可爲如彼所爲立見其敗漳州書回吾亦辭去不復與共事至今漳州手書尙在余篋中

黃漳浦被擒時詩極多予曾記其一首云諸子收吾骨青天知我心誰爲分板蕩豈敢付浮沉鶴怨空山淺鴞鳴終南陰南陽泣路遠恨作卧龍吟一門生歸索家報黃裂衣襟齧指血書四語曰綱常萬古節義千秋天地知我家人無憂黃石齋死難之詳却是余會試時住浙撲客店中一鄰寓人爲人言且說且哭直達四鼓問其人云皁隸也不知何處人言金正希先生擒時搖扇廻翔步于洪承疇大堂前指斥罵之言金黃皆稱老爺而洪

或稱名或稱洪亨九或稱洪老

黃石齋先生被廷杖下獄時諸刑俱備身無完膚已死仆于地那時士大夫皆好黃東崖時爲侍郎微服入黑室中無所見摸地上得石齋低呼石兄石齋已昏暈不能復作聲東崖以爲死矣遂哭移時石齋復甦問爲誰東崖答曰乃某也石齋云多勞多勞有心人長嘆云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東崖云兄臀被杖瘀血凝塞當爲用磁碗片劃破去之方可生勉當自愛石齋厲聲云世豈有劃板的黃道周聽之而已亦卒不死石齋生平直言極諫已可死三次而再起再諫以次加厲卒殉大難氣終不挫眞是鐵漢石齋死年六十二門人見他自己看的命册每年下皆先定註語人多不懂至六十二歲遂無註語充湖廣軍時上問通樂律人舉石齋以對奏云黃道周人雖偏學問好天文地理無所不精不止通樂律故負天下重望如張溥亦然明日遂有中旨免黃充軍得歸家足已跛兩手指皆拶斷上截餘下截作書竟是全把矣

成其範辛未知貢舉余見之問其刻日平吳逆及吳逆死皆驗果否曰有問其所讀何書曰生平惟黃石齋三易洞機三代以後有兩聖人叩之曰一貴卿黃石齋一邵康節頃入闈所携三易洞機又復熟復數遍矣吳琠銅川又向余推服李卓吾以爲聖人曰人言藏書怪吾求其一字之怪不可得一片道理吾鄉此兩公者後進率不服而外面推尊爲聖者却是山東一人山西一人石

齋先生及門吾猶及見之問石齋先生教澤曰渠自己讀書亦勤清風介節自好但從之學却不得其益喜人諂諛而已不問渠罵學而不問何益問的深切些又罵躐等多所不達

鄭芝龍在明朝號一官泉州南安人與販于日本娶婦生鄭成功永歷賜姓故曰國姓鄭芝龍投誠　本朝成功獨念明朝恩禮因帥數十人去爲海寇數招不降康熙元年乃殺芝龍于京師成功始事乃同安諸生陳永華爲之謀主陳父名鼎以天啟丁卯孝廉爲同安博士代知縣守城與　本朝兵戰城陷不降死于明倫堂永華招集訓練盡心區畫順治末年自金陵敗歸乃奪紅毛臺灣而居之死者數萬人既定臺灣成功志不在小乃

使其子錦受業於陳永華令統兵居厦門欲潛圖漳泉
去臺灣尙隔兩重大洋得臺灣 本朝降去總兵馬信
功最多兵最盛成功偶傷寒馬信薦一醫生以爲中暑
投以涼劑是晚而殂年三十三馬信以爲成功死則己
得王其地矣翌日馬亦無病暴亡成功第十弟自稱護
理延平王印永華與鄭錦聞信卽率兵歸護理者卽發
兵拒之各營兵將皆壁上觀視勝者歸命焉錦勝遂立
爲主陳永華思護理係至戚不便自相賊害留伊亦無
面目在朝班可縱之降 本朝錦如劉後主了不視事
國政一諉之陳陳以永歷授官爲都察院自稱都院錦
賦詩飲酒聲色自娛所著有東壁樓集錦長子克宗卽
陳壻陳死錦用事者領內兵馮錫范也擅作威福大失

人心錦後自屯厦門陳駐臺灣錦繼陳亡錦長子克宗
英明馮錫范忌之劉國軒惑于馮言按兵不動馮紿克
宗出於道上夜縊死之托爲自縊其妻死節兵圍陳氏
第三日錦母以陳氏無罪有功太學生伏闕上書乃釋
之立克塽塽十四歲易制又卽馮錫范之壻三年大旱
斗米銀五錢而 本朝閩制姚啟聖用貂金賄結其心
腹大臣來降者踵至 本朝兵至劉國軒馮錫范勒其
主降國乃滅初國軒爲護理將校兵敗已縛就戮陳永
華奇其狀貌釋而用之康熙三十九年六月初六日予
同年陳遻君錫爲余言之遻卽陳永華孫鄭錦之弟聰
壻也

李安卿先生云陳在臺灣開疆立國訓農講武招商興學
廉潔有幹局開誠布公推賢讓能盖希孔明之風範者
自題其堂曰媿胥故 本朝招之不降歿後枯旱三年
而鄭已國滅後其子孫皆入正白旗馮錫范封伯今現
在劉國軒爲總兵官數年亦封伯皆入旗馮今亦貧苦
甚詞臣陳夢球卽永華之少子也錦舍名經

漳浦一支龍入海起銅山水落時則石骨見前朝死難者
皆銅山產也吾泉以節義見者惟晉江蔡道憲江門先
生外此則何燮郭承汾兩公死節亦極烈江門寒賤時
其父爲人家清客歌吹江門自幼入學後好修潔其容
簪花淨衣終日在戲場觀劇人輕賤之後遂發鄉科會
試時至德州聞 本朝兵渡海直犯保定同袍聞信者
皆回江門笑之曰諸公如此怖悸將來居官國家有事

時將如之何無事時想入家飮祿聞人家有事便抽身
去可乎獨策蹇入都是年遂中甲科還鄉後謙下無比
遇其父所依託之家子弟堅不對其子弟苦辭曰吾父
之恩上也如何敢對居喪如禮人卽器之爲長沙府推
官張獻忠兵圍長沙急太守欲逃江門持之急勗以大
義守不允曰事不可爲江門曰願付吾印吾爲公守聽
公去易以招集兵根若成事斷不敢自以爲功仍待公
還守感其誠與之卒潰蔡朝服坐堂上執而獻之獻忠
不跽獻忠倘問其履歷蔡看傍有兵器遽搶而執之欲
手刃獻忠獻忠怒立剐成肉泥

上言今口外四十八家蓮子四十家俱元朝之後裔八家
是其國人又紀載言捻正統事本欲取北京恐不能據

後屢欲送與中國而景泰不要後乃送入不收因置之
而去景泰乃迎入彼國待之甚有恩禮與之胡后生一
子天順立亦不取其后與子其子孫今亦爲八部落之
一　上乃見其王而問之渠亦自知爲天順子孫也師
問曰其人似中國人面貌抑似騷達人面貌　上曰騷
達的狠其母係彼國人又數世相習如何尙似中國人
黃石齋三易洞機原無可解之理吾鄉有一友人欲算其
數後遂得心病山東成其範自言無一字一句不解其
說余亦不請教他蓋的知其爲欺人使石齋復生令他
句句作解恐亦不能
北地郭蒯菴棻在朝房閒話予問其見前輩多風度自殊
曰何嘗與今異一班諸名人在予家者甚多惟黃石齋劉

忠宣念臺兩人風度好也不過是如今魏環溪一流人
至如倪鴻寶成甚麽人竟是女郎叩其何故曰至予家
一日而數換鮮衣可厭極矣曰何以死難曰吾亦不知
其何以死難予時幼童持綾十二幅求石齋書石齋喜
曰吾爲書之卽磨墨書乾予復云求老伯落一欵嘆曰
吾書不落欵方貴重卒未落欵
崇禎臨朝問樂律廷臣俱不能對有人奏惟黃道周知之
蔣八公啟奏黃道周不獨知樂律天文地理以至禮樂
制度醫卜星相無所不通帝曰朕亦知其學問好但其
人太偏已而默然時爲周延儒所救已充軍在道次日
下詔赦還此癸未年事甲申卽國變在海上出師時漳
有一諸生輕毁之曰没相干不過又一洪承疇耳吾知
黃某久矣其門人等恨之而無以難也後死難信確乃
衆擒其人倒懸之于儒學中欲撻死之已而有人共勸
解僅免黃算命果驗其生平著書絕不可曉蓋必得異
人傳授而以詩書文之以見其非術數之學耳至以五
經配合推算而驗之眞可笑也然其旣死後人見其推
算自己命薄至六十三歲止
人物亦隨山川江南風氣似勝浙江古來人物江南如范
文正朱文公誰敢有異論浙中極烜赫人物如宋之金
華永康明之方正學劉靑田于忠肅王文成皆未能醇
本朝人物醇正者陸稼書外如杜肇餘彭羡門還樸
實浙中學問大抵好詆訶先儒黃梨洲其尤者萬家兄
弟三禮亦少自得處如顧亭林之音韻梅定九之歷算

眞能有考究不涉一字虛浮者無有也陸宣公宗汝霖
金仁山王龜齡諸公皆甚正然而少矣
安卿言平生見聞所及有膽氣勇決者鄭成功施烺姚啟
聖二家伯三舍弟藍理與劉國軒五戰而三勝之亦勇
將也

榕村語錄續集卷八

榕村語錄續集卷九

本朝人物

生平見一好人喜歡至不能寐即教之長亦然與吾何與生性如此當日魏蔚州湯睢州是如此人近惟有楊賓實是如此見人之善如己之善聞人之不善如芒刺在背湯當日聞某所稱道人必亟亟覓晤曰老先生必不妄如德子鶚者湯問人物以此對湯曰聞此人無世俗氣吾曰直是黃農以上人湯汲汲見之一見得終日談而不相舍遂成莫逆

謂一滿大臣才極利然滿面見才又帶殺氣終不能善終也大才須韜斂一毫不可見方好前滿中堂阿蘭泰庶幾乎將來漢人楊賓實未可量也志氣强毅臨事有擔

當外面却如田夫野老甚好

楊賓實無魏環溪一段清明開霽和煖之氣是天稟使然魏之議論條暢氣象開明逢人說法不擇高下賓實則語言有格格之狀嚴重之氣象多便覺逼窄些然楊之經制文采殆過于魏賓實外冷而中熱初入館吉水荐之至一滿洲齊色家教書齊亦難相與者賓實則視其子若己子喜怒哀樂皆與相貫未經年而齊色夫婦及其子愛之如骨肉不肯放直至齊色往關東始放賓實為人辦一事便如自己的事應承一句盡心為之自己的事要做那一件窮日夜盡心力做一箇透庶常將散館余語之云散館高下雖非要緊事但翻得文字不成話亦不好渠遂為是晝夜不輟眼幾爛腐後來散館故最高第做學院時其幕客笑其六月大暑汗浹衫背不暇浣濯蒼蠅羣集糞污萬點而渠不省不輟其時文散文生成筆氣便似曾子固氣甚厚下語甚重其讀五經妙在不是好其文詞為文章却有甘其滋味的意思故能措之乎用

本朝人物以魏環溪湯潛菴為第一流他兩箇實實有要天下好的意思京江就少此意澤州雖不與京江同然亦少此意

今日錢啓新所著易經象抄等六七種都有了是其裔孫錢榮世所贈畧一掀便令人笑倒可見當時高顧等都糊塗將來常州地靈要在楊賓實身上結一果賓實較平穩多哩錢公人品甚高可惜其所學如此

魏環溪見人便勸為善雖童稚下賤皆與為等視現身說法喋喋不休不復覺已有年尊爵高之異人感其誠樂從之游湯潛菴見人朴誠眞率告人必以實蹙眉口畫手指形狀憂苦人亦感其誠多從之游衛老師見一人輒與講書說理汝不明他不休意思更好只是後來頹廢急躁舉措不時亦不永年之兆魏湯到會議處纔一語雖不切便有一段正經厚道意思數公風度於今總不見陸稼書便孤清高峻人難接近然躬行實踐立品不茍故人尊之

朱子便云有人聲色貨利都不好耑好做官的可見世不乏賢此等眞斷即以做聖賢不難何為看政事堂如仙宮瑤島多坐一時也好聞人要回便吃一驚聞人再住

一霎時便喜動顏色却是何意終日嘖嘖至少有萬語磨來磨去都是書辦所料理者雖淸苦勤勞唯日孜孜謂之自暴自棄也可宰相之事進賢爲大觀今之君子所喜者張脊亭之屬而所惡者趙松五之類可以觀矣其病根都在功利上某生平於公卿內推重魏環溪雖亦有偏處學問尙少但他却滿肚要朝廷淸明天下太平而致此者非人才不能實欲激濁揚淸又厚道見一人隨其高下淺深而爲之說法又善言娓娓可聽一味熱腸聞者亦感動却又不是以前輩自居教訓後生其詞氣却是大家勉勵做箇好人的意思就是後來懼禍不敢言而這一段意思隱隱于胸喉間說不出忘不了若腹內冰冷就是自己淸介孤高與世不相關何益於

人湯潛菴便不能如此陸稼書亦少此意近來楊賓實有此意做學院見一箇好秀才抓住便欲成就之不特此就是當日窮時教書有子弟相托者他便視同己子恨不得立刻倒出自己肚腸與他看他外似孤冷而內裏却滾熱此是大人之根若趙松五之淸勤外而督撫內而戶刑尙書都可做少此一段意思

賓實一日譚朝廷事不當譏切當事余云我輩如徒講皆是無益耳如今日朝廷便全以天下事見託一意委付絕無疑貳我輩自度可能承受否設若如此可能有頭緒不亂否可能周知人情微曖處否禮樂農桑刑名錢穀紛然而來若何整頓又不是可以暫時停緩讓我學習再來理論之事又非一年二年以學習而成之事古人小學之後入于大學廿五年至四十道明德立始曰強仕不過試之而已又十年五十曰艾始服官政我輩小學大學何處得力而遽當大任欲以建功立業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能乎不能乎賓實悚懼動色而氣急惶然自失自是憔悴者半月有餘自流俗觀之最是迂腐可笑處此便是大有根器處

本朝宰輔如現今京江張玉書之過于勤愼淡泊眞是大難此人眞是自成一家其文其詩都是無氣概你要說他不好却句句穩當即如時文雖無熊次侯韓少宰之筆氣然亦無甚敗闕也作事專師法　本朝洪經畧事事小心三思不苟雖細微必躬親中年妻死遂不娶無妾媵不食家畜猪羊雞鵞鴨等物雖魚蝦野物仍食死者

自朝至暮無片刻暇自公事至讀書應酬每事必遲迴詳審無大無小百倍其思慮而後發晩則合衣假寐醒即起讀書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却說不到京江身上以故生平少蹉跌作官從來無降級罰俸之事論其自十六歲發科廿歲入仕途宜其放肆疏縱而乃如此亦是賢人但惜其讀書却句句看過如不看過一般不識其大處要處立意要讀盡天下書便不是其御事又太遲有用心于不必用之慽即澤州之愼守無過後輩亦難到大約澤州是錢塘黃機漢陽吳正治一輩但知趨避自爲離事自全余問京江可比益都馮溥否曰不能以余所見相國馮爲第一寶坻次之京江可比高陽益都大節在進賢相公動本薦人自益都始益都薦魏

環溪諸人有大好者又會試主考親近者亦不絕門生
有二三年不登其門者他還指其名而贊之以爲不奔
競又有鯁亮之氣　皇上怒高念東有波及益都之
意向益都言若非汝薦乎益都直搶曰呀此非臣所薦
如何坐在臣身上　上曰非魏象樞所薦乎曰臣所薦
者魏象樞臣能保魏象樞而已焉能復保魏象樞所薦
之人且　皇上亦曾問高珩於臣臣對以爲高珩若
教他做詩講修養好做官恐非所長　皇上豈忘之
耶　上嘿然實坻糊塗已甚只是都有大圭不雕之意
一意天眞爛熳所以品格在諸公上益都好在進賢樂
正子在孟子門中不見他好至今配享爲首座以其好
善也益都此處又不及魏環溪竟以此爲事日日道人
之善眞有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行好事之心湯潛菴
尙不如潛菴亦好但看見不善之人却有他自不好可
奈何之意魏環溪尙有孜孜勸導超度衆生之意此爲
第一至陸稼書一味孤高冰冷不能成就人雖自已做
到聖人亦無用余曰京江比高陽淸否曰高陽亦淸富
雲老爲其本房門生常言有人轉託書帕至百二十金
者卽驚訝曰彼有事相求耶有則明言受之不能相爲
彼此俱有碍富曰實無曰何爲至百二十金耶恐有他
故宛轉懇切言其無他始受又不許子弟進場人問其
故曰吾主考三次孰非門生吾雖不請托保子弟不鑽
營乎吾自有廕但恐其不能做豈患無官此等處雖京
江不能及也但亦有他的弊病

北相惟馮益都有些意思不以人之親疎爲賢否不計利
害之多寡爲恩怨又留心人材南相吳漢陽可比寶坻
而如益都者尙少反復想來惟徐立齋看不透他他同
做學士時還讀書爲總憲時對　上前時肯出言今日
無是也　上欲差滿洲三品大臣巡方滿洲很願意
上臨軒說此事明朝有巡方舊例立齋便言明朝雖有
巡方不過御史其秩卑雖許他參劾督撫以下而督撫
官亦可參劾他今三品官大督撫不得彈摘恐有貪婪
者恣行無忌便大是地方之害　上曰難道差出去的
都是壞人麼曰　皇上自然是精簡出去的但十百
之中間或有一二負恩者亦不可定倘如有一人則一
省受害矣　上默然後卒不行其言大是但健菴胆大
亦不能如此所以人連立齋言也不信健菴都是引經
据古聽之諤諤而實有所私魏環溪奏對時倒常引喻
失錯處甚多而其心非有所爲也故人信而諒之健菴
已罷位立齋一日進講義中有異端二字　上曰甚麼
是異端我看起來爲人臣而不忠日日樹私人爲門生
故吏鄉親同年營私作弊尙口談道義此卽是大異端
有甚麼異端余時在起居注侍傍若是健菴當此便涕
淚交流巧佞百端分辨不了立齋不愧不怍了無一言
並不免冠謝罪又尙肯薦人如修史薦姜宸英黃俞邰
之類雖非大要緊人亦還是有文名者且歸去甚貧雖
日用都仰給健菴若久在相位或可　比北之益都而惜
乎受其兄之累也

予所見文武大臣有風度者魏環溪施尊侯而施雖驕然生來骨驕非造作也僧人銳鋒家伯葆甫皆好銳鋒雖下碁言笑終日而體貌不失家伯善文章寡言笑却終日有笑容不疾言遽色臨事有主意至枯禪强厲自守則陸稼書也數人皆本色不作態風度可觀

施琢公及見黃石齋猶有明季名士風流嘗言鄭氏竊踞島外未遵正朔殺之適成豎子之名窮蹙來歸大者公小者伯一門忠義何在不報父弟之仇乃以深報之也斯言也誰謂琢公不學

浙中三君子杜兆于彭羡門陸稼書稼書雖然講學讀書杜彭二君亦眞君子當于振甲議開捐納時獨羡門與余不畫題于振甲賜第即在順城門裏上朝下朝皆過

其門公卿無不奉觴上壽不至其門投一刺者惟余與彭羡門杜兆于三人在九卿班杜于不可行事亦不爭事畢獨向余曰這事是使不得我們不畫題罷一日余同羡門在翰林衙門出是熱天家人見一蠍子在地欲死之羡門狂奔盡氣而救之已而余問曰蠍子害人之物公何愛之深耶曰蠍子之在天下甚多焉能盡殺之他若螫了人是有罪的殺之可也今在地上行與人何涉而殺之他無罪其仁愛如此又一日背人語予于振甲等不能害我輩公曾見有老虎咬死麒麟沒有亦甚風趣

浙東人又是一種學問如黃黎洲萬充宗季野淮人閻百詩輩古文尚書周禮兩部書便是他們讐敵人做人做文章誰能盡好看是甚麽事甚麽話朱子文字也有平常的只是膚淺沒甚緊要精采便了決無悖理傷道如人他事有出入不傷此人會不孝其父母殘賊其兄弟縱他後來勳業彌天地也難着推獎黃黎洲乙科年爲典試徐果亭錢塘令許有三延請講學便講泰卦謂此卦是指祭祀牽强沒道理還是小兒戲語至論人心惟危四句爲魏晉人假造但觀堯曰章只有允執其中一語可見魏晉人因荀子說性惡故曰人心惟危荀子說禮僞故曰道心惟微荀子說攷索數語故曰惟精惟一荒唐至此心與性何涉又況有人字在心危又與惡何涉道與禮何涉荀子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此爲僞不是說道心微又與僞何涉況孔子明說操則存舍則亡

豈非危乎人着此等議論誰復論其他季野晚年識見頗勝其兄張長史爲細說朱子不可罵季野頗納其言稍止浙東人大概主自立說不論是非但立異同陳介眉在朝堂與張京江辨論云孔子後孟子又自說出一段話何嘗與孔子一般周程又說出一段話何嘗與孟子一般若前人說過了何須後人重說前人說的是了後人便不須異同則孔子而後便當閉口並書可不讀矣是非有何一定憑人說就是了不知道理是一定的却不是一定的以爲不是一定的古是此天地日月今亦是此天地日月古是此人物今亦此人物若說是一定的唐虞是一樣三代亦是一樣五霸是一樣漢唐宋元明又是一樣男女飲食何嘗有二只是各人故是不

同道理只是這箇道理一番講求一番新烏能辨去定理定主翻案方爲新異乎湯潛菴亦向姚江張成武烈全主紫陽張每於朝堂與湯辨湯不甚與人爭但冷笑不然而已一日張在朝班向湯殷勤云何許時不見湯曰頃數日閉門格物鬨然作笑湯黨大喜以爲妙語至今筆之於書其意葢謂朱子說格過物纔好誠正修齊治平必須閉門格物了始可開門應事也其實此語亦無甚妙處若部院有事便當卽事件上格如做翰林無事便當閉門格物有何不可朱子云或驗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事爲之著開口便及何嘗是教人閉門格物過方纔應事但此四句次第却與博學節不同文字似是博學講

論似是審問念慮似是愼思事爲似是明辨不知何故想是朱子便恐人疑惑空說格物當下事反似遺了故云只說物字便由性命及倫常及天地及細微却確當易曉說書理惟張長史聰明最善一翻轉便是道理眞是俊物如說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他說其爲物也者卽其生物也者其爲生物之心也不貳故其生物之功也不測又說無欲故靜若禪家便說靜故無欲眞是妙講西銘極好說是當畫一直線從直線分挂下傍線直上是父母兩傍便是兄弟直上是祖宗兩傍便是族姓直上是天地兩傍便是民物未有人眞能重父母而薄于兄弟者未有能眞能孝敬祖考而不恤及宗族者未有眞能心同天地而不民胞物與者妙極之論聖人

說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便是此理賓實也算細心讀書能思有見解到得長史前便覺得笨不可言除了長史便是賓實長史小古文四六亦天然華藻若不死翰林中誰是敵手可惜三十一歲便死松江風土薄令他受氣如此不厚遂至凶折

安卿言邵子昆在臺中予公車于輦下見之冬內着老羊皮短襖外新青布皮袍及外套袍短而布新行坐索索有聲坐定則以一足加股上至家兄寓多言而粗率動輒駡朱子令人厭苦陸稼書與家兄比鄰而居內外只四家人相隨閉戶淸寂日讀四書註而已四家人亦皆相安眞君子也邵三任縣令皆被參處用刑雖酷然所至則錢粮案牘無不淸晰百務皆舉一錢不染罷官則

跨一蹇驢而歸無復拖累屢蹶屢起卒不能擠之不顯也

陳紫凝骨氣太寒秦龍光更覺枯槁大凡有意思的人都稟得此種氣是天不欲開太平若有意思的人湊得着天地富貴福澤之氣必有百餘年太平

孟子說氣眞妙如今且如梅桐厓爲閩撫梅公眞是好人但柔懦恐爲勢所伏耳彭無山郭華野本體豈能好是桐厓但多一粗氣魄耳義理血氣雖不同只是這一氣

天之報施必不爽若是假人品必定巧爲表暴到盡才歇如孝感嚼簽子事當時人信之者少就是鑄職以去而人率謂由椒房之害也倒是椒房成就他名聲若孝感彼時便死豈不一完人到得再起被徐健菴驅使初健

菴結高淡人以譽孝感孝感進健菴健菴又卽囑孝感毀淡人又聽徐健菴與椒房相結以害北門至典會試五科把天下文風壞到不可收拾底裏盡露始教他退位以卒豈不可畏至湯潛菴本來該死適爲小人所弄轉成就他一箇好名聲當時潛菴原也氣運不好卽不遇風波也未必不死若云禍患能死人則余當先潛菴而死久矣都不相干陸稼書命是外格倒飛天祿馬已行必死之運余謂被于振甲問箇死罪　皇上饒了他又革職放回可以算過而實不然却到家就死是命本該死亦以上疏與小人作難被人陷害幫他成一箇好名聲觀此等君子小人可以自立矣

郭華野立朝始終爲徐東海所用却不能如張運青無依

傍雖與索公相與却未嘗通饋問受其指使運青撫浙時欲參督學周清源鄭開極以索公之言而止雖委曲無大害也大約論人除以道統王佐歸之便須斟酌不然其人到四五分好處便當推贊若刻論到十分豈惟今人雖古人完全者亦少

張運青一窮秀才做得名滿天下九重稱其清四海重其廉只是一箇不要錢甚矣人貴自立馬齊對　上言其成都甲第連雲皆妄相訾毀也張遴若與之連譜典試蜀中其太翁欵之至其家甚湫隘飲食器飾俱尋常細訪之鄉人果無他田產祭獄時一司官隨之行回言其絕無貲產如遴若言人好敗人之名也如此人因其生平美官知東昌府鹽法道浙撫江南督學遂謂其有所蓄不知他人處此百萬易易耳今以運青若有一二萬金亦不害其爲清然並此無有也其去浙也聞命卽行擔簦數肩而已貲槖安置耶人有萬金必不能掩斷然敗露如王人岳出閩自己行李蕭然而以萬金付一僕遂爲僕人盡乾没之而去運青所至未有是也

彭無山做官無論眞假要亦是自己硬做去未嘗尋牆靠壁其子弟居鄉不法非其罪也人亦嘖嘖言其自己居鄉有可議處如今人好毀敗人非親見未敢信以爲眞也

關中李天生晉中傅青主皆高品雖學問粗淺駁雜將來與顧甯人皆有名于後世實能外利祿矯矯自異李天生辭徵聘不得到京李襄白是其薦主天生不與修弟

子禮襄白好聲氣云以君之學余何敢以常禮相求同姓爲兄弟可耳天生長于襄白見其往來之刺天生爲愚兄天生到館後卽上疏辭歸傅青主見其所講易全以歸之爐火可惡甚矣倒是魏伯陽講爐火附會易經無所不可從易經分出一股道理爲彼之說何所不可但說爐火而以易附之可也說易而以爐火附之萬萬不可此固有辨李中孚全然不通非儒非佛非老其論之淺陋悖妄令人發笑其人乃眞高品有孝行而妄以聖人自命其罪大矣文中子何等學問只以擬聖人至今詬厲罪案尚未定此等事　玉皇大帝當爲提問者

張成武烈予同年友其所著易本之本義再引不攘人只

是無大發明與陸稼書差不多人亦相似二人亦相好但自己主意一定偏執到底急切說不轉難與相商量但他們却是在道理上講却不是在利上講到底講到道理上去不得也只得從人成武以鴻博舉當時鴻博如陳維崧嚴蓀友朱彛尊潘耒等于詩上原有幾年工夫襍事記得些便眼中輕科甲科甲又嫉其以布衣而同館到底不久都赶去其存者還是科甲如周清源又是他各人謀爲不關大局也然近時人物如陸稼書湯潛菴魏環溪衞猗氏既齊皆眞君子也陸稼書讀朱子書外此皆不讀覺得枯槁窘隘然其立品卓然人有騙之者輒詣其處痛駡姚江子靜一頓便敬爲上客潛菴人樸誠其樂善亞於環溪衞猗氏師亦好善若渴表裏

、洞然勇於有爲只是輕欲自見意氣風生壞事耳信幕客淮安人顧諟酒後耳熱掀鬚大言撫黔時今日一本明日一本　上已厭之復輕出兵挑洞蠻之釁卒致大禍今時如張運青之淸一文不染可謂廉介其次如杜秀水之淳厚彭羡門之高雅次之如韓元少之善全其身名吳匪菴之向善類皆君子也

黃機爲冢宰時人皆惡之予獨喜與之談雖不是儒理其所說却是老子愼默之學說得精采令人汗下其他李高陽霨閱歷世故久語有竦動處竊亦喜聽其論

藍理戰將也施烺名將也予薦施平海時　上問汝能保其無他乎予奏若論才畧寔無其比至成功之後在皇上善於處置耳　上曰若何予曰其爲人驕傲若要成功之後能自斂約兵民相安端在　皇上自有善處之法予薦藍理之時　上曰姚啟聖如何參之予曰伊參其貪臣所言者武勇耳　上曰果貪否予曰爲將者能淸廉自愛雖自古以來所少如今文職能皎然不滓者尚少何况武臣後東海郎乘此譏搆謂余在上前特參此兩人施已半信藍終不信世得云藍理與海賊戰受五鎗腸出藍自以爲必死遂入裏之欲復戰施烺泣止之卒不死

問施尊侯其生平所見人物有奇士否曰滿洲開國老將或有能者不及見矣今日殊少漢人亦少也黃石齋先生自是忠烈自幼鐵骨肢體俱殘百折不回卒亦就義雖文文山讓之只是無用人做不成甚麼事固問之曰

甯鄭國姓郎成功也剛果有治辨次之得吾糟粕者其劉國軒乎吾爲總兵時彼爲千總吾即識其爲佳士後平海上施爲余言曰劉國軒若自守險要命將守澎湖吾此行尚須兩番工夫澎湖破劉尙據守相拒如自守澎湖一舉成功矣蓋一敗則吾勝勢直前彼不能敵矣彼劉國軒果自守澎湖全軍覆沒僅以身免逃歸其國人尚欲戰守劉國軒曰無用遂欵降見施下拜施與同拜劉曰今日國軒俘虜耳提督胡謙抑至此施曰敬君好漢曰好漢尙至此乎曰此君所以爲好漢也他人不明白斷欲送一方人性命惟君明智知吾勢不可敵天命有歸保身全國所以爲好漢也

論朝分司琦才分儘好醫道頗通與他論五經古人詩你

念起頭他便會接一句只不能聯片接下蓋他記姿好
一涉獵便記得如隨　皇上行水淀中荒湖之內一
走過便記得若此人再知些道理養之以厚重之氣便
不可限量蓋人材之難只是難在不識這通盤打算的
大主意若只在目前利害上算計久後便只見得這些
落在小有才一邊去其寔有利便有害有得便有失也
必不能到頭完好
滄洲劉果實師退于癸未十一月二十三日應撫聘請至
保定安溪師出賠之言其自云乙卯鄉榜十八歲二十
二歲己未成進士二十八歲乙丑爲徐健菴掌院試黜
對品調部屬遂棄之歸自度文藻治才俱不如人決計
不出三十五歲喪妻遂不娶有一子足繼先嗣盡遣童

婢父子居一室親自炊爨爲親戚子侄看文字受其供
餽米薪以自給取其無累而已一歲所需無多雖荒年
也荒不到我今行年四十六自分以此沒世

榕村語錄續集卷九

榕村語錄續集卷十

本朝時事

甲寅耿精忠亂泉州府安溪縣皆爲僞官將閩紳進士以
上者無不驅而爲僞官其時不獨官迫之而出即鄉里
奸猾亦皆以此挾制作威諸父老親戚憂懼不知所以
惟先君立志不移尚恐予有改心　皇上今日教忠之
扁先大人眞當之有餘也乙卯夏予亦不能家居爲僞
官羣小所逼迫將有宗族之禍遷延至福州鼓山以信
通陳則震陳紿以有心腹語相告微行不妨五月予從
二僕人與家伯約三日不至便以先君病劇遞信以便
脫身萬不能脫若必强授職則惟有餓死一着一到陳
所耿已知矣必欲留之以官隨後果有父病劇信至予

遂自造耿恰好遇其宣傳官甚好是日爲端午日乃耿
太妃喪期年不接賓客傳宣見予詞迫切即入爲言竟
許予歸約以父病愈速來則震以節日强留予不敢過
急至次日則震仍以王提督兵塞路爲辭予徑回臨行
則震有予輩會爲　本朝官終當黃冠野服以相從語
予亦以百口托之果能相保全者　本朝恢復日君之
事予任之後二十餘日耿逆遣四騎持令箭來拏半途
爲海賊所阻而返未見其能保我百口也徒以當日既
有此語予家既無恙故後亦營救之甚力甲寅春家叔
到省托以祝壽致詞耿氛甚惡宜來予鄉共守渠笑予
言爲過所慮者西南（謂吳逆）耳此處皆庸奴何足介意未
幾耿舉兵反而渠身遭迫脅矣乙卯年遣家人來告爲

畫三策有手書與之一時正海澄爲海寇所圍甚急余
已遣人往廣東取救恐不能卒至海寇敢于閩[illegible][illegible]者
與耿和故不慮掣其後也若年兄能鼓煽一言有躡其
後之語則海寇必顧後而不敢前廣援至則大事定矣
果能此事因敗爲功之大機也一賊勢不能久年兄有
爲　本朝畫策明心語或達弟處或遣人從福甯州達
李武定爲將來湔洗之一據一則殘毀肢體五官不復
能具以脫其軒冕以表其誠則震盡闢其說一字不見
答予五月密本就與家叔謀之家叔托以賣紙于汀州
送奴出汀州關從江西至江南輾轉至京家叔問必欲
上密本何意一洩大禍立至予曰吾以一編修小官
上親考第一京察時官員畢集無數大臣階下一過獨

呼二人至殿上顧問慰諭首爲余次葉方藹也今日
本朝有事以此請起居致誠款亦君臣之義當爾且昔
聞海兵至南京後兵敗鎮江鄉紳殺數百人今日看羣
盜舉動亦不似能成大事者倘異日如南京之敗亦可
免覆宗之禍不爾何以自明也家叔乃行寇盜滿路忍
死而前奴九月乃達京丁巳年大兵入耿王降則震苦
甚予至省已陞侍讀學士予爲則震計曰以予觀閩中
必再亂蓋自親王將軍督撫之行事卜之不能安民故
也年兄且緩以余意欲將年兄隸喇將軍下立功爲昭
雪地爲便不爾從予湖頭相與共事圖取以禦再亂之
賊亦是一機會未幾果賊大起則震與予回湖頭方至
泉州夜白頭賊已破城入一半官兵盡力拒之幸而賊

退則震膽落及到予家見予四壁蕭然一二僕婢饔飧
尙不給謂余曰似此光景君能舉何事予曰時候到自
有處則震堅欲自到京明心索予書托魏環溪諸公予
與之渠剛於戊午春潛至京而予迎大兵保全泉州喇
將軍太至　上于本批　旨意有四五百字褒獎予忠
舉朝驚嘆魏環溪等命渠急回曰如此嵩嶷貴同年必
能無事無須余輩矣則震遄返喇將軍上本時乃康親
王有諭言汝已失城汝命當死汝祖父墳皆當刨今李
學士讓功與汝汝及汝祖宗如再生再得骸骨汝尙不
上本乎喇將軍上本時謂余曰陳君先生好友惜其不
在如在君不難以功推之予曰予須此何爲已陞侍讀
學士尙何他望若能推與渠有何吝惜恨其在京無緣

相及共爲惋嘆未幾則震回到喇將軍處召余余時居
憂不得已往渠便欲予上本其時如何上本絕無因由
余不從則震不喜予既不肯上本則震便云此時　上
已有命悉赦脅從予無罪矣當赴補余勸之云年兄不
比常人曾爲翰林官卽　聖恩竟大且俟人有補者君
次之何如不可以首試渠大怒必欲行迫予作書與吳
撫臺興祚及京官諸友不得已作書付之至省余又遣
信勸若能不去補官目下制撫皆重余言語當以年兄
托姚熙之目今有事厦門厦門平叙年兄功當大佳也
則震回言余心事不明有何心緒治事耶且以予觀厦
門何時平諸公如此調度望平厦門平至早亦是三五
年間事予明心後再來圖功未晚耳吳重予言與吝至

都 上發部議 旨云陳夢雷身爲侍從率先倡亂云
云吳撫落五級則震駭懼跟蹌復歸則震甫去一月而
厦門平凡其所爲皆昏悖而躁歸又執予仇仇矣予服
闋庚申還朝則震必欲跟予入日來尋鬧又爲東海所
揶揄始以呼號既成仇怨被纏不已余上本保救 上
不懌留中及予丁內艱 上正磨折時渠來京欲於此
時乘隙中之一日語王藻儒云今日夢甚妖異豈不宜
與厚菴作難耶夜夢與厚菴隔水而立余見之欲過橋
與鬧至橋中忽風雨驟至晦冥不見橋下波濤聲吼如
雷伏地惶懼頃轉一念曰罷不須與厚菴作難開目已
天氣清明橋現五色厚菴亦不見而寤是何祥耶凡其
所爲絕交論者 上親見之而其語蚤達 天聽 上

曾命明公問予曰比 上頗聞外論於君有遺議何耶
予曰惟有一事似苟免者餘無不可以信心明公究所
以余具述至陳則震家事曰耿逆時呼予至其衙前予
不能罵賊而死巽詞托父病而歸近于忍辱苟免竊有
不安明公曰君無職事守城何爲求死文天祥兵敗尙
未死況君無兵柄耶予曰雖然公試爲奏之明公還奏
 上曰這何妨渠無職掌又不守城求死何爲向年明
公在永定河語予曰 上前關東謁 陵時陳夢雷進
詩召見曰汝有與李某相怨語盡奏聞不妨汝錯過尙
能見朕耶陳將前語盡奏之 上問曰止此乎又推演
前語再奏 上又曰還有再奏陳辭窮乃曰李某事事
負臣實無負 本朝處蓋謂無賍私受僞命事 上至

此乃仰視口中咋咋作聲命陳出
陳則震同年中最相善予請告于十月回陳臘月歸予與
相訂云福州荔枝不足吃明年五月可至吾泉吃荔枝
陳允諾及滇將亂耿王日日練兵聲息甚惡予遣人至
省寫一札與之言耿精忠甚可慮省城逼近恐不可保
君可託詣荔枝之約至予邑同商保全之道陳大言云
此豎子焉敢有此蓋輕耿也不數日遂變起而陳已戴
紗帽矣陳後以書招予云耿大不能置君于度外恐不
測柰何君可來同商予密札云一至不能還柰何陳云
君騎一驢子似行客至予家語畢即去誰知君者予如
其言至其家無他語予次日辭欲去陳曰君安得去一
入城門門卒即有報某某進城矣予曰柰何陳曰且見

耿王再商不多時耿精忠即諭其大臣傳予至衙前問
予何故反予立答云以予爲反兵馬何在反迹何據且
予信反何故在此其大臣回復耿言既不反當留用予
急甚回至陳處知其意頗不善後有家書至言父病危
在旦夕予即詣耿見其少年傳宣哀懇以父病告求暫
省視即還傳宣入言耿言此自大事命伊暫歸速來予
即出城行兵間幾危後予復進計於陳曰君陷于賊非
得已但既如此須求自脫如今耿雖與海賊暫和然耿
之不能遠出者畏海上之乘其後也如今 本朝所恃
者海澄公耳海澄公與海賊有父兄之仇雖屈于兵力
與海通然一心歸向 本朝今海兵五萬攻之此局壞
 本朝無望全閩矣君何不勸耿逆救海澄與之協力

敗滅海賊耿無後患可以進前即大勝海賊賊勢阻亦
無能爲海澄公必歸心于耿耿亦可由此恃海澄公而
前進君從恖耿出征遠處乃可思自脫陳不聽且對予
使張來言吳逆之强　本朝天下四分五裂京師多變
無復可望張僕信其言回即辭予他往先是隨予僕役
者皆去盡惟張僕隨至是亦去矣後蠟丸進表自通蒙
有　優旨耿逆平予至福州陳反責予表上何不掛其
名予唯唯而已予勸其携家至予處居住予尙能供饋
之且言閩亂正未已可何便爲君計陳言　本朝用兵
如兒戲焉能有機可乘後亦隨予至安溪適値泉州山
賊起陳即歸以爲安溪不可居也後甯海將軍及予平
山賊將軍曰若陳翰林在此于敘功內開列可以除罪

而陳一時孟浪到京師將軍爲予上疏言供饋接應大
兵又蒙　優旨陳踉蹌歸求予予言且緩圖之後庚申
予同先慈入京陳言必欲隨至京予曰近姚總制重予
言有同年張雄者亦曾事僞予托之於姚姚即特疏敘
其功竟以部屬用君來吾命舍弟逆君至姚處懇切尙
託必得當吾見　上再乘機言之于內君事必濟陳回
書不以爲然予後行至衢州見李武定詢予云君知貴
鄉已平乎予曰有報平曰有姚總督已于某日破海賊
走歸臺灣矣陳若在此大有機會也陳屢不聽予言堅
欲上京爲東海所搆遂與予爲仇言予不肯上章奏所
云面奏皆詐耳東海又復至予處爲陳言予曰予非憚
章奏恐無濟于事耳東海云君不必求其有濟但上章

奏爲朋友之事畢矣予曰信若此乎東海曰然予云予
作疏稿恐有不盡心君可爲我代作一稿徐即成予一
字不移寫上　上對北門云李某何爲饒舌不喜者久
之

耿精忠甲寅三月反于乙卯三月使人進蠟丸丙辰冬大
兵入關耿精忠降丁巳三月師始見康親王陞侍讀學
士五月進蠟丸人始還鄉九月丁封翁憂戊午十一月
陞平頭學士庚申還朝壬戌告假回丙寅到京七个月
丁卯又告假回七月十六日到家戊辰二月十六自家
起身進京

予將回朝頭年冬特遣人往陳則震家說且莫要進京與
之書言汝欲白心迹心不可見且有一點形迹據此而

表心方好立言如今姚制臺等早晚進京平海打廈門
汝當即刻至我着人送到姚處俟廈門平君有一點功
有迹可憑則心亦不難白矣他回書大模大樣極可厭
大約說我心迹能白于君父雖肝腦塗地不惜也心迹
不明我何心隨此等俯仰低首下氣與之周旋乎此等
指姚也且平廈門之說有如夢語等我心迹白後歸來
恐廈門尙如故及予還朝纔出關李武定向予曰恭喜
予問曰何事曰老先生尙不聞平廈門已平海賊走回
臺灣矣即此一事他若從予何至有今日當時予同年
張雄宋祖墀皆從賊予送與姚熙之後列在臺灣戰功
簿中張雄竟得補部屬官至郎中宋亦無事我平生不
存人書札若是他原書存不知他今日如何開口康親

王與予令諭曰漳泉被圍八閩危在旦夕若非該學士
中流一砥幾乎事不可問本親王本應奏聞但近奉
旨該將軍徑自題報不必經由本親王已令喇將軍奏
聞此令諭亦不存矣熙之見喇將軍本語予曰海賊圍
漳泉四路斷絕漳泉一破親王將軍無路可歸勢必俱
盡惟有老先生一綫可通尊札一到小弟本欲自往而
議者皆云大兵糧餉皆弟料理不可遠離故爾不行大
兵之入由老先生之請而又導引開路老先生乃全功
也而喇將軍倒似他們領兵直入老先生不過是嚮導
人費幾箇牛幾石米犒師耳豈有此理我必上本聲明
予止之曰老公祖不要如此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
者謂我何求且漳泉破我之宗族父母妻子將何所安

置況　恩命逾分超陞學士若老公祖爲之言反似弟
意有所干請覬覦也事既濟何足論姚自是大服凡予
所言無不立行者

陳則震至今鬧不已他臨發遣時魏環溪爲大司寇杜肇
餘爲少司寇則震懷中出一紙告予說蠟丸本是他做
的我刪去他名字杜最長厚亦能窮詰他云那時老先
生在福州他在安溪中間關津頗多老先生有此蠟丸
稿如何得達與李老先生或是他差某人來老先生差
人去將此人指出姓名來就可質審他說他差人來偶
然不曾問其姓名杜曰老先生既有此稿胡不自上曰
此處難達他那裏是海賊地方關津尚疏此處仙霞關
插翅也難度曰那耿鄭相和路途無得老先生何不遣
人由李老先生處走呢曰那時我家大小人皆上簿幾
日一點名如一名不見便有不測之禍如何敢遣人呢
他如此皆是賴的話那時他假歸還有此地長班名郭
同隨他去耿王反遂隔斷在他家郭同倒勸他說小人
可以往京中通一信老爺若有疏稿與　皇上或有書
信與各位大人萬一　本朝恢復老爺尚可以自明心
迹他不敢郭同隔幾時又請命到李武定處通一信他
疑他要回家曰汝是要回去我也少不得打發你去且
不必急何嘗家人皆上簿子魏環溪云李老先生已爲
君上本矣曰他本上何不將我進蠟丸稿說上魏曰朝
廷將此案淩遲七人殺十餘人而老先生得生全出關
誰之力也朋友上本至以百口相保亦云厚矣如果有

寃頭上靑天必有昭雪之日況蠟丸事老先生自言亦
無憑證誰敢以無憑證事爲君啟奏人品蓋棺論定今
日且登車陳始去其實他說本上何不說蠟丸事本卽
徐健菴與他自己做的我何嘗改他一字他自己說不
上的話邦教我說可笑這都是上本後徐健菴教他如
此說先前亦無此說當抉叛案時明公問予曰徐學詩
陳起蛟金鏡三人皆老先生全活之予遜謝無此事曰
　皇上看你情面寬陳夢雷若止寬他一个像个看情
面的意思故此將這三箇陪他不殺已寬釋耿案已定
次日行本已下閣　上出海子夜四川賊報到傳明公
至曰有此不便殺降明日現有張弘弼告首一案藉此
云俟此案歸結　上曰好及賊平張案審內有陳擬重

罪　上曰吾前已許矣乃發關外後來陳則震自關東
曰楊道聲勸他不要鬧他說我在鐵嶺　皇上教進帳
房屏左右曰你屢次告李某你今日在我前有甚麽話
一總奏來　我因說他欺君賣友事　上曰還有甚麽
話我又說他如何害我如此兩三番　上作色曰你是
箇罪人如何見得我你今日有話不說自此後終無見
我之日矣我因說　皇上要奴才說甚麽話　上曰就
是李某的話我說李某負奴才千般萬般要說他負
皇上却沒有奴才怎敢妄說　上色即和仰屋以舌抵
齒作嘖嘖聲已曰汝出去罷我亦未嘗不為他楊道聲
又云他要迫得老先生自認一个欺君負友之罪向
皇上說開釋他我云這却使不得倒是欺君了其可笑

如此如今王藻儒張京江都還信他的話京江偶談及
陳則震事尚曰想老先生為他事僞不便並名故此刪
去我曰這却不妨　皇上那時聽得賊有一个向　本
朝者無不喜我即不肯與並名而本後聲說他一句有
何妨也奪不了我的功我如何刪淨了他大兵一人關
有筆帖式名博濟原在翰林院做筆帖式認得我與陳
則震見則震錯認作我與之恭喜曰老先生本已達
皇上皇上喜不可言早晚即有　恩命矣他茫然不知
所謂歸而言之於陳年伯一家狂喜不解所謂因想到
此必李年兄有本去帶我們名字耳不安于心次早即
至營復問博濟博濟曰我昨錯認君作李老先生也則
震爽然自失後又復尋我底稿看却無他姓名乃大恨

那時他無一字及此且我差來詰與他進三策一教他
關說耿精忠使一枝兵牽扯海兵以解海澄公之圍一
教他務通一信與李武定以為昭雪之地一自己毀形
以求退三說皆被他大笑駁倒今日來詰現在此子等
可背我問之便知其詳我若强入其名事不可知萬一
被人搜着發覺豈不是我倒害他身家性命如何敢着
他名字

予亂後還朝　皇上隆重予告歸後徐健菴即狠下手結
陳則震云予本觀望也使人到　本朝也自已到耿王
處也通鄭家幸而　本朝成事他如今就算全節至丙
寅年再入徐健菴即以陳則震絕交書送進　上疑團
百出一日使北門問予云　皇上也不信但是人如此

說你也曾求仕于耿精忠有否予云予于君父前從不
敢欺一語到福州省城是耿精忠泉州知府王者都薦
去的逼着不許還家只得去予見耿精忠事也多無暇
照管得此事就托言父親病危脫身而歸如責備我既
到耿處即當罵賊而死予則受罪如說受耿精忠之僞
命實在無此北門入回奏　上云不過是鄉紳又無城
守之責何必死所爭者受僞命不受僞命耳　上意亦
解徐健菴又變出一段話云予族眾萬餘有事時予本
有霸王之志坐觀成敗其為人臣非其本志故來朝輙
去即在朝日與二三同心譏切時政　上遂各處偵探
探訪而不得其踪跡至今方歇予以百口保則震本後
來亦曾發部議部中以無庸議覆陳則震那時即不喜

云　皇上就教我如此而歸有何面目還鄉里他還要做官所以可笑已經結斷本發閣　皇上往海子夜間四川亂報至彼時但有變將反而降者皆停決至是上又傳明公問本案處決本已批出柰何明囘奏云現有張引弼出首各人一案尚未明白只說候此案一齊發落　上然之張引弼所首陳則震就是頭一个說他倡亂爲樞密院學士又做他戶部侍郎後來所首之人皆殺而則震以予保他　皇上特做一人情饒他又單饒他不好看又饒兩人陪他他發關東在刑部起解時大閙罵予無所不至魏環溪諭之云老先生且去自有還時何必急今日還該感君父之恩朋友之情他厲聲云君父之恩我怎麽不感有何朋友之情曰李老先生

至出疏以百口相保非情耶杜秀水又詰難他幾句他不能答才歇他以爲抓住我便不得不救他不知算計左了惟其如此我更難開口不然丙寅還朝正值海上平　皇上喜不可言那時閩中形勢細及民情何一不問若爲之言有何不可復還之處渠自斷生路耳前四五年　皇上在永定河舟中又提起這話云他要你一救救他个完全纔快活予畧奏云他說臣別的都可不辨惟有兩端說臣要做耿精忠教官爲何不做他的大官就當一名兵也是從逆何苦既從逆又要做个教官他又說臣上蠟丸書是他定的稿實無此事果然如此臣亦負心實無此事臣即爲朋友也不敢揑造無影的事欺君父　上往關東謁　陵又厲其辭色以問之屢

問而則震不過還是將那絕交書上的話囘奏

榕村語錄續集卷十

榕村語錄續集卷十一

本朝時事

鄭芝龍雖是賊也有五六十年稱孤道寡卽讖兆都有某自十五六歲赴試在親友間熟聞其語鄭芝龍在崇禎時投誠不過一遊擊加副將銜耳其過江西見張天師求判將來成事那時老天師想還有些須相傳道術爲之批判有許多話今不能全記但王霸之業南面稱孤直到末有木子乘舟金雞一叫龍種全收之語其說家傳戶誦人人皆知後吾鄉有金雞橋已殘斷大家都說想是海賊平必須此橋復成庚申年予請給假歸已未科敝鄉有一翰林莊延裕者來相見諄諄道吳逆耿逆既平何不勸 上就此將海賊殲却不爾到底我們地

方遭他屠害不得安甯余曰他已去隔大洋料難卒至且驅人于大海中事之成否不可知而人命大事吾不敢啟其端也過幾時渠又來理前說曰賊可平予扣之渠曰金雞一叫龍種全收明年辛酉正合金雞非賊亡之歲耶予亦不應後渠又促之云不特明年是金雞且君姓亦挂其內所謂木子乘舟者焉知非君耶願君毋忽其時絕不以爲意後囘京施將軍時來說他的本事海上可平予亦不在意以爲此人驕狂未必能成事亦未知其實際若何後一日在富侍郎鴻基家談及丁酉海上寇南京事大服其智畧然亦不敢語及此也辛酉二月爲施將軍求敍其長子施齊功言施齊在海中欲爲內應降我朝爲賊所殺 上問曰施齊果以內附爲海上殺耶予對曰施琅既來琅海上所畏也恐我朝用之故彼用其子以生我疑不用其父耳施齊後得便來降復爲海上所得知其必不能一心故殺之 上又問曰施烺果有甚麽本事予對曰烺自幼在行間經歷得多又海上路熟海上事他亦知得詳細海賊甚畏之 上點首而已後恰值總督姚啟聖提督萬正色及喇將軍皆爭言海賊可平至五月而盡來上本言海寇不可平大都是畏難有六分而養寇以自重亦有四分萬正色更有三難六不可之疏中一條係言渠將劉國軒智勇不可當 皇上未免怒云我仗他有本事委之以重任而他却畏服賊將不成說話至七月忽一日啟奏完 上獨留予及北門在殿上問曰海賊可招安否予曰

不能 上問何故曰彼恃海上風濤之險一聞招安他便說不削髮不登岸不稱臣不納貢約爲兄弟之國豈有國家如此盛大肯與爲兄弟之理明珠當日現住在那裏一年便知其至呆至狡之狀明亦奏云果然是如此 上問曰然則此時可用兵否予曰聞鄭經死其軍師陳永華亦死此其時已三世爲將道家所忌渠已三世爲賊矣但向日滿洲兵不習水戰上舡便暈却去不得必須南兵習于舟楫知其形勢乃可用 上曰陳永華亦死乎曰聞已死矣 上曰聞澎湖渠有重兵守之其地又無井水可以駐軍且臺灣去澎湖甚遠卽得之亦無可柰何也予對曰是在得其人耳井少不能久駐兵至幾日尚可有水用澎湖他之門戶一失必內亂來

降　上問汝胸中有相識人可任爲將者否予對曰命將大事　皇上聖明神武臣何敢與　上曰就汝所見有可信任者何妨說來敦問再三予對曰此非小事容臣思想數日後斟酌奏即覆旨　上曰很是汝去想後數日　上使明中堂來問余曰都難信及但計量起來還是施烺他全家被海上殺是世仇其心可保也又熟悉海上情形亦無有過之者又其人還有些謀畧不是一勇之夫又海上所畏惟此一人用之則其氣先奪矣　上遂用之既用之後乃想施將軍却是辛酉生海上是辛酉起事那一年便生一施烺又與金雞合而施出京又即是是年八月壬戌一年駐兵未動因與姚總督議論不合相持也至癸亥年予又給假在家六月因赴省城送巡撫教習老師董名國興起身回避雨飯舖中與遇其時將佐及省中諸文武官俱怨施不于十月乘北風而執意于此月起行蒸熱不堪用南風違背天時眊亂不經予抑之且促之立功余會于　上前有言不敢以局外自視施具言必當六月襯南風之故鑿鑿予大贊曰海賊平矣施曰何見許之易曰觀君如此了了大功必成矣施曰不是總督掣我肘去年已出兵矣予適言九分可以成功者其實可以十分把得定那一分聽之天萬一颶風作則無可爲力矣又予得一夢夢關公手持一勅書與烺口中分付語甚長醒後都不記憶記得上帝有旨一語移時只關公就浴一大桶中予爲之擦背而關公搦余足曰何小也此非惡夢想是好兆予曰浴桶中者大一桶也予鄉音足與爵同音嫌君足小欲進爵也施大喜相期曰七日可爲君取澎湖別後果于十四日進兵十六日與劉國軒大戰我兵不利藍理被鎗腸出日也廿二日即得澎湖劉國軒全軍覆沒走回去果七天鄭劉俱降中秋日　上衣錦袍看月宮景物登樓宴賞適捷報到　上喜甚即脫此袍賜施自作一詩寫一手卷有序俱述中秋賞月捷到賜衣將之以詩之故詩云島嶼全軍入滄溟一戰收降帆來蜃市露布徹龍樓上將能宣力奇功本伐謀伏波名共美南紀盡安流　上手書所作詩裱褙成以賜人者施外惟山西老于成龍爲直隸巡撫時有此詩云自昔崇廉治勤思吏道澄郊圻王化始鎖鑰重臣膺政績開留犢風

期素飲冰勗哉貞晚節寵命日欽承乃知金雞一叫龍種全收恰好驗或六十年之賊亦關氣數也丙戌年十月廿三日記

鄭國姓用施烺如手足其致釁也亦由施烺施有一卒得罪逃補鄭伍施知之不請命突入在鄭前捉獲此人即殺之鄭怒于是令人押之入水倉欲殺之彼時不即殺者蓋施尚有一弟爲將官守一關隘也施行至橋邊將押解八人皆用脚打入水而逃鄭既失施遂拘其弟與父入水倉烺尚不忍遽去秘以信問其父父曰渠來無益也不見伍子胥之事乎俱死何補耶烺遂北歸彼時　本朝帥亦英雄一聞施烺來便授之副將予以三千人拒海上海上便以爲苦

李安卿先生言曾面問施靖海烺平海寇事曰朝廷威力福命居多曰然則公之將畧安在曰吾當初受命時便爲君家學士言之彼此相校譬之下棋賊知動着者惟劉國軒一人吾可勝彼三着非誇吾之勇畧也卽劉與予之智力相若已有三勝之道我朝廷新平三藩之福氣一也吾以天下之財賦彼以區區之一隅二也以我之衆百倍于彼三也且予非坐待天之成命也人往海上多用北風避暑熱吾反由廣東繞澎湖南而用南風六月十四日自銅山發兵行十六日至澎湖廿二日告捷俱極熱時候以南風緩夜更靜海中無泊舡處夜間以舡旋轉于波上謂之抛洋不敢直進停五六日用間諜偵探知其的實便可進兵若出夏至前後二十日外

北風便起北風日夜俱大而夜更猛不能抛洋不能偵探冒進卽是行險臨戰小挫吾非不能救也葢欲借以張施號令軍將賞罰誅殺幾人然後士氣肅而軍心固致其決而鼓其勇計劉國軒精兵不過萬人而吾兵五萬餘劉國軒遣副將吳山領兵三千守砲臺吾以一文官率老弱數百日日揷鼓搖旗作登岸狀吳山果不敢下岸助水戰萬人去三千置之無用之地軍勢所以益孤又計吾戰艦五倍于賊遂下令軍將能據上風用甲乙兩船鉤住一賊船先從吾乙舡順風放火燒之俟兩舡火熾士卒併來甲船中如此不須俘獲不須首級便受上賞若不能燒其船有俘獲首級吾斬之二三日之間吾船如雲而賊艦幾盡劉國軒遂遁歸于是命人撈救賊之落水半死者共得數百人醫療亟遣之回曰何爲用此曰吾料劉國軒計無復之惟有揚言于衆語吾將報殺父之讐到臺灣雞犬不留悚恐衆人盡力死守吾撈起之人問知誰爲藩下人誰爲馮侍衛人誰爲劉將軍人云斷不報讐當日殺吾父者已死與他人不相干不特臺灣人不殺卽鄭家肯降吾亦不殺今日之事君事也吾敢報私怨乎因折箭爲誓厚賞之銀錢而去又訪得劉國軒親信之人厚結之令與劉說我決不與爲仇他肯降吾必保奏而封之公侯前此各爲其主忠臣也彼固無罪吾必與之結姻親以其爲好漢也亦折箭立誓劉歸果以此恐動其國人方爲固守計而此輩歸衆人聞之遂無固志關隘不閉傾國款降矣凡吾不

傷鄭氏一人者亦有意吾欲報怨彼知必不能全首領卽不能守亦必自盡鄭賊雖不成氣候將來史傳上也要存幾張紀傳至此定書某某死之倒使他家有忠臣孝子之名不如使他家全皆爲奴因妾婦于千秋其報之也不大于誅殺乎因大笑且成功亦得防禍若鄭氏滅盡萬一有嫉忌騰讒謗之口謂施烺得鄭家珠寶若干美女若干鄭氏無人將誰與辨今鄭氏全在可以質問爲自己禍患計亦當如是

人論本朝之將以趙良棟施烺並稱今觀之趙雖御下亦有恩威臨事亦有機智若論能攬天下之大事刻期成功未必如施予曾多與議雖鄧禹之初見光武孔明之初見昭烈所言相似而岳武穆之破楊么不是過也予

初補官渠時在京名爲內大臣而困苦不堪使人致意云君來　上問將千萬爲渠留意彼時素聞其驕傲不在意後時常在鄉先達富君鴻業家會席時相見一日又在富家適他客及主人俱不在前主人往弔內城託予陪施因縱談及海上順治十六年破南京事予云當時若海寇不圍城池揚帆直上天下岌岌乎殆哉渠笑云直前是矣請問君何往從何處而前予無以應移時又促之云從何處往前予曰或從江淮或趨山東柰何施曰此便大壞何言之直前縱一路無阻即抵京師本朝勢能乘强兵決一死鬭彼時打天下之大將尙有兵家用所長不用所短海寇之陸戰其所短者計所有不過萬人能以不習陸戰之萬人而敵精于陸戰之數

十萬乎不過一霎時便可無噍類矣試看想當年唐太宗明太祖那樣謀臣猛將亦無不顧形勢而徑前者也須有一定打算定有安身處漸漸而去予爽然自失曰然則柰何曰不顧南京直取荆襄以其聲威揚帆直過決無與敵者彼閉城不出吾置之不論彼若通款與一空劄羈縻之遇小舡而燬之遇大舡則帶之有領兵降者則以我兵分配彼兵散與各將而用之得了荆襄呼召滇粵三逆藩與之連結搖動江以南以撓官軍則禍甚于今日矣予聞之大驚老賊如此着數眞梟雄也葢言言着實如先輩作文字侃侃鑿鑿結結實實說出幾句話果然有精彩必非尋常施素不多言言必有中口亦不大利辛辛苦苦說出一句便有一句用處後余力

保其平海至平海之歲予家居赴省歸適避雨入謁舍恰相値渠時欲於六月十四日起兵而羣然以爲不可渠決意不回相見時渠先問云老先生還有下教之處否予曰予何敢益老先生之所不逮但予會見姚制臺啟聖林七兄名賢總兵俱力言六月不宜進兵姚公所言皆無影響不中兵機予已忘之矣不足論獨林七兄所言畧有疑焉施曰老先生請出所疑小弟能爲老先生一言解之予述林云澎湖乃臺灣門戶勢在必取不取則舡無所栖泊而澎湖溝通海之處甚窄秋間北風多此時南風多進溝自南而北北風則水順風逆若利則順水而進不利則乘風而退南風則順水順風有進無退倘有不利何處着脚此語不知如何施云天下有言語似

是而非者此其是也十四日起兵就是小弟秘訣那時起兵十分中有一二分勝此時往十分中有九分勝海上風信至秋則北風作北風夜間大白日小南風則白日有夜間無澎湖溝未可輕進若不能遽進白日北風小在水上依泊至夜萬一大風作則雖舡百萬可保得一隻不相見四散漂流縱聚得來非一月之久不可豈非僥倖萬一一到直入勝敗由天此故謂十分中只一二分勝此時風向午時南風微微至晩及夜絲毫也無計予十四日領兵十六日可到不知裏邊虛實且在外邊遊衍嘗試之夜晩無風則舡舡相銜與舡旋轉不休謂之抛洋一日不可進則抛洋一日兩日不可進則抛洋兩日雖五六日無不可者至五六日則敵情斷無不

得者一入溝則有進無退古人尙沉船破釜如今方順水而進便想到乘風而退豈不可笑用南風正是要審敵若用北風則無可審矣如此則十分勝可必而予適言九分者那一分便要留與天到底人算只是人天意不爾無可柰何倘風起不時頃刻漂散人力何施小弟以人謀決之七日可得澎湖但恐劉國軒老賊不守澎湖而別遣將雖得澎湖倘須幾日工夫若國軒氣運不好海賊該滅劉國軒自守澎湖一戰而勝乘流直入兵不再舉臺灣即平矣予聞之大喜云臺灣已平了施云何以相信曰着着勝算語語中機業已成功可賀可賀後果於十六日到十七日與劉國軒打一仗互有損傷藍儀甫腹受七鎗腸皆流出衆兵不力施欲斬副將以

狥總兵叩求方止施申明約束每日挑探至廿一晚進兵劉國軒方整兵禦敵望見一點黑雲從天末起劉云不用排兵但排酒來作戲曰立見來船漂沒矣蓋黑雲乃起風之徵也酒筵方設而有殷殷之聲劉愕眙顧衆將曰何聲遠鳴遠息飲酒自若移時聲復作劉云豈雷聲耶語未畢而轟然一聲大振蓋雲作必颶風起雷作則風雲立散劉用是將筵席踢翻長歎曰此天也非人也罷罷速具舟楫乃自乘小船而常所坐大船有纛者以別人乘之其全軍覆敗惟國軒遁逸廿二日得澎湖計其日果七日也

施靖海六月十七日頭一戰惟藍理死戰大敗身被七鎗大腸已流出裹之復欲往施痛哭止之云汝乃我長子也此時惟汝與我共性命他將領皆觀望不前施乃申軍令欲斬他將諸將皆叩首決戰以贖次日戰乃勝及敘功時施遂將藍理名字刪去蓋藍理剛猛不肯屈意事施弄兒輩遂落其名後仍安溪師爲　上言之　上呼至前驗傷始官之

安溪陛見坐語甚久因及施烺取臺灣事至澎湖島師遣許師賀施澎湖十七峙皆海水苦鹹惟一處甜水僅可飮三千人而施領兵三萬屯其中時正六月又不雨皆以爲憂忽遍地皆生甜水許不信試以手刨沙皆甜水又施兵入劉國軒望海天有黑雲起大喜曰不須布陣試開筵飮酒坐見敵兵覆沒也蓋平時雲起即作颶風風作雖萬船可頃刻盡惟遇雷則解劉飮酒聽有聲曰

此何聲也審知爲雷因推翻酒筵而起曰天意如此誰能違之遂敗　上曰果有此事朕前年征厄魯得瀚海從來不雨而是年雨不啻數四及大兵至草茂水甘又其國妖孽田禾穗中每粒皆生一蚊蟲其莖斷之皆流鮮血從臣以爲言朕不信親視之乃知果爾也師曰聖人明知此等事只口不言　上曰非故意不言不可恃耳

海上初平時予赴官進京　上即問云如今臺灣已平姚啟聖施烺欲郡縣其地如何汝來時曾見之否奏云來時曾見之臣議論與之不合　上問云如何不合曰臺灣隔在大洋之外聲息皆不通小有事則不相救使人冒不測之險爲其地之官亦殊不情　上云然則棄之

予曰應棄　上曰如何棄法曰空其地任夷人居之而納款通貢即爲賀蘭有亦聽之賀蘭豈有大志耶彼安其國久矣事久生變到彼時置之不顧便失疆土與之爭利或將不得人風濤不測便爲損威終非善策　上云目下如何曰目下何妨以　皇上之聲靈幾十年可保無事　上曰如此且置郡縣若計到久遠十三省豈能長保爲我有耶後又姚總督施將軍請以萬人永戍臺灣　上面問曰此事如何予奏云以臣之見不可何也試問萬人如何永戍法如令其孤身永戍耶以萬人之衆令其去祖宗之墳墓離父母棄妻子孤子終身是萬人皆流犯彼能安之若素耶若說遷其父母家室而往是萬人即有十萬之衆不止無論一臺灣之地即屯

種不足以供其食用即可足用而萬兵一無所繫戀于內地矣何所顧忌兵不換而換將是爲將者如傳舍而兵皆室家相保婚姻相結兵爲主而將爲客勢必至弁髦其將而加之以不堪且繼之以叛據矣如何行得

上連點頭云是是又云然則汝意云何曰不得已甯不辭勞費已萬人戍而三年一更番歸省一番三千人

上諭中堂云李某所奏狠是你們可出與細商即依此票簽可也今其端漸見矣

榕村語錄續集卷十一

榕村語錄續集卷十二

本朝時事

乙卯年海上圍海澄公予使人進蠟丸疏請救　上甚喜陞予侍讀學士遂丁憂至戊午年劉國軒攻泉州安溪已破州城危在旦夕劉國軒斷洛陽橋則康親王兵雖欲救而不能是福州救不能至斷江東橋則喇將軍兵雖欲救而不能是漳州救不能至予使六家叔請師又使弟光垤從山路引康親王大兵自永春來遣二吳表弟並從兄光斗往漳州請甯海將軍從漳平縣來予令人開山路以迎之一得回信予募二人從水底通信泉州府張仲舉武官楊鳳起見有予書及親王令諭甯海將軍書皆有印在上而滿洲字城中始有固志再守十

日而大兵至相去數十里劉國軒遁去蓋我兵已入死地有進無退也

工部行次昭陵詩曰鐵馬汗常趨錢牧齋以爲是用太宗安祿山亂華陰兵與崔乾祐戰石馬皆汗世間果有此事予鄉白頭賊舉事稱爲崇禎太子皆稱爲太子爺初止有衆三千爲安溪縣官李鈺所敗恨之後遂至萬餘其勢甚大戊午正月朔先君喪中安卿舍弟即早夢祠堂中遠代祖有木像數尊皆鐵甲流汗先祖侍旁示舍弟曰汝視各祖宗卸甲時汝等即宜挈家走矣因舍弟平素夢俱不靈亦不爲意白頭賊春間竟圍安溪城予時家僕不過二三人何能爲李令未被圍時曾遣其家人持銀二百四十兩及盤費約三百金往賀新總督到

任爲賊兵所阻不能達回安溪又爲白頭賊所阻因繞
道至予家求救予告之以不能渠曰大栢公能辨此蓋
指葆甫家伯尙能號召向日所用鄉兵也予曰亦會謀
之彼殊不以爲意蓋有爲賊游說者言君莫動賊必不
來相害卽保護鄉里亦是好事何苦發此難端自焚其
巢蓋賊衆萬餘曾用人挾柴一束以擲堡中頃刻與堡
平順風縱火焚之立時焦爛故人懼之無不擔負米粮
以餉之家伯亦惑其說予無意中對李僕發嘆曰如某
有餉資卽自爲之無煩央他人也李僕問曰所需幾何
予曰二三百金足矣僕卽應聲曰小人有因言其故予
曰好可將百金來卽刻散募得百人一族人與賊通去
對所募人曰何癡耶賊數萬而以百人爲之點心何足

以飽賊彼書獃無所知汝輩何速送死乎期次日早募
兵至正午不見一人初不解其故後聞此言予卽使人
縛至數其罪欲殺之有爲之解者請立刻使募人皆至
以緩其死予許而囚之以待募兵之至移時果俱來卽
令一舊爲賊投誠李老名治者率之而往半路又潰歸
予因呼李老至曰汝試揀其中有膽者數人不須與賊
交鋒賊萬餘人所恃皆四方村堡送給者予自寫告示
數百張遠近散張言賊何能爲害不過烏合之衆大兵
旦夕卽到予已練鄉兵勦賊汝若送粮亦是賊大兵豈
汝貸耶自今已後各保已寨若賊徵粮汝但云我不許
汝不與粮害不在汝倘賊平了我堡汝再送粮不遲目
下若仍送粮義旗卽指其堡矣又分兵守其送粮要路

有卽截斷不數日賊無從得食大窘向有家人投賊作
鎭將者至是領所部數百人來降賊大懼恐其鎭將有
泉州人皆生心圖之遂惶顧欲走又饑乏不數日遂潰
散止二三千人皆其親密者至四日家伯壽日往拜之
忽有人報白頭賊至彌望皆白不知其數巳將下嶺予
卽回聚衆父老謀之皆曰聚兵守堡予曰非計也但守
已堡他堡必爲賊所破賊卽驅他堡人以攻吾堡仍用
火焚無噍類矣不若出兵逆之他堡而來助者予遣之
歸曰汝但傾堡內大小男女皆聚立堡外有鉄器者執
鉄器無則竹竿亦好有賽神旗揚之無則裙襦亦好不
如令卽以賊論諸堡果依令行而以鄉兵迎賊賊見各
堡旗幟人多亦惶恐復見鄉兵迎敵竟止于山腰隔水

相罵予聞之曰事定矣到罵時其技窮矣是日避賊將
祠堂中祖木像移至土堡樓上是夜風雨大作屋瓦皆
飛風將樓上窗檻盡折並將祖像座後木屏亦吹倒舍
弟小兒急奔上樓護像像俱端坐不動像纔尺許而下
木座輕甚可怪也鐵甲流汗之夢驗矣賊遂退予令三
舍弟領兵尾之莫與交鋒不逼不脫賊果窘數日後俱
饑餒而散白頭賊既平予無餉養兵遂欲散遣張仲舉
時爲泉州守曰勿散他賊正多仰老先生爲干城發餉
接濟且得遷延秋間海寇大盛劉國軒破漳州滿洲兵
全軍覆没全漳州縣皆降泉州州縣亦望風降安溪父
老白李令曰如山賊來雖數萬敢爲公保守倘海兵三
人至予輩亦不敢與抗李令大懼卽率千總一人收拾

庫銀二三千乘夜逃至予家勸予走予曰諸君可走予不能也有老母兄弟妻子在將安之且予在此尚有依賴纔出堡即數轎夫舟子可以縛送海上矣予問令將何之曰予往走京師但見老母一面任　皇上立斬所甘心也予曰此眞匹夫之見所謂忘其身以及其親者也令問策曰棄城固不好與其到京取死不若奔到康親王處求救渠曰王爺以予為棄城有何好處不如歸死于朝廷耳予曰君肯去王爺處予當付以啟白各郡邑盡降不當獨罪君也渠與千總曰待吾輩再商之因去就寢半夜來叩予門予起問之曰予輩思大老爺係鄉紳尚為守計予輩乃守土官竟逃不美即死無以見先人也願助公守予曰予亦無策君何以助曰予現將

庫銀攜出有二三千金幫餉亦是急着予曰如此則佳即取千金至團練鄉兵海上竟以劉國軒弟國昌為安溪令國軒用侍生帖來字大如碗招降國昌亦娓娓千言引劉誠意勸為興王佐予復書言汝等數十年耑以擄掠為事未必能成大事但將數縣何遽及天下天下亦頗大何言之易汝等莫來鬧我我亦不能為君害未用所以軍灞上者不過備他盜與非常耳倘天命有歸予尚能使貴君臣服其黼冔賓于王家云云其書海上人皆能熟誦之予令六家叔至康親王處請救王有令諭來助餉銀一千文武官劄付廿張文官自同知以下武自副將以下皆許填給有功即題授餉與劄付再用再來取又兩月大兵來予令鄉兵逆大兵而以李令千總與其事而為之言於親王解其棄城之故攜庫項以餉軍團兵拒寇為有功王亦復其官李令輩與鄉人及和尚鋭峯皆言夜夜見有神火無數如隊伍成行坐作進退之狀予曰焉知非鬼燐耶李老乃宿賊曰鬼青神紅予輩為賊覘此為進退今者紅也非青也勝賊必矣

凡臨事利害來度之於理不可避再揣之於勢有六七分不必避那二三分付之天天下事便好處當予舉義兵時合族人勸止且問曰海寇百萬君卒一百能抗之耶是又何理予曰予却有見前者耿逆未平予豈敢為此今者海兵即能困親王將軍至於死而力不能及關關外兵計日可至予兵雖百人原不用之戰止搖旗布散以虛疑恫喝之雖百人而有萬人之勢且度海賊數十

年來殺人數百萬而予家世未嘗害人且渠非如他方自外來者或氣厚力全不可知海寇底裏有何不可測處而曰予輩即殲其手天道人事無此也

事到頭當自作主張不可徒聽人說丁巳歲鄭氏有煩言黃王齋以狀來告適侍先子坐中不能隱其書大兄因述謝維三害之言謂當一出先子素謹慮禍及命作書與瞿園達意予既承命而陰屬王齋此紙勿畀中夜安卿披衣起謂宜與老練者謀之予謂不然我未嘗與彼敵非呂華之比家產聽其籍沒亦非所虞琅嶠淡水之行亦未必然廈門恐不免耳吾得見彼則慷慨陳辭士各有志何必相強哉或應至島上天也

闔有油杉木生長于地下人偶掘地得之以為寶做棺木

試法六月以生肉置其中久但乾縮不臭腐安溪師爲太老師置一副值四五百金師選館在京師泉州守欲得此以爲其母用太老師不肯遂屬安溪令逼索之又不得守甚怒太老師懼禍遂將板剖作二子其一令知其剖也卻還之及師假歸到處作不平語守與令遂大恨未幾而三藩叛守與令皆爲僞官守與令先薦師令耿王逼之官師不起又屢以文書報師情宦叛起義兵及海賊至守與令又爲海官復報師叛身家幾覆及蠟丸奏通大兵入泉有 特旨不可屠城恐有李學士在內兵入城沿門呼索李學士不可得令聞之遂出白師不在郡在縣之湖頭學士尹泰卽令渠邀請令銜命往師已聞信來遇於路師仍溫言相款不計也令辛丑進

士直隸安肅縣人姓謝未幾令于閩及師督學時安肅謝姓凡諸生皆不與考師久始聞之笑曰吾意中久不復知安溪有一謝令爲安肅人矣何自駭如是且吾欲報復當日恢復時畧一動口渠便虀粉何待此時且其姓何罪諭學官補試皆照常發落

予家居時卻曾以一百人破二萬白頭賊然賴神明之力未可以自詡知兵也先是白頭賊圍泉州安溪甚危府縣皆來求救予不得已呼召三十人從險隘絕其根道數日而賊窘解去因恨予從山上至予湖頭衆倉皇不知所措爲辦保守計予曰惟有一戰或僥倖萬一點集百人孟浪向前隔水而待賊遂遷延觀望予曰事濟矣一卻便不復敢下午間酒肉勞軍至晚令其守之盡夜日天明看賊不退還如前守如賊已退卽上山尾追不要逼近只隔四五里相隨渠住亦住渠行亦行如有散歸之賊不可傷他一人任其逃奔次早果退我軍如命而行可恨賊初臨時予卽發人至縣中取救兵知縣帶二百人遊擊帶八百人來援亦上山赶賊甚欺官兵無能一見官兵遂駐札山頭作戰勢知縣遊擊一見膽落卽刻帶兵奔回予驚懼不知所爲倘我兵亦隨之奔大事去矣卽命三舍弟趨赴兵營有一人退者立斬之舍弟自立露刃立山下賊見予兵不動亦卽復向前行逐日賊之剃頭而散者不可勝計我兵見之但曰好好汝速去我不汝戕也未及一月賊止餘二十餘人從漳州入海不知所終

張仁趾說泰州鹽賊孔文泰事先生曰殺降最不可卽是其人極不好有大罪倘有功亦須救之予鄉李治初爲賊攻吾堡幾開其人時爲賊偏裨用力甚銳當予陷于林日盛時渠時語林曰李家是風水的人家如何殺得他死不如放去好後賊平渠投誠于海澄公賊有一參將投誠後復做官遂揚揚歸鄉里祭祖先寒家有暴戾子弟竟擒而殺之渠遂不敢歸一日予至府城渠來謁又一二年窮餓甚無所歸攜家來投鄉里人遂欲得而甘心焉予厲禁不許保全之未幾寇盜大作予書生調遣或畧知至行間之事毫不知大得渠力渠經過與不曾經過得差多如賊來予只空說不妨以安衆心未知所以備之之道呼渠至渠便有方海寇劉國軒圍泉州

府已絶粮危困甚予請甯海將軍及巡撫吳伯誠兩路俱進而患城中不支倘兵未至而破無及矣與之商渠遂薦二人能没水行府城臨河至城下夜呼守陴者懸二繩以上有予手書及甯海將軍清書用印三劄時張仲舉知府事識予手跡合城歡呼爲堅守數日大兵果至劉國軒連夜遁去其所用没水二人乃鄉里中劇賊之渠魁自此予誡之以不得再蹈故轍渠亦誓自湔洗後予以鄉里凡有賊皆委之如有失即責之捕獲予時周其困乏鄉里中遂可夜不閉戶其人向有大罪至泉州城賴此而存其功亦與相埒如何復殺之孔明不殺魏延豈惟人才少且每出立功皆是延如何可殺有功

先伯將舉兵與賊爲難時有別村一老人來云恭喜先伯問所以曰吾昨夢境主即土神云你們這幾時且莫來香火我們都要幫李相公家去殺賊先伯驚遽曰此何言吾方救死不暇焉得有此及賊平兵從此村過其老人來迎云向者境主之言不謬還有一奇某等近往廟中燒火但見境主膝間破損視之中有一炮子揀出現在與先伯看由今思之賊三四萬人火炮連天不曾傷我們一根毛髮我們一炮便中其要害所傷死者皆是先鋒副將其初林日盛原不欲搶拿我們人口而硬主張者張吉王士兩人立下軍令狀來的到破賊時有一百鄉兵恨賊竟將賊木柵已破斷兩三層而入其勢不可當某怕甚賊死時自然先殺了某等而後死肯相饒乎忽聞鳴金收兵乃先君止之曰如此吾子孫必不保鄉兵曰相公一家事小如今不滅賊賊出吾數村無噍類矣先君曰這說不得其初若是諸親友舉事我們自然從你今日之事我之力也諸親友乘我之勢而至此吾何爲哉爲子孫耳若諸親友不顧我子孫諸親友是吾仇也吾便整兵相向不知其他衆人才歇賊見吾軍退又示武于衆赶出寨來寨傍伏二門鳥鎗他亦不知爲何人見賊出便放一鎗打死的就是王士一鎗打死的就是張吉賊自此奪氣矣可見古來佐命功臣說自已的功都是貪天功以爲已力一家尚如此何況天命所歸

予以掌院再假旋時過福州巡撫張義山憂形于色曰貴省將又亂山海之盜又生奈何予曰何故曰還是舊賊

無所歸嘯聚耳予曰何怪其然渠等平常皆稱鎮稱藩稱位無論平民雖鄉紳皆榜而管之一但爲編伍不特舊日受其荼毒者得反乎爾即安居伏處里巷與之拱手復稱其鎮位半眞半假以嗤辱之彼亦羞憤欲死矣張曰奈何曰如今有法老公祖可秘訪那些走卒莫管他訪渠魁是誰不過幾个招致他來在轅門與之署官使之家口有安頓有馬可乘有肉可吃豎子紳衿不得撻而辱之彼願足矣若有警即用他鉤怡擒縛便可帖然張大喜即請予疏所知者書數名姓與之而屬訪其餘者果用之而安至今無亂者衞房師撫黔不知此法見苗亂即用吏役擒治吏役被殺即用官兵卒至兵敗問一死罪是皆由讀書少但看黃家賊事宜便可見莫

妙于以賊攻賊不勞擾攘而成功甚易

鬼神有靈皆人心所向也不特往代如伍子胥朱虛侯近時關公如此即如姚總督本是一無賴光棍竭民膏脂用如泥沙可稱窮凶極惡而臨死半年之間革除閩中數百年大當里役諸事貪官猾吏勢豪劣衿聞即參處風力甚好手段甚辣人不敢犯至今官吏倒置諸弊政久經禁革勢亦不能復行大當之事一到萬金之家立敗慘至有將祖父屍棺掘起暴露而賣其塋域者姚熙之向予云予年已六十算所蓄銀尚有百萬計予盡意用今生料是足用至兒子輩貭豚犬即有金山銀海彼亦不能自存與之何用吾當立意自今一錢不取為民興利除害一日請藩司姓馬者至命坐其座用二力士掖之不得動渠自下堂拜之八拜藩司窘極呼叫既畢藩司叩頭不能起請其故姚曰無他要汝做好官幫我而已凡予所欲為事貴司幫我奉行盡力不許絲毫欺蔽藩司領命惟謹渠遂搜剔害民之事盡行除去即里長亦復革絕予告之曰老公祖革去里長亦屬太過自明太祖立此不獨通官民之情地方官一到亦須有一人服役應用如何可去渠云老先生所言乃儒者之常道小弟所革乃除惡務盡之意卒竟去之貪官即刻參處蠹役立斃杖下惟作惡秀才未至處死然亦聞風縮首革面矣一日到興泉衆衿郊迎姚見之為之下輿執手道故直呼若儕輩云諸兄今來甚善自稱名云某大留意諸兄欲諸兄用心讀書做好人為國家用為鄉邦光如某某者其行事如彼如彼訪拏之時某意亦不欲生之後轉念倒底是吾輩一脉故終寛之諸兄當勉力仁義何常蹈之則為君子姚啟聖是何等樣人乃無賴光棍今竟翻然為善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諸兄但看姚某此後若何倘若蹈前轍諸兄再見當唾之罵之打之書其惡迹于通衢以恥之語畢別去衆衿乃相率歡舞半年而率民立祠至今有官吏不肖為惡者相率而哭諸姚廟雨暘有愆相率而禱諸姚廟人心所向亦即有靈然本是一不好人壬戌癸亥平海事本是渠發端施烺本與相好又是渠所薦過者至用兵時　上本令渠二人同事及施為將渠生嫉妬百般阻撓施遂上疏欲自專其事　上竟從之兩人大相惡姚遂用三千金買孫蕙上本說兵不可輕動恐船入大洋損兵辱國及予給假見之云老公祖不須如此當日施尊侯本老公祖所薦他之功即老公祖之功也姚曰老先生莫不是云小弟忌他立功麽姚某雖褊也不小量如此但兵凶器也須動出萬全他輕動躁猛萬一颶風作攝入大洋喪師辱國他是武人我輩是文臣如何不替國家慎防予云都門亦有孫御史為此言者某給假時有　旨令李某雖給假明早令入啟奏次日　上云孫某本汝見過否予奏云兩日前見過予若駁其本渠立刻便壞事內有云或南風北風皆可乘利對上淡水下淡水依以為固自謂工巧不知淡水乃賊地如何為我所守總是不明白亂說耳予奏云孫某所

言不失慎重之意但以臣度之天運循環無往不復閩
廣江浙受其蹂躪者數千里地受其荼毒百萬生靈三
世爲將已道家所忌况四世爲賊乎且渠今內亂我
朝方盛眞天亡之時也但雖天時地利俱好而其中必
須一點人事湊合斷未有安坐不費一草一木而賊將
傾巢來歸者　上云別的不須躊躇只是恐風起攝船
入大洋賊衆乘之喪師爲慮耳此語亦非孫蕙一人言
之定海將軍姚啟聖皆有本來如此說予奏云此處臣
亦經問過施烺施烺大笑云此皆不會身經之言若云
兵有利鈍不必大洋若颶風作入大洋縱有百萬戰艦
至其中如一粃我船不自主賊船能自主乎縱使偶然
慓至一處相去一丈欲會合而不可得予既不因之爲

功賊又安能乘之爲利施烺自言爲定海將軍時曾遇
此險三百號船俱入大洋風雨三日夜風雨少歇施烺
出望語舟子曰那一點黑當是廣東南澳向彼處去遂
抵其上候至月餘三百船皆至無一損傷者如遇此事
不過無利亦會無害　上遂意快老公祖所聞左右之
言亦不盡確望更詳審此朝廷大事和衷相濟爲善渠
終是心裏明白自此遂解後藍理被其參處予雖爲救
出姚亦謂其梟雄恐有扣閽事屢以千金撫慰之及施
烺調用姚只不發亦予言之而後發到得了臺灣時渠
又不應搶先上本說朱天貴陣亡是他的標員已成大
功像施烺全無作爲者遂蒙　優旨施大銜恨施遂蓄
毒入鄭家得姚一點陰利事命陳起爵入奏平賊事遂

口爲　上陳之其實姚報捷內若肯歸功於施施本豈
能刪姚且施會爲姚薦其功更大渠不出此致施爲此
　上已心不懌姚會姚二三日連上五六本竟要更制
立法四海九州欲自重加整理而第四本至有改冠服
諸大論以稿見示予復書云頃有他語老公祖功大蒂
固總不妨今所上眞不好了第四本又不宜後姚復書
云果以第四本奉　嚴旨乃服老先生高見也不數月
遂氣忿疽發背而死人不特做不好事太急便有禍作
好事太急亦少受用人當大難時雖聖人不能自持如
王姚江也是做工夫人及內璫譖毀一夕對門生拔刀
語云吾若見君當以此于君側手刃此二賊以身償之
門人不可乃云吾有老親在獨恨無此一片土可以竊

負而逃耳朱子于韓侂胄逞凶時亦大憂苦

榕村語錄續集卷十二

榕村語錄續集卷十三

本朝時事

丙寅還朝是明公帶信說　皇上問過六七次不便再住
太夫人年雖高君親一也寧可還朝後再商量予因入
都　上大喜召入用待騷達王子禮賜坐七重氈不候
缺即入閣辦事時大治東海江都比肩而立於朝大治
東海謀大拜漢陽已受傷眞定索然無色不久少宰缺
出明公謂予曰老先生掌院可大拜從部堂亦可大拜
大拜等耳只是從部堂爲穩今年少宰明年不許升尙
書麼尙書即大拜矣一到掌院爭之者衆徐健菴必不
相饒說老先生福建人學問一些不知橫生風波斷乎
不穩但恐　上意難回耳予顰蹙求救曰看老先生造

化　上將出口明公啟奏少宰缺　上問明公答此缺
應當李某升補李某在內閣已久　上曰他有甚麼不
該升難道郭棻與韓菼都開列何況於他只是我別有
用他處此缺與胡升猷罷明公出謂曰老先生不妥不
妥桐城升予即補掌院後果一一如其言予日有歸志
恰好同來一表兄一僕一姪俱死傷心慘目而小兒又
亡老母又病信到顧不得只得又去戊辰再來爲德格
勒事明公亦中傷予而東海構禍日急張鵬爲兵部司
官一日來語曰鵬見索公索謂曰李某喫虧全是明某
汝知之乎及見明言及予明曰李某是眞人品予所最
敬者他雖學士予敬之過於大學士鵬愕然徐問之明
因告以中情曰豈獨人害之連學生也有力蓋德格勒

他不過見他講了書說他有志向上豈料一到　皇上
前如此亂道火上學生身不得不自救鵬曰然則今老
師雖欲爲之挽回無及矣明曰吾亦尋悔如今在此爲
他挽回我所言者豈能自相反背但對　上別稱道他
的功就是了

戊辰徐健菴聞予且來京熊遜修亦將至少後予因包程
赴熊促令急進遂日行三百里先予五六日到京見
上上問汝帶去李某書與汝兄看如何熊對以不通
上又問書不通人如何迺造作無影話又出浙中採得
福建門報說予過省總督王新命請予飲演戲予獨點
范蠡扁舟五湖一齣　上曰點此何意曰渠不過一去
不復還朝耳渠以功如范蠡自居而以　皇上爲可與

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又言予在福州大演戲三日皆
一片荒唐予過福州張義山撫軍請飯一餐次早即行
何從演戲予到家王新命並未嘗到任核熊遜修不至
是皆健菴之布置造作也到京前一日　上已命禮部
上參本予適至而免　上初聞熊語怒不可解曰李某
何遽歸左右曰渠言母病　上曰何嘗爲母病果爾如
何在福州大演戲三日而始歸

予平生與人無怨怒獨於徐健菴則不免略有之蓋無故
而必欲見殺不遺餘力可怪耳高澹人亦有力北門見
傷不少于振甲爲捐納事獨讐予　上問捐納可有人
不喜否曰誰不喜就只講道學者不喜誰不喜學院之
命由此由今思之反得此以占淸流中渠等自推予出

戶非予與諸君立異也當時索盛時予不會謁索明盛
時予不會附明徐健菴勢傾滿漢高淡人呼吸風雷余
大怡于成龍炙手薰天滿朝誰不造之獨予幸為諸公
所棄于門不到者惟杜秀水及我耳今日月光照雖欲
粘予于數公之中而不可得則當日之揶揄其相予也
多矣
戊午居憂即升閣學庚申秋到京壬戌給假歸丙寅七月
還朝丁卯二月再給假兩次來皆額外即補丁卯託北
門北門極為言喪子母病之苦　上即准假一年懸缺
以待予辭謝北門北門曰君家居七年來補八月而復
告歸雖太夫人年誠高公誠孝然在他人恐有厚于親
而薄于君之嫌　皇上以公平日之忠節進言之誠信

故有此特恩予又懇以懸缺不便實是終養母年七十
餘而某纔四十餘某事君之日長事親之日短北門曰
公但去俟假滿或再展限某若在位必左右之且某之
不留公者亦別有故也四顧家人令其退移席促膝曰
事勢有變予驚問故曰浙江人可畏不久予亦危予無
所逃公雖恬退　上却獨用若等斷不能容公閩人覩
予更孤危苟可以避矰繳何必以身當之先是北門語
張雄見囑曰今欲以尙書處李公不識李公能於會議
時內外照應否予當時對以某從來不能為不由中語
若在九卿班果知之眞無不言者不爾斷不能妄言且
為我致謝明公厚意即明公聲威震天下而會議時未
必不為人所欺假其名以邀利利歸人而名歸已非計

也張即以告北門大感動逾月不通賓客門庭肅然余
住盧累造不得見大惶駭賄覓其由得之大恨予以此
故百般陳說明公又隨之如故語畢北門執手曰張某
前語承教某至今銘刻不能忘但某甚苦公察識左右
刻刻求索不應即得禍某豈懼飢寒耶何須此纍纍不
得已耳此時固知非公宜出時俟可以措手某即招請
公出虛席相待共行一二佳事令天下人謂明珠始雖
無狀幸能補過某死瞑目矣今雖欲改轍可得耶予去
時　上固問通易人予以德格勒徐元夢肯讀書對去
後即命德子鶚進講而東海終日以大義責其進言欲
去北門以致太平逢大旱　上令德揲蓍得夬卦因曰
澤在天上有雨但決去小人便甘霖立沛矣　上曰小

人在何處曰陰乘陽逼近九五乃得時得位者　上曰
如何去之曰揚于王庭自然明正典刑　上以予覩
之曰健而說決而和和而說似不動聲色而隱然去之
豈不更好曰健與決似終從斬截也於是明公偵知之
大急窘而東海又借此以傾予北門乃下手德子鶚而
予亦遭其傾陷矣子鶚三四夾棍東海令大司寇固訊
誰指使者意在予子鶚始終無詞最後對圖曰君為法
司而用刑不嚴予不痛安得成招圖曰若何為嚴刑曰
夾予足予何痛一夾予即假寐甚酣適若移以夾予腦
庶其有怵乎圖知其以死殉即復　旨抄家時令班第
抄之班回奏其母亦恨其子之狂妄但其家實無一物
敝衣糲食窮苦不堪　上云得勿有轉移乎曰不似一

切稱是故發訊時有　旨糜爛其皮肉無不可但須留
一活口以此圖納尙不敢殺之徐善長雖來有囑大司
寇者故得輕東海有書隱約其詞令予莫進京而又族
同鄉陳介石致書謂京師有老夫子再來不値一文錢
之語以止之東海日短予於　上前謂奸詐不可方物
在起居注德徐李三人背衆僚面墻吁嘆非議朝政日
以爲常　皇上雖如此隆重渠渠却無半點戀主心謂
今時非渠有爲之時故浩然而歸此長假非短假也至
期必展限爲驗仲弟鼎徵來會試予爲兩疏稿一展假
一終養命至京與徐健菴商之時有同舍弟行陳孝廉
仲遠者一路主應上展限本屬舍弟兩存之非舍弟一
到京卽趨至東海家東海喜甚以爲奇貨卽定上展限

本而且爲改終養意氣飛揚喜動顏色舍弟心疑辭出
渠固留舍弟曰安頓伴友卽來寫本一出陳仲遠至同
鄉仕宦家衆口一詞謂予大危爲東海所媒孽仲遠亟
歸面斥舍弟舍弟悟與東海狂喜合卽潛避一僻處寫
上展限本後予聞　太皇太后大恤卽倉皇入都予至
省張義山爲撫軍延予入密室語予曰聞王儼齋奔喪
日夜行三百里可速行建溪水險試助公火炬人夫可
七日卽出關至京明日　太皇太后梓宮卽出而　上
已命禮部具參本入矣　上命九卿科道並內閣學士
翰林院同看問口供且內出侍衛環之徐健菴知予知
其謀勢必出其手書比入親予袂涕泣曰其無他哀懇
萬端予遂許之渠正爲大司寇審時渠不敢出一語且

密囑圖納令莫問不早赴都但問薦舉德格勒一事予
對臣薦德格勒本不曾薦其爲人但說他有志讀書不
曾奏明其人狂妄爲罪時京江據以復　旨移時出宜
旨謂李某從來奏事不欺如平臺灣舉朝無有建議
者而李某主其議只有薦德格勒一節錯今旣服罪令
他還到掌院任其日日食問口供時日食將旣人面才
見影天昏地黑及　旨意出日方復圓有以此爲言者
予曰天變乃一定者與此何涉其人曰適値此便是天
意

先生語予曰庚申入京遇吳老師玉騧於維揚云子以編
修三年入座可謂榮遇此行也吾覘子無論氣可卜遠
大然英氣亦害事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不可不愼予

抑所以曰不可與　上私語奏對須在人共見共聞時
設獨對聲須高此二語予至今守之臨別又云內有一
中書高士奇者此時官雖小然非久居人下者君須留
意後一一如其言予初登賢書隨衆見座主吳徧觀獨
指予曰李兄第一遠大其精神足皆內斂示衆同年曰
汝輩皆宜學此又特指予表弟吳曰君尤當學李年兄
問吳年歲家世父母子息吳對無子吳愀然曰父母之
身須當保重亟學李年兄方好吳甚懼丁未會試不中
回遇淮上舟中衆見又如此說吳庚戌與予同登第卽
卒於京其神鑒如此丙寅再還朝不久卽少宰缺出
上將出口一日予造朝第一到移時北門來謂予曰少
宰出應君補矣爲君謀此席甚好予不解所以渠徐剖

白曰少宰本折掌院欲搖動恐　上以此相待但掌院
一席渠輩爭欲得之以爲大拜地君閩人也渠輩肯以
此相讓耶且君之功業品望何須以此爲重推以與之
而自避於少宰以君之受知在帝心也少宰不過借逕
卽日尙書自尙書而大拜誰靳君者如此人相安於資
格而不覺遽而掌院人既憤其司文章之命又意　上
必卽以掌院大拜矣竊爲君危之今日某入對必極力
推轂君爲少宰果就君當安枕不爾未得帖然也予曰
我必得右宰公之意則銘諸心矣若大拜豈所敢望功
名彌盛必有禍咎晚生深不願如此明日又見嘖嘖曰
掌院恐不免矣昨聞少宰本下問李某何如予曰李某
有何不可少宰者儘去得　上曰去得何消說韓菼郭

棻皆可爲豈李某不可爲但我尙留之他有所用胡升
猷使於吳三桂不屈節此人可用卽以胡爲少宰予曰
掌院現有張敦復公何云此曰敦復不穩不穩予曰敦
復非江南人耶曰敦復是好人數日張卽落五級而掌
院缺出開列啟奏徐健菴高淡人正要得此託宛平宛
平甚爲之力　上問及宛平曰正是此地要緊必得文
章學問實足以服天下而又必須時近　皇上知道事
體的方纔不悞事　上曰固然要學問好也要人品端
正纔好卽指予曰我看這个學士就好就做得予時急
卒不能有話奏辭隨班出至內閣羣黙然不數月予卽
詣北門一見予云有所求渠前席曰願聞予告以母老
送母歸養北門撫然嘆曰賢哉學生頻年在政府有造

謁者無非乞陞擢欲爲督撫從不見老先生一語及此
今日來學生私忖以爲或欲得浙撫耳若然學生無不
盡力者却又是告歸學生今日眞心輸服矣君欲歸亦
好予曰萬一不出缺奈何求老先生爲力出缺則便假
滿展假日卽不出缺假滿時先或以病辭只是一去不
通音問則不可或一年之間必須有摺子請安或著何
書錄呈或曰請安皆不可少摺子中卽可言及老母須
養事予曰本無用世之才且某年適四十餘所謂報劉
之日短烏鳥私情苟得所願老母百年後當身以盡忠
以報　朝廷耳渠卽許爲　上語果得請丁卯歸母病
三次冬始抵舍予去後東海日搆予適德子鶚嚮用因
早揲蓍得夬卦曰澤在天上而爲陰所蔽決去小人則

立雨矣　上問小人是何等人曰甚貴甚近　上曰說
而和亦不必急又曰必宜立斷北門偵知危急之極日
夜用工與東海合勢因牽予入其內丁卯冬予仲弟攜
終養展假兩本稿託東海裁決東海力主終養仲弟心
動出遇陳仲遠知其陷予連夜上展假本至戊辰春
太皇太后梓宮將出　上已吩咐禮部具參本本未入
而予已到次日九卿詹事科道翰林內出侍衛七八人
帶刀環立會問口供四月初一日食昏黑移時　上出
旨仍掌院實出意外後張右南施尊侯皆爲予言東海
力託伊搜予居家事密奏張廉訪不得施曰渠薦我成
功而我害之不祥且渠亦無可指者施已受東海譖深
怨予然不肯爲此後因齋戒劉子端一日步月中庭酒

後慨然語予曰不知老先生如此爲人何以人必欲殺
之而後快予亦不必指其人老先生一到京勢已解未
至時合朝皆爲君危罷官何足道皆身家性命干係予
問其狀曰有人叫做衙門動本郭華野不肯學生家人
送本稿還在予既不知君但耿逆變時君之志節人所
知者誤參一好人予輩終身之累豈肯爲此予問何事
曰何必言自然是揑造語豈患無詞張義山來京語予
曰君奔　太皇太后喪時承枉顧問君行狀君緩應之
予促君行君曰何急乃爾予不便以實告但以聞王儼
齋坐飛仙舡日行三百里晝夜兼程君似不宜遲赶一
月到京方好君以劍溪水滔非半月不能予曰宜思水
行宜速陸行助君驛夫四十名夜則執火六日而出關
始能一月到　太皇太后明日出殯君先一日至不然
殆哉其時余大怡幾回促予參君言是內出意後予知
其語亦不創自大治予亦曾熟思之不獨不肯爲唐朝
彝兩參己幽沉海底永無天日之望得君爲　上一語
回春百日重陰頃刻開霽自道官二三年即秉節鉞無
論張義山是有血性男子如此舉動狗彘不食其餘即
以　揆之予將參君何事君居家又不與人訟事又不
强霸人產又不說事得財勢必假造款件君立朝即有
不好非巡撫所得參所得參者必是耿逆變時守節不
固與賊通氣之事揑詞成案君之功具有檔案抄報不
是傳聞私語　上即怒君亦未必見疏即置君於法畢
竟差大人審問且　上親鞫亦或有之我既出疏是爲

原告一原一被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仇君者躲在
一壁以觀成敗而我與君好友而爲死敵殊無謂也且
勝負未可知事皆虛揑只恐君之勝分數還多些哩予
雖愚愚不至此因大笑予戊辰入京不數月即左遷通
政不久即兵部尙書不久工部尙書缺出　上亦有回
心而衛老師陸稼書事起牽予入　上曰蠻子那有一
个好人罷了索性放一漢軍因放高爾位後又稍解而
衛老師流黑龍江又牽予入奸黨籍矣　上問北門曰
衛某發遺道學亦怕否亦不言道學爲誰所以予命宮
自行忖度日者推之宜死臧氏之子何力之能爲陸稼
書衛猗氏豈亦有意害予者哉已已　南巡孝感薦東
海道德文章經濟兼之古無其匹此乃氣運極盛所生
之人材不用可惜次之立齋而韓菼時文從來所無極
詆予一字不通人亦奸詐詭僞如鬼如蜮高士奇招權
納賄王鴻緒亦奸猾鑽刺東海年餘結撰始成此局孝
感一奏高已聞知故爲不聞之狀一日上問高曰李某
何如人高曰不與深交這一番出來邂逅相遇看來亦
還是讀書人　上曰不然熊賜履說他一字不通且爲
人奸僞高故作愕然曰其然人却看不出以臣觀之或
詞章之學非其所長到是讀些有根柢書也還算个讀
書人　上曰汝便是公道人張英也如此說不特他也
有人說倆不好哩高故引罪曰臣學問很不成學問詩
文一切何嘗有處勝人　聖恩容恕姑留在此臣實無
知　上曰却不是說倆學問到說學問還好高曰然則

云何豈言臣犯　皇上法耶　上曰恐是如此高故作不解惶悚而已東海時有即日爰立之望中外震動渠亦驕恣自得不料日日延下緩緩鬆脫暗中高毒不相東海而相立齋雖相立齋却不安穩仍帶掌院凡有文章不稱　上旨必令其兄改定俄而湯潛菴被讒徐明搆閒高王羅入郭華野參劾張汧事發東有佛倫爲敵錢閶亭一案牽連趙高鹿馬又有朱敦厚一案南有傅臘塔爲敵起胡簡敬之獄以爲例遂發徐氏之奸徐樹敏問死罪立齋一見傳疏即參明一本明日中　旨立齋革職驚悸嘔血而死東海還山仍日圖起用韓王果亭爲之兆而不謂命之止於此也

師自庚申秋以學士還朝奉太師母來京壬戌夏告假送

母歸明中堂七次札來促還朝　上問七次矣李高陽死　上便問胡不至是時德子鶚已爲　上講易得氣丙寅北門促甚只得還朝此來余國柱相見師尚與之談望其改轍如姚熙之也余亦順說道學語而實不悛也師又見北門以正導之大感動北門見張雄大思改悔大治見而懼遂造語言譖於北門以師日對人罵之北門先不信後德子鶚在　上前直陳北門大治之奸二人急始將師並下毒手矣丁卯春以告假省母病冬有　太皇太后喪戊辰正月到京德子鶚受刑配於遠地北門高士奇余國柱王儼齋一齊都去位而徐健菴亦爲于振甲所擊張汧事已發不久亦去但雖去而氣燄如故高亦然時大治北門合與徐健菴爲敵健菴又拉一孝感入夥湯是誠實人以爲健菴與大治爲仇自是正人因與往來今不將湯入徐黨者人諒其心也故德子鶚在　上前力攻明余而不言徐亦爲此欲人主辨奸難矣哉

德格勒子鶚徐元夢善長戊辰春羅事安溪亦奔　太皇太后喪至京　上命九卿詹事科道內侍衛圍問是年安溪隨　駕謁　陵東海陳說嚴與張汧通賄事于振甲發其私而東海搆于振甲旋中其毒東海慮安溪發其寄不必復來京之札圖問日哀求涕泗橫流安溪許之而是日東海已先囑大司冠圖納但究薦德子鶚事而不還朝只輕描淡寫後回　旨仍命安溪掌院東海大苦謁　陵徐東海撰祭文大稱　旨　上示于振甲

言陳廷敬徐乾學李光地張英高士奇做出此等文字汝可識字否汝漢軍中有此幾人于大窘自認不識字說漢軍中那裏有此等人議河工事　上忽令安溪前曰聞得德格勒說汝欲另挑一河何處可另挑曰德格勒好亂說臣不過說靳輔新開的河若不淤塞冲決糧舡行可免二百里風波之險不過如此說何嘗說欲另挑一河　上曰即此河麼曰是又問下河如何曰臣不曾經那地方不能遙度據靳輔說海底高於內地一開恐反倒灌孫在豐等又說外低內高這非至其地打水秤實難得其高低之形不能定也問黃河奏曰這就看天了纔說這一句　上便點頭曰這是黃河只看天意蓋靳輔是時終日以黃河汹險者以淮水山東山水本

身西來之水若一水發無事兩水發或可支若三水並
發恐難保全爲言予不知適合此說故　上一聞之輙
喜予退班羣相譟曰李某之對皆稱　旨東海愈急營
搆愈緊而予殆矣
予假歸東海不欲予來對　上言我謗誹朝事曰此時非
我有爲之日此去不復返矣予不來好實其言而殺之
渠自己與予書婉轉其辭又令陳介石與我書云湯潛
菴捐軀於前徐善長畢命於後朝士都有老師再來不
值一文錢之語介石大糊塗潛菴痰厥而死不可謂之
捐軀徐善長至今尚在何謂畢命又舍弟所攜本稿健
菴親筆爲予改請終養不來奔　太皇太后之喪手蹟
俱在及九卿問口供日予俱挾之而入徐健菴知不好

要予於御馬圈處席地坐自己辨白泣涕如雨予初不
信渠益急曰年兄雖不害予予已是死人何苦殺予自
君手予曰君何至此曰張汧事發矣予尚能保首領乎
眼淚如膏予遂曰發私書亦非君子事蓋亦救死也君
既如此形狀我不出矣他又不信心予曰予不肯何苦
相誑君能强我乎圖納與健菴一日之交受健菴囑審
時總不問予遷延在家一款始終只問薦德格勒事今
中堂馬公尚問不來事其時馬爲總憲畢竟在圖下方
纔發語圖便亂之曰此事　皇上已明白但是德格勒
如何好處儞薦他云云健菴自始至終一語不敢發問
渠亦問官也

己丑九月廿日晚李安卿先生言予於丁卯年十一月廿
八日見德格勒子鴞於其家其禍將發而彼尚不知十
二月初卽詔獄戊辰二月初二日推鞫三木竟日問汝
易經誰授曰易是我本經自幼誦習以此中進士何必
人授又問誰教汝妄言禍福習曉揲筮曰易經前原有
朱子揲蓍法人人可能何須人教又問誰同汝在起居
注館中面牆而語曰一館中教習及翰林人俱在那裏
所言公則公言之誰爲面牆者尚拷問不休曰汝等不
曾用酷刑我如何肯招衆問酷刑尚欲何如曰此等夾
棍一攏我快活得狠卽睡去君等試夾腦則痛楚成招
矣衆知其矢死無他語又　上原諭問官曰可夾訊要
一个活德格勒還我故衆官以此復　旨而三月徐乾
學張汧等案卽發渠等亦無暇搜爬此件故亦少緩三

月廿九日家兄赴至京師哭於　太皇太后喪次初一
日發九卿科道詹事翰林各官俱到問口供內發帶刀
侍衛十餘人環立從來未有而徐乾學於是日五更中
途要安溪先生坐朝門洞口恐其將渠勸且勿來京之
書呈問官懇泣備至安溪遂許之而圖納爲大司寇惟
徐乾學之言是聽乾學囑圖納勿問還朝遲語只問德
格勒事安溪曰臣只薦他有志讀書而不會說他做人
狂妄此是臣罪有何辨處回奏　上因言此人說話只
有此是欺誑他言俱不曾欺誑如平海薦舉人合滿漢
官誰有擔承者惟李某始終言可平薦出施烺來用果
能有成還教他到教習任去
某自幼便有要天下太平思見好人一點意思及登第入

館孝感名甚盛又得君竊意致太平者必此人也孝感氣概亦籠罩人似不可遽窺其底裏後頻造求見每往必有徐健菴及見時又不說及學問及問所疑又不答所問但以明末門戶人語胡亂說過心卽疑之嘗擬一書稿欲上之大抵要本於至誠喜正路人此稿失火後始不見爲陳則震所止而未投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熊老師豈道學耶又是一路作用耳分房後予卽請假前　上問孝感選翰林中肯讀書人品端正者入內備顧問熊卽以張英玭顧魯及予對予將歸辭益都益都曰君將大用矣何言及此叩其故曰今　上惟熊淸約之言是聽項言學生命不該讀鼎甲卷前番被落及讀君卷又落熊曰老師陋哉得李某何美狀元哉雖千狀元不與易也（馮乃熊教習師）其推重如此予言之力又曰雖然如此倒底去見淸約畢竟是知己因往見之亦見留予曰某必去有三而貧猶次之第一父母老本意一第爲支持門戶計初意不殿試後爲人強勸就殿試遂入館夢魂中有一不適便累日驚疑精魄消亡遷延至散館又分房已爲忍心害理今必不可復留一也老師疏云今日借債之人卽他日還債之人今門生幸賴同鄉借貸至今尙未借賬如今歸尙可爲不會借債人二也思爲朝廷用亦須些須本領讀書草草腹中空虛如今回讀書十年再來追隨老師未晚三也孝感曰士各有志君決行乎曰決矣曰君行意可也予遂歸後還朝復歸丙寅德子鶚已爲侍讀　上問易經德爲講

上問何所傳授德卽以某對　上因問汝盡得李某所學乎德曰尙無百分之一又問李某尙有他學否曰性理各經俱精通　上曰予諸經都看得惟易不解欲召予德奏曰卽至矣　上曰何以知之曰渠有信來時明公已着人帶信至曰李老先生必來矣　皇上已問過七次矣予是年卽至明年再歸因　上問讀書人某因以德子鶚對遂有後來風波

榕村語錄續集卷十三

榕村語錄續集卷十四

本朝時事

本朝掌院大拜者多故徐健菴切齒圖之謀在豐葉方藹不永其年高陽益都宛平孝感無不由之孫屺瞻雖與健菴同年而早見知於　上何嘗眼中有徐健菴作掌院考翰林其時擬徐青來第一韓元少第七健菴第九健菴彼時已將騰起內有高淡人漸漸用事又清客戲子都受健菴之賄散布流言說孫屺瞻原是箇武秀才又說他全不知文　上將卷子發南書房看將健菴第一韓元少第二徐青來第九十因譏青來人品不堪鑽刺孫在豐營求干進因而淪躓多年甲子江南典試徐家字眼帶去一堆青來還纈容看見湯潛菴在那裏

他便一個不喫回來健菴大恨之青來稱健菴大師伯曰湯先生在南如何做得一發覺禍且不測況北場如此風波幸而南榜無君家子弟若再有恐　上益怒故某之不敢應命非徒自爲兼爲大師伯也健菴冷笑曰極感盛意但是君爲我恩人將我視秦留仙爲仇乎不悅而別湯潛菴因而薦青來青來大得其力屺瞻改還侍郎以葉子吉爲掌院不極推健菴又被健菴去之後即張敦復又爲健菴去之接者即予予又爲健菴去之立齋接任然每進一篇文稿必會與健菴看過改過故立齋亦甚苦人且有言其兄並欲去之者到底健菴不曾當此任徒然風波數年不休耳愚哉愚哉健菴爲許三禮所叅　上遣回北門專力攻立齋山東巡撫一佛倫江南總督一傳臘塔嵩爲郭琇徐氏兄弟也傳臘塔先一疏叅胡簡敬次一疏便徐氏立齋便劾北門害他而其故皆爲渠爲總憲時姚啟聖日輦金銀于明珠家明珠止臣臣不聽故銜恨切骨　上發與九卿議立齋革職回王儼齋又爲鄭端所叅王儼齋進密摺言徐氏害他　上又發與九卿看曰我看江南亂鬧不過徐王兩家不如兩家都教他住關東地方去庶幾清白吉水奏曰罪狀自有有司審理至其私家仇怨亦不足仰煩聖心　聖恩置之不理渠等亦自消歇矣　上默然

鄭與立齋已亥同年立齋泣訴儼齋於鄭鄭誓爲劾死以力鋤儼齋自任後徐負王勝鄭亦氣憤而死

許三禮劾徐健菴先以疏稿示許時菴時菴乃有三本房

門生次日疏上健菴邀時菴至詰云許有三疏與子同謀時菴曰此言何來門生豈敢作此反覆事曰子昨晚至其家以疏稿相示子若不同謀何不以告曰看稿是有的若以告却不敢蓋兩處皆是老師此事門生原不與聞偶然撞着老師持以相示敢不觀耶觀而遽以轉告倘老師先下手中以禍則門生將置身何地耶如老師彈劾許師門生斷不敢與謀若以稿相示門生亦但觀之而不以轉告許師也爲門生者職分如此足矣健菴仰天嘆曰人之不同也如是當日成容若不過一同年友每見必欷歔相戒曰家君未嘗一刻忘年兄年兄其備之父子不顧尚披露肝膈如此而年兄遂忍不以告時菴曰老師若引此門生知罪矣門生誠然不能劾

此等肝膽也其實許有三此疏皆有嗾之者非天眞也
故有三之超升時菴之學院皆非無因也
高淡人徐健菴陳說巖三人戊辰四月己爲張汧一案俱革職但高徐自落職後聲燄更熾納賄更多雖革職尚留在京修書日日入南書房直至己巳年　南巡徐健菴又結搆孝感起用教孝感薦某人劾某人所薦者二徐外如陳世安劾者予不消說王儼齋兄弟徐靑來並高士奇亦在其內是年九月郭華野參明珠余國柱高士奇許三禮參徐乾學　上亦知其招搖多事遂次第令其出京彼時陳澤州却閉門修書憂窘異常　上亦知之故徐健菴方上通州船而澤州已復職矣
徐健菴主會試題係舉直錯諸枉爲北門也徐與高淡人

將北門余佺廬聲勢奸利之狀盡告上　上曰似此何無一言者曰誰敢　上曰滿洲不敢漢官何懼曰漢官獨不要命耶　上曰有予作主何懼曰　皇上作主卽有敢言者健菴具稿令淡人持入言郭琇久具稿但遲徊不敢卽上　上覽之令卽上北門大冶皆落職健菴主場房官卽命其自擇開列以進勢燄赫赫題目先有范光陽乃果亭門生其文卽在健菴家做成改定入場謄寫者以爲此會元乃空前絕後今亦不見其佳塲後張汧與祖澤深相訐馬齊于成龍出審而張汧盡發高徐及澤州書謂己原無爲巡撫望諸公廹爲之謂不成當便得奇禍且復辭以閩中藩庫有虧諸公曰當令新閩撫爲汝承認後張仲舉不敢不承認因於捐免錢粮中借使費名色扣還後爲一叅縣叩閽而張公亦得禍汧又言一爲楚撫諸公又立叅祖澤深遂及于禍于馬回盡呈其原書　上盡識其筆蹟因俱解任但解任後高徐聲光更盛日日入南書房修書凡有文字非經徐健菴改定便不稱　旨滿漢俱歸其門健菴竟與北門鬬財力勢均力敵莫如之何直至徐復謀高而始兩敗俱傷矣
澤州言爲張汧事京江亦呼其門人在臺中者劾張汧有親戚在京爲之營辦宜窮治而東海賄　上左右爲上言張汧用銀又有送銀子者陳廷敬也收銀子者高士奇也與徐乾學實無涉實在廹張汧做巡撫要銀子也是徐東海後來銀子不應手教人叅他又是徐東海

始終皆渠爲之
丁卯年冬　上謁　陵于成龍在路上便對　上發政府之私說官已被明珠余國柱賣完　上曰有何證佐曰但遣親信大臣盤各省布政庫銀若有不虧空者便是臣誑言是時高士奇徐乾學尙爲明余所掩　上歸值太皇太后喪不入宮時訪問于高高亦盡言其狀
上曰何無人叅曰誰不怕死　上曰有我若等勢重於四輔臣乎我欲去則竟去之有何怕曰　皇上作主有何不可者高謀之徐徐遂草疏令郭華野上之劉楷陳世安亦有疏三稿高皆先呈　皇上請　皇上改定
上曰卽此便好次日遂上這樣龍比狠容易做陳親告予先一日風聲已露大冶造陳曰聞風聲甚惡云君出

疏忝我確有來歷陳曰老師信乎大冶曰某心正疑始
來問君陳嘆息曰小人之好離間如此某受老師大恩
豢養何所不至而敢作此負心事乎爲此言者亦大不
情矣余亦疑釋次日疏上大冶在閣迎陳執其手扯至
一邊問曰聞有忝疏信乎曰有問忝誰曰忝的便是老
師問誰忝曰人甚多就是門生不得已亦在其內大冶
失色予回顧大冶震懼已不能行近閣不過數武扶石
欄杆一步步那移始能至閣已巳六月予左遷銀臺徐
立齋卽大拜兼掌院接余事余去掌院立齋還來顧余
久談至九月　太皇太后梓宮在豫親王花園羣臣四
更皆至　上朝入哭臨立齋覔通政燈籠至余所藉草
談聽其所言皆遠於時事之語想是大兄所爲卽立齋

傅氏藏園

亦不知也
徐東海草疏稿激郭華野言湯潛菴之死皆由高淡人諸
人害之令劾之稿纔脫手而淡人已得之梓宮所高卽
扯東海至僻處曰老師何爲作此事東海欲獻言人造
端離間指天誓日攜其手覔華野東海曰大奇適高老
先生忽云予做疏稿令君忝伊令郭君在老先生試問
之郭華野曰學生今日至此誰之力也當日忝明余非
老先生左右予焉得至總憲天下容有爲負恩之事者
然何爲至此眞狗彘不食其餘矣高作且信且疑狀而
散徐搦郭手曰事急矣先發制人次日疏入忝五人高
士奇王鴻緒陳元龍王九敬何楷請立正典刑而不知
高先已將稿呈　皇上矣因　上先見之高遂受病甚

輕時張星法忝錢朗亭朗亭浙人也高令錢發東海華
野私書錢因發華野等公薦一教官書而趙高鹿馬之
禍起矣盛符升又與錢書有汾陽東海長公不喜之語
發審刑部尙書圖納總憲今中堂馬公實爲問官今常
述其事圖與東海交親龢淸時將東海長公龢作常工
竟不知爲何語以誤上　上言汾陽是郭琇東海常工
爲誰圖曰問盛盛亦不言不知爲何人恰好張汧事發
遣于成龍往審張汧忝祖道澤深祖道遂訐張汧虧空
帑藏張汧遂發高淡人徐東海陳澤州之私曰予已老
爲布政足矣豈敢妄意巡撫無奈諸公督促之云若不
爲巡撫豈獨無布政且不免禍今其書俱在也澤州乃
汧之親家澤州亦大受此傷矣于回將各人私書俱呈

傅氏藏園

上許三禮先忝東海　上不喜意欲處許而許情急
遂臚列狠款復忝東海遂不支先時高雖出而徐尙在
京聲勢益大至此東海不肯去　上謂高璜渭師曰徐
乾學是汝同年胡不勸之去高向徐言之徐尙不信曰
此　旨意予敢造乎且年兄在此予輩所願也何爲欲
令君歸徐上本告歸　上卽允徐去後高爲余言東海
之去也固請陛辭　上見之東海刺刺不休　上已他
顧而東海近視不見也仍嘵嘵然曰臣一去必爲小人
所害　上曰小人爲誰曰滿漢俱有　上曰爾們相傾
相害滿洲誰害汝曰但要　皇上分得君子小人臣便
可保無事　上曰如何分曰但是說臣好的便是君子
但是說臣不好的便是小人　上苦之曰我知道了汝

去罷始出
郭琇先叅明珠余國柱是高徐先說明白疏稿先呈 皇
上上改幾字而始上在戊辰二月郭琇再叅王鴻緒高
士奇是已已 南巡回十月亦徐為之也
大山云郭華野叅高淡人王儼齋之日予正館健菴家是
日忘為何故設四席酒饌次座是王子鴻予在東健翁
南向橫頭坐家人來報此事健翁注酒成斋碗中持飲
應聲墜地謂其子師魯曰汝應去告汝師謂王儼齋也
今觀之其設席來報墜碗皆有意先謗也
明余既罷相權歸高徐徐又見高更親客利皆歸高於是
又謀高日與高相結謀起孝感已巳年 上南巡徐先
使人語孝感以故而囑其 皇上所不喜者為某某所

喜者為某某所不喜者高士奇某及王鴻緒諸人喜者
他兄弟其首也喜者當極力推薦不喜者當極力排斥
也又言 上一到南京必召見孝感定有半日扳請訪
問朝臣殆遍孝感初猶疑其使者云家主說來年如
南巡一毫不如家主所言太老爺便莫照家主所言為
皇上言之果然是如此再說不遲孝感且信且疑
上時屢云熊某之德何可忘我至今曉得些文字知些
道理不斷他如何有此及南巡予隨 駕至南京果見
孝感日中而入 上屏退左右與語至黃昏始出 上
問孝感李某學問何如曰一字不識皆剽竊他人議論
亂說總是一味欺詐 上曰聞得他曉得天文歷法曰
一些不知 皇上試問他天上的星一个也認不得孝

感才出 上便卒然上觀星臺眾人奔擠上山亂石嵯
岈通身流汗 上又傳呼急切非常既登予與京江相
攀步上氣喘欲絕 上顏色赤紅怒氣問予云爾識得
星予奏云不曉得不過書本上的歷法勦襲幾句也不
知到深處至星象全不認得 上指參星問云這是甚
麼星答以參星 上云汝說不認得如何又認得參星
奏云經星能有幾个人人都曉得至於天上星極多別
底實在不認得 上又曰那是老人星予說據書本上
說老人星見天下太平 上云甚麼相干都是胡說老
人星在南北京自然看不見到這裏自然看見若再到
你們閩廣連南極星也看見老人星那一日不在天上
如何說見則太平 上怒猶未平急傳一欽天監彼人

在寓飲酒已醉又傳得急放馬歸來到山上跌下來死
了 上猶責怒其遲就有人說跌下馬來了 上云着
燒酒灌哈哈駒子附 皇上耳云已死了 皇上即時
氣平言語都低了因拏出烏金紙畫的星圖來與看予
奏云眼花沒帶眼鏡來 上云汝眼已花了嗎因與講
說問恆星天的說話予欲答 上云且止令張玉書說
張云不知予始云即古歲差之說西洋人方說有恆星
天 上問誰是予曰似洋人說得是些 上即回至同
時便分付漢官不會騎馬各衙門滿洲人員夾着各衙
門漢官走莫使蹉跌如有事與你們講話余被庫公夾
騎下來幸保全無事孝感語予不知淡人已透曉得到
高家擾看河工 上問淡人李某學問如何曰不相與

不知　上曰豈全不相見畢竟有所聞曰相會也相會
但是不深相與如何知到他學問但看來自是讀書人
　上曰有人說他一字也不通曰或者福建人見聞短
淺則有之若謂一字不通恐亦太過　上曰汝言公道
到底是讀書人又曰汝也要防備高佯不知云臣有何
學問　上曰不是學問曰臣與人無怨無爭　上曰總
是要防備到京高見徐自然顏面之間帶出此像徐謀
之益急至九月方使郭華野再叅其稿以徐健菴爲之
稿方就而高淡人已得之送　皇后靈路上高即詬徐
徐仰天嘻吁言讒人相搆至於此極又呼郭華野至告
以云云面質其事別去徐握郭手曰事急矣先發者制
人明日疏遂上然高已將本稿呈　上覽矣會許有三

復叅徐　皇上謂漢人傾險可惡已極始俱趕出徐高
哀懇求留　上固婉轉出之此己巳年事也淡人是年
冬歸東海直至庚午春始回
于振甲做巡撫時甚好余等甚敬之對　上曰天下官盡
都賣完了沒有一个不用錢買的巡撫布政　上愕然
曰何至如此曰　皇上但使人將各省藩司庫盤一盤
若有一處不虧空臣便認虛誑之罪他將藩庫銀子買
升巡撫藩司焉敢發其奸相習成風都是用　皇上的
錢買　皇上的官豈不可惜　上問是誰賣曰不過是
滿漢宰相還有何人既叅北門之後高徐引爲己黨時
致殷勤及同馬齊去審張汧一案回來又將高士奇徐
乾學陳廷敬等私書皆帶來與　皇上看一時俱得罪

我雖爲徐健菴所中傷猶打不倒天光時時迴照　皇
上送　太皇太后靈在路上于振甲已爲諸公所中
皇上時時叫去在宮門上罵說他們幾个同我讀書的
人你必定都要弄了去爲甚麽呢他亦笨笨的回答說
臣爲甚麽不過是爲要盡忠報國及　太皇太后已安
葬　皇上不肯剃頭大家求剃頭　皇上着人來問有
奏摺麽徐健菴那時候就對着伊中堂鋪一張紙在石
頭上草成寫進　皇上問是現做的這樣快嗎伊奏是
徐乾學在地上一筆寫成的　上誇其敏又叫于振甲
到宮門說我左右動得筆的是徐乾學陳廷敬李光地
張英葉方藹這幾个人這大文章該是于成龍做你爲
甚麽不做叫徐乾學做呢他又奏叫臣做臣曉得甚麽

那時于振甲甚可敬直到陞進來做總憲叫于養志不
丁憂說那个人不盡忠還算得孝麽又力主捐納始失
人望後來決裂無所不爲矣陸稼書于于養志奪情便
上疏叅及捐納事又上疏叅所以于振甲恨死他議他
个死罪
于振甲頗有膽初在　上前盡道徐東海高淡人等之奸
邪熊孝感前番罷歸人皆想望其風采于後尸捐納之
議流毒未已孝感再出大小事俱狼狽今遂失望
于爲都憲時勢燄薰灼公卿無不趨承獨予及杜秀水彭
羨門三人不至其門遇於朝深拱而已西邊捐納事敗
　上臨軒罵王人岳汝往山西查捐不過爲于成龍取
些實收來何曾辦得一毫事董訥都是于成龍走狗汝

為總憲如何不忝又問于成龍汝對朕說捐納人皆說
便獨道學說不便耳于答云是臣說的　上呼予名予
出班　上云汝說捐納事如何予答云　皇上所見極
明白　上云汝意中到底有汝的見解云何予奏云軍
興時是權宜應開的太平時似不宜　上亦不懌顧中
堂而言他可見于之短予于　上前也
上南巡回京後一日又提起孝感說高淡人招權納賄語
而不顯言高曰為誰　上曰即汝平日所誇之熊賜履
也高曰即此可見臣在　皇上面前說人不好也非與
臣不好說人好也非與臣好但是别人說臣還可熊賜
履說不得臣臣雖不與之相交然書札時常往還他與
臣書說臣人品是程朱一流人豈有程朱會招權納賄

的　上云書札何在高因取入呈上　上笑而存之于
振甲常為　上言高士奇不好熊賜履好　上問于公
汝常說高士奇是小人熊賜履是正人于云是　上將
此書與看于看畢云這就不曉得他們蠻子的事了健
菴既歸幾年不通往來忽有書至說陸稼書死墓誌孝
感為之墓表非某不可稼書行事許多關係健菴欲借
此興文字之獄又特遣王原令詣親來求拜門生予復
書辭之王亦堅請之予到底回健菴書言此文非老年
兄不可賻贈稼書以盃幣徐計不行而王亦大怒而去
及前年忝陳汝弼尚帶予一筆在內
予初入翰林時孝感望甚重就是嚼簽子事天下都不信
還說是索公害他没有這事使孝感不落東海套竟不

出其聲名到後代了不得却被此再用醜了予問嚼簽
子事曰那時三藩亂中堂閣學時常錯批議罰俸　上
都免曰他們心亂了本無大事當時馮益都李高陽杜
寶坻與孝感同在內閣孝感偶然擬批錯了一件被
皇上檢出來問孝感頗心動次日五鼓便先到閣叫中
書拏本來又命中書退看是自己錯的見寶坻平素糊
塗些因將自己簽子嚼了裁去寶坻別本一條批簽易
書此錯批于上將寶坻不錯本入自己數內而自書其
批寶坻來孝感迎謂之曰老先生昨又錯批了本了寶
坻這日却又精明即取本看自己搖頭作色曰學生不
曾見這个本孝感曰老先生忘記了非公而誰寶坻又
審視曰昨日不曾見此是何緣故厲聲呼中書林麟焻

至前罵曰吾不曾見此本都是汝等作弊子將啓奏先
夾起你來笛林大懼跪白曰與中書不干中書為何作
弊杜問曰為何這一條簽獨短些林曰不知又問曰這
一條是你的字麽曰不是曰別簽是你字麽曰是曰這
必定有弊了索在旁知覺曰這容易查昨日幾本幾原
簽即可知是誰錯查少一原簽字問熊熊忽然曰這樣
難道原是我作弊不成喧爭太甚一學士覺羅沙麻出
曰熊阿里哈達何苦如此某今夜在親戚家喪事守夜
過來的更早在南坑上倒着看見阿里喀達檢本口內
嚼了一簽子如何賴得熊語塞索遂必欲啓奏衆勸不
止索拉寶坻竟啓奏下吏部那時北門為冢宰問口供
中堂都到熊不出一語曰公等如何落供即如何某無

可說索曰這本無大事就是審賊犯也畢竟要他自己
親供方可定罪老先生不言如何定案熊仍不語索又
曰老先生不要怕就是如今吳三桂耿精忠自己說出
眞情來降　皇上也只得欿了赦了他何苦不言窘辱
備至因說罷了就是如此罷了遂落職回及予爲學士
時東海方開坊一日　皇上出門東海來邀予曰明公
平素來往否予曰相認東海曰予今日欲同年兄一往
謁還有話說予曰予來時已往見過今日又無事不欲
去又曰年兄爲人不肖所深知者假如有一毫不正之
事不正之言如何敢拉年兄同行明公亦是可與爲善
之人還有心胸畢竟求同一往予被纏不已遂同行中
途問渠何語因告予曰熊老師不出天下何以治其去

之之事全是椒房害之絕無影響今日吾輩通是老師
門生非爲私情乃是公議求明公一言起之所關不小
年兄其助我乎予默然至明處相見東海因言自古進
賢爲國大臣之上功果能進得一大賢卽千古之美名
歸之因言熊如何人品如何學問天下蒼生非此莫救
　皇上已有要用的意思求之之言刺刺不休明曰熊
老師亦是小兒老師學生豈不欲其復用但向日嚼簽
子事是學生承問也太做得醜些　上要用的話不確
徐曰甚確明曰學生也曾提起　上曰莫提起提到這
裡連我還羞不過徐老師汝是好人報師恩自是厚道
待你未必好徐曰狠好曰不確他在　上前說壞你了
徐曰那有此熊老師每常說門生學問第一曰何嘗不

說你學問好但別處不好奈何至此徐亦色變而別出
門東海見責曰年兄總一言不發何也予曰予生平不
求人亦不代人求若是　皇上問自當以實對覺得向
此老說何爲徐曰老師比別老師不同此非私乃公也
方纔此老所說　上不欲用熊又說熊在　上前說壞
小弟皆没影而年兄始終不發一言殊爲負老師矣不
怡而別後來東海遂去結連索公索熊復合而北門大
冶懼大冶爲謀說孝感有學統一書有毛病宜進　上
覽以開釁端　上覽此亦不置議論覺得他看的書多
畢竟有好處北門又謀之大冶大冶曰須得湯潛菴李
厚菴有一點不足論頭卽可爲　上言而予兩人不知
也大冶在朝班時以此書叩湯湯好象山陽明而此書

闢之脾胃原不合初亦不置褒貶大冶終日採之遂搖
頭云此書偏大冶已得此間明公時常以書中事見問
隨口答之甚多不疑一日在內閣遺溺出與明遇於塗
間明卽問熊此書如何予應之曰大概好又問有人說
此偏果否曰也没甚偏處大概是程朱而非佛老有何
偏又問難道盡善盡美予曰只是中間將大聖大賢加
之等第似考童生秀才然覺得似鹵莽些班固漢書原
是狠好的書只是將古今人物分成九等後人以爲不
是我輩發明前賢之意偶然評論則可而遽品題等類
便不妥明領之而入誰知渠卽入告一日啟奏　上獨
留予問此書予卽覺先說大段好又問有人說偏予仍
以語明公者對　上亦似有不滿其中語者遂退東海

遂以予語加添許多深文醜詆無所不至寄信與孝感
及熊遜修典試浙江南行　上將予易經付遜修曰有
人一部書帶與汝兄細批來不可與一人看及戊辰三
月予奔　太皇太后喪自福建抵京一个月始到命九
卿科道內出侍衛璟問口供後認薦德子鶚的不是
上亦歇說一个月赶到京不爲遲禮部㕘本已上發還
仍命掌院東海益急先是東海聞予將至兼程接遜修
日馳二三百里先予到繳孝感所看予易經逐條批駁
無一是者亦非孝感自爲不知倩何人爲之後發與我
看將我引人不以爲是的說話當我的說話痛駡將先
儒說的話也誤作我的話駁都不會細看一般　上問
遜修汝兄云何遜修粗野不過遽答云臣兄言此書一

字不通　上云難道無一句好麽曰據臣兄言果然一
字不通　上黙然收入七月間爲內閣令蔡方麓寫碑
文　上嫌不好平常這等事是掌院派此番却是內閣
令他寫而　上仍厲色斥訶予及滿掌院庫勒納予亦
不辨引罪宛平媿而感之及九月武會試予典試宛平
報讀卷　上問何如宛平曰從來文武鄉會試臣閱卷
多矣卽極盛也有一兩卷不通有一二卷不完篇者這
一次無一不完者不消說復無一篇不通順可謂從來
未有　上亦微異之及傳臚畢　上命孝感上殿命他
人都退問孝感李某所著易經何如孝感卽糊糊塗塗
不知講的甚麽東一句西一句說不好　上又問予曰
汝云何予曰臣本閩人孤陋寡聞前進時原奏過說不

慊意本是粗淺因　皇上說不妨令進本不敢說是
上曰到底有汝作書的意思何妨說出予畧說幾句孝
感搶辨　上曰讓他說完你再說如何不令人說話予
又說河洛之數方起頭孝感又攔予曰此非予說乃漢
儒說他又說漢儒之說如何啟奏得　上又嗔攙亂予
因說洛書一三九七二四八六三九廿七二八一十六
五居中建皇極爲君道處天地之中　上明白算數曰
這是因諭令至舘中汝二人盡情辨明三日後來覆
旨孝感一到舘竟似取我口供卽當寫認罪供狀予初
不言逼之甚予亦忿然曰　皇上令辨非是叫老師向
門生取口供老師如何駁門生如何答纔有是非曲直
如何令門生自已出供渠亦糊糊塗塗亂說這是　旨

意怎麽樣可以歇呢他亦卒不出一語來問竟全不懂
無處問起兩日坐卧亦窘極張敦復來勸叫予自駁其
說予不肯曰這使不得只是到　上前熊老師如何說
予不辨認不是則可因覆　旨孝感仍是亂說　上問
予予說原不是臣無功夫本不成書　上問桐城果然
是如此否桐城曰是　上指桐城曰嘖嘖你便是一口
兩舌人你在宮中你本說這書原有好處今日又是這
樣說遂又歇直至甲戌年丁憂亂鬧時　上復發出命
張豫章寫一本存內閣凌紹雯寫一本存翰林院照孝
感所批亦用紙簽貼旁原本繳內府曰以待後世之公
論可也則予書遂存之有司藏之御府矣然其書本非
成書極多不妥處

見孫岵瞻房一卷第三題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二節文內有云典謨言心而不言性然言心卽所以言性也對云春秋誅心而不誅性然誅心卽所以誅性也孝感密圈此段語欲置五魁卷中予與岵瞻言果爾則子大不利何以解於人之笑罵岵瞻爲哀求不前列乃免仍中二十八名以此心疑之然則近科之中汪士鋐王式丹爲會元無怪也

孝感日十九在南書房語衆人云予適在閤對京江云吾去後恐有他人閒言語求老先生們周全　皇上如何遣官送學生回亦是好事爲諸位老先生將來恩禮之階京江仰天不怡日這樣回去有何好處澤州卽大詬日難道人通該死在京裡不成京江脾胃眞另是一付孝

感云似此也是奇人天地間不可無此一種及予今日暗問京江云影都沒有他在閣中就說學生去後恐有閒言語求老先生們留意予日斷無老先生但放心止有此語試想人非喪心病狂如何出此語難道　皇上此等恩禮還有甚麽不好處嗎將來學生回敢望如此遣官送歸乎以此觀之孝感竟會生造語在　上及東宮前啟奏當時徐健菴便是此等善造逡廵酒能開頃刻花立時撰出一段話來有問有答又像其人之聲口並其時地俱歷歷可考在他口中語一段溫厚和平至誠惻怛之意都全在那人口中一段矯詐不情忍心害理之狀令人可以怒髮衝冠當時予遭此輩媒孽時不知如何造作　皇上尙優容至今眞如天大度也當日

昨日進朱子書　皇上又命同熊孝感商量眞是氣悶事平生一味大言欺人盛氣加人　皇上問他他也有一法不就所問字字對只是大帽頭話亂說　上搶問他他還是這樣糊糊塗塗的答他又是世臣無可奈何只得歇了這个人罪又在徐乾學高士奇上主試多傳許多衣鉢在世上　上不服他却又不敢去他馬中堂云某初入中堂不久　上問熊某何如人曰好初見他滿口戲言後見他臨事也還明白又問人何如曰還是正氣人　上日何得正氣當日在內閣嚼簽子事逼眞却是索額圖敎奏與他打鬧他亦說索額圖陷害他後與明珠爲難他兩个又不知何時相好問可用人索必以熊對熊必以索對這樣光景豈是正氣人　皇上賚東

宮學問東宮又因他曾經在東宮講讀過視爲已私人獨親厚些而熊又凡東宮問三教九流之書他都記其目錄人姓名大言不慚揮斥指畫如爛熟者然故東宮震驚以爲自古無其匹日與　皇上言之以至於此此事張敦復不得謂無罪當日引入東宮者桐城也所以人以明理爲主不爾雖有賢人姿質皆足以害天下不明理便有一種似仁而實不仁似學而實不學之事皆足以亂天下故聖賢學問必以格物窮理致知爲始務

世得云家父初入館時熊孝感力薦於　上後値耿逆之變家父孤守進臘丸表至　上亦心異孝感之知人但彼時疑家父常稱道魏環溪衛猗氏太老師等而並不及孝感一字私問之家父云癸丑分房時熊爲大主考

孝感中健菴毒氣亦與之同心并力由今思之可畏也言眞了不得關係易經說言行所以動天地前面都是說言起行還是帶說劉元城器之從學司馬温公初見温公教之以誠劉曰誠大圂圖從何入手曰自不妄言始劉甚易之及退而檢點無一語不是妄大懼因依以從事七年而後成眞是切要工夫誠字也是言旁信字又是言旁曰言而有信竟在言上說信雖是實心而其發見則莫切於言也細思信字一邊人一邊言其好言須是个人的言言成个言方是个人

榕村語錄續集卷十四

榕村語錄續集卷十五

本朝時事

湯潛菴先時耑意陽明之學張烈武承耑意朱子之學係宏博同年而不相合張遇一細事亦必要格物大瑣碎一日張見湯寒温云數日不見湯云在家裡格物丙寅年數與予往還湯亦簡於言說而是年每至某寓輒談論移晷其實中禍亦在此所談者經書之外豈無及一二時事語我家家人長班都爲健菴賄買次年健菴秉詔責潛菴云日與一二知己譏議朝政即指此也某曾爲湯效愚云老先生雖然用功于心性是根本工夫然天地間幾部大書不可不讀不特道理大備人解得爲聖賢易即不盡解如有明一代用程朱說取士前半截

風流篤厚俗化甚正就有功效湯即感動向予借朱子文集看數日相過大贊云向來非不能買一部看以爲朱子學問都在集註守此而行亦足矣今觀文集誠不可不讀妙在那裡嘆賞不已一日向予云學生不好哩只怕要死夜作一妖夢今年九月　皇上遣人來賜死命以午時死某自想今年是寅年時是午時九月是戌月寅午戌會成一火局某命最怕是火所以不好時尙未午得死時作此想俄而醒恐不佳某爲解云以學生解別有一說蓋老先生以宮詹帶大宗伯銜非眞宗伯也宗伯爲南宮南方屬火帶銜是活宗伯即眞是死宗伯　上命即下旨也湯喜云有是乎予曰天地間夢無此直撞者彼時大宗伯爲沙澄會清不數日果有人叅

沙湯與予遇於朝笑云老先生前日所解之夢得無驗乎其實邪時　上已有不喜湯之意沙雖去而却不升湯其言不驗至次年丁卯九月爲蘇州海稅事爲徐健菴所中　上下旨切責即九月至十月而湯逝矣

上常以湯與徐相比葉子吉掌院時　上一日問湯斌與徐乾學兩人那箇學問好葉雖與東海至親却不相能葉對云各有好處　上曰倒底有優劣曰不同　上又問何以不同曰湯斌是正經學問　上曰徐乾學學問不正經麼曰也正經湯斌是留心經書講道理的學問徐乾學是博及羣書可備顧問的學問一日又問兩人文章如何曰不同湯是學者之文徐是才子之文後湯不久出爲巡撫而問用健菴之意少歇徐大恨葉子吉

遂大用工夫而葉子吉題出爲刑部侍郎矣子吉彼時即以掌院大拜及遇此痛哭而出不久死矣湯之入也

上意甚重之北門大冶知徐東海與之爲難　上意方向東海之學問因內召湯以擋徐湯爲大冶同年又外不甚露鋒稜如魏環溪故二君欲借一用徐恐出己上遂必擠之下石即發動海關事值廷議東海先詬湯云今日之事蘇州數百萬生靈懸於老公祖主此議者非老公祖而誰湯云某已進來何力之有徐曰雖然老公祖　皇上倚重又新在地方上來知此事之切者莫如老公祖合郡生靈敬以相屬及廷議徐却不言梁眞定天眞爛熳即發此論湯老先生宜主此議湯遂云與民爭利的事豈有與地方有益的但只得其人還好若不得其人四處巡攔害民無窮回奏大家含糊也不入此一段言語不過是閑論語東海入南書房即增飾此一段話入在　皇上耳謂湯言此事民甚苦　上召明公云湯某是道學如何亦兩口彼進京時予問以海關事彼云無害今日九卿議如何又說害民儞問他湯被傳問在途大冶附耳云有人害年兄到閣可只伸說得其人便無害語湯如其言以對明公即云我曉得了是了公請回時予正爲內閣學士也明又將此語修飾回奏　上以爲是大怒東海着人切責云都是汝蘇州鄉紳欲做買賣恐添一關於己不便上牟公家之利下漁小民之利死不肯設此而又賴湯斌說害民湯斌何嘗有此語他說得其人便無害元是天下何事不是不得

其人便有害徐健菴絕不慌言湯如何賴得九卿實共聞之不然可問梁清標若此語是臣造的難道他在蘇州出告示安慰百姓上有鈐的印也是臣造得不成

上問云告示何在健菴云臣家就有　上云你明日帶告示來明日果將此送進　上大怒云元來假道學是如此古人善則歸君過則歸己如今的道學便是過則歸君善則歸己彼時滿州詹事府是尹泰　上即命尹泰傳　旨責問你是大臣你說海關不好部議不准我依部議是常事果然不好何妨再三爭我未必就把你問罪古大臣不避斧鉞爲民請命何遂不言卸過於我而云汝愛民有心救民無術將謂我無心愛民耶湯彼時還可解說湯訥於言只搖頭謝罪而已此事由南書

房轉奏北門大冶皆不知徐又向湯云此告示是大冶
拏進北門宛平不相容而他爲之憤懣不平涕淚交流
一日一遍去安慰潛菴湯至死不知其由東海也如今
人將此獄歸之北門大冶又移之翁寶林王儼齋全無
干翁王不過見　皇上怒廷叱之汆劾之以助　上威
怒而已非起禍之由也湯既死健菴又激郭華野爲湯
報仇華野乃湯薦舉門生也
一日余見東海問潛菴何以得罪曰湯潛老自壞其事海
關事他既在蘇州知其害民而題罷及內陞見　上又
以得好官管其事亦通商利民一日余在南書房　上
問及海關某力陳其弊余兄弟赤心報國弗敢隱也及
上復令九卿議梁眞定言自不利於民因諉於潛老

曰老先生初自吳下至宜主議潛老曰不曾立自然是
不宜立已立矣也就罷了又說不該立　上乃使太監
責某曰海關都是鄉紳專利而假託爲不利於民如果
不便於民湯某還是正經人他來並不曾說不該立某
曰他前在九卿班上還說是自然不該立的如何他又
說該立　上問九卿聽見麽某曰梁淸標亦聽見　上
因傳潛老至內閣問之明公宣　旨潛老曰何嘗是說
不該立我說未立自然不必立既立只是選擇好些的
官去也不妨明公曰如此乎曰然曰是了因入更加婉
轉復　旨　上曰湯某說的原不差那一件事不是壞
官做壞因傳某入下嚴　旨切責此時幾不可保某遂
不能顧潛老矣曰此語湯某如何賴得前日的話臣可

以造難道他臨來時在蘇州出的告示有印在上也是
臣假的不成他告示現說此事部議不准本部院愛民
有心救民無術告示現在　上曰何在某因出諸懷中
　上見果有此示恨遂不解矣語畢還囑予曰年兄你
們要做正人君子當始終一節萬不可前後持兩端彼
時也不知他如何以此自認想是以立威見他能制人
之死耶
湯潛菴夢寅年戌月午日午時賜死意殊怏怏予語潛菴
寅午戌會爲火火屬禮寅戌東西而午居中公雖加銜
猶虛位也其命公塡實爲禮部尙書乎湯喜無何沙會
淸去潛菴爲予言信矣竟用他人近聞潛菴得罪於張
又南施琢公席上話其事取歷日觀之九月七日果午

日也夢兆已先一歲矣今茲之歲非龍非蛇環溪已逝
潛菴繼沒達太宰沒於淵徐善長自剄遇救不死子鶚
重得罪襄問聖賢處此有中道善長何遽如此先生曰
善長至此求死不得然滿漢不同盡言而斃可也諸公
甯速死不敢出此恐累及妻孥耳君子見幾達之數十
年近或一二年邵康節洞觀大數終身不仕宋仁宗之
世幾回君子進而小人退小人進而君子退向者環溪
柄用潛菴內召天下事若可爲今鄭圍作相　上因地
震罪己又一幾乎君有悔心卽天心之復也帝天豈有
二縱有之其精英之上浮者與或問朱本忠召至京否
曰天下豈少此輩人士大夫家喜與遊則此等踵至矣
若求直諒多聞之友數年未必得也襄曰何君子少而

小人多治世少而亂世多耶曰君子道長會當有時也
聖賢晦其明晦而不明則暗而已矣孫襄
正月得搬石飾山大是好景襄曰出處之局亦至仲春方
定曰安卿十一月至京信至在歲終遲則正月耳襄曰
至京尚須較議曰不過十日安卿行時祈籤於關帝籤
詩得官事悠悠難辨明一籤十二月朔太夫人令人祈
神又得此籤看詩意似得所請首二句神教我謹奉教
矣㛐惑固不乏安卿正應尾句諸公見我不去　聖上
問及我贊成就好了但恐未必引向喜邊去襄曰　上
深知先生讒何自至曰楊自西豈眞賺餉銀四十兩韓
元少豈眞向人跪乞殿試卷然自西元少猶得保全無
確據潛菴則告示現存又是刻的然　上待潛菴不如

我潛菴初至京時猶可及爲健菴所中　聖眷已衰
上罕對學士說話我爲學士二年蒙顧問者百餘次所
言多不悉記前在內閣時蒙　恩已出尋常玆爲掌院
　寵眷有加讒言朋興　上亦披腹心爲我言虛公底
人少誰道汝好都說闇人學識有限及求去諸君子如
徐立齋李湘北有嘆惜之者或以爲高其不同志者亦
釋然放牛於桃林之野驅虎豹犀象而遠之而已矣秉
鈞軸者亦有一片好話打發如一帖金錢紙送怪物去
也今出都已久又不知動作如何所恃有神靈耳孫襄
立齋叅姚總督乃健菴吳伯誠所買而爲此故人不服姚
雖可叅而非出於公若是魏環溪叅誰不服及叅姚不
動乃嫁禍於我一日姚熙之長子造予曰家君與老伯
相好予曰然又徐徐問家君近日有得罪處曰毫無又
徐曰小姪聞前叅本甚駭異予問之曰都言稿出老伯
手曰誰爲君言曰先時言者多小姪不信及見北門相
公亦如此言始不敢疑予曰然則此時予卽苦口爲君
辨亦不能令君信日久當自知耳及予再告假北門艮
心發現知此言卽健菴爲之何苦令地方一大吏害予
乃諭姚所親趙姓曰爲我告汝總督前言大沒影是吳
興祚買出來的李某何干我誤矣李是好人
先生言東海索予贈詩詩成陳介石過寓予示之曰如此
稱揚亦可謂極矣介石曰大誤此何足當其意予曰據
此已是一韓昌黎還須如何介石曰須繼往開來得孔
孟統緒方好予以爲不然及遇於朝果有不悅之色但

曰君作好最眞曰眞則太樸實之謂也凡人久假不歸
烏知非有及至後面居之不疑雖自己亦以爲實然矣
宋大業在閣中云吾吳財賦大重　皇上向狠有加恩之
意而苦爲蘇公所止蘇名赫滿洲大冢宰蘇對　上云此是歷來
老規矩亦可不改馬中堂云　上何嘗以蘇君一言爲
重此乃貴鄉徐東海日在內廷鼓動　上遂有此意而
東海遂在外索本鄉高値曰吾爲一省除數百年大害
自此子孫皆蒙福庇無窮欲有以酬之揚言大過　皇
上知之云如此則是功皆歸於此輩矣遂止某每日在
上旁知之豈不悉君舍君之東海而咎吾蘇公耶
健老自庚申年卽百端讒毀予至丙寅冬始知及丁憂張
義山來弔始痛言其故

起居注凡予所奏對之語無一載者大約有人去之
澤州語予曰當日潘次畊朱錫鬯在南書房與高澹人不
過詩文論頭畧不相下澹人便深銜之一日語予曰如
此等輩豈獨不可近君連翰林如何做得予曰如此等
人做不得翰林還有何人可做次畊畧輕些至朱錫鬯
還是老成人高往年還在監中考爲吾所取稱老師是
日便無復師生禮忿然作色曰甚麽老成人將手鑪竟
擲地大聲曰似此等還說他是老成人我斷不饒他我
數日不入南書房時爲吏部侍郎　上怪問予何爲不
入又往遣侍衛招呼予始入一日高淡人又謂予曰郭
棻如何去得予曰北方如此人還算好的高又忿然曰
渠之得爲學士誰之力也皆予爲之左右得至此從來

不曾見他一匹緞一隻銅盃這樣人還說他好不久果
皆爲所逐去年予隨　駕至江南朱錫老語予曰予適
值高自都門回病在舟中往候之高在床語予曰予病
殆不起予曰何遽言此曰非誑也年兄看予目雖在毫
無見不過聞年兄之聲而已予曰老先生目無病曰竟
無見後果死今潘朱皆在淡人安往哉
陸稼書不曉事當日他上捐納本　上發九卿議時已依
他汞不開于振甲爲總憲也不能消除衆論而稼書畢
竟要將已往選過的官一總限年去之予時坐次與相
聯語之云老先生所云已依行矣但得永不捐納還少
甚麽已做官人兵興時已藉其力既做官自有官評不
好的督撫所司何事好的存之也無害稼書詫云捐納

的官也有好的麽老先生不會做外吏有所不知半个
好的也無死力爭之振甲大怒入奏　上特命伊桑阿
阿蘭泰兩中堂獨問予時李襄伯爲大司馬倉皇扯予
至僻處曰老弟又有禍事到了予問之故襄伯言其事
且爲垂涕曰今日要得從權方好予問如何從權曰須
云君當初所以薦他也只當他還好不意今日狂悖如
此只得痛切詆之而自認罪移時兩中堂出問單坐予
一人於下似取口供者然予對曰某於覆本內已畫題
原說他不是阿伊問曰畫題不過是隨衆到底汝自已
主意是如何曰陸隴其若論這个人的操守臣今日還
敢保他但是於事務上却算不明白這捐納已做官人
自有八法在好的不見惡蹟也難加以罪不好的督撫

自叅劾將行不得的事條陳又執已見自然是有罪的
人以此回　旨及下李襄伯云如此也好但多他的操
守到如今臣還敢保他數語予曰這何妨是實話渠曰
若照這幾句說有何妨但恐有藉端相傾者得君語爲
骨子增飾抑揚便當不起予曰此二中堂還可不至此
回　旨　上亦無語于振甲遂將稼書問死罪減等爲
流　上亦寢其事仍未革職至甄别始革職回至回時
比問罪已爲輕身無事歸田讀書未爲不佳宜蕭散自
得及予一餞相餞時稼書甚不樂終席無言近於抑鬱
未審何故今觀其書亦是皮毛少心得處捐納之事振
甲一力擔當大行其道自壬申以迄於今未已者亦稼
書之有以激之也程明道所謂新政之塗炭天下吾黨

爭之有大過須兩分其罪是也
上加潘耒尤侗職銜當時舉鴻博如潘次耕朱錫鬯嚴蓀
友三人學問雖無源委要之記問醜博所作詩文自非
諸翰林所及潘次耕時常接談其舉動威儀天生不中
程式如今翰林亦輕浮無體度却又不是這樣其言語
無序不當言而言不當問而問說話口中閒字太多汎
音無數氣何以如彼其急動止毫不端詳故三徐皆輕
之潘在徐立齋家飲讌行酒時藝初執其耳而灌之潘
大不平出惡言立齋時作總憲反向潘曰飲酒本風流
事何動氣乃爾潘益怒曰公為憲長家法不修而子弟
乃如此輕侮賓客反袒護耶立齋亦強謝潘次耕遂辭
去未三日而東海令院長孫屺瞻參其浮躁輕薄而去

朱錫鬯忽點講官東海恐其至南書房踞其上遂嗾人
為　上言其毫無所知動不得筆而人又輕躁遂乃斥
去嚴見時勢乃爾亦辭去東海彼時但見翰林有一人
考向前或　上偶獎一語立刻便禍之使去位
李高陽雖學問不深在朝房聽其閒論最好蓋其早達經
歷世故多又世家見聞廣語皆徵實一日罵王弇州不
通曰做文字須使後人有所考言官名地名一一改從
古竟使後人不知今時稱號豈可乎此雖舊說却是韓
文公柳子厚文即稱本朝官銜何嘗不古又云人好害
人天每行報渠陷人於東弇後渠自陷於西弇還不見
得妙恰恰就陷於此東弇渠陷人於大弇後渠自陷於
小弇還不見得妙恰恰就陷於此大弇歷歷指證言之

娓娓即如予見王司農隲至陝西賑飢回報數過三十
萬　上臨軒問曰以帑藏發賑止得三十萬不知當日
富弼以一青州如何賑得六十萬人時王東侯（現今山東巡撫國昌）
為內閣學士進云葢信書則不如無書　上領之深
以為然尋即陞擢恰恰今日為山東巡撫去年小荒已
報賑過飢民二百餘萬人今年又荒較去年十倍又不
知若干所謂無言不讐者可笑可笑
聞楚兵圍提督衙門緣俞益謨帶陝西三百親丁時噪楚
兵云有吾輩在豈復慮爾等如向時着呼譟耶蓋親丁
只可暗用斷不能反客為主彼路徑熟客兵何為往時
予給假還張義山巡撫吾鄉時見予於內書室屏語云
貴省不可以語太平山海處處嘯聚奈何予曰此非他

即海賊也有無數人數十年來殺掠人為生產一把刀
為活計今竄身無地無衣食之路舍此何為曰何以待
之欲安插此數萬人殊無此策予曰若請之於朝其事
難行即欲使之屯田亦不是旦夕有效事大凡衆人聚
夥必有渠魁此渠魁者即衆人之眼也人無眼則入於
溝渠無復能為老公祖訪何其豪長收錄用之不過數
人歸命餘皆無能為也從容再商所以處之予告以二
三人義山深然之不數日已檄去置之標下寇遂以平
天下事再不可動氣朱子火氣還重惟周濂溪程明道諸
葛武侯郭令公不動氣予初為庶常家中府縣官作踐
家君無所不至予假旋未嘗徵言發色只是府縣見予
顏色他便覺便先下手趨總督范覲公處苦訴予作害

鄉里范云渠方到家焉能如此乃云渠纔到他父親如
何惡如何惡未幾耿逆反他做耿逆官便詳文說僞官
李某才堪王佐如不出天下事未可知必爲大王之害
耿王卽以令箭來調及海賊來他又做海上官亦如此
詳文書當時幾不免於虎口乃知幾微動氣便有禍患
後來予爲侍讀學士到安溪縣官李鈺竟用眷弟帖來
家人大怒回予話如何處置予曰且慢移時渠來予曰
適纔帖且不用他便曰該手本想錯用了帖予曰不然
予與君同宗同宗則認弟兄何必用帖鈺惶悚云怎敢
上攀予固强之遂成兄弟後來追白頭賊接大兵保護
鄉里親戚皆仗其力泉州知府張仲擧亦如此後來亦
借其力若是當日爲此小故與角口絕交後來一步不

能動他事也壞我事也壞自此後再不敢動氣魏環溪
先生算好氣度然還有氣梁眞定云魏環溪說書帕不
該要議論自正但他有妻大舅每年送他銀七百兩做
盤纏人人爲得有一妻大舅資助乎只是魏環溪他應
做清官的彼妻大舅不知有何罪而每歲罰銀七百兩
高陽當日亦持論與此相類魏會一日於客座間有人
道二公者魏曰如此輩何足道想亦不能忘情耶

三藩變壬子年猗氏衞老師便給假去猗氏去京近聲息
不通直到戊午天下大定三藩俱平而後出補　皇上
一字不露但　旨令照品級調外後見其官居高遂漸
大用而好上本今日條陳明日條陳苗蠻事發　皇上
觸起舊恨遂發黑龍江尋又與楊玉符瑄同賜環征厄
魯特時予時在憂中窘苦非常四下那借亦捐四五个
驢馬楊玉符自浙江至京捐三个　皇上便喜而衞老
師如許近若不聞則今日之返賠河工二千兩未必無
所自也張京江吳逆反時本給假在家而公選先生促
之入都令攜眷俱北此大拜之由也李合肥亦然上不
言而心識之杜秀水所以不大拜李武定爲冢卿又有
大功而當時正余國柱王鴻緒嚮用時日有人短之於
上前竟說得一毫無用的个人余已越次大拜後又
大學士缺出王又用力越之內擬已定而丁憂去李武
定不由廷議中　旨出拜之日是後用人畢竟有功
上意如此則衞老師原有不是處

澤州問師曰當東宮廢時風聲惡甚老先生何以守持平

之說甚是曰理應如此廢太子不妨殺太子不可文王
舍伯邑考之子而立武王太子何妨廢至於殺之則不
祥之事莫大焉

安卿云徐健菴雙目總不全開卽一目亦半截開半截閉
兩目及一目各半開閉互用其一線光所露甚明或大
譚論有時全開反不光采如塑泥神之目惟姚總督目
光正看不覺左右盼則光射人如猫睛如今吾閩中到
處廟祀有威靈人皆以籤卜吉凶予至其廟亦曾問籤
焉憶癸亥七月公留予住數月說其生平患難出所作
文集與予觀之至其年所上七疏皆人所不敢言吾記
其一爲請封明朝後備三恪之禮一請罷漕運開山東
北直水利以廣軍儲一均賦役一淸君心之欲一臺灣

宜棄予見之以爲恐　上不怡也公曰此幾疏上之已
數月不發矣予亦意其不行姚熙之天下丈夫也當言
者可不言乎今天下大定無所用吾矣吾將死留一段
議論於天地之間可耳後其疏皆奉　嚴旨切責其年
十一月果死其用兵之際糜帑數百萬然皆四方協濟
兵餉也其用處亦多買海上來降費去姚公未嘗加泒
民間也及閩亂少定公則嚴束布政司數月之間民間
積弊釐剔至盡至今二十餘年太平皆公之遺也可不
謂神乎

榕村語錄續集卷十五

榕村語錄續集卷十六

學

因論算法謂周公眞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予問周公之所
知所能者孔子大抵皆知能曰自然是如此觀門人身
通六藝者僅七十二人則夫子可知已予問身通六藝
已了不得的人曰然禮樂經天緯地不消說已射御以
文兼武書數之用甚大身通乎此其用備矣

王陽明講立志及人放下時須振起人高興時須收住皆
是其自已得力處言之親切警動亦極好至於說萬物
一體處言見路人赤子入井惻然救之是赤子一體也
見禽獸被傷欲活之是禽獸一體也見草木摧折欲護
之是草木一體也見磚瓦傾欹欲全之是磚瓦一體也

其論甚精又反面講瓦石所愛也而有草木萌蘖屈抑
其下則不惜擲其瓦石而出之覺心安而理得也草木
所愛也使其有礙於畜牧之地則不惜芟其草木而養
之又覺心安而理得也禽獸所愛也值大賓大祭則殺
而饗之又覺心安而理得也至於人尤所愛也一簞食
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有人與吾之父兄並在前
而吾舍他人而活吾之父兄覺心安而理得也此皆非
安排而有之也此論皆極精何焯云凡此皆朱子所已
言而更精曰然何焯言王陽明語皆作意便味短朱子
四書註平常說去而探之不窮草木生於肥土而不驕
生於瘠土而不求禽獸得食則爭矣然過而輒忘食外
則不計矣人則蠅頭之利不肯讓人盈千累萬不知自

止百年將盡不肯少休睚眦之怨沒身不解視禽獸草木之惡千萬倍之似乎荀子之說不爲過而烏在其爲萬物之靈哉嘗細尋其故蓋天以全副本領與人原千萬倍於物所以以不善用之其機智才力千萬倍於物故草木無知惟供人之用然不能有他助也禽獸雖有蜂蟻鴻雁等知有倫常者然褊狹已甚烏在能有所裨益至於人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眞能修齊治平財成輔相彌綸天地曰位曰育曰贊曰參皆實能如此草木禽獸不能也有時天亦不能限量他故曰爲萬物之靈

何焯言師之說經自宋儒後無此門生之說書法亦數十年無講此者其模樣皆不是師云模樣最是要緊如今時文古文模樣先不好凡事須先定其規模至於後面

施爲作用有精采無精采係其人之學力火候若模樣便不是後面尚何問其結果處如湯潛菴陸稼書等做人亦是模樣不差遂已有可觀處

草木無根豈能開花結實學問無根不有心得卻不相干功名亦然聖賢事業悉從方寸流出雖做得一匡九合夫子猶謂其器小此根卽是天地之根

有人贈予以武侯文集者其蒐輯可云勤矣而錯誤甚多如今著書不錯者唯梅定九顧甯人兩公耳此兩人書必傳於後無疑今人用心之多而勤亦無有及之者甯人妻不娶子不生僕僕道路風雨寒暑不輟梅定老客予家見其無一刻暇雖無事時掩戶一室中如伏氣無非思歷算之事算學中國竟絕自定老作九種書籌算筆算度算三角形比例法方程論勾股測量算法存古幾何摘要而古法竟可復還三代之舊此閒代奇人也歷書有六十餘本不能刻七十二家之歷無不窮其源流而論之可謂集大成者矣又樂善而虛問則必盡其底裡而告之惟恐其不盡人有于此一言之當者喜出于中採而錄之亦此學中之朱文公也此外如四舍弟讀十三經亦卅餘年無一日輟日閒如有要緊事雖三更亦必補完今日之課至今如是雖用心倂於記誦然近年胸中頗亦開悟只是胸襟未能開拓如我輩讀書人豈能家計寬裕此時急窘時且急窘急窘未至時且囂囂急窘方過時又囂囂予爲京官時有半年資用便大快活得半年讀書心地寬閒有兩三月資用者有一月資用者至止有數十日資用便

心着忙然一有便丟開人生有當深謀遠慮豫于未然者如此等卻又要當境付過卽休者若未來時盤算過去留滯終身無用功于正經事的時節這便是學者丹頭予問云四世叔只是憂家計否曰雖不至于此或時於無關係處渠亦鉤棘未能豁然大抵是私心聖人絕四盡之矣所謂起于意遂于必留于固成于我我又起意矣如元亨利貞貞下起元矣意似元必似亨固似利我似貞此四者人之壞元亨利貞也而萬念之不好者此四者足以統之總之歸于有我而已無之便是聖人半克之便是賢人孟子告齊宣王王如好色好貨與民同之還是有自已一半在內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亦是有我在蓋我亦是不能盡去卻是推以及人之根

凡學問有眞得者未有不有傳派及於人者或子弟或門人畢竟有些如時文唐荆川瞿昆湖渠自已有些工夫無論其子弟皆科第相衍不絶而門人法嗣極多朱文公子文公極不喜大約是無可指望之人使之從學于呂遺之書云汝若能志於學此間儘可用功因看汝不可教然父子之恩豈能棄之謂父子嚴憚或者就師友便可長進故令汝遠從師觀此是不好的然先文公而殂文公繙其篋笥見其所作詩儘好乃云汝生前吾不知汝能作詩而同時前輩祭之者亦還稱道之邵康節子伯温朱夫子說邵子學不傳伯温想亦是知道他是不好人然如今看伯温尙能註皇極經世有許多議論亦不比尋常人惟是負虛名無實學者便流風餘思蔑如也

朝琦分司子牙時對人言予升侍郎不患不尙書尙書矣不患不大拜或曰大拜亦何爲曰不患不得君曰得君何爲曰不患天下不太平當日徐乾學嫉忌害人湯潛老至死不知其禍由東海渠卻有害死人而復能哭之慟贈賻之厚撫其遺孤恩如平生伎倆蓋日將李林甫秦檜之傳熟讀而臨摹之者其意中自許與朝琦一般蓋王霸義利之辨不明便有如許見解議論讀書人志大言大固好但言語過自夸大亦是朝琦派如黃石齋先生門人問曰先生嘗言文章宋不如唐唐不如漢然則先生又自言振古無比何也曰是何言與自羲皇至獲麟是半部易自獲麟至今日是半部易豈前代可比

家伯批此云好大話何開口之易問曰此是學術偏八而居之不疑中間亦自覺得有妙處如此說抑一味作欺人語曰欺人只十分中一分石齋自幼不凡十六歲應童子試府考首擢聞訃太守使人致意曰盍入場始發喪石齋峻拒之曰是豈人所爲耶今日天崩地摧尙能提筆入場非禽獸而何不敢聞命人卽器重之既塟廬墓三年資性既聰明想又能記又有本鄉一尙書藏書極富聞有奇童遂盡借與讀三年中幾看徧天下書十八歲作太咸亦太玄之意大約他看四書五經文理通順者一望以爲道在是矣不須着意不講道理全在數上人難曉者穿鑿解會後又通星平得異人傳授言頗驗渠又嫌落術數小道遂文之以易經作許多不明不白幽晦之論後復講天文歷法禮樂兵戰雜糅一團可解不可解久而自已亦迷惑其中但覺獨得遂以爲羲農周孔俱是如此他不足道矣蓋悞在初不講道理故他作詩尙恐先儒爲理誤理能誤人彼尙肯措意耶只是一段硬氣百折不回萬乘不動眞是一奇男子至今如藍理黃性震一些不曉得他自已以爲前無古後無今漳浦人多如此予少壯時自命虛浮輕易視人老不能行見人踏定脚根能自樹立者便眞心敬他返之於已實知其不能也做鄉天問僧在空山無人之境忍餓受凍四十年不退抑似有所樂於其中者雖其教不正而其力量豈可易及

爲名爲利私已自便既爲人都有此勉强克治之便是賢

者只是好古樣讀書考論日日所見高俗見默默自化矣

士大夫家子弟總不見有磊落超邁者亦是天下可憂事

論某人登第後卻沒進益人如有眞進益便住不得故聖人到後來人以爲生知安行如今人解安行竟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蓋聖人到功夫熟後人以爲辛苦繁雜而彼爲之如平常自不能已故曰安也

小學生最先要把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與他講明並非今人勞而聖人逸說話所謂聖人者不待有所策勵不待人勸勉而始從事於道理也孜孜汲汲自不能已勞悴勤苦萬倍常人試觀堯舜之戰兢惕厲禹之勤勞文王之亹亹勉勉翼翼夫子之不厭好古一憤一樂不知老之將至豈是坐臥優游之所爲信如此何以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乎特學利者必待有所觸發強制而乃與天理合如湯之制事制心武王之不泄不忘是也困勉者則困心衡慮徵色發聲而後能作能喻也此最要緊習見之錯入其胸中便爲暴棄之根宜先與子弟破除也

世得云費長房不能食糞魏伯陽弟子不肯食丹而死張道陵弟子不肯隨之墮岩下諸仙人非欲人無故求死也觀其信不信耳隨之者何嘗是道理應如此只是信得過師傳決不死耳所以夫子亦云篤信好學信而好古韓文公伯夷頌信道篤而自知明一句妙甚便是求仁而得仁的註腳信道篤卽是當理自知明便是無私

一切好名忿激有爲之念皆沒有了韓文公立言每每暗中皆有尊德性道問學分股意思與程朱論合他人便不能如此

敬底工夫不大段着力童子教之拜跪徐行我輩靜坐收拾不放肆皆謂之敬入大學後不須更說主敬了教人超凡入聖之方直從致知格物做起若懲忿窒欲必須猛力割捨此克己工夫在力行界內　孫襄

問既以懲忿窒欲屬之立志主敬又說是力行何也曰去病根在立志主敬至忿欲起時則須斬截故謂之力行如列栅支更所以弭盜及盜來時必操戈向鬬豈調更夫關隘門可使退耶　孫襄

私累之輕者得諸天也未見有拔本塞源者固知克己之難因說朱子語類或問本源安在曰居敬窮理窮理則識得病根居敬則涵養久潛移默運　孫襄

積累二字知行俱要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程子之說也今日集一義明日集一義朱子之說也　自記

閩人聰明非他可及病在執德不宏信道不篤　自記

先生謂襄曰主敬諸說汝讀過都理會他人見此卻訝條緒紛然對曰素聞講論所以畧知指趣先生顧語鍾倫曰識得文章條理亦是積漸工夫襄問庶常諸公曾經開示想俱了然曰也都憒憒須知致知力行之外朱子常說立志主敬不識此意見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則以爲先行後知又不曉首章言愼獨包知行在內則位育爲中庸極功果何修以致此乎使一主敬而卽能如

是亦何所用致知力行矣因舉大學愼獨中庸愼獨是一是二以問皆莫對顧謂滄柱爛翻大全致知是夢覺關誠意是人鬼關格物致知爲知誠意正心修身爲行然與答云誠意自修之首合當屬行曰陽明以敬當誠公素闢陽明而不知中庸愼獨卽誠意工夫則猶未離乎陽明之見也滄柱乃曰老師說是 孫襄

不知涵養無以爲謹獨之地然徒主敬而不能致知力行如宋之高孝雖鳴肅衣冠而起做得甚事 孫襄

賢智自涵養德性爲中人以下說法敎他終日勤劬到宵問倦便思睡覺卽强起勿留戀牀褥則能奪嗜慾去忿爭 孫襄

經學生所作文字不似讀書人所作無一些滋潤之意蓋

人讀書不怕身頑怕心頑有聲色貨利終身沈溺其中一肯回頭便能直入者若口不絶吟足不出戶經年誦背終身無成者以其坐馳也往予祖表叔居一樓讀書之聲徹於鄰里數十年不間至晚年自頌其過云人皆知吾讀書而不知吾之好頑也人訝之云子獨一樓將與誰頑曰非身頑乃心頑也非有他聲色戲弄之事只是中舉人進士如何榮耀如何做官如何歸里如何享受此一念無時不盤算無時可休歇以此至老口雖讀心未嘗在也人詰之云此事想其境界數日可了何至終身曰此境隨想所至亦變化相生無窮此是最確語以此終身無成予幾乎墮此自十八歲不進學一日發憤讀書以爲此心皆馳將坐廢終身遂勇猛向學始知看書初覺心難收後有法以收之無事他便散馳時常思想書義便足奪回看易經天一地二一章不得通苦思力索十八日始明白自是將頑心奪回七八盞讀書心有不在思則無不在矣以思爲收心之法可也

予年十四讀五經完卽入賊巢十五歲出四書五經全完重讀之同學諸子聽讀四書白文皆笑之予不顧也讀易經不解其圖象已揭過復猛省言避難非勇也因復專意苦索十八日而忽通其解大凡讀書必須有此一日如伏雞火候到一日能脫殼必由漸致也終身亦須有此時不知能終身有此日否朱子自謂尙未有此日也

老師言人好書好禮皆有夙性故佛家論夙緣且任他說

孔子設俎豆朱子八歲畫卦彼其時朱子豈果能畫之不會但別的子弟不如是他獨以此爲戲却不是知到其中滋味纔如此若似夙性者然予七歲始讀書五六歲時只好字無字可認自至關帝廟內認對聯有不識者問人輒用炭向地板上學寫或顚倒點畫不顧也六歲未上館卽識許多字先君卽出對聯如父天母地卽能對幾十个如君乾臣坤之類夫日婦月之類一日癸未進士光龍字蟠卿先兄明末避亂于寒舍偶出對命對云飛龍在天蓋以自喻予不解渠爲解釋其義令對彼時到底腹中無料久不能對六家叔比予長三歲時九歲已讀書二三年雖在旁不令他對私囁嚅云我到有對了游魚躍海予時窘極被催促又心知其不可一字

不改竟勦襲也乃曰游魚宗海先兄大喜曰宗字大妙何處得來稱賞不已六家叔大怒泣云伊乃偷我所對先生曰汝何不先出口問汝云何曰游魚躍海先兄云便俗他改一宗字便妙先君問云汝知宗字云何解曰不知曰不知如何用曰予見關聖對有三分鼎足人宗漢一片丹心月在天以宗字對在字故用也如此之類有似夙習

人當病得狠狽時且將此心蠻着小兒病中不算自已的命又言眼跳夢厭千思萬慮不能自已所以許魯齋云頑字有時用得着蓋憂患時無可如何且頑住此心待有頭緒再去料理人見之此時尙不知經營以爲頑也吾輩此心頃刻萬變聖賢自幼治此七八十歲僅能降

伏他住眞不容易子云七十從心可見孔子七十以前不能從心也曰正是問曰三十而立可是不動心否曰是此孔子早十年不動心也只是頑住比從心差多

不知聖人臨憂患如何大賢尙失常度如今看朱子晚年所著書如參同契儀禮經傳解之類多有疎漏舛錯處渠精神未必老遂昏眊自是日日因韓侂胄要殺他雖然信命不謝生徒講學自如畢竟有內裡着忙處故比平時精細差多下此者則不堪矣如子瞻在杭時聞有朝命震懼失措楊億大年被丁謂召來中書省以爲有貶黜面無人色不可言矣

澤州聞匪人扳誣惶遽請於予曰老先生當患難時能不動乎曰焉能不動雖小事亦震懼但生平也學得且蠻着忍耐一法蓋所聞者未必確遽然應之卻未嘗如此豈不可笑且卽與予相愛者爲我謀未必是深謀遠慮人所進多皮膚不切事情之語徒亂人意必定等幾日外邊要事定裡邊要氣定事不定則機巧中變氣不定則心不清明所慮亦未必精當曰人亦言有當機不可錯云何曰此爲小人而言者居多彼有所以致之事已破露遂彌縫只有彰聞焉有消滅之理若吾輩多無妄之災非理之常情事之變未可以此論澤州大擊節嘆服

田有大山做官後一味頹唐無精神也不好少周易上一箇惕字時時警惕便不放倒人便精彩時時有提掇起的一段意思方好

予十八歲看完四書十九歲看完本經廿歲讀完性理廿一至廿五歲看陸子靜王陽明集及諸雜書後無暇復尋繹只就說得枝枝相對葉葉相當好做時文也講得去只是不是後被德子鶚格物徐善長元夔纏住講四書易經也只就向來所見與之講而被善長在理道上駁問一二處覺得不是遂思索二三月作學的以示之渠以爲得之而不知非也今乃俱改正而善長不知也

某人有狂疾先生曰心病難醫其靈明者皆已汩沒矣一生與人計較處極汙下人爲萬物之靈何至不能以志帥氣生於禮義之家若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孫襄

蛇化雉鱉化蛇頸相似也梅接杏柹接玉蘭葉相似也蠶與馬同星皆形似也人以聖賢之心爲心其去聖賢不

達矣 孫襄

十月二十二夜假寐中如有人說靜則清清則明某意中云此說未盡如水有靜而不清者如陂塘溝瀆中有渾濁不能鑑物更有清而不靜者如湍流急灘蕩蕩不停亦不能鑑物也須是靜而又清則明矣醒思之靜者涵養之功清則似精思之效然精思以涵養爲本則雖云靜則清於理亦安如水雖濁矣欲清之未有不靜而清者也程子所謂涵養之久則天理自明者也所謂清而不靜可爲氣質不定遇事不安詳者之戒 自記

有人常自尤云予於書亦肯讀肯看卻有一件不好不挐他作寶予謂此便是汝病根只想弄錢使身家寬饒以圖受用將讀書作第二義便終身不得力屺瞻便不如此他就是學幾个字看一首詩也認眞不苟且要在這裡安身立命開花結子便隨便學問都有益若是視此可有可無以爲消閒之具終必無成卽早年有些才華也終歸於盡如四舍弟雖欠思索然將十三經一年一遍溫認眞讀不肯忘要以此勝人只得算他一箇

襄呈啟稿先生初看顧鍾倫曰墉叔作賀道尊啟用磔狗故事在提起一聯我令之改雖出周禮亦當知避忌看迄曰極好禮老凡事不倦京報亦留心敦舅墉叔便不肯墉叔惟讀古書不倦於時事全不曉得以烏龍江墜水之故令我入告當知設船渡馬非渡人此輩知他辛苦賞之亦不爲過近又强執一事喻之方了然或言某人世事揀題目做曰讀書亦揀題目要未能於小中見

大大中見小致知格物所以先於誠意正心學未至知至則易爲人所愚戴主簿僞作麻衣易張南軒遂信之矣 孫襄

理學語錄詩文皆以畧名篇蓋取於簡又以寓謙遜之意曰畧有二義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孫襄

顧甯人考訂古韻以經爲宗他書證之精確不過但等切字母與伊吳下所用歌曲韻似未究心 本朝顧甯老之音學五書梅定翁之歷算從古未有之書然韻學不可不知若歷算適於日用所需尤大

醫家外科名家尙有內科便少蓋內科若精便通於養生不獨明于草木金石也外症了然可見生死有一定內科則無形無影要見其所以然而中其窾竅豈不甚難人之學問亦然近時如顧甯人之韻學梅定九之歷算皆窮極精奧又確當不易雖聖人復起弗能易者蓋有聲有數可得捉摸所謂專家之學也若夫性命之理無聲無臭下學上達與造化爲徒能造其閫奧如程朱者有幾乎

某天資極鈍向曾學籌算于潘次耕渠性急某不懂渠拂衣罵云此一飯時可了者奈何如此糊塗其言語又啁啾不分明卒不成而罷今得梅先生和緩善誘方得明白予向看書一部大學看二年餘易經每一卦至半月餘然得力卻也在此舍弟每過而輒忘予至今卻能舉其詞

予向學籌算亦能對卷明白掩卷便忘無他只是生耳人

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雖愚柔必明強矣頃
予覆之三四番便熟些不忘了梅定九只是盤算的熟
所以古人說仁要熟義要精熟便精精便神熟能生巧
六藝眞是要緊事禮樂不消說射不可不知但今之架式
要彎身纔好看古人卻云外體直至於御今已無之騎
馬卽御也古時太守領兵文武未始分若是一旦朝廷
以武事命之不能騎射如何使得大將尚可偏裨豈不
殆哉至書算試看豈可闕得　本朝顧甯人之音學梅
定九之歷算居然可以待王者之設科
梅定九講算法存古九章渠言西學總不出吾中國學內
只是中國失傳定老必有搜輯漢唐宋以來古法以迄
于今最妙是此事朱子於學問源流自伏羲神農以至

於當時之賢者皆能剖辨其得失精審其是非而子靜
以爲道理有何古今自我作古有何不可故朱子遺之
詩曰卻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故孔子曰好
古
書何必多禮記集說南宋理宗時衛氏所輯江浙人所推
重今偶一繙閱大可笑絕無揀擇但有人說着禮記便
採入而前面序次人物先後卻是亂攟豈有正經書如
此乃知徐健菴輩刻書都是此君衣鉢而南書房諸翰
林又承襲其派其病都由於立心要欺人若此浩繁令
人望而卻步不敢涉其藩籬又焉能窺見底裡並以此
施之官刻書無不數百本者教人必不能讀只好備查
而又不精核紕繆叢集眞是可惜典謨史漢無論矣若

司馬公通鑑一千五六百年事才得一百廿本書也不
較多眞文忠大學衍義何曾多袁機仲通鑑紀事本末
也不爲多宋人好多也不過如此不知至今乃如此
大凡稱經之書皆不多如周髀陰符之類皆不多多便是
不明白故徐健菴編書動輒一百卷我便知其胸中憒
憒不過以多嚇人欺世盜名而已
皇上向學時把經學好道理澆灌進去如今發出來自是
不同孝感之後便接上張敦復陳澤州葉子吉至高淡
人徐健菴耑意破除道理治道經書總是詩歌詞賦不
相干的話所以如今修書部部都是甚麽菁華詩餘羣
芳譜之類擾攘不了使　皇上謂蠻子學問不過如此
而止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我初給假　皇上問讀書我

一氣都奏了該看經書講道理詩文只是曉得寫意罷
了我並不知高徐諸公已在那裡說我一字不通　皇
上才嘆息你們蠻子沒有這个說那个好的還是我說
你是个讀書人汝是个福建人誰把你說話當句話
皇上索性不發朱子書回我甚喜可見　皇上是眞自已
看如教翰林官看說是自已看過何難卽發前因害眼
我們有摺子請寬卽便去哨鹿看卽眞看不看是眞不
看這就便一年不看而無害於其爲看也
因說孝感平生看書執一卷書但有掀揭以爲已一目廿
行俱下予等未終一紙而彼已百餘版揭過自此終身
不復覩此以爲了此一書其實並未嘗看也亨大名數
十年至傾動人主予曰其讀書如此草率生平倒未遭

挫折曰此便是大不幸處凡成一个人皆被天地多方
磨鍊若天地不來磨鍊你使之酣豢於衣食而終其祿
位實棄之如草木此固大不幸者
註一部書不容易若單就一字一句解有何難須將一部
看成一串若不能如此三行外便另成一意與前矛盾
解至後便與前相背自已亦不解所謂矣
蒙存二書近來節改者多恐久便磨滅蒙存淺達各有好
處中間不相干處亦多有暇爲删去浮膚存其精英四
家合一四書易經各留一部亦存吾鄉前輩之緒餘也
吳永年才高只是渠胸中有一段至鄙陋見解以爲讀書
人跳不出宋儒窠臼便村陋殊不知此眞鄙陋也宋人
書雖漢儒出其後有不讀之者乎但看明萬歷至啟禎

凡操觚家孰不與程朱爲仇著書滿家由今觀之此輩
何嘗有一字足存其議論之庸陋悖誕雖鄉塾小兒無
有過而問者蒙存淺達依傍朱註猶然行世西銘正蒙
經世諸書江河萬古不盡其書之妙而遽有易心焉所
謂坐井觀天也
一孝廉著書前面將名人所與書札及序文中推奬自已
之語皆萃集之卷首先生曰此便是俚俗算命起課賣
膏藥招牌的派頭是何局面我思一書成定然有序亦
不必古人之序皆有爲而作也不然無用
圈所讀書文不可多寧可以次而加多圈譬如冒濫名器
賢者不顯
讀書不透多亦無益然又未有不多而能透者不知諸葛

武侯如何予云孔明戒子云慆慢則不能研精自是勤
學曰然
自宋以後讀書說理人動輙輕藐前人是一大病如蔡介
夫看韓文公不啻一小兒若從他讀書還當撲責可笑
朱子便不如此
萬季野能記諸史其腹笥不少如何做出文字三五行便
欲盡不似有學問人何也想都留心在人名地名年代
上去了此等學問便無用
讀書博學强識日有課程數十年不間斷當年吳下顧亭
林如今四舍弟耜卿皆如此至於以義理爲先開卷便
求全體大用不能也全體者性命之源也大用者就想
在一鄉如何化一鄉在國與天下如何化國與天下其

舉行也規模若何次第若何實下工夫實有利濟若何
做官必須讀書人學古入官所以爲經何必讀書子以爲
佞觀春秋時人亡政息衰亂極矣列國之公卿大夫惟
管仲子產有一肚皮書在其設施便自不同
陳則震初入館予勸之讀正道書曰君言是也但吾意却
大要將天地間事都會得如經濟文章人能我不能也
無味我都有了然後以性命之書爲歸根復命末一着
收結工夫某曰異乎吾所聞古人本末先後却是從此
及彼根本不立就是華采也不能極頂渠笑而不應不
料長兒在保定教他讀正道書他也如此說某云正道
書不是說侯外丹成用此內丹一點便飛昇我輩日用
間言行便要檢點應事接物便要留意節節零散做去

方能會總成得佛家亦然先參禪心裡有些明白方才檢藏博學仙家有了內丹方才說天上無不識字神仙再看書求道未有倒用工夫者問曰博我以文就是格物窮理不是誇多鬬靡後來始歸天性理一不似如今人講一貫先要積累久然後尋一也曰然但有了根本這些也少不得不然顏子只該不遷不貳做工夫如何又云博文夫子又告之以爲邦之事何故耶陸子靜說夔亦未必能知禮伯夷未必能知樂工虞不能兼水火水火不能兼工虞只是心地純明不害其爲聖人固是如此然畢竟各有一長如禮樂之類不知子靜長甚麽如說心地純明臨事便都會如此則工虞亦可爲水火水火亦可爲工虞何必以一官世其家耶子靜一無所

能在唐虞時恐亦是九官以外的人材亦不足輕重矣

學問之道最怕那地方派斷派斷後人就苦了如李中孚幼爲孝子長爲高士半世讀書其所著論堪爲笑倒以關中派斷也所以聖人之學孟子見得透甚重見知論來見知之人與傳道之人生得同時相去不遠有傳道正宗可矣何用此爲不知聖人著論非人易曉如孔子留下五經論語設若遽令我輩接孔子後讀起來恐亦未知聖道之妙妙在曾子著一部大學子思著一部中庸孟氏又接出七篇孟子推闡尼山不遺餘力因此見孔子之書高深精妙昭日月而沛江河孟子既没直到周程出而其說大明其中遙遙不絕如綫幸賴董仲舒鄭康成韓文公撑柱其間爲功甚大而昌黎首建義旗排斥二氏其功尤鉅若無數子則佛教西來聰明之士從風而靡有不爲之奪統者哉

陸稼書清品讀書又正只是少思便精采少請教他甚多都無發明獨有問他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前人都說飛躍處一團天機便是道可是否答曰飛躍如何是道飛躍得是纔是道如翔而後集便是道自投羅網如何是道此却說得好張長史聰明穎悟隨便拈一句便透脫伶俐如說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渠云某有兩句得意文字云其爲物者卽其生物者也講西銘妙極已刻劄記內太極圖說亦有說得好處還是說氣化至說他在監中試無欲故靜題他論中有說禪家便說靜故無欲眞是大妙靜故無欲勉强要靜也無欲故靜自然而

靜也一日又問他世間千條萬緒氣化相感不可窮詰先儒以爲有當然而不可易者知其有自然而不容已者渠云以愚意不如倒轉說有自然而不容已乃有是當然而不可易者自此千條萬緒皆有條理而不亂如人忠孝之心有一段不可解處是自然不容已纔有陳善閉邪官守言責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服勞奉養之事自此安則委蛇退食危則鞠躬盡瘁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條件不一一是從氣上說理於此見不如從理上說氣於此出氣亦理之所生甚妙

人不明白便是禽獸所爲而不自知明白要緊故曰明則誠矣人不明白何嘗無本性之善錮蔽太深不能自見到得一明白好處本在我不須他求或讀書有得或師

友觀摩固有之善日日來復久之則由勉入安內外如一而誠今人自己所行不好却會評論他人然其以善責人此便可見其本來之性未嘗無也

人憂患時不特聲色之樂可厭卽平日所看史書並唐宋人小說亦觸感生燥惟經書講道理書不動火鑽研數日後此內覺有以過日龍以水爲宅矣文王演易聖人雖中有主亦必以此自遣子思作中庸之說雖眞僞不可知要自有此理王陽明患難時亦就平時所讀經作意解雖致良知人到處亦覺消遣不得仍藉此過活後此書亦不見想自已事過亦見得多不確故削藁耳

明朝人様様皆求通故皆不能透程伊川張横渠皆不能詩記問博者義理便不能精如蘇子容是也惟朱子善

詩又善書實於此道有工夫古文亦有工夫其論古人文章一絲不走似比昌黎論文更醇宋人卽有譏伊川若要用世當再看通典二十年始得者

明時儒者皆欲様様學到不肯將這一件透再學那一件所以不好朱子云有十件物格透一件到十分也好九件物都格到九分有一分不透却不好這是學術大關要處

人不能如三代唐虞盛時教化興行孝友出於自然但能守定不癡不聾做不得家翁亦可支持過免得骨肉閒搆難予向家居時伯叔兄弟多分居每處皆用人相偵探雖有餽隻雞壺酒者必有報予獨不爾間有僕人以他家言語詬誶陰訴者予卽呵斥之不欲聞彼已有成心而來以爲予亦有此事在胸中及彼見予時並不象胸中有此事者彼之所有亦漸消矣若自已胸中既有矣而欲做出不象知道的様子畢竟不可掩又落權術何用只是不知道甚好故那數年雖亦被人欺瞞的事狠多然終不開用私人說私事之竇蓋明於細者必闇於大察察者卽汝汝之路偵探者卽壅蔽之門

初學未能選擇看先儒之說未論其是非先盡其意旨夫子到耳順時猶不敢忽畧恐忽畧處卽至理所寓舜察邇言正是此意孫襄

聰明人多十中有二記性人少千中之一孫襄

朱子近思錄數日而就楚詞辨證參同契註一成而不改易皆非其至者書成而多所更定自爾精確不磨孫襄

看朱子全集有一二年而識見頓異者使天假之年其進更當不已熊青嶽自言年二十時見到此及今猶如是便迥不相同孫襄

編輯一書先論體裁體裁得則思過半矣孫襄

文字太說得快暢便非聖賢語聖賢不輕罵人所辨者皆從根本上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處着語若流俗之人皆知其不是何待聖賢之爲諄諄乎卽如吾輩所與人講論者亦必是事介兩歧理在可否之間者若打父罵母人諄諄與之辨論父母不可打罵亦覺可笑故孟子當時有許多善於戰陣闢草萊任土地者皆不著其名卽儀衍輩孟子亦不爲之發一論至於告子楊墨許行輩則喋喋不已可以觀矣啟禎文與前輩差處便在此

聖人之言極平極淡張皇一分身分便遜一分 孫襄
邑令進謁送出門即乘輿或言其非先生曰少年初仕何知孔子曰吾學周禮學當時之禮與人周旋也須學到老季父性甫嘆曰今日聞此大議論 孫襄
如今人說話卻要隨機應變因時取給爲妙聖人卻安排下一定的个規矩所謂言前定則不跲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似乎板滯氣悶到得成其變化任你千伶百俐卻不能出他範圍立之斯立等何以能是總要熟所以先儒說孔子于人事曉得个透到做官寬也好嚴也好不怒而威不言而信所以格物明善爲要
人雖有聰明智巧又周旋世故而終動輒得尤者大抵人自以言行爲主樞機之發最是要緊

後生小子輩一無所知滿腹不以長老爲然率以長老爲迂濶不達時務爲人所欺渠自以爲聰明智慧其實見得長者不好處即是自已對病之藥那一點小慧弄巧尖新處豈惟壞了心術即以利害論未必不是取禍招尤處得人陰私事彼人一發口即能一語塞之以爲快豈如長老知之而不言爲深厚就是不知也好一番太平必生如此篤厚之人如今總不見後輩有如此者所以可憂莫說一兩人何關於天下由一身而一國天下皆一脈相關天若氣機不動此一人從何而生但看明朝吾鄉福州林家一門五尙書皆祖孫父子相承都是禮部有一命婦隨舅夫子三到南京祭酒衙門其子爲立三到堂于署內其家之行事謹厚至今人稱之廣東倫家解元會元三鼎甲無不全浙江王陽明家亦累世有德其父狀元禮部尙書而陽明復以武功封伯攷其世皆在成弘極盛之世李西涯弘治乙未科會元即倫文叙王陽明即第二林庭㭿即第五由此觀之豈非與世運相關宋家開國有呂蒙正其後夷簡公著好問輩相接暨南渡與宋相終始今觀其童蒙訓其家之風流篤厚正可爲師法周有八士不過其家之瑞而繫之周可見矣　本朝崑山徐氏豈非科名之盛而傀巷所爲如此令人窺見世運之未平如今子弟尙未離襁褓便要他做舉人進士做官賺錢受用無論乳臭習於驕淫貪婪敗法罹於凶罪即使其祖父能庇護無恙而一方民命何辜不須多將無罪的人任意打死一个已足干

陰譴而促祿命今之士大夫勿云行並見也見不到此如何是好今人動說道學容易講也並不見有人會講
如今提起筆來欲記平生朋友間好話說少足錄者頗少言行人之樞機庸言庸行聖人都將言居行先豈可忽乎
周子傳太極與二程年僅卅已到聖人地位眞先覺者惜不大用周程張朱皆不柄用使後人疑其但能爲大言而未必有實效可嘆也然聖賢之生雖不用於當時必有補於來世蘇綽講明一番開唐三百年太平府兵諸制皆本蘇綽朱子講明一番開前明二百餘年太平四書五經皆遵其解其他亦皆多用程朱之議論至陽明出而學者靡然從之詖淫邪遁紛紛肆行而國亦尋亡

所謂程朱當從者非謂一字不可異同也如禮記陳澔註自然不如鄭康成春秋胡傳自然不如啖趙三家之清通簡要今折衷而存之歸于發明聖經此有何害固程朱所心喜者所惡於陽明者直謂四書五經皆是閒帳直指人心立地成佛耳讀書人不思經義株守傳註字字膠執牽經合傳甚至并傳意亦失之如近世陸稼書呂晚村仇滄柱等直村學究名爲遵程朱何嘗有絲毫發明當時如蔡虛齋林次崖陳紫峯等已有是病故陽明等厭之而有反其道以治之之弊不知其說固陋處但就其說以破之足矣何至大決其藩籬而不顧也

耿逸菴稱冉永光爲今之程朱永光即刊刷贈人直是憒憒古人見後起可畏雖亦稱許却有分寸李延平是紫陽之師極口推稱亦只云自程子門人後未見有此汪應辰乃紫陽父執也極口贊許只云自治嚴爲道勇至於以古人自任太高者鮮不敗如王介甫方遜志果然博學修行自命不凡當時名望亦重王介甫自已位置不在孔子下當時曾子固輩亦推服之至方遜志初被薦舉洪武召而賜宴方年僅二十四禮部尚書陪宴方據上座若無人然太祖命圖其形觀之曰斯人何傲朕不能用留以爲子孫光輔太平可也二公至今不可謂之不好人然用之輒敗與自命者大懸絶矣惟程伊川以孔孟自任也不知大用之是如何光景料自不同孔明自比管樂當時惟崔州平石廣元徐元直二三人許之樂毅未究其用管子得君又久可謂究其用矣却不

傅氏藏園

能如孔明是孔明却自比不錯或問孔明比管子是自謙處曰也不是謙管子不低他當時不以兵車服楚便班師不肯失信義尊周攘夷修方伯之職就是孔明得權所行大概亦不外此規模難道就奪了周天子天下不成只是管仲不知正身修德格君心之非由內而外致君王道其立意要富强故孔子謂之器小孟子以爲無道孔子若得兵討陳恒再沒有奪齊國土寶器之事自然誅及罪人置君而去毫不爲利義聲滿天下不過如此數次天下便仰而待命如文王之世矣孟子謂以齊王猶反手亦是此意公孫丑乃謂以天下王耳孟子正意原不取天下而有之是以齊之地與民行王政以救天下而使天下歸心耳斷不是并吞蠶食利人之所有惟爲方伯者得專征伐遇昏暴應滅絶者滅之天子即以其地賞功則又受之或要荒之外蠻戎之地蠢動暴害者取之可也周家古公時爲國甚小後來便大想是多得西戎之地再沒有聖賢利人之災而取其所有尚足以服天下而得志者管仲便是又滅幾箇小國駁雜不純

朱彝尊送梅定九詩中間有罵朱子語云毀棄詩書序割裂義文編固是如此你也要自已說出一段詩書序不當棄義文編不當裂的道理來纔好如朱子說齊魯韓三家班固以魯爲近之毛詩不列學官後因鄭傳其學而微之遂傳之廣使四家詩都在如左公穀之于春秋今得以並質其是非而斷之可也今齊魯韓皆不傳而

傅氏藏園

獨信毛公以爲字字移動不得可乎此言本有理又況詩序明明理有說不去者如何可從至易經先天圖自應表章不消說彖象自皆卦畫中所有十翼所說自亦彖象中所有然謂伏羲畫卦時便都想到文王周公所說文王周公繫詞時便都想到孔子所說亦未必然分析得好未嘗不好如何便不當割裂適足以見其胸之糊塗大概浙東人都以自已立說爲足以千古恰好明朝三百年天亦幫襯他洪武起時如李善長劉伯溫宋濳溪王褘諸人靖難時方正學又是杭人土木之變于忠肅又有功最後王姚江又是浙東人蓋自以爲經濟眞派助其迷謬而不自知其非也

言語不可輕易昔家叔舉一公案云鄰有編氓貲財至三

千金即自負云人皆尊敬舉人舉人所值不過三千金吾何歉乎哉彼爲虛名我擅厚實且不與易吾自此不復視舉人如天上人矣異哉此人纔在儕輩中說此一句狂話天上已經聽見了予時笑問公何由知曰次日官坐堂審事渠亦隨衆人觀其身著白衣漸挨漸近逼至堂前官舉目見即呼問曰汝貢監乎曰非秀才乎曰非然則何等人曰百姓官怒曰百姓敢白衣立公堂乎掌嘴二十餘而逐之出人曰公無輕舉人即秀才亦可脫此難矣惟不荅其臀而掌其嘴所以爲天之聞之也

劉思退云人于財色諸嗜慾孰能生而不近須習久便能不著某初喪偶三二年來覺苦五六年後覺平常若固然矣逮今十餘年來覺得有之爲累以此知事事須習此學而一章所以弁論語也又云讀書何須多要在力行果能行聖賢一二語便足終身某媿不能體認者多但年來只體認無恆產而有恆心七字雖身子不受用而心却安

世得云聖賢學問也不是高遠難能的事只是子弟從幼教他端正讀書到大了皆有些不屑的心不忍的心不敢的心便是三代如何千五百年竟無絲毫隙空可以行得此等事

孝感還說不得假如銅假銀子畢竟有箇銅螻村石假澄泥畢竟有箇螻村石連這箇也沒有所以苦

一日予請于孝感曰老師閑道錄何爲末綴歷兩條孝感摩腹行掉頭曰以見其博可爲發笑

楊道生太翁自已講學生四子大者大生命學詩古文道生治歷算兵法田賦三窮索釋典老莊四講求書畫都不許出應科舉之學大抵氣聚而掩藏者久必發越更盛楊氏若爲聖賢之學　本朝今六十餘年矣其後必有興者四者是學本之則無如之何弄得弟兄叔姪閒都不和至相告訐元朝因文文山謝疊山死難通省都不出試積至百年明朝一興江西科名人物半天下氣鬱久必發而況所鬱者忠義之氣乎大抵不出自是若時時想作賊妄冀非分又不是

客有論某文學客某豪家而不爲豪所尊禮而倘不去者曰論人最不可以如是世衰道微讀書人欲安頓此軀不得過執小節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

養之仕衛輒拒父人倫所不齒孔子受其供養七年而始歸衛輒豈尚可交此七年中豈絕無小節目失禮處孔子不較不得已也孔子當初不脫冕而行蓋君臣之禮絕矣周流天下道既不行魯之君臣置之不問孔子如何自去自返當時孔子年既老矣處於別國去魯過遠聲息更難相通衛去魯相去差近門弟子歸魯求仕蓋亦為孔子地清之役冉有樊遲俱有大功季氏問其戰陣之學所由來而始幡然迎孔子以歸也孔子於三家為父執友哀公微弱時而請教棲遲幾年而卒也困窮甚矣當時不與相合者尚有叔孫武叔耳他人固皆以前輩視之矣吾人立身只當以聖人為法若如今人論則孔子受衛輒之養亦為無品矣孔子既不仕其國

又不與其謀涅而不緇有何害乎如貧士處豪家既不脅肩諂笑又不助紂為惡授經於其子弟而受其饋贈有何不可吾於彼不得失禮彼於吾有小失禮處恕之可也特不可趨承失體恬然受其侮辱而莫之去也如此便一錢不值矣

王方若革職去云也不論利害　上已數言其不稱而不去何也理自當去如主人已厭客而客尚歡呼痛飲於其側可乎查夏重又欲告假或云　上也未必不欲其去曰君子難進易退也不須揣度　上意如今即使去竟由此得嚴譴也算計不得許多只是目下理當去就該告假利害便不可定不能自主也

天地之生人為貴貴其能盡人道也天亦不能為之限量蜂蟻之君臣雎鳩之有別就其一節雖人有所不及然而不貴者天所賦止此不能推之而盡其道若夫婦之知能何嘗與禽獸有別然却限量不得他他一旦要做聖賢便能做你却禁捺他不下白額虎入城市食三人羣起而噪之以為虎之罪大惡極也人殺百虎曾不以為非人于此要猛省自己貴重在何處

朱子六十歲云假如去年死便不知有今年境界至六十五六歲又云到底有一層不透門人舉前語曰終是有一層不透想聖賢學問如雞子一時不出殼到底是雞蛋婦人一時不產子到底是大肚婦人顏子未達一間尚未有此一日也孔子曰從心所欲不踰矩此其是矣自己覺得快活只有孔子孟子雖自任舍我其誰只是

言當今之世曰惡是何言也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然是外敢自信只是他才力大眞龍象也韓文公闢佛只是粗粗的爭得體面即程朱亦未得其要害惟孟子與告子論不動心佛家粉碎七篇存佛氏不須與他較論矣蓋彼教以不動心為上吾儒亦是如此渠意以為彼不動心便將吾儒虛氣闢去言語文字闢去似更直捷高妙而不知彼之速於吾儒者反不是也蓋彼之不動是頑空是死的其中無有吾儒之不動是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是活的其中無所不有揠苗助長未嘗不速於培養灌溉者然而槁矣槁字妙極長則長矣而已槁矣直從源頭絕頂處剖開指明洞中要害萬古一炬也何焯云孟子直見得此輩之害大而深故闢告子欲斷佛

教之根孔子未顯斥霸功而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
文之事者又欲斷功利之根直當與天壤不敝也
敬我者我當敬之但處人之恭不甚喜則處人之慢必不
愠在我固當有恆然以之望人則不可 孫襄
得處言義不言命失處言命不言義是爲守義而安命 自記
人生在勤勤則不匱讀書底讀書做事底做事爲人教子
弟雖非已事然勤勞上通於天也有感應處 孫襄
人要立品望素日望全要養臨事方能對得過俗人未見
面時先聲已足奪人渠已心慑有四五分畏憚見面又
威重不敢發聲又有一二分畏憚剩一二分干犯的意
思就好打疊若二者全無單靠機智禦人恐難得勝
定九先生云孟子如此嚴厲說聖人却寬不恭與隘不害

其爲聖世得云智與聖兩件都要有只偏些不能到孔
聖人田地方可爲聖如黃石齋先生雖暗室屋漏不苟
而終不可謂之聖定九先生云或行一不義殺一不辜
而得天下不爲也尚能勾得百里而君之皆能朝諸侯
有天下或未必然世得云大凡大聖人不論才節渾化
于德大賢便論才節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
百里之命是才臨大節而不可奪是節得百里而有天
下是才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是節德字有以起頭
者如德之不修君子進德修業之類有以結尾如易云
所以崇德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德是聖人根本 本
朝無德字翻譯德字就是把才能字合上來便是子以
四教文行忠信忠信是教得的

黃性震若爲守廵道差比他人爲優安卿曰能用之者難
黃刻刻自見其長予曰渠能清廉剛强不隨人起倒欲
自見其長何妨只是爲之大僚者不與渠爭功便無不
可用曰何可易言爭財爭勢爭功爭名君子一路人可
以去之只是爭根直從無始刦中骨胎中帶來如何能
去爭者所以立功也在常人不必無無爭者所以去已
私也惟大聖人而後有予曰君子無所爭夫子其謂是
乎聖人說人道只說到其爭也君子便妙如此而爭聖
人其許之矣安卿曰然予曰禹之不伐不矜可謂無爭
乎曰禹之爭根大矣故曰入聖未優舜其近之矣舜之
得力全在少年爲瞽瞍磨折的七死八活向與死爲鄰
舜又自怨自艾以這一點不得通于父母不可爲人不

可爲子日日號泣生不如死又不可求死直將此形骸
意見鍊到非我所有田地只有一片精誠虛公因物付
物而已所以人須鍊過人比常人畧高一等亦是從百
鍊而得不然終與常人等耳余曰老師世叔爲林日盛
所苦十七个月 乙未三月孫去 丙申七月日奪歸 雖童穉然畏懼便有
憂危惕厲之根未必無補也

榕村語錄續集卷十六

榕村語錄續集卷十七

性命

命不專以五福六極等為命孟子[illegible]云云為命方說得盡自記

天命之性即天地之性也在造化繼善上看最明白在人物則總屬氣質矣所謂纔說性便已不是性矣自記

朱子云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不如云愛者仁之情仁者愛之性自記

安土公也能愛愛也安土在敦仁之前能愛在敦仁之後細分之公而以人體之則為仁恕又從公而出仁又從愛而生自記

朱子云飲食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只如此分別人心道心截然自記

中庸言喜怒哀樂禮運又言喜怒哀懼愛惡欲此處須以中庸為主而以禮運之言參之蓋喜屬春樂屬夏怒屬秋憂屬冬一如仁義禮智與元亨利貞之配前賢既有定論矣然樂之中便藏欲憂之中便藏懼懼與欲二者便是人鬼關頭升天入地門戶故憂之後繼以喜者恐致福也樂之後繼以怒者欲敗度也中庸戒謹恐懼便是教人內懼以存誠必慎其獨便是教人防欲以克己故朱子一則曰存天理之本然一則曰遏人欲於將萌有見於此也此二情者所繫最大所趨懸隔懼雖不中節而不中不遠矣欲雖或中節流於過惡一間耳中庸所以不列之情而特於用功處提出教人作心地工夫嗚呼至矣自記

理氣

某五十一歲以前亦不免疑朱子理先於氣之說夫天地一氣也氣之中有條理處即理離氣則理無所見無所麗故羅整菴言理即於氣之轉折處見如春生之不能不夏長夏長之不能不秋成秋成之不能不冬收也不如此無以成歲序而生萬物也蔡虛齋皆如此說後乃見得不然性即理也不明白倒底便曉得理即性也未感事物之先原有此物至結實一件物事如春夏秋冬之何以為春夏秋冬春之何以不能不夏夏之何以不能不秋秋之何以不能不冬皆因其理之必如是不能不如是是理非即性乎喜怒哀樂惟其有仁之理故有喜惟其有義之理故有怒惟其有禮之理故有樂惟其有智之理故有哀中乎仁之節則喜得其理矣中乎義之節則怒得其理矣中乎禮之節則樂得其理矣中乎智之節則哀得其理矣未發之先此理充滿堅實於中若謂無此理則何以忽然有喜忽然有怒忽然有哀樂乎由此觀之則有條理之處固即未發之理為之而可謂之無乎故謂之誠謂之至誠也

陰陽皆有淫陽之淫在尾陰之淫在首喜樂陽也怒哀陰也喜樂怒哀根於仁義禮智皆天理之所有然在天在人不同天則春夏秋冬無有差忒人不能然有過處多在樂怒易曰君子以懲忿窒欲記曰傲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若憂與喜雖聖人不能無樂則

行之憂則違之二者陰陽之正氣也孫襄

飛而騰者陽中之陽介而伏者陰中之陰陸之走陽交於陰水之躍陰交於陽飛之屬雄美而雌醜雌受制於雄介之屬雌美而雄醜雄受制於雌獸與魚牝牡適均惟人得天地之正理長大之婦人不勝短小之男子陽大而陰小也孫襄

余成雲洞中有潭粘一教條禁取潭中魚一日同衆往遊焉五家叔欲取魚佐食又適有鸕鷀船來因命取之歸語四家叔四家叔云可食者多矣何必失信於魚子聞失信二字至今心疚不能忘乃知中孚豚魚宜連讀魚雖愚無知然不可欺之當時不禁何妨既禁令魚知其不取矣而又取之何耶自記

天地間惟理不做雖佛氏之靈明畢竟是氣之屬有散滅之時惟理則循環無端無有無時康節在數上見道所以不如程子之正大聖人合下便與天通無有期待只盡人事便是事天周公惟忠誠到極至處遂至動天有風雷之警假如周公亦如後世有幻術以致風雷不惟不成爲聖人而惑世要君其罪不可勝言矣

或問朱子以主宰謂之帝孰爲主宰此處只須答應云天下何物無主宰况至大之天乎自記

上問一大卿天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地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不用之一以況道也無體之一以況自然也嘿然無以對門人問何謂曰邵子所謂道者靜也靜爲動之根自然者無動靜之可名也孫襄

月在地日在天所謂地竅於山川數語亦惟孔子知道人到危難時便天人呼吸相通至見於形聲到平安時又絕地天通矣

天地氣運興衰於所生人物覘之物其粗者精華全在人人之形質又其粗者而精華又在人之心人諸凡不苟且便是興盛之象如開國時人便厚重不苟有數百年規模是天地之精華聚也

人吃不相宜藥物及迷惑做傷生之事便致病來此是天還有意於我到自己覺得爽快而氣體日增肥盛其卒也將一跌而不可復救矣

人心卽天心三代之後何明時少而昏時多佛氏說到天以外此理却不肯說聖賢不言佛氏言之何害詩稱監觀四方求民之莫書言乃命於帝廷又曰眘求一德俾作神主有是氣則有是神有是神則有是管攝蜂蟻有王糟粕煨燼微之又微者況上天之大乎但未必似人形耳目之狀如火毬不類人間山水月亦如是孫襄

福建來龍發於岷山至大庾領矗起一大屏自仙霞嶺迤連城綿亘千五百里閩以江西爲祖山而不受江西一滴之水大屏東西垂帳上生浙西延建下生廣州惠州興泉漳三郡居其中福州潮州兩傍夾之又有兩水界限截然福之內有烏龍江潮之內有平和江潮州當屬閩爲正其音政與漳泉相近泉居興漳之中正當大屏最中之處臺灣形如月弦其長竟閩上接福甯下接南澳而泉正望其王城如弦之射弧背當出矢處施琢公

不用正西風故不於泉州港開駕南澳銅山則南風一
片帆舳艫相聯不爾便當於福州發船用北風故知臺
灣福建之案山也孫襄

洞庭二山其西多勝處古刹居人乃在東山役於大戶倘
累百金之産第宅砌石數里畧無合痕雕飾人物窮極
工緻童子六七歲卽以投石爲戲如習射獵有不事此
則羣詬之以故無虛發四面壁立水石相激泊船登岸
猶須半日更五季以來之亂其中晏然天下大定始盡
輸數年租稅自洪武設科僅出王守溪一人餘不過明
經韓元少往遊踰月乃返孫襄

襄陽眞是險要周時惟楚先僭號秦并天下楚最後亡然
亡秦者仍楚也漢末之亂楚地先去唐宋元明無不如

此不特其地險其人亦惡凡深山窮谷所產人便多凶
暴不獨得山川之氣爲其性抑且負險爲固以成習胸
中便有吾有險可守渠將奈我何之意故恣肆無忌矣

上言回回國在西北回紇在西南回紇卽今達哩喇嘛是
也問何以知之　上曰見其國紀載言唐時某年中國
以公主嫁之查史果有其事因知卽回紇國也古盛今
衰耳

舊時笑先儒皆贊先天圖以爲山在西北澤在東南之說
以爲此不過是中土九州之語合地之總勢而論之如
漢武帝所得西域諸國皆內附則西水自入西海安得
澤皆注東南乎今思之却不然大概西北山多山高則
水就下自東南流矣

皇上言西海甚小不過一大湖耳可見儒先之說不差梅
定九亦言西洋水與中國之海通

溫州僧初至湖頭登後山審視稱一地曰此地發科甚速
五年之內便可登第是時安溪先生曾祖諱九濱字次
禹祖諱先春字念次與僧周旋歲在丙子丁丑之間僧
忽舉頭愕然曰彼山有異急往衆隨之至其地諦視良
久曰惜不結及將歸念次公餞之酒間僧極道發科第
之速而美念次公顧視其族姪光龍蟠卿曰汝苦心讀
書稱名宿久矣屢困塲屋誠可憫此地卽贈汝僧瞪視
曰君有器量如許可以當此大地矣因言帆山北幹結
金陵浙西南幹結兩廣中幹浙東福建中幹龍發兩支
一支往浙東吾尋至某縣得之牟姓已葬矣一支入閩

尋之至今不見不意結君後山地太大吾不敢輕出口
今可相贈明日卽同念次公叔諱兆慶字賴甫號惟念
卽出安溪先生之贈公也至其地指示曰穴在兩石之
間五星歸垣本村南峯尖上如火北山如疊浪東木形
橫出西山正圓端　難在本身結正方形土居中央
憑穴皆見因指左一小泉味清而甘源出不竭曰此蟹
眼泉與出朱子地一般此地大則聖賢小則王侯善承
大物毋忽也庚辰念次公經商於外急命惟念公葬次
禹公於其地初因不甚信僧其穴亦記不分明地師遂
點他處惟念公曰僧指處不爾尋識兩石問穿之地師
不肯公強命開鑿而遇大石衆工束手公羞憤且憂惶
徹夜不寐其族人爲土工穿壙者天微明因修整鋤鍬

鍬柄倒撞石上以入之石應手碎石下五色美土也弃
白惟念公公始不信工固言之因隨視之果然其餘用
手起之皆片片碎公狂喜命毋偏起石僅容兩柩足矣
辛己惟念公卽生一子其庶母羅太君收生見之密語
太夫人曰此兒異物也方頤巨口兩耳幾到肩予理其
手過膝下勿輕以語人五日而殤是時太夫人年幾三
十無子生此又不育憂苦大劇次年娠安溪先生惟念
公赴省試羅爲太夫人畫策曰汝臨產矣可往汝家男
固佳使復女則就母家覓一子養之以歸誰知之者太
夫人如其言歸生先生生時太夫人夢入山大黑蛇當
路遍體鱗甲身在山上首飲山下懼不敢過道邊人曰
勿懼汝子也驚寤光龍聯捷登癸未榜又族間有數傳

止傳數人者求僧指地曰葬此人問曰富貴乎曰不能
財丁可耳問其家曰葬誰曰某某曰有子乎曰有二呼
之出摩其長者頂曰難爲難爲長者像極豐葬後不二
年長者死至今其子孫至有四十餘人頗有富者又曰
國家事不可爲將鼎革矣言皆驗或曰僧遼將失機後
爲僧

風水豈得云無今觀我們所吃灤州鯽魚過此地不遠水
仍是灤河而魚已不及滄酒只西門外十里一段水好
過此便不佳豈得云水土都是一樣萬物如此而况人
爲萬物之靈卽如山僻處百餘年不出一讀書人而通
都大衢科第不絕自是地氣但迷於房分拘忌陰陽竟
以禍福牽制而終身不葬其親者此則邪說之罪也向
葬先君時有一蘇姓自以爲地仙偶一日同登山見一
墳甚蕭條問人知屬某姓問其後曰原有二房今絶一
房矣予訪之蘇曰應絶何房蘇曰自是大房無可疑者
移時山下中道有以雞子邨酒來餉者在樹下領之問
其姓與所見墳姓同問其墳卽其祖也問其族曰兩房
今絶一房問絶何房曰小房自云是大房蘇默然又葬
予高祖地乃族伯主政公償先祖逋負者其形勢甚險
怪左尙有餘地砂抱過右則斗巖擦面宜長房發而小
房絶却是長房絶予等皆小房也此卽開壙有無數土
龜者當時先祖經營於外先伯先君都小纔十餘歲不
過委之族間人及邨地師耳至葬曾祖地則浙僧所擇
五間山半所云穴在兩石之間者亦先君自己葬並不

用地師言地師以爲此必無地者後開壙見一大石衆
工遂止先君羞忿經夜不寐天將明忽有一族伯爲予
家做土功其鍤柄腦鬆族伯倒撞於石以緊之石版應
手碎下皆五色土來呼先君先君踉蹌奔視果爾浙僧
在當時以爲狂僧今觀之乃非常人其爲先兄蟠卿諱
光龍擇一地許五六年聯發先兄時爲諸生壬午癸未
果發又言明朝天下有故渠時爲安溪令游客言今氣
運不佳宜急歸遂卒於任大言此地五星歸垣小則侯
伯大則聖賢初葬時人皆爲危之言大山之半龍氣未
脫化必有大凶禍但先祖前時做生意必不能盈萬至
數千則有事破敗葬此地後發至五萬金後予全家十
餘口爲賊所縛去人又以爲凶禍乃地之罪也後全家

回一口不損賊遂滅人言又止予入翰林歸即罹耿鄭之變刻不自保人又以爲地之罪今乃羣然譽之矣予輩將醫書及此等書也應擇一部好些的看一看不是信其說正好破其邪說不爲渠輩所欺總是風水一道亦當以朱子爲主朱子只是講到土厚水深山環水抱地氣暖而止發如何的人如何的福房分如何朱子不言也如今信者遂拘陰陽不信者又一筆抹煞竟將父母遺骸隨便瘞於朽壤亦不可

佛書以中國爲南潬部洲天竺諸國皆在南澶部內東拂於逮西瞿耶尼北鬱單越四洲總名娑婆世界如是世界凡有幾所而娑婆世界獨居其中其形正圓故所生人物亦獨圓其他世界則形皆偏側尖缺而環處娑婆

世界之外不得天地之正氣故所生人物亦多不正此即如今西歷之說也西歷謂有亞西亞歐邏巴利未亞亞墨利迦四大洲俱環地中爲温帶在赤道之傍太陽所照和氣生物其近二極者則偏倚尖斜晝夜長短不平寒暑不和 自記

唐太宗收至骨利幹置堅昆都督府其地夜易曉夜亦不甚暗易曉者夏至前後也冬至前後晝亦甚短但其地極北曚曨景極多故不覺晝短而謂夜不甚暗是也此理今西人詳言之 自記

日主寒暑太元日日一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月主風雨孫武子日日與月在箕軫壁翼又主潮汐凡介之屬隨月魄而虧盈歲鎮所在則其國主吉祥熒惑太白所在則其國主兵荒木穰金饑之類是也 孫襄

日月無背照前儒之說日對照處極熱難當凸處最近正面如鏡背或有瘢痕未可知非若珠之走盤韓詩日月如跳九中庸日月星辰繫焉聖人下字最斟酌 孫襄

有定朔無定望猶二至有定而二分無定也蓋日月之有遲速也 孫襄

陽生於水盛於木而極於火陰生於火盛於金而極於水故謂水木爲陽火金爲陰又謂木火爲陽金水爲陰以質而語其生之序以氣而語其行之序皆是如此 孫襄

髮者心之餘鬚者腎之餘眉者肝之餘火炎上水潤下木曲直故橫生思慮多者髮先白嗜欲多者鬚先白然後知眉之後凋也 孫襄

水氣升爲雲降爲雨凝爲雪土氣升爲霧降爲露凝爲霜 自記

地有瀦滙沮洳其民必富故彭蠡震澤之區爲天下饒閩中水流湍急惟漳水安瀾殷膴甲於諸郡粵江可容巨艘平流不波與吳中運河等矣 孫襄

吾鄉間地勢高下水無停蓄居人難致富饒若出英才豪傑將來未可知 孫襄

榕實爲榕父子祖孫之一氣也藤枝粘榕梅接杏其根皮枝葉必有一處相似梅上寄生不必以氣類輪迴之說理或有之但不無些子緣故

欲知地氣當觀物產荔枝龍目橘柚之包不能獨當也有宋諸君子上游四郡爲盛蓋吾泉未有興者 孫襄

花之枝幹入古者惟梅梅花莫盛於西溪而乎墓次之乎墓當蘇州多遊客西溪四面不當孔道去杭州十里而遙梅皆千瓣實大用最廣中多富人而無縉紳士大夫多避亂其處杭之小桃源也 孫襄

梅花得早春此處乃開於冬月桃花三月浪所見乃在正月後明道先生食韭菜大致如此 孫襄

生人可以驗氣數覺得近來所生人又不如前輩不好者奸詭尖酸俱現於外卽是好人聰明外露性情褊急薄的狠一些包不住如秋冬開花莉至九秋而花一兩月不凋梅花耐寒而久卽水仙至軟亦一兩月開去至春夏之花如桃李海棠之類牡丹芍藥不過數日而敗卽蓮花至淸之物經宿不保氣已洩散故也

安溪師受直撫之命在戊寅冬末至庚辰年秋構屋三楹於署東偏屋初成西山墻近北蚪門之橫木上生靈芝之初如露珠之攢聚漸大而形如覆杯又似蓮花瓣兩端銳而中窪長可五六寸許寬可三寸許色初白漸變至純黃如檀木色緣邊如倭緞有絨細孔又如錦中如獐毛如斧劈木橫理無根無柄體着木厚可三四分至癸未年　上西巡過保擬空署以待　上之駐宿焉各屋皆加飾恐殘毀及芝乃鑿蚪門木而取之盛以紙匣至次年正月忽有香遍滿於卧室香如栢木而微幽芳烈異常衣服茶藨書帙皆着而莫知所自後尋覓之乃芝也固知古人如入芝蘭之室有見哉不香者不足以爲靈也芝以在屋內不受雨露之潤日月之光者爲靈他芝到處有之如芝閣所言皆非眞靈芝也神物固有眞者累世而後一見故與鳳凰並稱後皆以其似者而指名焉此班固所以笑漢鳳凰之多也

哈密國枯旱少雨而暖如閩浙其種植惟賴水泉之利所種甜瓜中國尙得而食之其西瓜之甘美異常而中國至尊亦不得食皮薄而漿滿不能持之遠行其瓜熟時摘者一有言語便遍裂無遺摘時悄然無語割之取起則不復裂　上云初不信此語遣人驗之果然

合肥相公一日歲將盡在朝班相遇招予云退朝時可至予處看花予訝之云此時安得有花日甚多予曰總是炕上火逼出者曰然予曰亦能如春間自開之大乎曰不能予曰顏色不減乎曰不能予曰此花至他花開時

尙復能開乎曰豈惟不能目今開過便枯萎並根株皆盡矣予曰似此何苦令其早開三箇月合肥愕然動色稱是曰名言哉一日雪後攜手入朝至午門內圓橋雪厚而凍滑甚彼此相牽上時步步蹭蹬至下時相戒欲速一溜而下至平處尙不能自止合肥云上何難下何易予曰道理自是如此上來時原該難下去時原該易合肥復瞿然竚立道是不已

茉莉花有千葉如酒盞口大者色先綠而白而紅三日始落爲奇品獨出閩廣卽萎花不改色草木離其鄉則死禽獸少延焉然亦不能久也人則西洋戎羌入中國終其天年自若也故人爲萬物之靈道聲云人動物故無害草木著於土而靜故不利於遷安溪師云甚是禽獸

雖動實不離靜觀生於山者不可以入水生於水者不可以登山亦非活動之物人則登山可入水可平地可無不宜也女人又靜於男人遷移不宜於水土亦較柔脆於男人也

醫卜星平之術皆不足信然以醫論望面赤者知其發熱聞鼻塞者識其挾風野葛砒霜足以殺人謂藥無效可乎種蒔如族人某皆植以蕃一術之精蓋有之矣今之精於道術者鮮也 孫襄

木曰曲直曲可使直直可使曲生與枯皆然也凡樹之枝必指南徙南者北向則勢如團蓋矣 孫襄

榕枝葉北先零而南後桃荔支實東早熟而西遲通爲一體而分焉孰爲之蔽也以此悟風水之障空補缺也 孫襄

先生見水中日影曰注神看那處便眼花也是奇事以爲日光則水面何處無日光獨正照處如是某日眼鏡映日可以取火恐是此理曰此非日也可以悟幽明之理鬼者人之影謂之全無些影不可世得曰鬼見火不見日太平廣記云云曰此楞嚴經中之旨謂人死後一無所見惟逐明處一點精魄與爲依附遇犬豕即投畜胎遇人卽轉爲人身帝王卿相皆是有緣湊着作小說者假竊佛氏之談耳和尚終日思想上西天近日士子讀書預擬塲中題目作一篇文字便揣合時好與釋氏皆計功謀利之私此念最不是讀書只辦本分事若有天堂自是君子登有地獄自是小人入東坡臨終佛印謂曰居士勿忘西方答云箇中無處着力正是着力不得只好在本分着力耳 孫襄

鬼神者非理非氣處乎理與氣之間比理稍粗比氣稍精氣之靈也

一童子善屬對或言有物憑之先生曰但當自今以往長存勿去耳神所憑依將在德朱子釋菜先師爲文乞靈江淹夢還彩筆而才盡若多財善賈孰非有物憑之哉 孫襄

邵子入東林寺僧言多怪邵子曰吾未入門已知之矣取扁額林字兩木各添一鈎其怪卽止以二字數畫當某卦故多怪加畫則卦畫變矣此似不可信然天地間此類甚多如景象然不可執一執一則膠固而不通 孫襄

十月間大世兄家報來言銳峯卒大世兄夢見之汲汲於

身後之名又自言吾已死凡此者亦氣之靈也

世得云銳峯死予初聞之傅爾燿而尚不確天將明時睡不睡時見銳峯至予心忖云傅儼官所言荒唐今渠尚在何云死耶予動念渠便語云傅某所言不妄予非生人也予又自忖云此豈夢耶渠又云是夢不錯予遂寤然目尚未開遂不欲開了渠云某是某地一箇人若言其前生也是有根器來的予拊其臂而贊之云老子果算得一箇人予他日能爲古文當爲作傳渠亦拊予臂云還是汝而覺

或請卜日來學曰子知學鬼神避之何待卜吉 孫襄

鬼魅精怪無所不有神明效靈亂世尤夥一當太平則神靈多降而爲人以濟世有形有像明著功德豈不賢於

閃閃灼灼若有若無之間播弄光影耶

安溪老師幼貧窘未入泮見太君憔悴思所以爲祿養者甚切夜夢至一府第若吏役造文册者安溪師索觀吏曰可汝有分見師姓名金書繙至後見其家老佃之子名亦與焉但墨書次日每爲安卿世叔言之以爲怪安卿爲予言此時佃子游膠庠食餼矣將來發祥雖未可知農夫子爲書生想亦籍在文昌矣

王梅溪說鬼說怪朱子那樣推服他自言其父之舅做和尙爲善知識時語其父曰汝這樣好人如何無子我若圓寂後必來爲汝子以爲笑一日其父見之亟起迎而老僧入內追之入室聞已生子呱呱聲矣因想其平時語急使人視之而老僧死矣王文集中數舉此事僧大

能書而忽字極醜王自幼能文章聰敏無比舉筆時輒以筆管擊其頭曰老和尙你纔睡了一覺如何把一手好字都忘了即明朝倣鄉陳尙書鑑平生淸直有功業高風亮節亦人所推而文集亦自記其鄉試中舉人會試中副榜皆有神告之七題凨搆文字入場果然凡此等皆不可信偶爲人言不妨人傳之便有信有不信者自己筆之於書則不可夫子不語怪良有以也夢寐事縱有鬼神然各視乎其人我若不誠便有欺詐的鬼神來哄你先君平生老實故夢多奇應癸卯年予鄉試不中未免憂苦一日曰子輩但讀書只恐天下尙有事故叩其故曰夢見關聖神問時勢神曰屯初一爻牢記在心復請曰即是盤桓利居貞利建侯否神爲點首隨之

入神升座見案上指累許多黃紙文書神看一紙仍指放案上前問何事神曰泉州一大鄉紳來祈命問之曰可否曰不可時黃鷗湄正病亟三日內果死又疝氣發苦痛不可言一日向兒輩言疝氣向前或當愈問故曰夜夢見一短鬼腎囊極大予知其爲疝鬼朴之逃去自是疝果愈一日又語予曰夜夢見窮鬼逐之而去與五叔繆綢予呼告之吾叔不應親密不休移時見爲汝五叔書大旗幅予竊視見兩句曰中途任富貴今日且風波只怕汝五叔要受累予次年中式而五叔十餘年家之凶禍不一而足又丙辰春夢文昌拜先兄光龍自己不敢陪伺其去揖於肩輿前送之文昌拱手回禮曰公郎該出來了又夢賽神見一魁神手中把筆先兄光龍

謂曰何不求其筆與汝子先君踟蹰曰但一揖耳何憚焉先君向前揖魁神果曲躬以手中筆付之是年予果登賢書

乙卯三月夢三烏居日中啄日頃之二烏鬪一飛又一飛一徬徨久之亦去日漸復光覺身冉冉入日中拜關公像祝云頃毋乃耿鄭交搆而離吳逆亦孤立旋滅之祥乎關像一大點首五月鄭取耿汀州交遂離八月大兵遂入閩戊午吳逆乃滅

戊辰二月十二日夢入朝忽傳語云夫子至予竦息駐立視之言夫子病頃時眾人擁一夫子至淸癯少鬚絶不似世間畫塑像衣大青布舊直身戴巾心中作一念鄉黨中言夫子入朝張拱端好絶好看纔動此念見夫子

果如此疾趨而前予即拜謁夫子不答禮但見旁有一少年癯瘦面有幾點麻子趨至扶掖夫子而前予亦扶掖其旁至朝門夫子却向守門諸官作禮予心疑予亦官也尙尊於此輩何夫子不見禮耶繼而轉一念予輩弟子也若輩非其門下也俄而覺

己丑七月初十日夢見簾外一紗帽朱衣人影不甚眞心訝之引入諦視果何物移時竟爲人揭簾而入向予曰汝有言欲奏天庭吾當爲汝達之予心知其爲神嘿曰願天生出幾個好人來用世庶幾度過這箇世界絶不及他但見神意已喩其首微微連點即化作一婦人而便衣踟躕遂去行幾步又回顧見語曰吾幾忘一事手持一盆飰自從一頭以口就食自左而右食數十口呼

予亦照其樣食令自右而左亦食十數口乃將去

予己未八月初八日在家夢見洪武宣召予趨往太祖在堂上予行九拜禮太祖在上竟答拜予望見之雖拜完亦不敢起太祖曰禮畢矣可起來太祖不坐出至堂前一手扶欄干立語其言甚長總是說當日用法嚴非得己當時不如此天下斷不得淸潔予時回奏竟用古禮稱陛下言陛下創業垂統遠過漢唐元朝百年賄賂公行教化風俗陵夷已盡不用重典何由蕩滌其汚穢使人知所警覺發其天良陛下高識遠見得其綱要故三百餘年天下淸明風俗好義太祖大喜曰汝等亦知此意乎予答云豈惟臣知天下後世共知之太祖若意外驚喜者語畢辭出太祖復送之出太祖前行扯予手予不敢辭送將至外門撤手而回予奏對時不敢仰視並不見其衣冠及回方從後瞻顧見所着乃秀才藍衫白領皂靴如今梨園所着者腰繫一汗巾予時不知何以忽思扣其世系追及問之曰陛下世系出於何代太祖反顧曰出於炎帝予又奏曰恐是出黃帝太祖不然曰出於炎帝前不見其面及此回首乃見之鬚不多而大有威時有一舍姪隨予太祖入予同姪坐前門房小歇移時予命姪汝試潛至上房探視上入否姪回曰已入予纔與同出乃寤予意以爲還朝或職修明史已却不然

乙丑二月念三日師在會塲中夢入名園中百花爛熳殊異平常桃李諸花皆大如掌中有一株牡丹西日斜照

紅光透射諸花諸花皆欲語笑然驚喜而覺

師曰海上白頭賊來時其村中數萬生靈及李氏宗族存亡所繫是年正月旦日仲弟夢予家歷代祖皆擐甲列坐先君子侍於旁命子孫曰汝等但見祖宗卸甲時便當逃了是年白頭賊果然欲攻湖頭是晚大風雨祠樓瓦蓋已爲風撞去子弟蒙被踉蹌登護見樓大門及後屏門全倒而以手探木像則皆端坐不動比子弟下言其狀予曰是不卸甲之兆矣賊以雨大水深火藥俱濕不能進而退又練鄕兵禦寇之先每晩見神鬼之火如燈無數如屯兵忽分忽合忽前忽却忽犄角忽張翼如習坐作擊刺及作陣勢然者可見人之生命刻刻與鬼神相依此一點心靈即在人之天須時時積善培養保

復許魯齋所云養得此一點雖鬼神莫如我何也是年雖六月盛暑設蜜糖果無一蒼蠅至共相嘆異以為從來未有之事屺瞻云是豐年之徵也因及他諸異事康熙三十九年六月六日記

鬼神不敬人爵位以理度之亦是如此吾輩略有意見人尙不以勢權入眼而有德行學問者加敬焉況鬼神乎徐立齋宣麻之日歸第便見白衣鬼見於室而不避董默菴為侍講時卽被狐精據樓驅之移居默菴不平至面投以瓦石後默菴忿極禱於正陽門之關侯廟其神憑之小奚立樓下空作捋鬚舉刀勢而狐見奚數其罪其家人欲擊死之奚搖手曰不可無他罪斥之而已立齋還已作相氣洩默菴後為學院為侍郎為總憲為

尙書為總督為總漕復為總憲七八任尊位而狐遽敢如此可見鬼神所重者陰德也然於關神之不令擊死狐精亦可以見鬼神之用刑稱其罪而止亦惜其修行有年不輕用誅此之謂天刑彼雖小人然誅殛浮其罪便不是

范巨卿與張元伯事如此類後漢書狠多人遂病其誕而不知其事非虛也予嘗親驗之予庚戌同榜表兄吳會芳雖好賭錢下碁而中藏無他與予善方登第卽卒於京邸予哭之慟日沒方歸寓覺傷情就寢方成寐未寐之間見予長班云三爺來了言未畢而吳至予瞿然以為渠已死何處來見其體比在時豐滿肥大些然狼狽用人扶進予寓席地坐予問兄何往以手指天曰兄何能來曰告假相看欲說家事悲哽咽不能語以面就地而哭屢發屢哭予請其敘談而卒悲不能語許久予曰既不能語不如歸渠卽起見門外騶從甚多予轉一念若送至門外他去反難為情不如簷下作禮而別遂作禮去絕非夢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節鄭康成解云惟天不欺至誠也語最有味有此一語下面許多俱不用註蓋至誠不欺天天亦不欺之平時欺天誑人鬼神亦從而欺之其見乎蓍龜動乎四體者皆不足為憑鬼神之所以欺人者更巧當日予讀書茅菴中有一張友同予坐一日至鄰館中見一熟識人踉蹌憔悴困憊瀕死問之惟搖手云不可說因問之則云予積有半年館金一夕夢亡兄云今

年大比宗師許童生衝場直入闈者汝今年當中不可失此機會宜速往覺以為異然殊以為荒唐不決也次夜又夢先父來云汝今年宜中昨令汝兄來促汝行何遲疑耶遲則不及宜速往遂乃瞿然而覺以為面告非夢也遂盡將其積橐行次日途中遇一行人似讀書人問其處則漳平也結伴同走彼此不言所事行久彼人因問予何往予不之告但云入省探親予亦問其人何事其人微逗出聞有童生衝場之說故有此行予乃具以實告又復問予同道中有別人去否曰甚多予以盤費艱難故遲遲行他友去者久矣行半日其人又刻刻思返予問曰何為既行又思歸曰予盤費將盡予曰子無盤費何以出門曰某處有予親戚可那移至省城有

晉徒可無憂惟是前途恐不能至某親戚處便絶糧奈何予曰不妨且同我盤費至令親處有那移見還可也遂數日同寢食僱一船同行一日至其親戚所住處其人遂上岸曰予那移到手即至必不誤行也候至晚杳然予登岸訪其邨落言並無人來次日復停舟候之不至及予再上岸踪跡之不得歸舟則舟子已解纜竊行囊去矣予遂大徬徨無措乞食山行兩足血流困餓至此幾無生理鬼物之弄人如此

吾鄉仙媽治病吾所目見者屢矣一日入逆旅中爲先叔夥伴營利者其妻產七日不下云胎死腹中矣計窮請仙媽來治仙媽木偶耳附童身爲取藥荒野中至藥肆攫藥數味飲之頃其家大譁曰愈矣問其由曰服仙藥

下氣三而後定又一家耕牛下山仆折足農家以此爲命遂請仙媽仙媽附童身合目執小刀舞蹈直走至極高懸崖處下臨深潭甚危懸崖而下陡壁處石罅中用刀剜石粉少許歸稱二錢將牛縛極固用酒和粉灌之但見牛痛楚哀鳴一時之久解其縛牛遂卧卧甦而起如未嘗傷足者後一人折足請之復如前用石粉服之痛不可忍而眠既覺步履如常其神速堪訝也予家起屋衆傭扛大木一婦人素不良臨溪搗衣而伸足當路恰木墮其脛骨粉碎矣人亦如仙取石粉八分酒和飲之即起起速微又痛又少服粉遂如初又先叔一轎夫下山跌折股問方于五房叔叔取石粉付之隔日先叔來予輩迎問昨傷足轎夫飲藥如何笑應曰此扛轎者

非其人耶其神速如此又吾鄉一醫治一病不效請仙醫之但見其取鉤吻一大節即所謂斷腸草者和某藥某藥投之立愈醫遂疏記其方以爲奇貨復遇一症如其症百藥不效醫乃與其家立券索酬而後下藥如其方投之一劑而斃其家縛送官下獄予還朝時尚聞其在獄也此皆須記見得周禮無所不有聖人窮理之精陰陽五行相生相制俱是中庸實理而神明靈氣塞滿天地小儒不知由所見不廣也韓文公學問尚未知天

幽明之理一也大凡天下經一番亂便一番鬼怪橫行妖異顯見朱子罵李延壽南北史純是妄誕事作史固不可荒穢然當世實是鬼怪百出五代亂叛世運可想即九黎亂德之時焉知其不如此東漢明帝之世佛老皆

起是時而怪異之事爲多至晉則尤夥五胡盤踞中土中原人文盡遷江左至今一二千年南方風氣日開北方頻遭侵占羶裘氣多此豈偶然其實有何怪異至怪異莫如人曹操一匹夫耳提百萬之衆横行天下甚麽鬼怪有此力量吾輩在世一身所謂怪異處儘多何必神怪耶

壬子年十月　上南巡至德州　東宮病作駐蹕焉一日

　上語師云明初營造尺竟是古尺朕初不信以西法驗之立一架四柱中相去分寸不得少差中梁懸一銀絲墜金坨有分兩不得輕重一絲設炮於數里或數十里外一看火光將坨扯與內柱齊放往一往一來爲一優數之炮一響便止坨數共幾優或幾優半半之中分

多寡焉一優爲一杪六十杪爲一分六十分爲一刻八
刻爲一時炮設在近處發響速些設在遠處發響遲些
每一優計炮聲走七里無論遠近置炮一些不差用此
尺量里數不差分寸師問云優先濶緩後窄促如何齊
一　上云便是奇濶却緊窄却慢算來一般朕猶不信
用黍驗之亦未取羊山頭黍即以京師中及關東黍之
大而圓者擺擺恰恰一百粒又歷家云天上一度抵地
上二百五十里朕雖未細測覺得有二百五十里刻下
已叫三阿哥自京中細細量來三阿哥算法極精如今
至德州雖少偏東用鈎股法取直量來釘樁橛以記之
再無不準者至念一日回京語師云三阿哥已量來了
恰好天上一度地上二百里師云若是這樣以周尺八

寸計之恰是二百五十里當一度也　上曰正是余此
行大有所得少知得算法又攷求得明尺即古尺存古
人一點迹亦是好的予問云如何明尺多周尺二寸曰
周時原不曾以八寸爲十寸原有兩樣尺對初云如今
木匠彎尺長者十寸彎者仍是八寸一百八十丈爲一
里三百六十步爲一里五尺爲一步營造尺合古尺以
爲地還或疑優有遲速黍有大小今以天度驗之一些
不差確然可信矣十寸一千八百尺爲一里一萬八千尺
爲十里十八萬尺爲一百里三十六萬尺爲二百里八寸
一千四百四十尺爲一里一萬四千四百尺爲十里十
四萬四千尺爲百里廿八萬八千尺爲二百里又七萬
二千尺爲五十里合上廿八萬八千尺恰得三十六萬
尺
皇上去年在德州尙云漢人於算法一字不知我問張英
王幾千里有幾个百里諸侯之國答曰十个予笑曰一
百個他不解將算書與他看看了三日問他他說一字
也不懂問他王畿幾個侯國大他仍說十個
算學惟聖人精之只參天兩地而倚數一語已妙極矣
予問西法與梅法用籌算不知古人算法有此否曰古謂
掌算者曰籌人想是亦用籌
算法重三角形蓋員天也方地也三角人也三角起於員
人生於天也成於方成於地也
上深於歷算多是捷法古法原不考求當是看古法多迂
濶可笑如以律以策起算果然不是根本之論

西士天學可稱爛熟簡平儀取適用而天之體不外乎是
前儒渾天象七政圖却失本來面目　孫襄
癸未八月念三日燈下見　皇上所看歷學疑問小圈如
粟米大點如蠅脚批語尙用硃筆蠅頭細書另書紙條
上恐批壞書本又有商量者皆以高麗紙一細方夾邊
縫內以識之安溪師請　上批抹　上云他用幾十年
工夫做成一部書我何以就一人意見輕行批駁但此
還是妝秀才輩但能說理不會布算歷畢竟算得出來
方好空說無干梅先生見所圈點欲商者亦大服其深
通老師因言壬申年　上問孝感歷算律呂新書與鄭
世子書孰是孝感原不知道漫應以季通書是　上大
不平曰管將以用之乎抑但以著書乎若測量天地大

處差得杪忽猶可今以小管便算得差了如何可用徑一圍三是六角物件如何可以算得因于次日召滿中堂　阿蘭太漢軍千成龍漢官熊賜履陳廷敬張玉書及師上殿諮問又前一日　上不解隔八相生三分損益之說問張桐城張桐城又錯將三分損益說入徑一圍三　上又大不以為然不得其解是日問京江京江不能答孝感蠻說蔡季通是又不能言其故　上向于振甲云汝平日是公道人汝以為何如于云臣曉得甚麼　上因云你們漢人全然不曉得算法惟江南有個姓梅的他知道些他俱夢夢是日出朝門京江呼予云你還知道些个要回　旨君莫去予因將隔八相生為活圖三層轉換剖析之幾回京江悟云予知之矣遂

回作文一篇回　旨那篇文字甚好問他要來將來本朝律歷志內可以改削入之　皇上眞大聰明我輩平日只知道隔八相生不曉得隔八相生之根　上因不解命道士攜琴瑟彈聽之猜云或是宮商角徵羽及變宮變徵去七聲八位便生次弦却得隔八相生之根予余因偏試九位七位六位五位惟除去二變聲六位合添二變聲八位合餘俱不能合到次位

安卿自言歷算之學至今尋思能記憶者皆是自己苦思得者若楊道聲為予言者雖精微當時俱醒得如今都不記得了梅定九先生扣予算學許可曰深既而見予舉其詞卒有艱澁之意又曰生深不敢當生則確之至且學士明其理足矣何必熟其術曰非也熟方有用生便用不來熟便熱熱便足以化物聖人之學只是熟便不厭學不厭便教不倦如今我們何嘗不學便只是會厭何嘗不教便只是會倦熟則欲罷不能隨處引人入勝高下淺深逕路皆熟因材而教自不能已今予自己子姪前從不敢說自己知歷算恐扣之而不達恥己之不熟耳然又不肯做透只是惰無他故

安卿言天地輕清者四散重濁者縮緊歸中惟縮緊歸中故人物皆緊粘地上離則無所着也欲知歷學當先將書經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註讀之爛熟自己精思算明問人得其解再將後漢書律歷志講明再於前漢書律歷志講明便明白此後日可自己看書神算人不能欺之矣

歷象本要是家兄廿年前書若如今為之又不如此同升經差斜升緯差有其理而其象不似五星視行其象似矣而無其理予欲去此三圖歷學須讀尙書堯典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蔡註及後漢書歷志元歷法

安卿言戊辰會試京師有一相士價甚昂一日予往求相相畢衆譁而問之曰已往皆驗矣量此後亦能皆驗乎渠曰不能衆曰後不驗何貴相曰此非予不驗也君自不驗耳讀書人不知心像乎心像改則外五行之像皆改矣吾能使君之心不改乎

人聲不拘一端畢竟中律者為佳某生平所聞於人聲音一李高陽相公響震屋宇但其中有石雷霹靂之聲一魏環溪清亮壯厲但帶勇猛慷慨是商聲皆非黃鐘大

呂

予時耳聞呼吸覺得出入聲息甚大少年一夜如此大懼恐是怪病天明急白先君先君曰此是龜息龍聽在角龜息在耳李百藥產時鼻中無息李氏單傳大夫人甚懼百藥又多病一日抱示老人知相術者老人候其鼻果無息候於耳得之賀曰兒可得百歲耳息也此乃壽徵何病乎予始心帖至今尙時作息

揣骨瞽者吳名揚亦有不着時說着者亦多謂李吉水位至尙書今驗矣又謂予頭是虎頭尻骨是鳳尾必封拜又云當日惟洪經略是虎頭麒麟尾平生揣骨只此二相予問云先封後拜抑先拜後封曰先封後拜予曰天下如此太平何得封侯曰骨相如此奈何就不封侯也

須還汝一箇三邊總制想是如今做了幾年直隸巡撫卽算過了又贊予之脉心脉圓膽脉壯云從來心脉圓如珠者少惟公爲然長不好粗不好予問云長是好如何云不好曰心多有何好處惟圓難得說膽脉壯時陳則震夢雷在座則震素極輕予至是笑云你的膽也算壯麽吳名揚云老先生你說粗猛的算膽氣麽惟小心把捉得定的才是膽氣吉水問予與李老爺相似否曰你是吃肉的老爺指予云這是受苦的一位老爺如何相同吳三歲卽瞽而口中談吐大通文問之曰不過道聽塗說耳但是術家憑他如何神驗我們不甚信他蓋吾儒日用閒却有察微知著的道理舍了不講到信他的渺茫吉凶禍福豈不大差且如禍來預先圖避他既是一定的如何避得且避的道理到底在人事若平時處處檢點不至走向危險污賤路上去豈不好麽就禍來也憑他如有好處預先知道何爲

人有命相鄉座師吳在閩予與吳表弟同薦賢書謁見時師見表弟大不怡曰兒弟幾人有子嗣否又云此身父母之身要保重臨別向之指予云汝學他便好及丁未落第回遇師於淮上舟中同榜多人列長座坐定各問姓名畢又語吳表弟宜保重指予云汝看李子精神全收斂在內神宜藏不宜露散在外却不好子宜學李兄至庚戌吳表弟便自怕見其父遇命相之士便逃避是年與予同登進士第向予云吳師只教學汝汝呆不過如何學如今汝試教予當如何學汝予謙讓再三渠固

問予曰如今子已通籍要汝閉門面壁寶嗇精神誠不能子好下棊賭錢勸子卽從此二事爲學如何渠瞿然問所以予曰子平生下棊勝則狂呼誇張終局後並不耐數子跳躍稱快而已負則混合其子斷不肯終局賭錢贏則如勝棊輸則疾首蹙額投骰碎牌無所不至自今下棊勝固欣然不致狂叫敗亦終局賭則輸贏時有不致輕喜暴怒由此及他便改向好處渠亦極口稱善及臨時又發不自覺雖自恨終不能改未幾病發卽卒於京邸生相不好若能改便自造命敝鄉史相公維階爲童子時一善相者見之云好一箇少年科第可惜可惜其父兄請問其故曰看他一雙眼及肩如此秀豈有不早貴者但其身體如此輭豈有不短折者史公聞之

語其同學云身體是吾之身體輭硬隨吾要改硬孰能禁之人一翻能改便佳第恐生就改不來耳史郎立志改之脊骨挺然翔步舉手皆不輕佻至登第時便如一節竹卒之位極人臣壽登八十餘予以內閣學士召起赴京時復見吳師於維揚時師已病在床尚設筵演戲請予至其家曰兒輩以予卧陪不便予曰師生不比常客何妨世兄卽卧榻相伴酒闌呼至榻前密語云入朝見嫉汝今去　皇上自喜必問閩中用兵情形宜斟酌奏對又云近南書房有一高士奇汝可聞否予曰不知師曰此人宜備之予曰南書房一向是張孟敦門生常識之曰此人是老奸人雖不識之亦何妨高此時乃中書但其嚮用之勢不可測宜備之予曰如何備法恐非

一路人難以相與曰是一路人便不須預備予曰不惡而嚴師曰也是如此意思權衡在心而已屺瞻云渠尚是明末人見過局面的曰卽其命相亦是見過黃石齋諸公到底不同

黃石齋先生十六七歲時便欲歷游名山遂結伴三四人策蹇往羅浮偶步溪澗值雨後大水發伴侶及黃所乘驢漂沒而黃獨自登岸黃反自喜隱有所見人以爲有神授以書及彼渡夾江又舟覆江深無底死者多而黃又起又自喜微洩語親知者水底有造一新宮殿而空其中外榜曰倪黃故鴻寶與石齋相結極密黃石齋乃莆田人而移漳浦其算命莆田有派頭黃算命有秘傳其以易經卦爻相配者乃不欲以所學落於術數小道乃文之以周孔之書其實如何扯得來老實說得別傳反光明此石齋之過也吳玉隨玉騧兄弟在邗江爲維揚節太守或司李得意高足黃壬午過揚揚命二吳執贄焉暇時以二吳命請黃看畢曰俱好皆甲科小者今年卽發聯捷做科道大者却是本衙門中人但遲耳又云小者鄉試極高可以發解過幾日云汝不能榜首塡見盧生命乃南直鄉試榜首也汝但五名內耳及秋榜發榜首果爾玉騧乃第五癸未聯捷　本朝來做科道玉隨至戊戌却中榜眼入翰林

榕村語錄續集卷十七

榕村語錄續集卷十八

治道

天生民而立之君若不爲民用君何爲故孟子一言道盡曰得乎丘民而爲天子窺見此意便覺得湯武革命應乎天順乎人方有把鼻

漢書以之治天下可以爲漢文帝唐太宗矣用程朱之書治天下可以爲殷高宗周宣王矣周子之書聲希色淡道理已盡卽用以治天下無能出其範圍蓋亞聖也

古人有粗迹處是他做事規模定要守着不然日日講精微處反滑過了

聖人爲政惠而不費不要百姓感恩其實恩在那里去其感人也更深故明國變時有以乞丐殉義者自己踐土

食毛或因祖父曾經出仕此豈能强人施恩乎不報之地成功于不言之中受之者再不欲忘的如吾輩或那人窮急時有一飯一金之惠吾輩那裏記得幾年之久忽然見面他致謝殷勤吾輩茫然渠身受者不能忘也但有望報之心便不好就有限了豈惟不望報心裏記得有此就害事治天下者定要知此

洪武畢竟身親見元末之官貪民困不勝忿怒以爲我得志須當痛改故卽位後以殘勝殘以殺去殺其誠心切至遂成三百年國脈

人生日用修爲大約精勤便是興旺之氣怠惰便是衰廢之氣明季士大夫白晝安眠夜中飲宴而　本朝太祖太宗忍勞習勤惰怯者便殺之其氣之精銳焉能不有發洩時卽庶人家上承祖父付託之重亦非小事若怠廢則日就衰颯矣

總是講求用人要緊不任人而任法講求一萬年亦無用處

自當年魏環溪欲分別流品高陽相公便與爲敵說人都是一耳目口鼻有何好歹心包在肚裏誰是好誰是不好至今數十年士大夫間還持此論此眞可憂者只說都是身家性命功名何必壞人的不知既做了人又做了官如何與放生魚蝦一樣看　皇上舉錯皆欲其賢愚混爲一區便嬉嬉然各得其所稍加澄別衆便深憂駭駭若無所錯者如何是好

朝廷一免江南銀米卽二百萬自古無如此之多者只是

天地間却不見有寬裕潤澤之氣是何緣故總是無好官前朝雖不能官盡清廉十人中有一二狠貪者尙有七人好者無人共理雖朝廷之力一人獨辦也做不得又民於平居無災害時休養生息如人保養不致病來至有災祲始謀賑救却是有了病去醫治一般醫治得好也纔得平常畢竟教他平常壯實方好

甲申二月予南歸安溪師遣健丁陳得功護送途間爲予言馬見伯一事有器度征噶爾旦時撫標有千兵隨征遊擊葛永芳領之時馬見伯爲于成龍效用葛有家丁劉忠者見馬見伯偶繫馬於其主寓屋之門廊怒礙其出入也拔佩刀割其轡鞭其馬而逸之葛爲將主馬固無如之何師旋葛陞滇副將劉忠遂不能隨遂留爲撫

標卒于成龍調河道安溪抵任薦馬于　上上器重之即以守備爲中軍遊擊而劉忠恰隷其下馬諭之曰爾無以我爲宿嫌畜怨也但汝騎射好才薦拔汝汝勿疑懼尋擢以爲隊長薦之安溪爲健丁眞可法也其爲中軍時即欲盡汰老羸者日事操練兵亦苦之其整頓太急故有山西之事

戊子三月廿三日臺灣有應陞遊擊于化龍引見　上問曰汝總兵好麽曰好又問怎麽好曰兵民相安管兵狠好　上怒罵曰汝總督有密摺來參他反汝還說他好着兵部看守先生曰予當初進平海策巳再三奏明此處難守即目下無此終必有事書經有云有熊虎之士即接云有不貳心之臣到底以忠孝義氣爲主中庸云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以誠實自處以此印子去印人方是此種人來若是自已權術即要以誠信取人亦不能得氣味不合如何相招呼而況取人即以權術爲招牌乎此輩人但知有身家爵祿胵間有瘡移之於股不在已所管轄內足以藉口塞責便了若吾儒做事却在根本上講王姚江學術雖偏然爲朝廷辦事却識大體其平蠻所至即立郡縣便清其根回兵所到即順勢平其所未奉詔者而臺諫乃紛然譁噪治其擅兵之罪可厭之極大抵以權術爲先最不可曹操以此自負到底賞鑑一个司馬懿與他一般終是自已吃虧

如今最苦是朝廷用一清潔自好不要錢人便羣起而謗議之造爲蜚語聞其善則疑聞　上意不然之則喜如

趙申喬到湖南果將數十年積弊剔除而京師人預言趙某一到楚中必竟逼反今幸而一年楚中尙帖然文志鯨爲浙提學傳言考秀才六等每至二三十名今其書來杭嘉湖三府六等共四五人而已楊名時爲直隷提學謗其滿洲皆狥情面都是無影話可恨可恨

上問吳隆元選在汝所屬地方聞此人學問好果何如奏云不知道他聞說好　皇上放他爲有司試驗也此法極善即使學問好會做得一首好詩　皇上裏邊如此等人正不少正不如驗之以百里之任百里之任稱職未易若果才守好即可大用不特有司爲降黜之階級就是　皇上考中的轉出試之以民社亦是使他有體有用　皇上用人原不限以資格　上亦然之大抵此輩聚一大堆在那裏忍餓鑽刺貪緣無所不至且使他有路轉動誘之於功名之途或可造就出一二人材來

姚熙之總督閩浙時其前面罪過通天其贈送賄賂揮手便是數千滿萬貉藏爲虛剝虐無厭海上平後一日對予云少年頗有圖王定霸之想今髮如此種種矣捋其鬚云此人如此位極人臣足矣但如此安身立命還不好丈夫當尋一去路予問其故曰某做官不好軍興時本處錢糧何嘗不够用浙餉來都是吾與吳伯誠藩臬諸官瓜分耳予做人也無他不好總是光棍氣如此何以自立雖然仁義亦何常蹈之則君子從前種種譬如今日死從後種種譬加今日生老先生從今日起將地方利弊盡情向某說某有過惡亦盡情說如有一毫虛

誆便落萬刼地獄予等平昔爲言里役大當之害每一輪及萬金之家產立盡甚至賣及妻子掘祖宗之骸骨而賣其墳地者欲除百年之弊若不猛厲或陽奉陰違自此姚公果夜聞善事張燈而行之挐來衙蠹立斃杖下者十餘人即刻露章參挐者十餘官故號令所到風行草偃不敢有絲毫依違半年之間積弊盡除至大當之害竟爲除盡施將軍將發兵時予入城見姚公謂之云老公祖里長去其實是矣奈何並去其名然則官長到任掃地鋪席詢問地方事亦須有一人答應也此謂之矯枉過直然如此留一點根他便會復去疾莫如盡今斷其根他時縱復些人還可受今果有里長之名而其實害去其十之九矣百姓歡聲如雷其感之也淪肌

浹髓不一年而姚公死今做鄉立大廟祀之香火之盛無比有地方不平事青衿羣哭姚廟雨暘必禱倒是別處人還有知姚公之豪蕩而非醇正者福建羣然稱之竟忘前半之貪虐矣予入補官過省聞知其廟入拜之其容宛然如生真一姚翁子也先時予教習師姓董名興國者在巡撫任嘗憤激云吾安能與此人共事上靡帑藏如糞土下視民命如草芥渠又在予上事事掣肘予將發其惡而渠之黨援頗盛不爾予亦將氣死如何可久不如去官遂告病歸董到任後亦參數箇壞官出幾張好告示民心向之姚公由此心動以爲渠所做好事幾何予豈不能耶因發奮至此做鄉爲之謠曰古董不如窰變人謂天生姚熙之所以平海也以爲海上之

平雖施將軍之兵力而實姚公多財買其左右親密離散故能一鼓而下也此却是外人揣度之辭却未必然然革去大當之害其功則倍於平海矣海賊當日雖不平今觀其子孫君臣人物亦何能久自存而姚之功則拔去百餘年牢不可破之害其廟祀百代也宜哉

士大夫倒是行事有限說話要緊貪贓壞法只是等那一件事過去便了有那句不好的話入在人心裏急忙去不了流害無窮當日內有明索外有高徐皆創爲鄙俗小巧破壞道理之說至今爲梗目下乾綱獨攬兇詭持權賣官鬻貨之人亦無矣而其論隱隱流布所以可畏如云官俸原不必給謂既與他官做豈有不賺錢之理其所賺之錢盈千累萬其視百十金之俸真泰山之於

鴻毛豈稀罕此物真是無益之費故可裁宛平相公不過看戲要錢陰毒害人如高徐之類尙無之但有湊趣幾句鄙俚語如云這都是幾箇道學人的說話由他去只是不採他便了此等亦爲禍不少李高陽云魏環溪好分別好不好人我看世上都是个人罷了誰臉上挂着好人不好人牌子不成我不知誰好與我好的便是好人我不知誰不好與我不好的便是不好人都是妖言

州縣官與民親切若盡心做好真實惠及人中無閒闒欲立功名於世儘足以不朽漢時將相無數至今烜赫者文翁以教化治蜀召信臣行水田於南陽耳黃霸反以爲相減治郡之聲作官在自立豈必達哉

朝廷設官本取德故云三德六德又云天命有德五服五
章哉又云以德詔官以能詔祿又云德懋懋官功懋懋
賞若庶人在官之有勞績者止祿之賞之而已不官之
也後世動言才能諳練則古者府史胥徒之具也今之
六部書吏皆可爲正卿矣
如今六部堂官信書辦成例二字如聖旨大訓一般也不
是無威有人問朱子做官用威朱子云威不必說只是
要明白若不明白汝好用威書吏卽以術用吾之威而
爲弊更甚所以聖人威字加一德字明字亦加一德字
最妙威不本之於德便是作威明不本之於德便是作
聰明
如今做官人都說漢人無權閣部事漢人何曾有一點權

我嘗平心說也不必如此說問但卽盡歸政柄於漢人
不知盡從公道爲之耶或不免與滿洲一樣行私耶如
做學道學院何嘗有人一押着你做來却也賣秀才無
所不至却是爲何如今但當自已做得無私弊令滿洲
人自服便是正經道理與之相爭相傾則禍烈矣還有
　皇上力在這裏持平不爾久已大水火決裂矣所以
朱子說如今把責備皇帝該做的事先自已省察克治
做得來便是道理唐時盧日用聲名不好今日偶檢舊
唐書見其所以上疏却好的狠心竊疑之因看完乃知
其勸上正心節儉而自已驕淫貪黷奔營權貴無所不
至自然狠狽
居官者動言體統以爲規矩如此此規矩誰爲者料理自

已便是規矩一身整齊便不惡而嚴近世居上官者武
夫前呼羣騎後擁吏民欲言者止之於百步之外深居
簡出人有萬里之嗟吾思此皆後世奸胥蠹役設爲此
蔽塞官之視聽使耳無聞目無見上下內外隔絕不通
遂乘權舞文顚倒玩弄之於股掌之上二世問山東賊
盜猖獗趙高以爲此等細事安所得入至尊之耳夫所
謂皇帝者稱朕不聞聲二世深然之夫亡秦之緒而後
世不廢者總以好自尊大人之積習固然而小人因其
勢而簸弄之耳
冀州知州崔懋始予莅任時問其治盜方渠云自某承乏
八年無一盜案予訝云盜不入境耶何至此後察其所
爲乃徧結其渠魁約爲兄弟只不至冀保全我功名他

處有闕提汝者吾亦能庇汝以此故盜皆他侵成一大
逋逃主更可恨凡事善否總分於誠僞仁義禮智悉本
於信一僞便無可言父子兄弟皆以術馭何處得好
陝供應西巡復競勝於晉聞　上終日怒對督撫云川陝
百姓極不好孝弟廉恥全無朕果知爾者雖汝等赴闕
請行亦必不至也前　上出都時晉撫噶禮母叩閽求
殺其次子次女子又與禮不協　上此言不徒爲民發
也噶進四美女　上却之曰用美女計耶視朕爲如此
等人乎又密偵得左右皆受此餌悉加之罪海青亦逐
回鹽商來接　駕上傳問云去年差戶部侍郎王紳祭
告禹陵曾將浙商詐騙得多金汝輩皆聲氣相通頗聞
此否衆商答云果有彼處信來　皇上聖明如此但不

知其數若干
孝感去在丙辰復召在戊辰
某初到保定時相期將來去任時不求百姓攀轅卧轍但
求無持瓦礫相擊者足矣及予入都果然士民熟視如
平常意中以爲公之去留不足爲重輕有無也此便是
王道宜然大官有好處何由使民知地方官好朝發而
夕見矣若大吏行百姓挽留哭踴不近情必非無故也
若天地然人但知衣食之物皆資於地知感天者便少
其實地之功皆天之功也嬰兒在懷抱但知戀母若父
之出入往來兒如無睹其實母之德皆父之德也驩虞
之弊至於行詐可惡甚矣
山西撫噶禮迎　駕出至慶都並率百姓百餘人來邀請

聖駕百姓皆夜間露立問之云票押不敢不來轎頂
及鈎瑣皆眞金每一站皆作行宮頑童妓女皆隔歲聘
南方名師教習班列其中渠向予輩云行宮已費十八
萬今一切供餽還得十五萬
壬辰七月初四日云　皇上復問納捐亦非好利也一免
錢糧便至三千餘萬若愛惜銀錢何如少免大槪以爲
免錢糧是大事足以救百姓開捐納是小事原與百姓
不相干算來免錢糧却是小事開捐納却是大事此事
須細講方明於今科甲果然个个要錢且舉人進士用
銀子買也是暗地裡的捐納也未必一止了捐納天下
便洽只是且止了捐納存了國家一點大體再商量官
俸添起來再添得二百萬作俸祿也就復明朝之舊就

過得了如今通共文武官俸止六十萬如何過日子添
得二百萬翰林官一年有二百金中堂一年有二千金
便可支撑連士子也要加些恩養大約一年添得三百
萬便綽綽然有餘矣官俸既足然後教他廉奬廉懲貪
也要一番猛厲方得肅清振作　皇上亦云武官比不
得文官自然也要占幾名兵糧不然吃用何從來是明
知文官俸祿而外多有掊克而不必禁武官侵扣兵糧
而不必問但只不可多耳開其端而欲其有節能乎徐
乾學高士奇却說就與俸足而彼之所應得者豈能使
之不得不若省俸之爲寔際也此以便其私而害中於
根本可恨
士大夫有見得錢財輕至子孫科名相繼以爲好事因緣

假藉使之發達將來不受人欺這便大不明白擇州因
言火倉姦利事曰惜此事不追求向前十二年若向前
追來則某之行事可以稍見某爲戸部吏部總憲彼時
諸陋規多存至有屬官持千金至以爲舊例而强委之
者以爲尙多委曲開慰辭之卒忿忿而去當時亦非見
得道理不可還有要做名士的見解在胸中以爲做个
人也須畧有體面他門拏來的銀子我如何知道他的
來頭萬一事發便是贜如何可受當年有一老友向某
云做官交際都不妨交以道接以禮原無罪惟衙門裏
的錢拏不得某問如何是衙門錢曰如庫帑的錢是朝
廷的因事得錢是作弊的皆是贜如何拏得某謹守此
言凡遇錢糧便記得此語以故在仕途畧知自好予因

與論子弟爲之營求爵祿之不可渠問曰這想是天資
澹泊者方能如是予曰非也要算計得到凡人若算計
得到有大害處明知而明甘犯之便無此人情如今說
我的子孫不得些功名勢利便怕人欺不想必無百千
萬年都教我的子孫欺別人不受別人欺的事況我們
起自艱難還知道怕懼子弟席寵藉勢不知稼穡之艱
難只有欺人的再無被人欺的周公營洛邑曰使後世
子孫有德易以王無德易以亡若留在那裏害人而祖
父且爲之地是爲虎添翼如何使得況子孫到不肖的
田地他便知作惡也並不知有祖父何嘗是我的子孫
周公此言豈惟有天下者應知此意連我們庶士人家
都憑應存此意所以蕭何他們去古不遠尙知此意不

肖免爲勢家所奪是確不可過的話我們發達過子孫
自已修德讀書能接續去豈不好若不能卽時貧困欒
卻之後降爲皂隸都做窮教書苟延去未嘗不好何必
使其有財勢可仗作害鄉里罪大惡極也間或受人的
氣全要忍忍過此時便有無限好處如疾風暴雨且須
躲過少不得到白日青天時因此忿不顧身便走別路
後來苦不可言萬事瓦裂收拾不來故君子有終身之
憂而無一朝之患也澤州問予撫直隸時無錢送要人
如何免得凌辱曰也受馬五有一二年的氣後來就好
了當其時當面折辱自然悶氣想到我們原是爲守庫
帑惜民力受侮有何妨是榮也只得將孟子與禽獸又
何難焉幾句話頭來抵當過若那時便受不過卽想動

庫項與交結到後來虧空索補潰敗不可支矣問後來
如何又好些了曰他奈何他看見　皇上待的好些他
也沒法某再教地方官見時禮貌恭敬他他也就好些
了我們鄉風不好自明季來鄉紳家相吞相奪結訟不
休至於操兵相殺自我與富名業鴻老先生相約始革
此風大凡士大夫雖在京不親爲惡而子弟僮僕在家
無所不至亦由士大夫信其言他爭不過人便寫信來
說我們被某家欺壓得如何又說被某光棍凌辱得如
何其父兄便從京中發符去再不勝更怒益發使力量
與自已作惡何異如今我一概不聽大凡與人啕氣我
一概說自已不是非過矯枉過直也我們現在京裡做
官那無勢利人必無故向有名位的人作仇之理畢竟

是我們子弟欺人把這一邊壓倒到十二分其實以情
理論之才剛得其平而已若與之平已不平矣
守道高必宏交代應參遲延因接　駕隨　駕兩番新守
道無暇若據實啟奏必無寬理予在　行宮啟奏高必
宏已陞江蘇按察宜於限內交代但部限是兩月與州
縣官同一扣限守道所司錢穀頗多限迫故不能交清
今兩月限滿應參臣自照例題參但遲延却不是有虧
空故此奏明　上卽傳旨云汝卽傳旨到九卿將此例
重議　皇上涖事多年於天下事亦儘明白又說得有
理不惜改以隨人無奈左右未能以正道語　上聞
上何嘗不刻刻與廷官商議何嘗不事事令廷議無如
詇從者多去年九卿議州縣虧空倉糧以爲年久浥爛

勢所必有虧空應限一年補完如後有一年不完革職
留任再限一年如再不完革職變產追賠又御史徐賓
言各處倉糧以年久收貯州縣借此虧闕追催紛擾不
如一總變銀交藩庫年饑現買賑濟官民兩便春間自
南巡回時迎 駕 上卽問此事予啟奏云此二條臣
意俱不以為然 上問如何 皇上寬恩念倉穀貯久
浥爛不免憐其無辜非縱其侵蝕也究之州縣虧空多
因侵漁卽浥爛亦是州縣官無調度前南皮縣知縣有
黃光會升任時接署官要盤倉他卽聽其盤量署官每
盤一倉皆多二三十石不等至七倉署官廢然自止臣
見之問云汝不虧欠已足何緣多出他實說不敢瞞非
有他法只是知一縣之事如此等事開倉發晒原守令

之事必須一開便報上達部皆自已要侵那好借作名
色卑職于應晒時卽晒既開倉便何所不可通融看糧
將有壞意或糶或借或發作衙役工食卽通變補足如
有餘息亦卽入倉卑職刻刻作離任計恐接手官簸揚
及雀鼠之耗寧可有餘省得臨時周章又卑職不肯多
放縱一旦降革離任所放原粟不能收補不過二三百
金尚可挪賠臣思假如州縣各如此倉粟只有多焉有
少如今皆是自已用去一經審訊都托言借給百姓再
問欠戶便云俱是窮民流亡無可踪跡臣愚以為卽有
浥爛大約一萬石不過幾百石便多不過千石今再推
廣 皇仁宏寬勿苛盡量至三千石以內仍照九卿議
限年補完如二年不完卽革職審追如三千石以上仍

照舊例卽革職提問又變銀之說亦不妥如今變銀之
時州縣官乘以為利賣一兩只報五錢說穀米霉爛不
堪駁來駁去所增不過幾分至買糧時五錢價値便報
一兩說彼處糧價昂貴不同他處駁來駁去所減不過
幾分如今已是如此好歲不須賑濟賑濟必年荒穀貴
變價時只得十分之五六到買粟時價又高昂數倍又
買貴穀時有司又復揑報多增是每石粟實不過得一
二斗矣豈是備荒本意此番 皇上見時還記得前言
云汝言今日已驗若倉穀俱變價如今米價這樣騰貴
吃虧多矣大凡公卿不徒不欺也要胸中明白自已雖
忠心無二無一點經畫用之悞事言無可採也不中用
子牙漳河分司朝琦除晉藩司辭 上召至密室屏左右

問直撫果不要錢乎曰論他待奴才將許多勞苦事不
直陳於 上却是不應如此若說他操守實是不要錢
守巡供米食物及零星用度是有的若要此外送銀子
及金銀器皿不收衣服或收件許珠寶不收 上問汝
何從而知之云奴才自已送過看他手頭不足送些銀
子渠云且拏去我用着再來此時不用各屬所送吃食
收些也不全收他物概不收 上云我亦知道但渠輩
皆輕着滿洲如華顯一流他們還看着罷了如巴錫貝
和若輩他們皆輕賤他不堪汝應好好做為滿洲吐吐
氣

我輩遇一件事咨問人如何處分言論名位高下不可少
此一段意思天下事理不講不明國家免錢糧動數百

萬而民不感民不受惠想是官不好上有法有法徵州縣歛之以貢府道府道歛之以貢兩司兩司歛之以貢督撫督撫又有交際及辨差諸事宛轉歸上民窮日甚今日澤州言其苦幾至淚下此是國家元氣大臣愁餓死殊非美事今之官雖非賢而其地位則賢也大烹養聖賢刪詩錄北門官盛任使尊其位重其祿士者四民之首官者萬夫之望蓋蚩蚩之民本無意見幾个大官說小官傳之小官說紳衿傳之紳衿說百姓傳之愚民以士大夫為耳目若執定得乎邱民而為天子以為民心不可歸於官而一出於朝廷其弊不可勝言官好

民方能得也好名之弊與好利同今人祈晴雨以為此神道之力不知感天地天地若與百神爭功疑百神市恩不成其為天地其實百神亦天地之百神也廓然大公賤貨貴德意向歸一崇儉朴立法度舉賢才不過幾十个好人布列在天下而天下治至易至簡比之雜覇省事多矣今日不要行就是知得此意便好所以學要講此處一闡後處說起但得此等話可以出口便是好消息也

官俸不足士大夫實不能自給我做京官時就自己身試過家有二十日糧看書便有精神對客亦歡笑自如假如只有三日糧雖然看書對客如常心便時常竻在此件時時有着忙意其所以盤算經營者卒皆非本分內所應得矣久之豈有品行乎如今官民皆無恆產人所自給者皆本分所不應得者如何是好

今日　皇上臨朝不喜想是孝感昨日辭又有甚麼不相投語

上說北直秋審不好有一人年十七八將一人推下井又將磚石打下死之予審時渠云曾被他雞姦過如今大了他還要如此予羞不肯渠拉我同跳井過井邊因推之下他罵的很我因用磚石打他予問之云無論雞姦處無見證就是你已推他下井水灌飽了如何會辱罵人且既下井你得脫身就罷了還在那裡聽他罵又下磚石何也大約如此事只好緩決不須矜疑

又一婦人在旁而姦夫殺其本夫婦不曾動手便作矜疑

上云姦夫力不勝本夫而婦人始同加功姦夫已死其本夫婦人何須動手此等亦可入矜疑乎此二條俱駁得是天下刑名錢穀上無一條不看過眞是精勤

今公卿中求其胸中有條理可以做得事者甚少惟張運青律例稍明大主意不錯還可料理得事只是不能展拓得開京江相公雖纂修律例頗熟於科條而議論之謬到至處渠謂如盜賊已殺人何苦又殺他多殺一人卽不能放他十年五年斃於監足矣何必加之刃乎不知十年五年不決獄則牽連無辜者亦十年五年不得寧處矣其論類皆保護稂莠以殘田禾至田禾若以為人人知愛反不消加意也其可為訓乎合肥號稱長者全不知官如何做漢軍中居大僚才名赫奕功業彪炳者其胸中全憒憒

如今禮樂且不須論其好歹但禮樂不出於正陽門太廟

之外民間全無聞見但得制一禮頒一疑文令民間冠昏喪祭閭門鄉黨許用之使民有所稟命然後再討論其當否耳

正蒙謂祖考精神既散必須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陽求諸陰方得他聚到得禱祠既畢誠敬既散則又忽然而散

朱子然之古人惟不忍其忽然而散也故祭之明日有繹今人祭甫畢而誠意怠散不知此理故也 自記

子祭封君墓某從曰薄於土神非禮也卽視祖先稍殺焉不應如今人之菲也某曰墓祭非古也曰今已隨俗而行矣先魄之所依以爲安也如逆旅然一夕之繫命猶與其主者周旋不怠子盍酌而行之 孫襄

鍾倫曰遠則疏所以香燭熒熒曰散者使之聚有所依則常存老子云子孫祭祀不輟 孫襄

鍾倫言程子祭始祖曰始祖今亦何人不祭三代之禮不可行於今諸侯廢大夫無世祿世官有身爲元輔子孫降爲皂隸矣所謂葬以大夫祭以士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皆空言耳有志復古之士則亦推行於其家以長房長當宗子人情不服如我族譜序中所言尊王尊祖尊王則貴貴尊祖則宗子老者以此三者相爲權衡介子進士宗子舉人老者秀才則推宗子介子翰林宗子老者進士知縣介子雖與行禮列名亦先宗子若介子中堂尙書宗子翰林必以最貴者主鬯祿賜愈厚則先祖更藉其榮不富則不能備物不貴則不能備禮將來採輯一書與同志放而行之然亦依稀髣髴而已欲悉合

於古則必如周公之禮朱子禮書不爲不多偶質所疑或無可考 孫襄

父爲子報服三年者禮爲小宗子於長子長孫也於衆子卽不爾衆子於已子亦不爾今吾泉人凡父皆爲子孫報服殊無稽

立嗣以弟爲子卻不妨僖閔之躋非也以兄爲子亦可況弟乎蓋以祖宗臨之大宗小宗所繫雖叔亦可爲嗣不獨兄弟也

聖人行事決絕妻不好便出之如今平常人行之便許多不妥須知孔子時猶有出妻之禮犯可出之條卽得據禮行之人不得而議而今無此禮若行之便起非議曾子固言後代人事業掀天家庭間許多不調治處皆內治無法果是如此凡事經聖人行過便是法則

建儲大事須講究愼重爲是一立後起居服物一同帝制到底不妥故連儀注也要斟酌

上問隔八相生之義命取天壇二十五絃之瑟指之曰莫非以一絃至第七絃至第八絃則又以宮起麼某因贊之曰此卻能指出隔八相生源頭古未有及此者蓋若以五六之數生之卻不能

惲遜菴云呂覽　黃鍾之管三寸九分者謂黃鍾管長八寸一分極短至應鍾管四寸二分自四寸二分至八寸一分爲三寸九分諸管上下損益相生而得之此說爲前人所未發

律呂中候氣之法最不是朱子語類所記論樂數十條無

及候氣者可見朱子不信此說新書因蔡氏所論著禮書亦仍之而未革耳 自記

候氣之說决不可信占八風之氣和不和亦燮理陰陽之事但因律以驗氣非緣氣以知律也 孫裏

六十調八十四聲隨時猶存蓋中華雖失其傳而裔夷猶有知者自牛宏何妥恥受於蘇祗婆而遂亡矣今所存者只黃鐘一器之調 孫裏

耜卿曰李文利言黃鐘三寸九分大謬曰魏徵作隋書已有是說世得曰九寸以漢斛求之曰以漢斛量周釜周釜量黃鐘之宮知是九寸 孫裏

言兵之經盡之於易詩書言兵之權盡之於春秋內傳六經兵法之祖也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乃陳於商郊俟天

休命大哉言乎斯其至矣 孫裏

朱子嘗云兵甲詭名不可免善兵者有一人可用便令兼數人之料軍中若無此便不足以使人故朝廷只是擇將責其成功不宜屑屑計較極是岳少保曾以此被論一然此言亦只用之多事時耳却非常法如周禮徵發部署都有定數 自記

後世用兵不過於勇敢之士推食解衣吮癰調藥號令刑賞嚴明而已雖唐太宗輩亦只如此惟諸葛武侯不然總不見其用私恩小惠顯示威福但見將士用命所過之地秋毫無患兵民相輯而井竈藩溷皆有成式雖一宿不苟蜀人全用步軍能敵魏人兵馬而制其命三代以後稱仁義之師節制之師者惟武侯一人而已後世鏖戰苟决一勝敗則覆沒殺傷無算所謂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孔子云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眞是至語孟子推衍其說如發政施仁深耕易耨修其孝弟忠信重其家室信愛君上眞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鄰國陷溺其民豈有不歸我者武侯卻用此法故魏人響應街亭敗回撥三千戶以歸則可見矣

有天下者以馬上得之未可以馬上治之後世人君勤勤練武又加以恩直曰可以御亂焉治亂不由彼自當以興教化善風俗爲本當時耿逆作祟時大帥小帥誰不從風而靡予却與之鬧只是一家居編修耳漢高祖定天下戡亂者皆猛士如黥彭韓陳皆然大風歌思守四方尙曰猛士不曰忠賢此予之所以不錄也先主遺詔

一字不及兵事但教後主爲善讀書大哉王言此眞識卓矣陝西李自成張獻忠後所出人尙多凶暴此可慮天地之心曰仁地方興必人多寬慈忠厚之意剛悍疾急便是死氣

三代不可復觀朱子所論治天下之事惟法漢爲近古官制外官自太守上便無官太守得自專誅殺其僚佐得自辟由內銓者寥寥疎節闊目只要太守得其人而天下治矣極好又兵民不分天下有事用虎符調發事平則復爲民無所謂兵也分兵民爲二使其坐而食之者衆爲之者寡竭百姓之力挪百官之俸以養之此大弊也議者以爲壞於宋今觀韓文公條奏言召募之不善可見自唐已分爲二既名之爲府兵是有兵矣宋時俸

雖不薄然朝廷空乏至廢郊祀其時中國之弱卽由於此蓋兵民不分則人人習騎射技勇無定兵也有一兵執其事則民不習矣天下兵少而民多天下有不罷軟無爲者乎故三代以後富强莫如漢省此養兵之費又非積之府庫散之百官豐其廩餼養其廉恥貪墨則嚴刑處之官知廉恥則不朘削民民有不富者乎然後興禮樂教化育賢才美風俗則三代可幾矣大約弊端有一人開之承其後者便不能變如今焉能去兵但得輕得一半便去一半之費亦是好事明朝用屯衛是寓農於兵也然久之則兵亦化爲農此自弱之道不爲良法古者農隙講武守望相助民間各有軍器各自備不須另設兵只是邊防宿衛存些兵甲省餉以增官俸養官之

廉養士待用天下庶幾可爲今各直屬共養兵費一千三百餘萬而滿兵餉不在此數計復倍此計俸銀自王以至典史驛丞纔一百廿八萬零此弊自秦始皇不許民間蓄軍器銷鋒鏑墮名城後世因分兵民爲二自宋以來流弊至今深是大蠹當日此事曾發九卿班上議過當日孝感云不消得如此禁軍器者爲其能反也反亦不須軍器用手作勢云便可揭竿而起渠自大笑衆亦哄然與水利復民兵此二事　皇上亦極口稱善但云且慢恐做不成爲人笑也予云要得人不得好官行且無成而有害　上所言是師曰正是

洪武皇帝立心要整頓綱常好只是也有許多不好不任相臣官俸薄皆自洪武始問洪武如何減官俸曰養兵費重漢時兵皆屬太守兵民不分故官俸極厚一博士便五百石博士官小如有五百石還少甚麽予問彼時兵如何練曰太守自有拏賊時拏賊卽是練兵兵皆爲民是以愛護鄉里且賊之所出再瞞不得本鄉人兵有緝賊之責豈容賊在本鄉又兵皆有田賦以之出戰必無士崩之患何也太守所管逃將安之妻室父兄田土俱在豈不顧惜故漢武動以百萬之衆窮塞屢出而不見有逃散之兵以太守爲將也兵自爲兵縱練得人人驍勇一可當百而一潰不可復稽精亦何用今日只操得兵會射幾枝箭有何用處如今不能復三代只復得漢也就大好兵民不分文武不分官俸厚而設官少大官權重而小吏多天下之大如臂之使指是一片的豈

不大好如今也不算全無條理只是根本大綱領說不起

本朝費揚古領兵眞好漢武帝時衛青有何能處非韓信輩果有機謀可比只是拚得忍饑受寒三軍不得水大將軍渴亦不飮三軍不得飯大將軍饑亦不食便能得士心小人不知大計如此便懽呼感激矣此亦最要緊施將軍可惜於此處稍不足到急難渠亦用此法平時却不能

安卿云施靖海於丁丑年死施平常與武官不肯談惟向秀才讀書人說其生平予問將軍韜畧臨時自足乎抑平時學問乎曰自有臨時相幾調度然君輩謂今日出山明日臨戎便不敗亦無此事要經練久予十七歲便

作賊故能曉其形勢也
京江問先生曰頃聞閩廣海寇爲患江浙倘　上問策將安出先生曰以鄙意度之江南浙江廣東俱有提督福建有陸路提督又有水師提督各處有一提督足矣金門厦門一鎮一副將足矣水師不必耑管福建可易爲橫海將軍四省海寇交付之蓋提督各處率以本管一省之寇爲所發之毒而以別省爲內症或通同結約或虛聲恫喝但得不在本境即以鄰國爲壑而不顧有一耑管海寇將軍南風發則廵上游北風起則廵下哨一年兩處游廵訪渠魁之姓名住址頒賞格明告諭募黠者結之以恩以知其情勢就撫者擇其有用者而官之不馴者擒而殺之又安插其無賴者如此不惟海寇可

靖而臺灣可保不爾渠輩太多必求得一塊土而居之今臺灣名爲萬兵其實天下兵名萬而實五千者已難況臺灣鎮標去幾千副將以下各分爲營其勢甚散倘海寇盈萬登岸則臺灣必不能支臺灣內地逋逃者無數焉往而不得其爲百姓乎彼何惡於賊之爲其君耶今日不議所以處之則臺灣可憂但是橫海將軍須先得一不要錢人甚難教我薦人却不敢都無可信者若劉國軒在便可用劉頗清正不要錢
馬見伯整頓山西營伍而兵皆譁然站隊噶撫遣太原守趙鳳詔慰諭之馬見伯予以爲有將才也而何以如此其無序凡到那處要有興革要使他不覺以漸而來第一要有同心的人如爲將官到彼擇其中才幹技力有用者已得其心使爲頭目頭目皆我之人則其下勢已分安能動乎此所謂機也凡兵變害及大將者皆自已成一獨夫衆叛親離即無仇怨者亦袖手旁觀而事乃不可解藍理其語言之不檢無比臨時又全無謀其軍中有以自見者惟是輕財重氣結交與之共死生者有三百人以此三百人爲耳目兵雖欲變頃刻發覺矣如何至於不測由此觀之有人問韓信何以能多多益善先儒曰無他分數明耳倘未盡然或陛下善將將之言姑以此歸美高帝其實信之作用亦在此句此事有似吾輩讀書書但得有一部熟者以此貫穿運用他書皆爲我用人見其博不知雖强識人亦安得種種皆熟只是有熟者便能運用不熟者朱子云天地間不可相無

者即其不可相有者如有君無臣有父無子有夫無妻使不得然有臣便多欺其君有子便多耗其父有妻便多累其夫然君臣一德父子繼美夫婦倡隨不可相有者又即其不可相無者也參同契中極說此理凡姦邪成黨時切莫與爭彼既成黨釁將自作吾急之彼反合勢緩之則自相攻擊必矣乘其敝而去之則事半而功倍如會拳棒人看以手勢來者有疎漏處吾亦借他來勢以朴之不必氣力相等也將帥於盜賊中國於夷狄君子於小人皆當如此俟他自壞而爲之取之便是
北方人不喜作稻田嫌其費力亦地勢自古爲然三代井田亦不全是稻田高黍下稻黍稷二麥菽粱爲多只是溝渠斷不可不開

古者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如今一里止得五百卅畝又古尺小今尺大

前年特奏借帑金二十萬開溝渠因　上躊躇云是極好事但只是萬一做不成却如何忽止然不可開的地方誰要他開可開者便可一成只是北方人好懶即可開者亦說不可開如教穿井他說土鬆不可穿不知就是好土井也要修理隔幾年不修好土亦壞就是土井亦着葦蘆竿障泥方好即如房屋人所不能不住然數年不修理獨不倒塌乎可謂房易倒塌便可不蓋乎

古人成法斷不可易井田溝洫無所不利即道路難行如安肅涿州良鄉之類一遇雨濘行者艱難萬狀定興依吾言治路兩旁開溝昨部使來問其路濘之狀渠言惟

定興路好餘俱難行其效已見路旁有溝歲取溝之土以益路溝日深而路日高雨水即洩溝中路自易乾不爾年久路深旁俱民田田不可行路中積水無所歸行者如何不苦予云于振甲欲赶響馬賊兩邊打墻更可笑其實溝之截賊更妙墻成聚水而路廢又易倒缺賊終不可截也曰正是如此

靜海廣福樓河如今開四五年靜海人初死不肯今已大收成幾年拚不得廢地並高阜處同淹固所甘心眞愚民也今安肅史家窪地亦有二三千畝未知容菴所說利少害多之語果確否當日廣福自非親勘何由知也委官不中用能不以私受請託不爲浮言所動而認眞爲這件事權利害者狠少當日岳文肅正乃此處鄚縣

人以大學士出爲福建興化太守有涵頭村無數膏腴之地而無水旱常十之七八文肅云閩中水泉多何苦旱耶民間言泉水不經走此地奈何文肅因便行山間打水平曰萊溪水源高何不可引灌耶紳衿曰鑿斷地脈壞人風水不便文肅不聽曰地脈如何斷得水來更利於陰地何不便當日無督撫上面止有布政況渠係大學士降官便獨斷行之用民力鑿之二十里士大夫及民俱譁文肅曰百年後當思予怨㦯恤焉渠成恐淤淺又製小舡秋收後南方不冰佃用扒撈河底泥滿舡撐依岸以人力抬舡將泥覆田中田不糞而肥河不挑而深公自爲教之二三年人皆師之今二百餘年人受其利鄉試時若肩輿熱燥望至韓頭如望歲然至則坐

小舟兩岸皆岳公植榕樹濃陰覆幕二十里如登仙也天順復辟歷數舊相欲用之皆不當意至文肅曰岳正倒好但忒大胆因其奏事至牽帝衣而鬍多唾沫星閒及帝面帝謂之熬精鬍子有傳其語至興化者文肅自題其畫像曰岳正倒好但忒大胆維帝念之其心有感如或用汝再敢不敢臣當學聖賢之學蓋至死而靡憾

開溝洫是一件大好事使旱可灌田澇可洩水響馬不得縱橫菱芡魚蝦多利禹治水後大約功夫全在此故孔子稱之不曰盡力堤岸而曰盡力溝洫不曰盡力江淮河漢而曰盡力溝洫蓋盡力堤岸洪水之所以湮鯀之事也盡力溝洫四隩之所以宅禹之事也于振甲向爲直撫時竟行令民築墻于路兩旁以斷馬賊眞可笑

皇上那時亦以此勞民往　陵上去在通州駁問他倘駁不得盡云汝能保得柳都栽得活麽渠云柳如何不活　上云終是病民令止其實墻不修纔築即倒若修不勝其煩又北邊路窣窪于平地平時雨多便積潦難乾何況用兩墻一束雨水無歸是治路成河行旅大困勢必別走他處賊不可治而路廢民勞眞可笑與他要開捐廢科甲是一樣經濟前年曾密摺奏借帑二十萬欲北方開溝洫　上將此摺交朝分司琦云你與巡撫說這極好事但千餘年古人不曾做得事要斟酌看準了再做莫要做不成惹人笑其實此事可以做得成實

皇上于此尚未思透若不借朝廷力量此事如何做得

河撫徐青來朝言亦在彼與開溝洫渠言彼處溝洫止可備澇不足備旱水易乾涸今歲已得溝洫之益予云

上于此明白到根原何可行事不爾雖欲舉行有阻之者即可以不利于我之戎馬爲辭師云正是如甲子科高澹人徐健菴見　上欲認眞廓清科場便言此事窮究不得　章皇帝治丁酉科便致有海寇抵南京之禍

上欲定服制滿洲言壬子定服制便有吳三桂叛亂之禍諸言何所不至予云不透曉得根源聞此等議論雖不全信亦有姑存此一說的見解在胸中便決不能舉行矣師云正是如今要曉得海賊至南京就是科場不清之故吳逆叛亂就是服制不定之故方好

聖人治天下只行所無事如治水再莫要與水爭鯀堙洪水五行之所以汨陳也禹濬畎澮距川九疇之所以錫也惟九澤既陂用隄者僅可施之湖蕩耳如今費幾百萬金錢滿天下做起堤岸總是效鯀河道如何不決潰如今我做直撫只須交我三十萬金不要戶部稽査不要朝命牽挽遍察地勢開濬溝渠水患便可去十之七八而田亦可增無數我細思元朝不要此地興溝洫或是不利戎兵明朝亦鼾睡三百年不一理論可恨其中百餘年太平以我觀之亦天厭亂開太平耳何與人事哉即賢相修名節然腹中經理天下之具一些沒有做得甚麽事來如吾鄉李文節是祥麟威鳳做些甚麽直隸田無阡陌買賣無契劵一遇田地爭訟問官立窮故孟子云仁政必自經界始如今四書五經道理略熟些

閱歷事務漸多覺得不依周孔治天下總是亂做愈紛愈擾覺所讀五經四書一字不可違悖自幼讀書至今又開一生面

北直興水利是極好事但不可經部議一舉行便催升科終索不了人誰敢興非三十年後升科不可行也道聲曰極好事朝廷行之便壞總以無治人也朱子社倉何嘗不好通行便壞曰朱子爲主豈有不好的王介甫青苗法初行之鄉黨何嘗不善推而行之天下弊便不可勝言故周公周禮亦是欲王畿行之不過千里周公可履畝考稽也他國君相能行者行之不能行者亦聽之其法太密恐他人亦難行也

賈讓三策以增卑倍薄爲下最妙蓋水無過止之法鯀之

羿以湮禹之功以成曰濬曰導曰決曰疏曰瀹曰排曰行所無事曰水之道近日靳輔等力闢讓說此皆惑世誣民之甚者然以決知其說之不能行世也賈讓策語語着寔學者皆當熟讀盤庚遷殷以避河此能得禹之意者

治河不用隄用隄而壞鯀已試之矣潘印川河防一覽不知而作也潘印川乃一不偷錢糧的靳輔耳其實何所知凡人窮經要知得自人事達於天道施之於用古聖人所行有一成式不可違背他又要精思其所以然之故不得其所以然之故恐人有執他一說以相難無以應之則已易搖而聽之者易惑盤庚豈不能用民夫築隄障以暫禦而顧至於遷都寧棄其地與之其所見甚

精當時臣民浮言未必非隄障之說八索有壅有防田閒無不可用大水萬萬不可賈讓無他文字只三策一篇賈捐之只罷珠厓疏一篇已足千古正不必多賈氏自賈長沙後家學固是不同

勵覲公以書來屬築隄障水不獨但求靜海免患以覇保文大四五州縣爲壑爲不仁即靜海何嘗受其賜渠向嘗啟奏　上命郭長伯爲築隄郭不度利害即爲築之而于廣福樓開一垻以洩水使大城諸處不致爲魚鱉而靜海士民及勵老嘵嘵不已以爲此處貽害不知靜邑地勢當衆水下流歸海之處豈能使水不行此地士民率言向未築隄時還可收麥及堤後廣福樓之害更甚於往時渠不知此乃隄之害而非獨廣福樓之害也

蓋不築隄則受水地廣水平漫而下力分弱隨地高下以爲淺深不能刷深成渠涸出亦速或麥可早種早收又無大堤民各作小堰小堰多足以禦平漫之水堤築愚民以爲可恃不復修堰水勢聚則蓄怒而力猛一潰則溜急刷深必成大渠即開一二閘垻其力亦聚行水處必成渠廢地已多水入堤內不能反出受水之地轉窄停蓄反久麥不能早種早收明年水又及麥矣往時奉命看河時　紫垣親拉予至高家堰上周家閘地方訴冤曰君是公道者當日潘印川將此處四十里不築堤名之曰天然減水垻使水灌入淮陽各州縣人曾無有一怨詈者今予勞役數年爲築四十里長堤以護民田僅留六七閘壩洩水而淮陽紳士百姓譁然譏怨可

謂有天理乎予問潘公何乃空置此處靳云殊自不解或當時銀不繼或時勢有阻未復成功使然予時竊心是之歸而語諸淮陽之在朝班者皆糊塗作怨詈語曰靳某之言烏足信而已予幾欲爲啟奏渠自分辨　上前予亦止乃思得之即靜海築堤之害也

問建都形勢曰畢竟是中州周公定都於洛邑何嘗是爲周室聖人舉事皆是爲萬世漢文帝時烽火達甘泉明朝都今京亦然帝王之都爲何履險胡虜一來就到此豈長計洛陽無論四方之貢道里均即以形勢論何嘗不險以太行爲後背左齊右陜天塹在外重臣鎮之卒有不測隔有重險可倚爲固奈之何自臨危以扞難損威重哉

定九先生云柳州封建論是爲藩鎭之害而作其論終不允先生曰後世人止把天下作一自私自利世爲己有之物許多算計只是從自己利害說柳州說俗論也班固則善矣然猶是第二層猶不免於從利害起義指臂相使唇齒相依屏翰爲蔽芭桑鞏固周之所以長秦之所以促可惜最上一義班固亦未說得其寔聖人只是要天下安是自己的不是自己的有何大關係將土地人民分封與人爲彼世守之業自非大不類之人畢竟要此一塊上許多人活養自己及兒孫不然民竄田荒己之貧敗立見豈有不顧念的不比今之郡縣其爲官也如傳舍罷者必去陞者亦必去知最久無十年相守之事下不信其上上不恤其下官吏日夜思爲盜劫搶

掠以肥其身家必得大賢始念朝廷之命牧養之義此人如何多得諸侯各與其民爲一體而天子不私其所有此封建意也故郡縣之流毒有不可勝言者

封建亙法也秦楚何難搶一周天子去彼以爲天子卽去旋而齊來爭矣又旋而晉來爭矣去一周又有一周無用也周已小弱極矣晉文公勤王又逼取其數邑眞不仁極矣故夫子惡之班固論封建極善柳州開口便錯曰非聖人意也勢也聖人又何爲有行不去之意

何焯言荆公保甲非如今之五家相保而已蓋五家出一甲兵也所以不能行尤甚均輸亦斷不可行如青苗法令程朱諸公行之有何不可處曰正是天下事大概如此不得其人未有不弊之法如周禮一書但立王畿千

里一州之法他八州置之不問正是此意那時王畿之內有周公召公畢公芮伯諸聖賢盈於朝宁朝夕可以廵行恁甚詳密之法無不可行其外諸侯若强之行有必不能者但立一箇榜樣有欲倣而行之以治其國者天子未嘗不嘉與之不然亦止五年之閒察其人民土地風俗貞淫在位賢否而已是聖人識大體處孔明治蜀獨詳密者亦是蜀地小也若使九州盡如周禮雖聖人有所不能三代以下不能復三代要當以漢爲則顧寧人曰小官多則治大官多則亂其言甚確若地方有事督撫行藩臬藩臬行道府道府行州縣州縣仍取還於里長保正而已是里長保正之權甚于督撫也今動云革去里長保正名色以爲善政其寔不能不用徒將

略好些的人革去所用者盡是光棍是上所查問之事盡憑光棍以爲據焉得得其理乎漢時縣有十鄉鄉有三老嗇夫掌錢穀游徼掌盜賊鄉有十亭亭有長今之鄉約是三老今之里長是嗇夫也今之保長是游徼也漢之時此等皆列之官今之世皆視之不啻奴隸而用下賤之人爲之豈不悖乎予嘗言之亭長一鄉長設欲貪贓每一家斂銀一兩斂至四五百金則怨聲騰沸必有不可言者今以充一藩臬監司一身之所着尙不足可見小官貪所得小而易敗大官貪所得愈多而其勢復足以自固復何取於督撫司道之纍纍乎故漢時鄉亭之長朝廷亦知其名而以一太守制一郡其治遂爲三代以後之最不亦宜乎

滿漢分別滿洲生齒日繁勢不得不圈外地百畝則失一人之產千畝則百人萬頃則萬人失業今日圈地何下數十萬頃此失業之民將能安其室而無怨痛乎旗下衣好食好游手無事民一投旗則好帽一頂好衣一身靴一雙斷不可少何也欲其異於齊民也外邊州縣打旗人有罪犯軍流則鞭責渠亦自以爲應安坐而享福其做也風俗侈靡子女之費婚喪之費無所出不能自給時雖欲自已趁食而一出境則爲逃人欲投靠則無主敢收此旗人與人民兩做之道也天下事莫如打開了做算定了滿洲兵應用若干則註籍若干其他宜盡行聽其自便弛滿漢之禁令其佃傭商賈活動則通流犯法則有司與民一例得而刑罰加之州縣佐貳漢軍

可做者滿洲亦可做亦與漢軍人一例黜陟何必拘聚於京師共怨困頓哉如此則民有營生之路而官失驕倨之資生計漸廣而人才亦出矣

如今五百里以內　上不許人官其地近者有例則遠者何獨無例亦當定例二千里以外者不得官其地如今萬里一官苦不可言州縣官宜於五百里以外二千里以內許其除授如此則道路險遠得免一也妻孥得至二也親族音問不至經歲斷絕三也且民情俗尚語音食物相習而易通四也銓部不能疏通宜用明三年考滿家居候陞之例如今卽不必三年加一倍六年亦勝十五六年而尚滯一官居其位者困於下吏待缺者又苦其不遷大官聽其告休知道國計講求治道朝廷所不可一日離者有幾其他旅進旅退之具臣亦當有進禮退義之例使之有去就則官方不滯而廉恥亦生矣

阮亭見予于朝班曰公督學京畿竊有兩語奉頌明公曰以正學端士習以寬大培士氣

科場關乎主司陸敬輿榜有韓文公李絳崔羣歐陽詹輩至歐陽文忠主試道學則程明道張橫渠呂藍田文章則二蘇曾子固恐亦不亞龍虎榜也宋室人材之盛全在此時文章則歐蘇曾王事業則韓范書法則蔡端明理學則程張呂人材國運所係宋亦以此時爲盛

如今人才不生予做學院以至今留心人才雖童子有知覺者皆着心而求成一人物者甚少有文翁爲之教須得相如爲之師梅先生曰當日蜀中幸而有相如亦不

幸而有相如倒底有文君事所教者亦不過詞章之學而已師曰正是

癸未三月廿八日師言　上臨軒問熊中堂汝在場中看會試文章是自已獨斷還是衆人商量熊云是衆人商量其寔熊定會元後許時菴私對吳容大說這文章不通如何做得會元聲微高熊聞之大怒曰老先生新膺
　聖眷的人自然識得文字學生那認得文字學生請出吳從旁挽留勸解而止聞此番陳澤州始終不看一卷只是說病辛未場予同京江一房阮亭澤州一房王陳亦俱說病實是精神短非有故也然大家尚爭論講書旨既受命且先敬其事京江于未進卷三日內皆看前三題大全到京江定惠周惕爲元時王阮亭見之云

中說子路顏淵皆貧人那裏有裘馬勞善啗云甚鄙俚如何做得元京江從之又張孝時擬元阮亭嫌其太平亦遂已後定楊名時爲元已三日矣一日澤州侵早忽至予與京江房渠不敢輕出門者予與京江卽迎入坐定澤州語甚悅容曰昨會元文字三場力量俱足文字亦似蘇曾體但學生覺得略放些與我們初入場時要正文體出條約所言似覺稍背些愚見如此未知是否京江尚未答予卽和之云甚是如今再搜澤州又云搜之不得卽用此如有好於此者易之於是京江見予將張瑗卷經文字圈滿蓋張易經文多直抄歸震川者故覺得不同京江卽熟視其四書文字謂此可作元予云亦可擧視陳王皆以爲然遂定全要爭論由今觀之張

傅氏藏園

瑗三作果勝楊名時豈不得澤州之力又阮亭薦吳昺卷甚力欲置五名內京江躊躇阮亭卽怒云難道這樣卷子你好不教他中麽京江亦怒點頭低答云也有這箇意思阮亭卽擲卷于案而去京江向予言翁子可笑這卷子文字可中只是中有三篇結語皆處句老先生試看此三語何處不可着近時常有用此爲記號作弊者原有可以不中之處予云老先生不要如此蓋我們在場內總憑文字若如此搜求却搜求不盡而又恐未必盡當况此卷做會元不得却是我們這一榜狀元京江遂默然置第八阮亭潛使人伺京江不在旁問予曰適那一卷怎樣了予云已中且在十名內使回報阮亭方喜是科戴有祺狀元乃上科補試而吳昺榜眼實此

榜之狀元也京江當日聞予言並不駭問想亦覺得此卷有富貴氣象由今思之澤州阮亭眞胸中毫無一物空空洞洞京江大有所掛牽畢竟江南人以此爲人生不可少之事如惠周惕昔游阮亭之門師友至密而打落其會元者卽阮亭也予問如今科會元文字或東宮尙能別其謬師云　東宮震于孝感不敢置疑予觀東宮向予云孝感學不得眞從來無此人予窺之總是爲熊公大言所讋耳蓋孝感與南京黃俞部皆是一種凡書總不看其文義只記其書之序文目錄著書人之出處作書大旨一二語如今我們所知之道學明朝不過知道王姚江胡居仁吳與弼薛文清後來高顧諸家而已他便能指數如羅一峯羅近溪馮少墟周海門王

傅氏藏園

心齋一數一大堆又蠻自武斷硬云某還有某兩句說得好某全不是其某處所云已大差可謂全然不知如道書佛書我們只說得看過的人皆知道的如參同悟眞楞嚴法華金剛華嚴之類而他一數某經某書輒至數十百種問之他皆道其一二語大畧不知者自被他嚇倒予初入館見孝感如此恢闊心甚敬畏薄姚江尊程朱心中以爲雖然扶一家殺一家倒底我們爲甚麽扶這一家殺那一家如亂時奴尋主子依靠也要棄暗投明擇木而棲及問他優劣之所以然處或混話應過或不答予彼時亦不敢疑以爲或有深意及孝感見　上問予所著易經講說命錄進孝感托人欲予編入渠幾條視其所論無一字足錄者還之渠大銜恨遂對　上云

予一字不通凡所著述皆勦襲他人現成語爲欺謾又
言余所說揲著不是　上因諭孝感及予二人在內閣
覲面辨論河圖洛書蓋在朕前或不能盡其辭奉詔不
得拘師弟之分命辨三日盡錄其語以進命王熙伊桑
阿如監試者張英從旁聽之王伊促之辨熊不發語予
亦不便發語熊窘極託張語予云老先生倒底存師生
之分不要破面皮爲是予遂許之但教熊老師說我那
處不是我便要認就是了張云回旨時熊老師他虛虛
的說兩句老先生不辨就是了予云即如教一日許有
三到閣裡看見河圖洛書說河圖是相生的洛書是相
剋的熊隨口云怎麼是相生怎麼是相剋移時扯許有
三人房悄悄問他相生相剋有三爲他講說予方知熊

公讀書乃如此荒唐及至第二日熊公恐予騙他在　上
前仍有辨論又令桐城探予予云豈是如此反覆人後回
旨熊又用混話答應云他也是箇看書人只是不精細
確當　上問桐城云汝云何桐城云臣所見亦如此
上面斥云你就是个一口兩舌人你向我說李某說得
揲著俱是今又這樣說桐城大沒意思由今思之廷爭
而至於說書說書而至於談經談經而至河洛河洛無
形無影作就說一番何處得是非了然誰爲判斷故當
時不置詞亦是
八股取士弊壞極矣雖却四書五經不可周禮經也公穀
于孔子爲近與左氏當列于學宮首場試經說五篇令
學者述先儒之異同而析其孰爲是孰爲非皆所不可

則自出已意四書說三經說二只此足覘窮經多則敝
士子之精力無謂也二場論二篇孝經雖聖人之經卷
帙最少不如易以性理通鑑表判可去恐聲病之學遂
廢兼採唐制試詩二首三場策三道首場試畢取三倍
人數進二場餘皆罷歸復取二倍進三場刷去者亦如
之而後登其半又以五年試大科俾兼通數經習三春
秋三禮者得殫所長登斯選者授以館職如殿一甲之
例亦不過數人而已即以其年試天文律歷專門名家
分別錄用如此則士皆務實學或疑二三場如試武業
馬步有不入闈之人恐滋弊端予謂弊之有無原不關
此要在主司得人耳徐健菴爲總憲時予慫恿之欣然
具疏爲湯潛菴所阻而止

方靈臯云始初與安溪先生談以爲得志眞天下才今殊
平平先生聞曰吾何能當平平二字羅於罪戾者多矣
古人上一等人不出來做如朱子只守定古法你是這
樣我做不是這樣便罷寧使千秋萬世說我是迂腐不
通世務無用人可也然一二有識者已服倒矣二三等
人方委曲出來救人邵康節見新法行時諸賢皆退曰
天下有事之時正賢者盡心之日百姓寬一分即受一分
之福柰何皆去然他自己爲何不出來是明以三等秀
才視司馬君寔程伯子輩也故程子直謂其不恭
鄉約須整頓一番舊講六諭只稍提明不煩疏釋今講十
六諭每條詮解四句多不過十句務簡明歌詩也要更
定

古以河南爲中土江南自漢後東晉文物所在遂至今爲大邦天下視之爲中土若江南人心風俗日變而上天下便大可望治何焯云江南更不如前自捐納開讀書人皆去管勾當希圖小利日益汚下師曰病根只在不讀書孟子云上無禮下無學此六字下得甚結實如今做京官誰肯退朝來即閉戶讀書者富者恆舞酣歌以爲何爲此苦事貧者曰吾救死不贍何暇爲此如此是貧不讀書富亦不讀不知何境界始是讀書境界

天子要做聖人狠容易漢光武明帝成甚庶文教不過畧有一層皮在體面上畧畧行些然天下文風之盛超軼前後況文武成康而濟之以周召乎倒是布衣做聖人難孔夫子若有走一步路不是門人便不敬他天子好處不耑在細事大事皆做得來便是聖人

張運青自從入爲尚書耑講和平許與嗣爲閩撫運青舉薦他頻頻教許時菴寫字與他教他和平許與嗣先從天二點操守上和平起弄得不成樣以之爲龍又無角以之爲蛇又有足以至於敗前日見順天府尹屠沂又勸他和平屠對我述其言我云從來不聽見年兄你有不和平處不知這和平之藥可對年兄之症否

有言天津滄州俗侈者何焯云因縉紳家住其地者多也士大夫取科第爲仕宦無有率其鄉人積學種德者而惟誨之奢靡可恨也師曰果然予應童子試入郡城乃端午日競看鬬龍舟者兩岸惟見人面如山積層累而上何啻百萬然紳士無着綢緞者極麗色新與服則月白色布袍而已惟有一楚藩子爲諸生則內着綢衣一件及楚藩歸携貲數十萬其子弟親戚門客僕隸無非綺紈始相率講求衣服飲食器具之精好士大夫家從風而靡不五六年間人無貴賤貧富一皆綺紈矣風俗之壞實由此輩而其易若此聖人刪詩最妙唐魏儉至於陋而聖人錄之嘗疑葛屨蟋蟀見其勤儉而山有樞殊不類也似欲奢侈淫逸者不知此正見其儉處衣裳自宜曳婁車馬自宜馳驅惟不肯曳婁馳驅故徹底打算到生死之大故而後決計也其吝嗇之意言外可掬

於今我們歸家既做一箇大鄉紳也要畧畧的在本鄉做得一點榜樣先從本族整理起先要自己淸心寡欲禁得子弟僮僕不要欺詐鄉里即一族子弟你若無一點

恩惠到他但要約束他他也不服一族人多焉能養活他只是病無醫藥者死不能葬者年長不能娶者欲向學而無貲者少不得有一點周贍他然後立一點家規使身死之後有幾年流風餘思爲人所稱述可以効法處方好

三代以後人力量少不敢行事亦恐行不來更壞只是與民休息不去剗削撓亂他聽他自生自息便就好予云若不是立有品制令尙儉朴如現今侈靡相誇了無分別彼此相耀婚嫁喪祭不如此衆以爲鄙嗇失禮非特立獨行者亦勉强就之以避親友咎責欲民生日厚難矣哉師云正是漢文帝不獨蠲租而已自己綈衣一臺之費亦不肯用商人衣飾逾制者有厲禁洪武視貨財

如玉牒教民耕種懲官之貪訓士以廉游惰置於重刑
故風俗淳朴而國祚久遠諸事自然法古方萬全立制
行法恐滋擾亂者如王荆公亂行自然不好若是順民
情因時勢而行之有何不可倘如今日要遽復漢官之
威儀固覺孟浪設於一頂帽分別貴賤他俱不必禁則
前門外奴隸光棍自漸不衣錦繡矣何也如今王公與
厮養同一衣服渠不過恥爲厮養以衣飾假作王公耳
一帽已定走出來便知其爲何等人雖衣錦繡無用且
自覺其不稱亦廢然而止此必然者有何不可行一番
定服制便有人向　皇上說大家都不穿有何趣味覺
得忽然蕭條冷淡豈是好景象不知天地間要熱鬧須
忍得幾年冷淡如冬天何等枯槁冷寂不得此春間着

甚麽發生人朴儉了方能富厚亦如此
經館中有不佳數人却不消逐之去留之亦妙天地間不
有高下人無所勸懲在吾上者有人便思跂而及在吾下
面有人便自覺亦有不如我者便不自懍心不獨其不
善者改之之爲師也所以鶴鳴九臯之詩最好樂彼之
園圃有樹檀其下維穀有穀却能益顯檀之德又恐人
止以穀爲襯貼無用之物而曰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許志進上疏言大計年外官輩金帛入京餽送者無數宜
禁絶宜令九卿詹事科道稽察此借禁餽送爲名而欲
九卿詹事科道檀權爲實也如此則餽九卿詹事科道
豈不更多所謂觀於木瓜而知苞苴之行久矣者書吏
一點紙筆之費雖唐虞時亦未必全無我爲廵撫郎不

敢禁屬官不收節禮爲此沽名而不切實之言如今俸
薄交際禮繁又加動行捐助公家絶其餽送勢必增其
派累人至窘急何弊不作當更甚焉董默菴爲直隸督
學即盡以學租公費入國帑徐健菴做尚書即將外省
硃墨之資裁革此二公居官豈廉者耶定九先生立旋
久悟陽明先生一段言語有一官僚見陽明稱曰公初
仕時即能革公廨養猪之供贍風裁便不同陽明滿面
發赤曰此予少年欺天罔人之所爲尚齒及之耶常不
解其所謂或即此意也
言官采事亦知其大畧而已若將外官某日批何文書行
何牌票皆臚列彈章反似有意羅織必有所爲當年明
相爲欲駁熊孝感時常譚數學一日予至其家渠忽問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易經卜筮是聖賢亦以此爲重又
問邵康節是好人否予曰豈獨好人是大賢人渠故愕
然曰如此又何以有不可前知之說若人前知必遭陰
譴此言非耶予曰皆是也所謂前知者知其大畧而已
如予與公相與久君家門逕如何屋宇若干人口之衆
寡用度之豐儉無不知者有人問及予能道之然此亦
大畧而已縱其中有不足于君者或議其僕役之過多
或尤其用度之過侈君雖知之亦不以爲恠也若件件
鈎棘着人窺伺君家凡有錢財之出入吾必知其數內
房之曲折予皆能言其形此何爲者君知之有不心忌
發怒而成仇恨者乎夫帝天亦如是也明乃撫掌稱嘆
曰眞眞高明

予在 皇上前一語不及讐怨 皇上固問之亦淺淡說
一二句不是要見度量也是恐觸引 皇上長出忌諱
報復之心來
上言捕蝗之事云人有實心則天意可回大哉王言人只
不肯實心奈何及當虛處又不肯虛實者虛之虛者實
之奈之何哉
天下做得事來都是不要做的人急躁便易敗
做鄉某氏 本朝科甲特盛一祖之孫鄉科至十餘人甲
科三人而鄉人視之如無有亦非爲其學問于濫時文
之外一步不窺也因其嗜利無行雖胞兄弟一文錢亦
計算而相視不啻路人可見斯民三代之直猶在
上于向年巡視永定河時閒話間云汝輩漢人說予向征

噶爾旦時不必如此窮黷身蹈不測之下太平當休養
生息此都是不知事務語 本朝以四十八家爲藩籬
噶爾旦自恃強勝扇動四十八家那年深入內地時我
軍雖不較勝他見兵馬之多火器之精矢鏃之利固已
心懼但他立心要想天下若四十八家爲所扇誘併吞
我兵出則彼去我兵歸則彼來中國人說胡人秋高馬
肥話都是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語其實騷達子的馬四
時皆是肥的汝皆讀書人如漢時虜人爲患不獨漢武
帝竭天下之力中國虛耗即如文帝時何嘗不戍邊噶
爾旦邊釁一動兵疲於奔命民窮於轉餉欲休養生息
得乎所以予不憚親征去此大害今而後庶可言休養
生息四字 皇上此言甚是但此時却該講究休養之

道捐納不識字人殘民命而滋巧僞部院官苟且漁利
爲事却不好予于此番隨 駕奏對時亦啟其端說
皇上於安不忘危雖千把弓馬必經考驗他處不可知
直隸武弁威容器械近頗可觀 巡幸所至地方官或
亦考試 皇上聲靈與臣等教戒不同一經聖心便各
成風文官以文爲名不識字文書詞狀皆不通曉如何
牧民請于 幸駕所涖將親民官不論捐納科甲旗員
不必詩及時文彼或借口未習或生疎即就本地方事問
之或如策問以時務令臣輩閱定恭呈 睿裁但可存
者原不苛刻實不識字者自應去之渠亦無詞以自解
即不必眞有學問就是日夕學習記誦策料中亦必有
可用語他在那裏也有懼心不比酣豢無事淫逸剝民

也教官一官闒茸無能眞如虛設其等有二一爲數十
年廩生出貢再候二三十年做官小者七十中者八十
老者至九十疲癃殘疾焉能董率訓教一爲十餘歲童
騃做童生不足而爲師焉能領袖諸生莫如亦以考甄
別之教官怕考日日唔于學校中不患其弟子不從之
吟誦也 皇上亦云正是大概治天下內而中堂部院
親近 皇上之人外而與民相親州縣官眞是要緊得
其人則治法不足恃也州縣官有百里之地此百里須
視如門內做車贏馬一飡不擾民間周巡熟閱勞民勸
相耕耘之及時與否各鄉之習俗善否水利紡織義節
貞孝諸務無不周知有姦民有互鄉一一心記盜發必
心知其人無情之詞必付知其故所謂民之父母如此

雖周濂溪爲令不過如此部院大臣久任雖　皇上篤
於故舊眷顧老臣是忠厚開國一點根本其實亦有弊大臣在位久無建白能勞亦當引退以厲廉恥
上亦當視吏部果能爲國澄別流品戶部果能會計盈虛
禮部果能興教化正文體久任更妙如不能爾令其告
休如今滿洲皆將這幾箇老人家煅煉得如木偶若再
換一人不知其性情如何從頭煅煉又費工夫不如仍
舊恰好湊着此時顧愛留戀老臣之時遂致日擡大轎
酣睡于部院數十年而不知其中絲毫事務者此亦大
弊但這却是　皇上至厚處我們斷不宜破他這一關
但用賢而兼此則更妙矣
事有宜急者有急不得者如朝廷目下於科場作弊捐納
這兩事眞該一刀兩段急急斷絕的至於海賊則不必

急於斷絕者必不能斷急亦無用科場作弊與捐納原
不該有可以斷者海賊不能不有無可斷之道者何也
海中有賊猶平地有賊也平地之賊自古至今有斷之
時否天上都有他的星如人身上跳蚤虱子天地間有
虎豹蛇蝎蚊蚋𧐊蠅之類豈能使之無防備揮斥驅除
之而已欲斷其類不能也豈惟急之無益抑且急之有
病如前年　皇上於投降海賊陳尚義招徠之待以恩
義敝鄉目下卽有惡少結聯三五十人竟打刼一回商
船既有案矣你說他不是賊不得於是才出來投誠橫
行鄉里索詐富戶莫敢誰何連范總督都不敢問幸而
滿撫院還知大體竟着人訪拏方才好些這不是講求
急於斷海賊的害嗎向年海賊雖平出許多光棍假冒

隨征臺灣買人一張劄付部裡使費些銀子就去做大
武官如浙江總兵仇機現任山東總兵李雄都是這般
人藍理言仇機乃浙江剃頭人一闗差筆帖式喜其剃
頭好帶他進京他買一功加都督劄付便選一遊擊一
陞便是副將一日見鎭江將軍馬三奇藍理在座而仇機
不識馬問其功勞履歷仇機便說與藍總爺同打臺灣
共在一船馬指藍曰這便是藍總爺仇方倉皇向前作
禮藍反周旋云汝看我老了也不認得了汝之面蒼我
亦竟不相識矣仇唯唯而退李雄劄付卽我家大房舍
姪買的向藍理要憑赴都謁選藍云汝面白身材小太
不像武官如何於是爲他薰晒而面愈白既不能赴選
遂賣與今山東總兵子向見李雄名卽詫異後以爲偶

同名耳昨見藍儀甫言次及之始知卽是物也　皇上
以爲沿海重地自然用當日平臺灣習水戰者而不知
其爲此輩只吳群雖然亦是買人劄付他當日倒底做
過賊中大爵尙有一身武藝又非他人可比
柳子厚古文各體好詩復各體好書法在當時亦極有名
韓吏部云吾友柳子厚其人藝且賢蓋無不精工也予
問子厚當日未嘗附伾文作壞事何以終身淪落曰柳
子厚當初不過是功名心盛自負才大可以借伾文之
勢行自已之道暫爲伾文用而將以用伾文也不知一
爲小人用便已爲之用矣八司馬之名至今烏能剖別
哉此種見解古今一轍士大夫功名心熱者極易持此
見而至於陷溺聖賢却無此作用門路小人得志時也

不須與激撞生事令他看得我們迂迂濶濶孤孤冷冷毫無所用便足自完若一見才示其可用便不妙矣初北門屢以事見屬予左右籌畫不決務推求無弊渠不耐繁而止復又使人言　上欲用作部堂會議時令予唯唯予不可復止後卽勸予假歸予卽如其言渠亦深相傾吐周詳爲予慮後及別後東海巧發難端以德格勒彈擊北門遂逼北門合勢借予以摧德格勒北門切膚之痛不得不俱傾之大冶復從而加功而潛菴及予乃至于不可支然予等而爲明公所排不得指爲同黨矣

今日文風予意轉屬之屺瞻武曹輩蓋今日公卿一典試便看汪何選本故選家議論正未必不足回天下之狂瀾也故易有大畜有小畜大畜者聖君在上正名定分布德發政天下風靡小畜者如太甲成王爲君臣致匡輔如瞽瞍及鯀爲父子乃幹蠱如一家之中夫蕩家產婦勤紡績始雖勢逆積久有效故自上而變下者易自下而變上者難然固不可謂不能變也故小畜云既雨既處積之既久陰陽亦合但大畜功成身名俱泰故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小畜功成便宜引退伊尹所以戒寵利居成功周公雖勤勤懇懇然亦曰茲予其明農哉而召公則引退之決也蓋以陰畜陽若不知止過亢也凶故曰婦貞厲月幾望東漢之末東林之盛皆處士橫議遙執朝權競勝不止故致傾覆孔子身爲布衣何嘗不將文武之道好好修明爲萬世扶人倫崇正教然當

時在定哀之世處季孟之間斂鍔韜光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當季桓子逐昭公時孔子在魯計其時有門弟子當不下數百人若如今秀才動輒哭廟孔子當帥弟子出揭帖動公憤與季氏不並生矣孔子却閉門讀書如不聞也者在出公時受其公養凡五六年輒拒父孔子食人之食此何等事而不出一語以規正之此若大不允者而孔子却安然處之亦置之不論安卿曰于此見聖人之作用曰說聖人作用便差却要於此看出聖人確當未嘗不在利害計較究歸于中庸不可易的道理方好說却不得力却要看孔子謹嚴一絲不走處季氏逐昭公孔子未嘗食君之祿非我事也分所不屬何爲多事理當如此孟子曰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以常情論之孟子似無情者細思之道理却顛撲不破鄉鄰本非至親往救而不力則詐往救而力則代鄉鄰而與之鬬傷生被辱以危父母皆不可知卽不至身受其災如今日律例打死人在傍邊不救者亦有不應問擬拖帶作人命干證有何好處雖閉戶可也的確該如此夫子在衛其初不過住歇店一般其君知之餽些柴米受之可也出公已犯其父成事不說言之何益若是出公信孔子委國而聽之夫子自有正名一番設施君既不信用何爲以局外之人爲不入耳之諫那時夫子已老歸魯心切惟衛與魯鄰近他國無可居又遠于魯夫子當日不脫冕而行已與魯絕又不便自歸故待季氏之請而後歸也彼時地位道

理應當如此

安卿云家永州總兵叔具有眼力平常佻達喜游俠好事至三藩變逆却安坐不動鄭耿方熾時渠潛至海上覘之歸曰無能爲也皆乳哺小兒也焉能成事惟有劉國軒將來尚作哽噎耳復潛至耿處歸曰行尸坐魄耳烏能爲惟有一姓曾者瘦而有神采後曾養性果爲江西害劉國軒殲我朝兵無數

家政

先君性情篤厚雖老思及先祖猶痛哭當家中貧窶不能自存時有宿糧皆以供祠堂之費緣門募化竟二三千金重建祖祠倡議捐祭田爲族人營婚葬不一而足明末閩中學者飲酒讀史崇尚李卓吾書舉國若狂而先

君篤好性理赤貧赴考時十金買得一部內府板性理喜若重寶歸而督予讀之遂開子孫讀書一派而天性之厚爲根本天性厚豈獨是自已根本並是子孫根本

先叔生平不喜宋儒學問而視黃石齋爲聖人若使間浙江人以所薦鄭鄤爲眞不孝而淫惡必揮拳相向以爲黃石齋先生聖人也豈有聖人妄許人耶先叔有巧思凡人家有吉慶事求其命堂額贈聯帖皆應口就而玲瓏切合熟通鑑幾能成誦先君三十一歲始生予極喜所居地名下地故命今名先叔于彌月時以銀泉爲賀鐫其文面背曰金馬中人玉麟下地類如此

有以油杉木爲器車者予平生所見祥瑞如油杉五色靈芝油杉木親試之冬日以瑞香花未開者置油杉匣中數日開視居然開放得此木而用之者大約有福命存乎其間耳先君得一付不意爲泉州知府王者都所逼要分開已薄王怒而不受後共分爲三先伯一先父一先母一先祖先得一皆大福他姓得一付後死于兵不知此物歸何所吳給諫得一付死其婦悍妬異常曰老厮詎應得此留爲已用竟不與後經兵火亦失去如此者多得之既難而用之者尤難先母善知水味喜黃河水與京城水以爲味厚而甜屢卧醒自詑身旁卧一大魚頭之而失先母孝而知理先君直不過一意向善百折不回此人之所不喜而神之所喜也

予年來與子說當勸小兒作時文豈是要他急中進士圖科名要他讀吾儒書把心地引到正處雖用心深苦而

自有一段和粹之氣大凡人之心必有所寄如人君不寄在賢士大夫上便寄在宦官宮妾上宋太宗終日下棋罷即看太平廣記人諫其太勤曰吾以此避六宮之禍耳眞是名言小兒嘗言欲以二三年且學算學待他年再回頭專精於儒書我叫他讀正經書也不是要他做名公做經師正以五經四書時時刻刻安頓吾身心之物豈容有待吾之喜怒哀樂忽失其常不合聖賢道理便當自省便當懼必有緣故所以左傳記一人一言之失便占人吉凶禍福是此意也渠生在吾家有祖父一脈傳下來少差些便不妥如藍儀甫一路升官誇張喜躍到老無事若我輩如此早已化爲灰燼覺得心纔畧放些當日必有不開交的事來此可見天之待人竟

是各色各樣

榕村語錄續集卷十八

榕村語錄續集卷十九

詩文

古人本傳載其詩文卽此便見古人[illegible]見平生所作止此不浪作今人一年刻一集有何益處妙在天地間所傳多者與少者一般絶不因作者多而傳遂多

凡作詩須看何題要與古人某詩某詩相似玩他立言體裁是何等以爲規模但不大差只是不可鈔寫耳如此模仿久卽自作亦中規合矩矣如曾子固做古文每篇或摹韓或卽摹歐皆有成處讀古文亦是要記樣子樣子多便不窘

顧寧人讀得書多古文與詩都可觀但詩落筆便要不朽不爲詩經亦爲詩史這个見解存在胸中亦是病何吔

瞻亦然信如是詩經至今還可删去大半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有何關係蓋詩與文章不同所以道性情性情誰不有吔瞻聰明此却須與說破

王守溪以氣之靈明爲性正佛氏之說守溪未必學佛正坐終身繁華於理上欠研求耳本訝王唐瞿薛未能立極蓋經義必須與程朱脗合無間或有其人矣而不肯爲此又或辭不足以副之筆力不高類於訓詁語錄如虛齋先生者看來制義總無有一人立極文立極有韓昌黎詩立極有杜子美又好幫手漢有馬班司馬遷雖不及古史紀傳一體是他開創自作底文字秦楚之際月表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後雖有作不能及也使韓昌黎與之打滚定當折脚骨遷固雄剛此評不虛又如

賈董之條對諸葛武侯人物敢道他不立極即以文章論零零碎碎皆極好張留侯亦是立極人物楊子雲有重名然少遜就論文字也拖沓既不及董子之醇又不如賈子之快六朝無人物書法立極自王右軍而外亦多善書非後代所及明無一人立極僅一陽明收拾結果不及古人學不如宋文不如韓柳詩不如李杜擒宸濠一節乘機湊會如此者多若論勳業則郭汾陽李臨淮赫赫前日矣孫襄

論世元詩品許其清新世得問清而不新可乎曰以時文論之歲生中式文字淸而不新亦有新而不清者要之得古人一節皆足以豪孫襄

張籍祭退之詩與李翺祭文俱絶調退之平生自處首在

於排二氏翺篇端發揮而此詩終篇無一語及者文昌早年曾勸退之著書矣豈晚乃悔遁而之他耶退之與孟簡書籍湜輩未知果能不畔去否而不及翺亦可疑也自記

問韓子論諸經皆當曰程子云退之說他不知不得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皆明理之至程子說禮一變而爲夷狄再變而爲禽獸春秋於夷狄斥所然韓子以爲謹嚴深得其旨看來以浮夸評左氏極當蓋左氏敘事過於鋪張上窺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詰屈聱牙也贊得是問詰屈聱牙四字亦類周誥殷盤曰如某人與某人語即學其聲音退之不獨學周誥殷盤爲樊紹述墓誌通篇效樊紹述文爲柳子厚墓誌亦類柳子厚筆意孫襄

种與穆伯長皆受業於希夷而傳其理數之學者伯長又篤好韓文爲學者倡元之則首作杜體詩一代人文權輿於此時矣自記

孔安國尚書序朱子以爲不類西漢之文看來是孔子家法孟子七篇猶有國策習氣論語則絶不類左傳國語矣孫襄

鍾倫問西漢文章尚有流弊否先生曰何弊之有秦不如漢若國策則有弊一變而爲蘇子瞻又問六朝流弊曰六朝之弊已極孫襄

予與屺瞻言文章不要求古無論不似即似亦無足取所以古人謂東坡嵩摹戰國策便非文之至從來無所謂

古文也只是就這一事意思見得透說得出來只將閒字眼芟得箇乾淨便是好文章如今謂南宋文字不古者非以其過於條達明顯形貌不似也不過是以其閒字句太多耳

道理已是見得如此却要放在那裏數十年寫出方好不特差錯者須改即是者亦要爛熟久之枝葉渣滓盡去自己不消多着語言而自朗然即聽者不待我言說之畢而已自領悟此境非可强取所以用工須少時程子言某十七八歲時便見得如是至今仍見得如此却意味自別要之意味別則所見亦定別矣

何焯云宋人文字皆偷人的說話本之於經者循其根柢皆有味本之莊列國策者察其源本已自索然曰六經

道理平正深厚平正則無弊深厚則不窮故古人原本於此則耐尋味且後人本此不爲勦襲乃爲發明若莊列之徒存其言足矣何足發明既不係發明則爲勦襲即註疏內字有不相粘者但年代久經前人用過者便覺得有些古雅柳州學西漢昌黎學周故文特古吾於八家內欲選韓柳曾王四家文行世亦以其近古也易註疏看了亦于易不相干周禮註疏最好何焯云書易兩註疏極不好禮記註疏甚好

世得論昌黎師說中有說愛其子使從句讀之師至傳道解惑之事便不肯從師蓋今人原有於技藝外面之事轉向人求學習至身心性命之學則置而不問無論厭其迂而畏其難亦有四書五經自幼學習何至老大倘

以問人之恥後又云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今人明知自己身分不如人却以年大不便俯首師人又彼人有絕技我以爲我固知大道何屑屑以此屈節於人如程夫子便不肯請教康節易數孔子却問官問禮不立界限乃信昌黎之文至爲切實

平淮西碑有但書日而不書年月者豈非大闕漏但書經却有此體大抵名號書法惟春秋當法春秋年下書時時下書月月下書日有以兩日赴告者則書兩日有雨雹災眚經幾日者則書某月某災幾日有無關輕重者則不書曰楚及吳越慎之又慎不使見經到後來列國策告俱有他他實與中國盟會不得不書則書人其後日益張大竟主盟不得不書其爵然但書子而止必不予其僭號至於子則概稱之曰公子蓋公亦可通稱至楚雖王子亦稱之曰公子眞正謹嚴

柳眞工於爲文隨筆寫去書札數百千言無一字可增損直到班馬地位至韓文公駕而上之直追周文柳劉輩皆知昌黎必然千古柳當時語人曰子勿以大唐人物爲易目前如班馬者便有三四人如崔蔡者便有二三十人今自不信後當自見之今其言果不虛如韓柳何愧班馬而元白之流何愧崔蔡

韓文公順宗實錄質實得經意無虛詞無遺事方是實錄彼正不屑學史漢面貌而人至以爲訾議乃不讀書人也

如今人讀經史古文隨人道好所以然好處問之茫然如

韓文公平淮西碑誰不知好然無知其好之所以然者如其中敘事之始末不分年月却是何意蓋淮蔡之在唐不過一隅耳以叛逆之臣据一隅之地用天下之全力圖之四年之久而後成功其爲辱莫大焉故畧而不書聯片讀去有似一時之事其立意高處爲得春秋之義而駕漏聯貫不用編年却用書經體昌黎之文本之六經所以高出於兩漢之後也

韓文公王荆公晚年極熟時每作一文令人書之銜口念出寫者不給一字不可點竄司馬溫公稱介甫高才博學眞無書不讀即舉子投以程式文有一二佳處亦無不記誦故晚年遂造熟境看介甫生平無事不傲獨至文字眞虛心服善子瞻作表忠觀碑介甫得之賓客皆

以爲荆公必因其異已銜恨毀之荆公廻翔數讀累日不舍謂客曰子瞻此文若何衆唯唯徐曰西漢文也衆以爲然又問可比西漢何作衆不能定又曰異姓諸侯王年表論贊也舉太史公最佳文以方之范蜀公死温公爲作墓誌盡將蜀公不喜新法及新法之不好直筆盡書彼時正荆公流竄諸賢威懾朝野時蜀公子見之而懼急寄礲石納之壙中不知小人已早購石工得之以獻荆公荆公讀之不已粘屏壁間反覆雒誦語客曰君實此文西漢文也荆公不喜蘇氏諸論策何嘗不公道子瞻初中時傾國傳誦其文獨荆公絕口不道一日入朝寮友問之曰全是戰國策文字安石爲考官必黜之於是蘇氏大恨可見荆公所以望蘇氏者甚大蘇氏

自待亦不小不然如今人以戰國策許之便勾了如何倘銜恨

荆公清修有學復孝友能文章不幸做宰相武侯不出世不過是管寧一輩人幸而做丞相管幼安著述至今無一字傳世漢人學問多是黃老讖緯不肯耑心周孔忠武若老于南陽其學術恐仍是漢人家法廣川之學至純粹而說災異太煩瑣亦是習氣荆公上皇帝書本欲選入古文因其太長故汰之然宜刪節之庶可令子弟讀也

王荆公眞工於文其周禮序三篇雖柳州不能也惟昌黎辦此耳宋朝萬言策亦以介甫爲第一

南豐文以梁書目錄序爲第一次學記三兩篇

古文以句句有實理有實事簡淨踏實爲上若多用也矣焉等字氣一住便弱歐文每有此病予見子弟讀歐蘇文者輙勸沮之以文太卑耳昌黎之文周文也柳河東之文漢文也近年有彈駁柳州文者由於不解其佳處耳朱文公朱㳑墓誌何讓班固其他便卑冗想文字隨氣化雖賢者亦流轉其中而不自知也

倫兒近知於古文字字求其着落由此而上求之經書便佳何焯云漢唐人文字還禁得敲打宋人文字若如此便無一足存者曰漢人文字亦難敲打大抵古人力大於身所見高無起不收無呼不應即有一段放空如天外一峯亦必有緣故

朱子大學序云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

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如東方朔之流腹中書記得一大堆卽方言俚語無不記的是多少工夫徐庾沈謝耑事雕花刻草風雲月露工於製詞竭一生之精力爲之是多少工夫如今梅定九算不過一年可盡其術豈不是其功倍於小學而確乎一無所用日用之間應事接物記誦詞章何嘗是刻不容少之物異端之教至於連身子都拋了父母妻子都拋了耑要成道豈不是高于大學麽而確乎皆是落空的並不可以治天下文公如此等句子眞是字字的確古今名句惜乎以排偶出之予問之排偶有何不好曰不古予問文章只是道理足何用句調古曰修詞亦少不得如六經亦用排句而字面不對漢書及東漢文章有對

句而字面亦尚参差然昌黎不喜班固想即以此南宋文字苦在枝枝相對葉葉相當如異端對俗儒虛無寂滅對記誦詞章其高過於大學對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對而無實便開八股之宗便流爲時文體

宋程文字拖長不簡淨昌黎理未透至十分所以文字不能如語孟

朱子王陽明皆能文而晚年故意不爲文此正不如孔子處孔子愈老文愈妙

明朝人眞不肯讀書古人文字看去簡古零零落落若不可解久而讀之脉絡井然一字不妄下後人文字如七八歲童子作看去無不了然然尋其字眼亂下語無倫次意不相接多不能通

王姚江王道思歸熙甫皆有好文字但不多

明朝古文王陽明方正學爲首次宋景濂再次歸震川唐荆川王遵巖

世得云明朝自萬歷年間讀書人看古人文字最怕分語意前如何說中如何說後何如說以爲文字要飛舞錯綜隨意絢爛不得尋章摘句分立言次第句句有歸令節節斷續今見一明朝名公批國語某處云不必求其語脉不過是鼓舞筆端此風一開便使學者不講道理而求文工讀書終身茫不加思如墜雲霧心益昏蔽毫不能辨天下事此禍至今爲烈也李于鱗爲某人作序云文寧失之於理此可爲明朝人做古文不好的供狀

何焯云泰州人但知有王心齋却不知有儲柴墟柴墟古文甚温雅無虛套又無理學語錄句樣明時古文亦是成弘盛時好如王濟之邵二泉李東陽儲柴墟皆好至王遵巖歸震川已衰矣柴墟與友人書云當今經學甚衰海內惟蔡介夫王伯安爲正路伯安已告歸介夫亦不久將返海濱君必須見此兩人如今人皆知陽明虛齋兩先生當時尚未定論也而柴墟兩屈指焉不必問其文之佳否即此便有關係足存又送介夫歸序甚好似歐文如今應將明朝古文選存一帙未必不精采從來文集成一家言可以千古者原少文章以西漢爲盛班馬累世成書古今不多見其他亦不過有幾篇而已若就漢書中擇可讀者亦不過一二百首惟選者具眼難得耳吾想選文吾以爲佳人未必以爲佳吾今以爲佳後人未必以爲佳奈何惟是字字與他核實自肺腑中流出有關係者便存可也海剛峯上世廟疏調雖軟靡然却有氣中有實際處可存亦有文雖長事雖美而不足存者楊椒山疏是也羅一峯劾李賢疏恐亦不足存何焯云椒山疏中無條理

問龍守珠獅戲毬意何爲曰如今人一部文集精神命脉所在 孫襄

古人終身不得幾篇好文字著一書便終身精力數十年功夫今人動輒成集不數月便著一書如何得好渠見孔子詩書易禮樂都是成於二三年間不知孔子周流天下多見多問遍舉歷叩已數十年功夫不特腹稾久成只恐改訂之本亦不一至此時纔了無疑義遂爲定

本朱子四書集註不知經幾番改竄纔定

作文須識體裁初擬選館時試申飭督撫薦舉廉能以興吏治詔中有一人衆望所服競就問焉予不爲動吳孫若逑其語起處用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止處用布告天下咸使聞知予謂此赦詔體不可從直起竟可不然只用詔曰兩字布告天下咸使聞知是決用不得同考五十八士與我意合者僅七八人及納卷大爲魏栢鄉所笑謂申飭督撫如何布告天下耶孫襄

文章不講立言體裁便至鄙俚可笑清苑郭蒯菴爲李高陽作傳有云　太皇太后崩公入臨聲徹殿陛人皆以爲公忠誠所結而孰知其爲公位極人臣之符也哉蓋高陽聲高遂如此立言豈非笑話若將此作文章餘波如所云眉目如畫戟髯若神目有紫光之類有何妨一日李剛主過予貽以祭萬季野先生文通篇皆道萬如何稱奬他豈有此體

一畝泉李令求朝分司作記分司便牽扯大中丞長大中丞短許多支詞我最不喜如此面阻之云我說開井好汝說極無益而勞民今又說是開井好豈不是行與言違何取此不實之言汝各自逞文采便自作不必干與我我便不管若干涉我又不說實話却不許如今文章不好便是此病根無其事而爲文雖馬遷之筆不害其爲不好若字字核實雖今人作亦古文也

澤州以生傳見命而渠門人爲渠作年譜纍纍數萬言大概如錢亮工爲陸淡成作墓誌所云大抵先生之學以窮理盡性爲宗以正心誠意爲要至今日以爲笑柄予將爲作書後實實道他同作考官不受關節平生耿介老而好學手不釋卷他自然不喜我也不要他喜

檢討高其偉因大山寄性理諸論請教安溪師師曰凡做此等文字須似質所疑惑求解不得方是眞讀書人用心於內而體裁亦佳遽然直下判斷是非古人學識不能到這裡而聲勢如此便不過是要做文字以自炫耀非眞欲明理而求自得者用心於內者文字雖不高而其中却有條理務外者雖多話說而條理少此作文理亦無不通然却還是這一種不是那用心於內一種

桐城論文最好說昌明博大是矣但其所謂昌明博大不過多些長些便是却不好文字肯切實說事說理不要求奇求高都有根據天下便太平明末如金陳黃陶菴黃石齋俱高才絕學而其文求其近情理者甚少觀其自命幾幾分坐尼山後亦歸結忠孝到底文字不好眞是關係氣運之物

臺垣爲澤州製錦屏祝七十求師銜呈文稿乃呂履恆捉刀師笑曰無論文字難通卽通篇以聖人歸澤州予何至於此雖至愚之人亦不敢以此自居當日予六十京僚爲予索文看韓慕廬一篇已不成文字何況其他他文皆不敢觀張長史死將來後輩爲文者只有一陳季方雖氣薄還乾淨問何屺瞻何如曰未嘗見其大篇不敢定渠未搦筆先有一个必定要不朽之意在胸中是於爲文之外又多一意矣卽詩亦然古人作意者固多

隨筆成文衝口而出者亦不少全是雕刻一種自然瀟灑之意全無有何佳處即渠看詩文亦似捉虱子一般好搔抓細碎處益處固多通體算來亦是病

四家叔亦是知已予假還卅餘歲只是讀書不已四家叔向二家伯等云人生天姿靠不得厚菴少時天姿平常的狠如何比得二兄與五弟無奈他只是讀書不歇如今定何如二家伯云難道我如今做得文字不好麽四家叔云怎麽不好只是也壓不倒厚菴拉將軍將班師泉州人感其不殺立功德碑予求二家伯爲之二家伯允爲之四家叔又促予亦做一篇云汝二伯文雖古泉州人未必領畧算不得當行汝試爲之擇用焉可也予亦成一篇二家伯文成古奥難讀幾不可以句四家叔

觀之云倒底用厚菴的二家伯曰他的也好我此作畢竟也是奇觀四家叔始終不肯執定仍用予作予問曰倒底立意如何曰予文中一段表揚其不殺鬭熱些汝二伯文未免將此意平敘去了

家四弟作古文不偷韓文公人讀的大文字都在墓誌碑版文中竊取恰有何屺瞻尚留心碑版文字盡被他捉住敝鄉有一人作詩極熟杜工部自作也竊取杜工部人不讀的詩亦被人捉住屺瞻看古文不從議論文字入手先讀碑版文字亦是一病古文自是議論暢達後漸縮斂便妙韓蘇少年率如此孫樵劉攽黄山谷輩文字不能成大家就是此病如今看小學生文字亦然下筆千言汩汩不休有論頭便有成短短的亦成章也有一二語有筆意思路的到底有限屺瞻古文亦長碑版教他做敘事文字便不能出色碑版文字須簡古莊嚴難開展

如今所謂古文者亦不求如韓柳模樣那就不好字字核實如其人如其事而止文從字順便可傳便是好古文然文字句調古覺得惹人愛重以其中有不可輕處如一般銅器有幾片朱砂翡翠瘢點便耐人摩挲

周卿弟未嘗肆力於古然於文之古今到識得此亦山川之氣 孫襄

陸稼書文字氣短與萬季野一般直撞便完雖長篇大章而氣促無益也 以上論文

向嘗語韓慕廬以時文奇不如平明末文畢竟是有詞氣

不如成弘公試看東漢之末文字何如西漢中晚唐詩何如初盛南宋文字稀爛何如北宋自然太平時文字正氣公乃風氣之家何不選一部前輩文風行天下使人變而之上韓亦首肯後 東宮令選一部時文看渠都選成弘以前文字寥寥數行者 東宮嫌其太淡而不覩惜其不久病而死

洪永成弘間先輩大結其長幾與八股埒於道理却合述聖賢說話不過數言可了正須以我意論斷耳如今之描畫口角以求擬肖聖賢肯爲之哉我所以欲變經義意正如此 孫襄

時文要字字可以講得方妙一片雪白虛字體貼虛神實字如鐵板推搬不動如經傳一般無一字無義理方是

正宗又作文要詞調不離樣吧嚼時文要字字有出處讀來却不似時文作古文則可時文斷不可小學生初作文要得有詞有了詞又要有氣有詞氣再要他有法終之要他有理成人不如是第一須求理理足而法氣詞具焉此正法也百餘年不講矣成弘間人有此至正嘉便肥肉多然尚是有血氣的但文體已壞所用五經句似是而非捕風捉影就寫上全不典切矣

明末時文看其議論氣勢直欲淩駕前人掀天揭地由今看來卑鄙無味之甚以其理不足於題不相干大約時文之壞由不肯看書起不肯看書則於題理懵然理不勝則思以詞采勝以詞采勝則求新奇靈變以悅人之目遂離經叛道而不可止矣

子欲輯語畧文畧內外篇外仍欲輯制義畧蓋制義無論為一代取士之制其精者羽翼經傳至者語皆如經如顧亭林且比化者一節文直駕守溪而上蓋字字有來歷精於經學而其辭又能補經之所未備而不悖於經亦可為經矣守溪周公兼夷狄文論者推為明朝第一果然瓊山因見其中間補奄飛廉遂補出五十國似為密緻然守溪不補非漏也五十國夷狄在內也邱程反覺有痕迹至於說百姓寧貞經語蓋兼字非後世窮兵黷武犂庭掃漠不過內外有限各安疆界而驅字非放字後人講成猛獸一似要依人而周公斷不容並處之象不知猛獸亦苦在園囿之中以縱之山野曠澗處為樂亦非後世禽荒之比觀其天冠地履華夷之分截然上恬下熙鳥獸之類咸若詞義精粹氣象正大昌明俊偉可觀世運之盛其上下字及若字俱出尚書無一字杜撰也如楊慈武王纘太王節文中間出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字字醒出而無痕迹蓋此句與必得其名句有別又緊承一戎衣蓋天與人歸雖欲辭之而不能故下一字文中牧野之師方會而前徒已倒戈四句字字精神通篇正大醇厚田中台吾豈若使是君文皆文之至者若擇一代之可久傳者或二百篇可得也

王文恪時文已看過千篇三百年中真第一人論道理雖不能登朱子之堂入伊川之室要無出其上者其文似淡實有味似疏實周密似少實足有等題目天生不可裝入說話的只是就題下得幾箇虛字妥帖不生出語

病來此天下之至文也

王守溪文字登峯造極然有以後人心思偶然可以相近者便不須存如奔而殿任後人窮思極巧無可復添一句至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一節文法已備具細思孟子因其種粟後食有食必有衣故問衣褐有衣必有冠故問冠又問釜甑鐵耕引出以粟易之為下文折辯之地是冠與冠素生於織布後衣而爨耕生於種粟後食也文尚漏此巧

守溪自然算時文第一手本是一極體貼好講章又刱出許多法則其安頓亦極好極費經營而絕不見有巧處此所以好若一見巧便不好制科本意不過如此到如今耐推敲者惟守溪不是他精神才力能讋服人是他

用功到得是處故孟子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然字妙不過大家皆以爲是不曰我心之所同奇同妙而曰同然與上同視同聽同美分大小之官者以此千百萬人心合起來便與聖人同所以善不善久自論定

老師言崇禎末時文鬼怪有一提學至閩非此不錄通順者卒置劣等時有泉州府學歲試第一題是何事於仁必也聖乎破云東周不可以玉帛之會會夫夫者願天嘗生聖人既發落後同儕卒不解叩所以其人曰此最明顯東周即天子之都焉能人人皆主玉帛此指不能施濟也下句破必也聖乎其人姓范皆呼之曰范東京

又一老生作文題爲滄浪之水清兮四句前後文皆用平常語苦於腹儉無可塡寫而深懼置之末等乃着二

句云滄浪之水淸且粲中有鯉魚長尺半提學閱其前作已置六等至此二語則加點爲升之四等又一童生完卷後與其親串看親串曰如此平常恐不能得志童生曰已完奈何反覆不得已於篇末綴尾云亂曰邛若登乾復坤其意蓋曰我名若能登案則天下而地上矣甚言其無進學之理提學二作已平點過將置之及尾見此乃客點之遂得入泮國家將亡妖孽晝見閩中邪神祟鬼昏暮輿從擁道過人家酒食而土木神像自起行走人家祖先木主人但於座下動之便能自行於几上先君先慈每夜起看天上刀弓劍戟之形常經月不散與時文言妖並見於時可畏哉

看楊用九時文不怡云大凡文字畢竟說得出者其人便有方寸

孫燕及平生最感一老童生及發時諸親族都未照管先爲老童生謀進一學此老童生自已不會做文章却會看文章平時見孫文章許可而有未足之詞曰文章已好只是尚未長出眼來文章到大好時不要人看他他便會生眼睛來看人到得這裡便能一路騰達而去不留行矣孫至中舉人之年其前妻餓不過竟捨之而改嫁一屠戶孫哭之累日自思哭死無益仍讀時文作文字希圖教書過日此老童生一日又過之見其文大驚曰了不得了子文通身是眼矣論其常豈獨進學當即聯捷而去其年孫即進學即鄉會聯捷孫終身感之

賓實如今若教他做一部時文稿自當駕歸胡而上以其

理透也渠且會安頓題目語氣王文恪等好處亦是如此書理既明想出如何托出聖賢口氣而法出焉賓實却與冥合

大山文雖比韓翁純正然也有一病都是讀書時見有一段好意思好議論做這一篇文字不是空空洞洞說這是箇難題就做逼出來的文字如此纔有一段生新意趣秦龍光文字所刻學庸一帙殊不如往時問病在何處曰其根仍是見理不眞臨文時又要人見好便有假氣作文時看書已不錯又要我做成這一篇文字必定雅俗共賞不特理路好就是文章也是古今不可廢的好文章如此便帶假氣蓋臨文時無暇作此念頭方好向王原令貽文字是陸稼書評次句句都要合朱子說

話何嘗有差錯却不是眞文字

何屺瞻時文只是不做故生若常做自然比他人好他腹中倒底有許多見識渠只欲一做便到不朽地位方出筆豈有此理韓文公亦只是不厭不倦的做倒成了人自存其足傳者卽有不好者何害先不好而後好更妙若天生能文劝而出筆便足傳世乃王德用所云貌類藝祖父母所生已有何功況決無此理如寫字一班只是寫詩文只是做與人看切摩講貫讀書不已自佳

讀八股者不辨美惡第見其爲刻本誦不絶口人飲食將以求肥而噉泥沙非徒無益其必有害矣一少年登科一刻窗稿求敘文於予斥而拒之病其速成也令以一部奉吾家某者必珍而讀之其文不勝某也十二姪見館

試諸卷知其平常諸庶常皆極一時之選執牛耳者仇兆鰲也有文名者胡作梅汪灝也當其鋟版行于世則豈有非之者哉 孫襄

先生問吳元木何日撤館曰二十日曰可謂勤矣去家半日就館未可云遠讀書須有跋涉意又稍不聞家中事正好問某人文字何如可望入泮未答曰有章文在進學時本事先生曰章文在今日本事亦差向時不遠苦心體認處自有其弊端亦如釋子念念不忘西天見古文正經書視之非不隆重但不敢入目恐其涴已也傳一部新稿幾篇新試牘則急取披誦以爲眞可以取富貴耳故我嘗有中平素之說謂某文不利塲屋但苦學有年到時脫胎換骨亦未可知有平日文字好而當頭不滿人意者亦有文字不好而售者償其勤勞中亦論不得黃崴生鄉墨淸不失家數 孫襄

以上論科舉之文

榕村語錄續集卷十九

榕村語錄續集卷二十

詩文

選詩舊未登楚騷體今取𦅘子歌秋風辭長門賦自悼賦若干首則諸體俱備且三百篇中已收此如旄邱之葛兮是也六朝無可錄者昌黎閔已賦别知賦朱子感春賦當入選 孫襄

古人以詩教為先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觀孔子言語與他賢不同處全在此孔子論學曰不亦說乎不亦樂乎不亦君子乎巧言令色何有於仁而尙曰鮮矣有子辭氣稱似夫子者曰好犯上者鮮矣曰未之有也已硬些了如夫子患難時極自信語亦止曰桓魋其如予何曰文不在茲乎極其責備如曰毋乃爾是過與是誰之過

與則將焉用彼相矣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反似替季孫籌畫語極其刺譏而曰何如其智也曰再斯可矣人而不仁尙曰如禮何如樂何極其痛詆而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曰奚取於三家之堂如此等處不可勝數眞是得力於詩以類求之無不如是雖詩如蘇公暴公寺人孟子亦直截盡露夫子如罵宰予晝寢朽木糞土其言切直似之下截却又以聽言觀行說寬些如罵子路野哉由也峭直極矣下却以君子正之詳論名正言順道理到後來令人意銷至孟子泰山巖巖語氣如排山倒海兼帶有戰國風氣伊川被人請吃茶看畫則發怒云予從來不好吃茶從來不識畫朱子與人語反覆傾倒不盡不休比之孔子猶遠故詩者全要含蓄蘊藉意在言外故曰長於諷諭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宋人詩病正在說盡事理不如作文何須詩詩至七言律又與古體絕不相蒙全要柔軟一硬便不是昌黎古詩何等奇俊及為七律便全用柔軟昌黎詩自命千古所以當時人不識昌黎亦不屑與之同如今看來果與當時體不同韓柳詩律最精當以為法杜之外惟此宜學之

天生蒸民四句將道理大頭腦說透若下面如何解物則如何解秉彝便是文字不是詩作者意却用此引起人有好德之公心皆知仲山甫好處而已下面便說天生仲山甫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嗚呼不顯文王之德之純下面再講文王如何與天合德又是文字下却說何

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朱子詩不到處即在說事理太盡也問云邵子云自從刪後更無詩想亦是見得此意曰又不好如是刪却後代蓋三百篇獨絕千古者亦是豳風鴟鴞文王於穆蒸民等幾篇聖人作者非後人所能至他詩如春秋時所作何必盡過漢唐人漢唐人亦有勝之者

漢魏至今原有詩蓋性情無古今也某嘗欲選詩畧若止就詩論而工者須千首若止存其可以接三百篇者則嚴為割舍止可五百首詩經後人做不出者有限幾句如天生蒸民四句維天之命四句上天之載四句而已詩不須句句將仁義禮智字塡入如性理中入朱子詩之例盡削去朱子好詩而止載其有此字面者何妨一

篇流連景物止一二語見性情及寄托全在言外者更妙如采采芣苢何嘗有一字說到室家和平化行俗美上

朱子論詩以周漢迄初唐爲詩之權輿盛唐至本朝爲詩之翼衛愚竊以爲未安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盛唐詩之最盛者也降自中葉卓犖猶有數家謂唐不如魏晉非定論也予則以樂府古風爲權輿近體爲翼衛樂府諸體俱備五七言所自出也古詩之至者今人直追古人何分世代逸詩孔子所刪雖佳不錄鍾譚詩歸蓋祖述朱子之旨 孫襄

凡詩託於室思者多自寓己志蓋以夫婦興君臣之際此體盛於離騷然亦肇自大易妻道臣道自然之對也於

後相沿興託皆同益信離騷求女爲爲君求賢而非以己求君矣 自記

蘇李詩五言之祖也選者多以爲二子相贈答之作然玩其詞義正不必盡然也故今但以古詩目之首變詩騷之調而曰古者自後代近體溯之也 自記

蘇武忠節固漢人所壯以爲盛事而李陵之志世亦悲之故有疑其詩皆爲後人擬作者然相傳既久自杜工部韓文公無異詞又蘇之典故明習李之悲歌慷慨具見漢書則其文采風流兼其事以取傳於世無足疑也 自記

蘇詩饒醇厚之氣骨肉枝葉數語足以彌縫人倫樹扶教道故予詩選編之詩首非獨爲其更號也李詩清宕豪壯爲古詩之絕調後有作者皆其餘音 自記

蘇子卿詩四首首章謂骨肉之親如枝葉之共根本不必言矣卽朋友結交亦非無因而然必其德義之相孚心膂之相契則與同氣者無異故曰誰爲行路人也交之深者又如連枝之樹雖異根而合并豈非共爲一身者乎二首或作留別妻三首四首皆送人之詩與首章意同 自記

梁父吟二桃殺三士事有無不可知詩亦難辨其眞武侯作然從容寬大之氣特可玩味蓋譏晏子爲大國之相不能驅駕智勇而以權術殺士也故魏延楊儀輩皆得終年命於武侯之世器之大小懸矣管晏並稱而所自比曰管樂可見也 自記

氣盛詞肆如曹子建上責躬詩之作僅見耳杜子美咏懷

詩頗似之韓子所謂卓犖變風操也 自記

曹子建薤露行王業燦已分者言自孔氏刪詩書以來則帝王之業已粲然分寄於文章矣故我今日者懷王佐之才而不展亦欲馳騁寸翰以垂芬於後也此詩述聖自道皆得體如李白之絕筆於獲麟則妄矣 自記

怨歌行有感於君臣之際而作也書周公居東二年或以爲卽東征殷叛然中外之疑未釋而擅命專征以實誘口乎故先儒以爲避流言而居東此詩實傳經之作

靈芝篇思親作也此等詩高出兩漢矣 自記

子建好士故贈別諸詩皆有哀其貧賤而振拔之心而每以不能爲愧贈徐幹詩以寶棄爲和氏之愆自責也又言良實晚收懷美愈耀以致昜望之意 自記

喜雨詩風從東北來則雨自西南則不雨故雲之西南征者雨候也七哀詩云願爲西南風樂府改爲東北按詩云習習谷風夫婦和合之象也若化爲東北則當以陰以雨而志遂矣安得君懷之不開乎故知改竄文字非小故也自記

煮豆詩當以朱虛侯種豆之歌比而觀之蓋漢魏所以興亡也自記

陶淵明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詩譏苟就也公之學行志節見於此矣自記

覲靖節停雲時運榮木諸詩人但知其清高曠達豈知其隱居求志如此哉自記

贈羊長史詩此當是劉裕入秦時也不致匡復之望而長懷高隱公蓋知時代之必非矣自記

歸田園居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顚直用漢樂府句意退之推鮑謝而遺陶者此等處耳然意之所至豈必詞自已出乎不本於性情之教但以不沿襲剽盜爲工非至論之極也自記

淵明擬古章道出本意不能掩矣朱子曰陶元亮恥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簒奪勢成即絕意不仕此爲知公之深者使當其際而後收身則不可得矣翫味末句意公正自幸沉淪之早而今日所處之義得以無悔耳而故婉其詞曰當山河未改之時而不處高原矣況際此而漂流豈有悔乎自記

公宗尙六經絕口仙釋而且超然於生死之際乃有讀山海經數章頗言天外事蓋託意寓言屈原天問遠遊之類也自記

詩選存郭璞遊仙詩及惠遠報羅什偈詩者以仙佛之本指盡於此也淮海之禽微生安足慕頹山之勢世義在其中讀者至此宜深致思索焉自記

謝靈運送孔令詩和樂隆所缺賢人去則國家有所缺也在宥二語言時方淸平也是時劉裕勢成靈運有去志故因餞孔令而以愧喟亂章焉自記

任昉厲吏人講學詩首四句述其老而好學之志暮燭用秉燭夜行語也南畝將落言晚節不勤恐無收穫也末句則言尊賢用衆乃詩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之意王仲淹言任昉有君子之心焉此詩可見自記

律詩始客於唐然如陰鏗新成安樂宮詩已無一字之非律矣故詩選錄以志始自記

錄徐陵出自薊北門行及裴讓之公館讌酬南使徐陵二詩不獨見彼時鄰交而南北詞調風氣何其均也自記

王勃倬彼我系詩繫我祖德一段謂仲淹也司馬溫公以隋史儒林隱逸不載爲疑然觀此詩則無疑者家傳乃後人粉飾自記

陳子昂感遇四首前三首皆於佛教有微辭昆侖猶渾淪也天曰昆侖地曰旁薄一首言陰陽會合始於虛無以生萬物魏伯陽云當此之時天地搆其精日月相撢持雄陽播立施雌陰化黃包即此意也萬物之化有生於無則推太極貴窮冥者盡之矣西方之說其論愈高而

實無明也空色既皆寂滅矣緣業亦將何成乎觀其教雖盛行紛紛藉藉然生死之化不爲之停足以知所謂寂滅之非眞矣二首刺窮民力造寺刹亦有感於時事而作夸愚矜智二句尤誅心之論不獨末流之弊如此其教之發源便有此病韓文公詩乃知仙人未賢聖護短憑愚邀我敬亦此意也三首慨聖人之教陵夷與前二章相應和韓文公推國朝文章自子昂始固爲文詞之高然亦豈於此等有合與唐初傳奕輩流雖未闢老而不附佛皆所謂逃墨歸楊齊變至魯末首則歎勢利之不可居而欲遠引也漢書云膏以明自銷香以薰自燒故以蘭膏自負而感激生怨者惑也衆之所趨明者所避時之所棄道之所存因自慨既離雲淵而入羅網復將誰論乎唯應守固窮之節狎魚鳥而忘機也 自記

子昂排律數首唐人首唱 自記

王昌齡錢起七言詩佳學者且造錢起地方學子美 孫褒

江夏使君叔席上贈史郎中詩此白遇赦還時作也唐人品題白詩至高置之工部之右惟元微之之論不然耳蓋杜詩兼漢魏六朝之體以其沉奥雄厚是以出羣李則意眇建安而上雖作近體絕無蹊徑清超擺落直如古詩然者此等可以觀矣 自記

詠懷北征不獨爲少陵大篇自漢魏以來未有其比蓋其心期志操不讓古人而醇氣古節眇兩京而直上六代俳儷綺靡之習掃不見迹矣自時厥後惟韓文公贈張籍寄崔二十六歐陽文忠重讀徂徠集三詩可以相亞 自記

凡一件事要眞知狠難看得古人文字不明白處正當留心予初年看八股最不喜王守溪不知其佳處安在今觀之其不討好處纔是眞好道理平實妥當而體製近古初看詩了不知所傳爲好詩者有何好處只得用自己意思覺得好者便以爲好看杜工部最有名者有句中字覺得不妥者卽改之自覺得意不過以爲文從字順今思之大不然其不從順字眼正是唐人用工處蓋如此下字眼方有言外之味不爾便是帖括體如人烟寒橘柚改作人烟園橘柚豈不可笑李杜韓柳四家改不得他家便有可改處四家眞缺一不可不能相兼李詩雖王荆公嫌其全詩不過脩仙喫酒如所謂飛仙劍

客者然其擬古如長干行之類雖工部不能無奈其不像惟青蓮像漢魏豈惟像更覺得飄灑杜之五七言古詩初年倣摹漢魏亦似而晚年自開派頭冠絕今古一空依傍韓詩要追到漢魏以前古文欲造希微淡泊田地雖極服杜工部卻不摹倣又自開一派柳詩最後出竟有集大成意思漢魏也有些六朝也有些工夫獨到四家竟彀了他如陳子昂韋蘇州王摩詰張曲江儲光羲孟襄陽張文昌錢起劉長卿不過數首焉能全佳至白香山李義山諸人雖詩集甚大而力量氣味差之遠矣然此事予至今尚不能認得眞古文從少讀又比詩認得些

予前選詩總以好句爲主氣格尚不識何況性情神理蓋

詩亦與時文相似淡者爲佳如建安七子詩其者氣逼人出於自然者眞不可及也詩之難看亦惟漢魏詩及杜工部詩其渾古處急切不得其解魏漢間又或有訛誤杜詩一集之中數篇一篇之中數句有難解者大約人將一部杜詩都解得透明於詩已思過半矣

古詩亦須對偶多方合體世得云亦有所以然之理古詩中不對者更難如工部北征奉先諸詩中有不對處皆至情充溢于中坌湧而出不暇留意琢雕方稱急不擇言之意若點綴景物閒中取致便須排偶蓋此處不整暇便無節制覺得散緩不收若情非急切何須如此

杜詩送從弟亞赴安西判官云踴躍常人情慘澹苦士志及送高三十五書記人實不易知更須愼其儀皆千古

名言也騏驥不驚鼓車言當大用也龍吟蓋以武侯相比且承騏驥意來 自記

北征是工部乞得省家之作前輩謂唐人詠馬嵬事獨杜工部最爲得體是已然須知是忠愛懇切廹索而出非擬議成言也其事實自陳元禮發之故又敘其功以不没其實大得詩春秋之法 自記

看來韓退之贈張籍似學北征而寄崔二十六則倣詠懷也然杜志在憂時而韓以學自任各言爾志是以相似若就其言求旨則如優孟衣冠逐人悲咲者又安得眞種乎 自記

少年而席高門據淸要負盛譽莫非悔吝之媒也工部送李校書衆中四句正見愛之深故誨之切夕惕者少年所難公欲以爲贈故先以身歷者警之羨其能者正慮其未能也 自記

李白以永王璘之累竄逐南方公每作詩懷憶蓋身雖完節而於故交如李與王鄭者猶惓惓然表其心迹不忍遐棄此蘇李之遺音厚之至也 自記

述古詩二首一首自喻也二首似諷時政蓋用人則如農夫之務本蒿莠去而穀生也任法則如商賈之競末儆其精神而益已損人多矣此詩涵蓄深厚蘇子瞻以爲稷卨口中語也 自記

閬山歌根之幽奥不可知觀其氣敵嵩華則有鬼神之會必矣此善言物理韓子所謂萬類困陵暴者 自記

古柏行材堪棟梁之用而重若邱山送致甚難故悲其受

螻蟻之侵乏鸞鳳之顧而知材大之難用也朱子答陸子靜書曰區區之憂猶未免有萬牛回首之嘆蓋亦言其論高而世難用爾 自記

壯遊詩敘述平生最詳是工部小譜榮華敵勲業歲暮有嚴霜者言雖有勲業而榮華之償足以敵之猶未免於晩節之凶危也目前之事則房琯李光弼是已介之推范蠡皆有從主同患難之功而遁之山林江湖以去故公引以自比他篇謂回首黎元病爭權將帥誅山林託疲苶未必免崎嶇亦是此意而加顯斥 自記

公崎嶇避亂困乏屢空眞氣不回而憚干請早發詩足以明志矣因詩書而厲廉恥故曰斯文亦吾病也首陽歷聘皆賢者之事而未知所適從故曰疑誤此二病因疑

致誤則其終守困窮決矣自記
收京三首一首推原始亂明皇入蜀之事二首敘聞恩詔之事三首正言收京而有善後之慮焉汾陽駕解者引莊子堯之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之語或當是也飛燕將書則以祿山反於范陽遂爾引用不必苦求事實羽翼二句亦謂此詔之下贊助出自老成而德音發於聖心耳古人多以文思作文詞字義用諸家解者鑿說也必以爲規切肅宗父子之際則與上下文意理不屬至雜虜二句方微有殷憂深慮焉蓋回鶻西戎縱橫內地而將帥跋扈之萌公之寓於詩者不一而足也故曰萬方雖送喜而聖躬無乃更勞於計慮乎蓋頌不忘規喜而思懼立言之體臣子之情固如此或曰當時廣平

王方收兩京而建寧王已被讒賜死李泌引黃臺之辭以爲前戒羽翼句似指此如此則下句當爲思憶上皇蓋明皇入蜀時亦下詔罪已也自記
杜詩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云老馬夜知道者經多而熟也蒼鷹飢著人者時至而厲也臨危即用蒼鷹意久戰即用老馬意兼此二者用意始能如神蓋練事明而決機速兵家之要盡於此矣自記
謁先主廟詩起四句言草昧之際非英雄不能分土次六句敘寄託武侯之事而悲其功之無成又十句敘廟宇長存人懷舊德其發之以錦江兩句者亦言蜀與秦楚接壤通道故四方之慕義者皆得瞻仰而祠廟因以不廢見非一州遺愛之私爾又四句言已往來經過行跡

又四句復以武侯起興而詠歌先主之盛德應復漢留長策一段意言當日誰與關張并力扶漢而鄧耿中興之勳俯仰垂成乎蓋雖氣歇運屯而中原之署可以不負所託故歎息於先主應天之才不小而得士之契無與爲鄰也末四句復道已懷言遲暮之身豈復堪帷幄乎但飄零釣緡之間而灑憂國之淚而已蓋終搖落風塵之意而隱以武侯自比與古柏行寄託正同自記
詠懷古跡詩三分割據以弱攻强固煩於籌策矣然鞠躬盡力萬古人臣之則蓋雲霄之羽可用爲儀不以成敗論也運移漢祚句即結紆籌策意志決身殲句即結一羽毛意自記
觀諸節度入朝數首以汾陽亂篇則中興之功已有定論

自記
元結舂陵行及賊退示官吏二詩杜工部所欽服有詠篇在杜集道州前有元公後有陽子二賢接迹相望爲萬世吏者師自記
張巡守睢陽作觀末兩句則死守之志決矣自記
世固自有仙道自韓子言之則皆鬼魅所爲也信乎曰其入於鬼魅者多矣故謝自然詩首曰凝心感魑魅後曰木石生怪變狐狸騁妖患而中敘其昇舉之候風寒幽晦則非休徵可知然韓子本意雖視仙道猶鬼道也故曰莫能盡性命安得更長延其記夢云安能從汝巢神山則直謂世無仙道但窟宅巖崖羣彼異物耳自記
文公秋懷詩首言其汲汲求志而患日之不足也又言淡

古之音世無知者低心逐時性所不堪如乘風之船不
能自返故惟有讀書以自樂苟暫得甔石之儲便浩浩
乎無求矣自記
韓詩送文暢師北游先敘文暢求言而當日作序極陳古
義以破其惑即今集中送文暢序是也中言被貶陽山
、自幸還見親識而僧之往來尤密後乃勸其逃墨來歸
以詩文爲緣足以自致且與爲異日相從之約自記
李太白便謂建安之詩綺麗不足稱杜子美則自梁陳以
下無貶詞故惟韓文公薦士詩之論最得其衷雖然陶
靖節詩蟬脫汚濁六代孤唱韓文公畧無及之何也此
與論文不及董賈者同病猶未免於以辭爲主爾自記
文公在陽山有區册在江陵又有區弘皆相從不忍舍故

弘之從公於京而歸也詩以送之惓惓訓勗歸於正直
可詠可感自記
隄蓋爲撫拾涉獵之學者故文公於安園池詩書其後以
規之爾雅蟲魚非磊落人所宜措心故後喻言己之不
觀蟲魚亦是指書史叢雜非眞語池水也先嘲隄之不
自閑而後又言君子不可閑蓋隄之掎摭汚穢爲枉用
其智思而用舍行藏之業則不可一日而不汲汲此其
首尾相應處也自記
贈別元十八協律六首元生蓋將桂林之命而從龍城柳
氏來者六詩兩須桂林兩及子厚首章五章褒勉元生
貶竄之際辭義和婉公初年詩所不及自記
昌黎晚寄張十八助教周郎博士及題張十八所居二詩

在古與律之間悠然絕調自記
祖席二詩爲文公得意之作聲韻在辭句之外自記
佛骨一表孤映千古而示姪孫湘詩配之尤妙在許大題
目而以除弊事三字了却自記
韓詩量移袁州張韶州端公以詩相賀因酬之末句取諸
離騷所謂跪敷衽以陳辭者有蒙難正志氣象自記
司馬相如封禪詩韓愈平淮西碑詩錄之爲碑版之體子
瞻表忠觀不免用詩經成語看退之此篇肯道着詩書
一字否改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可謂知言
孫襄
問韓詩亦似太直曰渠欲以文爲詩有意闢一路逕何焯
云他每句尙有兩三層解說故自不嫌直詩有說盡而

不爲直者如宋人詩雖不說盡而體亦嫌其直故宋詩
明人詩學不得以其下面没有了明朝詩初年數高楊
張徐四家後來亦無有能過之者成弘間作者雖多不
及也然四家詩有局面而其中無甚緣故師曰即成弘
時文亦不能好如國初只是較後來好些
韓昌黎陳言務去亦是六朝之後詩家推陳出新故能詩
則知選辭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記曰情欲信辭欲巧明
道先生朱子稱爲龍德今觀其文字猶在人意量之中
似不若姬公周禮之書豳風之什司馬遷班固有何本
領翕然宗之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此孫襄
子厚之謫永州傷悱見於詩文者多矣然未有如哭連州
淩員外司馬詩之哀者其志可悲而其事可戒也自記

張籍祭退之詩是效文公早年贈已此日足可惜之篇而作者故用韵亦相似然終以冗長爲累雖敘交情不消如此委細也韓又是倣杜工部北征體比北征亦稍煩絮自記

李商隱重有感詩感諸侯不能勤王室也當時節度使劉從諫三上疏問王涯等罪名王茂元蕭弘皆勒兵備非常故有竇融陶侃之比然竟無能爲使至尊制於螻蟻而狐鬼之羣莫之搏擊也天官書兩河天闕間爲關梁正義曰闕邱二星在河南金火守之主兵戰闕下末二句言神人悲恨覬望雪冤也自記

義山贈送前劉五經映詩序經學興廢意極剴至語尤清警自記

宋詩畢竟不如唐人其最著名成家者如王介甫才氣大者如東坡尚不能及張文昌何況其他張文昌與韓文公兩書已妙惜其文集不可得見也

元之坐劾妖尼貶商州團練使隨量移解州進拜左正言直弘文館酬种放徵君詩當是其時作也氣厚詞直綽有杜韓風味自記

歐陽修重讀徂徠集宋代第一篇古詩自記

荊公詩文筆力在宋人中最高詩則極佳者在寄憶兄弟與自道本懷之語蓋荊公篤於友愛而恬於勢利故其心聲爲不可掩自記

介甫司馬遷詩詠遷能忍辱成書以舒其發憤之氣其詞高古而且以直筆見稱非後阿曲者可比故異日論史之倣而曰以彼其私豈能無欺於冥昧之間耶正此意也自記

老杜賦詠武侯至矣而未及其用兵制勝且曰割據紆籌策曰嘔血事酸辛豈猶惑於舊史之異詞耶當日魏吳皆讐國如袁準之身在行間張儼之旁觀勝敗所論如彼足以見司馬之非敵矣陳壽以奇謀將畧短之此非詆訾識不逮爾奕之劣者必以殺敵多收子爲勝國手不然侵地固本而已迄於終局收子無多此所以爲節制之師强眾莫能當也詩選存荊公諸葛武侯詩以此自記

荊公答陳正叔詩言志士而困局束如驥駕鹽車況又行於勢利之途傾覆相乘乎身名危辱者千年之羞也苟

得富貴者一朝之歡也誰能避世而自處於平寬如古之考槃者乎今子則誠有志於是矣然我未得如子之爲者蓋爲貧而仕迹異而心所安一也自記

評定試卷二首首章言同事之議論多則可否難以專主朝廷之檢衞嚴則動有嫌疑不得坦然而行公道也誰何秦漢問夜巡者呵問誰氏何呵通也又言卽使文章無纇猶未能保其異日之勳業故疑有隱逸高尚之徒不屑俯就者二章言詩賦之事楊雄所悔當日賞賚與倡優等耳今日則將相之材盡出其中可乎因筆墨而致客卿細已甚矣其術比於爾雅蟲魚又其卑也故言此法之決當改其後柄用遂售其言按公之變詩賦爲經義未嘗不是也然其體則亦唐宋議論之餘習耳朱

子謂當令歷舉註疏說義異同而後以已意斷之此爲
設科明經本意後世必有取焉自記
張艮詩極賦得子房從容處然宋室之存亡猶未在俯仰
中也而荆公如是其褊廹何哉抑此詩其亦有悔志之
萌乎自記
程伯子陳公廙園修禊事席上賦並郊行即事兩詩龜山
嘗舉以爲學者法爲其温柔敦厚異乎文士之牢落怨
誹者也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憂時者當知此意莫
辭酒盞十分勸祇恐風花一片飛愛日者當知此意自記
温公通鑑託始三晉之侯爲王綱慨也然周之失政其來
已久自春秋所造端而王迹熄矣豈待獲麟之後又百
年而始歎嗟乎然三晉之事系於左氏之卒章温公首

編之意蓋不敢繼經而繼傳以示讓也朱子於紀事本
末跋深取斯義至綱目亦無改移齋居感興詩首章所
詠特言其發論之末周全耳自記
東京失其御章欲以蜀漢繼統而黜魏也言晉受國於魏
其史宜帝魏耳後人仍之可不正乎自記
晉陽啟唐祚章病歐公於唐史之中雜以周紀也按王莽
之篡漢世中絕班固尙能黜之於列傳以紀事况中宗
尙在幽居而遽奪唐之世表周之號可乎公在乾侯此
春秋之二三策綱目所以竊取者也其說實啟於范祖
禹唐鑑盡用伊川之意故云自記
飄飄學仙侶章斥仙道也曰盜啟元命祕竊當死生關則
固不謂無其術矣卒之以偷生之不安至極之論也按

朱子晚年亦每與蔡季通講論參同契而且爲之考異
豈誠有意於斯與蓋悅其文辭之淵古而議論之剴至
者每足以起予耳自記
西方論緣業章斥佛道也朱子之意以爲佛在西方不過
以緣業之說誘導愚民其初卑卑無甚高論也入華以
後展轉崇信遂相與附益增成其書張大其教至於凌
空摩虛不可究極耳指心性則似至精超有無則似極
妙所以人悅其逕捷而爭趨之然不知心性之爲實理
有無之本非二故虛空無實如荆棘之塗趨之者躓誰
能息邪說以承三聖者必將爲我焚其書也自記
卜居詩方欲卜築武夷作也自記
卜居及游蘆峯詩夷猶高遠其體氣則倣陶杜而似之自記

朱文公蒙恩許遂休致一章爲七言律詩之冠唐人不及
孫襄
陳傅艮讀范文正公神道碑有感即事詩說著文正好處
自記
王新建長於七言律集中所作獨多
襄承命爲黃文簡繪像詩有云百里翻瀾蚪龍戲先生問
用何故事襄對曰無先生因舉陳說巖所贈詩有青史
數行滇海事之句曾向說巖詢來歷答云不過道雲南
之亂耳孫襄
陳說巖詩已造中晚如每思慷慨堪流涕實有聲華到索
居自慚名迹淸流外尙恐交遊汎愛中可見又工駢語
自陳疏有云雖糜隕百身莫追尸榮之咎而棲遲三載

已寬幽黙之期 孫襄

近人做詩只讀詩所以不能大家前人不獨識見人品性情高於後人其於經史工夫深矣不爾没的說終身只描情景不成

問今之詩家曰詩要通事理一點事理不知道焉得好縱好亦只做幾首送行上壽詠景物的詩而止試看杜工部他們一肚皮性情不消許多道理事體了然在那裡大約工於詩者便不止是詩人看李杜韓柳王荆公蘇東坡豈是只講究詩的人

對初初做詩甚不好予語介石曰詩文要聲口好聲口清貴便佳渠曰此是天生一壞便不可治曰此可以逼出來的如吾鄉教劇演的師傅遇小兒有秀俊伶利者却

喉嚨聲音不佳其舌强者則挾舌音字如辣里落落辣里滿州打都魯體因天雞因金之類日日囀囀久則舌靈矣聲音浮者則揑其喉令出聲聲若從顋子頰吻出則痛打定要叫他從丹田中出如此久之則聲亦沈實矣後教對初熟讀一部韓詩遂陡然一變可見聲口都可以逼得出來

皇上駐德州雪令詞臣賦詩予觀之惟陳壯履有二句似詩餘俱不堪大抵亦如今之時文全是就如今人所做相套相演全不去講究成法窺見古人源流陳壯履些須有些家學還有影響予問澤州詩好麽曰澤州天姿好于阮亭阮亭講究體製聲病工夫多些又逼聲氣四方問業者多問業者不過利於得他一篇序文可以爲刻編之光故聲名較大於澤州澤州閉門謝客靚面冰冷以此聲名遜阮亭實在也不差甚麽　本朝大老能詩者四人立齋儼齋澤州阮亭澤州還去看古人詩久後亦逼得出幾句有些古人氣味便覺不同三徐一時並稱其實惟立齋詩畧有幾句耳杜秀水是三等秀才文字一些没好處要他有只管有只是再考不上去問與李合肥何如曰一般合肥全用獺祭予問汪文升德州詩如何曰不好的狠大率閙湊久胸中本無線索便會到不通田地吧嚕于詩極有工夫讀得多只是也有些塡湊的毛病蓋詩言志志之所至詩以言之今若爲一詩畢竟就要把天地間好議論好故典都要用上便無瀟灑寫意意盡言止與會悠然的光景詩却要不盡

如賦物便不妨搜索要盡三都兩京他還有那些在那裡如何少得他予問吧嚕言新城直頭不通曰便是如此等議論令人不服蓋今人動以自己有五分便說自已有十分如今論若過厚些寧可多說他一分說他只好有六分不然照實說他有五分便已可矣因其欺誑而矯之太過並說他没有五分他便不服又矯之甚說他一分也没有他更不服　以上論詩

音韵古人四聲並叶者多不然詩經易經便不可讀可見鄉音雖同文之世不廢也如遇人之不淑矣淑字詩叶歉字今孝經稱叔還稱如歉字音豈不是古音之鄉音予問湖廣如何有古音曰彼處與中州近古時大抵全是北邊的音及五胡來便雜之以胡音而古音反襍又

五代中原人多渡江蠻音又反存有古音如吾閩說話有將此字錯去竟不是一母一等者若是念書古音甚多如有閉口有入鼻有輕唇無重唇有輕齒無重齒之類當日顧寧人每來訪問閩音大稱是古音而人不知毛大可但見維予侯興蒸與侵韵合歎彼晨風東又與侵韵合以爲古通不知古今音義不同又或偶有錯誤皆不可知如何以偶然一字遂强取作証以破從來之藩籬大可自作詩又用此此書眞無用也楊升菴韵書之謬士子家斷不可留置案頭誤人不淺六部之分韓昌黎古詩便如此用及 本朝十二烏珠其音類悉與六部合異哉其餘六部有三部是閩廣音半用半不用有三部係滿洲音漢人全無用其他六部與才老之分同

乃知昌黎不謬也又韻部卒以東字貫鼻爲首極無道理 本朝用歌麻冠等韻卒以見字爲首又無理 本朝以影字冠皆超出前人蓋歌字從丹田發聲而影字從喉中起聲也性理中已載有惜不見元人用韻書語

本朝所用卽太宗取元朝書用之也度曲須知詞曲家决不知其深義要當搜其根

顧亭林音學五書是不朽之書今之知之者鮮顧亭林足跡幾徧天下而本鄉崑腔家所謂度曲須知忽畧未見無惑乎怪罵退之錯用韵此聖人察邇言也夫毛稚黃之論本此

余問筭學通于性與天道否曰天下豈有性道外的事物如謂五性不足統天下之萬事則五聲亦不能統天下之萬聲如阿厄依烏於彼此往來相求相反相切而萬聲無不盡於是蓋古人只講喉舌齒唇無出口音於字便無古人念雨字皆作五字餘字皆作吾字所以麻字皆作模字出口音卒是夷狄入中國始有之大約如高響耳阿字今入麻古亦念似此古人所云惡者之顧寧人辨之極是天下總是五件便包括得萬件如五行便包盡天下之物喜怒哀樂便盡天下之情皆是

本朝如梅定九之歷學不特精中西之法能表章出周髀爲西法不能外及顧寧人韵書眞不刊之業千古傑出前賢未之有也毛大可作書駁寧人韻書淺陋至甚所謂不自知分量者毛稚黃書卻與寧人互相發寧人吳人而不知唱曲稚黃則本之度曲須知可叶之管絃矣

然稚黃又不知天地元音元音惟 本朝得之音聲起於歌麻反切起於影曉 本朝起於外地徐文定及西洋人講求一度越千古之歴而 本朝用之自古以來韻學不知有元音而 本朝合之非偶然者人須知古韵又知唐韵又須知今所用韵凡學問皆須如此

顧寧人音學五書不過韻學一節人能於書學考訂妥當亦是一要緊事須是兼通篆籀不是註釋篆籀明白此然後纔可通如今楷書之不可通處如古字之字下着心字謂之志心之所之也之字下着日字謂之時日之所之也如今楷字志字上作土若作士尤不可上畫長便失之皆時上作山因篆字之字似山也不然妄求解便差王荆公費盡心力字字着解便是可笑處須知六書當分作兩大

股看便易明白一曰象形如日月之類有形所不能似者二曰指事如一上加卜爲上一下加卜爲下之類又事所不能盡指者三曰會意如止戈爲武之類此三者皆以形起義也至意所不能盡會則四曰諧聲因南地名水曰江而以工配水以諧之因北地名水曰河而以可配水以諧之西北人名水曰渭而以胃配水以諧之如因工可胃而求解豈不可笑聲所不能盡諧者則五曰轉注六曰假借卽一字而另用又音相同而借用如哉生魄漢書皆作霸霸魄相近故也此三者皆以聲起義也

唐律用八庚韵者絶少因誦孟浩然登岳陽樓詩又曰清情不入九青不可曉或言世主何不遂易沈韵曰以天

子之尊不能奪沈約之權宋藝祖作中原雅韵明太祖作洪武正韵其意皆欲變江左之侏離邁同文之雅化作詩者終守故轍不改中原雅韵無入聲其病有甚於沈約者向作六攝百二聲未有證據胸中疑殆蘇州得度曲須知近又得杭州毛稚黃六朝穿鼻見此二書大快將來只依其舊本有不合者爲之改正不爾必有譏議吾閩音者如莆人李文利作律書爲天下所笑鍾倫曰律呂中豈復有閩音乎曰然孫襄

韋孟在鄒詩以陋字舊字叶朝字蓋古詩平仄合用三百篇可見自記

傅毅廸志詩此等詩猶是三百遺音用韵亦未變古如誥叶學正猶風詩造叶覺也自記

應瑒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此韵通用支微齊佳灰等部足爲作詩律令然詩書古音亦稍變矣自記

約精於四聲八病之學古今之體自此分也蓋諧聲去病卽成近體矣白馬篇等詩已具大致自記

議者謂古六十調之失自何妥等始然觀嶰谷調孤管裔山學鳳鳴兩句似猶知黃鍾之宮自爲孤管不與學鳳之十二律相溷者自記

凡平聲通用者其上去入三聲則隨之眞文元寒刪先古韵通其入聲則質物月曷黠屑也雖三代秦漢入聲多轉去聲別有部屬不與此同然自江左之季至於唐人律令則然矣惟老杜守唐法最嚴凡仄韵古詩毫無走作自記

杜詩天末懷李白首言有文章者多窮故曰文章憎命達人有過失則鬼魅往往以爲喜此公陵暴萬類雕鏤物理之句也解者失之遠矣過字平反聲古人蓋通用耳自記

韓詩此日足可惜一篇首敘與籍相遇之初中言汴州之亂避難至徐復與籍相見而惜其去也按詩易書春秋及秦漢以上古文用韵東冬江爲一部陽一部靑一部庚則半入陽而半入靑也蒸自爲一部支微齊佳灰爲一部而支韵字半入歌歌麻爲一部而麻韵字半入虞魚虞爲一部蕭肴豪尤爲一部尤韵字又以其半入支與虞焉眞文元寒刪先爲一部侵覃鹽咸爲一部此長洲顧寧人氏所區別凡十部以合古韵其援据詳明而

證驗的確矣顧氏譏韓公不識古韵蓋謂此詩及元和聖德之類然顧氏之學以質於詩書古文合者爲多至聲氣之元歌樂之用古人所以協律同文之本則似有未能明者蓋東冬江陽庚青蒸七韵原爲一部以其元乃一氣所生而用之以協歌曲則收聲必同故也眞文元寒刪先及侵覃鹽咸皆然至支微齊魚虞歌麻諸韵又各部之根凡各部中字生音起韵皆從此而得應自爲一部而通同之欲其源派分明故亦別爲三部歌麻也魚虞也支微齊也然魚虞之韵能生蕭肴豪尤故蕭肴豪尤與魚虞同一收聲而可以通用支微齊能生佳灰故佳灰與支微齊同一收聲而可以通用也至歌麻與魚虞雖別部而尤相近蓋古人讀魚虞字皆如模字

讀麻字皆如歌字緣歌模兩部相近其收聲亦頗同則魚虞可通於蕭肴豪尤者歌麻亦可通矣如東冬七韵眞文六韵侵覃四韵雖亦支微魚虞齊歌麻所生然翻轉於齒舌脣鼻間而得之非喉音直切所生如蕭肴豪尤佳灰者比故各自爲部而不可相通也退之此詩正用東冬等一部聖德詩則用歌魚虞尤等上聲一部謝自然詩則用眞文等一部皆極本窮源得古韵之精意其學博而見卓矣且三代秦漢古書如此者頗衆第主於先入則不察耳歐公以爲有意泛入旁韵以見奇又或以爲當以叶聲求之此固淺近之論而顧氏之顯爲譏斥亦未免苛訾也 自記

字以晉人爲宗當時無一人不佳唐初又有晉人筆意至顏柳而變歐雖露筋骨猶未變也 孫襄

字畫須去結核又非豆生之謂點畫拖撥須善排布王雅宜雖爲衆所賞然吾終嫌其有豆生體寫字又須識制字之意草書無所本不可以意爲酒胥之胥從爻從月有上一乂下草有字者雖出名公之手有識者棄之矣 孫襄

善書者多不能文趙子昂是也董玄宰文徵仲亦然 孫襄

世元字乃爲衛老師所許稱其楷法精妙尤有奇者同門十九人闈中抄原卷各有私批不甚取充數而已閱評則曰書法精楷潦草不成字乃見推及殿試幾大魁衛老師自喜其先見也 孫襄

數人之聚無一箇會寫字也沒意思十二倫英已近似須

時看帖讀書時也無寫字工夫三英字近稍開闊亦要臨摹黃庭戒長樂毅論十三行短底臨一二遍 孫襄

榕村語錄續集卷二十

〔清〕李詒經撰

蠹言四卷

清嘉慶信芳閣活字本

序

卓然先生曰大凡人之爲學貴有不遺於物之功尤貴有不囿於物之識物者理之所寓也遺於物則理不備而囿於物則識不超譬之行路不周知道里之遠近程途之險易固不可以致遠然入於幽谷之中而不得出又焉能高瞻遠矚四無障翳以詳察其遠近備悉其險易雖有絕類之明離倫之智其不至誤入岐途迷於所往者幾何哉余性耽深思每誦讀詩書應接事物恒窮探力索返躬體驗以究其理又必置身於物外參互考証往復尋繹使之觸類而旁通殊途而一致與先儒所言或若合符節或南轅北轍概弗計焉惟期得其心之所安而後已間或錄出數條以質友朋其以爲非者或改之或棄之以爲是者則命子弟生徒鈔存之積久成帙滙爲一冊名曰蠡言雖不敢自謂不遺於物不囿於物然其心則固欲子弟生徒以此冊爲基而更擴而充之精其心致其志身體而力行焉以蘄至乎不遺於物不囿於物之域各率其子弟生徒焉耳若以爲著書立說傳世訓俗以自附於古之立言者則余何敢焉余何敢焉某受而讀之與同學諸子各錄一冊存諸篋笥即書先生之言以弁其端云

嘉慶己卯臘後五日受業單偉志謹序

蠹言目錄

卷一

一百二十九條

卷二

一百一十四條

卷三

一百三十四條

卷四

九十一條

蠹言目錄終

蠹言卷一

高密李詒經星　著

同里張志銘叔峯參訂

秀水王　相惜菴編刊

受業王功後弗矜同校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理無形而爲有形之母故萬形未有之時已先有理萬形既有之後而理卽各寓乎衆形之中而爲之主宰是以以一本言之則理在物先以萬殊言之則理在物內佛老不知其不離乎氣而不雜乎氣

也而名之曰空曰無是但自形氣推之耳由此言之吾儒是以理爲太極二氏是以氣爲太極天壤之判造端於此也

人禀於天理無不同氣有不齊故人有不可以得富貴之命無不可以作聖賢之命

天比生人必與以聖人之性是故欲爲堯舜無不能者特患自暴自棄耳

理拘於氣氣偏則理亦隨氣而偏理主乎氣理全則理能化氣之偏故生而不能盡爲聖人者氣之拘

也學焉皆可至於聖人者氣之化也
命是大家公共的性是各人自家的自家的是從公共的分出來的是以理無二致能盡性即便能至命也
窮通壽夭氣各不同有生之初各自稟受天無容心焉故歡欣而謝天天不任其功愁苦而怨天天亦不任其過也
有理方有氣有氣方有象有象方有形有形方有數數在最後理在最先理之尊無對氣亦不足以相

比而況於數乎
君子務畜其德故有讓而無爭小人思逞其欲故多爭而寡讓然亦惟君子之讓能息小人之爭也諺所云讓人不算癡過後得便宜便全是爲利爲之與君子之讓適乎不同矣
凡處事自家固要占地步又要留人的地步若使人沒有地步自家也就沒有地步了
人生境地不同謀生之業各隨所遇若貿有傳說膠鬲之抱負則雖日在板築魚鹽之間豈得謂之役夫市儈而不足爲聖賢耶
貧無衣食則寒餓而死安得不謀衣食若拘於夫子謀道不謀食之言而安坐以死則死爲非義但能身自謀食而心自在道則雖謀猶不謀矣試看夫子爲委吏乘田何嘗不謀食來邪又何嘗有害於道來
爲善胆不大不能到至善爲惡胆不大不至到極惡君子之胆但用以爲善小人之胆但用以爲惡
爲善順其性者也爲惡逆其性者也故雖氣稟極偏

之人亦無不可化而爲善者儻於童蒙時早爲之計則小時已善長大那得更去爲惡故惡人之罪爲父兄者亦當任其一半也
童蒙之時性不能定可善可惡譬如行路未舉步時可南可北若舉步一差則步步皆差矣不可不愼之於始也
是非公而好惡私是故君子以是非爲好惡而不以好惡爲是非
君子專求自己無過而不暇責人若專事責人而不

顧自己是謂薄於己而厚於人

能自治之謂剛若不能自治其欲而逞氣肆力縱能勝人亦爲懦夫況未必然乎

欲顯己長者驕之發恐露己短者吝所爲

求無過者過望人知吝改過者過恐人聞

動自靜生繁由簡出故主靜可以御動居簡可以御繁

靜中用功動處得力閒時預備忙時得濟

身動而心不動雖忙亦閒暇身靜而心不靜雖閒亦

忙鬧

勵志進修無時不有功夫留心體驗隨處盡是學問

粗心涉獵聖賢之書無可觀細心領會愚夫之言多可採

道理只在眼前家常言語細小事物皆有至理存焉若能細心體會俱可與聖經賢傳互相參考也

務實者實盛而名隨務名者名盛而實喪實盛之名沒身而不衰名盛之名及身而必敗

循理則無處不是安宅縱欲則無處可覓坦途循理則無時不在樂土縱欲則無刻不在愁城

撫心無愧何往不樂孔顏之樂亦只是不愧不怍而已矣

氣要約歸理內情須發自性中

高則無人不可俯就大則無物不能容受

人多以聖人責人而以庸人恕己豈非顛倒

極惡之人亦必有一長可取極善之人未必無微瑕可指一長不足以掩大惡微瑕豈足以累盛德

無才之人不能作惡若不能成就德業無才猶勝於

有才

常人行事多是善惡相參須權其輕重多少如善重惡輕或善多惡少亦可作好人觀若必求全責備則天下無一人矣

好名而務實者便可算是好人

嚴論古人以明是非寬論今人以與厚道

古人不必盡是善人古人言行不必盡是善言善行故學古亦須有所揀擇雖極好的人未必能樣樣可法去其短而師其長可也

人做十分不是自已一分不做方有地步若稍相效
尤使是與他一樣了
君子小人之别只在義利之殊義利之分只在起初方寸一念之差此一念是個種子外面一切所言所行皆是自這種中發出來的枝葉若此念向義便是義種在內所發者即件件是義縱時或不合亦是義上差了些乃君子之過若此念向利便是利種在內所發者即件件是利總時或合義亦必是爲利爲之總不免爲小人之歸也

人孰無死凍餓而死與疾病而死均之死也見及此則富貴貧賤何足忻戚哉
士之所以高於凡民者以其能學究天人經綸國家也若不務道德經濟徒事記誦詞章則反不如百工技藝之流猶有益於生民也
儒生未仕時即有治平之具在既仕時方有得施展若不預先用功到臨時如何會不做碌碌庸臣乎
胷有抱負雖窮居終身亦爲天地間必不可少之人身無寸長即高爵厚祿只爲宇內之長物而已

不識犬牛之性者不可以畜犬牛不能盡人物之性又烏能輔佐人君畜養天下萬民萬物乎
學固期於大成然與其無成則小就尚差強人意爾
可以私干可以利結者必非君子
因事生事無事化爲有事無事處事有事化爲無事
識不定者論易更志不堅者行無恒
聽言要胸中有主認人須眼內有珠
過可諫諍惡須化導
剛惡難犯而易化柔惡易犯而難化

極無用之物用得其時亦能適用極無用之人用得其宜亦能中用
尊輩雖孩童不可怠慢晚輩若年高必當加禮貌
諾人不可失信周急必當疾速
儌倖之事不可再勉強之事不可長
如意莫歡喜不如意莫惱怒須平心以義權之
執友之可貴者爲其德業可以相勉過失可以相規耳若夫貧乏相周患難相恤則隣里鄉黨義亦當然不但執友也

一介之士無心腹相交之友謂之孤立○無兄弟之
孤尚不如無朋友之孤之大然非道義之交亦不
足以言朋友也
執志之友不朝夕相見便與曠功相似
兄弟以恩合之朋友也朋友以義合之兄弟也故不
能篤兄弟之情者必不能篤朋友之誼
人無衣食則飢寒而身死無道義則作惡而身死飢
寒而死死尚足哀作惡而死死有餘臭矣
君子無任情之怒故怒而不害於和無累心之憂故

憂而不妨其樂
情爲欲用故不中節心爲情用故失其真
君子有自得之樂無自致之憂
心不可爲欲制亦不可爲理縛
處物外以應物寄事外以處事
得當然之分人欲卽是天理失自然之節天理亦同
人欲
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天道之常也時或不然者氣
數之變也君子非以求祥而作善非以懼殃而不
作不善唯自盡其道焉耳是以處常得祥而不欣
喜處變得殃而亦無怨尤
真謙者其心必虛是由中達外自然發出來的若有
一毫矯強則是僞爲之貌非君子所屑爲也
謙無事而不吉傲無往而不凶
使人口服不如使人心服使人畏服不如使人悅服
有得務約其要改過務去其根
聞善言不務速行雖能悅服未可爲受善
一誤須防再誤一悔莫致再悔

知善如飲食之養生誰肯不爲知惡如鴆毒之殞命
誰肯爲之不爲善而爲惡總由於知之不真耳
禮義之養心猶水之養魚魚不可斯須去水心安可
斯須去禮義哉
真好善者必能受善若真能受善則人必樂告以善
故無人不可取益不然雖名師良友朝夕與居亦
毫無有益也
爲善者必期兼善爲惡者必期濟惡不然則臭味必
不相合豈能一朝同居哉

小人無損於君子之德君子不便於小人之欲故君子可以容小人而小人必不能容君子

不義之利好名者不取不利之義好利者不爲故好名者爲假君子而好利者爲真小人

高明之人多好名昏懦之人多好利

勝於今人不足多不如古人眞可耻

全才不以一技顯全德不以一善名

既具人身便具人道聖人之行非有加於人道之外也蓋必如此方於人道毫髪無憾耳故不得爲人

則已既得爲人便不可不學聖人蓋聖人之外雖大賢亦於人道不能無欠故學聖人不是求爲非常之人只是求爲人耳不然則不得爲人矣

聖人只是平平正正妥當到極處的個人若有一毫奇異處便算不得聖人了

身過人見口過人聞心過人不見聞無身過口過得人信無心過堪自信君子貴自信而不貴人信

有過能改便是善不改便是惡不待他求也

讓第一等人與人做便是自棄

天地無心而聖人有心故天地不能無過而聖人能無過天地無知而聖人有知故聖人之身雖待天地而生而天地之過必待聖人而補

天地生人生物俱是一様生法無加厚於人之意生惡人生善人亦俱是一様生法無加厚於善人之意此天地之所以爲大公而無私也

凡喜好之任情而不衷於義者皆欲也如世人之好紛華靡麗是欲二氏之好清淨寂滅亦是欲彼之空諸所有絕無情累牽纏固然可樂然謂之能獨

樂其心則可謂之能獨善其身則非也蓋必心能無欲而行無不義者方可謂善彼滅絕倫常不務民義而專縱其喜好清淨寂滅之欲又焉得謂善乎

聖賢治民不必使人人盡爲聖賢佛老治民却必須使人人盡爲佛老蓋仁義之道使由之不使知之便可不至爲亂虛無寂滅之道不人人盡使知之不必不爲亂民也夫施教於一人非耳提面命屢次點化不能令其知之以天下之大人民之衆而

蓰之以一身卽家喻戶曉亦且力不暇給又烏能人人耳提面命而屢次點化之哉吾不知其何以致億兆之衆盡爲老聃如來也

天壤之間必須有萬人萬物來來往往方成世界若盡歸於清淨寂滅則上天下地一大空殼之中空空洞洞冷冷靜靜的成何景象乎且生必有死若學道之人一旦盡沒則宇內無一人衣鉢之傳又將誰屬此等思之皆可失笑奈何迷者弗悟耶

食色之欲亦是天授不可絕也故節欲爲中庸之道

二氏只在世俗縱欲之反面耳

克己亦有分數必恰恰如其分數而止方爲復禮克不及固是己克過了亦是己彼圖清淨寂滅將五倫都廢了只是克的過了便連禮也都克去了若連禮克去豈不仍然是己乎

明德新民一體一用二而一者也故必二者兼備方爲全盡人道若只自明其德是纔盡了一半人道未可謂全人故避世之士孔子不取爲其只做一半人耳孔子是欲做全人者也堯舜孔子與湯武

雖性反不同俱是一樣見解

獨善之世亦必須懷兼善之能有其能而不獲展則其過不在於己若無其能則是夫子所謂邦有道貧且賤焉者也謂之爲善恐未爲稱實之名也

聖人視天下如一家故孔子見天下之民失所卽如一家之人失其所也漠然置之於心何忍所以必欲得位以治之設或當時已有出治之人縱未能遽躋升平孔子亦可以已矣蓋聖人之心亦只欲生民得濟不必功自己出也

我有德於人不可望報人有德於我不可忘報君子不存怨人之心縱人或見怨亦祇以不報報之耳

從師當擇之於未從之先若旣已從學便當樣樣依他所說做去方爲篤信方能有益也

古人從師皆是終身以之卽閒有不然者亦是從某師授某經又從某師授某經而已未有一經之業未成而又從學他人者蓋學問之道各人講究不同此師所授之業另換他師則棄之矣故必盡此師之長而後再從他師方能兼有其長卓然名世

近世傳經之道既廢所業不過作文作詩而已而所從之師一生或數十人反不若古人之有成者師不事而不得盡其所長也

凡人之生固是稟賦天地之氣然必須父母精血方能鎔鑄成形而有此身是受父母之恩如昊天罔極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生日用飲食之所資皆仰給於王土之所產方能有以養其身是受君之恩亦如昊天罔極也人必能明白理義方得異於禽獸而不至作姦犯科陷於刑戮以喪其身而

明白義理全賴乎師之教誨是受師之恩亦如昊天罔極也設不得父母生之則世無此人也不得君食之則必凍餓以死也不得師教之則必爲惡陷罪而死也即幸而不死亦只爲人而之禽獸耳此所謂生於三而不可不事之如一者也後世惟知君父並重而視師則甚輕蓋未之思爾

兄先弟後此天所定之次序先則分尊後則分卑尊則當敬讓之卑則當友愛之是之謂天倫若不各循其分兄或恃尊而凌弟弟或忘卑而犯兄是逆天定之倫次而傷父母之心也傷父母之心而逆天定之倫次又烏得爲父母之孝子天地之順民乎

子之事親雖父母沒其事未畢蓋身爲父母之遺體不可不敬既敬其身則唯可以之爲善而不可以之爲惡曾子戰兢保身死而後知免者非僅免於毀傷其身體髮膚乃道德行誼俱免於毀傷也設使曾子稍行非義不爲大賢雖血肉之身毫無毀傷亦不得爲孝矣

父母既沒則已身進而居父母之位凡所接之人與所行之事皆是替的父母如或得罪一人是替父母得罪的辦壞一事是替父母辦壞的父母九原之下必當痛恨於心不可不慎也

我身爲父母之子兄弟姊妹亦皆父母之子父母之子父母無不愛之不獨愛我一人我知愛父母則必當愛父母所愛之人而尤當愛父母所愛之子儻有參差父母豈得豫悅故友愛爲孝中之事徒友愛固不足以盡孝而不友愛則斷爲大不孝矣

伯叔與父同生兄弟與已同生故伯叔之分尊於兄
弟而兄弟之情親於伯叔

兄之尊亞於父故父沒則從兄書中稱父者繼之以
兄言孝者繼之以弟豈漫然哉

凡義理見得到者不必能說得出來說得出來者不
必能寫得出來寫得出來者不必能行得出來

凡易得者必非實物易能者必非絕技

施教者俯而就之是謂善教受教者企而及之是謂
善學孔子不望人盡做聖人其告人之言多是隨

其才分造詣之高下及所犯之病症令其各人得
濟而已即不專爲一人而言者亦總有俯就人人
之意故與自已所行時有不合也

化人以德濟物以才才大者或能兼濟德盛者方能
兼善

人至靈者也禽獸蟲魚蠢而靈者也穀菜草木蠢而
未絕乎靈者也水土金石蠢之至而絕乎靈者也

夫靈與蠢爲異類至靈與至蠢異類之極者也同
類則當重異類則當輕若以貨財田產之故而忿
起相爭是以極異類之物重於同類之人也豈不
惑哉

義之不能兼盡者則舍輕而取重可也事之不能兩
全者則棄小以就大可也

駁前人已定之論必使後人不能再駁發前人未發
之論必使後人不能再另方爲不刊之論

不得已而始言則人不厭其言不得已而始動則人
不厭其動必如此方可以寡過

萬善不足以備德一惡便足以敗德

以財濟人者其惠小以善教人者其惠大

天與人以人身使與人以人理人身乃血肉之身人
理乃道德之身血肉之身爲宅舍道德之身爲主
人養血肉之身以衣食養道德之身以禮義若不
務禮義而唯事衣食是將餓死主人而但修宅舍
也惑之甚矣

泯泯於當身是已死於生前赫赫於沒世是猶生於
死後

有敢爲聖賢之胆者豪傑之士也有怕做禽獸之心

者聖賢之器也

貧賤之人意氣易激昂富貴之人意氣易頹唐故奮發於貧賤也易而奮發於富貴也難

聖賢只是恐不能盡人道不是希圖做聖賢故盛德大業在別人視之巍巍蕩蕩在聖賢視之只是平平常常終不自滿假也

童蒙萬不可令任己性

自身有主不可爲人所使自心有主不可爲血氣所使

學問之功須是一張一弛往復循環方善蓋張所以精進也弛所以醞釀也若久張則必急迫故必弛以緩之久弛則易鬆懈故復張以振之但不可張時心或過急弛時心或外馳耳○人之著作後邊遜於前邊晚年遜於少年者皆是由張而弛不能再由弛而張也

親愛其人故欲其有善而不欲其有不善是以過失相規不施之於路人而施之於親愛之人薄待路人而厚待親愛之人也若人來規我而我不能受善是我之待我薄不許人之待我厚矣豈不惑哉

人子事親貴乎養志不貴乎養口體若不能養志雖備物以養亦斷爲不孝孟子之論不是說曾元僅遜乎曾子也

富室出錢穀以養人欲其爲之出力辦事也天地生萬物以養人亦欲其出力辦事也故必各人隨分自盡日有所事方不虛耗天地之物若自朝至暮只是閒遊縱天地不加責罰著衣吃飯時亦必不能無愧於心也

藎言卷一終

藎言卷二

高密李詒經五星　著
同里張志鍔劍峯參訂
秀水王　相惜菴編刊
受業王功後弗矜同校

天地化生品物因物付物各遂其生孔子教化弟子因物付物各成其材故施教者唯孔子爲能盡善以其與天地無異也

大志不甘小就大器不望速成

過與猶爲厚道過取便成貪夫故不得已而或可以過與斷不可以過取也

爲善以興家固是君子即爲善而敗家亦是君子爲惡而敗家固是小人即爲惡而興家亦是小人偶然之遭逢固不可以易一定之人品也

不才而蕩産其罪小不才而蕩行其罪大

君子不必無惡念終必化爲善念小人不必無善念終必化爲惡念

行萬善而一善不行便少此一善去萬惡而一惡不去便有此一惡既少一惡則終不止少一善矣既留一惡則終不但有一惡矣

不遠惡人便是將欲爲惡之機肯爲小惡便是將爲大惡之漸

兄弟之恩亞於父朋友之義亞於師既爲師心喪三年亦當爲朋友心喪期年也

見稱於衆庸人不如見稱於一君子之足榮見譏於衆庸人不如見譏於一君子之可羞

常人行事雖善不必至善聖人行事雖過亦是至善

創始者必難備美踵事者方能增華故古人拙而今人巧古人疏而今人密蓋古人之能天施之道也今人之能地生之道也皆乾坤陰陽自然之理也

不如人勿忌其人勝於人勿驕其人唯虛心以自勉而已

凡行事說話以及作文必須有益於世其人方爲有用之人其言方爲有用之言其文方爲有用之文不然則可有可無何足重輕哉

晝則當作生之理也夜則當息死之理也晝夜爲小

生死生死爲大晝夜人不喜晝而悲夜乃喜生而悲死亦明於彼而暗於此矣

有樹立於生前者必不泯滅於死後然好身後之名與好時世之名同爲好名君子必不然也其所以疾沒世不稱者疾其無可稱之實耳苟有其實雖沒世不稱亦必不疾若無其實卽沒世有稱豈免於疾乎

率眞者謂率理義之性之眞非率氣質之性之眞也蓋理義之性是無極之眞有善無惡故可率而行

之若氣質之性則不能純粹而善惡相雜矣儻沒然率之則率其貪欲之性可以行刼率其忿戾之性可以殺人亦謂之率眞可乎哉

率理義之性而行雖庸人不能不善率氣質之性而行雖聖人不必盡善

禽獸之異於人處因爲他只知率氣質之性耳然理義之性他亦不是絕然不率是以猛如豺狼尙知有父子微如蜂蟻尙知有君臣

學業不進則必由朋友無益則有損

與人共事常任其勞與人分財常取其少不算自己吃虧乃正所以畜德也

常令己吃人虧莫致人吃己虧若吃虧不能以理遣之尙存報復之心則非君子之道矣

道理不能知賴朋友之講明不能行賴朋友之輔助是朋友之益最大而人生所必不可無者故古人列於五倫之中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道於是乃可以明乃可以盡蓋此一倫於四倫俱有關係安可輕視哉乃後世之人於姻婭之親尙知重之

而於朋友反視爲泛常之人是直欲廢此一倫也惑之甚矣

聖人之德君人之德也賢人之德長人之德也凡民之德待治於人之德也故凡民可以不爲聖人而君人者必不可不爲聖人凡民可以不爲賢人而長人者必不可不爲賢人帝王之位君人之位也官司之位長人之位也庶民之位待治於人之位也君長之位可以禍福於庶民庶民之位唯待禍福於君長故有長人之德而居長人之位則一方

之民受其福無長人之德而居長人之位則一方
之民受其禍有君人之德而居君人之位則天下
之民受其福無君人之德而居君人之位則天下
之民受其禍是以庶民之位大德者居之可也小
德者居之亦可也無德者居之亦可也長人者之
位大德者居之可也小德者居之亦可也無德者
居之不可也君人者之位大德者居之可也小德
者居之不可也無德者居之大不可也分之卑者
其任輕位之高者其責重此自然之理也

果實之有核如人之有心也果核之有仁如人心之
有性也全其仁則核爲誠核全其性則心爲誠心
核誠則生氣足心誠則生理備生氣足則遂生而
不息生理備則神化而不窮

看重禮義故能看輕死生看輕死生故能看輕衣食
看輕衣食故能看輕貨財看輕貨財故能看輕富
貴看輕富貴則隨其所遇皆可以處之泰然矣

以小人之所欲者待君子只以博君子之笑以君子
之所欲者待小人可以取小人之怒

無古人之力量不能脫時世之氣習無古人之度量
不能耐時世之毀譽

貧賤家常有富貴親友到門不足爲榮富貴家絕無
貧賤親友到門乃深可恥

愛其人不可傷其畜產敬其人不可辱其婢僕

崩石墜瓦傷人人雖痛楚必不怒之犬牛嚙觸人則
或怒之或不怒之然必不屑與之相嚙相觸也至
於人則罵必相罵打必相打矣蓋以犬牛有知於
瓦石而人更有知於犬牛是以有知者不與無知

者相較大知者亦不與小知者相較夫人之中亦
有有知無知大知小知之不同儻以有知大知自
居則亦可不必與之相較矣故凡人與人爭鬬者
皆是不會看重自己也

人盡人子也身皆非自己之身故保身之義爲最重
若稍有損傷猶不得爲孝子况致肝腦塗地以死
乎卽殺身成仁者固是死所當死然終不若保身
成仁者之爲盡美盡善至於不忍小忿鬬狠以亡
身其罪之大則更不待言矣

人之當大任者其身固甚重即庶民之身亦是上爲父母所依倚下爲妻子所仰望關係非輕如何可不自珍重而以之與人相鬭所爭之事縱極重大豈能如身之重大乎而况毫末之私睚眦之怨又胡不可以忍哉儻能臨時一思則無不可平之氣無不可解之紛矣

行不掩言者欲掩而不能行不顧言者能顧而不顧狂士所見甚高只以造詣未到故說得雖是行得却不能十分完密周到所以謂之不掩也若是言

自言行自行絶不照顧一點則直是小人豈是聖賢路上人乎以此爲狂士誤人不小也

狂者胆大而心活有無可無不可之意然而畢竟不能見的十分真實且又不拘小節故往往行的差了他外面雖是行差他胸中却是磊落光明的必無鄙猥齷齪好名好利之心若世俗庸衆之所爲故謂狂士之行悖謬容或有之若謂其鄙穢則斷乎不然矣

當理之情發自性悖理之情發自欲

窮理須探其本原爲善須盡其分量

人不如己己若能有益於彼則己亦必有益故亦可謂之益友

凡事如意不如禮須求如禮如禮不如意莫求如意

江河之內盈科皆水也天地之內盈科皆氣也人之在氣中猶魚之在水中魚之呼吸吐納乎水人之呼吸吐納乎氣江河之水吸入魚腹則爲魚腹之水魚腹之水吐出則仍爲江河之水天地之氣吸入人腹則爲人身之氣人身之氣吐出則仍爲天

地之氣是江河之水與魚腹之水一體也天地之氣與人身之氣一體也既爲一體則其能往復流通而感應不爽也豈不宏哉

五倫中之朋友非泛常交遊之人必執志之友方足以當之然執志之友亦有不同以文詞技藝相期勉者亦不足以當之唯能德義相勸過失相規眞有以輔仁者方足以當之故凡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道或有不盡皆朋友之責既爲朋友之責則小過猶或可容若有大過必不可不諫諫則必不

可任其不聽若必不能聽是不可爲朋友之人矣不可爲朋友之人又烏可以不絕乎蓋不可則止數斯疏矣只可以待泛常之交遊不可以待五倫之朋友也卽或施於五倫之朋友亦只可行之於小過必不可行之於大過也觀夫子之待原壤與命小子鳴鼓攻求可以識其義矣

朋友之義無事不當與聞故事有不可謀於兄弟妻子者無不可謀於朋友者言有不可告於兄弟妻子者無不可告於朋友者

凡事無論大小難易不做則已做則不可不用全力不做則已做則不可不做到極處

自小不爲小自大不能大小人乃不自小大人必不自大

無好而人道好固可恥卽有好而人道好亦無益有不好而人道不好固有益卽無不好而人道不好亦可以加勉故無志者願人道好而有志者願人道不好

拘謹人能豁達方可以免沾滯之病豁達人能拘謹方可以免疏脫之病

氣稟縱極純粹畢竟不能與理合一故學問變化氣質之功雖聖人亦不能免觀孔子必須到七十時方能從心所欲不踰矩可以知之矣○學問不到孔子七十歲時火候斷不可以從欲也

當爲之事莫讓人先不當爲之事莫隨人後

事當做便做不必更待他人說做便做不可更待明日

聖人之道卽是人人共行之道但常人都不能行得

恰好唯聖人能隨時隨事處的無過不及至當恰好故將此道獨歸於聖人耳人都是看做聖人之道與自已絕不相干的件物事所以無才者多是自棄而有才者多是自暴也

天生聖人使有兼善天下之能是故聖人之身有兼善天下之責得位則施政布教而善當世以盡其責不得位則著書垂教而善後世以盡其責孔子不得位之聖人也其修春秋刪詩書定禮樂乃盡其當善後世之責而斷斷乎不容已焉者耳不可

以畀我者其惟春秋乎之言而遂疑其爲不當作而作者也

入於物中則物大我小而我爲物制寄乎物外則物小我大而物爲我用

出言時打算到如何踐言則言不妄發起事時打算到如何終事則事不妄爲

成與敗相因欲成之心勝則計其成而不計其敗矣利與害相參欲利之心勝則見其利而不見其害矣

常加等以繩己恒降格以待人

以現前之事體驗書中之理則知爲眞知依書中之理辨理現前之事則行爲篤行

諫人之過固不宜數受人之諫却不可嫌其數

以求科第而讀書是以喻利之心爲學也孔子所謂小人儒此猶其下焉爾

先聖後聖皆有制作創始之能而後聖必因襲損益乎先聖之所制作而不復另自制作者蓋聖人之心只圖能善其事不圖自顯其能也夫先聖後聖皆欲因襲而不欲制作但先聖生當無可因襲之時不自制作則必不能善其事是以不得已而制作若後聖所生之時已有先聖之制作在先因襲固足以善其事矣又何爲而不因襲乎但時移事殊各有所宜又不能無所損益於其間耳卽其損益亦是不得已而後爲之若但可因襲則後聖并不損益況全舍之而更制作哉凡事之不得已而爲之者義也得已而不爲者亦義也先聖之制作行其不得已而爲之之義也後聖之因襲行其得

已而不爲之之義也若其損益則亦猶之乎制作者之不得已而爲之之義矣行之不同因乎義義之不同因乎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理得方能心安唯失其本心者反是

惡人不必終爲惡人一轉念便可以爲善人善人難保終是善人一轉念卽便化爲惡人

善人爲善心安惡人爲惡心不安只患不能反求耳

不謙遜不能以畜德不勇猛不能以進業故凡事不可不讓人唯學問不可讓人

智不用以析理有智不如無智勇不用以行義有勇
不如無勇
人所共爲之事不必當爲人所共不爲之事不必不
當爲全要自己有主意
必爲豪傑之士使人待我而興不作凡民使我待人
而興方可謂之志士
學問不到至處不足自負若到至處必不自負
待人禮節要周到責人禮節要疏畧
諺語體諒人謂設以身處其地察其心而諒其情也

此三字即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恕也君子之
所以易事小人之所以難事處正是能體諒人不
能體諒人之異耶
小人能受善便可變爲君子君子不受善亦可化爲
小人
自上視下無不了然自下望上多不能辨故君子能
看透小人小人却看不透君子
學問之道視之太難則畏縮之心生當示之易以誘
其進視之太易則輕忽之心生當示之難以勵其
功是在致者之因時制宜對症發藥也
胆小者進不勇猛心大者功易粗疏故孫眞人云胆
欲大而心欲小
不欺人易不欺已難故能不欺人者不必不欺已而
能不欺已者則必能不欺人也
俗儒不敢爲聖人異端不屑爲聖人故不明聖人之
道高明者必入乎異端凡庸者終爲俗物
擇友不得其人與其濫交何如寡交與其中道絕交
何如起初不交

志士之門無狎客端人之友無邪徒
理固主宰乎氣然既爲氣所載亦有爲其所制之時
蓋正氣載之則必能聽命於理故福善禍淫寒暑
生成等事皆如理以行若邪氣載之則氣不肯受
制於理故往往與理相反然究竟正氣行的長於
邪氣是以如理之時多而不如理之時少也
善必到十分方可謂至善不至善不可謂是故處事
接物即使善到九分九釐上也還有一釐不是在
耳

同我者不可便以爲是異我者不可便以爲非須平
心靜氣以察之
心不平則必偏在一邊偏在一邊則必見理不全備
而且心不平則氣必不靜氣不靜則必上下左右
動蕩不已心爲氣動蕩則必神光不定而照物不
眞切故非平心靜氣者必不能察理也
不受善有兩樣剛爲自暴柔爲自棄故他病皆有法
可治惟此病沒法犯他病之人皆可與有爲惟犯
此病之人無可如何

除利欲之念以讀書恐書香化爲銅臭去世俗之見
以學古怕古道變作時蹊
孩提之時節其欲較長大之後甚易只要不溺愛耳
節其欲雖拂其意正是愛之縱其欲雖順其意却是
害之
敎子逐利未能必其興家先已礙其成德敎子向學
未能必其成德却不礙其興家
務使聽說以養其受善之性莫令撒謊以壞其立誠
之基敎童蒙者知之

道理有本有末能知本之所在則由本達末由末溯
本總不費事若只在末上用功全不知本在那裏
千條萬緒東衝西撞其不致惶惑迷亂者幾希又
焉能得其歸宿哉
學問有正路有邪路又有一條野路此路雖不若邪
路之險然亂雜無章凌獵無序亦是終不能入道
之路若不善由正路使走入其中不覺此所以貴
有明師益友也
道理有大小輕重之別功夫有緩急先後之分若不

能見的明白雖未入於邪路其不能入道與邪路
一般故必須知所先後方爲近道也
喜人規諫則佞諛之人自遠好人諂媚則剛正之士
不前理明則識到氣盛則胆大
我以天地之理爲性以天地之氣爲形未生以前此
理此氣在天地之間渾渾淪淪無彼無此焉得有
我既沒以後此理此氣還歸天地之間仍然渾渾
淪淪無彼無此又焉得有我惟生後死前數十年
間乃分彼分此有人有我耳若能打破形骸上下

打算前後無我之歲月無窮中間有我之時光有限何苦如此計較而且前後既爲同體之一我中間仍是異形之衆我又何可如此計較看到這裏庶可以除去有我之私復還無我之公而不主我與我相爭自然我與我相讓矣

惡人有才而庸人無才是以惡人回頭必無僅爲庸人而已者

不使心動居喧地無異靜地能以理遣處逆境亦同順境

怕做小人不怕做庸人倘無歸宿之處必是怕做庸人愛做君子方爲有志之士

有志上進尋師問友固可以成就德業即尋花問柳亦足以頤養性情若無意躬行雖讀聖經賢傳豈免爲玩物喪志乎

無論何事只心在上頭便能不求安飽然只可暫時耳惟在德義上乃可常然也

能容人方爲大人若要人容豈不成小人乎

貧有可樂無錢也是財主富無可稱有錢也是窮漢己與人須有差等以己及人可也舍己爲人不可也以各人所具之器量承受上天之福澤如杯之盛水一樣以大杯盛小杯之水無害也若以小杯盛大杯之水豈有不溢出之理是以有識之人常知足知止而受寵若驚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蓋誠懼福澤之過量故常處於歉也

能讓人方能上人能服人方能治人

自顯其長反失其長自護其短益形其短

我有過人不責亦當自責人見恕亦不可自恕我自

責人或可不責人自恕人必不見恕

不順人情得罪於人未嘗獲罪於天然而天必不容之不循天理獲罪於天未嘗得罪於人然而人亦必不容之天與人本自相通情與理原無二致

凡事循理而行人無不服若我行我法雖於人無涉亦皆惡之矣

事物來到眼前常人只見爲事物不見有義理聖賢只見有義理不見爲事物夫是以因物付物而不沾滯於物唯聖賢獨擅其能耳

極鄙陋瑣屑之事只能看出道理來便不鄙陋不瑣屑了

好稱人長天必降福好言人過天必降禍

人人當然之理固當公之於人然斷無逢人便說之理亦斷無到處亂說之理是以當進之言進於不當進之人固爲失言即進於不當進之時亦爲妄發如不願聽之人便是不當進之人不願聽之時便是不當進之時

一日躬行勝於百日口說不能躬行何暇口說旣能躬行何必口說

自己今日不犯此病若以前曾犯過來固不敢說人即以前沒犯安保後日終能不犯如何便敢說人所以將開口告人必須先檢點自身要緊不然便算做妄言

進言於人必須先將彼此分位打算明白該如何說法方可開口即毫無欠缺且不能必其甘心聽受若或失其分位便是自己愛去取辱惹禍以進言不啻取辱惹禍豈非沒事尋事乎

蠹言卷三

高密李詒經 著
同里張志鍔劍峯 參訂
秀水王　相惜菴 編刊
受業王功後弗矜 同校

士與民迥乎不同雖未居治民之位乃是等候治民之人與在位者是一流的人必須盡爲士之職持爲士之體方纔名稱其實如生民之休戚皆不可不關心官府之利弊皆不可不留心雖不得與民興利斷不可與民爭利雖不得與民除害斷不可與民爲害

草茅之士不得居新民之位子弟生徒等人便爲分所應新之民若能授以道義使之自新以待新當世之民否則遞傳其徒以待新後世之民得位不得位總是一樣也

學者不知生民利弊與不知自家痛癢一般

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拋禮義而留形軀是盜天地之氣以生耶謂之偷生不其然乎

天地不擇物而包容人能容善人而不能容惡人能處順常而不能受横逆只是量小耳

天欲然人不能不然人欲不然天亦不能必然天固操制人之權人亦具回天之力如天下將治必生爲治之人將亂必生作亂之人此固無奈天何若其人不肯爲治不肯作亂天亦豈奈人何哉

從容之功方可持久矯强之力豈能有恒

能自反者必無盛氣以待人能自修者必無餘力以責人

處順境易以習安肆處逆境足以厲勤苦是以有志之士不以逆境爲苦順境爲樂也

無端而得禍不足患無端而得福乃可憂

先時而備方爲有備臨時而謀是謂無謀

必謀萬全以聽天命莫留一隙以儌天幸

整肅於外是防其欲而養其心修飾於外是縱其欲而放其心是以君子務正其衣冠而不務華其衣冠

人之精力用之於一時一處尚可以勉强得來若時時處處用之非健行如天自强不息者必不能也

是故立大節於一朝易而謹細行於終身難

謹細行原是用細密功夫以成就大德若不顧大德而徒謹細行便是舍其本而務其末矣昭公知禮正坐此病

以教大學者教小學則爲凌躐以教小學者教大學則爲瑣碎均之無益而有損

心術是樹事蹟是苗故善觀人者不論其事蹟而論其心術

飢則中虛飽則中滿寒則收斂煖則舒放此便是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的端倪

爲天地惜物力爲己心節嗜慾安可以不儉若爲肥家起見便入貪吝一路去矣君子必不然也

規人之過或婉詞以諷之或直言以告之皆可也萬不可嬉笑以嘲之嬉笑嘲人受之者必不能堪招辱取禍所關非小而況敬以持己者必能恭以接物若以戲謔爲歡樂豈爲有德之士哉

變化氣質於童蒙之時易於成人之後難是故少小

時擇師以教擇人與處當更慎於長大之日
童蒙之年對母之時多於對父之時對父之時多於
對師之時是故有嚴師不如有嚴父有嚴父更不
如有嚴母
義所當爲之事勢不得爲力不能爲便是不當爲了
若强要去爲與爲非義之事相去無幾也
天地之氣亦是賴人培養怕人鑿喪是以太平之世
多豐歲而亂離之日多凶年
德愈高者必愈謙是以自古及今有目空一世之才

士曾無目空一世之聖賢
世間有無利之處無無理之處逐利者有無利可逐
之日循理者無無理可循之時而且逐利者欲無
饜足循理者心無奢望是以逐利者少得意之時
而循理者無失意之時也
偏愛己是私偏愛人亦是私縱情是欲矯情亦是欲
君子有不幸而得之禍無徼幸而得之福
勸善規過於骨肉無不可則止之義故爲子者三諫
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爲弟者其兄彎弓而射人

則垂涕泣而道之
天地間無可慢之人亦無當慢人之理故雖可殺之
人亦不可慢之君子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卽獨
處且然況對人之時乎
凡事物之理移步卽便換形此處道理移在彼處便
不可謂之道理不但小事爲然卽窮凶極惡之事
亦未必不是道理只是用差了地方耳
是非之顯然者易見惟介於疑似之間者最足惑人
一不加察毫釐千里是以用功者必隨處體察再

不肯輕易放過也
有用功之功夫有不用功之功夫無用功之功夫不
能長進無不用功之功夫不能浹洽
父子兄弟以恩合者也君臣朋友以義合者也而夫
婦乃始以義合而後以恩合以恩合者由於天以
義合者由於人而夫婦之義合恩合乃俱由於人
以恩合者其情親以義合者其分嚴而夫婦乃情
旣親而分亦嚴由於天者無可絕之理由於人者
有可離之義是以君臣朋友道不合可以不仕不

交夫婦有大故亦可以屏絶而父子兄弟無論如何總不可以彼此斷絶不相往來也

以異姓之妻妾失色於同氣之兄弟是謂厚其所薄而薄其所厚

女子未嫁之前父重於夫既嫁之後夫重於父蓋女子不得自有其身未嫁之前身爲父有故可以爲父死而不可以爲夫死死父孝也死夫不孝也而亦不得爲義也既嫁之後身爲夫有故可以爲夫死而不可以爲父死死夫義也死父不義也而亦

不得爲孝也

仁本乎天是以勢圓而情親義本乎地是以體方而分嚴禮本乎天而參乎地是故體方而用圓智本乎地而參乎天是以體圓而用方

志不立者不是自暴便是自棄更無第三條路

自暴自棄亦不等有可就一生言者有可就一事言者

物命輕而人命至重故可殺物以養人必不可因物以害人彼舍身飼虎者何其顛倒至是哉

有故而殺生固爲義所當然然亦是不得已之事故必須權其事之輕重與物之大小多少足用而不妄殺方爲仁義兼盡耳

畜以待用之物當用之時殺之不爲不仁若未用之時令其失所雖不至死却是不仁

動物小者與植物相近其大者與人相近故須分別觀之不可一例而用也

天地不能有生而無殺故既有春夏又有秋冬既生養人之物又生害人之物然而天地之心却是專

以養人爲主也

害人之物還其能害人彼之罪也有其能害人非彼之罪也天地之過也是以未害人時驅而遠之方爲範圍天地之化若不論分寸遇見即便殺之亦爲殺不辜之流亞耳

一時所生之人不必盡同善學者不惟其時惟其人一人所爲之事不必盡同善學者不惟其人惟其事

凡精明人易沾市井氣○彼此界限分明不肯讓便

宜於人便是市井氣若好討人便宜則又市井中
之貪欲賤丈夫矣
盛衰之循環相應各如其分小盛則必小衰大盛則
必大衰小衰尚可以復振大衰則澌滅歸盡矣
以謙持盈則盈而不盈故不招損
交情太濃者必無長久之理
朋友脫略禮節便是不能全交之見端
處勢之極者將反之時也然非知幾者却見不到
極有情理之事與人相爭便爲敗德

王道尚讓霸道尚爭無行霸道之君子故無有爭之
君子
幾爲理之先見者故非知道者不能知幾
有人人同然之明白鶻突有一人獨然之明白突鶻
是故一人以爲明白不必人人俱明白一人以爲
鶻突不必人人俱鶻突
人情自性生俗情自欲生若以末世之俗情爲本然
之人情是認人欲爲天理矣
聖賢道理可以人情體會不可以俗情體會聖賢心
腸可以人情揣度不可以俗情揣度
心中天理爲私欲壓在下邊是以不高爲私欲裏在
裏頭是以不明心之境界爲私意占去是以不廣
心之本體爲私意遮蔽是以不大
言期有濟故進言於事前者方爲義於事後者不爲
義
不能遣衆紛固不足以有爲若徒遣衆紛亦不算能
有爲
戴履天地而不爲天地所囿方可以參天地效法聖

賢而不爲聖賢所囿方可以做聖賢誦讀詩書而
不爲詩書所囿方可以著詩書交接事物而不爲
事物所囿方可以處事物若夫居一鄉便囿於其
鄉學一人便囿於其人看一書便囿於其書遇一
物便囿於其物者相提而論何如其陋耶
風不爲鳴樹而起而樹被之而自鳴言不爲喻人而
發而人聞之而自喻如此進言眞可謂善道矣
有才而不成才直是廢才若更爲不才則蠢才之不
如矣

英才不受教育便不可謂英才得而教之孟子亦必
不樂
無論與誰說話聲情詞色須帶謙遜之意方是有道
者之氣象若義形於色凜然難犯之狀非遇大故
必不當然不當然而然眞所謂草野村鄙不學無
術矣豈免遺誚於人哉
既與斯人爲徒焉能不有交際往還若並此亦廢之
是欲與鳥獸同羣矣豈可乎哉
貧家行富家之事與賤人行貴人之事一樣非禮雖

祭葬大事亦必當稱家之有無況日用之間豈可
不自安本分而從事於奢僭乎
凡人不素位而行便俱是非禮
有人爵足榮有天爵更足榮無天爵可恥無人爵無
可恥
窮極而通自夜而晝也通極而窮自晝而夜也如看
得破則處通可以不喜處窮可以不憂矣
惟驕人者能受人諂惟諂人者能受人驕不然驕則
必不敢近之諂則必不屑近之矣

得榮名不如得清名享濁福不如享清福
不能服人者必不能化人
量不能容其富貴則以其富貴驕人量不能容其功
烈則以其功烈傲人量不能容其聲稱則以其聲
稱壓人量不能容其才氣則以其才氣凌人凡若
此者皆所謂器小耳
小事而有父兄師長之命便爲大事若或背違慢延
遺忘耽誤不可謂小過也
不拘禮節以爲曠達高致好使才情以爲名雋風流

最足敗壞風俗後生宜力戒之不可稍有沾染
不近人情之人不可與交不明道理之人不可與言
待疎者與親者相同是二本之道不可謂厚道若更
比親者加厚則直是喪心病狂荒唐悖謬矣
由拘細行而之踰大行也尚遠若已經是不拘細行
只容擴充便就踰大行了可不懼哉
教人如此不如彼不必於臨事之時教之須透到本
原上去就日用化導之到臨事時不用教其如此
便自然會如此不用教其不如彼便自然會不如

彼觀於教孝弟而自會不犯亂制酒禮而自會無酒禍可以悟教人之法矣聖人使民日遷善改過而不知爲之也只是用這個法別無神奇處

囿於富貴便覺富貴可樂故處富貴而驕囿於貧賤便覺貧賤可苦故處貧賤而諮嗟無道可樂矣又烏能不爲富貴貧賤所囿哉

太上貴德故君子不與人論往來只論已當如何便如何耳縱論往來亦只可施之於外人斷不可施之於骨肉也

或親或疎當厚則厚當薄則薄人人俱是如此故爲公道若以漫無差等不分彼此爲公則是以不公爲公矣或尊或卑當多則多當少則少人人各如其分故爲均平若以不論何人彼此各半爲平則是以不平爲平矣不可不辨

人生境遇順逆如文之開闔一般觀其人之所行可以知其後日如何如其人處逆境而恐懼修省則此逆境是開其後必將以順境爲闔若驕奢淫佚則此逆境是闔之前層尚未闔到極處後日必有甚於此之逆境以作後層如其人處順境而驕奢淫佚則此順境是開其後必將以逆境爲闔若能恐懼修省則此順境是闔之前層尚未闔到極處後日亦必有甚於此之順境以作後層

先儒格言只可以之繩己斷不可以之繩人只可以之教人斷不可以之責人

與尊長說話不可侃侃而談與尊長共事不可獨行獨斷

事雖未來不能出當然之理故明理者可卽理以察之事雖未形不能隱將然之勢故知幾者可卽勢以究之君子思患預防俱是實有確據先事而籌

如備飲食以待飢渴製裘葛以俟冬夏一般乃往往目之爲迂濶甚且以爲妄誕可哀也已

不以至善責人則人易從不以極惡戒人則人不知懼

童蒙時相其日用之間或一言一動是向善之機須日日引導之使他向上長若是向惡之機須急急遏絕之使他去其根一生之善惡可於此日定之

然非有識之士又烏能深思遠慮而辨其機之爲善爲惡哉此養正之所以難也

人少小時才初見端若遇良師作養之小才可以化成大才若遇俗師戕賊之有才可以變成無才擇師者不可不知

不寬不足以勸不嚴不足以懲治人教人總是一樣勸善是輔之使仁規過是輔之不使不仁然勸規同是輔仁者之義而聽勸聽規又是受輔者之義須各行其義始得夫子原不是說的一面子話

惡有兩般有氣拘之惡有欲蔽之惡去欲蔽之惡已難而去氣拘之惡更難然自己出心要去則亦無不能去之人惟甘心不去則沒法耳

有無獘之人無無獘之法小事且然況大事乎治家且然況治國乎

居心必主乎仁用情必準乎義

教者剛克柔克教法不同必須隨人而施如醫者陰症陽症治法不同必須對症而投如或誤投必致殺人豈但無益而已哉

人之天分固由於先天之所生亦全賴乎後天之所養先天所生之天分人得而變化之後天所養之天分天不得而增損之人不自力而往往歸咎於天可乎哉

人靜則氣必清氣清則質必粹故靜者天資必高噫靜養且能變化氣質而況加以禮義乎

無論待何人總得看其賢愚如何不可一視同仁試看舜之待瞽瞍與文王之待王季不能一樣是子之於親且不能不稍有變通而況他人乎

舜之父爲瞽瞍故不告而娶爲行權不然便是忤逆不孝豈得爲無非哉

尚德者愛人以德不以利故往往令人失利而不肯令人失德既不失德雖失利亦利也重利者愛人以利不以德故往往令人失德而不肯令人失利既已失德雖不失利未爲利也

人生禍福固由天付然作善得福作惡得禍其權實由己操若以爲命定於天人不能轉移則天是死天命是死命必不然矣必不然矣

理義之命父也氣數之命子也子從父命其常也父制於子其變也故氣數聽命於理義者十常八九而理義受制於氣數者十止一二大概理義勝氣數則命可更易氣數勝理義則命不可更易命既可以更易則不盡人事以聽天命豈可謂知命哉

孔子不得位將普天下之命與孔子之命合看方得其解不可單就孔子身上較量

以求福之心為善以懼禍之心不為惡固然不是第一等人然聖賢亦必許之上天亦必應之不可彼

有心為善不為善之言所惑也

自知其非故見君子尚厭然若㝠然罔覺悍然不顧敢於非刺排擠君子則直是惡人又不得與小人同年而語矣

學人須要尋些苦吃心方熟化不可太受用了

後生不聽人說便是不孝順之見端

無事之時若有事正是預備處事無人之處若有人正是預備見人

非人心同然之是非不可執為是非

人爭而與之爭是與之同做小人人讓而不與之讓是不與之同做君子如此看來讓人不惟不失便宜正是占便宜不惟不在人下恍正是處人上風耳

贊人作過份語不失為厚而且更引其為善責人作過份語則傷於刻而且更激其為惡

後生初學先要令其識輕重若重甚麼便終身好甚麼輕甚麼便終身惡甚麼一生人品善惡全在於此也

朋友有通財之義若必待其有功而後食之與待路人何異以義合者如此以恩合者可知矣

背禮義以從父兄之命正是陷父兄於惡若以為孝弟大相左矣

不能車裘與共利心害之也不能勿伐勿施名心害之也是故君子之去利心較易而去名心更難

忠以盡己萬不可絲毫放寬恕以待人萬不可絲毫過嚴

忠厚人多見人之善稀見人之過刻薄人多見人之

過稀見人之善
不能喻疏者於道無罪不能喻親者於道有罪是故不能喻兄弟於道其罪尚小不能喻父母於道其罪更重
一聞善便即刻去做一能做便終身不失此善是之謂能遷善一聞過便即刻痛改一能改便終身不犯此過是之謂能改過
功不苦不能得樂心不死不能得活
靜中必須有所寄動中必要有所主

智巧者恒勤愚拙者恒靜動故勞靜故逸勞則先推逸則後老
爲善則必致吉利爲惡則必致凶害故勸人之善便是爲他興利規人之過便是爲他除害
勸善規過上等人可以義理喻之下等人須以利害動之
勸規人亦當因物付物隨時化導不可躐等
必能使人日遷善改過而不知爲之方算盡善道之量不然未可遽以不能受善責人也

伯叔有子女其子女如何事之亦猶其子女事之之道事之所以謂之猶子若無子女之伯叔則事之之任全在乎己名雖爲姪實爲子矣尙得以猶子自外哉
禮爲虛器又係死物若有愛敬之誠心以行之則虛的便成實的死的便成活的了不虛而實方能施懇精一動物通神不死而活方能通權達變因時制宜此所以必須有關雎麟趾之意方可以行周官之法耳

過他人之墟墓方且興哀況祖先之邱隴乎墓祭而衣冠純吉斯不稱其情矣服不稱情可以爲禮乎
天地間有無禮之情無無情之禮禮緣情而生亦待情以行情待禮以伸亦以禮爲節以情行禮則禮不虛假以禮制情則情無過舉
當理之情須速行悖理之情當速制古來大聖大賢之蘊究其實不過是能行其當理之情制其悖理之情而已矣古來窮凶極惡之流究其實亦不過是不能制其悖理之情行其當理之情而已耳

用功夫始須急用力中須緩用力終須不用力急用力者欲其刻入也緩用力者欲其浸浹也不用力者欲其消化也如此方可謂之循序漸進不然便是躐等

蠡言卷三終

蠡言卷四

高密李詒經五星 著
同里張志鍔叙峯 參訂
秀水王 相惜菴編刊
受業王功後弗矜同校

聖賢立言各有所爲如爲君父言者只可責父以之自責爲臣子言者只可臣子以之自責若不求自盡其分而但以之責望於人則是聖賢教人爲亂雖五經四書亦不可讀矣

忠臣孝子無誹謗君親之語亦無自表忠孝之言解此方可以讀離騷等書

凡書生則艱難熟則容易生則鈍澁熟則滑順生則混亂熟則分明生則猜疑熟則了亮生則錯雜熟則貫串生則渾淪熟則剖判生則疏畧熟則周密生則笨拙熟則敏捷生則懸慮熟則確鑿生則沾滯熟則活便生則荒忙熟則閒暇生則支撐熟則熨貼生則扞格熟則浹洽生則勉強熟則自然生則苦楚熟則悅怡故必當就少而使熟斷不可貪

多而使生也

凡童蒙讀書眼要看熟口要讀熟耳要聽熟心要記熟

靜畜精神專致心志少辦功課慢用功夫此可爲後生讀書口訣逐處指點隨時告戒細正訛謬常察懈怠發其興趣開其性靈過則薄責善必亟稱此可爲訓童蒙口訣

敎後生養其性情最要緊讀書多少尚在所緩家常積慣習氣當速改之若使習與性成則終身不可復改矣

童蒙精神未能充足須多與閒空勿竭其力辦功課時則須使其專心致力爲之不可姑息任其自便也

常過寬而勿過嚴常過緩而勿過急常將就之使有樂趣勿使視爲苦事

禮節技藝等事能學者隨時敎之若待其長則扞格難學矣

專心讀書便是敬儕輩不爭長競短便是讓

同學之人約立課程彼此督察互相切磋大爲有益然人之才分有高下學力有淺深只可彼此講究改正勉勵告戒萬不可譏笑輕侮致生嫌隙

才分是天授的或高或低非由己力所致故高亦不足自負低亦未爲可輕且以才德相權德重而才輕若一傲人便爲喪德尚足輕人乎

有才亦須用功方能成就但較才低者成就爲易耳如驥之與駑驥日行千里駑日行百里其才固相去懸絕然而駑日行不息驥寸步不移如並有所往駑則終能行到驥尚仍在故處也

他人用功不可自己曠功他人曠功無礙自己用功

後生可畏只在能用功夫不在才分之高能肯用功夫雖才分低些成就自不可量若不肯用功夫縱有高才當下便已可量何待四十五十方知其不足畏乎

不能自己奮發有爲待人鼓舞作興已是凡民況待人督責乎若督責之而仍不聽則眞所謂民斯爲下者也

問而後知若既問之後不能因其已知而更有新知無心得之知也學而後能若既學之後不能因其已能而更有新能無心得之能也眞好學者必不爾也

學者立志固須學到聖人地位然初次用功且須粗粗疏疏照大節目做去待功夫漸熟方可層層再求細密若一下手便要細密勢必不能其不至畏難中輟者鮮矣

讀書用心要用得自然不可勉强用力使其心動而

不靜遇有疑難紛亂之處且須澄定其心收斂神光使方寸之間空明如鏡以照書理自然能四通八達無幽不燭無微不入而疑處渙然冰釋矣

志定則氣聚氣聚則力專力專則神凝神凝則意閒意閒則心靜心靜則思淸思淸則識明識明則辨精辨精則理徹

書之精液有用糟粕無物也讀者須將精液融化於心莫將糟粕撑拄滿腹譬如飲食入腹其精液融入榮衛其糟粕卽作便溺出之設使便溺不通則

不惟不能滋養身體必成病症矣

徒資記誦沾滯而有限量實有心得變通而無窮盡

讀書有二法或以眼前事物道理印合書上道理或以書上道理印合眼前事物道理方不是讀死書

子貢子夏皆可與言詩者正是此理

詩書不合人情物理看則無依據而不著實人情物理不合詩書看則無折衷而不純正

人之喘息吸取虛空之氣人腹便與人身生長之氣合爲一體讀書亦必如此方爲有得

讀書務要心中十分著實若有一毫懸虛便全是懸虛的不止一毫也古人元妙之語皆有眞實之理學者苟能按實其理熟後自會說得元妙若但襲其皮貌而心中懸虛不能著實恐不至於悖謬則必流於空虛疏漏也

後生識見不定非聖賢之書不可入目

讀書固以明白義理爲主然語氣亦最要緊蓋移步換形全在語氣語氣一失義理也就差了

聖賢言語必有所因而發斷非無端說出來的以記

者刪繁就簡故多半只錄其要緊處讀者須反覆玩其語氣之輕重疾徐則其意之所注亦自可以心會也

文以載道既明其道理又當看其文法若讀書時只看道理讀文時方看文法謂之不善讀書

讀書如聽人說話一般亦必須受義方能得濟

凡作文樣樣須熟理熟則左右逢源法熟則搏挽如意思熟則觸處生機筆熟則隨手成趣調熟則自然合拍典熟則稱心適用

退之作文憂憂乎其難始之生也汩汩然而來終之熟也於此可見時習而說之意

養花果者求花果於本根學文章者亦當求文章於理氣意自理出者也筆由氣運者也明理貴乎思養氣貴乎讀

文以意爲主詞所以達意也故古人之作意多而詞簡今人之作意少而詞煩

學其詩文須學其人不學其人不得其神人品高則詩文高人品低則詩文低故無古人人品必做不出古人詩文來人品是詩文的骨子蓋有其骨則不患無其貌若不得其骨徒襲其貌即或一句兩句一篇兩篇與之相似亦終不能不露出破綻來

作詩文必須有識見抱負能卑視詩文其詩文方高超

胸中有抱負則凡作詩作文自然流露於筆墨之間若只學人說話縱能極像亦是優孟衣冠是斷無假借得來之理

意宜於口爲言語意宜於筆爲文章故聽其言語觀

其文章皆可以識其人之善惡

平時無養臨文時縱有佳構亦不能有神閒意遠之致耐人玩味○用功時志不紛力不懈是動時有養不用功時心常定神常凝是靜時有養

心以不用用之效以不期期之書以不記記之理以不思思之

行文之法只是一縱一橫而已縱者層次橫者開闔是也如起落散總伏應淺深等法皆層次也頓轉呼應反正離即等法皆開闔也略舉大概其餘可

類推矣
凡造句必須煉成的像是現成的現成的像是煉成
的方爲到家之作
看書不精神時不必開卷作詩文不興會時不必命
筆須澄心靜坐以養之自會有精神有興會若勉
強用力必不能搏挽如意且更摧挫精神阻抑興
會也
作八股文亦非不可以成經濟學問唯在如何學之
耳

能作詩作文而不能明道理處事務不可謂之識字
凡作詩文欲人道好不欲人道不好人之通情也然
是非之公自不可掩若實是不好與其使後世之
人道不好何如使并世之人道不好與其使人背
後道不好何如使人當面道不好蓋并世當面猶
得知其不好而改之後世背後則徒爲千萬人嗤
笑亦末如之何也已
他人著作非求批評者不可輕易指摘若自家所作
則斷不可嗔人指摘矣

縱使有德一驕便敗德矣況文詞末也即此善於彼
又烏足驕人哉若以富貴而驕貧賤則更陋之極
矣
天之氣質有陽而無陰地之氣質有陰而無陽能備
陰陽之全氣者人耳天之德性剛健而不柔順地
之德性柔順而不剛健能備剛柔健順之全德者
人耳是天地不必能不偏而人斷不可以或偏天
地不必能盡善而人斷不可以不盡善天地不必
能無過而人斷不可以有過也此所以天地之化

育必待人贊而崇效卑法者亦當擇善而從不善
而改耳
人物同爲天地所生物各一其性而不能相通而凡
人之性則皆可以通萬物之性蓋人性物性原只
一理分一人之性爲萬則爲萬物之性合萬物之
性爲一則爲一人之性此所以物俱不能盡人之
性人皆可以盡物之性也蓋物與人皆能盡其性
中之所有而不能盡其性中之所無也
天地萬物之道聖人以一身兼之故天地不位聖人

能使之位萬物不育聖人能使之育聖人者天地萬物之主宰也若無聖人則天地萬物皆無主矣豈復有世界乎

天地之氣流行於空中無一息之停如獨坐虛室之內雖無一人得見其空中之氣行入室來便是神行出室去便是鬼身上五官百骸一動便是神一住便是鬼心中一動念便是神一止念便是鬼如此看來真是無人不有鬼神天地間之人縱可欺天地間之鬼神安可欺天地間之鬼神縱可欺吾

身內之鬼神與吾心內之鬼神安可欺豈不可畏乎此所以君子必戒慎恐懼而不自欺於闇室之中也

天以吉利慈祥之氣醞釀成祥積善之家亦醞釀出一團吉利慈祥之氣來發揚於上是以上下感應而降之祥天以凶害惡戾之氣醞釀成災積不善之家亦醞釀出一團凶害惡戾之氣來發揚於上是以上下感應而降之災由此看來降祥降災各以類應毫髮不爽人於幽獨之中動一善念就是善氣發生之機動一惡念就是惡氣發生之機此氣雖甚微細然而災祥分界實由於此又可忽乎哉又可忽乎哉

天地之形猶人之身軀其中空者腹也萬物並處天地之腹中而人爲最靈猶臟腑並處人之腹中而心爲最靈也官骸不能不從心之欲天地不能不從人之欲明乎此則人者天地之心也及人之所欲天必從之與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之理可以了然無疑矣

世間之人俱是天地生以用物之人世間之物俱是天地生爲人用之物或多或少分貯各家還是天地的物豈得據爲己有乎儻或以此家之物與彼家用總是天地的人用的天地的物此家焉得以爲德就是被他用的破壞了也是天地的人破壞的天地的物此家又焉得以爲恨況且與此家相親厚的人便與他本家的人一樣更不當德不當恨了看到這裡車馬輕裘與共無憾誰不當然豈可讓仲氏獨步哉

天無物不覆地無物不載是那樣的能幹那樣的功
勞不但沒會自矜其能誇其功並沒會自己覺着
有功有能就像沒事的一般這只因爲天地與萬
物原是一體不分彼此天地有能與萬物有能一
樣天地有功於萬物與萬物自有其功一樣所以
纔能如此人爲萬物之靈豈可不效法天地乎看
到這裏勿伐勿施誰不當然何可令顏子獨步哉
天地以一氣生萬物則人與萬物同是一體的而人
與人又是同得天地靈秀之氣以生更是一體的

旣是一體則他失所便與自己失所一樣豈忍坐
視而不尋法安置他然而人人各有分位不能相
同於是又不得不設身處地就他各人的分位想
他各人的情懷該怎樣的安置法便怎樣的安置
他使他各得其所然後心纔得安這都是情所不
得已分所不得辭的事縱然力不得爲又焉能心
不欲爲看到這裏老安友信少懷誰不當爲其事
誰不當存此心卽便不能如孔子之安行豈可不
用百位之功以先學子路顏子而企及於孔子乎

生與死是一件事生是上半截死是下半截生前無
有不愛身安心泰的死後定然也是如此然而生
前有知能死後無知能故死後不能自求安泰全
賴生前安泰死後方得安泰假如生前縱欲死後便
有多少掛心的事如何能得安泰生前違理死後
便有多少虧心的事又如何能得安泰若是生前
能發奮有爲用克復之功使私欲淨盡天理流行
這本是盡的生前的道理何嘗是爲死後而然然
而死後便就絕不掛心虧心而得身安心泰了旣

知生便知死豈是兩樣道理乎
人與鬼是一物而化爲二物做人時無有不愛受人
敬被人親的做鬼時還是這樣況且旣已爲鬼便
不會如做人時求全責備苛求於人更是好事奉
的若還似生前那樣敬他親他他必定心滿意足
喜出望外那有尙懷怨恫之理能事人便能事鬼
又豈不是同條共貫之理哉
人稟於天禮義之性不能不爲氣質所拘蔽其拘蔽
少半者爲智多半者爲愚平半者爲智愚混全不

拘蔽者則爲上智全拘蔽者則爲下愚上智是上等下愚是下等智與愚及智愚混俱是中等上等下等天性相遠中等天性相近生初如此迨至生後有習於善者有習於惡者有善惡混習者不足道其習於善者則日移去其拘蔽而爲君子及其移之至極亦便如上智之全無拘蔽矣其習於惡者則日移增其拘蔽而爲小人及其移之至極亦便如下愚之全拘蔽矣所謂習相遠也中等之人固爲習移卽上等之終得爲上智亦由其習於善

而不習於惡下等之終不免爲下愚亦由其習於惡而不習於善非盡關天性也設使下愚肯偕發而習於善亦必能移其相遠之性而追步於上智而況相近之性乎試思世間能有幾個上智下愚大半是性相近的奈何不自愼其習而甘心相遠以辜負夫子諄諄指示之意哉○性相近節是說中等唯上智節是說上等下等俱是說的氣質之性不移者不待爲習所移而天生相遠也

直者直由乎天理之眞而不屈乎人欲之私之名也故天理當直之處則直言直行爲直天理當屈之處則屈言屈行爲直若當直而屈固爲不直卽當屈而直亦爲不直孔子之不以子證父攘爲直者正以其不直由乎父子相隱之天理而見屈於博取直名之人欲也

去富貴尙有貧賤可處去貧賤更無富貴可處蓋世間只有不以道得之富貴更無不以道得之貧賤也

飮食有飮食之禮只心在禮上就是不違仁若在味

上便是違了心不在則不知味不知味則不能盡飮食之禮不知味之關係小在不盡飮食之禮上大在心不在上知味不知味不必沾滯

憤悱如飢渴之思飮食若投以湯飯勢必痛飮大嚼充腸果腹而後已若不憤悱無論何人不能令其有益是以聖人只鼓勵之使憤悱再不肯不待憤悱而漫用其啓發也乃世俗稱善教者曰能啓發人蓋未深思其義耳

旣哭之後餘哀未忘誠不能歌若正歌之時忽然遇

喪亦不能不輟歌而哭況既歌之後乎然遇哀而
哭則可也尋哀而哭不可也東坡之駁程子未可
爲中肯之論也
世間無物能及禮重故待人以禮方是厚道若違禮
過情是欲厚反薄矣如子路使門人爲臣厚待夫
子却反是薄待夫子孟懿子從合僭禮厚待其親
却反是薄待其親顏路請車爲椁門人厚葬厚待
顏淵却反是薄待顏淵故夫子皆不以爲然今之
自愛愛人者乃往往與夫子相反蓋未之思耳

仁爲陽而義爲陰不可相離是故不義之仁不爲仁
不仁之義不爲義如宗廟之祭廢牲等類皆不義
之仁也證父攘羊等類皆不仁之義也
爲親者諱過乃人人皆然之事雖不公道却是公道
若不論親疏直言無隱何嘗不是持平之言公道
之論然却是他自家如此做耳謂之爲私不亦宜
乎看答昭公知禮與駁證父攘羊便了然此義矣
以氣質授受者爲父子以心性授受者爲師弟師弟
之義與父子之恩並重於天地之間也豈不宜哉

然亦唯真能以道德爲傳者方足以當之若夫以
記誦詞章訓詁爲學與百工技藝之流相去幾何
而可援此爲口實乎瓊山蓋覺其不同然求其義
而不得故以交情厚薄爲斷其亦不知探本窮源
以論之者與
仁有等殺故待人有親疎厚薄之別義有等殺故待
人有尊卑上下之分待天性之親有親疏厚薄以
恩合之仁有等殺也待交際之人有親疏厚薄以
義合之仁有等殺也待天性之親有尊卑上下以

恩合之義有等殺也待交際之人有尊卑上下以
義合之義有等殺也無等殺且不可若倒行逆施
如何使的
正人由禮義小人縱情欲夫婦有別是節情欲之私
而歸於禮義之正如此篤夫婦之倫方是彼此以
正人相待若以狎褻嬺戀爲篤烏乎可哉
得罪於鄉黨州閭輕則爲其嗤笑重則爲其責辱豈
有仁人孝子忍令其親受人嗤笑責辱而不救之
理乎此幾諫之所以不能已而必繼之以熟諫也

不責天而責己便見己過而不見天過故不怨天不責人而責己使見己過而不見人過故不尤人是以君子貴自責耳

能盡天理天所能者無不能矣故不愧天能盡人理人所有者無不有矣故不怍人盡天理盡人理仍是自盡其理而已

天地間無論甚麽人總不能無一長可取故使人者當責自己不能使不當責人不可使也

不器使而求備則宇內無完人不求備而器使則世上無棄才交友教人俱是如此夫子特就使人一事言之耳

忠告善道正是恕以待人與訐以爲直者迥殊

忠是個勉强的誠誠是個自然的忠恕是個勉强的仁仁是個自然的恕誠與仁雖俱是體用兼備然細按之究竟誠是屬體的分數較多些仁是屬用的分數較多些

睿能始終透徹智能彼此分明一從一橫之別耳

克念即是向聖之第一步罔念即是向狂之第一步

作聖作狂並非虛語嚇人乃原始要終眞實確鑿之言也

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非道義之交不能如此

仁術者行仁之術也是故懲小過以戒其大惡刑之正是仁之誅一人以戒多人殺之亦是仁之也

狂者之氣清勝於其質狷者之質美勝於其氣故狂者識有餘而行不逮狷者守有餘而見不及

性沾滯者狷之流心活潑者狂之類

不欺之謂信故不欺人不欺己不欺事物俱算做信

行道知道凡有得於心俱謂之德曾子之德由於行者多子貢之德由於知者多

義不當與者若有人請與則又有可與之義然只可些少與之多則又傷惠矣

經營家計亦須素位而行觀畜馬乘節可見

宋儒有摸不著孟子處孟子却無有摸不著孔子處

宋儒講書有死於句下之處不可不察之

叢言卷四終

〔清〕徐潤第撰

敦艮齋遺書十七卷

清道光二十七年徐繼畬刻本

敦艮齋遺書序

凡人無一刻不在妄念中無論不當起而起爲妄卽當起而不以時時矣而逐於識解亦妄憧憧往來朋

從爾思求片時之靜不可得習靜者凝然端坐自以爲靜矣不知仍非心靜其弊也喜靜厭動遇事輒亂昔儒有言曰苟有欲焉雖

閉關靜坐心齋坐忘而其心未嘗不動也苟無欲焉雖紛華雜擾酬酢萬變而其心未嘗不靜也則甚矣靜之難言也　廣軒徐先

生博綜羣書精研周易著敦艮齋遺書十七卷深有得於周子主靜之傳溯其源於艮背默契心融旁推交通謂孔孟詩書言性言

天以氣不以理辨後儒分理氣爲二之非謂主敬之說或誤會而操持太嚴反失靜之本體明周子主靜之善之二說者最有益於後學何者養心修身舍氣而別求所謂理則枯槁而無成也舍靜而別求所謂敬則束縛而不安也向嘗疑之先生言之實獲我心

也恨不及見先生一叩昃背之法終日憧憧於妄念中而不知所止展讀是篇用自愧懼且自勵云哲嗣繼畬予典會試所取士也奉書求序謹書所見而歸之時道光辛卯季秋之月

通家弟湯金釗拜手譔

敦艮齋遺書

五臺徐潤第廣軒著　男繼畬校刊

受業續新德
堂姪繼壎校字

及門鈔輯姓氏

滿洲阿靈阿　介休張之翰
光州趙珍麟　光州王文鼎
光州王文晉　陽曲王萬昌
陽曲張廷銓　陽曲張庚泰
陽曲李　甸　陽曲馮　瑤
太谷柳　彬　介休張雨田
介休郭永錫　介休白世馨

介休侯步餘　定襄薄懋昭
定襄梁契孔　定襄薄承硯
崞縣李楷亭　崞縣李逵人
崞縣續新德　五臺趙新國
五臺劉貢西　五臺劉升瑞
五臺王瑞琳　五臺劉升鑑
五臺張志賢　五臺史兆麟
五臺李思白　五臺李維清
五臺胡宗緒　五臺趙湘芳
五臺賈登能　五臺韓　昶

五臺賈登瀛
堂弟　閒第　胞姪　繼疇
堂姪　繼秀　堂姪　繼賁
族孫　徵　姪孫　木

繼畬謹按　先君子中歲即潛心易學官內閣中書時不妄請謁公餘閉門手周易一編冥思默識證以儒先講學之書旁推交通獨有心得嘉慶辛未出爲湖北施南郡丞川江覆舟行李無長物仍手抄周易一冊竟日摩對瘴雨蠻烟不覺其苦解組後僑寓中州旋歸里設帳從遊日衆諸生請業之餘　先君子

輒爲講授儒學宗旨證以易象其人猝未領會則伸紙疾書數千百言或畫圖綴說以啟悟之繼畬恐日久散佚嘗乘間請錄存　先君子曰吾姑就所見與諸生相切磋耳豈欲與先儒爭講學名哉晚歲遊太原遊介休繼畬硯食燕南隨侍日少迨道光丁亥奉諱歸僅檢得劄記數冊乃屬及門諸子各鈔輯所存共得若干卷內有大同小異近乎重複者乃先後爲兩人講授隨手所書繼畬不敢妄爲去取謹合鈔爲一帙藏之篋笥自丙申出爲外吏馳驅嶺表者十年未遑授梓丁未復來閩中乃檢付剞劂戊申仲春工

竣謹記其緣起如此道光戊申二月下旬繼畬謹識

敦艮齋遺書目錄

卷之一
說易
卷之二
圖說
卷之三
圖說
卷之四
臆說
卷之五
卷之六
臆說
卷之七
雜言
卷之八
中庸私解
卷之九
逍遥遊解
剳記 庚辰
卷之十

劄記 辛巳 壬午 癸未
卷之十一
劄記 甲申
卷之十二
劄記 乙酉
卷之十三
劄記 丙戌
卷之十四
劄記 丁亥
卷之十五
雜篇
卷之十六
雜篇
卷之十七
遺文

敦艮齋遺書卷之一

說易

乾坤相交坤得乾之中而爲坎坎之中陽即乾德也於三才象人於人象心坎之彖曰習坎有孚惟心亨行有尙八純卦獨坎彖繫心指坎之中爻言也其初上兩陰爻則小體之象乾卦後次之以坎所謂天命之謂性性統於心者也

天與人以大體不能不予之小體以載之而載大體者反致累大體耳目口鼻四肢之慾牿之反覆而心之存焉者寡矣是亦天之所無如何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至寅而人事起焉寅艮同宮自坎以上其事全歸於天自艮以下其事全歸於人故艮之爲卦曰背曰趾曰限曰夤曰輔夾舌全以人身取象也大體之被累於小體也以其陷於形器如水爲岸束曲灣轉折不能自由艮之爲象一陽止於二陰之上以尊臨卑則向之拘束大體者莫不俯而聽命焉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與由乎天立由乎人人事無窮而此爲先古人後天八卦以艮繼乾坎之旨孟氏其得之矣

陰暗陽明乾純陽而坎得其中氣全乾之明屬之矣是謂明德初上兩爻氣之拘也物之蔽也超乎兩陰則明矣然爲知者之樂水不爲仁者之樂山則其明或不能久常艮一陽止於二陰

之上其靜如山不但能明且能常明而不遷是爲明明德故艮之彖傳曰其道光明

時至寅而人生人生而事起自艮以往人之權重是固然矣然非人之私意爲之也明而內見有已明而外見有人則已見人見皆足以蔽其明而以鑒爲智其害有甚於昏昧者矣所謂艮其背也不獲其身內無已見行其庭不見其人外無人見人已之見胥泯則其與萬物相見乎離也亦以天相見焉耳其行乎其不得不行也亦行所無事焉耳然則自艮以往人事安在亦第在乎知天達天合天而已豈曰人事有權遂可自私用智不受天命哉

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似宜接言如何是道如何則不離矣乃又說入不睹不聞者何也不睹不聞性地之眞境也道之本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戒愼恐懼不使不睹者妄睹不聞者妄聞然後大本立本立而道何患乎不生率而出之莫不中節矣不睹不聞卽其背也卽不獲不見也戒愼恐懼則其艮之功夫也艮背者愈篤則其誠愈至其德愈盛其功用愈簡易而神奇天下國家皆庭也經綸參贊皆行庭也以人治人又何人之可見也哉一部中庸前言不睹不聞中言不見不聞末言無聲無臭皆艮背之旨也

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後來之稱孔子者無以易之也然其言亦本於易艮彖艮彖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與孟子之稱孔子者字字合符由是觀之艮背之義唯孔子爲能盡之唯孟子爲能知之合之先立乎大一語足以見孟子孔子一脈相傳實與天地自然之法象羲文周公相傳之祕密無毫髮之齟齬吾人有志問津第卽孟氏書求之便是周行學者不讀易不知其言之如是其足貴也

易大傳曰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世人但神聖人感而遂通而不知其得力處乃全在於无思无爲借有思爲當其感時思爲蔽塞則不能通思爲沾滯卽通亦不能

遂也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卽易之无思无爲也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卽易之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艮背之境何境也无思也无爲也深山之中木石之與居鹿豕之與遊者也

大傳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又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之知也以其陽之明也明則照照則知也艮爲男之少孩提稍長之彖天命之性未漓故其道光明而有良知知愛之仁知敬之義人皆有之苦於不能達艮震相次以其所知繼以震足之動而達之天下矣王陽明之致良知本此達也致也其義一也

背者性地之眞境也其境大學以一言狀之曰明又以一言贊之曰至善繼善而成者不獲不見一物不雜故至善沖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則以其德之本明也至善者背也止於至善者艮其背也艮其背者其道光明止於至善者其明德自明彖傳曰艮止也故觀於艮而止至善之止字乃可識也

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蓋若是其不可已也乃夫子又謂天下何思何慮者何也無思慮者有思慮之本未有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而倘能用其思慮者也遊其心於何思何慮之天而後思慮之率性而出者正凡思慮之正者皆物歸其則直道而行而無所用

其造作機權之煩仍還其何思何慮之天者也故曰行其庭不見其人

得由於慮慮由於安就境求安約固難安樂又何嘗可安自得之則居之安耳若不自得得約得樂皆不安也大學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原於知止與孟子之安原於自得其義一也自得者得其所得於天者也明德也明德繼善而成止於至善即止於其自得者故居之安也

安何以能慮以其資之深也資非資其所居之境而資其自得者也自得者萬物皆備本係不竭之源不能艮背則跼蹐於約樂諸境左之右之所逢無非富貴貧賤患難夷狄而不逢其源無所取資慮將安發就令人窮返本而居非素安一刻之天心資之不深慮亦不得也資深一語安而后能慮之註腳也

周子曰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程子謂主靜稍偏不若主敬朱子宗之然訓詁敬字人各一說朱子晚年謂敬字向來說得太重看來只畧畧收拾便在這裏蓋亦自覺其非矣今按主靜之旨原於艮背明道答橫渠定性書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中間援引艮背以不獲其身證其大公與靜亦定之說以行庭不見證其順應與動亦定之說主定主靜其義無二主定之說既可援引艮背以證其是主靜之說則不援引艮背而判爲偏主靜從程朱指駁

之後其說遂比於異端而廢之主定與駁主靜之言出自一人兩相齟齬世亦兩存之而曾未有一加辨別而疑之者大不可解也則豈非耳食者之衆也

君子思不出其位夫子贊艮大象之言也而論語直目爲曾子之言記者豈其未見周易哉竊意曾子當日有會於艮背之旨爲聖學之要義因時誦艮之大象以寄其會悟貫通之意而因以示門人門人亦微會其意因即以思不出位之旨該貫曾氏之學又不敢直下斷語第直書其言而不復申明其言之出於易以示其意由是觀之曾子之學亦以主靜爲宗旨者也

孟子之學歸之不動心開以立大體而其用功要旨則云日夜

之所息息者止也卽艮背也息兼止息生息二義惟其止息乃能生息艮兼行止二義唯其時止乃能時行由是觀之孟氏之學亦以主靜爲宗旨者也

後天八卦之配五行也坎水北離火南乾兌皆金而居西北震巽皆木而處東南皆各守其方者也唯坤艮二土由西南以亘於東北其氣通貫乎中宮矣土於五常爲信而位乎中以圖書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者之咸位乎中故也五方無中則東西南北無所取正矣五行無土則金木水火無所寘體矣五常無信則仁義禮智無所自成矣中者心之象中心之所以爲忠也土者中之物心之誠之象不誠無物忠之所以兼取於信也主

靜者主土也後天八卦以坤艮通貫中宮而爲水火金木之主者有明證也主土者主忠信也一部論語夫子兩言主忠信而大學之誠意中庸之誠身曾子之三省孟子之返身而誠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皆歸於忠信之意河洛卦圖具在其脈絡可考而證也世旣疑周子之主靜則與其宗主敬之先儒何如宗主忠信之先聖之爲得乎然主靜主忠信同條共貫本之卦圖法象昭然若主敬則自係程朱之旨於圖無徵也

坤象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西南坤位東北艮位也折中曰坤爲地艮爲山山卽地形之高而上交於天者也自來以坤艮並言以其皆屬土也坤者土之全體艮乃土之高者也論語曰仁者樂山仁者靜文言曰坤至靜而德方主靜之旨主坤艮也然於八卦中取坤艮而主之者亦不自周子始商正建丑爲地統其易歸藏歸藏之義以坤爲首也萬物生於土而死歸於土故曰歸藏也夏正建寅爲人統其易連山連山之義以艮爲首也六畫之卦上下皆艮故曰連山也由是觀之二代之易意主乎土卽主乎靜也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用建寅也人生於寅人事之大者莫過於爲邦爲學爲邦建寅爲學主靜其義一也爲邦建寅用艮之成始而成終爲學主靜用艮之時止而時行也

後天八卦五行相生之序震巽之木以生離火生之順者也至

於由南而西火炎剋金生機息矣有坤土之介乎其間順瀉火氣於是火生土而土生金乾兌之金以生坎水生之順者也至於由北而東水大漂木生機危矣有艮土以介乎其間逆滲水氣於是水入土而土生木是故土旺四季土寄四隅惟東北與西南兩隅土工尤盛故以坤艮兩卦處之也夫坤艮兩土足以濟造物之窮而神其變化如此是以二代之治義取諸此以周子之深於易主靜之言其非漫無根據可知矣而柰何其輕改之

孔子聖之時者也時由於靈靈由於虛虛由於靜靜如山止靜之至也艮於其背不獲不見虛之至也則止則行靈之至也至

於靈而動靜皆不失其時矣

自來講道學者動以虛無寂滅爲異端其論久成律令舉世莫不然也夫虛非無也寂非滅也虛如椀之未貯無則並椀去之矣寂如鐘之未叩滅則並鐘毀之矣謂無與滅爲異端可也謂虛與寂爲異端不可也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無適無莫無可無不可非虛乎與木石居與鹿豕遊不睹不聞無聲無臭非寂乎咸之大象曰以虛受人大傳曰寂然不動此兩言者孔子之言也曰寂曰虛即艮背之義主靜之旨也不得以二氏亦曾言虛寂遂幷孔子之言虛寂者亦棄之

折中曰艮者地形之上交於天者也巽者天氣之下交於地者也予按後天八卦五行圖惟坤艮二土自西南而東北直貫中宮正是地形上交於天之象九宮後天八卦圖惟四巽六乾自東南而西北直貫中宮正是天氣下交於地之象也自四至六於九宮爲人元自乾至巽於八卦爲天道天即人也人即天也法象自然之妙非強設也故君子之學始於主靜所以法坤作終於達天所以效乾知

三百八十四爻統於六十四卦者也六十四卦統於八卦者也八卦之三男三女統於乾父坤母者也坤者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統於天妻統於夫臣統於君是故坤又統於乾者也按之後天八卦圖乾統三男而居北東陽也坤統三女而居南西陰也所謂二氣者也然豈眞有二氣哉只此乾元一氣自西北而趨東南則爲陽自東南而返西北則爲陰陽譬則一呼陰譬則一吸也東南巽宮乃呼吸轉關之地乾道變化之方也

以十二支分配九宮丑寅在艮辰巳在巽自一陽生於坎宮之子爲乾卦初爻歷丑寅卯而至辰位值乾之五爻所謂飛龍在天者也乾德之極者也故十二象專以龍屬之於辰再進而至巳則亢龍之位矣不免於有悔矣然所謂有悔者亦爲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者言耳若因悔用悔悔進爲退悔存爲亡悔得爲喪由飛天之龍一變而爲藏穴之蛇則无悔矣是故巽之下斷有穴象而十二象特以蛇屬之巳也龍蛇一物進則爲龍退則爲蛇是故廣象中巽兼進退而與辰龍巳蛇同在四宮也故曰巽爲乾道變化之方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而夫子於六十四卦中立九卦以修德終於巽以行權行權者即所謂知進退存亡之聖人也在聖人謂之行權在乾道謂之變化胥於巽乎取之也

帝出乎震即與萬物相見乎離矣然出而與萬物相見帝自帝物自物耳中間受之以巽巽德爲入凡出而與萬物相見者皆入乎萬物之中而與之相見者也入乎物然後能見物之則而無私見既無私見見如不見是故相見乎離者仍即艮之不見

其人者也而吾夫子吾無知也之義視此矣既相見乎離卽致役乎坤坤德爲順見物之則以則還物所謂順也物來順應無私役也既無私役役如無役是故致役乎坤者仍卽艮之行庭不見行卽役而不見之謂順也而吾孟子行所無事之義視此矣無知無事聖人之詣要非巽入無由幾此也

巽位東南當春夏之交自此以往便是與萬物相見之地一與物見而富貴貧賤患難夷狄諸位皆生人所不能逃富貴者位之樂者也貧賤患難夷狄者境之約者也常人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於諸凡之位先不能入而何由素位而行乎然無怪其不能入也前此無艮背之功身見人見障蔽牽制德性

蕩然第於種種境遇中求其有得不但約境無所得卽處樂境所得者亦驕耳淫耳又其甚者禍患耳跼天蹐地視人世總無可入之境也君子自艮背以來大體已立震足之行步步是入世卻步步是入德無入而不自得而何嘗有富貴貧賤患難夷狄之見也哉不獲其身乃能自得不見其人乃能相見此一關頭至爲切要入世者所宜致詳也

震爲陽生兌爲陽長乾爲陽成由長至成兌乾緊連中無間隔由生至長中隔巽離坤三卦者何也大可爲化不可爲化不可爲故兌卦之後卽受之以乾中無人力大可爲故震卦陽生之後受之以巽離坤而後至於兌之陽長長斯大矣自巽以下皆所以爲之也陽之長現於兌而長之機早伏於巽震出巽入間不容髮方生卽長機無停瞬也以五行言之兌爲金而金之長生在於巳以五常言之兌爲義而精義入神在於巽氣之無微不入者莫如風析義如風之入物義斯精矣義之既精然後可據以爲質進而至離禮以行之也離爲禮也進而至坤孫以出之信以成之也坤德爲孫坤象爲土土主信也夫而後成其爲喻於義之君子益由精義而集義而後受之以兌則所謂足以和義者兌者和悅也義至嚴化嚴爲和義之所以有功而可大也故曰陽之長也其在於金則由三伏而至正秋而後金體現者也其所以然之故乾居西北自坎之冬至陽生至震之帝出

爲一呼離之夏至陰生至兌之西成爲一吸巽介呼吸之間呼之終吸之始也吸者收取於外以歸於內是以自巽以往收取於外者愈多歸於內者愈充實也

大傳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按之後天八卦圖精義入神巽也用者離也義之既精然後可以致之於用與萬物相見乎離也精義以致用而後其用利其用利而後身可安曰利曰安坤之象也乾主元坤主利坤又象土故可安也自精義以至安身皆廣業之事而聖人以爲崇德何也德大體也小體者大體之輿未有輿不安而在輿上者能安者也故身安而後德可崇身與萬物不能離骸隔而氣自通羣聚而事相

闕未有事敗氣傷而身獨安者也故用利而後身可安用各有宜所謂義也義之利不利在外而所以推而致之者由乎內未有內之見義不精而致之於用而利者也故精義而後用可致義之精者至幽極微千變萬化可以神會不可以言語解不可以迹象求不可以意見測使心爲粗浮之心未有能入者也故入神而後義可精巽爲風能入如風庶幾能與神遇而義可得而精矣神卽乾以君之之君帝出乎震之帝此君此帝在坎爲鬼在離爲神鬼屬魄而能守神屬魂而能遊能入者巽之才所入之神已至離矣故曰以致用也

坤艮相對不獲其身者艮也利用安身者坤也借非不獲其身

於前則亦無以利用安身於後何也獲者得也卽利之屬也見利則忘義尙望其精義入神乎夫惟不獲其身祇知有義心之靜專乃能入乎義之至精之分而致用而利用而安身也安身之本在精義精義之本在不獲其身古人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又云外其身而身存此之謂也

孟子好言存曰存其心曰操則存曰其爲人也寡慾雖有不存焉者寡矣至於人之異於禽獸章直舉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幷自己都以存之一言包括之是豈孟子之私言哉夫固有所受之也夫子易大傳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是孟子言存之所自出也然按之圖象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分明連山歸藏之遺

義而周子主靜之微旨也天下之至靜者莫如山與土震爲大塗道也艮震相次是靜如艮山則性存而爲道之門也兌爲金義也坤兌相次是靜如坤土則性存而爲義之門也然艮山卽坤土之高者而修道以仁仁統四端則言艮不必更言坤言道不必更言義且義之本位雖居於兌而義之先機已萌於巽艮爲門闕而震巽以次相受則是靜如艮山而性之成者已爲存而又存而震道由是門以出故云帝出乎震巽義由是門以入故云精義入神也夫子於易宗本朝首乾坤而仁者樂山艮背之意用之以修天德行夏之時艮背之意用之以行王道傳之曾子則曰思不出其位傳之子思則曰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傳

之孟子則曰君子存之而不動心立大體日夜之息等旨則皆所以發明存之之功在於主靜者也

中庸素位章之入字言入世也衣錦節之入字言入德也然入世卽是入德入德卽是入世所謂合外內之道也借令舍德而言入世卑者爲趨避高者爲功利其究也於世上約樂諸境皆不能入舍世而言入德斷滅之見執空無異於執有寂默之功感應終歸於昏亂其究也於德中實際一境又不能入是故入世之君子於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入而不自得而入德之君子未嘗於遠外求近顯外求微舍風而問其所自也

先儒之言學也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

萬世開太平蓋推之惟恐其不高遠也先聖則否曰古之學者爲己蓋引之惟恐其不卑近也然己字須辨有小體之己有大體之己小體之己與天地生民往聖萬世判而爲二大體之己與天地生民往聖萬世合而爲一艮背之學先立乎其大者不獲其身無所謂耳目口鼻聲色臭味也行其庭不見其人無所謂天地生民往聖萬世也只此有獨無對之大體浩浩落落上蟠下際就做盡立心立命繼絶學開太平事業皆無所爲而爲者也必欲強求其所爲都只爲大體之己耳非以爲天地爲生民爲往聖爲萬世也是故治人皆所以修己也親民皆所以明德也廣業皆所以崇德也凡四書五經中說向萬物萬事處卽

是說到方寸處而不然者就令閉關靜處枯槁沉淵坐忘卽是坐馳也故學者但就卦圖中透得艮卦立大體巽卦入德兩義而聖學大旨便已明其十八九矣

庚甲先後之義說者不一按甲庚之於六陽爻無不輪乘要以甲寅庚申爲正位謂其爲天地之介德而木金之純氣也先甲寅之三日辛亥也後甲寅之三日丁巳也先庚申之三日亦卽丁巳後庚申之三日癸亥也甲庚先後同取亥巳而丁巳又甲後庚先之所共何也亥者乾之宮也巳者巽之宮也乾立體於西北而變化於對面之巽止此丁巳之一時一位而陽盡陰來潛移默轉以是爲變化之妙無迹可尋而欲人之研其幾也易之爲道其要无咎震无咎者存乎悔憂悔吝者存乎界巽者陰陽轉關之界也吉之先見其幾微甚研幾如巽風爲進退爲不果而後能無微不入是故先甲三日探源於乾後庚三日歸根於乾其甲後庚先之三日乃乾道變化之時位拈以示人與孟子雞鳴而起一章以舜蹠之間示人同旨欲人之重其界謹其幾而進乎巽以行權也

乾性也甲仁也庚義也易以仁義對言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也又以道義對言者如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是也道者率性之總名仁統四端乃道之指歸道卽仁仁卽道以陰陽剛柔分配則曰仁義以總統分析對言則曰道義也離爲與萬物相見之

地其前一時位爲巽有一物則有一則所謂義也使事幾已動而析義不精必不能應事合宜處物得當道非其道仁非其仁矣巽者入也入乎事物之義而神變不測斯利用安身而德可崇也甲後庚先陽變爲陰剛化爲柔木氣外洩金精內生慈祥之極斷制出焉惟其詳盡諦當是以邇遠可行蓋仁與道非義不成而義本無先卽以仁道之後爲先此巽卦九五所以又著無初有終之象而先庚三日之丁巳卽是後甲三日之丁巳也乃斷制已成慈祥完全歸於乾位上達天德後庚三日之癸亥亦猶是先甲三日之辛亥焉耳易道之剝以成復天道之秋以成春王道之刑以佐德學道之徙義以崇德克己以爲仁胥此

意也
易於十干中甲庚而外又著一己字革卦之己日乃孚是也戊辰戌戌己丑己未土日凡四而土功莫著於己未以其介離兌之間順洩火氣以生金體足以濟造化之窮而四序五行由是以循環不已是以月令中央土特位置於夏秋之間而後天八卦移坤於西南離兌之間與己未同宫己日乃孚繫於革彖此其故也己卽坤也坤爲地地以土爲體孚乃坤地己土之本德也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河圖洛書土在中央於人象心於德爲中於人心之中爲忠爲信爲誠土德在中而功用寄於坤位於人象如心之恕恕一言而終身可行卽坤之得朋致役也執中

之謂忠時中之謂恕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主忠信夫子於論語兩言之忠信所以進德也又於易言之大學中庸歸重一誠閑邪存誠修辭立誠又於易屢言之凡此諸要義胥統於己日乃孚一語之中而本義讀己爲以字音辜負不少蓋脫氣言理則理爲虛懸就氣指理則理爲著實圖者畫氣之象者也而作易者設卦觀象讀易者觀象玩詞於中得理焉理氣豈可分離也哉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之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按此章之旨卽具於後天八卦圖中乾天之位崇連乾者坎坎於五常屬智繫連乎乾智崇效天矣坤地之位卑連坤者離離於五常象禮繫連乎坤禮卑法地矣乾之三爻皆有崇象析而觀之其上爻爲亢崇艮者得乾之上爻而成卦者也繫連乎坎則智之崇不但如乾且如乾之上爻焉斯崇之至也故艮卦有曰其道光明也坤之三爻皆有卑象析而觀之其初爻爲尤卑巽者得坤之初爻而成卦者也繫連乎離則禮之卑不但如坤且如坤之初爻焉斯卑之至也故巽卦有曰巽在牀下也居高者下照無微不澈故智愈崇則禮愈卑巽風爲天氣之下交於地是其象也有禮則身安而神清故禮愈卑則智愈崇艮山爲地形之上交於天是其象也震爲大塗道也震爲春生仁也

道無不善善無不行道卽仁仁卽道也兌爲金之斷心之制也兌德爲說事合宜而物與我皆說也義也道義具於性性存則道義自生而性之所以不存者以其智不足以察是非之幾視聽言動皆違乎禮是以欲動情勝本心失而天性牿亡也果能智禮兼致則成性存存而道義之千變萬化皆由性發亦如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交易變易時行物生也按照後天八卦圖解淸繫辭此章然後顏淵問仁一章之旨可得而解矣智禮以存性四非四勿以爲仁其義一也

敦艮齋遺書卷之一終

敦艮齋遺書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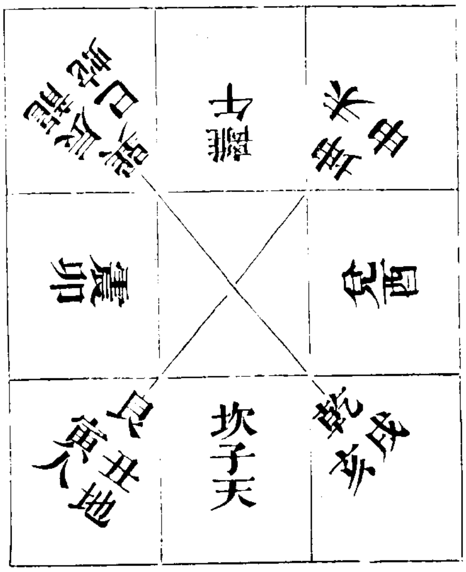
圖說

後天八卦端隅圖

心學八圖

後天八卦端隅圖說

八卦端隅圖



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孟子云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蓋德不可知知之於其隅性不可測測之於其端也是故孔子教人不曰舉一隅卽曰叩兩端後天八卦乾坤其兩端乎乾立體於西北其東南之巽則天風之下交於地者也故巽之下陰仍地其上二陽則天也坤立體於西南其東北之艮則地氣之上交於天者也故艮之上陽仍天其下二陰則地也乾坤兩端體之兩端艮巽兩端用之兩端合而言之則四隅也學易者觀於圖之端隅而古今學問宗旨可識矣作端隅說如右

乾天也卽性也天命之謂性是也

坎心也乾與坤交坤爲腹腹受乾中之氣而爲坎其初上兩陰爻小體之象也其中一陽爻乃大體之象也故八純卦中心之一字獨繫於坎彖焉其詞曰習坎有孚惟心亨行有尚人皆謂離爲火象人之心非也離爲萬物相見之位乃心君治事之朝非其燕寢也計一日之中人君坐治朝者十之一居燕寢者十之九雖坐治朝其定靜不改燕寢之度君之淸明可知也雖在燕寢擾攘一如治朝之時君不復能爲君有終於昏迷雜亂而已矣此衆人之所以皆不免於心痛也人苟知坎爲心之本位則心法之功思過半矣承載大體者小體之功故孟子云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陷溺大體者小體之過故老子云

人之大患惟吾有身天下之無全利雖天無如之何也自聖賢而外多少英雄不免爲小體所累況庸庸者乎雖知坎爲心之本位而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不能去心欲安其本位而不能矣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天生人命之以性具之於心而天之權止於是矣其大體之累於小體天亦無如之何矣至於寅而人事興取坎中一陽立於二陰之上其卦爲艮於是小體第率其承載大體之職無復陷溺掩蔽之害矣考艮之爲卦艮背艮趾艮限艮輔皆以人身取象者因人生於寅人事至此而始出也

易曰成言乎艮又曰艮者萬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夫天德王道聖功一言以蔽時而已矣而時之終始胥於艮乎受統焉是故艮之一卦孔子之言爲邦也主之行夏之時取諸艮宮之始寅而終丑也孔子之言修德也亦主之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卽艮彖之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也蓋孔子聖之時者而艮之爲卦徹始徹終於流行之中寓凝靜之義實於聖德爲相合故後之言學者旣宗孔子卽不能不主艮卦圖象之本然非強設也

艮居東北喪朋之地一陽獨立於羣陰之上朋從皆絕則虞廷精一之旨也而顏子之克己曾子子思之愼獨孟子之寡欲伊

川晦翁之主一無適胥準諸此矣

艮象爲山艮德爲止所謂仁者樂山仁者靜也而周子之主靜陸子之先立乎其大孟子之不動心日夜之息曾子之思不出位止至善胥準諸此矣

艮之彖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陰主幽陽主明明故能知故曰乾知大始又曰乾以易知陽之在震在坎猶有陰質掩蔽之廣至於艮則超乎陰上而其光有耀矣故光明之道獨屬之艮也是大學明明德之義也而陽明之致良知準諸此矣是知也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我有之而我蔽之學問之道惟在去其私蔽以復其本明之體故孟子曰求其放心而已矣故

陽明曰道問學是尊德性得工夫非此知有所不足而以學問增益之也增益之則明道之所謂用智孟子之所謂鑿也孟子之行所無事孔子之無知卽艮背不獲行庭不見之義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也其道本自光明能照物則以則還物何所庸其知識哉知識之用由於行庭而見人見人之故由於有身故大舜之舍己大舜之所以爲大智也孔子於六十四卦中擇出九卦以爲脩德之準而首之以履履踐履也行也殊無所謂窮理格物者其故何哉履之爲卦上乾下兌乾卽明德知大始而其知易故無庸別以知增益之也艮得乾成卦之爻一陽在上其道光明卽履卦之上乾也是以艮卦之後直受以震足

之行

良知雖由天授大體不能自立陸子之立大體用學力處在立上陽明之致良知用學力處在致上因艮位寅人故人力所必不廢其因天德以用人力而不離乎天德以用人力則陸王之學之恪遵孟子而獨得其旨者也

先聖先賢姑勿論諸儒中周子之主靜明道之定性陸子之立大體陽明之致良知玩一艮卦而四子之學其胥出於法象之自然者有目同覩也豈容人之以其私意而分門別戶任意軒輊哉

以上所稱艮卦之德頭緒雖多義則一貫一陽立於羣陰之上天君山立百體從令惟能喪朋故無欲而靜惟能靜故無所障蔽搖奪而明惟明故能照而動靜不失其時至於時則盡人合天聖人之能事畢矣

歸藏之易以坤爲首連山之易以艮爲首其義則一何也以八卦分屬五行坤艮皆土也離火宜生兌金而火大克金有坤土以順洩火氣而金可毓矣坎水宜生震木而水大漂木有艮土以逆滲水氣而木可植矣金木水火之運行也皆土德以濟造物之窮仁義禮智之運行也皆信德以濟人事之窮土本位中在人則中心也故信上又須加忠字以遡夫信之所從來而孔子屢言主忠信也主忠信者主坤艮也又就坤艮分之坤爲已

土陰之屬也艮爲戊土陽之屬也山雖本於地而高於地高者足以臨下陽雖基於陰而尊於陰尊者足以統卑坤得朋而致役艮喪朋而受成有喪朋之德以爲之體而後得朋者不失之憧憧往來致役者之紛紛從事不若受成者之統攝終始之有要可持有端可據也則主坤又不若主艮是以孔子旣以牝馬之貞爲凡爲君子者著利往之義至於論爲邦而取建寅之夏時論行止而取艮背之不失其時爲治爲學皆主於艮其實主艮卽是主坤艮山土坤平土山土止平土靜止亦靜也此周子主靜之學所以爲學易之源得孔子主忠信之意而爲後儒之宗祖也以上論艮卦

一陰一陽之謂道後天八卦圖乾率三男居東北所謂一陽也坤統三女居西南所謂一陰也陰滿亥月而乾居焉陰終而陽生也陽盛巳月而巽居焉陽終而陰始也是故乾巽者陰陽之界也自乾至巽氣之呼而出也進也自巽至乾氣之吸而入也退也進退之機握樞於巽故曰巽以行權德之制也

巽居辰巳之間一陽生子值乾初爻至辰值乾五爻則龍之飛也再進而巳則乾之上爻爲亢龍有悔矣巽爲進退爲不果用權之象也飛天之辰龍一退而化爲藏穴之巳蛇巽之能事也由退而進由亡而存由喪而得常人之所能也由進而退由存而亡由得而喪非聖人不能也故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

者其惟聖人乎蓋惟體乾之聖人乃能巽以行權故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巽值三四月離值五月坤值六七月南面三卦由春暮以迄秋初萬物昌明由齊而相見而致役萬事繁興帝出乎震出而理萬物成萬事宜也乃方出而即接以巽之入何也金生於巳於五常爲義入者精義入神也物有則爲事有理焉不能精義入神則不能入物而得其則入事而得其理也故凡人於境遇不但貧賤患難夷狄不能入即富貴亦不能入先不能入更何問其自得不自得素位而行之君子所以能無入而不自得者以其能用巽德之入而精義入神故也

巽德爲入離於五常屬禮坤德爲順於五行爲土於五常爲信君子義以爲質體巽也禮以行之體離也孫以出之信以成之體坤也聖人之言合於自然之法象者如此

入神也入物也入事也總之入富貴貧賤患難夷狄之位也是則然矣乃要而言之則入德耳中庸曰知風之自可與入德巽風何自自乾天以吹及於地耳自乾天而出來者還入歸乾天而去故自巽以往步步入世以與萬物相見乃步步入德指乾天以來復也中國一人也天下一家也萬物一體也齊家治國平天下止以完其一身之明德也外面擴充得一步正是內邊踏實得一步道合內外豈有人已之可分哉借令巽之入有人

已之分彼艮之止亦宜有身人之別而何以云不獲不見哉巽爲德之入歷離坤兌以至乾爲德之成乾德之成始於巽乾金之生始於巳氣之與理無殊致也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一段乃自巽至乾之所以然也德出於天即乾也兌之說也行道而自得德有於已故說也坤土也主利者也致役者也身之安也恆於斯用之利也恆於斯用之致也恆於斯離之相見乃用之所由感發也致用利用非精義不爲功而精義而至於神非巽之入不能也入神而義精焉義精而用之致者利焉用利而身安焉身安而心說焉心說而天達

焉而德成矣巽入之義顧不重乎尺蠖之屈龍蛇之蟄曰屈曰蟄均爲巽德之入摹寫其情狀也先儒云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離密與六合而二之則雖退藏之至而終屬有地可指有迹可尋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未爲不顯之至也若夫有物有則以人治人不識不知行所無事旣内外之不可分亦動靜之不可別密卽六合也六合卽密也斯造於無聲無臭之域而爲退藏之至矣莊子云絶迹易無行地難又云藏天下於天下斯善言藏者也 以上論巽卦

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俗人累心於物異端離心於物皆非治心之法也艮之止也超乎萬物之上巽之入也行乎萬物之中不累於物亦不離乎物合艮巽兩卦細研之而有悟焉聖人心法之妙不外是矣

凡物之居隅者皆具兩端以其可彼而可此俗言模稜是也艮具行止二德以其位兼丑寅丑止而寅行也巽具進退二德以其位兼辰巳辰進而巳退也人知行之爲行而不知止爲行本人知進之爲進而不知退爲進機知止之所以見貴於大學知退之所以見重於文言也乾之羣龍欲无首坤之牝馬戒先迷謙之六爻皆吉皆利胥尙止尙退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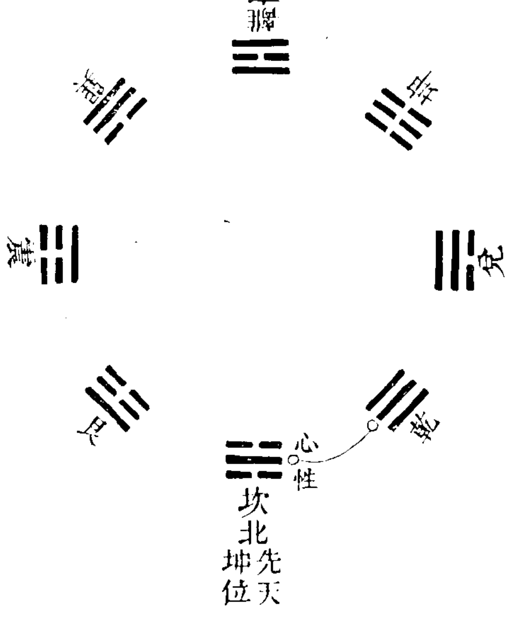
老子其知巽乎周子其知艮乎夫子猶龍之嘆嘆其不爲龍之亢而知退也明道定性一書通篇援據艮卦周子主靜之傳也

然後儒竟指老子爲異端周子之主靜易之爲主敬又云周子之學本出於道士陳摶第以朱子常尊之不便直指爲異端耳此皆所謂以耳食者也八卦圖具在盍取而研究之 以上通論艮巽卦

心學八圖

第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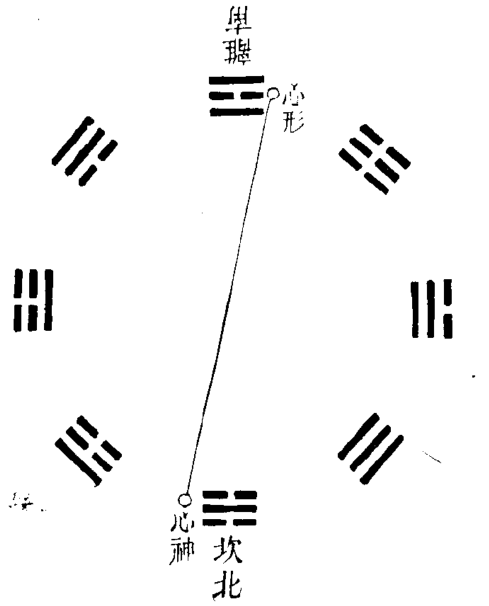
心性之圖



先天卦位乾南坤北乾坤交而爲坎離坎者坤腹孕乾之象坎之中陽卽乾之中陽也六十四象惟坎象特繫心其詞曰習坎有孚惟心亨行有尙益就身觀之上初兩陰爲小體中陽爲大體就心觀之上初兩陰爲心之形質中陽乃其所統之性也性命自天而乾爲天故性曰天性又曰人心卽是天心

第二圖

人心形神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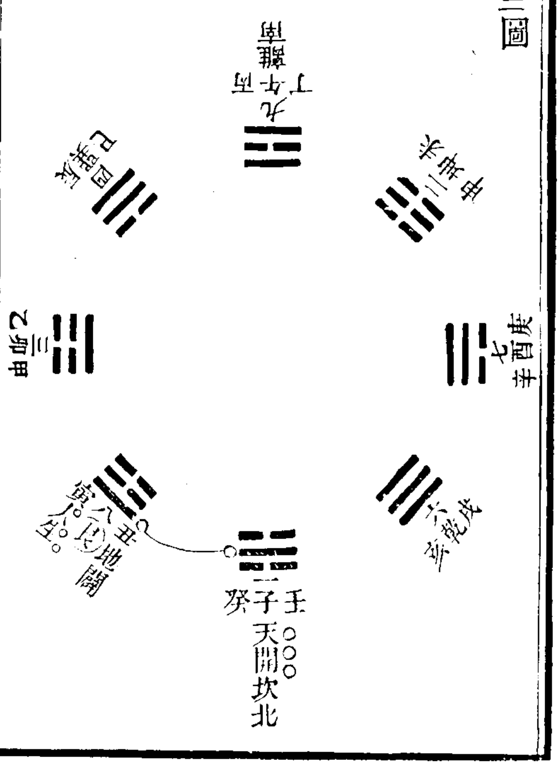


就人身觀之心南腎北似心宜繫之南離矣今易乃繫之北坎腎位者何也人之形雖南而神則北主神言也神動則南而靜則北主神之靜言也然神動則南自常人言耳自聖人言則處物亦坐照耳所謂行庭不見動亦定也是故天樞以北爲其所明堂位人君之位在乎北而周子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也人心之形所以在南神所以在北者緣先天之南乾北坤其中爻皆具心象坤之重濁主形質南交於乾故心之形質不能不南乾之清輕主神氣北交於坤故心之神氣不能不北主神言心主乾也主神之靜言心主坤中之乾也坎之中陽乾也君也君道無爲故靜離之中陰坤也臣也臣道致役故動動

亦定則叉坤之無成喪朋受統於乾之義也

第三圖

立大之圖



坎之初上兩陰小體也耳目口鼻四肢也中一陽爻大體也心也非人之大小之陰小陽大自然之法象也大體屬陽本自光明陷於二陰之中則陽光爲陰質所拘蔽故曰坎陷也天之生人不得不以小體載大體乃小體卽以累大體有一利卽有一弊天亦無如之何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心位正子中合性理天之開也至艮宮寅會而人功出焉將陷於小體之大體提而出之使之止於小體之上大體常尊而小體承於其下而聽命焉有視聽持行役於大體之功更無陷溺掩蔽連累大體之過故艮之彖傳曰其道光明言其出坎去蔽而陽光之體用始彰也孟子曰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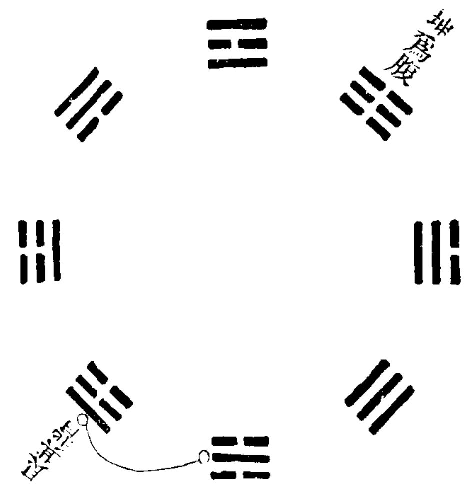
者不能奪也此之謂也艮止也故曰立艮象山立不易方可知也

乾主四正坤主四隅故二十四山壬癸在正北甲乙在正東丙丁在正南庚辛在正西十幹天數故隨陽而居於一三七九奇數之中宮其四隅之二四六八宮止有地枝無天幹也今謂戊巳之納於二坤八艮何也查八卦納甲法本於參同契月受日明之法象甲乙納乾坤內卦丙丁納艮兌戊巳納坎離庚辛納震巽壬癸又納乾坤之外卦戊巳居中央之五宮納於坎離得陰陽之中氣以中納中以天幹之中居地數之正其爲以類相從羲極明了無可疑者但五行有氣有形戊巳土之氣丑未土

之形天主四正南北二正之戊巳所謂在天成象地主四隅西南東北二隅之丑未所謂在地成形乾道首出坤道後得戊巳納於坎離其氣在天而首出於前丑未納於艮坤其形在地而隨之於後丑即在地之戊未即在地之巳中於四正四隅無不通也土居八宮之中地以土爲體居天之中寄位於坤艮者寄位於地也寄隅依然寄中也

第四圖

艮背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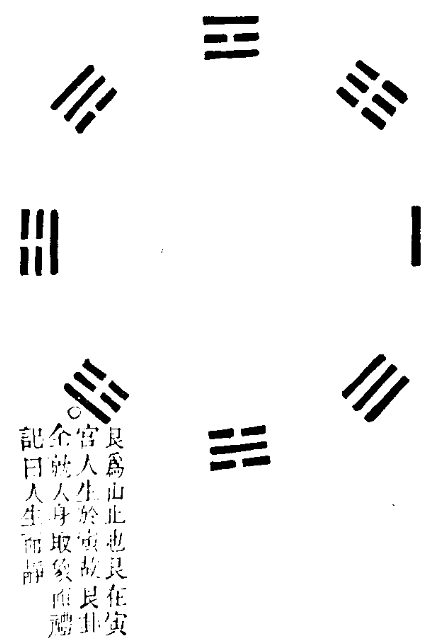
孟子之立大陸子主之溯而上之即艮背之學孔子所主曾子所習子思所傳授之孟子者也何以明其然也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以四則字發明時字論語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以兩則字發明時字論孟以六則字發明時字其源皆出於艮卦彖傳之以兩則字發明時字也艮彖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其傳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上句解不獲其身下句解行其庭不見其人而總贊之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其詞與孔子之自道孟子之贊孔子者先後一揆絲毫不爽艮背之學豈非孔子所主乎曾子之學在大學其言曰在明明德在

親民在止於至善止於至善非卽艮彖傳之艮其背止其所乎背之爲地內慾不萌外慾不接可不謂至善乎明德親民者明明德於天下非卽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乎艮大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而論語直以爲曾子之言則曾子之服膺於艮背者不亦可想乎子思之言曰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曰故君子必愼其獨也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不睹不聞而獨非背之不獲不見乎未發之中非時止則止乎發而中節之和非時行則行乎致中和而位育非卽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乎位育者光明之至也不失其時故又曰君子時中也至於子思

傳之孟子陸子主之者則其說具詳於立大之圖立大圖與此圖實則一圖因言之已長故分圖各發以便觀覽置立大圖於此圖之前爲背之一陽泝其原於坎也

第五圖

主靜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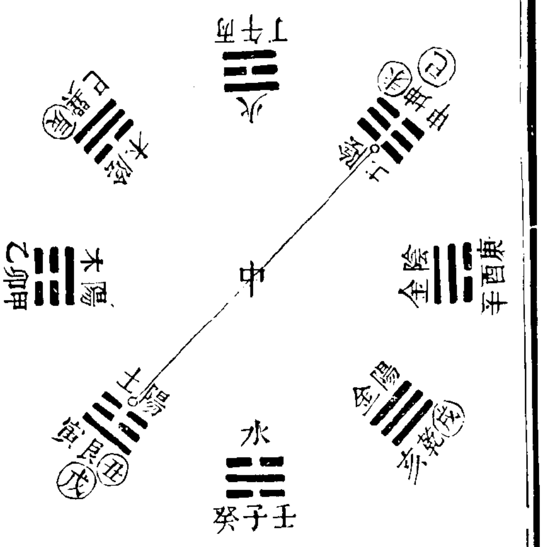


艮居寅地而人生焉艮爲山止也靜也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葆其性而不失則爲仁者樂山仁者靜靜也者人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卽孔孟以來相傳之艮背立大義也故周子主之明道述之其說具詳定性書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主靜者主性也定性者主性之靜也無欲故靜周子之自註恐人之錯會爲動靜之靜也而伊川曰靜便入禪靜便是忘說敬不說靜而朱子主之故桐溪李氏以爲濂洛之學至是而稍變又伊川以繼善之性非義理之精微故桐溪以爲鄒魯之學至是而大變云

第六圖

主靜卽是執中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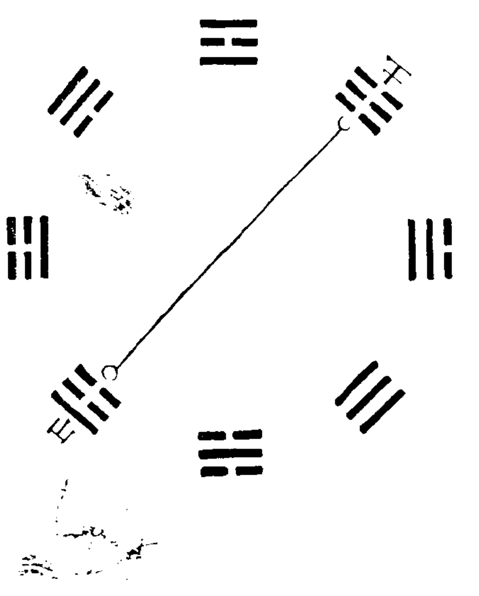
折衷曰巽風者卽天氣之下降而交於地者也下交於地故下爻變而成坤之偶艮山者卽地形之上升而接於天者也上接於天故上爻變而成乾之奇今按八卦分配五行坤艮皆屬土則所謂艮卽地形之上升者其義尤確十幹五行分配八卦水納坎火納離木納震巽金納兌乾土居中央分王於四隅之辰戌丑未而戊爲陽土寄宮於艮己爲陰土寄宮於坤艮山坤地山附於地與地一體山亦地也故坤彖繫西南並繫東北正以東北之艮與西南之坤皆屬坤地之體但坤陰土而柔艮陽土而剛而別名爲石耳

自堯舜以來以執中爲聖學中乃洛書九宮之五位其氣爲戊已其理爲忠信中氣一也分戊已而兩由兩而四則所謂辰戌丑未者也中理一也分忠信而兩由兩而四則所謂仁義禮智者也中氣中理渾然而居於中央之五端倪不露雖欲用之無從措手然有中則有外以外包中猶之以天包地以一二三四六七八九之旋轉於外者卽天也五之奠定於中者卽地也天卽乾地卽坤乾包八方其立體在西北而變化於東南之巽巽具進退兩義進卽天氣之呼退卽天氣之吸也坤主四隅其立體在西南而得主於東北之艮艮具行止兩象止卽地功之終行卽地功之始也此所以戊已之氣寄於坤艮兩宮忠信之理端在坤艮兩卦者也其氣何氣其理何理靜而已矣文言曰坤

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是坤之靜也論語曰仁者樂山仁者靜是艮之靜也是故主靜者主坤艮也主坤艮者主戊已也主戊已者主忠信也主忠信者執中也主之爲義與執同皆持守不變之意也

第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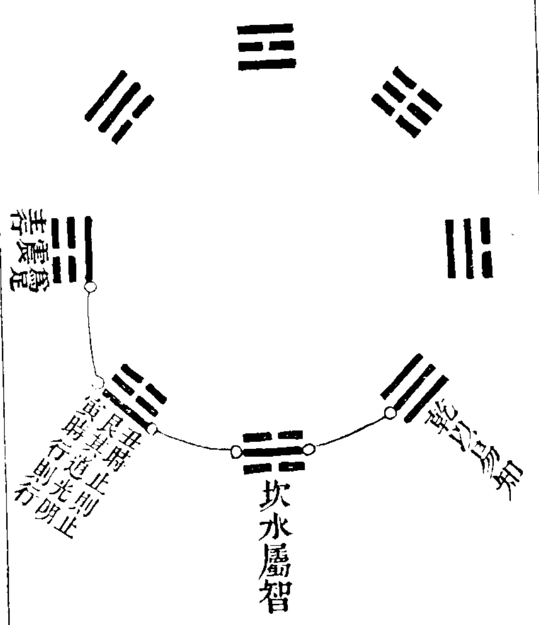
主靜得連山歸藏遺意之圖



夏易首艮連山是也商易首坤歸藏是也萬物始終於土故以坤爲歸藏貞下起元言歸藏而萬物之始在其中矣夏商遞傳執中之學中之理氣寄宮在坤艮連山歸藏用卦之義小異而大同用坤地艮山之靜以執中耳周子之主靜本得之周易而採之二代之易乃尤爲符合道止一道所從以入道者雖欲有以自異而不可得也此圖卽前圖分圖易講爲閎者聊淸頭緒耳

第八圖

致艮知之圖



乾陽主知坎得乾中屬水爲智凡水外暗內明卽外陰內陽之象也內陽故知艮外陰則蔽於氣質或不艮又坎爲流水水性本淸流則有染猶知之染於物欲而或不艮坎之以艮一陽止於二陰之上則氣質不能蔽水之流者至是而止止則澄淸猶知之動而染於物欲者至是而物欲去也故曰其道光明光明者艮知之全體也

知之非艱行之爲艱但知之非艮不可以行知艮而行之不容已矣次之以震於人爲足於德爲動於廣象爲大塗皆行之象也知失其艮慾累之也艮其背不獲其身則內慾不萌而氣不拘行其庭不見其人則外慾不接而物不染知復於艮所謂致

也不徒知而措之於行亦所謂致也人生於寅艮之部位故艮背以人身取象而致良知之全功屬之寅人焉震主行時行則行早統於艮是其義也然義由象出象無强設艮位丑寅之分丑者歲之終寅者歲之始歲終故止歲始故行艮位東北之間丑乃北之終寅乃東之始北終故止東始故行

乾下三男坎爲水之流震爲足之行流行皆動象而艮山以靜立於其中承坎之流而使流動者無過開震之先而使行動者有功皆其中立之勢靜止之德爲之也故周子主之也王龍谿曰艮知之前更無未發艮知之後更無已發是艮兼行止之象也聶雙江羅念菴主張歸寂之義乃艮兼行止而本德爲止之

象也聶羅之歸寂卽周子之主靜而異其名然義亦自異周子以無欲爲靜不論發不發聶羅則以未發爲主是周子主靜之名同於聶羅而主靜之義實同於龍谿今按聶羅之說與中庸以未發爲大本同旨體立而後用行也龍谿之說與中庸君子而時中同旨用如其體全體在用全用未嘗離體體用合一也兩家之說照中庸並存可也

敦艮齋遺書卷二終

敦艮齋遺書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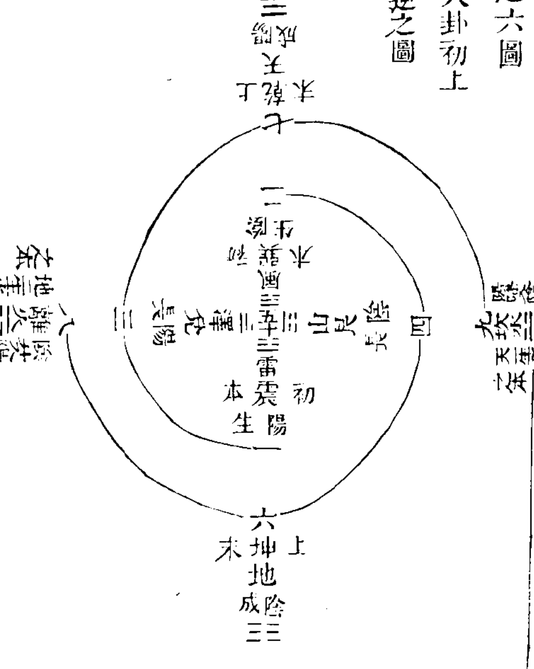
圖說

往來順逆六圖
全體大用之圖
脩德凝道之圖
降衷達天之圖
甲庚先後巳日之圖
乾道變化之圖
天道人道部位之圖
聖學部位四圖

格物之圖
不動心章圖
鬼神之圖
精神之圖
禮樂之圖

往來順逆六圖

河圖生先天八卦初上本末往來順逆之圖



繫下九章曰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

說卦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一三七九奇也陽也一爲陽生爲震三爲陽長爲兌七爲陽成爲乾九爲陽之升極而降以入於陰爲坎爲天一生水之本

二四六八偶也陰也二爲陰生爲巽四爲陰長爲艮六爲陰成爲坤八爲陰之降極而升以入於陽爲離爲地二生火之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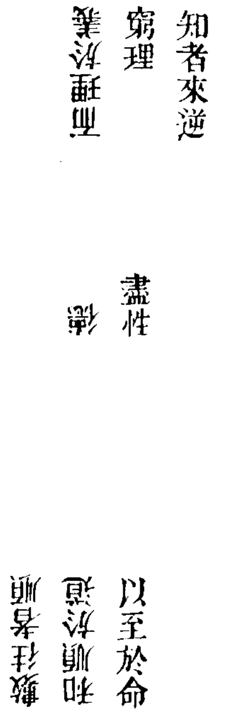
由一而三而七往也順也一爲陽之初爻七其上爻也九則陽之升極而降由剝而復由往而來由順而逆者也

由二而四而六往也順也二爲陰之初爻六其上爻也八則陰之降極而升由夬而姤由往而來由順而逆者也

初爲本上爲末由本趨末順而往者也故曰其上易知由末返本逆而來者也故曰其初難知難知者必欲其知之也是故易逆數也由天地定位而逆數山澤通氣焉則由上以溯中也由山澤通氣而逆數雷風相薄焉則由中以溯初也由雷風相薄而逆數水火不相射焉則由初以溯夫初之所自來而直至於太極矣何也水火不相射即陰陽未分之太極也知至於此不但知初之本而且知天下之大本矣既知夫水火不相射之故則夫雷以動之風以散之云云順而數之而已矣蓋天地定位

云云言夫知來之逆者也雷以動之云云言夫數往之順者也試詳四書六經之旨無非欲人之知本返初也豈但易哉

說卦第一節往來順逆之圖



大學往來順逆之圖

自上返初知來者逆

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末上 天下	五 國	四 家	三 身	二 心	初本 意	（知本）
國治而后天下平	家齊而后國治	身修而后家齊	心正而后身修	意誠而后心正	知至而后意誠	物格而后知至

此即明德明故能知又謂之良知蓋不誠無物格此物而明故能知知德則三才之極立而有物矣

自初至末數往者順

中庸往來順逆之圖

由末溯本知來者逆

經綸天下之大經　修道之謂教

立天下之大本　率性之謂道

知天地之化育　天命之謂性

由本及末數往者順

孟子往來順逆之圖

知來者逆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

數往者順

程子往來順逆之圖

知來者逆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返復入身來

自能尋向上去

數往者順

全體大用之圖

全體　大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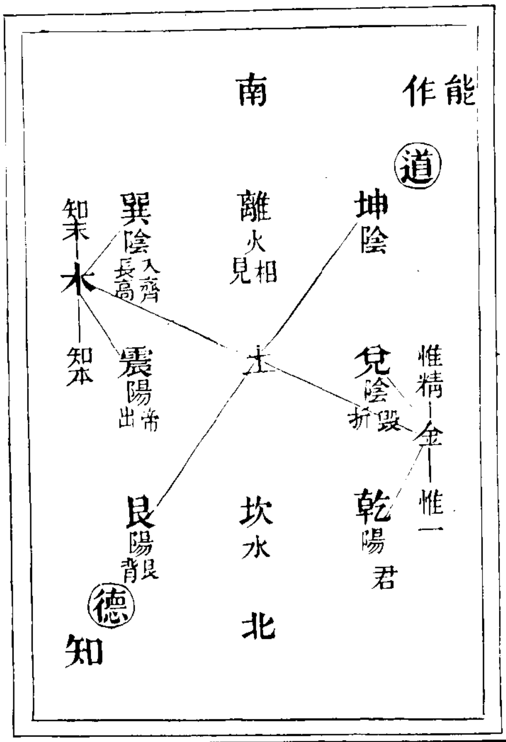
元冬
太極
仁
性
明德
中
大本
大體
艮背

亨春
感
發
動
幾
作見
生
始然
始達

利夏
就下
沛然
直
率
推
致
充
則行則止
速
烏可已

貞秋
中節
中鵠
中道
中倫
中慮
守
介
不易
不拔
成德
成人

脩德凝道之圖



自來皆以元屬春貞屬冬予嘗疑之震位正春帝出乎震謂帝之於此乎出焉耳冬至陽生方是元位出則正是亨通之義兌位西成百果告成而枝葉毁折向之附於枝頭者至是而離決豈非各正性命之貞乎元體也自亨以下用也就人而言元爲心之德坎彖繫心是其明証亨爲愛之理震之爲動又是入用之明証也後見光山胡氏說亦如此謂元亨利貞起坎終兌其詁貞字於正義外又增一成義

隨之爲卦自震之兌自春之秋經歷大夏於人事象安樂故其彖曰元亨利貞歸妹之爲卦自兌之震自秋之春經歷窮冬於人事象憂患故其彖曰征凶无攸利然陰陽互根㠯夏之根根於窮冬於人事爲生於憂患故夫子歸妹彖傳曰天地之大義人之終始葢陰陽之序陽先陰後震爲男之長先中之先所謂始也兌爲女之少後中之後所謂終也少女居內卦爲主似乎凶矣然與長男陰陽相交而生子則男之長者又出於女之少始不始於始而始於終天地如是人亦如是人命如是人事亦如是兌爲正秋苦寒肇端憂患之始卽生之始故其義大也歸妹之兌兌爲毁折爲附決孔顔之克已卽毁折附決之象自兌以往戰乎乾勞乎坎乃承毁折附決之事而用力於廓淸摧陷之象進至於艮則碩果高懸於上無所壓蔽而前此之毁折附決可告成功矣而後能進於震之春故曰成言乎艮謂西成乃

兌之功而未經乾戰坎勞猶未敢言成必至是乃不虞成者之或敗故成不言兌而言乎艮也克己之功有一毫之纇吝則不能象艮之一陽上止葢必人欲淨盡而後可言成成豈易言者哉

八卦之畫乾三女四男五坤六莫寡於乾莫衆於坤卽此寡衆之象而三綱道德之旨已具君父夫豈容有二臣則欲其有容妻則欲其不妬兄弟則欲其和睦皆乾寡坤衆之義也德惟一動罔不吉大哉聖人之道物以萬計禮儀威儀以三千三百計葢積衆以成大也故乾象德而坤象道也後天九宮八卦乾坎艮震皆德也巽離坤兌皆道也苟不至德至道不凝震巽相次

於五行皆木震之所出卽巽之所入其下接之相見乎離者卽其上接之帝出乎震者也陸子所謂眞僞先須辨祗今者辨之於此巽爲精義入神之卦義非外襲外求則僞就震之所出者而長之高之齊之其物乃眞也亦卽陽明之致良知也乾知大始乾以易知知本乾德至震而知之伏於內者出焉自巽以下則承此而致之者也徙義所以崇德義卽道也以其可行謂之道以其合宜謂之義統名其用則曰道分而言之則義也義自巽入之時則已精之而至於入神至兌而義之用成焉震木主仁兌金主義仁主生義主殺兌乾相次於五行皆金金不厭精一有兌之毀折以求其精而後乾之純一可得也孟子之所謂寡欲以養心孔子之所謂克己以爲仁取諸此也心與仁乾之象己之克欲之寡則兌之毀折兌爲精而乾爲一也非修道之教無以成德性故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合尊德性而道問學問學皆僞道者臣也子也妻也衆也而德其君父夫也統夫臣子妻者也故曰吾道一以貫之一卽乾也三男皆乾之分體耳此段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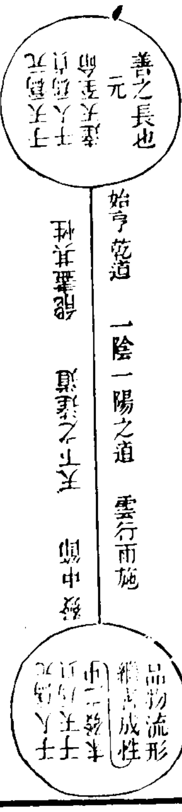
乾天也於五行爲金河圖四九之數也坤地也於五行爲土河圖五十之數也大衍之數五十坤土之數也其用四十有九乾天之數也其不用之一則太極之數也五十也四九也皆一之積實也其在人家居土食土運用者金是卽大衍體五十用四

九之義其不用之一則人家祖宗以來之元氣也其在人心靜則此四九與一渾然不分全用攝於體中動則四九因應而此一終未嘗動而出夫四九卽五十中之四九耳用也卽體也用則用其體是以表裏如一終始不貳也是以程子曰當其在外時更以何者爲在內也是以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智也合外內之道也然此一乃人心祖性就令百分匆忙終未嘗動是以能主持運動夫四十九者而時措之宜也不用之用乃是爲大用誠以四九之數分析觀之莫非此一之所體也譬之明鏡千態萬狀應接不暇者四九之紛然也而鏡體安然則其一之寂然不動也是以張程商確書曰定性易之艮卦動靜皆止孟子

言心期於不動背此意也
後天八卦四正位坎離爲經震兌爲緯經者之用在其中緯者之用在兩端震巽艮兌其主爻皆在兩端不用艮巽而用震兌所以先陽而後陰内陽而外陰也三男之中震爲長陽之先莫先於震矣三女之中兌爲少陰之後莫後於兌矣震之主爻在初畫陽之内莫内於震矣兌之主爻在三畫陰之外莫外於兌矣震兌者先後内外兩端之造其極者也凡在中者無不統坎離之所以爲經也凡居極者無不包震兌之所以爲緯也乾坤之交爲泰否坎離之交爲既濟未濟後天四正之卦南北兩卦先坎後離内坎外離未濟之象也易之終也了義也其東西兩

卦先陽後陰内陽外陰泰之象也易之全部所謂扶陽抑陰者也微旨也了義微旨具於四正方位故玩象乃學易之要訣
乾廣象曰爲金爲木果乾兼金木故易係甲庚皆言乾道也甲位寅庚位申由甲寅庚申之位數其先後之日甲先庚後之三日交乎亥乾之本宮也體也甲後庚先之三日交乎巳巽宮也乾道之變化於此也用也五行家以乾爲陽金然甲木生亥故乾亦兼木也以巽爲陰木然庚金生巳故巽亦兼金也甲庚先後乾道變化之始終也故蠱彖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巽九五曰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

降衷達天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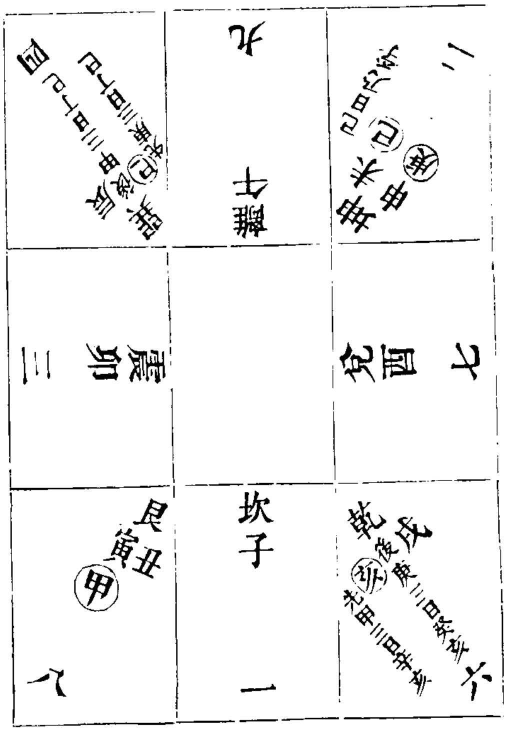


元者善之長也亨之所自始也自亨以前爲乾元自亨以後爲乾道乾道變化是爲一陰一陽之道雲行雨施時也至於品物流形而繼善之性於是乎成性也即中也於乾天爲貞天人一體相繼天事於是而終貞之時也人事於是而始元之位也由中而發之中節者爲達道道無不達則性無不盡而達天至命矣人事至此而終人之貞也而返乎天之元矣故曰下學而上達
人生以前自上而下所謂降衷者也人生以後自下而上所謂達天者也上逆而下順順則成人逆則成聖順則爲慈逆則爲孝聖人孝子皆以上達得之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故曰

易逆數也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天道在性前雲行雨施是也是造化分上事即天命也率性之謂道此道是人道在性後者居仁由義是也是人分上事但不思不勉亦曰天道乃人道中之天道與在天之天道無涉初學每苦於牽混
伊川易序曰太極者道也夫乾道之前有乾元達道之前有大本道是用邊事天下無無體之用故無無本之道論語第二章即曰本立而道生是其明證古人學問全在立本上用力故曰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今伊川認太極爲道初不思太極生兩儀兩儀方是一陰一陽之道無怪乎其生平學問只就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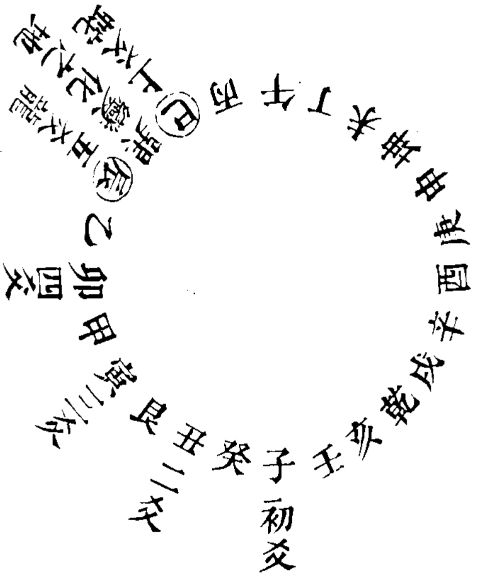
求道不務本以生道就令格得物窮得理而遵道而行亦明道之所云跳身而入不能與道爲一者也象山云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明道得之伊川已失者其歧誤端兆於此就用起用本體不務無生生之機也
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聖人之學學之爲求心耳學之爲畜德耳德者性之德也統於心者也心之德性生而具者也所謂大本也大本不立則道無由生君子之學唯在求心畜德凡以務本也其不由本生以目見耳聞者爲道孟子謂之義襲謂之行仁義謂之由外鑠我其在中庸謂之不誠無物明道謂之指面前曰此道也跳身而入終不能與道爲一者也中庸則直斷之曰遵道而行半途而廢陽明以爲終須放倒亦即半途而廢終不能與道爲一之意古今學術淆訛大關鍵端在於此此之不知未有能辨學問之邪正者也

甲庚先後己日之圖



謹按此圖之說詳見說易一卷中

乾道變化之圖



謹按此圖之說亦詳見說易

天道人道部位之圖

上達		下學
道 形而上者卽一陰一陽之道		器 形而下者
道 一陰一陽之道卽天道天命	性 繼善所成	道 此君子之道卽人道
乾道 變化	性命 各正此在人之命	太和 保合
道 一陰一陽之道和順	德 和順	義 理於義
命 至	性 盡	理 窮
天道 不可聞	性 不可聞	文章 可聞
天命	性 率	道 脩道
化育 知	大本 立	大經 經綸
天 生民	懿德	物則
天 知	性 知	心 盡

下學而上達○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惟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道字有在性前者有在性後者自來鶻突其誤自伊川易序以太極爲道始太極生兩儀兩儀者一陰一陽之道也太極而卽道也是太極生太極道生道也其說尙可通乎陰陽之道繼善成性此道是天道卽張子由氣化有道之名之說也其道爲性之所自出君子之道鮮矣之道是人道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也其道自出於性所謂率性之謂道者也就人言之道在天道與性後就造化言之道在太極後是故乾彖變化之乾道在統天之乾元後中庸之達道在大本後也凡言道者無論在天在人總是第二不是第一自光山胡氏周易函書作道字部位始指點分明如此由此覆讀經書逐處了然矣自宋明以來名儒輩出到此終須含混胡先生此義眞千古功哉

道　德　義　此就聖人作易說卽堯舜性之也道理自上而下故順

命　性　理　此就學易者言卽下學上達道理自下而上故逆

易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道謂兩儀也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德謂八卦也八卦既成乾德健坤德順震德動巽德入坎德陷離德麗艮德止兌德說也義謂六爻也六爻之義易以貢是則義就爻言也此句言聖人之作易自本趨末也理卽理於義之理窮理者窮夫理於義者也窮至其境之謂窮不第以知言也性卽德也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是也大學言明德中庸言性其指一也命謂天命卽天道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流行化生萬物彖傳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性之命於天天非一一而命之陰陽變化天道流行卽所以命之也至命者達天也此句言君子之學自末返本也

命　性　道

化育　大本　大經

中庸此兩節與易之所言若合符節由命而性而道自上而下所謂降衷者也由大經而大本而化育自下而上所謂下學而上達者也

道 性 道 仁 知 日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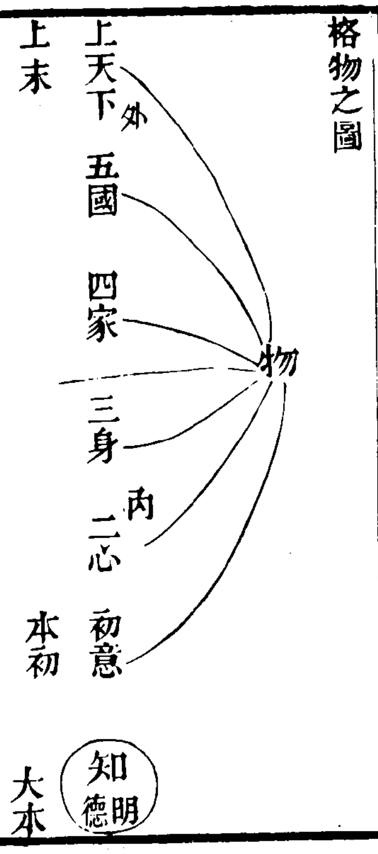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陰陽之道天道也卽和順於道之道也君子之道人道也卽率性謂道之道也

天道 性 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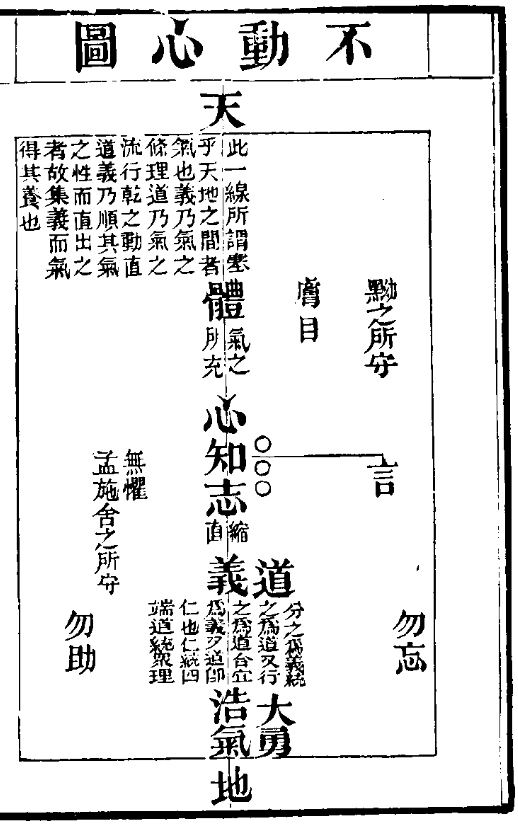
子貢之言與前三圖若合符節文章卽人道也統名曰道分而言之則有義理仁知諸名一曰大經卽日用之義也

謹按此四圖卽前天道人道之圖似可不存然立說互有詳畧仍並存之

格物之圖



不動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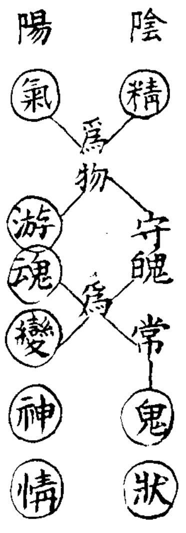


不動心章講聖學工夫最爲確實詳盡而其頭緒多脉絡細最爲難理會之書須先將實字理淸地位則虛字貫串而頭緒脉絡井然矣天以氣爲體至大至剛其動也直直亦訓縮氣之性也人秉此氣以有體充於體者即塞於天地之間者氣之淸通非體之所能隔也體之大者心心之明者知知所之而之之曰志志可以無乎不在惟卒其性之本直以交於事物者爲義義無不備曰道氣也體也心也知也志也義也道也一線血脉流通貫注者也而其中有帥有配萬物之理精由粗出愈出愈精粗者常多精者常約約者帥之多者配之氣母也志其子也志約於氣故爲氣之帥母從其子之義也氣母也義與道其子也

義與道約於氣故氣爲義與道之配無配則餒子食於母之義也氣本浩然其餒也暴之害之也非其有而假之曰襲取因其有而培之曰養反乎暴害者之所爲曰直養生則直養之效也子食於母故從事於義與道者須有事於氣毋從其子故從事於氣者須有事於義與道道全義分道難遽全求端於義集者積也積其分端乃至於全勿忘勿助長則集之方也夫義與道出於志志出於知知出於心然則但正其心則自能有知而志之所發莫非義矣今乃舍正心之本圖爲集義之末計何也心者正物者也非物所正者也就心求正不可得也故養氣者勿正心而但有事焉靜以存此本直本縮者爲事動以遂此本直本縮者爲事純常常勿忘勿助長是爲集義是爲持志至於義積而道生志壹而無間則心不期其正而自正直而措之浩然之氣塞於天地矣當其集義由本心之知知言知義已無一言一事之足以慼其心至於合道氣性之直不但充體抑且塞天地徒卒足而主帥安又無一境一遇之足以憂懼其心而其心又何動之之有北宮黝之不膚撓不目逃所守者體耳孟施舍之守氣無復形骸之見者存賢於黝矣然氣猶其粗者耳無懼之志雖亦足以帥之而不知守約集義則氣不生亦既不生有終歸於餒而已矣縮者浩然之氣之本性集義則生機條暢氣之生者愈盛則配之以集義者彌勇蓋理氣本合故勿暴其

氣正所以持其志有事於集義正所以養氣曾子之所守孟子之所長豈有他哉精粗本末并致交資而已矣若不解理氣合一之故則孟子此章書意直不可解

嘗疑集義以前尚少精義工夫蓋知言之知卽能精義之知也心其明德明則照照則知是爲良知直之縮之卽致良知也卽集義也晦菴之學知字前有窮理工夫



物者塊然具體其爲守爲常不待言故單言其游者變者

精神之圖

陰　精　爽

陽　神　明

陰者陽之本精多則神旺故曰由精爽至於神明猶膏之沃者其光華也爽如水之澄清其光內含明則光之外耀也

禮樂之圖

禮鬼鬼者歸也禮主退也

履 ䷉ ○ 魄靜

豫 ䷏ ○ 魂遊

樂神神者伸也樂主進也

敦艮齋遺書卷三終

敦艮齋遺書卷之四

臆說上

珍麟趙生文鼎文晉兩王生學科舉老矣猶以予為老馬自愧學植荒落無可以答其殷勤者顧嘗聞讀書之法貴融會貫串貴破除門戸之見自得於心而三生未之能也每於晤時輒舉一隅以資啟發苦不盡意三生倉猝座間亦不盡解因於獨坐時偶就胷臆所及隨手錄出無次序無文法所說亦知其不盡是三生姑師其融會貫串破除門戸之意可耳已卯三月念四日五臺徐潤第識於光州州署

夫子之學始於志道終於聞道明得道字一部四書都歸貫串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周易十翼乃其專言性與天道之書自後子思孟子言性與天道全本之易自晦菴作本義謂易為筮與卜而設後之談道學者遂不復及易殊不知易乃道源講道而不本於此說終不明明亦無據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聖人立象以盡意先儒先賢之言多矣互有異同須折中於聖人所垂之言是非方可定先儒先賢發明解釋聖人之言者又多矣互有異同須以聖人之言證以聖人所立之象而後釋聖言者之是非方可定其象何也河洛八卦之圖是也

先須識得道之分際近之而日用飲食遠之而經綸參贊小之而天下莫能破大之而天下莫能載是以自來認道字爲登峯造極之境殊不知是第二境認定其爲第二境則經書一切文字都歸本位而聖學之全盤可覧矣

古今浩浩大化日新不以陳迹畱不以板格定多記陳迹板格第可資談具備文料耳施之於用不但優孟衣冠似而不是抑將截趾適履所傷實多欲其效驗難矣

道之名數不可紀極就道求道多學而識正不知從何處識起識到若干便爲足用

世傳有子似聖人不其然乎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卽此八字

而聖學之規模宗旨具在矣記者列之論語第二章其意深遠矣

只一生字便將道之一物說透便指點得道字魚躍鳶飛活潑潑地滿目化機滿腔惻隱便指點得日月山河萬物萬事一齊斬新

只一生字便將六經廿一史諸子百家盡情掃却何以故此皆陳迹板格而非隨時逐處生出者也又將六經廿一史諸子百家盡情入用何以故此陳迹板格皆所以觸發印證夫隨時逐處生出者也

本是第一境道是第二境欲到第二境先須到第一境可看者花可食者果却不於花果求花果以土培本以水澆本而已求道而不務本其智直園叟之不若矣

本無定位凡居前一境者卽謂之本如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是也又如本註孝弟乃爲仁之本仁又孝弟之本是也惟天下達道由性生發故性爲天下之大本大本既立則達道自生務本之君子尤須務大本子思言道與有子若合符節

四書所載道字名目甚多如天地之道君子之道至誠之道聖人之道堯舜之道夫子之道是也然只天道人道兩言足以括之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一陰一陽之謂道言天道者之定盤星

也率性之謂道言人道者之定盤星也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故太極者天道之本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故天道者性之本率性之謂道故性者人道之本然謂之曰繼是天人一體氣本一氣理因一理人道卽是天道人道之本卽是天道之本性卽太極也太極卽天之性性卽人之太極也同此道前一位之稱自天言之則謂之太極自人言之則謂之性云爾

本立道生論語有明文大本發達道中庸有明文而自來學道者多務本者少何也因本不可見務之疑其落空蹈虛近於二氏焉耳夫道居發動流行之界故凡道皆可見本居發動流行

之先故凡本皆不可見譬之於木出地者可見地中之本不可見譬之於水出泉者可見泉中之本不可見豈得以其不可見而遂謂之無物乎中庸言道不可離不曰如何睹道而曰戒愼乎其所不睹不曰如何聞道而曰恐懼乎其所不聞因不睹不聞正是性地眞境界正是天下之大本戒愼恐懼正是務大本之眞學力不睹時一如其不睹不聞時一如其不聞不以意必固我可不可與夫一切紛華靡麗之端妄睹妄聞則大本立矣率其不睹不聞之本色發爲睹聞而自然合道矣何也人性命之於天本無不善但戒愼恐懼不令不善之習攙雜眞種則瓜種自然生瓜豆種自然生豆也中庸末章說到無聲無臭正與

首章之不睹不聞互發對照以天證人以見天道如此人道如此毋疑不睹不聞之地不必用力須知君子之不可及正以其用力於人之所不見也又何落空蹈虛之可疑乎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兩儀一陰一陽也四象八卦一陰一陽遞加而成者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故繼之曰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明道之效驗也其自兩儀以前伏羲所不畫文周繫之所不及夫子恐人就畫觀易以爲易起於畫則將就道學道以爲道起於道大本不立生機斷絕道非其道大業將無由生也於是大書特書易有太極四字於兩儀四象八卦之先而爲之著其眞機眞神曰生論語次章本立道生言雖出自有子義實傳自夫子而子思大本達道之論亦由此出率性之率字發皆中節之發字則所以描寫生字之意也易有太極一語於伏羲畫圖爲點睛於文周繫爲補腦於六經則爲七級浮屠安頂也

伏羲不畫太極非不畫也不能畫也奇者奇之偶者偶之不奇不偶何以畫乎周子畫太極未嘗畫也黑者黑之白者白之未黑未白可謂畫乎周子以一筆爲規形指其中空虛處爲太極伏羲以八卦爲規形則其中空虛處亦太極皆畫家烘雲托月法其正面究竟不容犯手空之而已虛之而已夫子肇錫嘉名謂之太極而特下一有字恐人以空虛者爲無也

伏羲之畫陰陽畫道也自道以前不能畫六經之言仁義言道也自道以前不能言畫者言者是第二義不能畫不能言者是第一義子曰易有太極補出第一義似亦足矣乃又曰予欲無言以掃去第二義者何也不欲人之馳騖第二專功第一故曰君子務本也然本立則其道自生故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蓋專功第一正所以善夫第二也

太極之不奇不偶不黑不白也性地之不睹不聞也夫子之無言也其義一也所表者同一境界也此一境界無些子形色聲音與之爲緣作對故謂之獨空洞寂默之中眞體呈露故曰顯見其光炯炯其神惺惺故大學謂之明德又謂之明命其精奕

奕其氣洋洋上下與天地同流更無彼此之可分故與萬物爲一體而孟子謂之大體其體之大更無一處可爲所倚停停當當直上直下故謂之中其體太和生意盎然故謂之仁從此境地感發流行貫注充沛便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形色之所睹聲音之所聞語言文字之所載從前皆空殼虛位死物事得此則空者乃有虛者乃實死者乃活乃眞故謂之誠其貫注充沛之勢有遲速滿欠之分而所向皆同故謂之相近此境界中無可增減只須不令走失故謂之存養只須有所觸發印證自得其本然面目故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魚兎既得筌蹄皆忘故夫子非多學而識只須不使攙雜染汚故要戒愼恐

懼其有所攙雜染汚者便所向各別故曰習相遠總而言之但將太極兩儀幷性道交界劃清則經書所言都有着落地位如錢歸串以上隨手舉似乃其一隅耳（此段最關緊要宜細玩之）

不睹不聞性之地也有聲有色道之迹也人以不睹不聞者爲空虛以有聲有色者爲眞實然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不誠無物誠其本也豈非有聲色之道迹空虛而不睹不聞之性地眞實乎不信不睹不聞之爲性地證以不奇不偶之太極而可悟矣然先儒又有以伏羲先天圖爲出於道家而不可信者矣證之以大傳易有太極一節而可悟矣然先儒又有謂大傳爲非夫子之言者矣證之以中庸本文之無聲無臭而可悟矣然近世名士又有謂中庸爲僞作而非子思之書者矣入主出奴是非物論何所不至然試金之石定盤之星天之與我者自在將聖賢儒士之見一概抹卻取向自已心頭驗一番則是非黙喻乃知先儒見解名士不如聖賢境地先儒不到夫人既拾掇得若干骨董以爲抱負一旦奪之謂此不足珍別有眞實境地夫誰能捨之而誰能信之初不知廣莫之野無何有之鄉既到其境若干骨董方成寶貝否則凡所聞見盡是空花虛影徒足以障蔽聰明牽滯靈機也夫子之釋六爻也曰其上易知其初難知本末也夫本之難知夫子固已明言之則夫人之以不睹不聞爲空虛而羣趨於末徵逐聲色也盍亦固然其無足怪

道率於性性不明則道不明性命於天天不明則性不明朱子述程子之言也曰性卽理也乃以夫子孟子之言考之言性以氣而不以理朱子註媚奧章曰天卽理也乃以夫子詩書之言考之言天以氣不以理（此段使人駭怪其說詳下宜審觀而熟思之）

夫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陰陽氣也繼之者繼陰陽也繼陰陽以成性謂之繼善是言氣善故性善也

夫子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乾爲天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乾道變化卽天道之陰陽變化性命由陰陽變化而成謂之爲正者因其保合之爲太和也太和者陰陽合一不

寒不熱之氣所謂元氣者也其氣太和故其性正也
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因其原有昏明強弱之不齊故不可謂之同第可謂之近不齊而向善則一故不可謂之遠總可謂之近相近之性以氣之性言昭昭也於一善中分其等第非以一善一不善分其族類故孟子要其旨歸而以爲性善也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程子謂才稟於氣是也夫子合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又曰象者材也象卽六畫之卦也而謂之材則材之卽才可知也言其具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氣也剛柔質也仁義理也三者備

具之謂才也然必已發之後分仁分義有條不紊方謂之理其在未發渾無仁義條件之可分則不可謂之理但可謂之性地統於天質乃氣之凝者也人統於天地性乃氣質之秉者也但舉一氣而質與性胥該焉故才字可以氣之一言訓釋之爲不善非才之罪猶云非氣之罪辨性之無不善而第辨氣之無不善正以性卽氣之性焉耳而朱子乃云孟子言才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與程子之言才小異夫發於性者情也情與才孟子固已分別言之安得以情釋才才具於性者也非發於性者也發於性而可以謂之才彼喜怒哀樂皆發於性者卽皆謂之才耶

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夫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剛柔質也人之氣卽天之氣人之質卽地之質人秉天地之性正以其秉氣質之性耳今乃判而爲二未審離卻氣質天地之性何自能存
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其論篤矣張子天地之性氣質之性之說只此二之則不是一言足以判定然其自已論之者謂理一而氣有清濁之殊學而知之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是則未學之時氣之濁者本未至於善也本未至於善則所謂塗人之理之與堯舜一者當其未學時何所存寄謂其與氣爲一則是濁者之氣亦善不應謂學乃至

於善謂學者之理自善而氣自不善則仍是二之矣明知氣與性二之之爲不是而說來仍未合一以視孟子直指才稟於氣爲無不善者其見解孰透孰未透其持論孰明孰未明而朱子乃云程子爲密則是以程子之說爲當也夫程子曰才有不善學乃可至於善孟子曰才無不善其言一反一正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程子之言當則孟子之言宜爲不當朱子乃云二說雖殊各有所當豈以其爲孟子也而心知其立說之非姑爲是周旋情面聊以當許哉毋亦以二之則不是之說程子自言之而其弊自蹈之朱子亦心知其然故於孟子不二之之說不能竟駁爲不當耳予自少讀此天生蒸民圈外註反覆迷亂不

能了了後玩天命之謂性一節註亦是騎牆之論其以健順五常之性屬之陰陽五行之氣可謂脈絡分明至精至當乃於中間氣以成形句下下理亦賦焉是以理別之於氣外也卻又於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二句上下一因字將健順五常拉入陰陽五行之中一段話頭上面亦字下面因字自相矛盾合讀者不解猶之蒸民節後註也合觀張程朱三子之言辭雖各殊其歸則一皆氣性分言善性而不善夫氣與孔孟合性於氣論性善而探源於氣善絕不相似者也

或曰氣無不善據吾子援證各正性命保合太和陰陽謂道繼善成性不善非才罪諸書亦既鑿鑿矣然則氣無昏明強弱之

殊耶曰安得無殊但氣之明而強者其性善昏而弱者其性亦善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水譬則氣質也性善譬則就下也水之清而盛者固就下水之濁而微者亦就下其有不下則搏而躍之激而行之之故而非其水之濁而微之罪也氣之明而強者固善氣之昏而弱者亦善其有不善則習之故而非其氣之昏而弱之罪也孟子富歲一節卽係爲爲不善非才罪一節自下註腳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陷溺卽習也相遠由習不由性凶暴由陷溺不由才與孔子之言如出一轍也夫孟子豈不知才之不無昏明強弱哉然而謂之不殊正以情之皆善以性之皆善決其才之皆善決其性之皆善孟子論性之旨主於才不殊程子論性主於氣不齊孟子以不善之爲全坐於習所以責人事者專而急程子以不善之爲全坐於氣之濁者而取救於學所以責人事者欲專而反分欲急而反緩何也氣既濁矣天則有不善而使人損之天則無善而使人益之則夫天定之不可以人勝也君子宜有怨辭矣而朱子乃云程子爲密夫孟子之言本於夫子程子密於孟子則亦密於夫子者耶

或曰氣之濁者其性亦善以水譬之誠有然矣然喻言未必果無差其在正言亦有可證者耶曰孟子又嘗言之矣今人乍見

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謂之曰人不專指賢者也謂之曰皆有則雖氣質昏弱之人亦有也故曰乃若其情可以爲善

經書中合言氣質與性最爲明劃者莫如洪範之言五行水氣也質也而潤下之性具矣水之潤下卽水之氣質爲之也非天之生水既賦以水之氣質別出一潤下之理亦賦之水之理常潤下水之氣質清濁不齊清者潤下濁者有不潤下也有不潤下則壅塞之故而非水氣水質有不潤下之又一性也推之他行莫不皆然

程朱釋性以理性命於天故亦謂天爲理孔子釋性以氣性命

於天故亦謂天爲氣易大畜卦之大象曰天在山中朱子本義註之曰天在山中不必實有是事但以其象言之耳余會試時主司恭引

御論駁之其原文不記其大意謂朱子不識天天者氣也氣豈但實在山中凡物之中莫不有氣卽莫不有天天之所以體物不遺也乃謂不必實有是事但以象言無是事安有是象朱子豈卽以蒼蒼在上者爲天耶由此觀之則孔子之以氣言天也明矣自有明以前推步多差自西洋人來而時憲之精超絕千古其言天者精也天者渾淪一氣其大無外其中成形之大者日月地三物而已日陽也一奇之象月與地陰也一耦之象日輪大

於地月魄之大似地毬而微小此三物者爲天氣所攝麗於空虛空虛者氣之淸通而不可目見體觸者耳非空虛無氣之謂也假令天有針鋒芥子許走漏洩氣之處則萬古以來日月與地當有墜陷之虞而張子乃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夫虛處皆氣乃云合虛與氣不知自氣而外更指何者爲虛細推其故虛字蓋卽指理耳指理氣爲兩物故有氣質之性義理之性之說氣外求天氣外求虛與程朱氣外求理同一見解也

言性而必徵於天者性無形天有象也天爲渾淪一氣而萬物生於其中則性之爲物可知言天而必徵於圖者天象大而難知圖象小而易見太極爲渾淪一氣而兩儀生於其中則天之爲物可知

人以氣爲體便是以天爲體視聽者氣之靈也卽天之靈也故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舉動者氣之行也卽天之行也故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若謂天在山中不必實有其事但以其象言之則天在人中亦是不必實有其事但以其理言之而已矣天視天聽曰明曰旦都成子虛烏有之事矣

莊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而已矣此言下視上上爲天上視下下亦爲天人之在地上亦卽鵬之水擊三千搏扶搖九萬也故朱子有云減得一尺

地卽添得一尺天與莊子語意同乃以易之言天者觀之則以上二說只說得一半蓋天爲積氣之物氣無絲毫不到之處地外固天地中亦天身外固天身中亦天解此方知聖賢對越之意十分親切而存心養性之所以爲事天也

凡境有遮隔虛空無遮隔凡境有疆界虛空無疆界中庸始言不睹不聞中言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終言無聲無臭語言一串不睹不聞以其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以其無聲無臭將一部中庸總繪成一个空虛境界便覺得天下國家中國蠻貊遠近微顯內外人己徹盡疆界無可遮隔都來只是一處君子鬼神上天在這一處裏會爲一體

然又恐人誤會空虛以爲無物則所謂一體者不過推之以理擬之以象而非有實事也於至聖章不曰凡有性者莫不尊親而曰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將尊親之情之發於性者隔過性之一層直指血氣所以見情發於性性卽血氣之所爲而以血氣總項中國蠻貊舟車人力天覆地載日月霜露便覺六合之內皆此一氣彌綸貫徹有形通於血脈四體之動動以此也蓍龜之見見以此也鳶飛魚躍飛躍以此也其盛大也浩浩其深靜也淵淵其流動充滿也洋洋其肫肫而仁則其太和而生生者也蓋惟一氣是以一體實實落落有是氣而氣之所結實實落落有是體故曰誠也君子之獨鬼神之德上天之載同一性也同一氣之性也而豈徒理之謂也哉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不以聲臭之無遂無天載也鬼神之德不見不聞不以見聞之無而遂無其德也天命之性不睹不聞不因睹聞之無而遂無其性也君子務本之學第存此不睹不聞者而已夫子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孟子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戒慎恐懼乃存之之法惟怕物欲染雜致令種子不眞則發者不善也從來疑其爲落空蹈虛者不知性也不知性者不知天也不知天者以此太空太虛中爲無物也若知空虛之處正天之淸極通極之氣至精至實空卽是天無空可落虛卽是天無虛可墮卽知性地之空正性地之所以爲有性地之虛正性地之所以爲實空還其空虛還其虛正存性者本分工夫又何落空蹈虛之可疑乎

佛氏言空吾儒亦未嘗不言空論語吾有知乎哉章是已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以則還物行所無事則夫未行之先本來無事可知矣本來無事者無適莫事無意必固我事無可不可事也空空如也聖人以天下何思何慮而空空鄙夫以不能有思有慮而空空空空之問所謂不挾之問鄙夫以其空空感聖人以其空空應兩端之竭絲毫不鑿聖人自返實實未嘗用智謀勞思慮出計策故曰無知也夫子空空而無知其在顏子則不能矣然亦屢空故如愚之詣亦有似於無知也向見李二曲先生講此章如此

老氏言虛吾儒亦未嘗不言虛易之咸卦是已易上經言天道以乾爲首下經言人道以咸爲首此必取人道之第一義言之以爲提要可知也而其大象曰君子以虛受人虛之爲義大矣哉乾以一而實坤以耦而虛然坤之虛處陽也體之陽氣淸通其體亦虛故人道以虛配之也（朱子解明德以虛字打頭程子視箴以虛字說心）周易筮法十有八變始成一卦每成一變皆自分而兩始兩何由分分於空虛耳一卦既成吉凶悔吝絲毫不爽計其發源於空虛者十有八次空者果空虛者果虛而若是其靈乎哉蓋空虛非他卽天體也其在於易所謂太極者也人當筮時設誠致

敬心中一物不雜性地之眞披豁呈露與天同其空虛故天之體於人者得效靈於十指間意其分而兩時必有氣機自然之節奏引掣運動之茀人不之見焉耳由是察之則亦知天知性之一端也

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道問學是尊德性得工夫王陽明此言與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意旨相合大畜象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若不畜德前言往行多識何裨爲求放心畜德而學程子之看史不蹉一字也如其不然則謝氏之記得許多玩物喪志也學問譬則鏡之磨頭也德性譬則鏡體也多畜磨頭原爲磨鏡磨得鏡明鏡自能照不尊德性而

道問學是欲以磨頭照物也尊德性而不道問學是欲鏡之明而廢磨頭也均非夫子立敎之旨其在於今道問學者亦不乏人然便將磨頭當鏡就令博古而讀五車通今而歷九州卒成一無用之腐儒而已

或謂人心須以義理養之心中念繫物欲固不可念繫義理似乎有益乃謂戒愼恐懼還其不睹不聞之本色方爲務本何也曰心性自是義理的知和而和反成弊病彼意必固我之念豈皆非理非義之端正惟其爲義理之端是以自寳自貴不肯舍卻及至感發時或執其素念而有可或執其素念而有不可耳大抵心性之地惟虛乃靈塞之以茅固不靈卽塞之以瑤草瓊樹亦不靈既然塞矣瑤草瓊樹又何以異於茅乎成性存存之云者仍其本然不增不減之謂因人性本善增減反成不善也唐詩云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古諺云門前生瑞草好事不如無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各經書皆係零星散說其卒全盤而從頭至尾說去以一部爲一篇者易經大學中庸也學者欲知聖學全盤規模此三書缺一不可易自乾起中庸自天起大學自明德起德卽性其明則所謂昊天曰明者也天乃乾之成象者乾乃天之性情也是三書皆自天說起也君子務本本立然後道生探道之本不得不知德性探德性之本不得不知天宋時程子說性天東坡援子

貢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之言譏其言性天爲不可信近世顏李之學講六藝經濟亦譏宋儒之講性天夫性天爲道之所自生欲爲人子乃謂父母可以不必知東坡顏李皆不世出之大儒不應糊塗至此然而爲是云云毋亦講焉者之不無歧誤而勇於自是故未足以服其心歟此事久成聚訟不必從而再增葛藤但就孔曾思孟本文融會尋繹心求其是其說之合於本文者雖世俗常人之言亦取之況其爲先儒如其不合本文卽語出先儒亦不必狥也

論語首章言學次章言道言本三章言仁四章言忠信言習其義相貫學者學道也不爲學道無爲事學矣然學道非就道求

也生道有本學以務之本者何物仁是也仁統四端兼萬善乃天地生生之心而人得之以爲德性者也此物無可增減但患存發之際不實不盡耳盡性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夫子屢言主忠信曾子以之爲日課故曰傳也故曰習也夫子言習以時曾子言習以日一也只此四章聖學之規模宗旨已無不具

忠信者誠也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舉天道人道一以貫之者忠信也是以夫子主之也然忠信是從大本之地一直下手先儒苦其高渾難入別開方便法門令人有所持循於是乎周子主靜程子主敬朱子謂主靜恐偏不如主敬於是主敬之教大行於世而主靜之旨遂微然以易象並顏曾思孟之學考

之則所謂主靜者近是靜則無不敬敬亦無不靜二說義意本自相通然靜以氣言敬以理言理以虛而難憑氣則實而可據言氣而理自在其中言理者或至遺氣加以後之解釋敬字者惟恐不嚴如朱子敬齋一箴四面八方捆縛逼窄幾令人展轉不得雖其晚年亦嘗自悔以爲向來敬字說得太重看來只畧畧收拾便在這裏無如耳食之儒習於前說反諱其後說余嘗見編輯近思錄於此一段削去向來說得太重一句直係代先儒文過此其識見鄙俗固無足論然自主敬立教以來舉世喜其說之高施之文詞舉世憚其法之嚴鮮有遵行而靜之一言則人人可解施之於身則易從用之因應則有效其用力於此工夫較深者於心性之地輒收奇功而耳食之儒則又斥之以爲二氏之學因有謂周子之道源自希夷本是方外之流並非儒學正派者變本加厲至於末流恠恠奇奇是亦不足深辨今但就周易四書本文紬繹之互證之其大旨固較然可睹耳

朱子謂仲弓爲坤道蓋因如見大賓二句爲主敬敬以直內出於坤之六二是也其謂顏子爲乾道則殊未然乾者資始而首出先天而天不違者也其在於人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者也顏子從禮入手於卦爲履禮者履也其爲卦也上乾下兌乾天在前兌德爲悅兌之第三爻得坤之上爻爲順和悅柔順以履乎乾天之後故曰履也履宜於虎尾不宜犯虎首卽坤之先迷後

得陰性暗處於乾先則迷處於乾後則得主履而先焉則虎且噬之如坤之先迷履虎尾則不咥人而亨一如坤之後得主而有常也履卦主三三得坤成卦之爻實具坤德故其占與坤同由是觀之顏子亦坤道也

李桐溪曰中天以上之聖人先天而天不違中天以下之聖人後天而奉天時蓋先天者乾道也乾元統天乾亨御天故曰先天後天者坤道也以天爲主從而後之奉順天時而行故曰後然奉天時者天之所至聖亦至之所謂至哉坤元坤而至乾與乾合德則亦與先天之聖無二故亦爲大人而並贊於乾之九五也然則自開天數聖外用坤道者豈惟仲弓雖顏子亦然豈

惟顏子曾思孟以下以至後之爲學者莫不然也用坤道卽主靜也

火以薪爲體男以女爲家火而無薪火則逝矣男而無女男則流矣所以然者陽動陰靜崇陰乃可以毓陽主靜乃可以制動人之德性出於天之陽德善動者也若不用至靜之坤德以存之則亦不能留孟子所謂放心是也梏亡由於旦晝之爲存之由於夜氣之息晝動而夜靜也主靜者欲其不論晝夜而息之也休息之息與生息之息同是一字休息乃能生息也此一節書可爲孟子主靜之證其以夜氣存仁義之心又以氣言性之一證所以見性含於氣氣正則性自存也

易首乾坤天地定位也歷屯蒙需訟師比凡六卦而至小畜履六卦皆以坎爲貞悔坎主中爻象心六卦皆言天命之性也小畜主四履主三三四皆人位而爻皆陰小畜之四得坤之初履之三得坤之上是居人位者之初用坤德也三四皆人位四則人之進而爲臣者柔居臣位臣道之常下乾君象以臣畜君則臣道之變所謂畜君易尤非人而聖者殆未易言故曰文王志在明夷道在小畜惟三爲人之正位初二象地五上象天天地卽父母之象父尊而母親故人之生也抱於母而履於地三之近二是其象也孔子於六十四卦中取九卦以脩德而托始於履以之教顏子以是知用坤主靜後天奉天乃天地自然之法象聖人特標之以爲學者入門下手之正法聖門第一人傳此第一義學道者所宜深察也

履之上卦乾九卦脩德托始於乾卽中庸之首天大學之首明德也履之下卦兌而終於重巽卽小畜對履之義小畜亦主上卦之巽也巽以行權非聖人不足以語此故九卦以此爲德之成文王道在小畜若履之以兌踵乾柔順以踵乎乾之後而不以己見蔽其天則夫人而可勉者故九卦托始於此以爲脩德者之始基也

履以行言踐履之義也然則履知乎曰非也以乾居首陽性光明無所不照故在人爲明德踵其明德之所照者行之不須另

講知也大傳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履之爲卦乾以其大始之知居前兌得坤三以其成物之作踵後履中自具知義顏子四非之辨辨之以乾之明四勿之斷斷之以兌之悅勿非武斷所謂禮之用和爲貴而夫子發明其義以爲履以和行也

乾德人所同具不患其知之不能明但患其行之不能誠兌者和悅之德也和悅以踵其知行之至誠不勉強也此孟子所以發致良知之義而王陽明主之者也此夫子特於六十四卦中取之以立脩德之宗旨者也此顏子得夫子之正學以至於未達一間者也此天地自然之法象而非人之強設者也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畜此乾德及其踐履所履者乾非履前言往

行也履其自具之乾德故謂之忠謂之信誠之至也所以盡其心盡其性也若認為履前言往行是由外鑠也是義襲也故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故明道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返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心中具性即乾德也兌口上開飲和食德以畜此乾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也求其放心只是將口中本有之食還諸口中已耳而豈即以學問為食哉且平心靜驗人之公患在於不知乎在於不行乎所知者行之已無不盡而始求多聞多見以益知乎抑明明知之而不行而姑遊心載籍以自逸以取博物之名乎大學古本特重誠意王氏以良知發明之而舉世

疑焉至於九卦修德托始於履未有拈出以印證王氏之學者是可惜也

四書所載能以九卦修德而有驗者莫如顏子克己復禮履也有若無實若虛謙也顏氏之子其庶幾乎夫子明以復許之語之不惰恆也不貳過損也得善服膺益也簞瓢陋巷困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所謂居其所而遷也井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則所謂巽以行權者也夫子雅言執禮意當時由履入手修德有驗者如曾閔冉與顏子幷稱德行惜四書不幷載其全行無由考證耳

敦艮齋遺書卷之四終

敦艮齋遺書卷之五

臆說下

行夏之時其義甚鉅不但王政之大綱抑亦聖德之微旨也周易首乾周正建子子位屬坎坎主中爻之陽即乾之毓於坤中者也商易歸藏商正建丑歸藏者坤也坤於五行為土萬物之所歸藏也丑於五行亦為土建丑即歸藏義也夏易連山夏正建寅寅位東北其卦為艮連山者艮也艮為山上卦下卦皆艮故云連山也艮於五行亦為土歸藏之為坤土是不待言周之用坎亦用坤土以毓乾德藉令無土水何由行夏之用艮亦用坤土以止乾德藉令無土山何所附是則三代之用坤以養

乾用土以育物主靜以善動其義一也然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商由人以溯至地周由地以溯至天乃反本探源不厭幽深之意論建時以行政作易以垂教則惟寅位之人生者為最切是故夏正建寅者立政之最善準此而取卦之重艮以名易者亦修德之最善者也是故艮卦大象君子思不出其位曾子有味乎其言之論語遂指為曾子之言而記之原其精意直與夫子以行夏之時告顏子者如出一轍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孟子之詳言其時有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是則孔子之時亦時其行止而已而孔子艮之彖傳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是則孔子之所以聖者一艮足以括之也
乾坎艮震後天四陽卦之次序也乾爲天性也坎爲心性之具
於心大體之落於小體也天地生成之事至此而畢與之大體
天地所能也不使小體累大體天地之所不能也人生於寅人
事起焉寅於八卦值艮艮者一陽立於二陰之上止而不去是
將大體從小體中特地提出立於小體之上者也大體原於天
陽本自光明陷於形骸不無掩蔽立於小體之上則小體不能
掩蔽是以其道得以光明其立於上也有光明之善無放失之
虞者凡陰陽之性相比則相得是以留而不去其德爲止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是人之始於靜仁者靜是人之終於靜孔

子之聖而艮卦括之曾子之聞一貫而艮象括之所謂仁者樂
山也周子深明易理著爲太極圖說總會其旨下得主靜二字
蓋畢生之觀玩在此矣程子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則是
自已體驗出來故易主靜爲主敬主靜者就氣言也主敬者就
理言也就浮面看之似乎理精而氣粗理通而氣滯然理實出
於氣言理者或遺氣後世講知不講行講言不講行淵源由來
正由談理起不如周子一遵孔孟之旨以氣言性言天而主靜
者似拙而實得其眞實也朱子謂主靜終偏不如主敬豈以周
子之所云主靜者爲有止而無行耶按艮之彖曰艮其背不獲
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夫子艮傳中將艮其背句截出另

講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然後以行止兩項
雙頂艮背曰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是則所
謂主靜者卽主艮背也動靜皆靜是爲主靜非止而不行之謂
也程子雖別立主敬之旨然其答張子定性之書亦未嘗不依
艮卦義意而於一篇之中再四稱之其言曰所謂定者動亦定
靜亦定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大公故不獲其身順應故不
見其人不見其人故云動亦定不獲其身故云靜亦定大學曰
定而後能靜動靜一主於定卽是一主於靜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也不睹不聞與萬物撤去彼此疆界無所遮
隔不知何者爲身何者爲人及其發也睹矣一如其未睹之時

聞矣一如其未聞之時不知何者爲身何者爲人只有一个廣
大清明世界任人之自行自止於其中亦非自行行乎其所不
得不行乃天載之春夏而神之伸也謂是萬象森羅卻是一物
不有亦非自止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乃天載之秋冬而鬼之屈
也謂是一塵不染卻是萬物皆備不獲其身究非無身不見其
人究非無人空處本有處處本實全用在體是之謂藏於密不
是無身不是無人不見其人有處成空實處成虛全
體在用是之謂藏諸用藏用於體藏體於用均主於藏此商正
建丑歸藏主坤義也其藏也有所藏者也所藏者何藏乾德也
此周易首乾藏乾於坤則成坎象坎位於子而因建子以爲正

之義也藏者坤德艮乃坤之上交於天者故至靜而艮者止艮之上明雖與坤藏反而其止則與坤靜同用艮亦猶用坤意也藏亦靜止亦靜也此又夏正建寅連山主艮之義也

虞帝執兩端夫子叩兩端大道渾淪何處下手由河圖之圓變洛書之方而端可求矣後天八卦安配洛書週遭八宮其四隅爲乾艮巽坤折中曰巽之爲風卽乾天之氣下交於坤地者也艮之爲山卽坤地之氣上交於乾天者也此了義也乾爲天立體西北變化於東南之巽巽者乾之兩端也故巽具進退兩德見於說卦之廣象坤爲地立體於西南始終於東北之艮艮者坤之兩端也故艮具行止兩義見於艮卦之象傳達天難可遽

期故巽以行權唯聖者能之下學上達登高自卑自大賢以下皆不得不用坤道而求端於艮故主靜也學艮有成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則亦與巽以行權無異所謂上達天德也

周子主靜明道定性孟子之息子思之素位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曾子之思不出位顏子復禮主履之六三仲弓南面用坤之簡能其義一也

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由此推之堯舜禹之執中執其所受於天以生者也就心性本體言也時中用中乃就用言唯其全體是中故其大用亦中致中則言其由體入用者也建中則合體立用行而言者也執者執持也執守也牢固把定之意也中之在道者言用言致言建而不可言執執則爲適爲莫爲可爲不可爲舉一廢百中之在心者則性也大本也不可不執執之然後精者不雜一者不二大本可立達道可生要之扼也約之守也孔子曰成性存存執卽存存也又曰操則存執卽操也此中在未發之時一無所倚故發皆中節經由權出權卽成經子莫則度於爲我兼愛之中而執之是就道執中也自謂不倚於楊不倚於墨不知其巳倚於二者之中矣故賊道也同一執中天地懸隔正以所指中之地頭不同耳時下講允執厥中句殊欠分明

中之一言肇自虞廷自後發明此義者莫大於中庸一書中孚一卦以卦象領中庸之詞若合符節卦例初二爲地位三四爲人位五上爲天位中孚卦天地四爻皆奇而實人位兩爻皆耦而虛人位在天位地位之中故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人形質屬地人氣屬天然形質卽氣之所凝結而氣之自然者爲性故曰天命之謂性性含於氣其氣清通而不可見故象以耦畫之虛虛非無也無則無物虛乃有物而其物虛也曰不睹不聞曰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曰無聲無臭曰隱曰微曰闇然曰人之所不見曰潛伏曰不顯曰淵淵皆所以形容其虛也此在中而虛者命之自天故曰性之德也成巳者內之道九二之在內

卦是其象成物者外之道九五之在外卦是其象九奇而實故有內外之界可分九陽而明故有聲色之可睹聞而謂之道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故九二在內卦之中九五在外卦之中皆時中之中非未發之中即非大本故皆不得爲卦主而主三四之耦而虛凡虛者無界限可分故曰合外內之道也虛者中立而不倚有一物以實之則有所倚倚則偏而不得謂之時中倚則有所感而不得謂之未發之中故倚於智而至於天下國家之可均倚於仁而爵祿之可辭倚於勇而白刃之可蹈皆似乎德而非至德德之至者達德備具而若無若虛一無所倚者也惟其虛而一無所倚是以能受而用無不週故子思以不睹不聞

言未發之中而終之以誠文王指三四之耦而虛者爲中而繼之以孚也

經綸天下之大經修道之謂教也立天下之大本率性之謂道也知天地之化育天命之謂性也天命之謂性三句是從上順放下來經綸天下之大經三句是從下逆挽上去所謂下學而上達也易說卦篇亦是如此和順於德德即天命之性也和順於道道即率性之道也理於義義即修道之教也是從上順放下來窮理即經綸也盡性即立本也至命即知化也是從下逆挽上去所謂下學而上達也夫子之教則第言其自下而上者可矣而又必先言其自上而下者其故數端一以見本來自上而下故可以自下而上去路即是來路復其固有還其本家毋疑天之不可階而升而不能達也一以見自下而上方可自上而下上達於始祖之所自出則以始祖所自出者之心爲心而下視五帝三王之後莫非一己之子姓仁民之政不期然而然矣上達於天則以天心爲心而下視萬物莫非其子仁民愛物之政不期然而然矣上達者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者也治國如示掌所達彌上下視彌廣而下施甚順故也一以見上下不分兩境學達不分兩時當其修道便是率性執中御外制外養中工夫不可偏廢工夫亦無後先故統而謂之致中和也

人保合太和之氣以正性命和非已發始有也第未發之時渾

然在中只可謂之中不可謂之和其和不可見故也已發之後只可謂之和不可謂之中因非復渾然在中之時而第見其和也然和處本即中處故曰和而不流流則流於一偏而不中和而不流所以見和之即中耳中處本即和處故曰中立而不倚倚則或偏於陽或偏於陰陽偏勝則不和保合太和於陰陽無所偏倚其言中立而不倚所以見中之即和耳統而言之曰致中和以中和本一物不可分故也

河圖一六居北於五行爲水人身之腎得水氣之秀者也其性潤下其理智智即水之內明而深沉淵靜也二七位南於五行爲火人身之心得火氣之秀者也其性炎上其理禮禮即火之

外明而發揚舉動也三八位東於五行爲木人身之肝得木氣
之秀者也其性曲直其理仁曲故生氣停蓄直故生氣條暢也
四九位西於五行爲金人身之肺得金氣之秀者也其性從革
其理義從故爲事之宜革故爲事之斷也五十居中於五行爲
土人身之脾得土氣之秀者也其性稼穡其理信稼穡以養此
心腎肝肺之氣乃能信有其氣信有其氣乃能信有其性信有
其性乃能信有其理醫家胗病六脉無胃氣者其人死聖賢講
學不誠則無物是以大學古本特提誠意中庸歸結諄諄誠身
而論語載夫子之言兩記主忠信也忠即中也中即心也人受
天地之中以生人爲天地之心合此二義而謂之忠也夫子之

道忠恕而已矣恕即忠之發焉者耳忠其物也信其物之有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者謂有物在中云爾在中未發其中
爲中外之中在中則於四面八位無所倚着故中又爲不偏不
倚之中以河圖言有五十之物在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之中以
爲之主以五行言有土之一物在水火木金之中以爲之主以
人身言有脾之一物在心肝肺腎之中以爲之主以人性言有
稼穡之一物在潤下炎上曲直從革之中以爲之主以人理言
有信之一物在仁義禮智之中以爲主以人情言有和之一物
在是非辭讓惻隱羞惡之中以爲主主忠信者主中焉耳執中
者執忠信焉耳

人之有性而謂之中也猶河圖之中有五十先天八卦圖之中
有太極也先儒於太極與性下理字不下氣字然則河圖之五
十之爲土也抑又何說豈四面之木金火水爲氣而中央之土
但有其理耶同一中也於河圖以氣言於太極於性以理言此
豈說之可通者耶太極者氣之未分性者氣之未發氣之既分
乃有陰陽奇耦之可畫氣之既發乃有喜怒哀樂仁義禮智條
理之可剖不可畫遂謂無是氣但有是理殊不知既無是氣即
無是理也遂謂有是理乃有是氣殊不知既有是氣乃有是理
也無徵不信曷取河圖而一驗之
河圖先天也體也洛書後天也用也河圖之中其數十五洛書

縱之橫之斜之其數皆十五以此見全用具於體全體在於用
也全用具於體故孟子曰萬物皆備全體在於用故程明道定
性書曰當其在外時更以何者爲在內由是觀之內外不分兩
境體用只此一物靜而靜之無空可落動而亦靜之無智可鑿
情與性不二人與天不二有物有則以人治人天下何思何慮
此之謂艮背此之謂主靜此之謂主忠信此之謂執中一貫消
息便從此處參取也河圖中數其用不但見於洛書大衍之數
五十即河圖中數也用九用六其數合爲十五不用之七與八
其數亦合爲十五由其數之同可以見其氣之同由其氣之同
可以見其性之同本來如此故首書卦爻千變萬化而不能異

也
一奇一耦其數三一者天也二者地也人卽天地之合數非能於天地奇耦之外別有所以爲人者也然地亦天數之重非能於重奇成耦之外別有所以爲地者也是故奇耦畫而三數成三數成而天地人之才備人統於天地地又統於天三才一貫之象亦於是乎具李桐溪曰易有眞數三是也其言得之洛書九宮一二三爲上元象天四五六爲中元象人七八九爲下元象地是統九宮爲三才也每一元中有三宮是一元亦三才之象也除中五象太極外其餘八宮分配八卦每一宮有三爻是一宮亦三才之象也上元一北三東而二乃在西南之隅下元

七西九南而八乃在東北之隅義取天地之交而象成勾股天圓地方之半皆三角故也惟中元之四五六則自東南之隅以至西北之隅其直如弦毫無枉曲故夫子言人之生也直也四宮值巽其巽爲股與正南之九在河圖同位履后土也六宮值乾其象爲首與正北之一在河圖同位戴皇天也中宮之五位同太極其象爲心乃自一二三宮觀之五在三角之中自七八九宮觀之五又在三角之中故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又曰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也

後天八卦方位乾率三男居北東亦猶洛書天元一宮北三宮東其二宮之居西南則坤交於乾是以得男之義也坤統三女居南西亦猶洛書地元九宮南七宮西其八宮之居東北則乾交於坤是以得女之義也乾居西北至東南之巽而其道變化呼盡吸來一氣迴環莊子所謂至人之息以踵者也自乾首以至巽股人象備具亦猶洛書人元四宮東南六宮西北上下直對也其中宮之五八卦不畫於人元爲心亦卽天地兩元之心在卦宜爲太極也

人得五行之秀以生外有五官內有五臟五臟之性是爲五常性非心所獨有也若以統言亦居中者統之耳而孟子以爲存其心養其性張子以爲心統性情何也火土不能相離誠明不可偏廢也土無火則死太陽不照之處其土不毛命門無火脾

胃不化不明則亦不誠也火無土則散紅爐無煤其火安在脾胃空虛心神恍惚不誠則亦不明也是以後天八卦坤土與離火相次月令一篇中央土幷无其月亦必以其日戊巳特次於季夏後也是以中庸誠明幷舉大學古本首言明德旋卽特提誠意也所以然者萬物土中生而天日臨之乃能生心位屬離火其象爲日其所居實先天乾天之位土之從火卽地之從天坤之從乾日爲乾天之精火又日之所出而土則地之體也是以性本脾土之所統要不能不受統於心猶之萬物本地之所生不能不歸權於天以爲天生也

陽明而陰暗人秉乾陽之氣以生故有明德人以明德歸心殊

不知明之在心已是第二義天一生水腎之所藏乃明之第一義坎水內明明之本體離火外明明之大用離之兩陽附於一陰而外著者即坎之一陽陷於兩陰而內藏者也用必依體乃能有立火必依水乃能不竭彼火之依土非依土也依土中之水也水不能離土以自存故火亦不能越土以依水水譬則膏也土譬則燈之草也火譬則焰也焰之依草依草中之膏耳膏之既盡燈草成燼焰則去之矣是故誠也者有所誠者也所誠者何精是也周子曰誠精故明精譬則膏也誠譬則燈草也燈草者實能有膏者也誠者實能有精者也唯其誠有所誠是以明有所明善點燈者必蓄膏善明明者必儲精虛勞之人患怔

忡梏亡之人近禽獸水竭而火无宅精耗而神不守故也何以蓄水堤之而已矣何以儲精息之而已矣何以為隄用土而已矣何以為息夜氣而已矣是故法坤以主靜主靜以立誠立誠以明明德者聖賢為學之大旨也

洛書北一水東三木東北艮土數本宜二因地交於天用成數之八來居之南九火西七金西南坤土數本宜八因天交於地用生數之二往居之四五六斜界於東南西北之間以象人其居中之五則天地相交之所會者也人身臟象全肖洛書腎水北肝木東此二臟胃氣即八宮之艮土也心火九肺金七此二臟胃氣即二宮之坤土也中間隔膜一層以象四五六之斜界天地者脾胃之形雖居下而其管竅則屬於膜上之心肺質具於地氣行於天亦猶二八同會於五之義也圖書法象其確實有證如此氣數象之為理之本源可知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只此一段太和之氣在腎為精在心為神在腎為幽在心為明其在脾之信則精神幽明之所由有其在肝為魂在肺為魄則精神幽明往來之道路也人之寐也肺氣先降於是乎明入於幽神藏於精而魄甯焉人之寤也肝氣先升於是乎明出於幽神出於精而魂遊焉神也明也魂也動者也精也幽也魄也靜者也凡天下之靜者常為主動者常為客不論主客則已既論主客未有不主靜者以主之一

言本由靜起也是故夫子言一陰一陽之謂道不云一陽一陰之謂道重其所主欲人從此入手意自彰彰也

一部周易陰陽太極而已矣一个宇宙天地人而已矣是故行雖有五只水火土足以括之其木金兩行乃天地陰陽之往來升降者而非其正位也水存而木自生火存生土而金自生陽根於陰火本生於水取徑於木故謂之木生火耳陰根於陽水本生於火取徑於金故謂之金生水耳造化如是人生亦然心腎脾養生者之三才也人生如是人性亦然禮智信養性者之三才也是故夫子贊易有曰智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天地於人為智禮設

位則信之立也道義卽仁義不言仁者仁或以體言此專以用言修道以仁愛人之仁實冒乎道故仁亦可謂之道以道與義對所以別於心之德者也此夫子體自然之法象以立敎者也然不獨於繫易言之也論語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卽此意博文卽崇智之旨也聖門能事此語者唯有顏子故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也其或誠信之力不足以設天地之位必其智之不足者也故曰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則不得不取徑兌金以生坎水兌爲口爲金之斷制故從事於知言集義以爲入德之門也金水一家金之精者亦足以有明而析義至於精義入神則亦可以攙智於水而設位大凡智愈崇者禮愈卑非禮之禮與傲不爲禮者總緣心地糊塗耳

陰陽動靜之理活潑潑地仁義相對仁陽而動義陰而靜智禮相對智陰而靜禮陽而動若以仁義與智禮對則不但仁動而義亦動春分秋分震兌所値同一流行之機也不但智靜而禮亦靜冬至夏至坎離所値同一握樞之地也然就智禮二者言之智爲靜之靜禮爲靜之動故居其所獨屬之北辰蓋以禮束身以禮制心較仁義施於事物者爲恆久不易之規而身心要自常動非如智之在坎時則大冬方則幽都淵淵靜深曾無片刻之間可以與波黙翳也此主靜之眞境而有事於戒愼恐懼者所宜觀玩法象而默會者也

中庸言仲尼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蓋無往而不協乎法象之自然卽如四勿之敎視聽言動乃後天八卦正位也視屬目離象也離爲萬物相見之地視不厭明也聽屬耳坎象也坎爲幽深元杳之方聽不厭聰也言屬口兌象也言易有餘故居西方收斂之地欲訥也動屬足震象也行易不足故居東方發動之地欲敏也視聽主受爲靜言動主施爲動先言視聽後言言動亦猶言道之先言一陰而後一陽也亦猶崇德廣業者之先智禮而後道義也凡皆主靜之意也

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正者正南正北也南爲離火心之位北爲坎水腎之位亦心之藏密之位也故大學以正屬心也定之以正則智崇禮卑而天地之位以設中者中間也圖之中十五書之中五其在於人則坤土寄位離火之旁中之在心所謂忠者也則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兌位之義震位之仁則易行所見端也主靜者存存也天地設位而易自行成性存存而道義自生故主靜也

韓子曰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其言援據經書不能易也然須有辨德者得也人之所得乎天卽天命之性也性本善故德本吉卒之爲道自然爲君子之道彼小人之道由凶德而出之者也而要非其德之本凶也匪幾冒貢

不加戒愼恐懼之功不善之緣習與性成是以釀爲凶德耳故夫子曰習相遠也

仁義禮智可以就性言可以就道言由其有仁義禮智之性故率而爲仁義禮智之道由其道之有仁義禮智知其性之爲仁義禮智也

仁字有就心德言者如顏子仲弓司馬牛之問仁求仁而得仁等是也有就愛之理言者如樊遲問仁子曰愛人仁親以爲寶等是也心之德卽明德明命卽大體大本卽太和太極卽元善卽性謂之仁者以此性卽天地生生之意也性具五常莫非生意故仁得以統之至於發而爲道則仁第主於愛不過道之一

端而自惻隱而外尙有羞惡辭讓是非之三端矣然此惻隱一端實貫徹乎三端之中而三端皆以成全此一端故不但性可以仁言道亦可以仁言故中庸曰修道以仁周禮六官兵刑與教養並設孟子謂之不忍人之政謂之仁政也周易折中於繫辭崇德廣業章解道義之門句以爲道義卽仁義竟以道字代仁字可以見仁之足以冒道而道之莫非惻隱矣其不直言仁者所以別於上文成性字見此就已發之道而言仁義也

孟子言配義與道與易道義之門其旨又別道率於性用無不周之名義者宜也就一物一事言也夫子所謂六爻之義易以貢所謂理於義者是也大道豈能遽然全合必由一事一物合義起銖積寸累以至事事物物無不合義然後謂之有道一事一物合義其氣浩然事事物物無不合義則其氣之浩然者塞乎天地故下文置道於不言而但言集義乃言夫求道者之用功法也

陰陽二物處處不相離潤下之水外暗內明陰中有陽愚所以爲大智也炎上之火外明內暗陽中有陰三百三千燦然明著而情乃主退禮由陰制也木者陽之屬也其直宜矣然木曰曲直則陽中有陰也故愛者必勞忠者必誨也金者陰之屬也其革宜矣然金曰從革則陰中有陽也金位兌方說言乎兌說卽從也義位兌屬金其爲心之制者易見其爲事之宜者難明亦

猶金不以革爲難而以革而從者爲難革卦之所以重孚也革而不從其革不足以說民制而不宜其制不足以治事然天下之操斷制者孰不自以爲宜是故孟子以理義並言理義之悅我心是也孔子以理義並言理於義是也若曰所謂宜者非以已意宜之也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必因在物之理以爲處物之義而後心之制乃眞中乎事宜也雖然在物之理亦非任人之強爲安排者也有條可分有紋可循而其條其紋一出於自然生就者方是眞正之理故言理者必曰天理雖然言理者孰不托之於天證之以人情而是天非天可知矣父子相隱人情之至方是天理之至有理無情是理乃人之有所爲而僞設非天

理也從而加之以義之斷制彼士師之庭民死於理與棄公之黨父死於理者豈有異乎言義不足加之以理孔孟之不得已也言理義又苦於有差別而言情曾子之不得已也

孟子之學得力於集義故有泰山巖巖氣象然其源亦出於孔子論語義以爲質與繫辭精義入神云云是也蓋智藏諸心禮約諸身其與事物交接者惟仁與義而析義不精則仁不能成木由水生仁由智用智之不足若有力無巧射何能中生水者金之堅明生智者義之精明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謂精義則智而可以爲仁也君子作用莫非一腔惻隱春之所以貫四時仁之所以統四端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致用而用利則愛人而人

安人與處處相安有以處人而安則已之身亦安安謂安於禮也木能生火仁能生禮人如不愛人則不安人不安已雖欲自束身於禮而不能也故曰利用安身也德即所愛於天之中也性也身者心之舟車舟車顚倒人不能不危官骸蹐跼心不能不搖外身既安內心斯定德性統於心故安身可以崇德也崇德則德盛德盛則窮神而入神又不足言德盛則知化而其智不可測矣此火能生土土能生金金復生水自然之符也此孔子敎人求端於義之本旨而孟子以之私淑者也然不但孟子也顏子復禮先以博文曾子誠正先以格致子思誠身先以明善皆所以精義也

孟子集義而於景仰孔子以爲過於夷惠諸人處全在智巧乃於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章單言仁禮何也緣此章語意全爲處衰世遇橫逆發也橫逆之來義以斷之智以御之誰曰不宜然而君子不爲者以所見有深遠者也衰世橫逆一片陰慘氣化至此難可力爭義金智水以陰濟陰徒御其乖戾殺伐之勢焉耳仁愛禮敬木火昌明一段太和慈祥之意足以消陰翳而調暴戾乃聖賢轉移氣化之微權也

南雖離火之鄉卻是陽已發盡陰已潛生之處北雖坎水之鄉卻是陰已發盡陽已潛生之處南北者天地之中也過中則衰而向盡是以後天八卦不以東之連南者爲陽方以東之連北

者爲陽方而以乾坎艮震四陽卦居之不以西之連北者爲陰方以西之連南者爲陰方而以巽離坤兌四陰卦居之仁於卦爲震於五行爲木於四時爲春分陽之中也南則陽之將盡火發而木空北則陽之方復水盛而木生是故智與仁爲陽德而禮反爲陰也義於卦爲兌於五行爲金於四時爲秋分陰之中也北則陰之將盡水出而金空南則陰之方滋火盛而爐則成土土旺而金自毓是故義與禮爲陰德而智反爲陽也周易貴陽是故達德有三北方之智居其一東方之仁居其一所謂勇者氣之浩然者也集義之效也貴陽故扶陽陽非陰不毓故有取於西方之義尚陰道正所以扶陽德是以聖學求端於精義

而主靜也知言也不動心也皆由兌入坤培金生水以義得智之明效大驗也義勇不同夫子之敎子路者是也義爲大勇曾子之敎子襄者是也

陰陽浩浩天下滔滔隨波逐流一路順放一身之自少至老如是一家之自祖宗至子孫如是天下之萬物亦如是其間有一回頭顧其來脉者於天地爲仁人於祖宗爲孝子慈孫卽身爲釋之佛爲老之仙儒之聖賢子曰下學而上達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子思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其義一也易大傳曰易逆數也小過象傳曰上逆而下順也此之謂也噫嘻其言富矣其旨微矣

古之學者爲己此學者之了義也大學之道以天下爲量者因物我相連外內道合氣本一氣體成一體爲天下卽是爲己也顏子所克乃形骸之己克去形骸之己正所以爲合天下爲己之己也雖然己與天下對待立名以天下爲己是無所爲天下也天下旣無己之名又何由立己與天下合攏來打在公中有物有則彼此何曾相及無適無莫行止付之自然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不知誰有天下也以鼓還琴以披還衣以果還二女以飯還糗以茹還草不知誰爲富貴貧賤於其間者此之謂艮背此之謂主靜此之謂無我無我者聖人之了義也

默而識之註訓識爲記蓋從多見而識之來然列識於多見之後識則識其所見其說可通列識於學之前尙無可識之端又何所識李二曲解之曰識不音志讀如字謂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也予按此說甚當喜怒哀樂之未發也不睹不聞無聲無形然而未嘗無氣有氣則有象所謂明德明命之明也故又曰莫見莫顯觀卽所謂顧諟也顧之斯識之默則顧之審而識之誠也凡人誠至則默故奏假者必無言默斯誠至故道聽塗說爲德之棄且未發氣象若不將之以默不但不能識亦不能觀也由是言之默而識之乃存養正面工夫戒愼恐懼之意惟精惟一之握樞也有此段工夫在前不但所學之端易於存記且其所學之端之義無不與其所識者相印相發庶幾前言往行

皆畜德之資而非徒以之資談辭矜富麗程朱於格致前補主敬一層當時之解敬字者已成辭費迨朱子作敬齋箴惟恐不嚴如其所說非木雕泥塑斷乎不可故其說雖高從事者鮮迨其晩年乃有向來說得太重之悔以爲畧畧收拾便在這裏何如夫子只說一默字其言明而易解其道簡而易從其意之深至直將盥而不薦之孚全盤托出乎此一節關係於學問之道者甚鉅特爲拈出學者不可不深察而熟思也

志道欲聞道聞道欲行道此夫人而以爲定解者也然而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是則學道非爲行道也而果何爲也哉予意此中消息宜從學者爲己句中探討爲己消息宜從求仁得

仁句中探討蓋自論語首章第三節便已直注至此人於名利場中閱歷一番日暮途窮不堪回首展卷開眼刺目驚心竟不知除求人知之外竟別有一件物事爲聖人所求生死以之者良可哀也亦可懼也
君子坦蕩蕩孔顏之樂之註腳也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坦蕩蕩之註腳也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不憂不懼之註腳也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不忘溝壑喪元之註腳也夫得之不得曰有命公伯寮其如命何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如孔子尚不能不倚於天命以爲行止把握況吾人乎吾意人欲志於道以爲生死大事之計必須擺脫名利之

心擺脫之法宜自篤信天命始也
所謂知命者非委心任運之謂也吉凶悔吝生乎動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不能見幾以致入於凶悔吝而歸之於命命不任受也是故君子尚研幾人孰不欲趨吉則亦孰不欲見幾則亦孰不思研幾然愈研愈惑卒致失幾者比比皆是其研幾之心不明也如何可明介而已矣如何爲介如石焉而已矣石也者無心者也無心則無欲而虛無欲則不動而靜虛室生白止水可鑒心果虛靜未有不明者也明則能研[illegible]吉之先見者可識趨向可決矣然豈必從事於虛靜之既久而後獲識幾之效哉蓋不俟終日而斷可識矣今人於事幾初動時掃淨心地沉思默觀便會不差是其驗也然則致虛主靜功深日久者又當如何

敦艮齋遺書卷之五終

敦艮齋遺書卷之六

雜言

思慮所涉輒喋喋言之楷亭曰盍筆之以備遺忘故册錄之然思非精審隨手掩沓詞又不淨其疵謬蓋亦多矣直所謂姑妄言之耳不卽奉爲定論而寓目之下觸發性靈以爲討論之端斯爲善學嗟乎有德斯有言未嘗爲之而輒言之亦猶是八股家習氣耳安得免於妄哉後生可畏倘有竟矢修德之志者我自妄言之彼自誠聽之則此中所云實非小補若仍以八股之見觀之則處處背註貽誤實多矣是我妄言而彼亟不能以妄聽者也且自有講章

在何必覽此壬午十有一月二十六日五臺徐潤第識於晉陽館次

大學言知本論語言務本中庸言立本孟子言有本放乎四海由其有本有本由於立本立本必先務本務本必先知本孰不爲本凡先一著者皆本也如事親事之本守身守之本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是也然惟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爲天下之大本知此者謂之知本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乃其務之之法也學者放過此著落二落三只做得雨集工夫無論溝澮未易盈就令天資工夫絶人竟至皆盈其如涸可立待何聖人敎人之意水哉一歎盡之水哉一歎之意有本一言盡之有本之象混混數語盡之無本之象雨集數語盡之註乃謂孔子之稱水其旨微孟子獨取此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不知有本之外何等處是其微旨爲孟子所未取者務本之外何等事是人人之所急而唯此爲徐子之急務也以單提直指之言解爲補偏救弊之論使讀孟子者將此等緊要關頭蹉過將一部四書點睛處爲之掩蔽卻往無何有之鄉卜度稱水微旨林氏鄒氏無足論晦翁之意令人不解也

水分兩種一是泉水一是雨水泉水流而緩故盈一科方進一科雨水集而速故溝澮可以皆盈其盈較之盈科者尤爲盛大神速故有聲聞然其始之實情由於集涸可立待何嘗

盛大故其盈之聲聞過情也聲聞由盈字來情由雨集來註以雨集爲聲聞是指實爲名也非也以雨對泉正喫緊指示處屬之聲聞語脈斷矣

主靜就不睹不聞上著解主敬就戒愼恐懼上著解求爲不睹不聞自不能丟卻戒愼恐懼求爲戒愼恐懼或不著於不睹不聞矣豈不是在那裏混怕瞎怕觀先儒之講主敬者其言可按也故言主敬不如言主靜

周子之主靜原是靠圖象上說就氣說理也程朱之主敬只在空中說理也說理者或遺氣說氣而理自在其中敬之虛不如靜之實也

周子自註其靜字曰無欲故靜不知讀周書則連主靜也不知既知讀周書則竝無欲之靜亦兼在其中矣何偏之可慮而煩易以主敬乎易之爲道立象以盡意圖象中有靜無敬也意盡於靜也若慮人不識靜字人果識敬字乎識敬字者宜無如朱子何以有說的太重之悔識敬字者誠無如宋儒何以白沙有太嚴之惡今之說敬字者方且惟恐其不嚴重自己一壁裏說自己一壁裏怕夫是以說敬者遍天下而爲敬者無一人而不近人情之疑當日藴家之言今人又何嘗不裝在肚裏吾見敬字之難識甚於靜字也然成例難改以白沙惡宋人說戒懼之太嚴而其詩曰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

德方唯其於敎子弟乃曰靜中坐出端倪而不曰敬中主出端倪來其立言之委曲如此然則居今日而昌言主敬之不如主靜從程朱之不如從周者天下其孰能然之

靑主先生云三身品非謂無金非謂無水非謂無體非謂無空非謂無心非謂無覺眞實妙義破諸顢頇謂西典一空字盡之誤矣予推此義以解中庸曰無聲無臭非謂無天載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非謂無鬼神戒愼不睹恐懼不聞非謂無獨因推此義以解陽明子無善無惡性之體之義曰無善無惡非謂無性體

靑主先生解莊子天地篇泰初有無無段云陰陽交泰之初何所有乎有無而已別無所有然無而有者無可得而名確乎其有一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不可聞不可見然萬物之生者皆由得此一以生是之謂德溯此德者則我得之父母父母又得之祖父母進而求之則不知何人之父母得之天地之始爲人之時而延之於我之身生生世世業識識業日遠於德故循性而修之以返於得以生之德德之至者一切有爲之法皆消融於烏有幾幾乎並未形之一亦不可得而名之所謂德至至則同於泰初之無有矣損之又損以求至乎其眞之實功也（故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又曰不顯惟德）郭註無不能生物昧於始矣老子曰天地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此段是莊子實有下手處昔人混

混說過潤第按靑主此段文字可爲一部中庸總講義其所謂有一未形不可聞不可見者卽不睹不聞中之獨也其所云幾幾乎並未形之一亦不可得而名之卽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也其所謂德至卽苟不至德之至德也遍閱先儒講德講一講不睹不聞者未有如此之明白痛快的實而不涉於惝怳者也然使先橫闢異端三字於胸中固不讀南華又何論夫解釋之是非此靑主之所以屢歎奴儒也

靑主先生又云泰太異乎不異也天爲一大太爲大一一卽天一生水之一一水也氣也泰上从大下从水水卽一也中加艸而爲泰老子所謂抱一也艸有反艸之義不敢失其一也於太

之不用艸者有天人之分耳潤第按所書前段中論言理不如言氣又解水哉而謂水非比喻之辭人之天性實分天一之精故仲尼屢歎水而坎卦彖詞繫心老子亦云上善若水讀先生此段爲之躍然

又云明乎泰上之義否字則不待釋矣否上之一卽泰下之一否則亢而止之上所謂下不來也加之以口僉言僉與太反矣多言數窮不如守中窮極不反所以否也夫亦愈知一矣

又云未形者有一不熄未然而行且然者謂之命根此命原動而不停若停其動者卽生物矣潤第按此命原動而不停卽於穆不已之義知此卽無不睹不聞一物不存怕落空虛之疑停

其動卽生物千古未經人道道來卻人人可曉未發卻不停停卻是發動靜互根動靜相生靜上有動動上有靜得先生此段一齊勘透其故此處透則時中之義不煩言而自可會悟矣

又云同乃虛虛乃大合喙而鳴喙鳴仍合喙合處如與天地沓合處不可見而有不斷於其中者緡之貫錢緡之鈞淵無智若愚不明若昏昏也者百姓日用而不知之妙也有夜行之道矣潤第按此段可爲中庸內天人合一費隱微顯無間體用不分諸義的總註解無息不已時中諸義之所以然

無善無惡性之體無可無不可心之體

夫子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以性爲善故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此聖人講學之定旨也曾子受之則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信性善故貴誠而賤學也子思受之則曰率性之謂道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信性善故重德而輕道也孟子受之則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曰先立乎其大者曰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曰君子存之信性善故尙養而併學於心性也自分義理之性氣質之性而性善之說疑故率性謂道之說亦疑而存心養性之功有不若窮理格物之要而孟子雨集之戒外鑠之戒義襲之戒說遂不顯吾人欲應試自有朱註在欲以儒名自有宋儒語錄在若欲爲自

已尋个安身立命處孔曾思孟書之白文在如上所舉儘耐尋繹也

或曰然則氣質豈無殊歟曰孰謂無殊正惟有殊故不曰相同而曰相近然正惟有殊而皆善故不曰相遠而曰相近也其有不善孔子歸罪於習孟子歸罪於搏躍激行而總不歸罪於性蓋氣質之性之中節者則曰義理非義理別有一性也陽明子曰理者氣之理也宋明以來僅見此語

孟子道性善朱子用程子張子之言謂性分理氣理善氣不皆善信性善故直從性下手而用力於擴充不敢信性善故直從道下手而用力於格致擴充者自內而外火之然也泉之達也

格致者自外而內雨之集也金之鑠也其爲眞僞煩簡之殊非甚難辨而天下不從孟子而從朱子者其故有二道可見德性不可見從則從夫可見者也格致屬知擴充屬行從則從夫易者也是以尙良心者少而炫文彩者皆是也

賢知之過如可均可辭可蹈南北之強索隱行怪之類其悖於中庸而不能易知也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者豈悖於中庸者哉乃卒亦歸於不能其故難知也常解以不勉咎君子然以弗能已之能字對勘之則君子之廢非其可以不已而不勉以至於已乃其不能不已亦猶聖人之非勉於不已而自不能已也何也道率於性性存則道生今乃從道入手設規矩於前而

納身於其中源頭不淸生機不發勞苦艱難傀然如不可以終日生乃烏可已不生則烏能不已哉豈待半途而廢始知其廢蓋當其遵道而行而早決其不能不廢已時中之聖人存乎內者常此一無所倚無可無不可之心不必有遵守遵循之勞而自然依乎中庸本非有所爲而爲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遯世不知卽不知不慍彼其說樂之機豈有勞苦艱難之意哉蓋依乎中庸者由仁義行者也遵道而行者行仁義者也率性義襲之分非勉強自然之謂也

廣大而不精微則廣大爲虛壳精微而不廣大則精微爲一隅廣大屬陽精微屬陰陽大而陰小也廣大處精微精微處廣大陰陽之合德也此以德性之體言也卽首章之所謂獨也高明而不中庸則高明者隱怪中庸而不高明則中庸者流俗高明屬天中庸屬地天上而地在天之中也高明處中庸中庸處高明天地之合德也此以德性之位言也卽首章之所謂中也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卽性也溫故知新誠則明也此以知言也敦厚崇禮以行言也知屬乾乾以易知行屬坤坤以簡能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踐履盡禮行之至也然只敦其本厚者而禮自崇猶之溫其故有者而知自新也夫廣大高明精微中庸皆其故物而本厚者則豈待求知行於德性之外哉致之盡之極之道之功似多端其實但溫之敦之而已足

也溫者因其故而習之也敦者因其厚而加之也皆無創造艱難之勞孔子曰存存孟子曰存之是其義意戒愼恐懼則又其溫之敦之之總訣也此問學之正道取道於此則德性尊而道自凝居上居下可與可容道之凝者然也

靑主先生曰一雙空靈眼睛不唯不許今人瞞過並不許古人瞞過看古人行事有全是的有全非底有先是後非底有先非後是底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底至十百是中之一非十百非中之一是了然於前我取其是而去其非其中更有執拗之君子惡其人卽其人之是亦硬指爲非喜順承之君子愛其人卽其人之非亦私泥爲是千變萬狀不勝辨別但使我之心不受

私弊光明洞達隨時隨事觸著便了原不待討論而得（聖學了義不待討論而得此語消息甚微未經人道也此數語宜常口誦心維之）無奈平素講究不明主宰不定一切妄聽妄說無師無友混賬糊塗強牙賴嘴想要只等算个人物在世上熊頭虎腦但令識者含磣賠禁而已潤第按此一段開首空靈二字是其要領中間但使我之心云云至原不待討論而得發明空靈之故乃吾人為學至要至要之道所當奉為指南者也

又云讀理書尤着不得一依傍之義大悟底人先後一揆雖勢易局新不礙大同若奴人不曾究得人心空靈法界單單靠定前人一半句註腳說我是有本之學正是咬齧人腳後跟底貨

大是死狗扶不上牆也潤第按此一段發揮空靈二字尤為警切讀至此嘗為之暗吃一驚夫人心空靈法界我嘗究的否乎如其未究得毋單單靠定前人一半句註腳也乎其不為奴人死狗之歸也乎時正看中庸不睹不聞義得先生此段為之痛著一鞭空靈法界如何究毋須有事於戒慎恐懼之功也乎而豈口說而可以證其空靈之界也乎

粟取療飢不必問樹之者之為夷為蹠也室取安身不必問築之者之為夷為蹠也話取中理不必問說之者之為佛為儒也

白沙云二障佛所言吾儒甯有此按二障謂理障事障佛除其障非除理事也障者蔽也夫子言六言六蔽六言者六件理事六蔽者六件障蔽障之與蔽有何分別儒者且言六障矣豈但言二障耶白沙云云豈不令人發噱耶推原其故只是闢佛一念未空於心故六蔽一章遂為此念所障而不復照見矣儒之能空者宜莫如白沙而猶有不空者如此空豈易言哉青主先生謂不許被古人瞞過者此等是也

白沙疑其並除理事為落空故云然耳理事都能障人卻未算到佛之空二障也非並理事空之也障空而後理事實故曰真空實有大凡闢佛者皆未之知佛而闢之耳白沙不免況其餘乎

致虛極守靜篤老子之言也周子之言靜虛本乎此也後來卻

極贊周子之靜虛而罵老子之靜虛有人問體用二字佛氏之言吾儒何故言之朱子無復理致之可言但云彼言吾儒亦不妨言儒書中如此類者不可勝舉據字樣以分儒佛於無可分中強生分別愈鑿愈晦耳但須空虛其心以本有之良知判其是非言出於非雖儒者之言無害於可違也言出於是雖佛者之言無害於可從也夫如是之謂通

青主先生又云童子讀書人皆謂之學生長而好讀書人稱羨之曰學者老夫每道甯可老作學生不可少作學者生不可量者則者矣者者著也著始者無所著者者渠不者人之為人豈可自者而令人者之而已者上本米古旅旅聲果爾旅則不得者

之矣好學而無常家當復何者無所住而生其心者字於何安頓耶子夏曰日知其所亡似生月無忘其所能近者禮後之悟生矣者能欲捨矣凡涵泳已知敦篤已能皆者也抱柱洗浴把纜放船命根到底斷不得者之病病魔病佛等者不者而者佛非佛者魔非魔不者魔非佛不者佛亦非魔見的眞正挈三道三是挈三道四挈五道十者無不是遇知音者不向挈向道上尋伺對面大笑只瞞了瞎漢老子此段話頭學者且用不着若有向上志氣勿作驚怖在潤第按先生此段所以解釋前文空靈二字之義者徹底徹梢透露無遺（無着故空非絕物也不絕物而不着於物是即空也空則自靈其故易解）先生一生所走路頭所造地位顯然揭出佛者見之

謂之禪宗指月儒者見之謂之道學超詣然非通透金剛解契中庸者不解其爲何等語句也余生平疑障偶向人言輒遭揶揄自得印證於先生而乃有以自決夫以白沙姚江之透脫而胸中闢異端三字洗刷不淨豈有他哉道統名根未斷耳宋明以來十分淨盡者余之鄙陋僅見先生袖中瓣香不能不爲先生燒也

青主先生又云讀書不可貪多只於一種裏鑽研窮究打得破時便處處皆融此與戰陣參禪總是一般（一了百了一不了百不了擔夫爭道何與書法此了則彼融也）若如此無不可用若但亂取東西齊撞殊不中用不惟不得力且累筆性此不是不教讀書之說戒讀書而不精者之語知此則許言博也玩物喪志之言亦是一般潤第按此段吾人當謹用之以爲讀書之法打的破時處處皆融有味哉有味哉如若不信就一種打去看

性體也未發者也太極也道用也已發者也兩儀也伊川曰太極道也晦菴曰太極者理而已矣則是以兩儀爲太極以道爲性也夫性爲上天之載無聲無臭陰陽未分無喜怒哀樂之可指無仁義禮智之可名狀其正體虛而已矣唯虛斯明唯虛斯靈故君子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以還其本虛之體而養其靈明以待用及其發也喜怒哀樂中節而謂之仁義禮智今舉可指可名之喜怒哀樂仁義禮智實之於不睹不聞之地則本虛者

不虛不虛則不明不靈所實之道理適足以爲意必固我之資而已矣雖以夷惠之聖而有可有不可且不免隘與不恭之弊況其餘乎以虛爲性自須從事於戒懼以道爲性自須從事於格致自然之勢也自宋明以來耳食之儒一聞虛無兩字便欲掩耳殊不知無非無物無聲臭耳既無聲臭其物之體自虛耳此理本自易曉只爲闢異端三字橫於胸中遂不復求其端而訊其末吾人束髮受書遵用此說青主先生之所謂空靈法界夢也未曾夢見也悲夫

宋儒之言德也失之實爲其指道以爲性也乃其言道也又失之虛爲其脫氣言理也張子曰由氣化有道之名此言是也本

諸一陰一陽之謂道者也一陰一陽兩斯化矣太極未始非氣而氣猶未分未分則不兩不兩則不化故太極不可以道名巳發爲達道故必氣之兩而化者方可謂之道乾彖傳乾道變化是其證也若太極則乾之元而非乾之道方資始而未及於變化也乃張子之言性也又分義理氣質爲二而謂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道出於性旣脫氣以言性則仍脫氣以觀道矣夫道之用處全以感化而效萬物一氣氣感於此化及於彼所謂由氣化有道之名也銅山西崩洛鐘東應慈母囓臂孝子動心一氣感應洞然明白此豈徒以理言而可以信者哉乃自理氣分而天下之人精視理而粗視氣因而靈視理而頑視氣於感化

之事既不解其所以然於是不信自然而用安排不信感化而尙政刑者其勢然也白沙曰六經皆在虛無裏可不謂知德之言歟又曰萬事都歸感應中可不謂見道之言歟

山之青也鬱爲空青尤美於山之青林之翠也結爲空翠尤美於林之翠以此見氣之精者則入於空然此形之超乎質而由形而上則豈無又超乎形者則嘗疑空青空翠之上必猶有其尤美尤美尤精尤精尤空尤空者存而惜吾目之止能見形而不能見夫無形者也然以其不可見而謂必無此無形之空青空翠不可也以山青林翠之有空青空翠知之也知無形之空青空翠之必將有而疑其別爲一物另有來處不卽出於此有形之空青空翠不可也以空青之卽出於山之青空翠之卽出於林之翠而知之也朱子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其源出於周子之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雖妙合字樣較以成亦賦爲巧而旣已判眞與精爲兩物亦與判理與氣爲兩物者等今試曰天生山林青翠成形而空青空翠亦賦焉可不可也又曰空青空翠山青林翠妙合而凝可不可也夫眞與理形而上者也精與氣形而下者也形上卽形下之至精至精尤美尤美而尤空尤空者耳而豈得判形上形下爲兩物而二本也哉空青空翠界乎形上形下之間者也以爲形則旣超乎形之上矣以爲形而上則又上而猶未化其形者矣於此觀之形上形下爲

一物而並非二本者灼然可見吾故舉之以況眞精理氣之說是說也余於三十年前每與友人言之而聞者大笑蓋謂人而至於疑周朱之言而且自出己見以駁正之其人之比於瘋狂可知也後偶讀陽明子有曰理者氣之理也爲之怡然遂敢大書特書以與友人觀

君子洗心藏密盥而不薦與浩浩之天於穆不已者默契渾化之處人不可得而見其流行感通之故聽諸氣化之自爲而君子未始以心稽也內不可見就外觀之篤恭而已功不可見就效觀之天下平而已若說恭是緊要的事篤於此便天下平豈不去而萬里故曰知德者鮮矣如恭便是德何難知之有然則

如何是德下文言之矣毛猶有倫無聲無臭至矣恭是皮面之所自然而形者耳有其誠於中者在也

理者氣之理其見於中庸者凡三處一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喜者春氣也其發中節則爲仁樂者夏氣也其發中節則爲禮怒者秋氣也其發中節則爲義哀者冬氣也其發中節則爲智喜怒哀樂氣之屬也仁義禮智理之屬也中庸以喜怒哀樂言性以氣言性也率氣之性卽爲道以此見氣之性之皆善而未嘗別賦以理之性也一曰仁者人也仁理也人氣也仁者人也則理者氣也可知也氣之性而有不善則夫子以仁屬人之言爲有弊矣三曰凡有血氣者莫不尊

親應者以氣應則感者以氣感可知何也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理與理類氣與氣類感不以類不能相應不曰凡知仁義者而曰凡有血氣者是在應者一面以氣言性也由應者之性推之則感之者則第率其氣之性焉必也

大易爲五經之原古史所稱其爲道德總會之書可知理以象告象以形傳形以氣凝是氣乃理之原而未嘗明言氣字嘗以爲疑後讀至天地定位節爲之釋然天地氣也山澤所通卽天地之氣其雷風之相薄薄以氣水火之不相射不射以氣八卦相錯錯以氣也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八卦之氣胥備之矣其定位其通其薄其不相射其相錯皆其氣之德性自然流行是之謂道流行不紊是之謂理義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氣之和氣之順氣之理也氣質義理不分兩性卦如是知人卽如是也

理爲氣之理故孟子之學舉氣以包理而養氣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是也而從來言養氣者盛稱浩然而不及於平旦盛稱集義而不及於日夜之息失其要旨矣息是通體工夫無間於日與夜所謂涵養者也卽必有事焉也集義是應事接物工夫在旦晝不在夜所謂幾康者也卽旦晝之所爲不牿亡也動靜交養理氣互生平旦其氣則好惡正氣生理也集義而浩然生理生氣也牛山章由日夜之息說到旦晝之爲

由涵養而順及於幾康動心章由集義說到必有事焉由幾康而逆溯之涵養其旨一也世之講者不知合看兩章於是以有事屬之集義其說幾於不通有事乃有義事之未至何義可集是無事之時求其勿忘不能也且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無以待之臨事欲義不自由也又何義之可集於是知其解者以有事爲涵養其說正矣然不解孟子息字之義則有事又不知以何者爲所事乎勿忘勿助徒講火候所事不明但奠空鍇其不惑於有事字樣而於無事中生事以自擾者鮮矣求其勿助不能也若知有事只是有事於日夜之息工力斯有歸着無事之時夜固夜也日亦夜也有事於息以息爲事也有事之時日固

晝也夜亦晝也有事集義謹戒牿亡不使平旦之氣改其常度是即日夜之息也亦以息爲事而有事於息也故曰必也故曰勿忘也息者不動之工夫不動者息之效驗大哉息乎此大易之所以稱艮背周子之所以言主靜也徒震於浩然之氣而置平旦於不問必有事焉一句遂成古今大廋辭噫弊也久矣

白沙先生詩曰古人棄糟粕糟粕非真傳眇哉一勺水積累成大川亦有非積累源泉自涓涓至無有至動至近至神焉發用滋不窮緘藏極源泉吾能握其機何必窺陳編學患不用心用心滋牽纏本虛形乃實立本貴自然戒慎與恐懼斯言未云偏後儒不省事差失毫釐間寄語了心人素琴本無絃淵第按此

詩白沙將其生平學術和盤托出何必窺陳編以上言其用力之地也源泉二字是其宗旨同一大川然有泉水雨水之分雨水之集溝澮皆盈故云積累成大川其涸可立待之弊不究言之爲先儒之積累雨水者諱也至無至動至近至神用之不窮藏之至深極贊心源之善能握其機則不必求之於書卷極斥外鑠之非自大學補傳以來天下之人胥用力於書卷而先生以爲糟粕之陳編獨用力於自有之源泉其用力之地與天下人殊矣學患不用心以下言其用力之方也自然二字是其宗旨自來言用功者尙奮勇殊不知助長之弊其爲害更甚於忘忘爲不芸助長爲揠苗忘爲無益助長爲又害之也世之學者戒助則忘戒忘則助正不知如何用力斯免二者之弊於是言戒懼者只往嚴重處講意謂與其失之忘毋甯失之助耳而以孟子之言考之乃是兩害相形而取其重舉世茫茫未之悟也先生以自然二字抉透勿忘勿助之所以然其用力之方又與天下人殊矣就其獨得之兩端論之用力之地在心不在書其旨見於孟子七篇者本自明白又經陸子以先立其大爲宗旨世之聞而信之者尙有其人至用力之方孟子雖以勿忘勿助顯示火候世之人又每以有事屬集義而不知其爲存養心性之功地之既迷方亦迷焉即有知其爲存養者而不知有事爲有事於日夜之息以無思無爲爲近於禪尋取若干道理裝載心

中憧憧往來心不虛矣不虛則不明不靈旣無以爲酬應之本而不能集義而本來不已之命亦因思爲擾亂而汨其機自然之度數亦復杳不可尋愈吃力愈無是處今先生特標自然二字而深歎後儒之不省事蓋此處一差則不能了心關係綦重不顯判其是非則無以發孟子勿忘勿助之微旨轉似戒慎恐懼先聖立言本偏致誤後人故不得不直斷諸儒爲不省事爲差失以庶幾學者之一悟蓋亦先生之不得已也然則自然之說尤吾人所當深思而默會者歟

寻少讀晦翁敬齋箴而竊疑之如箴所云直須木雕泥塑乃可耳就寻望洋之歎而知天下之主敬者鮮蓋有故也後讀晦翁

語錄有曰敬字向來說的太重看來只略略收拾便在這裏數年後又讀白沙與人書有曰戒愼恐懼閑之非所以害之也朱人論之詳矣予嘗惡其太嚴也乃知說敬嚴重如敬齋箴者是朱子之所悔白沙之所惡也朱子以略略收拾救太重之弊白沙以自然救太嚴之弊則夫略略收拾與自然者豈非儒門中六字眞言夫人而所宜寶貴者無如瞀儒強作解事於朱子此條將向來說的太重一語硬行刪去將朱子唯恐誤人而汲汲悔之者轉仍並存之以聽夫人之誤而不之恤而白沙之書則概斥爲異學而不使行於世大儒修之於前瞀儒壞之於後一盲引衆盲相牽入枯井斯古人之所以發憤而增歎也

孟子之視理氣爲一物其明善之功直從養氣下手氣平旦而好惡近以志帥氣氣是熟的本以誠生明還以明歸誠一副爐竈不過不使熄滅爾朱子之視理氣爲兩物其明善之功單從窮理下手理明志定以志帥氣氣是生的明不出於誠誠未習於明窮理是一副爐竈至誠身另起爐竈其難易蓋亦殊矣況明之出於誠與格致者天人之分死活之辨本不可同年語哉人心如鏡明其體也照其用也善之不明其病在體耶在用耶日夜之息向體上用功者也鏡體既治物來則照也格致向鏡上用功者也東照西照謂所照既多鏡自明信耶否耶既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又曰理有未窮知有不盡然則莫不有知之知作何分數其全明者耶則不必預照而不患物來之照有不盡也其昏明半者耶持半昏之鏡以照形形終模糊得模糊之理而用之所知愈盡爲害愈多且鏡之昏本由於不空著影留形於其中是益其不空也如謂影不使著形不使留則仍與未照同而安在其爲知之盡也朱子於補傳外又於或問中補出主敬工夫卽孟子日夜之息澄治本體之意斯爲正見正解然此意自在經文中小人閒居節內包含不補主敬則畫龍無睛補之又畫蛇添足總之補傳不當作耳

象山云六經皆我註脚天下非之試思四書中聖賢立論後旋引經書證之者非爲我下註脚耶我性命於天我卽天也象山

若非眞正認的我焉敢如此說話人不因其言而體認所謂我者而徒非笑之小看其我之見牢不可破耳白沙云吾能握其機何必窺陳編若非確有所見又焉敢如此說話此等石破天驚之談吾人宜深維其故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越是大儒越要這般說夫子則否曰爲己而已

象山云無朱某陸某天地間還少了个甚麽自宋以來唯見象山如此說回視接傳道統之論何啻摧枯拉朽

傳先生空靈法界一語眞聖人之眞髓也常就中庸思之中庸之至而民鮮能以其不空靈也唯聖者能之以其空靈也夫忠

不肖之民其不能宜矣賢智之民何以亦不能只因一寻字割捨不下耳其所以不能割捨其寻者不能割捨其寻之智耳大舜無寻無智則能用中矣顏子之能守中顏子固學舜者也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其爲人也學舜之爲人則自學其不自用故能守也不違如愚蓋其徵也是何也大德不德一倚於德則德非其德豈但智哉仁勇亦然倚智而可均倚仁而可辭倚勇而可蹈其於中庸則皆不能更以勇論南方北方皆無與於中立不倚之詣也是故倚智而隱怪者無論卽君子遵道而行趨向之正持循之力宜乎能守中庸乃亦半途而廢者蓋其預設一道於前便是有寻有智一涉安排天機便滯此道由學來不由本生望道而見便要自用矣雖云不廢不可能也若聖人則不然此中空空吾無知也安見所謂道而用意以遵之乃至事至物來率性而出而其機不滯自然依乎中庸矣遯世而悔君子之自惜其道耳聖人無寻無智亦無已大德不德者自大道不道也而又何悔之有然而中庸之能事固已屬之聖人矣由是言之空靈法界非聖人之所以爲聖者哉寻未有知吾無知也絕聖棄聖其旨一也皆空靈之謂也戔戔之儒妄生分別傳先生之所謂未究其法界者也或曰如何用功便究其空靈法界曰不睹不聞獨體炯然四面無倚空靈法界也唯戒慎恐懼者便究的

誠者自誠也而道自道也兩自字余作自然解與註義殊後讀白沙書有曰天下未有不本於自然而徒以其智收顯名於當時精光射來者也其爲學也於戒慎恐懼不用朱人之嚴重而出以自然妙契勿忘勿助之旨湛甘泉解之曰自然則誠矣然則余以自然解自成自道其暗合於白沙乎

性命於天德爲人之所得於天者性之與德一物也中庸說德處皆卽指性

中庸都是一體一用對說天體也命用也性體也道用也隱微體也顯見用也中體也和用也時中體也中庸用也鬼神之德體也君子之道用也忠體也恕用也孝體也禮樂用也誠體也明用也體貫乎用用處以一如其體爲用之善工夫全在體上故泯體用之分別而名之曰獨曰一獨一之物究是何物則曰仁獨與一皆無對仁亦無對心之德愛之理仁中自分體用也若干體用只是一性一道只認定性道二字以看全部則千頭萬緒都歸一綫矣

中庸道也不謂之道而謂之中庸若曰此卽中之見諸庸者耳小德道也不謂之道而謂之德若曰此卽德之見諸流者耳皆縮用歸體以見大本須務之意

半途而廢之君子知修身以道而不知修道以仁者也仁卽性也修道以仁者本立道生油油乎其不能自已若不探道之本而用力焉而就道之格套以講明之而納身於其中有人力而

無天機焉得不廢陽明謂義襲工夫終須放倒卽此義也
克己之己小體之己也五官百骸此彊彼界隔天下於仁外者
此己也由己之己大體之己也身亦不見人亦不見歸天下於
仁內者此己也兩己不並立小體之己克斯大體之己現爲仁
者發端於天下一體之已而後視聽言動可以中節故曰爲仁
由己此己字卽仁者人也之人愼獨之獨四非四勿之先未發
之時不睹不聞之地有戒愼恐懼以立大本之功焉顏子聞天
下歸仁之言已識仁體於克己之所以爲復其體由己之所以
爲切於體者其大綱固已了了故以目問蓋唯恐其粗畧而欲
於十二時中步步蹈實也時講謂學顏子者須從四非四勿入

手遺卻上截存養省察工夫視聽言動猝感猝應非有不及辨
勿有不及持矣故陸子謂直從四非四勿入手斷無可以能然
之理而以克己三語爲三關蓋提綱挈領工夫全在四非四勿
之先而四非四勿乃其用處可見之條目也此章書與中庸首
章實相表裏朱註首章殊欠分明
繫詞曰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智崇而禮卑崇效天卑
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按此乃
尊德性而道問學之準則致廣大云云本乎此也德性何物卽
天地之德所謂天地之性人爲貴也廣大高明崇效天也精微
中庸卑法地也天行之健歲歲年年不改其故君子自強不息

日遊於廣大高明之天是溫故也地勢之坤高高下下足見其
厚君子厚德載物日行於精微中庸之地是敦厚也此所謂天
地設位也此所謂成性存存也乃乾知大始但溫其故而知已
日新也坤作成物但敦其厚而禮已日崇也所謂易行乎中者
此也所謂道義之門者此也其不驕不倍足興足容則正道凝
之驗也由是觀之顏子四勿爲禮卑法地四非爲智崇效天克
己復禮以爲仁乃聖門道問學以尊德性之全功顧四勿之斷
可取決於臨時而四非之辨須養明於夙昔天下一體之已明
德之本體也己私不克則本體之明者蔽視聽言動之戒非禮
此已發當幾工夫耳其前乎此者涵養中之省察夫豈無克己

於念慮之微者乎夫子以復卦初爻不遠之復贊顏子所謂顏
子無形顯之過者正以其克己於念慮之微也念慮之萌爲提
綱視聽言動爲條目就條目之明斷以驗提綱之純淨四非四
勿非其涵養克治之功切至於天下歸仁本體既復之後不能
也石被擊而火驟發鐘被叩而聲斯鳴由靜之動間不容髮而
謂四非四勿可以逕能乎哉就令其時尚可從容其人十分機
警竟能之亦克伐怨欲之不行焉者耳可以爲難矣其於仁也
何有焉以克己工夫全歸之視聽言動在宋時時下講者已是
如此故陸子非之以克己云云至而由人乎哉爲三關三着鞭
蓋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存養省察克治之全功在是矣其效以

視聽言動爲驗而豈謂工夫之全在動哉而豈謂工夫之全在條目而無提綱之處哉

顏淵問仁章宜與子貢問博施章參看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然不須在愛上用功但求心德純全而已克己復禮是所以純全心德而已之既克形骸不隔自然天下歸於吾仁之中此天下一體之已既具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自然能愛或者見其立人達人便從人上起見以做仁者之功用初不知爲仁之事只是爲己之事立人達人第以遂己之欲耳由己起見非由人也其初下手克己時亦第由純全己之心德起見非由人也已克則禮復全副精神用在克己上然未發時是克己於省

察一念之萌但有私已之意即與消融所謂戒愼恐懼於不睹不聞者也視聽言動當幾非幾先其目而非其綱也

一字中字乃儒家所傳爲談道極則然只一虛字盡之蓋一訓不貳而不能貳者無如虛中訓不倚而無可倚者莫如虛是以易下經言人事首咸恒夫子開口以一虛字訣告人以爲萬事之本而以朱子學尙窮理其釋明德亦不能不以虛字爲第一義無如夫子有攻異端之歎孟子有闢楊墨之言先儒遂以爲不闢異端不足以嗣孔孟遂以釋老當之而釋氏之言空也似老老氏之言虛也無以異於儒遂改㢠空之空爲無財之空將空字全行抹殺虛字載在大易通書不能抹殺則以爲吾儒之虛異於老氏之虛老氏之虛全虛吾儒之虛虛物欲不虛義理於是伊川以已發之道安入太極晦翁以理於義之理安入太極自是之後聖人心地法門第一義遂不復彰明於世而名利上之意必固我乃指爲無忌憚道理上之意必固我則目爲有操持於是道學先生一派非執滯而不通即不近於人情明道之爲條例司官通也虛之故也而反以爲可恥而諱之矣半山之托義理以遂其執拗也不虛故也而反以爲淸介不可及矣未見闢異端之利而將聖學入門第一義舉世以爲諱一也中也豈但造其地者無人即其字義亦不可得而識矣夫心性者人與我共焉者也我有心性我識之固不禁其有心性者之亦

自識之也今以人之亦自識之而無以使之易其所識也而反使已之所識者改其本然之面目以求異於彼之所自識是亦不可已乎此之謂名根未斷白沙曰未有眞儒不闢佛吾則曰未聞闢佛有眞儒

中字之解除中庸一書外莫大於卦之中孚中孚之孚訓實義說者謂中虛乃實之本是猶判中外爲兩節判虛實於兩處也蓋虛非無物也乃有物而虛也虛即實也淸純之至手搏之而不可得目覽之而不可見耳聽之而不能聞鼻嗅之而不可爲香臭故以爲虛也天下之物有形質者有疆界惟虛無疆界內卦體外卦用中虛則體用合一內卦已外卦人中虛則人已合

一推之天人之分道德之分動靜之分無不以中之虛而合一者是以中庸以不睹不聞無聲無臭狀其虛也知其虛則致虛之功自不容已戒愼恐懼是也惟虛中不是無物故靜中未嘗不動於穆不已是也驗之人身一呼一吸寐與寤不改坐與行不改可以爲靜中有動之據然一呼一吸自然如是不涉安排天機自運其在中孚乃風水相遭之象乎

青主先生著學解其詞曰理本以玉而玉之精者無理學本義覺而學之鄙者無覺蓋覺以見而覺而世儒之學無見無見而學則瞽者之登泰山泛東海非不閒高深也閒其高深則人高之深之也故訓學之爲效似矣而始終乎人拾級而卑之至於效先覺而效始不至於日卑其所謂先覺者非占嗶訓詁可以爲童子師而先之也乃孟子稱伊尹爲先覺其言曰予天民之先覺者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樂堯舜之道學也而就湯伐夏以救民則其覺也覺桀之當誅覺湯之可佐故幡然曰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堯舜湯也堯舜湯者殺桀乃所以爲堯舜也是覺也誰能效之誰敢效之不能效之而文之曰非其時也其時矣而不敢效之曰吾聊樂堯舜之道世儒之所謂學也病老子者曰絕學老子之所謂絕者絕河之絕也學如江河絕而過之不沉沒於學也覺也不沉沒於效也覺也荀子非子思子輿氏也曰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材劇志大聞見博雜案往舊造說

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詞而祇敬之曰此眞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荀以此非思孟則不可而後世之奴儒實中其非也其所謂案往舊造說然也僻違幽隱則儒無此才也閉約不解則誠然也奴儒尊其奴師之說閉之不能拓結之不能觿其所謂不解者如結襀也如縢箴也至於材劇志大猶不然本無才也本無志也安得其劇大本無聞見也安得博雜也溝猶瞀儒者所謂在溝渠之中而猶猶然自以爲大蓋瞎而儒也寫奴儒也肖之然而不可語於思孟也思孔氏喪出母而思則令子上不喪出母其著也子思之母死於衞而子思亦以有禮無財有財無時言之其義亦猶乎道隆從隆道汙從汙而以其爲母也難乎直情行之故支吾其詞若子上之母則思可徑行者也故不令白喪之其於先君之言行何如也孟子則於共主在上之時汲汲焉以王道倡於諸侯特時非桀與湯之時耳若周末之王有桀則孟子必爲伊尹以相湯爲事矣故當時自齊晉狎盟之時如管仲五伯不過相其君以尊周攘夷爲名蓋亦以其上非桀也若上桀則桓文得孟子而相之亦可以湯矣故孟子不屑於伯而上又非桀傳食諸侯以明王道志可以爲大材亦可以爲劇而云造舊說爲五行則大謬也孟子之學學而覺

者也覺伊尹之覺者也無其時也其言曰武王好勇公劉好貨太王好色其於孔子之言又何如也後世之奴儒生而擁皐比以自尊死而圖從祀以盜名其所謂聞見毫無聞見也安有所謂覺也不見而覺幾之微固難語諸腐儒也若見而覺尙知痛癢者也見而不覺則風痺死屍也至於不自覺而覺其所覺以我之君不如其君也君猶可以義之合否異也以我親不如其可親而願爲之子也子之不孝於親而欲親他人亦或有之以我之妻妻於我不如爲其妻也旣妻我而或得妻名若我亦可以爲狎妮之私快妻而因以自快可以詑恐鄕黨宗族也潤第按學字之解可謂千古大案先生判斷了了更不作一調停含

糊語所謂孟子之文其鋒不可犯以覺訓學他儒亦有之以見訓覺則先生之獨解其效與覺之辨以伊尹思孟證之是非得失不煩言而自明效之始終於人學朱者不服謂始乎人終乎已也然果否效之以覺終無可驗也蓋亦鮮也且何如孟子之言推言擴充之始卽於已而不於人也末段幾於惡口較姚江洪水猛獸之言抑又甚矣然世人皮厚已甚不痛擊深創不能使之一覺也或曰覺訓爲見見者何物學訓爲覺覺者何境曰先生之言德言泰兩段中詳之矣其物一也見則見此也至其境則前段空靈法界四字蓋已盡之或曰何道之從而卽可以見而覺曰善哉問乎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卽

見而覺之謂欲自得而不得其道是緣木而求魚也窮理博物程朱之學也一道也效人者也先立乎其大致良知陸王之學也本之孟子者也求諸已者也陸王不足信孟子亦不足信乎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章是孟子之學解指點學問之道可謂分明學朱者自信不及耳曰以求放心爲道之宗旨是無可疑其所事事者奈何曰傅先生之學不專一家之言儒書外老子莊子釋迦達摩之言靡不畢究以四書考之孔顏曾思之旨孟子集其成而其養氣兩章實爲要旨必有事焉日夜息焉始於平旦終於浩然焉平旦者夜之息也晝不牿亡於所爲卽集義也日之息也知言之智智而不鑿集義之行行所

無事其息總無間斷時也此其境界內不見已外不見人夫然後可以有見耳老子曰谷神不死又曰恍兮忽其中有物忽兮恍其中有象不知誰氏之子象帝之先可謂分明擧似無如世儒闢異端之見牢不可破以白沙之親證空虛猶曰未有眞儒不闢佛而其後卒不免於人之亦指爲禪而並闢之宜見之物旣不能見落空落虛之疑自不能解抬取名象塡塞胷中而自得之道遂成斷絕鄙學無覺此傅先生之所以太息於奴儒也歟

明道先生曰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萬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的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

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明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不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卻須存習此心久之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潤第按先儒之論仁多矣惟明道先生此論爲中鋒正聲乃與經文要旨處處符合只開首渾然與萬物同體六字便自精絕曰渾然則喜怒哀樂之未發何文理條理之可分而伊川朱子以太極爲道理者非矣道者達道理者義理用也非體也分也非渾也曰與物同體不分別是理是氣與仁者人也觀我生等意合而以太極爲理而遺氣非矣曰識的此理與默而識入聲去聲非之以及顧諟明命觀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等意合而以識爲記者非矣曰以誠敬存之與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合夫子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孟子曰君子存之以此知存之正是爲學第一義深造以道其道惟在存之而以學單屬之窮理者非矣曰存久自明曰若存的便合有得良知良能元不喪失與自誠明率性之謂道本立而道生合而與惟於理有未

窮故其知有不盡之說有眞知假知之殊矣曰訂頑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與求其放心而已矣句之已矣字合將兩集外鑠等弊一切掃除矣其探原於良知良能則姚江之學所自出也其曰未嘗致纖毫之力則陳白沙自然之學所自出也明道此段可謂正法眼藏非餘儒所及也

白沙由靜虛得手實非朱子之學然不敢顯駁補傳第曰何用窺陳編而已姚江乃顯駁之然集朱子晚年定論不忘欲同之意兩夫子非騎兩頭馬誠以世之服朱已久久則難變姑爲委曲接引之計耳自後孫夏峯湯文正師徒罔不皆然惟顏習齋李恕谷師徒昌言駁之然顏李之學全然駁去心性之談而專尙六藝主於事功用其教者卒歸伯道一轉而爲法術再變而爲詐力其教不足稱也以上所說皆不能脫道學習氣皆要嗣孔孟要闢異端若夫孔孟異端之兩忘斬盡名根化盡俗氣四面無倚獨立獨行與天爲徒者吾於傅先生靑主見之而已矣

敦艮齋遺書卷之六終

敦艮齋遺書卷之七

中庸私解

道光壬午余館於太原張靜生舍人家時蕺山先生從祀兩廡靜生因出蕺山語錄共讀之蕺山之講慎獨與註異靜生問余余按蕺山之學出姚江因推姚江蕺山講學宗旨以對靜生請筆之於書因爲說如左書訖命之曰中庸私解靜生由是肆力於中庸一書積勞不成寐遂卽不寐而讀中庸以卒卒之前一日猶手握中庸不置也是說何足存存之以見靜生之好學云五臺徐潤第識

或問道不可離便當學道乃下文不言道而輒及不覩不聞者

何也曰學道之方非就道學也就道學道鑠也襲也道率於性性者道之本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立道本也復性之功也曰敢問不睹不聞之爲性戒慎恐懼之爲復者何也曰天下之物莫不有對唯太極無對人之本心太極象也繼善之性隨心而成毫無夾雜純粹以精精則一一則獨獨者性之本體然也然唯人生而靜之初爲然耳至感於物而動聲聲色色習與性成而性之爲物貳矣唯不睹不聞之時更無聲色與之爲緣作對獨體可還然不戒慎恐懼以嚴其出入起伏之機則外來之聲色雖寂而內留之聲色自擾身靜而心不靜獨者仍雜故必慎之又慎習靜澄清外欲不接內欲不萌使心之寂然不動者常如人生而靜之初而後吾性之本體可復也

曰由是言之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卽慎獨也其復舉慎獨何也曰經文自明乃中言戒慎二句之故也不睹不聞則不用也不用之地恆情以爲可忽殊不知天下之大用卽在此不用之中何也獨之爲體無色可覩無聲可聞至隱至微而天下之道莫現顯乎此蓋性分乾德體自陽明淸朗洞徹纖毫皆照唯淆以聲色斯本明之德成爲昏暗耳既加慎功以復其體則雖沖漠無朕之中而萬象森然已具卽隱卽現卽微卽顯不遠之復顏子之所以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過此隱微以往

轉難現顯借謂隱微可忽現顯亦可忽乎借謂不用可忽大用亦可忽乎君子之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以慎獨者此其故也

曰敢問獨與中之別曰只此一性耳雜以聲色則貳倚於聲色則偏不覩不聞無聲無色無可雜也夫然後得以獨獨以明其不貳也不覩不聞無聲無色無可倚也夫然後得以中中以明其不偏也獨以性之體言中以體之位言唯其無雜斯無可倚唯其體獨然後位乎中經言固自有序也

曰敢問序之詳曰廣言之曰戒慎恐懼約言之曰慎慎斯獨不慎則不獨是以先言慎而後言獨也凡人皆有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而不得謂之中者以其未嘗慎獨不覩不聞之時聲色自

在其心而心有所倚倚則偏偏則有過有不及愼獨斯中不愼獨則不中是以先言愼獨後言中也既中矣本善之性體眞位正發自中節先中後和其序可推至致中和節又倒捲文法也和由於中中由於獨獨由於愼而戒愼恐懼則愼之詳由是觀之中和之詣亦第由戒愼恐懼以復性體而致之耳既有中和之詣自有位育之效欲得位育之效須盡致之之功功如何盡戒愼不睹恐懼不聞而已矣此其所以言道之不可離不遠以五倫九經接行道字而輒汲汲於戒愼恐懼也歟

或曰重看獨字以獨爲性子之所主蕺山之說也以兩節皆屬涵養者也然則朱子以愼獨爲研幾者非歟曰蕺山語意亦出之陽明者非非其以研幾隸愼獨而非其以愼獨屬研幾也中庸全部書旨歸重立本養性性出於天天爲乾象開天能事一畫盡之人得此奇而實者以爲性而具於心故虞廷言心只惟一盡之後之言咸有一德一哉王心一以貫之以及本經之屢言一皆原於虞廷而實則本之大易之法象者也獨非卽一乎乾象奇而實中庸開首言獨象其奇也後半言誠象其實也然推其所以能實之故由於奇耳由是言之中庸之言性但舉一獨字而剛健中正純粹精乾之七德胥括之矣以是爲性之體而重看之也不亦宜乎既重性則不得不重養性工夫既重獨則不得不重愼獨工夫獨卽虞廷之惟一愼卽惟精也精以去

其雜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嚴其致雜之機也豈有異乎然則立愼獨爲中庸宗旨其說亦並不始之陽明師徒而朱解第以獨知詁之而屬之研幾不亦負乎

曰非其以愼獨屬研幾是則然矣敢問以研幾隸愼獨之不爲非何也曰不覩不聞該貫覩聞使覩聞之時一如其不覩不聞而後可獨該貫隱微現顯使現顯之時一如其隱微而後可中該貫未發已發使已發之時一如其未發而後可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定性書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孔子曰吾有知乎哉吾無知也孟子曰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也本經曰以人治人改而止皆周子主靜之義程子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也其間工夫以戒愼恐懼爲統冒約言之曰愼程子謂之敬細分之則有涵養有省察省察之中有研幾有克治皆在未交未感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曰推曰擴充皆在已交已感喜怒哀樂既感之後然涵養省察不分兩念兩時涵養易入於昏沉加以提撕卽名省察卽勿忘之旨也省察易流於躁擾將以從容卽名涵養卽勿助之旨也勿助之旨在本經曰悠勿忘之旨在本經曰久悠久無疆是爲時中由是觀之研幾何嘗不在愼獨之中本經言前定言前知皆重幾也豈可缺哉但以之當愼獨全功則不可耳

曰未發者思慮未起已發則思慮已起以省察屬之未發可歟曰蕺山辨之審矣予嘗推論其意動於已發者意也動於未發者念也念則彼此兩托而未定平心以觀理意則好惡一成而不變驟發以應物省察念也非意也故在未發之前也設使已發而後省察豈有及哉其異於小人之見君子而後厭然者幾何哉曰子之論獨原於易象是有確據意念之分亦可徵其憑據歟曰可陰陽動靜互爲其根太陽者動中之動也少陰者動中之靜也太陰者靜中之靜也少陽者靜中之動也動中之靜終屬之動以其與太陽同出於陽儀也靜中之動終屬之靜以其與太陰同出於陰儀也無念者太陰也靜中之靜也有念者

少陽也靜中之動也有意者少陰也動中之靜也有是意從而行其意者太陽也動中之動也以念屬之未發是猶以少陽屬之陰儀云爾是豈非法象自然之憑據乎不然靜中無動既無省察亦無克治惡之匿於心者任其盤踞何時淨盡乎夫以明道用功之純而喜獵之念伏之十二年而未淨不覩不聞境界其細如此亦獨之體其難復如此而顧以儱侗無事爲涵養其異於忘者幾何乎陽明論辨甚力細讀傳習錄自見或疑意字本大學念字殊不典余曰無念爾祖見於詩克念作聖見於書余所本也子知靜中之有動也而研幾之說乃可得而論矣夫幾者動之微者也在有無之間者也大不易察是以本經屬之至誠也舊解以爲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

是以意爲幾也夫意易知也好惡已成動而非微有而非無是非可否良知隨覺庸凡之人皆能知之不待研也幾之微乃入於無果皆能知則前知豈待至誠乎易曰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其非淺見之所能盡知至明也且幾爲吉之先見所貴乎研幾者研之於幾先使幾之微動者有吉而無凶耳若研之當幾則必吉之既成而後有可動有可見見之雖先動之雖微已成之兆慮難改易亦何貴於知之乎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以作他人借鑒則可矣其在當局就令自覺何補於死亡乎子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當其未交已猶未施何論相報有何吉凶之可先見而君子不諂不瀆蓋有知之於幾

先者夫是以當幾所兆有吉而無凶也此豈自觀已意之可比由是言之則戒愼恐懼斤斤於交感之先者正君子研幾之事省察中所括之旨也註中以意爲幾因以知幾屬之常人固已誣矣吉凶既已先見而乃云不使潛滋抑又誣矣其以愼獨全功屬之知幾乃其誣而至於三者也是以陽明蕺山不用也曰然則由寂而感其間竟無工夫歟曰工夫全在寂時若寂感之間尚有工夫則中庸於性道之間下一率字豈不合天下萬世之鐵鑄爲大錯哉夫寂然不動之時所謂性者獨而已矣謂之爲獨固已至精至純至虛至靈由寂之感所謂一而神之時也神機可加人力哉所謂本立道生之時也生機可加人力哉

事物感於彼喜怒哀樂應於此如火之然如雷之發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目不容瞬間不容髮全心以往安得更有一心以爲省察哉如曰待也是依然省察於未發之前者也如曰悔也是又省察於他事之前而於本事爲無及也如曰喜怒哀樂之情雖動而事猶未做可以改易則其省察也亦本其倚著於已喜已怒已哀已樂之情而省察之耳其始也既已心隨境轉其既也必且境由心轉意見用事黑白可以易色高卑可以易位亦無以異於不省察矣

曰然則朱註以戒愼爲致中以愼獨爲致和亦未妥歟曰然不覩不聞便自獨戒愼恐懼便是愼既言戒懼復言愼獨只以莫

現莫顯二句解說要戒懼的緣由白文下一故字語意曉然隱微之獨體立則現顯之道自生性能生道所以要戒懼以養性道不可離而率於性所以要養性而盡戒懼之功兩節內是故字故字一一使之落實則文氣自順文氣順而語意自明和上無工夫工夫全在中上戒懼愼獨並非兩項工夫但致中而和自在其中致中卽以致和故不曰致中天地位致和萬物育而曰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也夫惟和上無工夫也故由性而道首節於其間特下一率字也

或曰姦聲亂色不啻聰明古之訓也不覩不聞似乎指此若聲色一概空卻心中不復以義理灌漑不亦禪歟曰此古今大獄也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舉世疑之然以經證經知人心中不但不可有惡亦並不可有善人性本善若再有善反成滯塞不虛不靈矣孔子言以虛受人未嘗謂以義理受人也彼證父攘羊從井救人只因其心中有箇直與仁耳向讀無適無莫章註謂有義之與比一句在所以異於異端乃無可無不可下無義之與比一句卻又置之不論若今論語中竟無無適無莫一章而第存此章聖言爲有弊耶人性自是義底安義之與比一句表其性善也不安此一句囊裹亦不怕走了髓也頭上安頭之弊論語禮之用章知和而和早已爲人揭破人自不察耳

曰愼獨既是總統工夫大學何乃專屬之誠意曰大學兩言故

君子必愼其獨一就好惡說下是愼獨於已發也一就閒居說下是愼獨於未發也用力於已發所謂推致者也未快而求其快未足而求其足其功自不可缺卽中庸所謂致曲也用力於未發所謂存養者也毋曰不覩者隱十目所視毋曰不聞者微十手所指其嚴安得不愼卽中庸所謂戒懼也然用力於已發總不若用力於未發未發時澄淸體露無復聲色滯塞之害則發處自然十分飽滿本慊之與求慊其難易勞逸豈可同年語哉是以大學既就已發處說了愼獨卻追而上之又從未發處說愼獨中庸力爭上流開首便從未發處說愼獨其推致一層直至篇末始說出致曲工夫也大學是沿流溯源文法中庸是

由本放末意旨大致不異用意各殊若言扼要則中庸尤覺易簡耳

又按中孚之卦全說誠實而其中之兩爻虛而不實解之者曰虛者實之本惟其中虛所以中實蓋虛者虛其本無之物實則實其本有之物本無之物除其礙塞本有之物自然呈露戒愼恐懼之功至斯莫現莫顯之效見大學論心不在之害而歷言其有所假令不覩不聞則忿懥憂患等項何由而有於其心哉心在則目自能見耳自能聞食自知味不亦發而中節哉大學以誠意爲正心工夫中庸卻又以正心爲誠意工夫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難爲鈍根者道也

問性有氣質理義之別中庸以喜怒哀樂言性則氣之屬歟其不言性理者何也曰喜怒哀樂之中節者便謂之仁義禮智非氣外別有理也喜怒哀樂之性本自中節其不中節習使然也不愼獨而倚於聲色則獨體失位而不中不中則不中節反之則中中則中節曰張子謂氣質之性君子弗性何也曰其言蓋本孟子不謂性也來然孟子何嘗分理氣爲二哉聲色臭味之欲如其中節便是仁義禮智之理仁義禮智之理如其失節便只是聲色臭味之欲其中節與否惟視所習習於存養則本善之體復而中節習於馳騖則本善之體蔽而不中節功自歸天過自在人自宋儒以不中節歸咎氣質於是孔孟性善之說反成滲漏夫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朱子曰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者則氣理爲二物者也氣一本而理又一本也陽明曰理者氣之理也合氣理爲一物者也一本也今但就喜怒哀樂云云觀之其是非得失必有能辨之者矣

問中和中庸之別曰其義一也易和言庸一則爲和字指出子臣弟友地頭一則爲和字標其樸實雍容氣象遊於倫物之內平平常常人我兩忘不但無不好之可嫌亦並無好之可驚豈非太和氣象謂之中庸言做到恰好處也

曰子所謂中庸全部歸重立本養性者如所解首章誠有然矣其見於他處者安在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舊謂隨時

處中折重時字取變動不拘之義此於後文素位達孝等意亦爲相合然細尋其理焉有不變動而可以謂之中者但標一中字而隨時不拘之意自然已具觀虞廷傳中十六字內并無一字言變動者豈滲漏哉且其釋而字從本句君子小人轉下謂既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旣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君子乃好人通稱等殺不齊其說猶可通若既有小人之心則必無所忌憚斷難作兩層轉折下句轉折既然難通則上句轉折亦非如是解審矣今按君子之中庸也句中庸并舉如前中和之例而時中句忽然丟開庸字單舉中字其爲折重中字而因以并重時字之義灼然可見時字不宜主變化作隨時

講宜主長久作時時講後文無息字不已字純字悠久字皆其照應處其意若曰君子之中庸也非在庸上用工夫而但在中上用工夫使時時常中只此不倚之一念未發時如此已發時不改變其如此是以未發之中仍在已發之和上而成爲中庸之行也云爾而字語脈自承中庸作轉非就本句之君子作轉如此轉折歸重中字則時字工夫自然是指戒懼與小人無忌憚而反乎戒懼者針鋒相對脈絡歸於一線矣首章有戒懼而無時時意故於此章補出在虞廷傳中十六字則隸執字部內也

蕺山先生言朱子初意只在由寂之感處著力中和第三書乃

悔之今註乃初意是以愼獨節註中既以愼獨隸研幾致中和註內亦以研幾解致和而於君子之中庸也二句都就已發處著解謂係隨時處中耳初不知戒愼恐懼都只致中而由中而和只是一率中間并無可以着力處處中之處全在未發時處之戒懼愼獨正其處之之方也若置卻未發於不問待時之已至而後思有以處之豈尚能處哉平時無工夫取辦於臨時此正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者耳而豈所以擬君子哉無忌憚者卽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也論小人之反中庸而追咎其平時之無忌憚與論君子之中庸而歸功於平時之戒懼愼獨同一機括皆攝用歸體縮已發於未發之內以見道率於性能修道者由於能立本而養性不能修道者由於不能立本而養性也

曰歸重立本養性之意此章而後有照應處否曰有問強章末節和卽庸也和而不流卽中庸也緊接中立不倚卽此章折重中字之意而有道無道兩言不變卽時中時字之義言悠久也

細按語脈兩節書如合符節

又君子之道費而隱鬼神之德微之顯一則言用而本之體一則言體而推之用皆所以發明率性謂道之義以見隱微之不可忽而欲人之戒懼以存性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卽費而隱也一不可見而九經皆一之所貫卽微之

顯也

又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將不測之用縮歸不貳之體猶之以中庸縮入時中之內重性功也至聖人之道章苟不至德至道不凝則明言直指視前之以語氣指點意思者又加切矣

合而言之只此一個不倚之心靜時如是動時亦如是未發已發體用只統於一中字戒愼恐懼工夫只統於一時字時者無息之謂也開首言不睹不聞求其虛也後半言誠求其實也本只求實因不虛則不能實故不得不先求虛求虛乃可以求實求虛卽所以求實

苟不至德則至道不凝故末章言入德德者性之德也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是知戒愼不覩恐懼不聞爲性地工夫務本之學也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鬼神之德不見不聞斯人之性不覩不聞夫不顯之處乃至要至要之處天與鬼神且如是而况於人乎其有爲學而就道求道者所謂苟爲無本涸可立待者也其亦不達於中庸之旨者矣

或曰據論中庸大旨直從心性下手前後脈絡歸於一線考之經文誠如所云何其與大學懸殊一至於此曰今學者從窮理下手補傳之言朱子之學也古本大學從愼獨下手何嘗不與

中庸同曰然則不於窮理下手何由自明誠歟曰吾嘗以經証經自誠明一章亦非如今註所解也夫陰陽互根故兩儀之上復分四象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天道人道亦猶是也自天道論有天道焉有天道之人道焉自人道論有人道焉有人道之天道焉自誠明者卽率性之謂道也自明誠者卽修道之謂教也皆聖凡之所共者也凡人亦自誠明聖人亦自明誠聖人之自誠明生而知之安而行之是也天道也然如夫子之好古敏求志學不踰非天道之人道乎凡人之自明誠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是也人道也然如乍見之惻隱嘑蹴之羞惡孩提之良知良能非人道之天道乎夫惟人道中亦有天道是以曲能有誠而其次致曲也自朱子以自誠明一節單屬之天道聖人則凡人之明更無由來之處不得不求之於外言知則鑠言行則襲就道學道生機不存而火然泉達之效不可復覩於學者矣中庸首章全祖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二語而來故曰率性之謂道若如補傳云云則窮理之謂道耳是蓋自是一家之學以詁中庸宜其不合也

曰然則中庸明善之功有取於擇善而學問思辨者何也曰擇善之解以經證經亦非如今註所解也夫擇善者卽顏子之擇乎中庸而得善也固執者卽顏子之得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也中者何指非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乎庸者何指非子臣弟

友之謂乎擇者何在非擇夫伊任夷清柳和之偏倚而去之可均可蹈可辭之奇異而去之而取夫不倚之中平常之庸乎本一大公無我不倚之心行於日用飲食平常之地發一曲得一善發萬曲得萬善曲之所發無不致也善之所得無不執也是之謂學而其學不亦博乎如有所疑從而問焉所謂善讀書乃問之古人也問中之一端也問而未解則思思而未得則辨問與思辨又學中之一端而遞轉者也如其不疑則學而已矣學卽行也然懼其久而怠也於是加之以振作矢之以貞固是之謂篤行而所執者固矣夫始於擇中庸而終以固執故曰時中時中卽執中總要於無息而已若如註解則擇善卽是格致乃

天下之物也非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也非子臣弟友日用之常
也故曰是一家之學非中庸之本指也
中庸道也未發之中德也君子之中庸由於時中然則中庸之
德豈不至乎其如民之鮮能何其所以鮮能者以其過不及也
其所以過不及者以其不知味也知味則知德而能之矣其所
以不知味者以其心不在也其所以心不在者以其心之有所
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倚於其所而心不虛也如大舜之不自用
則心虛而能用中矣用中者中之見諸用也以中爲體而用之
也虛卽體之中也如不能心虛而予知則就道上擇一可守乎
之而不能期月守無本固也若夫回乃可謂之守守者無他弗

失而已失而不守謂是不知不仁不勇乎非也就令均天下國
家蹈白刃辭爵祿亦不能不失於中庸也何也道率於性性者
中也一無所倚者也雖倚於知仁勇不可能也君子之強以其
中之立而不倚也中立者時中者也時中故不變也夫賢知之
過隱怪焉耳是不足論乃若擇中庸而守之且知仁勇以守之
而不能者以其遵道而行自外襲之不能不廢也遵之者不能
依之斯能矣依者自然而然無心之謂也遯世不悔冥會乎不
覩不聞之妙世味之不知惟知德味故能之也而其人聖矣上
者大舜次則回耳而豈民之所能哉此君子所以戒懼以用力
於不覩不聞而求其時中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就費求道夫婦之愚不肖有時而道在天地
聖人之高深有時而道未盡恍惚何憑乃就隱求道而又無如
其隱之難察也易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解之者曰元不可見
見元有道亨之始處元之所在也鳶飛魚躍率者機也機非隱
也機之始處隱之所在言其上下察其字下落要與討淸遠指
性而近指隱也從率處探其所自率從飛躍處探其所自飛躍
意在言外隱然打入不覩不聞甲裏去故曰是子思喫緊爲人
處也
猶恐人之不悟也明揭之飛躍之機何在乎在鳶魚耳天命之
矣治人之則何在乎在其人耳天命之矣鳶魚之飛躍不違乎

鳶魚人之爲道而遠人鳶魚之不若矣鳶魚實而人妄鳶魚自
盡而人否也不忠故也忠則率之飛飛躍躍矣所謂恕也點明
忠字遠接性字爲鬼神立起誠字影子爲隱處起个名也
易咸卦彖傳曰咸感也先儒解曰咸感之分在乎有心無心感
是有心之咸咸是無心之感有心感物心所到處則感故曰朋
從爾思心所不到則不感不從矣非朋故也無心感物物無不
感故咸又訓爲皆字義雜卦曰咸速也咸有速義則有心之感
不但不普而且不速可類推也余謂中庸所載忠恕違道不遠
之忠字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之中字亦如咸之與感然中
忠也中忠之分亦在乎有心無心忠是有心之中中是無心之

其忻動人以返求之意至明至切道不可離戒愼恐懼中間是故二字至此乃發揮透露無遺也

鬼神之德微之顯就顯求道大舜文武周公之事業五達道三達德九經之條件道之浩浩從何下手乃靜而繹之乃一念之孝之所顯一念之仁之所顯者耳仁孝之念至微也而顯至如此然則顯非顯之顯而微之顯也以誠名微猶之以忠名隱曰孝曰仁曰忠曰誠曰隱曰微曰不覩曰不聞或以理示或以情言或以狀擬或以時地指點一言以蔽一獨體而已矣其言恢之彌廣其旨歛之彌微總以見戒愼恐懼之爲要而已

篇中由君子之道費而隱及於鬼神之德微之顯德卽性也由

道溯德重大本也道出於性性出於天天爲乾德其體奇而實開首言獨獨者奇也物欲之淨盡也末後言誠誠者實也理氣之精純也體爲實體用爲實用性爲實性道爲實道已發卽未發之不變者是之謂時中

誠以體言卽性也明以用言卽道也自誠明謂之性聖固性凡亦性良知良能凡之自誠明也但不若聖之全耳自明誠謂之教凡固教聖亦教好古敏求聖之自明誠也但不似凡之勉耳或曰凡人之明如出於誠何須擇善曰擇善者擇乎中庸耳庸者子臣弟友之日用非書卷師友也中者喜怒哀樂之未發廓然而大公也就日用間求其出之大公之心者而以爲明良心

忠中是君子分上事不必有心以存其中而所受於天地之中自然不亡靜如是動亦如是體如是用亦如是人倫日用間未發之中時時有然無內外無變遷故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忠是學者分上事受天地之中以生而無心任之則去有心存之乃存中字加一心字著心功也非其中之有異於君子之未發者也及人倫日用間用或不能如其體動或不能如其靜故於用心存存之物又用心推之使之一一如其忠焉而謂之恕較之時中之君子一無心而一有心一自然而一勉然也時時而中其中之卽在庸處可知何謂之庸子臣弟友是已由是觀之忠恕之忠字卽是中忠恕之恕字卽是庸卽是時出忠

恕卽可以至於時中中庸故曰違道不遠明乎忠恕與時中中庸之分合則論語上忠恕與一貫之分合可以類而推之矣中也忠也卽是一時也庸也恕也卽是貫

如忠者豈非不遠乎人而人之違之以其求之於外而不知得之自在於近耳其願乎外不知外之險而自得之易耳曠安宅而弗居隱者遂隱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一而可遂君道本不費者鳶飛魚躍子思正爲小人指點路頭使之反求諸已也

人情慕高遠而忽卑邇是慕費而忽隱慕道而忽性也豈知性乃道之所自隱乃費之所自卑邇乃高遠之所自哉誠妻子兄弟之翕合父母其順矣一其字矣字便是飛躍之機牽者象也

白沙之學以自然爲宗者

烱烱而不能昧曾非有所爲而然也所謂擇善亦擇其自誠明者決其爲善耳若謂自誠明爲聖人之所獨凡人之明不能出於誠而必須求於書卷師友彼夫乍見之惻隱何自來嘑蹴之羞惡何自出則是曲不能有誠而道不率於性而鑠於書卷襲於師友也而豈論之可通乎哉

至誠盡性天道也曲者人道中之天道而盡人復天其次之所以須致曲也天下無性外之人故無無誠之人天下無誠外之人故無無明之人惟發現之偏之明誠而非妄故其端爲善端而可以致之以至於至誠耳否則索明於外種子不眞生意不存螢光之明并非眞火望其燎原灼天不亦難乎而今之學者

是已

前知如神明之至者也而必以至誠得之此亦足以見明必出於誠誠之所生者方可謂之明全誠全明多誠多明少誠少明不誠不明明善者周子所謂誠之通也誠身者周子所謂誠之復也自誠明者周子所謂誠精故明也蓋始終一誠自泉至海一線眞機中間並無間雜處先儒中惟周子之言合乎經義而明道所謂識得本體好做工夫白沙所謂以我觀書隨處得益陽明所謂致良知皆周子誠精故明中庸自誠明之旨也貴誠也

自字是自然之意兩自字同一解義非上句作自然解而下句作自家解也誠即是性之德自成之自字從命字來命之於天自然而成自道之自字從率字來率之於性自然而道而字語脈是從上句自字轉出道之自然而道人多疑之謂其事在人而艱難耳殊不知道之率於性誠者自成而道豈非自道乎誠者二句是覆解而字以起貴誠之意自極情論之謂物始於天而終於人始於誠而終於道殊不知天命流行終如其始無人之非天無道之非誠何也毋論離道以爲物就令循道之跡以爲物而道非率性之自然者是不誠也其物亦歸於無有也誠體而道用雖然對待而用該於體實有專重懸空觀理理本如是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而戒愼恐懼專在存誠上用力非不貴

此其故也自然即率性謂道之率字耳率字即順帝之則之順之義也

道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貴誠即所以貴道也誠貫終始是豎看誠徹外內是横看豎看如是横看亦如是矣實理實氣充滿無間往古來今於時無可間天地萬物於體無可分也前知章言明出於誠此章言道統於誠以誠之爲貴一句點明主意

君子所以誠之爲貴者因誠外無明誠外無道但至誠無息而其明其道之效至於不現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也無息之誠於天地爲不貳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矣是故天命不已之爲貴而不必另貴不測之功用也不已即不貳也於聖爲德之純其爲德純則其章者變者成者不測矣是故文王純德之爲貴而不必另貴豈不顯之功用也純即不已也

誠之爲貴一句直應不覩不聞二句而明愼獨之所以然大哉苟不至德至道不凝二句又直應誠之爲貴而明其所以然益至點出此二句而中庸之指歸決矣故直言尊德性工夫道問學無非所以尊德性廣大也精微也高明也中庸也故也新也厚也禮也皆德性之條件也問學之爲致爲盡爲極爲道爲溫爲敦皆尊之條件也尊德性即愼獨也德性尊則道自凝不驕不倍道凝之驗恐而三重兩章則不倍不驕之詳也

川流者道也敦化者德也名道以德所以見道第德之流行而非有兩物重德也苟不至德至道不凝天地如是仲尼如是而君子能有異哉

小德之目粗分則五細分則二十大德不可名狀如天如淵而已然時而出之即川流之小德也故敦化者重也觀下章以淵屬大本天屬化育知溥博淵泉即指敦化之大德言合小大德言之配天之義乃備舊謂此章單指小德言者非也

大經者道也大本者性也化育者天命也天命之謂性三句從上順數下來言降衷也此三句從下逆推上去言上達也焉有所倚言其所以能知能立能經綸之本領也肫肫之仁原於其淵淵淵之淵出於其天一倚則浩浩之機息而其淵其仁之來路斷矣不倚者達天德者也達之斯知之也何以能不倚亦固其聰明睿知而已乾坤之理不翕則不聚不聚則不專不專則不直不直則不達坤翕乾專皆由於靜戒愼不覩恐懼不聞是靜功也固如固國不以山谿之險之固封守使固也主靜入手封守其聰明睿知翕而不散專而不雜不散不雜於聲色一無所倚情盡體露上達天德而化育可知矣如其不固則不能也聰明睿知欲其固是以君子惡著而闇修也苟不入德何以達德苟不知德何以入德達然後知所謂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喻也方議入德何以能知亦知之於其機而已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所謂機也機之流行溯其所從生推之所終極而德之入門處可知矣

德之入手處不覩不聞至隱至微然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潛雖

伏矣亦孔之昭也君子知之故內省不疚焉屋漏不愧焉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大用攝於全體之中靜中有動已發者即在未發也然奏假無言時靡有爭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全體呈於大用之上動中有靜未發者不變於已發也百辟天下規模加大理亦如之此亦足以見不覩不聞之工夫爲最要而尊德性者不可不以此爲入門下手處也

且不覩不聞不可粗看雖不大之聲色亦不可倚倚以化民抑已末也不但物欲之象不可萌於視聞即如毛之德猶留視聞則亦渣滓之未化而可不可之見意必固我之所由滋也必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斯爲戒愼恐懼之至功不覩不聞之至驗

入德如是入成德如是成中庸之旨自始至終從大本上著力夫大本之在未發猶樹本之在地內人之所不見也見所不及則以爲空而於是舍本不務就道學道茫茫者天下皆是也智哉君子弗可及也已

釋中

中字之義有二一對外言如詩之黃流在中是也一對過不及言如論語之中行是也然二義實相因惟其在中而於外無所倚是以中行而於過不及無所偏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名爲定名其位爲定位皆在中之體而舍中行之用一定而不可移易者也靜時固中即在動時和矣

庸矣而在君子却只是用中靜時之體不因動而有絲毫之增減攙雜於其中用如其體也情如其性也大人如其赤子也不論動靜時時此中是以謂之時中也其在唐虞三代之授受則謂之執中而孟子之不動心明道之定性不動與定皆執中也則皆時中也自晦菴求中於用處以隨時變易以處中之說解時中而時中執中遂成矛盾舜其大智章註以兩端爲小大厚薄之類則用中爲用小大厚薄之中吾不知其異於子莫執中者安在也市人買賣貨物賣者以三數索買者以一數償牙行以二數爲之講和交易謂之攔腰打豈舜之用中於小大厚薄者一如牙行伎倆而已乎其不然也決矣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劉子未言中爲何物然以易考之中之爲物可知也天乾象也地坤象也天地之中即乾坤之中耳於河圖爲五十於洛書爲五於八卦爲坎離於六爻爲二五於五行爲水火於四時爲二分於七政爲日月於文爲天地設位易行其中之易於三才爲人才其於人官也爲心其於人道也爲仁義

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先儒訓中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皆形容之辭耳是什麼東西不偏不倚是什麼東西無過不及必有物焉爲之體質而後與者有所據以爲與受者有所據以爲受受中之中既明而後一切執中建中用中之義與夫中孚

之所以爲卦中庸之所以爲經中和時中之所以爲訓者均可以次第推究而無不明矣按聖人作易與天地準所以彌綸天地之道而順性命之理者也天之中即乾之中也坎也地之中即坤之中也離也離象日坎象月左日右月於文爲明上日下月於文爲易是故乾坤成列而立乎其中者易也天地設位而行乎其中者易也人身設位官骸成列而體立用行乎其中者明德也易也明德也是之謂乾坤之中是之謂天地之中也乃坎離之合象日月之兼體也其在性命則謂之保合太和也此所謂中之物也而豈第名義云爾哉

釋庸

庸者常也用也兼此二義方於理解爲圓備易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乾元是天則之體天則是乾元之用用含於體但在寂然不動時渾然不見至於用九乃見天則矣中是和之體和是中之用但在寂然不動時渾然不見至於尋常日用未發之中全體呈露矣庸者常用之義卽上文發字義也此處不著和字乃著中字謂之中庸者若曰亦旣庸矣小大由之矣其和何待言而此和者非他物卽此不倚之中未發如此其不倚已發仍如此其不倚未發時全用顯諸體已發時全體藏諸用不用時是此中用時依然是此中然則君子之所以庸處能中者豈有他術哉不過保合體認此中不令間斷改換耳故曰君子而時

中也下一時字而後半部之天命不已文王德純至誠無息悠也久也等義都在其中矣此處時中之時與論語時習之時直是眞脈一線是聖人效法天行自強不息的眞本領中下著庸字是表裏如一中上著時字是始終如一合此二者只是一個眞實到底故半部書只說至誠時中是中庸的所以然至誠又時中的所以然也

敦艮齋遺書卷之七終

敦艮齋遺書卷之八

逍遙遊釋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魚者坎中之心也鯤魚子也至小而至大無外言坎心之無量大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鳥者離中之心也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背北向南背故不知若向則雖大可知故有三六九之數而背處卽鯤位不可知也卽艮背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洛書三位正東震位震雷故曰擊九位正南離宮也一位正北由北至東中歷艮位故曰背艮其背也由東至南中歷巽位故曰扶搖巽爲風也自正北子位歷丑寅卯辰至巳位凡六月也六月而乾之六爻成矣故息也謂取坎塡離而成乾也野馬也飛塵也生物

之以息相吹也息者氣也於天地爲風海水精也鵬喻心也心以神用精化氣而氣化神也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而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堂坳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積字最重全篇工夫之所在也後之宿糧聚糧皆積意也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靑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鵬之未飛其背向北冥鵬之旣飛其背向天池北冥天池心之正位正位皆背背不可知者也蜩與鷽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

及大年不積由於不知不知遂不能得道而不壽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湯之問棘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靑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復述之意重在絕雲氣句雲卽坎水也卽精也坎在上則稱雲易雲上於天是也此處明露氣字神字在藐姑射一段點出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翺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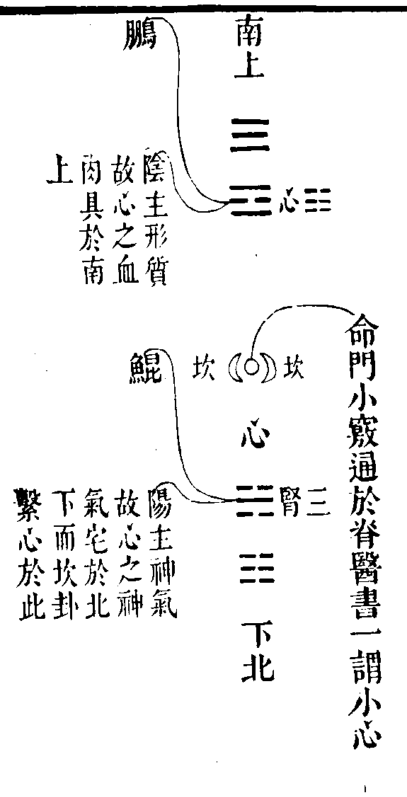
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不行則無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此卽後藐姑射之神人也卽至人也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知之小也有蔽之者也世福之欲也然不求於世福易不求於功名難其病只是有己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爲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

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旣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治卽功也應上功名二項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飮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若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明點神字肌膚若氷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飮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是以狂而不信也再照應雲氣前云絕此云乘唯其絕之是以乘之也謂超而上也吸風飮露卽雲也水也精也總言神之出於精氣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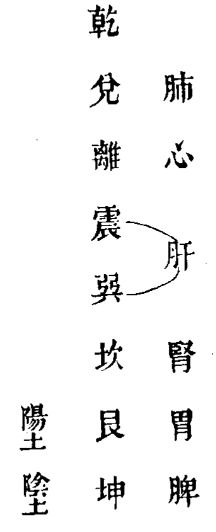
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抱上知字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猶將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不能無功名由於不能無己不能無己由於不能無用不能無用總是知之小自此至終篇皆申明無用意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

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而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有功名有己皆蓬心也蓬心之知烏乎能大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拳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網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工夫火候總訣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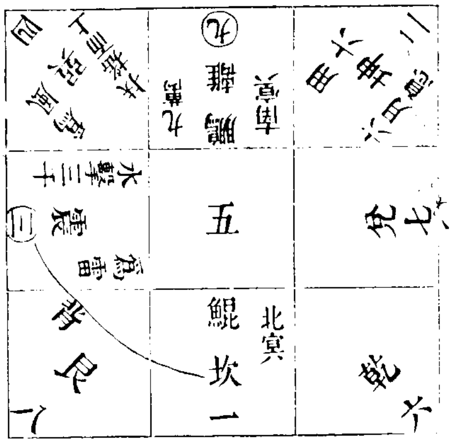
圖一



圖二



圖三



敦艮齋遺書

逍遙遊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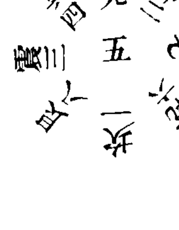
鯤鵬變化確有所指向來都作泛喻者非也先天八卦乾南坤北乾坤交而成後天卦位坎北離南乾坤之中所謂心也心之質其於南以離中之爲陰而屬質也心之神其於北以坎中之爲陽而屬神也八純卦惟坎繫心是其徵也由北而南取坎中陷陰之陽以還離中而爲純陽之乾由後天以返先天於道家爲神仙之學其在儒家則取其陷於陰中之理上達天德也此一篇之大旨也

先天卦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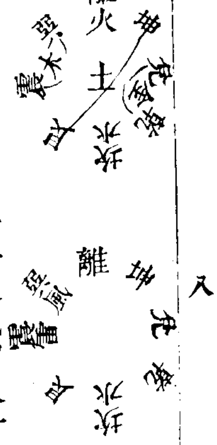
後天卦位

離爲雉有飛鳥之象其在坎則稱魚其實一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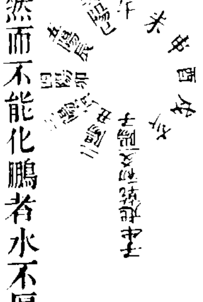
洛書九宮一正北三正東九正南介乎北東之間者八宮之艮也介乎東南之間者四宮之巽也人之一心精氣神而已矣變化之道以神運也然神依於精精不厚則海不運精化氣精不厚氣亦不厚神亦不化而無以圖南水之爲精易知也風之爲氣恐人忽之故又以息相吹點明氣字



人之心神右由魄降左由魂升自北之南非由肝木不能也水生木然後木生火北者一宮也三千者三宮之震也震爲雷故曰擊自北坎來故曰水擊北東之間艮背之八宮也故水擊之先言鵬背卽艮背也鳥之將飛先艮其趾而後起也自北之南中歷東南巳宮之巽巽爲風故曰扶搖風卽氣也氣由精化風自水來故海上風尤大



取坎塡離則離復於乾矣六月者自坎宮子半起乾初爻一爻須一月方長足計歷子丑寅卯辰巳而乾之六爻成共爲六閱月也其位在四宮去往也謂往南位也謂所圖者其具已得而後去也去以六月息之息卽以息相吹之息謂其往南去也以其既已滿足之氣息而往者也非空疎無具也兩言而後乃今難之也所以深明水與風之不可不積也曰宿糧曰聚糧皆言積也此一篇正面工夫之所在也



鯤者人人有之然而不能化鵬者水不厚則海不運風不厚則翼失負而水風之所以不厚由於不積其所以不積者不知也其所以不知者以其知之小也其始弊由於知之小而不知積精氣其弊之終遂至於年之小而不能享大年知仁相因無知者之樂安得仁者之壽道家之長生久視固無論卽吾儒朝聞夕死所以爲可之故亦安在不以大年爲歸宿哉噫椒日之儒難與言此

復述間棘一段歸重在絕雲氣一句雲卽坎易例凡坎在上卦稱雲是也雲氣者精氣也絕雲氣者言超精氣之粗而化爲神也神字於神人段方點出

知亦人之所同具其不知積知之小也知之小者下者爲世福之欲蔽之高者爲功名之念蔽之去世福之蔽猶易去功名之念爲難何也去功名則成無用之人矣越高明者越不能無用推其病源只是不能無已耳無已者逍遙之歸宿也

大道者天地之公堯舜事業時至則爲否則木石鹿豕若將終身功不必自已出名不必自已成此堯舜之所以爲大知也孔子全述堯舜之學是故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遯世無悶卽無功

無名之能事也推其所由只是無巳耳顏子未能無巳故有事於克巳莊子之學猶是孔子之學也

孟子之不動心卽飛鵬也然自養浩氣來卽所謂積風也積風之積與集義之集其火候同也積風須大知集義須知言者其識見同也

長生久視之說儒者不道逍遙篇取坎塡離世儒指爲丹竈小術以其希求大年爲可笑殊不知神仙之尸解與儒家之正斃皆是死了耳其異於世人之死者以其神明之不昧也神明之不昧乃莊子之所謂大年夫子之所謂仁者壽也二曲先生歷引文王在上句玆般多先哲王在天句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

藝句以明聞道可死之義卽所謂仁壽者也非有若干知言養氣功夫至於超出世福功名之外上與天遊安能然乎夫理氣者不相離者也養氣而理在其中養理而氣亦在其中聖賢之死浩氣常留於天地與神仙家之積氣工夫效驗有以異乎此儒家所不肯道然則志不在接道統闢異端者又何妨言之而不諱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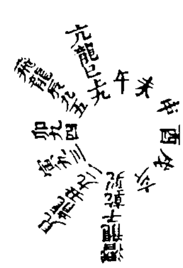
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逍遙而無爲此人之所不敢出也而不知此乃無思無爲正工夫洗心眞境界中庸所謂無聲無臭之天不覩不聞之地性體於是乎呈露天命於是乎可顧儒家如此釋道家如此卽所謂三敎工夫皆從靜入手者也此卽積水之方也此卽積氣之方也此卽宿糧聚糧之方也此卽孟子日夜之息以生平旦之氣者也氣之積聚至於浩然聖賢神仙佛菩薩一以貫之矣

或疑此等境界唯二氏之出家者可行人事紛紛安能行之初不知人但能卻去世福功名之欲日用之間順理而行不以巳見執滯則知無知行無事感而遂通之處依然寂然不動雖酬酢萬變皆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也但見精氣日長而神日淸旺安有消沮之虞哉

莊子此篇乃三敎了義理氣合本末具其間物料地頭數日火候關節次第無不備焉宜作數年細玩之

神人吸風飲露言神乃精氣之所養也乘雲氣言神之超乎精氣也精者水也在海者也其升於上則爲露爲雲

飛龍取象尤精乃鵾鵬之合象也龍者水族魚所變也飛者鳥之能事水族而能飛則鵾也而鵬矣龍潛於子現於丑飛於辰飛龍五陽之夬卦也陽至於巳方滿六爻而成純陽之乾故飛龍之上有御之者則別名神人焉卽純乾也乾上爻爲龍之亢易文言以知進退存亡之聖人當之卽此之神人也須知至人神人聖人非有優劣所指之道理有淺深故名亦異耳



無已無功無名無用無爲與論語無適無莫無可無不可予欲無言心經之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等無字其義一也卽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也由精而氣而神可謂愈進愈精矣猶恐人之誤認爲眞有神人也故又進而申明之曰無已無已言無神人也又恐人誤認神人眞有吸飮乘御凝神之功用也故又進而申明之曰無用無爲已且無矣孰用之而孰爲之

哉然小知至此便謂落空殊不知無已無用無爲乃神人之所以爲至極而無以復加者也精之至也故曰至人蓋猶太極之又爲無極云爾

鯤也鵬也龍也聖人神人至人也皆一物也隨時隨地而異其名耳

鵬上前後兩見背字負天字此宜着眼直與末幅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遙相照應魚徙鳥飛其功用乃無功用之功用也一有心爲之則失自然之道故須負天艮背置天於面前便要揣度測量置之背後負之背上此天乃是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乃能無爲矣無爲則任天自動矣程子云看一部楞嚴不如玩

一艮卦蓋三教之功歸於主靜而艮止正主靜之旨此莊子之所以重拈之以示人也

人心者精氣神之合也精其體也魄也神其用也魂也魂有升魄有降行乎用歸乎體氣其往來之機也神氣皆以精爲本蓋水者天一之所生五行之得於天地之最先最善者也而人心得之以爲質故精足則神清精耗則神昏養心之法使精無所耗斂神歸精乃所謂艮背艮背者心不在於南面而在於北背不在於離火而在於坎水也孟子夜氣之說與此同旨其在於易則謂之洗心齋戒者必沐浴外洗其身心且爲之淸爽況以內藏眞水而洗之者乎二氏脩道必先絕慾儒者爲學必先寡

慾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慾其旨微矣

江漢以濯之鯤之在海也秋陽以暴之鵬之背負靑天也皜皜乎不可尙矣皜皜者濯之功也卽洗心之效也不可尙者暴之效也鵬戾於天安可尙也夫皜皜之象白而已矣素而已矣一無所有而已矣而不可尙之高明實基乎此塵煩滌盡本體方呈凡人落空蹈虛之疑只是認不得本體耳譬以水晶琉璃藏之水底看之可謂無矣而豈無哉明道曰識得本體方好做工夫孟子後眞知者以此翁爲第一識得孟子明道之旨便可與讀南華老人之書矣

易者五經之原也三教之本也不窺易理莊老之書西方之書

儒家之書皆不可讀以其游談無根無天地法象之可據也噫脫氣言理弊也久矣

海運之運字神凝之凝字皆要字須着眼運者聽其自然有以驅使便失變化之道積之厚則自運也凝則極須着力用志不紛乃凝於神著力者專心致志之謂也凝之又凝神方結聚而不飛散

勿忘勿助乃三敎工夫火候之總訣其在南華積水積氣凝神皆以此爲訣道家云傳丹不傳火卻不知孟子早已傳之也在夫子但云時習而已葢火候之要夫子開口便說及

冥靈大椿曰五曰八此非漫然之數也河圖五十居中中央戊

己土也中宮不用寄於坤二艮八兩宮坤二爲己土艮八爲戊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爲天地心其在人身則官骸爲天地而心其心也凡中皆心象也故虞廷傳心而執中也冥靈大椿之年不以形骸而以其心故以圖書中數寄意五百之五直指中也不言十者洛書不用十而五則圖書之所共也八千之八亦指中也八本中中央戊己土之寄宮也指中者指心也恐人誤認大年之爲形骸而告以神明之壽乃爲壽也

初疑鯤鵬變化全用後天八卦圖左畔而右畔何置於不用及審觀後半篇連下若干無字無己無功無名無爲無用乃悟其用功得力之要乃全自西兌來也何也老子云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者毀折之謂也兌爲正秋爲毀折金風一刮萬象凋零枝葉脫落歸根復命再進乃成全陽之乾而可以洗心藏密於坎矣即儒敎正法眼亦以克己爲主寡欲爲要即用損也即用兌也即無己等無字意也而予欲無言尤其顯然可據者至釋氏之空宗動言西方與道家之言西王母同旨皆指西兌言也

三百八十四爻統於八卦八卦之六子統於乾坤坤又統於乾乾於五行屬金故道家謂之金丹金即乾陽也丹者圓象乾爲圓也丹者單也見於唱道眞言乾之奇之象也東方之震一陽生也此陽即坎中之一陽方冬收藏至是而生也然非生也出焉耳故曰帝出乎震至兌爲二陽之長至乾則三陽之成乾位

亥地水中藏全金也坎水所藏之中陽乾之全神寓焉與乾居亥地其義一也

爲道日損道心惟微非損則不能微微一訓無微管仲是也微之至則無也南華首篇結歸無字即道心惟微之旨而損則其求微之功夫也兌之毀折所謂損也將人心私欲損之又損以至於無聲無臭俗眼謂之無耳而不知乃其精一之至而所以爲陽之成者也故由兌再進一位則爲乾而乾在十月純坤之位萬有之本正在於一無所有之中佛曰眞空儒曰無知無事無言莊子曰無己無功無名無爲無用者此之謂也

後天卦位乾居亥地

無之一字徹始徹終之義無聲無臭成功時如此寡欲克巳下手時亦如此鯤爲魚子言其微也鵬曰背言其微之至也鯤鵬變化之初連下兩不知不知者大智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證如是證倐時亦如是倐也逍遙遊花團錦簇處在前半篇而不知其緊要關鍵則在後半篇也

精氣神一物也精者不雜也不雜由毀折來毀折者毀折其渣滓渣滓淨盡獨存精液精則自凝自靜而明其體不動而明照

之光流行於事物之間則謂之氣於事物無所不在不可測度則謂之神也氣精於精神又精於氣精至於無可加則所謂無聲無臭之天載也

眞人不露相丹成則歸於晦者何也離進而歸於坤也萬物始生於土終歸於土夏之連山艮土也商之歸藏坤土也故冥靈之五大椿之八皆言土也土能生金爲兌金之所由出用功之始始於土也土生於火圖南之後亦歸於土成功之終也然則所謂達天者豈眞上而無薄也哉亦守其中焉而已矣中者心也虞廷傳心三敎之所由出也大抵只熟玩先後天八卦一圖則若干說話都在裡許

冥靈龜也易八卦廣象以之屬離象其外實而中虛也陰陽之根互藏故龜離物而居坎水盖鯤鵬之合象也北冥之鯤也南冥之鵬也冥靈也同被以冥名此卽後半篇無字意也自下視上自北視南也蒼蒼者遠而無所至極冥也其自上而視下則自南視北也而亦若是其蒼蒼者之遠而無所至極也冥也南北上下無往而不冥天卽海也海卽天也故前以南冥爲天池問棘一段又以窮髮之北之冥海爲天池海乃池之大者前猶分天與海爲兩處至於天池則直合天海爲一物泯其上下南北之分而但以遠而無所至極之冥冥者爲天海也冥字下特着一靈字則所以著鯤鵬變化之能若曰爾無疑冥冥者之一

無所有其冥也正其所以爲靈也冥中自有靈焉無虛之可蹈無空之可落也靈必出於冥焉大智若愚大勇若怯孔子之無知孟子之無事斯其所以無不行彼坤腹懷胎爲之母者豈能知其如何生骨長肉哉冥冥焉耳時日旣足嬰兒出矣是故大知也者無知者也無知者冥也無知之中而大知存焉則冥靈也故曰前之冥字卽後半之無字而冥靈卽南北冥鯤鵬之合象也

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謂元牝牝也谷也皆中虛者也元者深遠無極之色卽蒼蒼也牝有所出谷中有神冥中有靈有鯤鵬其義一也谷神不死故冥靈之年大

鯤位北冥鵬位南冥冥靈以五百歲爲春秋五者中宮之位春秋者東震西兌之位合鯤鵬與冥靈言之是合上中下之一豎而皆冥也由冥靈觀之中五之氣通乎東春西秋是合左中右之一橫而皆冥也豎窮三界橫亘十方同歸一冥而其靈者於是乎斯存豎窮三界橫亘十方同歸爲一元牝而其神者於是乎斯出是故不覩不聞之地天命之性斯在無聲無臭之際上天之載斯行也冥靈之義與老氏元牝之旨固屬相同與儒者中庸之旨亦豈有異哉

或曰靈出於冥神出於元元冥之合是爲北方神靈之號此逍遙篇所以從北冥說起之意明白易見然則求爲元冥之義其

故亦可得而聞乎曰豈但北冥卽論語北辰居所之義亦猶是也豈但論語卽大易艮背之義亦猶是也背之爲字從北從肉人面向南背則朝北也四方之中南全明東西幽明半北則全幽故北方之神靈爲元冥易之洗心藏密卽藏於北方元冥之鄉是以坎之彖詞直繫心字蓋千古聖人心法之秘在是矣若夫求爲元冥之功則必合先後天八卦方位觀之而後其義見夫後天之坎位先天之坤位也先天之坎位後天之兌位也故求坎心者必求端於坤與兌坤土也兌金也坎水也坎中之陽則水中之金而受育於土者也自巽宮四月金生於巳歷離火坤釜之煉至兌而後渣滓毀折而金色淨而後眞精凝結而金體完金爲煉淨之金於人則心爲洗淨之心然後可以藏於坎之中而養之坎心之所以可洗於兌者因西方之卦本先後天兌坎之合兌金之生坎水也人心之所以可藏於坎而養之者因北方之卦本先後天坎坤之合坤土之生水中乾金也逍遙遊所云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卽坤也坤有鄉邑象也又乾主有而坤主無乾主大而坤主廣也其云於世福未數數然無名無功無已無爲無用卽兌也兌爲毀折故無也以金言之無非無金乃無渣滓之埋金者也以心言之無非無心乃無塵垢之累心者也至於無而此心如鏡之空矣而何有哉視之不可見其深不可測則以爲元而已矣則以爲冥而已矣

冥靈龜也龜能守以心之體言也大椿木也木主生發以心之用言也人心卽天心坎心卽乾心乾天之心毓於坎而出乎震易曰帝出乎震是也震於人心爲仁於五行爲木故曰三十六宮都是春以四時之春合於五行之木言之則曰椿然用出於體木出於土八者艮土也木由艮土而生故木根之根從木從艮八千歲爲春秋者言此木春生之氣貫注乎八卦三十六宮

其用可謂大矣然其根本皆由艮土之靜止而來艮土之氣貫乎中宮中體之靜實與宥靈同其有守是以椿年能大而其用無窮艮爲山仁者樂山仁者靜乃仁者之所以壽也一竅一木心之體用於是乎備老子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然則宥靈之義其尤重於大椿乎先言宥靈而後言大椿者其言固自有次第矣

敦艮齋遺書卷之八終

敦艮齋遺書卷之九

劄記 庚辰

易例初上爲無位之爻本末終始之義重中四爻二爲地五爲天三四皆人也然三爲人之正位文言中不在人是其證也故乾卦六爻變龍言君子四乃人之進而爲大臣者也三多凶五多功二多譽四多懼人之本位多凶進位多懼逆境固然順境尤甚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也

震坎艮各得乾之一體又各具乾之成德震爲長子乾之元神具焉坎爲中男乾之全神具焉凡卦皆成於第三爻艮得乾成卦之爻故乾之成德於是乎在故純卦中艮背之義優於震來習坎而獨具時行時止之美善也

後天八卦次序乾爲天性之原也坎卦獨繫心統性情者也其爲卦也一陽在於二陰之中一陽大體二陰小體也載大體而能令代終者小體之功故坎爲勞卦而人能宏道累大體者小體之過故耳目口鼻四肢之慾足以陷溺其心也艮之爲卦一陽止於二陰之上提其陷溺之大體超出小體之上小體聽令代終而不能累故本明之德無所障蔽而其道光明也是則所謂艮知也其知既至然後可以付之震足而行矣艮卦居坎震之間天人聖凡之樞於是乎在故孔子之時止時行獨繫艮卦其大象之思不出位曾子稱之周子之主靜明道之定性咸主

其義陸氏之尊德性王氏之致良知雖未明言其主艮要亦不外乎此

一數天也二數地也三數人也寅得統之三人得才之三艮得爻之三故艮居寅位而人道主之乃自然之法象理數而非人之可以私意安排者也程子曰看一部楞嚴不如玩一艮卦定性一書於此卦三致意焉其得傳於周子主靜之旨者證據顯然

主敬之說從主靜轉出主靜之旨卽艮背之義也朱子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按成始成終正易之所以贊艮德者與其以意私斷謂敬爲聖學之成始成終何如引經據典指艮背爲聖學之成始成終歟

艮得乾之第三爻以成卦故艮卦之義全與乾之九三相表裏九三居上乾下乾之間一乾既終一乾又始故曰終日乾乾象傳大明終始卽終日乾乾之謂大明卽日禮記大明生於東可證大明終故曰終日乾大明終則復始故曰終日乾乾艮爲成始成終之卦卽乾九三之終日乾乾亦卽全乾之大明終始文言九三之知至至之成始之義也知終終之成終之義也知至知終之知卽艮之其道光明亦卽乾知大始之知陽無不明明無不知獨屬之艮與九三以其居高而無所掩蔽也文言曰忠信曰誠卽艮之篤實而象山者也

乾大象曰天行健彖曰大明終始只九三終日乾乾蔽之矣九三人位實備全乾之德也艮得乾九三以成卦其彖爻皆以人身取象以其適值人位也然則周子主靜明道定性其於八卦而主艮也豈偶然哉

主靜之說義本兼山艮之時止時行思不出位孔曾之學固有明徵矣由是推之中庸一書前曰不覩不聞中曰弗見弗聞末曰無聲無臭非主靜歟全書歸於一誠非艮之篤實歟上艮下乾之卦曰大畜其象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健指乾言篤實指艮山言輝光指艮之光明言日新指艮之成始成終言乾之大明終始言孟子一書獨得處在於養氣養氣之方一在乎日夜之息息者止也非艮之止其所歟一在乎知言集義知非艮之其道光明歟集義者不襲取非艮之行庭不見歟勿忘助非艮之時止時行歟其詣歸於不動心非艮之兼山篤實歟由是言之周子主靜之學上而孔曾思孟下而明道陸王無不該貫乃河洛自具之定數也耳食者競贊主敬知其於周子讀易之功未之有窺矣

乾小象初九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文言一則曰潛龍勿用下也一則曰潛龍勿用陽氣潛藏分明分頂小象一承下字一承陽字而言也下以位言有其位則有其位之業曰時舍曰行事曰自試曰上治曰窮曰天下治也皆兼位與業言也陽以德言德隨時進曰文明曰時行曰革曰天德曰時極曰天則皆兼德

與時言也

道字有在性命之先者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也然就乾言道乃天道耳以人道言則率性之謂道道字總在性命之後也伊川易序曰太極者道也陰陽一道也大欠分曉其言陰陽道也是也夫子明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其言太極者道也非也太極自太極不可謂之道也試觀乾彖傳開首第言大哉乾元而已直待雲行雨施方曰乾道則道字分位可知推其致誤之由只因天道人道界限未清乾道生人乾道爲人之太極所謂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天人一體相繼天之貞卽人之元若就乾言道亨利貞乃其分位移之乎元前之太極可乎後之言道者總歸胡塗其迷根只在此處耳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朱子釋之曰始則必亨理勢然也子謂如此詁解太粗無味所謂何消說者也元之爲字也第一畫奇也陽也乾也天也第二畫合第一畫而耦也陰也坤也地也其第三之几（古人字）字奇耦陰陽天地之变而生者也人也是故元也者三才總會之地也卽太極也乾始於此謂之乾元坤始於此謂之坤元文言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葢體乾則謂之乾元體坤則謂之坤元也是故離乾坤而單言元字元卽太極也所謂先天者也天且先之況於地乎況於人乎其爲境也寂然不動朕兆胥泯不謂之元而謂之太極者元者始也始者有所始者也或天或地或人也既無所始之可見則亦無所始之可名故不謂之元而謂之太極也太極發動而成乾則是乾之始處卽發動處發動者亨也發動之所自起處卽乾元也故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而者折並歸一之詞恐人不識乾元時位之所在故就亨上溯以指明之也乾如不亨則元之時位亦泯然而不可見也非謂元有不亨者惟乾元乃有必亨之理勢也亨者乾道也亨所自始之太極伊川指之爲道艮亦近似然道爲已發之名未發之體可謂之道然則未發之大本亦可謂之達道乎

朱子單以大字詁元字據文言前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後曰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竟以乾始代乾元則元字宜以始字訓也明矣葢始爲元之本義兼訓爲大因乾而大之耳大哉乾元以大贊乾始也若云大哉乾大於文義尙可通乎其在坤元則云至哉謂乾始之所在坤亦至之云爾不然陰小陽大陰又何由亦大之乎先儒辨此甚詳記得一條引公穀元年者君之始年也一條引書有王雖小元子哉若曰雖小而大不可通也

乾彖詞在文言前一段分釋四德後一段串釋四德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將元與亨串在一處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又將元與利貞串在一處其歸重乾元則兩段皆同元爲善長其嘉會義和事幹皆統於長也

文言曰利貞者性情也利與貞平對利一德也貞一德也非貞爲實字而利爲虚字也孟子有以貞言性情者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也有以利言性情者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是也

好善惡惡貞也而未必利好好色惡惡臭利也而未必貞利而不貞庸人之狥慾趨利者是也貞而不利君子之強恕而行者是也惟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如乾者斯利貞咸備聖人之由仁義行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是也然各正保合衆人與聖人同此性情是故孩童知愛稍長知敬不教而能乍見孺子將入於井之仁不受嘑蹴而與之之義不勉而中也易無以利

貞連說因二義相須故也

保合太和者其性命各正彖傳之言性言其性之所自來者也故于性字下加一命字子思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本諸此也利貞者性情也文言之言性言夫性之本善者也故于性字下連一情字益性之利貞不可見欲人於情之利貞知性之利貞孟子以四端言性本諸此也

理氣不相離必欲分其先後則氣先而理後宋儒先理而後氣以理字塡實太極此大惑也理者條理也孟子之訓詁也理者文理也子思之訓詁也有是物然後有是物之條理文理無是物則無是物之條理文理有是事然後有是事之條理文理旡是事則亦無是事之條理文理事緣物起物以氣形總而言之是有是氣然後有是氣之理耳是故理也者氣之理也言氣而理自在其中也若舍氣言理又何條理文理之可尋乎夫太極者陰陽未分之名所謂太和者也太和者元氣也陽則熱陰則涼不熱不涼謂之太和陰陽既分然後可得而剖析之曰此一條陽此一條陰所謂條理者也陰陽既分而雜揉然後可得而辨別之曰此一條陽中陰此一條陰中陽所謂文理者也物相雜故曰文也由是觀之理在陰陽既分之後陰陽未分之太極寂然不動眹兆莫窺何條可析何文可辨而謂之曰理乎

窮理二字出於說卦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也讀者不察其全

文遂以理字爲最初一物耳按說卦窮理二字本上文理於義句來在本句理爲實字窮爲虚字在上文義爲實字理爲虚字又上溯之爻爲實字義爲虚字又上溯之剛柔爲實字爻爲虚字剛柔者陰陽之氣之凝而成質者也剛柔之爻各有其義而其義條理分明文理燦著窮理者窮此理於義者之剛柔之爻也是則說卦本文就氣言理先氣後理未嘗脫氣言理先理後氣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謂分者之生於不分者耳今曰太極者理也太極生陰陽是氣由理生也不亦與說卦本文相背乎乾彖傳先言品物流形後言各正性命不以理而先氣也文言先言陽氣潛藏後言位乎天德亦不以理而先氣也皆就氣而

指其理也
中庸言性之書也其言性理處每就氣言之鬼神體物而不可遺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天之所覆節曰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不謂凡有知識性理者莫不尊親也朱子曰太極者理也由其言推之太極生兩儀是理生氣也是理先而氣後也乃其天命謂性節註曰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蓋自生人生物源頭說下不知不覺自然就氣指理不能先理而後氣矣
因有陰陽之氣故有健順之理陽健陰順也因有五行之氣故有五常之理金義木仁水智火禮土信也予嘗謂理者氣之理後讀陽明先生集亦載此語遂不自疑

洪範一篇言皇極民彝開首却從五行說起與朱子言健順五常從陰陽五行說起同一義也事本如是無可異也
朱子曰太極理也先山胡滄曉先生曰太極決非無物但下一理字不得朱子生平服膺伊川太極理也之語分明從伊川易序太極道也句來胡氏駁之可謂獨具隻眼將理道分位安頓清楚可謂漢唐以來儒業第一功然未明指太極爲何物猶是一椷予則直決其爲太和之氣也何也言氣而理有不能遁言理遺氣說難通也
太極圖空虛者也故人不敢塡實伊川以道實之朱子以理實之蓋謂道理實而無形不空而空不虛而虛可以還太極之面貌耳殊不知天地間無空虛凡所謂太空太虛者皆氣也以其清和之極既不可見亦不可觸謂之空虛非無物也借令兩間有針鋒芥子許無氣之處久而久之覆載亦有崩陷之虞矣無物之空虛所謂妄也此說惟西洋之明天文者言之最鑿
張子旣以块然者說太虛又謂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殊不可解旣指虛爲氣又謂合虛與氣除氣之外更不知指何者爲虛細推其故蓋仍踵伊川易序之說析理氣而二之以氣爲氣以虛爲理耳虛卽氣也氣卽理也氣外無虛無理也是說也惜不得起胡先生而一質之
文言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中庸曰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審問明辨文言以問以辨之一句括之文言以辨屬問中庸以辨屬思旨微不同然問而不思何以能辨思字自該於問辨之中文言增出寬居一層是功夫最微最妙處居則不忘寬則不助含蓄沉浸融會變化其旨日出其入日深孟子自得居安資深逢源一章全發明此句意仁以行之亦妙於力行力行勉强仁行則行其心之不容自已者表裏如一始終如一之效盡在其中矣然仁行全出於寬居一著心與理相含火候旣到化而爲一所學所問凡自外來者莫非故我左右逢源可機可權而后仁可言也
孟子好言養曰養其性曰養心莫善於寡慾曰至於身而不知

所以養之者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曰以善養人曰二子之所養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勿忘勿助乃其養之之訣然不若夫子寬以居之一語爲尤妙一就反面言一就正面言而一則自然省力一則斧鑿映力聖賢安勉之分不可強也不用力而忘者固無論一著力便助長寬之一言不助長也而引人入勝使人不憚其用力之嚴此聖人之所以爲循循善誘也

家人上九曰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蒙卦初六曰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正法卽反身之義也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正家如是

正國亦如是董子言正一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是也利用刑人刑如刑於寡妻之刑用說桎梏說卽言說之說謂言教不若身教其身正足以爲儀刑效法則足以發人之蒙蒙以養正養之本領全在乎此若用言說以敎之是加蒙者以桎梏也益一落言詮便生執著之病夫子曰予欲無言恐其用說桎梏也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某也所謂刑人正法也若如本義痛懲暫舍之解是聖人教人之初便用刑法夫尙德緩刑漢儒且能言之豈有聖賢立敎反爲商韓導其先路哉家人卦威如一占若非小象明著一身字則武斷操切且有欲施於家者矣正法一解本自明白但未明著身字耳而解者遂謬其流弊之大益有不可勝窮者至今凡殺人皆謂之正法艮可痛也

乾坤之下受以屯蒙屯利建侯作之君也蒙以養正作之師也君以政行師以敎施乃彖曰蒙以養正不言教而言養養乃教之微旨也正其身以爲蒙者觀法使其寢食於儀刑之中所謂養也孟子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本此

困蒙之吝獨遠實也實謂陽爻師之明者是也他爻或比實或應實此獨遠之故不免於困也吾鄉僻在小隅於當代人物自古書籍都無所見雖有英才困於坐井艮可嘆惜讀易至此發人千里訪聖百里求賢之思

八純卦中唯坎繫心廣象中三見心字人爲心病馬爲亟心木爲多心坎爲勞卦心勞也坎爲加憂之卦心憂也坎德爲陷爲險心陷心險也心之難正也天然如是也爲之奈何是以人心道心堯舜以來唯治一心正心存心養心至孔孟而治心之法益以加詳卽釋迦外教別傳亦不過直指人心而已故爲學而不知從事於心者譬之加薪煮石到底成个枵腹漢世之爲博雜之學者爲詞章之學者爲技藝之學者皆是也卽等而上之爲經濟之學者較爲遠大結實矣然舍德從政陳跡板格截趾適屨之弊有不可勝言者矣究竟于自己分上有何裨益

天下之物精者必微末大而本微流大而源微目多而綱微矜

袖多而領微道之多且大也至於不可名狀而操之於方寸之微故曰道心惟微中庸前曰莫顯乎微中曰夫微之顯末曰知微之顯而結之以毛猶有倫無聲無臭極寫微字無非描畫未發之大本卽唐虞所謂道心者也其在孟子則謂之幾希幾希卽微也世俗以凋零不全所餘無幾之意解幾希以弱而未壯小而未大之意解微字失之遠矣

陸子言世俗謂道心人心一微一危其說非是人安得有二心葢祗此一心在道則微在人則危耳寻按一念未起鬼神莫知艮於背而藏於密所謂微也然一心之微可以體道以其人之克念耳若其人罔念則此體道之心適足以作狂而已此一人字不是壞字樣是平字樣若就壞一邊說則當曰慾心惟危矣然果是慾心則不但危而且已壞矣人是平說在可聖可狂之間危亦是平說在可聖可狂之界也以人字對道字說與論語人能宏道非道宏人同道體無爲人則有能人者責成之詞非指斥之詞也中庸曰待其人而後行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是其義也

乾爲首坤爲腹腹中具五臟其精神發升於上五官具而成一首陽之所以統陰也故易貴陽也易之一書始於乾乾終於用九之無首終於未濟未濟終於上九之濡首凡九皆陽凡陽皆乾首爲乾之本象陽之可貴貴其用耳然而無首則曰吉濡首則曰失此用陽者之定法也天下之可以首出者九五一飛龍而已其在三百八十四爻中之羣龍未有可以首出者也如其有首之可見其首未有不濡者也論語曰君子無所爭書曰謙受益禹則不伐不矜回則無伐無施傳言君子不欲多上人文子身不勝衣言不出口諺謂出頭的船兒先破老子之道守雌守墨皆戒濡首也雖然居上不驕雖首出之聖且貴無首況其下焉者乎此入世者所當深省也

敦艮齋遺書卷之九終

敦艮齋遺書卷之十

劄記 辛巳 壬午 癸未

誠於中者未有不形於外者也現於外者未有不本乎內者也未發之中其中有和易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是以和言體也已發之和其中有中中庸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是以中言用也中中有和用在體上和中有中體在用上故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故曰合外內之道也故曰致中和而不曰致中致和也中和一物致亦一功中和只是一獨致只是一愼不覩不聞只形容的一獨字戒愼恐懼只鋪張的一愼字

中和統於一獨猶艮卦身庭之統於一背也艮以止之於身則

不獲矣於行庭之人則不見矣愼以致之於未發則中矣於已發則和矣姚江之致良知卽致中和也卽愼獨也卽艮其背也

朱子敬齋箴說的滴水成氷令人動彈不的向嘗疑之後見其語錄一則云敬字向來說的太重看來只略略收拾便在這裏而白沙亦曰戒愼恐懼所以閑之而非以爲害也然而世之學者不得其說而以用心失之者多矣斯理也宋儒言之詳矣吾嘗惡其太嚴也使著於見聞者不睹其眞而徒與我嘵嘵也朱子悔其說敬之太重白沙惡夫言戒愼恐懼之太嚴此兩大儒晩年大悟處鳶飛魚躍之機風浴詠歸之致令人於言下見之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卽性也孔子於性只下的个存字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於故只下的个溫字如其本體以爲工夫未嘗不用力要自不喫力孟子於存字外又下个養字以發明存字之意又以勿忘勿助兩面防守使存養眞正面目和盤托出

白沙之學以自然爲宗而以以用心失之一語通識一世初疑其太過然以朱子之賢而不免於說敬太重之悔則知白沙之言不爲無見矣孟子以勿忘勿助平列垂戒又將勿助一層引宋人故事發明一大段而嘆曰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太嚴太重助長之弊也白沙之識不始於白沙孟子固己分明道破矣此道學中一大關鍵凡讀先儒書者不可不知

夫乾陽物也夫坤陰物也然陰非別有一物卽陽物之變化者

爾乾彖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所以明人之受性雖單稱天命實則乾道變化陽中有陰陰陽合德而有性命故其爲氣也太和太和不毗於陽不毗於陰之謂也本體太和工夫如之故曰溫故溫亦不寒不熱之名也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是以故卽性溫故爲性功忘則熄助則熯勿忘勿助則溫溫則太和之體不失其常矣

咸者感也咸是無心之感感是有心之咸中心爲忠中是無心之忠忠是有心之中中發爲道以其無心也忠則有心矣故不能與道合一而違道不遠

左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朱註曰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張子曰心統性情孟子曰盡其心者盡其性也朱子曰盡己之謂忠合而言之忠者盡己者也盡己者盡其心者也盡其心者盡其性者也盡其性者盡其中者也盡其中者盡其所受於天地者也然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故言忠者必兼以信信卽誠也大學曰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論語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言道者必探於忠以爲源正以舉一忠而中與性與心之義無不統之耳

中心爲忠忠之體也盡己之謂忠忠之用也以實之謂信以工夫言如其體而用之無欠無餘不雜不偏工夫之實有諸己之

謂信以效驗言盡心盡性而後中之受於天地者爲實有諸己也

六爻中三爲人位六十四卦人位六十四乾之九三六十四人位之第一位也則必舉人之第一要義言之可知矣曰乾夕惕言火候之純一部論語開口言時義與此合然爻詞空舉火候而未言其事物至文言方以德業二字指實其物以進脩二字指實其事其詞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君子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矣由是觀之忠信二字其爲凡居人位者之第一件物事可知夫子兩言主忠信以之自任曰忠信如某以四教教人歸著忠信大學言平天下之大道曰必忠信以得之曾子爲傳道之人其得力處在乎以忠信爲傳習之本此亦足以見乾九三之特揭忠信以示人亘非偶然矣却怪後之學者議所主主敬主靜未有謹遵聖教而主忠信者何也

忠也信也合而言之誠也誠不立則不忠信不忠信則德不進此進德之所以以立誠爲業而朝夕乾惕以圖之者也顧嘗疑之至誠之道經大經立大本知化育則夫立誠之事宜必有其至深至遠至大至神至繁重難舉者而夫子乃第以修詞二字了之何也予之懷此疑者四十年偶以問人類皆一笑置之近

年重讀四書乃悟其義修字之義與飾爲對附而益之謂之飾治而去之謂之修身本善去其不善而已矣故曰修身德本善去其不善而已矣故曰修德老子曰爲道日損易曰損德之修也是其證也修詞之修義亦如之中庸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之爲病總是有餘之症治言病者只是一修是以夫子生平敎人於修詞一節三致意焉曰謹言曰愼言曰恥言曰訥言曰訒言曰言之不出至云予欲無言而修詞之事從前之一步緊似一步者至此乃直到盡頭處矣葢人之所以爲人者精氣神而已此三物者以口爲關關啓則外渙關閉則內萃外渙者狥物內萃者自治君子收視返聽極深研幾全仗此

退藏於密者握其機樞神其變化默而識之始事於默默而成之收功於默此中庸一書所以終於不言之信無言之假無聲無臭之天載也乃夫子猶恐人之不解也於是爲天下正告之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棄德由於塗說進德由於修詞此兩言者互相發明則夫立誠之歸重於修詞也又何疑乎

仁者心之德也進德始於修詞與爲仁始於訒言其義一也克復爲乾道敬恕爲坤道其言也訒乾中之修詞立誠坤中之含章括囊耳顏冉問仁之下緊接此章豈非偶然第以對針牛之多言立論不惟訒言之理看的淺小抑於記者之意不無辜負矣

世儒不敢使心中一無所有謂之落空初不知既有心在便是不空惟精者言刊落一切不使雜也惟一者謂只剩一个心也心在不患不能照猶目在不患不能視目有所視則不視矣心有所在則不在矣聖人之無可無不可兩無字即是兌之附決毀折兌乾相次附決毀折之盡而後天德全借令刊落便即落空則兌後不復有乾矣或曰欲可空理不可空是知和而和之故見也心中有理則有執矣有直之見存便證父矣有仁之見存便從井矣有義之見存便御諸侯之餽矣有正其衣冠之見存便不微服過宋矣有尊其瞻視之見存便不見南子矣有違惡之見存便不拜陽貨矣如此之類不可勝數譬之膏粱牲醴豈非養人之物停在胃口便是大病聖人入世以虛字打頭咸卦大象是其確證與歸妹之由兌之震義皆潛通老子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亦托始於兌之意造化之機本來如是但能窺者不能異其言也

後天八卦震兌東西相對自震之兌其卦爲隨經歷大夏富有之境順境也故隨之彖曰元亨利貞自兌之震其卦爲歸妹經歷大冬窮空之境逆境也故歸妹之彖曰征凶無有利然秋不復春造化將窮故彖傳曰天地之大義也人之終始也春秋之順庸庸之厚福始而終終而不復始者也秋春之逆聖人之能事始而終終而復始者也兌爲附決爲毀折貪戀一切不能決

其附而毀折於外安能獨存坎心以爲發生之本故爲仁者自寡欲達利始亦猶乾坎艮震之四陽卦自兌之附決毀折始天道人道其義一也

易彖之繫君子不始於乾而始於坤乾奇而實所謂誠者天之道也坤耦而衆致役者也所謂誠之者人之道也繫君子於坤彖所以見人道之在乎致役而安貞以代乾終也崞縣李桐溪先生擬議編謂三代以上之聖人先天而天弗違乾道也三代以下之聖人後天而奉天時坤道也蓋先天不違者性之也人而天者也不可以之責人又其在人爲德性全而賦之不假增損無庸以之責人故乾彖不繫君子後天奉時反之也人之從

天亦如陰之從陽天工人代與坤之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一也
故繫君子於坤彖所以責人也
後天八卦圖之四隅乾卦純陽高居西北於時爲冬於月爲亥
收斂嚴密色相全空無思無爲之象也其三隅巽爲陰生艮爲
陰長坤爲陰成得朋致役之象也乾於人爲德性巽艮坤三卦
於人爲問學德性一而已問學無方故三陰協力以奉天陽也
陽明王氏曰道問學是尊德性的工夫益其說之合於法象者
有如此艮爲少男陽卦也然在先天爲陰之長則陰卦也故與巽坤同謂之陰也
文言篇中至靜而德方贊坤彖之詞也敬以直內贊坤爻六二
之詞也靜敬兩言同出於坤其義亦相通然敬以理言靜以氣
言言理或遺氣言氣而理自在其中且氣徵於實理懸於虛實
者易曉虛者難曉雖以朱子之聰明睿智至其晚年猶有向來
說敬太重之悔況其餘者能曉然而無悞乎自有宋至今從事
於靜者多矣其人皆吉自與躁人不同從事於敬者不少概見
由朱子說敬太重之事推之豈非人之不曉敬義而仍踵太重
之說以致畏其嚴而望洋而返者多乎同一坤德也敬之嚴使
人畏靜之逸使人欲與其使人畏何如使人欲之之爲得乎
近思錄載朱子一條曰敬字向來說的太重看來只畧畧收
拾便在這裏後來爲朱學者錄此條而删其向來說得太重
一語所謂說得太重之敬齋箴仍自編載集中益其鄙陋可

笑至於如此
周子主靜程朱疑其偏而易以主敬然靜卽牝馬之貞柔順利
貞行地無疆惟其動處亦靜故曰主靜豈其偏主於靜而不動
乎坤之與艮於五行皆土其卦辭亦相似坤卦曰坤至柔而動
也剛至靜而德方艮卦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
凡面皆統於背故艮背有時止時行之義而不偏於止凡動皆
統於靜故主靜有牝馬之象而不偏於靜周子主靜之說無可
疑也
西方純陰而靜東方純陽而動乾坤爲六子之父母易之體也
後天八卦位之於西北西南主靜之義也
北方一陽生子陽方也於時爲冬而子前之亥尤爲純陰故又
爲陰方南方一陰生午陰方也然於時爲夏而午前之巳尤爲
純陽故又爲陽方六十四卦大方圖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
坎六艮七坤八之序其下卦皆由北而南其上卦皆由西而東
先陰後陽亦主靜之意也
六十四卦統於八卦八卦中之六子統於乾坤坤又統於乾乾
者所謂一畫開天者也易之父也而後天八卦圖與六十四卦
大方圖其乾卦皆位於西北之亥亥者十月純坤之卦方也純
陰至靜六壬家所謂三光不照之地也而全乾之體特位於此
尤主靜之義徵之法象者也

易例尙中正而中又貴於正下卦之二爻上卦之五爻是也
李桐溪先生曰陽數一三五七九陰數二四六八十陽之用九用其極也凡陽物之用未有不在於極者也陰之用六用其中也凡陰物之用未有不在於中者也黃鍾之管九寸林鍾之管六寸亦此義也
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九三其三六兩其三所謂參天而兩地也
三者奇耦之合數一乾也二坤也合之則三故參天而用九兩地而用六
說卦傳曰坤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又曰坎水

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先儒謂水流不息故有勞義然時當大冬休息之際何嘗不逸且勞莫勞於役何以致役之坤初不言勞而獨以勞夫坎歸藏之易以重坤爲首萬物所歸歸於土也何以歸又不言於坤而獨以歸夫坎復合先後天卦位玩之始悟其義蓋正北本先天坤位乾坤中氣既交於是坤得乾陽而成坎象後天之坎仍先天之坤之懷胎者耳萬物之歸未有歸水者其歸坎也乃卽歸坤也坎之爲水自指其中之主爻言其初三兩爻乃水之岸仍是坤土之體連水亦是歸土者水亦萬物中之一物也水以行勞岸土亦以防堤水勢隨以俱勞致役則無所不役也故合坎之三爻觀之而謂之爲勞卦也其大冬休息之逸則義象全歸坤土之甯靜卽水之流動亦賴此堤岸而甯靜也
萬物之生於土乎養後天之坤位是也死於土乎歸先天之坤位是也水得乾陽之性而體依北土歸而不死者也人之死也體死而已其神不死也墳墓之間鬼也守之體歸於土而神依於體亦如水之由地中行也故曰鬼者歸也而坎象鬼
坎象人心坎之彖曰習坎有孚惟心亨行有尙水通流心亨故行習則行之不止者亦如水之晝夜不舍故曰勞也至誠之無息文王之不已取諸此也萬物皆備非卽坎之萬物歸乎兢業萬幾則爲其所歸者而勞也坎之象心者如此是心也庶民去

之心去身存不過爲坤之役故曰小人勞力君子存之心存則萬物備萬幾理設令勞力並耕枉其才矣故不爲坤之役而爲坎之勞曰大人勞心雖然勞心之勞甚於勞力勞而不養不堪其勞矣坎心居先天坤位合坤爲體而坤有致養之能故勞心之義坎自具之養心之義坤亦自具之波濤泛濫水之勞也範以坤勢之順而安瀾矣由地中行是其義也神魂紛擾心之勞也奠於坤位之靜而淡定矣居所於北（論語北辰居所心君同象）是其象也大冬歲寒收斂凝聚不息之游魂與魄相抱而休息之陰陽相含體用合一勞而不勞所以無害心病之聖賢也
人心之位有兩其形位南包於肺中者是也其神位北舍於兩

腎者是也人睡則神由右降緣肺入腎醒則神由左升緣肝到
於膻中余嘗於睡中被人斗喚自覺有物如彈疾觸左邊腎脇
之間而挾驚以醒是其驗也醫書謂兩腎之間有小心名醫亟
稱之以爲眞聖人之言是知坎卦繫心氣如是理乃如是寫其
實事幷非懸擬虛象也澤雷爲隨其象曰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先儒曰宴息非寐也謂神藏於腎以稚陰含長陽而安靜歇休
之也睡則濁陰沉溺心氣雖養心神不養夢魂之勞與旦晝無
別如此宴息則清陰含育心神得養心氣亦養而無夢魂顚倒
之勞其效勝於熟睡今禪家道家夜分靜坐蓋其遺意儒家不
知其出於易象以爲異耳然觀艮背之義則宴息之法不但用

之於晦背爲北肉腎爲北臟心常居北如北辰然蓋雖旦晝之
時應酬之際行庭不見亦如夜分之靜卽孟子所謂平旦之氣
不梏於旦晝者也

北面三卦乾坎艮也乾天也夫子以北辰居所示修德之象坎
卦繫心於正北方之位以示心法艮卦繫背背爲向北之位以
艮背示心法而吾人乃曰役其心於南離之位與易象所示心
學全然反背無怪乎其心勞日拙而過心疾以死者紛紛也

隨彖傳曰大亨貞無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本義據
王肅本說天下隨時時當作之隨時之義當作隨之時義細玩
卦義似乎不必後天四正卦坎主冬至離主夏至震主春分兌
主秋分既未兩卦值冬至夏至寒則極寒熱則極熱其時不善
歸妹卦由兌至震由秋分至春分經歷嚴寒窮冬之時其時亦
不善惟隨卦由震至兌由春分至秋分首尾淸和中間富盛東
作西成有始有終計一年中時之全美者無如此段是故天下
之物莫不樂於隨此時也易例陰主位陽主時帝出乎震一陽
甫出至巽而入乎萬物之中經歷相見之地致養之方以至於
兌而後二陽長計春夏秋三時皆此一陽之所爲而萬物隨之
以生以長以成者也隨時者隨震之一陽也隨震之一陽者隨
帝也隨時之義豈不甚大天下之物何在不隨時然惟此由春
及秋之時時功最盛隨者極樂故於此卦疊下時字以見義若

將上時字改去下時字調下便與義字平列如他卦則此段意
思全然埋沒似不如不改之爲愈也

既濟九五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隣殺
牛不如西隣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本義註曰東陽西陰
言九五居尊而時已過不如六二之在下而始得時也予按此
註隣字無著實字無著以離之夏至陰生爲得時無理大字來
字亦俱無著蓋不可從也先天卦位離東坎西主本爻坎體視
離則東隣也牛者離之本象處大夏極盛之時富者也能殺牛
以祭者也坎視離爲東隣則離視坎爲西隣坎主飲食故祭居
大冬極窮之時貧者也禴祭而已不能殺牛也然離象外雖實

而中則虛坎象外雖虛而中則實外者爲祭之儀中者爲祭之誠鬼神享祭錫福以中不以外福實不福虛是故東西兩家之祭雖同以受福論則九五之中實者受其福也九五正當冬至陽生之位故爲得時陰爲小陽爲大陰來凶陽來吉九五當終亂將出之際自此以往陽氣方將來而入內卦故曰吉大來也益二至二分值卦之四正故隨時爲最善外惟此冬至方來之時爲最善也故以得時許之寻之所見正與本義相反也

易例陽主明陰主幽陽主動陰主靜陽主時陰主位陽主知乾以易知是也陰主能坤以簡能是也人性至善以其保合太和也太和者陰陽之合德也其明也陽之主明也其止也陰之主

位也其止之知也陽之主知也其得之能也陰之主能也明出於乾故明只一明畫之奇也所謂乾爲君者也無不統也自成者也止出於坤故止不一止畫之耦也所謂坤爲衆者也合衆以致役也各得者也明爲本之一而止爲殊之萬也明非止則明無所著時以位有也止非明則止不可見位得時而後成也當明之時止在明上行其庭未嘗見其人物各付物行所無事也當止之時明在止上不見其人不廢行庭各得其所聖人無知叩兩端也明也知也止也能也皆陰陽之所爲明與止其體而知與能其用也

明止二德具於性者也人所同也文王之緝熙敬止則聖人之學也緝故常明而常知敬故常止而常能第其緝也易其敬也簡聖人不異人以知能而異之以其易知而簡能也然易簡之德亦不外明止之外故聖人可以學而至

易曰文明以止人文也其所謂明卽明德之明也其所謂止卽至善之止也非在外者也然外內道合不感於物則寂者不著此顏子之博文所以卽爲明親止至善之學有知止能得之效而可以至於仁至於不遷不貳者也以多學而識當之以讀書效之隔矣

文章之道理法盡之得理斯明得法斯止理不厭通不通則不明法不厭嚴不嚴則不止故細尋脈理精研題分行文之總訣

也而脈理爲尤要亦爲尤難也

釋文之一字第以易賁卦剛柔明止釋之則無不該備賁彖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天文也剛柔以離艮之卦體言柔來而文剛謂內卦之離也其在於天則日也分剛上而文柔謂外卦之艮也其在於天則月與星也月與星有魄無光日光分映於其魄乃有光也宋儒謂天文上宜有剛柔交錯四字非也梁氏曰若云剛柔交錯孰有過於既濟未濟者言可謂辨矣天文不越乎三光三光之所以然只柔來二句足以盡也剛柔以體言明止以德言離明而艮止也人事轉變不若天體之有常天可就體以觀其文人事上體質難觀故第就兩卦之德觀之

明者其觀也止者其情也止處皆明其則不可掩也明處皆止其分不可假也繫詞曰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則吉凶生焉凡卦皆有爻凡爻皆爲物凡物之雜皆爲文以此知六十四卦之時三百八十四爻之位加之以變而其時位之數至於不可紀極者皆文之所在之地也故學文貴博

禮樂之器至漢唐已亡何況於宋射御書數之器雖存然儒者以爲藝成而下不以爲道所在也故射付之武夫御付之奴隷書數付之胥吏商賈而於六藝中惟學禮樂然其器已亡惟有禮樂文字載在方册於是號爲禮樂之學者不復執器以習其事而第就書以尋其理此朱子之學所以歸於讀書窮理而以半日讀書半日靜坐爲學者立課程也是六藝至宋早已亡也故言文者須於六藝上加詩書二字若去詩書則無文可學也已

孔子之時不但詩書存卽六藝之器均未亡也然學之詩書焉不以爲博也故又學之於六藝其學六藝不惟其文字已也而要必親於其器而爲其事右袂之短豈爲便於劄書云爾哉然又不以爲博也故又訪之識大識小者然道率於性生焉者也非集焉者也在書在器在人者就令極博其涸可以立而待鄉黨一篇聖人之文章也豈皆取之於書於器於人者哉毋亦隨時隨位觀其剛柔視其明以止者之斯爲博學於文哉夫兼取

之於器於人其文猶苦於不博而博文豈徒讀書之謂哉

文與禮非兩物博與約非兩時剛柔相雜既明且止者文也時位位事事物物莫不審其剛柔明止之故者博文也文之當不當者覩之既審其文之當而可行履者禮也從而行之約禮也約兼結約意由虛而實不但約少之謂也

視聽言動容貌詞氣居處執事與人出門使民爲人謀與朋友交傳習此數子約禮之實則其爲博文之地可知也夫顏曾仲樊豈未嘗從事於詩書六藝者哉然凡夫子所答者則皆不能得之詩書六藝者也必加夫子之所答者然後於文爲博而庶幾其無滲漏耳然夫子猶惜其文之不密也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某也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是乃舉天文人文之全豁然呈露子貢悟焉則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門人悟焉則記鄉黨一篇傳之於後子思得旨則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後世以讀書爲博文其亦不思也已

博文與多學而識不同故夫子以博文教顏子而非子貢之多學而識

損下益上本義以爲剝民奉君之象其說甚可疑惟正之供不得謂之剝受剝之民出財力以供上不得謂之道上行乾剛不得謂之民國用雖不足民終不可剝有若盍徹之對魯國履畝之譏其義甚明不得謂之損剛益柔有時且剝民奉君而損矣

其占宜有凶咎何以易中全吉之卦謙家人外惟有此卦奉上
出於民所願不得謂之剝亦既剝矣尚何有乎之可言剝民奉
君無道之事後世苟且之法而亦出於法象之自然乎元吉无
咎可貞利有攸往之占不幾爲剝民奉君者勸乎疑義種種不
可勝道說易者宗之初不可解後讀光山胡氏函書始疑本義
而駁之其識偉矣然以損剛益柔爲損君益民無論與損下益
上句礙滯難通且與益卦之損君益民亦爲重複其疑本義者
則是其自著之解說亦未免於可疑也

因取損益兩卦細讀之至損卦得臣无家句益卦民說无疆句
忽然得解嗚乎兩卦之義即臣民二字顯然流露矣損益自否

泰來益自否來所言者傾否之事損自泰來所言者保泰之方
當世之否人心皆離要在厚民之生益者言君民者也當世之
泰君心或懈要在賢臣以匡損者言君臣者也以剛處下賢人
之象使道未成已無可損何能益上三者成言乎艮之位故損
必至三乃可損以益上也以柔處下小民之象小民初虛便須
損上以益之待至三而後益民幾盡矣四五亦上也惟上乃極
上賓師之位剛不處此不足以益虛中之君二三亦下也惟初乃
極下鰥寡孤獨之位剛不及此不足以濟無告之民故曰損剛
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損剛之盈必於三之時益柔之
虛必於初之時或曰賢人以道匡君謂之損乎曰出仕本致其
身家之事上九得臣无家是也損非損道也損其家也不家食
也其道上行行也非損也故上九曰弗損益之也若如舊說剝
民財民力不可謂之道若謂出財力奉上爲合道則又不可謂
之損更不可謂之剝矣天下吉利之事未有過於人君尙賢者
故其象詞全美與謙家人二卦同

春主說秋主悲兌爲正秋而說言乎兌樂西成也物情以固始
爲難也成不言於乾而言乎艮乾位方戰艮爲成乾之爻也此
兩卦獨加言字之故歟

艮震相次乾德成乎艮而震爲足主行故曰君子以成德爲行
德成於天行成於人故德無不成而行有未成之時

乾居西北至高之位性之原也左始於坎右終於兌坎勞卦也
所謂習坎者也兌說也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乃天道自然之
序而聖人法之以爲學規也

震爲足主行兌爲口主言震正春而立乎動用之地由巽入離
見坤役而後至於兌之正秋而動者靜用者收而後言焉非先
行其言而後從之者乎

或勸陸子著作陸子曰六經著我我著六經又云六經皆我註
腳後之儒者以此訾議陸子此不察之過也人者天之心也人
即天也我者千萬人中之一也皆我註腳者皆人註腳也皆人
註腳者皆天註腳也謂六經皆天人註腳則帖然信皆我註腳

則譁而疑豈以人之非卽天而我之非亦人耶是眞不可解之大惑也設令六經非註我之書書成素隱亦安在其爲經矣大抵世之儒者先有尊朱闢陸一段意見在其胸中見言之微有異於朱者輒卽訾之不復深維其義理吾人讀書須自立不可耳食也

陽明之學自來以龍溪爲的傳當時惟羅念菴與有齟齬孫鍾元謂念菴爲龍谿益友青主先生亦謂念菴良知不是現成底一語爲中流砥柱後來論者又謂劉念臺爲能善學陽明唯李中孚力推龍谿謂其書不可一日不讀道光癸未余始得龍谿集讀之乃知龍谿之言本自無弊因崇奉良知而廢學自是不善讀龍谿者之過也大抵讀書不可執泥如以辭而已矣良知不是現成底彼乍見入井之仁不食嘑蹴之義猝然而感猝然而發豈嘗有學力補修於其間者哉念菴之言顯與孟子違背則亦安在其無弊耶學問思辨都是致字中工夫謂良知不是現成底龍谿亦有此語如云顏子未嘗不知未嘗復行都是是也但讀者自不察耳

周子云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明道云動亦定靜亦定陸子云先立乎其大者姚江深取之見於象山集序則陽明之宗旨可知矣余按數子所云不外大易艮背之義與孟子之不動心相爲符合晦翁格致之學不免孟子之所謂外鑠義襲者也

乃如茲一時造適大無賴誠然不在遠心亦無所會萬端莫知來未勞經意汰眼底長春花不憎亦不愛余按自來詩人大抵言其心之所會耳此云心無所會儒者之所謂落空也殊不知心之本體唯此一語直寫得眞面出覺喜怒哀樂之未發猶是烘雲托月周子使明道兄弟尋孔顏樂處有宋至今此語竟成大廋詞此詩適字卽所謂樂處造者偶然之謂始所云日月至者耶或云心無所樂何以言樂不知心若有樂則其不樂已久也所引係傳青主詩

無出而藏無入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智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漆園此語與中庸之旨無異世人不察概以異端目之豈非耳食

道出於德德之不知道不可得而知也子曰由知德者鮮矣又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又曰百姓日用而不知然則聖門之學以知爲先務者豈泛濫博求於外哉亦第求知德焉耳德之本體只一明字足以盡其情狀自堯舜自孔子不能改易中庸之喜怒哀樂孟子之仁義禮知皆從後徵前烘雲托月之詞若論本體一物無有文成曰無善無惡心之體其言是也聖

人意必固我可不可之皆無何曾安一理字於心中哉至其知之之法據經書之言考之亦無他謬巧只是時常看得便識得耳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易觀卦曰觀我生觀其生先儒曰靜坐觀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皆是知德之要功也

顯諸仁藏諸用程傳本義皆以功用解仁字則是顯諸用藏諸用矣今按仁與智對用與體對顯旣稱仁則藏宜言智不言智而言用用之卽智可知藏稱用則顯宜言體不言體而言仁仁之卽體可知錯舉之互文見義也所以明仁智之爲體用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一氣耳繼善成性是爲君子之道君子之道仁智一理耳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本一之理因見成二矣明

仁智之爲體用體用之非二物其故易知故以體用釋仁智也曰顯諸仁顯者何物用也卽智也智之顯諸仁用之顯諸體也猶影像之現於鏡光中舍鏡覓像不可得也曰藏諸用藏者何物仁也卽體也體之藏諸用仁之藏諸智也猶鏡光之在於影像上舍像覓鏡不可見也體無一時之不用靜處常動天命之所以爲不已也用無一處之非體動處常靜天命之所以爲於穆也全用在體全體在用全顯在藏全藏在顯故伊川曰體用同源顯微無間也但以心之德解仁無以愛之理解仁則語意了然而於上之陰陽仁智下之盛德大業咸歸一貫矣蓋陰陽互根仁智相成仁中有智其德斯盛智中有仁其業斯大也

仁智一理見而爲二仁非其仁智不成智故與日用不知之百姓皆不以君子之道許之一陰一陽之謂道孤陰孤陽豈復可以爲道也

繫下云日月之道貞明者也明夷卦六五小象云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蓋時常夜分日在地中耳日體之明原未嘗息也人心明德猶之日也其明之貞不可息也明主知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以其通乎晝夜之道而明也死生猶之晝夜通乎晝夜之道而其明不息卽通乎死生之道而其明不息矣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至於文王在上於昭於天亦只是德之不已明之不息也由是推之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

者義不難知也謂其德之純也謂其明之貞也謂其心當死後猶之日入地中時至夜分也不但此也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工夫亦可推而知也日之明不以入地而息心之戒愼恐懼豈以不睹不聞而息哉睹聞者晝也生也不睹不聞者夜也死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通乎死生之道而明者也通乎死生之道而明者通乎睹聞不睹聞之道而戒愼者也戒愼者惺惺之神卽明德之明也由是言之凡所謂莫顯乎微夫微之顯知微之顯與繫下之顯諸仁者豈有異旨哉蓋莫非聞道可死之工夫古之學者爲己開首便以不知不慍立定宗旨直至死後貞明方是明明德了義爲己盡頭耳

陽明曰無善無惡性之體與明道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同旨只爲無善無惡故不容說然則孟子道性善何也曰孟子云乃若其情則可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孟子只道得情善由情善推之而知其性善耳若是性之正面孟子何嘗下得一个字故傅青主曰孟子道性善也是平地裏起骨堆

人性有從後推之而知其善者孟子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之說是也有從前頭溯來而知其善者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之說是也人性正面向下不得善字其前頭反下得善字者何也天人之間一氣相繼人之始卽是天之終繼

之者善據天道言耳天道可以言善猶人情可以言善若是一陰一陽以上猶之人生而靜以上矣亦下不得善字也

就人言四德亨利貞屬情則元宜屬性元者善之長也元可言善性何爲不可言善曰太極本體渾淪固無亨利貞之可見亦并無元之可知并無元之可知何有善之可言文言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自亨有始處而因指亨所始之處爲元既有元之可知卽有善之可言乾元本體由亨後溯之而知之其本體之善亦由亨後溯之而知之耳是故易之道元善猶孟子之道性善孟子之道性善也以其情易之道元善也以其亨善元者善其始亨也善性者善其情也若論本體總無一字可下

人謂子靜尊德性晦翁道問學故晦翁使兩家門人去短取長而子靜不可曰不知尊德性焉有道問學是則朱子亦有短陸子亦有長也朱子所自評也乃後之論者以爲朱中庸而陸爲禪豈人之知勝於朱之自知知陸者耶白沙讀書無得得之靜坐陽明之學人以爲似陸陳據其跡言耳其實與陳不同於陸爲近以其皆出於孟子也晦翁論性密程而疎孟於此一錯豈不全錯耶

嘗怪朱陸異同孟子早有判斷而世之理學者不察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返說約也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放心正是學問約處可推而知也然則尊德性而廢

問學與道問學而不歸於尊德性其爲兩失可知矣後來陽明王氏曰道問學是尊德性得工夫卽學問是求放心得工夫云爾折衷於孟子最爲允當不知世儒何故不取

無著之說大爲世儒詬病然四書中亦有此義如大學正心章心不在焉以其有所有所非著乎不著於所與佛氏無著之說有異旨乎不但此也無可無不可毋意必固我皆無著之意著如沉著之著謂滯於其地也謂之無滯則可謂之無著不可乎大抵世人讀書先存意見既已佛矣則不許其亦有是者殊不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佛之言亦自從心理來也

讀張靜生所鈔傅青主語錄學解一篇有曰理本以玉而玉之

精者無理學本義覺而學之鄙者無覺又曰覺以見而覺而世儒之學無見無見而學則瞽者之登泰山泛東海非不聞高深也聞其高深則人高之深之也予按所見陽明集二曲集皆以覺訓學非青主之私言也其覺以見而覺則先生之獨見前此未之聞

象山集一條云四書多沒頭柄的話如知及之學而時習之之字何所指知是知什麽學是學什麽非學有本領此等書未易讀也若以覺訓學則學字便是頭柄時習者時習其所覺也此句既明知及可以類推知及卽覺也時習卽守之也既而思之覺是覺什麽如何便會覺則仍沒頭柄矣後讀二曲反身錄乃

知學而時習章直從學字說起原無頭柄而別章自有爲學字安頭柄者學而不厭上安默而識之一句默識是學之頭柄是知識的卽會覺也學之不講上安德之不修一句修德是學之頭柄謂所覺者乃其德也

覺由於識識又何由細玩語意於識字上特著一默字似卽以指明識字工夫謂默卽自識耳今青主謂覺以見而覺正與識字之義同條共貫兩相發明蓋識是認識之義若未見的如何認識的因思顧諟天之明命觀我生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等語正與見之義同條共貫蓋不顧不觀則亦無從見的也顧字觀字似乎不合然細細體會顧之與觀原以神照非以目視默則神定定則神澄澄則神明映澈無不照見然則夫子默之一言信乎其卽求識之功顧觀等義俱包在內既精專而有力却又絕不犯手斯其爲聖人之言也乎

由默得識由識得覺既覺而時習以充擴繼續其所覺說樂消息自然潛通血脈既眞情景自別其爲的解無復可疑乃觀孟子之言似覺字路徑又有別開者如齊王之見牛也上世葬親者之見其親屍於溝壑也今人之見孺子將入於井也行道乞人之見嘑爾蹴爾也曾子之見羊棗也四方之見滕文公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也則皆覺也雖電光石火與默識而覺者不可同日語而要其血脈之眞實與靜中見的端倪者同一機致

若果眼明手快於見的時便就捉的住便是火然泉達之勢從此推達擴充則亦時習之功此一方便法門無論雅俗人人可入後來陽明先生接引學者用此一門者十之八九孟子眞萬世功也

唐人論學文之法師其意不師其詞凡學皆然何但學文青主以孟子之太王好色武王好勇公劉好貨爲善學孔子眞篤論也以良知二字開方便法門不拘煞默識求覺之法亦豈非師其意不師其詞之意而善學孔子之一端歟然考之論語則孟子良知一路其源亦未嘗不發自孔子蓋以知其知不知之知指與子路而曰是知也是卽以良知敎子路也蓋孟子良知之

敎其亦由此發軔者歟

人心本體虛而已矣唯虛故明以其無蔽也唯虛故靈以其無障也至虛之地不但安不得欲並理字亦安不得聲色貨利凡情則爾大賢以下豈有是哉意必固我只是一理字作祟耳自伊川以太極爲道晦菴以太極爲理於是人心中空明法界重安一層道理在內而人乃苦矣境遇與願違所安道理硬要去使使上則壞事使不上則疚心無適而可吾人只奉一句以虛受人可也

余年二十餘含谿先師嘗語余曰凡事須先一著退一步留一地

又云事至時想得主意則措置之否則人心中得裝幾許事卽主意未必果好然吾之見解止於如此則遂定耳怕底是沒主意臨時亂來

正定楊六峯先生曰天下事都要理惟骨肉之間不許說理說理則有是非是非既明何以斷乎只說一情字而已

又云豈有此理是應該的凡人驚爲豈有此理之事細推其故都有個無怪其然者知此則度量不期其廣而自然進於和平

敦艮齋遺書卷之十終

敦艮齋遺書卷之十一

劄記甲申

動靜有以時言者有以德言者乾之靜專動直坤之靜翕動闢以時言也以德言則乾主不息之動坤主永貞之靜不息者善之所以爲繼永貞者性之所以爲成善卽性也在流行時第謂之善性卽善也至凝聚後則謂之性記曰人生而靜據成性言也舉成性而繼善者在其中矣舉永貞而不息者在其中矣

周子主靜主人生而靜之靜也非動靜之靜也動靜之靜以時言也與動爲對者也人生而靜之靜以體言也卽性也獨者也不與動爲對而常貫乎動靜之時者也靜亦靜動亦靜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主靜云者主於無欲云爾無欲則無所雜故其體常獨無欲則無可倚故其體常中主靜之與愼獨致中其旨一也

明道定性書曰動亦定靜亦定其學得之周子之主靜然非周子之私言也得之大易艮卦者也故定性書中畧周子太極圖說而引艮卦之詞溯其原也

艮彖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夫子釋之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行止卽動靜以時言也止時不獲其身止之止行時不見其人行之止乃周子所謂無欲之靜貫乎動靜者也身爲內欲人爲外欲不見可

欲則無欲無欲擾之夫安得而不靜

孔子聖之時者也只動靜不失其時一語足以括之乃其所以不失之能事則唯在艮背背是何地艮是何功此須細細體認背爲無欲之地不獲不見常獨常中經義本旨也然猶有說醫書謂五臟之本皆繫於背艮背則五本安五本安則五氣順五氣順則五性純一率而出之而即五常之道矣是艮背之義不但爲慎獨爲致中幷兼立本在內也

靜之成象者莫大於地與山連山首艮歸藏首坤是二代之學皆主靜也坤之文言曰至靜而德方又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方外之義即其德之所形直內之敬即其靜之所結故明道之

主敬仍即是周子之主靜此之不知脫離靜意以詁敬字或說成恭或說成畏雖晦翁且有敬字向來說得太重之悔況其散焉者乎

觀敬以直內之直字則知敬字之詁無若主一之語也易云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專者一也惟其靜而專一故其動也更無二三其德者庸其率掛得以直而致之也專一不紛依然靜意

敬似戒慎恐懼就工夫言也靜似不覩不聞就本體言也然陽明又云戒慎恐懼是本體不覩不聞是工夫知戒慎恐懼是本體則無朱子說敬太重之弊矣知不覩不聞是工夫則無周子主靜偏重之疑矣

孟子論養氣者兩章一曰息一曰集義今按文義其旨合一皆艮卦之所謂止其所也自心爲息自心云者自然之心不待安排自家之心不假增助不安排增助則本體無撓自止其所而息矣心之任其自然者已寓勿正勿助勿忘之意心之在乎自家者已寓非義襲之意也義者宜也心之所安也集向解作攢湊積聚之義非也集字从隹从木鳥在木上曰集集義之集如集于灌木之集心止於義而安一如鳥之止於木而安也牛山章曰仁義之心此曰義非襲取而慊於心以心之所固有還之於心故其心安集止息而不動也義者心之所止失其所未有能止者也

離之爲卦二陽麗於一陰於人爲心於物爲火一陰之象於火爲薪於心爲事舍事而言正心心無所麗未有能正者也猶之舍薪而燃火火無所麗未有能燃者也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對告子言也告子曰勿求於心謂心無事事則不動耳是於心求正也然不得於心心豈能安易之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是其象矣孟子不於心求正而有事於心之所本安者而集止於其處心越有事越安穩不求其正而自正不求其不動而自無所動易之艮其止止其所也是其象矣若告子未嘗知義是不知其所也而豈能止哉

息也集也皆止也夜固息旦晝之所爲自率其仁義之心日亦息也是之謂日夜之所息也行必於義行固集也無事可行之時操此義內之心不令放逸不行之時亦集也是之謂必有事焉也以集爲事而息無間於日夜是之謂艮止集於義息於仁義是之謂止其所也

孟子生平得力於養桐梓章言養身寡欲章言養心盡心章言養性動心章言養氣大人章言養大體中也章言養子弟以善章言養人至其論人亦觀之於其所養而又總發養義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大易頤之象傳曰頤之時大矣哉孟子於此可謂獨有會心矣非其會心於頤之爲獨得

而會心於頤之時之爲獨得也其時云何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是也

道家有傳丹不傳火之說聞二氏授受之際夜半密室跪而受傳得其傳者謂之法子所傳者即此必有事焉四語耳蓋此四語乃天地造化之眞機子思之鳶飛魚躍曾點之風浴詠歸老子之綿綿若存皆其深得此機者夫子川上之歎蓋歎此也此造化第一機故夫子教人即以此爲第一義開口便與道破曰時習也前輩謂此是三教火候總訣此之不知不能成仙成佛成聖也乃二氏得之而效而儒獨不然者所謂若敎容易得便作等閑看耳

養有時地二義勿忘勿助養之時也居者養之地也子曰居其所仲弓曰居敬孟子曰居仁仁爲乾之動天機之流行也敬爲坤之靜天則之中正也然動靜爲陰陽之合德而自具於人之心著相而求不若純任自然之爲無弊故孔子於易曰止其所於論語又曰居其所止即居也

定性書曰七情惟怒爲難制人能於甚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則思過半矣此蓋推衍不遷怒之義以怒該其餘也七情皆氣之爲迫氣之既發而後制之不但喫力且於事爲已僨也潛而移之則不覺用力而功成矣孟子善於養氣者故復著移氣之法而歸功於居而歎夫居之所係爲至大也

制怒制字有弊是原憲不行之說聖人之所難也程子遽忘二字中有神機蓋從大易懲忿之懲脫化而出而其機又爲加速也懲者懲於既失之後以爲此後預機之用遽忘則忘於當機之時可以轉機而不失也遽字神感神應間不容髮平素用移當機用遽忘事後用懲三法并用可也然易與程子之法治標者耳必如孟子之移法乃爲治本神劑也

孔子之居其所總綱也又曰居之無倦又曰寬以居之寬所以戒助無倦所以戒忘也兩目也

書曰王敬作所又曰君子所其無逸非尋箇敬與無逸來把做所而居之敬者坤之靜無逸者乾之動人心爲陰陽合德之地

其所自是箇敬底無逸底其有不敬而逸者皆心之離其本位者耳故孔子教人但使之居其所不必於其字之外更加別樣字面便自天然渾全不涉掛漏粘滯諸病也孟子曰求放心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裡皆居其所之義

致虛極守靜篤儒家以其言之出於老氏也擯而弗道豈知此六字眞言乃聖學之髓乎周子主靜句下自註曰無欲故靜無欲者虛之謂也假令周子全用靜虛二字則靜字何須再加註語

世之所以致疑於虛字以虛字之解未明也虛與無不同無則無物虛則有物而其物之體也虛視之而不可見聽之而不可

聞搏之而不可得謂之曰虛太虛是也太虛之氣充塞兩間豈無物者耶知太虛之體則知人心之體矣只因人心憧憧已久反認憧憧者爲心之本然而疑澄然無事之爲落空不知旣有心在無空可落虛是心體之本色不待著物而後爲有心猶之虛是手體之本色不待握物而後爲有手也

坎中實離中虛借令虛卽是無是坎只有中間一爻離只有初上兩爻也乾卦實坤卦虛借令虛卽是無是乾有三爻坤乃並無一爻也

咸卦爲人道之首其大象曰君子以虛受人咸之九四爲人心之位其爻詞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朋從者不虛也往來者不靜也有朋故有往來惟其不虛所以不靜也虛是靜之所以然所謂無欲故靜者也故大象只標一虛字而人之心法道法胥舉之矣克己是仁道第一義顏子乃聞之寡欲是心法第一義孟子特發之凡以致虛云爾

洗心藏密未藏先洗不洗而藏則是包藏禍心耳發於不洗之心則發於習也發於旣洗之心乃發於性也性本善而或有不善者非性之本然習與性成耳洗心者洗其習也將習於覩習於聞者盡皆洗去單留其所不覩所不聞者在易曰專在書曰一在學庸曰獨從而藏之謂之曰密孔子曰成性存存孟子曰君子存之明道曰以誠敬存之存卽藏也藏之而後所存者不

失中庸篇末歸重尙絅貴藏也無聲無臭狀其密也

易曰止其所論語曰居其所其所者卽孟子所云天下之正位也居天下之廣居居仁也行天下之大道由義也天下之正位孟子無自註明文或以禮解之蓋由立於禮來然以易考之殆非也易之言正位者二一曰正位居體一曰正位凝命體與用對用動體靜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是體爲性體而命又性之所自出所謂天之明命者也後人以命爲氣性爲理實則理氣不分性命一物居卽凝之工夫凝乃居之意旨因欲凝之是以居之必先居之乃能凝之也

虛實之義世人不識皆以有形者爲實無形者爲虛以虛屬之

之天之氣以實屬之地之質大易之言虛實正與相反乾奇而實坤耦而虛天實而地虛氣實而質虛其在於人則大體實而小體虛君子養浩然之氣存性理之天雖殺身舍生而不顧者實者務之虛非所惜也世人倒視虛實故千方百計以保愛有形之小體而不惜棄其無形之大體耳

人心有氣有質質在南在上離之位也氣在北在下坎之位也心屬火而離爲火其物類也然離火乃陽之外麗者耳火之用也非火之體也論藏根於陰者乃火之體坎之中陽是也是以八純卦近取諸身而獨以心繫之坎卦之象曰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尙務實之義重體之旨不以心之質爲心之體而以氣

爲心之體也

人心有事則致用於南離之位百體之氣環伺而待命無事則居體於北坎之位百體之氣各返而自治其職人君象之於是乎有朝以治事有寢以息身寢其恆而朝其暫寢爲主而朝爲賓寢爲本而朝爲末聖人定制本以象心吾人治心又宜象君也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乾衣而坤裳也坤卦六五黃裳元吉是也黃者中色六五六二之所共合二與五而成坤裳而獨繫之五者二之直方大乃裳之體體之美至暢於四肢發於事業成元吉之占而後見也體用合一體中含用以時言之有用有不用用如其體舉用而體自具故黃裳元吉之占不繫之二而繫之五文言恐人之因此而徒慕夫心之用之效忘夫心之體之功特著正位居體一語使人知直方大之體乃黃裳之所以元吉求美於體之中不徒求美於四肢事業之用之中也

坤六五曰黃裳元吉文言釋之曰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細譯文義黃中通理釋黃也正位居體釋裳也美在其中四句釋元吉也天元地黃黃是坤之全象其在坤爻黃乃二五之專象黃者形色之居中者也地黃之黃謂地在天之中黃裳之黃謂二在坤下卦之中

五在坤上卦之中也故以中字釋黃字也其通理二字又以發明黃之在五者也六二之黃中爲未發之中時當未感未遂通也無條理之可見也六五之黃中乃中之通理者耳黃中二五所同體用兼該通理之五用也通於何由理於何出由體出也五譬則衣也二譬則裳也對乾言之則合坤之二五兩爻而成一裳就坤言之則以六居五尙非裳之正位第爲裳之用之位以六居二乃裳之正位乃體之所宜居者也是體也至美者也由是通之爲理則暢四肢而發事業也故曰元吉元吉者效驗若在二未通其理未現則直方大之體往無不利焉耳利以功言不若五之以效言也雖然陽主有陰主無美豈坤之所能爲

也哉龍戰於野其血元黃文言釋之曰爲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坤雖純陰之卦而陽實行乎其中第剝之旣終接入坤初則陽向盡復之未至尙在坤上則陽未出耳十月値坤卦謂之陽月此其故也正位之宜於居者坤之德其所居之體仍是乾陽之物故曰美在其中蓋卽善長之善嘉會之嘉也周子主靜之義旣審於艮卦之全彖再玩於坤爻之二五乃知其說之至大至精而不可易也已

鼎大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以火象命以木象位命之凝於位猶火之凝於木位之不指離中言審矣然在下巽則亦不指二而指三爻例陽九之居初三五者陰六之居二四

上者爲正反是爲不正故坤卦居體之正位宜在六二不在六五鼎卦凝命之正位宜在九三不在九二九二雖下卦之中據易之例中亦可以該正而在鼎則否者又別有說鼎之所以爲重器者以二三四之連剛互爲乾金也木下燃火上炎金居其中非鼎何象二雖下卦之中爻於互乾則初爻三以九居奇於乾旣中於位又正其所有者爲雉膏較二之有實又加精美故以九三爲正位也其辭曰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四與耳比二與趾比三旣不比趾又不比耳故耳革行塞方在鼎中未升於俎故不食耳革行塞不食皆不用之象有內斂自守之意故曰凝鼎體本凝重之物而此爻又凝靜之位也惟重剛亢陽未免於悔而三四五互兌爲雨（兌爲雨乃古註而傳靑主先生所深取者）其悔可虧亢陽得陰是以終歸於吉也此之命卽坤之體此之凝命卽坤之居體此之正位雖與坤之正位有奇耦之不同而其爲靜義則一而已矣

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又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是孟子之學原兼存養擴充兩項工夫陽明旣遵用孟子良知之敎則致良知之功自兼擴充存養而言致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存養以爲致也致和於旣發之後擴充以爲致也然不曰致中致和而曰致中和則存養擴充亦未可判爲兩截存養之不間斷處卽是擴充擴充之不走作處便是存養故孟子

又以必有事焉一語該貫之不復分其爲存養事爲擴充事而陽明亦曰良知明白隨你靜處體悟也好隨你去事上磨鍊也好以一致字冠良知猶中庸以一致字冠中和譬之走路或過於野或歷於國於國似擴充於野似存養其實是一走之不間斷於時境者耳迨其門人錢緒山鄒東郭王龍谿諸大老一派主擴充聶雙江羅念菴一派主存養各有得力亦各有流弊其得力於自道處見之其流弊於互規處見之然流弊自後人之過戒其過而取其長存乎人之善於讀書耳

大學曰明明德於天下中庸曰率性之謂道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孟子言推言達言擴充

不一而足不學不慮一章尤爲分曉故象山之立大體陽明之致良知確係眞正路數無可再疑唯是人自有生以後便時時刻刻爲習所移功利機巧之見深入骨髓有感猝發自以爲發於性細細考索實則發於覩聞之習者十有八九此大易之所以重洗心湯之所以作盤銘曾子所以傾心於江漢之濯者也晦翁曰非全放下終難湊泊意亦如此全放下則不但欲念須放下即種種道理亦須放下故明道又云所欲不必沉溺只心有所向便是欲陽明無善無惡之旨正是此意是以龍谿念菴所學不同而須從混沌中立根基兩人均稱其說追到源頭雖欲異而不可得也

呂新吾謂知之既發箭已離弦致良知之學缺少亥子中間工夫念菴恐人冒認良知謂知必致而後良因主持雙江歸寂之說予嘗疑焉以陽明之聰明見不及此而待後人之檢點耶而以所見後來鉅公如孫鍾元傅青主李桐溪莫不主持念菴何也因返求之於經而有悟焉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良知忠也致良知恕也而古人之言忠恕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歸重恕字於忠字只就其現在之心言不間施諸己而不願上有可加之功也至夫子之告子貢并且不舉忠字單舉恕字非爾所及之誨亦只單指無加言朱子所云無忠做恕不出二字缺一不可者夫子豈不知耶然而其立教也如此此以見忠屬天然恕待人爲忠非難而恕爲難如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所惡於上毋以使下等語皆是歸重推致而孟子之書如不忍人之心無欲害人之心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均謂人皆有之乃至好色好貨好勇之心亦不指駁盡就現成不加工夫處使人因而出力於推致正與夫子之不欲勿施諸教同一意旨故孟子又曰強恕而行也冒認良知之弊原是公患然豈無知之萬萬不誤無待於冒認者如己欲立達己所不欲之類以及念頭行事之明知是非之類日用間何可勝數人皆坐困此關之下耳故陽明又言我輩致知只是各隨分量今日良知見在如此則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開悟便隨明日所知

擴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工夫又云且將知的行了再愁不知試通驗斯人其能行而苦於不知與自以爲知而實誤者百之一而知而不行者百之九十九今不爲百之九十九者慮而慮夫百之一可謂之知務乎以所引孔孟之言觀陽明之說知其無弊矣記云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是故念菴之言一端也錢鄒諸公之言又一端也必執一端則念菴之言亦自有滲漏處恐不免彼此易觀更相笑也已又按龍谿念菴交契最久念菴之言龍谿非不知知之而不以爲然也

冲漠無朕中萬象森然已具此非想像虛景也十二月卦氣周流亥月值坤六畫皆耦純陰至靜所謂冲漠者然卦氣交接皆

於月之中氣算九月後十五日剝之上九只剝得一半自立冬後十五日方將那一半消盡然一入小雪便已生出微陽又十五日長成一半統而計之前十五日陽方向消後十五日陽已向生立冬小雪之間舊消新生雖曰此謝彼代實則一氣循環并無間斷特前半月陽只剩有一半後半月陽才生有一半內無全陽之爻可見不得不謂之陰而象以稱其實并無一爻之無陽者故文言釋坤上龍戰之詞曰爲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焉坤中之陽乃冲漠中所具之森然萬象也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所謂幾希者指此周子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所謂幾者指此程子曰勿忘勿助中間正當處也所謂正當處指此此周子所以主靜而歸藏商易之所以首坤延平觀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朱子謂係程門相傳指訣而自悔其少時之負此翁後之爲考亭學者諱言之語及靜功輒斥爲二氏其於大易陰陽消長之說蓋亦未之有聞矣

以上余居河間府署時所錄也東堂六弟守河間余於甲申正月往省之而東堂因辦工捕蝗諸事馳驅四出不日不月余獨居悶甚翻閱明儒學案至夜分則出與馮朴山王雋川兩幕師縱談之兩先生謂棄言可惜勸令存記遂有是冊然寫不數日而余之歸期已迫矣彼時覺端緒紛沓寫之將有不可勝寫者至今憶之其機已斷杳不可追益無兩先生問答觸發故也開卷視之前塵如夢悵然惘然 乙酉二月十四日記於北祉館次

敦艮齋遺書卷之十一終

敦艮齋遺書卷之十二

劄記 乙酉

只天理二字便是下學上達頂註腳明道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又曰吾自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理者物則也師之所可授弟之所可受也至其理之出於天則非授受之所可及須是自家體貼久而久之方能出來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而歸天機浩浩可知從前見後只是周規折矩而歸耳步步循理體貼之久忽於周規折矩中吟風弄月先生所言從前見爲文章至此見爲性道從前見爲理至此見爲天故曰天理二字是自家體貼出來理下

也天上也體貼者學也吟風弄月之機發於體貼既久之後下學而上達也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事親從兄仁義智禮樂之實也親也兄也形而下者也事之從之久而覺其樂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而上達矣至於上達而學成矣故曰成於樂由學至達其中有機此機不見便信不及孟子以樂斯二者以下一段話描寫天機乃由學而達之註腳也畫風之聲繪火之熱此技之進乎神者也師如何授須自家體貼如明道方能確實發揮如孟子耳

孔子之時承五霸之後天下之士習於功利七十子之徒入於聖門回視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之俗其可惡如惡臭其謹守禮法不屑不潔者益莫不如是不但子夏原憲輩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其於主持正道力挽狂瀾可謂有功然而天機不生事成勉強則有走作如冉子之聚斂者大意不見硜硜自喜則有自足如子路之終身誦之者大本不窺沿流逐末則有鄙小如樊遲之學稼圃者如此等類不可枚舉總而言之乾道變化聖道時中須神而明之默而成之義之與比不爲典要而狷者之流局於器而昧於道各尊所聞各行所知舉一廢百舉一之功固大廢百之過亦復不小如原憲之狷邦有道穀邦無道穀以廉恥自多而其弊乃至於包羞故聖人之取狷乃其不得已而

又不得已者也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豈不以狷者止於下學而狂者乃可上達歟器道非二物下即是上故下學可以上達上即是下故上達不離下學其間只爭一悟不悟則上自上下自下學自學達自達悟則無下之非上無學之非達矣進而言之又只爭箇大悟悟則無下之非上無學之非達大悟則上之依然是下達之依然是學矣再進而言之歸於了悟未了則上下雖一境而其境在目有所見也學達雖一事而其事在念有所爲也了悟則上下學達胥歸渾忘腰不知帶腰之適也足不知履足之適也心不知矩心之適也子曰吾有知乎哉吾無知也孟子曰禹之行水

行其所無事也從心所欲不踰矩矩之不踰誰問上下從心所欲誰知學達哉夫曰下學而上達云者特夫子追憶其由志學至七十時光景爲學者指點路頭也云爾

狷者見理狂者於理見天理晦菴曰曾點之志蓋有以見夫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是也然上達之後則又離了下學陽明曰世之學者沒溺於富貴勢利之場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脫及聞孔子之教始知一切俗緣皆非性體乃豁然脫落但得此意不加實踐以入於精微則漸有輕簡世故脫畧倫物之病比世之庸庸瑣瑣者不同其爲未得於道一也故孔子在陳思歸以裁之使入於道耳知一切俗緣皆非性體豁然脫落者卽明

道之天理二字自家體貼出來故朱子以爲見夫天理流行也是狂者之功也而既脫拘囚便落放縱輕簡世故脫畧倫物因狂得簡則又狂者之過也狂故斐然成章狂而簡故爲不知所以裁之夫所謂理者事物之理也離去事物則理之不見何有於天或謂狂者之見天理由於天資之高明不由下學者非也去事則無理去物則無則且聖門之教仍是周禮規模六藝六行是其家常便飯其時佛教未入中國老氏之教未行於世卽有學老者亦無所謂出家住寺住觀打坐鍊氣行腳參禪等事舍六藝六行之外別無學規琴張曾皙牧皮之輩亦安能於倫物外別立一爲學途徑以自異於他人就令自異聖人亦安肯姑容而不爲鳴鼓哉是故狂者之學未嘗不與狷者同其於有所不爲之中又能進取則其天資之高或其用力之至耳故狂於中行爲其次狷於狂者爲又其次於一途中較等第非於兩路上別優劣也何也上達必由於下學不由下學無上可達也但聖人之學其始也譬如登高必自卑其終也極高明而道中庸而狂者登高之後不復就卑高明既極不道中庸豈但聖門之狂者必簡哉彼微生畝荷蕢丈人沮溺之流輕簡世故脫畧倫物皆高明之士也裁之皆可入於道曰疾固曰果哉曰吾非斯人之與而誰與使子路反見之皆所以裁之也而所以裁其小子者可想矣

狂而何以謂之成章也章文章也凡文章皆須兩物相合坤之爲文以其耦也故易曰物相雜故曰文又曰雷電合而章可見不耦不雜不合卽不成文章中庸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皆兩物相反而能令相合故曰日章狷者見其一狂者見其兩之合而一見其一則固於一兵農禮樂使之風浴詠歸不能也見其兩之合而一則一而神在此又在彼兩而化在彼卽在此問以兵農禮樂之撰而答以風浴詠歸之撰誠知風浴詠歸之卽是兵農禮樂也使當知爾時點之兵農禮樂出以風浴詠歸之天機卽合同乎三子者之撰亦異乎三子者之撰矣三子者得禮而

點得禮之讓矣三子者下學而點則下學而上達矣故孟子曰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竊憶曾點言志或在受裁之後莫春之因時也春風之因物也童冠之因人也雩沂之因地也風浴詠歸之因事也與兵農禮樂者之不輕簡脫略於時於物於人於地於事者一也朱子贊之曰卽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是也豈非高明之極又道中庸者耶豈非上之依然是下達之依然是學耶豈非有狂之功而無簡之過者耶其與季武子死倚其門而歌之情事不如出兩人耶故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然而守之非化之也一經夫子之歎與轉生疑障而沾沾於三子者之言再三請問則

夫子渾化之一境又非曾點之所能測焉耳夫下學之事三子能知之下學上達之事狂點輩能知之上達下學始終一事上達不離下學受裁後見與於夫子之點能知之而一疑於佞一疑於鄙至與世之求富貴利達者同其皇皇熱中之迹歌席求善酒埸患困至與世之庸夫俗子同其情就合賢智者觀之東家某何以異於人哉夫是之謂夫子之下學而上達也故曰莫我知也（三月初一日）

吾有知乎哉吾無知也夫子之不識不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鄙夫之不識不知也兩端者鄙夫自有之帝則叩而竭焉夫子順帝之則而以之敎鄙夫者也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則卽帝則萬物皆備於我內外之道本合一有我則與物隔斷而我自我物自物無我故有物有物故有則有則則以則還物而物已治物之則卽人之知人之知卽物之則吾且無我之可有安得更有知之可有哉然則欲學聖人之無知者當先學聖人之無我孟子之行所無事義與此同大舜之大智不自用而取諸人卽孔子之叩鄙夫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卽孔子之竭兩端也然則舜之大智正以舜之無知而孔子之無知乃孔子之所以爲大智也歟

物有本末兩端之註脚也事有終始竭兩端之註脚也天下之數統備於三物之數不過本中末天下之事不過始中終中也者物事之現在者也本始者物事之從生者也末終者物事之

終極者也叩兩端者探其所從生之一端推其所終極之一端也物來事至時大抵是已生未極中間現在一段旣叩兩頭頭正尾正中間一段不怕其不正故遂用之於民也夫子不言用中者鄙夫自去用夫子但管竭不管其用也

子夏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始卒也進退也存亡也皆所謂兩端也而知之有之必屬之聖人然則兩端之執非大舜不能兩端之叩非孔子不能矣此其故明道先生言之矣其言曰常人之患在於自私而用智夫始卒進退存亡之理物所自具所謂帝則者也順之而已足豈待用智哉一有自私之意下焉者以順則爲於

我不便上焉者以順則爲平常無奇於是自有其知於帝則外另去穿鑿一路以致所處事物無始無卒進退存亡皆失其正推其用智之故皆由自私來自私者不能無我者也惟其有我是以有知也夫無我乃孔子之絶詣而豈常人所可幾及哉故曰其惟聖人乎前云欲學聖人之無知須先學聖人之無我由明道先生之言知之也

釋氏金剛經只一如字莊子齊物論只一因字儒敎文王之不負帝謂只一順字子思之盡性至命只一率字如也因也順也率也其義一也皆不自私不用智也此孔子之所以無我無知顏子之所以克己如愚孟子之所以利夫故而行所無事惡夫

智者之鑿也此一義係聖學全盤大關鍵明此一義以觀他書放之皆準　三月初十日燈下

禮即道也道言其可由禮則可由者之有儀可見有數可紀者也道禮一物故禮之用章言禮而又曰先王之道大哉聖人之道言道而又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敦厚以崇禮也道禮一物故有子以和言禮而曰禮之用和爲貴子思以和言道而曰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和非用禮行道時始有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太和者陰陽之合德本即性命之體但未發之時禮未用道未行其和不可見至禮之用道之行而後天機之油油者可見也

易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以正釋貞以和釋利也和是利之所以然冬之嚴寒夏之酷熱行人就道畏縮遲疑春氣融和出遊者不覺足之遂前也故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仁者性也人之故物也各正者也證父攘羊得毋口將言而囁嚅乎不能利也不利之貞其非性可決也從井救人得毋足將進而趦趄乎不能利也不利之貞其非性可決也孟子以利說性與有子之以和說禮子思之以和說道孔子之以利和說義（文言曰利者義之和也）其揆一也解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三句諸說一以貫之矣

有子之合言禮與道也拈出和字子思之合言禮與道也拈出

優優字其意一也皆以狀其天然者也明道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天理云者理之天然而然也明道於理見天有子於禮見和子思於道見優優皆見性識仁之候

顏淵問仁夫子以非禮勿視聽言動告之禮與仁何以相通和爲貴斯爲美乃其註腳也何以言之一陰一陽太和之氣氣之善者也成爲人性其性亦善一名爲仁但性未發時其善不可見至亨之時元善者成爲嘉之會而合禮矣至利之時元善亨嘉者有利於物而足以和義矣嘉也和也合而言之則乾之以美利利天下坤之美在其中暢於四支發於事業也遡夫嘉和

美之所由來則皆元善之仁流行彰著者耳亨利一機也禮義一物也嘉和美一氣也皆太和善氣之別名也是故復禮卽是爲仁

釋氏如如不動一語乃握拳透爪敲骨見髓之言言之至者也修因者如是修證果者如是證與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以人治人改而止等語同一精美而言尤簡而至陽明之論除草也曰不可著一番意思白沙之論戒愼恐懼也曰以有心失之者多矣有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其病皆坐不如如而因以妄動耳如此至言不可多得先儒以其言之出於釋也而棄置不道惜矣或反以道之爲忌諱固矣 三月十八日

繫詞下傳第九章曰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詞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又曰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多譽四多懼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解之者曰爻例初二象地三四象人五上象天初乃地之下上乃天之上人所不到故不入用只象物之本末事之始終謂之無位之爻其入用者只中間四爻故下文只舉二與四三與五而不復及初上爻也乎按此段道理乃執兩用中之鐵板註腳所執之兩卽原始要終之始終本末也之本末所用之中卽非其中爻不備之中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備於中四爻時備物備德備是非之辨備故中之四位已周於用也兩端不用而必執之者凡天下之事物必探之於其所從生推之於其所終極而後中間一段時爲何時位爲何位分明可辨不用之處乃用者之所由取正焉者執之卽是用之不謂之用而謂之執者用則明諸民執則喻於己深在九淵之下高在九天之上非民之所能知聖人默握其樞以爲運用之準焉耳以不用爲用用之所以神也故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若如小大厚薄之解則用中爲用其不小不大亦小亦大不厚不薄亦厚亦薄者耶爲子莫之中耶其極小極大極厚極薄之端但可執而永不可以入用耶其說何以通也哉 五月十七日

今之講博我以文者都說成多學而識然於顏子則誘之於子貢則非之自知其說之不可通也則又曲爲之解曰子貢由多學入手原卽顏子之博原不爲非其非處在於不約禮夫一貫章子貢之然則全然也夫子之非則全非也借令子貢半然半非則夫子非也一斷不亦孟浪歟借令聞是語者謂夫子之全駁子貢也而不但不肯爲子貢之多學因卽不肯爲顏子之博文不又錯中之錯歟由是觀之謂子貢之多學爲不非者明係不能解博文多學之別而遷就其說耳已不肯認不能解之過以致明背聖言大誤學術竟悍然而不顧儒哉儒哉 自此以下十一條爲一事講文章字

朱子解文字其說不一則以學文以詩書六藝釋之文莫吾猶人也以言釋之夫子之文章以威儀文辭釋之文行忠信註中無釋以義例推之當與則以學文同釋文不在茲乎以道之顯者釋之郁郁乎文哉文質彬彬何以文爲等章以義例推之當與文不在茲同釋今按諸釋解中當以道之顯者一句爲文之正解然纔之曰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則又差矣夫一陰一陽之謂道一剛一柔之謂文道與文原是一路上物事而其中有辨陰陽氣也剛柔質也氣無形可見故一陰一陽之道卽形而上者謂之道之道質有形可見卽所謂形而下之器也質卽氣之凝聚者故曰器卽道道卽器故曰原是一

路上物事然一則無形可見一則有形可見故器自器道自道道自道文自文故曰其中有辨也由是言之道也者有顯有不顯者也氣化流行逝者如斯不舍晝夜者不顯者也氣凝爲質如禮樂制度之類顯者也不顯者但可謂之道不可謂之文也其顯焉者乃可謂之文耳然質乃氣之凝器乃道之形文乃道之顯探本言之文原卽是道謂之爲道原無不可而謂道之與文本無分別不曰道而曰文爲謙詞則斷斷乎其不可耳爲其淆亂道與文之名實滋天下言道統者之疑障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見之於易一柔一剛之謂文不幾於杜撰乎其亦有所本乎曰有本亦本之易賁卦彖傳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解之者曰柔來而文剛謂下卦離也離之二陽不能成文得一柔來入於二陽之中以文之而後成其爲離火之明分剛上而文柔謂上卦艮也艮之二陰不能成文得一剛往止於二陰之上以文之而後成其爲艮道之光明純柔不文純剛不文柔來文剛則文剛上文柔則文非一柔一剛之謂文乎易六十四卦備天地與物之象以賁卦專象文天文人文胥於此卦乎統之則天下之言文者宜無有尊且大於此者矣而一柔一剛之文適與一陰一陽之道血脈貫通絲絲入扣是故以賁詁文聖人復起不可易也

已

先儒謂天文也句上有闕文欲以剛柔交錯四字補之交錯亦一柔一剛之義或曰然則剛柔交錯孰有如旣濟未濟者何獨以文屬之上艮下離之卦聖經闕文非人所能補也揆一曰非闕也天文不過日月星耳日者離象也柔來文剛天文之日也月與星受日明而其陰魄有光焉分剛上而文柔艮象也而卽天文之星月象也本無闕文何補之有

朱子曰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按制度之類不可殫述就禮樂言之其爲一柔一剛者易象可據也六十四卦中履卦象禮其爲卦也上乾下兌一柔居三以文五剛☰☱非卽

賁之彖來而文剛乎豫卦象樂其爲卦也上震下坤一剛居四
而文五彖三三非卽賁之分剛上而文柔乎履豫備賁象故禮
樂爲文德朱子語類問履如何都作禮字說曰禮主卑下履也
是那踐履處所行若不由禮自是乖戾所以曰履以和行王氏
應麟曰上天下澤履此易之言禮雷出地奮豫此易之言樂
中庸曰率性之謂道伊川曰性卽理也朱子曰禮者天理之節
文又曰道之顯者謂之文周子曰理曰禮王陽明曰禮字卽是
理字理之發現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有
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會萃諸說而觀之道也
理也一物也同出於性者也以其可行謂之道以其條順謂之

理其道之顯理之發現者文也理也禮也一物也以其條順謂
之理以其可履謂之禮理之發現禮之節而無過文而無不及
者文也禮之文在外禮之本在心性故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
禮智根於心書曰以禮制心惟禮之文在外故視聽言動率循
有則非禮不動所以爲修身惟禮之文之在外者無不內而根
之於心性故禮所以制心而視聽言動之皆復於禮所以爲爲
仁所以見卓爾也博不但訓多亦密詞也無鈌漏之謂博也約
不但訓少亦實詞也約結而不虛之謂也理道隱微難以捉摸
心性之地不可犯手於其發現而顯者之無過不及處用力踐
履以至於無處不然無時不然外之用力於文者愈博則內而

心性隱微之地愈收斂結實純一不雜而約矣故王陽明以爲
文禮非兩物博約非兩事欲心性之約於禮須於視聽言動之
際博於禮之文而曰博文是約禮的工夫也常解討不清文字
下落誤屬之聞見討不清禮字下落誤屬之威儀因而以博文
爲知以約禮爲行其克復之何以爲爲仁博約之何以見卓爾
則竟不求甚解由是言之顏子博文與子貢多學有何關涉而
乃彼此牽混以致兩章書理全不可通夫此兩章者聖學之門
路也此處不清則通部四書不必更講矣豈吹毛索瘢之比而
曰可以不必哉
許氏孚遠曰道之散見於人倫庶物之間者文也其本於吾心

天然之則者禮也隨事而學習之謂博隨學而反已之謂約禮
卽在於文之內約卽在於博之時博而約之所以爲精也精則
一一則中徐氏愛曰愛因舊說汩沒始聞先生之敎駭愕不定
無入頭處其後聞之旣熟反身實踐始信先生之學爲孔門嫡
傳舍是皆旁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工夫明善
是誠身工夫窮理是盡性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工夫博文是
約禮工夫惟精是惟一工夫此類始皆落落難合久之不覺手
舞足蹈王陽明曰禮字卽是理字理之發現可見者謂之文文
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約禮只是要此心純是一
箇天理要此心純是天理須就理之發現處用功如發現於事

親時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發現於事君時就在事君上學存此天理至於作止語默無處不然這便是博學於文便是約禮的工夫博文卽是惟精約禮卽是惟一按許氏之說大旨亦如陽明其小異者以約爲又一道工夫比陽明爲多一轉手也然博約不分兩時較先知後行先博後約之常解見地自別

易曰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則吉凶生焉又曰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雜物之物卽物相雜故曰文之物中爻之物備卽中爻之文備文於天下之物事無不備故曰博也然文有當不當之分所謂學者兼知行言也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不能知者求其能知不能行者求其

能行也文之當者生吉文之不當者生凶博學者於衆不當中擇一當者而習之闕疑殆而愼言行皆其博中工夫也不當者亦得謂之文其當者發現之文也而洽於隱微中之天理文不足以盡之謂之禮也禮只歸根於一心性故曰約也　五月十七

一陰一陽之謂道一柔一剛之謂文皆兩物相合章字之義亦復如是故易曰雷電合而章周禮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也俗講謂成章爲成片段彼狷者之狷豈其不成一狷之片段哉何夫子以斐然成章獨屬之狂耶夫孔子者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者也中也顏子諸大賢具體而微則亦中行士也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其於中行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故曰狂簡也原憲之流則倚於一偏故知邦無道穀之可恥而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於辭爲廉則知之而於九百之不可不受則又不知也兵農禮樂之爲酬知由求赤知之而風浴詠歸則又不知也不但此也淸如伯夷和如惠謂之聖人謂之百世之師而夷也知不可而不知可惠也知可而不知不可一則爲隘一則爲不恭撰以陰陽合德剛柔有體之義中行之詣雖與原憲三子氣象之大小不同制行之安勉亦異其爲拘於一偏一而已矣則亦不得謂之成章故夫子於點則與之於夷惠則異之也中庸曰中立而不倚又曰夫焉有所倚倚則不中倚則不庸故倚於一偏者雖詣之極至如夷惠夫子不取近於中行者

雖行之不逮如曾點而夫子與之也爲其取道者殊也此成章之說也

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達字訓至謂至其地與不盈科不行之行字對亦行義也行而乃至也子張問行夫子與之言達曰質直而好義質直者乾德好義者坤德亦陰陽剛柔之合德備體故在邦在家皆達所謂道之成章而達者也昔明道再見茂叔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其以狂自許如此而伊川全駁周子之主靜以爲近禪明道爲三司條例司官伊川恥之爲明道撰行狀諱而刪之是則明道狂而伊川狷明道達節因時制宜伊川守節倚於一偏也是則明道成章而伊川不

成章也伊川爲講官諫君折柳枝當時大老卽有遂使人主不欲親近儒生之歎明道與安石論新法安石爲之折服是明道之在邦達而伊川不達也程氏故富僮僕衆多明道伊川對坐庭中僮僕環立明道坐側伊川一邊無有一人是明道之在家達而伊川不達也達不達之異乃偏不偏之分而成章不成章之效也故曰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四書中成章凡兩見深考其義若合符節兩物相雜而文以名兩物相合而章以稱文與章類文爲道之顯章則又加彰著其蹊徑與一陰一陽之道只是一線故子貢合而言之曰夫子之文章也 五月二十一日

先儒謂上天下澤履此易之言禮雷出地奮豫此易之言樂信

乎其說之不可易也已然夫子大象不以履禮繫之履而繫之大壯曰君子以非禮弗履則又有說履與大壯皆有乾焉所以明禮之爲天理而履則外乾而內兌以兌悅隨乎乾天之後乃後天而奉天時之象也大壯則外震而內乾以震動而出乎乾天之前乃先天而天弗違之象也後天而奉天時生民之通義也先迷則失道後順則得常大易无首之義論語毋我之敎此其法象也是故夫子於六十四卦中取九卦以脩德而取履以爲脩德之首也然乾兌於五行皆爲金後天八卦乾兌相次兌爲金之長乾爲金之成由兌至乾由人達天人天一理乾兌一氣禮與行禮者一物也非禮爲一物行禮者又一物也是故明道講復禮曰道在己不是與己各爲一物可跳身而入者也今曰天理在前隨乎其後則疑於天理一物在乎外人心又一物在乎內以人行禮爲跳身而入矣疑於行仁義而非由仁義行矣故又取震前乾後之大壯以爲履禮乾天也卽帝也震卽帝之出也長子繼父一體一氣履乾天之震足卽是乾天之發動耳天卽人也人卽天也後天而奉天時者卽是先天而天不違者也於是知非禮弗履者不過反身而誠耳而豈設規矩於前跳身而入也哉夫子於履卦象禮之外復以禮繫之大壯以著先天而天弗違之義所以杜天下行仁義之弊而使之由仁義行也所以杜外鑠義襲之弊而使之率性以爲道也夫履卦之

爲禮昭昭也而夫子復將履卦納之大壯曰非禮弗履人必明乎此義而後聖門禮敎之意可得而識耳或者疑之曰是不慮犯先迷之戒乎曰大壯則旣戒之矣小人用壯君子用罔是也大壯而不用壯先天之心依然後天之心卽乾之首出庶物而无首也夫何慮 五月二十一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性統於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智也性同故智同智同故是非之心同是非之心同而乃有知有不知者用之不全體之有蔽也蔽則不知也然特蔽焉耳其體非有虧也有蔽故有知之有不知無虧故爲知之爲不知聖人之誨知不於用上求知於體上求知不以知之者爲知而以爲

知之爲不知者爲知若曰爾欲認知乎卽此人人之不可得而蔽而知其知不知者是也不息之體認的旣眞就此擴充斯無不誠之明火種旣眞乃可燎原水泉旣眞乃可放海不然逐光影緣支流用力雖勤終成子虛自此以下十一條爲一事

人心與日月合其明其明不可息也當其不明非無日也入地中耳浸假而旦焉則明矣當其不知非無智也入睡鄕耳浸假而覺焉則知矣故曰使先知覺後知不曰使先知知後知舍覺更無知法也朱子曰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程子曰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其言是也分我所有以予之彼聞之而已耳見之而

已耳覺自內出固有之也聞見自外來襲之鑠之也襲之鑠之終不能知故不曰知後知而曰覺後知也

聞見不可以爲知而曰學而知之及其知之與生知者一何也知由覺來非覺不知覺由學來非學不覺也統言之曰學具言之曰學問思辨行摘其要言之曰學曰思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旣殆且罔欲其覺也得乎故旣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多聞多見學也孰爲疑孰爲殆聞見之物不具告也從而思之覺其可疑而且殆者而所學者實知其理矣多聞多見學也孰爲善孰爲不善聞見之物不具告也從而思之覺其可擇識其善不善者識音食認的也而所學者實知其理矣上智之人乾象也乾知大始首出庶物自然成象易曰成象之謂乾前無所因知之上也聞見擇識闕疑闕殆坤象也效法之謂坤至哉坤元順乾而行乾之所至坤亦至之是故論其所知與上之所知者無二無別而彼則作者之聖此則述者之明未嘗非知而詣則次矣默識章註云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是識從食音先儒已有此說也陳大士云學之爲言覺也傳靑主云理本從玉而玉之精者無理學本義覺而學之俗者無覺是學以覺解先儒多有此說也學者未能而求其能之總名舉一學字而問思辨行皆在其中故曰學而知之學又博物之總名故又以學思對舉

左右諸大夫國人皆曰賢曰不可曰可殺而皆勿聽而必用已

之察而決之於其所見學字思字覺字知字相因之理具於此矣博採左右諸大夫國人之言學也察之思也見之覺也合斯三者而後知乃眞知非耳食之謂矣學在外者也知在內者也第見古人之言學而知之也而遂以聞見爲知於由學至知之故曾不細思將察之見之之工夫思焉覺焉之成訓全行畧去則外之與內絶無相通之脈終無合並之理故雖以朱子之深主格物窮理而於多聞擇從二句亦以爲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矣夫未能實知其理則仍是不知耳而以爲次於知之者知者爲上不知其理者次之雖謂之本句不通可矣而以之位置孔子乎哉

行不本於知夫子所謂可使由不可使知之民孟子所謂行不著習不察之衆也知不本於覺其失也鑿自私用智機變之巧無所不至無體之用其弊未有不至於蕩者也而術士是矣覺不本於學其失也偏自私自了遺棄倫物無用之體其弊未有不著於空者也而小乘禪是矣學不歸於覺其流派不可勝數百家無論外儒業中之訓詁詞章亦不足論所號爲道學先生者眞正自得明體達用古今曾有幾人子思曰尊德性而道問學言尊德性者必須取道於問學後因有問學而不爲尊德性者則學問之失道者也故孟子救之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有得學問之道而放心不返者則學問之淺嘗輒

止者也故孟子又救之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明道之釋求放心節也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返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自能尋向上去釋而已矣三字是此書至要之旨也世之爲學者不臻斯境信不及萬物皆備之性故疑學問之道是多識前言往行以備取用故就道學道不求立本以生道殊不知陳迹之多雖至溝壑皆盈亦其涸立待不足以給日新之事變是故世間不乏五車二酉之人不乏考據箋註之學授以小小郡邑輒茫無頭緒細按所學乃無一語之與其時事相合者而心地明白之人因事致詳師心爲政往往治之而裕如也乃腐儒不察反以心學爲詬病夫心學有病正心學不明之故所宜急講唐虞傳心豈心可傳而不可學耶孟子求放心爲不知學者耶

百家之書無所不讀聞見之多學之博也從而思之覺惟孔孟之書所以求放心而其他書適足以放吾心擇孔孟之書而從之而闕其他吾之知貫乎百家矣四子之書無所不讀聞見之多學之博也從而思之覺惟學庸愼獨之說直造大本至精至一爲求放心正路其他雖皆足以求放心而不若此之簡捷擇愼獨之言而從之而闕其他吾之知貫乎四子矣由學至知思之一節是中間緊要關頭物而化之合內外一體用握樞之處在於此也故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轉外鑠爲固有而標其旨

曰思豈漫然哉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思也者用心盡心也徒多而無思終無與於知性知天之境者也

一貫之一不貳之名也貳則一陰一陽見仁見智有所偏矣偏則倚倚則有過有不及不貳則無偏倚過不及故亦謂之中其爲物不貳天地之中也無貳爾心聖人之中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受者何在在於心耳中在於心則謂之忠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無情卽是無心聖人卽是天地故在天地謂之中在聖人亦謂之中不謂之忠以其無心與天地同也由忠至中須過化境血脈雖通造

詣自別多學而識（音食）忠恕之事也由之可以至於一貫而境地懸殊倘違倘遠也

知行對舉則學是知邊事學而知之利而行之是其證也知一邊之學學思對舉則學是聞見邊事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是其證也若單舉一學字爲言者則是對生知安行言未能而求其能之總名不但該貫審問愼思明辨在內並篤行亦該貫者也如學而時習之之學學而不厭之學一貫章多學而識之學皆其類矣此四書之通例也

萬物皆備於我矣倫物之感推其心以應之恕也盡其心以推之忠恕也忠恕學也人倫庶物隨其所遇罔不以忠恕應之學

之多也行忠恕於人倫而自得其心性之仁義禮智信焉行忠恕於庶物而自得其心性之萬物一體之仁焉多學而識也（識音食）是故多學而識也者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朱子云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之也此其說是也一倫一物之性未始非性也而偏全有分矣五倫庶物之性未始非全性也而疆界未化矣見性而不全復焉者也復雖辨於物而小矣見全性而不化孰焉者也其於無體之易無方之神未之窺矣一以貫之者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者也人也而天矣跡子貢之詣其由二之中進於充實之美者乎學則有諸已之信識則識其爲可欲之善多則爲充實之美其於光輝之大蓋猶歎爲不可及故於顏子之聞一知十慕其多焉而於卓爾之見不一置詞彼化境以上其倘能測識哉夫子不言則以爲無迹天之不識是不知一也時行物生之不見是不知一之貫也然則由多學而識馴而致之過化之一關聖神可至一貫可聞夫子恐其不知止境躑躅半途終於遊騎無歸是以問之以發其疑是則此章書旨乃於境地上示以淺深之別非於路頭上告以是非之辨是於一路策之使進非於錯路上引之使返也若如尋常講法多學只是說知遺了行去多學而識（音志）只是記其所聞見則誠朱子之所謂如此者未能實知其理者耳弁知且不能矣其於一貫不亦航斷港而求至海也哉是歧路耳而夫子聽其錯走不爲

及早正之哉　五月二十六

寫至此處此冊爲人攜去自六月至十一月因冊子不在手邊雖有所見則亦不書耳

存其心養其性二句不平對性者心之性也其體之微無聲無臭不覩不聞卻如何養只存心便是養性孔子言成性存存孟子恐人不知如何存故曰存心養性爲性字指出地頭其功大矣

王龍谿以本體爲工夫後儒斷斷爭之卻不知其機括全自大學明明德句悟出也明德本體也明明德非以本體爲工夫乎一毫增減不得一毫改易不得以明明德句推之則姚江門下

之言工夫者豈不以能谿爲第一後人主念菴謂之救時弊則可謂爲正傳恐亦未然

艮知之知卽明德之明明故知也艮知之艮卽明德之德德故艮也易曰易簡之善配至德易簡之善卽至善至德之德卽明德易以善屬易經之書以德屬人故以易經之善比之於德而謂之配其在大學則直以善屬德而已是故止於至善一語乃明明德之註腳也以至善註解下一明字見天與之德其明也至善者也而義理之性善氣質之性不善之疑可以無庸矣以止字註解上一明字言如其本體以爲工夫不但無可增減無可改易亦並無可動轉而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之爲有省察

克治而漏存養之弊可以免矣至明親之爲一事講已久明無容更說

成章二字一見論語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是也一見孟子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是也而解義總未了然向以兩物相合解之以易之雷電合而章周禮赤與白謂之章爲據蓋以點之合同兵農禮樂風浴詠歸處推其義理合作如是解也然雷電赤白非直指道理之詞恐人終不免穿鑿之疑十二月十一日燈下讀說卦至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爲之躍然此真論語孟子之的確註腳矣蓋一陰一陽之謂道中行之士所謂陰陽合德剛柔有體者也狷者有所不爲或倚於陰或倚於陽不能迭用柔剛章之未成何有於道譬之於水只半科而未盈故不能前進以達於道若狂則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於章爲有成而可達於一陰一陽之道也兩物相合爲章之說益無疑焉乙酉十二月十一日

敦艮齋遺書卷之十二終

敦艮齋遺書卷之十三

劄記 丙戌

程子謂孟子才高難學學者要學的不差須是學顏子按孟子之求放心卽顏子之不遷不貳皆從心地性情上用工夫程子所云學顏子蓋指博文約禮言復禮較求心爲有可捉摸也然孟子心功自在集義義與禮非有二物義者宜也尊賢爲大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曰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孟子所以變復禮爲集義者緣周末文盛玉帛雖在恭敬巳亡認昭公之習儀爲知禮是其證也故孟子就禮所從出之處言之以救夫外馳之失蓋節文儀則卽是事之宜而事之宜莫非心之制也然如此

標示當世尙自以義爲外有煩孟子之嘵嘵而況乎第以禮文云云也至秦火之後五常四端一切不講於是釋氏者起直指人心而天下翕然從之人窮返本其勢然也然謂之出世法則於禮法缺然有體無用依然不行故程子復提復禮之教與孟子改復禮爲集義同一救世微旨學者若泥才高一語則顏子之才豈不更高耶

文禮二字四書中忽分忽合大哉聖人之道章以一禮該道文王既沒章以一文該道子路問成人章曰文之以禮樂則卽文卽禮更不須就道觀之以見文禮之爲一事矣然又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雖欲不分而不得矣按易曰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則吉凶生焉又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此兩段者實文禮分合之源流也六十四卦主時三百八十四爻主位加以變爻變卦其時位之博至於不可紀極而莫不有其物之相雜之象焉故曰博文也博文者觀其會也其所以觀其會者何也文有當有不當當者其通而可行之吉也不當者不通而不可行之凶也不合夫當不當之全數以觀其會則不知行而吉者之於彼乎於此乎是故觀其會正所以觀其通既得其通行之而吉聖人制爲典禮其凶而不可行者則固禮之所不到者也以邵子凡物皆具四象之數計之爻之不當者恆居其

三文之當而可爲典禮者恆居其一故曰約禮也由是言之禮莫非文此文禮之所以合文不皆禮此文禮之所以分也文不皆禮禮莫非文此文之所以不得不博禮之所以不得不約也以經證經其旨洞然矣

孔子之教原分兩路忠恕之教以授曾子文禮之教以授顏淵子思述孔子之教亦分兩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由一本而放之萬殊卽忠恕之義也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由萬殊而返乎一本卽文禮之旨也孟子私淑孔子之教亦分兩路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亦忠恕之義也博學而詳說之將以返說約也亦文禮之旨也周子

學易暗合孔子之教由無極而太極而兩儀而五行亦忠恕之義也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亦文禮之旨也一大而萬小才之高者能見其大才之不高者第見其小見大樂大而遂不詳其小則爲曾點之狂簡見小守小而不進取夫大則爲原憲之邦有道穀以顏子之明睿而教以文禮益高明柔克之意乎以曾子之質魯而教以忠恕益沈潛剛克之意乎子夏之才似曾子大德既悟庶幾知本乎自是而後其將由忠入手乎則其學亦似曾子子貢之才似顏子一貫之聞其亦有得力於多學者乎多學非卽博文乎則其學亦似顏子孟子之才似顏子孟子之學則似曾子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人皆

有之者忠也謂善推其所爲者恕也綜其大旨無非直從心性大本上下手則以其學之本由子思以得之曾子也方今之時舉世遵程朱之教從事博文於文愈博於禮愈遠多聞多見適足爲飾非文過之具其所以維持世道於不壞者仍是良心二字耳以孟子之才自問不能如顏子則不敢爲高明柔克之學恐致溺於博而卒無以約於禮於是緊抱大體不敢鬆手以之自爲卽以之教世益正以曾子之魯自居而用忠恕之遺教也反云難學彼鄉人之不肯自欺其良心者非卽孟子之養大體者耶而亦安在其難也良心具在反之卽是而以爲難捉摸彼文之浩如大海者反有捉摸耶學忌耳食程夫子之言或在彼時爲宜施之於今未見其可未敢以爲信也自鄙見觀之竊以爲要學的不差須是學孟子而顏子爲才高難學耳

孔子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孟子曰事在易而求諸難凡天下之正路未有不易簡者也凡涉於煩難者必非正路也近而驗之八股亦然

孟子之學主於集義故孔子言仁至孟子則言仁而輒以義配之又或言義禮或言道義或言理義獨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章單言仁禮而不及於義此非偶然蓋爲憂患橫逆之世發也時至戰國殺運方開發此義以救之也蓋陰陽二氣分爲四象於天爲四時於地爲四方於人爲四端其轉換之機以推不以

勝橫逆之患於時爲秋冬乃天地之肅殺氣也若用智而與之辨是非用義而與之裁行止是與橫逆者雖有邪正之殊而其爲氣之秋冬肅殺則無以異抱薪不可以救火積冰豈可以消寒益以激其勢而已孟子深知屈信相感之理寒暑相推之道以爲欲屈秋冬之氣須信春夏之氣不以智義之寒與爭勝但以仁禮之暑與潛推笑面相迎嗔拳自化常人老於世故者每能之但以此爲術勉強用之其在聖賢則深明造化理氣之機而用之以爲維挽世道之微權者也

大學古本於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下既不曰所謂誠其意在致其知者亦不曰所謂正心在誠其意者第曰所謂誠其意

者云云而以明德親民止至善三項全裝之此一大段中是以意字統大學之全物以誠字統大學之全事陽明古本序曰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益即據古本之言誠意者以立說非臆斷也然其訓詁意字仍用舊解以爲心之發則解之不當誠有如胡敬齋之所疑劉蕺山之所駁者意字之解既非本義並誠字之眞面亦不可識陽明之說後人不能無疑者其根源實在於此然蕺山徑以意爲心之所存亦覺可疑心之所存有所存之物性是也理氣之合者也以意當之則失之虛若去了所字直以意字當存字則又失之實矣蕺山之說出之較晚其弟子黃黎洲極贊之此外是否更有諸儒評定以予之陋無所聞見道

光乙酉予館北社碩翁姑丈以其祖李桐溪先生所刻手批子華子見賜予於時始讀所謂子華子者其中北宮意一篇於意之一字再三解釋子華子乃孔門高弟子孔子曾與傾蓋而談稱爲天下賢士贈以束帛是其人之賢可知其立言之不謬於孔門可知若以其所以解釋意字者用以解大學古本賢而且古之人其言既可信而詳其意字解義覺古本單提誠意作主之故了了可通而先儒所解俱可廢先儒所疑俱可釋也乃自宋明以來儒者輩出從未有提及於此者此以見博學者寡博學而細心深思者尤寡博學而細心深思而又識高眼明者蓋往往而絕也嗚呼桐溪先生不亦人傑也哉子華子語錄後幷及蕺山語

子華子居於芥塞北宮意公仲承侍縱言而及於醫子華子曰醫者理也理者意也藥者瀹也瀹者養也腑臟之伏也血氣之留也空竅之塞也關鬲之礙也意其所未然也亦其所將然也察於四然者而謹訓於理夫是之謂醫以其所有餘也而養其所乏也以其所益多也而養其所損也反其所養則益者彌損矣反其所養則有餘者彌乏矣察於二反者而加疏瀹焉夫是之謂藥又曰精氣之合是生十物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慮智是也生之所自謂之精兩精相薄謂之神隨神往返謂之魂幷精出入謂之魄所以格物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

之志志之所造謂之思思而有所顧慕謂之慮慮而有所決擇謂之智夫於智十累之上也至於智則知所以持矣劉蕺山曰心藏神脾藏意腎藏志肝藏魂肺藏魄其實皆神之所周也然心脾腎上中下一直故意志之字皆不離乎心宅中而有主曰意靜深而有本曰志說文曰意志也其解不無可商

蕺山曰世謂上等資質人宜從陸子之學下等資質人宜從朱子之學吾謂不然惟上等資質然後可學朱子以其胸中已有個本領去做零碎工夫條分縷析亦自無礙若下等資質必須識得道在吾心不假外求有了本領方去爲學不然只是向外馳求誤却一生矣按蕺山此論與予前論顏孟一條暗合朱似

顏陸似孟孟之資質惟不能高乎顏故從立大體入手乃把纜放船抱柱洗足之計期於不走作耳程子謂學顏有持循予則謂學孟有欛柄仁者謂之仁智者謂之智古人今人何妨各有所見予錄前論顏孟後讀明儒學案蕺山此條爲之欣然予何人斯而所見乃與蕺山同此卽艮知之一證矣遂錄而論之

方有四而二氏盛稱西釋曰西天道曰西王母是也行有五而二氏盛稱金釋曰金仙道曰金丹是也世之解者曰西爲刑方金爲殺氣而二氏主之用其武斷以收寂滅淸淨之效益其忍也後世申韓之學本諸此也夫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二氏亦人情耳所好何獨在刑殺是說也予甚疑之及後讀易乃知世人

相傳之解所謂求其說而不得而妄爲附會者耳按易以八卦納五行乾兌爲金兌者二陽金之長也乾者三陽金之成也河圖四九金數而位在西西者金之正位也其洛書之移九於正南午位所以明金卽先天之乾移四於東南巳位所以明金本陽體無純寒之可疑不但成位居午火而無寒可疑其生位居巳火幷無寒之可疑也然河圖體也洛書用也四九居南乃金氣行自南耳金體固未始離西故後天八卦仍以金長之兌位正西以金成之乾位西北也由是觀之二氏之盛稱西金者以其爲乾天本體所在耳吾儒大旨歸於爲仁然陰陽互根水火固然金木亦然金生在於東南之巳木生在於西北之亥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仁於五行爲木木之本在水故爲仁者溯至坎宮而言存心坎爲心象也水之本又在金故爲仁者溯至乾金之宮而言天命之謂性乾爲天象也溯至乾金亦已足矣而又必溯於兌金者何也兌爲附決爲毀折是有刑殺之能用以克己用以寡欲用以改過也然則西之爲刑金之爲殺豈惟二氏用之哉吾儒之用之者無往不然誨之爲忠勞之爲愛不介逸居之爲違禽獸莫非此理故曰五行之用不在於生而在於克求生之道不在安樂而在憂患也彼椒目之夫不通易理不知互根因不知務本惟以其粗心浮氣做正面文字輕下譏彈而世人不察奉爲定論敢於侮聖不亦大可憐憫也哉

東方木西方金木爲仁金爲義木主生金主殺是故東爲德方而西爲刑方南華以刑爲體儒者所駭然言豈一端夫各有當我夫子不嘗曰義以爲質乎質卽體也義卽刑也以刑爲體亦猶義以爲質云爾學者於論語之言則安而不知疑於南華之言則駭而不敢信此何以故刑名之學原於道德自司馬遷發爲此論後之人以其言之先入也而遂以爲主也雖有他義不暇及也成見之爲害卽此一端非其明徵歟

一物總具一太極其一太極中總具陰陽兩面兌之在西金也義也殺也刑也此兌之陰也然而喜悅之德乃在乎兌則兌之陽也震之在東木也仁也生也德也此震之陽也然而恐懼之

象乃在乎震則震之陰也陰陽互根無物不然無事不然聖人教人用力之方不於其道而於其道之所自出所謂務本者也歸妹卦內兌外震則是內金而外木內義而外仁內殺而外生內刑而外德也故文王之彖曰征凶无攸利也乃自孔子觀之則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文王就兌之正面言孔子就其爲震木之根處言於兌爲推其終極於震爲溯其所從生也

易廣象以乾爲金非偶然也其爲物也精其爲體也剛其爲用也健其爲氣也淸其爲神也凝金天之爲帝者氏盖取諸此也學者張皇仁字喜言春生初不知羣龍無首首在乎尾西成之

木果凡人見爲金之尾智者見爲木之首克己寡欲而仁體現毀折附決而金體現其象同以其氣之無二非比喻也

帝出乎震之帝卽乾以君之之君帝出乎震耳本體不在震位而在乾宮此帝此君於人爲仁體爲天性爲未發之大本周子有見於此是故不從動處著力而著力於動之根而曰主靜也伊川乃曰纔說靜便是禪便是忘只說敬不說靜自伊川自出己見倍其師說後儒遂以爲周子之學本出於方外因信程子並周子亦將溝而出之於儒之外況夫盛稱西與金者乎況夫以刑爲體者乎然空話難憑實象可據易圖具在可取而玩也物我之一體也外內之道合也體用之一原也顯微之無間也

此等說話皆天下之至言也大易之言專學庸之言獨由虞廷以至孔子之言一脊此義也至於尋常說話各指所之不盡全提韓子博愛之謂仁宋儒譏其不識仁謂其只說了愛之理遺却心之德也至於講樊遲問仁子曰愛人一章書則曰此就仁之用說然則韓子博愛之謂仁一言安見其非就仁之用說乎又如程子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兩言古今遵用未有非之者也若以搜求韓子者搜求之則在物爲理不遺却性卽理也一面乎是程子之舉外而遺內也處物爲義說了心之制不遺却事之宜乎是程子之舉體而遺用也而因譏程子爲不識理義可乎是無他故執先入之成見以觀書未有能通者也咸之大象

曰君子以虛受人虛也者心法之第一義卽聖人之無可無不可也而今之學者未講的半本論語便早有個虛無寂滅橫在胷中指以爲戒執持耳食謂之不落虛空凡言之合其所執者不是也是不合所執者是也不是君子亦黨雖在先儒往往不覺噫弊也久矣

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知人論世是讀書要義不可忽也雍正年間有趙大司空者名宏恩漢軍人嘗講大德不踰閑一章曰先儒謂此章之言不能無弊是殆不然一般的話看是誰說此言若出於才高意廣之子張自然是弊出之篤信謹守之子夏正是他的造詣長進處何弊之

有此合谿先生所說子謂由此推之賢賢易色一章亦非有弊亦是子夏長進處何也子夏居文學之科患在文有餘行不足耳至此乃將學義盡歸實行無復以虛文當學之弊也

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由是觀之善者德之宗旨一者善之統會顏子之擇乎中庸是善無常主得一善是協于克一尹暨湯之有一德與顏子之得一善即孔子之一貫耳若知向來講法則回之爲人與子貢之多學而識子夏之日知所無月無忘所能亦無以異夫子又何爲獨稱嘆之乎

傳靑主睡覺詩云半刻得無夢覺如初有眼覽物不能深觀道妙於淺只此四語便將大學中庸之旨一齊包裹在內無夢者

止定靜安之眞境也初有眼者日新又新之眞境也不能深妙於淺者飲食知味之眞詮也南泉禪師指牡丹花謂陸大夫曰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陸大夫罔測有夢故無覺無覺故無眼未經有眼之見是何如故罔測也然初有眼之見亦只是此花非有可增可減情形而分外斬新覺的向來所見如有所隔未嘗親切以此見無欲故靜靜故誠誠故明也飲食不知味只是心不在味只是酸甜苦辣之味心在即知心以在爲難故味以知爲鮮然聞道知味之鮮便去知味上鑽研則又爲蛇添足之見矣禪家謂之入陰界謂之鬼窟活計昔趙州在井上打水見南泉來抱井柱懸足曰相救相救南泉時登鐘樓之階就登就數曰一二三四五趙州旋具威儀禮拜謝其相救誠字之氣之理亘古今塞天地南泉隨口道來便已脫體現示毫不走作毫無滲漏豈不是觀道妙於淺飲食知味之說亦猶是也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事行不著習不察者失之忘反是而求著求察又失之助此是中庸難能處然則如之何而後可儒者曰鳶飛魚躍活潑潑地禪者曰饑來吃飯困來眠合參二語庶有見處如其不然更有一方便法門但更淺耳仰山長舒兩脚睡無僞亦無眞是也

人心之實易知也虛難知也中孚以三四之虛爲中朱子以爲虛乃實之本是也子莫因其舉一是以廢百對而觀之百之不

廢只是要不舉一耳大學正心章四言有所而謂之心不在可見心法之要只是一虛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後之儒者遂張皇一誠字却不說虛者誠之本只是闢異端之見橫於心中惟恐一說虛空便成禪學遂致因噎廢食耳夫大學言明德誠也却又歷指心有所在之弊以警人其意安在中庸言性誠也却又言無聲無臭其意安在遺却孔子之無可無不可去學孔子之可仕可止可久可速是猶木去其本而望枝葉之茂胡可得也宋明兩代儒者無一能空其關佛之一念者心虛之難即此可見

程子釋人心惟危以人心爲人欲非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

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心也者以性爲體以欲爲用該貫動靜者也若以人心爲人欲是舉動而遺靜舉欲而遺性舉用而遺體也朱子曰人欲淨盡天理流行非也欲是心之用虛位也善與不善倘未定也第曰欲也而遂以爲不善而淨盡之其何以處夫欲善欲仁之欲乎夫雖有上聖不能不謂之人其人不能無心其心之感物而動不能不謂之欲人心不是不善之物人欲未必定是不善之端也學者以其言之出於程朱也而一唱百和不復加以思辨初不知此處一差無乎不差理氣分合千古不決之公案其根原正在於此耳

或曰人欲既非不善何以孟子言寡欲曰人欲既是不善則眞

須淨盡豈但寡之云爾哉夫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性既善欲亦善以其欲之根乎性也故其情不偏勝不離躬而逐物以去故善也若情勝而至於不能返躬則天理滅天理性也滅謂欲離性根一心中止有亂動之欲更無至靜之性故聖人考文於心加一欲字謂之曰慾使之有別於性之欲之欲是慾也宜絕者也不但寡之已也是故棖也慾非棖也欲也君子懲忿窒慾非窒欲也然欲雖非慾而慾自欲始欲者機之動者也機之發於猝然者其勢稍有不平則情勝而不能返於躬是以欲雖不可絕而未嘗不願寡寡欲云者使靜時恆多平定心氣於未發之前以期其發而中節孟子之寡欲與周子之主靜愼動其義一也學者但識的欲慾之辨則一切之疑解矣

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朱子蓋屢稱之而其補傳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將心中之性刪卻不言何也蓋其訓性曰性卽理也其訓格物曰窮理也既以理屬之物若又以理屬之心中之性則性理人所固有將疑其無待於窮且窮亦是窮心中之理與物字將無涉故特地刪去心中之性而第曰莫不有知也然刪去性字則夫牛之無罪就死而觳觫者物之理也見其然者心之知也彼不忍之心又何自而來也哉

孟子曰人心之所同然者何也理也義也是以理義皆屬之心也而伊川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是以一半留於心中以一半

移在物上去也而朱子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於伊川爲遵用其半於孟子爲全背也然性卽理也一語本伊川之言而朱子用之以釋中庸可見孟子以理爲人心同然之說程朱雖欲異之又未嘗不自覺其不可異而卒同之忽同忽異其見之未定旨之未歸於一如此後人爲遵程朱反疑孟子是眞不可解也已

中庸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謂之知之一其無知事知理之分亦無知與實知之別昭昭然也論語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以知之一也之說合參之上與次與又次之分在生學困

上不在知上昭昭然也論語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合前二章觀之非之云者辭生也非辭知也昭昭然也而朱子之釋聞見擇識也曰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矣夫聞見其事謂之聞見不謂之知以其未知其理也亦既不知其理矣謂之知可乎知則實知知而不實謂之知可乎是故未能實知其理便是不知而不知固明明爲夫子所不認者也而朱子爲夫子願之乎夫知之次也云者言知由學來不由生來於知之一途是次一等者云爾聞見擇識是以學自居知之次也正是以學而知自居何嘗合生學困三種人之所知者一幷辭却而謂是知者之次耶孔子曰道二仁與不

仁而已矣仁如是知亦如是故曰及其知之一也知與不知之間無中立之地也若朱子之說此書則是孔子既不是不知又不是知創出未能實知其理者一格以位置孔子初不思可使由之之民終身由之之衆日用之百姓皆曾以不知二字綴於其下孔子開口便已辭却此種不甘自居如註云云則所謂孔子者直一不實之人昧理之人而已矣其格又在衆與民與百姓下矣聖人之好謙一至此歟夫至誠之聖人豈有誑語既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卽曰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聖人以學自認卽以知自認證據分明到了此章何又認學而辭知以知自居有何不可而必辭之如曰謙也豈所謂不惑知命者又自誇耶因讀張曉樓文見其此題自記有曰聖人始終未嘗自居於知因以能體註意自許而王罕皆許之曰心苦爲分明因其論此章朱註得失如右俾後生輩知理路之難精雖在先儒不免瑕疵何況八股家伎倆遇可疑處直須與之剖析到底不可震於其名而遂以耳食了事也

時習一章以學之火候言學庸孟子揭本字以爲言者不一而足不約而同天下不論何事未有不從本上著力而可期其有功者務本一義眞與時習爲的對火候時也地頭位也推其本原卽易之彖爻義耳六十四彖主時三百八十四爻主位也又卽易之乾坤義耳乾主時坤主位也

易曰乾坤易之門又曰乾坤易之緼然則時本二字其亦四子書之門與緼也歟

良知良能孟子之務本也勿忘勿助孟子之時習也此兩端者是孟子生平本領所在是由思曾以上接孔子之傳之所在以易觀之原來天地間只有此兩件事耳

剝九月之卦也坤十月之卦也復十一月之卦也復見天心儒者所重然善求復者不於復而於坤用力於靜虛所以務復之本也善爲坤者不於坤而於剝用力於克己所以務坤之本也凡說道理而比於法象者言之至者也否則一人之意見而已剝亦有本本於觀也剝九月之卦觀乃八月之卦也觀之爲卦

下坤上巽復艮之彖☰☷艮卦上陽其道光明觀之五上二爻皆陽猶艮之有上陽其道亦光明光明故能觀九五曰觀我生上九曰觀其生生者陽也生乃陽之本德故曰我生恐當局則昧故旣置己於局中又移己於局外而觀之曰其生本體之與外來是不難辨一段惻隱之意生生不已雖欲自已焉而不可得者本體也不食之碩果也其非然者則皆後起之私宜剝而去之者也學庸中獨字卽所謂我生其生以本有之光明自照自反眞爲立辨去取了然是之謂觀我生觀其生也天心無他只是生生之心而已復本於坤先儒有言之者由務本之義推之又得坤本於剝剝本於觀之義焉爲說如右或曰觀亦有本

乎曰有七月之否卦是也否者不通也憂患之象也人當否時精神鬱積返而內入乃能自觀而見其過故曰生於憂患又曰玉汝於成也

繫詞言聖人作易微顯闡幽後人作文但知闡幽微顯之義知者鮮矣微顯云者微其顯也題之幽者闡之使明顯題之顯者則須微之使精深也何也器道本一物學達本一事無粗之非精無明之非幽無下之非上無用之非體此中庸之所以不可能邇言之所以必須察小物之所以必須勤也有將微顯講作無微不顯者則與闡幽何別聖人豈有此種合掌文字

晦翁釋知之次也句謂未能實知次於知之者斷乎難通推其由來只是誤看吾無知也一句耳吾無知也與文王之不識不知同義文王之不知以其順帝則也夫子之無知以其竭兩端也事物有自具之兩端探之於其本達之於其末兩端卽帝則順之而已以則付物那是聖人不用智處故用公以不知頌文王夫子以無知自題也易曰首出庶物又曰羣龍无首夫子釋之曰天德不可爲首也爲之云者於首上又加了一番意思也明道定性書曰人之患大率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跡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用之云者於智上又加了一番意思也任明覺之自然而不加意則爲無知猶之任首出之自然而不加意則爲無首知如是行亦如是故孟子又

曰行所無事也今晦翁釋無知爲自謙將聖人戒人用智之敎全然抹倒致與生平以學知敎人之意自相矛盾謂爲通論竊所不解也

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是聖人實實自知其在茲也非夸也吾有知乎哉吾無知也是聖人實實自見其無知非謙也

醫之善者有隔二隔三之治如欲補腎水則去補肺金金旺自能生水也欲補肺金又去補脾土土足自能生金也道必由於生務必歸於本萬物萬事莫不有然大小精粗都自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一爐鑄出一本生生不能異也故知就道學道不去務本以生道者其智幷醫家之不若也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至哉孟子造化之秘聖人之奧一言抉透矣其書歷序堯舜至孔子而以知自許不虛也

終日問心無安放處者天下之公患也康誥重言宅心而不著所宅之地因思書之安汝止易之艮其背論語之居其所細玩汝字其字知所謂宅心之宅心所自具非別求一地以宅之也後讀易經坤文言正位居體爲之豁然居心體者須於正位而正位非他即心之本體是居體於體居體於體即莊子藏天下於天下之義故止曰汝止背曰其背所曰其所也仲弓之居敬非取一敬來居之心體本是敬底物事以體居體便是居敬孟子之居仁非取一仁來居之心體本是仁底物事以體居體便是居仁大學之止

至善非取一至善來止之心體本是至善底物事以體居體便是止至善或曰何以見心體是敬底仁底至善底物事曰陽明云戒慎恐懼是本體非心體之本敬乎孟子云仁人心也非心體之本仁乎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性具於心非心體之本至善乎

凡物有情有狀敬也仁也至善也皆心體之情也乃若心體之狀又有可以推見者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乾象衣坤象裳坤之六二六五位皆得中則皆得以象黃裳然五雖得中而以六居之未爲得正位之正者自六二耳坤文言曰正位居體二主居而五主行二主體而五主用易爻內外卦之通例也元吉之占不得不歸之五之用之行而五之所以能元吉者其本則在於美在其中之二二之直方大三德美在其中之實也帷裳之制整幅如帷旁無殺縫有殺縫則邪無殺縫則直有殺縫則下寬上窄無殺縫則方有殺縫則有所翦裁而小無殺縫則無所翦裁而大裳體之狀如是心體之狀亦如是而已矣德雖有三其實只一直盡之方乃四面之皆直者直方無殺則大也故易又以一直字括乾德孔子以一直字括人之生而孟子以一直字括養氣也美本乾德坤無德能以中虛含乾德乾德即坤德故直方大亦得繫於坤之六二

艮止也而易以艮背不獲行庭不見兩言之以此例之則宅心

之宅字安汝止之安字居其所居敬居仁居體之居字止於至善之止字皆當兼寂感行止兩言之蓋體用只是一物動靜只是一事靜中之動所謂谷神不死動中之靜所謂各得其所也然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故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易只以艮背統之而周子主靜陽明謂發散是不得已也宅字安字居字止字只就字面觀之其義可見

大學誠意意字當如明儒劉念臺之說是心之所主非心之所發是有善無惡非有善有惡也蓋德即性之具於心者性善故心之所好所惡亦主於善如實之謂誠意如有善有惡則意之善者如實出之可矣意之惡者亦將如實出之乎當云改意不

當云誠意矣此理至淺近至明白而自來大儒或有未察故知義理無窮斷非株守一家之說所可得而盡也

自身心以至家國天下只好惡二字貫串無遺而主好惡者意也故古本大學以意字貫串一切物自正修以至齊治均平只好善惡不善兩端貫串無遺而有善無不善者意也故古本大學以誠字貫串一切事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夫婦一端也天地一端也中間萬物萬事如鳶之飛如魚之躍其飛躍所由之處謂之道時時不同處處有變豈有可紀之數可執之象然其源不發於夫婦其委不放乎天地者皆道之差僞者也故必執兩

然後可以用中葢中無定用而物必自本至末事必自始至終一線貫徹毫無走作者無定中之定也易之所謂一致同歸孟子之所謂源泉四海皆執兩用中義也

獨者道心之本體也惟精惟一毫無染雜故獨合天地萬物爲一體更無一物足以對待故獨江漢以濯秋陽以暴皜皜莫尙只形容其精一之至耳中行狂者之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正以潔則直透獨體也若第以獨知詁之須防看小了規模掂輕了分兩

凡人入門而兄弟具矣登堂而父母具矣進房而妻子具矣那有無人之處容你去先明其德然後推以及人故民是明明德之地頭明德便是就民上明孝弟慈是明德的實功亦卽是親民的實事否則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謂之我之明德旣明可乎是故明德親民只是一個物事然孝弟慈以至事君事長使衆皆德皆民也頭緒紛繁不可紀極其中葢有握要之圖止於至善而已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善字之由來又曰易簡之善配至德此至字之由來繼善成性而性之原於乾易坤簡之善者爲至德以是知至善卽明德也止字該行止兩義朱註至於是而不遷是一義卽艮卦之艮其背不獲其身也止而止也繫詞云井德之地也居其所而遷又是一義卽艮卦之行庭不見其人也行而止也一止於至善而

體立用行所謂握要之圖也夫止至善之要如此而人不止者何也以其不知也然所謂知者非由外鑠我也人之所得乎天者虛靈不昧而明明則自能照照則自能知其故何也易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又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葢乾德陽明是以主知人得此陽明之德於天故能知也能知之德人所同得然而往往不知者朱子補傳以爲理有未窮之故以易考之殆不其然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又曰復小而辨于物又曰復以自知由是觀之不知由於不辨不辨由於不復其天地之心復則自知經有明文奈何歸罪於理有未窮乎或曰然則學而知之非歟曰聖訓昭然安得爲非但學而知之一語自孟子時人

已錯解故孟子申明之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乃孟子此語至程子時人又解錯故程子申明之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返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程子所云已放之心復入身來者即復見天心之義所云自能尋向上去者所以解孟子而已矣三字即復以自知之義也由學至知中隔求放心一層知總由心出心總由學求遺去求放心一層徑以學求知於是有謝上蔡記得許多玩物喪志之弊雖知盡古今故事天地名理而終無與於自知之效是非學之不可至於知學非其道學知而不學復因以不自知耳既不自知彼至善之止又何由而知之哉或曰學以求復復則自知其

在大學經文亦有徵歟曰有緜蠻黃鳥止于邱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此下當言所以求知之方矣却不言格物而接言緝熙敬止則夫知止之道即在緝熙敬三字可知熙非明德乎緝非明之繼續乎敬非主一於明德而無適乎緝熙敬三字即以本體爲工夫工夫不增減於本體非即已放之心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之旨乎夫伊川晦菴之論學學以求知孟子明道之論學學以求放心心返而自能知其知之名同而實不同一則由於考究一則由於覺悟其學之名同而實不同一則徵逐於物一則收歛其心象山陽明之學乃恪守孟子者耳

義襲之義與集義之義其義之外貌未嘗不同而義之由來者不同集義之義義慊於心義襲之義行雖義而心之餒者自若也以求放心爲學由心所覺之知即集義之義以多聞見爲學由聞見所得之知即義襲之義其知之端緒未嘗不同而知之由來者不同心之或慊或餒亦猶之集義與義襲者之不同也孔子門下人皆知學是求心故問仁者衆仁即心存而不放之義至孟子之時學而入於他途者多矣故孔子但言學而知之而已足孟子則須爲人辨別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盖學不求心愈學而愈不知也莊孟同時莊子天下篇所列諸家孟子七篇所列儀衍徐行楊墨告子等皆非不學之人乃

學入他途不求放心者也彼其所知者何如乎其在於今則讀得五車二酉者便自以爲學而知之之人矣噫弊也久矣

君子而時中云者言君子之中庸非於子臣弟友日用飲食上事事求中乃其未發之中無間斷改易於時時庸處之中仍即未發之中耳分明一個中字豈有兩個講法周子曰主靜明道曰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伊川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皆時中之鐵板註脚也而書之安汝止詩之緝熙敬止論語之居其所孟子之不動心大易之艮其背亦皆於此時中二字中消息潛通一以貫之矣

君子之道費而隱鬼神之德微之顯費處顯處是庸隱處微處

是中中是未發者故隱微也中庸明道之書𨚫處處歸重在德上所謂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故又自明其本旨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費而隱者言道之原於德也重德也微之顯者言德之爲道原也亦重德也何謂德性是也一謂之中一謂之忠古聖之執中用中建中與孔子之時中主忠眞是一線相傳朱子乃曰隨時處中將中字移在道上而中庸務至德重大本之要旨全然不見就道學道無復所謂生道夫子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朱子之格物不易而難不簡而煩欲以得天下之理豈可得哉此陸陳陽明所以攘臂而苦爭也

人位天地之中而爲天地心凡在中者皆有心象離之中虛象

心之無慾坎之中實象心之含性中孚之三四虛而二五實合坎離之虛實以象人心者也故特以中字繫之唐虞心學至孟子而大明七篇大旨只發明的一心字總覽諸說有時就中實言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云云是也有時就中虛言養心莫善於寡欲云云是也告子不知中實以義爲外勿求於心是虛其本實也子莫不知中虛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是實其本虛也孟子則實者實之虛者虛之虛實如其本然故曰行所無事也

象山講易九卦脩德章云復是本心復處如何列在第三卦而先之以履與謙蓋履之爲卦上天下澤人生斯世先須辨的脩仰乎天地而有此一身以達於所履其所履有得有失又係於謙與不謙之分謙則精神渾收聚於內不謙則精神渾流散於外惟能辨得吾一身所以在天地間舉錯動作之由而斂藏其精神使之在內而不在外則此心斯可得而復矣孚按上天下澤之卦曰履故曰能辨的吾一身所以在天地間動作之由山在地中之卦曰謙故曰斂藏其精神使之在內不在外大學誠意章之自謙亦此意也心中好惡兩意蘊畜篤實如地中之有山如此狀誠於中可謂至矣不必改爲自慊也謂之德之柄者言脩德者無往而不掇拾此蘊畜篤實之意舍此便無所操以爲脩德之具也大學主誠意卽易謙爲德柄之義耳

誠者天之道也好好色惡惡臭是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如好好

色如惡惡臭是也

敦艮齋遺書卷之十三終

敦艮齋遺書卷之十四

劄記 丁亥　性命理氣之說

形氣之具而爲人孔子曰仁者人也此以知形氣之不惡也孟子曰仁人心也此以知人心之不惡也孔子曰我欲仁子欲善己欲達己欲立書曰俾予從欲以治此以知人欲之不惡也形不惡故踐形氣不惡故養氣人心不惡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而擴充之欲不惡故用之而曰可欲之謂善也自中庸序文以人心爲形氣之私爲人欲之私而曰人心每聽命焉聽命云者使不得行也置之不用也而欲仁欲善欲立欲達欲治之義仁者人也之義仁人心也之義踐形養氣之義一

時皆廢矣

人心聽命則是未嘗去也既有道心又有人心却不知何以謂之惟一也或曰聽命則未嘗妄動何害其爲一却不知克伐怨欲不行焉之何以不得爲仁也吾與點也節註曾點之學蓋有見夫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中庸序曰雖上智不能無人心曰人心每聽命焉却不知曾點何修而能使之淨盡也其說皆不可通也

欲與慾別欲者人心之用不能無亦不可無也慾則欲滯於心全心在欲而害心矣故曰棖也慾焉得剛而君子懲忿窒慾也曰然則孟子何以言寡欲曰欲雖非慾而欲之多且久則心之全體皆著於欲而遂成慾故欲欲其寡寡之云者未嘗禁其用而用之不勤之謂也若欲即是慾是個不好底物事則直須使之淨盡豈但寡焉已哉

伏羲畫卦從兩儀畫起孔子懼人之遂認兩者爲起頭處也從兩儀探前一步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者大也即大哉乾元之大極者至也即至哉坤元之至本體無可得名合所以贊乾坤者名之以見此處乾坤不分已具乾坤之全一陰一陽之道是用而此其體一陰一陽之道是兩而此則一也故孟子曰天之生物使之一本也周子曰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則是眞一本而精又一本也張子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則是虛

一本而氣又一本也朱子不言合然曰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其以理氣爲兩物而各自有本可知且語類云無氣理亦無掛搭處此其以理氣爲兩物之明證也與孟子使之一本之說兩相矛盾與太極生兩儀之義亦相矛盾此性命淆亂之所自始學術由此而歧聚訟由此而起也

子思說性只是個喜怒哀樂氣也人心也其發也或中節或不中節就中指其中節者名之曰道心曰理耳孟子說性只是個聲色臭味氣也人心也其動也或有則或失則就中指其有則者名之曰道心曰理耳道以言其氣之得路理以言其氣之有條而不紊也皆贊詞也質言其物則一心而已矣則一氣而已

矣心者氣之靈也陽明曰理者氣之理也劉戢山曰性者心之性也蓋心乃氣所成理乃性所發以性歸心猶之以理歸氣此其言皆與孔子仁者人也之義合非陽明戢山之臆說也宋儒乃謂氣質之性之外別有義理之性人心之外別有道心尊道心而黜人心貴義理之性而賤氣質之性然氣質之性與人心卒不能除說精說一徒空言耳始於交戰終於橫決曷足怪乎

虛與無不同無則無物虛則有物而其爲物也虛虛若是無則離之中虛只有初上兩爻而坤且無爻矣張子曰知太虛卽氣則無無其言是也彌滿六合以至大地萬物徹表徹裏皆氣所充更無毫髮許無氣之處特其體虛不可視聽不可搏執疑於無耳非果無也此一貫之實體至誠之實相也乃張子又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夫太虛卽氣氣其物也虛其物之象也非有兩物何合之有不幾於以氣合氣以太虛合太虛乎眞不可解也

程子曰性卽理也朱子主之以註中庸夫性體也理用也性乃理之所自出而非性卽理也善夫吾鄉李桐溪之言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性卽理也謂之將以順理命之理可乎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性卽理也謂之窮理盡理以至於命可乎謂之窮性盡性以至於命可乎而顧指性爲理乎

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以人爲有兩性者自張子始也且天以氣爲形地以質爲形天地獨非氣質乎人之氣稟於天質成於地氣質非出於天地乎伊川言以形體謂之天由是推之則亦以形體謂之地耳天地豈能外其氣質以爲性乎而謂氣質之外別有天地之性天地之外別有氣質之性也乎

君子有弗性者焉與孟子君子不謂性也語意似乎相類而旨不同孟子不謂性置性則言命張子有弗性則置氣質之性而言天地之性孟子只一性張子有兩性孟子一本而張子二本也迨後程朱之言皆緣張子而誤耳

性理精義太極圖說註引朱子之言曰仁義禮智信之性卽水火木金土之理木仁金義火禮水智各有所主獨土無位又爲四行之實故信亦無位而爲四德之實也其言可謂的確分明矣水火木金氣也仁義禮智理也仁義禮智者水火木金之仁義禮智但使水火木金之氣具而仁義禮智自在其中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既有水火木金之物卽有仁義禮智之則則隨物具理隨氣具也是故孟子言性只舉聲色臭味而不必更言理聲色臭味之天則卽理也子思言性只舉喜怒哀樂而不必更言理喜怒哀樂之中節卽理也是則理者氣之理非但陽明之言如是而朱子之言見於太極圖說註者亦如是也乃其中庸序曰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

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以性命與形氣爲兩物而分私正與其以仁義禮智屬之水火木金爲一物而有公無私有正無邪者不亦自相矛盾也哉太極圖說註之言中庸序之言孰是孰非豈待智者而後能辨哉

水火木金明明是形氣水火木金之性明明是仁義禮智性命之正乃判氣於理外而目之曰私判理於氣外而目之曰正只爲人有不善不得不分開理氣爲兩物以便歸咎於氣耳夫人有不善孔子明明曰習相遠也孟子明明曰搏而躍之激而行之也程朱堅不信其說而別創一氣質之性之說而歸咎焉以

致與太極圖說註文自相矛盾而不顧亦可怪矣乃或問感物而動或發於義理之公或發於血氣之私這裏便分善惡朱子答曰非發於血氣之私便爲惡乃發後流爲惡耳却又與孟子之言同與中庸序之言異不以形氣爲私而惡之矣一人之言其說屢遷可怪之中又可怪也已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天道流行百物生焉就其生物處言之則謂之天命天命天道一而已矣皆以陰陽之氣言之也氣自有數三奇曰太陽其數九三耦曰太陰其數六兩耦一奇曰少陽其數七兩奇一耦曰少陰其數八是之謂氣數之命得之不得曰有命死生有命皆指此言也氣自有性性各有理肝屬木其氣春溫其性仁其理惻隱肺屬金其氣秋涼其性義其理羞惡心屬火其氣夏熱其性禮其理辭讓腎屬水其氣冬寒其性智其理是非脾屬土其氣中和其性信其理誠實此五氣之成形於內者也其成形於外者則爲五官五官既具因有五欲五欲之則正於五性性者未發者也其發爲情詳之則七曰喜怒哀懼愛惡欲約之則四曰喜怒哀樂此情或中節或不中節其中節者亦正於五性千端萬緒其本皆統於氣是之謂性理之命顧諟天之明命天命之謂性皆指此言也由是觀之天命之說一以數言一以理言數者君子小人共焉者也故小人亦有壽君子亦有夭理者小人失而君子得者也故君子坦蕩蕩小人

長戚戚理數本兩事人必欲合而論之故多難通雖然以爲難通者不明乎死生之說耳薪盡火傳南華老人言之甚明長戚戚者火已熄也薪徒洽存行尸走肉何樂乎有此生雖壽亦夭也坦蕩蕩者薪雖盡而火不與之俱盡文王在上於昭于天生氣凛凛所脫落者假合之四大耳雖死猶生也作如是觀理氣合論未嘗不通也

數之出於氣此易知也人之所疑者亦不在此理之出於氣本亦易知但就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觀之燦然明白自宋儒以理字代性字謂氣自氣理自理且謂先有理後有氣謂天之生人既命以氣又命以理而人乃不得不疑矣謂理不屬於氣耶

則健順明明是陰陽五常明明是五行謂理屬於氣耶則命以氣而氣之性性之理自具其中何必以命氣命理分別言之也據張子言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而朱子取之以入於孟子註文則是明明不以理爲出於氣也何以言五常而必探原於五行言健順而必探原於陰陽耶且張子謂君子不性氣質之性而性天地之性天地於陰陽五行之外別有性耶彼乾健坤順非陰陽四時之行非五行耶如謂性天地之性卽是性陰陽五行之性彼人除陰陽五行之外以何爲氣以何爲質而又曰氣質之性君子弗性耶此吾之所疑想亦人所共疑也

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彼絪縕者何物非氣也耶又曰各正

性命保合太和彼太和者何物非氣也耶左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之下地之上是爲天地之中其中何有非卽此絪縕太和者耶雲行雨施品物流行雲乃絪縕之成象雨乃太和之所釀行焉施焉而品物之形自然流出朱子之所謂氣以成形者確有經文之可據其理亦賦焉之事初無可稽也何也氣以成形氣自有性性自有理就六子言之乾之初氣流行爲震震性自動不必更取一動之理以賦之也坤之初氣流行爲巽巽性自入不必更取一入之理以賦之也且同一乾氣在初則動長男未生乾亦不能無故而起動機無由預儲一動之理以賦之震也同一坤氣在初則入長女未生坤亦不能無故而起入機無由預儲一入之理以賦之巽也推之坎離艮兌莫不皆然是故性者氣之性也理者性之理也天之生人命之以氣而性理具焉耳不知天命卽是氣天命之理卽天氣之性以理代性別乎氣而逕系之天視氣爲非族之滋而苦於不能除何異龜毛兎角之談徒使學者顚倒迷亂終身於其中而卒無以得其通也悲夫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非之朱子申其義曰性者人之所得乎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乎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

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所以無不善而爲萬物之靈也葢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喩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葢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按朱子之言則是理自理氣自氣形上形下兩不相涉是故人與物氣同而理異夫氣原不是理理原不是氣而二者要未嘗不同條而共貫氣者理之母也理者氣之子也非有水火木金土之氣仁義禮智信之理何自有哉仁者人也一語孔子言之孟子亦言之人非卽生乎仁非卽性乎仁者人也非卽性者生也之謂

乎生之謂性非卽人之謂仁之謂乎謂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彼仁者人也仁之爲理孔孟又何嘗不以所謂氣者當之於孔孟則是之於告子則非之乎如仁者人也孔孟爲是恐生之謂性告子亦不得爲非矣然而孟子非告子之言者何也孔孟別之曰人告子混之曰生擧人而生字之義已具於中而氣之類明擧生則人之一類犬之一類牛之一類同在其中而氣之類不明也氣類不明責犬牛之生以人性而犬牛不能則將視人之生亦如犬牛之生聽其性之同於犬牛而不自責以人性矣是則告子之誤不在乎以生爲性而在乎混同視生以爲性故孟子歷擧白羽白雪白玉之類使之細認其

氣質夫羽與雪與玉之氣質豈得同哉氣質不同則其白亦因以有別羽之白也其色暗雪之白也其光燦雪之白也虛而外射玉之白也堅而內含而不謂告子之不察也旣不察乎白之類則亦不察乎生之類其視犬之知覺運動亦將如牛矣其視牛之知覺運動亦將如人矣理氣相因其氣果同則其理亦宜同故進而詰之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犬牛人之性旣不同則其知覺運動亦必不同安得不於生中分別氣類而混同言之以致人物無別哉是故告子之失不在乎以氣爲理而在乎不分別人物之氣類以致人物之性亦無分別轉以啟天下之疑也假令告子曰犬生之謂犬性牛生之謂牛性人生之謂人性則仁者人也之旨也何弊之有哉乃告子不察於白羽白雪白玉之類而以爲同者朱子亦不察於犬牛人之知覺運動而以爲同於是別闢一理氣各出之說以爲以氣論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以理言之仁義禮智豈物之所得而全則是形上與形下判然成爲兩截而不相通理與氣判然成爲兩物而不相涉不但與周子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之說不符抑亦與孔孟仁者人也之言顯相背矣而豈說之可通者哉

生之謂性一章余之持前論也久矣顧嘗怪此亦非甚難見之理而自來前輩之講書者都不致疑於朱子之說亦未見有持

論如余者則又自疑之雖持前論未敢決也甲申年讀吾鄕李桐溪遺書內有論明道先生一篇曰李端伯傳師說曰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此一條也元豐以來呂與叔東見二先生語曰告子云生之謂性則可凡天地所生之物須是謂之性皆謂之性則可於中却須分別牛之性馬之性是他便只道一般如釋氏說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則不可此又一條也見此兩條爲之躍然竊自喜愚者之見亦有時暗合前賢愚者之言艮非無徵不信也然則自朱子觀之當亦曰明道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也然耶否耶朱子之註無章不引程子之說何獨於此章而遺之豈其適未之見耶抑亦故沒之耶

當仁者不讓如不以程子之說爲然則當著論駁之如不能駁則當並存兩說以待參而毋遽定之獨伸己說而沒前賢之論可乎哉

明儒湛甘泉曰古之言性也未有以理氣對言之者也以理氣對言之也者自宋儒始也是猶二端也夫天地之生物也猶父母之生子也一氣而已也何別理附之有古之人其庶矣乎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也者和也人也者得氣之中和者也聖也者極其中和之至者也陰陽合德剛柔適中理也天之性也夫人之喜怒氣也其中節焉理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也者陰陽之中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卽

氣也氣有形故曰形而下及其適中焉卽道也夫中何形矣故曰形而上上下一體也以氣理相對而言之是二體也按甘泉此條最爲分明周子曰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張子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朱子曰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故曰對言自宋儒始其起頭處俱有兩物故曰是猶二端也其謂天地生物只是一個氣氣之中節卽是理氣之適中卽是道上下一體不分兩截其言皆精純之至學者不可貴遠而忽近也

旣是心便是形氣旣是人心便非禽獸之心其形氣便是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者便自有中道之才故曰性善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故合德有體中不能無偏陰偏陽偏柔偏剛之異而習又移之故人心雖有中道之才而其不中道者往往而然矣因人心有中道不中道兩種就人心之中道者則名爲道心以別於其不中道者其實道心仍是人心心不能有兩物人不能有兩類道只是個名字其道之所出處仍此體質仍是形氣也朱子乃云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分形氣與性命而兩之則道便不應屬之心道而稱心是以性命之正爲形氣之私也心便不應有此道心而稱道是以形氣之私爲性命之正也古聖有此本句不通文字耶

唐虞傳心孔門求仁孟子曰仁人心也宋儒之講學而主心者象山也明儒之講學而主心者陽明也陽明之先厥有白沙湛

甘泉者白沙之徒也陽明之友也其講心學以虛爲主是非甘泉之私言也以虛受人孔子於易下經之言人道者開卷卽言之矣所以然者虛非無物有物而其體虛虛卽氣也氣非粗跡天之體也其爲量也充塞其爲狀也絪縕其爲德也剛健中正純粹以精天體物而不遺氣無所不貫也就其氣之流行不息中和不偏處言之則曰道就其道之有條而不紊處言之則曰理理者非他卽氣是也甘泉之學以理還氣以氣還虛以虛還心總而言之以天還心而已矣天人合而不以私意雜之以是爲精一之旨而已矣自張朱諸子離氣言理人旣苦於氣之累贅又苦於理之恍惚頭緒迷亂函葢不合而學乃自是苦矣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理性原是一家眷屬而次序要不可以淩亂欲畧理出於性指性爲理則不可性出於命脫命言性則不可命猶令也所命之物則一陰一陽之道也氣也夫子言性與天道兼氣言性也性者理之母命者性之質曰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以理代性是混理於性指用爲體也以理代性而不使性之隸於氣是有性無命而天下有無物之則也今禪家明心謂之性宗道家鍊氣謂之命宗世俗以人之有氣爲有命其斷氣者爲喪命命之爲氣獨儒者不知耳

宋儒之以氣言性大旨不畔孔孟者唯明道先生耳其言曰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朱子曰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今明道言性亦以所謂氣者當之是明道亦不得謂之知性耶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原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朱子中庸序文以爲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則是性中原有此兩物相對而生矣與此相反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然也孔子原說是性相近也何嘗曰性相同相一乎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朱子中庸序以形氣爲人欲之私而別以其善者屬之性命之正是不使善者仍屬之氣稟而明道於氣質之性外幷未知性命之正一種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更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說性便已不是性況乃說理耶理條理也自是用邊事伊川以之詁性曰性卽理也朱子用之非也凡人說性只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性是未發有善可見則是已發故云說性時便已不是性是繼之者也然繼之者善易之本文在成性之前就陰陽流行處言繼此則就性之已發處言繼觀下文猶水流而就下句可見他如乃若其情云云亦然夫謂之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

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淸濁雖不同然不可謂濁者不爲水也水本淸性本善水以污而濁性以習而惡水有可污不可污性有可移不可移則氣稟之說也智愚上下是也朱子以惡者屬形氣而不使列於性命之數是謂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不加澄治之功矣故用力猛勇則疾淸用力緩怠則遲淸及其淸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淸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若如中庸序所云則水有兩種形氣之水元初卽不淸性命之水到底亦不濁淸自另一種水非濁水而可澄治使淸也不是將淸來換却濁却是使淸水常爲水之主不曾換却也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却使以未取出之濁伏在一隅而聽命也蓋其說之與明道大相刺謬有如此者水之淸則性善之謂也若如朱子則性善須有分別義理之性方善而氣質之性不善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人之可使爲不善孔子歸之習孟子歸之搏而躍激而行信性善者惟明道耳其在伊川朱子則皆以爲性有氣質義理之分爲善惡相對各出也此理天理也順而循之道也伊川朱子則以爲性有不善道不自率性來而由學問來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敎也自天命以至於敎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朱子曰性雖本善而不可無省察矯揉之功也矯揉二字與告子之戕賊爲相近與子思之率字爲相反其亦異於明道無加損之說矣又按明道此條與孟子意同而辭小異孟子以水之就下喩性之本善明道以水之淸喩性之本善也水無有不淸其有不淸有污之者也澄其污而水之淸者依然矣污者習也澄者亦習也水無有不下其有不下有搏躍激行之者也疏其搏躍激行之勢而水之下者依然矣搏躍激行者習也疏其搏躍激

行而順之者亦習也故曰性相近習相遠也若朱子形氣之性
義理之性之說仍是有性善有性不善耳義理之性善形氣之
性不善也抑亦仍是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耳義理之性可
以爲善形氣之性可以爲不善也抑亦仍是性無善無不善耳
既有形氣之性則無善既有義理之性則無不善也
中庸仁者人也註人指人身而言是也接云具此生理則非矣
人身分明是氣指人身曰此理也可乎若曰具此生身自然便
有惻怛慈愛之意何等分明何等直捷而故謬其詞指身爲理
豈朱子之不辨於文理字義哉正以人身是氣若以惻怛慈愛
之仁直接人身而下是謂理出於氣也朱子方以理氣各出理

先於氣爲其講學宗旨若此處照其經文直詁曰仁者人也云
者理者氣也云爾則與其講學宗旨相刺謬既不能降已意以
就經則惟有改經文以就已以致字義文理舛錯難通至於如
此耳
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註才猶材質是也又云人之能也則
非矣能以用言材質以體言能者材質之所出而豈卽材質也
下文云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單承能字意說
下而材質本詁之意反遺之不顧亦非朱子之疎於文理也若
粘材質說下則材質卽是性體性善卽是材質善材質者氣質
也朱子講學方以爲不善歸咎氣質如何又言材質善故躲閃

材質正位就能言才使才能與情同部性善則才亦善也者仍
是性善則情亦善也云爾孟子言意本是就用之善推前一層
使人悟其體之善朱子之註反就體之善推後一層告人以用
之善夫用之善乃若其情二句既已分明說過矣乃又以才能
字樣代情字覆說一遍曰若夫爲不善非其性之能之罪也是
復成何文理哉朱子之意總不敎以善歸氣與其指人身爲理
同一意指
才之爲材材之爲體體之爲氣此其故莫著於易易之積六畫
以成象也易曰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又曰象者材也此才之爲
材之確據也材者何物非奇耦之卦體乎奇體何體非陽氣乎

耦體何體非陰氣乎此材之爲體體之爲氣之明徵也三奇爲
乾三奇之積材也才也其體則剛其性則健其能則行而不息
三耦爲坤三耦之積材也才也其體則柔其性則順其能則厚
而載物而註中乃以能訓才才之與能何啻千里朱子深於易
者不應此之不辨第不欲以善屬氣展轉其說以至於此耳夫
乾性之健以其氣之爲純陽材質之爲三奇非於氣質之外別
具一健之理而謂之性也坤性之順以其氣之爲純陰材質之
爲三耦非於氣質之外別具一順之理而謂之性也易者聖人
順性命之書考據於此紛紛聚訟可決矣
太極卽陰陽之氣之未分者耳故周子曰陰陽一太極也何嘗

以太極爲理哉朱子曰太極者理而已矣則不得不以太極生兩儀爲理生氣矣夫金木水火土之氣人稟之爲五臟而後有仁義禮智信之理是氣生理乎是理生氣乎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皆氣也其氣之性乃生理耳故曰理者氣之理與氣對言之且不可況乃遺氣而單言理曰太極者理而已矣也而可乎然朱子之言實本之伊川伊川易序曰太極道也可由之謂道有條之謂理惟其有條是以可行其實一而已矣旣可謂之道卽可謂之理也

道家以精氣神爲藥其爐火工夫次第曰精化氣氣化神益氣比精精有形質氣無形質也神比氣又精氣有往來神無往

來也道家之言皆出於易易曰男女搆精山澤通氣搆精通氣生生之道具矣故曰精氣爲物精氣者物之所以爲形質也其超乎形質之上而不爲所囿者則神也故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人之所以爲人者只此三者而已周子於精外言眞曰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張子於氣外言虛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朱子於氣外言理曰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其有形可見之精氣爲物者三子不能易氣仍曰氣精仍曰精獨其無形可見之神三子各據其意之所會者言之曰眞曰虛曰理耳以易推之眞虛理等名物應卽是神自神之外無物可名也然易之言神也第以莫疾莫熯等機描寫神之情狀而神之著落不離乎風雷水火等物則神與精氣仍是一物周子分眞精而言合合則兩物矣然猶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則其意亦未始不以眞精爲一物也第合字下得未細兩物方有合旣是一物何合之可言至於張子朱子則判然以虛以理與氣爲兩物矣造物之事萬殊一本性命之地可謂本矣而顧二之斷斷不然

易以道陰陽而夫子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可見陰陽之氣性命之理只是一物天之生物賦以陰陽之氣便是授以性命之理而理非別氣而另受於天亦非隨氣而對受於天繫詞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絪縕者氣之和也其氣也

和故其化也醇乾彖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太和卽絪縕也正卽醇也惟其醇且正故曰繼之善皆謂一陰一陽之氣善耳此孟子所以道性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罪在習也才是絪縕太和之才是醇正之才安得有不善哉或曰人有自幼卽不善者罪豈在習夫習亦難言矣古人胎敎之法身無不正之坐目無不正之色耳無不正之聲口無不正之氣凡以愼習也凡言性惡者皆以越椒爲徵越椒之母亦曾有文母之胎敎者乎則以罪才可也借曰未然非才之罪孟子之言其弗可改也矣

是才皆善其有不善罪在陷溺非天之降才爾殊也是麰麥皆

熟其有不熟罪在地磽雨露人事非天之降才爾殊也今分氣質之性爲人欲之私義理之性爲天理之公則是世界上自有一種不可熟之麰麥而孟子差矣性命何事此處一差尙何以爲孟子且以不熟歸罪地磽雨露人事者習相遠之旨也孟子差卽孔子差也否則亦是語焉而不詳也然乎否乎

心者氣所結也五臟皆氣所結而心尤氣之靈者也心之自然而惻隱羞惡者性也性之自然而喜怒哀樂者理也就其自然處言之則曰天性天理張子不用氣質之性而倘天地之性是於氣外求理心外求性也天下豈有此事哉夫性含於心理含於氣以直養氣而理自縮以正養心而性自善性理虛心氣實

從實處用力確有依據自宋儒分理氣爲二急窮理廢養氣不但廢之且視爲非族而惡之而實行衰矣自明儒分心性爲二急性學廢心學不但廢之且視爲異端而禁之而中無主矣使人視人性理爲天地間虛懸泛設之物而於我不相涉則自張子開之也欲以自己高論救孔孟之不逮似孔孟以氣質言性爲未明未備也者不亦謬哉

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張子之言朱子嘗深取之矣及其作補傳而言心也去了性字覺字單留知字以詁心字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何也其註中庸謂性卽理也說人心有性便是人心有理便不得以理歸之天下之物而致知在格物格物是窮理其解將有所難通既以窮理訓格物理卽不得不歸之物既以理歸之物便不得復以理歸之心既不以理歸之心則性卽理也之性自不得使之仍留於心覺爲覺其所固有既不使性留於心自不使仍留覺字致滋葛藤此其所以詁心字而删却性字覺字單留知字之故也今夫無罪就死其狀觳觫物之理也見其然者心之知也心而無性不忍之心何自來乎孺子匍匐將入井物之理也見其然者心之知也心而無性怵惕惻隱何自來乎委親於壑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物之理也見其然者心之知也心而無性其顙之泚何自來乎夫道合內外萬物皆備於我在物之理卽在我之理故夫子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

將以順性命之理也何嘗曰將以順天下之理乎補傳乃以理屬物使人日以其知泛泛然馳逐於外而於性理之良惻隱羞惡等之萌動處漫不加察與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善推所爲舉斯加彼一路學問分道揚鑣縱然窮得理來亦明道之所謂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者也夫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之言的確分明而乃使人求之於外也可乎孔子曰復以自知知之著落聖有明訓既曰自知其非知之於外昭昭然也程朱之論格物其說誠有難通者此陽明氏之所以起而爭論也

韓子曰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理亦

虛位故理有天下有性命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質言其物則一氣而已矣自其氣之流行言之則曰道自其氣之不紊言之則曰理自其氣之不雜言之則曰精自其氣之不測言之則曰神自其氣之自然而然言之則曰性自其氣之賦畀生成言之則曰命總之一氣也所以然者夫乾陽物也夫坤陰物也陽物陰物莫非氣也二氣之合其情狀則絪縕而太和各正性命者正以此物萬物化醇者化以此物以天地只有此物不能更出一物以與人也然此一物之蘊固已無乎不具故曰萬物皆備於我也湛甘泉曰天地生物猶父母之生子一氣而已何別理附之有予爲推演其

義其說如右

孔子曰復以自知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明道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返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其旨一也朱子曰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則學非求復非求放心事理之當然不出於自已尋向上去須由外鑠也學養子而后嫁古人早已呵斥使人誠求於心與復以自知等意如出一轍朱子堅不肯信其根源皆在於視理氣爲二物謂性不皆善耳

朱子之學出於程子人所知也程子分兩派明道信性善遵孔孟伊川不信性善不遵孔孟朱子自遵伊川而謬附於明道以

致背於孔孟人所不知也桐溪之考據詳矣其說善一篇曰繫上云繼之者善也濂溪曰純粹至善明道曰元者善之長皆卽指此繼之者善也至伊川乃云止於至善不明乎善此言善者義理之精微無可得名且以至善目之此言善却言得輕繼斯道者不可謂惡云爾則繼之者善不得爲義理之精微而義理之精微弗屬於繼之者善矣與先聖繼善成性本旨大異與濂溪明道所以說繼善成性本旨者亦大異據桐溪所考豈非伊川之謬於孔孟乎朱子之分別人心爲形氣之私道心爲性命之正卽伊川之不信繼善成性也既不信性善自須求善於性外求理於物而不求理於心矣何也性具於心性既非善心分

明是氣更不善矣求得返來豈能尋向上去此其所以以窮理訓格物重道問學而不以尊德性爲是也孟子一書單講得一個心而陸王遵之明季之爲朱學者至以心學爲詬誶紛紛講章皆所以發明程朱者程朱先異於孔孟欲由講章之說以解孔孟之書奚啻緣木而求魚其不可得也決矣

天自天地自地物自物我自我而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非本無其事而姑以理之當然者差派之亦非本無其象而姑以意之如然者擬議之也就形上看萬其形者萬其體合之不能合就氣上看萬其體者一 其氣分之不能分氣非形之所能隔一體云者以氣體言非以形體言也物在氣中譬則魚在

水中無算之魚只是一池水無算之物只是一個氣儒者曰吾之爲學將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下學立心之始便已如是其廣大也其在夫子則曰爲己而已與後儒對觀何乃如是其狹小也然從天地生民往聖萬世起見者或反遺却己就爲己起見者自然及於天地位萬物育一則視天地自天地生民自生民往聖自往聖萬世自萬世而我自我我不一一檢點之便恐遺漏忘却一則視天地生民往聖萬世只一氣體但爲我而一切無不在其中是故大學之教齊治均平中庸之教參贊位育而論語首章便已不許有人之見者存易於第一卦之第一爻便申戒之曰不易乎世不成

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起心動念只知有個己只知爲個己而已夫子爲己之教與大學中庸之敎不容有異旨先儒豈其此之不知哉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聖人本是靠氣上說是實象先儒只是就理上推是虛景見一體之爲氣則自然而然之情形無疑其或不然只說個己不以爲不足也見一體之爲理則當然之事耳不可不然之事耳必須有一體之者而後一體否則恐其將不然只說個己便不免遺漏也不免忘却也夫是以言學而必如是其廣大之也舍氣言理其於聖學眞所謂一著不到處滿盤俱是空

窮理二字出易說卦傳必合上句講之其義乃通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言聖人作易之事道統卦爻言一陰一陽之謂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莫非和順於陰陽而出之者也德以八卦之德性言乾健坤順震動巽入坎陷離麗艮止兌說由兩儀而生四象由四象而生八卦亦莫非和順之德性也義以爻言繫詞六爻之義易以貢是也言分爲六爻各有精切不易之義條理分明而不紊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言學易之方作易者自上而下象比於降衷學易者自下而上象比於上達作易者由道遞及於義學易者由義層累至命也理於義之理字是虛字窮理之理字則以虛字當實字用窮理云者窮夫理於義者耳如遇乾初時位眞能勿用遇乾二時位眞能見田推之三

四五上莫不有然則乾六爻之理無不窮而乾之德性所謂健者盡之矣窮字兼知行言值其時位於其時位之理知之皆明行之無蝕夫然後謂之窮湛甘泉曰窮如窮山歷水之窮以身至之也其言是也至於八卦之德性無不盡則至於命矣天命卽天道之流行而分賦於八卦者天道卽一陰一陽之道前之和順之者是也此是說卦傳列此二句之本意正解後儒借用以言學不靠學易講原無不可然窮理不跟上句理於義說下則理之本係虛字者不明遂謂在天實有一物謂之理而與氣并賦矣其以窮理屬知不屬行不知何據又以盡性屬行不實證之於時位之全竟不知行到什麼分數而乃可謂之盡性矣

程子有其實只窮理便盡性至命之說是猶以知行兼屬窮理也其以窮理屬致知盡性屬力行古無是說也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則卽物理詩以爲天生之民有之故孟子以爲萬物皆備於我卽伊川朱子亦不能不曰性卽理也乃又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初不思物我一體道合內外備於我之理卽是天下之理天下之理卽備於我之理格物之教使人求之於外物不求之於內心與孟子由外鑠我之識明明相犯與大學學養后嫁之戒明明相違卽如今之司民人社稷者誰會格刑名錢穀之物窮緝捕差務之理而有明至今名宦能員先後相望至於武弁尤可決其無格物窮理之功而臨陣制變

之才斬將獻馘之功可以傳世者亦後先相望則豈非返身誠求之明徵良知良能之大驗也哉陽明氏良知之說本之孟子恐人遺外加一致字耳致知之說本之大學恐人遺內加一良字耳會通大學孟子之旨並爲一語曰致良知幷無一字杜撰能知者知也所知者物之則也格者正也以則還物物斯正矣知不徒知而致之於實事矣此之謂致知在格物詳載本集傳習錄窮理本非單言知以訓格物尤覺支離

理出於性性出於命命出於天天者何也陰陽而已矣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是其證也董子謂道之大原出於天理與道豈有兩件物事就其逼而可由者言之謂之道就其順而不紊者言之謂之理耳是故細尋理之大原亦出於天一陰一陽之謂道者亦一陰一陽之謂理也所以然者以其所自出之原溯至於天而止而天之所以立而爲才者只有此陰陽也大哉陰陽天之所以爲天者此也道之所以爲道者此也理之所以爲理者此也自張子程叔子朱子別氣與理而二之則是陰陽之外別有天陰陽之外別有道陰陽之外別有理也而理氣二者遂成古今之大惑而不可解夫陰陽之性是爲健順五行之性是爲五常天既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矣氣在則氣之性自在有陰陽不慮其不健順有五行不慮其不五常譬則有耳目不慮其不視聽有手足不慮其不持行氣以成形耳目

手足之體既具而視聽持行之性自具焉耳不待更賦以視聽特行之性也而今若曰否否陰陽五行氣也健順五常理也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二語出生之謂性章註）所以見非於孟子也天之生物理與氣同時並授在天之理氣不可分先後必欲分先後須說是先有理（此亦朱子語）及其生人則賦之氣以成形又賦之理以成性耳其視理氣不但判然兩物且兩物一善一不善理是天理之公是道心氣是人欲之私是人心天理之在人知之屬也氣之在人行之屬也既純理而駁氣自貴理而賤氣所貴者務得之所賤者方恨不能除之豈復務之則將置之忘之者此固自然之勢也是故爲朱學者其終至於廢行

奚以明其然耶朱子之註中庸尊德性一節也曰尊德性所以存心道問學所以致知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以五句之上半截爲存心以五句之下半截爲致知又總其義曰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推其語意即存心仍只爲得是致知耳將大學之誠正修工夫中庸之固執篤行工夫竟自一筆勾消且於道中庸之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崇禮之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分明言行者亦強而置之致知之屬一條下吾不解有知無行何以便可謂之脩德凝道也夫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古之訓也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夫子之敎也聖人重行之意夫人所知今乃竟從删却專

務格物窮理以求致知而自標宗旨以號召於天下後世曰居敬窮理而以爲唐虞道統孔孟正傳之旨的在於此則夫後世之以博極羣書爲有學置躬行於不問而即得倖然自托於大儒之流者溯其致誤之由蓋有自矣且夫別理氣爲兩物尊理抑氣因之急知畧行其勢之展轉相因歷歷可溯者如此其關係之大如此安得於此一關模糊混過性善一語孔孟定旨安得於此又叅別議（伊川謂繼之者善不是至善）而天下公共之經須合天下公共之聰明共叅之安得拘拘株守一先生之論而遂以爲抉經之心執聖之權也哉或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經文至問學而止故朱子之註亦至致知而止耳若以遺去篤行爲非則是經文先非也予曰昔王漁洋賦洞庭湖詩曰吳楚乾坤天下句江湖廊廟古人心或譏之曰杜詩云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其佳處全在下半句耳今第曰吳楚乾坤安見其遂爲天下句也漁洋聞而笑曰或者之譏是也我之詩原該說是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天下句乃可耳今省去六字只留七字以致文理不明我之過也今據吾子之論則子思當云君子尊德性而道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文理乃通耳豈但遺却下三句爲未通即道問學本句中倒置了學問遺漏了博審已是不通在朱子不嫌其顚倒不責其遺漏已算是格外圓通尙何可議之有予曰漁洋聞人言而認過何況後生小子吾子之論文理

也如是予文理之不能知遑言性理乎請從此默可也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天地生人陰陽合德剛柔有體然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剛柔之質即效陰陽之氣而成者耳故人本天地所生而但言天生擧陰陽可以包剛柔擧氣可以包質擧德可以包體也質有形故曰體氣無形故曰德德者得也得之於天自然而然即性也凡天生即爾不待人爲者皆謂之性有是氣質即有是欲聲色臭味是也有是欲即有其自然之天則欲飲食而不欲紾兄臂欲男女而不欲摟處子是也聲色臭味性也其不紾兄臂不摟處子乃飲食男女中自然之節亦性也性止一性無氣質理義之分心止一心人

心之中節卽道心非人心之外別有道心故夫子以人爲仁孟子以人心爲仁而詩人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也精氣爲物精氣之中自有其則也其別爲人有兩心兩性者宋以前無是說也

六合之内充塞流行貫徹萬物其大無外其小無内者只有一氣耳於行爲金木水火於性爲炎上潤下曲直從革於情爲喜怒哀樂於心爲是非惻隱羞惡辭讓於理爲仁義禮智於欲爲聲色臭味於數爲六七八九其賦之自天則總謂之命其受之自人則總謂之性聲色臭味之欲而仁義禮智之理行焉人欲卽是天理仁義禮智之理而聲色臭味之欲勝焉天理卽是人

欲人欲有遂有不遂君子不謂性安於六七八九之數命之已然不敢違也數之不齊人之遭際有幸有不幸君子不謂命之已然安於無可如何有其仁義禮智之性在可以自勉也或置性而言命或置命而言性同一事天也

洪覺山曰朱子以理爲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夫理因神識以發豈能外神識以自存者朱子之言固非覺山之言亦猶二之也理卽神識之發而有條不紊者非因神識而發也

或問視聽爲氣聰明爲性何也覺山曰視聽氣也視聽之聰明氣之粹而性之正者也以視聽爲非性則形色天性非矣

陰陽氣也剛柔質也聖人作易以順性命之理是就氣質以明性命之理也今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而憑虛取理以爲性之善是去了乾坎艮震巽離坤兌而謂有健順動入陷麗止說之性去了金木水火土而謂有炎上潤下曲直從革稼穡之性也然耶否耶朱子曰非是之謂也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耳然則乾坤之生六子也兩耦一奇以成震形而慮其不能動也又須別賦以動之理兩奇一耦以成巽形而慮其不能入也又須別賦以入之理且氣與理判然兩物絕不相蒙是則震亦可賦以入之理而兩耦一奇者其性卽入是則巽亦可賦以動之理而兩奇一耦者其性卽動也然耶否耶

敦艮齋遺書卷之十四終

敦艮齋遺書卷之十五

雜篇

致虛說
存養說
聽譚蘭楣講中字有省歌以記之寄家塾
文解
文解後
虛實辨
讀求放心章他字辨
簽駁考信錄湯武非桀紂臣論
說止
集義解
顯仁藏用解
居止論
蒙以養正論
原理
志於道章私解
養法考
狷齋毛先生髫年進學記

致虛說

嘉慶壬申予問道於蘭楣先生始聞虛中之義退而深思乃與素讀儒書無不貫串因著為說以備遺忘

或曰允執厥中虞廷所以傳心也中之說亦可聞歟曰凡兩物之間謂之中而其間必虛中即虛也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天位乎上地位乎下天之下地之上則天地之中也既受之後人心之中即天地之中天地之中是謂太虛而謂人心之中有異乎太虛焉可乎朱子以不偏不倚無過不及釋中係從四面夾寫中之正面不著一字然其釋明德也曰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具衆理應萬事由其虛靈

不昧不昧由其虛靈靈由其虛人之得乎天而生非即人受天地之虛乎是朱子亦未嘗不以虛訓中也中庸言致中道德經言致虛致虛即致中也或曰中之為虛別有明徵歟曰有其徵在易易之大旨全歸中正中又優於正中孚一卦乃其專言中者也卦例乾奇為實坤耦為虛三女各分坤之一體而離為盛中孚上巽下兌體成大離是具坤之全德此以虛為中之一義也三畫之卦二爻為中六畫之卦三四爻為中中孚三四皆虛此以虛為中之又一義也三四為上卦下卦之際上下者天地之象也三四皆虛是天地之中虛也三四為內卦外卦之界內外者在人為物己之象三四皆虛是物我之形骸不隔人受天

地之中以生而其中虛之象也中庸曰成巳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中孚之二之實巳之成也而措之者三四之中虛也中孚之五之實物之成也而措之者三四之中虛也假令三四不虛則內外不合形骸之私左牽右掣又何以措之而皆宜乎中庸不以成處爲誠而歸誠於外內之合中孚不以實處爲孚而歸孚於三四之虛訓釋中字之義如出一轍皆有取於虛者也然豈無徵難信之言也哉或曰中之爲虛是則然矣然老氏致虛之說世人往往疑之者何也曰此無他誤認虛之爲無耳夫無則無物虛者有物而虛無聲無臭天載之虛而非無天載也弗見弗聞鬼神之虛而非無鬼

神也寂然不動心性之虛而非無心性也假令虛卽爲無則是三男之卦爲一奇三女之卦爲兩奇而坤無其卦只餘七卦也豈通論哉或曰然則虛何物也耶曰吾聞天地之說矣天地一積氣之區剖判之初清輕者爲陽爲天重濁者爲陰爲地其清輕之象又貫徹乎重濁形質之內皆天陽之氣所凝結也形質之外皆天陽之氣所充塞也以其清通而視之不可見摶之不可得也謂之太虛人心之虛亦若是而已矣傳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志者心也志氣者卽心而指其物也清明者物之虛而如神則狀其物之能事也昔李延平教朱子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未發非虛乎虛而無氣何象可觀由是觀之所謂虛者亦

卽太虛之氣之淸通者耳或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是故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今吾子以虛訓中毋乃言之未備歟曰理氣不能分卽氣而指其氣之所以然則曰理理氣分言先儒之不得已也五行之氣外結爲五官內結爲五臟五臟之氣神而爲五常通於五官行爲五事播爲五倫言理或遺氣舉氣而理自在其中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而夫子以之爲道爲不可謂夫子之言道有所掛漏也或曰以中爲虛以虛爲氣以氣爲道吾子言之亦旣鑿鑿矣是亦有可據之象如前之徵諸中孚者乎曰有亦不離乎易第卽中孚一義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而諸義無不畢包矣易例以反對爲卦序兩兩相配各有

精義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者也上經自乾坤後歷六卦而柔始用事其反對兩卦一爲小畜一爲履小畜上巽下乾☴☰履者上乾下兌☰☱中孚爲巽兌之合☴☱其小畜履之合則中孚之含乾也☴☰☰☱中孚三四虛地其物爲乾第淸陽無迹可尋耳致虛者所以還其淸陽無迹之本體第觀巽兌之合而悟中之爲虛不觀小畜履反對之合不悟虛之爲氣氣之爲乾之爲天而反疑虛之爲無此空亡外道之見所以見呵於釋迦者也或曰然則致虛之功奈何曰卦象具之矣用巽用兌而已矣小畜之爲卦也以巽之下虛蓄乾畜者止也養也養乾無別道止之卽所以養之也巽德爲入止之養之卽以入之而乾

爲已有矣用巽者用其初畫之虛也履之爲卦也以兌之上虛履乾履者接其迹而隨其後也不以己之私意嘗先先卽迷後則得主也兌德爲說說以從乾而乾德常伸矣用兌者用其上畫之虛也由是觀之致虛乃體乾之事也知致虛卽知致中知致中卽知執中又何傳心之說之不得聞也哉或曰以虛訓中未審於危微精一之旨亦有合否曰虛無夾雜精之至也虛無間斷一之至也纖塵起而虛失其虛可不謂危歟纖塵亦不可得則天下至微之物未有能如之者也不啻唯是虛無形無形何以偏虛無質無質何所倚旣無偏倚又何所據而指其過與不及之弊朱子訓中之詞今以訓虛乃更覺明切不但危微精

一之旨一一脗合也

存養說

先天而天不違人也卽天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大聖絕詣非恆人之所宜議若夫後天而奉天時則人人可學者也先天者乾道之首出庶物也後天者坤道之得主而有常也以天爲主而已從其後奉之惟謹如臣之事君子之事父然所謂事天者也然天非仰觀蒼蒼之謂也天命之性具於人心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乾主發坤主存乾主教坤主養坤何以存以其體之耦而虛也因其虛而虛焉不使他族逼處謂之致虛則心安其所而存可言矣坤何以養以其德之柔而靜也因其靜而靜焉不使外物搖奪謂之守靜則性遂其生而養可言矣老子

曰致虛極守靜篤大易奉天之義孟子事天之事也而或乃以守雌議之其亦不深考矣夫乾元天德首出可也爲首不可也首出者天然而出爲則人爲一參以人而天非其天人乃迷矣冬不斂則春不生水不畜則木不滋智不深則仁不成故元不起於元而起於貞之下元者天德之標貞乃天德之本也君子務本務坤道正所以立乾德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不謂一陽一陰之謂道也道出於心性心性復以存養存養由乎心性虛靜虛靜則爲奉天事天而道以生不虛不靜則棄天而去道也日以遠人而無志於道也人而有志於道也則致虛守靜之功又烏可以不務乎哉

聽譚蘭楣講中字有省歌以記之寄家塾

道德一降爲功名功名再降爲富貴工文字爲學之成博科甲爲志之遂此是俗儒大規模潤也少小隨成例拮据枲翰二十年精神敝盡纔一第抛卻詞章理簿書茫然無主遭驚悸也見老吏工逢迎脅肩諂笑何難行也聞巧宦講趨避未必天意如人意人窮返本思反深發書陳篋細搜尋孟氏夫子分明語學問無他求放心讀書至此似有悟日用往往逢其故卻有怖窮怖死心鐵鎖牢關不可度舟沉大江死一回科跣乞食忘羞惡浮生安往不悠悠執著自哂平生固機緣到來氣類扶蘭楣許我爲同車說法性命無偏枯拈出中字詳分疏中是人心天然

圖圓出心形實又虛團圞一圈太極模圈內空空聲臭無認作頑空抑又誣水晶爲宮氷爲壺清通體質跡掃除無極二五眞精儲象以一畫穿寰區三才道立非強扶實理實氣洋洋乎此書無歉亦無餘十六字後說中書四書中庸易中孚虛實之義何其符中孚三四皆虛處內外畛域不曾具萬物一體理大公是爲大本宜先務二內之中五外中內外雖分皆實敷發而中節豈安排物則不離物位住中欲實時先要虛鳩鵲同巢難爲居中欲虛時亦先實曉日高懸魑魅失實其本實虛其虛大道自然唯如如實卽是虛虛卽實大道不二無錯出識得虛實便識中識得中時心便悉認定主人面目眞直然上達如箭疾所以孟子七篇書求得放心學問畢由此便證六經言條理始終如協律乃知周行率性在不須放濫求方術蘭楣講道自早年道旨既明修盛德行必慊心養浩氣思以一氣鎔三極立功成名但隨緣何有富貴膠胸臆披褐懷玉知者稀麗公使我聞消息幸託前生香火緣以中明心解大惑飛鴻冥冥弋何慕所喜前途得表則寄語吾黨同學人讀書非爲花生筆萬法歸一一是心無如潤也從前錯用力　此篇須合前虛靜兩文觀之

文解

或問孔子之徒三千七十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好者何學也雖時伊川以四勿不遷不貳對當代躐之然四勿不遷不貳之是否卽博我以文伊川之對無明文朱子解文曰道之顯者謂之文蓋亦旣得之矣而又曰文謂詩書六藝之文推原其故六藝中射御書數雖有其器後世不以爲道所在以射付之兵以御付之隸以數付之吏以書付之文人禮樂之器已亡空有其文垂之簡冊於是以道之顯者盡歸之書其講學也以讀書窮理爲博文而已然與四勿不遷不貳不可合也則曰四非爲博文四勿爲約禮約

禮之效不貳不遷此大學格致之傳之所以補也此半日讀書半日靜坐之所以立爲宗旨也於是顏子之博文與子貢之多學而識遂無復分別然由是推之則是子貢之多學而識至約禮方非在博文爲然而夫子之概以爲非者差也則是顏子之好學三千七十亦得其半而伊川之論判以爲異者差也則是夫子以敏事愼言之君子立好學準的者乃竟從約禮入手竟無博文一半工夫而好學絕詣竟有兩種且不博文而亦可以從約禮顏子之故迂其途爲不可解也否則夫子以敏事愼言說好學竟成鈌畧不全無頭腦之議論也推其淆訛皆由文之一字其解未確耳予以爲賢人之言如此聖人之言如彼則宜舍賢人而從聖人傳註之言如此經文之言如彼則宜舍傳註而從經文言有推之而阻隔者有推之而融通者則當舍其阻隔者而從其融通者按六十四卦中有專釋文之一卦賁是也繫詞中有專釋文之一章下傳第十章是也是釋文之一字者所當遵用也賁之彖傳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此文之定解也其在人文則以文明以止爲宗旨考之六爻近取諸身則有賁趾賁須遠取諸物則有車馬束帛曰永貞曰終吉賁之時也曰邱園賁之地也曰婚曰寇賁之事也曰濡曰皤賁之情形也下傳第十章次節曰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由是推之凡剛柔相雜之所

在皆文之所在也六十四卦文之時也三百八十四爻文之位也剛柔爲爻之體其健順動入等象文之德也其君藏動撓等象文之用也陰陽老少爻文中之變而其數至於不可窮人以一身之視聽言動際時處位德性體用變化於事事物物之間無幾微須臾能出乎剛柔相文之外而皆須酌其文之當不當所學之處可不謂博乎舉目傾耳動步啟口不當者無窮其當而可履者一而已其禮可不謂約乎不遷不貳卽四勿也深警乎其文之不當者也此之謂好學學之弗能弗措也至於四非不能辨於是有審問以下之功多學而識讀書窮理或問於古或問於今耳若其是非無可疑則唯有四勿而已而天下古今

之通病大抵知之非艱行之爲艱德曰明而知曰良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是非下至無所不至之小人不能無行道乞人不能無道率於性不由耳目道出於生不由採集而乃未學於己先問於人姑無論其終身格致將借是以寬立行之責就令行之而摹倣之下眞機蕩然正孟子之所呵爲義襲外鑠者矣而乃以此爲學顏子揆之各經所載合乎不合乎直至於今朱王之辨天下紛紛未之能決溯其由來只由文之一字解釋不明耳今援賁卦繫辭解文字以經釋經不亦可乎

文解後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形而爲剛柔謂之物物相雜謂之文時之六十四位之三百八十四互變交錯時位之數至於不可紀極皆剛柔之所在則皆文之所在文有當不當先聖取其當者著爲人事之儀則統名曰禮禮者履也言其可守以行也詩書六藝卽所謂夏禮殷禮周禮者也孔子之時詩書之冊未燒六藝之器猶在而冊與器殘缺已多故夫子教人曰詩書執禮曰執射執御七十子之徒蓋莫不有事焉故曰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詩書則人人能讀也然書不盡言而器難該道故七十子第可謂之學文而不可謂之博學於文故曰文武之道未墜

於地在人在冊在器者諸弟子能學之而在人者非其所能學不好故不學也惟夫子焉不學故博學於文唯夫子能當之也然言不盡意而器較之言尤爲拘方而不能盡其意日用間身之所處事物之所交屬目傾耳聲聲色色莫非文也就中擇其文之當者而履之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如鄉黨一篇所載不但不在於冊與器其不在於人者固已多矣道率於性非鑠於外學習於己非效於人蓋必如鄉黨所言乃可謂之博學於文不但取之詩書六藝掛漏已多卽取之賢與不賢豈能該備也顏子曰博我以文唯其好學如夫子故其博學亦如夫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卽夫子何常師之有也擇乎中庸卽夫

子鄉黨一篇不可徧數其擇之之地也乃第以詩書六藝之文釋博我以文之文則顏子之博文七十子皆能之七十子皆好學者矣而豈論之可通者哉弟子章之文行即子以四教章之文行也弟子學者之通稱專屬之童蒙註並無據八股家臆說由子夏問孝章之註而誤者也然此兩章文字不可謂與博文之文有二解蓋道之顯者謂之文而日用間鳶飛魚躍莫非道之顯者就其顯處從而學之斯爲博文詩書六藝亦在文內而要不得謂此外即無文株守詩書六藝開卷有文掩卷無文入庠序有文出庠序無文此自學者不好學之過非夫子立教之本意也

文之一解昨費詞若干而不能自達其意蓋辭達之難也如此今又費辭一大紙似較昨少明白 自記

虛實辨 讀高忠憲公知及之章講義作

虛實之辨探原於易則有法象可據而世惑解乾以一奇實坤以兩耦虛乾主生主神坤主成主形形者視之可見搏之可得世人之所謂實也然易則以爲虛神者視之不可見搏之不可得世人之所謂虛也然易則以爲實是故地虛而天實地中無天氣以貫之則毀月虛而日實月中無日光以照之則死其在於人形虛而神實形無神以主之則雖有如無故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今忠憲以朱子文清爲在人倫庶物實知實踐者爲實者以陸子文成爲在靈明覺知默識默成者爲虛者然陸王之學本之孟子則曰孟子之於夫子微見朕兆陸王之於朱子遂成異同公然舉朱子以與夫子并而直駁孟子以爲孟子之於孔子已開異同之兆在忠憲所以敢於如此立論者蓋陸王之主於靈明覺知者虛朱薛之主於倫物者實是其把柄而豈知其於虛實之辨先自倒置豈知虛實兩端本自不能單行哉夫聲色臭味在外者也形之屬也坤之虛也即忠憲之所謂人倫庶物也心在內者也神之屬也乾之實也即忠憲之所謂靈明覺知者也聲色臭味心在斯有心不在斯無人倫庶物交之以靈明覺知乃有不然則無由是觀之聲色臭味虛而心爲實人倫庶物虛而靈明覺知實也遠徵之大易之法象再考之大學章之次節證據確然不可得而易

也而忠憲乃虛孟而實朱不亦倒置也乎在主其論者必曰人倫庶物實知實踐此朱子所以爲實也然人倫必待知踐而實則朱子所恃以爲實者不依然靈明覺知乎而謂其能於孟陸王靈明覺知之外別立一法以實此倫物乎且靈明覺知非懸空而知知之所託非倫卽物乍見怵惕見孺子也所謂人倫也不忍觳觫見牛也所謂庶物也其怵惕不忍也所謂實知也其以羊易之與怵惕而思有以救之也實踐也安得以人倫庶物實知實踐單屬之朱子而以靈明覺知單屬之孟子陸王乎夫外內之道本合虛實之義不分必欲分之外者虛內者實耳以流弊言逐於外者內無主正是虛病內無主者必逐外亦是虛

病實則誠也又何病之可云借曰病之不得謂之實直可謂之邪耳忠憲又云今日虛證見矣予嘗讀望溪集其推尊朱子不遺餘力然其言有曰明季　國初之際作事業建節義者多是陽明一派其爲虛耶爲實耶豈待辨而後知哉然則忠憲之見毋亦類世人之言虛實以形爲實以神爲虛也哉

讀求放心章他字辨

理萬物者道也道也者率於性者也性也者具於心者也心放則性迷性迷則道源塞道源塞則萬物不得其理而天下亂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孟子之所以私淑孔子而以堯舜以來聖人之道自任而不疑者也今之講家皆講爲求放心之道無他學問而已矣一似孟子之時人皆不知學問者非也然此說明與語次顚倒畧細心者能辨之又有能於學問中辨道而以他字指佛老指訓詁指詞章亦非也老氏之學與於西漢佛氏之學起於東漢訓詁之學亦起於漢詞章之學起於漢魏六朝孟子時無是也然則他字何指按孟子與莊

子同時莊子所載天下之言學問者多矣其言曰古之人其備乎六通四闢小大粗精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度數者舊德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又曰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又曰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其就百家中畧舉之者墨翟禽滑釐爲一家宋鈃尹文爲一家彭蒙田駢愼到爲一家關尹老聃爲一家莊子自爲一家惠施爲一家載在孟子者墨子而外楊朱爲一家告子爲一家儀衍爲一家許行爲一家其載在他書者談天雕龍炙轂之輩亦莫不各有其學問焉其粗淺巳甚者或不足以惑人而楊墨告子之學則當時尤所尊尚

故曰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與告子辨論尤詳因告子之言性言心尤近於正學故也由是觀之當時之人非不知學問也不知學問之道也不知學問之道者或於他道也故孟子曰無他便將楊墨告子諸家一齊掃卻曰求其放心而已矣便將堯舜以來詩書禮樂之旨一齊包盡其而已矣三字恐世人於求放心之外又增蛇足爲無他二字作添毫法也今之爲八股者畧無他二字於不問而謂求放心在學問其爲錯謬不待論其以針對佛老訓詁詞章之意詮發無他硬入孟子口氣者亦粗工也至以陸王爲針對者其失又不在於非口氣陸王之學正宗孟子之求放心者也直於書理爲矛盾矣否則說陸王而失

其眞者矣以朱明儒先語錄口氣雜入孔孟口氣八股家從來惡習而不顧其不通者也又從來以老莊並稱非也莊子自謂與老子不同家載在南華可考也又從來指莊爲異端而背孔子亦未細考也莊子明以百家自居而以鄒魯之士詩書禮樂之學直接古人而尊爲正統者也嘗怪其言明列於南華而人之存而不論與楊墨一例唾罵也

簽駁考信錄湯武非桀紂臣論 代張朗甫寄友人

湯武君臣之際古今第一大義孔子嘗稱順天二字以斷定之而又恐人之疑其以冥冥決事也復繼稱應人二字以證明之孟子書中所以發明孔子之意者尤爲詳盡而後之人猶別生議論者以其不明乎天人之故也夫以形氣謂之天以功用謂之鬼神鬼神之體物不遺卽天之體物不遺故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曰民爲貴非貴民也貴天也曰君爲輕非輕君也以民之天臨之君不得不輕也文王之時靑兗冀尙屬紂則猶君也取之而民不說民不說卽人不應也人不應卽天不順也是以文王不取也武王之時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則

獨夫也取之而民說民說卽應乎人也應乎人卽順乎天也是以武王取之也今觀孔孟之言蓋於桀紂之君與非君斷於天之與不與於天之與不與斷以民之歸不歸而湯武誓師之言其再四於天人之際者與孔孟如出一轍蓋古聖賢明乎天人之故而於君臣大義稱天以斷之而不疑也如此今考信錄之論此事也舍孔孟天人舊說惟取決於國勢強弱之際夫主勢弱而卽不服屬之者直謂之不臣焉耳謂之非臣不可也湯武之非桀紂臣而爲天吏也在乎人心盡去天命立絕之日而不在乎殷夏中衰之平日也設令中衰之日政令有所不行諸侯卽可謂爲非臣則周室東遷以後諸侯之不相服屬亦何以異

於中衰之二代而孔子目之爲亂賊而作春秋以誅之也義何取乎尊周之管仲孔子何以稱其仁乎然則考信錄此論欲以推尊湯武毋乃與於尙力之風輕視人心天命而反亂君臣之義也乎

考信錄又謂事皆有漸安得今日冠裳拜之而明日遽干戈向之以此明湯武自祖宗以來已非桀紂臣夫事有漸是也顧獨不曰事亦有分際乎夏至陰生者冬之漸未聞七八月之間卽可謂之爲冬也日中則昃者夜之漸未聞申酉時之間卽可謂之爲夜也夏殷中衰者湯武非臣之漸未聞中衰之時湯武祖宗卽可謂之非臣也推考信錄之意蓋謂天命絕否天未嘗諄

諄命之也而取決於一日之間則夫凡爲簒逆者孰不可矯誣上帝指其興師之一日卽是天命已絕之一日此其說固大便乎簒逆者殊不知天命絕與不絕以民心爲驗不可矯誣彼公劉太公之時無論矣卽文王之時三分天下紂猶有一靑兗冀之民固猶君之矣而周從而獨夫之不與三州臣之必與六州不臣之是何異於指七八月之爲冬申酉時之爲夜乎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孟子論事可謂的實分明民有不悅卽天有不順設卽指爲天命已絕之日而以非臣自居不尤爲矯誣之甚者乎先儒於一日之間未有註腳故疑其可以挪移試據人心盡去一節以定一日分際援時日曷喪有億萬心二語以爲人心盡去證據尙何疑乎至如武王之卽位也北面之臣轉瞬卽南面矣豈待明日乃與今日變易哉言漸而畧分際未爲達於時者矣

說止

人生世間紛紛擾擾悠悠蕩蕩達者悲之曰如寄耳世人便以寄爲正義隨意寄託以了此生要其寄託之所不於名卽於利名亦利也於是舉世歸利利本外物毋論不得得亦非我辛苦一生畢竟成空愚人至死不悟其在書生蓋有窺破者矣然而白髮悲生事卒於無可如何也初不知聖人開口卽嘗以安身立命之家指示於人曰居惡在仁是也曰居敬曰安汝止曰欽厥止曰居其所曰艮其背曰於緝熙敬止其尤深切著明者尤莫如止於至善一語卻被先儒指向用處使人隨事求至善而知止一事遂成黃鳥獨造之詣而舉世之人皆成弱喪無家之

人而命無所立身無所安靜言思之良可痛也夫至善者何地也元者善之長也自亨至貞無非繼此一善一陰一陽皆善氣之往來流行其在於人受此善氣以成性爲人卜居未有善於此者故目爲至善而告人以止之性具於心本心卽是本性止之於此謂之止至善一謂之居仁仁卽至善也一謂之敬止一謂之居敬敬卽至善與仁之主一而不貳不雜者也止者之謂務本謂之立天下之大本心居心位性居性位不用外求故止曰汝止止曰厥止所曰其所背曰其背其在坤卦則曰正位居體言居本體於本體乃居之正位卽莊子藏天下於天下之義而易之所謂藏密卽此居體之謂以體居體密之至也此安身立命第一義也

集義解

集義之集向來照註作積累解因解之曰牛山章養氣主息靜而養也此之養氣主集動而養也已而疑之曰夜之所息則息兼旦晝之所爲非專主靜時矣有事集義無事何集專主動時非勿忘矣數年來耿耿胸中不能決也後閱明儒學案解集爲止如集於灌木之集乃知息之無間於日夜集之有事而不忘集之與息原只一意靜如是動亦如是養氣者無分於動靜而常養也牛山章言息未言息於何所此之言集則指出所集之地頭曰義養氣之說乃益以明備矣正心者大學之要義此乃

云勿正心者何也心者神明之舍爲君爲大物所受正者也非受正於物者也作正面工夫於心求正便已不正是以大學正心章只說心不正之弊由於有所而不言其如何便正卽孟子勿正心之旨也人性本善人心本正但令還其正位以體居體則不求其正而自無不正義者宜也集義者止於其性之所宜也以此爲事而勿忘勿助自然安處善樂循理也常集於義故曰君子義以爲質又曰義之與比也曰集曰息與大學止至善中庸立大本同旨其在周子則曰主靜然要其旨歸以信性善爲本不信性善則疑心之所宜或不於善求義於外而助長矣陸子之立大體陽明之致良知天下起而爭之矣

釋中

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先儒訓中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皆形容之辭耳是什麼東西不偏不倚是什麼東西無過不及必有物焉爲之體質而後與者有所據以爲與受者有所據以爲受受中之中既明而後一切執中建中用中之義與夫中乎之所以爲卦中庸之所以爲經中和時中之所以爲訓者均可以次第推究而皆明乎按聖人作易與天地準所以彌綸天地之道而順性命之理者也天之中即乾之中也地之中即坤之中也離也離象日坎象月左日右月於文爲明上日下月於文爲易是故乾坤成列而立乎其中者易也天地設位而行

乎其中者易也人身設位官骸成列而體立用行乎其中者明德也易也明德也是之謂乾坤之中是之謂天地之中乃坎離之合象日月之兼體也其在性命則謂之保合太和也此所謂中之物也而豈第名義云爾哉

顯仁藏用解

易曰顯諸仁藏諸用本義註曰顯自內而外也仁謂造化之功德之發也藏自外而內也用謂機緘之妙業之本也此註殆非也對用言仁其爲就仁之體言可知莫顯乎微仁之當處自顯耳非自內之外而後顯也無聲無臭用之當處自藏耳非自外之內而後藏也且以造化之功德之發爲仁與用何別顯亦於

用藏亦於用成何道理成何文義乎夫顯諸仁者滿腔惻隱沖漠無眹萬象森然已具獨知之所以不能自欺而爾室屋漏之嚴不得不愼者此也夫藏諸用者有物有則以人治人未發之中本無改於動時行庭不見何勞可施孔子之所以知無知孟子之所以行無事舜禹之所以有天下而不與者此也就造化陰陽互根之妙指出聖人顯微無間之神動靜合一之詣乃入手緊要之義亦成德緊要之方六經中有數精言也卻被註家埋沒點金成鐵良可惜也

居止論

學問一途我近來新得一義曰居止諦觀人理安身立命可謂

第一要緊事而安身無地立命無所者大都皆然達者於此不歎曰人生如寄即以理自遣曰隨遇而安然隨遇而安徒空言耳久約不安長樂亦不安亦安在其能安也於是相率而入於寄卑者寄於聲色貨利高者寄於富貴功名然皆不可必得之數也當其失意蓋有無所不至者矣即其得意亦有無所不至者矣而無怪其然也束髮受書所學者文耳詩耳至於安身立命之所在父師不以爲教子弟不以爲學一旦入世如揚花之遇飄風漫無主持隨處飄泊其落於香案落於糞廁亦聽其一時之幸不幸而已人之置器置之安處則安置之危處則危人之身家性命其爲器也重矣與其置之危處以幸其安何如置

之安處以必其安與其重器毀壞之後而歎惜之何如於安放重器之時而少加之意乎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言擇居之宜急也夫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言知止之宜急也蓋居止一定終身以之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生於此乎生死於此乎死陸子所謂不可爲典要之典要處唯變所適之不變處也經書之言居者曰居敬曰居仁曰居廣居以易之正位居體爲了義爲體擇居卽居於體卽論語之所謂居其所也經書之言止者曰欽厥止曰緝熙敬止曰在止於至善以易之艮其背爲了義艮止也背曰其背與所曰其所同旨皆卽正位居體義也其所以然者何也易曰繼之者善也成

之者性也言性體本善也孟子曰仁人心也言心體本仁也性體本善心體本仁故居體於體卽是居仁卽是止至善所慮者見欲而遷耳艮其背不獲其身則內慾不萌艮其背行其庭不見其人則外慾不接無慾牽引則不去不去則自存居也止也卽孟子所謂必有事也有事於居止而謂之集義者集卽止也如集於木集以止爲訓之證據也義者宜也性之所宜者善也心之所宜者仁也居體於體何宜如之故謂之集義也居自勿忘不用出力無可助也止自勿忘不用出力無可助也其在孔子則曰存存其在釋氏則曰如如其在老氏則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也作仙如是作佛如是作聖如是在學者處身處世亦如是而已矣無道可異也汝曹或初入仕途或將入仕途吾懼汝之爲風爽揚花而安身立命之無地也作居止論以遺之

蒙以養正論

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其所以求遂其心而狂奔急逝呼號以救之者自然之勢也此心何以發此救之之事何以行一片天機不容自已豈嘗自計曰理所宜救吾不可以不救而後救之哉故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一加知識下文三者之計輒隨起而本心忽不知其何之矣蒙以養正聖人之用蒙也用其不識不知也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如常解以蒙爲病爲不可用須教者教以窮理格物而啟其

蒙則是不蒙以養正非蒙以養正也則是民不能使知之非不可使知之也嗚呼是倏忽爲混沌謀鑿七竅之故智也後人見識南華老人預定於數千百年之前豈非神仙孟子曰以直養而無害蒙以養正卽孟子之直養也直則自正故易曰直其正也子曰吾有知乎哉吾無知也唯其無知是以意必固我之胥無也蒙以養正之義大矣哉文王以之孔子以之後人欲得文王之順帝則孔子之無意必固我而不欲安於無知識皆昧於蒙以養正之一義耳此一義所關甚大故表而論之

原理

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又曰有天地然

後萬物生焉夫天地何以生物亦各出其所有者以生之而已天之所有陰與陽也地之所有柔與剛也陰陽剛柔之凝結者謂之精陰陽剛柔之流行者謂之氣天地生物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故夫子解釋物字曰精氣爲物也物一成而不變其有時陰變陽陽變陰柔變剛剛變柔則游魂之謂也所謂游魂者何也由混沌以之開闢輕清者上浮重濁者下降氣比精爲輕清魂比氣又爲輕清輕清故上浮上浮故能游能變其妙萬物而爲言之神魂之屬也而比魂又爲輕清其鼓之舞之也機之超忽至於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變不知其何以變故游不足以狀之而以爲不測焉耳精也氣也魂也神也一物而四名輕重

清濁上下浮降地頭不同情狀亦異就名考義脉絡分明此其間聖人何嘗謂別有理之一名一物哉夫理者形容之詞也稱贊之詞也虛字也與韓子所云道與德爲虛位者同一例也中庸稱文理密察孟子稱始終條理易稱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書稱燮理陰陽漢文稱清和咸理俗稱治理調理經理辦理之類皆虛字也唯窮理之理似是實字然考之文義乃承上文理於義語氣接下猶云窮夫理於義者云爾孟子人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與易文同例皆以虛字當實字用也夫或以虛字當實字用或以實字當虛字用乃文家常例不足異也以虛字當實字用似是實字非果實字也易稱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性命是實字理則狀其性命之虛字也是故於精氣神魂之外別指一物以爲理不可也理乃精氣神魂之理耳猶之性命之外別指一物以爲理不可也理乃性命之理耳若就精氣神魂四者流行變動之情之狀而描寫其有條而不紊者曰此理也可也是條理之義也描寫其成文而不亂者曰此理也可也是文理之義也描寫其人所固有不待安排者曰此理也可也是性理之義也描寫其出於天生自然而然者曰此理也可也是天理之義也故曰形容之詞亦稱贊之詞也彼其所形容稱贊之物則精耳氣耳精氣中自具之神魂耳聖言具在可覆按也何嘗謂別有理之一物以爲揆度哉而晦菴曰

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夫理者陰陽剛柔之理卽性命之理也謂之氣以成形理卽賦焉則可何也氣其物也而理其物之情之狀氣具而理自在其中耳理非別有一件物事也而晦菴云云旣以理氣爲二物且精視理而粗視氣因善視理而惡視氣因欲專存理而除去氣曰此形氣之私也人欲也人欲淨盡然後天理流行也豈知流行者皆是氣理不會流行人心中節卽是道心氣外無所謂理哉自晦菴別理氣爲二物因之理與事分知與行分尊德性與道問學分種種淆訛從此而起遂成自宋至今歷代莫判之大公案不亦哀哉禪家有龜毛兎角之說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之說吾得據夫子之贊易者以斷之曰

龜毛兎角子虚烏有賺得學者枉費叅求

志於道章私解

大學一書由德而民中庸一書由性而敎大抵聖賢之學由內以推於外由本以達於末論語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孟子言推言達言擴充而特嚴外鑠義襲之辨蓋由內而外與由外而內由本而末與由末而本不但有煩簡難易之別抑亦眞僞之分也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人不知道事至物來茫無以應矣是以君子志於道然道之數不可勝窮道之變豈容預擬君子非道道而考索之而記之也成己之仁成物之知性之德也率性而出便是道所謂合外內之道也性是道之本大本旣

立達道自生是故據於德德卽人之所得乎天者是也德性也戒愼不睹恐懼不聞邪者閑之而誠自存是據之之功也達道五達德三畧言之耳詳而分之德亦多端矣如書之所載德有九矣周禮所載德有六矣君子於此亦非德德而檢點之而據之也仁者四端之統萬善之兼也三才萬物之指歸也但令滿腔惻隱而諸德自備仁亦德也而其德獨大小德者川流者也大德者敦化者也所謂仁體事而無不在是以君子依之也造次於是顚沛於是曾無終食之或違是依之之功也德者道之骨而仁其髓也據德依仁道在其中矣然道非可以徒行六藝者行道之具也於六藝而游之其於中道也從容矣游卽勿忘勿助之意身習其事心合其理純任天機油油如也此段工夫在易爲需化不可爲豈眞不可爲哉爲之有道道在游耳此章四句一步約似一步其工夫一步細似一步前三步工夫以出力爲功末句工夫以不出力爲功出力者人之道也不出力者天之道也此作聖秘密游之旣久便可到從心所欲不踰矩地位孟子學問得力在養必有事焉勿正勿忘勿助長乃其獨得之秘都從一游字領會而出莊子得之則且以逍遙遊爲其一書之綱領矣註以玩物適情解游字夫玩物喪志古有明訓而夫子乃以此立敎耶禮樂射御書數是何等物而以玩物視之而姑從而玩之耶是以後世學者見識事情窺測聖門學規烏

能合也

此章書余向作如是解昨偶談及伯融囑令寫出遂書之如右丁亥七月

養法考

道光丁亥客遊介休春感時氣夏遭兄喪陰陽人事之
患一時交集殘喘爲之不支於是始思養法因取古書
之言養者論列如左說頗近迂實探本窮源之論也

愼言語以養德節飲食以養身頤卦大象言之矣調息以養氣
絕慾以養精參同契悟眞篇等書言之矣存心以養性
養心日夜之息以養夜氣集義以養浩氣孟子言之矣德也性
也心也浩氣夜氣也儒家主之身也氣也精也道家主之其類
頗多約而言之則一理一氣足以該備無遺夫理氣一物耳豈
能相離至朱儒始以理氣爲二本純理而駁氣貴理而賤氣而

末世羽流又單講氣而不講理本一物而兩視之其失也均唯
儒家孟子道家莊子去古爲近無理氣分裂之弊溯而上之易
以道陰陽陰陽氣也而孔子以爲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
之理性命者朱儒之所謂理之至純至精而不參以氣者也而
孔子乃謂聖人以道陰陽者順其理由是言之理氣可分乎不
可分乎是故論中所取以易爲主而孟子莊子之言并徵焉三
書而外概所不錄

物非靜不養孔子言止孟子言居言宅言息言集（集義之集乃集于灌木之集亦止義也）大易言艮皆言靜也然非虛不靜孔子之無意無必無
固無我無適無莫無可無不可皆言虛也莊子養生主一篇義
歸緣督督督者脉名醫書奇經八脉居前中者爲任居背中者爲
督凡脉皆虛通可循獨取督者不但取其虛兼取其中而不倚
任亦中而不倚者而獨取督者不但取其虛中兼取其在背於
大易艮背之義爲合也所以然者何也害生主者莫如知吾生
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生主之害開首即已
揭明艮背則無知身亦不獲也人亦不見也然後可以一意緣
督而全其生之主生主得養而生氣生理胥該之矣生主莊子
又謂之眞君又謂之眞宰君也宰也主也其義一也世俗儒道
兩家分主理氣至於神則不能復分故道家曰精氣神儒家稱
乃聖乃神其爲尊統可知以此爲養可不謂知要者歟以工夫

論用中者聖人之所尙也而緣督之義該之虛受者聖人之所
尙也（咸卦大象曰君子以虛受人）而緣督之義該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吾
有知乎哉吾無知也聖人之盛者也而養生主通篇大旨主於
去知而緣督者又該之耳食之徒以爲異端而不錄其言不亦
可哀也乎

緣督之義須與上繫第十章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
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一節參看督乃
中虛之義有所倚著則不能中必須將倚著之物一掃而空之
而後不期於中而自無不中是故虛爲中之本倚著之物其端
無窮意必固我適莫可不可約而言之不外思爲兩端就兩端

者較之無爲猶易無思爲難耳
無思無爲工夫最難理會理會不得則有以不思爲無思不爲爲無爲者矣不思則心如死灰不爲則形如槁木莊子所謂愼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者也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正坐誤會无思无爲之弊與愼到之非生人之行乃死人之理者正相同故孟子以爲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昔羅近溪先生做工夫置一水一鏡以誓心遂病夢一老人謂之曰君宿生操持太甚雖睡夢之中一念不亂是大病也近溪曰此吾工夫得力處何乃謂爲病老人曰天道無時不流行君遏抑天機反易天常若不速改生且不保豈

但病乎後見顏山農所言正與夢中所見老人同且曰但看孟子擴充四端之說如此用功何等直截如吾子工夫是使火不然泉不達也天機已斷不死何爲近溪乃悟由此觀之見易言无思无爲便去不思不爲其弊豈可勝言哉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較之無知妄作者猶愈故孟子猶以爲可至於心官主思思曰睿睿作聖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如之何其可以廢思故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斷斷乎其不以爲可也既不廢思卻要無思此中要旨果安在乎
易繫曰生生之謂易又曰神無方而易無體由是觀之易爲生氣神爲生神一而已矣天地定位則六子之氣自然生生相通

相薄不相射天機不容已也人而知止則一身之神自然生生定靜安慮得天機之不容已亦猶之天地天地一大人身人身一小天地無二象二義也大學首重知止大易首重定位止即位而知止而后其位可定也其以天地人身合而言之直指其所當止之位而欲人知之定之者則在上繫之第七章其詞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之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知崇效天德性之有知人身中之天也致廣大也極高明也溫故而知新也皆其崇之之功也而天位定矣是爲知天之所止者禮卑法地德性中之有禮人身中之地也盡精微也道中庸也

敦厚以崇禮也皆其卑之之功也而地位定矣是爲知地之所止者知本崇而象天禮本卑而象地所謂崇之卑之者非揚之使崇抑之使卑也但將知禮已成之性存之又存無改於其本然者而崇者自崇覆蓋一切卑者自卑承載一切宛然一清寧氣象天機流行太和洋溢天君淡定悠久無疆自然之符耳
養生主者去其害生主者而已孰害之思害之爲害之也然要去思爲是已遏其生機是其爲害有甚於憧憧擾擾者矣惟知崇禮卑則不鑿之智思如無思不勞之恭爲如無爲斯孟子所謂直養無害耳
人之苦於思者大端有三一是牽於物慾而思一是迫於憂懼

而思一是妄想游思知者非他卽明德也卽明命也卽良知也質而言之卽天也易曰乾知大始人秉乾德以生故具知大始之知而天卽具於心也推而尊之歸其在上之位天明威天明畏一切物慾之思良知所照自知理屈情虧自然威其明而畏其明自將有所忌憚而不敢思未來者猶未來已過者則已過現在者則自有正理在順理應之不用憂懼何用思至於妄想游思因此中無主故暇及耳亦既推尊此知帝天奉之神明凜之父母依之自不暇思也故知崇則無思也

人之苦於爲者只是妄爲耳禮者非他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卽物則也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卽天則也易曰致役乎坤又曰坤

作成物又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人秉乾德以生秉坤德以成故并其致役承天之德而秉之而主於作成禮是也子夏曰禮後乎後於知也禮之後於知卽坤之順以承天乎本然之智不鑿故本然之禮行所無事以則還物終日思而未嘗思者亦終日爲而未嘗爲也而行寡悔矣人有禮則安也故禮卑則無爲也

天地設位其中太虛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是之謂易行乎其中矣知禮性存此中无思无爲亦一太虛也而道義行乎其中矣唯其寂然不動是以感而遂通其遂通之處喜怒哀樂中其節依然是行而止動處仍靜孔子說到道義而止然曰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則神之得養可知自孟子言之則推到配義與道者而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是則成性存存不但養神亦并氣而養之矣精氣與神也理與氣也一物也莊子與孔孟之言一義也此疆彼界世俗之見雖與言讀書

昨讀唱道眞言以儒理講煉丹歸重煉虛其言眞得孔子精微之旨謹推衍其義如右蓋作聖成仙之要訣也豈但養生然生非小故生生之謂易天地之大德曰生養生與作聖成仙只是一事但乘有大小法有邪正如上所推可謂正法大乘不知視古人養生論爲何如

吾儕居今之世爲科舉之學何敢說到進德修業今以進德修

業之道作養生之術其義立地可以私淑不致驚世駭俗也而德業在其中矣

丁亥八月二十二日寫訖

狷齋毛先生耄年進學記

余年十八九初入崇實書院肄童子業時狷齋毛先生以知名士領袖在院諸生與余獨善而余亦獨樂親近之自後先生家居余則飢驅四出計至今四十餘年中間纔一兩次相晤而余於先生之爲人未嘗不夢寐以之也嘉慶辛未余由中書舍人出爲施南郡丞弟子介休張之翰五千里馳書問朝聞道夕死可矣一章講義余不能答轉詢於人卒亦未遇能解者自是時常研究死生之說太守譚蘭楣好談二氏學余頗然之然終以儒者不言死後事爲疑丙子秋冬余寢疾汴梁垂死復蘇買經書數種消遣旅愁一日翻詩至大雅文王章忽然有省曰此非

聖人之言死後事耶文王在上於昭於天然則人非文王其將昏昏地下可知矣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然則人非文王其將展轉拘囚不離鬼伯左右可知矣此其爲可死不可死之分也歟嗣門人景綸以關中李中孚先生二曲集見遺集中亦引文王詩以爲學貴可死之證蓋死後事古聖人未嘗諱言之宋儒以二氏之好言死後事與輪迴也以爲儒者言之則將有不闢異端之嫌故雖心知其然而終以爲諱人有謂人心死而不亡者朱子聞之曰是有此理然何必如此說是其諱言之明證二曲先生學術朱陸兼取至其明言死後事不避嫌疑自西銘沒吾甯也一語外實諸儒所未有也余得二曲證據乃於朝聞夕死之義確然不疑然唯時蘭楣已逝談學問者卑者爲科舉高者爲詩文有及於經世者便如聞鳴鳳性命爲言者竟未一遇其人強與人言人亦不答私心竊計舊交中意唯狷齋其人可與質證而先生之學向來墨守宋儒矩矱其能撤籬捐跡明目張膽大講夫言之疑於二氏者究亦未敢決其果肯否也庚辰秋杪由京抵里乃與狷齋通書問先生書來論及功過果報之事余之回書謂彼此衰老去死不遠此中昏昏前途墨墨了無可死之具是爲可慮果報尚非今時切務先生得書大動復以書詢余具舉生平疑悟緣由以告且爲寫二曲坐功圖以遺之狷齋大喜別覓二曲集朝夕研究懸圖於壁照行靜功自辛巳至

今五六年未有間斷方狷齋之初舉靜功也或者怪之舉以問余余曰而不聞周子之主靜而伊川見人靜坐即歎爲善學與狷齋亦猶行古之道也夫何疑或曰狷齋老矣行此何爲余曰唯其已老是以行之不容不急也或曰其義可得聞歟余曰言之長矣請爲吾子略言之今夫人也者天地父母之所生也全受全歸是謂人之第一義人體分小大皆欲全歸若二者不可得兼則捐小體而全大體何也陽主有陰主無陰主短陽主長小體形質地之屬也人見爲實而不知其出於坤之耦虛焉者也其數短其爲物也終歸於無大體神氣天之屬也人見爲虛而不知其出於乾之奇實焉者也其數長其爲物也久而總有

虛實之分唯君子爲能見之眞切無有顚倒是故膚髮骸骨人百計奉養者君子賤之天理良心人所不甚愛惜者乃君子所甚貴而百計以保全者也然同此保全大體之義而先聖先賢之與先儒所見又有不同者先儒之奉大體也因其大而大之故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蓋推之唯恐其不大也其事主於發散先聖先賢之奉大體也因其實而實之則曰古之學者爲己而已論語首章曰人不知而不慍易之首爻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皆爲己義也特以小體分人我而大體合萬物爲一體故成兼物己道合內外要之立人達人只完得一己之欲所謂修

己以安人安百姓初何嘗有人之見者存乎其中而曰疾沒世而名不稱哉故其事一主乎收歛曰侗綗曰潛伏曰屋漏曰無言曰不顯曰無聲無臭皆以狀凝道凝字意也用志不紛乃凝於神靜功者凝道之功至道既凝謂之聞道可死之具端在乎此人能宏道非道宏人設令未死之時神猶不凝少焉息斷凝之不及游魂爲變孰卜其伊於胡底哉曾子易簀曰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非謂至於此時他無所望不得已而但求正斃乃謂生平何求所求者正斃斯已矣者言別無所求也此以見聖賢聞道亦是爲己死乃已之盡頭果其正斃則於死爲可當爲學之初卽不求人知至此乃收生平功效耳非二曲

大儒不能透徹如此非狷齋根器深厚又豈能一聞卽信一信卽行慧悟勇決一至於此哉昔衞武行年九十勤學不倦自俗眼觀之不解其是何心性初不知聞道乃可死不聞道卽不可死去死愈近卽求道之心愈急如狷齋者是其明徵傳之後世安知人之不以爲衞武再見哉狷齋自辛巳用功起至今五六年來未聞其於境地必有所造聞其捐館時深以不余一見爲惜意其所造之境必有自知而不能告人而欲與余乎共喻者又或其已見前途又以急須用功之意轉爲余勸而惜乎余之竟未一見而自茲以往狷齋其遂不可得而見也已嗚呼狷齋壽至七十有九余年六十五以余自揣年壽萬萬不能擬狷齋

狷齋今既得意以去而余於可死之事一日未辦臘月三十轉眼到來欲擬狷齋從容就道其可得乎狷齋有靈其亦有以牖我否或曰髦年向學近世所希吾子盍書之以爲後學勸余然其言遂作此記貽狷齋令嗣令藏之俾世世子孫毋忘祖德云

道光五年歲在乙酉夏至後三日同學愚弟徐潤弟拜譔

敦艮齋遺書卷之十五終

敦艮齋遺書卷之十六

雜篇

答王冠山
答毛狷齋第一書
第二書
第三書
第四書
第五書
第六書
第七書

條答毛狷齋
論繼裔
再論繼裔

答王冠山

含谿先師第二子王冠山於丁丑秋自阜陽縣署遺書於余曰先生有心得語願書之以告我夫今世之所謂學詩文焉耳學之指歸科甲焉耳冠山已偉然作宰矣乃以學問可不謂有志之士歟余愧無以答乃以其所嘗聞於先師者參以己意書而遺之共十四段大旨宗陽明證以周子明道而亦不諱二氏惟其私意之所是而已文不成體語不避俗分別觀之可也倘他時所見又別續書以告徐潤第手記

信命一

事有本欲爲而卒不爲本不欲爲而卒爲之者一念之憂貧懼死使然也夫子爲人進一解曰貧不過溝壑須知志士不忘在溝壑死不過喪元須知勇士不忘喪其元然人情欲爲志士勇士之念終不敵其憂貧懼死之念夫子爲人更進一解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命該貧該死不能因其憂懼即免於貧與死天命不該貧不該死亦不因其不憂懼即不得免於貧與死然則人固落得不憂落得不懼落得爲志士勇士也

志道二

不信命者謂天下無不可智取之利無不可術馭之人機變陰謀無所不至無論其獲罪天人禍且不測當其心勞日拙時固

已入幽谷而坐叢棘矣此其大謬不待言若夫旣已信命其謬又有二一則委心任運一無所爲置舟江湖而廢帆櫓其覆溺可立待也一則率意冥行唯所欲爲帆與風背櫓與水違其覆溺之可立待無以異於廢帆櫓者也立於巖牆之下賢於不信命者幾何哉夫事有本宜之理物有自具之則事如其理物歸其則所謂道也信命之後宜正趨向舍道其奚適哉

務本三

事物無窮道亦無窮一部廿一史從何處說起就令博聞強記理會得許多預先備辦之死板格局如何合得上後來新出之活變事物截趾適屨爲害實多就令格局與事物十分脗合眞

意不存亦無效驗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道之隨時生出者方不窮方切合方眞誠孟子所謂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言本之能生道也言生出之道其運廣遠也所云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可立待者卽指拾掇陳迹以爲道不由本生者而言也天下之達道由於天下之大本中庸首章與有子之言若合符節志於道者所當深考也

存性四　此段係全書主意前三段皆此段引子也

大本性也孔子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中庸曰率性之謂道使性有不存道何由率欲存性者先須用成湯顧諟之功默識性體之眞夫性體之眞其時則喜怒哀樂之未發其地則不睹不聞其量則天地萬物一體無人已內外之分其氣則塞乎天地之間貫乎萬物之內浩然無絲毫欠缺其象則飛鳶之天廣大淸明而鳶猶未飛躍魚之淵默靜深含而魚猶未躍一謂之仁言其保合太和者也一謂之明德言其虛靈不昧者也此處用力之法无思也无爲也存存而已戒愼恐懼言其存存之嚴密也把定牢關識查出入不放一毫物欲夾雜於中不放一毫氣習染污於其內也至於事至物來的的眞眞從性體上發出之第一念一直行將去渾渾灝灝直是上下與天地同流安得非道若存處不嚴密以致他族竄入改換種子則萌芽所發安得

不差乎是故自凡人以至大賢未有不以存養爲要功者也

虛寂五　自此以下至七段皆申明上段欲識性體之眞見其不可不存也

虛無寂滅自來斥爲異端按以虛受人孔子之言也寂然不動孔子之言也虛卽以爲無寂卽以爲滅其說誠過然並將虛寂兩言抹煞則亦過矣性體眞際惟虛寂兩言爲能形容盡致用存存之功者但能虛還其虛寂還其寂自然發皆中節不遷怒不貳過彼其未發時原無舊過宿怒根蔕留滯胸中也怵惕惻隱之心猝然便有以其乍見孺子將入於井時未先有納交邀譽惡聲諸念計較遲疑也虛寂之效如此斥爲異端豈孔子之言非耶

分際六（此義發於象山暢明於光山胡氏開首四行全用胡氏語意實正學中緊要關鍵而宋明以來迷頭認影者也）

陰陽第二太極第一道第二性第一自來以道爲第一就道求道誤矣奇耦未分聖人不能畫太極正面自兩儀以至三百八十四爻凡所畫者皆陰陽喜怒哀樂未發聖人不能言性體正面四書五經凡所言者皆道人見聖人之言道也遂以道爲第一就道求道愈求愈遠是以夫子曰予欲無言此語與易有太極一語詞異旨同一則欲人於畫前認易一則欲人於言前悟本也知此則知用力於不睹不聞之地無落空之可疑正扼要之良法

有無七

沖漠無眹中萬象森然已具人疑其無故孟子曰萬物皆備人疑其無因妄增私意以有之故孔子屢言無以正其失如無適無莫無可無不可無思無爲之類不一而足至指無言之天以示人而所以發明性體者蔑以加矣言有所以治人妄無之弊言無所以治人妄有之弊苟有無之不設何有無之可言故張子曰至人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蓋言性體也

推致八（自存性外此段爲至要存性立體也此段致用也）

體上打澄得淸眞用處自無差錯體上蓄積得厚實用處自然健旺沛然若決江河之勢其得力乃全在與木石居與鹿豕遊之時爲文者曰未落筆時文章由我既落筆後我由文章講學者曰一念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至於我無自由分迺始檢點謬誤策勵委靡自賢於了不檢點者然其爲力亦僅矣所以古之人力爭上流全於爾室屋漏物未交感處大做存養工夫及至用時舉而措之已耳故曰率性率順也言其不逆理不費力也雖然莫謂此間無用力處也易曰憂悔吝者存乎介又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又曰極深研幾蓋由體入用之妙介必有先動之幾物動而感心動而應性本善故先見者吉若存養未密有私意習氣夾雜其中則先見者不吉其動甚微吉不吉亦甚微故須研所以能研者以德

本明也陽明所謂良知也研之而知其吉矣而得失之私聞見之習依然割捨不下依違遷就間差以毫釐謬以千里大學古本特重誠意力戒自欺正在此處陽明所謂致良知也大智慧人提出此心立乎萬物之表俯視一切人我無可分別得失聽其自然浩蕩乾坤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行乎其所不得不行其止也良知炯炯事理物則不能自昧顯諸仁也止有所顯止而不空無以異於行也其行也以理還事以則還物良知炯炯有以自安藏諸用也行得所藏行而不鑿無以異於止也到此地位體用一如而學成矣

克己九（此就推致中抽出緊要關頭乃推致中可以用力之地也）

有我者學途中徹始徹終之大患也私念萬端不起於我之身卽起於我之家人性本善艮知炯炯一有我而其明蔽焉是故存性之功必戒愼恐懼以防夫有我之私然後大本立大本旣立達道自生乃又苦於明明知之而不能誠其意者亦我之私牽制之也惟聖人乃能無我自大賢以下皆須克己己卽我也克之之方直斷而已故曰勿視勿聽勿言勿動然惟大智慧人乃能如此剛健以致其決其次則須借徑以克之庶乎易於爲力借徑維何前篇信命之說是也信得死生貧富皆有命數超然脫出從吾所好將一段艮知尊爲君主奉爲師保遵其光明所照之道浩浩落落一直走去將一身一家打在大衆身家之

大公中聽天由命更無所庸其迴護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進退禮義全算在此此行道時克己之艮方也故於篇首卽列信命

主靜十　此就推致歸挽存養也

無事時爲靜有事時爲動無事還其無事靜之靜也有事而行所無事動之靜也動之靜本於靜之靜靜之靜貫乎動之靜欲於有事時行所無事須於無事時還其無事周子主靜之學以性統情務大本立大體也後儒疑主靜之偏而別立主敬爲宗旨或矣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論語曰仁者靜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夫子贊之曰動靜不失其時主靜之旨出於艮背合於生以靜始詣以靜終之理疑主靜之偏則艮其背而遺其面豈曰不偏孔子胡爲以時許之程子定性書胡爲亦主艮背而謂其有物來順應之效也哉

爲己十一　此與下段申明正學之旨此對治爲人之弊

世謂心性爲爲己之學經濟爲爲人之學此其說非也學本爲己之事第萬物一體人己相連但求脩己而安人自在其中安人是脩己效驗不能安人己之不脩可知脩己是安人工夫己之不脩人之不安可斷彼爲人者後世之弊聖人所斥焉可與爲己之學對立門戸乎卽如爲官者簿書案牘莫非爲人之事其實都是爲己之事一事不善性分艮知不能自昧心則愧怍

不甯身則坐卧不安矣大學以天下爲明明德之地夫子教子張以天下爲爲仁之地正是此旨苟舍簿書案牘別求心性之理知其於心性之地終古茫然矣

求仁十二　此對治求名之弊

人各有求非名卽利天姿高者或能不囿於利名之一關透者鮮矣夫子一則曰求仁再則曰得仁不但不以成名勸人且於乾初九爻明立禁戒曰不成乎名蓋人心不兩用求仁則忘名求名則去仁旣已去仁惡乎成名哉夫名者實之賓實至而名歸常也實至而名不歸亦常也君子本不求也泰伯三以天下讓豈嘗預知後世之必將有夫子之表而出之

也者而固甘爲之矣何也其仁得也仁得於己譬之飯飽於腹自適我體豈願人之知之也是以聖人立教知誤天下後世聰明俊傑之才俾其學之不得至於有成者必將在名故於其爲學之初卽誓之以不知不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嚴立閑閑範其心志使以全副精力葆厥天良父子相隱仁也不計人之將謂其不直也逝而不陷仁也不計人之將謂其不仁也不忍食羊棗仁也不計人之將謂其食膾炙之忍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仁也不計施之博不博衆之濟不濟也夫曾子之卒也童子不言簀亦不易其簀原未嘗不正何也其心安也童子既言簀如不易則其簀爲不正何也其心不安也此以

見聖賢之學自始至終止此安心一事心不安而求其安是爲求仁心安而無幾微之不安是爲得仁形跡在所不顧況於名乎哉

學問十三 此段申明功夫大意所以解惑而防誤也

夫子以多聞多見自居又以爲非多學而識者程子讀史書不差一字又以記得許多爲玩物喪志世遂謂學術中本有兩途前半一說朱子格物之所宗也後半一說陽明良知之所宗也此其說非也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程子釋之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此兩段話乃千古學問正旨卽前夫子程子兩段故事也夫子多聞多見爲求放心非圖記得許多也然則朱子格物之學亦是爲求放心可知陽明良知之學專求放心而因不能不用力於學問亦可知人當馳情博雅時不得不與之痛斥其非使之返求於心性若既知心性爲貴則古書今事正恨聞見寡少不能發明大本達道之旨趣輔助存性行道之功力孰謂博學審問之可廢而可緩哉但須於博學審問時切須記得孟子程子之言不是靠學問做事功只是靠學問來求放心放心既返自能生道自能做得事功也

生死十四

行程者雖千里萬里必有指以爲歸之處而後可命駕舉步其

中間路途夷險天時寒暑旅館美惡皆可隨遇而安不以阻其邁往何也志在所歸其餘不足以爲欣戚也人生百歲爲程至大行之者指歸安在歸名利乎榮枯得失不可憑矣歸子孫乎賢愚有無不可定矣且就令名利子孫無不如意於自己分上究竟有何干涉則是無所指歸也既無指歸則不得不以路途夷險天時寒暑旅館美惡爲欣戚啼而笑笑而啼荏苒之間景迫桑榆回首生平寃哉勞碌此王右軍所以臨觴咏而興悲痛致歎於脩短隨化終期於盡者也余辛未出丞南郡門人張申甫五千里走書問朝聞道夕死可矣章茫無可答返按朱子註解論語生死事原始返終全舉易詞也生順死安仍用張子

西銘語也罔圖吞棗不能知其意味後讀古之學者爲已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二語似有所省丙子冬卧病汴梁百餘日偶取三百篇讀之至大雅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忽然有悟又取繫詞四書反復觀玩乃知古人爲學當其命駕舉步即已指死以爲歸其終身皇皇者無非謀其死之可而所以分別可不可者一視已之仁不仁夫是以所爲惟已所求惟仁而一生際遇或幸或不幸無往而非行其心之所自安曾不以富貴貧賤患難夷狄動其中而變其所爲所求也夫人生何始始於天耳天在上者也昭昭者也始於天其終亦宜返於天始於天之在上而昭昭其終亦宜返於天之在上而昭昭返於天之在上而昭昭其

死爲安是以可也然不能自然而返於天之在上而昭昭也天之生人命以性焉保合太和有善無惡故謂之仁仁爲欲累則失其始之所以生失其始之所以生則其終也亦終於地焉耳有終於地之在下而昏昏焉耳欲返於天之在上而昭昭不可得也如是而死其死不安故不可也計人生百年内時時可以死而其仁又時時不可以死夫是以終身皇皇惟已是爲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惟仁是求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凡以謀其可死者而已耳嗟乎爲人而必預先計及死事鮮不笑其迂矣然不窺透此關則終日行程不自知其何所往隨波逐浪墮入苦海處約處樂無一而可不可死者先不可生惟其可生乃能可死如不欲預計死事即謂爲已求仁爲現謀生理亦無不可

以上十四段以第四段存性爲主而第八段推致次之一二三段此以引入存性也五六七段申明性體見其不可不存也存性爲統體工夫推致則由體入用之要旨第九段克已申明推致又要旨中之要旨也第十段主靜由推致挽歸存性以見其當主也第十一段爲己第十二段求仁申明宗旨大意第十三段學問申明功夫大意且以解惑而防岐誤也第十四段生死則揣度之詞所謂疑而語耳以其爲不可不語之事故姑語之謂之存疑亦可　丁丑十月十四日

自記

答毛狷齋第一書

手書下逮如荷百朋捧誦迴環且感且媿弟非能淡於榮利者惟自知鄙拙已甚有道之貧賤雖恥而安此番宦遊外迫於債主之追呼內迫於家人之責望勉強就道非其本心今果棄甲曳兵而歸疎者笑之親者悲之有靦面目如汗如甲之不遑而尙何榮且樂之有然臣力已竭衆所同諒自返梓以來跧伏敝盧苟延歲月自外觀之淒涼寂寞乃一龍鍾之夫計無復之者耳而私心竊有以自安不榮之榮不樂之樂非知己如足下不能深鑒及此也至來翰後幅云云因相愛之深遂致相稱之過與弟之爲人殊不相似誠吾兄一人之私臆而非公評也弟自

饑驅以來至今四十年所見當代先生大人或以學問名或以文章著或以德性稱或以政事見以己之才方彼之詣不啻螢光之覦日月望洋而返夢寐中不敢作步趨想譬之蓬茅之子至京師覽廷廟謂之見大則可謂即廷廟中人可乎哉弟胸中茅塞猶是聲色貨利之俗人耳撫躬自歎涼德實多惟仁義道德等名目作何訓詁因教授生徒講解時文不能不習爲口頭禪亦嘗於稠人廣坐中侈口而談在仁而不佞之儒或以爲能然於躬行實踐之君子不啻鑿枘之不可以兩相入涇渭之不可以兩相昌矣來翰所云豈所能當徒使弟聞之而心悸汗流無地可以自藏也雖然性分兩字往聖先賢之總彙也人之所以爲人者此也學之所以爲學者此也弟四十年閱歷及於此者纔有一師一友兩學者耳吾鄉之士談者絕鮮而吾兄雅意拳拳以此見教不但空谷之足音亦叔季之鳳聲也弟嘗謂崇實書院舊友中才識出衆者惟茹村中倫兄與足下耳由今觀之竊自負賞識之不謬也弟行年六十矣每念桑榆景迫回首人世如道跡如棄灰至臘月三十日時將何恃以爲不負此生者乃知人不知而不慍論語開首固已爲吾人深計及此而向來眛眛之爲可悲也足下之齒又長於弟豈亦長念及此也不然何其拳拳於性分乃爾耶既承不棄明年彼此可謀數日快談共相商確庚辰十一月二十二日同學愚弟徐潤第頓首

答毛狷齋第二書

長君辱臨奉到手書儀渴之私爲之一慰吾兄耄年好學不恥下問慚愧慚愧內返苦索了無可以報命者也無已則謹陳其所嘗致疑者而仰祈足下敎誨之夫不知不慍成德之事吾兄不能探何況於弟弟所以語及於此者因頻年以來日見衰朽屈指臘月三十日無復幾時因念吾人所習者語言文字所求者富貴功名無論所習之成不成所求之得不得至眼光將落時乃都無用處若謂人之一死便如草木瓦石全無知覺則志士仁人非殺身以成仁乃殺身以成名耳稱聖稱賢誰領受此爲此說者方自託於大儒之不語輪迴以求自別於釋氏而不

知以死爲無其說乃大便於日暮途窮倒行逆施者而曾子之易簀子路之結纓之類乃眞第一等迂闊癡人矣夫存吾順事沒吾甯也但觀沒字下之吾非即存字下之吾乎既沒之後不但有吾而吾且有甯不甯之分是以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又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反而觀之非文王者其將在下而昏黑於地拘囚於鬼伯之左右可推而知也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如文王之詩西銘之說死而可者也反是則死而不可者也吾人之語言文字其果可用以死乎而況於空疎者乎富貴功名其果可用以死乎而況於不得者乎然無怪其無可用也當其爲學之初固已誤也死者切己之事而所學者爲人之術以爲人之術用以求切己之效胡可得也乃悟古之學者爲己一語的係聖人學問宗旨是以於第一章第三節便即說到此處本以爲己人之不知又何慍也己有小體之己有大體之己小體之己死而即亡者也殺身者殺其終亡者也大體之己死而不亡者也成仁者成其不亡者也仁者心之所以爲心己之所以爲己也心不昏仁不亡則可死否則不可死人能宏道鬼不能也淸心存仁之功必於生時爲之死則無著力處矣是以聖門以爲己求仁爲爲學宗旨蓋自爲學之初但求其可死乃爲己第一眞實切要著落處曾子曰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言其一生所求只是正斃更無餘事也弟於十年以

前便已著忙而立心不恆總未下手做些工夫今計死期愈近是以愈著忙也此事不可與後生家說恐遭揶揄乃老人中可與言者遍覓無人歸里後曾與某公一提遭其大笑夫我欲仁斯仁至矣聖人之誠言也豈欺我哉足下之年之聰明之胸襟久已知非凡鳥是以前試一提而果以下問也弟聞之而喜可知也是以再言如以爲然者彼此再商可也

答毛狷齋第三書

來書內省甚深自訟甚切下問甚誠閣下其今日之古人乎拜服拜服自顧空疎愧無以報事不獲已姑妄言之亦欲吾兄之正其差謬耳按沒甯乃爲己之學自得之事也自得之自知之本不求人知亦非人之所及知文王之甯周公知之而頌之者知鬼神之情狀聖人之能事也非知之以其昌後也如以其昌後知管蔡獨非其後乎而何嘗昌哉理之與數或相應或不相應君子於此但就數以求理不執理以爭數執理以爭數之失而天下無可信之理就數以求理之得而天下無不可處之數此怨天樂天之所由分也至於不相應之故知之非不佳然孔

孟之言皆囫圇推至天命而止天命以上不求甚解殆所謂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者也夫張湯酷吏七葉金貂酷吏自不可爲不問其七葉可也文王大聖二叔畔亂大聖自可爲不問其二叔可也此之謂不執理以爭數舜禹遇頑父何以應有是父不問也幹蠱而已堯舜遇傲子何以應有是子不問也傳賢而已此之謂但就數以求理也爲己之學未遇其人無現成俗樣可舉不得不求之於文然今所謂文卽當年之俗當年之俗亦卽今日之俗文之與俗本不分也文中爲中下說法者約有兩路朱子一貫章註曰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耳夫子知其眞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旨卽應之速而無疑也是朱子之學由用返體由道歸性者也此一樣子也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欲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是孟子之學由體及用由性及道者也此一樣子也自明及今例遵朱子惟陸王遵孟子以今考之孟子之言與大學之絜矩中庸之立大本以生達道者合且道之科目皆古人陳迹板格恐不宜於俗又其數煩多雖盡考之亦不敷俗用而人亦不能盡考格物致知聞其語未見其人而心則人人所有雖粗蠢俗人亦能知解是故朱子格物之學於文無不考文而不俗者也爲中

下人說此法使人心目不了然者也孟子之學亦文亦俗者也中下人亦心目了然也今俗語云睡到五更頭手托良心問一問良心上過得去過不去此非現成樣子卽文卽俗使人心目了然者乎從此下手用功不亦可乎方今耳食者多言及陸王隨例斥爲異端啾啾口語紛不可解今不說陸王而說孟子亦可以免於爭端也閣下於事理當然之則自謂粗知其故而苦於誠正之體不立脩齊之用不行此亦足以見由用返體之不能得力矣夫誠正之體天所與也人同具也具而不立雖有如無故孟子曰先立乎其大者立如立君之立尊之而聽其令也然此間有岐途人性皆善性具於心由性而發無不中節因心

作則之所以爲聖也不善之習習與性成自以爲由性而發其實是由習而發乖節悖道師心自用之所以爲狂也故立心者不可不洗心不但要不好得念頭要洗去即要好得念頭亦要洗去何也要好則近名要直則證父攘羊矣要仁則從井救人矣洗到覩聞皆淨聲臭全無方謂之獨方謂之一方謂之靜專方謂之艮背過有感應都從赤心片片中發出自無不善何也性本善也閣下有意於誠正之體據弟愚見謂當如此下手用功也功過格始於袁了凡爲名利而立功過其本已差且亦瑣碎難行行之轉令人心地紛擾不能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就其術而酌變之計過以爲戒再犯可也計功不必也大易之

道要於无咎安得有功一計功而流弊百出矣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董子之言胡可改也與人打交關宜信而信宜惠而惠信惠得一分便成就得一分大小非所論也何也所謂成者成其心之仁也事有大小心無大小耕稼陶漁者此心登庸在位者亦此心已溺已饑者此心簞瓢陋巷者亦此心譬之水月江湖之月池沼之月盆盂之月月之全體無以異也豈有大小哉此事惟論心體不論事功業之富有俱所以新德但可新德業之大小在所不計且不但不計大小並不計成否何也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所立幾人所達幾人不計也施不必博也人果立否人果達否不計也衆不必濟也成功以心地言不以事迹言也是以謂之爲爲己之學也野老鄙夫氣象質而不文樸而不華直而不曲簡易而不繁碎此正好處非壞處也是故謝東山身爲三公而寢閣有山澤之儀君子韙之今之所謂臺閣氣象而貴之者古人所謂肉食氣象而鄙之者也所處者不學無得以肉食之心加之以鄙野之氣則無取耳而閣下豈然哉聞道二字眞面目非已造其境者不能知也懸而揣之那得幸中吾兄云云或非謙詞第以弟之未知而例之而知其然也但道率於性性具於心唐虞傳心學問求心心性者天下之大本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弟近年以來於此處却曾審觀而深信之食芹而美負暄而適欲爲知己獻也聊就

書答語無倫次閣下摘其謬者而斧正之幸甚

答毛狷齋第四書

接收惠餅具見毋飯不忘之意遙望台雲默伸拜謝前者承諭索書慚愧之甚弟本不善書亦從不於此加功雖嘗以此應酬豈足以塵長者之目哉無以塞責仍踵前日辱書之意錄二曲學髓畧以獻義不主乎獻字也按二曲陝西人姓李字中孚國初累徵不起其學大旨宗孟子象山陽明而亦不背程朱全集中格言至論不可勝舉而原其要旨則學髓畧足以括之解畧之說言言正旨字字中鋒毋舉一句耐人十日思吾兄誠沉潛反覆於其說則何如爲仁何如爲得與夫朝聞夕死之義必有恍然而悟便欲急起直追者此事弟於三十歲以後便聞人

道自後讀周易四書與象山陽明之書似有信處而正言直指無所避忌則莫如二曲亦曾於敎學時舉以語後生絕無入處葢根器厚而聰慧具者若是其難得也昨年歸來念吾鄉同人中除後生不能認識外可與語此者惟中倫兄與足下耳而中倫兄僃淡孤高與人少通往來雖常心儀無由牽裾聒道而吾兄則數十年來所常通欵者故昨年猥奉小札姑引其端吾兄果卽滔滔乎其來前者具覆亦只姑據所詢登答其所欲傾廩倒囷而獻之者卽此畧說耳弟開春移館於省城竊意吾兄閱畧後必將有若決江河者倘有談論冀見示以開茅塞

答毛狷齋第五書

屢投無報感怍無任學髓畧之旨弟竊嘗考之經書參之儒先之書篤信其爲千秋絕學然求一同志相與商確者而不可得人越聰明神越擾攘去此事越遠葢富貴功名相語言文字相分門別戶相耳食相有一不除則不能參入元微起其信心而究其所以不除之故則根器淺俗了無夙慧焉耳今足下一見之而卽解之而深信篤嗜之非利根大器何以能然弟既爲足下喜又自喜其鑒別之果爲不誣也來書嘆有恆之難謂學不能時習事必有助忘未免畧自畧而我自我誠然誠然此豈惟吾兄之患固卽弟之深患也豈惟吾兄與弟之所患抑亦天下

人之公患也雖然三復吾兄來書所謂朝漸夕摩以爲消遣之資老死後已者其立志不可謂不篤而其所擬火候之法正在勿忘勿助之間其用功亦不可謂不善遠在三年近在期月有以決足下之必將有得也弟奔走衣食至今未已垂老精神能有幾何疲弊於諸生文課之中以視吾兄瞠乎其後可知也弟近年來好看易經於先後天等畧猥參一二瞽說毋與同人話次取爲標柄年家子王萬目固請筆之於書鄙淺穿鑿不足以塵方家之目今將赴省須以稿紙付王氏以踐前約又無暇錄副本奉寄無以塞前日見索之命謹以管見大意別書一紙副呈電照足下覽之而知其不足觀則亦無容再索前稿矣又弟

近日選錄陳白沙王龍谿語若干條其旨與二曲互相發明朝夕觀玩良有裨益原本弟須攜以南行此間新國趙生錄有副本足下如欲觀或托徐徵兄弟借其副本照鈔亦無不可壬午正月十九日

答毛狷齋第六書

狷齋閣下聞精神清健尚能教孫孩讀書此種雅福非甚盛德烏能享受良可羨也亦可妬也弟以館俸爲生文詞之事不敢不勉雖精力尚可支持而強弩之末竭蹶已甚吾衰之感時時有之目下大兒攝館弟偷閒爲河間之遊定於二十二日啟行計秋杪可歸究其情事乃比於小書生之逃學亦可哂也見賜鴻製提不於倫使弟驚訝閣下蓋借弟發端以吐其胸中之鬱積耳捧誦數四其中深造入微之談層見疊出重拈覺字是得儒學門中大總持如理學者廣而備考性學者會而能通心學者直探其原以是言覺可言矣又云大道之傳惟其眞不爲

其似天下未有不出於天理之本然而徒以其私智遂能有合於人心之大公者是皆會萃諸書觀其廣大得其精微篇末云學聖學心聖心皆後世之稱必有所據以爲傳而自謂猶有疑焉嗟乎談及於此刊落膚肉獨標眞髓直須從顏子卓爾孟子躍如處領取吾兄之疑非謙也眞實語也何也弟之茫然於此亦已久也豈惟吾兄與弟當今之不茫然於此者不道全無敢云希有孔子沒世不稱去聲之疾孟子聲聞過情之恥子思衣錦著文之惡閣下蓋已確有所見自警之餘警及於弟所賜多矣先儒以貨色名爲學者三關而名關尤爲難過賢如晦翁猶不及此四書中如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聲名洋溢乎中國等語皆

是言在上之聖人令聞廣譽不願文繡自是有爲之言若學者實脩則須將名字全然抹煞方於爲己之義有少分相入是以論語首章即以人不知標爲準則而中庸特以遯世不知歸之聖人乾文言於潛龍初脩即以不成乎名立定根脚何也不如是則精神洩露不能造無聲無臭境界不能至於文王之穆穆也而晦翁則曰不顯豈不顯也夫不顯即無聲無臭也即穆穆也眞不顯也所謂道心惟微也而豈豈不顯之謂哉邵子曰一念未起鬼神莫知吾人於眞實處無絲毫相應而虛名播越皆生平作僞之驗耳豈但可恥抑亦可畏兄文篇末及此正搔著弟之癢處故不禁有慨乎其縷縷也來書閑邪非艱無邪爲艱之嘆誠然誠然然不造無邪境界畢靠防閑終歸踰閑故人心退聽之說後儒非之謂是克伐怨欲之不行終不可以爲仁傅青主先生云儒者謂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生平其意可謂嚴切然士大夫怕他所以有手鬆手脫時若只尋常淡淡得看去鬼不向人不怕處作祟也青主開此方便法門其旨微妙可思先天方圓圖惟邵子能用通觀先儒亦未有明切發揮者所見胡氏圖書以方圖發明皇極經世之法然自謂不知如何入用則仍不解耳近來看李桐溪先生遺書以圓圖發明象爻之詞亦不甚詳備大約是個數學縱得其門亦非我輩此時心力所能追究況門亦未得則姑闕爲宜尊德性而道問學一

節朱陸異同至今聚訟明儒王陽明云道問學是尊德性工夫其言與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已矣之言相合鄙意然之葢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故新厚禮皆德性也尊非空尊須取道於問學其致盡極道溫知敦崇則皆問學也道問學正所以尊德性只是一件物事並非兩套功夫偏主顧非空空調停亦不是也若夫講學之與應試判然兩事講學用古本後之大儒莫不如是至於應試恪守補傳講章可也

答毛狷齋先生第七書

謹讀手翰所述仰見吾兄耄年脩德之勇覸弟之道聽塗說毫無實得者過之遠矣而謙光卑牧情見乎詞德愈高者心愈下誠哉是言徵之吾兄而益信矣弟太原之遊得友曰張靜生名廷鑑辛酉詞林即弟之居停主人也其人篤實和平勇於進道弟遊燕楚十餘年得友譚蘭楣一人不幸早逝今歸來兩年東得閣下西得靜生氣類可謂不孤矣所作喜怒哀樂之未發文於道體卓然有見弟之所欲言者吾兄既已言之弟何庸再贅乎札中致廬得主腦從容得火候並批點呈覽請政弟非冬在省因與靜生說中庸筆之於書者約萬言又有日出之巵言若

干條精神不濟不能錄以請教然約其大旨不過數端一曰理氣不可分孔孟道性善正指氣性本善而分義理氣質為兩性者非也一曰性善故德明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聖有明訓而以曰德本明知本良故率性為道古人顧諟戒慎直從性地入門明善為求之於天下之物者正犯外鑠義襲之弊其說非也一下手而後儒之就道求道不務本以生道者非也一曰性體正面形狀只在一明更無餘物至善不須加善而後儒因避二氏空虛以已發之理實其未發之體致蹈意必固我之弊者非也一曰求仁存心養性心是生氣性是生性仁是生機皆理氣之合而後儒單拈理字脫去氣字以致一切蹈空而氣化感通遂不信於天下者非也一曰戒慎工夫皆自然之機而後儒一向說得過於嚴重者非也總而言之孔子之教孟子得其宗象山之立大陽明之良知直宗孟子周子之主靜明道之定性亦皆日夜之息之學責泉重本之旨也是爲正脈而從窮理格物入手立補傳以教天下者自是朱子之學耳夫道性善者孟子之學之大本也而朱子判爲不密使孟子於此處一差豈不全體皆差是以孟子之戒者曰外鑠曰義襲曰雨集曰行仁義而朱子則正以外鑠義襲雨集行仁義教人者也一則自內而外自體而用自本而末一則自外而內自用而體自末而本判然不同所謂差以毫釐謬以千里者此也弟與兄相隔匪遙而晤談

無由筆底難罄其萬一擬欲秋涼時勉赴兄齋作數日快談未知力量果否能然也此覆並候春秋不既癸未新正五日

答毛學博思憲

伏讀大撰三條具見留神心性之學足下年已望八而勇於自修如此令人欽佩之餘彌臻觀感弟之於此悠悠無志殊少體驗不過以資談具耳既承虛懷下問謹抒所聞以對伏乞賜之斧正是所禱切

第一條謂虛明寂定以誠爲本可謂片言居要善發中孚先生言中之意乃以弟所聞則虛爲明寂定之本抑亦誠之本非誠而后虛乃虛而后誠也葢性體原於乾之實其本體之實本明本寂定其有不實物欲間之也故乾之文言曰閑邪存誠謂閑邪便是存誠之功中庸之戒愼顏子之克己孟子之寡慾周子之無慾皆閑邪也邪無不閑則還其不睹不聞之本來面目而虛一虛而無聲無臭之本體豁露矣朱子曰中虛者實之本中孚之卦以孚屬虛此之謂也虛者物欲虛實者本體實本體既實而明與寂定不期其然而然矣老子曰爲道日損陽明曰爲學只有個減法減得淨便是聖人是以咸爲下經之首專主人事與上經之乾實相配而其大象曰君子以虛受人咸之虛與乾之實是二是一有閑邪之功然後虛有致虛之功然後實也

第二條言性命而原於太極是已細玩脈絡似猶未極分曉惟以天地陰陽道與氣性與命理與數歸之於一實爲折中要語以弟所聞太極與無極不分理與氣不分孔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之前無所謂無極也兩儀者陰陽也陰陽氣也一陰一陽之謂道不聞二氣之外別有所謂理者之爲道也天命之謂性子思述孔子之言也不聞命之爲氣而性之爲理也其分性命爲兩者道家之言也其分理氣爲兩者程朱之言也孔孟無是也是故集義者致力於理也而孟子以爲即是養氣日夜之息致力於氣也而孟子以爲好惡之近即是存理也以上云云先儒辨論聚訟不可屈指以孔子孟子之言折衷之則性命理氣有如是其不分者也

又第二條總是辨道字按之六經道是第二而自來先儒以道爲第一者誤也未之察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者道也其前有太極焉太極第一道第二也論語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道之前有本焉本第一道第二也中庸曰率性之謂道性第一道第二也性即大本道即達道也夫道不於道始而自來以道爲第一者何也因可言者只是道道以前不可言猶之可畫者只是陰陽陰陽以前不可畫也孔子恐人之見伏羲之畫一陰一陽之道而遂以道爲第一也故特補之曰易有太極恐人之見六經之言道而遂以道爲第一也故特補之曰予欲無言無言者何義太極者何物非所謂大本乎然以此示人而後人猶不免以道爲第一義而就道學道焉專以窮理格物爲入門下手之地而絕少務本以生道者惟象山陽明之學一則

立大體一則致良知頗得孔門務本家法而近代例以爲禪而斥之何惑乎論道者紛紛而卒歸於迷亂也哉

又中庸一書只是講得道德二字道德非二物德乃道之體道乃德之用體立而後用行故處處從道歸重德乃德之爲物其體不可見故處處說他隱微曰不睹不聞曰隱曰微曰於穆曰不顯曰人之所不見曰不大曰無聲無臭皆恐人之不察乎德之爲體而忽之而欲其返觀內視以致力於隱微也曰君子之道費而隱費者道也隱者德也費而隱言道之本乎德也曰鬼神之德微之顯顯者道也微者德也微之顯言德之末乃道也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不貳德也不測道也將不測縮歸不貳將道縮歸德也至於苟不至德至道不凝而其義益顯矣統而觀之一部中庸由一說至萬言德之乃生道也由萬說至一言道之生於德也修德重也立本要也然則人之爲學而先求道置德爲第二義者其說可謂通乎講窮理格物以爲得大學本義者於中庸首章當何如講說戒懼愼獨中庸以之爲入手豈與大學爲兩家學問乎陽明之古本大學與朱子之更定者孰與中庸爲相合乎然此非數語之所可分曉者因來問姑引其端耳

第三條仁義禮智之說嘆讀書之掩卷茫然此人之通病然是五者在人心耳求之書卷何惑乎其茫然也以弟論之猶幸茫

然之後臨時處事可以問之本心之良也不然就道學道舉古人仁義禮智信之迹而求以施之於如今事物之間其拘迂之害至於截趾適屨者豈可勝道哉

八月十三日由館歸家冗雜中草草奉覆荒畧已甚惟足下詳敎之幸甚

諭繼畬書

壬申二月二日接爾辛未十月五日由京寄來之信閱之欣慰悽愴我爲草介浮名骨肉分離眞成嚼蠟歸來之計時刻不忘然歸亦談何容易只好且作遷延再看行止耳南沱至巴東三日程巴東至施南六日程施南至利川三日程已不甚遠故雖患難之餘尙能案站抵署但顚連形狀不堪回顧托鉢無門誠如敔廷言然並未嘗缺乏皮衣硝出尙有可穿者不至受凍壽山一死一室中人財分飛化爲烏有當日之花團錦簇恍如一夢誠令人有悲痛嘆息者矣雖然豈惟壽山大千世界總作如是觀古之智者所以爲之哭笑無常也從此悟徹便入解脫

門以身涉世而生眷戀之情者非也生厭離之念者亦非也苦樂諸境隨緣了達而已不與焉哀至則哭樂至則笑哀樂不必異於人但不於中加一番取舍執著念頭佛曰自在菩薩儒曰素位君子

爾聞我落難欲來同辛苦此心爲不可不有之心不有此心是不仁也此事爲不可果有之事果有此事是不知也衆人沮之自是而就中蘭墅之言尤爲詳透

蘭墅天才明敏遇事如錐脫穎無不了辦言不及我謙也至云我斷不至束手無策似也而猶未抉其所以然夫我非有策者也毎至窮時輒有救星試之旣久已亦遂不憂以聽夫救星之自至而果卽至人不知此遂以我爲有不測之策矣而不知其總由天命我無伎倆也雖然我非臨時而方待救星也乎昔心中一切私己薄人忌嫉洽實陰賊短絕便宜巧詐諸念頭凡有傷於天心仁慈公普者時自剪除秉一箇空蕩蕩熱騰騰底心委命投誠於天以待其救星者也然救之果至不敢作感格想仍作儌幸想耳而猥曰策哉

若夫處事之策則有之其法亦如行文然一題到手立身題外就題中自具之脈絡出之而已矣一事到手置身事外就事中自具之層次爲之而已矣題不能有正而無反事不能有好而無歹不置身於外將以趨避之私泊之而端緒迷矣易曰艮其

背不獲其身置身事外之謂也行其庭不見其人就事中自具之層次而爲之之謂也以此爲策本無所策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子曰吾有知乎哉吾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然則明不足以察事奈何曰其法有二朱子曰舜之所以爲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此一法也曾子曰爲人謀而不忠乎朱子曰盡己之爲忠非必己爲明無不照之己也就現在之已盡之而已矣此又一法也然則無可如何之事奈何曰宰我嘗慮此矣井有人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金正希曰天下無可如何之事雖聖賢與庸衆共安於無功沒法之事付之沒法卽其法也行文欲肖題處事

欲像事一言以徹之曰因
我自水難以後頗有醒悟去了許多執滯妄想佛氏之言解脫比之懸崖撒手夫性命富貴豈有線索在其手中牽之即來縱之即去攀之即懸放之即墜者哉就不撒手亦握空拳耳然則人固落得撒手也懸崖生於人之心其實人人在實地上站立撒手也如此不撒手也如此
爾既應試自然望得然勤讀經史體認義理乃心術人品文章功名之本此時正宜於此著力得進毋自滿前程萬里小成不足道也不進毋自灰年尚有待暇中正好著力也為學本是自修之事近世以為取科名事可謂大迷輕重本末之辨爾須知

之且科名得失半由命數自修則其權在我有得而無失也舍本趨末者不得科名便成滿盤之荒由本及末者不得科名而於嗣續之道已自潛滋暗長其為家運靈長之福較之做官所獲多多矣豈非士子萬全之策哉
爾稟謂自省病痛著力恆忍二字如是甚善人苦不自省耳覺得病痛便是藥也忍字甚好古人所以有百忍圖然尚非究竟克伐怨欲之不行較之行者自好然亦常臨危機矣須將所忍之端細細詳推至於理得氣平其端自化方是妙道恆字所關尤鉅得之者純亦不已失之者巫醫不成然其道甚難仔細算來直須智勇兼全方可言耳智以察其旨勇以赴其機赴機有造則察旨彌永察旨漸深則赴機益決在易雷風為恆巽而善入如風之無微不入震而善動如雷之無堅不摧內之入外之動一剛一柔動靜交資知行並進而後恆可言也巽智也震勇也二者缺一不可
爾問寡慾誠切問也人心屬火不能無所寄寄之糞草惡臭沖天矣寄之檀爐香氣滿室矣有檀不焚而惡其燃糞草火豈能離物而燃於空哉夫寡慾心功也人心不容犯手非可硬捉有所持循以養之久而久之趨其熟路則慾自寡矣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是不使麗於空也曰必有事焉是必使有所依也然則子欲寡慾亦慎夫心之所寄而已矣常惺惺法畧邊幅而證心

體所謂單提直指然太空則易走作故朱子謂不如程子之整齊嚴肅有妙存焉整齊嚴肅即復禮制外所以養中也既慎夫心之所寄又於威儀上著功夫日用間正衣冠尊瞻視步趨坐臥有常度笑語唯諾有常體土地席牀打掃干淨書卷筆架擺列端方所謂直內方外夾持交養則心之所寄益清淨純固而無走作矣此寡慾之又一說也
慎夫心之所寄須於念慮始萌時察之禪家謂之牧牛曰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歸若入草既深拽之費力矣易復卦曰不遠復無祗悔使離之既遠而乃求復安能不祗於悔哉此寡慾之又一說也

前段撤手一節與寡慾正是一串事人之把捉不放者大抵是慾事一撤手則寡矣或疑達觀之人往往流於疎簡放逸遺落世務是又不然夫膠解縛去意定氣平正好處事所謂淡泊明志甯靜致遠也若夫遺落世事者正是嬾墮之慾放肆之慾貪樂怕苦種種諸慾中於隱微而不能寡而可謂之撤手哉撤手者不執滯之謂也聞撤手一言却又執住撤手所謂以藥治病藥又成病知和而和亦不可行也是豈和之罪也哉

保身之事一在謹疾其義易明一在涉世其端難知按之易數吉一而凶悔吝三舉步皆是危機安得不怕然禍福倚伏難可測識見小利而忘大害貪近功而昧遠災碌碌世人大抵然矣

欲求保全在於研幾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介如石焉甯用終日斷可識矣言幾不易識非浮躁者之所能必沉靜果確如石者而後能識斷之神速不待終日也研幾須以理斷理所當爲不得以畏縮爲謹愼又須度德量力毋犯知小謀大力小任重位卑謀尊之戒若理不當爲固無姑可僥倖試爲之時也蓋見幾難斷幾尤難卽如我此番之出何嘗未曾見到不好處牽於名利明知故蹈則勇決之不足也沉靜如石則能見果確如石則能斷

爲人之道一部廿二史從何處說起無已則姑言爲人之本乎本惡在心是也心之本惡在仁是也人生氣也仁生理也生理斷則生氣絕何生事之可謀哉天地父母因一片慈祥惻怛之心而生我我抱此一片慈祥惻怛之心而自生而生子孫理爲氣母無生理安得有生氣無生氣安得有生事是故人必有此生生之心而後可以生於世而後可以生子孫或疑人生應酬萬事義者事之宜似乎義宜爲本不知義不本於仁則義無歸旨而不能精慈祥惻怛迫於中而仁術自生所謂本立而道生不由本生之道皆係假借拾掇舊規硬裝新事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截趾適屨所傷必多夫義者利之反而利怡是義之和不利之義不可爲義以其爲不仁之義也今世好以義裁物者亦自不少然仔細推敲半由爲名迹其所見是使臣章爲逆子

獨較爲俗吏伊尹爲權臣管蔡爲義士證父爲直民避兄爲廉者封象爲黨惡相隱之父子爲窩竊以至沼上雪宮之君好色好貨之主均不足事比干在所旌而微子爲反顏事仇叩馬在所褒而武王爲叛國亂主不甯惟是取民猶盜不受餽送將使戰國一世不復有朋友交際也然而猶曰義固如是也而天下乃苦於義矣夫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聖人用義之微旨表露處總不離一念之仁近是人情之安卽是天理之正試觀墨吏之子孫猶有繁衍榮華者而世俗所稱之直臣清官後每式微或至敗絕豈盡天理報應之難憑哉意其據義而裁憑理而斷使人受惡名伏國法百喙不能自脫而千委萬曲之私情無由

見原者固已多矣然非義理之有弊也理不合情義不根仁慈祥惻怛之誠未設於中採取名目打點門面九分是而一分未合外面詳而裏面未察意氣用事輕下裁斷不但施者自以爲得計抑令受者不可以說解而豈知其爲冤獄哉而豈知其與天地父母之心大相違背哉夫以仁存心凡夫賊害殘忍之行谿刻寡恩之念顯背乎仁者其弊易見惟此非義之義陰害乎仁者其弊難察然顯背者人或不受已亦有淸議之誅當下受報陰害者人不能逃已且享賢名是故鬼神尤惡之而其報亦慘是故論爲人之道既以仁心標宗旨而其弊之至大而易犯者復詳論之以備省察以後遇事時愼之諺云衆人是聖人若

自察無精義之能甯順輿情毋矜拙斷

爲人要爲大人人之大者非富貴崇高之謂亦非矜意氣尙權謀籠罩衆人之謂孟子曰養其大體爲大人心體本自大只要順而養之無害其自然之性則淸明侔天博厚如地只如這不忍之心施之兄弟則量與父母同大施之宗族則量與祖宗同大若施之平人下及於物則其量與天地同大矣蓋人之做事須從此一點眞情血性上發出方無爲名假粧等弊凡賢人善人吉人高人正人端人才人能人等類不必按其名字規規揣合自然無美不備何也人性無美不備性具於心直養無害者不戕其性者也率性之謂道道不可名狀人亦不可名狀但見其浩乎無涯而已此人難名第稱曰大

應酬之端移步換形不可枚舉總其要義不過兩端一曰文貌謙和一曰語言誠實一切厭倦容怠慢容簡踈容誇矜辭詐僞辭驕淫辭均宜檢點子曰與人忠子貢曰與人恭而有禮應酬大端不外乎是若夫盛德之士於文貌語言之外別有動人處或聞風而起慕或望氣而心折則一誠所通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原不在應酬上取效

氣象較容言又精一層容言可臨時檢點氣象則素養之徵發不能猝辦者也滿心乖戾氣象安得溫和滿心塵俗氣象安得文雅滿心驕惰氣象安得謙抑滿心邪僻氣象安得端莊滿心

詭詐氣象安得肫懇滿心輕薄氣象安得厚重滿心殘刻氣象安得慈祥滿心暗昧氣象安得光昌諸如此類誠中形外人之重我輕我我自有以招之矣爾欲明應酬之道乎有存乎應酬之先容貌語言之外者所宜知也

我於應酬自覺有得力處只是樸實二字朋友中亦有飾貌支架者數面之後畧迹論心誠能動物頗有徵驗樸者不裝文雅揑體面之謂實者不設城府說假話之謂然啓延嘗以坦率之失戒我則我之得力在此吃虧亦在此我聞戒後加檢焉蓋樸實之誤至於坦率坦率之弊至於淺露淺露之敗事其害不小是以啓庭戒之也

寡慾保身爲人應酬皆正學也爾能以此爲問善矣我自恨涼德無心得之端爲爾做榜樣然人情愛子之心甚於愛已我所不能未嘗不欲爾之能之也今以我所閱者爲爾言之言雖不備苟深體之可以逢源可以寡過又做工夫者不可不知火候說具於左

古人最重含養含養者含而養之含如口含物之含含之卽是養之非於含外別求養法含法之妙妙在不助長第含之則自長如草木之本含於地中則自長若忘而不含則拔木出地豈能長哉又如釜中蒸物第含於釜則自熟若忘而不含則空釜何蒸是故勿忘勿助是聖學工夫火候總訣道家傳丹不傳火

恐人易得而不重故秘之含谿師嘗言昔有大禪師其徒之賢者求法二十年不肯告及將傳法夜半入室跪而密授乃卽孟子此二語以此知勿忘勿助乃三敎工夫總訣二氏得之難故寶之信之故成仙成佛儒家人人知之故忽之而成者少也然夫子開口言時習非卽勿忘勿助乎又言溫故非卽勿忘勿助乎學之第一要義夫子卽作頭一句告人人自不察耳時習也溫故也勿忘勿助也後儒總其義謂之含養爾既加功須將以上若于說話隨時隨處必有事焉勿忘焉勿助焉若是者不必求正於心久而久之其心自正一正而萬事之大本立矣切要切要

含養之力甚大莊子所謂用志勿紛乃凝於神老子所謂用之不勤綿綿若存皆是勿忘勿助註脚夫螟蛉子異族也含而養之尙能化爲已之子況學者所含本心性之故物哉丈人承蜩運竿頭如手指蒙古騎射用馬腿如已足以至百工技藝精於一業目之所見無非此者其神妙變化皆自含養中來時習於此而朋自遠來溫者故物而新者忽知有事集義而氣乃塞於天地存之而遂已通於神遇之而忽焉無不化含養之力也夫左右逢源樂境也自深造以道來卽以上所說寡慾爲人諸法其造何以能深勿忘勿助久之自深耳此段與前講恆字一段其理相通宜合參

木之披根者枯胎之露血者墜籠洩氣則不熟人多汗則病亡陽是故文王養於晦箕子明於夷孟子淑於私顏子足發亦在於私一部中庸位天地育萬物明有禮樂幽有鬼神道可謂大而篇末歸重於不顯不顯非無所無者聲臭耳非無物也所謂陰雖有美含之也含之爲義大矣哉自下學立心之始至於上符天載總不外乎含而不露之義所以謂之闇修也然而人情好矜世俗尙名衣繡夜行反以爲憾夫爲一事而事中之效未見影响顧乃張皇痕跡已如泥中之鬬獸以致驚世駭俗疑鬼疑神或拭目以瞻飛昇或翹足以覘變化然而志非爲已氣本浮而不入精復外洩力至再而已衰自顧了無異人之處變計

忍爲欺人之術中庸之旨不能知則索之隱中庸之道不能行則行夫怪夫隱怪之不可久也明矣初爲之而人之無知者猶稱焉再爲之而人亦厭其誕初爲之而已之所持者猶勉焉屢爲之而已亦窮於術於是水落石出本相全露依然一個酒色財氣之庸夫加了一番矯揉造作得醜態向之拭目翹足者有爲之閧然一笑而已矣不亦恥哉不亦恥哉孔子道聽塗說之戒孟子聲聞過情之憂下學之初便宜三復此又合字中之精蘊也明亦君子之所尙而專重闇修或疑其近於老氏之旨非也外欲闇內欲明外既闇內乃明外面收斂得嚴密一分則裏面蓄積得精明一分裏面得精明越照越細則外面得收斂越檢越密易曰顯諸仁內明之謂也藏諸用外闇之謂也顯諸仁艮心㣲㣲乃可愼獨乃可研幾藏諸用神力沉沉乃可任重乃可致遠試觀離火外明而其中已虛陰暗潛滋遂爲秋來凋零之本坎水外闇其中則實陽明潛伏遂爲春令生發之根若夫充實之後光輝莫掩根心生色睟面盎背日章之效正由闇然所致而豈用力之初便已炫明於外也哉此又合字中之精義所宜細辨者也

含者坤德也易曰含萬物而化光含則自化化則自光光是效驗朋來也知新也氣塞天地也光之謂也含是功夫時習也溫故也勿忘勿助也含之謂也化是由功夫得效驗之所以然功盡於此效著於彼有不知其所以然者也若夫學也故也義也皆物也所含有物非如頑空然地之所含地所自具百穀之種其初本由地出本非外索心之所含心所自具五常之性其初本在心藏本非外假彼盤玉器者含玉於手化新爲舊把鵪鶉者含鶉於掌化怯爲勇況含其本來之物其變化之效烏可思議此又合字之絕大法象可以叅悟者

桐溪先生曰中天以上之聖人先天而天弗違乾道也中天以下之聖人後天而奉天時坤道也議論奇絕予嘗深維之而知其說之不爽坤彖曰先迷後得試驗之吾人日用之間遇事接物若以我當前則私意憧憧回惑迷亂若讓天理當前而我從之於後則得主而有常在六十四卦其象爲履履卦上乾下兌乾天也卽理也兌和悅也其上一畫之耦卽坤也坤虛則能承天坤順則能從天和悅而承順乎天理之後步步跟著天理走不使已之意見用事謂之克已至於我之意見不作謂之無我大學之明德卽乾也屬陽故明因而明之毫無增損卽兌也坤也中庸之性卽乾也乾爲天性命於天性卽天也從而率之毫無改易卽兌也坤也是故孔子繫易標九卦以修德而以履爲首用坤道也九卦無離闇修惟恐露明亦用坤之意也而其教顏子也以復禮顏子自述也曰約禮禮者履也奉天理之節文於前而視聽言動順而從之分明上乾下兌之象故周子以履

詁禮也夫孔顏大道之宗祖而授受之法一主於後天而奉天時如此非用坤道乎後儒之學開於周子孔顏樂處周子實先知焉其言曰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靜亦坤德也後天理而不先無躁動意故靜順天理而不逆無爭競意故靜虛以相含夫天理無厭斁吐棄意故靜主靜之旨與孔顏復禮合履卦之旨實一脈之傳皆坤道也因上文論含字之意遂究言之予生平所得至此而止每到難處全靠此著每每得力亦即前因字意也以上若干說話歸宿於此爾其寶之

以上若干說話是一串事皆心功也人心本是仁的害之者慾也有慾而忍之不若忘之人心不兩用寄於此則忘於彼慎其

所寄慾自寡所寄道理不一其大旨不外於不忍乃心之本然也持是心以處事則事治其要在研幾而保身可期矣持是心以接物則物安其要在不欺不慢而應酬寡尤矣此心持之恐不恆則含養之功宜細講含養之功恐走泄則闇修之旨宜加意乃猶恐慾之竊發以害之奉仁為主而承之順之而已處於後則退聽之妙方也如是以為恆庶乎有味可嘗有途可循而能恆乎果有恆也其為人也大而不可量矣

交道不可廢然須有益以文會友毋聚首戲謔徒滋荒廢又須虛懷謙下以集人益驕色滿氣拒人於千里之外矣戒之戒之

研窮經義是根底做人也在此處事也在此文章也在此於此中有真實得力處做人好處事妥文字自高出人頭地所謂真實本領有本原得學問

再諭繼畬

爾前問寡慾恆久應酬之道吾前所答猶非探本之論若論其本則三者只是一件事心不存耳心之不存係於慾也慾來間之故不恆也心恆不存發於應酬如何不差是故慾寡則諸弊自除矣慾無窮食色爲大而皆非利不遂利者慾之總類是以孟子一書首論之夫茫茫六合紛紛攘攘皆蒼生也畬其中之一耳世有世運家有家運身有身運太倉一粒何所恃而欲自異於滿倉之粒大海一漚何所見而欲自異於滿海之漚其苦樂生死亦隨大衆頭出頭沒顚倒浮沉於六合間而一聽彼蒼之位置焉耳而何容心乎以孔子之才之智不能執鞭以求富

區區一畬恃才逞智與命爭衡是亦不可以已乎言念及此妄想息矣物物事事求一可以用畬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所而不可得而心常虛矣虛則物我之形骸化彼此之畛域泯而內外合一胸次間一片清明拄天拄地浩浩落落無著無礙覺日用事物皆鳶飛魚躍於性天性海之中直來直去純任自然無已可私也無人可徇也率性而已矣蓋性分本合物我爲一體萬端私欲皆起於一已之見將自已打入大公中則無已見無人見而心體常虛心體既虛性體乃實故率之而即道也虛非無也無私已之見更無可見其心性之本體自在也火無灰則火中無物而虛水無泥則水中無物而虛豈無水火哉去得一分灰泥水火之體少得一分夾雜添得一分精實人之心性亦猶是也虛得一分物欲方實得一分本體本體虛到十分則專壹到十分其動也直之而已矣故曰率性虛有位乎曰有中孚之三四是也內外疆界不能分也虛有境乎曰有艮是也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其道光明也虛有時乎曰有寂然不動靜時虛也行所無事動時虛也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窮時虛也被袗女果若固有之通時虛也尙絅闇然下學時虛也不顯惟德上達時虛也不學不慮生時虛也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死時虛也顯諸仁顯仁即心之體也顯時在仁顯時虛也藏諸用藏而終藏用時虛也虛有別名乎曰有一名

曰中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也凡兩物之間爲中其間必虛故天地之中一名太虛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受其虛也一名曰明德性體渾然但見精光炯炯不昧謂之虛靈也一名曰精虛則不雜也一名曰一虛則不二也一名曰明虛則無蔽也一名曰通虛則不塞也一名曰公虛則無私也一名曰溥虛則無垠也若是之類不可勝數夫凡物有壞而虛無壞能虛何不恆之足患甘受和白受采虛無成心何應酬不宜之足患哉

敦艮齋遺書卷十六終

敦艮齋遺書卷之十七

遺文

創建龍神祠碑記
建立南郡書院碑記
別序答譚蘭楣先生贈詩
代施人祝譚郡伯壽序
施南二生傳
吾溪時文序
吾溪古文序
論女子未嫁以死殉所字

創建龍神祠碑記

民以食爲天龍神司雨有功民食故例得建祠郡縣俾有司以時祈報爲民致福義至大典至鉅也而施南獨無有惟東郭壖間有小廟前太守或隔河望拜以爲禮尋亦廢嘉慶庚午譚蘭楣先生來典郡每朔望行禮輒與同官言之意甚闕然已而夢父少宰古愚公庭訓課藝如平生題曰龍神祠賦以題爲韻時庚午年之十二月也方太守之下車而問百姓所疾苦也咸以許登魁爲言登魁者恩施東鄙人于刱平教匪案內有軍功遂驕掞家貲奔走無賴橫行鄉曲勢成負嵎歷任官無敢過而誰何之者太守計擒之下之獄其徒洶洶有歃盟劫獄之謀流言

飛布太守聞之有戒心東郭龍神祠當登魁家來城之衝及得夢心動命往索奸報曰廟小不可藏奸人太守疑之臨視則數椽苫蓋前無拜地謂之爲廟特強名耳太守于是踵前意欲改作顧山坡陡隘計須鏟削數十塚基乃可拓則又惻然有所不忍卜之神移建吉詢得城中袁氏宅基建爲斯祠自議建至落成纔百五六十日廟貌遂已巍巍盖百姓感太守之愛己是以踴躍從事不日之成符古經義如此也落成之日郡司馬徐潤第適以抵任謁太守太守語之故且命爲記潤第唯唯拜受命進而言于同官曰安民之政莫急于鋤姦暴庇民之政莫急于謀農桑是固然矣然非愛民之心發于至誠則往往計較利害

畏難苟安即如大譏之不敢鋤就令崇飾廟貌爲民祈福神其許我乎郡城之缺斯祠太守下車即念之而其建立之幾乃發之登魁就擒之日神意益曰爲政如斯可以祠矣而豈夢境幻杳云爾哉且吾聞袁氏宅每見巨蟒盤踞其家不敢居乃議售自太守入視定爲祠基而怪遂絕是知龍神之欲享于此固非一日而意有所俟設今者太守不擒登魁則斯祠之果否許建猶未可知也由是觀之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事本一貫而精誠之不能明達於政事者則其不能通幽可決也吾儕有司欲學太守之建龍神祠也必先學太守之擒許登魁而後可同官皆曰然遂記其事而并以所語于同官之詞著于篇

建立南郡書院碑記

嘉慶十有四年歲在己巳前施南太守府谷楊公名銶江創爲南郡書院方啟其端以他事去職明年庚午夏南豐譚蘭楣先生以戶部河南司郎中來守郡踵其議而督勸之明年辛未夏徐潤第來爲郡丞至則太守方籌辦地方大譏許登魁高齊周輩太守義不吐剛而拔奸之難有符噬胏涉二千里赴武昌會鞫明年壬申夏始旋郡而書院落成遂謀束脩膏火之資維時川匪不靖所至搶奪郡三面皆川舉步可入太守用守望相助法敎民待暴披圖籍俊日夕靡甯郡民素健訟往往敢與鉅獄而鮮情實案牘之繁且難又加勤焉然太守雖庶務交迫而籌

畫書院思所以成之者自下車以來至于今三年未嘗刻諉也潤第日南郡陋土也書院之設似非急務而我公皇皇焉者何也太守曰子陋斯郡而欲以書院爲緩圖也吾則正以斯郡之陋而欲急建書院以救之也夫斯郡之弊一言以蔽利而已矣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穰穰皆爲利往斯郡地瘠民貧土流雜處其走利也爲尤甚強者力佔則土豪所由滋也智者詐取則訟師所由聚也日相尋于爭鬭譸張之場一旦外侮來侵其不至乘勢相害亦云幸矣欲其互相救恤不能也然此豈形格勢禁可以回其嗜利之心而使之翕然向義也哉義之與利勢不兩立而兩相需從事于義利者義之和也建立書院收其英

俊敎以民義俾知行義未嘗不利而去義懷利以相接則利未得而害反隨之庶幾睦婣任恤之行多爭訟之風不期其衰而衰矣惟學術爲民風之本圖故書院爲吏治之先務楊公創此可謂知政而子乃欲緩之不亦誤乎潤第曰地方之有書院者亦多矣其有驗者至于得科甲而止未見其有裨風化者何也太守曰是非書院之無益乃擇師不精講學失旨有司者苟且從事之咎也夫學以明人倫非以求功名富貴也學貴求放心非爲飾語言文字也今學旨不明師之長技不越乎語言文字弟之立志不外乎功名富貴又其下者陽托掌教肄業之名陰懷脩脯膏火之計求一工文章取科甲之效且不可得遑言風化哉然此自有司苟且從事之咎而非可據是以罪書院也子愼毋因噎而廢食也潤第改容謝曰若是乎書院之設與鋤奸待暴聽訟折獄諸政乃一事非兩端也彼第理其標此乃治其本也是非鄙人之所及也是誠今日之急務而不可不竭力以爲之者也出而語人則皆曰善且請作記以告後之有司與爲師爲弟者潤第以癸酉秋引疾告休將歸恐泯沒兩太守建立書院之意因序次前言手書泐石至其節目之詳則經營旣足延師講學之日自將另文以記今不具書時六縣之爲宰者某某也

別序答譚蘭楣先生贈詩

嘉慶辛未予由內閣中書舍人出爲施南郡丞爲之守者南豐譚蘭楣先生也丞宜駐建南蘭楣請於上官檄留郡城佐守治維時蘭楣治郡已年餘鋤豪猾平訟獄民風吏治灑然一新惟川匪擾邊未靖蘭楣與予商定守望方畧頒示民間行之期年川匪之竄邊者裹足焉予之抵施南也自量不能舉職有去志以蘭楣留予不果行癸酉秋蘭楣亦以貧乏不能自存上書乞去予遂先蘭楣去蘭楣悼已之不忍舍斯民去而不得已而言去也慮言去之不見許又無以爲居施計感予則遂去而已且益孤也俯仰悲懷作爲長歌以送予行其詞雅其義大其思深曲其音悽惻而激越予受而讀之不覺涕泗之交頤也夫人當意氣投合時膠漆以之把臂拍肩煦煦孑孑其于別也則亦相對唏噓而不自禁然由君子觀之是直恩怨爾汝態耳蘭楣平生以文章名以善與人交著乃其永矢弗告之眞則在於脩道德勵忠孝其報國也誠故其望治殷其望治也殷故其求人切求人旣切故雖不得其人而得其疑似者則亦與之爲欵洽與之爲流連味其歌意寄托遙深繾綣百折彼其惜別與人同而所以惜別者與人異也推此意也雖騷人美人芳草之性情何以過也予濫竽仕路垂二十年所至輒遭揶揄蘭楣一見可之引與商政事論文章講道德其爲感激思報宜何如乃竟舍之

而去曾不得永朝夕奏尺寸之效人生知己之樂得之何其難失之何其易遭際如予亦足悲矣顧轉而計之予之志在得知己蘭楷之志在得人才志在得知己亦既得知己矣天下之大得一知己可以不恨況其所得之爲蘭楷耶予歸將掩衡門坐青氊懸蘭楷之歌於壁上日夕諷詠以自娛雖晝錦一記無以踰也而蘭楷懷忠孝報國之心處萬難措手之地日有北門之詠盤根錯節幽愁憂思自今以往其獲豚干旌耶未可知也其竟賦杕杜耶亦未可知也而其獨唱無和跋胡蹇尾展布倍難於今日則蘭楷之所不欲言而予獨知之最深者也然則予之所悲予不必悲蘭楷亦無庸爲予悲而蘭楷之志乃眞足令予悲也已雖然蘭楷無爲戚戚也豈有憐才好賢如蘭楷而艱於氣類者耶天既生蘭楷自必以蘭楷爲世用他時建牙吹角爲聖天子總制封疆安養元元天下士聞風輻湊奇才異能何求不得固陋如予直指數之所不及脫謂存求舊之義尋車笠之盟馳一介之書招之使出予雖不敏亦嘗側聞長者之風矣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但賭立達之爲快功不必自己居也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但求道義之獲伸名不必自己成也予又何必列名朝籍而始爲蘭楷用也有離有合者跡也時也有合無離者志與道也此日之別蘭楷又何戚焉

代施南人祝譚郡伯壽序

蘭楷公祖之守吾施南也自嘉慶庚午夏至癸酉冬凡三年有半浚明日宣有孚懷惠書不勝書舉其大綱而言之凡六事曰鋤強暴曰靖邊疆曰祈年歲曰飭倫紀曰杜包苴曰興學校施南自乾隆二年始改土歸流設郡縣巴蠻遺習獷悍難馴嚴居僻險稍有財力輒能奔走一方之人負嵎自固有許登魁高齊周者勢尤張恣爲不法魚肉良弱長吏不能制公祖曰及今不治將釀巨案且以守土官而號令不行於部民何以爲政以計擒之寘於理兩人故神奸就理後異論洶洶獄幾不成公祖涉二千里程赴省垣會鞫讞乃定後有劉某者訟不就質隸以拒捕告問官使人寄語曰若自量比許高何如乃欲與官長抗衡耶其人即星夜奔馳投案下施南三面皆蜀境蜀中匪徒結羣挾刃遊市行掠往往入境肆擾土人謂之紅錢客公祖倣古守望相助法教民捕禦數有擒獲由是匪徒不敢入施境有涉境者輒失利去公祖念民力僅可制什伯人過此則當威以兵而施南向無庫貯乃上狀請撥籌備銀五千格於部議不果行公祖乃請以己名暫借藩庫銀三千備用時公祖已有調任武昌之信公祖曰吾雖去施南施民猶吾赤子同官莫非王臣此議再不行吾至武昌當別有所請也施南山多土少建置之初地廣人稀故粟賤邇來流寓日多生齒日繁豐年猶足食凶歲即

成坐困舊俗民間不禱雨郡城無龍神祠公祖曰移粟移民荒政下策施南不通舟車下策亦難行惟賴雨暘時若保護民生今事神之禮闕焉不舉牧民者何恃而不恐於是創建龍神祠度修祀典遇有祈禱往往嗚咽流涕哀動左右或夜半科跣入祠拜不令人知癸酉元旦公祖病久之乃知致病之由因沐浴跪地手疏奏天爲民祈穀故感寒疾其憂民之切事神之誠如此治施四載屢慶有年非偶然也施南敝俗人命以賄和或所親自斃輒移屍詐人財公祖謂屬吏曰父子兄弟之愛人之至情也今小民逐毫末之利忍而不顧嚮骨肉如貨畜人心亡倫理滅非細故也亟宜正之毋徒務姑息爲省案牘計有廖家貞

者弟爲人殺受賄不讐有張成美者以父屍詐人財不獲控於大吏致父屍遭蒸檢公祖皆以法坐之廖案劾兩縣令削職張案流訟師一人張雪占施南官苦貧而民情好上人訟則百計行賕殊不信人間有清白吏公祖一日庭詰訟者曰爾某日使某挾三百金啖我求免誣告罪我不鬻獄下車即以示爾輩迄不相信何耶敢再爾者於本案外並科以以財行求之罪訟者色變汗下以頭搶地如崩角胥吏相顧嘿然不敢仰視先是公祖清德自葆不欲以此衒於人又仁厚不欲彰人過擯絕干求未嘗宣露而小人無識反以此疑公祖之終可以財利動屢遭嚴斥仍以相嘗不得已而庭白之意在惜民財沮奸計不沽名

而公祖之清名益彰施南山川毓秀不乏雋才學無師承率皆淺陋相沿不窺大雅前郡伯楊公議建書院教之不果成而去公祖踵其議督首事生勸捐鳩工建南郡書院於郡城南門外期年乃落成規模宏廠棟宇整齊自神祠講堂以至齋房倉廚之屬無不備具又慮人不知勸學本意而後此有司之苟於從事也屬郡司馬徐公標舉正學大旨幷疏書院流弊爲文泐石以垂法戒惟脩脯膏火用猶未足擬於甲戌考試時續行捐助而公祖遽以癸酉冬調任去施都人士咸惜之然圖始之事公祖已爲其難繼此樂成後之人事半功倍矣夫強暴之鋤消內患也邊疆之靖禦外侮也年歲之祈養民命也倫紀之飭正人

心也包苴之杜端治本也學校之興振文教也公祖德政更僕難終約舉大端其用意精深遠大有如此詩不云乎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甲戌正月始和之吉爲公祖四十有八壽辰我施人去思之誠無由自達又無方物以儀其心迺爲文製屏僉同拜使俾稱觥於武昌之堂爲公祖壽庶自今以往公祖所至之地其士民咸知我公祖之有德於施人而施人之不諼於公祖如此也

施南二生傳

嘉慶丙辰歲施南白蓮教不靖倉卒間官軍徵調不至民間自結義勇捍禦井里官軍至遂隷大營聽調遣其首事人與官軍一例論功受賞孑抵施南訪前事或謂當時舉報軍功不皆以實有竄名功籍受賞者而一二慷慨之士奇功苦志反不彰然不能言其詳訪之既久乃得宋宏增朱艮一兩人事蹟計藏事至今纔十餘年欲聞軼事已費搜羅過此以往不且日益湮沒乎為治之道用人為先用之而不報猶之不用也若而人者功既不盡錄名復不久傳何以為志士勸爰作施南二生傳以表之

宋宏增施南宣恩縣人也施南好善之家以宋氏為第一宏增為縣學生通達有胆畧好談古來興廢用兵之事嘉慶元年旗鼓寨教匪蠢動宏增與兄宏堯招集義勇五千人防護宣境宏堯籌糧餉宏增隨縣令蘇於洛駐關口禦賊偵知土堡為賊屯糧所密約各路鄉勇出賊不意擊殺數千人盡燔其屯聚賊大恨知出宏增謀入宣恩報見其有備引還宏增尾擊之有斬獲賊益恨統大衆圍關口營宏增與宏堯督衆死戰賊不能支退掠花廠宏增宏堯伏兵邀其歸路賊至伏發驚潰奪獲米畜無算蘇令以其兄弟功狀聞於守守抑之不上聞然斯時宏增之名已藉甚大帥聞之飛檄調宏增赴旗鼓寨大營聽用旗鼓寨者來鳳縣地也賊勢大本在襄陽其施南之利川咸豐來鳳宣恩四川之黔江酉陽秀山湖南之龍山桑植九州縣賊為一大支以其籍計之男女二十七萬十六口起事後賊約其黨齊於小坳歸於旗鼓寨故旗鼓寨為賊大巢穴大帥與之對壘於龍山以鹿皮垻為門戶宏增簡一千五百人赴調至則令駐守之賊屢來攻宏增不為動賊謀潛渡犯龍山宏增奪其大船二十木簰十謀遂沮賊復夜圍螺絲灘參將得勝保營將陷宏增聞之伏兵途中自帥大隊援救賊解圍去遇伏又大敗歸宏增乘勢招降男女五千四百餘人大帥盡殺之時賊勢浩大大帥對壘日久戰輒不利茫然不得其要領宏增有舊識向清者本龍

山武生無行而才可用知其在賊中賂漁人使招之向清夜至河上疑不敢渡宏增逕渡就語曰爾等以區區旗鼓寨欲與天下兵力爭勝乎旗鼓寨所恃者襄陽之援耳今宜昌巴東一帶大兵遮絕襄陽人自顧不暇爾等窮守孤寨早晚成擒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吾不忍爾之死故以告其亟圖之翼日向清以其眷屬奔宏增宏增與謁大帥於是軍中始知逆首為胡正中正中有邪術能飛憑虛空行能視無字書決人休咎衆皆神之故年纔二十四而為教首呼為總經壇宏增與向清謀轉招賊目安定邦田清任定國使圖正中以狗血置藥酒中雜豬狗肉為饅頭遺定邦獻正中食之術破而懼密以語田清正中與清

同歲交尤密也田清報宏增教定邦等播飛語寨中曰使我輩至此者胡正中也今正中法術不足恃誰能坐待死計惟有縛正中免死耳正中聞之大懼復以問田清田清曰有之吾已與定邦等決降計矣正中請借定邦等故難之正中哀求之乃許之以六月十九日夜詭稱探營遂來奔宏增設伏以待正中與其弟正連皆就獲賊衆既失正中則大恐互相驚猜人懷異志有隔河呼宋將軍救命者宏增曰若既求生須立功贖罪乃可因教以招降焚寨投誠諸策得願降者二百餘家約以七月初二日夜焚寨宏增以期報大帥大帥舉大兵應之擊殺焚死者數萬人十六日又隨大兵擊破謝家營於是旗鼓寨賊巢

悉平旗鼓寨教匪之未發也利川縣忠路縣丞王三錫權來鳳縣事知境內多賊將窮治之適縣令莊紉蘭履任三錫受代去不兩月賊遂發莊令被戕復以三錫權縣事三錫河南拔貢生故將種精騎射有艮馬踰三尺牆如履平地被檄後匹馬馳驅咸豐來鳳宣恩間會合鄉勇尅期殺賊賊以故不得逞銜之次骨極欲生致之而三錫往來倏忽如神賊竟不能知其所定在大帥聞其馬艮欲之三錫不獻曰馬吾股也失股何以能辦賊大帥怒縛置轅門將殺之有慶將軍者請之不能得宏增適以請炮詣大帥稟事詭免冠叩首曰三錫犯何軍令生不敢與聞知惟是三錫在此三縣人倚以為命殺三錫則三縣人必去矣非生一人敢請三錫乃代三縣人請三錫亦非三縣人請三錫乃三縣人自請其命也聲情悽慨聞者無不悽愴大帥氣沮乃赦三錫然卒以事坐三錫罪流之旗鼓寨既平宏增意大帥必以其招降用間本末入
告及見奏章乃與其事絕不相蒙宏增既訝之而一時以軍功受賞者流品錯雜頗多鄉間無行子弟宏增羞與為伍適病瘧遂謝去於是大帥以平旗鼓寨功晉宮銜餘官陞賞有差二年三月賊林之華由鶴峯芭葉山犯宣境宏增以鄉勇一千三百人逆之寡不敵衆乃於五里牌設疑兵以紿之急告兄宏堯捐貲募一千五百人至營賊見其兵勢益盛遂遁十月賊由咸豐

犯宣境宏增遇賊於化山嶺僅有鄉勇一百二十六人大炮三乃豎二紅旗於林中故隱躍使賊見之又舉炮以驚之賊疑不敢進逡巡遁去宏增語人曰用兵以來惟此役為最險也十二月賊入宣之萬寨場忠建河宏增又率鄉勇追擊之自是之後賊忌宏增迄於蕩平之年終無敢復入宣恩境者

朱艮一施南利川縣人也來鳳教匪發於元年二月利川教匪發於二年八月利川民聞警震動則亦自元年二月始縣城中一夜逃亡殆盡縣令陳春波倉卒不知所出有老隸舉艮一薦之曰是人曾試武童讀書不多而沉毅有為行誼見信於鄉黨召與圖賊可以濟事令從之艮一曰兵行事幾間不容髮如必

以殺賊見委請得便宜從事令可之艮一退而簡壯丁得子弟三百曰足矣是皆能聽我命者也捐私財授口糧曰待食於官則無及也設卡於近蜀之雪照河曰所患者川賊來鳳之賊不北行也伏偵於四鄉曰內賊發而不能預知害尤鉅也部署既定日夕訪知鄉人之入教者而勸之歸正焉或譏其迂艮一曰朝廷有赦過宥罪之典天地以好生爲心我輩何可不存此念悟一人即活一人何以知人之必不悟而絶之也是年五月獲賊首楊二璜七月獲四川賊首李月明檢月明裝得賊籍列教首百餘人姓名鄉貫具在艮一告令曰是可按籍而殲渠也令杖殺月明焚其籍十月得賊首郭汝棨等投誠歸正者三十有

二人令錄艮一功四川總督福寧給艮一銀牌一湖廣總督畢沅給艮一執照加八品銜二年八月陳大朋起於河井溝陳維宗起於箐口覃家華起於鴨公頭鮑雲飛等起於南坪厝金堆伍家垻艮一增選壯丁二百共率五百人擊賊所至輒告居民曰賊尋滅矣凡我居人慎毋亡舊業一失不可復也其有被焚掠者計口授錢米計戶授竿席俾作棚居以守其田自八月九日至九月九日殺賊八百人擒賊八十人焚死者無算餘衆逃散於是利川境內賊悉平初利賊猝發紛紛不可計數令告急請援某將軍以兵至謂艮一曰擊賊我任之守城爾任之比我返而城有不固者惟爾是問艮一對曰艮一里中一措大耳非

如食祿者之有官守也亦非如他紳士之有爭於功名也徒以桑梓急難義難袖手知有竭力而已城形既如此賊勢又如彼敢知城之必無恙乎且公言誤矣公返而城存公故無庸問公返而城亡則艮一亦已歸於無何有之鄉公又將誰問某將軍不能答出戰被圍令謂艮一曰有子在而將軍不返子之恥也艮一曰諸麾衆急往救賊置陣堅厚其徒頗力戰自辰至酉圍不解艮一奮臂大呼曰人有輕吾儕者吾儕既恥之今圍不能解則是吾儕宜爲人輕也亦何面目復對文武官長乎於是衆皆怒燃炬疾鬭無不一以當十呼聲震山谷遲明賊死者十七八某將軍出圍愧謝而已郡守聞而賢之檄艮一率其鄉勇從

之征五年興山牛皮埡之戰殺賊首樊仁倫六年巴東長嶺穿心洞之戰陣亡三十有九人姪承鵬與焉七年巴東曾家嶺之戰陣亡四人中間三年四年仍守雪照河艮一之初募鄉勇而捐貲也令意其家道素封不勞籌餉賊既平稽田契稅籍見艮一棄產至一千七百金泫然曰艮一老矣使艮一疏食沒齒者我也彙其四年以前功狀聞於上官或曰鄉勇例有支欵不宜言捐貲序艮一救將軍功則無以處將軍惟五年以後從郡守戰功得附報耳然艮一大功在保利川其興山巴東諸役皆小焉者也興巴之役既竣有訟鄉勇於郡守而詞連艮一者謂鄉勇倚艮一勢橫行鄉里且盛稱艮一豪富郡守信之幷逮艮一

年餘始釋歸鄉勇謂艮一曰公與我輩從戎七年守四年戰三年公有家貲不敢惜公有子姪不敢愛公之辛苦艮甚今所以報公者如此然公猶有頭銜足以自慰我輩鋒鏑之餘僅存皮骨今復置之三尺以快貪讒不爲鄉勇殆不至此使我爲鄉勇者公也艮一氣結不能答艮一序功部議依八品階以主簿在家候選

贊曰宏增設伏出奇招降殺賊救三錫之死有古名將風艮一保城一對於死生存亡之際侃侃數言將軍爲之奪氣而卒能救將軍之難此皆以忠義發爲智勇有功於社稷生民莫大焉或乃豔稱其捐私財急公事此世俗之見烏足知兩人之深遠哉宏增之功旣不賞艮一且被訟困厄有加或又以此爲兩人悲夫人生際遇類有天命兩人未足悲如三錫者乃眞可悲耳雖然吾聞名者實之賓福者德之致有其實有其德榮名厚福之報不於一時必於千秋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之三人者第徐觀其後可也

吾溪時文稿序

嘉慶庚辰予自楚北解組歸開館梓里授生徒舉子業而聞者輒訝之及新科闈墨出予之覽之亦訝焉口衆我寡曉容吾之獨是者則有默而息耳道光甲申省東堂六弟於河間郡署因見吾溪王先生文稿則大悅評之點之錄而篋之將持之歸里以示從遊或問其故予曰此古之所謂性靈語者也雅音也今之空谷足音而學者之指南也未達則爲之詳曰辭主於達易曰言有物又曰言有序無物則無可達無序則不能達其在制義物卽書理而序卽文法也夫理具於古今之書法具於古今之文世之學者亦孰不讀書誦文哉乃同此一書而不善讀者見爲話不見爲理同此一文而不善誦者見爲套不見爲法於是湊話裝套望之則絢爛聽之則鏗鏘從而講之則蕪雜複沓而其說不可通若是者謂之俗其有進於是者於書見一理則執之以爲天下之定理而曾無以會於通於文見一法則執之以爲天下之定法而曾無以參其變援據板法鋪張陳理循其篇章未始無程度考其議論亦自有來由揆之題旨逝其遠矣若是者謂之腐俗與雅反腐與雅跡似而實不同無他眞僞之辨不可掩而耳食之與心得不可相假也且夫文法者以書理爲體者也理明而法自立書理者以人心爲體者也心存而理自明是故善於爲學者奉一心以爲藏往知來之本而以所讀

所誦者與之爲觸發與之爲疏瀹與之爲導引與之爲印證優焉游焉使相含不使相迫焉默而成之以神喻不以言喻焉遲之又久化萬歸一化一歸虛湛湛寂寂若無一物及其一題到手浩乎沛然幾非在我矣世之閱其文者以爲某處某理用某書某處某法出某文學問淹貫曾無一字無來歷是以如是其大雅也而作者豈知其然哉道率於性性統於心生平誦讀第以養一心夫昇以拈題抽毫取之一心而已無不足所謂吾溪之文性靈語者此也嗟乎文如吾溪今之空谷足音也然則予之聞之而悅之而欲標爲生徒指南也不亦宜乎答或既訖卽記是語於簡端以爲吾溪文稿序云

道光甲申閏七月五日年愚弟五臺徐潤第頓首拜撰

滔滔汨汨源源本本惟其理至是以文至入後說到化一歸虛寂無一物浩乎沛然幾非在我全是太極無極道理

先生邃於易學故其持論非從前昌黎柳州論文所有第所云空谷足音愧未能堪耳　後學王棻識

吾溪古文序

老泉之論古文孟子第一次韓子次歐陽子後人論唐宋古文而稱韓歐本諸此也吾溪古文長於往復每發一義必竟其義義竟則轉所轉又竟所竟又轉無所謂窮也每生一情必竭其情情竭則返所返又竭所竭又返無所謂已也行氣而不使氣遣詞而不飾詞旨趣必要於中正氣象總歸於溫雅約其大致於歐陽子之俯仰揖讓爲近而當其冥心獨造神遊於淡氣合於漠直欲追踪韓子之精能變化焉夫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韓子之言也文無難易惟其是耳韓子之徒之言也長短高下難易此可於文字中求之若夫宜之與是豈可得

之文字之間者哉吾溪自序有曰耳目之功格於所至若心之爲用可以無所不通嗚呼道率於性性統於心心也者道之大原孟子之學以立大體爲宗旨者此其故也韓門論文自宜字是字以上引而不發吾則以爲韓子文章所以能上接孟氏者其本蓋在於此今吾溪爲學歸本於心斯雖進於性道不難其古文之欲追韓子卽禪客所謂得其本不愁末怕不作佛不怕佛不會說法者耳其於歐陽氏文境又何有焉吾嘗序吾溪時文以心爲說今又以之序古文非故以犯複爲奇吾溪之學本如是也昔有譏陸子之學者曰除了立大體有何伎倆陸子聞之笑曰誠然吾只有這些伎倆今於吾溪亦云然

毎樹一義必探其原毎措一詞必鑒其腦獨往獨來空諸所寄頁由根本盛大經學湛深其品格與軫石亭林相抗非雪苑易堂諸子所及也第獎譽過甚恐如子邑之嗜痂耳後學王棻百拜識

前作劈分兩派至後匯爲巨浸汪洋無際此作入手便起峯巒崢嶸突兀以後層層映襯各極文情之妙棻又識

論女子未嫁以死殉所字

或有問於予曰女子未嫁以死殉所字從一而終義也其烈適於寡婦之貞世之所韙子獨不與何也曰惡其終之不於所從也曰字之非從乎曰名從實未從以名代實所害甚大不可爲訓是君子之所惡也曰說有本乎曰有禮記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

之陳註曰不得嗣爲兄弟者言繼此不得爲夫婦也不曰夫婦者未成婚嫌也由是觀之成婚以前雖已問名納采先王以爲尙可改也可改則一猶未從終於何有謂之爲夫猶曰嫌矣而遂己爲之守而遂己爲之殉其毋乃太早計乎其爲嫌豈不更大乎殉非禮也此予之所以不與也或曰敦篤人倫性情之正雖古禮無是可以義起也甚矣吾子之迂拘也曰人性皆善生而靜正動而爲情有中與過不及之三品焉先王緣其情之中者制之爲禮使民行之禮之所以爲履中也而過與不及不得與於禮之數則禮之所以爲節性也寡而守節繼之以死於情爲中是故先王有寡婦之禮再醮爲不及未嫁而守且殉爲過

過與不及先王皆不爲設禮以示激厲裁抑之意非缺畧也後之人何義可援而欲別起一禮以補制作之不足哉或曰未嫁而守且殉目之爲過是則然矣然與再醮者比而同之不已甚歟曰是子貢師愈之故見也且夫性者情之體靜則爲性動則爲情情又理與欲之體動而中節則爲情理動不中節則爲情欲止此一情所以分夫理欲者惟視節之中不中而所以分夫節之中不中者則惟視其動之時不時記曰禮時爲大謂必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而後於履中節性爲有驗也今夫成婚之時何時也是感而遂通時也共牢而食矣合巹而飲矣此日如此粲者何彼日如此良人何一夕之情

既定百年之盟遂決已而殉焉君子曰是能死禮矣何也發而中節人心卽是道心也今夫未成昏之時何時也一切問名納幣遣使致命之事父母事耳否則伯叔父母事耳其在女子依舊寂然而不動時也夫孰許其以夫婦之名公然承當夫孰許其以夫婦之實默然藏寫而乃古井忽波幽懷妄動緣情流注一往而深積幻成眞自微而著禍會未結穴竟願同其殉也君子不謂之禮死而謂之情死也何也發不中節道心卽是人心也先王制禮所以道天下於中庸而使毋隱怪判理欲於幾希而使毋差錯者正須於此等關界剖斷分明以絶假借今於違時失中苟爲難能之事加以篤倫之目許爲性情之正反令寡婦之貞對之減色因而解體以此立教益不償損以予所見此等除死無可考外其以生守者非傳其悔恨之詞卽傳其敗缺之行客氣一衰大戮隨之究其由來說禮之家難辭其咎矣此吾所以甯冒世譏而不敢爲充類至義之盡之高論也或曰禮制之所不責而甘死如飴其誠可知而子乃判之以名與僞非誣卽苛吾子必居一於此矣曰人苦不自知旁觀之明鑑別爾爾吾其奚辭然吾之斯言亦艮有詞不達意之處益吾之所謂殉名者非謂貞烈之名也未嫁者未有夫婦之實則其所殉乃夫婦之名也吾之所謂作僞者非謂死之爲僞也謂其死於情而以爲死於禮之爲僞也亦非謂死者果有託於死禮之心之

爲僞死者自於情世之論其死者附之禮是死者本無僞而論者乃遺之以僞以致死非所死爲死者之一過而飾其死非所死爲死者之又一過也予之白之益將揭去死情之僞禮獨標死禮之眞情以爲世之婦人女子正其趨向至其是非之果否不謬於君子予亦未敢自知矣姑存此論以質高明

天理爛熟之文不參自已絲毫意見讀至情死及論者遺之以僞爲之心折爲之首肯

後學王棻拜識

敦艮齋遺書卷之十七終

福省宋鐘鳴鐫字

〔明〕薛瑄撰　〔清〕戴楫輯

薛子條貫篇十三卷續篇十三卷

清光緒十九年廣州府署刻本

薛子條貫篇十二卷

光緒癸巳年孟冬
重栞于廣州府署

薛子條貫篇序

薛文清以理學名臣爲有明一代倡其讀書錄十卷續錄十二卷皆躬行有得隨手劄記自識所云讀書至心有所開時隨即錄之以備不思而還塞者也然門類不分前後錯襍學者一時未得要領往往苦之丹徒戴君汝舟輯爲條貫篇十三卷分門別類若網在綱有條不紊俾世之學者展卷瞭然文清之書藉以大備誠善本矣

國家重道尊經醕儒輩出熙雍閒安溪李文貞睢州湯文正當湖陸清獻以粹然純然之學出爲世用其見於政

者皆經術之遺其守諸身者皆切己之學近接朱程遠宗孔孟洵乎一代大儒非後人所能冀及矣百年來讀書不求實學說經者偏於箋注炫才者競尚詞章或流剽竊或蹈浮靡無裨身心無當體用即一二振拔之士有志聖賢之學又無人善爲引導擇焉不精語焉不詳無惑乎人品日岐世風日弊也得戴君是書講明而切究之由困勉以至安行馴致乎聖賢之域其嘉惠後學洵非淺鮮又豈特有功於文清已哉是爲序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浙江學政周玉麒譔

薛子條貫篇序

吾與汝舟弟幼同學長同試一堂共處互相辨難析疑者幾二十年其所著薛子條貫篇曩曾屬予參訂於道光戊申年付梓今復乞予序乃補序之曰吾弟條貫薛子之書純粹以精有功聖道誠可謂正學之羽翼矣夫學亦貴乎名與實符耳吾弟學有淵源所著作實可以信今而傳後今逢

聖朝開制科合邑以吾弟薦舉孝廉方正則吾弟之循名責實於薛子之書身體力行者宜何如精益求精也余僕僕鹽車已及十載竊嘗留意經濟之學思於民物有補特未知坐而言者果能起而行否願與吾弟交勉之

咸豐壬子正月上浣兄肇辰書

明史儒林傳

薛瑄字德溫河津人父貞洪武初領鄉薦為元氏教諭母齊夢一紫衣人謁見已而生瑄性穎敏甫就塾授之詩書輒成誦日記千百言及貞改任滎陽瑄侍行時年十二以所作詩賦呈監司監司奇之既而聞高密魏希文海寧范汝舟深於理學貞乃並禮為瑄師由是盡焚所作詩賦究心洛閩淵源至忘寢食後貞復改官鄢陵瑄補鄢陵學生遂舉河南鄉試第一時永樂十有八年也明年成進士以省親歸居父喪悉遵古禮宣德中服除擢授御史三楊當國欲見之謝不往出監湖廣銀場日探性理諸書學益進以繼母憂歸正統初還朝尚書郭璡舉為山東提學僉事首揭白鹿洞學規開示學者延見諸生親為講授才者樂其寬而不才者憚其嚴皆呼為薛夫子王振語三楊吾鄉誰可為京卿者以瑄對召為大理左少卿三楊以用瑄出振意欲瑄一往見李賢語之瑄正色曰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為也其後議事東閣公卿見振多趨拜瑄獨屹立振趨揖之瑄亦無加禮自是銜瑄指揮某死妾有色振從子山欲納之指揮妻不肯妾遂訐妻毒殺夫下都察院訊已誣服瑄及同官辨其冤三卻之都御史王文承振旨誣瑄及左

右少卿賀祖嗣顧惟敬等故出入罪振復諷言官劾瑄等受賄並下獄論瑄死祖嗣等末減有差繫獄待決瑄讀易自如子三人願一子代死二子充軍不允及當行刑振蒼頭忽泣於爨下問故泣益悲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也振大感動會刑科三覆奏兵部侍郎王偉亦申捄乃免景帝嗣位用給事中程信薦起大理寺丞也先入犯分守北門有功尋出督貴州軍餉事竣即乞休學士江淵奏留之景泰二年推南京大理寺卿富豪殺人獄久不決瑄執置之法召改北寺蘇州大饑貧民掠富豪粟火其居蹈海避罪王文以閣臣出視坐以叛當死者

二百餘人瑄力辨其誣文恚曰此老倔强猶昔然卒得減死屢疏告老不許英宗復辟拜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預機務王文于謙下獄下羣臣議石亨等將置之極刑瑄力言於帝後二日文謙死獲減一等帝數見瑄所陳皆關君德事已見石亨曹吉祥亂政疏乞骸骨帝心重瑄微嫌其老乃許之歸瑄學一本程朱其修己教人以復性為主充養邃密言動咸可法嘗曰自考亭以還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有讀書錄二十卷平易簡切皆自言其所得學者宗之天順八年六月卒年七十有二贈禮部尚書諡文清弘治中給事中張九功請從祀文廟詔祀於鄉已給事中楊廉請頒讀書錄於國學俾六館誦習且請祠名詔名正學隆慶六年允廷臣請從祀先聖廟庭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子部儒家類

讀書錄十卷續錄十二卷

明薛瑄撰瑄字德溫河津人永樂辛丑進士官至禮部右侍郎入閣預機務贈禮部尚書謚文清事迹具明史儒林傳其書皆躬行心得之言兩錄之首皆有自記言其因張子心有所開不思則塞之語是以自錄隨時所得以備屢省其後萬歷中有侯鶴齡者因所記錯雜更爲編次删去重複名讀書全錄然去取之閒頗失瑄本意今仍錄原書以存其舊瑄嘗言樂

有雅鄭書亦有之小學四書六經濂洛關閩諸聖賢之書雅也嗜者常少以其味之淡也百家小說淫詞綺語怪誕不經之書鄭也莫不喜談而樂道之葢不待教督而好之矣以其味之甘也淡則人心平而天理存甘則人心迷而人欲肆觀瑄是錄可謂不愧所言矣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子部儒家類

讀書錄十卷續錄十二卷

明薛瑄撰明代醕儒以瑄爲首是二錄皆躬行心得之言無一語爭門戶語也

原書序目

讀書錄卷之一

橫渠張子云心中有所開卽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余讀書至心有所開時隨卽錄之蓋以備不思而還塞也若所見之是否則俟正於後之君子云河東薛瑄謹識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七
卷之八
卷之九
卷之十
卷之十一

諸儒議論

明餘干張古城先生吉曰河東薛文清公讀書錄及續錄舊嘗得而讀之竊見先生察理之密造道之深與夫立言之精切的確未嘗不掩卷深嗟慼慼然以不得一及其門爲恨 讀書錄要語序

無錫高忠憲公攀龍曰小學及薛文淸要言當常讀一過人病不自覺朋友亦安能盡言相規讀此二書百病自見

棡案古城先生序有云得是編於成都少府蒼梧吳君獻臣乃錯舉錄內若干條萃爲一帙名曰要語獻臣自跋以爲取其可以攻己之病而錄之則其間有可攻吉之病與夫人人之病者皆未之及考其續錄

格言雖有可攻獻臣之病者所遺亦多末又云乃敢忘其愚僭少加彙次釐爲上中下三卷序而歸之則要語乃獻臣所萃古城特少加彙次釐爲上中下三卷耳遺漏旣多決非善本然大旨在於攻己之病高忠憲公所云讀之百病自見者其卽此書歟蓋選輯此錄者雖非善本猶以先生之言爲當時名儒珍重若此

國朝桐鄉張楊園先生履祥全集問讀書錄與續錄其論性理太極處前後似無大異語多重出先生曰此卽可見先生翫味之熟循環不舍終始一致也

又曰居業錄有謹嚴整肅氣象讀書錄有廣大自得氣象

又曰讀書錄後人讀之當從續錄讀起蓋公晚年所著

也續錄與前錄同者十七八則見其始終用功只是一路不雜不輟不雜之謂精不輟之謂一

蔚州魏敏果公象樞曰有明三百年理學吾愛薛文清

柏鄉魏文毅公裔介曰薛文清讀書錄一書沉潛淵粹大中至正吾敬之如神明不可一日不讀也

孝感熊文端公賜履曰文清立言有本

又曰文清所見甚的

又曰文清讀書錄非輕下筆者學者宜虛心體翫未可草草看過

又曰文清字字步趨程朱可謂醕儒矣

又曰讀文清之書而德不加進者必木石也

又曰文清之學眞能爲己者也

又曰自慊毋自欺文清有焉

又曰文清多藥石之言最有益於學者

又曰後世誠能讀讀書錄亦可以入德矣

平湖陸清獻公隴其曰以有明一代之儒論之文清敬齋所以確然爲學者規矩準繩而無遺議者以其所言所行無非考亭而已

又曰程朱文集語錄及明薛敬軒胡敬齋諸錄尤爲體用兼備之書不可不讀

儀封張清恪公伯行曰嘗將讀書錄潛心翫味學問自然日有進益

太原閻百詩先生若璩曰薛文清以純粹之資爲刻勵之學讀書二錄力明復性之旨

薛子條貫篇序目

明代薛文清公讀書錄十一卷續錄十二卷原書隨手劄記有卷數而不分類自前明至國朝諸選本㨿曾見之者幾十本核以原書大率本末上下多不該備得失精粗亦多不致辨其不分類者固依舊重見錯出不歸條理分類者所分之類所編之條亦多不的從來旣無善選本而全書四千六百餘條重複而雜出學者又難以徧讀是不可謂非後學者之責也薛子條貫篇十三卷及條貫續篇十三卷乃㨿依原書譔次者去取大旨一以朱子近思錄取關於大體切

於日用之意爲主其原書語有複疊輒比較其語理同而意不同擇其意之切要者存之意同而語不同擇其語之尤完善者存之所以去取別有評語識之此不載也至於編纂之法論道篇一言太極先儒謂先生之學以太極爲鵠是也道莫大於此先生之學亦莫邃於此故以爲首篇論道篇二泛言道如理氣之類論道篇三專言人道之大者論道三及爲學一分載先生言性之語最詳者先儒謂先生之學以復性爲主故與言太極之語俱詳載之且以原書言性與太極最多故也爲學篇一總言爲學之事爲學篇二言致知格物爲學篇三言正心誠意爲學篇四言修身明倫篇言盡倫之道應物篇泛言待人之道明倫應物大學八條目所謂齊家者在其中矣政治篇一言居官臨民之事政治篇二言帝王治天下之事此卽大學所謂治國平天下也終之以辨異學觀聖賢二篇凡先生切要之言以十三篇名目括之無遺漏也且也一篇之中又爲之比類分條次其義意俾相連貫焉所連貫者又爲之次其反正淺深先後焉又爲之次其一篇所連貫之先後而篇必有序焉此㨿之所以爲條貫篇者也㨿究心於此八年之久誠不敢謂有功聖學然先生之學上接程朱正傳有明

以來學者宗之著此一編使從事正學者易於誦習或庶幾有補於前賢之萬一云爾書成將付梓爰序其顚末以就正於有道之君子丹徒戴㨿汝舟識

卷之一　論道篇一
卷之二　論道篇二
卷之三　論道篇三
卷之四　爲學篇一
卷之五　爲學篇二
卷之六　爲學篇三
卷之七　爲學篇四

卷之八　明倫篇
卷之九　應物篇
卷之十　政治篇一
卷之十一　政治篇二
卷之十二　辨異學篇
卷之十三　觀聖賢篇

凡例

一薛子成化初謚文淸隆慶五年詔從祀孔廟稱先儒
薛子故以薛子名其書不同泛稱

一此篇程功凡四選一分類二條貫三次序四獨以條
貫名篇者舉條貫以該選與分類次序也

一文章著述體製各殊楫譔此篇亦著述家纂言之類
然比類分條以連貫其文又以紀事之法爲纂言之
法而自成爲篇其體卽與文章無異條貫曰篇題曰
譔次職此之故識者諒之

一此篇皆從原書摘錄並不藉他選爲粉本仍識原書
卷數於各條下以便核對

一欽定明史本傳云有讀書錄二十卷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簡明目錄皆云讀書錄十卷續錄十
二卷楫家藏原書二本前錄皆十一卷續錄皆十二
卷卷數不同或其閒有多寡分合未敢臆斷楫所譔
條貫篇卷數卽據所見爲定本

一每段中文義有別抬寫以分別之亦有不抬寫者用
點隔之以爲分別

一前篇續篇或同是一篇而條數多寡迥異者以原文

之有多寡也或次序先後不同者隨其文義爲先後不拘一定之法也閱者自能展卷了然

一他選本往往有刪節原文文義不妥當者楫譔此篇亦有刪節字句皆錄全文惟刪節處小字旁書爲別庶幾於原文不失本眞

一篇中引用他書處楫概未註釋然如爲學篇二程子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三句當註云此繫辭上傳文程子嘗稱之以自體行薛子識之與程子意同觀聖賢篇大小大道理二句當註云大小猶多少近思錄載程子曰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

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葉氏集解云大小猶多少也薛子語本此語方明白姑識於此以補闕略

一楫譔此篇始於道光之十九年成於道光之二十七年家友梅兄肇辰實同參議助益良多應行附錄

一楫所譔著薛子條貫篇二十六卷外向有戴氏學易記一卷共三篇上篇言聖人畫卦繫辭之原中篇言漢人偏於取象而易義多晦下篇言宋人偏於說理而易象落空學詩記一卷共十篇皆闡發全經旨趣而貫穿之以爲文尚書解十卷共一百篇孟子文評七卷讀薛隨筆四卷皆條辨讀書錄及續讀書錄之語薛子條貫篇附錄一卷皆論編纂此書及編纂一切書籍之難易得失救時善策一卷古文詩存三卷學話一卷外書已刻三卷時藝彙餘一卷合已刻未刻共五十九卷藏於家

薛子條貫篇一

丹徒戴楫汝舟詮次

論道篇一

觀太極生兩儀四象八卦則物之一本可知矣。卷三

此說易繫辭上傳文也故以為篇首

此以下皆論周子書

中字二體皆中實全體則中虛中虛則無物中實則有理故曰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無物而有理即無極而太極也。朱子曰無極而太極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為萬物之根柢也。卷一 卷十一

無極而太極惟無形而有理一言括盡。無形而有理所謂無極而太極有理而無形所謂太極本無極形雖無而理則有理雖有而形則無此純以理言故曰有無為一老氏謂無能生有則無以理言有以氣言以無形之理生有形之氣截有無為兩段故曰有無為二。卷一 卷一

首言無極而太極

一故神太極也兩故化陰陽也。卷一

次太極陰陽

太極圖上一圈純以理言而其下餘圈則兼以氣言然上一圈即在下餘圈之中所謂精粗本末無彼此也

無極而太極乃周子指出陰陽中之理以示人實未嘗離乎陰陽也若誤認陰陽別有一物為太極則非矣。陽動之時太極在陽中陰靜之時太極在陰中以至天地萬物無所不在此理不雜乎氣亦不離乎氣也。陰陽五行男女萬物太極都在裏許•人之一動一靜而太極無不在焉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陰陽動靜亦如此。卷八 卷二 卷十 卷十 卷十一

次太極在陰陽五行男女萬物

太極動而生陽且從動處說起其實動自靜中來觀右半陰中之陽可見靜又自動中來觀左半陽中之陰可見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張子所謂陰陽之精互藏其宅者於是可見。卷七

動靜雖屬陰陽而所以能動靜者則太極之所為也如寂感雖屬人心而所以能寂感者（河津本洛陽本無者字）則性之所為也。動靜者陰陽也所以動靜者（河津本無者字）太極也蓋太極有動之理故動而生陽太極有靜之理故靜而生陰。•太極圖只是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而理為之主。卷七 卷九 卷八

次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

萬物各具一理物物各具一太極也萬理同出於一原萬物統體一太極也. 統體各具之太極非有二也 卷七 卷六

誠者統體之太極也元亨利貞各具之太極也. 一物各具一太極之中又有統體各具者存焉如一人各具一太極也一人之身心又統體之太極也五臟百骸之理又各具之太極也一草一木各具一太極也一草一木之根榦又統體（石門本作體統非）之太極也枝葉花果又各具之太極也萬物莫不皆然. 卷七 七 卷

次論朱子太極圖說注.

太極只是性. 觀太極中無一物則性善可知有不善者皆陰陽雜糅之相滓也. 無極而太極天地之性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氣質之性也天地之性以不雜者言之故曰無極而太極○是也氣質之性以不離者言之故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也然無極而太極卽陰陽中之太極陰陽中太極卽無極而太極太極雖不雜乎陰陽亦不離乎陰陽天地之性氣質之性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卷八 二 卷 卷二

次太極是性.

程子親受太極圖於周子而終身不以語人其慮遠矣後學有未涉四書門庭者開口卽論太極馳心元妙而不知反求諸己其弊有不可勝言者. 卷二

太極反之於身精而約者也. 心所具之理爲太極心之動靜爲陰陽. 以太極圖反求之身心動靜之間無一不合. 讀太極圖說句句體貼向身上看自有無窮之味. 卷四 卷八 卷八 卷八

從事於主敬者斯得太極之妙. 太極圖用功之要只在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修之者修此仁義中正也悖之者悖此仁義中正也故敬則欲寡而理明寡

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者正也義也太極之體以立動直者中也仁也太極之用以行而聖可學矣. 卷四 卷十一

靜看太極圖斯須離之不可得也. 卷八

默觀太極圖與己一一契合. 卷五

太極中無一物外物於吾何有. 卷五

聖人方靜之時正也義也寂也太極之體以立方動之時中也仁也感也太極之用以行此聖人之一動一靜無非妙道精義之發有不待言而著者. 卷十一

次於身心上求太極.

無極立言本欲明此理之無方所無形象耳後人將作虛無之無看則失周子之意矣 卷一

太極即是理就太極上愈生議論去道愈遠・後學不知太極即是性因見其名異駭而不敢求其說大道隱矣・太極本只是天地萬物自然之理不外乎人倫日用之間學者因見其立名之高欲以元遠求之誤矣 卷六 卷六 卷六

次不知無極而太極之非

太極圖一以貫之・太極圖說不過反覆推明陰陽五行之理健順五常之性蓋天人合一之道也 太極

圖見天人合一之妙・太極圖遠而萬古近而一息無能外者・天地陰陽古今萬物始終生死之理太極圖盡之・太極之理中庸備之 卷四 卷六 卷十 卷八 卷八 卷十一

次贊太極圖之義

程復心大學章句圖首畫太極圖中間著一氣字是以氣言太極周子無極而太極專以理言也程說曰太極未有象惟一氣耳是即漢儒異端之說又豈識所謂太極哉 卷十

次程氏畫太極圖之非

薛子條貫篇二

丹徒戴楫汝舟譔次

論道篇一

無一物而外理者 一片實理徹上徹下萬古完具而有生之類自不能外 卷一 卷五

左之左之右之右之無非此理識得誠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卷一

舉目而物存物存而道在所謂形而下形而上者是也 不下帶而道存焉此道不可離也 卷一 卷一

道無待於言而著無非道也識者鮮矣 卷九

首言無在非道

俯仰天地無窮知斯道之大覺四海為小矣 無物有大於理者天地雖大亦一物耳 誠知此理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河津本無之字）氣象・無有大於理氣者 卷一 卷四 卷四 卷七

次道之大

無限量無欠缺無間斷 無毫髮欠缺無瞬息間斷 四方上下往來古今實理實氣無絲毫之空隙無一息之間斷 鳶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毫之空缺處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是道理無一息間斷處・上下四

方理氣充塞無窮盡無方體 卷三 卷四 卷十 卷十一 卷十

次道之大體

聖人論道多兼理氣而言如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而上下之語皆兼理氣而言也●理氣本不可分先後但語其微顯則若理在氣先其實有則俱有不可以先後論也 理氣閒不容髮如何分孰爲先（河津本下有後字羨）孰爲後 理氣雖不可分先後然氣之所以如是者則理之所爲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聖人論理氣最分明又無離而二之之病可見者是氣氣之所以然便是理理雖不離氣而獨

薛子條貫篇《卷二　二

立亦不雜氣而無別 理氣無縫隙故曰器亦道也道亦器也 形而上形而下道器元不相離舉目皆是 卷一 卷二 卷二 卷四 卷三 卷四 卷六 卷七

次理氣之合

氣則萬變不齊理則一定不易 所以陰陽變易者固理之所爲而理則一定而不易所謂恆也●氣有（石門本作無非）消息理無窮盡●理盛則能勝氣氣盛亦能勝（河津本作盛訛）理 卷四 卷六 卷九 卷二

次理氣之分

萬古不易者理而已●只是合當如是便是理 當如是者卽是理如春當溫夏當熱秋當涼冬當寒皆理也不如是則非理矣如父當慈子當孝君當仁臣當義夫婦當別朋友當信理也不如是則非理矣推之萬物莫不皆然●既曰理矣復何言只是人物之所以然者便是也 卷三 卷四 卷六 卷六

次專言理之爲理

舉天地萬物皆物也天地萬物之理其則也 卷九

一切有形之物皆呈露出無形之理來所謂無非至教也 須看無物之先其理如何●有此理則有此物及有物則理又在物中 卽理而物在其中卽物而

薛子條貫篇《卷二　三

理無不在如未有此宮室已有此宮室之理及有此宮室而理卽在宮室之中如未有天地萬物已有天地萬物之理及有天地萬物而理卽在天地萬物之中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閒也 天下無無理之物無無物之理 卷四 卷七 卷七 卷十一 卷七

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造化亦然如此物未生時此理不是先此物已生時此理不是後一以貫之 卷六

次卽物觀理

或問太虛程子曰亦無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朱子曰天下之理至虛之中有

至實者存至無之中有至有者存夫理者寓於至有
之中不可以目擊而指數也觀程朱之言可以知道
矣 卷十
次虛亦是理
體用一源不可分體用爲二顯微無間不可分道器爲
二 沖漠無朕之中而萬象森然已具體用一原也
即事即物而理無不在顯微無間也 體用一原顯
微無間見道器合一之妙・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動
靜無端陰陽無始其大無外其小無內非知道者孰
能知之 卷八 卷九 卷九 卷九

次體用一原顯微無間
一氣流行一本也著物則各形各色而分殊矣 卷三
一本萬殊萬殊一本之理開眼便見 卷七
一本萬殊殊與本不可分而爲二 卷八
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故一以貫之 卷六
次一本萬殊
理爲萬物之一源理一也萬物各得一理分殊也 立
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
仁與義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德言三才
分殊而理一也 統天地萬物言之一理也天地萬

物各有一理分殊也就天言之天一理也而天之風
雲雷雨之屬各有一理其分殊也就地言之地一理
也而地之山川草木之類各有一理其分殊也就人
一家言之一理也而人之父子夫婦長幼之類各有
一理分殊也就人一身言之一理也而四肢河津本作體
百骸各有一理分殊也就一國天下言之莫不皆然
就一草一木言之一理也而枝榦河津本作餘訛花葉之不
同分殊也理一行乎分殊之中分殊不在理一之外
一本萬殊萬殊一本也 卷八 卷三 卷十
次理一分殊

今天地萬物人皆知之而所以爲天地萬物則人莫得
而知之也如欲知之是所謂誠歟道歟理歟命歟性
歟帝歟神歟鬼歟太極歟其極一而已矣 卷七
次言天地萬物所以爲天地萬物
氣無涯而形有限故天大地小 卷七
次天地大小
天地之初總是氣化今則氣化形化並行而不息 天
地間無別事只一理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而已 細
看萬物皆自沖漠無朕之微以至於形著堅固 卷四
卷四 卷二

天之氣一著地之氣卽成形如雪霜雨露天氣也得地氣則成形矣 卷二

萬化交則通不交則隔礙洛陽本作礙隔而不能成化功 卷八

變化無須臾之止息 卷八

次萬物化生 附末條

天道只是往復而已觀否石門本無否字非泰剝復之類可見

天道屈伸兩端而已 屈以感伸伸爲應伸又感屈屈爲應屈又感伸伸又感屈屈伸感應如循環之無端 卷七 卷八 天地之道只是消息盈虛而已 卷七 卷八 卷六

次天地之道往復屈伸消息盈虛往復屈伸消息盈虛卽指陰陽而言也

陰陽之外無一物 萬物皆一陰陽陰陽皆一理 卷十 卷四

次陰陽

四月六陽全而陰已生陰非至此始生也蓋自三月五陽一陰之時而姤之初爻已兆於夬之下矣先儒謂陰亦然者正謂此耳 卷七

讀易則知陰陽消長之機皆由微以至著聖人謹其微故不至於著衆人圖其著則亦莫之及矣 卷二

陰陽迭勝無須臾止息 卷七

次陰陽消長

眼底

萬物不出水火木金土萬善不出仁義禮智信

五行固河津本作同有陰陽就水火木金土上又各有陰陽如水陰也其質屬陰其氣屬陽之類・水能鑑物故智屬之金能斷物洛陽本作決故義屬之木有生意故仁屬之火則文明故禮屬之土則質實故信屬之 卷二 卷十一 卷八

次五行

天陽地陰陰陽之氣屈伸往來者鬼神也故曰鬼神者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 卷四

天地之開闔世運之興衰日月之往來晝夜之變化寒暑之推遷萬物之始終皆陰陽之氣屈伸消息爲之主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 卷十

次鬼神

氣自是新者非既散之氣復爲方生之氣也程子論呼吸亦如此 卷五

原始反終只是一理故知生則知死矣 原始而知其來也自無而有則反終而知其自有而無也必矣 人惟不知原始反終之理故舉俗爲異端惑 原始

而精氣成物神之情狀生之說也反終而遊魂爲變
鬼之情狀死之說也 鬼者一往而不復觀天地之
化可見 卷七 卷七 卷七 卷七

次死生

人有許多聰明知識者魄之爲也有許多呼吸運動者
魂之爲也 動而不息者陽魂也靜而有識者陰魄
也 卷八 卷八 卷八

次魂魄

畫前之易不待卦畫而已著者也 卷四
易不外動靜・六十四卦只是一奇一偶但因所遇之

時所居之位不同故有無窮之事變如人只是一動
一靜但因時位不同故有無窮之道理此所以爲易
也 卷十一 卷八

次言易以終之

薛子條貫篇三

丹徒戴楫汝舟譔次

論道篇三

程子性卽理也之一言足以定千古論性之疑 性一
也本然之性純以理言氣質之性兼理氣言其實則
一也故曰二之則不是・人之性與氣有則一時俱
有非有先後也 卷三 卷五 卷二

程子曰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性一而已矣
氣質清粹而無所蔽則皆以仁義禮智之性發而爲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所謂善固性也氣質濁雜

而有所蔽則仁流爲耽溺義流爲殘忍禮流爲矯僞
智流爲譎詐所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程子言
惡亦不可不謂性也此指理在氣中荀子言性惡則
專主氣言故有不同 性如水水本清被泥沙濁了
便濁了也只得謂之水性本善被氣質夾雜惡了便
惡了也只得謂之性故程子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
者此也・性譬如一源水引去清渠中則水亦清亦
猶氣清而性亦明也引去濁渠中則水亦濁亦猶氣
昏而性亦昏也是則水有清濁者渠使之然而水則
本清性有昏明者氣使之然而性則本明此先儒之

說余特述以明己意耳・此理爲氣所挾(洛陽本作夾)持或善或惡至於萬變之不齊而其體則一也。卷二 卷九 卷九 卷五 卷五

人性分而言之有五合而言之則一。一不可見而五則因發見者可默識也。卷一

性之本體未感物時渾是善到感物而動之初則有善有不善周子所謂幾也。卷五

性之一言足以該衆理。只是一箇性分而爲仁義禮智信散而爲萬善。朱子謂孟子七篇皆不能外性善之一言竊意豈獨孟子七篇哉學者默識而旁通

之則雖諸經之所言皆不外於是理矣。千古聖賢之言一性字括盡。卷二 卷八 卷二 卷四

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故道不可離。一日偶思性非特具於心者爲是凡耳目口鼻手足動靜之理皆是也非特耳目口鼻手足動靜之理爲是凡天地萬物之理皆是也故曰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卷一 卷一

性外無道率性卽道也。卷六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分定故也。卷五

首言性。

造化只是陰陽五行人道只是健順五常皆(洛陽本作此)實理也知者鮮矣。卷七

事物當然之理如父子之仁之類是也所以當然之故乃仁義禮智所自來在天爲元亨利貞是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天道人倫渾合無閒。卷八 卷十 卷六

次性命合一。

人外無道道外無人見天人之合一也纔有閒卽非道矣。卷二

次天人合一。

天道甚可畏感於此則應於彼但有淹速不同耳。卷七

次天道。

五性之用知最先如開眼作事便要見是非豈不是知在先。・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理一爲仁分殊爲義。・仁義禮智信有則一齊有但各有所主耳如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然知所當愛者智也愛得其宜者義也愛有節文者禮也愛出誠實者信也以至事君從兄之類無不皆然。・於春曰元於夏曰亨於秋曰利於冬曰貞其命一也在父子曰仁在君臣曰義在長幼曰禮在夫婦曰智在朋友曰信其性一

也。卷四 卷八 卷七 卷七

次仁義禮智信。

仁道之天莫洛陽本作無能禦。•仁則一，不仁則殊。仁則不間斷，間斷河津本無斷字則非仁矣。•只是循天理便有序而和，故仁者禮樂之本也。卷四 卷十 卷四 卷一

生之理仁也。生理無不貫者仁也。•仁只洛陽本作卽是此心之理與萬物都相貫通，故欣戚相關而能愛。纔不貫通便相間隔，只知有己，不知有物，欣戚不相關而不能愛矣。然貫通非仁，其貫通之理仁也。洛陽本無上十字 二 卷三 卷四 卷一

天體物而不遺，仁體事而無不在，吾道一以貫之。卷四

滿腔子惻隱之心，卽藹然天地生物之心。•因觀烏鳥哺其雛，仁心藹然可見。天地分明一大父母，生出無限小父母來。卷七 卷八 卷八

知覺不可訓仁，所以能知覺者仁也。卷九

顏子問仁，專言之仁。朱子以心之全德釋之，則仁義禮智之德無不包矣。論語多專言之仁。卷十 卷十

次仁。

公則人己不隔，私則一膜之外便爲胡越。纔有私便不能推，所以爲不仁。•公則四通八達，私則偏向一隅。卷一 卷七 卷六

須知己與物皆從陰陽造化中來，則知天地萬物爲一體矣。知天地萬物爲一體，則能愛矣。卷二 卷一

公者所以體仁。次公。

惟誠無間斷破缺。•誠卽五常之實理，非五常之外別有誠也。如實有是仁，實有是義，實有是禮，實有是智是也。卷八 卷十一

忠如水之源，恕如水之流。一箇忠做出百千箇恕來，一箇源流出百千道水來，卽忠恕而一貫之旨明矣。卷十

次誠。忠恕。

只於洛陽本作是坐次便見時中之義。坐一也，我尊人卑，我坐於上，人坐於下，中也。我與人同等，相對而坐，中也。我卑人尊，人坐於上，我坐於下，中也。行一也，我長人幼，我先人後，中也。我幼人長，我後人先，中也。至於當語而語，語爲中。當默而默，默爲中。中無定體，乃所謂時中也。•過一分爲太過，不及一分爲不及，此中庸所以爲難也。中庸之理不離乎動作語默人倫之閒，知者鮮矣。卷一 卷八 卷八

存心不失爲中，應事不差爲和。卷八

次中庸、中和、
斯須無序卽非禮、斯須洛陽本作序訛不和卽非樂、然不和由於無序、是知禮又樂之本也、●禮樂只在進反之閒、益進而盈溢、樂也、以反爲文、退而收斂、禮也、以進爲文、　卷二　卷九

次禮樂、
朱子曰孔子只說義之和爲利、不去利上求利、只義之和處便是利、又曰義者得宜之謂、處物得其宜、不逆萬物、卽所謂利、　卷十一

次義利、
薛子條貫篇　卷三
天下至貴者道、得之則生、失之則死、爲天下至貴、不亦宜乎、　卷七

自篇首至此皆道也、次言道、
知道則自簡、　卷八
道無聲之可聞、無形之可見、惟因夫形而下之器、默識夫形而上之理、則謂之見道、非若天地萬物、眞有形之可見也、要當於有形處、默識無形之理、所謂費而隱也、　理雖微妙難知、實不外乎天地陰陽五行萬物與夫人倫日用之常、善觀理石門洛陽本無理字者、於此默識焉、則其體洞然矣、　卷七　卷四　卷四

六

道只在動止河津本作靜語默之間、身外求道遠矣、　卷四
在在處處、時時刻刻、事事物物、皆道也、須要識得、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此言宜時時深體之、　卷九　卷九
鳶而必戾於天、魚而必躍於淵、父必慈、子必孝、君必仁、臣必敬、兄必友石門本河津本作愛、弟必恭、夫必義、婦必從、以至四體百骸之有其則、昆蟲草木之若其性、陰陽日月風霆雨露之各以其時、皆鳶飛魚躍之意、所謂活潑潑地也、　物之觸目觸耳者、皆活潑潑地之理、　卷八　卷八
理直要心得、難以言語形容之、●理非利口辨舌者所
薛子條貫篇　卷二
能知、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者識之、　卷四　卷四

七

次求道、
聖人發無言之敎、以示學者當求聖人之道於一身動靜應事接物之閒、不可專求聖人之道於言語文字之際也、　卷十一
天何言哉、吾無隱乎爾、與曾點言志之意、皆天理流行之妙、　卷八

次求聖人之道、
心者氣之靈、而理之樞也、　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

不能礙心之虛. 卷六 卷二
萬物本諸天萬理本諸心. 心不錯卽諸事不錯矣.
卷五 卷五
一故神兩故化近觀之人身遠觀之天地無不盡然.
陰陽變易自人身以至天地萬物無時不然知此則
知易矣. 卷七 卷十
次言身心.
朱子論喜怒未發之中曰蓋當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覺
者而未有所知覺也故以爲靜中有物則可而便以
纔思卽是已發爲比河津本洛陽本作此則未可以爲坤卦純
薛子條貫篇〈卷三 八
陰而不能無陽則可而便以復之一陽已動爲比河津本洛陽本作此則未可也. ● 朱子曰程子言纔思卽是已發
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蓋言不待喜怒之發但有所
思卽是已發. 此意已極精微說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不可以有加矣. 卷十一 卷十一
次未發已發.
天地有動靜之復無善惡之復人有善惡之復有動靜
之復聖人無復者以善惡而言也聖人之心渾然至
善未嘗間斷故不見其復若動靜之復則亦有之.
卷十

尹和靖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喩之適聞鐘響尹曰譬
如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竊謂鐘未
撞時聲固在卽心未感時理已存陰未動時陽已具
皆動靜一理也. 人孰無而有知覺正如純坤卦下
一爻中有陽動之幾也其理妙矣. 卷十 卷八
次動靜.
內外合一性與理無二致. 內外合一無纖毫之間.
卷五 卷六
次內外.
雖上知不能無人心聖人所謂無欲者非若釋氏盡去
薛子條貫篇〈卷三 九
根塵但人心之得其正者卽道心以其不流于人欲
之私所謂無欲也. 卷七
次人心道心.
惡由微以至大坤之初六可見. 卷十
次惡.
聖賢知覺運動雖不能不以氣而理則爲主衆人知覺
運動但氣之所爲漫不知理爲何物. 卷二
次言聖賢衆人之分在理氣.

薛子條貫篇四

丹徒戴楫汝舟譔次

為學篇一

氣昏物誘者性之害識明理勝者河津本無者字學之功教不以道則非教學不以道則非學外聖賢之學便是異端機權世俗之學 卷五 卷五 卷十一

首總論

學舉業者讀諸般經書只安排作時文材料用於洛陽本作與己全無干涉故其一時所資以進身者皆古人之糟粕終身所得以行事者皆生來之氣習誠所謂書

自書我自我與不學者何以異 習舉業者借經書之文以徼利達而不知一言之可用誠所謂侮聖人之言也•為科目而著書者皆非為己之學也 聖賢專以為己之學教人而猶有為人者況以科舉為人之學教人乎 道之不明科舉之學害之也•聖賢之書垂訓萬世本欲開明天理使人反求諸身心而得其實自朱子沒士子誦習其說者率多洛陽本作皆字以為出身干祿之階梯而不知反己以求其實聖賢垂訓之意果安在乎 卷一 卷二 卷四 卷四 卷八 卷八

文士學做聖賢文詞如外洛陽本石門本作中國人學中洛陽本石門本作外國人言語學得雖是自身卻只是外洛陽本石門本作中國人做得雖是自身卻只是庸眾人•聖賢之文自道中流出如江河之有源而條理貫通後人不知道而有意為文猶斷港絕潢之無本雖強加疏鑿終亦不能貫通為一眞無用之贅言也 聖賢之言專務明理不尚文彩然理明字順自無不文常人之言專尚文彩理苟未明文亦何用 卷二 卷六 卷十

用力於詞章之學者其心荒而勞用力於性情之學者其心泰然而樂•作詩作文寫字皆非本領工夫惟於身心上用力最要身心之功有餘力游焉可也

余少年學詩學字錯用工夫多早移向此庶幾萬一

所以為學者只為人固有之善或蔽於氣質物欲有時而失故須學以復之及其既復則本分之外不加毫末後人不知學其所固有而學文辭字畫之類求工求奇徒弊精神於無用其失遠矣•孟子曰君子深造之石門本無之字以道欲其自得之也道者進為之方如學問思辨博文約禮之類是也從此而進潛翫積久則有自得之妙不循此而進徒事於記誦辭章之末欲求自得之妙難矣 卷二 卷二 卷四 卷六 卷九

次言俗學之非

將聖賢言語作一場話說。學者之通患。聖賢千言萬語。皆說人身心上事。誠能因其言以反求諸身心。猛省而擺脫盡私累。則身心皆天理而大可知矣。聖賢言格物致知處。便當效其格物致知。言存養省察處。便當效其存養省察。聖賢爲教之法。無不效其所爲。則讀書有切己之益。而不爲口耳之陋矣。讀書至聖賢言不善處。則必自省曰。吾得無有此不善乎。有不善則速改之。毋使一毫與聖賢所言之不善有相似焉。至聖賢言善處。則必自省曰。吾得無未有此善乎。於善則速爲之。必使事事與聖賢所言之善相同焉。如此則讀書不爲空言。惡日消而善日積矣。卷四 開卷卽有與聖賢不相似處。可不勉乎。一卷二 卷四

薛子條貫篇 卷四 三

卷一 卷二

他人聞聖人之言便休。顏子於聖人之言。句句無不識其理而踐其實。故曰亦足以發。人讀書果能於聖人之言句句皆體之身心而力行之。卽是顏子亦足以發之意。・常人之言猶有可信者。不信聖人之言可乎。卷四 卷四 卷一

俗學不可爲。亦爲聖賢之學而已矣。次學聖賢

爲學第一。在變化氣質。不然只是講說耳。人之爲學

當於性情上用功尤切。工夫緊貼在身心做。不可斯須外離。卷九 卷十 卷四

學聖賢必反求諸身。次在氣質性情身心上學。須是盡去舊習。從新做起乃有進。張子曰。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極有益。安於故習則德不新。發憤洛陽本作憤誠心要做好人。一切舊習定須截斷。卷一 卷一 卷一

然恐其溺於舊習不能自拔也。次去舊習

篤志此道。使天下之物不能尙其。庶有進乎。勢無兩重之理。此重則彼輕。此輕則彼重。故道義重則外物輕。道義輕則外物重。爲學之士常使外物不能勝其

薛子條貫篇 卷四 四

道義。則此日重彼日輕。積久惟見道義而不復知有外物矣。外物至輕。己德至重。重其所輕。輕其所重。不知類也已洛陽本河津本無己字・外慕者內不足。安其內不求於外。見其大而略於小。卷一 卷一 卷四 卷六 卷八 亦有欲去舊習以自新而終不能者。由外物牽制之爾。次重內輕外

名利關誠實難過。上蔡所謂能言如鸚鵡者。眞可畏也。人開口皆能談禮義論名節。及見利必趨。見勢必附。又不知禮義名節爲何物也。程子曰。以小人貪求不已之心。移於進德。則何善如之。此卽孟子所謂

求有益於得者求在己者也・滔滔趨利之勢不已必至於亂非聖賢孰能救之此孟子之書首言仁義以拔本塞源也 卷七 卷七 卷十 卷十

外物不一其大者名利之類是也次不可趨利

觀天之道皆公而自然不爲何而春夏生物不爲何而秋冬成物人之道亦公而自然不爲何而行仁義不爲何而行禮智若有爲而行即私而不公矣 張南軒無所爲而爲之之言其義甚大蓋無所爲而爲者皆天理有所爲而爲者皆人欲如日用間大事小事只道義(石門本洛陽本作我)合當如此做做了心下平平如無

事一般便是無所爲而爲若有一毫求知求利之意雖做得(河津本無得字)十分中理十分事業總是人欲之私與聖人之心絕不相似 大而人倫小而言動皆理之當然纔有有爲之心雖所行合理亦是人欲 如仁見孺子之入井惻隱之心發無所爲而爲也若惡其聲納交要譽之心生即有爲而爲矣・無所爲而爲者誠也有所爲而爲者僞也誠者不息僞者易輟

爲善須表裏澄徹方是眞實爲善有纖毫私意夾雜其閒即非眞爲善矣 卷四 卷四 卷八 卷四 卷七 卷五

凡爲學者心苟有爲學皆不誠次無所爲有所爲之別

謀利計功乃人欲之私學者之通患也 學者自幼便爲謀利計功而學宜其不足以入堯舜之道 王伯之分正在不謀利計功與謀利計功之分 絕謀利計功之念其心超然無係 卷八 卷八 卷八 卷八

實當修其在己名無恤其在外 在外者皆不可必在己者皆所當求 (靜思)善皆己分之當爲初與(河津本作於)人一毫無與若纔爲善即有求名之心乃人欲而非天理矣 但當自求其(石門本無其字)所未至者知不知

在人我何與焉 卷四 卷四 卷四 卷九

謀利計功 求名 皆有爲也次不可謀利計功求名

實有向道之心則道必進 文中子曰我未見欲仁好義而不得者也如不得斯無性者也此言近理 卷一 卷一

然恐其以爲無得而止也次此二條

所見既明當自信不可因人所說如何而易吾之自信 不爲人之非笑而易其所守 人之自立當斷於心若實見得是當決意爲之不可因人言以前卻而

易其守。匹夫之志，未必皆出於正，而猶不可奪，況君子之志於道，孰得而奪之哉。卷一 卷七 卷九 卷一 卷一

恐其以人之非笑而改易也，次此四條。

知而不去爲智，雖知不能固守而去之，焉得爲智。卷十

總之欲知而不去爾，次此條。

自學舉業者以下至此，所以定學之志，而使之知所向往也。

自此以下，則所以培學之基也。

學以靜爲本。心靜能處事。常沉靜則含蓄義理深而應事有力。常默最妙，己心既存而人自生。石門本無

薛子條貫篇〈卷四　七

字生敬　厚重靜定寬緩進德之基。凝定最有力。欲深欲厚欲莊欲簡。矯輕警惰，只當於心志言動上用力。秉心塞淵，可以爲積德之要。思無疆，思無斁，可以爲進學之要。思無邪，乃誠身之要。卷一 卷二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三 卷一 卷一 卷二

次言靜默之類。

夫子四敎，忠信爲文行之本。忠信立身之本。・忠信積久而後效見。卷十 卷八 卷七

人有斯須之不敬則怠洛陽本作暴慢之心生，而非禮矣。有斯須之不和則乖戾之心生，而非樂矣。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卷二

次忠信。敬和

不怨天不尤人，理當如是。不怨天不尤人，此語當自勉。卷一 卷七

次不怨天不尤人。

自此以下，則所以爲學之旨，與所學之事也。

惟精所以知之，惟一所以行之。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知行不可偏廢也。・涵養本源是尊德性之事，思索義理是道問學之事。中庸之道問學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溫故知新，皆易知崇之事。

薛子條貫篇〈卷四　八

尊德性道中庸敦厚崇禮，皆易禮卑之事。卷八 卷八 卷六 卷六

次言知行兼盡。

下學上達，如事君事親事長，皆人事也。能盡事之之道，則仁義之理不外於是，所謂上達也。以至視聽言動飲食男女之類，皆人事也。於是而處之各得其宜，則天理也。下學人事，形而下之器也；上達天理，形而上之道也。有是事則有是理，有是器則有是道，精粗本末無二致也。程子所謂意在言表者，在人因人事而默識天理耳。謹守下學，自能上達。・必上達，乃有

天知之妙。卷二　卷四　卷九

聖人多教人以下學人事。精粗本末兼盡，所以為聖賢之學。若舍粗而求精，厭末而求本，所謂語理而遺物，語上而遺下，鮮不流而為異端。古者詩書禮樂多就事上教人，而窮理亦就物上窮究，故所學精粗本末兼該而無弊。後世或論理太高，學者踐履未盡粗近，而議論已極精深，故未免有弊也。洛陽本無字也　卷五
卷四　卷五

學須切問近思，方可見道不遠人。卷十一

次下學上達　附末條

薛子條貫篇　卷四　九

二程所以接孔孟之傳者，只是進修有序。教人不以小學大學為學，不由小學大學，皆非教非學也。卷四
卷四

次有序

知止所包者廣，就身言之，如心之止德，目之止明，耳之止聰，首之止恭，足之止重之類，皆是。就物言之，如子之止孝，父之止慈，君之止仁，臣之止敬，兄之止友，弟之止恭之類，皆是。蓋止者止於事物當然之則，則即至善之所在。知止則定靜安慮得相次而見矣。不能知止，猶迷方之人，心搖搖而莫知所之也。知止則能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矣。河津本作也　知止則動靜各當乎理。卷二　卷二　卷二　卷二

次知止

涵養之深，玩索之久，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石門本作順理矣。

纔收斂身心，便是居敬；纔尋思義理，便是窮理。二者交資而不可缺一也。一於居敬而不窮理，則有枯寂之病；一於窮理而不居敬，則有紛擾之患。居敬有力則窮理愈精，窮理有得則居敬愈固。居敬以立本，窮理以達用。初學時見居敬窮理為二事，為學之久，則見得居敬時敬以存此理，窮理時敬以察

薛子條貫篇　卷四　十

此理。雖若二事，而實則一矣。程子論恭敬曰聰明睿智皆由河津本作從此出。蓋人能恭敬則心肅容莊，視明聽聰，乃可以窮眾理之妙；不敬則志氣昏逸，四體放肆，雖粗淺之事尚茫然而不能察，況精微之理石門本河津本作事乎。以是知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而居敬又窮理之本也。洛陽本無也字　卷三　卷三　卷三　卷三　卷六　卷

次居敬窮理

程子挈敬之一字，石門本河津本作辭示萬世為學之要。程子之主敬，周子之無欲，皆為學之至要。敬字一字，無欲字乃學者至要。程子曰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

自此爲學之要也　卷五　卷五　卷五　卷十一

此四條承居敬而言

自一身言之耳有耳之理目有目之理口鼻有口鼻之理手足有手足之理以身之所接而言父子有父子之理君臣有君臣之理夫婦長幼朋友有夫婦長幼朋友之理以至萬物有萬物之理凡此衆理莫不窮而通之所謂窮理也既知其理於一身之理必有以踐之於人倫之理必有以行之於萬物之理必有以處之所謂盡性也能盡其性則理所自出之天命莫不有以造極一原所謂至命也理也性也命也雖同

爲一理初無本末精粗之殊而窮也盡也至也則略有淺深之序學者不可不察　卷四

次此條承窮理而言

爲學第一功夫立心爲本心存則讀書窮理躬行踐履皆自此進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之反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皆此意也　卷十

居敬所以存心然有即存心而言者不以居敬概存心也次立心

性是本來固有之理惟存之又存則道義由是而出矣

卷三

次存性

不能克己者志不勝氣也　自治之要當過於剛不可過於柔顏子克己之功非至剛不能　卷三　卷六

次克治

公則一私則殊正則大邪則小　卷二

無我則內外合而與天爲一矣　人只爲拘於形體自小若能不爲形氣（河津本作體）所拘則內外合一而不勝其大矣　卷二　卷三

次公私之分

爲學只要分理欲二字　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存天理去人欲　爲學大抵就己分上去其本無之私欲全其固有之天理耳　卷九　卷十　卷二

次理欲之分

朱子曰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弟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克己復禮爲仁也學者於前之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可以知用力之方矣　卷十

次求仁

自頂以及踵皆天之所與但當順天而已　天地者吾

之父母也、凡有所行、知順吾父母之命而已、遑恤其
他、　父母生子、耳目口鼻四肢百骸、無不備、人子能
體其全而歸之、斯謂之孝、天之生人、五常百行之理、
無不全、人能以事親之心事天、於天所賦之理、無一
之或失、則亦天之孝子矣、　卷七　卷四　卷八
　次事天、　卷一
自修為要、
慎動當先慎其幾於心、次當慎言慎行慎作事、皆慎動
也、　人纔動卽（石門本無卽字）有差、故君子慎動、　卷一　卷九
當於心意言動上做工夫、心必操、意必誠、言必謹、動必
薛子條貫篇　卷四　　十三
慎、內外交修之法也、●一念之非、卽遏之、一動之妄
卽改之、●心不妄思、一心皆天理、身不妄動、一身皆
天理、事不妄為、事事皆天理、　心無妄思、言（似當作口）無
妄言、身無妄動、安得有差、故有差者、皆妄也、無妄之
義大矣、　人動作皆以天則無妄、不以天則妄矣、
　卷一　卷一　卷四　卷九　卷十
洪範（石門本洛陽本無此二字）二五事、踐形盡性之學、備於此、　人
只為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做得不是、壞了仁義禮智
信、若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做得是、便是仁義禮智信
之性、詩所謂有物有則、孟子所謂踐形者、是也、　卷四

卷七
　次自修、　慎動類、
為學之要、莫切於動靜、動靜合宜者、便是天理、不合宜
者、便是人欲、　卷一
　次兼動靜言之、
敬以持己、謙以接人、可以寡過矣、　處己接物、事上使
下、皆當以敬為主、　卷六　卷六
為學於應事接物處、尤當詳審、每日不問大事小事、處
置悉使合宜、積久則業廣矣、　應事接物、惟在時中、
　卷二　卷一
薛子條貫篇　卷四　　十四
膽欲大、見義勇為、心欲小、文理密察、智欲圓、應物無滯、
行欲方、截然有執、　卷三
　次兼接物應事言之、
申公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余謂為學不在
多言、亦顧力行何如耳、　不力行、只是學人說話、
（看得）為學無別法、只是知一字、行一字、知一句、行一
句、便有益、　卷二　卷二　卷四
　知所以為學之旨、與所學之事、則行之而已矣、次
　言力行、
行浮於言、　不言而躬行、不露而潛修、　卷二　卷二

次承上就言行言之。

致知力行。惟在於實。一有不實。則不能造其極矣。爲學不實。無可據之地。人於實之一字當念念不忘

隨事隨處。省察於言動居處應事接物之間。必使一念一事皆出於實。斯有進德之地。・人之所爲。一有不實。卽爲妄矣。人而不實。無一而可。卷十　卷十　卷十　卷十　卷十

次就知行之實言之。

反身而誠。最爲難事。反身而誠。則實有諸己矣。卷七

如此則可以反身而誠矣。次反身而誠。

薛子條貫篇　卷四　十五

自此以下。則進爲之方與其功也。

守約者爲學之至要。守約者心自定。守約則能泛應。卷六　卷六　卷六

次言守約。

一而無二。卷五

一不容二。邪正不兩立。卷七

次致一。以上皆言進爲之方。

說命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遜志時敏。允懷終始典學。皆爲學之功。乃來道積于厥躬。厥德修罔覺。皆爲學之效。程子曰。修養之引年。爲國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至此。則有此效驗。信哉斯言也。卷四　卷五

次總言工夫。

學貴乎日新。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德性之學。須要時時刻刻提撕警省。則天理常存。而人欲消熄。苟有一息之間。則人欲長而天理微矣。懈意一生。卽爲自棄。心不可斯須離正理。身不可斯須離正道。爲學時時處處是做工夫處。雖至鄙至陋處。皆當存謹畏之心。而不可忽。且如就枕

薛子條貫篇　卷四　十六

時手足不敢妄動。心不敢亂想。這便是睡時做工夫。以至無時無事不然。・省察存養。不可毫髮間斷。時時皆道。處處皆道。事事皆道。道不可離。如此存養省察之功。洛陽本作力不可須臾或無或字河津本間也。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故程子作字時甚敬。曰只此是學。卷二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四　卷九　卷十　卷一

次工夫無間。

立得脚定。卻須寬和以處之。山上有木爲漸。長之義。君子居賢德善俗。亦當以漸而不可驟。卷九　卷五

舍而不求。爲忘。求之太過。爲助長。勿忘勿助長。忘與

見得理明須一一踐履過則事與理相安而皆有着落處。卷四

學力未能勝舊習正如藥力未能除舊病須刻學力不至則舊習仍在一日不服藥則舊病復作學力勝則無此病矣。卷二

學不進率由於因循。卷三

已知如未知已能如未能則有進。卷四

人遇拂亂之事愈當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行有窒礙處必思有以通之則智益明。卷七

熟於小知自私者不足以語大道。卷七

次德行六條以行言也。附末條。

人能知天地萬物各有截然之分則心自定矣。卷四

理只爲氣所蔽隔石門本作隔蔽故不明去其蔽隔洛陽本無隔字則天理明矣。卷五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坤只是自然故易簡人能順自然之理則易簡者可默識矣。卷三

次此三條蓋學問中統論語也。

聖人教人只是文行忠信未嘗極論高遠。教人言理太高使人無可依據。卷九　卷九

看聖門教法只是有序無序便差。曾子所傳無弊只助學者之通患。卷六

愈收斂愈充拓愈細密愈廣大愈深妙愈高明。卷六　卷十一

次工夫有節。附末條。以上皆言其功。

自此以下十五條則學問之病痛效驗也。

不明理者冥行而已。莊子斲輪之說深中學者溺於語言洛陽本作言語而不得其意之弊世有開卷則能說義理覓若有所得者掩卷則茫然漫不知所說爲何事誠所謂糟粕者也其洛陽本無其字弊也久矣。人不能有進只是惑惑者見理未透而心有所疑也疑故欲進不進學至不惑則理明而無疑其進自不能止矣。

心細密則見道心麄則行不著習不察。學者大患在行不著習不察故事理不能合一處事即求合理則行著習察矣。學須有覺方得總會處。卷七　卷四　卷二　卷二　卷八

大者弗察掇拾小者以爲之不知類甚矣。卷九

若實見得雖生死猶不可易洛陽本作異況取舍之間乎。卷三

人不自知其過者不明也。卷九

次不明理者八條以知言也。附末條。

德行道藝皆不如古人豈可不自勉。卷三

是教人有序大學可見。卷四　卷四
不可强語人以不及非惟不能入彼將易吾言矣。語
人以所及者當語人以所不及者妄。卷一　卷五
聖賢教人皆略啟其端使學者深思而自得之如夫子
所謂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孟子所謂引而不發躍如
也程子曰易傳只說得七八分待人自去體究朱子
釋顏樂章曰今亦不敢妄爲之說如此之類甚多聖
賢之心非不欲一言而使學者盡得其義其實道體
深妙有非一言所能盡者而言之者石門本河津本無者字輕
適足以使聽之者河津本作者之易彼必不能深思而自得

也故必略啟其端使彼深思而自得之則守之固而
不忘矣。後之人有於聖賢引而不發者極論其底蘊
使學者一見之頃卽謂吾已盡領其妙而不復致思
其實不能眞得於心而徒增口語之譁耳以是知聖
賢立教爲慮甚遠而有益於學者甚大。卷四
爲學與教人無二致知所以爲學則知所以教人
矣次以教人終之。

薛子條貫篇五

丹徒戴楫汝舟譔次

爲學篇一

處事卽求是處格物致知之一端　或讀書或處事或
論人物必求其是處便是格物致知之功蓋是者天
理也非者人欲也得其是則天理見矣。格物所包
者廣自一身言之耳目口鼻身心皆物也如耳則當
格其聰之理目則石門本洛陽本無則字當格其明之理口鼻
四肢則當格其止肅恭重之理身心則當格其動靜
性情之理推而至於天地萬物皆物也天地則當格

其健順之理人倫則當格其慈河津本作忠非孝仁敬智信
之理鬼神則當格其屈伸變化之理以至草木鳥獸
昆蟲則當格其各具之理又推而至於聖賢之書六
藝之文歷代之政治皆所謂物也又當各求其義理
精粗本末是非得失皆所謂格物也然天下之物衆
矣豈能遍格而盡識哉惟因其所接者量力循序以
格之不疎以略不密以窮澄心精意以徐察其極今
日格之明日格之明日又格之無日不格之潛體積
翫之久沉思力探之深已格者不敢以爲是而自足
未格者不敢以爲難而遂厭如是之久則塞者開蔽

者明理雖在物而吾心之理則與之潛會而無不通
始之通也見一物各一理通之極也則見千萬物爲
一理朱子所謂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
全體大用無不明者可得而識矣 卷二 卷二 卷三
首言致知格物 卷六
理明則心定
次承上言理明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
事類也是皆物形雖異而理則同衆人見物形之異
聖人明物理之同 卷六

次承上言明理之同
程子曰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積累之久
涵泳之深當别有所見 卷一
次求言自近
張旭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劍而草書進
乃心嘗思念至此而感發程子曰須是思方有感悟
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於書若移
此思道何所不至此卽無忘之意 思無疆爲石門本作
無學思索義理者當深體之蘊義理深遠無窮苟思
慮淺近則不足以造其蘊惟思慮無疆則可以得高

深元遠之旨易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 巽卦
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巽而能入也人之思索義理亦
必柔巽其志乃能入若性氣粗暴者決不能有入矣
卷十一 卷二 卷六
然亦有不可淺近者思索也次思索
有人爲學者徒曰講道學道不知所以體認之則所講
所學者實未知爲何物也 體認未至終未能與道
合一 每日就身心言行應事接物處緊緊體認仁
義禮智四者體認得是則行不錯 日用間身心切
要道理只是仁義禮智之性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

是非之情隨事隨處必體認得了了分明方爲見道
而無行不著習不察之患矣 體認之法須於身心
之所存所發者要識其孰爲中孰爲和孰爲性孰爲
情孰爲道孰爲德孰爲仁孰爲義孰爲禮孰爲智孰
爲誠又當知如何爲主敬如何爲致恭如何爲存養
如何爲省察如何爲克己如何爲復禮如何爲戒慎
恐懼如何爲致知力行如何爲博文約禮於凡天理
之名皆欲識其眞於凡用功之要皆欲爲其事如此
則見道明體道力而無行不著習不察之弊矣 ● 一
一見得理有下落方爲眞見 卷二 卷七 卷四 卷三 卷四 卷

次體認

朱子曰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此知言所以能知人也身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故有知言之明乃可以折衷羣言不然去取必失其當 卷八 卷八

次知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顯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蓋能得其所以言則於聖人之言仁便知聖人身上何者

是仁言義便知聖人身上何者是義以至聖人凡所言之理皆於聖人身上求其實則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可默識矣 卷九

次得聖人所以言

觀（河津本作讀）書惟甯靜寬徐縝密則心入其中而可得其妙若躁擾褊急粗略以求之所謂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者也烏足以得其妙乎 卷二

讀前句如無後句讀此書如無他書心乃有入（河津本作大得）

讀書必專精（河津本作精專）不二方見義理有一念之雜卽隔一重矣。學有所得必自讀書入讀書千熟萬熟時一言一句之理自然與心融會爲一斯有所得矣讀書之久見得書上之理與自家身上之理一一契合方始有得處 卷四 卷四 卷五 卷七

自觀書以下言讀書

次讀書甯靜寬徐縝密 專精 熟 久

讀書固不可不思索然思索太苦而無節則心反爲之動而神氣不淸如井泉然淆之頻數則必濁凡讀書思索之久覺有倦意當斂襟正坐澄定此心少時再從事於思索則心淸而義理自見 卷五

次讀書思索有節

於聖賢言理處若天理若人心若性命（河津本作命性）道德誠善忠恕一貫太極之類要當各隨其旨而知所以異又當旁通其義而知所以同也凡看聖賢書皆當以仁義禮智信五者細細體會旁通之久則彼此互相發明可以見天下道理之名雖多而皆不外此五者矣觀衆水之流當知其一源觀萬物之生當知其一本觀羣聖之言當知其一理 卷二 卷五 卷四

書求精一之旨詩求思無邪之旨禮求敬樂求和春秋求是非易求象占義理皆體于身心則有實用矣 卷五

次讀書知其一理。附末條。

五經四書皆聖賢之言也。由其言以得其心。則在人焉耳。程子曰。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人焉爾。讀書之法。皆當由辭以得意。徒得其(洛陽本無其字)辭而不得其意。章句文字之學也。經書形而下之器也。其理形而上之道也。滯於言詞之間而不會於言詞之表者。章句之徒也。卷一 卷十 卷一

次由辭得意。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明此理。學道固自聖賢之書而入。苟徒勦心章句之間。而不求實理之所在。則亦無

薛子條貫篇 卷五 六

以有諸己矣。直是要求實理實理(洛陽本少上二字)之名雖在書而實理之理則在理。中夜思 凡聖賢之書所載者皆道理之名也。至於天地萬物所具者皆道理之實也。書之所謂某道某理。猶人之某姓某名也。有是人之姓名則必實有是人。有是道理之名則必實有是道理之實。學者當會於言意(河津本無意字)之表。讀書講明道義。求日用之實理也。若讀書而不講明道義。則溺心於文字之間。終不能知實理之所在。卷二 卷六 卷四 卷一 卷八

讀書當因其言以求其所言之實理於吾身心可也。不然則滯於言語。而不能有以自覺矣。觀經書所載之道。卽當求吾身固有之道。讀書皆以明本來固有之理。而欲行之無疑耳。卷一 卷二 卷三

所謂由辭以得意者。求實理爾。次求實理。

讀書記得一句。便尋一句之理。務要見得下落。方有益。

先儒謂讀書只怕尋思。近看得尋思二字(洛陽本作氣)最好。如聖賢一句言語。便反覆尋思在吾身心上何者為是。在萬物上何者為是。使聖賢言語皆有著落。則知一言一語。皆是實理而非空言矣。程子謂期月三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為

薛子條貫篇 卷五 七

如何乃有益。竊謂為學亦然。(對上期月三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為治而言也。)凡讀聖賢書。於其一字一句。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也。讀書(不尋思。如迅風飛鳥之過前。響絕影滅。亦不知聖賢所言為何事。要作何用。)惟精心尋思。體貼向身心事物上來。反覆考驗其理。則知聖賢之書。一字一句皆有用矣。讀書不體貼向自家身心上做工夫。雖盡讀古今天下之書。猶無益也。讀書體貼到(洛陽本作向)自己(洛陽本作家)身心上方有味。皆實理也。聖賢豈欺我哉。・讀書當著實體認。如讀中庸首章天命之謂性。便當求天命之性的在何處。讀

大學首章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便當求三者的爲何
事如此則道理躍如皆在心目之閒自不爲文字言
語所纏繞矣。卷二 卷二 卷二 卷二 卷二 卷四
尋思體貼皆所以求實理也次尋思體貼。
鄭聲亂雅樂雜書亂聖經。不察理之有無而泛讀一
切不經駁雜之書務以聞見該博取勝於人吾知其
記愈多而心愈窒志愈荒而識愈昏矣如此讀書非
徒無益是又適所以爲心術之害也。卷二 卷二
自鄭聲亂雅樂至末論書及讀諸書之法。
次不當讀之書

聖賢之文乃道之精華。卷六
四書五經周程張朱之書道統正傳舍此而他學非學
也。卷五
次當讀之書。 總論聖賢之文四書五經宋五子
書。
升堂入室必以階而君子爲學亦必以階小學大學古
爲學之階也秦漢而下學者莫得其階升堂入室者
寥寥而迷惑顚躓於異學功利之途者衆矣卒亦何
所至耶今朱子小學四書猶古之階也循此而賢循
此而聖是在人焉耳舍是而階於他吾不知其所至

矣。爲河津本無爲字學以四書爲本。四書滿天下眞知
實踐者蓋有之矣吾不得而識其人也。•修己治人
始終條理詳備者無如大學。大學全體大用之書
也。大學八條目功夫一節不可缺。•鄉黨一篇皆
聖人之時中。•詩三百篇天道人事無不備。•典謨
仲虺成湯伊傅諸書尤切於學者。•道體至中庸發
明顯著矣。•朱子曰聖人作易因陰陽之實體爲卦
爻之法象此見作易之本義。 易之爲教大概欲人
敬慎雖吉事亦不敢易而爲之如大壯乃陽壯之事
占者吉亨不言可知而必曰利貞是卽敬慎之意。

只一復卦多少義理天道人事無不備。•位與時學
易者宜深體之。 六爻之吉凶惟觀其所值之時位
而已。 陽居陽位陰居陰位爲正二五爲中程子曰
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爲美三四雖當位或以
不中爲過中常重洛陽本作過於正也。•讀易在識時勢
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有物有則於六十四
卦三百八十四爻見之。 學易只在語默動靜之閒
須時時學之。•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春秋所由作
讀春秋大義可見者尊君父討亂賊内中國外夷
狄貴王賤霸而已。•春秋書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夫人姜氏如齊師夫人姜
氏會齊侯于穀所謂直書其事而其義自見也 春
秋直書其事使人思而得之・春秋大抵多微辭
春秋意在言表・春秋辭雖謹嚴而意實忠厚・春
秋於災異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見天人合一之理
卷三 卷五 卷五 卷四 卷四 卷四 卷
三 卷七 卷四 卷十一 卷八 卷七 卷八
卷六 卷六 卷六 卷八 卷十一 卷九
卷十一 卷八 卷八 卷八 卷八 卷八 卷
六 卷八 卷七

次小學經書經書先大學論語詩書次中庸易春
秋者近思錄論書次序也

薛子條貫篇〈卷五　　　　十

觀史不可以成敗優劣洛陽本劣下有論字人只當論其是非
卷六

次史

聖賢之書其中必有體要如明德爲大學之體要誠爲
中庸之體要仁爲論語之體要性善爲孟子之體要
以至五經各有體要體要者何一理而足以該萬殊
也荀楊諸子之書詞亦奇矣論亦博矣其中果有體
要如聖賢之書乎不然則偏駁支離而已矣 卷五
楊子法言意實淺而飾以短澁奇古之詞何邪 中說
勝法言 卷五 卷五

次子

周子通書字字皆實 通書與太極圖表裏 卷四 卷八
五經四書之外義理之精妙者無過太極圖切要者無
過西銘・西銘立心可以語王道 西銘只是欲人
存天理 讀西銘知天地萬物爲一體 讀西銘者
不得一毫私意 讀西銘不敢慢一人輕一物 讀
西銘理明而心廣 卷五 卷一 卷十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十

次周子通書 張子西銘

四書集註章句或問皆朱子萃羣賢之言議而折衷以
義理之權衡至廣至大至精至密洛陽本密作微 發揮先聖

薛子條貫篇〈卷五　　　　十一

洛陽本下有先字賢之心殆無餘蘊學者但當依朱子精思
熟讀循序漸進之法潛心體認而力行之自有所得
竊怪後人之於朱子之書之意尙不能遍觀而盡識
或輒逞己見妄有疵議或勦拾成說寓以新名衒新
奇而掠著述之功多見其不知量也 四書當先以
集註章句爲主參之於或問 如輯釋諸書固多有發
明處但語錄或因人淺深而發或有未定之論諸儒
又或各持所見間有與朱子異者若經文集註章句
未通而汎觀此則本義反爲所隔使人將有望洋之
歎若經文集註章句或問旣已通貫在己之權度旣

定然後兼考諸書則知所擇矣
程子之易主孔子
孔子微辭奧義多在繫辭伊川微辭奧義多在易
傳 程子易傳有無窮之義理知者鮮矣 朱子曰
大概看易須謹守彖象之言聖人自解得極精密平
易竊觀朱子解文王彖辭惟主孔子 朱子論造化
之精約莫過於太極圖解 讀朱子語錄不若讀易
本義四書集註章句或問諸手筆之書爲定論有餘
力則參考語錄之類可也 卷一 卷九 卷一 卷六 卷三 卷十
卷八 卷一

次程朱傳註

近世易書詩春秋四書傳註之外世儒纂集諸家之說
附釋其後雖時有發明其實太繁複 河津本作復 汗漫而
學者終不能遍觀而盡讀反於正經本旨日至蔽隔
支離先儒燭籠之譬正如此 學者於正經傳註尚
不能精熟卽泛觀小註中諸儒之說愈生支節而莫
知其本若傳註精熟之餘有餘力而參看之可也
人果能誠心求道雖五經四書正文中亦自有入處
若無誠心向此雖經書一章反復 洛陽本河津本作覆 以數萬
言釋之人亦不能有得也 程復心四書章句圖破碎
義理愈使學者生疑 卷八 卷四 卷四 二 卷三 八

薛子條貫篇六

丹徒戴楫汝舟譔次

為學篇三

人心一息之頃不在天理便在人欲未有不在天理人
欲而中立者也 心無須臾閒 洛陽本河津本作閑 理欲之幾
閒不容髮此勝則彼負此負則彼勝 卷一 卷三

首總論

心中無一物其大 河津本作道 浩然無涯 若胸中無物殊
覺寬平快樂 學至於心中無一物則有得矣 程
子曰有主則中虛虛謂心中無物也又曰有主則中
實實謂有理也 卷一 卷一 卷二 卷三

次言無物

欲淡則心清心清則理見 欲淡則心虛心虛則氣清
氣清則理明 卷一 卷二
余往年 在中州嘗夢一人儒衣冠其色黯然謂是朱文
公告余曰少嗜欲多明理明發遂書其言於壁一日
在湖南靖州讀論語坐久假寐既覺神氣清甚 河津本作
湛 心體浩然若天地之廣大 忽思前語 蓋欲 洛陽本作慾
少則氣定心清理明幾與天地同體其妙難以語人
少欲則心靜心靜則事簡 只寡欲便無事無事

心便澄然矣 卷一 卷三 卷四

無欲則所行自簡 廣大虛明氣象無欲則見之 尋思千能百巧都不濟事只無欲是高處 後人只爲多欲故爲異端所小若能如聖人之無欲而常伸於萬物之上彼烏洛陽本作焉得而小之 無河津本作有欲非道入道自無欲始洛陽本無始字 卷一 卷四 卷三 卷一 卷五

不爲耳目口鼻所役覺得心常泰然 卷四

不以禮制心其欲無涯 人欲無涯不以禮節之莫知所極矣 迷於利欲者如醉酒之人人不堪其醜而己不覺也 人欲肆而羞惡之心亡矣 卷四 卷七 卷八 卷十

淤泥塞流水人欲洛陽本作慾 塞天理去其塞則沛然矣

思天理則心廣而明思人欲則心狹而暗 先儒曰慾心一萌便思理義以勝之卽窒慾之要也 卷六 卷五 卷十一

山下有澤澤匯山減乃損之義 人所當損者莫過於忿怒嗜慾也 卷五

次無欲

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爲有己爲有己故計較萬端惟欲己富惟欲己貴惟欲己安惟欲己樂惟欲己生惟欲己壽而人之貧賤危苦死亡一切不恤由是生意不屬天理滅絕雖曰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奚以異若能克去有己之病廓然大公富貴貧賤安樂生壽皆與人共之則生意貫徹彼此各得分願而天理之盛有不可得而勝用者矣 己與人物本同一理一氣而或不能公好惡於天下者蔽於有己之私也 有我之私極難克貴乎明與剛而已 心本寬大無邊一有己私則不勝其小矣 人只是有己故不能與天地同其大其要惟在克己・自矜自伐者皆不能克有己之私也 卷三 十一 卷三 卷九 卷六 卷六 卷

上蔡有一硯極愛之遂屏去此可爲克己之法 私無大小覺卽克去・愛外物好則心不好矣 一爲外物所誘則心無須臾之寧矣・謹防外好以奪志斯須照管不至則外好有潛勾竊引之私不可不察 卷二 卷三 卷三 卷三 卷四 卷四

人只是箇心性靜則存動則應明白坦直本無許多勞擾若私意一起則支節橫生而紛紜多事矣 人心皆有所安有所不安安者義理也不安者人欲也然私意勝而不能自克則以不安者爲安矣・蕩滌胸中無一毫之私累可以言大矣 私欲盡而心體無

量．人心無一毫私意便與天地萬物之理相合爲
一．●君子法乾之健只無私便不息有私則息矣．●
讀夬九三之辭而知決小人之道讀九五之辭而知
克己私之功．　卷三　卷四　卷八　卷六　卷九　卷四　卷三
次無私．
念慮一毫雜妄卽非仁便當克去．人爲學至要當於
妄念起處卽遏絕之予每嘗用力於此故書以自勵．
勿起一念之妄誠可存矣．●非力所及而思者妄
也故君子思不出其位．　卷二　卷十一　卷二　卷二
物欲私三者皆爲妄次無妄．
薛子條貫篇　卷六　四
天理河津本作地無內外隱顯之閒故貴乎謹獨獨處不能
謹而徒飾乎外僞也．不善之端豈待應物而後見
邪如靜中一念之刻卽非仁一念之貪卽非義一念
之慢卽非禮一念之詐卽非智此君子貴乎愼獨也．
卷一　卷五
康節曰思慮未發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人能
愼所發於將發則無悔矣．　卷七
次言謹獨．
敬則中虛無物．心虛有內外合一之氣象．易搖而
難定易昏而難明者人心也惟主敬則定而明．　卷

一　卷一　卷二
敬則都是一片公正的心不敬則無限私竊的心生矣．
纔敬便相滓融化而不勝其大不敬則鄙吝卽萌．
而不勝其小矣．敬則光明．　卷一　卷二　卷六
千古爲學要法無過於敬敬則心有主而諸事可爲．
敬則卓然．敬則立怠則廢．莊敬日强安肆日偸
之語宜深體翫蓋莊敬則志以帥氣卓然有立爲善
亹亹不倦而不知老之將至安肆則志氣昏惰柔懦
無立翫愒歲月悠悠無成矣．　卷六　卷六　卷六　卷六
古語曰敬德之聚也此語最宜潛體蓋道妙莫測靡有
薛子條貫篇　卷六　五
攸定惟敬則能凝聚得此理常在如心敬則凝聚得
德在心上貌敬則凝聚得德在貌上以至耳目口鼻
之類無不皆然或有不敬則心君放逸而天德亡百
體懈弛而物則廢雖曰有人之形其實塊然血氣之
軀與物無以異矣此敬之一字乃聚德之本而爲踐
形盡性之要也與．惟敬足以神明其德．　卷四　卷二
主一則氣象淸明二三則昏昧矣．主一則作事不差
纔二三則洛陽本下有雖字動作小事亦差矣況大事乎．
卷二　卷二
行第一步心在第一步上行第二步心在第二步上三

步四步無不如此所謂敬也如行第一步而心在二步三步之外行第二步而心在四步五步之外卽非敬矣至若寫字處事無不皆然寫第一字心在第一字上

爲一事心在一事上件件專一便是敬程子所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與 斯須苟且卽非敬矣 聖人教人以正容謹節卽是持敬之道如告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之類可見 敬爲百聖傳心之要凡見於書者尤詳程子發明其所以爲敬之義精矣 卷三 卷一 卷五 卷六

人不持敬則心無頓放處 人不主敬則此心一息之

閒馳騖石門本作鶩 出入莫知所止也 卷三 卷三

有於一事心或不快遂於別事處置失宜此不敬之過也 卷三

次主敬

一念不謹卽有偷惰之意所謂惟聖罔念作狂者豈虛語哉 周公告成王曰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蓋抑乃檢束收斂之意畏乃恐懼兢石門本作競慎之意豈惟王者當然實爲學修省之至要也 湛然純一之謂齊肅然警惕之謂戒 程子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河津本無夫字

偶讀醫書有曰洗心曰齊防患曰戒吾有取焉 千古聖賢未嘗不以警懼之意爲勉 卷三 卷七 卷三 卷七 卷七 卷三

震來虩虩笑言啞啞以安肆石門本無肆字失之者衆矣 卷六

次謹 抑畏 齋戒 警懼 皆主敬之類 反此者安肆也

敬天之心瞬息不敢怠 敬天當自敬吾心始不能敬其心而謂能敬天者妄也 近來誠實畏天而不敢萌一念之惡 天誠可畏近而吾心吾身密室顯地無非天也敢不畏乎 卷四 卷三 卷四 卷五

次敬天

心存則理見心放則理與我相忘矣 斯須心有不存則與道相忘要當常持此心而不失則見道不可離矣 心一收而萬理咸至至非自外來也蓋常在是而心存有以識其妙耳心一放而萬理皆失失非向外馳也蓋雖在是而心亡無以察其妙耳 心存則因器以識道 要見道只在存心存心則觸處與道相値心不存則雖至近者亦莫識其爲道矣 心有開時開時見是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塞時則不見矣故爲學要時時提醒此心勿令昏塞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四　卷五　卷九
斯須心不在而動卽妄矣。學者之心當常有所操則
物欲退聽斯須少放卽邪僻之萌滋矣。心一放卽
悠悠蕩蕩無所歸著。道雖未嘗遠人心有斯須不
存則人自遠道矣。心斯須不存卽與理義（河津本作義理）卷
背馳可不念哉。八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當事務叢雜之中吾心當自有所主不可因彼之擾擾
而遷易也。常得心在內則寡過矣。人能心在腔
子裏則百事可精。所處之地雖靜而心飛颺於外
亦不得靜也惟身在是而心亦在是則不擇地而靜

矣。一切外事與己本無干涉而與之擾擾俱馳是
所以為心病也。（河津本無也字）惟知止則心自定矣。卷二　卷
四　卷七　卷七　卷七
人惟一心操之為君子放之為小人。自古興亡治亂
之幾皆由於心之存亡。卷七　卷七
造化翕寂專一則發育萬物有力人心寧靜專一則窮
理作事有力。卷三
主敬卽所以存心然不以主敬緊存心也次存心
無義理以養心何所不至。一息不可不涵養涵養只
在坐作動靜語默之間。・約其情使合於中亦養氣
之事也。・怒至於過喜至於流皆暴其氣也。慎言
語養德之大節飲食養生之大。・至日閉關商旅不
行后不省方安靜以養微陽聖人贊化育之一端
卷三　卷三　卷八　卷八　卷五　卷五
存心卽所以養心然所謂涵養者不止養心而已
也次涵養。
斯須省察不至則妄念發。意纔有向便失其正不可
不察。・一毫省察之（洛陽本無之字）不至卽處事失宜而悔
吝隨之不可不慎。卷三　卷六　卷七
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寬躁當矯

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粗當矯之以細察其偏者而
悉矯之久則（河津本則作之）氣質變矣。古人佩韋佩弦亦
變化氣質之一法也。卷二　卷六
次省察變化。
挺特（石門本作持）剛介之志常存則有以起偷惰而勝人欲
一有頹靡不立之志則甘為小人流於卑污之中而
不能振拔矣。卷六
次言立志。
人心貴乎光明潔淨。心地乾淨自然寬平。人心寬
平則光明狹隘則幽暗光明者君子幽暗者小人。

忮心一生而天地否良心一發而天地泰 卷四 卷四 卷六 公孫支言夷吾忌克忌猜疑克好勝二者人之大病也不可不去 卷六 卷十一

次就心之善惡言之

纔自有其能便爲心累如顏子雖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在顏子之心則未嘗自以樂爲能也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如堯舜利世之功大矣而其心則曷嘗自以爲大哉使有一毫自大之心則與乾始利天下不言所利不同而非所以爲堯舜矣 卷七 卷七

薛子條貫篇《卷六　十

次言心不可自有其能

心有毫髮所繫卽不得其平 卷七

次承上爲心累意言之

至大之惡由於一念之不善●一念之差貽患生靈有不可勝言者如漢武只因欲得西域善馬甘心喪師不悔及貳師再舉西伐僅得善馬數十疋而還是以數十疋馬易數石門本河津本無數字萬人之命又且作歌被之聲樂誇耀祖宗其爲不仁甚矣原其本只由一念之差耳 卷五 卷七

作聖作狂此心一轉移閒河津本無閒字耳 卷七

次此三條總結

薛子條貫篇《卷六　十一

薛子條貫篇七

丹徒戴楫汝舟譔次

爲學篇四

如手足耳目口鼻之類皆人也其理則道也須是於(河津本作於是)手足之類事事操持其理斯存所謂人能弘道也若手足之類不加操持則理豈能自存哉此道不能弘人也(卷四)

單襄公曰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事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存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

久此亦名言　言要緩行要徐手要恭立要德(石門本河津本作端)以至作事有節皆不暴其氣之事(卷三 卷八)

視箴曰蔽交於前其中則遷所謂蔽者非止謂非禮之色凡見一切可好之物目逐之而動者皆是也　目之逐物最能喪德故四勿以視居(河津本作爲)先　古人有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故四勿視爲先　聽言雜則與之俱化遂失其正故貴乎聽德惟聰(卷九 卷八)

卷十一　卷二

首言操持手足耳目之類

凝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　古人衣冠偉博皆所以莊其外而肅其内後人服一切簡便短窄之衣起居動靜惟務安適外無所嚴内無所肅鮮不習而爲輕佻浮薄者(卷六 卷六)

伯宗曰恃其儁才而不以茂德滋益罪也此可以爲後生輕俊者之戒(卷七)

嘗觀山勢高峻直截卽生物不暢茂其勢奔赴溪谷合輳回還(洛陽本石門本作環下同)者卽其中草木暢茂益高峻直截者氣散走難畜聚故生物之力薄回還合輳者元氣至此蓄積包藏者多故生物之力厚水亦然灘石峻卽水急而魚鼈不留淵潭深則魚鼈之屬聚焉以

是而驗之人其峭急淺露者必無所蓄積必不能容物作事則輕易而寡成寛緩深沉者則所蓄必多於物無所不容作事則安重有力而事必成善學者觀於山水之閒亦可以進德矣(卷一)

書稱舜曰濬哲蓋深則哲淺則否嘗驗之於人其深沉者必有智浮淺者必無謀也　方爲一事卽欲人知淺之尤者　凡深藏者必重器而顯露者必賤物

卷三　卷六　卷七

英氣甚害事渾涵不露圭角最好　第一要有渾厚包涵從容廣大之氣象　促迫褊窄淺率浮躁非有德

之氣象。 卷四 卷四 卷四

次不可輕浮淺露。

好勝人之大病。 卷七

山本高，地本下，高而能下，謙之義。 謙以自牧，安往而不善。 卷五 卷七

君子浩然之氣，不勝其大；小人自滿之氣，不勝其小。人有滿於得意，而不覺形於色詞者，則其所養可知矣。 程子謂人天資有量者，雖江海之大，皆有滿，唯聖人之[洛陽本下有心字似羨]量，道也，自無滿時。近觀人素稱有量者，不能不滿，益信程子之言矣。 作事快心，必非滿矣。 卷七 卷七 卷六 卷七

愼其悔吝，消息循環，自然之理，持之有道，則雖亢而非滿矣。

物惡太過，自造化尚然，況人事乎。 卷七

忍所不能忍，容所不能容，惟識量過人者能之。 遇橫逆之來，當思古人所處有甚於此者，則知自寬矣。 卷七 卷七

行有不得於外，皆當反求諸己。求諸己者無不盡善，而猶或有不得者，當安於命而已。 行有不得，反之於己，使行之是，則得不得有命，己何與焉。使行之非，卽當改之，不可執其非以求勝於人也。 卷七 卷七

深以刻薄爲戒，每事當從忠厚。 卷一

次謙忍忠厚，不可好勝自滿。好勝自滿者，謙之反。

反己者忍之至。

挺特[石門本河津本作持]自守者必君子，攀援附和者必小人。 卷四

惟正足以服人。 卷九

次剛正。

晉伯宗[河津本作宗伯非]每朝，其妻必戒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伯宗不能用，後果爲三郤譖而殺之。 卷七

有高才，能文章，坐此而取敗者多矣，如禰衡、孔融之徒是也。非特古爲然，今亦有之，可不戒哉。 卷八

次不可好直好剛而有所蔽。

人之饗用，當各量其分，薄功而厚饗，鮮不仆矣。 錦衣玉食，古人謂惟辟可以有此，以其功在天下，而分所當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卽侈用無節，甚至衵[洛陽本作袓]衣皆綾綺之類，宜其顚覆之無日。此余有目覩其事者，可[洛陽本下有以字]爲貪侈之戒。 卷七

節儉朴素人之美德，奢侈華麗人之大惡。 卷七 卷七 卷七

器用當用者不可缺，有私吝之心則不可。 外物爲養

生之具固不可缺但君子取之有道用之有節小人
則取不以道用不以節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也
卷三　卷四
老子多藏必厚亡之言極善　程子曰吾以徇欲傷生
爲深恥學者體此則可以保身矣　卷五　卷五
次服食器用之節財色之戒
謹言乃爲學第一工夫言不謹而能存心者鮮矣●纔
欲修辭以立誠則言自簡是何也以可言者少也
發言須句句有着落方好　一語河津本作言　妄發即有
悔可不愼哉　必使一言不妄發則庶乎寡過矣
薛子條貫篇　卷七　五
人於忙處言或妄發所以有悔惟心定則言必當理
而無妄發之失矣　無妄語入誠之門深宜體此
時然後言惟有德者能之●輕言則納侮　多言最
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
得氣完而夢寐亦安　卷二　卷七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九　卷二　卷
六　卷一　卷一
次言愼言
好議論前輩得失乃初學之大病前輩誠有不可及者
未可輕議也　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
人之位爲古人之事則難　言不及行可恥之甚非
特發於口者謂之言凡著於文詞者皆是也　嘗觀後
人肆筆奮詞議論前人之長短及夷考其平生之所
爲不及古人者多矣豈非言不及行可恥之甚乎吾
輩所當深戒也　卷二　卷二　卷二
切不可隨衆議論前人長短洛陽本作短長要當己有眞見方
可　卷二
次愼議論之言
人之好諛非特言語爲然也而文辭尤甚也　素無實德
實才而悅人作文辭以諛己而作文辭者又極口稱
譽之彼以諛求此以諛應文辭之弊孰有甚於此乎
薛子條貫篇　卷七　六
卷七
次愼文辭之言
愼言謹行是修己第一事　卷七
輕言輕動之人不可以與深計易喜易怒者亦然　文
中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　卷一　卷
一
人能於言動事爲之閒不敢輕忽而事事處置合宜則
浩然之氣自生矣　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
服動靜語默應事接物之閒於此事事皆合天則則
道不外是矣　卷一　卷二

事事不放過而皆欲合理則積久而業廣矣凡所爲當下卽求合理勿曰今日姑如此明日改之一事苟其餘無不苟矣 卷二 卷七

言動舉止至微至粗之事皆當合理一事不可苟先儒洛陽本有所字謂一事苟其餘皆苟矣一語一默一坐一行事無大小皆不可苟處之必盡其方 程子作字甚敬曰只此是學益 事有大小理無大小大事謹而小事不謹則天理卽有欠缺間斷 故作字雖小事必敬者所以存天理也 事無大小卽求合理 卷二 卷二 卷二 卷二

事來不問大小洛陽本作小大卽當揆之以義勿以小事而忽之大小必求合義 卷五 卷七

次愼言謹行

無行可石門本作所悔則德進矣 卷七

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迅益之大者 卷五

爲善勿怠去惡勿疑 卷七

承上次改過去惡

知理而行者如白晝見路分明而行自無差錯不知理而行者如昏夜無所見而冥行雖或偶有與路適會者終未免有差也 卷四

順理而行則直而易逆理而行則曲而難所謂理者萬事萬物自然之脈絡條理也循其脈絡條理而行本無難事惟不知順理而妄行所以崎嶇險阻不勝其難也 庖丁解牛人處常變之道備焉 庖丁解牛只是順理 卷四 卷四 卷十一 卷十一

未有逆理而能久者間有之所謂罔之生也幸而免 卷七

次言知理順理曰知理順理而行者益指處事言之也

近看得處事有二法知以別可否義以決取舍斯無過

舉矣 卷一

見事貴乎理明處事貴乎心公理不明則不能辨別是非心不公則不能裁度可否惟理明心公則於事無所疑惑而處得其當矣 見理明則遇事迎刃而解 處事不可使人知恩 當大任有一毫私心人必見之 卷二 卷七 卷二 卷九

定見明自信篤可以處大事 卷七

萬事差錯只是是非顛倒 卷十

小知之人得用卽用漫不知行其所無事 卷七

次處事

聞事不喜不驚者可以當大事。小事易動則大事可知。大事不動則小事可知。卷一　卷一

大事小事卽平平處之便不至於駭人視聽矣。處事大宜心平氣和。卷二　卷三

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不觀諸陰陽乎其化皆以漸而不驟人之處事如是則鮮失矣。卷二　卷四

作事切須謹慎仔細最不可怠忽疏略先儒謂前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闊略余覺有闊略之失宜謹之。處事當詳審安重爲之以艱難斷之以果決事

了卽當若無事者不可以處得其當而有自得之心若然則反爲所累矣。安重深沉者能處大事輕浮淺率者不能。處事當沉重詳細堅正不可輕浮忽略故易多言利艱貞蓋艱貞則不敢輕忽而必以（洛陽本下有其字）正所以吉也。事最不可輕忽雖至微至易者皆當以愼重處之。沉靜詳密者能立事浮躁忽略者反此。卷三　卷三　卷七　卷四

機事不密則害成易之大戒也。卷七

　次處事宜詳愼

凡作事謹其始乃所以慮其終所謂永終知敝是也不能謹始慮終乘快作事後或難收拾則必有悔矣。左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也蓋人能每事卽始而慮終則必無悔吝之及矣。凡事皆當謹始慮終。卷一　卷七　卷四

凡事既濟則盛極而有悔故大象曰思患而豫防之。既濟乃已盛而有將衰之兆故當思患而豫防之。卷七　卷五

凡禍患伏於無形之中惟聖人則知幾而防之於未然故能消其禍衆人不知幾而圖之於已然則已無及矣。卷八

　次處事當謹始慮終

事未至先無一物在心則事至應之不錯若事未至先有三端兩緒在心則先自撓雜矣應事安得不錯乎。卷四

應事纔應卽休不可須臾留滯爲心累。處事了不形之於言尤妙。卷八　卷三

事已往不追最妙。卷一

　次應事

人多於快意之事忘卻道。卷十一

　次快意之事宜愼處之

經書所載皆天地閒事天地閒事皆吾分內事知天地閒事皆吾分內事則德盛而不矜功大而不伐矣人知天下事皆分內事則不以功能誇人矣 天賦人以才德本無不備才德全始稱爲人之名初無一毫加於本分之外乃知自矜自伐者皆妄也 德如堯舜學如孔子皆己分之當爲與人一毫無與以賢知誇人者皆不能究其本也 人有負才能而見於辭貌者其小也可知矣 常見人尋常事處置得宜者數數爲人言之陋亦甚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羣視之若無者分定故也 卷一 卷三 卷三 卷三 卷二 卷三

薛子條貫篇卷七　十一

以上言所以處事之道可謂備矣然古今來往往有處大事難事而不能不失之於矜伐者又處事者所通患也次不可矜伐

萬物萬事各有分各安其分自然無事矣 卷二

分外之事一毫不可與 卷八

分內之事皆己所當爲分外之事則己所不當爲也次安分

大丈夫心事當如靑天白日使人得而見之可也 卷三

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終不爲邪暗小人所惑而易其所守 卷四

次此二條

人之出處當安於義命不安於石門本作理非義命妄也 君子之出處當修之身而聽之天彼卑汚苟賤搖尾乞憐攀援勢要以售進者果何心哉 君子窮以義達以義窮達皆天理也小人窮以利達以利窮達皆人欲也 聖賢以義制心得志與天下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出處進退富貴貧賤視之如一初不少動其心小人則不然方血氣盛時據位持勢眞洛陽本作其非若剛强不屈者及血氣旣衰去位失勢悲感流涕卑屈苟賤之態靡所不至由無義以制心也 卷一 卷四 卷七

薛子條貫篇卷七　十二

進將有爲退必自修君子出處惟此二事 卷九

出處取與皆事之大者 次言出處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惟貴乎時君子之處世亦曰時而已矣 君子需時飮食宴樂以需之 君子之顯晦屈伸隨時而已故否之時則儉德辟難人不得以祿榮之•東漢黨錮諸君子正不知羣陰並長之時而欲力勝之難矣 聖人之進退存亡與造化消息盈虛之理爲一異乎漢末諸賢矣 卷六 卷五 卷五 卷十 卷十

盆成括小有才而不知君子之大道適足以殺其身蓋人知大道則明於進退存亡吉凶消長之理必不至於輕率逞才妄爲以取禍也。卷七

鳥知擇巢人不知擇所處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卷十

次出處之時

取與是一大節其義不可不明。輕與必濫取易信必易疑。卷四 卷五

惟以文辭名位自高而貪鄙之行有不異常人者斯亦不足貴也已。小人不知義理或名或利凡可以苟得者無不求之乞墦之富貴恬不知恥可恠也夫

卷四 卷七 卷七

人眞實有命不可以僥倖易其守。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皆一定之理君子知之故行義以俟命小人不知故行險以僥倖。君子惟義是守河津本作自命有所不恤也。卷九 卷九 卷五

不忮不求可以爲守身之法。卷七

次取與

薛子條貫篇八

丹徒戴楫汝丹譔次

明倫篇

三綱五常之理萬古猶一日。三綱五常之道日用而不可須臾舍猶布帛菽粟不可一日而無也舍此他求則非所以爲道矣。天地間至大者莫過於三綱五常之道帝王之爲治聖賢之爲學皆不外乎是。學者之所講明踐履仕者之所表倡推明皆當以三綱五常爲本舍此則學非所學仕非所仕也河津本作矣

三綱五常之道根於天命而具於人心歷萬世如

一日循之則爲順天理而治悖之則爲逆天理而亂自堯舜三代歷漢唐以至宋上下數千年蓋可考其迹而驗其實也。卷三 卷六 卷六 卷六

三綱五常禮樂之本萬事之原。卷四

論萬事皆當以三綱五常爲本。卷六

取人當觀大節大節者何三綱五常之道是也孟子論陳仲子之事正謂大節既失小者無足觀也蓋人之大節莫過於倫理辟兄離母大節失矣區區小廉何足道哉。卷六

人倫明則禮樂興。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外此

便是世俗之學 卷二 卷六
首總論
因讀朱文公與子受之書丞之念之夙夜無忝所生之
言不勝感發興起中心惻然必欲不爲一事之惡以
忝先人 每顧遺體之重未嘗一日敢忘先人 卷三
卷三
富貴利達在天無可求之理德業學術在人有可求之
道誠欲厚其子孫以可求者敎之善矣欲以不可求
者厚之豈非愚之甚耶 卷一
次言父子
薛子條貫篇《卷八　二
丙吉深厚不伐張安世謹愼周密皆可爲人臣之法
卷六
爲君所委任者當以誠報不可一事欺之 不欺君自
不欺心始 卷四 卷七
人臣巧文以避罪非忠也 卷八
韓魏公范文正公諸公皆一片忠誠爲國之心故其事
業顯著而名望孚動於天下後世之人以私意小智
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擬前賢難矣哉 忠臣
事君視天下猶一家非爲身謀也 卷五 卷十
孟子一暴十寒之喩皆格心之學 孟子告君皆先正

其心 相業自大學經學中來者深自史學俗學中
洛陽本無中字 來者淺要見古人之相業伊傅之書宜熟讀
後世非無救時之相只是規模 石門本洛陽本無規模二字 淺
相業有格心之學則其規模宏遠矣 卷二 卷三 卷六 卷
六
治世君臣警戒之辭多衰世君臣諛說之辭多 卷三
次君臣
友正直者日益友邪柔者日損 卷七
朱子曰觀其始合之不正知其 河津本無其字 終之有敝益人
之相交始合不以正欲其無隙於終者難矣故交在
薛子條貫篇《卷八　三
謹始 人以說而動未有不失其正者 卷九 卷九
導友善不納則當止宜體此言 卷一
韓文公交友忠而不反於退面可以爲百世之師矣
卷六
次朋友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故知惟孝友于
兄弟爲爲政之本 家人卦治天下之本備焉 卷三
卷四
家人卦初九曰閑有家悔亡九三曰家人嗃嗃悔厲吉
上九曰有孚威如吉大率治家過嚴雖非中而吉

卷六

次言家爲國天下之本與治家之道。

莊子曰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石門本無者字）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此言甚正。卷六

次言忠孝。

張子曰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蓋人能仁必實仁自足以得親義必實義自足以得君禮必實禮自足以事長知必實知自足以治人信必實信自足以得友知是而不得者命也亦何責人之有若在己者皆

不能盡一有不得卽懷責人之心是豈君子之道哉故學至於不責人則其學進矣。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之類大抵人之責人常重自責常輕故當以責人者責己。卷一 卷六

次總論。

薛子條貫篇九

丹徒戴楫汝舟譔次

應物篇

有欲則人得而中之（河津本無之字）惟無欲則彼無自而入。卷一

有一毫取人之意（河津本作心）則言必諛貌必諂所謂巧言令色鮮矣仁也。有意悅人便失其本心。卷一 卷二

君子取人之德義小人取人之勢利。卷一

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卷二

不可因人曲爲承順而遂與之合惟以義相接則可以與之合。未同而與（河津本無與字）言古人所深恥。卷一 卷九

以苟且合於人者必以苟且失其身首言不可苟合。

凡待人當盡其忠而不可以欺人我一致欺人實所以自欺也。卷五

誠不能動人當責諸己。不能感人皆誠之未至。積誠而人不感者未之有也。誠意孚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之。忠信積久可孚於人不然則言出而人弗信矣。卷一 卷一 卷七 卷七 卷八

和而敬敬而和處衆之道 恭而和處衆之道 恭而
不近於諛和而不至於流事上處衆之道 卷一 卷七
卷七
心誠色溫氣和辭婉必能動人 卷二
虛心接人則於人無忤自滿者反是 卷三
常人見貴人則加敬見敵者則敬稍衰於下人則慢之
而已聖人於上下人己之間皆一誠敬之心 卷四
禮人不答只當反其敬 卷七
自敬則人敬之自慢則人慢之 卷一
雖然恐其過高而失於偏也次忠誠和敬之類
薛子條貫篇卷九 二
常（河津本作當） 无無欲害人之心 卷一
以己之欲知人之欲亦猶是以己之勞知人之勞亦猶
是當推以同之 卷九
次仁恕
惟寬可以容人惟厚可以載物 天無不包地無不載
君子法之 經曰有容德乃大有忍乃濟者宜深體
之 接物大（石門本作人非） 宜含弘如行曠野而有展步之
地不然太狹而無以自容矣・戒太察太察則無含
弘之氣象・人有不謹（河津本作及） 者不可以己能病之 卷一 卷三 卷
覺人詐而不形於言有餘味 三 卷六 卷三

卷七 卷二
待人當寬而有節 卷六
要當渾厚中有分辨者在乃可 卷九
聖人取人極寬如仲叔圉祝鮀王孫賈皆未必賢以其
才可用猶皆取之後之君子好議論者於人小過必
辨論不置而遺其大者視聖人包含之氣象遠矣
卷四
然已於人無失矣猶恐未能擴其量以容人也次
寬厚之類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爲人不能爲之事功
薛子條貫篇卷九 三
卷九
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處橫逆之道也 處人
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辨是非較長短惟謹
於自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校
焉 略有與人計較短長（洛陽本作長短） 意（石門本無意字） 卽是柤
（河津本作渣） 滓消融未盡 卷二 卷一 卷五
大抵常人之情責人太詳而自責太略是所謂以聖人
望人以衆人自待也惑之甚矣 許魯齋曰責己者
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己之惡 行有不得
皆當（石門本河津本無當字） 反求諸己 卷二 卷三 卷三

次承上言處觸忤橫逆。
人當自信自守。雖稱譽之承奉之亦不爲之加喜。雖毀
謗之侮慢之亦不爲之加沮。 卷一
人譽己果有善。但當持其善。不可有自喜之心。無善則
增修焉可也。人毀己果有惡。卽當去其惡。不可有惡
聞之意。無惡則加勉焉可也。 卷二
己未善。人譽之不足喜。己有善。人毀之不足怒。 聞人
毀己而怒。則譽己者至矣。 卷四 卷二
不爲衆譽而加喜。不爲衆毀而加戚。其過人遠矣。 卷七
人不知而不慍。最爲難事。今人少被人侮慢。卽有不平

之意。是誠洛陽本誠作成 德之未至也。 卷九
疑人輕己者。皆內不足。 卷一
次承上言處毀譽。
文中子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 卷一
次言與人同異。
贈言以名位期人。不若以德業勉人。 卷七
輕諾則寡信。 卷八
次贈言。 諾。
觀人之法。只觀含蓄。則淺深可見。 只河津本無只字 觀人洛陽本下有之字 氣象。便知其涵養之淺深。• 觀人之法。聽言
最先。雖不能盡。亦可得七八分。 聽言觀行。知人之
良法。 卷六 卷四 卷六 卷七
道人以善。不可則止。其知幾乎。 卷八
治人當有操縱。人不得而怨之。 卷三
次言觀人。 道人。 治人。
外晦則氣象含蓄。內明則文理密察。蒞衆之道也。 卷五
次言蒞衆人。
不可因小人包承而易其志。 卷一
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天高去而不畱。
山卑下而常止。有懸絕不相及之勢。君子猶天也。小

人猶山也。君子以莊敬自持。則小人自不能近。故取
此象。 自修則人不得以非理相加。所謂不惡而嚴
也。 防小人密於自修。 勿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
可攻。非特兵法爲然。蓋可以爲防小人之法。• 先儒
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與小人處。則動心忍性。增修
豫防而德乃進。 卷五 卷一 卷三 卷七 卷二
決小人當先自修。不可專尚剛强。夬曰告自邑。不利卽
戎。利有攸往。• 內剛外和。決小人之道。 內健則有
必去之志。外說則無悻悻之色。決小人之善道也。
夬九三壯於頄。有凶。獨行遇雨若濡。有慍無咎。決小

人之道怒見於面必有凶惟從容和柔以決之（洛陽本無下三字）則無咎。觀聖人之去小人皆從容自在若無事者所謂可怒在彼己何與焉者也。卷四 卷四 卷四 卷三 卷四

如治小人寬平自在從容以處之事已則絕口不言則小人無所鬬以發其怒矣。治小人向他人聲揚不已不惟增小人之怨亦見其自小。卷三 卷三

待小人嚴而和。卷八

小人不可與盡言。卷八

次待小人。

人之邪正必謹於所習習與正人居則正習與不正人居則不正此前賢之至論萬世之明戒。卷十六

次遠不正之人終焉。

薛子條貫篇十

丹徒戴楫汝舟譔次

政治篇一

伊尹曰接下思恭豈惟人君當然哉有官君子於臨眾處事之際所當極其恭敬而不可有一毫傲忽之心不惟臨眾處事爲然退食宴息之時亦當致其嚴肅而不可有頃刻褻慢之態。臨政持己內外一於恭敬則動靜無違人欲消而天理明矣。卷三

吾思 人有貴而自滿者所謂位不期驕也此不可不戒。卷十六

首言恭敬

余昨自京師來湖南瀕行院中僚友有誦唐人此鄉多寶玉慎莫厭清貧之句余每不忘其規戒之厚。世有假官柄以濟貪欲者吾不知此何心也。以其能治不能以其賢治不賢設官之本意不過如此有假官威剝民以自奉者果何心哉。文中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切中後世祿仕之病。卷一 卷三 卷七 卷四

清而有容乃不自見其清清而不能容是自有其清而心反爲其所累矣。廉而自忘其廉則人高其行而

服其德。卷六 卷六

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節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見理明而不妄取無所爲而然上也尚名節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强而然斯又爲河津本作其次也。卷七

次清。

作官一事不可苟。卷九 爲吏不可一事苟且如文移之類皆當明白。卷九 卷七

次愼。

李景讓母鄭氏曰士不勤而祿猶災其身雖婦人之言亦可以爲居官怠職者之戒。卷七

作官常如石門本洛陽本作知不能盡其職則過人遠矣。卷九

次勤。

正以處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寬以待下敬以處事此石門本河津本無此字居官之七要也。卷七

不欺君不賣法不害民此作官持己之三要也。卷七 固不可假公法以報私仇亦不可假公法以報私德。卷七

治獄有四要公慈明剛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照剛則能斷。君子議獄緩死出於中心之實故取中孚之義・法者天討也以公守之以仁行之。卷四 卷五 卷三

人之所爲不犯條律河津本作律條卽爲義犯之卽非義則律爲八分書可見。卷七

次言七要 三要 四要 附末條。

爲政當以公平正大行之是非毀譽皆所不恤必欲曲狥人情使人人洛陽本少一人字譽悅則失公正之體非君子之道也。只令洛陽本作今訛在己者處得是何恤浮言。卷二 卷二

爲政通下情爲急。卷七 集衆人之耳目爲一己之耳目。河津本下有方可二字 卷七 卷七

爲政以愛人爲本。卷二

次言爲政。

程子書視民如傷四字於座側余每欲責人嘗念此意而不敢忽。視民如傷當銘諸心。卷一 卷一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必有所濟蓋天下事莫非分所當爲凡事苟可用力者無不盡心其間則民之受惠者多矣。卷七

作官者。雖愚夫愚婦。皆當敬以臨之。不可忽也。河津本無也字

卷三

次臨民

待下固當謙和。謙和而無節。反納其侮。所謂重巽吝也。惟和而莊。則河津本無則字人自愛而畏。接下言貴簡。不可一語冗長。臨屬官。公事外不可泛及他事。卷一

卷一　卷七

張文忠公曰。左右非公故勿與語。予深體此言。吏卒輩不嚴而慄然也。左右之言。不可輕信。必審其實。●待左右當嚴而惠。

卷一　卷七　卷三

婦人女子之言不可聽。余見仕宦之人多有以是石門本作是以取敗者。不可不以爲戒。心不可有一毫之偏向。有則人必窺而知之。余嘗使一走卒。見其頗敏捷。使之稍勤。下人即有趨重之意。余遂逐去之。此雖小事。以此知當官者。當正大明白。不可有一毫之偏向。

卷七　卷二

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媼。宜疏絕。至於匠藝之人。雖不可缺。亦當用之以時。大不宜久留於家。與之親狎。皆能變易聽聞。簸弄是非。儒士固當禮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或假字畫。以媒進。一與之款洽。即墮其術中。如房琯爲相。因一琴工董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爲非。遂爲相業之玷。若此之類。皆能審察疎節。亦淸心省事之一助。卷二

淸心省事。居官守身之要。卷二

次待下。待左右。待女子小人與異色人。

薛子條貫篇十一

丹徒戴楫汝舟譔次

政治篇一

論治而不本於大學非所謂治也卷四　舍大學之道而欲復三代之治未之有也卷四　有大學之工夫則有王佐之事業卷四

首總論

三代之後有漢世道之大降也卷十

三代之治本諸道漢唐之治詳於法卷五

唐虞三代之治皆自聖人一心推之無非順天理因人

心而立法也卷六

聖人治天下公而已卷六

聖人爲治推其固有之善及人纔有私意卽入於洛陽本無於字權謀術數矣卷五

次言唐虞三代聖人之治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論王霸之分莫切於此卷六　公王道私霸道卷六

次王霸之治

無逸書後世爲人君者宜寫一通置之座右卷八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乃無逸一書之要卷八

次無逸

治亂無不自微至大洛陽本作著下無看字　看復姤初爻可見卷十

聖人當盛時卽憂衰時旣濟曰初吉終亂卷七

承上次治不可忘亂

秦惡聞其過而亡漢好謀能聽而興豈非千古之永鑑卷十

尙義則道日長尙利則道日消天下治忽分焉卷十

以顏子之亞聖聖人猶告以遠佞人況他人乎卷四　理明心正則邪媚不能惑卷四　好正道則正人至好邪道則

邪人至氣類相感也卷四

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千萬世國家亂亡皆由於此卷十

士無氣節則國勢奄奄以就盡西漢之季是也卷七　士之氣節全在上之人洛陽本無人字獎激則氣節盛苟樂軟熟之士而惡剛正之人則人務容身而氣節消矣卷七

承上次類舉亂亡之由

愛民而民不親者皆愛之不至也書曰如保赤子誠能以保赤子之心愛民則民豈有不親者哉　民至愚

而神不可欺也惟至誠足以動之 卷七 卷九
春秋最重民力凡有興作小大(河津本作大小)必書聖人仁民
之意深矣 卷十
求民而不已者其東野稷(河津本作畢)之御乎 天下大慮
惟下情不通爲可慮昔人所謂下有危亡之勢而上
不知是也 卷二 卷七
不虐無告不廢困窮聖人之仁也 卷七
次愛民 附末條
聖人爲治純用德而刑以輔之後人則純用法術而已
法者輔治之具當以敎化爲先 子產鑄刑書叔
向譏之此有深意 卷七 卷九 卷四

次言德刑先後
自篇首至此言治本
舜命棄播百穀卽命契敷五敎繼以皐陶明刑食(洛陽本河津本作治非)敎刑三者相因可見有虞爲治之序 卷三
養民生復民性禁民非治天下之三要 孟子論王政
大要不出乎敎養二端 卷三 卷六
次言食敎刑
皐陶謨典禮刑賞四者萬世爲治之大經不出於此
卷七

次典禮刑賞
勢不內重外輕則內輕外重權其輕重使不至於一偏
則無患矣 法未有久而無弊者周之封建初則藩
屛王室翼戴天子未嘗不善也至於春秋之閒則有
尾大不掉之勢而周因以微秦矯其失罷侯置守又
以孤立無助而亡漢又懲秦失遂大封同姓至景帝
有七國之變武帝下推恩之令諸侯王削弱而王莽
又得奮其奸魏仍漢末之失宗室疏遠而晉得以竊
其國晉監魏亡分封大廣而骨肉自戕夷狄因之以
亂華由是觀之 法雖善久必有弊要在隨時審其

勢之輕重以救之勿使至於偏甚則善之善者也 不
然則積之久至於偏甚而不可舉正自有大可慮者
生乎其閒矣 周子曰天下勢而已在乎早識而亟
反之余論(河津本作讀) 前古封建之勢意亦如此・趙宋
立國規模不如漢者以封建之法不立無藩屛根柢
之固故一遭變故蕩然不可維持也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
十
風行水上渙散之義享帝立廟所以合其渙 卷五
次封建立廟二者皆開國時事
興師之義旣正又得丈人爲之主帥在我者先勝矣征

伐其有不克洛陽本作充非乎. 卷六
治夷狄之法只當謹守疆場石門本河津本作埸非 勿使侵軼而
已窮治不已必爲中國患如秦皇漢武是也. 卷九
止末作禁游民所以敦財利之源省妄費去冗食所以
裕財利之用. 財出於民費用廣則財不足財不足
則賦斂重賦斂重則民窮民窮則力竭力竭則本搖
矣. 卷九 卷九
次用兵理財.
立法之初貴乎參酌事情必輕重得宜可行而無敝者.
則播告之修洛陽本無修字既立之後謹守勿洛陽本作無失信
薛子條貫篇 卷十一 五
如四時堅如金石則民知所畏而不敢犯矣或立法
之初不能參酌事情輕重不倫遽施於下既而見其
有不可行者復遂廢格則後有良法人將視爲不信
之具矣令何自而行禁何自而止乎. 中者立法之
本信者行法之要・法者因天理順人情而爲之防
範禁制也當以公平正大之心制其輕重之宜不可
因一時之喜怒而立法若然則不得其平者多矣.
卷二 卷二 卷二
詩曰洛陽本無詩曰二字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孟子曰遵先王之
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蓋祖宗更事多爲慮深故立法

周且密後世率而循之何失之有. 卷三
用法秤量輕重要不失其中而已. 卷三
漢法去秦無幾觀武帝時可見. 卷九
論事不可趨一時之輕重當思其久而遠者. 卷二
次立法. 附末條.
自舜命棄播百穀至此言治法.
政出於一則治有所統而民心信. 卷四
爲政當有張弛張而不弛則過於嚴弛而不張則流於
廢一張一弛爲政之中道也. 卷七
治病不求其本除弊不自其源難也已. 去弊當治其
薛子條貫篇 卷十一 六
本本末治而徒去其末雖衆人之所暫快而賢知之
所深慮. 卷四 卷七
爲治遠者大者不務而近小是急衆人之見也. 卷九
爲政須通經有學術者不學無術雖有小能不達大體
所爲不過胥吏法律之事爾. 丙吉爲相上寬大好
禮讓不親小事時人以爲知大體 東漢之規模不
如西漢者政河津本作正 以光武好吏事不如高祖得人
君之體也. 卷九 卷六 卷十
次言治體
用人當取其長而舍其短若求備於一人則世無可用

之才矣。卷二

小人有功可優之以賞不可假之以柄。漢誅竇憲五侯有功而其勢自此盛故功由君子立國家之大慶功由小人立知者所深慮也。卷二 卷三

君子居君子之位小人居小人之位則治反此則亂。卷四

有天下國家者皆（河津本無皆字）當親君子而遠小人。

書載堯舜之行事皆先德行而後事功事功之大者莫大於用人之一事（洛陽本無下七字）觀諸二典可見矣。卷九

患知人之不明不患大臣之竊柄蓋知人則所任者必君子何竊柄之患不知人則雖防忌大臣不使預事

而左右竊柄者必有人矣觀之後漢可見 卷四

遏惡揚善非內剛外明者不能故大有象之。卷五

次言用人

各安其分而天下平矣。卷二

次此條終焉。

薛子條貫篇十二

丹徒戴楫汝舟譔次

辨異學篇

異端欲知其得失亦不可不觀其書但吾學既明雖觀其書（洛陽本不上有亦字）不爲所惑苟吾學未明而先觀之鮮不陷溺其中矣。卷一

聖賢之言坦易而明白異端之言崎嶇而茫昧。卷一

許魯齋曰吾道大公至正以天下公道大義行之故其法度森然明以示人竊謂異端正與吾道相反。卷十一

首總論

夷服夷言夷行人皆知惡之而有不惡者何邪。卷四

周程張朱眞儒也四子辨佛老之非至矣學者讀四子之書而乃匍匐爲（石門本河津本無爲字）佛老之奴隸是豈眞知四子而能讀其書者哉。卷八

好異端者天資高則淪于空虛氣稟下則惑于罪福。卷五

聖賢惡異端爲其陷人心耗財用貽害之大 卷九

宋徽宗崇道教眞宗啟之也其效可見矣。（此條見後幅此衍文）

好爲怪異不經之談者不明理也。卷九

次總論

韓子原道篇中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之語深中異端之病老釋二家皆務潔其身淸其心棄絶倫理而不恤正韓子所謂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者也

釋老之高只是無欲無欲而滅絶倫理故雖高而無實 卷七 卷四

寂而感虛而實此吾儒與釋老（石門本河津本作子）不同處 卷八

次總論

三敎之說其來久矣使敎有三則天地之化亦有三矣 卷四

聖人之心廓然大公與化無累異端必求一超出陰陽之外不生不滅之說有是理乎 卷五

次總論

天者萬物之祖生物而不生於物者也釋氏亦人耳其四肢百骸固亦天之所生也豈有天所生者而能擅造化之柄耶若如其說則天不在天而在釋氏矣 萬物始終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釋氏乃有輪迴之說則萬物始終不在造化而在釋氏矣寧有是理耶

氣化眞實是已（石門本河津本作一）往而遂盡其來者乃方生之氣自十一月一陽生而爲復至四月換盡六陰而爲純陽之乾則已往之陰遂盡而方來之陰已生至五月成一陰而爲姤至十月換盡六陽而爲純陰（河津本作陽非）之坤則已往之陽遂盡而方來之陽已生至十一月成一陽而又爲復以是見天地之氣往者遂消而向盡來者方息而無窮初非已往之氣又爲方來之氣也程子以是辨釋氏之誕信矣 卷一 卷六

中夜忽思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如（石門本河津本無如字）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物也而其人倫之理卽性也佛氏之學有曰明心見性者彼旣舉人倫而

外之矣安在其能明心見性乎若果明心見性則必知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必不舉人倫而外之也今旣如此則偏於空寂而（洛陽本無而字）不能眞知心性體用之全審矣程子謂其言爲（洛陽本無爲字）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不其信歟 聖人順天理而盡人倫釋氏逆天理而滅人倫 陳仲子亡（洛陽本作忘訛）親戚君臣上下其廉爲小節釋氏滅天理人倫以潔其身果何道哉 卷一 卷七 卷九

滿眼皆實理而人不之信釋氏持一偏空說舉前古之人皆爲所惑何哉（洛陽本作耶） 卷七

釋氏極論道妙而以金玉珍寶奇怪之物侈言之何邪

聖人雖澤及四海功被萬世而無一毫自滿之意

釋氏動輒言其功德無量何邪 卷四 卷五

釋氏以罪福誘人豈是公道 卷五

象山謂人讀書爲義外工夫必欲人靜坐先得此心若如其說未有不流於禪者 卷五

次釋

老子之書始欲論理之玄妙末則流於權術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皆竊春夏之闢而爲秋冬

之闔程子所謂老子竊弄闔闢者以此 謙者聖人之誠心非爲有所取於人而然也老子乃曰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則是出於有意之私而非聖人誠心之（洛陽本作之誠心）謙德矣 卷四 卷七 卷八

聖賢工夫步步著實如莊老之學儘說得只是不著實 卷七

宋徽宗崇道教眞宗啟之也其效可見矣 卷九

次老

薛子條貫篇十三

丹徒戴楫汝舟譔次

觀聖賢篇

聖人聞人毀己譽己元不少動如浮雲一過而太虛湛然 卷四

聖人之心應物卽休元不少動 天地之化一過而不留聖人之心一應而無迹 卷六 卷五

聖人只以仁義禮智之心應天下之事 此條出續錄卷十一誤編

聖人之心萬事之理絲毫無閒故一以貫之 聖人一片實心種種道理皆從此出 卷六 卷七

聖人之心天地之理只是直 天下無二理古今無二道聖人（洛陽本作賢）無二心 卷四 卷六

惟時惟幾聖人警（洛陽本作儆）戒之心曷嘗有頃刻毫髮閒斷 卷六

首總論

聖賢立心扶持千萬世之綱常 卷二

聖賢立教明白懇切直欲天下萬世之人皆入於聖賢之域 卷二

次總論

堯舜之心萬古如見 卷六

子畏上帝不敢不正可見湯之伐夏一出于上天之公孟子所謂天吏是也夫豈有一毫利天下之心哉苟有利天下之心則非所以爲湯矣 卷四

次堯舜 湯

夫子之心萬世如見 陳司敗謂孔子有黨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其氣象之大可想 卷六 卷六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竊意顏子之樂亦如此 卷七

孔子微罪去魯之心非孟子莫能知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知易者莫若孟子 卷六 卷四

次孔子 顏子 孟子

荀子爲人意必剛愎咈戾觀其書其氣象可見果爲時用未必不貽害於生人 卷二

文中子論治道固多條暢只是碎細若聖人論治道則自源徂流本末兼舉不若是之碎細也 卷五

次荀子 文中子

性理之學經周程張朱諸君子發揮如此明白當時親炙者尚失其意而韓子生於道術壞爛之餘無所從遊質正乃能卓然有見排斥異端扶翼正道遂有立於天下後世眞可謂豪傑之才矣 宋以前知孟子者韓子一人而已 卷三 卷五

次韓子

漢儒洛陽本下有九流字羡讖緯九流之雜唐士釋老辭章之支至宋儒出而道術定於一今學校之教經術之習絕口於漢唐異端駁雜之學者宋儒之功也 卷三

道學明而異論洛陽本作端息程朱之功也 卷六

教人之法至程朱而復明 卷四

君子所貴乎知言如中庸大學皆聖賢之微言大訓雜於禮記中經千百年儒者不能識由不知言故也至程子乃始表章之遂爲萬世道學之正傳非知言者

其能然乎 卷六

劉立之河津本作中立自非謂從明道年久未嘗見其有暴厲之容宜觀明道之氣象 卷九

伊川爲講官以三代之上望其君從與否則在彼而已其肯自貶其道以狥之哉 名臣言行錄載伊川爲講官時文上歸其門者甚衆而伊川亦以天下自任議論石門本河津本作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竊疑石門本無疑字河津本作謂此八字或記石門本作計言者之過伊川知易者河津本無者字豈容信口議論褒貶而無顧避乎 卷十一 卷十一

康節見盛衰之際甚明 康節首尾吟多盛極慮衰之

意。卷七 卷七

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周程張子之道昭然明於萬世而異端邪說莫能雜者朱子之功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余亦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堯舜之道非孔子無以明濂洛之道非朱子無以發。周子程子張子之學非得朱子爲之發明後世紛紛莫知所定論矣。朱子超然遠引當時小人方欲以利祿輕重之是何異鴟鴞洛陽本下有之字得腐鼠而嚇鵷鸞也。卷九 卷九 卷十

朱子門人陳北溪論理切實。卷九

次宋儒。二程子。邵子。朱子。朱子門人。

視富貴如浮雲許魯齋其人也。許魯齋在後學固莫能窺測竊嘗思之蓋眞知實踐者也。許魯齋余誠實仰慕竊不自揆妄爲之言曰其質粹其識高其學純其行篤其教人有序其條理精密其規模廣大其胸次灑落其志量弘毅又不爲浮靡無益之言而有厭文弊從先進之意朱子之後一人而已。魯齋不對伐宋之謀俊國不問仁人之意也。魯齋出處合乎聖人之道。魯齋以王道望其君不合則去未嘗少貶以徇世眞聖人之學也。許魯齋自謂學孔子。

觀其去就從容而無所係累眞仕止久速之氣象也。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二 卷二 卷二 卷一

劉靖修高士也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莫不爲之興起誠足以廉頑立懦。劉靖修有鳳凰翔於千仞之氣象。卷九 卷九

次許魯齋。劉靖修。

大洛陽本下有凡字小河津本下無大字大道理吾心悅而不能言。融釋與道爲一。毫私不有渾渾乎其深大也。卷四 卷四 卷四

次薛子終焉。

霸州崔　熹初校
海門周家祿覆校

薛子條貫續篇十三卷

光緒癸巳年孟冬
重栞于廣州府署

原書序目

讀書續錄卷之一

往年因讀張子心中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之言遂於讀書心中有所開時隨即劄記有一條一二句者有一條三五句者有一條數十句者積二十餘年乃成一集名曰讀書錄蓋以備不思還塞如張子所云者近年又於讀書時日記所得者積久復成一集名曰讀書續錄但有得即錄不覺重複者多欲皆刪去而意謂既亦以備不思還塞則辭雖重複亦可為屢省之助云河東薛瑄謹識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七
卷之八
卷之九
卷之十
卷之十一

卷之十二

薛子條貫續篇目錄

卷之一　論道篇一
卷之二　論道篇二
卷之三　論道篇三
卷之四　爲學篇一
卷之五　爲學篇二
卷之六　爲學篇三
卷之七　爲學篇四
卷之八　明倫篇
卷之九　應物篇
卷之十　政治篇一
卷之十一　政治篇二
卷之十二　辨異學篇
卷之十三　觀聖賢篇

薛子條貫續篇一

丹徒戴楫汝舟譔次

論道篇一

張子曰性者萬物之一原卽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也太極卽理也性也故朱子太極圖解節節指出性言之。合萬理而名之曰太極性命是也。卷二 卷一

卷二

首言太極是性命。

無極而太極便是元亨利貞天命之全體渾然而未分者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卽天命之流行也。太極乃

未分之五性五性乃已分之太極天下之萬善皆自此出。·太極不可分者以(河津本作亦非)理無不在也。卷一

卷二　卷四

次太極是性命未分。

朱子論無極而太極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動靜無時不然而太極無時不在。·朱子曰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河津本作乎非)不已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必有所以動靜之理乃所謂太極也愚竊謂人日用之間亦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亦所謂易也而其所以動靜之合乎道者亦所謂太極也。卷一 卷一

二

次太極是所以動靜之本體之理。

太極理也陰陽氣也理只在氣中非氣之外懸空有太極也。朱子曰此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卽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爲言耳。陰陽中有理理不外乎陰陽精粗本末無二致觀太極圖可見矣。太極性也陰陽氣也論太極而不言陰陽則徒知太極爲至善之性而不知氣有昏明清濁之殊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陰陽而不言太極則徒知陰陽之氣有昏明清濁之異而不知太極爲至善之性故曰論氣不論性不明雖然太極卽在陰陽之中陰陽不在太極

之外理氣渾然而無閒若截理氣爲二則非矣。·以氣中有太極則可以氣卽太極則不可。卷二 卷 四 卷一

卷十一

次太極不在陰陽外。

萬物統體一太極理一也萬物各具一太極分殊也。卽天地萬物觀之渾然一理(遠邇大小之閒)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卽天地萬物分而言之天有太極地有太極萬物有一太極一物各具一太極也。·萬物統

體一太極可見道之其（石門本河津本作極）大無外其小無內
渾然無間（河津本作聞訛）斷處 太極陰陽五行男女萬物
理氣混合爲一元無間隔就中細分之則陰陽五行
萬物各具一太極也 太極圖水火木金土五圈雖
曰各具一太極其實初無間隔渾然一理已具而五
行各得其一天地萬物皆如此 卷一 卷一 卷二 卷二 卷二

次論朱子太極圖說注

一貫之妙於太極圖見之 一本萬殊萬殊（石門本無此二字）
一本於太極圖見之 ● 太極圖貫天人之理爲一
卷一 卷一 卷三

次贊太極圖之義

太極圖明一理陰陽五行化生萬物通書明一理陰陽
五行散爲萬事表裏相合者如此 卷二

次太極圖通書表裏相合

理既無聲無臭陰陽亦變化不常是豈得而圖之周子
作太極圖不過假象以顯義耳學者要當默識其理
於圖象（石門本河津本作像）之表苟只於圖中泥（石門本河津本作溺）意
以求之又焉有超然自得之妙哉 卷一

次太極圖不可泥求

薛子條貫續篇二

丹徒戴楫汝舟譔次

論道篇二

天地萬物皆自微以至著張子曰其來也幾微易簡其
究也廣大堅固 卷一

首言天地萬物自微至著

天地間只一氣因有動靜故有陰陽剛柔之分先儒言
之詳矣 五行之氣只是陰陽二氣而陰陽二氣又
只是一氣分動靜耳 統天地萬物一氣之變化
卷三 卷一

岐伯論地曰大氣舉之則地有涯氣無涯矣（雨水自天而降人不異者見之熟也況地下之天獨不能爲水而行於地中乎 卷四）

次天地萬物是一氣 附末條

天地間只一動一靜而理爲之主萬化皆由是出萬物
皆由是生 天下古今萬物萬事皆陰陽之變化而
理爲之主 ● 消息盈虛皆氣之流行而理爲之主也
卷四 卷一 卷四

次理爲之主

動靜者陰陽也所以動靜者道也 卷七

理無形只是事物所當然所以（石門本無所以字以作已）然者 卷七
有實理則有物無實理則無物 滿天地間皆一實理
萬古常然不易 因有一定之理故天地萬物常如
此 卷二 卷二 卷八
次理爲氣之所以然
理與氣一時俱有不可分先後若無氣理定無止泊處
朱子曰精粗本末無彼此也是理氣未嘗有間
卷二 卷三
理萬古只依舊氣則日新 卷十一
次理氣分合

無物非氣無氣非道 理氣之外無一物 舉目皆實
理實氣此外無一物 ● 實氣實理充塞而無窮盡流
行而無止息 卷十 卷四 卷一 卷二
次天地間皆理氣
一氣一理渾然無間萬物各得一氣一理分之則殊合
之則一 卷一
萬物皆自天地之塞之帥來所謂一理也至散而爲萬
物則分殊（石門本作殊分）矣 ● 天地人物之理渾合而無間
但其中自有條理所謂理一而分殊也 物我彼此
渾然一理但所得之分各殊耳 渾然一理至大而

粲然條理至密 卷四 卷二 卷二 卷四
萬物一本舉目可見 天地人物渾合無間一本故也
卷四 卷四
承上理氣次理一分殊 附萬物一本二條
畫前之易卽沖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也 卷一
體用一源顯微無間隨時隨處見之 ● 微者理也顯者
象也理不離象故曰一源象不外理故曰無間 其
日體用一原者無聲無臭者體也而天地萬物之理
無不具故曰一原其曰顯微無間者天地萬物顯也
而無聲無臭之理無不具故曰無間蓋 體與微皆以

理言用與顯皆以象言理中有象象中有理初無毫
髮之間也 ● 顯微無間卽事卽物而理存 顯者器
也微者道也器不離道道不離器故曰無間 卷一
二 卷二 卷二 卷一
次體用顯微合一
天地萬物精粗無間皆道也 道無所不在故莊子有
道在稊稗螻蟻瓦礫之類之言程子言莊生形容道
體之言亦有之此類是也 卷二 卷一
鳶飛必戾天魚躍必於淵卽率性之謂道也 活潑潑
地就天地萬物萬事上皆可見 舉目見天地萬物

之理皆活潑潑地何止鳶飛魚躍理者何卽天命之
性是也所謂洞見道體者恐不過如此 卷三 卷三 卷五
天體無外心體無外道體無外 道體無內外無古今
卷三 卷九

次無在非道

天地自然之易所見皆是 所謂易者無須臾之閒
卷一 卷三

承上次就易言

張子曰一故神卽神無方兩故化卽易無體 卷二

次言一與兩一太極兩陰陽也

薛子條貫續篇《卷二 四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兩言括盡造化之妙 動靜無端
陰陽無始於貞元之閒見之 卷八 卷五

次動靜陰陽

陰麗於陽乃形麗於氣也 卷四

陽一以施陰兩而承此理萬古不易 卷四

次陰陽

剝盡則石門本河津本無則字爲純坤剝於上而陽已萌於下夬
盡則爲純乾夬於上而陰已萌於初此陽無閒容息
陰亦無閒容息故程子曰陰亦然聖人不言耳 卷五
陰陽迭爲消長夬之後姤卽繼之泰之後否卽繼之剝

之後復卽繼之此卽吉凶貞勝之理 易於十二月
臨卦二陽方長之時已爲八月遯卦二陰初長之戒
聖人之遠慮如此 卷一 卷一

次陰陽消長

自人之一身吸呼動靜以至天地萬物之消息始終皆
陰陽屈伸往來之所爲此鬼神體物而不可遺之實
也 鬼神卽陰陽屈伸往來充滿天地貫徹古今無
物不有無時不然此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 在天
成象在地成形皆造化之迹 二氣之良能卽屈伸
之自然也 卷二 卷二 卷六 卷六

薛子條貫續篇《卷二 五

鬼神之屈伸伸之極爲屈屈則伸之氣已洛陽本作一往而
遂盡其屈而復伸者乃方生之氣非藉夫已屈之氣
復爲方伸之氣也程子曰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方
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朱子亦曰往者過來者
續 卷七

鬼神者天地陰陽之靈魂魄者人身陰陽之靈 卷十二

次鬼神末條兼魂魄言之

程子河津本下有曰字萃彖傳曰有無動靜始終之理聚散而
已聚則爲有爲動爲始散則爲無爲靜爲終萬物死
生之理如此而已矣 卷二

次死生終焉

薛子條貫續篇三

丹徒戴楫汝舟譔次

論道篇三

天人之理誠而已・純乎天理而不雜爲誠雜則妄而不誠矣 卷十 卷十

首言誠

天人之理性命而已 天所賦爲命元亨利貞也人所受爲性仁義禮智也天下古今萬理不出性命・天道之全體大用元亨利貞四時而已人道之全體大用仁義禮智四端而已・大道之要不過元亨利貞

之命仁義禮智之性而已・天地常久之道元亨利貞而已天下常久之理仁義禮智而已 卷五 卷十 四 卷三 卷一 一

言命卽有性言性卽有命命性一理也天人無二內外無閒 言心卽有性言性卽有心心性不相離也 性者人所受之天理仁義禮智也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元亨利貞也性與天道渾合無閒故曰其實一也 默識性與天道內外合一無處不有無時不然 卷十一 卷十一 卷十二 卷七

全體呈露是元亨利貞妙用顯行是春夏秋冬 全體

呈露是仁義禮智妙用顯行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
卷二 卷二

元亨利貞仁義禮智之道流行古今充塞宇宙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性之者聖人也復之者賢人也百姓則日用而不知矣 卷一 卷五

性命之理於一草一木見之於天地萬物皆見之

次元亨利貞仁義禮智

充滿天地皆元氣流行此仁道所以為大也・元大而始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仁則仁道之大可知
滿天地是生物之心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卷一 卷五

薛子條貫續篇《卷三　二

卷八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人之所得以為心卽專言仁則包四德 仁之道大仁卽天地之元也元於天之四德無不統仁於人之四德無不貫其大可知 四端雖並說然必有惻隱之心斯有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此仁所以統四德也 卷七 卷一 卷四

元始統天仁道統人 天道元而已人道仁而已 卷五

卷六

次仁

細思人與天地本無二理惟(河津本無惟字)無私貫之 卷六

仁者無私次無私

道者率性而已皆出於天之元亨利貞故曰道之大原出於天 卷一

天人合一流通往來之理無間 卷一

天人之理同條而共貫者也 天人一理也天有不能為人所為者人有不能為天所為者此其分殊也

人物從天地大化之本原來故天人一理 卷一 卷一

卷十一

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此可見人與天地萬物為一體 人與天地萬物混然一理一氣但分

薛子條貫續篇《卷三　三

有不同耳 卷十 卷七 道理物(河津本作無非)我無間天人一致 卷五

人與天地之理氣混然無間故天地為人之父母而人(洛陽本無人字)當心父母之心行父母之事也・人心所具之性卽天地之理人身所稟之氣卽天地之氣故能致其性之中則天地位致其氣之和則萬物育 卷四

卷四

以上皆合天道人道言之次言天人一理

天之道只是陰陽之理人之道只是動靜之理 早作夜息無非順陰陽自然之理卽所謂易也・貞元動

靜人心動靜一也 卷一 卷四 卷五
承上次動靜陰陽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善性一理也・一陰一陽之
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一息如此萬古如此
知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則
知道德之本源矣 卷四 卷十二 卷十
承上次言善性
大本大原無所見淺矣 卷四
大本大原直是不可得而形容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
矣 卷四

承上次大本大原
天命有善而無惡性之謂也 元者善之長亨利貞皆
善也仁爲善之長禮義智皆善也性命一理也有善
而無惡也明矣 易言繼之者善也此善字實指理言也孟子言性善此善字虛言性有善而無惡也然
孟子言性善實自繼之者 洛陽本作者之 善來因繼之者善
故性有善而無惡也 天理本善故人性無不善故
程子曰性卽理也 卷六 卷七 卷一 卷五
程子曰性卽理也發明性善無餘蘊矣 程子曰性卽
理也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此論本然之性又

曰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
愚此論氣質之性 就氣質中指出仁義禮智不雜
氣質而言謂之天地之性以仁義禮智雜氣質而言
故謂氣質之性非有二也 朱子曰心有善惡性無
不善若論氣質之性則有不善 性卽理也千萬世
論性之根基朱子所以明程子之言也 孟子言性
善擴前聖之未發程子性卽理也與張子皆論氣質
之性又擴孟子之未發至朱子會萃張程之論性至
矣 程子言荀子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子亦不
識性更說甚道然則自孟子沒道失其傳只是性不

明 知性善則天下之道皆自此出不知性而論道
者妄也 卷七 卷十 卷七 卷七 卷二 卷七 卷十二 卷六
因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善而知仁義禮智之性善
亦猶因水之流清而知其源之清也此先儒之成說
特申言之 卷十
有氣卽有性有性卽有氣性雖不雜乎氣亦不離乎氣
卷七
性無聲無臭 石門本無無字 不可以物形容之 卷七
性純是 石門本洛陽本是下有天字 理故有善而無惡心雜乎氣故
河津本下有有字疑羨 不能無善惡朱子曰心比理則微有迹

比氣則又靈又曰心是氣之精爽. 卷八
次性善
楊龜山曰人性上不容添一物此言當深翫. 楊龜山
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以是見龜山之識極高・性
外無一理・善最大以性無不在也・性卽理也滿
天地間皆性也. 程子言性卽理也故滿天地間皆
理卽滿天地間皆性矣此合內外之道也 朱子曰
明命赫然罔有內外是性無內外也. 卷三 卷五 卷三 卷
五 卷九 卷十二 卷九
豁然貫通者性而已・天下之理具於吾心性無不同

也. 卷五 卷四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曰聖人人倫之至也又曰
堯舜性之也是則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全此性而
已. 聖賢相傳之道盡性而已. 盡性者聖人復性
石門本作聖非 者賢人至於聖人聖人相傳之道不過於此
聖人相傳之心法性而已. 卷六 卷十一 卷 五 卷六
孟子曰道一而已矣朱子註曰古今聖愚本同一性是
則自堯舜至於塗人同一性也如書言峻德玄德迪
德大德一德敬德以至言道心言中言降衷言天之
明命之類雖所主有殊而莫非性之理也故自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相傳之道又豈外於
性哉所謂道一而已矣者於是可見. 聖賢萬世所
傳之道只是天命之性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
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以至周程張朱雖垂世立敎之
言有不同而其理則豈有異哉. 卷九 卷二
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益天下雖大河津本下有而字 不能加
性分之毫末. 卷二
次性.
性情之外無道. 孟子言仁義禮智之性惻隱羞惡辭
讓是非之情道之體用全具古今天下之理不外乎

此・人日用之理性情而已. 卷八 卷四 卷七
全體呈露是仁義禮智之性妙用顯行是惻隱羞惡
辭讓是非之情. 卷一
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中庸實
兼中和之義是則中和者理之體用也卽性情無時
而不得其正則中無不在矣. 性情得其正者聖人
也. 卷二 卷七
次性情.
堯曰允執其中故言中自堯始聖賢相傳之道中而已
矣. 卷十一

中是道理得其（河津本無其字）恰好處。 卷一
次中。
須要實見得天理發見流行與妙道精義之實處一一體認得分明乃可見道。 觀太極圖皆天理流行發見之實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立人極以至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皆妙道精義之蓄。 卷一 卷一
凡言性命仁義禮智道德之理皆無形聲之可接惟默而識之可也故曰上達必由心悟・默識心通活潑潑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 卷六 卷一

無適而非道但當隨時隨處識得分明行得切實耳。 卷一
次言體道。 識道。 識道行道。
道不離人人懵然無知覺者氣質拘之物欲蔽之也。 卷五
次人不知道。
道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萬古常如此。 卷五
然道固自在也次道無存亡。
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如在父子有仁在君臣有義之類是在物之理也處之各得其宜所謂義也。 卷一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仁也於親曰親於民曰仁於物曰愛仁之施各得其宜者義也此仁之理一貫乎分殊之中義之分殊不在理一之外也。 卷五
幾之善是道心幾之惡是人心流而為人欲。 卷三
程子曰沖漠無眹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蓋未應有已發之理具故不是先已應有未發之理在故不是後。 卷一
次言理義。 仁義。 幾善幾惡。 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

天人禍福相應之幾至微而不爽。 卷二
次此條終之。

薛子條貫續篇四

丹徒戴楫汝舟謨次

爲學篇一

爲學只是學天理人倫,外此便非學. 降衷秉彝天理民彝,朱子於孟子豪傑興及聞見章註兩言之,千載聖賢所傳所學之道,不外乎是. 卷二 卷六

朱子曰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千古聖賢之學,只是學石門本下有於字 河津本下有如字此而已,舍此皆是俗學. 卷一

首言千古聖賢正學.

學不明理石門本無理字所見皆淺末之事. 卷一

用石門本作周誤力於曲學之差,矻矻終身而無所得. 雜博洛陽本作傳之學,不可以入堯舜之道. 卷二 卷四

學者不於身心事物上體認其理,而力行之,徒矻矻於記誦文辭之閒,難乎有得矣. 卷十

道學以五經四書爲本,專用心於史學者,無自而入道. 卷四

師以文章爲敎,弟子以文章爲學,何以入聖人之道. 學後世之詩,到工處止做得詩人,學聖人之道,到極處可以爲聖人. 卷四 卷十二

次俗學之非.

董子曰尊孔氏者黜百家,若尊孔氏又信百家,必不能眞尊孔氏矣. 君子有所爲,有所不爲,如爲聖人之學,則不爲異端之學,苟無所不爲,則其學雜矣. 卷四 卷四

程子言所接不雜者二,人蓋所學純乎仁義禮智之道則不雜,或出入乎異端術數世俗之學,則雜矣. 專心致志於仁義禮智之道則不雜,離此卽雜矣. 卷三 卷四

次雜學之非.

孔子述而不作,學聖賢之道,不述聖賢之言,而自立新奇之說,去道遠矣. 卷四

次自立新奇之說之非.

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周程張朱,正學也,不學此者卽非正學也. 濂洛關閩之書,一日不可不讀周程張朱之道,一日不可不尊,舍此而他學則非矣.洛陽本作也 卷二 卷四

欲爲正學而不爲俗學雜學與新奇之說所惑,在學古之聖賢,次學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周程張朱.

不知仁義道德爲美，其所事者皆外物也。重外輕內，學者之通患。●細思禮義（河津本作理義，洛陽本作義理）出於天，至貴至重；外物世之所有，至賤至微。當常保（石門本作依）其至重至貴而不爲賤而輕者所移，庶幾近道矣。一切外物放下，緊緊於身心上用力，斯得近裏之效矣。（卷一）●思萬端外事皆無益，惟思天理則日進高明。（卷一）

（卷七　卷四　卷一　卷五）

學古之聖賢者，莫先於明內外之分，次明內外之分。

交馳於聲利之場，而此心存焉（石門本無存焉二字）者（河津本無者字）寡

矣。汩溺於聲利之中，而不覺何道之敢言，言之適足以爲口耳之末耳，程子所謂醉生夢死，眞不爲虛語。（卷一　卷二）

天下古今學術之邪正，義利之分而已。舜跖之分，造端於善利之閒，充越於天壤之異。孟子書首言利之害，千萬世（石門本洛陽本下有人字）之失皆由於此。（卷四　卷三）

（卷九）

聲利外物之天者，次不可汩溺於聲利。

潛修不求人知，理當如此。進修皆分內事，與人何所干涉，而求知乎，爲善求人知者，皆非爲己之學也。

中庸末章引詩曰衣錦尙絅，如此方是爲己之學。有一毫求知之心，卽非爲己之學矣。（卷四　卷二　卷一）

次不求人知。

程子曰四端不言信者，旣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謂若無誠心，則四端亦無矣，故學道以誠心爲本。（卷十二）

學不至於聖賢，只是有不誠處。（卷十二）

學不務外，斯可以言誠矣。次誠心於學。

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弗去，爲知如知父子之仁、君臣之義、長幼之禮（石門本洛陽本作長幼之禮君臣之義）之類，固守而弗

去，則爲知矣。（卷八）

誠則能久，抑學旣欲其誠，又欲其久也。次固守而弗去。

自爲學只是學天理人倫，至此所以定學之至也。

進學之本，惟在忠信，聖賢言之詳矣。（卷五）

行有不得者，皆當反求之己，不可有怨天尤人之意。（卷三）

虛中無我，惟善是從。舍己從人，最爲難事，所以舜稱堯，孟子稱舜。（卷一　卷十一）

此四條所以培學之基也。

自此以下則所以爲學之旨與所學之事也。
始條理之事有缺則終條理之事不全。不知致知格物之功卽始條理之事有缺矣。 卷八 卷十二
雖明善而反諸身不誠終未有得也。 雖盡明（河津本作明盡）五經四書之理而反諸身不誠猶未有得也。 卷七 卷七
見（河津本作免非）到至處人或可及行到至處人鮮能及也。 卷七
但明其理而不求諸事則所明之理虛而無用但求諸事而不明其理則所求之事（河津本作理非）未必皆出於理

薛子條貫續篇卷四　五

之正必明其理而求諸事求諸事而明其理俾理在於事皆有的實事合乎理而不違戾斯理明事當而知行兩得矣。 明理所以處事徒明其理而不能處事則所明之理爲無用矣●事事物物皆有理就事物上明得理透徹斯可處事物各得其當矣。 理不外事惟於事上求其理理既明卽以此理處此事斯得其當矣。 卷二 卷二 卷二 卷五
次言知行偏全分合。
灑掃應對亦精義入神致用之事。 卷七
天理人事精粗無二致故下學人事卽所以上達天理也。 知上達天理由下學人事則凡事不敢（河津本作可）不謹。 卷七 卷二
次下學上達。
由經以求道由辭以得意程子教人切要之言。 卷九
讀書不於身心有得懵然而已。 讀聖賢書於凡切要之言皆體貼到自己身心上必欲實得而力踐之乃有益不然書自書我自我雖盡讀聖賢書終無益也 卷十一 卷十一
次讀書。
處己事上接下皆當以誠敬爲主。 卷一

薛子條貫續篇卷四　六

敬字自書中說起孔子解坤六二說敬與義尤詳切爲學之要無越於此。 敬以直內戒愼恐懼之事義以方外知言集義之事內外夾持用力之要莫切於此 卷二 卷二
學問實自靜中有得不靜則心既雜亂何由有得。 卷二
主靜以立其本愼動以審其幾。 卷三
涵養省察雖是動靜交致其力然必靜中涵養之功多則動時省察之功易也。 卷二
日間時時刻刻緊緊於自己身心上存察用力不可一毫懈怠。 易曰知崇禮卑知崇如博文禮卑如約禮

日夜省察身心思慮動作之過惡改之體認身心性
情固有之天理存之改過存善晝夜循環用功庶幾
惡去而善存。 卷二 卷五
孟子言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欲內
持其志又欲外無暴其氣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養
氣之法下文又言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蓋知
言者盡心知性物格知至之功又在持志之先理明
則能持志集義而又無忘無助長則浩然之氣自生
矣。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曰知言曰集義曰無忘曰無
助長皆養氣之法其序則先知言而後能持志集義

若勿暴其氣勿忘助長皆養氣之節制。 語言動作
皆氣也有過處皆足以動志。 卷二 卷二
次誠敬。 敬義。 靜。 主靜愼動。 涵養省察。
養氣之類。
易曰憂悔吝者存乎介此介字似周子幾字。 中庸示人
靜存動察功已密矣周子又發出動靜之間幾字教
人於此用力又功之至密至密者也。 周子說幾善
惡始於毫釐之間充越天壤之異爲堯舜皆原於幾
之善爲桀紂皆原於幾之惡。 周子論幾字如復之
初九善幾也姤之初六惡幾也善幾不可不充惡幾

不可不絕朱子所謂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
只於此處看破便斡轉了此實治己治人之至要也
坤之初六履霜堅冰至不但小人女子夷狄從微
以至著如人一念之惡循習不已必至於大惡故大
而治天下國家近而治一心一身皆當謹之於微也
卷二 卷二 卷四 卷四
次謹幾。
止非一定洛陽本下有而字不移之謂乃隨時而止也如當動
而動止在動上當靜而靜止在靜上當止而止止在
止上當行而行止在行上當語而語止在語上當默

而默止在默上以至萬事萬物各有當止之理惟止
得其時乃止之義也苟當動洛陽本下有而字不動非止也
當靜不靜非止也與夫行止語默各失其當止之時
皆非止也蓋止洛陽本無止字無定體惟隨時而各止其當
然之理則止之爲義得矣。 止在人無須臾之可離
當識其時之所當止者止之。•止當內外動靜交致
其力靜而心不止於天理非止也動而事不止於天
理非止也天理者仁義禮智信而已。 艮其背不獲
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朱子亦以艮其背一句是主
下三句是效驗蓋謂止得其所止則靜而不獲其身

動而行其庭不見其人以其所止者皆天理之當然
故動靜不知有人有己。易言艮止書言安止欽止
詩言敬止大學言知止止之爲義最精乃天理當然
之極也須臾失其止卽人欲之私矣。卷二 卷二 卷二 卷
二 卷二
人心失其動靜之時者皆不得其止也。非禮勿視視
必合禮視得其止也非禮勿聽聽必合禮聽得其止
也非禮勿言言必合禮言得其止也非禮勿動動必
合禮動得其止也視聽言動皆得其止則人欲盡而
天理全矣。人之一身四肢百體皆有當止之則得

其止則安失其止則危。・人倫之當止者如君止於
仁父止於慈臣止於敬子止於孝之類推之萬事萬
物皆有當止之則必各得其所止則天理得矣。卷二
卷二 卷二 卷二
止則心定理明。止則物各付物自無紛擾之患。卷二
卷二

次得止。

程子曰古之爲學專養性情益性者仁義禮智乃道之
體情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乃道之用故養性情卽
學道也。程子曰古之學者專務養性情益養性情

卽求中庸之道也。養性情便是爲善便是學道。・卷一
觀顏子所好何學論顏子全在性情上用功夫。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五

次言養性情。

學至知道乃可以言學道者何性是也。學問大本原
在天命之性於此所見不差則天下之理不差矣
學要識總會處卽性是也天下萬理一性字包括之
深矣哉。千古聖賢敎人之法只欲人復其性而已
聖人千言萬語雖有精粗本末不同皆說從性上來
學者當石門本河津本無當字默識而旁通之。・爲學之要在

於知性善知性善則知所用力矣。明本然之性氣
質之性與喜怒哀樂未發已發之性情了然無疑此
本領之學也。卷六 卷六 卷十 卷二 卷五 卷五
日用體認仁義禮智之性於所存所發之際最是爲學
之切要。・求復仁義禮智之性卽是道學。性卽理
也理則石門本作卽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故復性則可以
入堯舜之道。周子曰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朱子
言卽周子之敎程子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
事學者當熟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而已
愚按朱洛陽本作諸非子之言引而不發竊意天地閒至貴

至富可愛可求者莫過於天命之性能深知其理而實體之於身則日用動靜之閒莫非天理之流行而無一毫私欲之雜撓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樂可知矣妄意如此書之以俟來哲 卷二 卷十一 卷八 卷四

爲學能使理勝氣則可以變化氣質之性而反天地之性若氣勝理則不能矣 卷七

次復性

聖人只教人求仁蓋人之性雖有四而仁無不統能求仁而克盡己私復還天理則四者之性無不全而天下之萬善豈復有加於此哉 四德仁爲大 知爲重

非知之明守之固則仁亦不能有諸己矣 卷一 卷十六

統人之性者仁也次求仁

孟子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故忠恕違道不遠 卷一

恕字用之不盡 卷五

能求仁者恕也次行恕

人之一動一靜即陰陽之動靜也一動一靜之理即一陰一陽之道人能順動靜自然之理即與陰陽動靜之道相合矣 卷一

孟子曰知性知天學至於知性知天則物格知至矣●默識仁義禮智之性與元亨利貞之天合則有得矣

聞道即知性知天也 人能常存仁義禮智之性則與天命之元亨利貞渾合無閒所謂永言配命也 卷七

性命合一即學貫天人矣 卷三 卷一 卷十二

元亨利貞仁義禮智八箇字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充塞天地貫徹古今日用須臾不可離也 卷六

次性命合一

克己復禮與天地合德 卷十二

養氣則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同其大盡心則人之性與天地之性同其大 卷十一

次克己復禮二條天人合一也

千古聖賢之學惟欲人存天理遏人欲而已 卷五

程子曰人只有箇天理不能存更做甚人蓋天理即仁義禮智也四者一有失焉則非人矣 卷五

自養性情至行恕皆言復性性即理非理即欲次存天理遏人欲

只循理便是行道 循理即率性也自一身之耳目口鼻手足百體各順其則以至人倫庶事各得其宜皆循理也 動以天爲無妄動以人則妄則人之動皆當 洛陽本無當字 循天理也●只循理而餘悉聽之天 卷一 卷二 卷一 卷一

和順於道德是於天理默契其體無所乖咈理於義洛陽本作理非是於天理隨事石門本洛陽本無事字順之各有條理。順理則裕四字用之不盡・隨處有天理順天理皆可樂也。順理便是順天天之外無理理之外無天也。卷三 卷四 卷四 卷二

次循理。順理。

雜念多雜言多能存乎道者鮮矣惟一念一言專在於道則久久自然有得石門本洛陽本無有得二字 卷二

人纔動便有差只是妄動不妄動則不差矣。一念之妄非誠也一語之妄非誠也一動之妄非誠也必念慮語言動作皆出於無妄斯爲誠矣。程子曰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其眞與妄耳竊謂學者日用工夫無有切於此者宜深體力行之。卷一 卷三 卷三

心術不正卽事事不正。讀正書明正理親正人存正心行正事斯無不正矣。斯須不可不近正人斯須不可不行正道。卷一 卷二 卷二

視聽言動善惡吉凶悔吝之幾皆由於此檢察身心只在視聽言動上用工夫。二五事之疇貌言視聽思恭從明聰睿肅乂哲謀聖乃踐形盡性之學。卷一 卷一

一
蕩滌私邪存養心石門本作心養性端謹容節。卷四

次循理之實如戒言動雜妄之類是也。

事天當自一念之微純乎天理次而一身一家皆出於至正則事天而天心悅矣。卷五

能循理則馴至於純乎天理而可以事天矣次事天。

聖人無行而不示人以至理理卽作止語默之則也。人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故聖人無行而不示人者皆天理流行之實也天理只洛陽本作卽是仁義禮智信散而爲萬善當於聖人作止語默之閒一一默識其何事是仁何事是義何事是禮智信無不了然於心而無疑庶可以知聖人所以爲聖人矣 卷二 卷二

事天事之大者知聖人知之大者次知聖人。

自此以下則言爲學之功夫也。

造化無一息之閒人之存心亦當無一息之閒。卷五

次言存心無閒。

明道作字甚敬曰非欲字好只此是學推之凡事皆然卷一

道無處不在故當無處不謹。 卷三
次無事無處不敬謹。
無忘無助卽天理存。 卷一
勿（石門本洛陽本作無下同）忘勿助長最切於日用之功而勿忘尤急。勿忘最切於學者與道相悖者只是忘之而念不在是也。 學者忘之時多所以於義理不熟。 學者一日之閒心在義理上之時少在閒事上之時多所以於義理生而於閒事熟誠能移在閒事上之心常在義理上念念不忘則天理熟矣。爲善之心當念念不忘不可有須臾之閒也。 卷一 卷二 卷 十一 卷五 卷 五

次無忘無助長。
自此以下十四條則學問之病痛效驗也
不知道卽不知所行之是非。 理明心正卽所見所行皆出於正。正理所見既明則邪說不能惑。 理學不明（洛陽本作學）無往而不陷溺於異學（河津本作端） 卷二 卷四 卷一 卷一
朱子曰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應萬事也故知不昧斯能妙衆理而應萬事日用之閒知最爲切要。或茫不知理之所在而應事不差者鮮矣。行之而

不著習矣而不察學者之通患也。 卷二 卷一
未能盡顏子之學則不能知顏子之樂。 卷七
次此七條以知言。
不能三年而總小功之是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不能於大而謹於細也。 學術不造乎高明正大（洛陽本作正大高明）則所就之事業卑陋可知。 卷二 卷二
不使他事勝好學之心則有進。 專用心於內則有進或出或入則有閒矣。常存不如人之心則有進。 卷八 卷四 卷五
自得之爲難。自得之則實有諸己矣。 學到口不言而

心自得者乃可言自得也 卷十一 卷一
次此七條以行言。
克勤小物爲學之切要。 卷十一
程子曰省躬責己不可無亦不可常留在心作悔。蓋常留在心作悔則心體爲所累而不能舒泰矣（石門本河津本作也字） 卷三
人（石門本無人字） 卷一 有一毫之矜飾心馳於外而氣象卑陋矣。
爲人須做徹表徹裏一般人。 卷九
汲汲自修不及何暇責人。不自修而責人舍其田而耘

人之田也．張子曰學至於不責人其學進矣此言當深體而力行之・善莫大於取人之善．卷四 卷五 卷一

次此七條雜論行己之事．

知覺運動之蠢然人與物同者．人皆知之仁義禮智之粹然人與物異者．知之者鮮矣．卷一

君子得其理爲樂小人得其欲爲樂．卷二

次此二條附之．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教人者當謹守此言與人談論亦當謹守此言．卷二

聖人之教皆自近以漸及高遠循循有序．卷十一

教人卽爲學中事續爲學一亦以教人終焉．

薛子條貫續篇五

丹徒戴楫汝舟譔次

爲學篇一

朱子曰至精之理於至粗之物上見．天地萬物分雖殊而理則一所以可格而致其知・通天地萬物總是一理致知格物者正欲推極吾心之知以貫天地萬物上二字河津本無之理也．格物致知到豁然貫通處卽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也・物格知至是明得天理盡也．物格是知逐事逐物各爲一理知至是知萬物萬事通爲一理・就萬物萬事洛陽

本作萬事萬物上求實理格物致知之要也．致知格物是於事物求至極之理・觀大學經致知格物連誠意說則格物先欲格身心之理而後誠意之功可施故程子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致知格物於讀書得之者多．中庸或問曰格物之功正在卽事卽物而各求其理．卷六 卷一 卷六 卷一、卷四 卷二 卷四 卷五 卷十一 卷十一 卷五

首言致知格物．

切問近思最於身心有益．卷二

次承上言切勿近思．

天理（洛陽本河津本作性）無聲無臭自非存心體認之久不能默
悟其妙（石門本無也字）也。 卷一
次體認。
知性知天則理無不明矣。 卷九
知性知天而後體認至次知性知天。
知言則能知人如持權衡以較輕重錙銖不差。 觀人
與讀書惟知言可以知其賢否是非。 莫大於理天
下之言合乎理者爲是不合乎理者爲非惟知言者
能辨之。 知言最難惟心通乎道乃能知古今天下
言之是非。 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知言之至也

卷四 卷四 卷四 卷十二 卷四
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
蓋道卽仁義禮智心通乎道以辨人之是非其合於
道者爲是不合於道者爲非道卽權衡較輕重卽辨
是非也。 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惟心通乎道者能
之心不通乎道而論人之賢否得失鮮不差矣。 卷六
卷十二
次知言。
立言不在乎艱（洛陽本作難）深奇古貴乎明理而已如程朱
之言平易簡質而理自明矣。 立言當百世以俟聖

人而不惑。 卷四 卷四
次立言。
邵子詩云不讀人閒非聖書凡不正之書皆不可讀。
卷五
多記駁雜之事妨正理。 卷四
自邵子以下言讀書。
次不可讀不正之書。
孟子專心致志四字讀書之至要。•朱子曰董（河津本作童）
遇云讀書千遍其義可見又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
思之不通鬼神將教之非鬼神（石門本河津本作思之）之力也

精神之極也非妄語也此言讀書熟思之精自有通
悟時也。 卷六 卷五
次讀書專心致志。 讀之熟思之精。
由辭以得意讀書之至要無過於是。 由辭以得意如
元亨利貞仁義禮智辭也由辭以得元亨利貞仁義
禮智之意則有得矣。 卷八 卷十二
次由辭得意。
讀聖賢之書句句字字（洛陽本作字字句句）見（洛陽本作皆）有的實用
處方爲實學若徒取以爲口耳文詞之資非實學也
聖賢之書所載皆天地古今萬事萬物之理能因

書以知理則理有實用不然書自書理自理何以有
實用哉 偶持一卷中庸書因思此書滿天下能因
中庸之書實得中庸之理者幾何人哉 卷三 卷 五 卷五
所謂由辭得意者因書得理爾次因書得理
聖人之言皆自天理中流出所以爲載道之文 卷六
自聖人以下論書及讀諸書之法
次總論聖人之言
小學以事敎人理在其中精粗本末無二致也 踐履
盡小學之事則天理爛熟雖大而化之之聖恐亦不
外是・近思錄宜熟讀 程子論未發之中處當參看

朱子中庸或問其餘間有不同者亦當參考 ・四書
經文集註爲聖爲賢皆由此 洛陽本下有而字 入惟讀者眞
知實得乃有其效耳・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
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讀論語者
須要見何者是聖人之爲聖與仁不厭處何者是聖
人以仁與聖誨人不倦處・孟子一書皆從仁義禮
智中流出所以爲聖賢之言所以爲王者之道・學
易最要知時識勢不然茫然不知吉凶悔吝之機
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學易當深體此理 時與勢於
卦爻見之 卦爻隨時取義不同・讀易謹察象占

二字斯得易之本義・危懼則得安平慢易則必傾
覆易之敎也・天人一理備見於孔子贊易之辭
論天地陰陽造化莫備於易外易而論造化者卽程
子所謂邪誕妖妄之說也・靜存動察學易之要也
動靜語默應事接物求合乎理卽易學也・直書
其事其義自見此實春秋之本義 卷五 卷五 卷四 卷九
卷五 卷三 卷一 卷五 卷三 卷六 卷一 卷三 卷十 卷十一 卷五 卷五 卷一
次小學 近思錄 四書經文集註 論語 孟
子 易 春秋
生於程朱之後者何幸如之以四書有成說而大道明

也・朱子本義依呂氏所定經二卷傳十卷古易次
序可見易本卜筮之義 朱子本義依古易次序自
爲一書不與程傳雜最可見象占卜筮敎人之本意
後儒摘以附程傳之次失朱子之意矣・千載之 河津本作而
下得易之本義者朱子一人而已 朱子本義 卷八 卷七 卷 九 卷六 卷九
簡切明白深得聖人作易之意
次程朱四書易說義
支流多則迷本源雜說多則亂本旨今五經四書傳註
之外增錄後儒之說日益多學者至白首不能遍讀
吾恐本源本旨迷而亂也 卷五

次傳註外增錄之說

前代史載異端駁雜怪誕之說不足以立敎適足以惑人. 卷四

作史者不可以强弱成敗論人只當斷以大義. 卷五

讀史最有益古人多有明見於事幾之先者如事之成敗人之賢否皆預言於前而具應於後此等殊開人智識. 史雖紀事然事皆有理卽事而窮其理亦致知格物之一端也. 卷五 卷九

次史.

濂洛關閩諸儒之書皆根據至理而切於人生日用之

實. 程朱之書吾寤寐敬畏之不敢慢也. 程子曰西銘乃原道之宗祖蓋原道但言率性之道西銘言道所從出卽天命之性也. 西銘大旨欲人克己爲仁. 朱子太極西銘解至矣盡矣. 史至朱子綱目而名分明. 義理精則能辨是非定予奪故綱目非朱子不能作. 朱子之後大儒眞西山大學衍義有補於治道. 卷四 卷九 卷五 卷五 卷五 卷三 卷一 卷十 以世儒之論折衷於程朱之言其是非一見而判然矣 卷四

次周程張朱眞氏書. 附末條.

宋末之文弊如周末許魯齋嘗言之矣. 卷五

次宋末文弊.

薛子條貫續篇六

丹徒戴權澂甫譔次

爲學篇三

常主靜物來應之。卷二

造化人事皆以（河津本作一）靜爲主造化非專一翕聚則不能直遂發散人心非寂然不動則何以酬酢天下萬事哉（河津本無哉字）收斂檢束身心到至細至密至靜至定之極作事愈有力。心性爲天下之大本必涵養純一宻靜則萬事由此而出者皆天理之公矣。卷一　卷一　卷二

凝定靜密自不外馳。卷一

自有靜時自有動時若當靜時心亦馳於外是不能立天下之大本矣。靜坐中覺有雜念者不誠之本也。卷四

惟聖人之心自然眞一虛靜無一毫之雜念。卷一

首言主靜

中庸戒愼恐懼愼獨靜存動察爲仁之功也。心靜不存則放逸動不察則差錯。致中致和爲難涵養不可不深省察不可不密。靜而敬以涵養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動而敬以省察喜怒哀樂中節之和此爲學之切要也。卷四　卷二　卷一　卷五

次靜存動察

程明道曰中有主則實實（石門本河津本無此實字）則外患不能入此實字指主敬而言主敬則天理存而心實外患自不能入伊川曰中有主則虛虛謂外邪不能入此中有主卽主敬之主主敬則理雖實而心體常虛虛謂外邪不能入又曰中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此實字指外物言中無主謂不主敬卽中無主而天理不存外物皆得以入故曰實實卽物來塡塞於中。心無所主卽動靜皆失其中。卷一　卷一

程子曰未出門時此儼若思時（石門本河津本無時字）也又曰未

接物時只主敬便是爲善皆發先聖所未發。卷一

常主敬則心便存心存則應事不錯。應事差錯由心不專一。卷一　卷二

次主敬

心切不可外馳。不知操持此心則馳騖出入無一息之寧。未應事時常持守此心勿失應事時省察此心勿差既應事了還持守此心勿失。卷一　卷一　卷一

理不外乎氣惟心常存則能因氣而識理。心常存卽默識道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心苟不存茫無所識其所識者不過萬物形體而已。卷一　卷一

次存心。
常存心於義理。久久漸明。存心於閒事。卽於義理日昧
矣。 卷一
次存心於義理。
誠意之要在乎謹之於幽獨隱微之處。以禁止其苟且
自欺之意。而凡心之所發。如曰好善。則必由中及外。
無一善所好之不實也。如曰惡惡。則必由中及外。無
一惡所惡之不實也。 卷三
次言誠意。
心役物。不可役於物。 但爲外物所動者。便被他壓得

低了。巍巍乎高出萬物之表者。其爲舜禹乎。 卷一 卷
二
一切外物皆不可思。思之又未必得。得之又無所益。不
若專思義理。至於久而精明純熟。則可以馴達天道
矣。 卷二
擧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中。道學君子也。 卷二
次去外物之累。
克盡己私爲誠。有一毫之私未盡。則非誠矣。 有一毫
私欲之閒雜。卽非仁矣。 卷十 卷五
人心惟危。危是欲墮未墮之閒。不知察其幾而以道心

制之。則遂墮於人欲。流而入於禽獸矣。・欲寡而理
明。則心虛而自無克伐怨欲之累。・程子曰。人心一
有所欲。則離道矣。此克己所以爲難也。 大要 當洗
滌盡此心之欲。有一毫之欲未盡。卽本體蔽昧而用
失其當矣。 卷三 卷一 卷十 卷二
周子曰果而確。克己之功當如是。 卷二
次去私欲。
妄念生。不誠之源也。 心每有妄發。卽以經書聖賢之
言制之。 卷四 卷十
人之念慮不正者有二。有妄念。有惡念。如思慮不可必

得之事。妄念也。思慮悖理違道之事。惡念也。凡此二
者。心纔知覺。卽遏絕之。必使念念皆出乎仁義禮河津
本作理訛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性情之正。則不正之念
自消。而思慮皆天理矣。此實日用省察之切要。不可
毫髮閒斷也。 卷三
次去妄念惡念。
未應物時。心體只是至虛至明。不可先有忿懥恐懼好
樂憂患在心。事至應之之際。當忿懥而忿懥。當恐懼
好樂憂患而恐懼好樂憂患。使皆中節。無過不及之
差。及應事之後。心體依舊至虛至明。不留前四者一

事於心。故心體至虛至明。寂然不動。卽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心之應物。各得其當。感而遂通。卽喜怒哀樂發而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心之寂卽利貞誠之復。心之感卽元亨誠之通。一感一寂動靜循環無端。心之體用。其妙如此。　卷三

次言心體至虛至明。

自有之私皆足爲心累。如自有其善便爲善所累。自有其能便爲能所累。自有其貴便爲貴所累。自有其富便爲富所累。凡自有者皆足以爲心累。惟聖人之心廣大光明。無一毫之私累。眞與太虛同體也。　卷三

凡有挾者必自小。如挾賢挾能挾富挾貴是也。　卷三

次言不可有自有之私。有挾者自有也。

心如水之（洛陽本無之字）源。源清則流清。心正則事正。　卷二

次此條總結。

薛子條貫續篇七

丹徒戴楫汝舟譔次

爲學篇四

至大者善也。人胡不爲善。•通天地萬物之理皆善也。人胡不爲善。　天下古今只有一善而已。人不爲善何以爲人。　卷五　卷七　卷四

首言爲善。

克勤小物者以善無不在。　人有萬善。纖毫動作不可輕也。　舉止不可不愼其幾。一毫之差悔不可追。　卷四　卷四　卷三

人之威儀須臾不可不嚴整。蓋有物有則也。　卷十

簡默凝重以持己。　卷三

次言愼動作舉止威儀。　附末條。

聽人之言而隨和之。而不知其言之是非得失。此修己第一失也。•學者舊習語言出於鄙俚者皆當絕去。必使一言無不正。所謂修辭立誠也。•咲（洛陽本作歎）謔不惟亂氣而且亂心。言謹則氣定。心一。言要專一。心要專一。　戲言無實最害道。易曰修辭（石門本河津本下有以字）立其誠。必須無一言妄發斯可學道。（苟信口亂談而資笑謔。其違道遠矣。）•羣居不可泛言駁雜不近正

理之事謹之 雜言多最害正理以其與道相忘也
・凡事必有徵驗之實乃可言不然卽妄言者多矣
河津本作也 ・修辭以立誠一言必須實 句句着實不
脫空方是謹言 謹言是爲學第一工夫能謹言則
句句是實理不能謹言則句句是虛談言是實理則
能實其行矣言是虛談則必不能踐其言河津本作行矣
・謹言最是難事只與人相接輕發一言而人不從
便是河津本無是字失言不可不謹 莊子人間世篇揣摩人情世態曲盡而無遺言當察受否識微者知之・
言貴乎時 卷一 卷二 卷四 卷二 卷二 卷四 卷二 卷二 卷二 卷二

卷二一 卷二一 卷二一
一言不可妄發一事不可妄動 卷三
次謹言末條兼言事言之
動靜語默皆有節不使有太過者皆養浩然之氣也
卷三
次動靜語默有節
立身常在禮義中斯不爲淸議所少 人無忠信不可
立於世 卷四 卷六
次言禮義忠信
宴安鴆毒此言當深省 卷二一

次不可宴安
老子多藏必厚亡之言曲盡事理自古以來黷貨厚積
以取顚覆者多矣而猶不知戒何邪 卷五
細思千古以來窮奢極欲者漠然無存矣但留不令之
名於不泯耳 孔子曰不仁者不可久處樂朱子曰
久樂必淫益不仁者失其本心爲富貴所動窮侈極
欲無所不至正與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相反聖人則
超出洛陽本作乎萬物之上不仁者則陷於物欲之中聖
人則役物不仁者則役於物此正天理人欲之所由
分也學者不可不察 卷七 卷二一

次不可貪侈
於方快意之時尤當謹益理勢盛衰相根快意之時乃
盛之極而衰之漸也 卷三
持盈惟有德者能之 卷六
次盛滿宜謹持
順理心安身亦安矣 卷一
次順理益兼處事言之
見理熟則處事易 卷四
庖丁解牛只是順理人處事能順理卽如庖丁無全牛
矣 天地萬事萬物各有自然之條理人之處事惟

順其條理而行，斯無難處之事矣。 卷一 卷五
自見理熟以下至末皆言處事之道。
次言處事順理
萬事敬則吉，怠則凶。 卷三
日用間纖毫事皆當省察謹慎。 事無大小皆當致謹
卷二 卷五
處事最要妥貼周詳，石門本河津本作定善 即無瑕隙之可議。
卷一
次敬。 謹。 妥貼周詳
易簡處事自無勞擾。 卷一
薛子條貫續篇《卷七 四
事來只洛陽本作則 順應之，不可無故而先生事端。 卷一
次易簡。
心無外者可以當大任。 聖賢成大事業者皆石門本河津本 卷十
無皆字 從戰戰兢兢之小洛陽本無小字心來。 卷一
處大事貴乎明而能斷，不明固無以知事之當斷，然明
而不能石門本洛陽本無能字斷，亦不免於後艱矣。 卷九
次處大事。 誠。 敬。 明而能斷。
應事最當知幾。 卷二
聖人凡事皆謹於微，姤初六、坤初六之類可見。 履霜
而知堅冰之必至，羸豕而知蹢躅之有孚，故凡事必

謹於微，微不謹必至於著矣。 凡事皆能謹於幾微
則不至於差之大矣。 卷一 卷二 卷一
次知幾。 謹幾
凡事分所當為，不可有一毫矜伐之意。 卷一
次不可矜伐
事以義為者，則事無不正，以利為者，事雖正猶未免出
於利心。 卷四
以上皆言處事之道，次此條又以立心之始所當
辨者言之。
安於義命，即泰然矣。 卷四
薛子條貫續篇《卷七 五
次此條兼出處言之。
明道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學者亦不可無此志。 卷八
出處去就士君子之大節，不可不謹。禮曰進以禮退以
義孔子曰有命孟子不見諸侯尤詳於進退之道故
出處去就之節不可不謹。 ●進退出處只當居易俟
命。 行止河津本作之 久速皆有理焉，順理處之可也。●
道無往而不在，故仕止久速當無往而不謹。 聖人
仕止久速皆循乎理之自然，觀孔子可見矣。 卷十 卷
二 卷五 卷三 卷三
道之行否，關乎氣運之盛衰，孔孟皆歸之天而不以尤

人理當如此。 卷二
爲治舍王道卽是伯道之卑陋聖賢寧終身不遇孔孟不自貶以狥時者爲是故也。 卷二
長沮桀溺之徒其言聖人雖非其自處卻是葢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賢者只當守此義若聖人則無不可爲之時不當以賢者例之也。 卷五
衆陰方長之時未易勝也深於易者知之。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如東漢諸君子欲以力扶當時之衰亂是不知此義也。 消息盈石門本作滿虛造化自然之理聖人知之故順之而吉衆人不知

薛子條貫續篇 卷七 六

故逆之而凶。 卷三 卷五 卷八
次出處之道。
聖人見幾明決未有至於事幾之難處者。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大而出處小而交接皆當見幾而作也。 卷七 卷二
暗於事幾而妄爲取咎之道也。 卷三
不度事勢之可否故妄作。 不知時識勢而妄爲卽孟子所謂小有才而不知君子之大道也石門本河津本無也字 卷一 卷二
見幾而不可妄爲在出處爲尤要次此五條終之。

薛子條貫續篇八

丹徒戴楫汝舟譔次

明倫篇

堯命舜愼徽五典舜命契敬敷五敎皐陶言敕我五典湯肇修人紀武王重民五敎五典五敎人紀天理人倫道莫出乎是。 卷九
首總論
聖人之德莫大於孝故書首稱舜克諧以孝。 卷九
次言父子。
王道君臣以至誠相與如虞舜皐夔稷契湯武伊傅周

薛子條貫續篇 卷八 一

召是也自漢初君臣皆以詐而不以誠王道降矣。 卷二
次君臣。
霍光小心謹愼沉靜詳審可以爲人臣之法。 人臣事君當竭忠盡誠雖細事不可欺雖曲禮皆當謹。 卷一 卷二
召誥敬德之言不一而足則古大臣告君之本端在此矣。 伊傅告君之辭曰德曰仁曰誠曰敬曰明命曰一曰道皆歸於人君之一心大臣正君之職於是可見。 伊川經筵疏皆格心之論三代以下爲人臣者

但論政事人才而已未有直從本原如程子之論也
卷一 卷二 卷四
伊尹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有易道焉 唐郭子儀竭忠誠以事君故君心無所疑以厚德不露圭角處小人故讒邪莫能害 卷八 卷六

次臣道

不以利交則無咎 卷三
程子曰始比不以道隙於終者多矣如不擇賢否非類相比得不隙於終乎益世有其人讀易至此有合河津本有合作宜謹識之 卷四

名節至大不可妄交非類以壞名節 卷二

次朋友全交

禮曰君子不盡人之懽不竭人之忠所以全交也此言有易道存焉 卷一
交人而人不敬信者只當反求諸己 卷一

次朋友

舜處父子兄弟之變湯武處君臣之變周公處兄弟之變聖人處人倫之變而不失其正者亦惟盡乎天理之當然而已 卷一

次總論

薛子條貫續篇九

丹徒戴楫汝舟譔次

應物篇

接人皆當以誠意 不能動人惟責己之誠有未至 • 聖人接人惟一誠 卷二 卷四 卷十二
敬而和處衆之要 卷一

首言誠 敬而和

於人無憎惡之私惟公好惡而行之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仁者之事小人反是 洽大衆必有容乃可易曰包蒙吉 待人當宏而有節 惠雖不

能周於人而心當常存於厚 凡事皆當推功讓能於人不可有一毫自德自能之意 卷二 卷一 卷四 卷二 卷八 卷一
處鄉人皆當敬而愛之雖三尺童子亦當以誠心愛之不可侮慢也 卷三

次公 恕 寬 厚 讓

次言敬愛鄉人

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故與人未合者切不可强與之言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觀此則君子之所養可見 • 人不能受言者不

可妄與一言。 卷二 卷二

有不合當知幾而不可妄求。易曰浚恆貞凶。 卷一

無妄主（洛陽本作干）於人，庶幾不失所守。 卷二

次言不可妄言妄求妄主於人。

常人纔有觸，卽有不平意，只是量小。 卷一

不可有一毫責人之心。張子曰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 卷三

此言當深體。 不責人卽心無凝冰焦火之累。 卷四

次不可責人訐人。

聖人最惡訐人之陰私。 卷二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乃接物之要。待人而人不信，只可自反其忠。 卷二 卷一

閫外議只當自修自省。 卷二

次反己。

與人居官者言，當使有益於其身，有惠及於人。 卷四

次言與居官者言。

自修篤敬，所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卷三

夬之九三曰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無咎。故決小人之道，貴乎不係私愛，雖若與之（本無之字）合，而終能不露形迹以決（石門本河津本作夬）之也。 河津卷二

次言待小人。

正己者乃能正人，未有枉己而能正人者也。 卷五

次言正人之道終焉。

薛子條貫續篇十

丹徒戴楫汝舟譔次

政治篇一

大臣行事當遠慮後來之患雖小事不可啟其端。卷二
守官最宜簡外事少接人謹言語。卷二
孔子曰居上不寬大抵居上以寬爲本太狹則難爲其
下矣。卷四
晉司徒魏舒凡有爲先行而後言可以爲法其遜位而
去一節尤高。卷六
三代王佐事業皆本於道德後世輔相事功多出於才

氣。卷六

薛子條貫續篇十一

丹徒戴楫汝舟譔次

政治篇二

王道備於大學之書。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
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
王道不過如此。卷四 卷一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仁者之事卽王者
之事。卷四
王者之心無私如天地人得而知之 天之道公而已
聖人法天爲治一出於天道之公此王道之所以爲

大也。卷四 卷一
誠心父母斯民爲王道有一毫不誠卽非王道矣。所
謂王道者眞實愛民如子孟子所謂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上以是施之則民愛之如
父母者有必然矣 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
幼以及人之幼王道仁政皆自此出有一夫之不獲
其所聖人之心爲之戚然不甯 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聖人之仁政皆自此推之。
卷十 卷三 卷四 卷九
三王皆以仁立國所謂王道也。卷五

王道天理也伯功人欲也天理人欲未有並立者也 卷五

首言王道

堯之克明俊（洛陽本作峻）德實萬世君天下之本 帝王爲治之本在德其次莫先於用賢才修治法治法者禮樂刑政是也 帝王之治天下德爲本政爲具刑以輔之（書詩稱堯曰克明俊德舜曰玄德禹曰祗德湯曰懋德 一德文王純亦不已武王維皇之極此皆以德言也） 德者天所賦人所受之正理帝王推此理以化天下又建制立政以匡正之如此不從者乃有刑

以治之爲治本末先後具舉有序此所以天下無不化之民後世本有未盡而專恃政刑之末所以治不古若也與 民不習教化但知有刑政風俗難乎其淳矣・帝王治道治法皆實德實事豈後世無本智力之所及 卷四 卷二 卷二 卷五 卷十

書雖不及史之詳然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已具後世人主能力求其要而法其治何三代之不可復 書之（洛陽本無上二字）精一執中治天下之要用賢才修政事之類皆其法也 惇五典庸五禮彰五服用五刑治天下之大本大法不出於是 卷五 卷五 卷五

聖人之治天下仁心仁政本末具舉 卷二

次言爲治本末

書言（石門本河津本作曰）敬者最多敬乃治天下之本孔子曰修己以敬中庸曰篤恭而天下平皆此意也 聖人篤恭而天下平二帝三王之治皆原於此 治亂之原皆原於敬怠故唐虞君臣兢兢言敬而不已三代聖人亦然 無逸書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此數言皆主敬而言治天下之本不外乎此 卷二 卷一 卷二 卷二

書曰（洛陽本無上二字）無教逸欲有邦逸欲者亂之源也 三

風十愆遵其戒則治違其戒則亂 旅獒之書萬世當法 卷二 卷一 卷四

天道可畏聖帝明王事天如事父母父母有怒人子恐懼不寧思有以消其怒聖帝明王之事天也（河津本無也字）亦然 卷五

承上治本次敬

人君之德惟明爲先書稱堯曰欽明舜曰文明禹曰明明湯曰克明文王曰若日月之照臨皆言明也明則在己之理欲判然在人之邪正別白處己處人萬事皆得其當矣 君德明爲本居敬窮理則明矣 卷五

卷六

次明。

天下國家當大培根本（洛陽本作當培大本）何以培之仁而已。

漢文帝卽位之後除收孥相坐律御貢獻定賑窮養老之令除誹謗妖言律以至免租之類皆仁政之大端也三代以下誠爲賢君。漢詔多引咎責躬恤民之意最爲近古。聖人最重民力觀春秋所書可見

卷五 卷七 卷九 卷十

次仁。

嘉言罔攸伏萬邦咸寧古之聖君賢臣皆樂聞善言以成善治若君臣皆惡聞正言有可慮者矣。卷一

言實未易聽必允迪厥德然後謨（石門本作謀）明弼諧。卷二

能敬而明且仁未有不能納諫者次言納諫。

好善優於天下若自用己能惡聞人善何以成事功。

卷一

次好善。

三綱五常立國之本循之則治違之則忽。三綱五常爲萬事之本綱常立而萬事舉唐虞三代治天下之道不外乎此。卷二 卷一

賈誼疏中敎太子法宜爲後世法。天地不交無以成化功上下不交無以成治功。卷四 卷二

次言三綱五常。

四夷來王本於無怠無荒故知以威武服遠人者末也

卷一

游民事末作及隱於異端者多則力本者少矣爲政清其源而流自潔。卷二

次此二條益用兵理財所不可不知者

程子論漢唐雜伯雜夷斷盡其失。漢唐間英主大抵能用言則能成事功。卷四 卷七

漢唐宋之君未聞有知道者所以治效止於如此。卷九

三代以下唐宋之治皆不及漢。卷七

不根道理之書與文皆無用之冗物如梁元帝之徒雖好文著書動輒數千百卷皆不根道理何救於亂亡。

卷二

宇文周（洛陽本作固）多行周禮然無其本焉得有周禮之治

卷五

宋理宗雖崇理學而不能行理學安得有致治之效。

卷七

宋季以道學爲僞元初得諸儒性理之書建太極書院以尊崇濂洛諸君子是中夏不如夷狄而治忽之效

亦可驗矣 卷二
朱子論祀典之說今用之過前代遠矣 本朝祀典極正以不雜於佛老 卷四 卷十一
朱子論宗廟之制宜爲法 卷四
次言歷代之治 附末條
用人不可不愼才不稱事事何以立 晉悼公卽位任官各得其人所以復伯況王者洛陽本無者字能用天下之賢使各擧其職何患天下不治乎 卷一 卷二
賢其賢否其否天下所以治賢其否否其賢天下所以不治 卷五

陰陽在內外分否泰聖人以君子小人發明其義自古治亂皆由於是易之垂戒深矣 師上六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此實萬世之大戒自三代以至後世守其戒則治違其戒則亂見於載籍者可考也 卷五 卷四
柳子守原議有關於世道 卷四
堯舜之朝曰僉者衆共之辭其擧人皆於公朝也此意行公道行矣 卷五
以上皆言爲治之道次此七條言用人
自泰之否易自否之泰難 卷六
次此條終焉

薛子條貫續篇十二

丹徒戴楫汝舟譔次

辨異學篇

程子曰雜信鬼神石門本河津本無神字怪異之石門本河津本無之字說者只是不先燭理 卷二
邪說異端斯須不可近爲害至大 卷二
異端邪誕之說欺惑萬世貽害萬世 異端邪誕妖妄之說惑世誣民充塞仁義爲害不可勝言自古如此 卷一 卷二
士農工商之業爲之必有實效異端誦妖誕之空言以

徼不可必之福茫如捕風繫影擧前古爲之何其惑之甚邪 卷五
明道曰道之不明也異端害之也一段辨盡異端之失 卷十一

首總論佛老

佛老之教初無齋醮之說齋醮皆起於後世梁武道君之事可驗矣洛陽本作見也 卷二

次總論

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夫仁義卽大道也大道旣廢又豈有仁義乎至分道德仁義禮爲五皆理洛陽本作禮非不

明也先儒已辨之矣。道德仁義禮智一理也老子乃謂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是分道德仁義禮爲五也。老子言道德而外仁義果可謂之道德乎韓子謂其去仁與義而言道德亦可謂深知老子之失矣●論老莊之失程朱之言曲盡矣。卷十 卷二 卷二 卷四

次老。末條兼老莊言之。

參同契終是方技之書。萬物始終乃陰陽造化自然之理神仙者必欲超出陰陽造化之理以常存必無此理。老莊亦無神仙之説自秦漢來乃有之秦皇

漢武求之之效可見矣。卷六 卷十一 卷十一

次仙。

道教盛於宋道君林靈素後世踵其妄誕求福不已使果有可求之福道君得之矣。卷四

次道。

程子曰謂之變則堅者腐存者亡輪迴之説何其誕邪。卷一

程子曰釋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愚謂惟其如此故其言誕妄。卷十

道無有不到處洛陽本無下三句亦無有間斷處釋氏出家修行是有不到處專務上達而無下學是有間斷處又焉得爲道乎。卷八

釋子塵芥六合然六合無窮安得塵芥之夢幻人世然人世皆實理安得夢幻之 卷二

次釋。

薛子條貫續篇十三

丹徒戴楫汝舟譔次

觀聖賢篇

聖人天理爛熟自無不樂。卷四

在一心之理與在萬事之理本無二致惟聖人一心之理能通萬事之理者以其純乎天理之公也。卷二

聖人之心方其靜時至虛至明所謂寂然不動者也事至物來應之各有條理所謂感而遂通者也是其未應之時初無一毫妄念之起所謂無意也既應之後隨事而休所謂無必無固無我也。卷二

中夜思 千古聖人之心惟是誠而已。卷五 天地聖人誠而已。千古聖賢之心仁而已。卷五 卷六 卷十

程子謂韓子言所傳者何事竊謂聖人之心天理渾全得其心斯得其傳矣。卷十二

非知道者不足以知聖人。卷六

首總論聖人。

惟聖人之言中正無過賢者之言或有過者。卷五

次言聖賢之言。

見而知之者聞而知之者自堯舜至孟子其人可考周程朱子蓋亦神會心得聞而知之者。卷四

次聖賢之統。

二帝三王公天下之心萬世可見。卷八

堯舜禹湯文武治天下皆不出性分之外。卷四

次堯舜禹湯文武。

孔子安仁即天地之心也。卷四 孔子去魯不欲顯其君相之失眞天地之量也。卷四

孟子論孔子之仕止久速皆踐履易之道也。卷四

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聖不自聖者如此。卷五

次孔子。

好仁者無以尚之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與。卷七

曾點言志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卷二

古之學者爲己顏曾之徒是也。卷七

次顏曾。

孟子言性善於道之大本大原見之至明矣故其一言一理皆自此出荀楊諸子不明道之本原雖多言愈支矣。卷五

韓子言孟子醇乎醇以其言仁義而不雜也。孟氏醇乎醇以其言不出乎仁義禮智。孟子得仁義禮智之大者其言千變萬化皆由此出。孟子守得大綱

定遇事只以此應之天綱者何仁義禮智是也. 卷十
卷六 卷六 卷四

程子言孟子學已到聖處故其論堯舜性之湯武反之
孔子聖之時之類皆深知聖人所以爲聖人使非學
到聖處安能知聖人哉. 卷十二
孔子教人多就事上用功鮮有指出本原者至孟子則
指出本原矣. 卷六

次孟子.

荀子以人性爲惡則是誣天下萬世之人皆爲惡也其
昧於理如是之甚. 卷六

次荀子.

孟子之後知王伯之分者董子. 卷四

次董子.

文中子心在天下爲甚公但明德之功未至遽欲新民
失本末先後之序.如朱子所論是也. 卷四

次文中子.

韓子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氏之傳.又曰軻之
死不得其傳焉.又曰孟氏醕乎醕者也.又曰惟孟軻
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
之傳得其宗.愚謂自秦漢以來諸儒未有論道統

相傳之詳且正如韓子者.至程朱論道統之傳亦主
其說若韓子所見誠所謂豪傑之士矣. 卷十一
漢四百年識正學者董子.唐三百年識正學者韓子.
卷四

次韓子.

聖賢之忠厚不可當.如明道之去分明不容於時.猶謂
己學未至當時誠意不能動人.其忠厚如此. 卷四
朱子謂程子說荀楊等語是就分金秤上說下來.益所
謂知言知人也. 卷十

次程子.

聖人所以爲聖人.無一毫之不實處.程子論邵子爲人
直是無禮不恭.恐與聖人之學異. 卷九

次邵子.

孔子得堯舜三代之事實文章.乃可以致刪述.朱子得
濂洛關中師弟子之議論著述.乃可以洛陽本無以字成傳
註.故孔子集羣聖之大成.朱子集羣賢之大成.其揆
一也. 周程之學.非朱子無以發. 堯舜禹湯文武
之道.非得孔子.後世莫知所尊.周程張子之道.非得
朱子.後世莫知所統.孔子之後有大功於道學者.朱
子也. 卷二 卷九 卷五

次朱子言朱子有功周程張子

程子之門人論未發之中與（石門本河津本作無非）致知格物皆失程子本意至朱子發明至矣 朱子論專言偏言之仁皆本於程子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之語其論性命皆本於程子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之語其論本然之性皆本於程子性卽理也之語其論氣質之性皆本於程張論氣質之性如論致知格物之類皆本於程子 朱子大本原皆得程子之學 卷七 卷七 卷七

次朱子之學本於程子

薛子條貫續篇 卷十三 五

自有大學書以來發明致知格物爲窮理之事者程子而已繼程子而發明其義（石門本河津本作言）者朱子一人而已 表章大學語孟中庸始於程子成於朱子 卷十二 卷十二

次朱子繼程子表章四書

孔子之道得孟子而愈尊程子之道至朱子而始明 卷十一

次程子之道至朱子而明

濂洛關閩數君子雖所學成就不同要皆有大功於聖門者也 卷二

自孟子後知孔子者鮮矣至周張程朱乃知之 卷六

古聖人之道四書之理湮晦千五百年至程朱始明（洛陽本作至周程張朱而始明） 卷五 程朱接孟氏之統有功於萬世 卷二 程朱從祀不宜在漢唐諸儒之下 卷二

次周張程朱

眞知力行元有許魯齋 尊程朱之學者許文正也 卷二 卷二

次許文正

朱子論陸象山之學具有定論臨川吳氏猶左右之何也 卷六

薛子條貫續篇 卷十三 六

次陸象山

讀書吾得其要天命之性是也 吾得性之善念念不忘 卷四 卷七

次薛子

霸州崔 肅初校
海門周家祿覆校

窮經所以致用治經而不求諸修己治世所謂致用者安在薛文清公爲明代大儒清標直節始末不渝蓋其所學然也讀書錄與續錄皆公讀書有得自記以備遺忘而一生得力之處具見于此丹徒戴氏分類簒輯爲條貫篇尤爲簡約易守今夏試學僮頗得勖學之士慮其治經而不知所用蹈今之學者之所爲因重刻是書以貽之俾知義利不辨欺慊不分雖博學工文無與于躬行心得遑論致用哉然則是書也非獨末學之車鍼抑亦治經而不求諸實用者之攻錯也校刻既竣爰綴數語于後南皮張曾敭跋

〔清〕王慎餘撰

綠畦晤言二卷

清光緒二十八年刻本

按原本有謝先生去矜說一篇

羅山兩王生曰伊曰呂生同懷幼同學長又同應舉也負笈游豫南書院者四年于茲矣壬辰季夏重憙來攝南汝光道篆課院中生徒獨偉視之歲癸巳　特開慶榜生兄弟自院赴省試試竣來院肄業雖報罷不少懈家密邇未嘗歸視因益偉視之甲午五月重憙奉檄回開封本任將受代生乃出其　先德雲喬先生寤言一書屬爲弁言上卷七十則語錄似諸儒下卷三

十則善譬擬諸子紹而述之兩生術有淵源矣重憙嘗欲溯流尋源以上窺宋五子門戶于洛學闕學北學三編以求諸先生爲學大旨卒以世故遷移不能有所窺見及筮仕中州理學名邦也若孫鍾元理寒石湯潛菴張仲誠耿逸菴冉蟫菴諸先生之書莫不庋而藏之以爲洛學津逮而親傳洛學者則莫如上蔡謝先生欲尋洛學當自上蔡語錄始今讀寤言一書獨推尊

今佚去仲怡師叙是書時蓋及見之大旨詳述後篇內

上蔡其已得洛學之津逮者乎雖其托譬之處有近詼詭者而皆有精理蘊其中所謂險奧不廢樊宗師也汝南爲振古名區東漢諸賢胥萃于此後學者果宗是書而上溯　國初諸先生由　國初諸先生以上溯上蔡謝先生則重憙所謂溯流尋源以上窺宋五子之門戶者其初桄端在於是使人才薈蔚以與汝南諸賢後先輝映顧獨兩生之足偉與

光緒二十年甲午五月山東海豐吳重憙敘

王雲喬先生寤言叙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夫言非詞章之謂也儒者讀書窮理抱德在躬積之久當發爲文章著爲事業至不得已而託之於言非以言之次於德與功也至無所見而僅僅乎以言見斯其次已王生伊余辛卯科試所取以冠童軍者也以前茅送豫南書院肄業聞生與弟呂奮志下帷寒暑不少輟有志士也秋試來

省以　先德雲樵先生所著寤言兩卷示余讀之其論道之言似老子其寄託之言似蒙莊然言皆有物而非有空虛妄誕之病豈吾所謂不得已而僅僅乎以言見者耶嗟夫先生積學早世所見者僅此寤言數種四明昆季果能上承先志勵學修行將來發爲文章著爲事業當必有由立德以立功者則先生又奚獨僅僅乎以言見乎序先生書因以不朽之業爲二生勵王生昆季勉乎哉

光緒二十年秋八月督學使者宛平邵松年謹序

文以載道也非體道於身則不能本其蘊積衍溢者以敷爲至文嘗見士人學非不博因乏心得則雖華藻炫耀不過如日及朝榮夕萎已耳奚足信今傳後乎今讀吾鄉　雲喬先生綠畦寤言見其砥礪躬修原本經史以渾古之氣攄名儁之詞其語錄則純粹以精足衍程朱之緒也其散體多罕譬而喻實準韓蘇之規也德堪訓俗學足經世是蓋於諸子百家靡不淹貫胸

中故微情奧旨發爲詞章無非載道以出所以成一家之言而登古作者之堂也獨念　先生以體用皆備之身不獲大展其抱負惟以著述自富教育爲樂則是集傳之無窮俾膠庠之士咸曉然於身心性命之學其有功士林豈淺尠哉今　先生之令嗣四明農部克承家學早掇巍科從公之暇將以　先生大著付剞劂氏索弁言於余自愧學識淺陋莫窺津涯管蠡之見奚能贊助於高深然學弗能至心嚮往之浣薇雒誦心悅誠服既切高山景行之慕且恐辜農部見委之意也遂不憚僭越而爲之序

光緒壬寅重九節鄉晚長祉楊佩璋拜書於宣南寓廬

先君子雲喬公事略

公諱愼餘羅山人性篤孝髫齡從　先大父元俊公受經暇輒爲講史鑑中之誠節義槩磊落軒天地者公以是始有向又程其版業曰毋自欺歲終必彙所日錄質諸庭晤同邑龍文圃先生曰懼以自欺者欺親蹈不孝之罪耳先生韙之咸豐中髮捻亂起奉　大父母避山中築砦堡處分井井遠近爭附全活無筭族副戎

蔭堂公遂以起其家賊幕某與公有舊亟稱公賊致意招延之公堅拒且寄詩諷諭有葵藿知衞足禽鳥解避色國士重立功擇主必有德豎子難與謀矣戀升斗食云云某感泣且改悔同治二年遭　大父喪哀毀骨立擾攘之際殯祭必如禮事　大母温凊篤至數十年如一日侍湯藥不解衣帶涉時逾月無懈容里有惡少不能事父母一日遇公歸而泣曰吾媿見王先生其父喜卽婉乞公賔門下遂改行

今上初卽位舉制科邑人擬以公應公不可曰吾親老而貧遠遊誰與養家貧貴無出又懼貽不廉之辱聞者欽服生平論學以謙爲體以有守爲用最愛謝顯道去矜之說嘗著論以示綬等今軼去其旨謂古今多少偉人皆吃虧一矜字學問事業一涉意氣便不純粹三代下作事如汾陽講學如明道纔筭去得矜字又謂先生

之去矜顏子之毋伐也學者欲克其固蔽之私絕其虛憍之氣用功必自無欺始世之一得自矜者皆自欺之念使之也故終身於學常惺惺如有失焉晚年少事著述有寤歌集四卷綠畦文集二卷天文筭術一卷輿地詳考二卷歷代帝王考一卷井田考二卷田賦考一卷朝祭考一卷古今兵制考二卷讀史觀感集十卷家居月令一卷家譜傳贊二卷竹籟秋傳奇一卷皆

藏於家今編輯訓誨語錄之類百有一十餘則
自爲二卷仍其名曰綠畦寤言從先志也

男綏芸謹述

綠畦晤言卷上

羅山王楨餘雲喬

進學之機曰躍如也迎而用之其進也沛然

善學者日有變月有異歲益不同時易而學如故者非學也

德者吾身內物也學者吾身內事也達此物之謂明體此物之謂誠人莫能貸人莫能阻者吾之知行

知欲精行欲勤

貨歸廛器歸肆道歸六經六經學者之廛肆也欲知道必自六經始

清流之下潔者居焉重任之下勇者任焉君子愼於所居而不憚於自任

或問孝曰孝難言太上格親其次順親下者能養親自孝道衰而能養者已上矣

君心者邪正之門嗜欲者小人之緣小人在庭

正士在坰小人在坰正士在庭

聖人協天賢人若天常人戴天不肖之人絕於天絕於天天斯絕之

麟鳳者郊棷之瑞也忠直者朝廷之瑞也孝友者家庭之瑞也忠直孝友瑞於麟鳳王者以忠直孝友爲瑞不以麟鳳爲瑞

或曰力田有秋力學亦有秋乎曰有農以穀熟爲秋士以理熟爲秋理熟爲秋秋大於農矣

農柄在耒士柄在誠柄誠爲耒學以不蕪

學而爲名盜心也仕而爲利賈道也君子不以盜心學不以賈道仕

皇居壯於民廛大道之富猶皇居與美無弗具利歸於上民困於下名藉於始行困於終君子慮民之困也豐義而不豐利慮行之困也崇實而不崇名

讒佞之蔽甚於屏帷徹屏帷不如去讒佞之能見遠也故讒佞退則端人進忠言入民情達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孔子之軍志也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之武經也

小人多欲君子寡欲或曰君子亦有欲乎曰有小人欲利君子欲仁

雲喬幽居魏生書林曰先生之困足病矣曰何病哉吾聞之理不達困厥心行不達困厥身身心困斯爲病矣若境也何足言困也乎

有善惡斯有好惡有好惡斯有賞罰賞罰當而後勸懲生勸懲生而後教化成故賞罰者治天下之大權好惡者治天下之大原

主中國者天地之嫡主外夷者天地之庶庶統於嫡外統於中蒙古之主爲中國死知大義矣謂之忠不亦可乎

綏芸案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以同治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殉難曹州贈忠親王

德者衆之旗爲天下指揮禮者衆之規爲天下

範圍樹旗懸規衆以天隨

愛其國莫如任賢稱富我者聚斂者也稱强我者武健者也稱壽我者方技者也奉進我者諂媚者也聖明我者面諛者也賢者不爲聚斂不爲武健不爲方技不爲諂媚不爲面諛愼擇而專任之國不慮不治矣書曰任賢勿貳百志惟熙誠哉其言

君子恥三浮言浮名浮食浮戒三欺言浮於行

則欺人名浮於實則欺身食浮於事則欺君

癰潰傷肌衆潰傷民全肌者消毒於未成全民者弭患於無形

一甌之粥不足以果腹一壟之瓦不足以庇身一節之善不足以及人君子居鄉閭則道學欲其明居朝廷則政刑欲其平政刑平而人匡以生道學明而人曲以成斯之謂大德

事可以問心而後可以問世心不愧於暗室而後不愧於大廷行不求悅於小人而後不見棄於君子身不求徇乎時好而後不重悖於古人

溫語感人不如實惠盛德浸人勝於濃醪酌於無形使人心醉詩曰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醉德也

選舉之失在標榜制科之失在揣摩卓識之下乃有眞士惟取者審焉

黷貨者敝其民黷武者敝其軍黷刑者敝其法

敝而救之溉枯株而求甦也殖者鮮矣

相之稱繫以士爲達道也士之稱繫以相爲求志也爾室非隘民物環待宇宙之大在吾性內民瘼者士心之疴癢世道者士躬之仔肩淡泊之中經濟儲焉孟子曰居仁由義大人事備小儒聞大學如企天語大學唯爲顚呫嗶勦襲以爲賢士之稱固有未副已

任郡邑者謂之知土地知其曠戶口知其耗賦

役知其繁財用知其匱胥吏知其猾訟獄知其寃野處之士知其秀七知備而後爲循吏

文選士風歸學使命重以欽任重以督隆之也名益隆副益難任益隆勝益艱

覃恩不及武偃武之心也典試統於文右文之義也

一世親二世郡親親之殺也聖裔公賢裔侯尊賢之等也等殺明而驕倍之過鮮

殺芸案通考崇德元年定王公以下爵九等封宗室一等和碩親王二等多羅郡王次多羅貝勒次固山貝子次鎮國公輔國公鎮國將軍輔國將軍奉國將軍又康熙二十九年上諭王等襲爵惟軍功勳舊諸王例應世襲罔替其餘恩封諸王襲爵時例應以次遞降蓋承恩封爵宜有親疏之別若不限以等差則國家延祚奕世王爵愈積愈多既不免於冗濫且與勳多世及者無所區別亦非所以昭奬勸此展親之恩不得不示之節制也云云

親火亡寒親賢亡亂賢之裨於治也猶火之裨於冬也暫失焉寒中之賢之於國也暫疎焉亂叢之與賢共國國必昌與賢同事事不罷百雉之城不如一賢之衞也萬夫野戰不如一賢之廟謀也多士走趨不如一賢之坐治也聖主知賢之可親故屈已而下之傾心而任之小賢小益大賢大益

人能潔已而後能愛人廉者仁之助也貪者忍之漸也小人不廉奪其鄰君子不廉剝其民祿者爲君子養廉者也而有養廉而不廉者何也

楊山人死雲喬弔之人曰其子幼孤盍已焉曰固所以弔其幼孤也吾惡夫生相與而死相遺者奈何蔑孤幼也與

攝螢而背月明幾何矣齧骨而舍肉味幾何矣爭小利而棄舊好益幾何矣

事之可否於心決之取之而心坦然者理之可取者也取之而心恧然者必理所不可取者也爲之而心坦然者理之可爲者也爲之而心恧

然者必理所不可爲者也恧然者何良心之發露而已人不予其心以恧然則貪戾化惡莫甚於明知而故縱知其不可取而取之無不可取者矣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無不敢爲者矣大貪大奸成於誤者少縱於故者多小竊鉞而大竊國弱爲盜而强爲寇觀其細而知其大見其始可以料其終凡誤可原而故不可恕

愚者之心必有明幾惡人之心必有善幾幾者機也機之可轉者也轉暗爲明轉惡爲善貴爭之於此此而不爭不可救已

小人之言可聽而不可行小人之貌可愛而不可親故言貌之誤人也眾

學猶耕也耕而不熟者有矣未有不耕而熟者也學而不成者有矣未有不學而成者也

或問吏治曰治以五務振士風理民事舒民困厚民俗防民姦五者吏治之所務也曰士風何以振曰愼考課杜奔競厚餼廩優獎而禮下之則士風振矣勸農桑儆游惰治汙萊修水利而民事興矣懲猾吏去蠹役抑豪强黜健訟釋疑獄省株連罷徵求時正供寬逋負時補助而民困紓矣敦孝悌重名節而民俗厚矣禁奇衺治僞濫崇樸儉謹關防而民姦戢矣權輕重而布之度緩急而行之隨地而處之相時而圖之吏治弗愁者鮮矣

魏生梓林曰君子何憾曰少知學長有未行一足憾少知愛長有未逮二足憾人所知已未知人所能已未能三足憾雖然亦自得乎曰自得名不盛則易副業不雜則易攻土不廣則易治稅不多則易供欲不奢則易償又何不自得之有

口爲言關心爲理銗富者鍵室吉士鍵口仁人鍵心鍵口之至言信而可稽鍵心之至理積而

不滲及於充牣待用而不匱

甘井受汲不汲不沸焉懸缶備考弗考弗鳴焉明師益友儒林之甘井學府之懸缶也挹彼注茲是謂沃心叩寂索聲是謂作謀故善言學者不遺問問學相表裏也學而弗問其效得半而其蔽也或背莊而循歧

雨澤之過猶苦其淫況淫刑乎仁者不以刑求逞於民省所苦也省所苦甘在民矣

或曰文王百男可謂蕃矣曰豈惟百哉庶民子來西土猶男矣父母孔邇汝墳猶男矣豈惟百哉

規無成圜而眾圜孕於規矩無成方而眾方孕於矩大人制天下無成心天下之大如方就矩如圜就規故存者神而過者化

大人不自用以用人繇有石心失其家駒禹有竹心身得巨肱焉詩曰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猷考慎其相禹之謂也自有肺腸俾民卒狂繇之謂也懲繇師禹斯賢傑奮而庶績章

良御不策險驥有全足焉投艱而致期猶臨險而策驥也不蹶者僅矣

履坦戒蹎況阪險乎食膩畏噎況咽濇乎高位厚糈仕路之阪險也小蹉焉顛以踣矣宦味之濇品也過饕焉嗌以厄矣君子位愈高而意愈下祿愈豐而心愈約推賢而讓能先事而後食

故無咎易曰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道因人爲淺深以深課深猶以百鈞加賁育以深責淺猶以扛鼎責侏儒力不能勝徒竭蹶而已

好仁而不濟以義㷸咻之惠也好義而不本諸仁佽烈之爲也惟義可以成仁亦惟仁可以精義

河決而萊者若千里桑之可以衣萬戶而課桑於穀士謬矣溢而滙者數百里渠之可以溉萬

戶而轉民於渴壞乖矣故不察地宜不足以興利

炬之滅以膏竭國之踣以民窮績婦惜餘膏爲養炬也聖王弛餘利爲養民也

善養民者使民自爲養不剝其財民有餘資不煩其役民有餘力王者之民皥皥如也不奪其所養而已

財者民待以生者也民者國恃以立者也民財

匱而民心不解者未之有也民心解而國勢不隤者未之有也湯武之興順民心桀紂幽厲匱民財

昔者成湯鑄莊山之金武王立九府之法以贍民用暴主易之民斯踣之矣鹿臺之財纍纍而弗能用也距橋之粟陳陳而不能食也徒斂怨焉

是故貪人之積仁人之資也紂之積以樹怨武

散之以樹德紂失民武得民

色一染者淡而易敗三入焉則渥矣故理驟得而易遺三復而始熟

帝王者以天下爲體德以爲榮教以爲衛榮衛調故四體和德教行斯天下理榮衛所鬱瘡瘍成矣榮衛所滯痿痺生矣德教所壅亂患興矣治亂患者不於其亂也治之修德教所以清亂源也

繩能直矩能方匠則膺之敬猶繩義猶矩士則奉之主敬惟一其內也直守義以强其外也方方外直內作聖之技

魁象鬼魁而倚斗何也曰會意也文鬼斗爲魁

事君者成君爲上成君之大莫如進賢以身事君具臣之勤以賢事君大臣之能舜以禹事禹以益事伊周準之臣道立隆焉

士先行行先孝弟文藝華也躬行實也與其華

勝無如實勝賢者言道而行禮尙潔而處謙大事不眩也小事不苟也其在家庭也循循然

金與金相融賢與賢相融惟賢致賢一賢升衆賢附一賢替衆賢沮故一賢爲衆賢招

辨言偉服不足以言士鴻詞博學不足以言儒吻燥手胝不足以言學學也者知行備本末具體用合者也

周公致王而心歉於王管仲致霸而心足於霸

量之相去若川畝矣故孔子小管仲之器

孔子曰君子不器器矣而又小焉事君也可知矣

言官者有言責者也避難而攻易巧於塞責也避强而擊弱巧於沽直也無所避斯爲善矣

不必言而言者齒決之問也當言而不言者闕

度越一邑而後可以爲邑度越一國而後可以爲國度越乎天下而後可以爲天下

珍木愛潔穢則思萎嘉士愛禮慢則思徙懸金召士而士厭富列爵待士而士厭貴爲無禮也

君相者民生所託命也意欲良法欲美求利民而民弗見利者不得其道焉耳

增輯三篇

虛受箴

諸子幼雖學病其盈也作虛受箴訓之曰爲學之道必受之以虛舟惟虛故可乘鐘惟虛故可鳴鼎惟虛故可烹勿謂汝聰不虛猶聾勿謂汝明不虛猶矇勿恃汝强膂力方剛倏忽之間精力耗亡勿恃汝幼春華正遲倏忽之間齒危髮禿流光易逝也人生易艾也及時自勉猶有爲

也時過後悔已無逮也恃年者廢恃學者興恃質者敗恃學者成高明之子弟不如沈潛之子弟誤於所恃也子弟之年靡不富强子弟之質不盡愚濁成者十一不成者十九濟濟同堂多佳子弟及其卒也成者無幾汝質僅中人耳汝年近弱冠矣躬行少有心得乎學問少見眞際乎父母生汝冀汝成立持身涉世不辱親乎孝悌者德行之所由宏經史者學識之所由充和

能化爭謙能弭戎讓善諱勞所以保功矜己傲物召敵興鋒大智者不自智也大賢者不自賢也尊容嘉矜以吉終也敦厚寬裕以誠通也古之嘉言宜銘心非徒文藻之資也古之懿行宜篤行非徒故實之爲也得喪者命也守命者分也爲所當爲守所當守受以正也立身者榮之關也敗行者辱之苑也譽我者止我者也毀我者儆我者也忤我者淬厲我者也謂人不已若

者卽已不若人者也謂已能如人者卽不求如人者也古之賢者以能問不能況人能我不能乎以多問寡況人多我寡乎有焉若亡實焉若虛況本亡本虛乎勉之勉之受之以虛學之道其庶幾乎

誨子

月吉具蔬食誨伊準曰俗朔望有加膳示腆也吾無以示汝示汝以節古者五十始帛七十始

肉庶人無故不食珍士無故不殺犬豕得志曰釋褐亦曰離蔬未得志曰布衣亦曰藜藿之士豈盡力不贍與意主於節焉耳天之生人也有血氣因有心知有心知因有嗜欲嗜欲既勝奢靡生焉歲入之常止有此數服食器用揮霍自由前者耗而後不繼於是乎取諸分外以償之而貪惏肆矣貪惏既肆利之所在百計圖之欲之所躭百計遂之名節有所不必顧清議有所

不必恤而廉恥忘矣窮則乞憐貢媚徼惠於鄉閭而奸宄邪慝甚而無所不至達則上攘下剝而極之苞苴贓詐無所不爲古今辱身賤行蠹國害民之徒皆不節之由滋其惡而階之厲故太上無欲其次節欲能節欲而後能處窮能處窮而後能處富貴國有道不變塞國無道雖死不變是故可以見可以潛而不可以屈可以竄可以殺而不可以辱志定於前而操貞於素也

孔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未足與議鄭夫人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居恒常不使有餘顏曾大賢而簞瓢自樂藜藿充如由商不恥緼袍鶉衣百結而政事文學卓然名世范希文斷虀畫粥三年不厭爲世大儒其志操皆有大過人者學者與古人通臭味當法古人之志操飽德之味美踰膏粱令聞之彰榮於文繡不宜以口體之適累心性之修

勸學解 擬作

文學諸生聯蘗升庭揖先生而言曰坐談者欲起行修己者欲治人元豹澤霧蔚變是期神龍浴淵騰躍有時弟子從先生受業於茲惟有歷年聽徵鼓而就列隨釋菜而序班收威於物之二官始於雅之三比金華而品貴合玉筍而班聯香薰班馬寶儷商周見聞殫洽文藻飛流宜乎優而則仕豈其仕而不優方今皇圖天贊文

運日新鑿璞出玉淘沙汰金鳴鶴占於子和飛鴞懷以好音所期笙吹苹野筆珥蓬山躡青雲而起步趨黃閣而彈冠然而三載考績半綰未通文章憎命少達多窮策數上而不用文再戰而無功蓋天定者之足以勝人力學者不足以發身螳雖迹而靡憐蠖終屈而難伸學於此其不足恃乎先生曰居吾語汝夫勝負者軍家之常得失者身外之事窮經者致用之具入政者

驗學之方毋曰道非實至名歸毋曰道迂誠至斯孚且諸生將學以爲名乎抑學以求眞乎將如古之學者爲已乎抑如今之學者爲人乎農之於穡也既墾而後耕春播而夏耘土瘠而糞壅壤渴而灌侵非不勤也然而豐歉不齊冶之於器也採銅於赤劉之山出錫於若耶之源鼓鑄而風雷應淬厲而水土兼非不勞也然而利鈍相違士之於學也澡躬雪慮澄濁澂清醞德釀道溢而爲文默足以容言足以興儲爲人瑞貢爲國珍固士之常也然而顯晦不可知諸生知其所當知勿以小挫而滋疑行其所當行勿以中道而灰心爲學之義在乎反求得焉何喜失焉何憂可聽者天可盡者人冶不以器鈍而忘鑄農不以歲歉而廢耕且諸生亦聞之乎鈍椎之末必有鋒銛饑饉之後必有豐年失意之後得意存焉經曰寡尤寡悔祿在其中天爵聿

修人爵斯從諸生俟之而已而胡以躁競爲

男　伊伯伊校字
　　綬芸仲呂輯註

綠畦晤言卷下

羅山王愼餘雲喬

如氏子九人事陳玄子十年無所遂求之子昭昭昭子曰是烏烏者也北畦之涔有盲鱧焉鱦而烏烏者尾厥後唯唯乎相屬也盲鱧曰吾夙禮斗能使若族飛騰眾惑之泳斯泳游斯游盼風雲而動者有年漁者兒黠奴蠢者也潛伺之而竿齪如而鉤禿如禿如之曲而逆芒忽如

綸履纆餌腐蠹踞危碕而揶揄鱧以爲得口實逐響勇噬撖於喉應手敗眾於焉徬徨則絕潰矣聞河鯉之龍門求附之鯉曰可覩霧趄隨我旣成說而屢蹶不振河鯉曰若錮蔽深矣吾向者居乎廣泗之淵浴乎清濟之源五百年易骨五百年蛻鱗用能陵蛟室躒鼇庭奮跡乎滄溟今若曹溺於恆狃於習質瑣而形猥色沈而氣晦力不能陟乎氷目不能及於浛欲故態驟革難矣子伯仲事陳玄也久驟而卽新於我幾何不爲烏烏者哉効庸可速冀乎

綖芸案孟子曰古之人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若陳元者無責耳矣然三代上道學未晦一二邪說異端創立門戶聖人之徒起而闢之其智者聞風而知返愚者創痛而知懲悔悟一萌立歸正路無偏無党王道蕩蕩無党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視昔之汨汨於斷港絕潢者已不曾奮跡蒼冥也已乃自世局變遷各師其師各道其道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裁及其身而不悔波及其党而不悟篤信死守已敗露而尙冀倖於然灰者吾不知錮蔽之若何深也是又智出烏烏下矣

中丞胡公田雲中獲異烏錦章重毨蛇頸麟身鼂前而鶴後左右莫能識樊而縶之衢有能指名者商賚之三年不遇綠畦主人聞之歎曰寃哉烏也困於無識者

綖芸案鳳衰鴻歇鵬怨雉罹千古賢豪困於無識者多矣又何有於烏乎雖然金躍于冶羣必以爲不祥使此烏而自呼其名人亦未必相信矣故君子貴養晦

夏后氏之璜至寶也解人之墾者得之質諸工工曰夏璜也惜古而不當於時解人固趨時者

也請華諸朞而功就抜巧畢具玲瓏然攢英如纍絲如蟬翼肥有購之者入手輙糜雲喬曰時固不可趨哉一璜也樸則久華則速敝蓋巧則有加也抑雕琢已甚傷其質者多矣

綏芸案學而巧者傷其性仕而巧者傷其命太璞不完祗以速敝而已矣巧何用哉中庸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

竄汞萃於芳椒流氓萃於德政堯咨方割宣病藴隆民不失業政有以濟之也三代以來荒政

時有然蠲租之惠往往及於官而不及於民賑濟之恩豪强者專之故有蠲而逋逃者反多有賑而待斃者益衆

綏芸案州縣通弊凡遇水旱稟報稽遲筭計上下虛文往返時日催徵愈力藉飽侵挪繼捏偏災遂希豁免而蠲復之詔則必待儘徵完竣始貼謄黃鄉下愚民見有詔而不見有蠲以爲不過朝廷之具文而已烏知實惠固盡歸於官吏乎又如賑濟之設窮民所沾者不過十之三平民所沾者十之二豪民所專者十之四其尤甚者紳首胥吏惡富奸民串通謄領以飼犬豕嘗聞汴令某司粥廠廠設寺院寺僧聞奉憲委卽餽儀請見比到廠則乞假粥牌八十號計施粥每人二牌是則日奪四十八之食矣嗣後照牌領粥飼肥豕數十口來春賑畢可賣數百金寺僧擅爲大利噫一省如此他省可知蠲賑如此他政可知孟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吾知今日之民之所以報有司者已

蓬砂啞金卽能合金鯪鯉致漏卽能塞漏物有以之敗亦有以之成在用之適其材處之當其所日磾虜也爲漢忠臣李勣盜也爲唐名將何常之有故用之非道蔘著或殺人況毒物乎用之有道礬砒固有收其效者矣又何論良藥哉

東墩之農曰夬西墩之農曰煦受田均而所入西常不逮東遠甚西畝不過三釜東則倍之煦不平曰我非不盡心於禾者奚以啻於汝夬曰汝非不愛禾汝愛而無所擇焉者也夫子之耕也一種而三耨禾者育之莠者劚之禾於是乎乃加茂矣今子之田桀桀然驕驕然見莠而不見禾而子曾不忍去也蓋病禾也多矣乃咎禾乎哉

綏芸案除暴安良爲亂世要政養癰貽患終爲國家之憂炎炎不絕馴至燎原涓涓不塞流爲江河庚子之變其始不過一二莠民皆以之厲也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君子是以重夫而賤煦

安樂守製官蓋覆可三十人德安守小之守安樂者曰余之蓋載之則專車張之則十人不能舉所覆廣矣獨見少於子耶曰子亦聞大人之蓋乎昔者堯宅平陽蓋覆四表舜宅蒲阪蓋覆海隅禹蓋四訖湯蓋九圍文武迭興蔭餘六州

夷越受庇夫華蓋有形德蓋無形華蓋易量德蓋無量吾子爲天子守土知蓋之爲蓋不知以德爲蓋之所覆大而無外也不亦蒯乎安樂守憮然有間躍然而起曰偉哉斯言吾於子得蓋道焉

扛者龔髡爲人扛走且歌怡怡然忘乎輿之砌於肩也已而時太息戚戚焉有若疢之結於心也其扛友怪之曰爾胡怡怡而戚戚曰始吾之學爲人扛也予室蕭然予體枵然囊無半鈔鉎無宿灰盜無所覬於室人無所介於懷扛而出弛而入脫然而無累灑然而自如故自謂無以加吾快而勞忘矣今也不然入吾室缶盈而甕實聯緡屬貫纍纍皆是比隣見妒穿窬睨隙鬼競索食神不安室不脅於隣而脅於盜能戒於盜而不能戒於鬼終日惴惴心多食滅榮失所養神無所凝當寢不酣蓋予之喪予快也蚤矣

而乃今知之乎扛友曰嘻汝以汝財累汝心耗汝神緊久之將復戕汝生汝何不以約視豐以虛處盈宅汝心於穆清而顧自拄乎則世之大拙也已

靈山高二千仞紆迴鳥道挽藤葛而上者往往而是至巔際曠然而平有神韭盈畦焉隱不數現樵者長泰見之疑必有種之者將剪之一轉瞬已無有駭然歸語施君其椿施曰神瑞也其

生也天地之英日月之精山嶽之靈托於最高之分滋於清潔之濱千百年而生數十年而成斯上帝之享用而神明之所歆故常人或過焉而不識取焉而不能聞此物生有年矣未有能采焉者今子所見其殆是也乎

江海之濤不風而躍而牛涔不波龍鍾之枝不風自舞而犢角不搖勢小則無可自競勢大則足以自張人心之變薄官梗汎法守兢兢盛滿

之餘遂多驕恣厥操焉存君子位尊不忘恭祿厚不忘儉寵極不忘危夫貴而思恭則善處貴者也富而思儉則善處富者也寵而思危則善居寵者也故可久此之謂持滿

綬芸案勢小無可自競勢大足以自張二句爲古今權豪痛摘病根王欽若嚴東樓一流人物原無足責獨怪霍光趙普輩以佐命名英卒至盛滿見忌豈盡造物惡盈之故哉岸必突出而後浪激之土必浮起而後風揚之

發令曰渙汗汗爲心液令自心出猶汗之渙汗不自知則盜汗也王者無盜汗之令

綬芸案令者所以通上下之情而一貴賤之志者也王者無令則雷霆失其威鐘鼓失其靈大阿倒持而權臣玩弄風草不偃而民俗日歧故令行則汗出而不反令阻則汗閉而爲災易曰渙汗其大號言必行也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豈盜汗之謂哉

循園老人治梁藨欲箕則侈然箕也筥則困然筥也篲則毿然篲也壍翁訪之曰若於梁藨有術乎曰吾烏知術吾因吾性以治吾藝如梁性

以治梁梁悉其爲梁吾悉其爲吾無成心無期待心無紛更心性與性遇而機動天隨夫是以捐斤削任吾意造而入於化故夫藨可篲斯從而篲之非吾强爲篲也藨可以箕可以筥斯從而箕筥之非吾强而箕强而筥也吾烏知術然吾嘗聞夫術者矣黎有祟師善爲祟其弟子弗能如也里有忤之者謀出祟之師恃能以神先入焉自竇躍而下會里人置巨鑊煮繭墮其中

死爲蛹徒固俟竇外也跟蹌歸而師已斃於家矣由是觀術愈精禍愈烈距善道千里矣術可恃乎哉暫翁聆此言也終身不敢言術

綏芸案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循圍有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愼黎師有焉

頡利見華人問中國何以治對曰治由多士問士何狀摹狀以對頡利乃製士服被衆酋籍列左右號以士冠裳帶博者盈廷也久之國益削

恚曰士乃誤我華人難之曰士誤君耶君自誤耳夫士者修於室顯於世成於學達於治傾者匡之使正危者扶之使安度其順逆而轉國於檣黐故明主不喜得連城而喜得國士今君形爲合狀爲取士其表酋其裏求之似不求之眞山羊而麟角蜀雞而鳳文土螾而龍鱗可以炫目而不可以饜心可以爲怪而不可以爲靈於以求治所謂切俑候息循枯責實者也雖更世不償矣頡利於是廢然如有亡知士者有眞際

綏芸案問士何狀摹狀以對所謂二瞽談天聾聾評樂者也然既瞽既聾所說固應爾耳而有不瞽不聾而亦妄言妄聽有相類者頡利土其遠焉者也予聞孔子之訓曰事君者勿欺而犯之彼人君所信與共治者向毋爲摹狀以對也乎

吳王登姑蘇之臺慨然曰壯哉觀寡人其終有之子胥曰大王烏能然臣聞仁主不自便以妨民不自佚以勞民故樂久今大王疲民以逞窮一人之欲而忘兆民之艱曰壯哉觀烏知壯者

觀而病者民樂者一王而不樂者萬億也王弗省越滅吳燔其臺人怨王之不聽而慼子胥之忠也或謂之姑胥

酒注曰酒海茶注曰茶海墨注曰墨海器也而以海名以其能受亦以其有所洩猶海有尾閭耳故入不勝出則漏巵也入而不出則撲滿也漏巵難繼撲滿無終漏巵不可爲撲滿亦不可爲

綏芸案今日之尾閭亦大矣朝廷歲擲四千萬金於有出無入之鄉我脂我膏能幾何哉九重焦灼更迫窮民每聞籌款之章輒欲歔而不忍下其愛惜民力者至已夫造物最公豈獨厭於中國蠶鯨强族汲汲無厭之求天道好還終當轉弱爲强耳普魯士米利堅天固與以自立之權也況國家仁厚數百年上下同心豈甘爲各夷之外府乎漏天可補我媧皇將鍊石彌之

蜀山匠之里有神木長枝肥而幼枝瘦匠以其神且美蔭也未忍伐幼枝夢見曰長枝蔽吾雨露請除長枝長枝去吾當茂矣匠從而除其長

而幼者俄憔悴寖以萎匠因而盡斬之越中樵青谷亦有神木焉枝長瘦而幼肥樵愛其美而怵其神也未以樵夢長枝曰吾病在幼枝多土膏分焉化育奪焉苟無幼必加茂焉能爲我翦幼者當佑汝樵從而翦厥幼未幾長枝亦就枯樵由是並取之有髯叟者宦於越實蜀人憫然曰甚哉木之愚也天之生木也殊枝而一本體判而氣同者也於地各有得於天各有承也風霜之厲大者捍之和淑之氣小者招之依附焉而成陰攢簇焉而成林寥寥一枝不足爲嘉植也久矣二木不念一本之故利於獨而病於分物未之圖而自相圖戕賊之如不克焉以爲去所患也不知木則有枝枝則有偶小無大者弱大無小者孤弱不可以久存孤亦不可以久存勢相及也乃知殘其類者卽不啻自殘者也滅其類者猶之乎自滅者也二木不自殘疇得而

殘之不自滅疇得而滅之以至於盡也

綏芸案兄弟者以天合者也手足同其心股肱聯其體疾痛疴癢脈息相關聚處治怡胥爲不覺一經離索感念立增蓋其情出於天而非人所强爲也嘗憶七齡學讀陳壽書至南劉北袁兄弟相爭害事慨然問於先君曰詩云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向謂詩人之以辭害意也而胡粟布豆萁之不相容更有甚於詩言者乎愛手而翦其足手能無痛乎養肱而殘其股肱能自全乎意者貧賤則相親富貴則相賊乎不然鄭莊公唐太宗皆世所稱豪傑者而顧自託於周公管蔡之事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不可吾於學周公者亦云云先君憫然作此篇以示意茲因叙注而追錄其緣起如者

鴆毛毒酷鼷口毒甘酷易避而甘難防愚者見善柔則悅聞諂諛則喜大以病其國次以病其家小以病其身中於甘而忘其毒亦鼷鼠食牛甘死忘痛者也

綏芸案鴆毛小人之陽者也鼷口小人之陰者也知其爲毒而避之不絕之之爲愈也見其爲毒而防之不若除之之爲快也調停兩可之說最足誤人國家耳故君子之於小人也彼以鴆毛我奮鷹鸇彼以鼷口我投豺虎

孔子去魯漁父諷之曰夫子欲用世吾有釣道亦願聞乎孔子曰釣道若何漁父曰射之利卜諸鏃釣之利準乎鉤百仞之淵千斤之鮪非不難致也而投餌無幾引之出斯出翹之起斯起取之由我者非人之巧鉤之巧也沒脛之水數寸之鮒非不易求也然垂餌終日若或茹之旋復吐之餌盡綸絕而迄無所得者非魚之智鉤之拙也予之從事魚也蚤矣予童子時嘗臨溪水而浴焉魚隊而出隊而入與予若甚狎者予心羨紉鍼就之冀倖其一得也而虛而往虛而歸魚與予未嘗涉焉覘他釣者皆投焉而輒獲察其鉤如蠆尾而卷然予心識其異更爲曲鉤釣如前不改地不易蚓而茹者無復吐矣今釣已三十年矣常以曲中始知魚之得繫乎鉤鉤之用利於曲不利於直列國之諸侯大夫莫非猶魚者夫子欲有合尙毋爲鍼釣矣夫孔子曰善哉子之說固愛我矣雖然某聞之君子愛人以

德夫物各有性性各有宜鉤用以釣强爲直則滅鍼用以刺强爲曲則折鍼之爲質也純剛之精鍼之爲器也淬鍛而成用之瘝疾而腠理和血氣平施之黼黻而章釆煥象服明是則鍼之能而已矣若夫候要津逐漣淪徼微利於尺寸之鱗則鉤而曲者之所爲乃欲屈鍼爲鉤反直爲曲是將乖其性喪其質而歸於折也豈鍼之願哉漁父聞孔子之言從而謝曰予小人知曲

以求合見不及此也乃今如受鍼砭矣
掬井助海媚海者也哀垤益山媚山者也媚海
者海輕之媚山者山薄之太行之峯高三萬七
千仞袤延千八百里有奇陽豫陰冀左兗右雍
洪水激盪者三盲風駭雨漸靡而消磨者五萬
歲如故也西陵之社公或過愛之懼其陵遲餇
以西陵之土一簣太行之靈不謝其惠而怒其
贅以爲社公小相覷也然後社公赧然無以爲

地恐然無所於歸憬然悔所失之莫知所補至
今太行西麓一坏如趾疣者故西陵土也

蠅蚋不避樽俎爲臭在也臭者蠅蚋所均欲也
衆所欲難獨專之衆所貪難獨擅之專柄無上
專利無民擅權詬奪擅利詬爭利可失也民不
可失也陳之扶溝多鼫鼠善類裏食官厫歲耗
粟三斛官厫饒乎粟者也三斛微乎耗者也令
以損於官得猫鬼祀之猫鬼能取彼輸此者也
於是乎歲增粟三千斛令喜奉猫鬼加虔於是
乎扶民之亡粟者衆甚而不克聊其生於是乎
民不詛猫鬼而詛令令之奉猫鬼也每食必列
鼎及詛者衆而令親監烹火列鼎沸猫鬼驚覆
鼎令不及避遂爲湯火所糜

綏芸案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始桑宏羊盧杞王安石皆古今之號爲理財者也乃搜括之擾元氣立傷詛怨頻興人心鼎沸悖入悖出不至於壞亂而不已人主能不爲湯火所糜哉易曰鼎折覆公餗於扶令又何惜焉

賈胸人二心當胸方寸無所有心系處兩脇下
嘗涉海遇颶風泊香港求通商賈舶質劑屢成
屢悔賈叱逐之其行也倏東倏西且哭而且笑
賈疑其癲扶其左脇拳下巳斃蓋賈胸人多心
適中其左心焉

果然似玃出滇中摯獸也秦武王載以獵麋鹿
赳縱果然擊之十不一失果然死別得獸曰猶
豫又以獵而猶豫畏麋鹿見之頻首尾顧欲發

仍止者數及發麋鹿之逋者十八九矣識者以是賤猶豫而貴果然

吳鄉人未三十而齒蝕痛鉅甚苦其鄉老曰叩齒可已有行之者今七袠而齒能決腊試之蝕如故曰妄矣曰砭諸可有醫者施諸數十人應手愈試之蝕加劇曰悖矣老者曰齒不復汝有矣夫咎齒乎齒不知其奚由蝕也咎蝕乎蝕不知其奚爲齒也夫齒骨餘也骨腎屬水藏也能

潤燥宜不枯能藏知宜不滅而獨窮於蝕蝕者齧也齒齧物而物反齧之齧者克也齒克物而物反克之極則反也木之蠹也腐也穀之蠱也朽也物老則病叢不於其外恆於其中謂之物命君嚮者爭無益以勞形殫私智以鑠精既壯而獨弱未老而衰瀕譬彼壞木先秋凋零夫固自極也矣然則子身宜早爲朽壞矣夫齒能爲金剛乎

緩芸案案物老則病叢法積久而弊生也不於其外恆於其中憂患伏於蕭牆也聖王治天下禁不私親防不忽微其兢兢業業蓋唯恐爲木之蠹而穀之蠱也茲於養生得政要焉

丁公伋就封營邱邑姜誡之曰齊右挾山而左阻海山居氣慓海居氣浮浮則易肆慓則易橫左肆右橫處其間者難矣善制國者必度地利順民情使山有夷行海有恆何若都宅之歸保伍平野之受井牧所以豫防患也夫環山而制

邑憑山而爲城而後山甿得所轄組流而爲防臨津而爲市而後海甿有所縻政加於深阻教訖於流民而後獨緣崖壑而不危五尺之童越潮汐達窮洋而毫末不挫夫國大器也慎厝之乃可以獲安慎持之乃可以不墜今齊地當徐兗之阨立新造之基跋扈者伏戎於林莽狡獷者竊發於津梁法紀疎則爲水陸之跳梁法紀嚴則爲平原之淵藪萊夷乘之不可謂非國之

巨患也丁公悚然再拜受誡既之國未視朝命司空城長山福山既視朝命虞衡制利律夏律齊以是迄六國無內寇君子曰邑姜之與十亂也宜哉一言而定齊國

澨港之水與清港之水滙澨港水曰吾與汝皆水君以清聞吾獨以澨聞何也曰此世俗之稱也雖然亦有故焉夫水無不清患喪其眞吾之出土也泱發於靈山之陰如珠濺如乳迸如布

懸林擇壞而後行擇坎而後盈擇流而後呑夫是以更百世而不失吾清聞汝之源亦靈岫也汝之初同乎清也汝率汝初澨焉何有汝守汝清澨何以名而出幾時忽不覺其溢焉忽不覺其濫焉迄於沙渦去靈源遠矣然一二猶湜湜也而淫焉弗休合汙而同流迄於虎麓則向之靈源不可知而太近市矣夫流俗鮮識肖物則神輿論無常稱名則當下流之地衆惡歸焉闤闠之間穢濁聚焉而汝安之糞涸阬坎之所洩溝梘斥漏之所出而汝受之本然之性情由此失本然之色味由此變已既澨人亦從而澨之欲附於清流不可得矣故名者實之表也或澨或清在物自成曰澨曰清稱物而稱物不自變誰能變之物不反常誰能强之夫子固先自澨也人之澨子也亦宜

綏芸案在山水清出山水濁習染之污而非本源之咎也紂之不善衆惡皆歸君子可不愼所擇乎

椈與櫝同壞問櫝所願櫝曰大成難吾自度質薄大非所勝也用爲榱桷足矣椈曰榱桷薄笵葦蕭膐蒸之所能爲也安足許乎櫝曰子何如椈曰吾非敢言必遂也而私心好之我聞梁棟不具不可爲明堂柱石不立不可支大厦景山遷而般廟成新甫度而閟宮侐材用適得自古爲嘉某不靚良工斯已若或覯之則於柱石梁

棟間索我乎於是橫幹已盈拱矣栩未能一握国人亡其杙將用木取橫焉他日或挈以過杙見栩亭亭邱壑中誚之曰君抱負非常猶在此耶栩是時已寖大俯視久之莞爾曰汝任牛杙乎任馬杙乎夫干霄之質不欲貶其長連抱之姿不欲貶其大遇之遲蚤有時良木不必與羣材鬬捷汝獨不聞乎愼進之下始有奇材苟就之中必無偉器養其質以有待也儲其材以有

爲也木各有本心又安能於目前爭區區者哉子往矣毋玷邱壑国人私論曰栩自待良厚時乎未至乃爲橫杙所譏

眞吾先生舍於靈臺乘元車以游飲空峒酒家輙大醉忘其歸路襧縱客邸中盜刼其元車遂無復歸意靈臺成廢區焉

綬芸案學問之道在求放心放心旣收則靈臺有眞吾已

禹居石紐時獲寶鑑文曰瑩波劍曰太白佩以治水百靈受役以制六合六合皆斷禹終傳啟啟傳太康世以爲寶太康逸豫羿竊太白少康興滅過誅澆太白始歸夏之中衰也童謠曰太白陸離終於有施及履癸嗣是曰桀虐於有施氏有施不朝伐有施得妹喜焉妹喜旣善媚桀嬖之命作姤雲妝辭曰鑑不足用也桀曰瑩波在矣先王之所珍也妹喜曰願得之桀畀之瑩波而瑩波久塵封光黯黯如塗重髹妹喜怒曰

何來一片石乃給我遽擲諸地視之已粉碎矣己太白亦亡不知所歸或曰歸於湯湯聘伊尹於有莘石室中得之

綬芸案有瑩波則物欲不昏有太白則大權不落英明之主未有不握此以制天下者然逸豫恆亡祇畏恆興觀有夏一代之盛衰而後世人君可以知所法矣

俗有縛笨伯駭雞晉革而傳諸棋戴之笠揭長竿遙睇之儼然人也盜過之以爲眞驚而遁語其黨黨人揣其象曰笨伯耳駭雞則可爾我奚

懼哉初盜之避笨伯也人或見之以語縛者也曰笨伯乃能禦盜聞諸鄰於是鄰方患盜夾戶而爲兩焉謂其妻曰乃今知所禦矣盜知之入其室移兩笨伯於牀下罄其室以行旦而後覺獨二笨伯兀然在重訴曰汝終非人類恃汝禦盜反爲盜轉移今後不復足用矣人笑之曰笨伯誠不足用乃其用笨伯者亦一笨伯也

綴芸案世之擁厚兵握重柄靡然大鎮遥睇之未有不駭而欲走者間以小醜跳梁多殺平人以邀賞遂疑干城可恃倚爲禦侮之才迨强敵窺藩欲當一面而不可曳兵棄甲坐失戎機始爽然於若輩之不足用吁已晚已雖訴之何益哉

桀囚湯於夏臺太丁省焉左右曰除之桀曰舍之彼爲其父來殺之不祥紂囚西伯於羑里伯邑考省焉紂執之比干曰彼爲其父來舍之可以勸孝力爭之紂弗聽竟烹之由此觀之受罪浮于桀信哉桀猶不絕人之父子紂乃忍之

綴芸案南巢之放所以報太丁之釋也太白之懸所以復邑考之仇也不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聖王豈忍爲哉

鉅野令見烏蘆子曰吾勤於治而有劣名廉於財而有貪名平於用法而有酷名內焉而身不加肥外焉而民日加瘠宦途之不解與抑官署有不利與願先生教之烏蘆子曰請觀之令乃與烏蘆登望祲之臺俄而高瞻俄而遠矚澄觀乎庭寢旁周乎庫廄達觀乎唐涂愕然而神驚怵然而色變曰得之矣病在署門令曰閾病乎

楣病乎棖闑病乎曰病在閾令曰閾可去乎曰閾以限內外奚可去也殺其勢而已夫閾之爲物處下而當要處下則不難自污當要則易與物涉善用閾者有閾而不顯其爲閾制之使方規之使正抑之使卑剡之使活揩之使淨足以防閑而已今君之有閾也辟焉而莫之制謬焉而莫之規亢焉而不知抑穢焉而不知滌橫處於門而無可融通祥和之氣閼於內而不宣湮鬱

之氣壅於外而不達夫是以官民兩妨君雖自信如門下之見阻何哉

綏芸案清愼勤居官之要也然必以明爲體彼勤於治而有劣名廉於財而有貪名平於用法而有酷名皆不明之故也安得用闆者能闆闆而不爲闆闆也乎

周生問曰或曰武王伐紂決獄釋囚赭衣受甲者三千人有之乎曰理或有之曰武王顧能用囚乎曰理或能之曰囚之爲武用也囚自効力於武與抑武之借力於囚與曰囚自効之彪虎

狂噬欲搏者多國主狂虐欲讐者衆武伐紂固囚之所樂從也曰武無借於囚吾旣識其義矣禮曰君子不近刑人言人之所共擯也武乃用罪人何哉曰詩云此宜無罪汝反收之彼宜有罪汝覆說之書曰屏棄典型囚奴正士紂之虐非其罪者多矣囚人何足嫌哉且箕子嘗爲奴矣武不嘗訪之乎奚不可用之有

綏芸案暴主之罪人聖主之功臣也桀以伊尹畀商紂以箕子貽周用賢則昌不用賢則亡人主可不懔哉

要地者物必爭要塗叢車要津叢舟叢車防擠叢舟防突智者知劇驂不可久居也故引車去之知瀰濟之難以久泊也故迴舟避之城東南有大滙焉源畎嘉靡箘廩烏蜂宗之豫章建康粵東西大江南北驂騑輿輦徒御任負者艤之有艨艟者喝然乘急流而津處旣纜囿猶逮午及薄昃而人譁告者曰艨艟覆矣曰蚤知之曰

何哉曰以理測之夫泶出則流急涉利則津要要且急則衆貪而是舟也勢大而任重櫓拙而檣危勢大則遠撼任重則善沈檣危則當風櫓拙則易折乘急流而不知退當要津而不知煩蘆汀幽靜而不知徙強據而力阻走舸旁午鷁首相値能泰然乎以是知其覆也常生在側曰善哉斯言物理也通之官箴

附錄

寤寐說

虛靈君有二臣一曰寤精明可任一曰寐惽憒無能爲善迎合上意寐至琴瑟鼓鐘典墳邱索弗娱也水陸珍錯易牙烹調之和弗旨也嘗賜第黑甜鄉春三月日方永上意倦思寐促駕往幸其第還獵於華胥駕旋寤切諫上悟勅寤晝常在側寐非嚮晦毋輙入曰寐悞寡人寤拜稽首曰陛下之福克棄其非五官以下寔嘉賴之他日甫近夜寤退上讓之對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耳上曰嘻今而後知求寐易而求寤難也寡人向昵乎寐寐未嘗厭今偶一近夜欲暫得寤而不能何寤疎而寐親也夫惟寤疎而寐親則幸而得寤求所以無負乎寤者不容已也知其不容已而自勉則雖有寐猶無害也不然卽終夜無寐奚補耶然則不必定求無寐但求無負夫寤可也

男 伊伯伊校字
綏芸仲呂輯註

〔明〕方學漸撰

東遊紀三卷

清光緒十四年刻桐城方氏七代遺書本

東遊紀小引

子游自魯反孔子之教及吳矣千四百年楊龜山先生載道而南錫山乃有東林之勝自是文明之運盛于東南浙之東江之西樹赤幟而主齊盟者踵相接今毗陵諸君子連袂而起復修東林故事余私心仰慕已踰十年頃顧涇陽先生見余心學宗一編不鄙芻蕘而采之冠以序史公玉池亦爲之序梓于陽羨而余遂附神交之末然未之親炙也辛亥秋喟然歎曰余年七十有二馬齒頹矣斗極猶未之見不以此時出遊訪吾所神交者而印正之縮縮然槁于桐川闕觀自醜人生幾何安能更俟河清乃放舟而東下安詠之汪崇正吳畏之從行以八月上旬

發廿有六日抵東林惟時涇陽及高公景逸安公我素劉公楚槃張公弦所顧公白餘諸君子賓主會事下榻館余邑中諸名賢次第相見幽討劇譚務尋學脈之所在蓋東林之學以朱爲宗而朱學之要領有超于傳註之外者考之往聖參之近儒未嘗不會而通也再越旬偕至毗陵會于經正堂錢啟新先生主之支碩名賢四集迭爲敷宣各吐心得會畢遲玉池不至乃歸及玉池走書見招而舟已發矣惟是明道之錄拜而受之昔王子猷泛舟雪夜將及安道之門不見而返玉池其笑我爲子猷乎十月之望歸桐川爰輯問答之語置之几上一則心目間常若遊勝地侍諸君子而聆其謦欬一則若諸君子時來一默之軒而百朋我也

萬歷辛亥臘日方學漸書

東遊紀序

先是侍御本庵方先生倡道桐川築崇實之館以待四方同志之來會者鹿洞鵝湖不啻已毘陵與桐並隸畿輔而界桐之東則有涇陽顧公仍楊文靖公東林講學之處與高景逸安我素劉楚槃諸君子共翊聖統而錢啟新所主經正堂之會亦其宗派也維時東林桐祀若岱宗華嶽相望於千里之外而中分大江以爲重嘉猷生當其世有目者之所共趾而懵不知學陋矣幸承箕緒以先後年譜自通於兩公之世系庚戌僑寓桐川始負笈方先生叩心學之宗旨先生不我棄也會長公按吳越鹽筴間歸覲省暨仲孝廉叔文學以次庭趨淵源紹繹在武夸安

定父子間而先生慕說顧公愈益甚謂公嘗有書序贈以同心之言若之何未覿而心慇慇也乎於是命舟東遊門下安迣之汪崇正吳畏之三子者從三閱月然後返當其返也猷敬勞先生問無恙亟請東林與經正堂之會語讀且竟之退而私諸三子曰書云善無常主協於克一先生茲遊將互證之以蘄協一也而先生與涇陽公之學皆問途於紫陽啟籥於山陰以今會語辨山陰無善無惡之訛證而不廢其妙悟駁紫陽未發已發之分註而深信其窮理凡先賢之依經而闡義因事以攄見而語言文字不數數然者咸因異以著其同二先生之學略可見已至顧公有自反自信之論而先生承之以乾用九坤用六善變而歸之通理此有道者之寓言卷舒各有所主也吾烏知其同烏知其所以不同三子曰非也東林學標性善先生又明所性之理爲善理一則用不得二若景逸諸君子威鳳祥麟以砥世維所謂人持一幟獨立衝風之場者而顧公旦夕用御史大夫召補天浴日之功若有所待彼東林者一以爲龍門一以爲東山氣節勛業並茂哉曾不加損於此理而先生仔肩斯道直以其不加損者尋孔顏之樂異耶同耶他日伯若仲迣是言於先生先生默然不答徐命三子彙諸公語作東遊紀而弁以是言且曰陳子接壤東林歸而就正之勿遽云一言之幾於道也

萬歷壬子夏吳粑年家晚生陳嘉猷頓首拜題

東遊紀卷之一

皖桐方學漸達卿甫述

梁溪高攀龍存之甫校

東林會言

辛亥九月朔東林書院之會方子學漸得次于末班諸君子屬學漸一言發其端時一友以殷同仁之孝經傳進學漸因而問曰孔子三歲而喪父二十四歲而喪母生平于父不及効一甘旨于母甘旨之効日亦淺矣非有卓絕奇行如臥冰哭竹等事非有異常變故如完廪浚井等事非有稍稍出衆如今人割股廬墓等事宗族未及稱國人未及舉乃曰吾行在孝經孔子五

經皆述舊文惟此經是親自創作五經皆仍舊名惟孝經是親自命名益特加之意者孔子素退讓事父之道自謂未能至此以一孝字概其生平之行抑何自信也請問孔子之孝何如于時諸同志者俱遜讓而反以問學漸學漸亦遜讓良久而對曰竊謂孔子之孝不當求之生事喪祭而當觀其所行孝經首章有曰立身行道此一句括盡十八章之旨孔子之孝意者在斯乎身是父母之遺體道是天下之正路立得住而後行得去此身若傾倒而不立則其道閼塞而不能行有忝所生而不孝大矣孔子不以一人之身爲身而以天下萬世爲身挺然立于宇宙之間天地以吾身而淸甯萬物以吾身而茂育千古帝王以吾身而光大後來千百世以吾身而延昌闡明三綱五常爲斯道之宗主使道無一日不流行無一處不旁浹無一人之血脈不貫通今日吾黨知有此學講而習之皆孔子精神之所波及或人嘗問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而施于政夫子爲政于家只用一孝字其爲教于天下萬世豈有加于孝字孔子之孝于是爲大顧涇陽先生忻然曰孔子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至今皆一脈之所流傳是孔子之所爲身也大學以修身爲本修之固所以立之乎學漸曰孔子以孝經屬曾子大學亦曾氏所傳孝經大學總是一言修身立身總是一事大學之道以明德親民止至善爲綱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爲目而

歸於修身爲本此之爲道大道也此之爲學大學也此之爲孝大孝也不然一枝一節即以孝名亦小矣何以爲孔子高公景逸問曰立身行道從何處下手學漸曰其立志乎孔子十五而志學便奮然欲爲大人其志定其學不厭至三十此身自信能立矣立身行道日精日熟與時俱進至耳順從心之年其志未嘗少懈終身此志終身此學孔子之所以成大聖者志爲之也景逸曰志學又從何下手學漸曰竊觀論語首挈學字孔子自稱曰好學曰志學曰學不厭皆未嘗言所學者何他日說下學上達竊謂下字是入竅也昔人謂下學人事上達天理以天理人事對言人事爲下天理爲上矣就人事而言又有上下之分

操上人之心者往往居已於上居人於下此何足語聖人之學聖人之心沖然若虛頹然若喪歉然若不足知天下之不可上也而身下之爲退遜爲沉潛爲默識觀於子臣弟友之四未能庸言庸行之兩不敢智仁勇之三無能空空待問而無知其心洗心退藏於密退卽下也退而藏之又下也藏密下之至也從下到極處故能上達天載豈不以下字爲入竅顧先生曰聖人下字入最妙又味立字亦妙子曰立於禮又曰不學禮無以立此身必有禮而後能立易曰禮卑便有下字意學漸曰孔子自少以知禮聞孟僖子說孔丘少而知禮其達者乎僖子亦具眼人見一知禮少年卽以達者稱之葢知禮者能下能下者必上

達也禮之卑須法地之卑地居萬物之下爲溝渠爲江河爲滄海卽平地凡人莫不踐踏之鋤伐之牛羊污穢之草木盤據而委頓之地安於下無所不受故曰地道卑而上行孔子之于禮淺之爲溫良恭儉讓深之爲約禮這是孔子立身處故能大明其道行於天下萬世而成大孝顧先生曰大哉孝乎孝弟可盡堯舜堯舜不能盡孝弟學漸曰仲尼祖述堯舜是祖述孝弟之道帝堯克明峻德以親九族達之百姓萬邦堯之道盡于孝矣舜祿其親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舜之道盡于孝矣孔子行在孝經而爲天下萬世師孔子之道盡于孝矣一孝足以盡道孔子不能盡一孝邵宿之曰立身行道先生發之已詳請發揚名後世學漸曰學者一有名心則孝不純立身不起何揚名之有必斷絕名根純心爲孝身立而道行實大而聲遠那時逃名名來避名名追乃可揚名後世宿之曰請發以顯父母學漸曰世無孔子天下誰知有鄒大夫顏夫人哉宿之曰嘗觀魯論孝弟之人不好犯上猶難言學事父母能竭其力始可謂之學猶小者也終而愼之則不止於能養遠而追之又不止于送終遠而及于萬世則舉世人子無一能之惟孔子享萬世之祀啟聖公亦享萬世之祀光顯父母莫大于此學漸曰誠然誠然今日勿慕光顯只闇然實修勿慕萬世只就日用提掇立身行道之眞心仲尼提挈中庸孝乃庸德此堂曰依庸吾黨在此堂中各各

內省吾之身何以異于仲尼之身吾之道何以異于仲尼之道仲尼爲大聖我爲常人只因小視此身若知我身亦天下萬世之身何故不學孔子如不能學孔子卽辜負父母生我之意不孝莫大焉時有歌良知詩者一友問曰先生之言可謂剴切只恐聽者不能理會終是聞見遮迷學漸曰孝卽良知也良知人之所自有也自家提醒良知聞一善言沛然若決江河聞見乃良知之助若自家不提醒良知但憑耳聽乃不免于遮迷看來遮迷由自家不遮迷亦由自家陽明曰自將聞見苦遮迷一自字最爲喫緊令人惕然有省

高景逸問曰如何能識其本心方子曰本心者本來之心仁義

禮智是已人人有之人人能識之夫何疑曰人雖有本心卻不能識本心願聞識取之法曰卽人所以不能識之故反而求之則能識矣人只因私欲蔽錮習染漸深卻將欲心習心錯認作本心將自有之家室被賊占住日久反認賊爲主人甘爲服役自家做不得主不知此家室乃吾之所本有以此不能識耳今欲識之不可以情識識也識由情生者私欲用事安能識之昔孔孟設兩箇方便法門孔子說默而識之所謂默者不著一句言語不著一毫情景自家本心原不覩不聞無聲無色是個默體今欲識之必收斂精神歸于靜專甯寂之境一私不起纖欲不萌只有空空洞洞光光潔潔景象于此觀本心纔見得天之

所賦人之所具原無毫惡在內旣無毫惡卽是至善而本心之體昭然呈露矣以默默功夫識默默本體此孔子識取本心法也孟子往往在此心初動時指點人如乍見孺子入井便有惻隱之心如不受嘑蹴之食便有羞惡之心此等時無所造作無所安排私猶未起欲猶未萌一有感觸本來之心不覺霎時迸出來此孟子識取本心法也聖賢設下兩箇法門吾人若肯于靜默中識取最好卽于初動時識取亦好只怕人無識取之志法門現在不肯進步景逸曰孔子之法在寂然時用孟子之法在初感時用方子曰大概亦是一默字是寂然之體不論有感無感一以貫之當無感時默而識之人之所易知也及有感時

默而識之人之所難知也本心是一光明鏡子無感時懸在此不著一塵見得如此光明是靜時默識有感時亦懸在此不著一塵見得如此光明是動時默識孟子爲天下人迷者多識者少敎人看初動時卒然而感卒然而應此時一照卽知本心孔子之法約而該孟子之法巧而捷然而方感之時不知學者本心雖露亦不能識取如齊王易牛卻不能自知爲何心見孺子者不自知其爲何心不受嘑蹴者亦不自知爲何心必用心于學者方能識之看來有孔子之心方能用孟子之法無孔子之心不能用孟子之法識取本心只一默字妙余嘗思之孺子入井人生所罕見雖至貧賤苟非乞人亦必稍能自給何至有嘑

蹴之食使必遇此而後識則靜居之時昧矣待靜而識則動應之時淆矣余之自課只在當下識取本心靜有靜之當下固默默識取動有動之當下亦默默識取葢人之本心不離當下而人之當下未必盡是本心須加識取功夫今日在此講學是今日之當下吾輩各各內觀是眞心來講學卽是本心若有夾雜二三之意卽非本心此件功夫只在自家大學曰自明乃自識取本心也吾嘗觀人有求本心于載籍者依傍古人有詢本心于師友者依傍今人是二者不能自明而借人爲明也不免爲聞見遮迷又有憑空立腳獨據意見似乎自明矣然或狃于一偏自生障礙不免爲意見遮迷須要澄神定慮將一切粗心浮

氣都沉下來虛心平氣將一切勝心客氣都放下來只默默自觀而後本心可見也

高景逸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兩見字是見本心否曰本心合仁智而一之仁者智者各見一偏以一偏之意見認作本心之全體爲一見字所蔽如墨子是仁一偏如莊列是智一偏雖各有所見究竟失其本心爲道之害本心流行于日用之間近在目前卑在脚底歛之在方寸放之滿宇宙是聖人與百姓之所同也日用而不知則爲百姓日用而知之則爲聖人聖凡之分在知與不知之間知之者識其本心此以默而得之也不知者昧其本心此以妄馳失之也

景逸曰日用而知者是知一陰一陽之道否方子曰然世儒以陰陽爲氣非也孔子說一陰一陽之謂道何曾粘氣來氣則有聲臭陰陽無聲臭乃道也道本至善吾人得之爲性而心統之心具陰陽之道者也知陰陽之道卽是識其本心不落仁智之見

景逸曰知及之後必以仁守之識仁之後必以誠敬存之旣識本心當用何功方子曰知及識仁卽識其本心仁守是常常識本心非知及之外別有仁守一項功夫誠敬存之是常常識仁非識仁之外別有誠敬一項功夫如擇善而固執之是常常明善非擇善之外別有一項固執功夫但今之學者有一見便了之說一見之後旋復蔽之不能常明與不曾見一般如何了得所以聖賢有仁守固執誠敬存之之說也景逸曰仁守旣只是常常知之非別有功夫何以又有莊涖動禮之說方子曰本心無內外無精粗只是一理本心中原有莊敬禮節之理知及時一齊俱及夫子因世間有偏見者見內而不見外將流于曠蕩而欠細密故又挑出莊禮以爲偏見者之防若知及時但知一邊不知一邊待後來補湊則見止一偏不能識全體猶是不識本心烏足以言知及吾輩只要識得本心則仁守莊禮一切識得後來功夫不過保全其所識者而已非有他也

一友曰一識本體便包括許多所謂大明終始是聖人事吾人

且從淺近做功夫以漸而進方子曰心是一樣本體識是一樣功夫淺近之理卽是深遠但資質有明愚造詣有淺深其識本心無異生而知之是生而識本心學而知之是學而識本心困而知之是困而識本心及其識之一也但愚不用功耳論語首學習全是功夫不用功夫安能識本心近有一種人只談本體不必功夫一說功夫卽非不思不勉不學不慮此邪說也羅念庵說天下無現成之良知正欲矯此弊也今若不加默識功夫但任本心出入必將爲私欲所蔽豈惟區區反覆千言不能使之識本心卽先聖先賢之書不知幾千萬言亦是紙上陳語安能使之識本心哉於是坐中有首肯者

學漸謂顧先生曰向閱邸報因上書有紛紛之論此程朱之所不免也先生曰不肖何人敢借程朱爲口實學漸曰爾時意思何如先生曰只是自反自反此舉非從軀殼起念可無獲罪于天便覺胸中有箇自信處不至着怯自反此舉不免犯一激字無可歸咎于人便覺胸中有箇自歉處不敢執見竊恐程朱處此當有進焉學漸曰數月間不聞先生有一辨語竊喜先生知所處矣學人不可無自信之志亦不可無自歉之心立志講學仁爲己任擔于上肩終身以之豈爲小小風波搖動然而大道無窮若曰吾何歉乎則非學矣一翻風波一翻修省纔有學問工夫今之紛紛者是君臣朋友之事庸德庸言也吾夫子四曰未能兩曰不敢便是善處君臣朋友的法子亦是善處是非毀譽的法子先生之自歉正所以成其自信也學者立易而權難心體中原有神無方易無體之理愈精進愈無止極不在人上求只在己上求不在事上求只在心上求通此者謂之通理百尺竿頭進此一步乃見涇陽也顧先生曰承大教敢不敬佩而服之

景逸問明善從何入手方子曰明善是入手又問從何得手曰善明是得手善即是性善明即知性

景逸問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之意同者何方子曰鳶飛魚躍是自然之本體必有事焉是自然之工夫本體工夫原無二致

景逸問未發之謂中方子曰此須自觀內觀未發之本體方知是中口談未發焉知是中

景逸問其心三月不違仁方子曰仁是心之理心原是仁何違之有不見心體若有所違能見心體便是不違

景逸問太和所謂道方子曰道原是和的故曰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張子以氣化名道已略較麤後儒指氣爲太和又隔一膜何也和乃中之用非氣也理也至于氣則有和氣亦有乖氣氣之和者順乎理其氣能配道義氣之乖者戾乎理其氣不能配道義

景逸曰先生會言有曰本心不離當下當下未必盡是本心此語甚妙方子曰當下猶當時也當下純是天理乃本心也若有人欲夾雜則感物而動自外而來不是本心

安我素問克己復禮爲仁方子曰立志要做天下第一人是謂克己即此便是天理便是仁問四勿之訓似是禁私方子曰四勿之訓不用己字只用禮字極有意在禮即眞己也視必視此禮非此禮則勿視聽必聽此禮非此禮則勿聽言必言此禮非此禮則勿言動必動此禮非此禮則勿動視聽言動一秉于禮而無禮外之視聽言動此之謂克己此之謂復禮此之謂仁

涇陽曰克己朱說自好顏子之勝私在幾先諸子之勝私在幾後顏子較諸子先一著方子曰幾後不必說幾先用功果不主

于天理乎抑必主于天理乎若不主于天理則勝私者是誰爲主涇陽曰勝私功夫必天理爲主方子曰然己字是主人翁天理爲主是克己也堯之中孔之一湯之昭德武之建極總是克己己立自不容一毫私欲暗伏而竊發此聖門最上一乘功夫不言勝私而私自勝矣後儒勝私之說落第二義卽在幾先亦非大頭腦

楚磐問逐日工夫何如方子曰只提掇本心天理爲主羣妄自然不入

涇陽曰釋氏之爲邪明甚何以能動許多高明之士往往入于其中方子曰本是自私自利之心卻用得隱怪其淸淨之說似

超然于世外其圓通之說似無礙于世中以此濟其私利之心故誘人易入高明之士亦有利心卻愛他淸淨圓通與世俗之言利者不同遂不覺落其陷阱

景逸曰王山陰羅盱江皆稱妙悟大都釋氏之見解安迹之曰顏之卓曾之唯其妙悟亦至矣不應獨以妙悟歸之釋氏但孔門之妙悟在人倫物理之中釋氏之妙悟在人倫物理之外倫物中之妙悟不可無倫物外之妙悟不可有不辨乎此一槪厭妙悟而掃之殆不其然

景逸曰中庸誠者自成一節有兩自字次節有兩物字末節合己與物結之似有次第方子曰道無人己必成己而後能了天地萬物工夫在兩自字

景逸問格物方子曰朱子謂大學是聖門最初下手工夫格物是大學最初下手工夫愚謂聖門之始終一大學大學之始終一格物也一物字該本末一格字該先後學非格物則落虛見而非實學矣

任希顏問格物方子曰物乃吾心之故物格乃吾心之實功朱子有曰知性則格物之謂朱子指物爲性後人指物爲粗迹失朱子之意

景逸曰今學者多言妙悟及應事接物卻有過當處不如朱子窮事物之理爲眞實方子曰事者心之事物者心之物所以事

事物物者心也除卻心別無事物之理矣默坐澄心體認天理此朱子之所謂窮理也天下卽吾心吾心卽天下其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卽吾心之理其曰窮事物之理乃窮之于吾心非窮之于事物也近儒應事接物有過當者非妙悟之罪正爲不實用窮理工夫而落于虛見落虛見卽非眞妙悟矣若將理屬之事物而分理與心爲二恐不免見哂于朱子

景逸問善惡皆天理方子曰善之爲天理人皆知之惡之爲天理人未必知之原初只有一天理本善也後來流入于惡原惡之初亦從天理而來故惡可反而爲善猶水之源本淸也後來流入于濁原濁之初亦從淸源而來故濁可澄而爲淸程子原

其初曰皆天理

景逸問汪崇正安逝之二公見性否崇正曰未發是性景逸曰未發無念乎逝之曰出門如見賓此念孰能無之景逸曰正念不妨有逝之曰正念雖發亦是未發故無往而非性

景逸曰程子謂人心要在腔子裏方子曰腔子是天理不可以形迹求也此心依于天理便是在腔子裏景逸曰朱子有云腔子外是何物方子躍然曰此朱子喫緊語這腔子無內無外大言之天下莫載的是腔子小言之天下莫破的是腔子

景逸言知人之難方子曰非知人難所以知之者難子曰患不知人患所以知之者有未明也不患物難照只患鏡不明景逸

曰人情微曖實難周知方子曰君子貴自知吾心光明所親者必君子因君子而求君子所不知者鮮矣偶有所蔽終必知之光明之體亦自無損孔子以不億逆而先覺者爲賢先覺之天民不用億逆即被人疑詐不失爲賢

涇陽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此無善無惡之說所自來也感物而動則有善無惡之說所自來也方子曰人生而靜即至善也自是而上則混沌境界不容置說今以爲無善無惡是向上去說不知自是而上乃上帝未降之衷已含有理在是不與惡對之善不得說無善也感物而動則有欲而善惡分矣其善者是人生而靜之本體無所斲喪其惡者則人生而靜之本體有所斲喪以其無所斲喪者遡而求之人生而靜以上總爲一善之貫徹昭昭矣

涇陽曰李見羅提止修亦妙以止精修以修實止方子曰會得時一止字即精是實一修字即實是精會不得時止近于虛修涉于迹

涇陽曰允執厥中堯之正論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堯之戒詞人心惟危是舜之戒詞道心而下十二字乃舜之正論堯戒于後舜戒于先也方子曰聖賢亦有戒詞要必以正爲主人心十六字皆是正論無稽之言勿聽六句乃是戒詞堯舜皆先正而後戒也後儒看錯人心惟危一句遂成千古之繆

吳覲華問陽明宗旨方子曰陽明提良知爲宗旨學者當求所以致之問無善無惡亦宗旨乎方子曰良之爲言善也自無善之說出而良知之旨晦試觀吾心之初善乎無善乎良知頭面自見

坐間論耿公上江陵書有不滿者方子曰無道之國默足以容如不能默須遜言之楚磐曰足以二字有工夫景逸曰見容于小人而取譏淸議非保身也見容于君子即小人忌之不失爲保身也詩曰既明且哲豈其俯仰容默苟全性命而已乎方子曰汶汶者非明哲嶢嶢者亦非明哲天地閉賢人隱何以稱賢甯武之愚何以不可及默足以容惟尊德性道問學之君子

能之不然孔子何以不諫女樂孟子何以不發王驩之短朱子何以號遯翁而焚疏草乎

楚磐問顏子卓爾所見者何方子曰見得道體彌高彌堅在前在後曰既見得何以欲從末由方子曰彌高彌堅在前在後何由從得今欲見顏子之見但做博約工夫久久自見楚磐曰請問先生之博約何如曰博約工夫學漸日有事焉而卓爾之地則望之未逮天理本約必約此心歸之天理乃爲聖學之要而所以約之者有四程焉靜坐讀書會友應事終日周旋不離四程卽博文也此學漸由博求約工夫今日若有所見矣明日又若有所見而覺昨之所見爲非汲汲皇皇從事于斯而已

涇陽曰性善不必說孟子又言忍性此性字如何看方子曰性一也忍性之性卽性善之性當患難時此性恐爲境移須堅忍以養之以氣稟食色爲性者非是

景逸曰假年學易繼之詩書執禮又繼之發憤又繼之好古敏求記者似有意所謂古者似指易詩書執禮此孔子發憤而敏求之者方子曰記者之意相續與否不可知孔子發憤而敏求之者果在易詩書禮之文而已乎易詩書禮果止于言語文字之間而已乎古人因文以寄道孔子之所好者古之道也古之道卽吾心之道也雖或假借易詩書禮以爲筌蹄而魚兔則在心也未得魚兔必用筌蹄既得魚兔筌蹄可舍矣如以詞而已則子不語三人行果亦有意乎

楚磐曰先生論性不著于氣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何也方子曰性卽理也理寓于氣而宰乎氣善論性者重所宰而輕所寓如主人必有僕役方可成家而馭僕之權在于主人不可使僕役分主宰之權

東遊紀卷之一終

皖桐方學漸逹卿甫次
梁溪高攀龍存之甫校

重建道南祠記

宋楊文靖公龜山先生閩人也崇宣間來毘陵訪鄒忠公遂與毘陵之士講學于東林十有八年先生去而士心不與俱去即其地建祠祀之歲久祠圮今去先生將五百年乃有顧公叔時高公存之輩諸君子興于其地修先生之業而是祠復建不敏學漸桐之下士辛亥秋浮江而下就正東林謁先生之祠而禮焉諸君子因屬余記之余惟廢興之由紀綱之役載在邑侯林公記中頗悉可無贅矣無已則先生之學脈乎自周元公以主

靜立極程子受之靜觀自得遊其門者甚衆升堂入奧惟先生及游定夫謝顯道三人而程子尤器先生將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已先生之學果盛著于南方若或識之祠曰道南有以哉先生沉潛篤實調官不赴杜門靜養渟滀涵浸人莫能窺者幾十年所自得者益邃每教學者靜中觀喜怒哀樂未發作何氣象一傳而豫章再傳而延平三傳而紫陽率由此入道稱爲龜山門下指訣史氏但知先生歷三縣皆有惠政入朝論列切中時弊黜安石之配享排靖康之和議名聞四方取重外國以爲先生之勝事不知周程之學執守之以俟諸後而紫陽氏默坐澄心體認天理閎中而肆外孰導之而濬其源也夫道大矣廣矣乾之大始于專一坤之廣始于翕聚孔子之聖始于默識而顏之如愚曾之守約思之未發謂中聖賢學脈端在于此引一綫之緒而延之不窮宋儒之功不旣大乎然則所謂指訣非龜山之訣而周程之訣亦非周程之訣而孔氏之道指也或謂道無動靜恐有偏靜之虞余解之曰所謂靜者主于理也靜而主于理則中之謂也天下之大本也靜而不主于理將入空虛無用之府失其本心而天理滅矣欲學學脈當辨似是之非于毫釐欲辨毫釐當默觀未發之本體世之逐事徇物者馳于動而不知有靜耽空守寂者又荒于靜而暗于天理其不悖聖學而流入異端者幾何吾願入斯祠者毋徒肅先生之祀而務求先

生之學毋徒羨學于先生而反求厥脈于自心云萬歷辛亥九日皖桐後學方學漸頓首拜書

興讓錄序

興讓何錄也邵君宿之欲表泰伯之讓德以爲國人風也初泰伯去周而入荊及奔父喪又去而入吳其入荊所以讓季子孔子以至德稱之矣入吳吳人歸之實伯之所自致非其世封於仲子乎何與乃又欲讓仲子稱仲子爲吳仲雍而自號勾吳若爲仲子勾當吳事云爾且恐有讓名而仲不忍受則終身不娶甘於無後若曰以無後而及弟我無讓名而仲亦可安於受矣

其用心良苦而其爲德不益至乎毗陵至今有泰伯鄉國人立廟而尸祝之幾三千年不替泰伯不有天下而天下世有泰伯泰伯不有吳而吳亦世有泰伯德之人人如此其深也今毗陵之賢士大夫結社東林講聖人之學宿之居於東林喟然歎曰國有先聖不表章爲國人師風聲其何樹焉朱周史世家吳春秋之紀泰伯事與歷代名賢之論贊者彙爲一篇曰與讓錄將梓之屬學漸引其端古之讓天下者莫如堯舜讓國者莫如夷齊天下莫不知其讓泰伯身隱而讓亦隱天下鮮有知之者民生有欲熙熙攘攘惟恐利之不及已也孰能推而讓之學莫嚴於利善之間君子所以能立於天下者無所利於天下者也無

所利於天下者無以有已也所讓在利則所不讓在善所讓在善則所不讓在利故溝壑非庸行也而不忘者稱焉居食非長物也而無求者稱焉食前方丈後車數十乘舉世所豔羨而趨之者君子獨藐忽而去之何也有所不讓者在也假令伯而有天下一周王而已耳伯而有吳一列侯而已耳乃棄不取而取天下萬世之至德以彼較此所取孰多塵埃瑣瑣之子奈何以一時而易吾千萬年是錄也將使頑者廉懦者立挽國人好利之風而志道之士一佩服之必將戰勝紛華立躋無欲之境矣

萬歷辛亥九月十日皖桐方學漸書

答邵宿之　邵君宿之素習尚書今居東林欲取二典之精微者發明其旨以爲學者前茅摘條下問敬答如左

伏羲神農黃帝皆以大道治天下其時典章猶未顯著難以考而述也堯舜則有典矣孔子删書斷自此始文有可傳而道統始開

明德一言自堯發之後世言明德者宗焉自九族而及黎民即大學家國天下有本末先後之序而明德統之所謂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堯其選也講學之士提克明峻德一章亦有頭腦

曰峻德曰明德總之一德峻與明俱贊美之詞德即仁義禮智此德塞天地而包四海何高大也何光明也

克明峻德即允執厥中道統治統一言括之大學述明德中庸述執中其致一也孔子祖述堯舜此其明徵

親民之親即以親九族百姓不親之親也親族之下繼之百姓百姓不親之下繼之五品蓋天下之百姓統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五品大學之所謂民即五品之民也

孟子性善之說從峻德執中看來稱堯舜稱其所自也

息邪說在正人心正人心在復明三綱五常之道故曰反經所謂經者天下之大經非止典謨一卷也

六經闡繹總是言詮一點虛靈乃爲聖訣有志之士大開眼孔看到六經未作之前高豎脚跟立在千古聖人之上脫盡塵埃

超悟眞性然後知聖人非絕德不過先得我心六經亦空言不過作我註腳此善學聖人之心法也不然在經傳中作生涯秖是蠹魚技倆在羣聖腳下作活計終是續貂見識有何用處

千聖一聖也千言一言也堯舜之言卽周孔之言周孔之言卽宋儒之言宋儒之言卽明儒之言會得時但拈一字潛心行之便可入道不然陳言皆糟粕也夫豈堯舜可宗周孔不足宗周孔可歸宋明諸儒不足法耶

法前聖不若法後賢何也前者世遠而難稽後者時近而易考後賢卽前聖之續而法後賢乃所以深於法前聖也大學之明德本於帝典悟大學卽是宗帝典也中庸之中本于帝典悟中

庸亦是宗帝典也伊尹之樂何以不及堯舜之上孔子之夢何以不及周公之前此足以觀矣故吾自有德吾自明之吾自有中吾自執之旣登岸矣大學中庸之筏且在所舍而何戀戀於堯舜之遺唾乎顧衙之兒反而求吾心之帝典也

合天下國家身心意知而本末之謂之物合均平治齊修正誠致而先後之謂之格本所當先末所當後凡物自然之格也本者先之末者後之因其格而格之也詩曰有物有則格者物之則也

斯者誠之反也毋自欺者求誠之門也毋者伐欺之斧也知者照欺之鏡也自欺不禁意烏乎誠良知不醒誠與欺烏乎辨念之所發竭力而趨自謂不欺矣知之不眞有自以爲是而不知其非者卽竭力趨之將自以爲誠而不知入於欺矣誠意所以先致知也

知非可以懸空想像而致也知通於物物事事之間卽物而格之則致知有實功而不淪於虛矣

道無古今言無古今人無古今合於先天者爲古局於後天者爲今吾人生今而慕古慕先天之道也今而有道今亦古也言足闡道今之言亦古之言也人能體道今之人亦古之人也世所誦大學章句者朱子之所定也陽明所復大學古本者程子之所定也又有石經大學相傳出於賈逵眞僞未可知由今視

朱則朱爲古由朱視程則程爲古由程視賈則賈爲古倘以孔門爲古則賈也程也朱也皆非古矣將安宗乎曰吾取其足以明道而已矣取其爲入道之門而已矣拈一言而入道吾心一太古也奚屑屑於百世不可考之事以爲古而宗之史闕文古道也程朱更訂已非古矣何不闕其可疑之文而宗其不疑之道乎由是言之朱本可也程本可也賈本亦可也紛紛之辨皆爲剩語

東林別語

今之論學者林林也顧涇陽先生起毘陵葺龜山之遺址曰東林者爲社一時名士高公景逸安公我素劉公楚槃張公弦所

及涇陽之從子白餘相與紀綱其事東南之士翕然嚮應而東林之聲遂振於天下方子學漸竊自修於桐川之濱與涇陽神交亦既素矣今年秋學漸乃駕輕舟泛揚江詣東林而就正以八月廿有六日登其堂傾蓋一語不啻針芥之相投也是時無善無惡之說塗人耳目驅天下入禪而東林獨標性善依中庸障頹波而砥柱之學漸亦抱杞人之憂著論自坊務崇實學其中要領不約而同倘謂同心之言其臭如蘭非耶九月既望學漸將辭歸意緒惓惓言不能盡又從而申之曰夫學有二難衆學而獨瑟則瑟者難爲聲衆紫而獨朱則朱者難爲色今高明之士往往樂其便而趨其所好諸公持一幟獨立衝風之場非

貞固何以幹之則不變難也莫剛如乾用九則吉莫柔如坤用六則利豈非善變乎學莫貴於自信亦莫善於自反反則變變則通神化之妙未易窺測則知變難也二難烏乎齊毋亦齊之於性善乎性有常善善無常主可動也亦可靜也可語也亦可默也可行也亦可藏也可方也亦可圓也至實也亦至虛也蓋善亦多變矣不有昔之所善而今爲不善乎不有此之所善而彼爲不善乎不有我之所善而於人爲不善乎語善而不知受殆有指惡爲善疑善爲惡徬徨四顧不知所止者而善之說且窮善之說窮則無善之說將乘隙以與善角吾亦安能以其窮者勝之哉伊尹言善歸於克一一者何也堯曰中舜曰心孔子曰黃中通理理卽心也心卽中也必通理而後爲黃中孔子所以述堯舜也今日羽翼性善甯有加於一理者乎天下之不變者理也天下之至變者亦理也通至變於不變之外執不變於至變之中則窮理之說也窮理則明善明善則知性知性則二難不爲害昔程子受太極衍之爲天理朱子以窮理爲學之要夫理何窮之有窮之者窮其所不窮者也窮所不窮則通矣學漸居常默觀此理茫然未之有得故跋涉千里而求面命諸公業已許身聖門登壇建鼓行將與古之道性善者方駕而齊驅今茲言別更求所以益我者佩而服之而學漸欲效涓埃則請以通理之說進焉

附　千里同聲卷

余憲成私淑本庵方先生有年矣蓋嘗讀其會語數編得言教焉於今更喜得身教先生表章正學士類獨風憲成宜循檐負笈附弟子之末尚愧未能乃先生不遠千里篙扁舟擕二三高足儼然而臨貺東林德愈盛心愈下萬頃汪洋孰窺其際此憲成之所爲茫然自失者也憲成行年六十有二耳精力已銷亡盡矣又不能自愛時時善病先生加憲成十年而神甚王色若孺子行住坐卧洒洒自得非養深積厚何以臻茲晬盎此憲成之所爲惕然有省者也王山陰羅盱江並以妙悟推而與論不大滿者只爲其襲傳食故事所至澗有司其門人且往往緣而

爲市耳先生至予邑且數日邑侯陳石湖聞而造謁始往報焉頫發擬送一舟謝卻之人以爲過從行汪崇正安述之曰先生素守如是不可强余輩亦不之强也聞者歎曰可謂是師是弟矣此又憲成之所爲欣然中心悅而誠服者也夫非先生之身教乎哉及憲成等朝夕侍先生則先生又時切提撕不一而足同志來見者大叩大應小叩小應不少倦也已而言別又作別語剖示玄珠叮嚀反覆令人卽欲自棄而不得此又先生之心教矣憲成何幸坐而獲多益于先生爾爾因退而記之置之案頭以爲但於此一展玩焉便凜如先生之臨其上無敢戲渝并寫一通納之先生以爲先生誠不我忘但于此一寓目焉便宛

如憲成之在側當源源而施鍼砭也先生許之庶幾千里惓惓始終其不虛也已於是酌卮酒爲先生壽送至毘陵赴經正堂之會而別萬歷三十九年歲在辛亥九月年家侍教生顧憲成頓首拜譔

讀會語

顧憲成曰世方以無善無惡附會性善先生獨以性善掃除無善無惡眞狂瀾之砥柱也先生又言下學而上達當味這下字因發明下人上人之善最爲警策憲成退而思之以爲會得先生之所謂性善則知聖人與塗人同有不容視之太高假焉畏而避者會得先生之所謂下學則知塗人與聖人同有不容視之太卑肆焉褻而玩者蓋先生提撕吾黨之意於斯至矣其可負諸

讀別語

顧憲成曰先生慮世之離善求性者之眩於無而言不變難也又慮世之離性求善者之滯於有而言知變難也於是舉而齊之性善其指淵乎微矣性善原道自孟子更請以孟子證夫道一而已矣是點出性善頭腦仁義禮智四端是鋪出性善眉目四者變一者不變何其與先生言如合符節也看來總不出此理此理參得到時二氏百家是處自然一一囊括其似是而非處自然一一粉碎而又何畏乎紛紛有無之岐說說得到時前

乎千百世之上後乎千百世之下自然不差些子而又何俟乎安排比擬爲哉易言盡性至命必本之窮理而先生亦於此惓惓三致意也有以夫有以夫

東遊紀卷之二終

東遊紀卷之三

皖桐方學漸達卿甫次
梁溪高攀龍存之甫校

經正堂會言

九月二十日毘陵經正堂大會問性善堯舜之說方予曰性是學問頭腦戰國時言性者紛紛或以爲無善無不善或以爲有善有不善或以爲可善可不善孟子獨立而道性善是一大奇堯舜未嘗言性亦未嘗言善孟子道性善必稱堯舜何獨稱一未嘗言性善者是又一大奇看來非奇也天下古今聖凡之所同也道統肇自堯舜劈頭道一中字分明點出性善面目至成

湯乃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伊尹曰善無常主協於克一湯之所謂性尹之所謂善卽堯舜之所謂中也孔子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所成之性卽所繼之善似述成湯伊尹卽所以述堯舜也孟子之學有所受之一句道破性善乃孟子承堯舜以來相傳之緒滴血入骨之語令人只想像下民未生之前渾渾淪淪未開未闢輒疑性之源頭無善可見不知上帝之衷涵蓄於渾淪內者卽生生化化之根是原有至善在也又眩惑於下民既生之後紛紛藉藉有許多不善處輒疑性之發用未必皆善不知形氣雖有不齊而降衷之理具於形氣中者自若也是至善未嘗不在也性一也自其慈愛而言謂之仁自其裁制而言謂之義自其品節而言謂之禮自其明覺而言謂之智四者何有不善推之萬變萬化性中條理何之而非善此吾人與堯舜之所同也試看吾人有親便知愛有長便知敬有幼便知慈一切是非現前便知分別此箇眞性與堯舜何異孟子一點破使人知堯舜之性善與凡民同不得視聖太高有所畏焉而不前知我之性善與堯舜同不得視己太卑有所沮焉而卻步可謂點化人心丹頭但堯舜盡心爲善故能盡其性爲天下之大聖吾人不盡心爲善故不免賊其性爲天下之凡民夫飲食之味必入口而後知顏色之美必著目而後知人性之善必盡心爲之而後知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蓋言盡心爲善

則知性善知性善則知天命亦善孟子有事集義勿忘勿助是盡心工夫斷然以性爲善從盡心後知之他日曰良知曰良能曰本心曰不忍人之心曰仁義禮智根於心無非舉其所知者示人後來諸子不曾用盡心功夫不知性爲何物妄臆猜想致有紛紛之論釋氏之徒見吾儒說性乃心所具之理卻反其說以求勝謂性在心先指混沌漭蕩者爲性掃善而空之故有無善無惡之說近有惑之者以無善無惡爲至善欲翻孟子性善之案使高焉者張自是之幟卑焉者開自便之門堯舜相傳一脈淆亂而失宗吾輩須在靜中默觀自性作何景象其善其否自然明白知其善而盡心爲之堯舜可學而至矣

傳是堂會言

先是郢中歐陽公守毘陵建講學之堂瑞陽朱公題曰傳是堂葢取韓子所云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而名之也辛亥之九月大會諸君予命學漸發傳是之義昔孔子謂顏淵惟我與爾有是夫一是字似無頭話他日曰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兩是字分明指仁而言然後知孔顏所謂是乃仁也韓子作原道首言仁義乃一篇主意中引大學平天下治國齊家修身正心誠意而未及格致或譏其爲無頭學問看來韓子所重在儒釋之治心不在八目之全備治心即

學問之頭腦也聖人以仁義存心故其治心也將有爲於天下國家釋子去仁義而言心故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聖人中天地爲綱常之主父子親君臣義夫婦別釋則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絕而夫婦廢天下之彝倫聖人爲萬民立命食焉而使之耕衣焉而使之織宮室焉而使之構以天下之利利天下釋則不耕而誘天下之食不織而誘天下之衣出家而誘天下爲之居竊天下之利利一身而不知耻聖人辨上下定民志上之人以治而易養下之人以養而易治出布縷粟米以供其上上亦安其供而不爲厲釋則逃其賦稅避其差役偷生山林爲自私計帝王之治天下無非仁義之設施釋子小仁義抛而去之托空談以漁獵天下是帝王之仁義代天工而贊化育非空空守寂無裨世用者之比也列聖之傳其在是乎雖然特經世之迹耳使徒以是而相傳則古之侯王君公莫不以此爲治何必越五百餘年而後傳一人孟子之後君天下者亦未之有改何謂軻死而不傳然則所傳者何在而所謂是者何指也倘亦不在仁義之用而在仁義之體不在事爲之粗而在本原之地乎吾曰心彼亦曰心吾曰性彼亦曰性吾求端於未發彼亦求端於未發幾微獨覺之工夫大略相似而其中有毫釐之辨一是一非對面千里矣未發之中空空洞洞而仁義之根伏焉聖人於此見仁義之根存而養之是謂有本釋氏於此但見空空洞洞掃

一切以歸空是謂無本有本故其出也無所不仁究至於仁家仁國仁天下無本故其出也無所不滅究至於滅家滅國滅天下此聖人之眞是與釋之似是而非者迥別也自古及今紀綱法度無一日不傳而此心之眞是不得其人不傳必曠世一出之聖賢始能上接前聖之道統孟子而後爲治者襲名法以把持天下爲學者習詞章以沽名天下又或眩於異端迹儒而心釋列聖之眞是號爲絕學幾於無傳矣程子曰須知所傳者何事淵乎微哉今之學者浸釋氏之神骨飾孔孟之衣冠爲不可思議之護法以爲傳是乎非也似是而亂者也儒服儒行效舉禮法之趨步以爲傳是乎非也襲是而迹者也何句而析之字

字而離之株守先儒之陳說以爲傳是乎非也談是而拘者也然則如之何曰聖人之心法載之者六經具之者我心以我心求聖心存而養之是謂仁義在中時而出之是謂由仁義行此易所謂神明默成有超于言詮之外者庶幾得韓子之所謂是而續孟子不傳之緒乎

取斯堂記

西楚歐陽公守毘陵旣祠先賢矣又建堂於祠之東與多士論學而題其堂曰取斯辛亥之秋桐川學漸叨與大會之末班諸君子令發取斯之義學漸避席而言曰歐陽公以魯視毘陵以君子待來學而欲人人之爲子賤此堂之所由名也所謂斯者

云何蓋言心也君子之可取者惟心子賤之取之也亦惟心天下之爲君子者不同有淸修之君子亦有博大之君子有謹厚之君子亦有亢直之君子有文學之君子亦有樸茂之君子有全美之君子亦有一節之君子其跡雖殊而以斯求之一也苟非以斯取斯區區焉形迹之是拘所取爲淸修也方之以博大疑於蕩矣所取爲謹厚也繩之以亢直疑於激矣所取爲文學也律之以樸茂疑於陋矣所取爲全美也薄一節而畧之必不收矣吾之心不能會通衆君子之心衆君子之心安能畢集於吾心乎在川上曰逝者如斯漆雕氏曰吾斯未信有如斯之襟抱而後能信斯信斯而後能取斯取之者非泛泛交驩詡詡徵逐之謂也里人取婦必歸之家貪夫取財必括之囊君子取斯必入而得之心吾嘗聞取善於大舜矣無已則無難舍已無人則無難從人人已兩忘則無難取人以成已非至明不知所取非至虛不受所取非至誠不樂於所取虛明之衷凝爲至誠然後隨觸隨取隨取隨入沛然若江河之決豈惟魯君子卽閭巷邇言芻蕘一得吾取之俯仰天壤間風雲之變草木之華吾取之千百世之上前言往行可模可範吾取之吾斯取耳何物我古今之足間乎夫天地取精於百物故能成其大江海取流於百川故能成其深君子取資於億兆故能成其德吾而不能有取則已苟有以取之必有以與之爲吾所取者益堅自信之心

非吾所取者將鼓自奮之志羣然相勸於君子是以取之者與之而其爲君子也大矣雖然與人之意重則取人之意微行將取其所教不取其所受教名取而實拒惡足以取天下士哉故君子之取雖可以兼與而知有取不知有與則君子之心也歐陽公以道覺士入斯祠取先賢而俎豆之登斯堂取諸君子而麗澤之其師事兄事之心何必減子賤而士之以是心至者鱗次階前鳴琴鼓瑟以備大君子之取其有覩感奮發爭爲君子又耻獨爲君子蒸蒸然由子賤之取進於大舜之取庶幾善承歐陽公之意而無負於斯堂矣乎學漸語畢諸君子忻然謂其言之足勸也錄而爲之記

又會言

于景素曰聖賢根基在安貧賤輕富貴孔子疏水亦樂而富貴浮雲其胸次超然如太虛蕩蕩不著纖塵董思白曰浮雲之于太虛雖不累太虛之本體亦略爲太虛之障礙必散而空之青天自在不義富貴之于我雖不累我之本體亦略爲我之點汙必推而遠之威德乃光方子曰聖人之所重者義也義則樂不義則不樂不義之貧賤安之亦樂矣合義之富貴亦不必有心逃之惟不義之富貴若將浼焉直浮雲之耳

諸覲陽曰大丈夫得志與民由之是伊尹幡然後事不得志獨行其道是伊尹囂然前事會友疑之以問方子方子曰須看所

志何在不論窮達皆有得志不得志時孟子只說得志不得志未說得位不得位獨行道者未嘗不與民由與民由者未嘗不獨行其道大丈夫兼而有之總是一箇大字廣居正位大道非有三德不淫不移不屈非有三節得志不得志非有二時孟子縱橫反覆言之以形容其大焉耳

顧涇陽曰大智之人不自智故能明義理決趨避自謂予智則中不虛而障蔽生焉故溺人欲而不知去擇天理而不知守彼自以爲智所驅而入者乃禍田也中庸卑卑不足守也病在予知二字方子曰空空無知是爲上知書曰自賢詩曰予聖是爲下愚

問虞廷十六字方子曰學漸嘗自課去欲工夫十年而無得反而求諸本心稍稍有得因疑舊說人心爲人欲似有可疑虞廷開心學之傳當是第一義故僭謂人心卽道心也錢啟新執舊說爭之安迹之曰人並天地爲三才恐不是形氣之私方子曰先儒解釋不知相傳幾千年學漸焉敢以膚見疑舊說爲誤但思聖學只是提眞破妄以提眞爲主破妄甚易以破妄爲主提眞甚難執中是提眞法若先破妄不免落第二義程子所謂滅東生西反鑑索照也安迹之起揖謝啟新喜曰迹之乃能不執見方子曰執見是天下公病學漸與先生各自省改

問易方子曰易道莫大乎乾乾者聖人之道也易學莫善於復

復者聖門之學也

問乾方子曰乾之爲道剛健中正純粹以精析而四之爲元亨利貞時而出之爲潛爲見爲躍爲惕爲飛爲亢其德皆聖德時有不同耳元亨利貞性分固有人人具之六龍御天隨時變易人人能之啟新曰乾者剛健之道非天也聖人偶取象於天不可卽以天爲乾乾爲龍龍能行雨大哉乾元萬物資始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已釋盡乾之元亨利貞矣大明終始三節皆聖人事各正保合乃聖人作用卽是首出庶物之實事萬國所由甯也

問復方子曰天不剝則不復一陽來復乃見天心人心不靜則

善端不見善端來復乃見性眞易之諸卦惟復曰心曰仁不違之復是最初卽復非有失而後復此顏子之學也餘爻以初爲主下初者休復應初者獨復五雖遠初而居中敦復頻復雖悔猶可無咎皆聖門之所樂與者迷而不復乃凶故學莫要於復啓新曰剝之碩果在上至此反而復生於下人之本心卽天地之心人能復則見本心故曰見天地之心此句自人而言非自天地而言也

孫淇澳問仲尼顏子之樂方子曰今人看孔顏太高遂疑所樂必有異人者不知孔顏與吾人同欲知孔顏之樂當反而求吾心之樂人心卽天理也順理則樂逆理則否如父子親兄弟翕

夫婦和君臣朋友以義相合誰不快樂蓋三綱五常卽是天性天全性得如何不樂達之則天之清氣之爽風之和日之暄花之開放鳥之和鳴年穀豐登人民安輯都是天性之所流貫人一見之有不覺心之曠而神之怡者孔顏之樂無他自適其天性而已吾人之樂不異孔顏但被私欲桎梏役役煩惱場中所以不樂若破除私欲全其天而得其性則亦孔顏之樂矣

東遊紀卷之三終

〔清〕潘德輿撰

養一齋劄記九卷

清同治十一年刻本

養一齋札記

同治十有一季正月刊成

養一齋劄記序

山陽潘彥輔先生晚年所著養一齋劄記其家將校讐以付諸梓而以弁言屬余余受而讀之其言雖略於性體而詳於功用凡學者所當致力之處言之警切明辨其大旨尤重誠敬二字是眞能得程朱之的傳者余因之有感焉近世士大夫好言心性講太極而於義利之界每鄙爲粗旨不屑講明惟是肆高論辯同異不待考諸其行而知其難副所言矣先生之言無一不從眞實體驗而出所繪圖十五則尤爲發先儒未發之旨令人觸目警心如臨師保至於主一之義始終言之綦詳雖謂數千百言猶一言可

也夫人心風俗之故倡於士大夫者爲最先誠使得是編而力行之則先生之所以嘉惠後學者豈淺鮮哉是爲序

同治甲戌後學張樹聲謹譔

養一齋劄記序

幼而讀聖經稟　庭訓將爲承　先自立之士長而墮於物欲之陷阱時名之窠臼厥辠可及數乎老而取舊書研之天光時發論議遂多言之未踐愧恧深矣然其中頗有通經史之大義裨身心之切用者棄之可惜錄爲九卷日置座隅自警老誖古人所云炳燭之明或在斯與道光戊戌十月八日山陽潘德輿

養一齋劄記卷一

天地欲吾爲善父母欲吾爲善古之聖賢欲吾爲善吾奈何以七尺之身懼得罪於世俗之小人而不爲善也

所以不爲善者非耽安逸之故乎耽安逸非禽獸乎所以不爲善者非避禍患之故乎避禍患豈人道乎知所欲有甚於生者猶耽安逸知所惡有甚於死者猶避禍患梏之反覆失其本心哀哉

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透快簡當極矣吾猶有疑貳何也

牛山之木魚我所欲兩章開導愚蒙反覆痛切聖賢之心苦矣讀之而不動其心動其心而不保其心猶自謂有心爲吾不信也

曾子有疾樂正子春下堂兩章常常誦之當愛身敬身矣

劉念臺曰修身所以事親也悚矣哉

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常常誦之責己必密責人必輕矣呂成公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章頓改悁忿之質此只是認得躬字不是從遠怨落想也

正己而不求於人方能正己而物正今之學者皆求人之人求人則不能正己物方輕而賤之而能感而歸於正乎

呂舍人曰士大夫喜言風俗不好風俗是誰做來身便是
風俗不自去做如何得好身便是風俗五字警絕故憤世
疾俗不如反觀也楊文定公曰顏曾反身修德從師進道
終身汲汲不暇並悲憫之說亦不聞
朝聞道夕死可矣志士不忘在溝壑此三句乃五經四子
之大綱學者立志入道之元胎也
生死關不透無道可脩貨色關不透無話可說此爲著實
鈐鍵
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之閔
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

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心又樂之
二者相攻於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
敎寖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
羽蓋龍旂旃裘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子
路曰夫士欲立身行道無顧難易然後能行之無顧利害
然後能行之詩曰彼己之子碩大且篤子路與巫馬期薪
於韞邱之下陳之富人車百乘觴於韞邱之上子路謂巫
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
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歎闟然投
鐮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
忘在溝壑子不知子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子路心慚負
薪先歸子夏讀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可言詩矣子夏對
曰詩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
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不敢忘雖居蓬
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
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
療飢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吾子始可以言詩已矣以上四
則皆見韓詩外傳余雅愛誦之而錄之於此此學者入門
第一義也了此無不決之疑矣
韓詩外傳曰所謂士者雖不能備乎道術必有由也雖不

能盡乎美善必有處也言不務多務審所行而已行既已
尊之言既已由之若肌膚性命之不可易也詩曰我心匪
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
乎善言心不能知先王之法動作而不知所務止立而不
知所定日選於物而不知所貴不知選賢人善士而託其
身焉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藏爲政心從而壞遂不知反
是以動而形危靜則名辱詩曰之子無良二三其德二段
警切動心初學之龜鑑也可以知所從事矣
韓詩外傳曰以從俗爲善以貨財爲寶以養性爲已至道
某按此性即氣質孟子忍性之性也是民德也未及於士也又曰耳不聞學

行無正義迷迷然以富利爲隆是俗人也此二則乃晚近士大夫之傳授法術也身蹈之而不以爲非口言之而不以爲恥父教其子師勉其弟相率而爲民德爲俗人陶染

既久視爲典常嗚呼非一世之故矣

韓詩外傳曰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道覆君而化之是謂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輔之是謂次忠也以諫非君而怨之是謂下忠也不恤乎公道達義偷合苟同以持祿養者是謂國賊也三代以下何國賊之多也

悲夫

韓詩外傳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學而慢其身雖學不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矣美材也而不聞君子之道隱小物以害大物者災必及身矣又曰與人以實雖疏必密與人以虛雖密必疏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之與虛如薄冰之見晝日可不留意哉二段眞格言大訓當終身誦也

韓詩外傳曰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不直人善廢而不悒悒是蘧伯玉之行也學者可於此求寡過學

問

韓詩外傳曰中心存善而日新之則獨居而樂德充而形

此段可作大學注又曰夫狂者自齕忘其非芻豢也飯土

而忘其非粱稷也然而楚之狂者楚言齊之狂者齊言習使然也夫習之於人微而著深而固暢於筋骨貞於膠漆是以君子務爲學也詩曰既見君子德音孔膠此段可作論語習相遠也注又曰小人之聞道入之於耳出之於口苟言而已譬如飽食而嘔之不惟肌膚無益而於志亦戾矣詩曰胡能有定此段可作論語道聽而塗說注又曰誠惡惡之刑之本誠善善之敬之本誠感神達乎民心不怒而威不言而信誠德之主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此段可作中庸注某按誠德之主與左傳敬德之聚皆精言

韓詩外傳曰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以仁義禮智保定人甚固也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爲君子乎此段以命字爲義理之命與孔注邢疏及程朱之說不同然楊文定公解此章則與此合

二十餘歲時嘗注復卦今錄於左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復者心之德也故亨夫出入無時朋從爾思者心也心

復其德則出入無疾朋來无咎矣心不用於德則去道遠反復其道則來復矣言七日者純陰之後得此一綫之明坤純陰至此則七日也利有攸往由此求進而不已則聖矣乾聖學也復心德也此入聖之基也

彖曰復亨剛反

前此心德柔而被困今乃反也幸之也人之一念陽明似之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有心之德則動必順矣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天行非徒天運乃私欲甫退而天載以行也

利有攸往剛長也

由反而漸長不復何以長哉萌蘖之生不可不護持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天地之心仁也一陽生於羣陰之下此天地之所以常存人心之所以不死也見天地之心見天地之仁也求仁者體之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仁在靜中也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一念初動旋卽悔而復於善復之不遠者也將有悔而不至於悔故曰无祇悔元吉者吉之最始者也

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心爲身主心復則身脩此脩身之的也

六二休復吉

休美也知復之爲美故亦吉比於初之效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下仁下字上聲二非能復以下一爻之復二近之故吉此親仁之所以進德也仁字專指初爻可知復爲心德

六三頻復厲无咎

三爲震體而與上應與上應故頻失震體故頻復頻則厲復則无咎日月至焉者也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義无咎勉强行義而未純也取晚節可也

六四中行獨復

四不中而云中行不與上下兩陰爻相比而居中自行其志所謂獨復也四應初非獨然知復之爲心德而獨求之是卽其子然異衆者也獨最不易於此覘識力矣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應初爻爲從道仁也道也皆復之德也

六五敦復无悔

復之不已惟日孳孳曰敦以其居中而德順也夫復之不已時時戒慎安得有悔也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時時求復於无過之地此寡過未能之心也故曰自考人自以爲无過而不自考者皆非敦復者也惟求中者知之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去仁遠則曰迷迷則不復而曰迷復者迷於復也用行

師終有大敗百體不從令也以其國君凶由其心君之迷也以由也十年不克征終於迷而已十年終數也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心君之道在於仁反之則迷剛反之反同也反君道之反悖也夫心君最有權同心與悖道一轉移之閒而已特迷者未之知也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即可以成變化可知易道全在庸言庸行後儒說易高之入於元虛卑之入於象數則易可不作矣講經枉費工夫全由不切近今人講中庸極精微豈知天地位萬物育不出庸德庸言外乎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方得熟凡人動時差只是不熟義理熟俗慮自不紛亂義理生纔動便入紛亂處矣

言有教動有法從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來眞實工夫只在言動不在元妙處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朱子謂只此八字一生受用不窮蓋敬以直內是尊德性而包存養省察義以方外是道問學而包致知力行千聖萬賢千言萬語皆此八字括盡聖人如此切要示人奈吾輩下愚不學何楊文定公曰終日閒無論獨居對客動靜語默常肅衣冠正形體敬以直內完

養本性義以方外察幾微謹言行遷善改過務合乎道刻刻夾持至於無息最詮得詳切使人有著實下手處

敬所以誠義所以明

心虛離也心實坎也離之照坎之孚明誠之學也坎離合而天地之化行明誠合而聖人之學備

懲忿窒慾脩身之道莫切於此看損益二卦含多少義理損是損其本無者益是益其當備者天下萬事之治不出此二字中而損卦大象傳只曰懲忿窒慾益卦大象傳只曰遷善改過可知忿慾與善是損益最重大處且去盡忿慾而人事之過惡亦希矣益言遷善亦不外損義

與其言動之後有悔恨不如言動之先有擬議擬議卽愼獨之功也

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便過誠意關

常念人獸關自知是非而可誠於好惡矣

色貨名千愚同一窖也

大樂莫如無愧其次則改過

心是神明欺心卽獲罪於天矣存其心所以事天看似太深遠然只一箇不欺心耳張子謂始學當以心爲嚴師此卽事天之學也終始只一事

心肅則容莊心安則體舒不是外面事

心事靑天白日氣象霽月光風此君子也

思慮紛擾天君弗定學無下落無結果李二曲語二曲反身錄時近於禪然警切處甚多此則卽可誦

心易動不是氣不足是理未實也

心中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矣此數句天理爛熟之言

志要立而立不定者於程子所謂責志孟子所謂持志子夏所謂篤志大易所謂遂志未嘗用功也

志士不忘在溝壑只此一句悟入打破生死關而萬慾可灰萬善可爲矣昔張繹思叔受學於程叔子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二語慨然有得卽此解悟耳此卽中庸至死不變論語守死善道之義舍此斷斷無入門法也

毀譽得喪窮通禍福推而極之至於生死皆與天命之性一豪不相干涉何必膠膠擾擾老死放不下

東坡在黃州二年日以困匱故人馬正卿爲請故營地躬耕其中所謂東坡者也謫惠州寓居嘉祐寺就寺立思無邪齋在儋州四年食芋飲水其窮彌甚然生事不濟每自解曰水到渠成不須預慮東坡之學頗參佛老然其大節卓然九死不悔固窮俟命之旨不可謂無所得也

吳康齋躬親耕稼非其義一介不取常以克己安貧二事

書壁銘几讀朱子書夜無膏至傷爨光冬夜用芒帳覆腹嶄然峻絕晚年以受徵辟訟家廟事致人疑謗然其固窮之節究不可沒也

陳禾秀實爲右正言抗疏劾童貫等論奏未終徽宗拂衣起禾引上衣請畢其說衣裾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禾曰上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佗日受危亡之禍論愈切謫監信州酒赦還里起知廣德軍王黼得政禾不欲出黼門力辭曰甯餓死嗚呼人但肯餓死何志節之不可立禾此言足爲百世師矣碎衣風節豈無本哉

韓侂胄用事時屬楊誠齋記南園以掖垣許之誠齋曰官可棄記不可作此眞斬然峻絶者勝陸放翁遠矣放翁以此記被清議且繇此得罪以太中大夫致仕章文莊兼外制行詞云山林之興方適已遂挂冠子孫之累未忘胡爲改節雖文人不顧於細行而賢者責備於春秋某官早著英猷寖躋膴仕功名已老蕭然鑑曲之酒船文采不衰貴甚長安之紙價豈謂宜休之晚節蔽於不義之浮雲深刻大書固可追於前輩高風峻節得無愧於古人時以是而深譏朕亦爲之慨歎此文傳誦人口而放翁益銜愧無窮矣此可爲百世文人鑒也誠齋送子詩曰好官難得怕不得好人難做須著力名語可風能自踐其言尤可敬也

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後乃乞毁司馬光呂公著神道碑周秩爲博士親定司馬光謚爲文正後乃乞斲棺鞭尸此所謂鄙夫患失無所不至

劉安世器之初除諫官入白母曰言官須明目張膽以身任責脫有觸忤禍譴立至若以老母辭當可免母曰諫官爲天子諍臣當捐身報國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所之器之乃受命母亦竟如其言器之儀狀魁碩音吐如鐘面折廷諍觀者蓄縮悚汗目爲殿上虎家居無惰容作字必楷絶聲色貨利之好粱師成用事求得小吏吳默常趨走前後使持書來啖以大用默因勸爲子孫計器之笑謝曰吾若爲子孫計不至是矣吾欲爲元祐全人見司馬公於地下還其書不答有與蘇子瞻論元祐人才者子瞻曰若器之眞鐵漢也愚按器之之所以爲鐵漢者誠而已誠則有剛大不屈之氣故器之曰只有一箇誠字縱橫妙用無處不通此卽孟子思誠之學也溫公不喜孟子而器之則喜讀之雖學於溫公其得力於孟子亦多矣

紹聖初黨禍劉器之尤爲章惇蔡卞所忌遠謫嶺南盛夏奉老母以行途人皆憐之器之不屈也一日行山中扶其母籃輿憩樹下有大蛇冉冉而至草木披靡擔負者驚走器之不動也蛇若相向者久之乃去村民羅拜器之曰官異人也蛇乃吾山之神見官喜相迎耳惇卞必欲殺器之方竄廣東則移廣西既抵廣西復徙廣東凡甲令所載遠惡州軍無不至人謂公必死然七年之閒未嘗一日病也貶所有土豪緣進納以入仕者持厚貲至京師求見章惇不得以能殺公意達惇乃見之不數日薦上殿自選人改秩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飛馭徑驅至公貶所郡將遣其客來勸公治後事涕泣以言公色不動留客飲酒談笑自若對客取筆書數紙徐呼其僕曰聞朝廷賜我死卽死依此行之謂客曰死不難矣客從其僕取紙閱之則皆經紀

其家與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客驚歎以爲不可及也俄報運判距城三十餘里而止翌日當至家人聞之益號泣不食亦不能寐且治公身後事而公起居飲食如平常至夜半伺公則酣寢鼻息如雷黎明忽聞此運判一夕嘔血而斃矣明日有客唁公者曰若人不死則公未可知然公亦無喜色於是見公處生死不亂如此予讀宋史及名臣言行錄最服膺器之大節所以詳書此瑣事者非爲表章器之蓋假以自厲其心也自厲其心或庶幾於不動與器之曰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遷謫時年四十有七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罷不許安世念不幸使老親入於炎瘴之地已是不孝若非義固不敢爲父母惟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惟有絕欲一事遂舉意絕之自是逮今未嘗有一日之疾亦無宵寐之變陳瓘曰公平生學術以誠入無往而非誠凡絕欲是眞絕欲心不動故也公平生坐必端正未嘗傾側靠倚每日行千步燕坐調息復起觀書未嘗晝寢終日接士友劇談雖夜不寐翌朝精神如故終身未嘗草書歲時家廟祭饗拜跪年七十餘未嘗廢缺在宋杜門屏迹不妄交遊人罕見其面然田夫野老市井細民謂過南京（南京卽宋也今之歸德府）不見劉待制如過泗州不見大聖及公歿耆老士庶婦人女子持薰劑誦佛經而哭父老日數千

人至塡擁不得其門而入家人因設數大鑪於廳下爭以香炷之香價踊貴後二年金人入犯驅墳戶發棺見公顏貌如生咸驚云必異人也問誰墳戶對以某官一無所動蓋棺而去此二段見公精誠造極守身之固感人之深直可以回斡造化融釋生死芸生託命獷狄回心信百世之偉人吾儒之圭臬矣孟子思誠不動心之功於公乃見之器之曰士能畏義如刑則今人可爲古人矣此雖是說勉彊行義然畏義如刑是卽誠也不誠之義畏刑非畏義也君子鄙之

陳忠肅公瓘有斗餘酒量每飲不過五爵雖會親戚閒有歡適不過大白滿引恐以長飲廢事雖閒居容止常莊言不苟發雖盛暑見子孫輩未嘗不正衣冠一日與家人語家人戲問是實否公退自責者累日曰豈吾嘗有欺於人邪何爲有此問也予每耽劇飲好戲言書此自懲

宋史稱司馬溫公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閒師其學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乎劉器之爲溫公入室弟子學術自誠入終身無妄語無惰容貴賤禍福死生百變於前不動不變誠之效如此此君實器之所最得力處亦百

世學者入門及歸宿之處也

謹言特學問之一端而求誠求明之功就此亦思過半矣器之從學司馬溫公咨盡心行己之要溫公教以誠且自不妄語始以此

黃山谷與洪龜父書曰略說人之常病有十種喜論人之過不自訟其過嫉人之賢己見賢不思齊自過不改而必文不稱事而增語與人計較曲直喜窺人之私樂與不肖者遊好友其所教試反己而思之一日去其一則十日亦盡去矣愚謂此十種病去一尚不易況盡去哉況取必於十日哉山谷以勉其甥未免太易學者但能汲汲於自訟

其過見賢思齊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尹焞彥明將充崇政殿說書左司諫陳公輔疏攻程氏學焞至九江上奏曰臣師程頤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篤舍其所學是欺君父遂留不進秦檜當國士無敢道程氏學者陸九齡子壽獨尊其說李燔敬子從朱子學朱子歿時學禁嚴燔率同志會葬不少恤葉味道師朱子試禮部第一時禁僞學味道對策率本程頤無所避知舉胡紘曰必僞徒也黜之味道復從朱子於武夷山中學禁開乃登第此數子者可謂能尊所聞矣能尊所聞而後可以入道末世學者厭常喜新趨利避害師友之倫虧而聖賢之路絕矣

李敬子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職事方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矣此論精密切實能使貧賤之士不自菲薄眞有用之言也又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此論亦有味蓋高位而無素風必非節儉正直之人矣今人甫登一第已侈衣冠輿馬僕從之觀其人品尚足問哉

李方子公晦爲泉州觀察推官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乃除方子曰以書通是求也丞相史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錄廖德明子晦提點廣東刑獄歲當薦士朝貴多以書託之德明曰此國家公器也還其書不啟封夫以私

書託人與受人私書者皆犯義也習爲之遂不覺其可恥不以書通人不啟人之書人己之間斬斬立斷非素有持養不可公晦子晦信不愧朱子之徒而可以爲後世法哉

廖子晦曰德明自始仕以至爲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一句而已愚謂此一句乃最難行者風俗隤敗鄉愿滿目直道難伸於里巷交遊閒況仕宦哉非夫不爲威惕不爲利疚不侮鰥寡不畏彊禦者曷能行之子晦非徒加人一等矣

魏華父曰講學不明風俗浮淺立朝無犯顏敢諫之忠臨難無伏節死義之勇願敕求碩儒丕闡正學爲長治久安

之計此論今人必以爲迂然深切末世之通病可爲長太息者也黃東發疏當時大弊曰民窮曰兵弱曰財匱曰士大夫無廉恥尤痛切可涕蓋士大夫無廉恥其害尤大是卽民窮兵弱財匱之原也雖民不窮兵不弱財不匱而士大夫一無廉恥國卽不可得而治而況於兼之乎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魏華父黃東發奏疏得此意

世之文人多學人少學聖賢之學者尤少所以風俗日下

而不可挽黃東發語人曰非聖人之書不可觀無益之詩文不作可也愚欲持此二語以挽斯世文學之弊而風俗亦因以振矣

黃東發奏疏乞罷給僧人道士牒其徒老死卽消弭之收其田入可以富軍國紓民力此論極妙無紛紛更置而老釋之徒可坐以待其盡又可以紓吾民之財力乃轉以此降三秩出國門信乎老釋之患沈溺於人心也孟子謂正君而國定君不正而國欲定得乎

劉器之中年以後遷謫七八年徧歷遠惡州軍而能堅强無疾者心不動故也心不動則心安心安則身安神恬氣定性以養而病亦祛矣士大夫必舍正學而佞異端迂存養之功而求脩養之術不亦傎乎

由喜怒哀樂而視聽言動而子臣弟友而天地萬物只是一串事工夫全在喜怒哀樂而戒愼恐懼卽從此起戒愼恐懼者喜怒哀樂之樞紐也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此二節所謂名節者道德之藩籬也君子無終食之閒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此一節所謂道德者名節之堂奧也今人藩籬不立堂奧自無從窺轉以能成君子之

名者爲矯激而務名不知此名字卽名節名教之名不成此名則名節頹名教斁士行掃地矣東漢明季諸賢雖所養未純然皆能以不處不去立腳根者是卽可以爲君子如聖門季路原憲之流亦是於富貴貧賤一刀兩段故孔子與論存養精微使世味尙濃遑言心德乎嗚呼富貴貧賤乃入道之第一關也此關不通於道永無望矣願天下之學者共凜之

有意必固我得不克伐怨欲有克伐怨欲得不色厲內荏患得患失可畏可畏

學者易爲閒雜人閒雜語所動不是外來病痛仍是胸中

本有閒雜念頭故內外相引一兜搭便去了若胸無雜念如水之澄如山之靜甚麼人甚麼語能動他

學者最怕半上落下如立志便猛立志居敬便嚴居敬窮理便密窮理誠身便切誠身總須大做功課奮力向前方可不然半上落下說是君子轉瞬又卻是小人終身成箇四不像人物徒爲人之笑柄而已矣豈不可憐

學者工夫由粗方可入細今於酒色財氣晏安游戲極粗病痛尚未打掃得淨把持得牢高談心性庸有益乎躐等務名終於一場說話而已

學問之道無他只是日用之閒一事到前察其孰爲血氣

之私孰爲義理之正察之既精卽去其私而歸於正如是焉而已無元妙之可言也然能眞積力久不任血氣而純任義理則富貴不淫貧賤不移無適而無心廣體胖之樂鳶飛魚躍之趣矣

欲最難克其源與天命之性一同受來所謂人心卽此所謂氣質之性卽此所謂小體卽此非大智大勇不能割得斷者以其卽是我身故難割捨耳聖賢不謂之欲而謂之己克己則復禮禮卽天命之性己是己有底禮是天定底聖賢之學純是奉天奉天以克己而已不足係戀矣所以畏天命者此也所以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此也小人不知有天命故祇認得箇己而純以氣質之性用事終日終夜皆在小體上奉承說箇克己先不信有是理遑言做是事邪故學聖賢者不解天命之謂性一語雖欲克己其道無由講來講去移東補西仍在欲字中盤旋不出耳異學亦不解此一語故貌似無欲而求長生求免輪迴仍是欲仍是己也

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十字可作經讀

定字最難明字尤要顧諟天之明命自定矣蓋定是心定然不知定理心愈定而愈不定故曰知止而后有定故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

定是艮背之學不獲其身是不見有己也不見其人是不見有人也無人無己惟知一理而已此所以定也禪學舍理而言定所謂坐忘卽是坐馳也俗學堅執不化亦是意氣不是理意氣總有變動時未可以爲定也

定於元亨利貞者天也定於仁義禮智信者人也

書所謂克享天心自作元命者只是人定而疾敬厥德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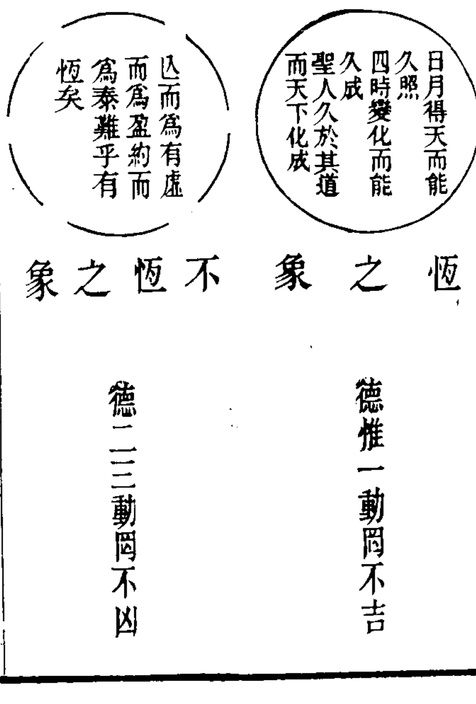
養一齋劄記卷二

嘉慶丁丑春里居讀書時有所窺測輒作圖說以明之凡十有五繕以素紙裝池而縣於壁今漸破爛矣因錄於此

責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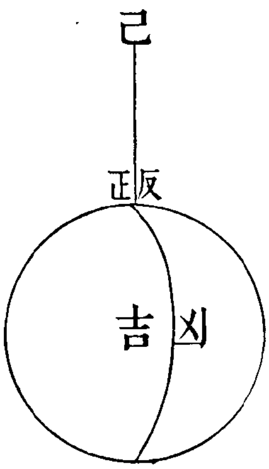
說曰心君也志帥也無志雖師聖賢無益也非無志也心之所之者謬也心之所之者非爲己則爲人爲己則敬敬則致知力行而爲舜以配天地爲人則怠怠則氣勝習奪而爲蹠以入禽獸如矢之疾且直不可禦焉其塗之分始於人己要於敬怠成於舜蹠故敬爲致知力行之本怠爲氣勝習奪之的舜純敬也天地純敬也蹠純怠也禽獸純怠也敬故上達怠故下達非上非下無其境也上下無常敬不足也且上難而下易故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於戲危哉

恆心圖



說曰志辨而無以守之不恆也恆者無他一而已矣故曰恆以一德德一者誠也日月四時聖道之廣大變化無非誠也德二三者僞也有亾虛盈泰約之顛倒矯飾無非僞也誠則終則有始而吉僞則鮮克有終而凶人事也亦天之道也夫志者定上下者也故其象之也以直恆者循終始者也故其象之也以圓德一者無間二三者有間有間無間各從其象不可掩也居敬持志者知之矣明儒吉安劉觀作責志恆心二圖未之見也擬之以自省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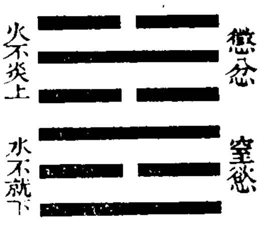
吉凶圖



說曰天下本無凶之理理一而已矣則天下一吉而已矣凶者自作孽也故君子之失時亦吉小人之得志亦凶有小人則有凶於是凶自小人始而君子常懼凶矣以吉凶常相倚也常相倚則欲判吉凶爲二象而不可得其正則吉也其反正則凶也本宜吉也故吉之象多又不易吉也故凶之象疾轉圜之閒而已矣非天轉之也己轉之也以爲天報應之瑣言也以爲己影響之常道也且吉凶無介而有介而己常繫於其介而密轉不容己易曰憂悔吝者存乎介是也如此其危而世人則皆聽之天而不責己宜凶人之多哉然則天下無君子也吉人而已矣無小人也凶人而已矣

懲忿窒慾圖

水火既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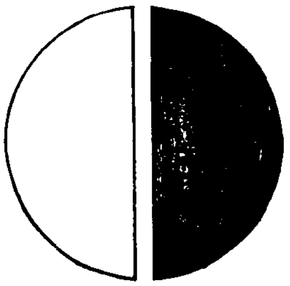
說曰明儒鄒守益論損卦大象傳曰懲忿則火不炎上窒慾則水不就下水火既濟長生久視之方也愚竊以忿如火有物則炎慾如水有隙則流故凡忿皆上也凡慾皆下也忿慾哉誠水火哉所以宜既濟者蓋既濟之卦剛柔得正而位當忿之剛不正慾之柔不正懲忿窒慾則剛柔均正剛柔均正則剛柔相交而和所以爲既濟也鄒氏不此之論而祗以當養生之經抑末也且養心卽所以養生也易曰損其疾使遄有喜富哉言乎損其疾之道損之大象傳曰君子以懲忿窒慾既濟之大象傳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一也

九思九容圖

說曰思德本也容德符也九思之學由中而達外也九容之訓制外以養中也中外不合不可以爲存養之道也故其思誠也在中而非在中其動容也在外而非在外存養以爲省察之地者也聖狂此徵也壽殀此徵也天之則也故曰威儀以定命天命人心不可須臾離操則存焉者也或曰視聽言事手足聲氣之類皆臨幾時所力也朱子悉以爲存養本原者何曰存養非空洞之物也心之用無一時不在物性之體無一物非所涵今欲屏視聽言事手足聲氣之類而求所謂存心養性者則必將閉目兀坐專研虛靈而後可則異端而已矣故克己復禮爲仁皆實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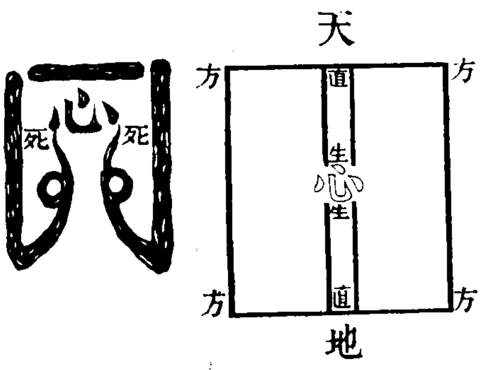
顏子之事如斯而已矣

明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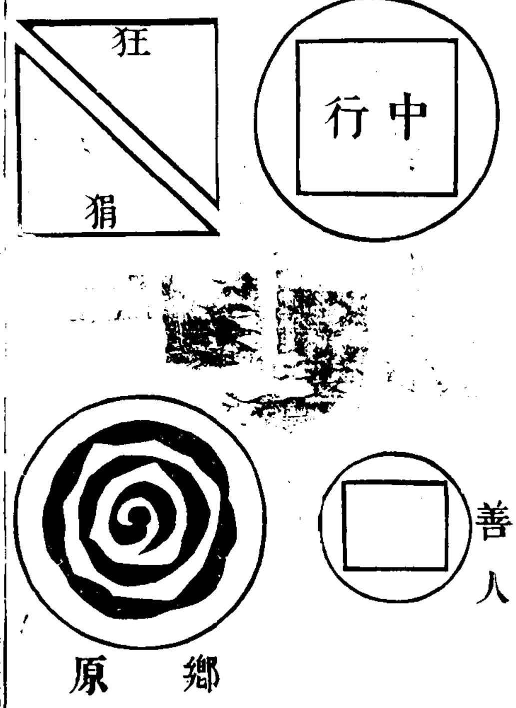
說曰謝上蔡曰窮理只是尋箇是處夫是與不是非兩事也何也天下一理而已矣其非理者必倚託於理者也豈別有所謂非理哉是故明辨亟焉明辨之功在學問思之後而實居學問思之全蓋致知格物之終事必如是而後可以篤行也其象合之則圓而一遙而睇之渾且融也分之則瓠棱而二迫而比之不相容也中無多許者豪釐之剖也形白黑者理欲闢也列左右者理先而欲後也辨必明者善難擇也所謂善者陰陽之理而五性之德也毗陰毗陽仁姑息而義苛刻也禮煩而智姦信守一而廢百也似是而非孰為決也一劒兩段手又無鐵也朱子曰物欲天理觸手分作兩片何其偉與程子曰只是一箇知見難此之謂與

直罔圖



說曰聖人官人鑑物不曰賢否材否曰罔直而已雖材能罔則棄也罔直不辨心術之害遂徧天地也心之中出者爲直歧旁出者爲罔直一而罔萬也直者生途罔者死途其生其死其發則判也直上下塞乎天地之間罔不得其全者天地之氣斷也直虛白無欲也罔塞而暗自墨也直方大獨立也罔折旋而細徇物也冒方者飾也終失其方者天之所克也直菀罔枯或養或賊也分兩象者習所驅也救死者宜反其心之初也易曰其動也直動直者靜虛也虛者有主匪敬奚居也以敬集義一實萬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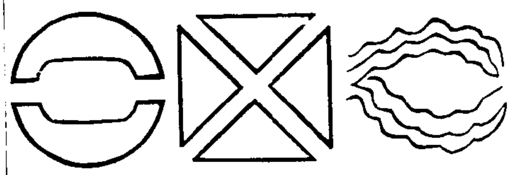
中行狂狷善人鄉原圖



曰內方而外圓內剛而外柔無過不及中行之象也善人質可以爲中行而不學則剛毅不足以任重含宏不足以致遠無過而亦無用其象卑小甚矣狂者行■不足而智崇能法天故其象上豐而下狹狷者知不足而行卑能法地故其象上狹而下豐要其志節皆剛者也使調劑而合之則由方而得圓以奄有中行之詣不難不能合則心力徒過乎中行而其豐狹之不齊又必有棱厲不可化之圭角以與俗相鉏鋙而爲俗所詬病於是鄉原遂得晏然坐收中行之名其似中行者外圓而恢廓同也其爲中行之賊者并其圓亦昏墨屈曲以媚俗爲肝腸者也中行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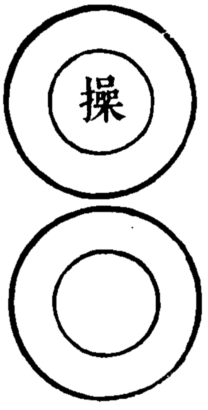
世而一見世有一二善人畏事而不可救俗故鄉原益橫然則狂狷者中行之輔而鄉原之藥也就二者論之狂之弊疏狷之弊隘疏者其終或淸虛而無爲浮游而不根隘者基之厚築之堅衞道之嚴尤鄉原之所畏也今士氣甚積得十善人不如得一狂者可以化鄙吝庸陋之見得十狂者又不如得一狷者可以振無恥不廉之習夫廉恥者天下國家之柱石也學者苟思中行而不從狷入其無能爲也吾知之矣吾知之矣

三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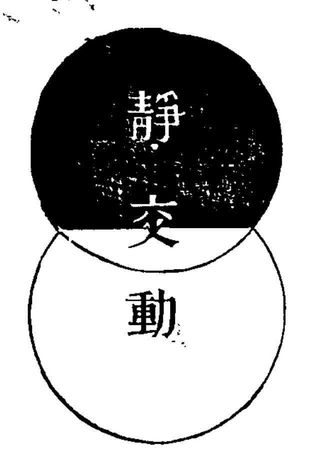
說曰陽健而陰順陽氣而陰血健順道心所依也氣血人心所依也道心帥人心則血氣吾使也五福備矣人心滅道心則血氣吾賊也六極備矣六極備而少壯老均病矣少之病動而不能自主動圓象也不能自主圓非圓也不健矣象如流水色乘之壯之病堅而不能自克堅方象也不能自克方非方也不順矣象如怒石鬭乘之老之病虛而不能自足虛圓舍方象也不能自足圓闕而方毁也不健不順矣象如空谷得乘之君子健順而已矣未定者定之剛者柔之衰者充之是矣何以爾曰治心何以治心曰奉理理一耳何以爲三戒曰以一持三以一持三則有福而無極何以爾曰福極天地用也健順天地體也天地之體維君子體天地之用故維君子用

操存舍亾圖



說曰凡能操心者非能自見其存也自見其存是二心也以心觀心之邪說也凡心之亾者非自以爲舍之而自見其亾也自以爲舍之而自見其亾心已在矣欲仁仁至之說也故治心者常操之而已矣其操之不言存而存可知也其一不操之微獨亾之象■不可見并舍之象亦不可見不可見而後謂之舍則亾也其象不能竝立而其變實急相承故操者非自此始有也懼舍之易而已矣心主而物客矣舍者非從此遂無也憚操之難而已矣物主而心客矣心主者肆應而存物主者獨居而亾存者身吾之身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也亾者身非吾之身也視而不見聽而弗聞食而不知其味也桀紂大忘遂忘其身空空然一物之形廓而已矣吾不知其爲何物也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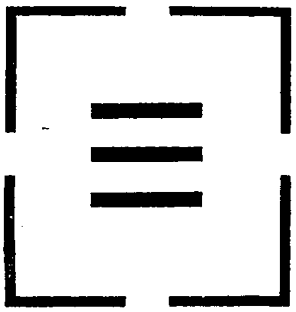
動靜圖



說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動一靜之謂性情異端蔽於靜者也俗流蔽於動者也開其蔽變而通之化而裁之與時宜之聖人也是故象靜於上象動於下不竝立者靜先而動後也周子所謂主靜立人極程子所謂惟靜者可以爲學朱子所謂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也靜象外黑而內白者靜含動也動象外白而內黑者動含靜也南軒張氏所謂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也象分兩圜者靜自靜也動自動也朱子所謂靜時也作工夫動時也作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也兩圜而交其中之半如環者一動一靜互爲其根也朱子所謂動之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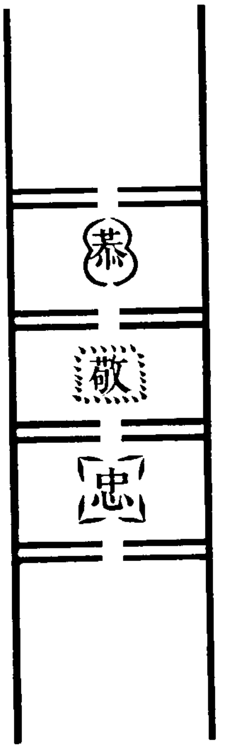
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也於虛定先後之序含明晦之體擴分運之能具交互之用瞬存息養深省密察天下之理不出乎此矣

剛明圖



說曰剛本也明先也剛者無欲無欲則靜靜所以通也人之材智駑下遇事沾滯弊在不明實緣不剛大易扶陽抑陰陽性豁爽陰性闇曲君子小人辨此而已矣立象之意畫乾於中剛之至也四闢於外明之至也表裏之義也乾畫三連三連之閒無非虛朗天健照臨剛孕明也厥門四闢四闢之隅方嚴不刓頑讒匿迹明成剛也體用之交也皆剛爲本也雖然論德之本維剛論學之序先明智故大勇燭理斯配義明乃致誠由敬以達性不明而求剛往輒得乖戾耳竊折衷衡之觀剛爲明本則窒慾宜盡觀明在剛先則窮理宜急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表裏體用先後之際其無紊矣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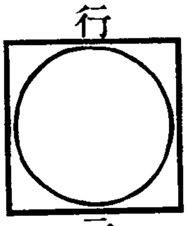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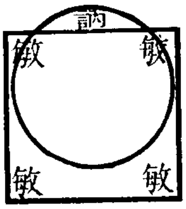
說曰昔屏山劉氏以不遠復爲三字符愚竊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爲九字符葢是特三語耳下學在是上達在是一刻在是終身在是偪塞充滿無少閒斷程子所謂徹上徹下是也夫天體物而不遺仁體事而無不在誠得此符而奉行之則偏私之根淨而瑟僩之德成矣符象取竹竹分三節者明學者當隨事用力密察其節目而不得混爲一也節虛其中者明恭敬忠本一心雖因居處執事與人而異而其靜虛自相通也居處渾穆而抱獨其象圓執事集義以御萬其象方與人設誠以四應其象方圓不拘而曲盡乎人理渾穆而抱獨者筍之含與集義以御萬者幹之斑與方圓不拘而曲盡乎人理者枝葉之相對相當而節以完與其上無上其下無下非無上下上下無物耳矣其上無末其下無本非無本末與天地相流通耳矣是符也其寶之哉非惟寶之其常佩之飲食寢興言默動靜惟命其配之

言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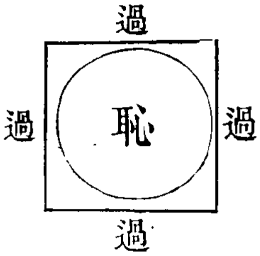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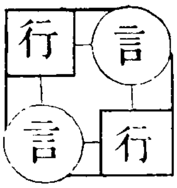
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恥其言而過其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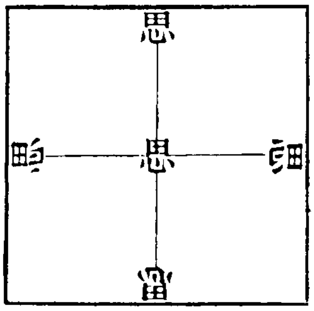
言顧行行顧言



說曰行實也實故象方言虛也虛故象圓行外而言中則行身而言孕也行先而言後則行形而言影也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之象也雖然中欲出奈何則曰訥先不赴奈何則曰敏訥者謹省其括敏者勉飭其隅言寡而行多矣力至矣未也并其訥而難訥者亦恥之并其敏而又敏者復過之於是乎一恥居中更無言矣四衢都盡猶有行矣力至矣哉此訥言敏行恥言過行之象也蓋眞積力久則言不自言行不自行矣言顧行行顧言矣內相維也外相持也非先非後非括非隅非無非有渾渾乎一而已矣德成矣故以是終焉學者統研諸說以循序而得之樞機之發

榮辱之主其可以無欣矣

思不出位圖



說曰思不出位一言蓋可以蔽易曾子於六十四象獨表而出之此戰兢之大原守身之要義也故作圖以持一十五圖之終焉蓋艮之爲義成始而成終者也位之象方所謂矩也聖人從心所欲而不踰者也思之數五思於五事屬土土之數五也總數之則五自中而出各從其方則再再斯可行也又居中者平居思誠之功體也居方者臨時思誠之功用也體用不相離而貌言視聽均得其職無物交物之患矣物交物者出位而交也出位者不敬不敬者不仁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也得此一言而持之勿失其可以終身無大過矣乎

養一齋劄記卷三

伊川曰不須道閉目靜坐爲可以養心欲寡則心自誠胡叔心曰或欲屏絕思慮以求靜不知聖賢惟戒慎恐懼自無邪思不求靜未嘗不靜也二說如一只是存理遏欲不問靜不靜也欲在心則靜亦動心寡欲則動亦靜

元末明初儒者志節最近古葉儀受業於許謙吳沉稱其理明識精一介不苟安貧樂道守死不變何壽朋儀門人窮居守志不妄干人父歿舍所居宅易地以葬謝應芳年逾七十居芳茂山一室蕭然晏如也達官過郡者訪其廬布衣韋帶與之抗禮汪克寬貲財遭焚掠屢空怡然趙汸轉側干戈閒顚沛流離而進修之功不懈陳謨隱居不求仕洪武初徵詣京師賜坐議學留之爲國學師謨引疾辭歸著書教授以終此皆立志有恆皎然不欺可爲法也

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超凡入聖之要故曰如此而已矣

事事用眞心乃不放過事事不放過乃熟熟乃我重物輕而有浩然之氣

君子義以爲質信以成之此浩然之氣之原也苟非義以斷疑信以禦變則必無一刀兩段百折不回本領胸中純是牽挂腳底純是游移浩然之氣從何而生

心不專便浮散四出不知所之纔專於此理便覺淡而無味而毀譽窮通禍福生死之念紛紛起矣根器之陋如此箴銘雖多何益乎

只主一二字打通生死禍福窮通毀譽關方卓然有成然非生死禍福窮通毀譽諸關眞能打得通而又何以言主一乎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主一二字所本也主一是主善之一豈執一者舉一而廢百乎毋妄生疑慮陽明曰主一是專主一箇天理此語未嘗錯也

主一卽易所謂天下之動貞夫一周子所謂一爲要天地聖人不出這些子

主一是極刻苦工夫思慮言貌動作要他一談何容易苦心主一方漸到養一極熟乃純一

主一之學自不欺闇室始

主一功夫到時處煩不亂處宋不空動靜有根俯仰皆道淵渟嶽峙魚躍鳶飛卽是而在

朱子曰今之言敬者只是說若是敬便如烈火有不可犯之色事物來便劈成兩畔去何至如此纏繞讀此則可知主一二字有迎刃而解之妙薛敬軒謂敬則卓然敬則光明亦此意胡敬齋謂敬可以袪紛亂正邪僻除昏惰而立大本尤覺發明簡而盡也

無有事無事無有人無人無敢慢則一矣一則窮通一矣死生亦一矣此張楊園語之粹者求主一者念之

不怕人只怕理不恃己只恃道此卽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之義了此無難處之事矣

好自贊是一大病不獨無進步當下便可醜也

人之著述多成於晚年人之品行多敗於晚節此前修名語予自審之著述未成而品行多慚讀之眞汗流也

人之五官四體閒有和風慶雲祥麟威鳳氣象方是吉人方是偉人

憂怒是心易犯之病謗毀是口易犯之病呂叔簡云難管的是任意難防的是慣病此類是也

謹言從不妄語始而不言人過卽次之

言不如知知不如行行不如誠誠則鬼神可通而況於人乎

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理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嗚呼盡之矣

靜存養動省察言忠信行篤敬只是一事主善而已矣

養到剛氣不怒柔氣不懾時方算學問

陳氏眞晟云大學誠意乃鐵門關主一二字乃玉鑰匙也

又曰養一於靜則客念不作矣持一於動則外誘不奪矣

此眞是頂顋上下工夫也所謂單刀直入也

見識不透底立腳不牢固此終身之大病也

人不決然向上胸中豎不起鐵柱子來不獨恥辱多煩惱亦多

每於志氣頹惰時念及宋之劉器之趙夢白便覺此心卓然豎起吾所處困境較之器之夢白十不逮一而遂有畏葸遷就何邪不能知恥近勇而已千古如器之夢白志節卓卓者皆是一點恥心發出

憂勤惕厲恐懼修省方豎起人底脊骨來

憂勤惕厲者務民之義也恐懼修省者畏天之威也憂勤惕厲是常常如此恐懼修省又時加以提掇

喫人飯穿人衣不盡人道可乎人道者性分所固有職分所當爲總要喫苦掙去容汝泄泄戲忽乎無戲忽懋建大命尙書爲遷國說吾輩讀之當爲遷善說也

變化氣質終身只此一事能此則純是德性用事由庸衆而聖賢矣然此事極不易爲較之多聞多見建功立業尤難眞要孳孳汲汲愛惜光陰以爲之不然人命無常賫惡入地矣

不存心看不出自家不是不可以小事動聲色傷大人之體呂叔簡一語雖極淺卻有省察涵養工夫在然則此過不易去也

普天下皆安飽中人所以普天下皆色鬬得中人何處講義理邪可歎

滿眼俗人只要自己主意堅牢不必與人辨論爭持枉費

自家眞工夫到成片段時德不孤必有鄰

知行必並進言動必可法此學之大要不可謂毋必也

曾子有疾五章平旦誦之純是易理知柔知剛可久可大之德業也

張楊園一生辛苦爲善只由讀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及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兩處得力吾於此竟不悚然有省人也乎哉

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常念此便有進

楊文定公曰百善歸於孝而已君子靜存動省不敢戕其性懼辱親也無時不致敬致和推事親之敬與和以守身也故以之應事則得其節以之待人則得其平而孝道達於家邦矣此一則可爲孝經注亦可爲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注

楊文定公曰於動處克己則靜可爲程子敬則自虛靜注敬存養恕省察春氣自盎然於中

紅燄燄太陽天之心也血淋淋良心吾之日也血淋淋良心者盡己之忠推己之恕也有是二者則隨地隨時容光必照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張楊園曰聖人好惡實其極至於格庶頑動天地衆人好惡不實其極至於爲鬼蜮近禽獸是以暗室屋漏一念之微不可不謹又曰不能反躬是吾人第一病痛修己不切實由於此與人多齟齬亦由於此二則可謂貫徹天人矣

醜底尋進來好底抛出去不可說有耳目假底放不下眞底丟得開不可說有心肝

看書及與朋友講論時良心易動便趁此保守前去一斷便難用力總須於不親書冊不見朋友時痛下省察克治工夫專靠書冊朋友不濟事

毋心裏欺瞞天地毋人前稗販聖賢毋以文字爲護身符毋以身體爲流言溝

高忠憲公曰靜則游思雜慮動則戾氣惰容戛戛乎難哉非下省克工夫者不能爲此語

學者有最緊要十二字整齊嚴肅則心便一自能惺惺此程謝朱融會處

不能爲己焉能克己眞有闇然爲己必從事於愼獨矣

學莫先於致知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程子此兩條朱子頻頻稱述以教學者卽中庸尊德性道問學之遺規程朱直接洙泗之傳以此

知有眞知有嘗知眞知亦懇切亦透快嘗知浮淺不入裏又牽纏不爽斷總是求知時未下十分刻苦工夫如下刻苦工夫反覆審勘而後得此一知則知善必不忍釋知惡必不敢犯

心地虛靜氣象和藹最是學者好消息然須是處世接物時於善惡界限截然分明是曰是非曰非雖禍患在前亦所不顧方於是道有一番整頓而不陷於禪學俗學坑塹之中蓋禪學有虛靜而無是非故曰無善無不善俗學有和藹而無是非故曰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衆皆悅之吾見晩近潔身談道之士有盛名居尊位者率歸於此二弊中然後知孟子發明性善而深斥鄉原之爲功至大也

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語語痛切危悚

愼靜而尙寬强毅以與人如何隨俗人鼓發狂鬧不道舊故不戲色此七字猶不能遑問其他

聖人只是赤淋淋一箇血心於此求之方見天地萬物聖人一體之妙今人學聖賢只是外面烘染裏面己冰冷了須知聖人何爲要敬只是怕此熱心閒斷耳故曰三千三百無非仁也

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顔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心無些子閒隙可以走漏矣仁矣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主忠信徙義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言忠信行篤敬皆此動容貌三段工夫耳非有多頭緒也

內外夾持內要緊密外要寬廣內持敬愈持愈緊密外集義愈集愈寬廣偏於一邊必閒斷閒斷則倒塌不成人矣內不可悠悠外不可卒卒

內省是知之原內訟是知行交界處皆學問極得力事也

從其小體爲小人從其大體爲大人此二語乃六籍之津梁羣生之鐵案人終日不知自己是何等人只看自己從底小體大體便知之矣從小體不要工夫悠悠蕩蕩不知不覺可以從了從大體是要著實下工夫只看今日世間誰是著實下工夫底人則知箇箇人皆是從小體了哀哉

哀哉

從小體是極受用事從大體是極困苦事圖受用怕困苦人之通病非大智大勇不能力矯氣質之私故大人難爲也此處轉關非思不可思到天之與我者有大者焉則知萬物之性人爲貴非從大體則不可以爲人而陷於禽獸則耳目鼻口四肢之欲有所不敢從而兢兢焉一以道義爲主矣思字是孟子喫緊爲人處中庸誠之者人之道也孟子則曰思誠者人之道也又曰弗思耳弗思耳矣弗思甚也屢屢提唱思字蓋此思字卽論語之自省自訟洪範謂思可以作聖者此也程子曰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亦此意或謂論語言思學不可偏廢且謂思不如學而孟子專勸人思何也曰思學對言之思是空空思不查考不踐履故專思則有病若此單言之思則并包學字在內如思誠者人之道先立乎其大者等語非學何以竟其功哉益指點人心本體自宜就思一面說精神乃聳動其實無不包孕也且孔子亦曰君子有九思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曷嘗不專教人思耶

從小體必害大體并小體亦不自保韓子所謂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處汙穢而不羞觸形辟而誅戮是也從大體乃能保小體生則睟於面盎於背沒則啟予足啟

予手吾知免夫是也若比干夷齊不卹小體而理得心安長畱天地雖謂其善保小體亦可也

從小體似受用其實長戚戚從大體似困苦其實心廣體胖故景公千駟而牛山涕泣顏子一簞而陋巷怡然

從小體從大體在一轉念閒孟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卽指此處言然則聖凡人獸卽爭大體之操舍而已故曰羣生之鐵案

從小體亦是陰陽氣稟使然特不知有太極之性耳曹月川曰學者須於太極上立根腳卽此意辥敬軒曰君子性其氣小人氣其性最分曉性其氣卽從大體也氣其性卽從小體也

從小體卽是徇人欲小體亦天之所與者何以爲人欲以其純乎氣質而無義理故也人問朱子人欲何自而生朱子曰天理中本無人欲以其流之有差遂生出人欲來愚按此說尚可商天理是性是主宰大體者人欲是氣是運行小體者各各有源頭絕不相同今謂人欲乃天理之流而有差恐於源頭上未免混同耳胡五峯知言謂天理人欲同體而異情朱子旣力辯之而此處答人之語尚未分明

三戒三畏不講而驟講九容便是皮膚上綽過去也三戒立而小體無權三畏立而大體有主若九思則內外貫通較九容爲愨實蓋卽三戒三畏之學也

知命知理知言是知之最要害處不知此而言致知是以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陽明專言致良知以致門徒多蕩佚之行亦由教者所立之綱宗非聖門法也

知命方可前去爲君子非卽是君子也今人固是不肯爲君子亦有不敢爲君子者不敢爲君子是何心哉懼人之嫌其迂戇而屏之於名利之外也不知飲啄尚有定分何況窮通禍福知命則識精膽決而爲君子之心乃定看得世閒萬事眞有一定之命無可鑽營退避除却爲君子別

無置身之處故也論語以此爲末章收攝全部豈可草草讀過

知命方敢立志尚在學而時習之前一截不知命如何敢學更如何敢時習時習便是知禮能知禮方是君子正身到得知人則君子之事業周備密帀無遺憾處此知之終也司馬溫公游定夫之流於此處尚未用功所以贊揚蔡京秦檜爲後人嗤點亦是君子未做得周備知人方是君子全相與首篇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恰好迴環照應二十篇如一篇

知禮是君子正身此工夫無一時可闕最廣大最精微却

有形象可尋只怕人憚其繁重方板而不用力耳立字最切實不知禮便都敧倒在地上了安溪云人順生禽獸橫生草木倒生愚按順生者首在上橫生者首與身平倒生者首在下此貴賤之差也人無以立則似首不在上而與禽獸伍矣記曰教人以禮使自別於禽獸固不在形體上講然論語立字必當如此形容也

楊文定公曰睟穆之氣不形於色寬博之象不形於體養未密也又曰氣質要純粹又須明決剛健二則皆吾對證藥也合以自檢剛柔大和矣

陳白沙曰百錢自喜貧者說金學能以此自檢其過人遠

矣又曰人一生與天地參立豈可不知自貴重日與逐逐者伍耶又曰心之害大而急者莫如忿爭又曰名節者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也又曰士從事於學功深力到華落實存乃浩然自得不知死生之爲變而況於富貴貧賤功利得喪詘伸予奪之閒哉數則皆深造有得之言未可概以禪學屏之

景行錄曰寡言擇交可以免悔吝憂辱又曰語人之短不曰直濟人之惡不曰義又曰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益又曰責人者不全交自恕者不改過又曰以忠孝遺子孫者昌以智術遺子孫者亡又曰溺愛者受制於妻子患失者屈己於富貴又曰氣宇要老成近厚不要有圭角防有鈍挫缺折又曰禍莫大於縱己之慾惡莫大於言人之非又曰定心應物雖不讀書可以爲有德君子又曰承平日久養壞人材膏粱中必無賢子弟人心高隔了無限好事又曰心清則氣清氣清則神清神清則變化無方矣此十一則皆格言至論簡而可循淺而有味愛而識於此景行錄不知何人所輯更俟考

相人法曰凡人之言貴乎神和貴乎有信貴乎有理雖小道吾取以勵吾學

許魯齋少時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公危坐

樹下自若或問之公曰非所有而取之不可也人言世亂梨無主公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此小事可見其主善之一人謂小節可畧則不一矣

吳康齋壁閒大書云力除閑氣固守清貧又曰人須是於貧賤患難上立得腳住克治粗暴使心性怡然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物我兩忘惟知有理而已康齋所養尚未允蹈斯言然亦是於省克用功者吾人不可不知此義也

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爲主朱子語也不如程子謂敬則自然靜尤有味若專把靜當一件大工夫便偏枯入異端去

靜莫在靜時看須在動時看到動時仍是靜便有絕大工夫所謂物各付物也所謂動而無動也初學談何容易然亦須在喧鬧處尋安詳凝定意思

靜坐是禪學不是聖學雖程朱偶以之教人吾不敢信從看六經語孟只是教人孝弟忠信禮樂詩書何嘗教人靜坐來然精神疲倦而又無世事家務相酬應時以此攝心定神亦何不可必欲以靜坐屏絕思慮則是禪學及道家脩養之術乃不可耳

靜坐只是端坐不思亦可思亦可但須思之正耳然靜坐端凝之久思之邪者亦漸可打疊去故以靜坐爲無事養

神之方亦可以靜坐爲聖賢愼思之學亦可

靜要存養非謂靜坐乃存養也謂不動念不做事時亦當存養此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耳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嚮實不斷其義及觀陽明瘧疾之喻謂瘧之未發時亦不是無病人乃知我輩未立志未居敬則喜怒哀樂未發時本心已離不是亭亭直上之中矣然陽明却以愼獨爲未發工夫不免看錯愼獨獨自是念之已動如何云未發不如朱子以敬貫動靜靜亦敬便是存養未發最爲無語病也然朱子以戒愼不睹恐懼不聞爲靜之存養謂與愼獨不同尙在愼獨前一層則亦不甚的葢說箇戒愼恐懼卽是七情之懼已動可知戒懼恐懼卽是愼獨獨中念頭雖動亦是其所不睹不聞莫見乎隱一節特申解上文耳然則何以無靜時工夫曰說到下工夫便是動了且人果於動念之初刻刻下工夫省察克治則靜時自能存養葢人於旦晝不敢梏亾則夜氣自存非是於夜氣有功可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句卽是天命之謂性性是聖凡所同而在衆人之身則止賸了夜氣足以涵之若陽明瘧疾之喻卽是夜氣不淸也常能愼獨是在動之起頭處用功卽是致中和之學故中庸不分言致中致和而統言致中和也或謂如此何以爲靜存養邪曰靜存養只是敬不動時

還他不動所志主一無適而已若加戒愼恐懼字便重若李延平遵羅豫章之教謂人當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亦不的說到觀非動而何

靜中一念未起喜怒哀樂如何觀得但回頭觀夜閒夢寐之淸不淸定不定此却可驗靜時心也然常能愼獨夢寐無不淸定者不愼獨是動時全不得力徒觀夢寐亦癡漢耳

立志居敬是存養未發窮理力行是省察已發愼獨是居敬窮理交界處靜之終動之始也果是立志居敬者方解得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一句

人常能上念祖考下念兒孫所爲必有以對人矣人優游過一生則自己無所成就卽子孫亦不昌矣此張楊園語可以警人之爲父兄者

動心容易是小家子氣

用三近工夫以求宏毅此猶用猛火以煉丹藥也

白沙云若能克去有我之私則一日萬里矣觀此語可知克己之難

明儒崔銑曰學在治心功在愼動邵寶云願爲眞士夫不願爲假道學王敬臣曰議論不如著述著述不如躬行夏尙樸曰纔提起便是天理纔放下便是人欲杜惟熙曰學

者一息不昧則萬古皆通一刻少安卽終朝欠缺魏良政曰不尤人何人不可處不累事何事不可爲皆純粹之言如良金美玉人所共寶

白沙之學雖偏其徒賀黃門欽則粹然儒者嘗曰爲學不必求之高遠在主敬以收放心而已此語勝人千語萬語也然則白沙亦有未可盡非者

其亾其亾繫于苞桑保國如此保家保身保心皆如此

末俗易高險塗難盡談理易夸反身難副皆前修閱歷之名言也

魏環溪曰常把自己說底好話一一自問你旣不行誰敎你說出來此四語使人骨聳汗流

恥字是醫頑懦對證藥只行己有恥四字萬善可爲萬惡可去

呂叔簡曰不逐物是大雄力量楊賓實曰治心先力去一雜字一也

言多於行雖善言已是無恥況浮誕之言哉此無恥之尤者卽知多於行亦大折本事

主心不定天地萬物將易處而欲爲一事乎

一是誠養一是敬由敬以至於誠念臺曰敬則誠誠則天是也

念臺曰敬則誠誠則天石齋曰敬者天地所以成性靜者陰陽所以復命能敬以靜則禍福不驚而陰陽順治二公之學邃矣

先儒居敬工夫三條予嘗而記之曰常惺惺法以淸其內整齊嚴肅以端其外主一無適臨事所賴

羅豫章鬻田走數千里問易於程子此事今人如何能爲能如此則胸中尙有何渣滓

羅豫章曰士之立朝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又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明道者多故忠義行之者易至於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尙而失周

孔之心於是明道者寡故忠義行之者難皆探本之要言百劫不敝者也

李延平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氷解凍釋處二一則直揭本體之光明洞中隱微之痼疾其理至精至微能思而得之循而行之自有一徹永徹之妙非口耳剽竊及塗飾耳目者所能望也

延平論時事亦感激動人嘗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明人主當於此加意此固爲南渡議和而發抑亦百世之龜鑑也

譙定天授學易於郭曩氏自見乃謂之象一語以入後從程子遊乃盡弃其學嘗曰學所以明心也禮所以行敬也明心則知性矣行敬則至誠矣數語極粹卽孔門博文約禮之成法而闡之故得要也胡憲原仲學易於定久未有得定曰心爲物漬故不能有見惟學乃可明耳憲喟然歎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遂歸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是眞於學字有領悟者大抵古人之學原是如此惟顏子克己故孔子獨稱其好學也不用克己工夫雖湛深經術亦可爲小人漢之匡衡張禹非耶可謂其有學耶

胡原仲平居危坐植立雖倉卒未嘗有疾言遽色人犯之未嘗校此度此量可爲範也

宋儒孫奭父亾舐其面以代頮明儒王敬臣父疽發背親自吮舐可謂能竭力矣

人能去盡好色好貨好名之念胸中光光底看有甚閒思雜慮此陽明之言最警切處

心凝然不動便是聖人

心氣弱最是大病雖作公輔也無風采

人都覺天遠故爲惡易爲善難觀詩書中聖賢陳戒開口便是天命君臣上下眞覺天威不違咫尺此三代以上人物鬼神之所以各正也後世士夫學不本天恣意妄行卽其崇奉鬼神亦與天命不相攝仍歸於無忌憚所謂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所謂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亦終必亾而已矣

楊文定公曰天人一原幽明一致知其故者終日乾乾不愧屋漏天心至正天道自然知之不眞信之不篤行善不卒難矣哉又曰畏天故尊聖而盡力於事父事君又曰樂天之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常以此自驗其德此三則皆是用力於事天之學者天只在眼前此非高論也霜雪氷雹者物之受刑於天也水旱兵火者人之受刑於天也故人紀不脩而後天降喪亂此一世之大刑豈小故

哉天心至仁非無故而加此誘之於氣數其不畏天亦甚矣伊川曰賢不肖之在人治亂之在國不可歸之命此言可謂知天

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嗚呼不犯此訶者或寡矣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所謂好學近乎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所謂力行近乎仁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所謂知恥近乎勇

黃陶庵曰人必在小事上劄定脚做大事始無失今人只思做一兩節好事目前當爲者漫不檢點則并此一兩節亦做不成矣陶庵弱冠卽爲自監錄知過錄有志聖賢之學後又爲日歷書之所爲夜必書之故其言嚴密如此

主一善而空萬想聖學之樞紐也

立志主一愼獨克己主宰不息純是天理卽聖人矣

主敬以扶樹身容存誠以斬除意惡初學喫緊工夫莫先於此

人有所畏而爲善原不是上一等姿稟然有所畏則心志專謹可以寡過以此復性不難書曰嚴恭寅畏詩曰畏天之威人未有無所畏而能寡過復性者夫堯舜猶戰戰慄

慄兢兢業業此千古上一等姿稟也曷嘗不用下學工夫而以無畏爲任眞合道邪

務民之義畏天之威開眼便見此八字方合道理

易只三字曰恐致福論語只三字曰畏天命

養一齋劄記卷四

董子曰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悖謬失其統也陸宣公曰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皆千古名訓然則好言天象天數皆亂民也

言不當則默不當蓋不靜必不直也朱子曰人情事幾未甚分明此乃平日意思不沉靜故心地不虛明而爲事物所亂愚謂悩亂於一室者必瘖默於大廷常人之故態也以直輙然犯而不校相時審義可也然非暴則懦暴懦皆生於不靜不靜者不能審義也

身不可辭百事心不可有兩事

不仁々人智勇皆毒不智不勇仁亦朽木芝之麻大事也須智仁勇三者成之智仁勇是生路惑憂懼是死路色鬬得即惑憂懼之變相也

論語於六十四卦專舉恆者此教人主一也主一是下手工夫而歸宿亦在此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故下手要主一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故歸宿要主一

持己要約教人要簡約則鮮失簡則易從

不思則不得也故君子貴靜而賤躁疑慮驚悖總是思路不一陶公詩云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又曰擺落悠悠談請從余所之淡泊夷猶中剛果之氣自在可爲法也

於己則好訣惡直於人則面是背非成己成物之路絕矣愧是柔纔愧便振聳即是剛故曰知恥近乎勇楊文定公曰知恥近勇是學者立志之事蓋立志則剛矣

黃陶庵曰張安道問蘇子瞻讀何書荅云方溫漢書安道驚曰書要讀第二徧耶初以爲安道自矜敏捷耳今思之殊不然蓋古人讀第一徧時必須精熟此書未熟更不讀他書不待他日又溫也司馬溫公曰學者讀書少能自卷

首讀至卷尾往往從中或從末隨意讀起又多不能終篇光性最專一猶患如此從來惟見何涉學士案上唯寘一書讀之自首至尾正校錯字以至終篇未終誓不他讀此學者所難溫公所言正安道所謂一徧也愚謂人心最難專一讀書之不專一特其一端欲矯心病即從讀書起可也陶庵詮安道語最確可以爲法

不忘則助長不助長則忘忘者私之深助者私之尤忘爲眞小人助爲僞君子

子曰篤信好學子張曰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亾未有信道不篤而能好學者也張之堂堂見及於此洵洗探

矣史冊中半截子人品勿認後來改轍仍是當初隱微處
信得不篤耳篤信道自歇手不得
予曰孜孜功遂成天靜言庸違惡遂慆天天之爲天於己
取之而已矣
予欲無言章欲人重行耳無行不與卽此章之義亦須於
行字著眼講者謂妙道精義無俟於言此居然開拈花微
笑之風矣元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此詩亦恐做病也
古之學者爲己章古注爲己履而行之爲人但能言之亦
有味
力行近乎仁仁者其言也訒未力行夫何言已力行夫何
言

朱子曰人須打疊了心下閙思雜慮如心中紛擾雖窮得
道理也沒頓處打疊了後得一件方是一件得兩件方是
兩件此卽程子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意
象山曰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全是
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遷善象山此則於學者最有益
上蔡謂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眞
能言之鸚鵡也朱子亦謂今時秀才教他說廉直會說廉
教他說義直會說義及到做來只是不廉不義此二則動
人恥言之心

明儒蔡烈曰屋漏無愧天地自位或請論心烈曰宜論事
孔門論仁未嘗出事外何等的實
曹月川曰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老氏以虛爲道非
率性之道羅整庵曰釋氏一家之言有見於心無見於性
其所謂覺乃知覺之覺未嘗要於天命之本來二家闢佛
皆中要害然語太精細非深於學者不能解若與中人說
直以夷狄二字斥之而已昌黎云佛者夷狄之一法竝夷
狄尚不全用其法而中國之當斥可知只五字已盡佛之
綱領源流矣永樂時西僧大寶法王來朝上命諸大臣拜
之夏公原吉曰王人雖微尙序諸侯之上況夷狄耶獨長

揖夫春秋謹夷夏之防昌黎云假如佛至今尙存來朝京
師不過宣政一見衞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此昌黎深於
春秋處夏公見識當由此得來
法言文中子問荅有極簡而耐玩者因仿其意問養生曰
寡欲問治身曰愼動問治家曰禮意問無成之原曰無本
問本曰孝信問處逆境曰順理問心易動曰義不充問人
多謗曰爾多言問人多不明曰爾多不誠問事多悔曰好
悔故易悔問事不易爲曰心不易盡
敬是恐懼脩省若嚴威儼恪乃其表也表裏交修斯無慚
怍

胡敬齋進學箴曰誠敬既立本心自存力行既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人能事畢矣此箴簡括精妙前儒箴銘極多無出其右其徒余祐最著祐之言曰程朱教人專以誠敬入人能去其不誠不敬者何患不至古人可謂得師門之要

敬則日强何庸尋消遣法劉元城貶謫時語誠敬二字倣得切至即鐵漢矣

薛文清云心定氣平則身體之安和舒泰不可言予於靜極時亦見此光景然如電光石火不能長長得此則克私欲之不恆也

一世膠膠擾擾都是看不透天命要去以人力之私爭之不知不覺便做了欺天之事看得透時千方百計也不出命外何苦而自欺以欺天乎故知命者愼獨之原也程子曰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躐等也即含此意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不爲者不爲利也爲者爲義也不字捫之有棱吾輩只是不處少耳薛以身曰脚根站定眼界放開靜躁濃淡閒正人鬼分胎處又曰世風靡矣不憂著節太奇而憂混同一色數語皆是於不字上用功者

董子曰仁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諸葛公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可逆睹韓魏公曰凡爲臣者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預憂其不成遂輟不爲哉范文正公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諸君子所言如出一口大抵不問利害只求義理故其心光明堅定可以質百世而不惑而其事業亦遂百世不刊矣蓋不爲有爲即在一事中辨得明晝義利劃界即人鬼分胎古之君子無不了了於此不獨董葛范韓也

梁蕭允曰禍之所來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何從生此爲避禍而遠利亦中人之有見者

或持三百金求呂涇野文涇野云人心如青天白日不意視如鳥獸夫諛墓得金賢者不免涇野制行之嚴如此關西夫子之稱不虛也

涇野少志聖賢祁寒酷暑危坐莊誦不越戶樞門生從之數十年者未嘗見其偸語惰容或問王伯安之學答曰學而行之講知行之不合無損也學而不行講知行之合無益也時天下論學者不歸王伯安則歸湛甘泉篤守程朱不變者涇野與羅整庵而已今整庵久從祀孔廟而涇野闕焉有志者所宜論列與

涇野舉鄉貢受業太學邑人高朝用爲戶部郎謂檢討王

九思曰吾邑有顏子子知之乎孝宗賓天諸生哭臨具禮
耳涇野獨大哭出涕上疏勸學以元順帝爲喻或謂傷直
涇野曰昔賈山借秦爲喻況主上資度遠過漢文引疾歸
父病晝夜視湯藥步履不敢聲既一年鬚鬢盡斑父卒慟
嘔血葬時雨甚徒跣擗踊蹈蹋泥滓道路環觀者泣下葬
已廬中門外旦夕哭自成服奠葬以至祥禫斟酌損益各
有儀注世宗即位起入史館上御經筵涇野當進講適仁
祖涫皇后忌辰口奏宜存黲服之禮罷酒饌之賜朝論韙
之大禮議起忤旨下獄拷訊謫解州判官躬行禮讓之化
州中道不拾遺轉南京吏部郎瀕行士民接踵跪送哭聲

震野既渡河干猶聞不絕相與立祠生祀之在官次父書
至再拜使者受而跪讀之其佗親友有書至受之各有儀
聞期功喪必爲位哭奠其敎學者謂寗近毋遠寗粗毋精
日用倫教一以身體力行爲宗卒之夕有大星隕涇野懿
行甚多茲所錄皆明史本傳所遺者錄之以識嚮慕

辥敬軒之歿也風雷繞室白氣貫空呂涇野之歿也有大
星隕孰謂天人不相通乎

張曲江風威秀整明皇曰每見九齡使我精神頓生此可
見莊敬日强强字正己格君之效士人徵逐應酬疲怠縱
弛神氣亦奄奄似欲死人夫豈皆體質尪羸哉看古人易
簀結纓畢命時是何氣力何關病不病事

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敧倚若無手足此爲
鬼躁何之視候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
此爲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象按管公明此論非今日相
人法也國語單子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
而聽三郤之語矣管輅有之今士夫之鬼躁鬼幽者甚多
其徵或應或不應然君子禔躬安吉所當痛下鍼砭非求
遐福乃自脩之道宜爾也若以此爲倖中殊不嘗讀內外
傳見古人威儀定命精意

北史謂段承根好學機辨有文思而性行疏薄有始無終

魏書謂元慶和言同百舌膽如鼷鼠今之好學能言之士
不爲不衆也可恃者幾人哉故周書曰飾言無庸竭行有
成

巽三爻頻巽之吝剛變柔而溺陰也復三爻頻復之无咎
柔變剛而從陽也然頻復者屢失而屢復究非恆其德者
三與上相應一不自審則爲迷復矣故復以自知又貴恆
以一德

損其疾使遄有喜疾何在忿慾是也懲之窒之非遄不可
遄者風雷之象疾能損即爲益矣

復以自知是陽動而明明未有不由於陽者故學者志事

宜從剛入剛居中而劑以柔斯之謂和從柔入者往輒靡耳似和而非和也今人未辨剛柔輒先論和直迷復而已焉得而自知

一日之中朝氣恆盈暮氣恆涸此卽少與老之象耳朝則動動象震初故盈也暮則止止象艮末故涸也然其盈也實易涸震蘇蘇是也涸也實易盈列其夤是也君子以恐懼脩省焉得盈君子以思不出其位焉得涸

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善之光明昭著如火之炎上天之高明此君子之所以上達也孟子論人品六等始於可欲之謂善善有諸己則謂之信善充實

則謂之美善充實而有光輝則謂之大而皆自善之有諸己始至於有光輝則大有矣學問到此已為成就聖神特由此而化焉耳今人齷齪卑汙逆天以自高而其惡燄薰蒸使人閉目攢鼻不可嚮邇者固不足論卽稍知善惡而其遏之不力則其揚之不宏如篝鐙野火時明時滅閃灼不定有非實有烏能大哉大有之君子從有一善始充實之久而後與三光齊明震電等耀也火在天上日星震電之象也火之淸極者也非淸善惡之原者烏足以知之

易曰君子以自强不息又曰吉人之辭寡惟不息故寡也魏晉以降稱談客者大都閑人耳

乾之德剛中正陽也坤陰也而亦以直方大為德故剛貴而柔賤善剛無貶善柔則小人之目也柔惠且直非直則柔惠卽善柔耳

湯孔伯謂人只患心體未透蓋非知至至之可與幾者烏能透邪至透時看人倫庶物纔是眞正人倫庶物

念臺先生有喫緊三關之說一曰人己關二曰敬肆關三曰迷悟關予以為迷悟卽在人己中辨之不必復也蓋學者自有難過之三關一曰貨色關二曰名位關三曰仙佛關此三言者似淺而實精舉一世之人無不在此三關鈐束之中過則聖賢不過則凡民耳

謂心性義理吾所自有不須費力於此惟有典章象數却不可不窮究此鄭夾漈之偏見謬說而近人多宗主之古人格物精義之學正是從心性典章兩者會通而出予嘗謂義理為母典章為子無論進德修辭均當以之相生相足兩端庶無偏廢而又輕重較然也

高忠憲公曰自姚江因俗學流弊看差了紫陽窮理立論偏重遂使學者謂讀書是徇外之事以致虛拋閑過文士不窮探經史布衣只道聽塗說空疏杜撰一無實學經濟不本於經術實修不得其實據良可痛也此段議論眞得朱子嫡傳可以斥末學之孤陋並可以防異學之空虛

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程子語不力行只是學人說話辥敬軒語不用克己工夫終日只是說話而已王陽明語

敬軒曰千古爲學要法無過於敬敬則心有主而諸事可爲又曰天地者吾之父母也凡有所行知順吾父母之命而已遑恤其他二則皆寶訓也當刻刻持誦

小人所以爲小人者只是無浩然之氣耳

三戒是吾人第一工夫去盡好色好貨好名之念以啟不惑不憂不懼之機而三達德可立五達道可行矣

陽明從古本大學故與程朱異亦非古本大學意也然謂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便是聖人此三句獨得古本大學扼重誠意之旨

妄語之病誠難去因思元城先生力行不妄語三字七年而後成方知於言上克己已極難

邵康節曰尚言者必入於利尚行者必入於義吾有取焉

祇覺得人有不是便是心放心一收則攻其惡而不暇攻人之惡可知求放心有實事在不是一求便歇了手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言語漸寡矣無伐善無施勞言語愈寡矣蓋此爲寡言實功不然外面言愈少裏面言愈多非抑而發狂疾必流入陰重一路也

胡叔心曰處事不用智計只循天理便是儒者氣象打不

破義利關悠悠何益人不能處事只是不能窮理理明天下無難處之事矣越計較利害越難處也以上三則如刀斧劈下去使下士聞而悟道況其上焉者乎魏莊渠曰吾輩若透名利關人安能軒輊我信如斯言接物處事皆無難境矣辥敬軒謂有所自樂則遇事迎刃而解亦此意

張文定公邦奇與魏子才書最可玩錄於此以證叔心處事之說其書云雜念不勝驅除正坐本心閑斷之故閑斷既久介然之頃便欲雜念頓釋雖顏子不能晝夜操持不怠則此心便當漸清盤銘之詞與楊子江宿浪之譬真善喻也每維孟敏墮甑不顧雖是細事亦足以觀人胷中擺脫得下故不知不覺之閑自能如此而史臣第以爲有分辨而已此豈林宗之見哉吾輩試自念只與人接幾句話而將迎之意纏繞不已此其出孟敏下亦遠矣今直於一切世故打破自毀譽欣戚以至死生禍福無不視之如一則此心自定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學之的也張思叔讀孟子至志士不忘在溝壑忽然自悟始覺有得力處可見古之有志於學者直是不有其身故能專志於道不然一暴十寒之病且不能免其去不學者幾何哉此書句句洞中骨髓可以鍼膏肓起廢疾

吾鄉李惺菴閣學讀書雜述造語多平澹而覩躬砭俗致

有深味錄其最警者於此讀書不識人倫道理雖破萬卷奚益今學者精之言天道淺之好文詞至於動容周旋中禮則寘而不講欲涵養德性變化氣質其何日之有爲學莫先於辨志脩身莫要於立誠多聞見易寡尤悔難小有所拂而憂投之以艱難其何以濟小有所獲而喜任之以遠大其何以勝爲政莫要於辨賢奸爲學莫先於辨義利懷刑君子之小心也固窮君子之大節也不能忍飢寒易至於失節不能忍嗜欲易至於戕生言論之閑與其外露英鋒令人可喜何如中涵名理令人可思寡言不但寡尤默坐靜觀亦足以涵養心體不言而躬行敎家之本亦力

學之本涵養德性須至於廣大沖和操履則一以嚴毅爲本敬我者有禮者也多諛詞則不可信愛我者有恩者也多德色則不敢承責人無已持論務苛非長者之用心亦非涉世之道器之厚者歷年久學者居心接物宜刻刻以薄爲戒讓人如食橄欖最有餘味知盛衰之循環禍福之倚伏一切妄念俱可冰釋士人以力學砥行無愧名敎爲才卿大夫以濟人利物維持風化爲才彼以盜虛聲獵美仕爲才者吾不知之君子之才患其少少則爲善之量不能充小人之才患其多多則爲惡之勢不可過樸質之夫貌雖愚而可用傾危之士才縱美而難知喜事之人不可有任事之人不可無盡子道難盡父道易然毋謂易也我不足師其何能淑故必孝焉而後子道盡父道亦盡今人見小兒作大言輒奇其不凡聖人敎弟子却以謹信爲本衣冠之類甯樸毋華仕進之塗甯遲毋速

周忠介公順昌自題其書室曰歠菽畱先澤焚香問自心歠菽者清明强立也焚香者端莊靜一也如此乃先澤可畱而自心無難問也

楊忠愍公獄中讀易詩曰眼底浮雲片片飛吉凶消長只幾希自從會得羲皇易始覺從前大半非語氣和易如未經困阨者唯知者知其悚切耳

乾坤乃誠敬之本體坎離乃誠明之功用道之大要盡於四卦故乾坤定天地覆載之位坎離爲日月出入之門

人物分於敬肆人鬼分於誠僞欲爲鬼物乎安則爲之

只求心安不求身安只求天知不求人知此謂之闇然之學

孟子論事極剛決然看愛人不親章方知守道之嚴立心之厚不相悖處

程子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信如是輕薄苛刻之病何處著邪施愚山云我輩終日不見己過便絕聖賢之路終日喜言人過便傷天

地之和眞學者語

學者受禍多在口舌上犯了聖賢之戒惡稱人之惡惡居下而訕上惡訐以爲直隱惡而揚善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聖賢諄切戒人如此犯之有不得禍者邪家語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辨閎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言人之惡若己受之故君子愼焉毁人之善以爲辨幸人之有過小人也此亦人人所習見之書奈習而不察何黃陶庵云君子不談人過一以養德一以遠怨雖他人有談者正容以止之可也

宋相張文定公齊賢有自警詩一章其三四云國法須遵

守人非莫舉揚公少以布衣謁藝祖於西岳面陳十事堅執以爲皆善剛果奮發何等才氣晚年乃自韜養和粹如此

陽明傳習錄誠有偏至之論然其直截痛快明儒論學之書無出其右者如謂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豈有工夫說閒話做閒事問立志曰念念要存天理便能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則自然心中凝聚猶道家所謂結聖胎也問靜時亦覺意思好纔遇事便不同如何曰是徒知養靜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倒人須是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只去人欲存天理是工夫靜

時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甯靜不甯靜若專靠那甯靜不惟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閒許多病痛只潛伏在終不能去遇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爲主何嘗不甯靜以甯靜爲主未必能循理教人爲學不可執一偏初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故且教之靜坐以息思慮久之俟其思慮稍定只懸空靜守如槁木死灰亦無用須教他省察克治無事可閒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斬釘截鐵不可姑容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時在何思何慮非初學時事爲學須得箇頭腦工夫方有著落縱未能無閒如舟之有柁一提

便醒不然雖從事於學只做箇義襲而取只是行不著習不察非大本達道也我此論學是無中生有工夫要信得乃只是立志學者一念爲善之志如樹之種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自然生氣日完枝葉日茂樹初生時便抽繁枝亦須刊落然後根幹能大初學時亦然故立志貴專一顏子不遷怒不貳過有未發之中始能或問死生之道曰知晝夜卽知死生問晝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問晝亦有所不知乎曰汝能知晝乎懵懵而興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晝惟息有養瞬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無一息閒斷纔是能知晝此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晝

程子曰敬則自然靜楊文定公曰於動處克己則靜皆習靜者所不解也

楊文定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人之身亦然睟於面盎於背四體辭氣之閒皆和風甘露景星慶雲也非古所謂吉人與又曰心如穀種陽氣飽滿必以理浸灌之使之昌遂又曰護其生意專確之至如雞抱卵及其充積流通將如深山大澤無所不長育容納又曰亦不喜事亦不畏事事至則安閒依理以應之無戚戚之色有汪汪之度可謂國器矣四則皆涵養至到之言

尤悔菴曰人亦孰不欲富貴然堆金積玉而孳孳於雞鳴狗吠之中紆紫拖青而僕僕於車塵馬足之下如此富貴亦復何樂況放利多怨位高必危乎又曰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然莫非命也看來佛氏虛無莊生游戲尚是跳過一層不如聖人說箇命字撇撲不破四子書中言命甚多不是委之無可奈何直要勘破關頭方能素位而行不願乎外怨天尤人固屬無益行險徼幸更復有害二者皆不知命之人也昔人云早知窮達有命悔不十年讀書此尚是文人語進之學道便可朝聞夕死此段工夫始雖矯強久之漸近自然少年氣盛聞之以爲迂闊垂老回頭自恨知非之晚耳悔菴亦文人也能見及此殆於世味中閱

夜之道而知更有甚麼死生問志士仁人章曰只爲世人都把身命看得太重不問當死不當死定要委曲保全以此去了天理去了天理便與禽獸無異便偸生在世上千百年也不過做了千百年禽獸學者要於此等處看得明白比干龍逢只爲他看得明所以成就他的人但能常懷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之心主宰不息久久自有得力處思無邪一言六經可該此是一了百當工夫問睡時工夫如何用曰知晝卽知夜日閒是順應無滯的夜閒卽是收斂凝一的有夢卽先兆志一立時千事萬事只是一事讀書作文安能累人人自累於得失耳諸公在此務要立

箇必爲聖人之心時時刻刻須是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方能得力若茫茫蕩蕩度日譬如一塊死肉打也不知痛癢終不濟事以上十三則皆鍼鍼見血於學者有起死回生之妙陸當湖一概抹摋吾未之敢從也

潛菴先生曰不痛不癢剽竊聖賢言語縱步趨無失究竟成一鄉愿到對天質人處心中多少愧怍又云人不患思慮未甯只患心體未透又曰小人只是認不得獨字潛菴參姚江之學者也然事事盡心踏著實地爲我 朝名臣第一學者只問獨中心體實能對天質人否耳不必以姚江不姚江爲斷斷也

歷之久垂老自懲而後能發此天光與吾儕可以憬然悟矣

張忠定公詠學信命二字五年而後成初謂何至如許遲鈍靜而思之眞信命者必無妄求無妄求而後謂之信命五年而成忠定之天姿亦敏矣其爲人遇事敢爲堅毅不屈卓然於流俗之上皆此五年之功所成就也上蔡謂信命便養得氣不折挫諒哉

羅鶴林曰陶公形影神詩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我神自謂也人與天地竝立爲三以此心之神也若塊然血肉豈足以竝天地哉末四句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

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是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養和之道淵明可謂知道之士矣湯東澗曰太白詩百歲落半途前期浩漫漫中宵不成寐天明起長歎人生學無歸宿時例有此歎必聞道而後免此此淵明所以謂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也二則雖論詩然於性命眞際有窺見處錄以自省逐逐不休庶幾知返

朱子曰晉宋人物雖尚淸談然箇箇要官職這邊一面淸談那邊一面招權攬貨陶淵明眞箇是能不要所以高於晉宋人物此段不獨論陶公樸實得要其一面淸談一面招權攬貨二語尤足以發百世學者羞惡之心今之學陶詩者不爲不多不知陶詩自有根本如朝於仁義生夕死復何求此二句斬釘截鐵壁立萬仞乃陶詩之根本也不就其根本學之而襲其字句聲響陶公亦不願有此嗣音耳

中庸素位一章乃萬境安心之法上章詳論子臣弟友庸言庸行其示人求道之方盡矣緊接此章者乃恐學者之以境遇不齊借口也識得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無一不可以安心而道信乎不遠人矣昔人謂離境安心則爲虛靈隨境安心則爲實地葢離境安心者佛氏解脫之高言看

似直捷而爲之則幻杳而迂回隨境安心者吾儒素位之本義看似艱難而爲之則切近而恬謐此際一差雖有離俗之高致而終身得力皆如捕風繫影而已

明辨非辨兩物也正是於囫圇一物中能剖成兩片方見義之精處佛氏惟無此明辨工夫故將心性祇認作囫圇一物不能剖開遂專以知覺爲心氣質爲性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詆古文尙書者謂其出於道書而以心岐爲二爲有流弊然此二語不可駮也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前一性字卽人心也後一性字卽道心也孟子剖性爲二而後儒不能駮也故一心也而有人心焉有道

心焉一性也而有義理焉有氣質焉一身也而有大體焉有小體焉皆中庸明辨之義明辨居致知之終學矣問矣思矣復加以明辨者知不厭其詳也陽明謂知行合一吾慮其見理之麤矣

退之與孟尙書書永叔本論中論佛極有把握一則理正氣雄一則理明氣達皆君子之文也朱子王梅溪集序云純乎陽德剛明之氣則其心光明正大疏暢洞達無有隱蔽而見於事業文章者亦如之韓歐二公有此意

與孟尙書書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祟非守道之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皆篇中扼要語前後卽以之爲關鎖萬萬無此理智之極也滅死萬萬無恨勇之極也文章有大本大原豈從摹襲而得哉

求友親人先審志趣讀書爲文專闡義理則主腦得而謬誤可希矣

專學聖賢力持名教逐日言動之閒大有事在何暇歎老大而嗟卑貧乎

無妄思無妄言無妄動此儒之三寶也

養一齋劄記卷五

辥文淸讀書錄言簡而味甚長言淺而理甚精言寬而意甚緊言複而體甚潔非熟翫不知其妙也其論學主腦在一性字功夫在一敬字眞是一了百當而又無陽明直捷而傷於脫略之病其論性精微廣大始學未易洞然其論敬極有益於始學功夫謹萃集而錄於此易搖而難定易昏而難明者人心也惟主敬則定而明惟敬足以神明其德纔敬則渣滓融化而不勝其大不敬則鄙吝萌而不勝其小矣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處橫逆之道也程子作字甚敬曰只此是學盍大事謹而小事不謹天理卽有欠缺閒斷故作字雖小事而必敬者所以存天理也敬天當自敬吾心始不能敬其心而謂能敬天者妄也有於一事心或不快遂於他事處置失宜此不敬之過也志固難持氣亦難養主敬可以持志少慾可以養氣爲一事心在一事上件件專一便是敬古語曰敬德之聚也此語最宜潛體蓋道妙莫測靡有攸定惟敬則能凝聚得此理常在如心敬則能凝聚得德在心貌敬則能凝聚得德在貌或有不敬則心君放逸而天德亡百體懈弛而物則廢雖曰有人之形其實塊然血氣之軀與物無以異矣此敬之一字所以爲聚德之本踐形盡性之要也與從事於主

敬者斯得太極之妙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君子以莊敬自持則小人自不能近程子挈敬之一辭示萬世爲學之要程子之主敬周子之無欲皆爲學之至要敬字一字無欲字乃學者至要至要余近日甚覺敬與無欲之力敬是方做工夫誠是已成就處心如鏡敬如磨鏡鏡纔磨則塵垢去而光彩發心纔敬則人欲消而天理明敬爲百聖傳心之要見於書者尤詳程子發明其所以爲敬之義精矣只主於敬纔有卓立不然東倒西擂卒無可立之地敬則卓然敬則光明千古爲學要法無過於敬敬則心有主而諸事可爲持己得一敬字接物得一謙字敬以持己謙

以接人可以寡過矣和而敬敬而和處衆之道程子論恭敬曰聰明通智皆由此出蓋人能恭敬則心肅容莊視明聽聰乃可以窮衆理之妙不敬則志氣昏逸四體放肆雖粗淺之事尚不能察況精微之事乎以是知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而居敬又窮理之本也言敬莫詳於書但挈出其要以示學者則自宋儒始敬則立怠則廢莊敬日强安肆日偷之語宜深體翫蓋莊敬則志以帥氣卓然有立爲善亹亹不勸而不知老之將至安肆則志氣昏惰柔懦無立玩愒歲月悠悠無成矣處己接物事上使下皆當以敬爲主左氏論敬處多亦是先王之教有未泯者易之爲

教大概欲人敬慎雖吉事亦不敢易而爲之如大壯乃陽壯之事占者吉亨不言可知而必曰利貞是卽敬慎之意四夷來王本於無怠無荒乃知人君一心之敬甚微而歸往之效甚大涵養吾一卽主敬也召誥敬德之言不一而足古大臣告君之本端在此矣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此數言皆謂主敬治天下之本不外乎此萬事敬則吉怠則凶治亂之原皆原於敬怠唐虞君臣懇懇言此三代聖人亦然孔子曰脩己以敬中庸曰篤恭而天下平皆此意處鄉人皆當敬而愛之三尺童子不可侮慢於人之微賤者皆當以誠敬待之敬以

直內涵養未發之中義以方外省察中節之和敬以直內戒愼恐懼之事義以方外知言集義之事內外夾持用力之要莫切於此大學言聖人之止雖有仁敬孝慈信之分其實皆以敬爲主故曰無不敬而安所止靜而敬以涵養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動而敬以省察喜怒哀樂中節之和此爲學之切要也居處恭執事敬存吾心之天對越在天之天卽顧諟天之明命畏天命尊德性之謂也不輕妄則重厚不昏塞則虛明其要在主敬

薛文淸曰劉康公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周子定之以仁義中正

而主靜之定字蓋出於此愚謂康公數言乃左傳最精最要處中庸天命之謂性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實出於此不獨周子祖之也

薛文清曰本一氣而有動靜耳動靜者陰陽也所以動靜者道也愚謂道無動靜故爲動靜之本若謂靜爲動本則誤矣

人日用之理性情而已讀薛文清讀書錄至第五過時尤愛此二語識之

禮曰氣容肅凡氣之躁者必懦而無成氣肅則沈沈則智勇出陽奮由陰斂也

安而后能慮意不定心不靜身不安雖多慮庸有益乎

使從俗謂出使他國也今人居鄉國而事事以從俗爲善何也

改過改得不透非獨將來見獵心喜卽以此過論恐亦如紾兄之臂而敎以徐徐者

困亨貞大人吉能致命以遂志者其爲氣也至大至剛塞於天地之閒所以爲亨所以爲大人比干夷齊皆順受其正考終命也所以爲貞所以爲吉

或問立脚跟之法答曰君子有三戒章盡之或曰平時亦知懲戒臨時不能自持何也答曰恥莫恥於爲禽獸慘莫慘於心死臨時肯以此二語打去而三戒可持矣

謙則有益恆則無損

偶見一書云彭殤同類貴在聞道爲之憮然驚心

吾讀徐幹中論而歎其持論之純正在漢魏閒不愧儒者而後世徒列之建安七子中以詞章掩其學問可惜也幹之言曰志者學之師也才者學之徒也學者不患才之不贍而患志之不立學者所以總羣道也大義爲先物名爲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鄙儒之博學也務於物名詳於器械考於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容貌者人之符

表也符表正故性情治性情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爲法象墮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則慢之者至矣小人皆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己之卑而不知其所以然哀哉君子敬孤獨而愼幽微又有顚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夫以崩亾之候白刃之難猶不忘敬況於游宴乎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可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禍敗之由則媟慢以爲階昔宋閔碎首於基局陳靈被禍於戲言閻邴造逆於相詬子公生弑於嘗黿是故君子居身也謙

在敵也讓臨下也莊奉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
從之君子不恤年之將衰而憂志之有勧野人之事不勝
其悔君子之悔不勝其事乘扁舟而濟者其身也安粹大
道而動者其業也美小人朝為而夕求其成譽不至遂曰
善無益矣疑聖人之言背先王之教存其舊術順其常好
是以身辱名賤而不免為人役也琴瑟鳴不為無聽而失
其調仁義行不為無人而失其道故絃絕而宮商亾身死
而仁義廢或曰斯道豈信哉曰何為其不信也世之治也
行善者獲福為惡者得禍及其亂也行善者不獲福為惡
者不得禍變數也智者不以變數疑常道故以歲之有凶

穰而荒其稼穡者非良農也以利之有盈縮而棄其資貨
者非良商也以行之有禍福而改其善道者非良士也詩
曰容容卬卬如圭如璋舉圭璋以喻其德貴不變也夫才
敏過人未足貴也博辨過人未足貴也勇決過人未足貴
也君子之所貴者遷善懼其不及改過恐其有餘夫惡猶
疾也攻之則日悛不攻則日甚舜之在鄉黨也非家饋而
戶賜之也人莫不稱善焉象之在鄉黨也非家奪而戶攘
之也人莫不稱惡焉立身不為人之所譽而為人之所謗
者未盡為善之理也盡為善之理將若舜焉人雖與舜不
同其敢謗之乎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石之堅剛也此數

物未嘗有言而人莫不知其然者信著乎其體也使吾所
行之信若彼數物而誰其疑我者今不信吾所行而怨人
之不信也猶教人執鬼縛魅而怨人之不得也惑亦甚矣
伊尹放太甲展季覆寒女商魯之民不稱淫篡焉積之於
素也謗言皆倚事而興加其似者也誰謂華岱之不高江
漢之不長歟怨人之謂壅怨己之謂通通也知所悔壅也
遂所誤遂所誤也親戚離之知所悔也疏遠附之殷紂為
天子而稱獨夫仲尼為匹夫而稱素王盡此類也人情莫
不惡謗而卒不免乎謗其故何也非愛致力而不已之也
已之之術反也謗之為名也逃之而愈至拒之而愈來訟

之而愈多明乎此則君子不足為也闇乎此則小人不足
得也帝舜屢省禹拜昌言明乎此者也厲王蒙戮吳起刺
之闇乎此者也小人恥其面之不及子都也君子恥其行
之不若堯舜也小人尚明鑒君子尚至言故求益者之居
游也必近所畏而遠所易君子必貴其言言費則身賤身
賤則道輕道輕則教廢大禹善治水而君子善導人導人
必因其性治水必因其勢是以功無敗而言無棄也荀卿
曰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色
從然後可與言道之致有爭氣者勿與辯也俗之所謂辯
者不論是非之性不識曲直之理期於不窮務於必勝不

知木訥而達道者雖口屈而心不服也君子之於道也在彼猶在己也其論也遇人之是則止矣遇人之是而猶不止苟言苟辯則小人也雖美說何異乎鵙之好鳴鐸之喧譁哉君子者能成其心心成則內定內定則物不能亂物不能亂則獨樂其道獨樂其道則不聞爲聞不顯爲顯古之交也近今之交也遠古之交也寡今之交也眾古之交也爲求賢今之交也爲名利而已矣冠蓋塡門儒服塞道把臂捩腕扣天矢誓察其所爲非欲憂國恤民謀道論德也徒營己治私求勢逐利而已有策名於朝而稱門生於富貴之家者爲之師而無以敎弟子亦不受業至乎懷丈

夫之容而襲婢妾之態言之猶可羞而行之不知恥父母懷煢獨之思室人抱東山之哀無罪無辜亾命是效交游乎外久而不歸非仁人之情也凡幹之言皆守道樂善不逐勢利如此故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澹寡欲有箕山之志先賢行狀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爲上艾長又稱疾不行曾子固作中論序謂其所得於內者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余故採其言而錄之以爲尚友之一助焉

幹中論大段清純惟智行篇不甚合以爲行不如智故曾子不列四科三仁比干爲下此舛戾之言全書之玷也

幹所引聖賢之言有可補經傳之缺者錄於此孔子曰吾欲問彼將以改此也問彼而不改此雖問何益孔子曰小人何以壽爲一日之不能善矣久惡惡之甚也子思曰能勝其心於勝人乎何有不能勝其心如勝人何曾子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孔子曰欲人之信己者則微言而篤行之子思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化化在令外也曾子曰或言予之善予惟恐其聞或言予之不善惟恐過而見予之鄙色焉孔子曰居而得賢友福之次也孔子曰惟君子然後能貴其言貴其色小人能乎哉

心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心本寬大無邊一有己私遂不勝其小絕謀利計功之念其心超然無係皆薛敬軒語蓋浩然寬大無邊者天地之理之氣也人之心與天地之理之氣原是渾合一體故亦其大無外然人心中有一毫謀利計功之私則與天地不相似而藐然小矣中庸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論語逝者如斯不舍晝夜皆發明此無空缺無閒斷之理與氣以示人人自行不著習不察耳

何以不直曰不敬何以不和曰不敬何以不明曰不敬何以不誠曰不敬

敬只是謹畏不放專一無他而其妙不可勝言

虛火浮動於外眞精枯燥於內身死之證也虛情浮動於外眞性枯燥於內心死之證也夫內燥則外必浮外浮則內彌燥非威重以主忠信此證其何以起哉

不重不威學不固埃沫而已不主忠信傀儡而已友不如己者過憚改廁溷而已見危不致命戎狄之相棄也見利不思義禽獸之爭食也祭不思敬亦戎狄而已喪不思哀亦禽獸而已

黃陶庵之弟偉恭淵耀與友書云人生世間黑漫漫過了日子眞可痛惜君根性高明勿宜自弃古人云須是生鐵鑄就一般始得噫人欲爲埃沫乎生鐵乎偉恭見危致命與其兄竝傳果爲生鐵矣

學者無事時於義理儘曾思索討論臨時不能用依舊走自己習慣習徑此是學不能變化氣質學如未學者也朱子謂須著力與佗戰不可輸與佗蓋戰而難克處卽氣質難化處非過誠意一關不可此關不過則平日之思索討論恐只是獨居以之無聊消遣羣居以之飾智驚愚僞也非誠也誠學之而臨時不能用者百工衆技之所無而況君子之道乎

胡敬齋謂利莫大於義害莫大於利高忠憲謂靜坐收浮蕩精神舉動守聖賢法戒貨色一關落脚便成禽獸數語皆參透天人直上直下無一點枝蔓當長在心頭轉口頭運

羅文莊欲人觀靜坐中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未免沿宋儒羅先生之誤然其與陽明書辨明致知格物之旨整密緊快實爲經傳功臣

靜爲生門躁爲死戶呂叔簡此語可許其深通造化

呂叔簡呻吟語余始讀節本乃陳笠帆方伯所錄其言不精者亦罕矣且較之陳榕門相國節本又稍詳也後讀全集中足本方知更有極精之言笠帆未之收也故前輩書不可妄動筆

陸稼書有呻吟語疑一帙其駁正處皆確然可存予讀呻吟語覺叔簡之學時參老氏稼書未之盡駁也如陽者所以亾陰者所以存世知鬱者之爲足是謂萬年之燭黑者萬事之府斂藏之學也帝王之道黑故能容保無疆聖人之心黑故能容會萬理皆不純陰陽氣而非道聖人所不偏主老氏之學尙陰謀奈何祖之夫黑卽陰也叔簡雖謂儒道內黑而外白老氏內白而外黑究不甚晰大學開宗明義卽曰在明明德欲明明德於天下此卽尙書欽明文明之義堯舜以來相傳之道也豈以黑爲尙哉

知止是物格知至而后有定是意誠定而后能靜是由意

誠而心正靜而后能安是由心正而身脩安而后能慮是誠意正心脩身與齊家治國平天下交界處慮而后能得是家齊國治天下平如此看方字字有著落不是空際追尋蓋定帖意說靜帖心說安帖身說最親切否則大略相混朱注以靜帖心說安謂所處而安亦是帖身說唯定帖志說然志與意小有別而無大異此仍是本朱而歸入八條目則較清畫矣

李二曲講四書不盡的其講格物獨精二曲云格物之物卽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物格者格其誠正修齊治平之則格物卽中庸之擇善舍却至善之善不格而言昧從事

欲物物而究之入門之初紛紜轇轕墮於支離此是博物不是格物

張楊園云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氣壹則動志也心不在焉視而不見志不足以帥氣也持其志無暴其氣則心正而身修矣愚按楊園此說以孟子註大學於身心相關處極爲精透並不須改經文身字爲心字尤簡易也楊園又云志帥氣則爲君子氣勝志則爲小人亦精

楊園云凡人何必大惡然後下同於禽獸只飢食渴飲好佚惡勞男女之欲口體之奉而不知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卽是物類也又曰賊仁賊義不必弑逆大故然後名之只日用之閒親其所疏疏其所親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自少至老積貫習熟而不知變鮮不至於拂人之性災逮夫身者二則最警悚知此則無一刻可怠可縱不然如禽獸殘賊何

楊園論立志云吾人平日云爲見得天理分數尙少其所爲雖與逐逐者有殊然其出於人之私智而非理之本然則一而已竊揣人心未能返樸大都聰明才俊之士揀取世閒一箇好題目做耳未必眞有朝聞夕死之志也苟其不從此志發端則仍是內交要譽之窠臼論居敬云愈把捉頭緒愈多程子所云滅於東而生於西也不則朱子所

云昏昏地睡去也是以程門相傳唯有主敬一法主於敬則無欲無欲則不期靜而自靜此二則於學者下手功夫極有益又在致知力行之先安溪相國云立志者植其根也主敬者培壅之謂也致知力行者謹察焉以去其螟螣稂莠之害也立志本矣主敬其要焉此可與楊園相發明講知行者所當先務也

念臺先生教屠子威云著實思維著實踐履將身心整頓起來三語字字有丰棱有精神如見德人誠心訓厲之容不可不熟習持誦也

敬以主一 則於十百千事中擇其見在當爲之一 事而以

全心爲之由是而推之十事百事千事無不如是則是吾身雖有十百千事而吾心祇有一事此所以心定而易誠事簡而易明也此所以志能持而氣亦不暴也此所以順其自然而直行所無事也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句人多以虛靜當之不知大本卽是天命之實理何云虛靜以虛靜爲大本是寂爲大本感爲達道有動靜而無所以動靜者矣若云未發卽是虛靜此特望文生義實不解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句也夫喜怒哀樂之發而中節誠難若未發則似人人有之何以便謂之中困於講章摸索不得遂漫以虛靜二字當之不知

虛靜祇可以論心而非所以論性也性者何仁義禮智信是也此防於孟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句而中庸鄭注韓子原性因之皆以五常詮性程子性卽理也句亦原於此朱子註天命之謂性統匯諸家所以爲至精至備苟不以五常實詮則性是何物天命終在虛無惝恍中矣或曰信如是中庸卽以五常言性可也必言喜怒哀樂之未發何答曰此有二義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故論性者必就喜怒哀樂之情觀之始可以驗性而喜怒哀樂究是情而非性故又必推原至未發時而後性之本體可得而言也一　也程子張子論性有義理氣質

之殊與孟子口之於味章脗合最爲明晝然孟子屢屢提唱性善張子謂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程子謂論氣不論性不明是皆以義理之性爲主義理之性卽中庸天命之性故此章必又言喜怒哀樂之未發乃是氣質全然未動而純乎義理者也義理之性氣質之性原不相離此章從氣質之性中剔出純乎義理之性來以明其不相雜故曰未發也故足以謂之中而爲天下之大本也二也綜此二義方明此中字卽尙書降衷之衷左氏受中之中與易言繼善成性詩言秉彝孟子言性善同是一物乃吾心最粹最實處程子所謂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閒亭亭當

當直上直下之理是也是豈可以虛靜當之乎此書篇末又言惟天下至誠立天下之大本正是盡性實功若虛靜則何立之有乎此處不明稍差則爲陸王大謬則爲佛老聖學異學只爭這些子而已烏可以不辨

才力智慮之人不可無慈祥之氣以養其福富貴聲望之家不可無渾樸之子弟以存其元氣此甘京揵齋所著夙興語一則愛而錄之

毛稚黃曰聖人論仁其精微可知也而終不離乎視聽言動則知必無舍器而可以脩道者也且終不離乎富貴貧賤之不處不去則知必無略迹而可以治心者也此段可

藥世之高言無實者

稚黃又曰治心者先忌活必須操之使常有定然後加以工夫如明理克欲之類皆有實效若縱令此物變動無常百様工夫俱無所設譬如人有一器欲加修治必將此器架定然後可以用力若任其動轉則治之者何從措手愚按此譬極妙張子謂定然後始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明亦此意也

稚黃又曰修身必須擇友而擇友又必須修身若身之不修則友必不可而擇蓋心術邪亂氣味穢濁一遇匪人自然同流合汙而去此如蔥蒜之臭唯不食蔥蒜者聞之我

已食則與之相化以爲芝蘭之雅不過如此至於値端人聞正論反格格厭惡之矣此段亦明快可喜又稚黃有家人子語一冊平近親切有治家之責者不可不觀

魏叔子謂人才有四一曰造亂二曰撥亂三曰致治四曰贊治愚按才祗二等大者撥亂爲治次則贊襄其事者耳能撥亂卽能致治不必分也若造亂者直奸宄寇賊之流雖有異能亦當加以刑辟不可云才也以此等人爲才而人心狃詐益甚犯上作亂者且翹然自喜其能矣豈非立言之過哉叔子文章恣肆類國策故有此等駁雜言語本不足攻詰予以今人每推許作姦弄法者爲有才故特取

而論之

持己敬則約教人誠則簡

張楊園云主於敬則自無欲無欲則不期靜而自靜靜固靜動亦靜也此可爲程子敬則自然靜注

一級之榮輒動色一簞之與輒皺眉苟於祿吝於財豈天性哉利字根拔不淨耳好議論何用

不以道義爲樂而以山林池館爲樂此亦從其小體者耳晉人蕭散風氣與獨夫之樂何以異

歸熙甫謂讀書沈著接續爲難予謂萬事皆難於沈著接續蓋此卽以忠而無倦也

呂叔簡云涵養之容深沈凝重內充然有餘外闃然無迹若滿面都是精神卽不出口而漏洩已多如無量之人一杯酒便達於面目此數語於涵養二字細膩咀出意味來最好潛玩

學者第一事是人情物理要用心體帖所謂欲誠其意先致其知

彭公思永嘗教其子弟曰吾數歲時冬處被中則思天下之寒者矣嗚呼此數歲而卽能體帖人情物理者也

張懿簡公鵬曰處事不患不明患不公耳公則何事不可爲楊文襄公一淸曰無事當如有事時隄防有事還如無

事時鎮靜鄧文潔公以讚曰功名富貴是兩事功名之士少富貴之士多如宋韓范諸公方稱功名名臣名語可爲師保

楊文定公溥曰士君子一言一行幽明無愧然後不負父母生身之恩亦名語也

孔穎達陸德明經術之宗皆事二姓所明何經耶

屠長卿曰稱炭數米時翻名理於廣筵媚竈乞墦日挂山林於齒頰高人其可信乎此等行徑可恥可哀亦可鑒也

宋潛溪嘗大書其門曰甯可以忍餓死不可以苟利生此幾有不忘溝壑氣象解此無不了之疑團矣

栁公綽太醫箴云惟過與侈心必隨之氣與心流疾乃伺之患居慮後防處事先心靜樂行體和道全於養身寓養性之旨可誦也

一部戰國策皆小人之道獨其謂富貴不與粱肉期而粱肉至粱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亾期而死亾至眞千秋之龜鏡也

馬君常將死事其僕曰若太夫人何君常曰政恐辱太夫人耳一語斬斷葛藤奇勇可畏愛無他解無忝所生之義融忠孝而一之耳

史冊忠賢須眉如在古之死人皆活人也纖佞滿前行屍走肉今之活人皆死人也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二語斷生死界限最明故曰好是正直以介景福

東坡與下第者書曰若喜得而惡失是猶喜晝而惡夜也

王陽明曰人以不得第爲恥吾以不得第動心爲恥噫苟不知得失猶晝夜詎能以患失爲恥耶大抵膠膠擾擾於世故者皆不知枯菀之循環萬難超越者也凡鄙夫皆愚夫耳

復性書下篇曰天地之閒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鳥獸蟲魚者非以道德之性全乎哉受一氣而成形一爲物而一爲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

肆其心之所爲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亾幾矣此則劇沈痛感人韓子之文亦希有及此者所以爲韓子之所重也

李文公復性書自以爲夫子復生不廢吾言然謂聖人有情而未嘗有情情不生乃爲正思情者妄也邪也此雖知孟子性善之說累累徵引然孟子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乃所謂善也文公却不曾引證是文公以性爲善以情爲惡與孟子絕不似孟子謂惻隱羞惡爲仁義之端正是從情上看出性之善來情何曾皆妄且邪哉文公謂情不

生爲正思正思者無思此實暗染寂滅之教故有妄情滅息本性清明之語中庸謂喜怒中節爲和文公云堯舜舉十六相非喜流四凶非怒中節而已以中節爲喜怒之正可也以中節爲非喜怒不可也非喜非怒將聖人說成落落漠漠毫無情者非佛之枯寂而何

荀子以性爲惡李習之以情爲惡皆只論下截而不求諸本者

吾於唐得鉅儒二人焉曰陸宣公曰劉司戶此二公於理人御世撥亂反正之方反覆詳盡獨不講明性命之旨而無一語非性命之旨也此儒之實也宣公曰臣之公言固

非爲己所惜者致理之道所感者見遇之恩司戶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所以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於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此二公所言肝腸如雪昭耀千古擴充四端之學卽在此矣

宣公曰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敗覆國家蓋以其意性憸邪趨向迫狹以沮議爲出衆以自異爲不羣趨近利而昧遠圖效小信而傷大道此眞形容一小字出來小人固是邪人然說他邪便不曲盡是小字形容出精神局量故古人每曰君子曰小人君大也人只是大小之分

詩酒詞華非禍人物也至於以此爲第一等事而禍隨之矣唐薛登曰陳氏簡賢特珍賦詠故士以詩酒爲重不以脩身爲務逮至隋室餘風尚存李諤曰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以之擢士故文筆日煩其政日亂嗚虖李氏抗論於前薛氏詳述於後在隋唐閒可謂中流一柱右文之君學文之士不可不觀省也

孫思邈曰養性必先知自愼也愼以畏爲本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墮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忘慈臣無畏則勳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愼

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邇者不侮於遠知此則人事畢此一段字字精悚不得以異端之言棄之

識多氣寡者識多則不專而轉昏也果有識豈有無氣者乎程子曰燭理明自然樂循理不言剛而剛在其中若理不明而求氣之剛則愎且虐而已矣

胡文定公安國教子弟書曰飲食男女古聖賢都從這裏做工夫起可不愼乎此語非獨剖別聖凡蓋人禽之關隘也文定少欲以文章名世及學道乃不復措意此亦可爲學者定志壹慮法

富鄭公守口如瓶然史稱其遇事敢爲奮不顧身蓋死生

關不透不能知語默之理

司馬溫公云言不可不重也不見夫鐘鼓乎不叩而自鳴人孰不謂之妖耶叩之而不鳴則亦爲廢鐘鼓矣此亦語默之理也

程子曰性靜者可以爲學此語最細葢靜特可以爲學而非靜卽學也靜乃可以爲學而躁斷不可以爲學也學者參之

仁以爲己任過則勿憚改憚改過者安於不仁也

程子曰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是都無事也此語當思

明末竟陵有胡承諾者字君信崇禎丙子舉人隱居著書

作繹志六十篇文體類淮南抱樸而精粹切於實用友人毛生甫極尊是書以爲與顧亭林日知錄竝余覽之雖未盡然然其大體宏博可傳每篇之中亦多研理名語略摘數條於此以當座銘其志學篇云最美之言最高之行詡詡然居之藉藉然道之於我何有哉古之學者書傳疵瑕之事亦足觀理今之學者書傳純粹之事亦足長欲此其故何也因疵瑕而內省所得者理也純粹在彼浮慕於此所長者欲也所學雖多要皆義理之見常處後嗜欲之見常居前雖多無益也好侈者取舍之迹亂於外欲速者恍忽之象眩於中紛紛愛憎紛紛臧否皆芸人之田也時時比擬時時仿佛亦優人之言笑也其明道篇云第明五常爲人性而無五禮爲持循如陰陽之氣流行天地間無日月星辰之次舍無草木禽獸之生長收藏何以知爲春夏秋冬也泛而言道似乎沖漠散殊莫得其朕以五常表其形質以五官受其棲泊則道固在人身不獨在聖人之身且在吾身也小人好亂稱引未定之天不言已定之天惟君子而後知天之有常君子畏天命非畏其無常也畏其與人事相因也其養心篇云心不可有二事亦不可無一事有二事者心馳無一事者心亦馳養之莫如致一也心者至貴之幾而措之於勢利嗜欲如以明月之珠代樗蒲

之石子也心居人之中其位甚正而用諸偏黨反側如臨民者舍嚮明之處親奧窔之隅也心未澄澈敝敝焉日以學問爲事適足增其雜亂長其驕吝如乞師於人而倚爲城守客主之情不洽獷戾之氣未調防閑之智先竭於彌內亂不暇禦外寇矣此前數篇文字之最精者其書凡數十萬言嘉言絡繹不勝其採錄也

養一齋劄記卷六

記曰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不知欲者樂之反也孟子曰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又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卽大學愼獨體胖中庸素位居易論語坦蕩蕩之義只此是人生眞切受用處舍此而言受用皆水火刀兵覆宗絕祀之境界也樂者生之域欲者死之戶能竝行哉

司馬溫公曰人情厭其所有羨其所不可得未得則羨已得則厭厭而求新則爲惡無不至矣此樂得其欲之情狀也

劉祁歸潛志曰禮義充於中雖明日飢而死無慊于心家齊而身修雖隱居不仕猶可謂得志欲心不死道心不生若欲安時任命著書立言唯忘外物可也苟不爲世味所誘何名之不成何節之不立士大夫多爲富貴壞名節吾嘗謂栁子厚元微之可惜也判却死亾貧賤便做出好公事先盡人事後言天道先盡其在己者在人者初不計也定心之法莫善於此祁之言可謂知要矣然何以爲賊臣崔立作功德碑也將無少而傾側老而懲艾乃能爲是言以自鞭策歟吾取以爲鑒焉

祁之祖家訓云士之立身如素絲然愼不可使點汚少有點汚則不得爲完人祁愧此多矣祁又載張平章之父家訓云欲求子孫須積孝欲求聰明須積學亦庸俗中好言語

汪舟次兄弟名滿江南北其父戒之曰吾不願爾曹爲名士名如蒻絲鏤棘實不存也爾曹與人交以其文毋寗以其行此叟可謂善敎子矣叟自言生平唯不欺二字反覆無愧嘗出米數百石振饑身與妻子粗糲自如亂後贖屯營婦女埋骼掩胔二十年內櫝椹千餘其實行如此

汪苕文云士大夫行己不可無本末讀書不可無師承立論不可無根據袁擇庵云名譽人之賊也安逸道之賊也

申鳧盟云靜坐自無妄爲讀書卽是立德翁仲謙云耐飢易耐俗子難毛稚黃曰丈夫旣有此六尺身何可不令千古王于一日讀書二十年方悟慚愧二字皆警敎之丹砂也

宋陳瓚善處貧人患其衣食不足瓚曰吾賢能不及顏子而壽祿過之何患貧也瓚嘗爲祕書監年九十餘猶著書此眞了然於命分者乎

魏環極云薄於朋友者薄親戚之漸也薄於鄉黨者薄宗族之漸也蘄然名論

偶讀宋史劉元城先生傳及宋人紀元城事蹟欽慕靡已

因爲之贊曰學自誠入百行有主壹意絕欲仰報父母畏
義如刑抗希前古危坐植立身如砥柱終日劇談口無妄
語聲色貨利避若蛇蠱殿廷雄辨臣也如虎屢擊姦回備
嘗毒苦禍福死生孰視無睹浩然直氣充塞區宇疾病弗
嬰超然燕處養壽閉門士民歌舞旣死猶生攝伏强虜萬
變弗磨一誠凝聚鐵漢全人仰配軻愈誰其師之以植心
桀

學者不長進只是悠悠忽忽當作不緊要事纔有悔念又
却向零碎處襯帖補綴自以爲不戾名教其實胸無把捉
遇事畏縮其瑣可笑其弱可憐朱子曰聖賢之心正大光

明洞然四達若如世俗常情支離巧曲瞻前顧後又安有
此等氣象亦此意也

致知之事如治獄然不徹底根究一番不得定讞誠意之
事如禦敵然不判死血戰一番不得勝仗若半明半昧或
却或前猶抱其不透頂之見識以爲執中不犯手之力量
以爲大勇此桑民懌之詩所謂請看一隅士蓄水如泥溝
者

誠意由於致知程子曰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王公大人
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論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
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
則自然別是也致知又由於立志朱子曰貪利祿而不貪
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須反覆
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發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
立得此志方能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是也

韓信背水陳置之死地而後生爲學亦須於死中求活如
已敗之師掉轉馬頭併力向前決一死戰方有活路奔走
逃命氣散力疲終爲俘纍耳朱子曰說文謂勿字似旗腳
蓋此旗一麾三軍盡力非禮勿視聽言動祇是勿字上有
力量纔見非禮來便克去此卽決一死戰方有活路之說
也

明鄭善夫繼之雖列名文苑傳中然史稱其爲戶部主事
權稅滸墅以淸操聞嬖倖用事憤然告歸築遲淸亭讀書
其中日晏未炊夷然自適起禮部主事進員外郎諫武宗
南巡罰跪五日幸不死復告歸居家敦行誼婚嫁七弟妹
葬母黨二十二人所著有經世要談子通論道頗多警論
錄十餘則於此冊以備觀玩習氣不除如何了道習氣如
蛣蜣但知有糞丸堅不肯放也有物過眼必看有聲過耳
必聽小小入意卽喜小小拂意卽怒小小利害卽生恐懼
皆習氣也人只有自愛之私便是天地閉賢人隱有氣節
者便自愛其氣節有事業者便自愛其事業有文學者便

自愛其文學如此便狹小了但能看此心與天地一般便有天地變化草木蕃意思則其氣節事業文學猶笱屣耳人見識不透底見貧賤則曰我所當安見富貴便張皇恐累已此固是好一邊不知聖人隨貧賤富貴只如不曾見得孟子四十不動心正是如此明道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對人言便見一團和氣固是氣質純粹然非涵養眞到豈能不衰颯今人儘稟得靜定多者若不曾學問安有一段春風和氣出來工夫間斷如鑽燧出火隨出隨滅萬木起自萌芽日生夜長至成合抱之木以不息也若一拔其根旋復植於故處雖不停時生意斬矣象山曰今之學者大

抵是好事未必有切己之志此語極中時病好事卽是好名纔好名便打點巧言令色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知非便要求出頭處若全靠著知非亦反爲害若曰我不妨有過我能知非積得過多大有頰復迷惑之病何時出頭人但見得惡之爲己害而不知善之亦爲己害見小善矜小能何足以入道入道者魚忘於江湖也學問只有一源無夷險靜鬧無窮約宦達若說忙裏廢工夫則閒時用甚工夫四子六籍只是一致但須尋得源頭分曉萬軸破竹矣典籍文章實人間一大玩好一意爲之未免有尋流逐末之弊於身心畢竟無益至於癖焉顧不反

有害哉泚事貴精勤又貴簡靜簡靜最難必須學力學力非窮經博古之云幼時無不讀大學中庸今但舉二首篇細思而力行之亦可以簡靜矣

楊文定公曰鳳皇芝草人皆知其美瑞靑天白日人皆知其清明脩德而人未化君子以爲德未至也又曰學者氣質直變得如麟如鳳方好試思麟游鳳翔是何氣象君子明於天道故學海焉廣隘由心未有學之誠而不可至者三則熟玩可以化人褊隘擾急之氣

小人之反中庸只是過不及萬惡皆由過不及生出卽以仁論不及則薄不及之極則刻過則柔過之極則溺小人

固刻而溺者也或問子夏子張君子之流而亦或過或不及何也曰此君子而未時中者也未時中則亦得以過不及目之要亦過不及之微者耳然微處不克淨卽戒愼恐懼不周到處惕之以過不及而後知中庸之道有不可須臾離者此聖敎之密也觀此二子乃知君子而時中而字之義

周萊峯曰佞人欲人之悅己而不知人之輕己自誇者欲人之知己而不知人之笑己多言何益蔡虛齋曰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才謀者必不多言唯見夫細人佞人狂人乃多言耳有多言之病者試覽此二

公語

眞不難正難正不難眞難此銘以身所以有眞正銘也

事思敬敬是九思之主聲容靜靜是九容之主

梁五經曰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論學論治必如此淺近乎實方是有閱歷語

風之七月雅之篤公劉多讀幾百徧不獨使人肎習勤苦長厚古樸之意亦油然而生矣

七月賓筵公劉抑戒當大書於廳事之壁以教子孫

行己有恥博學於文亭林先生切切以此八字教人深慮學者有下梢脫空之弊也

易曰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若不立本而言變通以趨時此鄉原之時中實小人之無忌憚也五代時馮道詩冬去冰須泮春來草自生此老自以爲知時而與之偕行矣不知廉恥乃喪盡也凡人不知學問大本好言隨時鮮不爲馮道之學者

遵時與從俗不同率性與任意不同此大易所以貴類族辨物也

朱子自言在同安夜聞鐘鼓聲聽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懼乃知爲學須是專心致志此心不以義理養之未免天津橋看弄猢猻又去西川看競渡也此宋人語最足警學之雜而不專躁而不靜者

朱子謂讀書當字求其訓句求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於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及於彼大抵治文字專一便是治心養性之法然則人之以讀書致疾者皆由躁迫雜亂搖動心氣非聖賢之讀書也

慤而不通則迂儒通而不慤則鄙夫雖然此仍慤與通之未至耳忠信篤敬夫然後行慤則通視遠惟明聽德惟聰通則慤

不狂狷而言中行僞中庸之鄉原不誠意而言脩身假道學之小人

動容周旋中禮聖德也學之自小心始剛健篤實輝光天道也學之自眞心始

史稱程子之門固多君子然求質直宏毅實體力行如尹焞者蓋鮮程子嘗以魯許之且曰吾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噫人不質實力行皆坐不聰明耳而或以魯爲不聰明則誤矣魯豈易許人哉

呂與叔曰克己工夫未肯加吝驕封閉縮如蝸試於夜氣深思省剖破藩籬即大家藩籬只是意見人之意見其難克甚於私欲非窮理之深者不能察而去之爲吝爲驕皆意見也朱子曰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意見卽私意也私意卽私欲之護身符也不克私意則私欲亦不可得而去

己職不盡好責人非人之不從者以吾己職之未盡也人之僞從者亦以吾己職之未盡也督其不從憂其僞從外增訴詐內積憤懣而於人無毫毛之益於己且不祇有毫毛之損矣善乎許文正公之言曰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己之惡

天地人之理只是一直字動直由靜專靜專卽敬也故曰敬以直內

莊子獨往獨來是謂獨有善讀之則行其庭不見其人爲

己之實學也不善讀之則外天地遺萬物淸淨之虛詞也

學者緩言取友且思何者足爲友所取荀子曰與人同遊不見愛不仁也交不見敬不長厚也臨財不見信不廉也此等處皆宜刻刻自反否則友之不絕我者恐亦其故舊不遺之義耳以爲友實取我豈其然

友道之弊極矣讒諂二字盡之家語君子之於朋友也心必有非也而弗能謂吾不知其仁人也又曰內不相訓而外相諛非親睦也夫心有所非而弗能謂之是諂也不相訓而謗之於外是讒也讒諂之徒是劉孝標所謂勢交賄交難周易攜讎訟所聚名陷饕餮貞介所羞者也豈獨如揚子所譏面朋面友已哉孔北海一生志大才疏獨其交友一節面告所短而背稱所長足爲百世師矣

韓昌黎送孟琯序云善雖不吾與吾將强而附不善雖不吾惡吾將强而距崔評事墓銘云苟親矣雖不肖收之如賢苟賢矣雖貧賤待之如故人予謂此亦百世交友法也

范忠宣謂當以恕己之心恕人朱子駁之葢謂人宜恕己不宜恕也予謂世之能恕人者必從不恕己起天下未有恕己而復能恕人者也

以剛克窒慾而後可以柔克懲忿忿從慾生也

毋不敬可以括禮懼以終始其要无咎可以括易曾子曰

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易禮之奧也

家語謂不力行以自定爲庸人惟力行乃可卓立得定言固不能定也宋人曰未雨而雷雨必不成未行而言行必不成古人所以恥躬不逮亦警悚尤不若禮記君子約言小人先言二語之曲盡

曾子曰富以苟不如貧以譽生以辱不如死以榮韓魏公謂富貴易求名節難保古名臣未有不從富貴貧賤上用工夫求立腳者或謂名臣不必盡師聖賢然則名臣苟耶辱耶

自古論人尤嚴於下半截老而好學炳燭之明不愈於闇

行者乎謂從前已多穢惡力求湔洗反益笑枋此如入己墮廁溷中不必更抜出求一塊乾淨土不如廁溷之當處也有是理哉

一部孟子只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二句然則一部孟子只是一箇充字

調和藴藉最易入道亦最易入俗總看本心何如若從避嫌省事求人說好起見是佞人也在漢胡廣則以禍國在明汪廣洋則以殺身

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與不弔不祥威儀不類恰相對照或謂考祥之祥卽詳字失却多少義藴

五美四惡不獨從政時有之治家御下在在具見天地生人無地不予以君師之責居家亦當畏天憫人也

出納之吝是心陷於物物大於我不能驅遣如意

主一則可以備萬善不主一則將備萬惡矣可畏可畏

主一有二義專主一理不參人欲此平時立心普徧說也專主一事不參他念此臨幾處事零碎說也二義不可偏廢王陽明主前說程朱主後說則偏而不備矣

威儀是力力字下得切至惟其有力故莊敬可以日强安肆者皆無力之人奄奄欲死矣故曰不弔不祥威儀不類

君子主敬之學非以爲觀物具也然心不妄動則物來順應而誠僞無可逃書曰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今人欲以疏外惰忽之身觀人宜其彌勤而彌失哉

言不妄發而機械深沈發必得利者此較之妄發者罪更加一等孟子所謂以不言餂之莊子所謂其留如詛盟者皆小人之尤也言雖不妄發而其心之妄爲彌甚矣

莊子曰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此段形容逐物之心悲慘動人大抵莊子論道何異捕風繫影若其摹寫衰世人情狀則洞見癥結可以爲療俗之良劑也

古樂府敗君馬者路旁兒謂竭馬之力以娛道旁之耳目也卽莊子與物相刃相靡行盡如馳意又莊子所謂適人

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陰陽不兩消兩息陽羸則陰乏之常也陽乏則陰羸禍也其在一身理之與欲其在一家尊之與卑其在邦國天下貴之與賤賢之與不肖消長相權間不容髮春秋之世理欲尊卑貴賤賢不肖無不倒置故日食星隕山崩地震相望於冊無他陽乏則必歸于陰陰本乏者也又不能載此羸者遂流散四出而不可抑大易扶陽抑陰春秋以之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天人一理豈相遠哉故脩身齊家之君子不可不以理治欲以尊治卑而定一身一家之

陰陽治國平天下之君子不可不以貴治賤以賢治不肖而定邦國天下之陰陽

師道不立則善人不多今之師皆利師也非義師也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今之所好與孟子時又別古好勝今好利也

訥言可以矯輕敏行可以警惰居敬可以窒慾行恕可以懲忿

宋人謂百語百當不如一默閱歷深矣薛文清亦曰常默可以見道好作詩文耗斁心氣亦不默之流弊也

教人不能默矣然當令人思勿令人厭約而達微而臧不可不學也如此則雖誨人不倦而引而不發處仍是默而識之處

張觀教後輩勤謹和緩四字只和謹二字耳蓋勤者謹之極緩者和之極非謹則勤必不和非和則緩必不謹謹與和合乃禮樂之蘊交暢於中而陰陽所以合撰也後輩不解緩字蓋少年無不躁而妄者看似不緩正坐不謹之罪也

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常不放過便熟

著意求樂則俗子必[illegible]聲色貨利閒即吾輩亦不過以談諧宴游遣日耳然求樂則生事生事則生悔卒歸於不樂也夫外愈縱則內愈窄外愈斂則內愈寬楊文定曰恬恭朝夕而天機自和名言也

古人不遷怒今人非徒遷怒也始發之不當者多矣古人犯而不校今人非徒必校也暴慢而犯人者多矣古今胥壞只敬肆之閒耳夫敬身者而妄怒犯人乎哉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曰平日燭理未明涵養未熟故事物之來無以應之蓋不敬不致知雖欲力行其道無由

才士無不輕薄者輕似優於薄然輕者必流入於薄也程子曰把捉不定便是不仁

庸人作事才分亦未有不足者都是心力不曾用到耳事思敬則心力用到矣敬也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也故一事到前即求濟事之法成竹在胸者勝枝枝節節者敗

觀人先觀其德德不足而後觀其才然德不足之才可用也反乎德之才不可用也家語曰士必慤而後求智能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邇董子曰不仁而有勇力材能則狂而操利兵也不智而辯慧儇給則迷而乘良馬也故不仁不智而有材能將以其材能贊其辟違之行適足以大其非而甚其惡耳

禽獸之視聽食息何其閒放而自得也雖然人之身好閒

而樂放人之心終非禽獸之心安肆日偷者必儳焉如不終日只是自尋苦惱耳爲人者奈何不敬

胡敬齋曰敬可以祛紛亂正邪僻除昏惰而立大本只此句常念之行之德日新矣

賈子曰一出而不可反者言也一見而不可掩者行也智者愼言愼行以爲身福愚者易言易行以爲身菑又曰緣法循理謂之軌反軌爲易然則易也者天人之所交棄也故易曰喪牛於易傳曰天不假易

胡文定公勉子四則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立心以忠信不欺爲主本行己以端方淸靜見操執臨事以明敏果

斷辨是非張魏公勉子四德忠則順天孝則生福勤則德進儉則心逸又戒子四無益無益之言勿聽無益之事勿爲無益之書勿觀無益之友勿親張橫浦勉子五則謹禮法存忠厚親正直勤學問守家業黄勉齋家訓五事孝友讀書謹行勤儉是皆格言矣尤不若柳玭戒子五事之深痛悚切也一自求安逸靡甘淡泊苟利於己不恤人言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懵前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解頤身旣寡知惡人有學三勝己者厭之佞己者悅之惟樂戲談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辟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廝養何殊四崇好優游耽嗜麴蘖以銜盃爲高致以勤事爲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五急於名宦暱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羣猜鮮有存者此五則人當大書一通勒之家塾子弟苟不犯此庶不致覆墜之易如燎毛耳

張南軒攝生四要少思以養神少慾以養精少勞以養力少言以養氣名儒之學時亦不廢攝生者是卽孟子無暴其氣程子易傳飲食衣服以養形動息節宣以養生之義也薛文清謂養德養生無過操心一法尤可服膺葢合道器而一之矣

生火甚多衆人焚和說盡下士憧憧可哀處此莊子之精

者讓王篇極麤鄙不可讀然學以爲人教以爲己八字眞切中今日士子之病吾讀之而汗浹於背也

康熙己未徵士杜越與孫鍾元友不交聞達布衣蔬食授徒自給年八十餘不衰邑人高尙書問以養生之術答曰無之但平生未嘗嗔怒或以此得老壽耳夫不求養生而能寡怒性情見地頗有可觀程子之樂易多恕終日怡悅誠未易企莊生所謂生火焚和者此公殆可免矣

君子之心一小人之心萬只爭這些子小人之萬只是二三二三非萬也二三未有不萬者也士也罔極只由二三其德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穆穆二字先宜理會詩禮所云天子穆穆其師法在此葢緝熙敬止之元神也

羅文莊愛有來雍雍至止肅肅二語即敬和兩字耳敬和者百行之本辭文靖言敬而和和而敬處衆之道然豈獨處衆宜此

人不可以無悔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人遂憚言悔不知悔與吝異吝則趨凶之路悔則返吉之幾也朱子謂悔如春吉如夏吝如秋凶如冬然則春統四時悔包萬善不悔則生機絕矣悔則未遽言吉也而可以无咎无咎則吉矣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

震无咎震字虞翻注及朱子本義皆訓動程子則以震懼立說予從程子何者震以一陽奮乎二陰之下微明發於積昧之餘此君子震懼而悔過之象也悔或小人亦有之而惟君子之悔爲無咎君子陽明者也不陽則不明不震則不陽震象傳君子以恐懼修省陽明之德也悔之實也无咎之原也

吾欲以多思練要事而轉遺要事葢多思所以遺要事也吾又以急迫爲果斷而轉無果斷葢急迫所以無果斷也張子曰未能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立心患講治之不精然則吾之多思者未能立心也吾之躁急者未嘗講治也

或問張無垢倉卒中患難中處事不亂是其才邪抑其識邪答曰未必才識了得必其胸中器局不凡素有定力不然胸中先亂何以臨事古人平日欲涵養器局者此也又問處事當如何曰速不如思便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此一則乃張無垢極粹之言可與橫渠未能立心四語並參

朱子曰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當以敬爲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艾久之純熟自當見效愚謂學者食色名利是病之重處而語言文字即次之

食色即利也語言文字即名也名根之難克較甚於利利之中人有形名之中人無形故也雖然名亦利也張南軒所謂有所爲而爲之即利是也此一點有所爲而爲之私心或義外之營求或義中之功效浹於肌膚淪於骨髓皆渣滓也孟子曰何必曰利義外之營求必絕也孔子罕言利義中之功效亦不計也至於義中之功效亦不計先事後得先難後獲如是而後利之爲利根株淨盡如是而後義之爲義白地光明

孟子與中人語故先絕義外之營求孔子與成材語故並淡義中之功效知孟子爲絕義外之利者以仁義未嘗不

利孟子實申言之也知孔子爲淡義中之利者以仁義以
外之利孔子不第當罕言而已也要其他處垂訓覺世綱
領從同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善者舜之徒利者蹠之
徒一刀兩段無容判異
學者不能一刀兩段斷不濟事朱子曰學者到子路身分
是大段病痛都沒了蓋子路勇義求仁安念遊思已是一
刀兩段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一刀兩段之訣也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如此議論與子路何異觀成人章次節及檀弓篇子路論

喪祭處可見子路正大高明之概而子張晚年進德亦遂
有此踏實之言朱子注曰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
餘無足觀亦斬釘截鐵語也
柴也愚章大病痛是辟其餘都不失爲君子子張至發明
致命思義一段義理則病已去盡故曰君子曰終小人曰
死吾今日其庶幾乎今日庶幾字是踏著實地確有所得
之言與而今而後吾知免夫相似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前知者就國家之氣機審之知其將
至之禍福耳非謂前知某一月某一日某一人某一事如
春秋傳中云云也夫前知某月某日某人某事果何益不

前知某月某日某人某事果何損而中庸以此表揚至誠
也且所謂至誠者純壹而不雜也今使至誠之心先有某
月某日某人某事紛紛羅列其中則其雜而不純亦甚矣
然則春秋傳瑣瑣之前知皆誠之蠹也非徒無益而又害
之故古今之以前知鳴者往往不自知其有殺身之禍也
中庸恐人以前知爲異術故專在禎祥妖孽蓍龜四體氣
機上指出明其不瑣而妥也道字可以字亦有鍼對他人
都疑至誠無機警推測之能不可以前知矣而不知此道
乃可以前知而無他道也仍是鞭策人攀跂至誠非以前
知誘世

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曠安宅而弗居也生則逸生則逸
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
亦罔或克壽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然則無逸者所以適
逸也無戲怠懋建大命其亾其亾繫于苞桑
無德者剽輕人亦輕之無才者懈弛人亦弛之物之待我
即我而具銖黍不爽物不自造也是故流丸止於甌臾流
言止於智者物不能撓我也禦寒莫若重裘止謗莫若自
修我可以靜物也求人則無恥尤人則無志
無德者不誠也無才者不明也學者工夫萬端只是趨嚮
誠明而已豈不至簡而至要哉患不專心致志耳

子弟僕婢易以怒言怒色加之卽是不仁張思叔詬厲僕夫伊川箴之曰何不動心忍性呂正獻公終日無急言遽色無窘步惰容看前修密處

程子謂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只是畏天命畏天命是爲學三字符有此三字不誠者可以誠矣不明者可以明矣故敬者誠明之樞也

治家以威克愛毋以愛克威家人六爻初言閑三言節五言假皆威也上復以威如終吉結之皆陽爻男子之德也然威不在責讓在肅靜何以肅曰言有物何以靜曰行有恆故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困亨困窮而亨震亨震恐而亨非和順於道德何以亨哉

養一齋劄記卷七

朱子語類問志道如何伺恥惡衣惡食朱子曰有這般半上落下底人志也志得不力只名爲志道及外物來誘又遷變了竊謂吾徒終身大病只在志得不力上夫心君也志帥也志得不力是孱帥也猝然臨敵有不棄甲曳兵轍亂旗靡者乎孟子曰尙志又曰持志徒高尙其志而無以持之仍孱帥耳持之則不力者力矣朱子謂持其志便內外肅然此李光弼之旌旗變色也有不戰戰必勝矣

敬義夾持工夫固是縝密然源頭總在志定上蔡曰人先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譬如樹木先植根本然後成合抱

之木五峯曰立志以端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萬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中而後義可精五峯之言彌無滲漏立志與敬義一滾說而又先後分明

放僻之徒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但求富貴利達飲食男女衣服居處之事以自恣是惡人也是自成一種路徑無疑無慮者也沓冗之徒見義怠徙不善怠改亦無杜門守窮讀書求道之事是庸人也是亦自成一種路徑無疑無慮者也苟不甘爲庸人惡人矣則須一刀兩段壁立萬仞動則有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之學靜則有遯世无悶不見是而無悶之志端莊靜一內外斬斬是亦自成一種路徑無

疑無慮者也愼毋以內苦外勞拘綴湊泊魂夢分馳精神耗散便謂世上有此一等賢哲也程子曰聖賢斷不得心疾謂志定而羣慮退也夫志誠不易定也而可不定哉

孟子魚我所欲章如慈母訓子反覆開導幾乎聲淚俱下人皆有所不忍章如名醫下鍼隨手點到無不在血道處聖賢懇切爲人如此蚩蚩者作常語讀過哀哉

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朱子曰只是要事事經歷過似一條路每日從上面往來行得熟了方認

得許多險阻處若素不曾行忽一日推行將去少間定墮坑落塹慶源輔氏曰人不經憂患困窮頓挫摧屈則心不平氣不易察理不盡處事多率故謂人要熟須從這裏過

細讀此段憂患困窮果身之物乎遭之者非第不當怫鬱且當以爲慶幸矣

輔氏曰竦動其心則心活堅忍其性則性定心活則不爲欲所役性定則不爲氣所動此數語亦闡發得精

堅忍其性卽不動心之學然從竦動其心起是先求動心後乃不動心也若入手便求不動心乃是告子一流

竦動其心方能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入則當當則定故先能動心而後能不動也

窮理不盡處事多率學者日日犯此病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是學者第一重險要關隘盈天下皆食色名利中人於此打破十分已得五六雖未入室已升堂矣

信得及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一章則道不遠人隨處皆可自盡妄求之人作爲無益雖有才技正是下愚耳

陽明者剛而靜陰濁者柔而躁看躁處似剛其實是柔之煩擾不決處夬之健而說決而和者非健不說非決不和也否則雖中行而中亦未光矣

世間大福澤是自問而心安聖賢言語字字有大福澤於人人以聖賢言語自問問到心安處卽是自求多福

曾子曰父母既歿雖欲孝誰爲孝苟有人心者誦之必心酸也雖然心酸奚益哉不能生事求葬祭之道其可矣不能事親求守身之道其可矣

今人不求善惡之判然者遽言外面氣象此不知學者也

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蓋必先切琢而後磋磨先瑟僩而後赫喧今剖大善大惡者不明也決大善大惡者不力也而乃斟酌細微以求合於道矜持

容色以表異於人孟子曰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此之謂不知務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二者必居一於此矣

水渟而鑒火靜而明有生質不甚濁而昏昏以至於死者思不一也易曰利貞者性情也不斂於一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況人乎

吾儒之靜以敬為體以和為用異端之靜以冥為體以悍為用冥心既久亦遂不動不動既久亦遂照物特所照亦偏滯而不融幻杳而無用耳嘗謂佛氏之學在周末已兆者告子是也故靜不可不慎也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

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如此論靜則得之矣

以讀書為消遣計者玩物喪志也以聖經作文章讀者侮聖人之言也

不默識非知也不慎獨非行也默識慎獨方收歸一處近裏著己不然表裏始終析成萬片而非主忠信之學矣

流俗滿前易為鄉愿不為鄉愿非隘即不恭矣不為鄉愿而又非隘與不恭有道乎曰有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持其志無暴其氣固是兩項工夫然不持其志氣有不暴者乎氣之强不能平即是志之弱而無主粗獷强梁與懦夫何異

朱子曰觀書察理草草不精皆由此心雜而不一莫若收斂身心靜掃雜慮令其光明洞達作得主宰方能見理又曰學者著實讀書初且尋行數墨久久自有見處最怕人說學不在書不務佔畢不專口耳下梢都無收拾只是一場脫空愚按此二則當合看乃知俗學龐雜異學虛空都無是處

荀子曰始於誦經終於讀禮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此何嘗非讀書說苑曰公明宣學於

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居吾門三年不學何也曰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應賓客恭儉而不懈居朝廷嚴下而不傷宣悅此三者學而未能安敢弗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此何嘗遽讀書然而二者皆真讀書人也如此方見古人之學以書輔我而非以我徇書也

朱子曰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是讀書之大本大原愚按此即朱子讀書六法先在居敬持志也苟無此段工夫斷非讀書人矣

宋曾文清公每日晨起誦論語一卷明王端毅公常令人

誦大禹皋陶謨於側古人以書收心如此學于古訓求其
放心八字原是一串事也

王伯厚曰善讀書者或謂此法當失或謂一卷足矣奚以
多爲或不求甚解或務知大義不善讀者繭繹以萬卷自
累崔儦以五千卷自矜房法乘之不治事盧殷之資爲詩
予謂茂先殺身介甫亂國豈未讀書哉不治事資爲詩猶
小禍也雖然茂先介甫卽謂其未嘗讀書也亦無不可

顧亭林曰今之爲祿利者其無藉於經術亦明矣窮年所
習不過應試之文而問以本經猶茫然不知爲何語蓋舉
唐以來帖括之淺而又廢之其無意於學也傳之非一世

矣躁競之徒欲速成以名於世語之以五經則不願學語
之以白沙陽明之語錄則忻然矣以其襲而取之之易也
其中小有才華者頗好爲詩而今日之詩亦可以不學而
作吾行天下見詩與語錄之刻堆几盈案殆於瓦缶雷鳴
而叩以二南雅頌之義不能說也又曰性也命也天也夫
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所恆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
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恆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謂忠與
淸不足以爲仁而不知不忠與淸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
謂不忮不求不足以盡道而不知忮且求可以言道者未
之有也愚按衰世之士利祿溺心卽欲速好高亦無非私
意所蟠結耳以故譚經則如捕風考行則皆掃地願取亭
林此論懸之庠門以當司徒之扑

梁昭明太子推陶公爲博學予觀陶詩如愚生三季後慨
然念黃虞得知千載外政賴古人書如如何絕世下六籍
無一親終日馳車馬不見所問津如弱齡寄事外委懷在
琴書如旣畊亦已種時還讀我書如詩書敦夙好如卧起
弄書琴公之於學可謂勤矣乃知弇陋荒惰之夫託於隱
逸以藏拙而釣名者殊可哂也

巽初爻象傳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故立志貴
乎果決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進退不決無武人之貞

以治之也

凡人多欲多怒多語多慮者皆志散氣浮器小福薄之象
皆不敬之故也書曰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保國保身
無二理也

管子書斷非管子所作其言甚駁雜然亦有純實處如寡
交多親謂之知人寡事成功謂之知用聞一言以貫萬物
謂之知道多言而不當不如其寡也博學而不自反必有
邪內不考孝弟外不正忠信澤其四經而誦習者亾其身
者也凡人之生也必以正乎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
故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

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此兩則大可列之大小戴記子而經者也

王伯厚曰禮古經五十六篇弟子職其一也黃東發曰弟子職九篇致知躬行之功交進此爲大學基本愚按賈誼容經亦弟子職之類也管貫通達國體乃政事之才而於禮之節目不苟如此所以古之有爲者無不從近處實處做起而跅弛自喜者未必皆過人之經濟也

荀子曰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是故君子結於一也說詩最精愛

博而心雜者當日日誦之荀子又曰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涂巷之人也又曰道出乎一曷謂一曰執神而固曷謂神盡善挾洽之謂神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神固之謂聖人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鄉是者臧倍是者亾鄉是如不臧倍是如不亾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又曰多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不與又曰君子壹教弟子壹學亟成以上四段皆結於一之注腳也

荀子曰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朱子所謂鬼念大悲呪者邪

今之愚也詐而已矣是詐卽愚也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又自以詐爲智也畢竟智邪愚邪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荀子曰是是非非謂之智非是是非謂之愚以是非二字衡之而詐之愚決矣

荀子曰今之所謂處士者無能而云能者也無知而云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無欲者也行僞險穢而彊高言謹愨者也以不俗爲俗離縱而跂訾者也楊倞注曰以不合俗人自爲其俗也愚按以不俗爲俗五字形容險僞之人入神此卽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者也與同乎流俗之鄉

原不一類朱子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底是大拍頭做要壓倒人鄉原是不做聲不做氣陰沉做罪過底人觀荀子所摹情狀正是大拍頭做要壓倒人者

荀子曰君子之度己則以繩接人則用抴楊注抴牽引也言正己而馴致人也或曰抴當爲枻枻楫也言如以楫櫂進舟船也韓侍郎曰枻者檠枻也正弓弩之器也予按檠枻以正弓弩未免約束過嚴與下文知而能容愚諸句意不相合若訓枻爲楫所以進舟正是大賢引進中村之喻較韓爲長至牽引訓抴抴非一物不能與繩對亦不可從且楫能進舟牽引之義亦在其中矣總之荀子此二語只

是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意今之君子度已不以繩而以繩度人此荀子所謂能則倨敖辟違以驕溢人不能則妬嫉怨誹以傾覆人者也

程子謂天地閒祇有感應二者更有何事語極精切危悚學者所當密察然二語祇周子誠則無事矣一語耳葢誠者感應之元樞也佗日讀荀子致誠則無佗事矣句歎荀子之學能開濂洛之先韓子謂其吐辭爲經絕類離倫殊未爲過

荀子曰養心莫善於誠致誠則無佗事矣程子曰誠矣又何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所以養愚按致誠則無佗事矣此句則無可議也程子曰不誠則有累誠則無累亦荀子之意耳

緝熙之熙微明也故曰學有緝熙于光明此老友王靜山之言可從也若熙已訓光明則緝熙于光明不可通矣孟子謂擴充四端若火之始然亦此意

無終食之閒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此存養之功也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此亦存養之功也然必容貌顏色辭氣操存之有素然後造次顚沛依據而弗離由勉以企安不可躐等求也葢容貌三者卽左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節

以定命也意造次二語卽孟子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意深淺較然矣

孟子謂齊王不專心致志此古今學者之通患也果專心致志於聖人之道則人人皆豪傑之士矣

明儒鄒守益曰除卻自欺便無病除卻愼獨便無學精進者少因循者多喜怒屢遷而以爲任眞言動多苟而以爲無害子臣弟友宗族鄉黨多少不盡分處而以爲無敗虧知者不肎言言者不肎盡不幾相率而爲善柔乎求飽求安是千罪萬過之窠臼從古聖賢都從不求安飽鍛鍊出來順逆境界只是晴雨出處節度只是語默按守益爲姚江之學者而其言切實如此必實下工夫者方能爲此言語不可以貌襲也

無入不自得是戒愼之極效驗今人當愁煩時祇是尋解脫法試問脫離一切有何是處無是處尚有樂處邪自天下無一是者而釋氏解脫法遂橫行而不可制

孔子曰吾坐不敢先居處若齋飲食若祭聖人謹小愼微如此今人喜說申申夭夭居不容恭而安聖人從容神化卻憚說聖人謹愼者都是小學一段工夫少時失卻開口便講盡性至命故也

孟子之言瀾翻萬狀讀者怖焉迄今仍以好辯爲疑何不

觀夫王驩則屢不與言縢更則問而不答其恭默威重爲何如也語以闡道如川之流默以守道如山之鎮易之時中孟子盡之矣

程子謂愚者情其性覺者性其情分別處只一是以源御流一是以流混源故清濁不同非程子亦以情爲惡也

愛如水之潤恕如水之流最説得好不愛不恕其心絕無生理雖日日是活人已成枯骸朽骨

薛文清謂人所以千病萬病只是爲有己有己故計較萬端高忠憲謂嘿嘿箇點千病萬病只爲不專一此二則皆緊要語一是言心要虚一是言心要實

昔人論知行或謂知行微有後先却無輕重或謂論次序知爲先論工夫行爲重或謂知行當合一愚以次序知爲先工夫行爲重二語爲精

天不凝不日月星辰地不凝不山川草木人不凝不道德功名未有不凝而能有成者莊子曰其神凝使物不疵癘雖寓言却有至理蓋養生家亦忌神浮精散凝者生而散者死也道家之凝以靜儒者之凝以敬左氏曰敬德之聚也有旨哉有旨哉

今世學者所處難境古人都已處過古人只是耐得住放得開子華子謂貧而如富者知足無欲也賤而如貴者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者恭而無失也與士交終身無患者擇言而出也古人處流俗之中當阨窮之境何等精神何等暇豫今之學者非苟且以從時即疏傲以取禍矣

處世接物之道無過張子三言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以衆人望人則易從循循而行之天之陰霾皆麗日地之荊棘皆康莊矣

勿庸疾怨姑教之教之不可而後怒之非獨待子弟當體此意凡治人皆然

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取之處以之教子弟出以之治民皆須識此意必迫隘之則非酷烈不行矣書曰敬敷五教在寬使以堯舜之心行申商之法豈不僨哉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又曰以善養人皆敷教在寬之義也

人之昏弱而無志者十居其九畧有志趣又蕩佚不守法若繩尺自將則必拘於固陋而不能求理以大其識沈究博覽矣乃復口耳相習付之不足愛惜之地而不求諸身史氏果齋曰進脩大端其畧有四尙志居敬窮理反身可謂密切而周徧矣以此求六經四書宋五子之説庶幾得門而入

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君子非務損也欲致

一也吾輩豈必聰明不逮古人哉心不專確故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朱子所謂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閒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也知損之爲義則必有致一之敬以用洪範之五事而聰明哲謀之用可得於己矣

朱子曰爲學須是於己分上做工夫有本領方不作言語說若無存養儘說得明白自成兩片亦不濟事況未必說得明乎此卽程子若無存養只是說話之注腳亦卽道聽塗說之注腳也荀子曰口耳之閒財數寸耳卽承道塗之說而形容之倍加刻酷矣

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二語須逐事察之人之不成就

一豪德業者盈累之也盈則雖有知祇爲飾非驕人之具而已去其滿假則知得一分卽成就一分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强不知以爲知盈之甚矣尙何成乎

祇解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而不能寬以居之則其學問必枯燥窘迫而無自得之趣雖欲仁以行之其可得乎

思不出位是印板工夫正是極活潑工夫蓋不出位乃能隨時以處中爾

中明以後講學半流虛僞遂使講學爲世詬病不知其所講者乃講出位之學也使各就其時地當爲之業孰講而力行之則假道學之病絕而講學又何可詬也

細觀天地閒日月星辰山川陵谷草木禽魚服物器用一物成其爲一物者皆由其不出位誠則不貳故也誠者自成成己成言乎艮亦此義也

思不出位乃眞爲己者也纔一出位必在爲人處矣

思不出位則志以道甯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眞是受用不盡

揚子法言取四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重言有法重行有德重貌有威重好有觀言輕遭憂行輕遭辜貌輕招辱好輕招淫此可爲不重不威注腳初學尤當熟誦

鬼谷子論五者失中和病而不神恐而無主憂則閉塞怒

則妄動喜則宣散此亦性情之符契學問之徵驗也

志略定時眼前便認得路志一散卽昏了今人求利蘇也是立得志定便自覺有些把捉何況求在我者朱子謂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竊謂學者今且不必研經看史擇友尋師先要立得志定志定時諸邪自然退聽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假道學不足論其學道而不成者人見其迂闊於世務則以爲可憐見其拘謹於小禮則以爲可笑而是人也內無涓壹之行以遠恥外無剛明之才以避難獨立而懼不見是而悶遊移作輟重爲世詬易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

孟子曰苟爲不熟不如荑稗

程子定性書言忘怒觀理此境猝難到朱子謂學者理未甚明於怒且略停閣此説於初學最有益近時李穆堂作無怒軒記不知無怒乃又偏而近於禪

程子初見學者教之且靜坐且字宜玩不是一味以靜坐了事近時袁簡齋槪以靜坐爲禪學妄矣

靜坐是以心攝身亦是以身涵心東林前輩語

念臺先生每示人以朱子半日讀書半日靜坐之法此涵養致知交進法也然半日二字太泥必一日中各去其半將日用切己之務能不親乎

甯嬴之譏陽處父也曰華而不實韋忠之譏張茂先也亦曰華而不實陽以剛敗張以柔傾其不實則一也

羅念庵曰殷浩人品三變其累辭徵辟屏居墓所也似一高士其刺揚州抗桓温毅然以北伐爲任也似一賢臣至用兵屢敗爲温所廢答書開閉者數竟達空函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也誠一鄙夫嗚呼吾人一日之間其念慮時伏時起如殷浩者可勝言哉特未如浩之著耳遂嘐嘐然曰吾不爲鄙夫之所爲可乎

志遠大者眼前事必不留意宋李文靖公世務罕攖其心所居陋甚不以屑意堂前藥欄壞亦不問夫人戒守者葺以試公公終不言夫人請其故答曰安可以此動吾一念哉文靖可謂知要矣觀此尙不知吾輩無成之故歟

張乖崖言三難能見難見而能行難行必果決難寇萊公言六悔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貧時悔藝不少學過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醉發狂言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古名臣之惕厲常以中人之行自鑑故日進於高明今人期許甚遠卒爲中人所不屑爲者人苦不自知耳一部道德吾只取自知者明自勝者强二語

體健者於寒暑勞逸受得志大者於窮達順逆受得趙普在中書呂端爲參政普語人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

嘗喜遇挫抑未嘗懼眞台輔之器也三代後之名臣如此而況聖人之廓其量如天地者乎

明賀氏欽曰爲學不必求之高遠在主敬以收放心而已此一語可謂提要鉤元

海剛峯曰聖賢之教欲人得其眞心率眞心卓立俗表聖賢也昧眞心自餒浩然鄉原也今天下人心患入鄉原最深其所謂僻行奇節葢古中行之士而稱賢士大夫善游世儈衆者乃鄉原也按剛峯狷者也故謂世俗所稱之僻行奇節即古中行之士然中行必從狂狷入僻行奇節非中行而能學中行者也夫剛峯特一狷者而在末世已足

以磊磊軒天地矣狂狷之功何其偉歟

先時習而後朋來否則羣居終日矣先質直好義而後察言觀色慮以下人否則巧言令色足恭矣

少年易有二大過曰濫交曰濫讀濫交則惡日長濫讀則識不定以約失之者鮮矣

大過之過獨立不懼遯世無悶也小過之過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也此皆非過也以大過爲過而與時俛仰比之匪人矣以小過爲過而縱情便己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矣今人妄責君子以賢智之過者試一省焉

理之在心如血之在身刺之而不得血身死也索之而不

得理心死也理者生之途欲者死之途哀莫大於心死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夫死由於疾疾貴乎治不治將深死期將至矣眞西山曰學問之道三省察者視脈以知疾也克治者用藥以去疾也存養者調燮愛護以杜未形之疾也此治疾之良藥起死之國醫顧如秦武王之用扁鵲則奈之何哉

齊宣王好勇好貨好色而孟子許其足用爲善自知病痛不諱疾而忌醫也今人身陷於惡猶匿而文之齊宣之不如矣所謂自暴者不可與言自棄者不可與有爲安其危而利其菑下愚不移者也

求仁者求不忍之心也不忍之心或昏而不見則必先從不敢之心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不敢之至也而不忍之心以全故禮者仁之形也學者終日求仁人心道心體驗微茫知有禮而仁之形體以見出門使民二語守禮以致敬而已矣而惻怛慈愛之心乃盎然而不可遏焉此所以雅言執禮罕言仁而仁自在其中也

不仁皆從無禮起張子曰三千三百無非仁也最道得痛切易言禮卑法地又言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地之厚德載物禮之象也

學最患無基傳曰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今

人論古每譏春秋政教之衰其實春秋士大夫於先王禮教大綱十存其六七其自放於禮者人指爲死亾之徵而卒亦無不驗者豈若今人之陵夷已甚彼此相安不以爲怪哉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今欲以此爲感應之符人轉迂之而不信矣然猶欲自夸其有學焉嗚呼天下有此無基之學邪

外邊病痛之多戲與怒二者而已反身克治之法敬與和二者而已敬和禮樂之精也根於心術暢於四支達於家邦蟠際於天地子夏之告魏君曰夫敬以和何事不行若自棄於先王禮樂之教傷生殄行生爲愚人死爲愚鬼自

詒伊戚其又何尤周公之告頑民曰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不侵侮治怒也不妒狎治戲也不苟訾治怒之幾也不苟笑治戲之幾也

戲言戲色怒言怒色其驟發而不略檢者皆由心目中無可畏之人也无有師保如臨父母戲邪怒邪

觸處皆有義理不須揀擇精粗雅俗繁簡難易方是主一之學到此方有把捉方無羈絆故曰心有主則虛故曰心有主則能不動

康節先生曰二十歲之後三十歲之前朝經暮史晝子夜集余謂此美材則可耳恆人則當如朱子之教日日讀一本書方是不汎朱子所謂循序漸進者此也

董仲舒之春秋非公孫宏之春秋也劉蕡之春秋非陸淳之春秋也夫春秋一也心術變而經術亦因之以變今之紛紛言經學者吾知其皆無益於經也何也以其不反求諸心術也

固而存之欲其重祇以之論文便可惜

從致知格物至治國平天下只是辨一件事曰辨義利而已矣

敬是未發之中義是已發之中集義乃所以時中也

養一齋劄記卷八

艮五曰言有序惟不出位乃爲有序耳序者其位中之序也卽言有序一端而象傳遂斷之曰以中也可知言不出位之難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所以曳縰歌商頌而聲滿天地也戰戰兢兢者非浩浩落落之原歟朱子曰不是整肅外別有箇和樂纔整肅便和樂

李延平曰學者之患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免顯然悔尤而已此一則語極簡極淺而其蘊極深未易體貼得到昔伊川渡涪江風浪大作舟中之人皆失色伊川正襟端坐神色泰然旣及岸有樵者問曰公是達後如此舍後如此伊川登岸欲與之語已去不可追矣余謂達是智舍是勇卽延平所謂灑然冰解凍釋處乎苟死生關不破而欲言解釋難矣雖免顯然之尤悔何與於道

又一書云伊川謫涪陵舟行遇風舟人皆懼伊川不動旣至岸或問其故伊川曰在心誠敬耳或曰心存誠敬曷若無心伊川欲與之語其人徑去愚按此一事而紀之者各有不同未知其孰確也至或人所謂無心老莊之學也自以爲超於誠敬一等而已失之太高矣

朱子延平先生行狀云先生資禀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閒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酧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又籍溪先生行狀云先生質本恬憺而培養深固平居危坐植立時然後言望之枵然如槁木之枝而卽之溫然雖當倉卒不見其有疾言遽色人或犯之未嘗校也又黃學士行狀云公天性莊重終日儼然坐立有常度未嘗傾側跛倚語默有定節未嘗戲言苟笑他人視之若有所拘絷而不能頃刻安者公獨泰然以終其身雖在燕私未嘗須臾

變也右三則皆於氣象摹人參而觀之可以知初學先須理會氣象之故矣薛文清曰觀人氣象可以知人涵養之深淺蓋論語之九思玉藻之九容正是內外交相養事而非緣飾於外者比也

知人以清心寡欲爲本南朱范如圭之言也此語極有味非獨君上求賢也我輩觀人取友能外此邪本字尤斟酌入細蓋淸心寡欲知人之本也多察世事知人之用也二者不可缺一東坡謂知人無可學疏矣

朱子作范如圭行狀有云學根經術不爲無用之文蓋凡爲小巧獵譽及消遣無聊之文皆由經不深通之故使潛心於經方治心身實事之不暇而暇爲文以自娛或娛人乎

浩然之氣由於內省不疚內省不疚由於爲己若爲人而不爲己則是無志之人無志之人無處無愧怍雖極力裝修扶竪巍然不動終是土木形骸經不得水漂火爍耳

誠意所以爲人鬼關者蓋有諸己之謂信誠意已是一箇有否則雖知到十分而擇乎中庸不能期月守也直是一箇無人鬼一關有無而已矣

主忠信徙義萬善之階梯也朝聞此夕死可矣

主忠信而後可以徙義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

有諸己之謂信至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只是一箇實善唯天下至誠爲能化誠信生神皆此義

劉道原自云有十八蔽就中與人和而好異議非蔽也劇談而不辯劇談非也不辯亦無甚失樂放縱而拘小禮蔽在樂放縱不在拘小禮禮可盡去邪欲速而遲鈍蔽亦在欲速不在遲鈍也非法家而深刻然則法家卽當深刻邪均不純

道原又云有二十失就中狷介剛直忿不思難直語自信不遠嫌疑執守小節堅確不移任推不避禍論事無機械皆儒門之正軌也非失而自以爲失將無以趨世俗好惡

爲得邪其戒人不忤己而隨衆毀譽亦謬夫忤己者便可隨衆毀之邪或曰忿不思難孔子所戒子以爲非失何也曰忿固當思難然其忿也果合於狷介剛直之理難又何避焉今其言曰狷介剛直忿不思難乃是一失是非惡忿也直惡夫狷介剛直也與孔子所言忿思難之旨大異何得混視

徐師川謂陳瑩中大節昭著必行其志視爵祿如糞土然猶對日者說命此顛倒也此一則可警吾輩之好親技術者皆心不淨之徵也

以戾氣投人而人不以戾氣應者百無一二千無一二也水流溼火就燥各以類從可倖脫哉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守身事親之君子宜何從焉

明知自己是小人何故怕人說是小人怕人說是小人穿窬者也小人之過也必文其類也然人不可自許爲君子亦不可自命爲小人自命爲小人寇攘姦宄愍不畏死者也小人而無忌憚其類也

純是君子絕無小人空山之中以天爲春此南宋鄭思肖題畫蘭詩也吾深取之非假以自高蓋其理精純可以御窮約也已

隨事觀理卽理應事朱子癸未垂拱殿奏劄中語愛而識於此

隨事觀理卽理應事動法也默坐澄心體認天理靜法也

隨事觀理心入乎事中卽理應事身超乎事外

人情不可失世態不可從故曰君子以同而異

程子曰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愚謂此論其表也論其裏則天不仗氣地不仗形人不仗形氣天仗氣則聚而必散矣地仗形則成而必虧矣人仗形氣則禽獸處人之位矣然則天之所仗者何也地之所仗者何也人之所仗者何也察而得之則不忍囿於形氣之私而求其與天地相似者矣

意必固我皆矯揉造作之私而非天也自以爲是必將謂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矣

古人處己應事不必規模盡同然居心未有不篤者也曰篤於親曰篤信好學曰行篤敬曰博學而篤志古人所以求仁者全力在此朱子曰篤厚而力也一厚字猶恐不足以盡之又加一力字讀者當細思古人精神團聚懇確之處今人遇事大概輕輕淡淡以爲省事省力之方然小處常放過了大處亦不覺漸可放過殘賊不仁之罪叢於厥身而不自省克猶以爲居心不薄也豈不痛哉

宋李伯玉常誦其先訓曰與其有求於人曷若無欲於己與其使人可賤曷若以賤自安高忠憲曰貴莫貴於無求賤莫賤於多欲危莫危於多言安莫安於自足皆名訓也說苑曰禍生於欲得福生於自禁宋人詩曰逢人輒有求所以百事非妥求者求禍而已求惡而已可勝慨哉

張子二十年學恭而安不成此賢希聖也若士之希賢則恭之安不安未遽言也身之安不安全視其恭不恭矣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禮曰有禮則安無禮則危逸周書曰安在恭己

佛以知覺爲性而不知知覺之不盡合理仙以形氣爲重而不知形氣之必有銷時佛似精而彌粗仙則較佛而彌粗不解從之者何以數千載而不絕也然仙佛之書竝非仙佛自著皆吾教之不自立者附會以成耳此如權奸立朝非必事事自操其柄有爲之奴者則威福益尊使正士盈廷大奸能自如邪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鄉原者邪慝之奴也有仙佛則佞仙佛有權奸則佞權奸

芥子大事以誠敬臨之此事便不朽壞天大事以浮忽臨之當境便如夢幻以後更成不復記憶之夢矣故誠敬一弛凡事皆夢也雖做得極煊染皆作戲劇觀耳朱子曰看

得道理熟後除了此道理是眞實法外見世閒萬事顚倒迷妄耽嗜戀著無一不是戲劇眞不堪著眼也

剛明果決君子也依違顧盼小人也胡安定敎徐仲車頭容直仲車遂悟心亦要直安定又曰勿安排葢安排者立心不直依違顧盼三思而後行者也

纔有一善念便恐人笑其迂疏而與時不合將爲飢寒之券則此一善念已不知消歸何有矣若惡念沓來必以爲此人世數見之事可以取容而不致害己不必急於刬除也此謂之容惡不容善善爲逐客惡爲主人日日養身皆害身耳易曰拂頤貞凶道大悖也此之謂也

治家者肅賓祭之儀嚴內外之防謹尊卑之節百事可變而此三事不可變也所謂行有恆也

逆詐億不信都是有忿懥恐懼好樂憂患時易搆此想君子不於逆億用功只就忿懥四者竭力克之到得消磨將淨則心平如水不必鑑物而物在鑑中

或問如何斯可以安心李樂庵云樂必安若早夜戚戚然以得失榮辱爲慮雖一日亦不能安矣古人窮亦樂通亦樂未有其心不樂而能安之者也夫逆順之境一也世之昧者不遭順境則逐物而失身逮遭逆境則執我而喪志惟智者處以無心窮亦樂通亦樂也李樂庵未詳其爲何

如人然其言則有可以警世者錄之以自平其心焉
昔人謂靜坐可補小學一段工夫又可補夜氣一段工夫朱子謂靜坐方收拾得精神定道理方有湊泊處今之學者終日讀書或有之靜坐則未之聞然則其讀書也恐亦浮華涉獵之資耳豈以爲養心應事用哉
賢者敬身聖人無我不能敬身總是物欲而不是人不能無我猶是己意而不是天
傳曰畏而後上下慈和故敬爲和之本
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言語靜躁吉凶之關也唯口興戎而不凶歟安定辭安民哉而不吉歟

色厲而膽薄則袁本初之流也言遠而情近則何平叔之流也此固棄於君子矣即志大才疎如孔文舉才多識寡如嵇叔夜君子取其忠直而傷其闇於事勢又不可以不戒也故大易之教全貴知時識勢
惟專故靜惟靜故明惟明故剛今所以委靡不振爲外物役者皆是看不破看不破皆是不併歸一處故耳天下之動貞夫一自足以通天下之志斷天下之疑成天下之務矣
楊文定公曰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君子崇德學山藏器學海是言也當時時誦之以自廣其識量

看太極圖說便可知天地萬物來源然不能反身而謹其思慮言動所見皆皮殼也
邵康節晚年築室名安樂窩人亦記其少壯讀書十年冬不鑪夏不扇空山雪夜危坐達旦乎初爲學而求安樂民斯爲下矣
張華作厲志詩有研精耽道復禮終朝語言而不行良可痛也
公孫宏之經術司馬相如之文章皆國之蠹也孔安國以名儒而爲侍中掌唾壺辱亦甚矣有文學者戒之
平天下要平其實身心家國也只是要箇平工夫先從平

心起心未平則事事都若僑寄有悤悤迫逐之狀雖當而實未當也君子心平如水一曲一折都流到了小人心不平則盡客氣客氣非僞即戾此即忠恕不忠恕之分耳書言地平詩歎昊天不平夫天地之位不過平而已矣而況於人乎
閻禹錫聞辥德溫講濂洛之學遂罷公車往受業久之將歸德溫送至里門告之曰爲學之要居敬窮理而已禹錫歸得其大旨益務力行此眞濂洛法嗣也德溫後又傳周蕙蕙傳辥敬之敬之傳呂柟源流授受居然宋儒矣
張楊園語余採之多矣讀其集復愛其精語致多擇其要

者萃錄於此紂之惡只淫戲二字以武王數紂之罪觀之
總從此二字來國家平日講求以人才爲第一人家平日
講求以師友爲第一此身在天下與人竝立不爲人轉移
卽能轉移人無中立之勢可不愼哉學問之道最忌是泛
又忌是雜泛則不誠雜則不一終身於學而無所成者以
此艱貞二字不可一日忘艱難之際而能守正不渝斯云
君子剛中而柔外雖處亂世可以無患但當以妄說爲戒
故利貞學者不從名節立腳終爲小人之歸巖牆處處有
之不必登高臨深卽飮食寢興失其當然無非巖牆也古
人集木臨谷所以無時不然盛世之人光明衰世之人晦

昧陰陽之别也文王有聲之詩前言適追來孝後卽貽厥
孫謀自一家而言如此自天地閉而言亦如此至治馨香
此五官百骸穢德彰聞亦此五官百骸轉移只在一心行
事稍有不實異時敗壞未有不由此者君子遇時則爲鴻
之漸不爲虎之履不遇時則爲龍之潛不爲禽之從學者
實能從事於主忠信從義便有進步空持高論無益也一
念不謹悔吝終身一行不脩貽羞孫子奈何不如臨淵如
履冰乎不知義理之當然雖無心於惡而所言所行已入
於惡處困非剛德不勝艮止之義只非禮勿視聽言動而
已迫窄非有德者氣象矜厲非有道者氣象聞人之善而

疑聞人之惡而信與人同處見其非不見其是皆由於存
心之薄不恤其德不必說如何譸張爲幻只主心不定見
物而遷今日作一事未竟明日又起一事端今年讀一書
未竟明年又換一書來讀他日終於無成學者先觀其德
器德器淺薄終罕成就雖成亦小如易喜易怒不堪拂逆
疾惡太深進銳退速之類皆由於淺如露才揚己一得自
矜責人太重悻悻自好之類皆由於薄世儒只說求心至
於威儀容貌言語行事概以爲外不知檢點此禪學阬阱
也天地與人只是一氣其在天地屈信往復其在人身動
止語嘿時至而發當可而止其機莫停其勢莫禦所爲浩

然也善養者擇善而固執之已矣擇善固執所謂集義也
三風十愆俱以敢有二字發端可知根本只一肆字故程
子曰敬勝百邪或問放心何以求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
忠斯道之晦明通塞皆天也在人惟有學古修身以俟之
威儀爲德之符記曰瞻其顏色而不生易慢焉論語曰望
之儼然所謂德輝也此際何可忽視人懷血氣心知之險
最易橫溢不以禮義隄防則如好色好鬬好得之類殺身
滅性靡不由之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毁傷身何可不
養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德何可不養然
養身者未必能養德養德則養身在其中所重民食喪祭

植本之治如此國祚安得不長卿士庶人之家存得此意亦自長久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亾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水流溼火就燥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天道洵可畏也遇事不問義理當爲不當爲而先卜筮以決其吉凶此由義理之心不能勝其利害之心也其弊必至於見義不爲文中子曰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此身表裏上下四旁莫不昭著顯明無可欺蔽故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人知遠恥辱自能走向上一路安處善須從勉處善做工夫樂循理須從苦循理做工夫義理重則死生得喪

榮辱毀譽無所不輕小人只是不能誠其爲善之意是以仰愧俯怍問如何誠其爲善之意曰知之既明行之必果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則心廣體胖矣每事責己則己德日進以之處人無往不順若一意責人則己德日損以之處人無往不逆讀書不能克己總無長進博聞强識適足助其偏私而已必有事焉非日用之外別有一項養氣之事即目前尋常舉動合於義則慊於心不合於義則不慊於心而餒矣無非事者一日如是終身如是平日之氣即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持其志無暴其氣即戒慎恐懼慎獨之功也持其志則敬以直內矣無

暴其氣則義以方外矣欲人之敬己須自敬其身始能敬其身則不期人之敬而自敬矣學者能去狎侮二字便有進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自新之實也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新民之實也學者讀聖賢書先求爲常德吉士未有不恆其德而有成者事無論順逆只安心平氣處置得宜而已徒憂無益輕忿尤害事酒誥云剛制於酒非特酒要剛制凡屬嗜慾皆須剛果用力以制之一息尚存總不可不讀書不可近匪人今有人昌言不必讀書者不祥之言也託言小人不得已而近之者終於下達而已矣舜之徒跖之徒總是父母所生天地所覆載只緣此心不同所以

相去無算此心何可不栽培不栽培便梏亾必至之勢學問之事若要博聞强識無不講習則去日苦多精力衰損非惟有所不能亦將有所不及若是檢點身心使志氣精明行修言道則一息尚存不容稍懈末世人心之險山川不足以喻之只素位而行盡其在我行有不得反求諸身而已恆易知險恆簡知阻是也不論做官做民做男子做女人不能修身立行自拔於庸眾之倫而與人計較長短得失是非毀譽之閒雖復彼善於此五十步笑百步之類而已可恥孰甚有眾人有賢人於眾人中稱賢人於賢人中仍不免爲眾人可恥孰甚家國之患莫大乎無人才國

俗奄鄙則禍亂未已子姓齷齪則家道喪敗胡文定公云廉恥一事於吾道中固非深奧然爲士者最不可不謹日三復乎斯言庶有檢防不到無所不至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脩身之事也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治人之事也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日有孳孳斃而後已無二義也胸中熱鬧所以道理總湊泊不上今之學者雖見自好總是一副熱心腸如何會長進須是冷淡得下方好學者但當致力於精義利用自不至於憧憧往來朋從爾思雖終日思慮未嘗非何思何慮今纔言做工夫便認著何思何慮之體鮮不流於異學習最難變氣最難

平平日用力克治仍克不去只緣持敬工夫不密凡人疾病之作罔不由於人欲如飲食寒暑男女憂勞之類是也若能一循天理何自生疾乎雖疾亦不甚病也養德養身初無二義董子曰有意爲善而不知義反陷於惡今日學者之患大畧坐此檢點平日過端多從暴氣得來持養工夫眞不可一息疏儒者立心須與天地民物相關否則雖曰好修小人儒而已自古未有正直而不節儉者不節儉必不能正直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只緣看得天道遠與日用無涉故違理徇欲放辟邪侈勤儉之義今人多忽之不知堯舜所以爲聖亦不外此處患難之中唯有舍命不

渝一法若有意求生則凡可以得生者將無所不爲未必得生而徒至害義若能守正俟命不以死生爲念或亦未必死則所歷艱難險阻無非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聖人齊戒以神明其德吾人持敬工夫不能嚴密宜其志氣昏惰也須時時存湛然純一肅然警惕之心誠敬者進德之基然須得義理之正所以讀書窮理爲要否則自以爲敬未有不至於愼而無禮者自以爲誠未有不至於果敢而窒者曾子大勇從臨深履薄中來孟子浩然之氣從非仁無行非禮無由中來文中子多言不可以遠謀多動不可以久處二語可以爲觀人取士之法人爲萬物之靈如何

孳孳爲利梏其良心而下同於禽獸吳忠節公常言要窮就窮要死就死所以後來能以身殉國蓋人之有身只爲怕窮怕死所以無所不至心麤性急讀書之至戒理明義精則能知言知人知言知人則神閒氣定而此心能宰制萬物大學曰德潤身未有薄於德而能厚其身者門內之治恩掩義忿疾於頑亦見學問不得力也胡不克治輕視禮者希不入於禽獸之域一身一家亦然邦國天下亦然禮爲立身之幹爲世道人心計當以閨中之教爲先教子弟亦以學禮爲急所謂六陽從地起也又曰惟禮可以已亂人本天地之氣以生天先乎地此愛之本也地承乎天

此敬之本也樂由陽來生乎愛禮由陰作生乎敬故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所以爲至德要道不可斯須去身

董子三策至精純之言余尤愛其四句切於學曰因用所聞設誠於心而致行之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此四句終身不可離也

詩可以興實有可驗如常將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數語省玩自然善念發而惡念不敢萌矣楚詞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數語亦令人神骨振聳不敢自暴自棄

劉蕺山云學不本之愼獨則心無所主滋爲物化雖終日懲忿只是以忿懲忿終日窒慾只是以慾窒慾以忿懲忿忿愈增以慾窒慾慾愈潰數語精絕蓋佛老及功利之徒無不懲忿窒慾究竟仍在忿慾坑中彼去小忿慾而就其大焉者也

蕺山云眞知如明鏡常懸一徹永徹嘗知如電光石火轉瞬即除數語亦精然謂即知即行是爲眞知先知後行是謂嘗知夫先知後行乃學中自然之序中庸所謂不明乎善則不誠乎身不可駮也蕺山主姚江之學故以知行合一爲允將致知格物不必爲條目之一矣

羅整庵曰道心謂性人心謂情性體至精故道心微情用至變故人心危此亦不盡的孟子以情爲性之端今謂人心爲道心之端得乎

仁義禮智道心也知覺運動人心也仁義禮智形而上者不可見故曰惟微知覺運動非欲也而易動於欲故曰惟危此吾之說也敢以正之來世

道心即性字人心即生字告子言生之謂性是以人心爲道心

整庵又云釋氏一家之言有見於心無見於性其所謂覺第知覺之覺不能要於天命之本來而徒以其空寂靈妙爲境界是以格物致知皆弁髦無用遠之象山慈湖近之白沙陽明其學皆原於此此一則最精要可爲經傳之羽翼

李二曲至孝過人高隱不出清風介節不愧碩儒其學則沿姚江之末流專講良知以黜聰墮明心體空寂爲本故其所著四書反身錄不無過高近禪之病然其刻苦力行以世道爲己任每言及人心私曲耽利祿文藝而害性道綱常者輒反覆指斥發人深省是亦吾輩之淸夜鐘聲也謹錄數十則以備觀省格物即中庸之擇善舍却至善之善不格而冒昧從事欲物物而究之入門之始紛紜轇轕

墮於支離此是博物非是格物修身立本一實百實世固有穎悟度越前喆而究竟不免爲常人者知而不行未嘗見諸脩爲故也閨門之內肅若朝廷藹若一身方是好家道戒慎恐懼是顧諟天之明命一念炯炯清明廣大得此頭緒收拾接續應事庶不散亂聲色貨利毀譽得失之念不除皆自納於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辟吾人身處末世須是鐵骨銅筋痛自矯强纔得不倚不流不變立身方有本末前輩謂甯爲矯强君子勿爲自然小人夫婦雖可以與知而不常知者乍起乍滅情移境奪學問不能隨境鍊心不能無入而不自得算不得學問埋頭密詣一味闇修

章與不章一切莫管纔有要章之心便是的然若止無惡於人卽非鄉原之謟俗亦不過是迹上打點動鮮訾尤必無惡於志斯心事光明不愧衾影學者終身皇皇亦知敏事亦知愼言亦知隆師親友功非不密心非不虛卒不可與入聖賢之道者其所從事非君子之學也以其爲安與飽計也有志於學者多舍心言學稍知求心者又舍矩言心憶或也久矣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是亦足以發附熱躁進於定命無毫毛之益於名節有邱山之損貧賤富貴造次顚沛是吾輩之滲金石學務躬修自然沈潛靜默到吶吶然不能出口時方是大進否則議論高妙總是頑

不知恥不義之富貴爲心體之累終身之玷亦猶浮雲之障太虛掃而去之則萬里清澈光風霽月其樂無涯俯仰無愧便是坦蕩蕩能持敬謹獨方能俯仰無愧保身全在修身修身全在存心曾子揭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詩以示人乃千古作聖之基鄉黨一篇聖人有諸內斯形諸外水有本故溥博淵泉聖有本故肆應曲當問本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此其本也形有生死理無加損知此則知生知死任意而無以自檢便是己不任意而任理一動一靜務有以自檢便是克己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敢不恭敢不敬敢不忠論學於今日

不在窮深極微高談性命只要不失一點恥心一言一動俱從此一點恥心發出議論文章事業方爲有本士人有廉恥斯天下有風俗學不著裏易生怨尤脩己以敬此堯舜以來所傳心法千聖不易之宗旨也六經四子精義總不外此聰明博識足以窮理而不足以融理足以明道而不足以體道低視言行高談性命便是憑空蹈虛非賢而事如呈卷送課以圖知遇非仁而友如詩酒作緣以廣聲氣人品可知君子方義以爲質小人則利以爲質矣卽有時而所執或義節文咸協辭氣雍遜信實不欺亦總是有爲而爲賓義主利名此實彼事成功就聲望赫喧推爲君

子君子乎哉辭苟枝葉便是心放而非立誠上智明善成身之死靡他下愚名利是耽死而後已遲鈍人能存好心行好事雖遲鈍亦是上智明敏人若心術不正行事不端卽明敏亦是下愚道聽塗說乃書生通病務以深造默成爲喫緊以騰諸口說爲至戒善行爲善言之證不在說上每讀論語至焉能爲有焉能爲亾不勝慚悚不勝悵恨猛然一省少自別於草木庶不負此一生君子之所以別於小人人類之所以別於禽獸吾儒之所以別於異端者禮也學者須從此入德方有據依孟子七篇言言痛快豁人心目君相由之足以撥亂反正旋乾轉坤韋布由之足以

壁立萬仞守先待後論學於今日不必談元說妙只革去利心便是眞學否則徒飾皮毛病根終在學以不動心爲主未至於不動心則是學未得力算不得學成覵節宜大書座右出入觀省以鼓昏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然則小人者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務敦大原方能左右逢原從幼以來知識日長思慮日紛不計利便算名梏之反覆心已死矣縱所營皆遂亦不過鬼窟裏作活計自絕於天何足道也王道本於不忍聖學本於無欲外不忍而言治是雜霸之治外無欲而言學是支離之學專則精卽種樹學弈可悟學道善愛身者護心如護眼使纖毫塵滓勿入其中艮貴有無味之味

王心齋製一手板書非禮勿視四語於上朝夕執持出入不替來瞿塘書願學孔子四字於臂此皆有意於學而不知學在心得不在此也二人無大成就卽坐此等做作未化耳心齋帥領徒衆到處講學尤爲可笑可怪

許敬庵篤志求道一先輩謂之曰聞子留心斯道老夫甚喜第聖賢之道不在元虛只論語言忠信行篤敬二句終身行之不盡敬庵初易其說以爲道僅如斯而已乎迨經歷旣久然後歎道不外此而行之難盡夫忠信篤敬據易文言觀之乃乾坤之奧也所以下學立心之始聖神功化

之極皆此四字

焦弱侯受業於耿天臺之門天臺以其根器邁衆時與談談年餘未嘗及道久之弱侯請問天臺曰吾輩渾身是俗骨而言道乎此語最足動人羞恥之心當時以自問也

橫渠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范請問語之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愚按此段最有深味耐玩蓋吾輩心都未熟所以隨事補苴不見功效非大悟不能換凡骨非熟洽固無能獲大悟也

朱子曰目前爲學只是讀史傳說世變其治經亦不過是

記誦編節向外意多未嘗反躬内省以究義理之歸故其身心放縱意念粗淺於自己分上無豪髮得力處痛自循省向内消磨庶幾晚節救得一半此段最痛切是吾輩作實下手處知此而猶不改不如無讀經史也已

陽明之言警發學者深切快利何可概棄如言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忿怒者到此能不忿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始是有得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者不出乎喜怒哀樂此爲學之要而爲政亦在其中矣又言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毁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爲切磋砥厲之地

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又言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有所恐懼憂患之謂也乃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佚縱情肆意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慾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是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愼恐懼之無閒又言凡人言語正當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忿怒嗜慾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又陸澄問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慾如閒思雜慮如何亦謂之私慾陽明答曰畢竟從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決知無做劫盜的閒思雜慮以汝原無是心也汝若於貨色利名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盜之心光光都消滅了看有甚閒思雜慮此五段眞字字精金美玉聖人復起不可易也而於初學入門尤爲法灸神鍼矣概以其近於禪而棄之不亦傎乎

陸澄以多病從事養生陽明曰養德養生只是一事果能戒愼不睹恐懼不聞養生之道在其中矣汝但當淸心寡慾一意聖賢不當輕信異端徒弊精神於無用此亦直透本原斬斷枝蔓語其扶持正學未嘗與程朱異也而近世推尊程朱者至詆陽明爲橫議之流亦太妄矣

陽明在龍場鑿石槨以俟命此已打破生死關

養一齋劄記卷九

安溪相國解孟子不動心章最精以其能得告子之深微故於孟子剖析處尤為識其深微也安溪曰告子之事心也以為吾儒之事心者外也或憑依於語言文字而以識見知解為心非心也或依附於綱常名義而以氣魄精神為心非心也故其說謂不得於言則但以言視之可耳而不可求之於心蓋求之於心是以言為心也不得於心則但於心求之可耳而不可求之於氣蓋求之於氣是以氣為心也其學自有明心之法而不在於識見知解之閒自有定心之術而不藉於氣魄精神之用最與後世釋氏之

道相近故能倡性命之說與孟子爭衡也蓋釋氏棄捐倫理而立定坐忘直指人心而見佛成性正與告子同歸彼方以為心學大成而自聖賢觀之其心已枯槁而不可用矣此段文字極深微見得告子本領浩大主張堅確而孟子闢之之功乃有造於萬世不俟昌黎伊川考亭出而闢佛之精言已於斯為極矣

安溪又曰告子之心以熄而不動以熄而不動故雖根心而發之言與志為用之氣皆以為無與於心也孟子之心則以生而不動以生而不動則言心之聲也氣志之用也何者非心乎哉所以然者告子之於心逆而制之也孟子之於心順而充之也逆而制之者以本有之義為外而不事且速其不動而助之長也順而充之者有事於本有之義至於久而自然不動也是故不動心一也知氣而不知心者黝舍賁育是也知心而不知氣者告子是也心與氣合氣與義合者曾子孟子是也此段尤鍊得精

安溪曰中卽直內之謂和卽方外之謂持敬之功舉靜以該動集義之要以微而包顯戒懼是敬愼獨則已兼知行數語直截而包括可掃黃勉齋蔡虛齋林次崖史伯璿王陽明諸說之誤

安溪曰龍麟鳳凰聖人比德焉其得氣清且淳矣而以較

人則猶偏故言與天地相似者非人莫屬也此言眞可為孟子注讀孟子而不解此言則於性善及人皆可以為堯舜之說未有不貌從而心疑者

安溪又言象山之學亦言志亦言敬亦言講明亦言踐履所以與朱子異者心性之辨耳象山謂卽心卽理故其論太極也謂陰陽便是形而上者此則幾微毫忽之差而其究如鑿枘之不相入近日姚江之學亦是如此故平生於心理二字往往混而為一晚歲遂有心無善惡之說夫心性之原既差則志其所志養其所養講其所講行其所行二本殊歸其道固使然也今言陸王之學者不謂其偏於

德性而鈌問學則謂重在誠意而輕格物不知二子之蔽其當辨析者固在心性人道本原之際而不在講學持守知行先後之閒也此段亦前賢所未發後學解此乃知朱陸異同之說又知理氣先後之說且知人物醕駁之說種種奧理昭若發矇矣

安溪書蘇子由三宗論後曰周公言壽歸之無逸則知聖人功德在世故有以格於皇天而以逸而壽者非天意嚴敬在躬則有以凝夫正命而以逸致壽者非天道以天道合之天意則夫強志氣屏嗜慾不以外物賊乎其內武王所謂恭則壽也立命之本也損己以厚人德盛而福至則

冥默之中有以申錫之而不容已孔子所謂仁者壽也得天之符也無逸之言三宗與文王也曰嚴恭寅畏曰恭默不言曰徽柔懿恭其凝命之說歟曰治民祇懼曰嘉靖殷邦曰保惠庶民惠鮮鰥寡其格天之說歟葢必敬天勤民而後爲無逸之實也不然若梁武帝之清淨齋戒不可言從於耽樂者矣而其受禍乃如蘇子所譏何哉此段發揮壽字源頭精粹完密無以復加蘇氏無此經術也熟讀深思修短之理思過半矣抑安溪所論格天凝命之學聖學也學者未易企及姑於厚重二字勉力學之則於恭仁之德或亦可以馴至也歟

安溪大學古本說中庸章段二書其大義雖本朱子而援據精審剖析分明實足彌朱子之闕可與學庸章句各各單行其文集內別有大學篇中庸篇卽明此二書之大指而收縮較簡以便學者之記誦云爾

安溪之學勝陸當湖十倍其行則不如當湖之純安論如此

安溪謂幽爲明之影似不確夫幽明卽人鬼也謂鬼爲人之影可乎

宋俞文豹吹劍錄有言禮從宜事從俗妄改禮經以爲從俗者之所本陋妄可笑然予觀今人何文豹之多也

晉傳嘏論夏侯太初志過其量何平叔好辨而無成鄧元茂有爲而無終是誠然矣然嘏特陰重之小人身仕魏朝而心助司馬氏者也心不忠純而以高議繩人亦不足以服人矣且何鄧之輕儇誠可譏若泰初之乃心魏室固一世忠亮之士不可譏也嘏欲附晉叛魏故不得不預遠之而以惡言相加耳史臣徒見成敗而昧是非猶詳書嘏言於策可謂無識

王沂公質厚寡言望之端凝若神少與楊億同在侍從之列億喜談謔凡僚友無不狎侮至與沂公言則曰吾不敢以戲也韓魏公在中書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必手自封

識不令人見嘗有僚屬路拯者就案呈有司事狀尾忘書名公卽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潛卷語定從容以授之拯退而自見且愧且歎曰魏公眞盛德也此二則長覩之可以勉人厚重之德器焉

薛文清公曰第一要渾厚包涵從容廣大氣象只觀其氣象便知其涵養深淺王文成公曰後生美質須令晦養深厚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花之千葉者無實爲其英華太露耳愚按此理極淺顯易知然非大聰明人不能早悟也昔李鄴侯七歲作長歌莫不稱賞獨張曲江戒之曰藏器於身古人所重今君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韜晦庶幾成

德鄴侯悟泣謝再三從此不復矜衒如鄴侯有幾人哉

范忠宣公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二語似淺然前輩有成就者無不於儉恕用功蓋持己接物之要

蔡虛齋曰見眞學問必眞有見於威儀之際日用之常是眞道德必有見於當官之政治家之法眞名語也又曰禍莫大於縱己之慾惡莫大於言人之非尤痛切

朱子曰看書專一心方專一如看一般未了又看一般都不濟事吾向時讀書方其讀上句則不知有下句方其讀上章則不知有下章此語吾亦媿之乃知一生錯誤纍纍都緣不專一也

凡作一篇詩文與一詩文集成必知三義焉一曰簡雅以合古二曰正大以有用三曰恭愼以遠禍此修辭者之法律也

元遺山詩止性如止水惜身如惜玉李仁卿曰洪覺範燈蛾詞也知愛處實難判覺範特指蟲蟻言耳人之逐欲而喪軀者抑有甚於此此可以爲士君子之戒仁卿此條可爲遺山詩注

嘗見近人一詩云幽竹何搖搖輕颸偶然度本不縈藤蘿獨立亦何懼日暮天色寒顧影得嘉趣植體亦已艮漂泊非吾慮諷誦再三道味盎然神骨亦爲振起

王行幼受論語一日成誦未弱冠淹貫經史百家一時名士與之交富人沈萬三延之家塾每文成酬白金鎰計行輒麾去曰使富而可求則然臍之慘不及矣洪武初有司延爲學校師已而謝去隱於石湖不可謂非宏通高潔之士也乃卒爲涼國公所羅致遂坐藍黨父子皆誅死晚節不峻自喪其軀禍及後嗣可爲有識而無守者戒也

解大紳大庖西室對萬言成於卽日直言敢諫洞中機宜雖賈誼何以遠過文皇朝竟得禍下獄以死史臣謂其高才自負不克令終非盡嫉賢害能者力固有使之然者穎脫者可以鑒矣

劉元城爲溫公入室弟子問用功之要公曰其誠乎是言也眞大學中庸之樞紐也然誠未有不從敬入者黃山谷見公資治通鑑稿本雖數百卷顚倒塗抹訖無一字作草中年無子夫人爲置一妾公殊不顧夫人疑有所忌一日夫人歸甯令妾捧茶進公方讀書妾乘閒請曰此何書也公拱手正色曰尚書讀書自若妾逡巡而退此其持敬之功細密何如宜誠之擴充無閒也

范文正公以中庸授張橫渠此表章於二程子之先者謂名臣皆由天資闇合古人未必講學亦果於立論矣

胡文定公家至貧然貧之一字非惟口不道竝手亦不書

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其意何爲汝曹志之此可爲吾輩法

陳良謨遊學廣德或勸之謁歸安武大尹良謨曰大尹秋必入簾謁之場中當畱意然窮達有命進不以正識者所鄙遂不往而是科適中武公房內命之可信如此奈躁進者不悟何也

宋李文靖公當時謂之聖相嘗讀論語曰沆爲相如節用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可謂篤於學者矣文靖格後宮戚畹濫恩日奏四方艱虞罷喜事者建白史臣稱其以道事君是殆眞有得於論語者

明劉文靖公謂邱文莊公博而寡要嘗言邱仲深雖有散錢惜無錢繩貫之文莊聞之曰劉子賢雖有錢繩却無散錢可貫人皆以爲二公互譏各中其病愚謂劉文靖正色立朝不可則止有古大臣之風邱文莊雖稱淹博而忮刻乖僻與王端毅公相惡其人品舛矣安得與文靖肩隨乎況文靖嘗教人讀經窮理殆有繩以貫錢而不得謂之無錢者也文莊所譏徒好勝而已矣何足錄乎

海剛峯教諭南平嘗著論云抱關擊柝皆有常職而教官一職尤人才所由造世運所由理自教職之義不明人多以爲爲貧而仕居此官者率多齷齪不舉其職士習盡而

吏治媮所從來矣於是以師道自任嚴課程勤訓迪士習丕變如剛峯者不祗能爲教官者也不祗能爲教官而後可以爲教官今人輒笑教官之齷齪不知其居官能不齷齪否如其居官而亦齷齪也則亦未可爲官者也獨笑教官何也

顯仲問象山云某何故多昏象山曰人氣稟清濁不同只自完養不逐物卽清明纔一逐物便昏了此語極儁直可爲把捉之法呂新吾亦云不逐物是大雄力量

象山每敎人誦旅獒及牛山之木以下數章此等處極直截正當未可議也

陳白沙曰千聖遺編皆臆語此句太過直欲不立文字矣

朱子謂舉業是一厄詩文是一厄簿書是一厄嗚呼合天下皆趨此三厄之中誰其救之

尹和靖看大學有所得以告伊川伊川曰何如和靖但誦心廣體胖而已按此四字殊不易到和靖恐未之幾也且心廣體胖是效驗不是工夫工夫在愼獨若不從愼獨處戒其求慊雖日日研求心廣體胖亦無益也

朱濟道力贊文王象山曰文王不可輕贊識得文王方可贊濟道曰文王聖人誠非吾所能識象山曰識得朱濟道便是文王象山眞善用鉗錘也自己不識自己焉能識人

況聖人乎識得自己眞面雖聖人亦不外是矣

小宛一篇可爲師保不獨人之齊聖章足箴酒失也

揚子法言學者所以修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此數句不可謂之不精或疑修性二字不純予曰性亦有指氣質言者如孟子所言忍性是也不必訾此二字又曰鳥獸觸其情者也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亦沈痛足儆人

法言末篇云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三語爲全書之大玷雖百口不能爲之解也可惜可惜

昔申顏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人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今之侯無可少矣知不可無侯無可如申顏者亦少矣哉

謝上蔡初仕時人勸其謁執政則館職可得上蔡笑曰彼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章惇嘗受學於邵伯溫父康節先生及惇爲相伯溫入京惟恐爲惇所薦先謁逕而後會惇惇竟不獲用其力陳師道未仕時寓京師惇慕其名再三託人欲求一見而不可得此三君可謂知命而守道者皆今人所謂迂執不通世務者也

章楓山官至八座致仕家居僅小屋三間前面待客後面自居蔬食粗衣人所不堪處之裕如噫吾若能學楓山之

爲人身心尙有憂戚乎

吳康齋躬親耕作艱苦自甘嘗曰七月十二夜枕上思家計窘甚不堪處矣反覆思之不得其方久方得之蓋亦別無巧法只隨分節用安貧而已誓飢寒以死不敢易初心也此雖未至安貧地位然亦有志於安貧者矣可法也

上蔡謂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愚按名利二字其性偏難克者乎名又其甚焉者乎

白沙曰人爭一箇覺纔覺便我大而物小此二語似有領悟而未精澈蓋言可欲之物小乃當若倫物之物卽是分內所當盡心者豈可言我大彼小哉

呂原明晚歲習靜雖驚恐危險未嘗稍動自歷陽過山陽渡橋壞轎人俱墜有溺死者原明安坐轎上神色如初愚謂此特禪學非正理也人溺死而己之神色夷然豈惻隱之心竟未一動邪故不動心三字須善會誤認則是告子之流告子之流卽禪之祖也

敬卽是忠主一是也義卽是恕利物之和是也故敬義二字括盡聖學

胡敬齋曰心專則不放故程子無適爲敬容莊則心自一故朱子莊敬涵養此開示學者最簡最切處

家語雖僞書然有數則最警悚者不可不誦習也存以禍

福皆己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君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安樂必戒無行所悔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一言而有益於智莫如豫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幸人之有過恥學而羞不能小人也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知而弗爲莫如勿知親而弗信莫如勿親樂之將至樂而弗驕患之將至思而勿憂憂愁之感不加於心暴厲之動不在於體所謂治安之風也

古人云俗語近於市纖語近於娼諢語近於優士君子一涉此不獨損威亦難逆福輕薄子可以戒矣

呂新吾之父撰小兒語以訓童蒙新吾又續之余愛其語淺而味深不止爲童蒙圭臬也畧摘數語於此人生喪家亡身言語占了八分休與小人爲讐小人自有對頭話多不如話少話少不如話好聞惡不可就惡恐替別人洩怒休說前人長短自家背後有眼稱心休要歡喜災殃就在這裏處世怕有進氣爲人怕有退氣一爭兩醜一讓兩有未須立法先看結煞禍來休愁要會救福來休喜要會受纔說聰明便有障蔽不著學識到底不濟

陳成卿曰飲酒而能節者謂之太和湯謂之忘情友不能節者謂之柔魔謂之甘毒謂之淫薪亦淺語之足儆世者

較之古人所謂狂藥尤痛切矣

黃石齋曰敬者天地所以成性靜者陰陽所以復命能敬以靜則禍福不驚而陰陽順治精言奧旨終身玩索不盡故再錄之

安溪曰道家言性吾所謂神道家言命吾所謂氣釋氏言心吾所謂意釋氏言性吾所謂心剖別至微而至明

安溪曰恭作肅水德也其爲用也靜從作乂火德也其爲用也動明作哲木德也其爲用也動而靜聰作謀金德也其爲用也靜而動通作聖土德也其爲用也貫動靜而無不通是五者語其體則由外以及內語其用則由淺以及

深則亦有先後之別矣五事以敬用而恭作肅則知恭爲先也雖然制於外所以養其中而先立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也思其爲五事之主也夫此則純粹通貫可作洪範注

安溪曰夢有習焉有緣焉有幾焉習者未忘者也緣者相因者也幾者將動者也三者頗足以盡夢之理

安溪謂封建不可復推舉動賢而久任牧守可也井田不可復大亂之後則均之承平之餘則限之可也兵農合一不可復阨塞要害則設專兵域內邦中則用民伍可也鄉賓里舉不可復精擇才行勿以文辭之科先之可也此數

語極有斟酌非迂腐之儒所知

楊文定公曰夫子晚而繫易於復卦以顏子當元吉之占觀此而知立命之說此則可括一部易理

楊文定曰泰伯箕子所至風教必爲之移君子於及物處驗己之德此亦精於克己者之言

節嗜欲定心氣謹言語慎威儀當下卽是工夫何處容姑待來

立志無他專學聖賢之養性情而已矣

志氣清明義理昭著是甚氣象

居天下之廣居一節辭文清以爲有壁立千仞氣象誠然不用力去學他亦只是當一段好文章看耳他是他好我還是這般人貧賤富貴威武件件都能降服我

主敬存誠天下之能事畢矣何也血氣之私被誠敬二字滌盪得淨盡

敬而無失論語言之然則敬尙有失乎曰敬是居其行非義不可無失者言敬以包義

靜而無靜不是禪學動而無動不是俗學只由居敬集義耳

一是誠養一是敬由敬以入誠此謂之得其養

德行在何處在作止語默合乎五常之性五品之倫耳無

他要妙也言語政事文學亦是於五性五倫有善發揮處非外物也今人看德行太高妙看言語政事文學又入功利博雜中去

立志如孤鶚直上爲善若百川必東便有擔負矣

顧端文曰遇事不肎浮游逢人不肎孤負說話不肎自欺謂之忠信以此思之忠信亦非學不可也

呂叔簡曰閨門之中少了箇禮字便自天翻地覆百禍千殃此眞有閱歷語

陸象山曰人家之興替在禮義不在富貴富貴而無禮義便是家替貧賤而有禮義正是家興亦有閱歷語

呂叔簡曰兒女輩常使他拳拳曲曲緊緊恰恰動必有畏言必有警到自專時尚不可知若使之快意適情是殺之也此驚心動魄言語惟賢父兄乃識得

顏光衷曰處世用寬而律家用嚴此得大易家人卦義者

張楊園曰子孫祗守農士家風求爲可繼惟此而已此語最簡樸有風之七月雅之抑戒意思

徐甫宰爲令嘗語人曰妄念一起輒以指畫其心務令克去愚按此亦不獨爲令宜爾也

賀相國逢聖致親友書曰救得一物是一物救得一事是一事愚謂今人作吏輒言世道衰而無可爲果如賀相國

所言則何地何時不可盡心乎

熊勉齋曰官雖至尊不可以人之性命佐己之喜怒官雖至卑不可以己之名節佐人之喜怒居官之法盡心則無媿平心則無偏以一人之身可以一日行萬善者莫捷於居官皆至精至要之言當誦之萬徧者

鄭俠曰無功於國無德於民華衣美食與盜何異居官者覽此言而不動心必眞盜也

吳芾曰與其得罪於百姓不如得罪於上官李衡曰與其進而負於君不如退而合於道劉壐令烏程禁投私書告條曰與其得罪於赤子不若得罪於鄉士大夫魏環極與陝西督學書曰與其得罪於寒門素士不如得罪於要路朝紳合而觀之可見前修審擇義利之法

高忠憲曰與其得罪千古毋甯取譏一時亦名語客歲予在金陵予師止泉舅氏語予曰與其得罪於天不如得罪於人語尤斬截而曲盡義理聞之心神豁然

呂叔簡曰當大事要心神定心氣足又曰守能潔己而短於才心知愛民而懦於政焉能爲有無哉志欲有爲而動不宜民心知向上而識不諳事品格無議治理難成二則皆居官欲有爲者之指南車也

或謂得百姓心易得僚屬心難湯潛庵曰吾於屬吏不惟

不取其財且彼有善吾力成之故人多不以爲苦同列曰無所取於彼何所應於上潛庵曰無所取於彼亦無所應於上觀此則可見處僚屬之法廉潔和平不可缺一也而尤以廉潔爲先

尹彥明上書於高宗曰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陛下信讐敵之譎詐而覬其肎和以紓目前之急竊爲陛下痛之又移書秦檜云今北使在途天下憂憤若和議一成天下有被髮左衽之憂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退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書及疏俱不報遂歸此南宋朝廷第一等議論孰謂儒者迂闊

於事情也
謝上蔡謂一部論語大義只師冕見及子見齊衰者二章可以賅之蓋聖人之道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此則可作論語序
或謂溫公子能無心乎公曰不能若夫囘心則庶幾問何爲囘心公曰去惡而從善舍非而從是愚按無心乃老莊過高之語囘心乃吾儒改過之方公之所言可以衛道而厲學矣
今之學者卑視勤儉以爲不足以語聖道而不知聖學工夫由粗入精由淺入深謂勤儉不足以盡聖道則可謂聖

道不由勤儉入則不可羅大經曰勤有三益儉有四益吾愛其詳切有實用書之於此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必受其飢一婦不織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飢寒也農民晝則力作夜則頹然甘寢故非心淫念無從而生魯語曰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是勤可以遠淫辟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呂成公釋之曰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强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是勤可以致壽考也此勤之三益也凡貪淫之道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不貪不淫是儉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泊有久長之理是儉可以養壽也醉醲飽鮮昏人神志若疏食菜羹則腸胃淸虛無滓無穢是儉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愧是儉可以養氣也此儉之四益也
尹師魯臨歿謂范文正曰亦無鬼神亦無恐怖師魯之所養亦深矣非祇文人而已也
張文潛云凡觀人之術無他但作事神氣足者不富貴即壽考又莫若觀其所受此最切要升不受斗不覆即毀物理之不可移者數語非深歷世故精鑒人才者不能道也豈徒以文鳴一時而已

顧希武曰人爲事遂意不可喜不遂意不可憂其中禍福難知故也學者得聞至道可以忘富可以忘貧可以忘貴可以忘賤雖聞而未有得則於富貴貧賤不能不宣欣戚於其閒也易損而難復者精也易躁而難靜者神也惟養氣使充則精神庶全精神苟全則功名事業不難爲也不妄求則心安不妄作則身安身心既安樂在其中矣今人姑息自恕不思進學乃謂過今日有明日不知過一日無一日也可不懼哉此五則於保身養心進德修業之旨均有發明希武未審其爲何如人此從明人雜說中摘出者
有一僧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

一寸山谷曰此至言也噫僧尙知之儒而不知乎

昔人謂豪傑之士不出禮義之俗不成士風日陋於一日人才歲衰於一歲而學校之所講逢掖之所談幾有如屠兒之禮佛娼家之讀禮者是可歎也吾輩覽之得不愴於心汗於背乎

陳白沙曰學貴乎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之以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則典籍自典籍我自我耳此語得學之頭腦處近數十年學者專事博覽爲考證名家學之頭腦失矣白沙之言鄭孔家之起死回生藥也

宋彭執中云在世一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則做一日好事明夏寅云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生一敗三可惜皆千古名言

程子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曲肱飮水樂在其中矣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此五句可謂聰明達天德矣當字字體味向心身中求之若作好言語讀過仍是不領悟

天官書云三光者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聖人統領之此語必有所受司馬遷不能作也蓋此卽致中和天地位注腳

李方子公晦云吾於問學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漬愚按此語卽不易到也

且此正是學者第一義

張南軒瀕卒時一友人請教答曰朝廷官爵莫愛他底又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固見其神氣之定卽此四語亦得學之大綱非理境至熟者不能道也

今人之論學則先博覽論政則先才能朱羅點曰天下事非才不辦然當先論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何取哉今之才皆心不正之才也吾不知於世何裨而世人猶嘖嘖歎賞之也蓋其以博覽爲學卽此尙才而不問心術之一例見識云爾

顏光衷曰鄉紳國之望也家居爲善可以感郡縣可以風

州里可以培後進其功比士人百倍故能親賢揚善主持風俗其上也正身率物恬靜自守其次也下此則求田問舍下次則欺弱暴寡非所忍道矣此則凡爲鄉先生者當大書一通於座

趙清獻公抃家於三衢所居樸陋弟姪有悅公意者以厚值易鄰居用搆花園公聞之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爲鄰矣忍棄之乎命速還翁居不追其值王端毅公恕見子孫置田宅皆鄰之業呵而責之曰某某皆我故舊豈宜奪之俾遠去乎召之來還以原券不問價二公之盛德今之爲鄉紳者知之乎

宋大觀中有葛蘩者嘗爲鎭江守有士人問其所行答曰余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二或三或數四今四十餘年未嘗稍閒士人問何爲利人事答曰卽此座閒踏子置之不正則蹙人足予爲正之若人渴予與杯水皆利人事也但隨其事而利之上自卿相下至乞丐皆可以行惟在乎長久而已此一段似異端之所謂方便者然卽此而爲之乃見仁道之不遺於粗淺處孔子所謂立人達人能近取譬原從至粗至近處行之若學者惡言方便以爲異端然則行不便於人之事乃聖學乎無怪乎日講聖學而見惡於人者愈多也

明儒謝復曰知行竝進否則落記誦訓詁矣愚按知行竝進四字最允勝於言知行合一者

程子曰學須就事上學邵康節曰今之經典古之人事人事不脩無學何異郭兼山曰有用者是聖人之道無用者非聖人之道皆知行竝進之旨

曾子曰負耜而行道凍餓而守仁不假貴而取寵不比譽而取食無悒悒於貧無勿勿於賤無憚憚於不聞此數語便急切難到此吳康齋所謂風雪夜寒當門定脚者也

明儒趙維新嘗築垣得金一篋工人持之去不問也家貧併日而食超然自得此一事已得儒之基址矣非眞不以貨利動心者能之乎其師張後覺以縣令歸講學山居巡撫李世達詣之病不能爲禮乃促膝劇談飽蔬食而去其高風峻節亦可慕也後覺維新皆茌平人予屢過其地無此種風範矣

明儒劉觀年少得進士忽引疾歸杜門讀書求聖賢之學平居飯脫粟服澣衣翛然自適每日端坐一室無懈容作勤儉恭恕四箴以教其家取呂氏鄉約表著之以教其鄉又作責志恆心二圖說以自砥厲此於明儒不甚著而其品詣淵摯如此蓋明初儒者無不爲切實之學不以講論著述取名也

明儒劉文敏曰學者當循本心之明時見己過刮磨砥厲以融氣稟絕外誘徵諸倫理事爲之實無一不慊於心而後爲聖門正學非困勉不可得入也高談虛悟衍末離本非德之賊乎文敏爲姚江之學者而其言如此乃姚江之徒對證藥也

學者終身只做一事曰改過而已何以改過曰懲忿窒慾矯輕警惰而已蓋有此八字卽由敬恕以造中和之極亦不難矣

張子曰定然後始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明今人從學之久不見進長正以莫識動靜見他人擾擾非關己

事而所脩亦廢冥冥悠悠以是終身謂之光明可乎又曰心清時少亂時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完也此二則洞中學者心曲受病處學者果能定而不移則實心完而客慮去矣定則熟不定則生生熟之分昏明之所由判也

孔子曰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憂困而志不衰又曰學而不已闔棺乃止常誦此五句方知學之有味并窮困老病所可閡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一部孟子皆發揮此三句豈獨孟子六經亦只發揮此三句也學者以此三句讀經方爲得門而入以此三句看史胷中亦有權衡丈尺矣

人禽分别祗在幾希卽性善耳荀子以人性爲惡是謂天下人皆禽獸矣何其悖妄乃爾而今人猶謂孔子論性言相近孟子言性善是舉其上一截荀子言性惡是舉其下一截調停可笑皆不識人禽分别甘心混人於禽獸耳性相近卽是性善特理墮於氣質而善有淺深厚薄之不同雖有此不同而同於善故曰相近孔子孟子之言性豈有異哉上智下愚章緊承習相遠說下愚不移只由自暴自棄自暴自棄中亦有極聰敏資質無關性事性無不善卽下愚性亦善何也人也非禽獸也必解此方肎爲學

讀書必有從入處必有歸宿處從入處非孟子不可以其軒豁呈露一刀兩段歸宿處非孟子不可以其充實輝光優入聖域一刀兩段者義利分明優入聖域者人天合一何以爲人主敬存誠影衾屋漏自敬其身幼承庭訓矣一生悠悠罪過叢積老而將死猶不念乎痛哉

〔清〕凌鳴喈撰

東林粹語三卷

清道光傳經堂刻本

東林粹語卷之上

後學凌鳴喈輯錄

楊文靖公云天理即所謂命知命只事事循天理而已

鳴喈案高子遺書謂言命者惟此語最盡蓋文靖淵源二程於性命之旨講求最精惟務主靜之學故龜山門下相傳靜坐中觀喜怒哀樂未發前作何氣象沿其流者未免有入於二氏之學者而文靖所得於二程之緒言則固粹然無疵也今龜山語錄三經義辨中庸解二程粹言卷帙浩繁未及

博引止以經朱子刪定者如中庸輯畧等書所引及顧端文高忠憲二公所采錄擇其簡要者以詔來學云

又曰中庸爲書微極乎性命之際幽盡乎鬼神之情廣大精微罔不畢舉而獨以中庸名書何也予聞之師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推是言也則其所以名書者義可知也世之學者智不足以及此而妄意聖人之微言故物我異觀天人殊歸而高明中庸之學始二致矣謂高明者所以處己而同乎天中庸者所以應物而同乎人則聖人之處己者常過乎中而與夫不及者無以異也爲是說者又烏足以議聖學哉

鳴喈案程子曰中則不偏常則不易惟中不足以盡之故曰中庸高忠憲公云唐虞言中至子思始明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萬古於此明中於此明性於此明道朱子謂子思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信哉蓋唐虞言中曰允執已兼達道言之執中即所以用中故中庸言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夫用中於民非即達道乎執而曰允則已有兩端在已括得庸字在已括得時字在內理外王

之學言體不離用言靜不離動若離用離動以言執則即孟子所言執中無權矣寂守未發之中而不揆之於天下之定理不先已離道乎故程子言中不足以盡之也孔門憂道學之失傳若先知千百世下有象山姚江者故於中字下特添一庸字以杜守寂之流弊善哉程子之告蘇季明曰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二語可以闢千古之蒙矣

又云致知格物蓋言致知當極盡物理也理有不盡

則天下之物皆足以亂吾之知斬於意誠心正遠矣

嗚嗐案高子曰此程門格物的傳也朱子曰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格物以理言也致知以心言也由此觀之可見物之格即知之至而心與理一矣今人說著物便以為外物不知不窮其理物是外物苟窮其理理即是心故魏莊渠曰物格則無物矣此語可味也又案魏氏言物格則無物似有語病然物物各盡其理則因物付物而於已無與貫通融澈渣滓全消意自誠心自正無所留滯於物耳

又云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率性之謂道離性非

道也性天命也命天理也道則性命之理而已孟子道性善蓋原於此謂性有不善者誣天也性無不善則不可加損也無俟乎脩焉率之而已楊雄謂學以脩性非知性也故孔子曰盡性子思曰率性尊德性孟子曰知性養性未嘗言脩也然則道其可脩乎曰道者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先王為之防範使過不及者取中焉所以教也謂之脩者蓋亦品節之而已

嗚嗐案人之所以為性天之所以為命也謂之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朱子曰天地間自有一定不易之理不容毫髮意思安排不容毫髮意見夾雜自然先聖後聖若合符節此究竟處也所謂天理者如此

又云獨非交物之時有動乎中其違未遠也雖非視聽所及而其幾固已瞭然心目之間矣其為顯見孰加焉雖欲自蔽吾誰欺欺天乎此君子必慎其獨也夫盈天地之間孰非道乎道而可離則道有在矣譬之四方有定位焉適東則離乎西適南則離乎北斯則可離也若夫無適而非道則烏得而離耶故寒而衣饑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伊尹耕於有

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豈有物可玩而樂之乎即耕於有莘之野是已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伊尹之樂有在乎是若伊尹所謂知之者也

嗚嗐案獨即道所在慎即不可須臾離也不慎即離道矣顧涇陽先生曰此不可離是人真念頭上一點過不去的所在此心與道合則安與道離則不安試思此念頭於何而來便識得本體矣余謂此一點過不去的有兩樣查攷若在事上背理而不安則應用有時於須臾之義尚疏若在心上違仁而不安則體道無間於須臾之義方密

又案顧涇陽先生宗主靜之學故不可離重在心體上說然盈天地間皆道隨事可見不專從裏面看出不可離也

又云人靜坐看喜怒哀樂未發前作何氣象

嗚呼案胡文定龜山誌銘辨云龜山所見在中庸自明道先生所授故朱子輯畧采楊說爲多獨於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一節不載楊說蓋以龜山之學得力在此一節顧端文公所謂醞釀出豫章延平兩先生來高忠憲公所謂靜中見性法也然或問於伊川先生曰觀於四者未發之前靜時自

有一般氣象及至接事時又自別何也伊川先生曰善學者不如此却於喜怒哀樂已發之際觀之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惟頤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朱子載二程子說不錄楊氏說者恐後學之流於守寂致虛耳然朱子之學得之李延平延平得之羅豫章豫章得之龜山先生以直接二程之統其傳非有異也惟爲學入門工夫有別龜山門下由靜坐驗未發時氣象如何卽伊川所謂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耳近時學者未能體會先賢語錄著實用功每以一語稍偏卽肆口攻擊以爲流於釋氏不知實在下手工夫難易甘苦各有不同總歸不悖乎孔孟之旨而已試觀龜山之釋知命曰事事循天理而已則其言性學豈專認本體而不達用者乎余故引程朱之說

以補其未盡而爲之推其立教之初固無弊也

又云極高明而不知中庸之爲至則道不行知者過之也尊德性而已不道問學則道不明賢者過之也夫道不爲堯桀而存亡雖不行不明於天下常自若也人日用而不知耳猶之莫不飲食而鮮知味也

又云聖人人倫之至也豈有異於人乎哉堯舜之道曰孝弟不過行止疾徐之間而已皆人所日用而昧者不知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日出而作晦而息無非道者譬之莫不飲食而知味者鮮矣

嗚呼案高子遺書云道者率性之謂天下豈有須

臾離性之人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又云天下至奇特總至平常聖人神化不過百姓日用然非千窮萬究不能信得道理只是如此解中庸二字極透賢知之過而失中只爲求奇特耳

又云道之不行知者過之也故一以舜大知之事明之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取諸人以爲善也隱惡而揚善與人爲善人必以善歸之皆非小智自私之所能爲也執其兩端於以權輕重而取中也由是而用於民雖愚者可及矣此舜之所以爲大知而道之所以行也

嗚喈案用中於民愚者可及此爲孟子人皆可以爲堯舜確証顧端文公小心齋札記有皆可爲堯舜數條必推本艮知以証性善然孟子明言有爲則不專論本體此言用於民雖愚者可及則百姓所與知與能卽不可須臾離之道也非堯舜與人同者哉

又案或問兩端用中於高子答曰在民爲兩端在聖人卽爲中或又曰兩端譬之賞遷有云與之一有云與之三一則輕三則重用中則與之二高子曰是子莫之中也非聖人之時中也兩端是可一可三用中是可與一則與一爲中可與三則與三爲中可與二則與二爲中故曰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此喩極得用中之妙

又云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非所謂智知而不去者則其爲知也乃所以爲愚也

嗚喈案不能守卽是擇之不精知得不透耳故學者先以致知爲要

又云道之不明賢者過之也故又以回之事明之夫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弗失此賢者所以不過也回之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用此道也

故繼舜言之

嗚喈案周彥文嘗問於高子曰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可是擇乎中庸否答曰體認處正是擇余謂此高子因其問而答之耳天理隨時隨處可見亦隨時隨處當體認不必是默坐澄心空空著想也特學者入門工夫由靜安慮而后能得則靜中得力居多耳

又案君子依乎中庸擇與依自有安勉之異高忠憲公曰吾輩且莫想依但只今日也擇明日也擇意味自然深長若顏子之服膺弗失已是依了吾

輩擇到熟後不知其然而然便是依也

又案擇是依前工夫㬎在京師亡兒江嘗問依中庸之君子先須擇否余答曰聖人安行固不須擇然不擇之中自然有擇舜之用中先執兩端即是擇也顧端文公云心不踰矩孔子之小心也心不違仁顏子之小心也小心處便是擇耳

又云公孫衍張儀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可謂強矣而孟子曰妾婦之道也至於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然後謂之大丈夫故君子之強至於至死不變然後爲至

傳經堂藏板

嗚呼案中庸發明率性之道必極於至死不變乃足爲盡性乃足爲至命龜山先生引孟子之言證明之而曰君子之性至於至死不變然後爲至者蓋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國有道不變塞者必極之至死不變乃見眞耳故孟子之不動心在善養浩然之氣極之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乃直接子思之傳而明季東林殉難諸公皆由講學有素直接龜山先生之傳者也

又云道者人之所日用也故費雖曰日用而至賾存焉故隱

嗚呼案費隱二字中庸括造物之妙天地間形形色色無非是道高子云聖人只於彝倫日用盡道其間絕無聲臭之可即人以爲卑近無奇而不知皆至誠之微妙顯之微者人不知也故舉鬼神微之顯者形之費者顯也微者隱也微之顯所謂費之隱也

又云孟子言舜之怨慕非深知舜之心不能及此據舜惟患不順於父母不謂其盡孝也凱風之詩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孝子之事親如此此孔子所以取之也孔子曰君子之道丘未能一焉若乃自以爲能則失之矣

傳經堂藏板

嗚呼案君子之道四孔子自謂未盡者是實話非謙詞也子思引之正以証明前章聖人所不能盡道本無盡張子所謂聖人之心直欲盡道事則安能得盡也

又云君子居其位若固有之無出位之思素其位也

嗚呼案高子云素其位猶言性其情所謂性者是固有之也註中猶現在現字要玩言現在之位皆是素也大舜飯糗茹草而至袗衣鼓琴常人以爲驟來富貴聖人處之若固有顏子陋巷是視貧賤

爲固有居之何陋雖之夷狄不可棄以夷狄爲固有孔子厄於陳蔡以患難爲固有如此素位豈不自得所謂素者本來如此潔白譬之一幅白紙原無一點顏色若富貴貧賤患難却如白紙上加些文彩黑白耳實到此素處有何加損添減哉忠憲公言性其情喻固有耳非粘性情說也

又案高子云吾人本分二字要緊聖賢不過一箇本分本分即素位也若一越分便是無忌憚如魚投網如蛾投火至死後已眞是可哀葢本分即是中庸越分即是反中庸人一願外即無所不至矣

又云鬼神體物而不可遺葢其妙萬物而無不在故也

嗚喈案高子會語云人之靈即天地之靈原是一箇却是箇活鬼神倐然言倐然默倐然喜倐然怒莫知爲而爲非鬼神而何夫天下之人爲鬼神使者即是鬼神所謂體物不遺也所以爲德之盛也

又云武王之武葢聖人之不幸者非其欲也然而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者以其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故也謂之不失與舜之必得異矣故泰誓曰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葢聖人雖曰恭行天罰而猶有受克予之言不敢自必也謂之不失不亦宜乎

嗚喈案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孟子已揭破朱子以釋韶武章乃是千古不易之論伊川則謂傳舜樂者則盡美盡善傳武樂者則未盡善樂記云有司失其傳也其說較圓然朱子必推本而言者葢以大聖人心事千古若揭不容後人緣飾若須緣飾即爲後世之征誅矣邵文莊公於此章亦云身心猶有歉焉曰不失亦險矣哉於以見孔子之爲是言一則以武王所遇不幸而適丁其窮而亟爲悲惋一則以武王一生行事猶幸而得見諒於天下

而聊爲慰解也

又案顧端文公云一曰必得一曰不失一字之間不少假借其嚴如是此正可與評韶武參看

又曰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周公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所以繼其志述其事也夫將祭必思其居處故廟則有司脩除之祧則守祧黝堊之嚴祀事也宗器天府所藏是也若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類歷世寶之以傳後嗣祭則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傳之示能傳也裳衣守祧所藏是也祭則各以所遺衣服授尸所以依神也時食若四時之日

獻羞祭韭之類以生事之也夫祭有昭穆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也故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此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此序爵而尊卑有等所以辨貴賤也玉幣交神明也祼鬯求神於幽也故天地不祼則玉幣尊於鬯也故太宰贊之鬯則大宗伯涖之祼則又卑於鬯也故小宰贊之若此類所謂序事也先王量德授位因能授職此序事所以辨賢也饋食之終酳尸之獻下逮羣有司更爲獻酬此旅酬下

爲上所以逮賤也既祭而以燕毛爲序所以序齒也序昭穆親親也序爵貴貴也序事尚德也旅酬逮賤燕毛序齒尙恩也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況其所尊乎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況其所親乎事死如事生若餘閣之奠是也事亡如事存若齋必見其所祭者是也記曰入門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蓋死而後亡也始死則事之如生既亡則事之如存著存不忘乎心孝之至也夫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而下達乎庶人推親親之恩至於燕毛序齒仁之至義之盡也武王周公所以爲達孝也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此之謂也

鳴喈案文靖公釋達孝章可謂精核典實朱子本之茲全錄之以見宋儒非疎於攷據者且以經注經非如漢儒之引讖緯以言禮者也

又云人存則政舉故爲政在人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故取人必以身脩身而不以道非有諸已也則身不足以取人矣道二仁與不仁而已故脩道必以仁仁者人也合天下之公非私於一已者也蓋無公天下之誠心而任一已之私意則違道遠矣然仁者人也愛有差等則親親爲大義者行吾敬而已時措

之宜則尊賢爲大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此親親之殺也有就之而不敢召者有友之而不敢臣者此尊賢之等也因其等殺而爲之別禮之所由生也孟子曰禮者節文斯二者是也其斯之謂歟

鳴喈案大學中庸並爲禮經故淇澳節釋詩言自脩必言威儀此章言脩身必推之禮所生後言聖道之大必極之三百三千言凝道之功必歸之敦厚崇禮乃可以作禮樂考三王建天地質鬼神俟百世蓋安上治下莫善乎禮然必仁至義盡而後

可以體道可以體道而後可以制禮惟能盡達道
達德者必歸之至誠至誠卽至善所在也故古本
大學以誠意爲傳之首章淇澳乃釋誠意之一節
耳中庸結穴一誠究極於上天之載蓋包費隱兼
小大止全天命之性未發之中禮所生者卽發之
中節者也程子云有睢麟之精意而後可以行周
官之法度旨哉斯言也後世如叔孫通輩之議禮
雖間存古禮一二已僅存其迹耳烏足以參制作
之精哉
又云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者君臣一體也君之視

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矣子庶民則百姓勸者
赤子之無知雖陷穽在前而莫之知避也使之就利
而遠害在保者而已其子也如是百姓寧有不勸乎
又曰去讒遠色賤貨者人君信讒邪邇聲色殖貨利
則尊德樂義之心不至而賢者不獲自盡矣雖有尊
賢之心而賢者不可得而勸也
又曰天下國家之大不誠未有能動者也雖法度彰
明無誠心以行之皆虛器也
鳴喈案高子嘗引盧玉溪之言曰聖賢千言萬語
論道只是遏人欲以存天理論治只在進君子而
退小人存天理則能誠以動物矣退小人則尊德
樂義之心專矣二語足以括之
又曰自脩身推而至於平天下莫不有道焉而皆以
誠意爲主苟無誠意雖有其道不能行也故中庸論
天下國家有九經而卒曰所以行之者一一者何誠
而已蓋天下國家之大未有不誠而能動者也然而
非格物致知烏足以知其道哉大學所論誠意正心
脩身治天下國家之道其原乃在乎物格推之而已
若謂意誠便足以平天下則先王之典章文物皆虛
器也故明道先生嘗謂有關睢麟趾之意然後可以

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耳
鳴喈案此實言知本之學天下國家之本在身身
誠則道盡而政舉矣高忠憲公嘗謂物格知至實
見得天人一古今一聖凡一內外一主一工夫自
妙矣
又云不明乎善雖欲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
故欲誠乎身必先於明善不誠乎身則身不行道矣
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況能順其親乎故欲順乎親
必先於誠身不順乎親則於其所厚者薄也況於朋
友乎故欲信乎朋友必先順乎親夫責義朋友之道

也不信乎朋友則其善不足稱也已而欲獲乎上不亦難乎不獲乎上則身不能保況欲治其民乎不可得也

又曰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號物之多至於萬則物蓋有不可勝窮者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凡形色具於吾身者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反而求之則天下之理得矣

嗚喈案高子云式和民則順帝之則有物有則動作禮義威儀之則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所爲聖賢傳心之學在此又云有物有則之謂在物爲理因

物付物之謂處物爲義蓋萬物皆備於我能成已即能成物舉此心而措之天下因物付物不難矣

又云論語之教人凡言恭敬忠信所以求仁而進德之事莫非誠也論語示人以入之之方中庸言其至也蓋中庸子思傳道之書不正言其至則道不明孔子所罕言孟子常言之亦猶是矣

嗚喈案中庸言三近亦示人入之之方論語言一貫亦正言其至特論語言用者多耳高子嘗謂朱子之言俱是用上說使人可知可行孔子教人亦只是說用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孔子後孟子方說出心性孟子後秦漢學者俱在訓詁上求更不知性命爲何物至宋周程夫子出纔提出性命到微妙矣朱夫子出不得不從躬行實踐上說若知孟子之言便知孔子句句精妙若知得朱子之言便知周程語語著實此論足與文靖公之意相發明也

又曰能盡其性者誠也其次致曲者誠之也學問思辨而篤行之致曲也

嗚喈案程子曰致曲者學而後知之也而其成也與生而知之者不異焉故君子莫大於學莫害於

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以聖也龜山先生揭學問思辨爲學知事兼篤行說致字更著實

又云誠自成道自道無所待而然也

又云大學自正心誠意至治家國天下只一理此中庸所謂合內外之道也孔子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子思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孟子曰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皆明此也

又曰知合乎內外之道則禹稷顏子之所同可見蓋自誠意正心推之至於可以平天下此內外之道所

以合也故觀其意誠心正則知天下由是而平觀天下卒則知非意誠心正不能也玆乃禹稷顏回之所以同也

又云精義入神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乃所以崇德此合內外之道也

嗚呼案誠自成卽成之者性性命所以各正道自道卽繼之者善萬物所以資始高子云元特爲善之長耳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復元繼之者皆此善也余謂此仁知之所以通內外之所以合而時措之宜則全乎易之用矣

又云道之峻極於天道之至也無禮以範圍之則蕩而無止而天地之化或過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所以體道而範圍之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所謂至德者禮其是乎夫禮天所秩也後世或以爲忠信之薄或以爲僞皆不知天者也故曰待其人然後行葢道非禮不止禮非道不行二者常相資也荘非其人而牿於儀章器數之末則愚不肖者之不及也尙何至道之凝哉

又云道止於中而已矣出乎中則過未至則不及故惟中爲至夫中也者道之至極故中又謂之極屋極亦謂之極葢中而高故也極高明而不道乎中庸則賢智者過之也道中庸而不極乎高明則愚不肖者之不及也世儒以高明中庸析爲二致非知中庸也以爲聖人以高明處己中庸待人則聖人處己常過之待人常不及道終不明不行與愚不肖者無以異矣

嗚呼案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道體本虛有以凝之則實凝之者三百三千之禮也君子自尊德性及溫故知新皆所以崇禮也敦厚所以凝也不敦厚不足以凝之而不尊德性不道問學

不致廣大不盡精微不極高明不道中庸不溫故知新不足以敦厚所以崇者道體峻極於天而禮準之以出故書言天秩天敘也先生言道非禮不止禮非道不行實括千古制作精意

又案程子云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不極乎高明不足以道中庸中庸乃高明之極也葢惟能盡道之體乃能妙道之用無二致也

又案道止於中而已矣言中可以賅和言禮可以樂故此章專言崇禮以凝道下章兼禮樂言之葢凝道卽所以脩道作禮樂者乃先王之教也

又云動凡動容周旋皆是也行則見於行事矣
嗚呼案動行言一身之禮度文也而必以天下爲量則非一已之私矣
又云三十一章言至聖三十二章言至誠何也曰聖人人倫之至也以入言之則與天地相似而已故如天如淵以至聖言之誠者天之道誠即天也故其淵其天以至誠言之此其異也
嗚呼案程子云天人本無二人只有此形體與天便隔一層除却形體渾是天也形體如何除得但克去有我之私便是除也高忠憲公云此心廣大

無際常人局於私囿於氣縛於念蔽於欲故不能盡盡心則知性知性則知天天無際性無際心無際一而已矣二說皆可爲至誠章其仁其淵其天的解
又云君子之道充諸内而已故闇然而日章小人務外而不孚其實故的然而日亡此衣錦所以尚絅而惡其文之著也淡疑於可厭簡疑於不文溫疑於不理淡簡溫所謂闇然也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則闇然而章矣此充養尚絅之至也
又云道不可須臾離也以其無適而非道也故於不聞不睹必恐懼戒慎焉[illegible]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其充此之謂乎
嗚呼案中庸尚絅大易藏密入德於此成德於此高忠憲公云貞之義大矣哉四時以貞爲冬四德以貞爲智隆冬之時萬象寂然無朕大智之人一點伎倆不形斯言深於道已
又案顧端文公云謂之戒慎不睹則無所不戒慎謂之恐懼不聞則無所不恐懼已包却慎獨在其中矣而又言慎獨者乃就中點出一個動靜關也若曰須透過這動靜關然後成得個戒慎不睹恐

懼不聞余謂不愧屋漏更包却戒慎恐懼慎獨在其中矣侯氏言不愧屋漏與慎獨不同者非不同也亦以慎者就未透過動靜關言之不愧則已透過此關矣
又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葢道本乎天而其卒也反乎天葢其所以爲至也歟
嗚呼案程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又云安有識得易後不知退[illegible]於密密是用之源聖人之妙處又云形而上者乃密也高忠憲公云性無形體安得以言形之惟吾夫子以中庸二

字言性故中庸首言天命之謂性末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中庸一書只說得一性字而已非夫子不能傳此二字非子思不能傳此一書洵哉

又云孟子言大人正已而物正物正物自正也大人只知正已而已惟能正已物自然正此乃篤恭而天下平之意

鳴喈案中庸自鬼神章揭破一誠字後半部反復申明誠爲聖人之本至篤恭又醒出一敬字蓋誠爲本體敬爲工夫程子所謂主一者謂之敬一者謂之誠主則有意在也中庸於成德之後仍示人

以入德之基意深切矣

又案中庸始終言性性止一中程子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天地間停停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又云若是物各付物便是不出來也靜則直內動則因物此心常復於未發而寂然不動矣此謂復性篤恭所以復性也天下平則物各付物即所謂各正性命也

東林粹語卷之中

後學淩鳴喈輯錄

顧端文公云惟知性然後可與言學惟知學然後可與言性認得一性字親切即欲一毫自棄而有所不敢也認得一學字親切即欲一毫自用而有所不敢也

鳴喈案公同時有管志道倡無善無惡之說又有沿姚江之學而失其真託言致良知而不從事於學者故於小心齋劄記卷首揭醒知性知學二者不可偏廢此實迴狂瀾於旣倒而直接濂洛之淵

源者也

又云程子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羅豫章教李延平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至朱子又曰只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不可去討靜坐三言皆有至理須合而參之始得

鳴喈案學者用功以窮理爲先蓋物格而後知至知止而後定靜安慮得可遞驗耳終以朱子之言爲正程子之說爲未學者之質地好靜言之猶夫子言木訥近仁也至豫章之教延平則已做過格物工夫教他認淸本體則心之所發無不實矣此

卽誠意毋自欺之旨非空空看未發氣象也後學疑豫章延平龜山諸先生皆寂守未發之中流於禪學者誤矣

又云一簞食一瓢飲有若無實若虛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犯而不校顏子讓盡了天下人只是不肯讓那兩箇人或問那兩箇是誰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是不肯讓箇舜步亦步趨亦趨欲罷不能是不肯讓箇孔子

嗚呼案此條語似淺而實深似顯而實微可以一字括之曰仁也仁則無欲無我所以可讓盡天下

人也仁則但見有理無人之見存也有爲者亦若是是指理而言是理非舜孔子所得私也何讓之有子曰當仁不讓於師著一當字便是爲仁由己不讓師極言其不由人耳但顏子自家不見讓不讓耳若見得讓不讓便有物我之間矣

又云息邪說距詖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萬世之心也合顏閔異夷惠而獨願學孔子萬世之眼也故曰孟子亞聖

嗚呼案先生闢無善無惡之說以正學統亦爲萬世之苦心而謂道學之昌於宋周子開厥始朱子持厥終元公之功不在孟子下晦翁之功不在元公下亦是千古之巨眼

又云語人心曰惟危語道心曰惟微又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語獨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語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曰幾希讀其言想見聖賢滿腔子都是一箇戰兢恐懼之心

嗚呼案高忠憲公言易之工夫只是一懼字又謂人心戰戰兢兢故坦坦蕩蕩何也以心中無事也試想臨深淵履薄冰此時心中還著得一事否故如臨如履所以形容戰戰兢兢必有事焉之象實

則形容坦坦蕩蕩澄然無事之象也故知其危知其微便精一矣

又云知天地之所以生萬物則知太極之所以生天地

嗚呼案易言天地絪縕萬物化醇周子言動靜互根理只如此不可更著一解

又云程伯子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只此一語已盡何以又云義禮智信皆仁也始頗疑其爲贅及觀世之號識仁者往往務爲圓融活潑以外媚流俗而內濟其私甚而蔑棄廉恥決裂繩墨閃爍回互誑己誑

人會不省義禮智信爲何物猶假然自命曰仁也然後知伯子之意遠矣

嗚呼案觀此可知先生倡學東林不專事心學者也聖賢之學皆可實而見諸行事夫子所以無行不與也義精仁熟處必於其見乎外者驗之不爽方是性命之學否則言行不符終始易操僞學之害天下甚矣明季陰晦之時孤陽一線實賴東林諸君子存之彼詆東林者果有如乙丙之死魏逆諸臣甲申殉難諸臣者乎而猶有疑黨禍之酷爲先生貽謀之不善者豈不謬哉

又云程伯子曰學者須先識仁識得此理以仁敬存之而已又曰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愚謂以誠敬存之是收拾保任功夫以義理栽培是維持助發功夫說得十分精密

嗚呼案程子謂栽培生氣意在六經先得根本然後可言栽培高子謂六經皆聖人傳心明經乃所以明心明心乃所以明經明經不明心者俗儒也明心不明經者異端也明心者卽程子所謂識得仁體也

又曰必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方纔利心消盡必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方纔名心消盡必也如孔之所謂不知老之將至如孟之所謂殀壽不貳方纔軀殼心消盡利根斷方能充無欲害人之心名根斷方能充無穿窬之心

又云罔之生也幸而免生猶死也聖人蓋曰人不得草草而生也朝聞道夕死可矣死猶生也聖人蓋曰人不得草草而死也死生之際大矣哉

嗚呼案利名心軀殼心消盡只全得一箇仁字先生又嘗謂論眞心性命重而軀命輕論凡心性命輕而軀命重蹈仁而死言勇也當仁不讓亦言勇也內不見身之可愛天下尙有何物足以掛礙我者以此蹈仁方纔脚根十分牢實這條路方纔走得到外不見師之可讓天下尙更有何人足以牽制我者以此當仁纔肩頭十分堅硬這條擔方纔勝得起如此講學方是實心實

又云獨居時能無閒思雜慮否應事時能無粗心浮氣否接物時能無凡情俗念否須是自家一一勘過

嗚呼案此條似爲常人日用閒言之而聖賢克已之功戒謹恐懼愼獨之學包括無遺高子所謂無

雜念慮即真精神去其本無即吾固有人心放他
自縣不得心中無絲髮事此爲立本也
又云無可無不可是孔子小心處
又云鄉黨一篇乃是門人到處體察到處描畫恰如
章章寫出小心圖末章拈出時字尤妙可以仕則仕
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時也時未至
聖人不敢先也時既至聖人不敢後也
又云心不踰矩孔子之小心也心不違仁顏子之小
心也
又云論本體只是性善二字論工夫只是小心二字

嗚喈案此數條爲先[illegible]所未發者極的確極精透
孔子一身只是時中二字子思作中庸以君子之
時中對小人之無忌憚可見一不小心即爲小人
矣無可無不可心不踰矩時也不敢先不敢後時
中即有小心在
又云孟子以不學而能點出人心良能以不慮而知
點出人心良知正猶子思子以喜怒哀樂之未發點
出人心之中蓋謂此等處極難形容欲人將耳目口
鼻四肢一齊放下認取自家本相原是停停當當原
是玲玲瓏瓏庶幾憬然有省不肯將他埋沒過去非

謂學能障人却把良能來掃之也非謂慮能障人却
把良知來掃之也若作如是[illegible]是必率天下而歸於
一無所事事可爾失孟子之[illegible]矣
嗚喈案往嘗見稼書先生與湯文正書言涇陽景
逸未能盡脫姚江之籓籬又見文正答書欲明程
朱之道者當心程朱之心未有如今之專以謾罵
爲能者也又云陽明之詆朱子陽明之大罪過也
於朱子何損今人功業文章未能望陽明之萬一
而止效法其罪過如兩口角罵何益之有恐朱子
亦不復樂有此報復矣其說甚爲平允余竊謂良

知二字自孟子發之致知致曲自曾子子思傳之
陽明言從萬死一生中得來是自言其困勉之功
從萬殊茫無下手處忽然認得本體乃入門之始
基非爲學之究境也自後之揚其波者乃謂一得
良知便已了悟畧去聖賢窮理工夫則大謬矣今
觀端文公云非謂學能障人非謂慮能障人則認
得良知良能後還須學慮闡發孟子本旨極透非
特爲程朱功臣亦可爲陽明辨誣矣後學讀先儒
書當畧其駁而取其純不當摘其疵而並去其醇
也

又云或問孟子有命有性二條曰此爲告子而發總之是明性善也曰何也曰食色性也告子謂性自性無與於善矣孟子特揭命之一字以破之以見性自有在不得離善而言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告子謂善自善無與於性矣孟子特揭性之一字以收之以見善本固有不得離性而言善也故曰總之是明性善曰註中一伸一抑之說何如曰此語恐尙有商量君子不謂性正以其似性非性實不可盲認爲性於自家軀殼上求其圓滿也非曰原來是性故借命以擠之也君子不謂命正以其似命非命實不可盲認爲命於自家道理上聽其缺陷也非曰原來是命故借性以擠之也何伸抑之有

嗚喈案此章性命不同朱子謂性者人之所受乎天者其體則不過仁義禮智之理而已其發則雖食色意欲之私亦無不本於是焉命則因夫氣之厚薄而賦於人之名也不惟智愚賢否之所繫雖貧富貴賤之所値亦無不由於是也故君子於食色意欲之私則不謂之性而安於貧富貴賤之有命於智愚賢否之殊則不謂之命而勉於仁義禮智之有性也說自曉暢註中一伸一抑乃指焉字

也字語氣耳先生以似性非性似命非命剖晰之尤爲直截又謂爲告子而發總明性善之旨確不可易蓋當時有惑其說者故因其所蔽而亟奪之耳

又云戰國時論性家紛紛而起其與孟子角立者惟告子一人乃其主張食色也旣未免看得性太低至夷而入於人欲之內適爲世之狥生者開自便之門其掃除仁義也又未免看得性太高至駕而出於天理之上適爲世之談空者開元妙之門幾何不率天下而禍性也孟子目擊心惻悉力推敲其所主張特與掃除因而別食色於性使彼知向之認以爲眞者究竟非眞其所掃除特與主張因而歸仁義於性使彼知向之認以爲妄者究竟非妄於是性之本來面目始見而告子之說兩邊俱無安頓處矣乃荀楊諸人猶然各[illegible]異論欲翻孟子之案迄於今且人人愛說無善無惡至强而附於孟子之案曰此正性善之本來面目也竊恐爲是說者豈惟誣性且誣孟子豈惟誣孟子且誣告[illegible]其費安排甚矣尙可與論性乎

嗚喈案明季異[illegible]雜出先[illegible]毅然以道統自任故言之剴切如此

又云好名中人所不免由中人以上則不屑也由中人以下則不能也若乃托於不屑以蓋其不能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類也乎

嗚呼案此爲時人甘居汙下者發其深省例降格言之而實聖賢充類至義之盡也先生又嘗以莊子伯夷死名盜跖死利二語爲厭得君子與小人一般後世敲剝君子者皆用此法一字之毒流禍無窮亦有慨乎其言之也

又云好名一念上之有碍於天理是故在善中爲惡下之有碍於人欲是故在惡中爲善世之學者莫不

曰聲色貨利正何足論須拔去名根乃是第一義耳信乎其第一義也吾焉得而訛之雖然彼其所深疾其名根者果以其有碍於天理乎抑以其有碍於人欲乎以其有碍於天理而思去之則大善也以其有碍於人欲而思去之則大惡也於此含糊而謾爲高論也夫誰欺欺天乎

嗚呼案此於聖賢義利之辨至真至切後世士大夫初亦知名節之可愛而後中於患得患失之心遂有不顧名檢甘自外於淸流者且以拔去名根四字文其罪狀輒至汙附權貴戕賊正人其流旣有不可勝言者先生發此其爲天下後世慮者深矣

又云程子曰新法之行吾黨亦有過焉豈可獨罪安石也知此而後可以盡己之性張思叔問郄志完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程叔子曰君子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知此而後可以盡人之性

嗚呼案此卽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旨

又云或問當下之說何如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孔子之語當下也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

心孟子之語當下也孔子先揭出欲字纔說仁至是就工夫上點本體孟子先拈出心字方纔說擴而充之是就本體上點工夫由孔子之說見在便有下手處由孟子之說到底亦無歇手處孔子說得極切實孟子說得極圓滿總總只是要人去做

嗚呼案惟人皆有之故欲之斯至其圓滿處正其切實處也然惟認得切實方能做到圓滿耳

又云論本體縱做到幽厲蹻跖依然無改於初故曰惟狂克念作聖論工夫縱做到堯舜周孔一毫放鬆不得故曰惟聖罔念作狂

嗚呼案庶民之去君子之存所爭幾希耳舜蹠之
分利與善之間而已矣
又云文王作六十四卦之象獨於坎言心其危微之
指乎
又云或問易之有訟也厤義云何曰有君子之訟有
小人之訟君子之訟主於自訟九五是也小人之訟
主於訟人餘五爻是也自訟是第一箇善念頭故特
繫之曰元吉訟人是第一箇惡念頭故初言不永二
言逋三言厲四言渝上言褫蓋無往不致其戒焉聖
人之情見矣

嗚呼案一部易原始要終止是敬懼无咎而已故
曰懼以終始无咎者善補過也知坎之險而敬懼
則心亨知訟之險健而敬懼則元吉高子云易說
有喜有慶吉元吉都是及物處若本等只到了無
咎便好則又進一解矣
又云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湯之所以自訟也百姓有
過在予一人武之所以自訟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
也必也使無訟乎夫惟自訟然後能無訟也故曰九
五訟元吉
嗚呼案自訟以誠意爲主戒欺求慊所以自訟也

又云勿謂今人不如古人自立而已勿謂人心不如
我心自盡而已
又云須是留得赤子的心腸方可爲聖賢須是留得
書生的滋味方可爲卿相
嗚呼案二條爲立身行己最要語人能留得本來
面目方不謂之自棄若失赤子心腸書生滋味而
能自立自盡者鮮矣
又云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總是一副
心腸却各自分頭去做若曰不得於此或得於彼不
得於彼或得於此凡皆多方設法委委曲曲爲感悟

獨夫計也可見聖人精神眞是無處不到如此而卒
不悛方可言命
嗚呼案余向輯尚書攷疑詳辨左傳史記所載微
子抱器歸周面縛銜璧之誣據子王子及羅氏泌
之說爲正而嘆曾論記微子去之不明所之爲書
法之妙今觀先生說曲達當日苦衷眞得夫子所
以稱三仁之意而謂抱器歸周之說尚可信哉
又云河圖洛書☯爲太極見萬物皆備之象焉太極
圖○爲太極見爲物不貳之象焉
又云周元公太極圖說已是將造化之秘發揮出來

及讀通書又有所謂幾者蓋就動靜之間指出一點微妙處言也又有所謂神者蓋就動靜之中指出一點靈妙處言也此理儘無窮儘堪玩索

嗚呼案太極圖推明天地萬物之原直與河圖洛書相表裡通書四十章又與太極圖說相表裏而象山疑無極之說出於老子慈湖詆通書爲穿鑿害道獨朱子起而表章之而周子之學煥然復明近世講漢學者且并圖書而疑之妄亦甚矣

又云張子曰爲天地立心爲生人立命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試看此語是何等氣魄朱子曰吾

儕講學欲上不得罪於聖賢中不誤一已下不爲害於將來試看此語是何等心腸

又云許敬菴先生曰今日之學無有言論可以標揭惟是一念純誠力行不懈則此道自明又曰近時朋友各揭宗旨以爲獨得聖學之秘由今遠觀之總與古人訓語等耳有明道淑人之志者願三復於斯言

嗚呼案觀張子朱子之言則立志不入於卑靡觀敬菴先生言則致功止求其篤實無過不及皆所以就中也

又云陽明先生之揭良知本欲人掃除見解務求自得而習其說者類喜爲新奇向見解中作功課夫豈惟孤負良知實乃孤負陽明也所謂一法設一弊生蓋立教之難如此

嗚呼案唐仁卿排文成甚力一日見先生曰足下不見世之談良知者乎如鬼如蜮還得爲文成諱否先生曰大學言致知文成恐人認識爲知便走入支離去故就中間點出一良字孟子言良知文成恐人將這箇知作光景玩弄便走入元虛去故就上面點出一致字其意最爲精微至於如鬼如蜮正良知之賊也奈何歸罪於良知獨其揭無善

無惡爲性宗愚不能釋然耳仁卿稱善後人猶有以先生爲沿姚江之派者豈不寃哉

又云但有薄視名節之心其流必且至於卑瑣而無檢然而使人得以名節擬我則亦未離血氣也但有薄視事功之心其流必且至於孤高而無實然而使人得以事功擬我則亦未離乎才技也是故君子知道之爲貴也

又云天下有一分可爲亦不肯放手此聖賢事也天下有一分不可爲亦不肯犯手此豪傑事也

嗚呼案有薄視事功之心而不肯犯手者其弊止

於一身若有薄視名節之心而又不肯放手者鮮
　不爲天下國家害矣
又云讀禮樂征伐一章便識得春秋一經全局讀誰
毀誰譽一章便識得春秋一經斷案
又云唐荆川先生所著春秋論甚佳其說本孔子禮
樂征伐一章來却似只道得一半何也所謂自諸侯
出自大夫出自陪臣出凡以責其下也探本尋源畢
竟又自上之無道始故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不足而再言隱然有無限感
慨凡以諷其上也責其下故其辭直而顯諷其上故

其辭婉而微聖人之情見矣春秋論曰春秋王道也
禮樂征伐出自天子無或有一人之敢横行作好惡
作威福是王道也余欲竊取孔子之言補之曰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王道也如此看方成一部春秋然則
孟子何以但言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也曰自周之
臣子而觀一十二王皆君父也自周之先君而觀一
十二王亦臣子也春秋託始於平王正以其忘君父
之讐爲亂賊首而治諸侯治大夫治陪臣則以治其
從也可謂深切著明矣
　嗚呰案此正本淸源之論千古讀春秋巨眼

又云有憂世者有憤世者有維世者有矯世者有超
世者有玩世者有混世者有趨世者有逐世者有忘
世者其辨只在幾微之間
　嗚呰案此爲析義利於微芒辨之在獨知之地也
又云或問世之說者何紛紛也有以學格不學有以
不學格學有以慮格不慮有以不慮格慮吾請得而
折衷之不學而能良能也學所以致其良能也不慮
而知良知也慮所以致其良知也故論本體卽凡人
亦不學不慮論工夫卽聖人亦學且慮子以爲何如
曰是則然矣而未盡也程伯子曰聖賢論天德謂是

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汚壞卽當直而行之小
有汚壞卽當敬以治之合脩治而脩治義也不消脩
治而不脩治亦義也却說得恰好若執定一邊孩提
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他何嘗學何嘗慮那時節他的良知良能亦何嘗不
致
　嗚呰案引程子不消脩治亦義釋致字固周密而
　　或說亦直截可存
又云人知伯夷是第一冷面的却是第一熱心的何
也他要人箇箇作聖賢

嗚呼案此卽從叩馬之諫看出不念舊惡來乃淸者之量

又云朱子釋心字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釋知字曰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最爲親切若以意念爲心照察爲知未免落第二義矣

嗚呼案朱子說應事則意念已在裏許說宰物則照察已在裏許無意念如何能應不照察如何能宰先生云落第二義專言用也朱子則由體以該用也非如後之言心學者離用而寂守其體也

又云心活物也而道心人心辨焉道心有主人心無主有主而活其活也天下之至神也是謂衆妙之門無主而活其活也天下之至險也是謂衆禍之門

又云從道心發來是至中至正至純至粹至神至妙方是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方是肫肫淵淵浩浩方是不識不知方是無聲無臭方是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若從人心發來無端出於惡者乖剌謬戾直與道心判爲兩截卽其出於善者或是偶中或是硬做尙與道心隔却幾層不可不察也朱子答陳同甫曰區區鄙見常竊以爲亘古亘今只是一體順之者成逆之者敗固非古之聖賢所能獨然而後世之所謂英雄豪傑者亦未有能舍此理而得有所建立成就者也但古之聖賢本根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執其中徹頭徹尾無不盡善後來所謂英雄則未嘗有此功夫但在利欲場中頭出頭沒其資美者乃能有此暗合而隨其分數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或中或否不能盡善則一而已來諭所謂三代做得盡漢唐做得不盡正謂此也然但論其盡與不盡而不論其所以盡與不盡却將聖人事業去就利欲場中比並較量見有彷彿相似便謂聖人樣子不過如此則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者其在此矣愚案此書剖

析得道心人心最分明宜玩宜玩

嗚呼案同甫是有豪氣人朱子所以頂門加一針也後世專講事功而輕理學者當於此書三復之

又云孔子不知老之將至夫何以不知也孟子殀壽不貳夫何以不貳也吾儕欲透朝聞夕可消息須於此究心

嗚呼案所以不知不貳者一而已矣一者何誠而已矣然必於老至殀壽驗之方眞淳公少好獵旣受業於周子自謂已無此好周子曰何言之易也

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暮歸見獵者不覺有喜心[redacted]勘到十分眞切辭言之矣

或問許魯齋吳草廬之仕元何如曰在魯齋則可在草廬則不可曰得非以魯齋生於元地而草廬故宋人嘗試鄉校舉進士歟曰固是亦尙有說攷魯齋臨終謂其子曰我生平爲虛名所累不能辭官死後愼勿請謚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令子孫識其處足矣此分明表仕元之非得已又分明認仕元爲非悔恨之意溢於言表絶不一毫文飾也乃草廬居之不疑以

爲固然矣故魯齋所自以爲不可者乃吾之所爲可而草廬所自以爲可者乃[redacted]之所謂不可蓋自其心論之也

嗚嗐案薛文清公稱魯齋無間言云程朱後一人而已又云魯齋有仕止久速氣象高忠憲公言魯齋所居之地燕雲十六州石晉時歸於契丹至宋已三四百年魯齋生於斯長於斯祖宗已爲彼民久已況魯齋非有意仕元並無一毫功名富貴之念每以師道自居聘爲教官曰此我可爲也聘爲祭酒曰此吾可爲也抗賓師之禮於太子毫不假

借稍有不合拂衣而歸其出處進退綽綽然有餘裕也草廬乃中國人嘗爲宋貢士宋貢士我朝進士也謂未當任而不死亦當披髮入山又可仕乎又言魯齋有用夏變夷之才與子見南子意[redacted]有魯齋之志有魯齋之德則可不然只學金華四先生爲安穩三先生之言皆析理甚精故悉載之出處爲學行之大端學者從事聖賢不可不愼也

又云益以損上益下爲義乃益之上六却主於損下損以損下益上爲義乃損之上六却主於益下何也此有二說就一卦而觀上者卦之終也終則極極則

變益變必損損變必益君子察此可以愼厥終矣合兩卦而觀益之上卽損之初也故其究亦歸於損損之上卽益之初也故其究亦歸於益君子察此可以愼厥初矣

嗚嗐案原始要終易之道也愼終如始學之心也又云天地全而與之人全而歸之是謂仁人父母全而與之子全而歸之是謂孝子善乎荊川先生之言曰生時一物帶不來此物却原自帶來死時一物帶不去此物却要還他去吾儒之理會生死蓋如此

又云朱子疾革門人請教朱子曰須要堅苦是說功

夫陽明疾革門人請教陽明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
是說本體惟曾子疾革謂其門人曰啟予足啟予手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
免夫小子卽本體功夫和盤托出矣
嗚嗜案高忠憲公云曾子當啟手足時一箇身子
完完全全潔潔淨淨如精金百鍊如白璧無瑕此
時方了得脩身爲本四字又云人想到死去一物
無有萬念自然撇脫然不如悟到性上一物無有
萬念自無係累也或疑忠憲之說似主於無近於
禪學與其正命之語本無生死之意同荊川一物

帶不來一物帶不去亦坐關尹子超生死心之病
善哉劉蕺山先生書忠憲帖後語云心如太虛本
無生死先生心與道一盡其道而生盡其道而死
是謂無生死非佛氏所謂無生死也極有分曉可
以闇顧高二公未發之蘊又案蕺山學案云盡語
默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盡去就之道則可以
盡生死之道生死非大語默去就非小學者時時
有生死關頭難過從此理會透天地萬物便是這
裏方是聞道余謂如此說朝聞夕可方著實直卽
生也罔卽死也直而死死亦生也罔而生生亦死

也夫子所以云未知生焉知死亦使子路從著實
處做功夫耳
又云或疑范忠宣好名忠宣嘆曰人若避好名之嫌
則無爲善之路矣愚謂無善無惡之說行則人且當
避爲善之嫌不知將如之何而可也避好名之嫌則
無爲善之路難乎其爲君子避爲善之嫌却有爲惡
之路便乎其爲小人
又云利之一字尋到本源處是義究到末流處是害
是故以義爲主利在其中矣以利爲主害在其中矣
荊公要做三代事業却終日津津言利正緣不識箇

利字
嗚嗜案千古計臣正坐不識利字聖賢於義利之
界辨之甚微然未嘗諱言利大易言利不利主利
害說大學言義利明主財用說然未嘗不相通也
尋到本源則以義爲利卽利貞之利也究到末流
則小人所喻之利也故言義而利卽隨之言利而
害卽隨之夫子所以罕言者不特財用之利卽利
有攸往之利亦罕言也
又云神宗儘聰明亦儘有志已被明道先生撥動無
何却爲荊公引去明道就根本上提掇荊公就門面

上整頓明道之對神宗句句映心荆公之對神宗句句爽心於是明道語及堯舜輒謝曰朕不敢當荅已稍稍疑其迂荆公語及堯舜則欣然嘉納焉於是明道日遠荆公日近明道日疎荆公日親真有如曾子固所謂合為一人者於是舉天下一切聽其所為卒至大壞極弊雖有善者亦末如之何也已矣嗚呼此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

嗚喈案從來人主之疑直臣坐以一迂字胥小之擠正人亦坐以一迂字明季劉念臺先生以忤魏閹削籍後復起官上祈天永命疏上詰以軍需所

出先生對曰有原設之兵原設之餉在上終以為迂闊也上問人才糧餉流寇三事對曰天下原未嘗乏才止因皇上求治太急進退天下士太輕所以有人而無人之用加派重而參罰嚴吏治日壞民生不得其所胥化為盜賊餉無所出矣流寇本朝廷赤子撫之有道寇還為吾民也上又問兵事對曰臣聞禦外亦以治內為本此干羽所以格有苗也皇上亦法堯舜而已矣上顧温體仁曰迂哉宗周之言也後以劾體仁削籍卒至流寇蔓延一潰不收向之以迂沮君子者皆抱頭奔竄甚而降賊矣而草莽孤臣尚圖匡救卒至絶粒以終烏虖尚忍言哉

又云觀人以言言可飾也觀人以行行可勉也觀人以心心可匿也必也觀其神乎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又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羮見於色皆以觀其神也孔子言視其所以觀其所由而終之曰察其所安亦是此意

嗚喈案觀人即以觀已格物之學也推之於家國天下則其用廣矣

又云用九見羣龍无首圓之至也用六利永貞方之至也天圓而地方

嗚喈案見羣龍无首是剛而能柔利永貞是順中有健圓方亦相為用也朱子解羣龍无首云頭面雖變渾身却只是龍正與圓之至意合

又云貧而無諂富而無驕還就人面上檢點貧而樂富而好禮却就自心上受用即此有為已為人之別非但安勉精粗之不同也

嗚喈案此說較生意更為親切聖賢學問只是自脩耳

又云或問墨氏言仁豈能有加於吾聖人之仁楊氏言義豈能有加於吾聖人之義乃被其充塞何也曰二氏倒邊做做得奇恰有一段精神能動人吾聖人隨時順應做得平也無可喜也無可驚人見之只如常所以收他不住相率去而之彼曰試舉看曰墨氏之仁至於摩頂放踵利天下亦爲之是恁麼樣慈悲吾聖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反若多所分别然楊氏之義至於拔一毛而利天下是恁麼樣清淨吾聖人立必欲俱立達必欲俱達反若多所攬攬然故曰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鄭聲恐其亂雅也豈惟亂之

又能奪之何者朱不如紫之豔雅不如鄭之淫也兼愛之能奪吾仁爲我之能奪吾義亦猶是耳曰然則孟子何恃而勝之曰以暫而言平不勝奇以常而言偏不勝正暫者欣厭之妄情在一時易眩常者是之定理卽萬世莫易二氏乘其暫孟子執其常茲道所以卒伸而邪說詖行竟不能與之抗也

鳴喈案小人之勝君子同流合汙君子守經以行權小人畔常以亂俗故通融粉飾以彌縫耳目之前者小人所以亂國家之鴆毒也孔子斥爲德賊有以哉

或問孟子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何物也曰只看幾希二字便令人毛骨俱凜甚於臨深履薄此有二義一就念頭上看卽本文下二句是也存之則人矣去之則禽獸矣存與去兩者其間不能以寸故曰幾希朱子提出憂勤惕厲四字而曰蓋天理之所以常存人心之所以不死也得其指矣一就源頭上看卽書所云惟人爲萬物之靈是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人與禽獸都從那裏來有何差殊其不同者只是這些子靈處耳曰何以有這些子不同曰理同而氣異也曰這些子恐亦是理之

發竅曰誠然第謂之發竅便已落於氣矣這箇竅在禽獸僅通一隅在人可周萬變自禽獸用之只成得箇禽獸自人用之便成得箇人至於爲聖爲賢與天地並其究判然懸殊而其分歧之初不過是這些子故曰幾希朱子曰仁義禮智人與物異知覺運動人與物同竊以爲若知覺運動人如是禽獸如是卽仁義禮智禽獸亦可得而全矣恐未必然此從源頭上看也從源頭上看便知人絕無可恃處從念頭上看便知人畧無可自肆處吾儕切勿虛擔箇人孤負孟子一片提撕苦心也

嗚呼案從源頭上看已包得念頭在蓋憂勤惕厲所以存此幾希耳

又曰予一夕夢謁楊龜山先生於崇正書院拜而請曰孔子刪述五經垂訓萬世尋遭秦火猶然無恙所謂天之未喪斯文也獨禮記一經純駁幾半似非原經二程夫子紹明孔緒何不代爲釐正補此闕典先生曰業已釐正矣曰何以不傳于世先生曰何嘗不傳于世曰安在先生曰大學中庸是也予覺而異之召季時語焉季時曰此兆甚奇此論甚確眞千古不易之案也一日又語之曰大學中庸還爲禮經五經

備矣周子之太極圖說通書朱子之小學竊以爲可羽翼論孟配爲四書弟意云何季時躍然起曰此又千古不易之案也弟往在儀曹擬疏請周子朱子配享孔廟未及上今得兄之論爲之一快試以質於世之君子當必有獲此心之同然者矣

嗚呼案以大學中庸爲禮經固確然三禮中亦大半純者學者亦辨其後人竄入者闕其疑而已矣

又云易不云乎知崇禮卑通乎周子之太極可與言知矣而語其用力之處一則曰定之以中正仁義一則曰主靜又十分平實是崇者未嘗不肇端於卑也

通乎朱子之小學可與言禮矣而語其得力之處所以格致誠正始此所以脩齊治平始此又一切該貫是卑者未嘗不究極於崇也秦漢以下誰能識得這箇消息

嗚呼案此卽下學而上達工夫知我其天一太極耳然消息雖相通而致功自有次第我邑唐一菴先生曰下學上達一[redacted]事不上達則下學俱非余竊有以補之曰不下學則上達俱非始無弊耳

又云夜來偶思孟子性命二條其指甚精當與盡心章參看何者耳目口鼻四肢人見以爲落在形骸塊

然而不神今曰性也有命焉是直指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處以見性之來脈極其元遠如此不得丟却源頭認形骸爲塊然之物也故曰知其性則知天仁義禮智天道人見以爲來自於穆窈然而不測今曰命也有性焉是直反到愚夫愚婦可與知與能處以見命之落脈極其切近如此不得丟却見在認於穆爲窈然之物也故曰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嗚呼微哉

嗚呼案如此說方見孟子救世苦心但元遠二字須改高明二字蓋高明處又極切近切近處又極

高明兩路夾說使異端無可遁身置喙處
又云所謂已非特衆人有之雖君子亦有之非特君子有之[illegible]聖人亦有之故禹之稱堯孟子之稱舜皆曰舍己論語孔子絕四亦先以毋我爲究竟毋者禁止之辭以用力言謂之克以得力言謂之舍
嗚喈案克己之己與舍己之己亦微有異葢克己主去私意舍己則專主有我之見耳余昔在杭時丁學博小山杰嘗言子絕四章乃牓示學者與雅言罕言不語例看毋如字讀作禁止辭與先生說合故附存之葢聖人自然無之亦無所爲絕耳

東林粹語卷之中　三十　傳經堂藏板

又云看來看去吾人千病百痛只是欲爲之胎做來做去吾人所以趕不上聖賢只是欲爲之祟周子特提出無欲二字正從咽喉下著刀只寸鐵便能殺人故曰拚得性命方了得性命
嗚喈案今之學者終其身於欲中而已少習詞章舉業以弋科第欲之兆端也既得科第則彌縫迎合以躋顯要爲妻妾之奉宮室之美彼之方盛也及其後則患得患失以謀藏身之固欲之究竟也此言咽喉下著刀又云拚得性命眞是於聖賢工夫勘破關頭著過猛力者然學者每知之而不肯用力其甘居汙下甚矣
又云或問當下二字應如何看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孔子之當下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子之當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孟子之當下也曰這只說得功夫未是本體曰憤是誰憤樂是誰樂勿是誰勿必是誰必本體功夫有何定名總總憑君喚取
嗚喈案是著實下手處卽本體卽功夫也
又云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直明明是君子枉明明是小人亦何待分剖只覺下個

東林粹語卷之中　三十一　傳經堂藏板

直字枉字更有力何以言之謂之直必然是曰是又能匡人之是非曰非又能匡人之非獨立自信畧無些子依違者此等人下面公論極歸向他上面人却最容易怪他所以舉之爲難謂之枉必然是可爲非又能阿人之非非可爲是又能阿人之是曲意求媚畧無些子執持者此等人下面公論極鄙薄他上面人卻最容易愛他所以錯之爲難是故均之爲君子也而其品不同若一味淸苦的樸實的忠厚的謹飭的縱是昏亂之時還不至盡見廢棄惟危言危行敢於犯顏的縱淸明之時亦往往取禍矣均之爲小人

也而其等不同若一味貪汚的虛浮的苛刻的恣肆
的縱是昏亂之時還不至盡見寵任惟諂言諂行巧
於汚指的縱清明之時亦往往被黜矣乃知概曰用
君子猶未有以見其用之之實也必至連直者都用
方纔用得澈底方纔喚得真能用君子概曰去小人
猶未有以見其去之之實也必至連枉者都去方纔
去得澈底方纔喚得真能去小人聖人下此二字一
則將君子小人之情推勘到纖毫含糊不得處一則
將時君世主之情推勘到纖毫矯强不得處其指精
矣長國家者誠於此一參證焉所舉吾所好乎民所

好乎所錯吾所惡乎民所惡乎孰爲直乎孰爲枉乎
民服乎不服乎自應惕然有省豁然有悟亦何至忠
正是讐邪媚是嬖棄藥石而懷鴆毒公然驅而納之
危亡之中而莫之避也

嗚呼案勘直枉二字極著實勘舉錯二字極真切
明世廟以後朝政日乖正坐枉直不分耳端文公
慷慨言之一以示學者寧以直道見忤於時不可
以枉道苟容於世而長國家者尤當奉爲龜鑑也

又云敢予足敢予手信口道來形色天性全盤拏出
會得時只此便了更有何事會不得自家身命尚没
脚下落說甚戰戰兢兢

嗚呼案免於毀傷纔全得一仁字戰戰兢兢纔全
得一敬字始終仁敬乃所以爲孝全歸是踐形踐
形是盡性然當下說得極平極淺令學者味之無
窮耳

又云李延平初間是豪邁人後來琢磨得與田夫野
老一般可謂十分細膩這便是個最善涵養氣質的
樣子呂東萊少褊急一日誦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
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可謂十分果決這便是一個
最善變化氣質的樣子

嗚呼案涵養變化氣質只一學字盡之學何在讀
聖賢書身體之而已

又云史際明曰宋之道學在節義之中今之道學在
節義之外誠然予亦曰宋之道學在功名富貴之外
今之道學在功名富貴之中在節義之外則其據彌
巧在功名富貴之中則其就彌下無惑乎學之爲世
詬也

嗚呼案先生又引李時之言曰今人講學任是天
崩地裂他也不管在縉紳只是明哲保身一句在
布衣只是傳食諸侯一句烏虖是可以觀世變矣

又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非特文王爲然書曰惟十有三年大會於孟津中庸曰武王末受命然則十三年以後文王尚在安知不爲武王由十三年觀之武王亦文王也孟津之會天與人歸不得已而應之耳豈可因是而沒其心哉故概而贊之曰周之德只咏一周字聖人之意曉然可見

嗚呼案此論周之德發前人所未發理甚精確足使大聖人心事千古若揭余向輒尚書攷疑曾論及此今讀先生此條竊喜有先得吾心者矣

或問程伯子云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

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何如曰伯子此數語說得最玄朱子曰不容說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無氣質之雜矣又解得最澈有何可疑曰吾儕子下一轉語耳人生而靜以上形氣尚未用事言性者正應於此指出源頭何云不容說纔說性時誠不能無氣質之雜矣乃其不雜於氣質者固自在也何云不是性曰請借孟子四語爲君參之性也有命焉繇人而遡之天蓋自其超乎形氣之上者而言也此可以闡不容說之指命也有性焉推天而屬之人蓋合其麗乎氣質之中者而言也此可以闡不是性之指

嗚呼案以孟子語參程子說若合符節否則程朱之旨不明矣

或問孟子道性善允矣柰氣拘物蔽何曰子目能視否耳能聽否口能味否鼻能臭否手能持足能行否曰能曰若是則誰拘子者已而又曰子自之於視能辨妍媸否耳之於聽能辨清濁否口之於味能辨甘苦否鼻之於鼻能辨香朽否手之所持能辨輕重否足之於行能辨平險否曰能曰若是則誰蔽之者曰然則曷爲有堯舜蹻跖曰堯舜的耳目口鼻四肢便是蹻跖的耳目口鼻四肢蹻跖的耳目口鼻四肢便

是堯舜的耳目口鼻四肢若謂這箇一邊生成只會向好路上去必不可轉而之邪一邊生成只會向乖路上去必不可轉而之正是落地時人品便定了殆不其然曰畢竟向好路上便覺難向乖路上去便覺易何故曰難也不難易也不易只在子一念間是故堯自堯也舜自舜也蹻自蹻也跖自跖也拘自拘也蔽自蔽也切莫寃三賴四自討出路自誤自家到做得狼狽了那時誰替你分疏又誰聽你分疏曰然則朱子之說非歟曰何爲其然也吾嘗譬之性是主人翁氣是客欲是奴僕主弱則客强主闇則奴僕用事

然而主人翁固自有在朱子不云本體之明有未嘗息者乎正爲予點出主人翁予第從這裏認取作起主來所謂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縱是甚麼樣的氣質也應變化縱是甚麼樣物欲也應退聽至此豈惟不予拘不予蔽且各各出而爲予效疏附奔走也努力努力

嗚呼案此致良知著實工夫即中庸所謂致曲孟子所謂擴而充之也蓋良知者即朱子所謂本體之明有未嘗息者耳所以待致自後人認誤良知爲喜怒哀樂未發全體之中而所謂致者遂惝恍

無從著力矣要知孟子所言知愛知敬其不學不慮雖由本體之明而言然止就偏端發見驗之則擴充之功正不知費幾學慮朱子所謂因其所發而遂明之至明之以止於至善然後乃能全其未發之中而性復矣陽明嘗言從萬死一生中得良知二字蓋親身經歷[illegible]氣拘物蔽後打破此關認定一隙之明牢把著力大學之致知中庸之致曲孟子告齊王言能充不能充并孔子言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者皆脚脚踏著實地用功由勉强以至自然也後世空講良知者說得現成說得渾全

則致之一字如捕風捉影無可著力以致援儒入釋非惟爲程朱之罪人恐亦非姚江之功臣也

又案羅念菴先生曰世間那有現成良知學者疑之端文公以爲念菴之言正所以激發頑懦破除狂誕俾之實致良知也其有功於陽明大矣余謂不但有功陽明且有功於朱子有功於孔孟者也蓋人自氣拘欲蔽後良知擲在一邊不知爲何物矣今被念菴喚醒良知不是現成的是即俗人所謂喪盡天良者也人必聞而驚疑尋究本體之明之未嘗息者而後亡者始可得存缺者始可得完

耳然則言無現成的正所以使人猛省其現成者而得之也

或問大學之言獨也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中庸之言獨也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今之言獨也曰與物無對孰當曰繹十視十指之義令人欲一毫自恣而不得繹莫見莫顯之義令人欲一毫自瞞而不得繹與物無對之義令人欲一毫自褻而不得皆喫緊爲人語也

嗚呼案自恣自瞞自褻皆欺也知其不可而愼之則慊矣

又云孩提不學而能無有所撓之也聖人不勉而中則撓之而愈定矣孩提不慮而知無有所淆之也聖人不思而得則淆之而愈淸矣孩提之不學不慮易之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也聖人之不思不勉詩之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

嗚嗜案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固論本體然所以不失之中亦儘有功夫在

又云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難其違盜賊不遠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難其違禽獸不遠也聖人之鞭策人未有刻迫如此者

嗚嗜案二章大意經先生揭出可當座右銘

文王之八卦離南坎北是用河圖其六十四卦上經首乾坤天地定位也下經首咸恒山澤通氣也雷風相薄也終坎離終旣濟未濟水火不相射也是用先天圖

又云乾之六爻莫善於潛然不可擇而趨也莫不善於亢然不可畏而避也惟其時而已矣故曰見羣龍无首吉

嗚嗜案先天勿違後天而奉天時者謂之聖知其不可而爲之者也識時者之謂賢若避世避地之類是也昧時者之謂庸衆則驅之罟擭陷穽之中而莫知避者也

又云論語堯曰篇歷叙堯舜禹湯之事而以孔子之論五美四惡繼焉惟孔子亦曰文王旣没文不在茲乎然則道統之說有自來矣或者以爲始於孟子殆非也

嗚嗜案先生以道統自任故言及此有明自薛文淸以來至東林而道大明繼顧高二公者則有石齋念臺兩先生[redacted]國初如湯文正陸淸獻諸公亦皆得孫夏峰先生之傳而淵源東林者也

或問程子識仁說曰仁之爲道最精微最廣大孔子贊易特揭乾元坤元而曰元者善之長也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其與門弟子言獨於仁最爲亹亹至孟子亦曰夫仁天之尊爵人之安宅也可見仁乃五常之首義禮智信對他不過顧其所以爲五常之首者正以其包却義禮智信也學者不知求仁而徒規規焉從事於義禮智信之間誠不免於粗狹若知求仁而遂視義禮智信爲粗且狹外之而不屑焉將必有温柔無剛毅有寛裕無謹嚴有茹納無分辨有流通無專一是乃狥仁之偏而畧其全襲仁之影而遺其

實卽其所[redacted]爲精者亦屬渺幽適足以便人之遁藏而非眞精其所據以爲大者亦屬漭蕩適足以供人之假借而非眞大是爲仁之賊而已矣故程子拈出識仁二字欲人尋見自家本來面目其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則又欲人尋見仁之本來面目也其旨深矣

又云羞惡失而爲頑鈍恭敬失而爲脫畧是非失而爲調停眞純失而爲浮漫羞惡流而爲矯激恭敬流而爲矜持是非流而爲徼察眞純流而爲固滯

嗚呼案仁統四端兼萬善而言也故必渾義禮智

信而時出之[redacted]後可[redacted]爲仁其有流失者皆未全乎仁者也

又云如何得無[redacted]龜山先生門下相傳教習者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此爲入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爲升堂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此爲入室

又云有欲低無欲[redacted]有欲垢無欲淨有欲軟無欲剛有欲煩無欲簡有欲忙無欲閒有欲險無欲穩有欲牽纏無欲擺脫有欲凝滯無欲圓通箇中妙處難以言述

早來思無欲二字最妙無欲則虛虛不窒矣無欲則淸淸不溷矣無欲則剛剛不屈矣無欲則簡簡不勞矣無欲則靜靜不擾矣無欲則高高不俗矣

嗚呼案學者先宜從寡欲做起卽是克已工夫馴至於無欲則復禮而爲仁矣

或問中庸戒懼愼獨是一段事是兩段事曰謂之戒愼不睹則無所不戒愼謂之恐懼不聞則無所不恐懼已包却愼獨在其中矣而又言愼獨者乃就中點出一個動靜關也如論語言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已包却造次顚沛在其中矣而又言造次顚沛必於

是者乃就中點出一個閒忙關順逆關也若曰須透過這動靜關然後成得個戒愼不睹恐懼不聞須透過這閒忙關順逆[redacted]然後成得個無終食之間違仁也於此看作兩段事固謬於此看作一段事恐亦未能識聖賢喫緊提撕之意也

又云獨內境也人所不知最易躲藏造次顚沛外境也人所共見最難矯飾須要一一[redacted]查不可待人來查我也

嗚呼案此學者省察克治鞭逼入裏功夫一段事必分作兩段體驗而後無可躲藏無可矯飾也

或問大學曰曾子不云乎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一部大學只如此貫曰何也曰誠意正心修身忠也齊家治國平天下恕也格物其入門也至善其極則也物格則知致矣知本之如何而爲本則知何以盡已之性知末之如何而爲末則知何以盡人之性於是意可誠心可正身可脩家可齊國可治天下可平而至善在我矣故曰吾道一以貫之

鳴喈案此直揭一貫之傳曾子所以作大學之意至中庸則子思得曾子之傳故直揭忠恕違道不遠葢中卽忠也庸卽恕也隱卽中也費卽恕也大

學先知本中庸先大本皆一以貫之也

又云李見羅先生性善編專爲[illegible]明致良知之說而作其見卓矣但致良知三字何嘗不是誠使人人肯致良知便人人是個聖賢亦有何害於天下惟是陽明以無善無惡爲性則亦以無善無惡爲良知此其合商量處也見羅較勘到此可謂洞見病根至於反覆辨良知不可爲體態落第二義矣

鳴喈案此論最允良知本孟子致知本大學致曲本中庸本無可疑惟無善無惡之說出而聚訟紛紛矣端文公反覆辨之而後人猶以爲未脫姚江之籓籬亦未取其書熟復之耳

又云泛泛看來聖與仁地位峻絕高而難攀爲不厭誨不倦日用平常卑而易企及入細體貼何謂聖何謂仁還是個名耳爲不厭誨不倦乃其實也誠能爲不厭誨不倦更有甚聖與仁如其不能更說甚聖與仁公西華曰正惟弟子不能學也明明將聖與仁眞面和盤托出矣讀者切勿等閒抹過又云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仁且知夫子旣聖矣公西華也是這意思只覺比子貢更提掇得人心動

鳴喈案先生以世人喜承本體故反覆言此以見

孔子當時只任功夫一切奇特元妙逞精采弄伎倆都使不著著著實實從下學而上達則孔子所謂工夫恰是本體也

又云看來喫緊只在識性識得時不思不勉是率性思勉是脩道總是聖人一脈識不得時不思不勉是忘思勉是助總與自性無干

又云不思不勉是現成話須要求其來歷處與其下落處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試看那誠字便知來歷看那中字得字便知下落要知來歷處卽其下落處亦非有二也

嗚呼案此恐爲冥悟坐忘之所託故從著實處言之葢不思不勉必從容中道方不落空不思不勉善之全體也從容中道善之大用也故不思不勉未可只在不思不勉上求還有箇源頭在總之不離乎誠耳否則如告子之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其初病在不識性其究遂流爲異學矣

又云子路問成人題目甚大孔子分二款告之一則曰亦可以爲成人一則曰亦可以爲成人反說得小了展轉求之不得其故一日擬議及此高存之曰此

恐是子路商論人物之語非爲自家發問也予聞而豁然蓋子路心甚雄氣甚壯眼甚高孔子恐其看得當時人太低責備當時人太過就把眼前畧有名目的人告之要緊只在文之以禮樂耳次之又只說到見得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如是而已大率責已當重以周責人當輕以約味個亦字兩意俱含於其中就子路言即前條所指成人就春秋時言即後條所指成人取節焉可矣豈必種種求全故概曰亦可以爲成人一以示向上一路尚自有在會應進而求之勿草草自盡一以廣爲善之門但大節無虧便留得本來面目足以障衰世之狂瀾不致滔滔日下也其旨深其慮遠矣

嗚呼案此確得夫子告子路之意然細玩之即次節所言亦自不易勿看小了他大節無虧儘見學問聖人不肯以成人二字輕許人也

或問孔子與子張論前知而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葢直拈出天地間亙古亙今不可磨滅的道理做個把柄至精亦至確矣却又言及所損益何也竊疑既有損益誰能知之曰謂之損第有所裁定而非革也謂之益第有所增定而非創也非革非創則

亦因也試觀自周而後爲秦爲漢爲晉爲南北朝爲隋爲唐爲五代爲宋案其大規模誰能外禮別有建立考其細節目誰能外禮別有商量至其所謂禮又誰能外唐虞三代別開一局也可能前知之道總收在這三字內這三字又只收在這一字內曰暴如秦悖如隋彼亦惡知禮乎曰此所以不再世而滅也然則此一字非惟該貫常變統攝經權且并治亂興亡之故都不能出其範圍矣聖人之前知其簡易神妙有如是夫

嗚呼案天下之亂惟禮可以已之損益即在因中

看出具此卓識方可上下數千年包括廿七史治
亂興亡成敗得失不爽銖黍矣
又云禹吾無間然矣禹吾無[illegible]矣一言之不足而
再言之恰好映出禹一段事[illegible]殛而禹與自禹觀
之胸中無限彷徨無限悽惻無限虧欠其菲飲食惡
衣服卑宮室分明是痛父之辜過自貶損其盡力溝
洫分明是幹父之蠱過自勞瘁至其郊鯀配天致孝
致美又分明表承平之功有所從來不敢擅爲已有
庶幾蓋父之愆云爾自孔子觀之禹之用心如此其
所爲無限彷徨正是天理之至其所爲無限悽惻正

是人情之至其所自認無限虧欠正是沒些虧欠處
也故歷舉其事言之而始終以無間然贊焉試於此
默默玩味即千載之下猶不能不令人吁嗟而感歎
也嗚呼微哉
　嗚喈案此章主孝立說胡致堂綱鑑後論已暢言
之確不可易夫子稱閔子騫之孝曰人不間於其
父母昆弟之言無間較不間更細蓋隱微之中無
少缺憾也舜之大孝武周之達孝與禹之致孝無
間皆所以立人道之極者也先生又嘗曰禹有間
當父子之窮也湯有慚當君臣之窮也周公有過

當兄弟之窮也然而有間者卒歸於無間有慚者
卒歸於無慚有過者卒歸於無過則是聖人之善
處遇而遇不能窮聖人也故曰天下之變不常聖
人之常不變余曰此中庸所以爲至德也庸者變
而不失其常而已矣菲飲食三句中而字各有一
中在
或問聖學不落意大學却言誠意何也曰如好好色
無作好也如惡惡臭無作惡也奚其落
　嗚喈案惟誠故不落意不誠則落意矣
又云書不云乎允執厥中此可以照河圖洛書之指

易不云乎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此可
以照太極圖之指渾然不偏曰中超然不偶曰上模
寫道妙莫精於是
　嗚喈案河圖∴爲太極周子○爲太極河圖∴居
中周子標○居上此只假象以總理耳朱子云自
太極至萬物化生只是一箇道理包括非是先有
此而後有彼要之太極只是箇動靜陰陽之外
別無太極動乃陽之流行靜乃陽之止息五行氣
也金木水火土之運於不可見者也一陰陽之流
行也而方體之可泥乎惟聖人主靜以立極故居

中以馭外居上以臨下所謂得一以貞者也
又云用九无首是以乾元入坤元蓋坤者乾之藏也用六永貞是以坤元承乾元蓋乾者坤之君也
鳴喈案六爻皆九則六陽皆變爲陰剛而能柔也六爻皆六則六陰皆變爲陽順而能健也此確得陰陽互根動靜交養之理
又云朱子之教裁檢賢知一邊人居多陸子之教振起愚不肖一邊人居多子思述夫子之意作中庸標個中字是合賢知愚不肖都招而入其範圍加個庸字却專爲賢知而發此無他誠以能亂吾道者不在

愚不肖而在賢知則天下之最可慮者惟此人然而能寄吾道者亦不在愚不肖而在賢知則天下之最可望者亦惟此人故等其過於不及而竝匡之者欲其知已之地分僅在愚不肖之列必將恍然自失不能不思所以退而矯其偏甚其過與不及而特匡之者欲其知已之墮落反在愚不肖之下必將悚然內懼不能不思所以進而求其中聖賢之惓惓爲賢知計如此眞是十分苦心
鳴喈案方本菴先生以性善掃除無善無惡之說又言下學而上達當味這下字因發明下人上人之義端文公以爲會得翁所謂性善則知聖人與塗人同有不容視之太高餒焉畏而遜者會得翁所謂下學則知塗人與聖人同有不容視之太卑肆焉■而玩者則裁檢賢知與振起愚不肖之意兼盡之矣
又云邵文莊云願爲眞士夫不願爲假道學薛方山先生質之曰眞士夫即眞道學也假道學即假士夫也誠然誠然而文莊之意遠矣
鳴喈案此即史際明所云宋之道學在節義之中今之道學在節義之外蓋道學可假而節義不可

假也故驗學者必觀之於進退出處取舍之間以極之於危急生死之際而不易所守則本末較然明矣
又云史際明曰天下有君子有小人君子在位其不能容小人宜也至於并常人而不能容焉彼且退而附於小人而君子窮矣小人在位其不能容君子宜也至於并常人而亦不能容焉彼且進而附於君子而小人窮矣此深識世故之言愚謂君子之窮小人之幸天下之禍也小人之窮君子之幸天下之福也有世道之責者其尚審於早而愼於微哉

嗚呼案君子絶小人太甚并驅常人而附於小人乃所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天下之禍從此始矣然至小人棄君子欲一網打盡而淸議之禍至激常人以附君子其時小人之勢雖孤而國脈已摧殘而不可復矣先生言小人之窮君子之幸天下之禍者猶論其常也若小人之使爲國家災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明季周溫繼相初則殘害正人後亦成孤立之勢君子之去位者多即有一二留者亦無重任以身殉國而已彼小人之流禍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又云譬諸大家巨族當其盛時生得人既好際遇又好德業聞望安富尊榮烜烜炳炳直是十分精彩此如達而在上君相的中和位育也及其衰也變故紛出門庭蕭然却幸生得箇好人服習詩書敦行禮義故時家風奮身整頓畧不墜落亦何愧大家巨族此如窮而在下匹夫的中和位育也故知自家而國而天下命脈都在人又知中和位育乃世間公共擔子不可謂那個有分那個没分妄設藩籬也然則吾輩今日一笑一嚬一語一黙在在與天地相對越在在與萬物相往來何容兒戲

嗚呼案人第知達而在上者有中和位育之責而不知窮而在下者亦有中和位育之事蓋仁者欲立欲達之心不以施濟之隘而廢也聖人老安少懷之量不以滔滔之天下而易也范文正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陳白沙所以言廊廟山林皆有事也端文公處衰世而自任之重如此後之君子當知所自立矣

東林粹語卷之下

後學凌鳴喈輯錄

高忠憲公云論學則必以知性為本論性則必以復性為本

鳴喈案此為學人說法故言復性若論本體無可言復聖人止言盡性可耳復性即是致曲工夫然復到盡處即是至誠即是本體之性故復卦言見天地之心即見性也

又云聖人正脈只以窮理為先故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苟不窮理便有破綻朱子曰知有不至則其不至處惡即生焉以為自欺之主譬之一張桌子須要四隅皆見不然一隅有污穢不知也又如一間屋一角不照即躲藏一賊不知也

鳴喈案此見先生講學著實處迥異姚江之學蓋窮理即格物工夫必即物之理而窮之以至其極便是至善原無分毫蹈空無分毫躲閃身心意家國天下皆物也件件有理件件是要窮的若專講良知則窮理之功便無下手處

又云事即是學學即是事無事外之學學外之事也然學者苟能隨事精察明辨的處之事事合理物物

得所便是盡性之學若是箇腐儒不通世務不諳事在一身則害一身在一家則害一家在一國則一國當天下之任則害天下所以大學之道先致知格物後必歸結於治國平天下然後始為有用之學也不然單靠言語說何用

鳴喈案此條賅體用兼本末以言學件件著實直是程朱語錄之精要者去姚江之說遠矣

又云悔者入吉之路吝者入凶之門纔悔便有吉之道纔吝便有凶之道

鳴喈案知此便得寡過之要夫子學易無大過亦從吉凶悔吝之生乎動者省察之耳告子張以寡尤悔而祿在其中是即入吉之路但須於裏面謹握機絕不於外面講趨避耳

又云直其正也何不言直其敬也而曰直其正也君子敬以直內何不曰正以直內而曰敬以直內看來敬字只是一箇正字伊川先生言敬每以整齊嚴肅言之整齊嚴肅四字恰好形容得一箇正字

又曰朱子三樣入敬法曰整齊嚴肅曰常惺惺曰收斂不容一物今日吾輩胸中勞勞擾擾千萬物俱容在此豈止一物若要免此須是常惺惺要惺惺須是

整齊嚴肅三法又有次第

嗚呼案整齊嚴肅是伊川語常惺惺是上蔡語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是和靖語程子又嘗曰主一者謂之敬一者謂之誠主則有意在忠恕公以誠爲本體以敬爲工夫不識誠亦不識敬不識敬亦不識誠然存誠之功必先由主敬做起故公又嘗曰千聖萬賢只一敬字做成

又云陸子之學是直截從本心入未免道理有疎畧處朱子却守定孔子家法只以文行忠信爲教使人人以漸而入然而朱子大能包得陸子陸子粗便包

不得朱子陸子將周子太極圖通書及張子西銘俱不信便是他心粗處朱子將諸書表章出來由今觀之眞可續六經這便是陸子不如朱子處

嗚呼案陽明之學出於陸子今先生辨朱陸異同如此可知其不惑於姚江矣

又云凡事行不去時節自然有疑有疑要思其所以行不去者即是格物

答周彥文曰格物不是尋一箇物來格但看身心安妥苟身心稍不安妥便要格之因甚不安妥

又云大學所重在知本若不知脩身爲本格盡天下之物也沒相干

又云學必繇格物而入格物是隨事精察物格是一以貫之窮理者格物也知本者物格也窮理一本而萬殊知本萬殊而一本格物愈博則歸本愈約明則誠也

嗚呼案以上各條釋格致之義極精透蓋所格之物所致之知總以脩身爲本得其本則末在其中矣經所以言物有本末知所先後也然格物必隨事[illegible]察方是著實工夫至近則爲心爲意以及身所具口鼻耳目四支之用推而至於身之所接則

家國天下該焉矣凡事行不去時節即脩齊治平之理有未澈也所以身心不安妥也高子爲下學格致入手工夫說法故先從反面著力若已漸近自然但當格其事所當行身心安妥處耳此即孔子告顏子爲仁先從非禮處著力之意也

又案格物愈博則歸本愈約即所謂窮究事物之理至極處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也此皆親身經歷有得之言學者未曾入門輒疑言博言衆物即以陶宏景一物不知爲耻者當之言約言一旦豁然貫通即

以佛氏之圓通當之近時襲漢人牙慧者每以宋儒之空談性命少之不知程朱解經皆切實工夫絕大經濟高子闡發程朱之意尤爲精確上云不知脩身爲本格盡天下物也沒相干則所謂博者非泛言博洽也要曉得衆物之表裏精粗皆從本上起則愈博愈妙程子所云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也

又云纔知反求諸身是眞能格物者也千變萬化有一不起化於身者乎千病萬痛有一不起病於身者乎此處看得透謂之格物謂之知本故曰此謂知本

此謂知之至也格物不至極處多以毫釐之差成千里之謬

嗚啫案此高子之學所以異於姚江也姚江宗陸子之學以格物爲正物爲去欲止從心上說所以承其學者誤認爲無爲此言千變萬化起化於身則格物實爲聖功王道之基豈僅守姚江之說乎毫釐之差成千里之謬者如王安石之類是也

又云萬變皆在人執一毫我不得萬化皆在身求一毫人不得此處透眞格物矣

嗚啫案此無適無莫義之與比注脚葢格物卽孟子集義工夫集義者卽窮至事物之理也

又云古本大學說格物本自明白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只緣以此二語爲錯簡故格物遂成聚訟然程朱工夫原不異本旨何以不曰此謂物格此謂[illegible]之至而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曰格物而不知[illegible]不謂物格知本之謂物格故知本之謂知至

又云學有無窮工夫心之一字是大總括心有無窮工夫敬之一字乃大總括千聖萬賢只一敬字做成無妄之謂誠無適之謂敬有適皆妄也程子曰主一者謂之敬一者謂之誠主則有意在是誠者本體也

敬者工夫也不識誠亦不識敬不識敬亦不識誠無適自然有主不假安排

嗚啫案誠者本體卽中庸誠者天之道也敬者工夫卽中庸誠之者人之道也學也者盡人以復天也

又云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人心如何能無適故須窮理識其本體所以明道曰學者須先識仁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而已故居敬窮理只是一事又曰存之之道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費纖毫之力可謂明白矣今之重攝持者惟恐不須防

檢等語開恣肆之端重解悟者怵恐誠敬存之之語滋拘滯之弊何耶又云不存心不可知性不知性不能存心孔子操則存四句畫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眞像晦菴先生曰瞬息不存便是邪妄伊川先生曰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助長參觀二語可以見有事勿正之義

鳴喈案操存之法誠敬而已高子言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所以爲仁之功必從四勿做起辨非禮卽是窮理四勿卽是居敬也卽孟子必有事而心勿忘者也勿正勿助長者卽孔子告顔子爲仁之

目專言克己并不說到復禮不說到天下歸仁而復禮歸仁全量已於四勿中括之高子嘗云人心放他自鬆不得所以必有事也又云心中無絲髮事此爲立本所以勿正勿助長也又云儼若思而已無纖毫事也夫子言舜無爲而治又補出恭己二字亦恐人寥入虛無解悟一邊耳惟儼若思乃可無纖毫事若[illegible]儼若思但云無纖毫事便誤入禪門矣高子書中皆心得之言須會通參觀方可無弊勿泥其一言卽疑其同於姚江也

又云無雜念慮卽眞精神去其本無卽吾固有心卽精神不外馳卽內疑有意疑之反牿之矣

又云心要在腔子裏是在中之義不放於外便是在中非有所著也故明道說未發之中停停當當直上直下此中之象也出則不是放之謂也物各付物便是不出來不放之謂也又云人心纔覺便在腔子裏不可著意

鳴喈案此操存之實功心中無雜念慮以主一無適耳非守寂也物各付物則不放心仍隨事可見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卽此中之一私不存者耳故濂溪主靜主於未發而高子又言主靜之學要

在愼動

云言動一差虛明無事中如水著鹽如麵著油欲靜而不可得人生無穿窬之事則無穿窬之夢非禮不動皆如不爲穿窬心自靜矣靜中看工夫動中看本體工夫未是靜中作主不得本體未眞動中作主不得工夫不容在本體不澈本體不澈又在工夫不容學無動靜其初靜以澄之至不緣境而靜不緣境而動乃眞靜也又云靜如是動不如是者氣靜也靜如是動亦如是者理靜也理靜者理明欲淨胸中廓然無事而靜也氣靜者定久氣澄心氣交合而靜也

理明則氣自靜氣靜則理亦明兩者交資互益以理氣本非二故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爲延平門下至教也若徒以氣而已動卽失之何益哉

嗚啫案主靜之學必於動處驗之方不淪於空虛

上蔡語錄聞一日靜坐見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曰此只是靜中工夫只是心虛氣平也須於應事時有此氣象方好

又云但自然觀吾性本來淸淨無物不可自生纏擾吾性本來完全具足不可自疑虧欠吾性本來蕩平正直不可自作迂曲吾性本來廣大無垠不可自爲

局促吾性本來光明照朗不可自爲迷昧吾性本來易簡直截不可自增造作

嗚啫案此所謂去其本無卽吾固有也人之生也直乃吾所固有之本體也以直養而無害乃去其纏擾虧欠迂曲局促迷昧造作之工夫也高子又嘗謂大忿懥大恐懼大憂患大好樂而不動乃眞把柄也心有主而本無者不得而害之也然欲心正必先格致以誠意欲直養必先有事於集義乃所謂工夫也

又云明道曰人心必有所止無則聽於物此不動心之道也須知動心最可恥心至貴也物至賤也奈何貴爲賤役

又云心是定他不得的越要定他越不可定惟是止於事則自定物各付物之謂也格物者格知物則各還其則物各付物也

嗚啫案有意要定他卽是助長知止而后有定乃物各付物也所格之物卽至善所在所謂則也孟子不動心在善養浩然之氣而養氣必先集義集義必先知言集義知言卽格物之功惟知言則知道氣自浩然高子嘗謂浩然之氣卽天也若不知

天欲此心作得主定如何可得

又云人與物同一氣也惟人能集義養得此氣浩然其體則與道合其用莫不是義故曰配義與道必有事焉是集義集義是眞養操則存者必有事之謂舍則亡者忘之謂也

又云孟子言養氣孔子不言養氣然三戒却是養氣妙訣戒色則養其元氣戒鬬則養其和氣戒得則養其正氣孟子言持志卽是養志戒卽是持志也又云心無出入所持者志也

又曰心與氣不是兩物充塞者是氣主宰者是心主

宰是氣之精靈充塞是氣之全體又曰清則為神濁則為氣

又云胸中無事則眞氣充溢於中而諸邪不能入

鳴喈案胸中無事謂無私欲也若日用倫常之事乃卽理之所寓也豈捐棄一切乎高子嘗謂周彥文曰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胸中無物便是天理無物者無妄也若無事尋事又是無妄之往矣又曰所謂立志者不是如世人立箇主意要做件好事孟子言志者氣之帥也先立乎其大者使物不能奪此為立志立乎其大者則眞養無害而眞氣充

溢於中諸邪不入則物不能奪矣此不動心之效也

又云一念反求此反求之心卽道心也更求道心轉無交涉

又云復以自知所謂獨也不遠復所謂愼獨也又曰看來學問只是反躬二字最妙反躬卽退藏也又曰逐物則憂返躬常樂又曰一念返躬便是天理故曰不能返躬天理滅矣程子曰意必固我旣亡之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此為復性

又云至靜中凡平日行不慊心者一一顯現故主靜要在愼獨

鳴喈案學者輕看返躬二字便無學問便無事業已之一身萬物皆備者也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大學先言知本喜怒哀樂之未發為天下之大本卽達道所從出戒謹恐懼於不覩不聞之中已有位天地育萬物全量復以自知所以見天地之心也致知者知此而已致中和者行此而已卷之則退藏於密放之卽可以彌六合故高子嘗言致一則密不至於密安得吉凶與民同患而神以知來智以藏往乎又云天然一念現前能為萬變主宰

此先立乎其大者蓋本立則道生故孝弟為仁之本脩身以道脩道以仁[illegible]誠身必先明善而順親獲上信友之道該焉矣孟子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卽中庸素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之意也此言返躬則樂非實致力於愼獨之功者不能言也

又云孝弟二字終日味之不可窮終身行之不可盡下學上達在此

又云孟子說存心是以仁禮存心也仁禮存心又不是有箇仁禮存在心這箇仁禮非他孩提知愛稍長知敬存心只是愛敬人能愛敬人便是存心這愛敬

之心乃是吾人不易之眞心聖人教人存心存此耳這愛敬二字不要看小了愛敬人便是孝弟不愛人必惡人不敬人必慢人惡人慢人即是不仁不豊不仁不禮即是不孝不弟孝弟之至通神明光四海車天明事地察只是一箇愛敬故天子得萬國之歡心諸侯得一國之歡心大夫士庶得一家之歡心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此之謂存心

嗚喈案上言返躬返躬必自孝弟始此之謂知本此之謂務本本之不務道何由生犯上作亂其機皆因無愛敬耳高子解存心揭明愛敬二字固為

良知良能探源而實格致誠正之實功脩齊治平之本教也

又云何以謂心本仁仁者生生之謂天只是一箇生故仁即天也天在人身為心故本心為仁其不仁者心蔽於私非其本然也

又云亘古亘今塞天塞地只是一生機流行所謂易也

又云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朱子問門人曰腔子外是何物要思得之

又云易之本體只是一生字工夫只是一懼字

又云欲並生哉昆蟲草木不可自我摧折

談一函講民之於仁章忠憲公曰仁是人之性命水火不過養此性命耳蹈仁便不死故曰未見蹈仁而死

又云朱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為親切朱子發明程子之言亦最親切矣蓋天地之心充塞於人身者為惻隱之心人心充塞天地者即天地之心人身一小腔子天地即大腔子也

嗚喈案仁即人之所以生者天地止此一仁人與

萬物共此一仁彌綸充塞毫髮無間以其渾然者而言則純乎天理而無人欲者也以性之見端而言則惻隱之心是也周子觀天地生物氣象程子言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張子言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高子又言顯諸仁即體即用藏諸用即用即體知此而本立道生之義盡矣

又案仁之體曰生仁之用曰愛而立愛自親始故

曰孝弟爲仁之本萬理萬事皆由此出故孝經一
書可以該治道矣
又云程子謂栽培生意在六經先得根本然後可言
栽培根本自六經得之生意亦自六經培之所謂好
古敏以求之者歟
嗚呰案能於六經中領畧生意則根本已深而枝
葉自茂否則視六經皆陳言耳與吾之身心性命
無干生意何自得耶
又云惡念易除雜念難除惡念盡是誠意雜念盡是
正心

又云擇善擇其天然不已者而已固執執其人爲不
參者而已
又云窮至無妄處方是理
又云理欲之界截然各別不可有一毫之混聖凡之
體渾然無二不可有一毫之歧
嗚呰案聖凡不可有一毫之歧者即王心齋所謂
見滿街人都是聖人論本體也理欲不可有一毫
之混者即羅念菴所謂世間那有現成良知也須
惡念盡雜念盡窮至無妄處方得良知論工夫也
又云元亨利貞皆善也元而亨而利而貞貞而復元

故曰繼之者善元始之故曰善之長天地一闔一闢
吾人一呼一吸繼繼而不已者皆是此件故曰生生
之謂易孟子道性善而必稱堯舜者何也性無象善
無象稱堯舜者象性善也若曰如是如是云爾此須
在思慮未起時認取思慮未起時便是此件剛健中
正純粹精求與堯舜一毫不同者不可得也及動念
便差求與堯舜一毫對同者不可得也繇其同故人
皆可爲繇其不同故不可不爲何以爲之曰堯舜所
不爲者斷不可爲所以爲堯舜也
又云朱子謂孟子道性善是第一義若信得及直下

便是聖賢學者信關最難過此關不過雖知可欲之
善亦若存若亡而已
又云利貞者性情也成這物方有這性故至利貞始
言性情
又云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此所謂至善朱
子謂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最盡
嗚呰案乾元資始已具有性命之理到變化後纔
正得性命乾始而亨夫孰非性情之德到利貞時
纔見得性情葢元爲善之長人物所得以生之理
故性無不善情則性之用也然萬物必到結果成

就處方得性情之正故必到利貞始言性情程子
曰性情猶言資質體段須知元亨發用處都從性
情本體上來除却本體更無發用利貞只依舊還
他本體堯舜之至善亦全其本體而已矣
又云楊龜山先生致知格物蓋言致知當極盡物理
也理有未盡則天下之物皆足以亂吾之知思斬於
意誠心正遠矣此程門格物的傳也
又云程子曰不知格物而欲意誠心正身脩未有能
中於理者古今學者之病大率在此
又云朱子曰欲誠意者必先格致然後理明心一所
發自然眞實不然則正念方萌而私意隨起亦非力
之所能制也又曰知有不至卽其不至之處惡必藏
焉以爲自欺之主又曰格致比治平則格致事似小
然打不透病痛却大無進步處治平規模雖大然縱
有未盡病痛却小皆至到之言也
又云孟子七篇句句是格物而性善又是格物第一
義知到性善方是物格孟子說聖人人倫之至又說
不堯不舜便賊君賊民聖人人倫之至人人可爲人
不爲聖人豈便至賊君賊民不知人倫之至處正是
人人可能處乃人之性也所謂仁也出乎此卽是不

仁中間毋無站立處所謂窮至事物之理者如此
嗚嗐棠顧高二公斤斤於性善之旨所以闢姚江
無善無惡之說也謂性善爲格物第一義者以物
理之極處卽至善之所在也身心意明明德之物
也知已之性善而有以求其明之至則在吾者無
不格矣家國天下親民之物也知人之性皆善而
有以求其親之至則在天下者無不格矣此誠意
所以必以格物爲先也若局於聞見之知器數之
末則陶氏所謂一物不知爲耻者豈得爲第一義
哉

又云惟天理至靜
又云濂溪主靜主於未發也
又云主靜之學要在愼動
又云理不明故心不靜心不靜而別爲法以寄其心
者皆害心者也動則著事靜則著空無有是處
又云邵子言一動一靜天地之至妙此言易也一動
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此言太極也亥子中間
卽一動一靜之間
嗚嗐案論本體惟有主靜而論主靜之學又在愼
動卽伊川先生所謂善學者却於喜怒哀樂已發

之際觀之也蓋體不離用靜不離動互爲其根者太極之妙也彼著事者動中無靜耳著空者靜中無動耳

又云中庸言道不可須臾離顧涇陽先生曰此不可離是人眞念頭上一點過不去的所在此心與道合則安與道離則不安試思此念頭於何而來便識得本體矣余謂此一點過不去的有兩樣查考若在事上背理而不安則應用有時於須臾之義尚疎若在心上違仁而不安則體道無間於須臾之義方密

嗚喈案此卽從戒謹恐懼愼獨中驗道之離合最爲喫緊工夫然玩經文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乃從日用行常間隨處體驗先生以心不違仁勘不可離之義總從率性二字發脈蓋能率性則無離道之患矣

又云天下事敗於邪見之小人無見之庸人偏見之君子

又云事之不可救藥者在小人不自知其小人專諉君子爲小人其始也失於上無教化其終也失於上無用舍

又云天下不患無政事但患無學術何者政事者存

乎其人存乎其心學術正則心術正心術正則生於其心發於政事者豈有不正乎故學術者天下之大本末世不但不明學且欲禁學若之何而天下治安也

又云有問錢緒山曰陽明先生擇才始終得其用何術而能然緒山曰吾師用人不專取其才而先信其心其心可托其才自爲我用世人喜用人之才而不察其心其才止足以自利其身已矣故無成功愚謂此言是用才之訣也然人之心地不明如何察得人心術

又云人不患無才識進則才進不患無量見大則量大皆得之於學也

嗚喈案用才之法專在乎信心心術不正則雖其才可用未有不爲世害者也而心術正者其學術未有不正故用才先在於辨學大學末章論平天下之大端首在用人而能好能惡斷推仁人蓋仁人無欲心無所蔽則已之心地明方可察人心術耳

又案心術學術之難辨何也心術學術正者其識遠其見大其於政事洞澈本源不肯爲苟且之圖

不肯狥通融之見守祖宗之憲垂久大之謨卽時値危疑猶必守經不變甘任其艱鉅而決不委曲以隨俗者故朝廷每視爲迂闊而小人乘間抵隙工於粉飾彌縫爲目前補苴之計世主易於信之明思宗問劉蕺山先生曰國家敗壞已極如何整頓先生對近來持論者但論才望不論操守不知天下眞才望出於天下眞操守是時思宗猶信體仁曰迂哉劉某之言也夫思宗非不勤政愛民也乃狃於因循之習昧於用舍之權遂至養癰貽患一潰難收吁可畏哉

又云政事本於人才舍人才而言政者必無政財用本於政事舍政事而言財者必無財

又云足民方救得國之不足有若盍徹乎正言足用之道有若要在源頭上做來哀公要在末流上補救其實末上如何補救得

鳴喈案大學平天下章先言用人次卽言理財孔子言因民所利而利之可知聖人治天下原不諱言利也特千古計臣正坐不識利字往嘗見呂新吾先生實政錄其於所蒞之地實能講求土宜樹藝之道水旱補救之方督率屬吏實心實力行之神明變化有轉瘠土而爲肥饒者使明季內外諸臣皆能率而行之何至宵小之徒催急催科以資盜糧也哉

又云門人厚葬何以爲不可使門人爲臣何以爲欺天只此二事可體認天理春秋一書無一事不是理也

又云天理旣明如權衡設而不可欺以輕重如度量設而不可欺以長短合此則是不合此則非以此好惡以此用舍以此刑賞

鳴喈案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先生嘗云因物付物

者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也程子謂周禮天理熟爛之書余謂春秋眞天理至當之書不出大公無我四字

又云主一二字最盡一者本體主者工夫又云收拾全幅精神只在一處又云天然一念現前能爲萬變主宰此先立乎其大者

又云殀壽不貳此念也造次必於是此念也顚沛必於是此念也又云心復於性則無饑渴之患

又云聖賢所欲止是一仁更無別物

鳴喈案以上數條乃切實煅煉身心之法是動心

而不可奪本領皆先生一身得力處
又云每至夕陽簡點一日所爲若不切實煅煉身心便虛度一日流光如駛良可敬懼
又云所以要惜分陰者不使邪思妄念瞬息據吾靈府庶幾日就月將緝熙於光明
嗚喈案此二條極切要極精深初學工夫如此聖賢工夫亦如此 先大夫瑩臺公輯寡過一書授喈 又爲功過格子令每日自記之時在髫年猶知媿厲今忽忽三十餘年隱微叢疚俯仰懷慙輯錄至此不覺汗流浹背矣

又云終日乾乾與時偕行只一時字本體工夫具在洋洋乎發育峻極者此也優優乎三千三百者此也
又云知時則知幾故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
嗚喈案此乃高子遺書結穴處蓋全書精要先以主一故不淆於理欲公私之界尤在知時故不昧於存亡進退之幾後之學者可以知道統所屬矣

〔清〕劉蓉撰

思辨錄疑義一卷

清光緒三年思賢講舍刻本

思辨錄疑義

光緒丁丑季春
思賢講舍校栞

序

太倉陸桴亭先生所著思辨錄三十五卷余自早歲讀陸清獻公所爲敘而心識之求之有年而未得也今年春長沙馮君樹堂訪余省邸寓室攜以見示得借觀焉桴亭學術淵源在 國初頗爲近正此集所錄蓋多造道之言然於性命之本原學問之旨要不免有所出入多可疑者豈於精思力踐之功或未之盡故不免高明之過歟披覽之次謹摘錄其精粹者凡數十條題曰桴亭粹語而輒條晰其可疑者於左既以講於馮君又復備錄其說將以就當世之有道君子正焉蓋即桴亭思辨之意而非敢以此訾議先儒之失也道光丙午秋九月哉生魄劉蓉孟容識

思辨錄疑義

湘鄉劉蓉霞仙

翼徽問知是天良如何卻用人力去致曰知者天資致者學問天資先天之事學問後天之事總之皆天也致以天不致以人

按知固天然自有之良然資非生安則所及有限故格致之道必因其所已知者而益窮之以推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久而豁然貫通則吾德性中自有之知乃益充廣該徧而無不盡耳問者不達夫此而以天人强生分別答者不能直祛其蔽而隨語生解徒爲影響之言以益其惑語意渾淪殆不可曉似祇附會得王新建話頭耳

東堂問人性皆善則知亦皆善此何用致曰人性皆善其不善者氣稟物欲也人知亦皆善其不善者亦氣稟物欲也致則矯其氣稟之偏去其物欲之蔽

按凡言知者由此達彼之詞故必就其所知者言之而後知有所屬所知之端有善不善而知則初無善惡之可言如鑑之照物然所照之物有妍醜而非照之有妍醜妍醜在物而不繫於照也今問者以知爲皆善而答者以爲知有善有不善則皆不明夫知之但爲虛位不可以善不善之條於彼者爲說而卽以氣拘物蔽言之亦但有通塞昏明之異非有所謂善不善之別者今乃以彼之意爲此之說亦宜其差謬而不當於理矣推其所由葢皆惑於陽明良知卽是天理之說而不達於吾儒所以言知之道而所謂矯偏去蔽云者則又正心修身之事而無當於致知之功所謂徒費詞說耳通觀此卷說致知處似都於致字知字之義見未分曉何邪

或曰知有起於形氣之私者有原於性命之正者其所由來旣已不同亦安得無善不善之別邪曰此朱子所謂人心道心之辨非所以爲知有善惡之判也葢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情之所發有善惡而吾心知覺之用特隨所感發而介紹其間有虛位而無定名者也故推所由來或原於性命或原於形氣究所由往或歸於義理或歸於情欲其善其惡要皆

心爲之主而知之麗於虛者不與爲功過焉釋氏惟不知此故妄執虛見爲實際陽明惟不知此故誤認良知爲天理異端之教所由來矣爲格致之學者其亦務究聖經之本旨而毋爲彼紛紛之說所誤哉

問象山不取伊川格物之說以爲隨事討論則精神易敝不若但求之心心明則無不照如何曰隨事討論亦是心去討論至曰心明則無不照所照者何物亦卽隨事精察也先儒論道雖各執一論要之實相通貫其彼此交譏者未免有勝心也

愚謂心明能照葢物格知至以後之事也隨事討論則卽物窮理始學之功二者不同未可一律視也使非先有隨事討

論精察之功則此心何由得明亦何以能照邪今謂心明則無不照亦卽隨事精察則何其言之混同而無別也伊川之教主格物以致知象山之說主明心以照物兩者正相南北而桴亭以爲實相通貫何邪勝心之說在象山之徒或有之似非所以議程朱也

問溫公扞禦外物之說朱子非之以爲外物可禦則是絶父子而後可以知孝慈離君臣而後可以知仁敬云云是否曰溫公之言固非文公駁之亦過溫公之意不過謂扞禦物欲物欲旣去則知見自能通明耳此言於學者亦大有益但格物二字是大學最初工夫云云扞禦之訓與耽染物欲之人言未必無補而實非大學之正訓故不可据以爲說耳若遽如文公之言則溫公不惟得罪聖門且毫無義理矣其言得毋太過

按溫公之意固主於去外誘以全眞純然人無離物之時則物無可絶之理卽如聲色臭味飲食男女之欲亦莫非人所當有而不能無者但當察於天理人欲之辨而不使流於放僻邪侈之私焉斯爲得其正者若徒惡夫外物之誘而欲一切扞而去之則是釋氏斷五性滅六根之謬說尙安可語於聖門之教哉故夫扞禦外物之說不獨非格物之正訓卽以去私明善言之亦自有未當者朱子平生推重溫公而於此闢之甚力良以格致爲大學首功此處一差則貽誤後學

近非淺鮮其爲此辨乃所以爲萬世學者計言之深切豈過論哉今辨之若此其詳而後世猶有据溫公之說爲確解者固知朱子於此誠有所不得已也每讀孟子好辯章深爲太息學者要於此處窺見聖賢苦心然後知其諄復不已初非有好辯角勝之意存耳

非玩心高明之人不能格物理子思鳶飛魚躍周子盆魚張子驢鳴此便是格物理榜樣

按三子所云蓋由見得義理昭著觸處洞然故隨擧眼前物以見道之無不在耳在學者見未到此正未易言今試使之就鳶魚身上求道就盆魚驢鳴上求生意雖極研求了不相當蓋此非可以彊探力索得者恐未可擧作格物榜樣看也佛氏翠竹黃花之喩云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祇自弄精魂亦是了悟者之未易言耳桴亭後條所辯整庵之說極是而玆復云云何也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蓋知覺運動人與物初無少異其所以異者人能致禽獸不能致耳學者豈可輕看一致字

問人與禽獸之知初無少異乎曰此亦不同禽獸祇有血氣之知無義理之知人之所欲致者正致其義理之知耳若不致其義理之知則此知全從血氣上去與禽獸又何分別

按孟子所謂幾希之異者正指此心所具之理而言蓋人與物同稟天地之理以有是性同稟天地之氣以有是形而人於其間獨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之本然是則人之所以異於物者而其去其存則又君子庶民之所由分也今乃以知覺運動爲說而謂其所異者但在能致與不能致之間則其誤亦甚矣後條所舉似欲以捄此說之失然知人與物之知覺有異而不知其所以異者初不止於知覺之末而就知覺言之亦自有同有不同者故其言雖近理而未得爲通論也孟子所言君子存之存字中工夫節次儘多如省察克治存養之類蓋皆所以存之之道今但以致知爲言則亦

援明季諸儒良知之謬說而非孟子之本意矣

江虞九問知在吾心如何卻求之物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按格物之理所以致吾之知物之理明則吾心之知益盡故大學言致知在格物而程叔子又有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之說則益深切而著明矣問者不達夫此以爲知在吾心則但求之心可矣不當復求之物不知知雖本在吾心然或蔽於氣稟物欲之私則暗昧而無以自見學雖曰求之物然皆所以講乎此理之在我者及其默識心通而自得之則又初無內外彼此之間也答語所舉孟子之言雖以明物之備於我而不使卽此理之散見於物者以求之則亦適以成其取足於心而無事外求之病其言雖若宏大正恐不惟無益或反以固其知而增其惑也

問帝王格致之學何如曰帝王格致以知人爲大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堯以不得舜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是也問卿大夫格致之學何如曰亦以知人爲大爾得人焉爾乎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是也蓋士庶之學無所借資須自銖積寸累又所及者小故不妨隨事精察若帝王卿大夫則天下國家之事皆其事矣若必獨斷獨行身親細務則是始皇之衡石程書王安石之制置三司條例也豈所謂帝王卿大夫之格致乎

愚謂論帝王治平之道則當以知人善任爲大若論帝王格

致之學則凡天下國家之事皆當隨事精察加意講求與士庶人無以異也蓋必格致工夫透後明晰庶務智周萬物然後能知人能官人隨人才之大小短長而委任悉當堯所以能知舜舜所以能知禹皋陶皆由平日稽衆舍己好問察邇有以致之宋神宗惟不及此故誤以安石爲聖人以制置三司條例設青苗手實諸法爲堯舜周公之事是皆不講格致之學不明帝王之道故耳故夫大學格致之功在帝王卿大夫尤當加意蓋惟天下國家之事皆其事故凡天下家國之學皆其學惟其所及者大故其所學愈不可略聖賢垂訓統尊卑通上下豈沾沾爲士庶人無所借資者計哉始皇之衡

石程書在不當以天子而行有司之事非不當以天子而講士庶之學似不足援以爲據也

問天地間之物皆可衍疇畫卦恐未必然曰天地間祇有此理理無形見之於象有象則有數有數則聖人皆可因之以求理矣聞昔某狀元作烈帝神籤訣無從著想每日出門遇一人見一物則作一訣後來無不靈驗豈非凡物皆可演疇畫卦乎

按易範之作蓋聖人仰觀俯察遠求近取見夫盈天地間莫非陰陽健順之理而理寓於虛無形可見於焉假象數以明之當時河圖洛書天然燦呈又其象數之最著者故聖人借之爲說耳今謂凡物皆可衍疇畫卦此言固未爲非然引某

狀元作烈帝神籤訣爲證則亦舛謬之甚矣此豈有義理之可求顧以擬諸卦疇之列邪

知是心上一點竅祇要識箇端緒推廣擴充正如火然泉達至於可以彌於六合

按聖賢教人不過知行二者而求其所以致知之道則亦曰卽物求理而已蓋知寓於虛而理依於實聖人懼夫求知者之騖於虛也而使之卽物窮理以實之故大學之訓曰致知在格物則既示之以切實功用之所在而又以明夫舍格物以言知者無與夫知之實學者誠卽是以盡吾心焉亦庶幾不迷於所向矣後世學者憚窮理之煩而競求簡約之法於是乎離物以求知憑虛以矜悟如陽明所謂致良知之說者其爲悖謬不難舉古訓而胥廢之今觀桴亭之言蓋亦頗知其弊而特舉大學格物致知爲訓則亦爲得其道者顧其爲說往往歧格致而二之而詳其所以言知者似亦不免王氏之失也夫人心之能知如鏡之能照然是乃吾心虛明之用而非有實體之可據者使不究其所知之實則吾之知方茫然而無所屬亦有何端緒之可言哉且知之爲言正謂其能識耳今反欲就知上識得端緒是亦騎驢覓驢之見而已況其初不本於格物窮理之漸而直以擴充推廣爲說則未論致知之功斷無取效旦夕之理而不實指其所知者謂何則

亦將以何者爲端緒而擴充之邪先儒所謂彌六合者亦言盈天地間莫非至理所在充塞彌滿無有罅隙空缺之處耳今謂充此區區之知至於可彌六合則亦徒以馳騖其心於渺冥不可捉摸之地而其張皇夸大則又出於釋氏徧現該俱沙界之緒餘而非吾儒所謂致知者竊意聖賢教人平實切近似不若是其空虛而無據也蓋朱子答江德功有曰格物所以致知猶食所以飽也今不格物而自謂有知則其知者妄也不食而自以爲飽則其飽者病也讀桴亭之書者誠以朱子之說證之亦可以辨其得失矣

古之學聖賢易今之學聖賢難祇如讀書一節書籍之多千倍

於古學者苟欲學爲聖賢非博學不可然苟欲博學則此充棟汗牛者將何如邪

按士生今日而欲學爲聖賢固非易事然所難者殆非博學之難博焉而反諸約之難也書籍之多千倍於古然亦擇其有益於身心有資於治道者精擇而愼取焉斯可矣豈必敝心思縻歲月繙此充棟冊子如博士之爲者而後可馴致於聖賢之域邪吾恐其所謂難者皆古人所不屑而其所謂易者正今人所褎褏卻顧而不肎前者也

悟到時心體最妙最樂覺得眼前天地分外分明另是一種境界眞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予自丙子歲始悟得仁字時正在困窮拂鬱之極處淸夜獨立呼天自明此時人境俱絕忽覺天心一點與吾心炯然相照因念人心卽天理天理卽人心祇此便是仁字求仁得仁吾又何憾平時憂愁憤懣困苦不平之氣不知何往自後祇認著仁字做去不論人知與不知諒與不諒此心無一刻不泰然自適無向日不平之意又丁丑悟得敬字爲心法時正行到州治西邊土牆缺處時敬字工夫下手已二月餘但未得親切透徹忽然此際豁然貫通覺得上至天下至地前至古後至今大至陰陽鬼神細則一事一物無一不是敬字通貫千聖心法一時俱現不覺手舞足蹈胸臆之間如撤牆壁天地間更有甚妙處樂處則知禪家言悟未嘗無此境界但虛實邪正有不同耳

按孔門論仁見於魯論者詳矣考其問答所謂克己復禮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不欲勿施云者莫非示以求仁用力之方蓋欲學者於此體諸身而實有之非但欲其識得仁字體段而已也至於請事斯語者亦但黽勉於去私存理主敬行恕之訓日孜孜以求之及其用力之久欲淨理純而默然有以自信於心焉則亦中心安之而已夫豈有悟境之可言哉今觀桴亭所云既未見其用力之漸而當淸夜獨立呼天自明之時忽有神悟如所謂天心與吾心炯然相照者則未論其所見之眞妄虛實而但卽其氣象以求之已覺與仁者安靜簡重之風爲不類矣乃據此一悟之頃遂有求仁得仁吾又何憾之言則恐其徒存幻見初無實得而不免陷於自欺之蔽至謂自後祇認著仁字做去此心無刻不泰然自適則又未見其有可持循之實而其輕於自信或反有近於心學浮夸之病焉則亦非小失也至於敬字工夫則實聖學傳心之要然其爲道則亦曰務以存養吾心而不使有放佚擾攘之失云爾是於動靜表裏之間既各有所當用力之地而由生而熟由勉而安又當聽其功候詣力之自至而非有一法焉可以得之於一悟之餘有一物焉可以取之於一見之頃也今一用力於此未得親切透徹而忽

於一旦之間遂得通貫之法則亦異矣而其爲說又有不可曉者不知其但存吾心之敬而凡上天下地前古後今陰陽鬼神一事一物遂莫不貫於吾敬之中邪抑將持此敬字貫之天地古今陰陽鬼神事物之餘而無不通邪是其言之奇闢殆不復可思議而所謂千聖心法一時俱見則又若有物焉神妙奇特顯然呈現於吾前者蓋已墮於釋氏空虛之邪見而不自覺矣蓋嘗論之敬之爲言但取嚴恭寅畏之意既非若仁義忠恕之有實理可通又非若高堅前後之有實境可擬故先儒之訓但以整齊嚴肅主一無適言之則皆收斂身心之要今觀所云其於一悟之間神志飛揚心思馳騖蓋

已與於不敬之大者顧猶自謂得心法之傳則吾不知其爲何說也抑觀桴亭之爲是書益多造道之言意其精思力踐體驗有得之餘當有以自覺其前日虛見之謬而欲反求乎實地之可據者顧於此猶津津道之不置何邪

余悟得敬字爲心法時見滿街人都是者箇心者箇心都可以做聖人卻人人不能做聖人祇爲少者箇心法在此時何止手舞足蹈舉止動作眞如在春風中也

按此與王心齋滿街都是聖人之見何異所謂祇少者箇心法者想只欠一棒一喝耳

羅整庵曰主敬持敬爲初學之士言之可也若論細密工夫着一主持字便心有所係欲其周流無滯良亦難矣此眞確有體認之言余初做工夫時用力居敬或坐或臥或行路或應接雖覺得有把握然常如有一物焉在胸中或一面應接一面仍持一敬字或貪持一敬字應接之際反成疏脫此正整庵所謂心有所係也久之覺得工夫兩歧祇此便非主一無適乃任其所遇之自然只時時提撥此心認清天理一邊做去覺得不期敬而自敬與整庵之說正合

按主持二字固是爲初學下此著力語然觀古聖賢終日欽欽常存上帝臨汝之意則其工夫細密處亦正在此但自有生熟之別耳桴亭所舉病狀雖若兩般而實一病竊恐此非

主持之過所以主之持之者不得其道之過也吾人當應事時此心當專一在應事上當接物時此心當專一在接物上隨事隨地莫非行吾敬者先儒所謂主一無適意蓋如此今曰一面應接一面仍持一敬字殆同釋氏念珠則當應事接物之際而心不在焉亦無怪其工夫之兩歧矣整庵心有所係之說殆爲著手太重者言之雖似不免矜持之病然亦須且如此做去到得工夫熟後自不著迹耳所謂勿忘勿助長之間正須著力也

敬字工夫最忌板腐板則易苦腐則易厭聖賢工夫常是活潑潑地所謂恭而安也　先儒論敬謂主一無適主一無適中須

是虛明四映始得

按所謂活潑潑地虛明四映者亦須是敬存工夫熟後方有此等境界在學者正當加意操持由勉强而進於自然若厭其板腐而遽求活潑恐不免向外走作精神用事之弊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玩一志字便想見居敬意思玩一學字便想見窮理意思

按志祇是心之所之若從志之專一處攙入主敬意思似亦不免牽合之弊

古人言敬多兼天說如敬天之怒敬天之威之類臨之以天故人不期敬而自敬工夫直是警策今人不然天自天敬自敬又曰天卽理也是把天字亦說得平常矣此爲上等人說則可爲中下人說便無忌憚子瞻所以欲打破敬字也若如古人說敬天子瞻能打破天字否

按詩書之言敬天者多矣其所云對越顧諟皆有祇承昭事之實葢眞見夫天命之在我者無一事之或遺故吾之所以事天者無一息之敢懈至究其所以敬天之實則亦曰凡吾所爲存諸心而措諸事者靡不惟理之循而已先儒之言天也直以理字訓之葢亦明夫天之所以爲天卽此眞實之理苟或稍違夫理卽已獲罪於天則於天人相與之意葢親切而著明矣古人惟知其然故雖暗室屋漏之地懍然如有帝天之臨今人惟不知此以爲是高高在上者幽遠渺冥無與於人生日用之故故肆意妄行無所不至則夫天卽理也之言正以覺其昏憒偸惰之心而使之知所忌憚耳今乃嫌其說得平常則不知聖賢敎人祇此平常之理初無取乎譎怪之說而彼昏不知旣不惟天命是畏則亦非彼蒼降鑒之說所能動也且敬之爲道亦出於吾心謹畏之誠而不敢肆耳今詳所云特欲假帝天以自警惕借禍福以相恐動葢作而致其情而非眞能行吾敬者其亦異乎古人之所云矣子瞻樂放肆而惡拘檢而病乎爲伊川之學者莊重謹嚴而不可犯也故有欲打破敬字之說然修己以敬自是聖賢學問要語誠能敬以自持又豈子瞻所能打破者邪其言鄙倍葢不足道今乃引之以爲但說敬而不說敬天之故亦見其迂謬而可笑矣

朱子論邪念之發云切莫要防他此眞驗後之言葢人當無事時欲收束此心起一防制之心則邪念反因之而起是所謂開門引盜也問之江陳諸兄皆然故遏人欲祇是存天理

按人苟不能存天理而徒汲汲於遏欲則邪念之發紛至沓來且有防之不可勝防者誠使心之所存一主乎理則亦不待大加防閑而彼紛紛者自然退聽矣故桴亭遏人欲祇是存天理之言良亦探本之論然觀聖賢之言存誠也必以閑

須爲先言復禮也必以克己爲事是其工夫所施亦自有著實下手之處則夫欲存天理者正當以遏欲爲急務耳遏欲之功如禦寇然所以防之者至周且密則彼之環四面而來者自無隙間之可乘故閑邪則誠自存克己則禮自復抑自然之理也今謂起一防制之心則邪念反因之而起未論初無此理正使果至開門引盜不猶愈於盡撤藩籬不加防禦而致盜賊之四至者乎莫要防他之說疑非朱子之言如其信然則語意必更有本末恐未必如桴亭所云也

誠意須要識箇充字能充則火然泉達極之可以與天地參不然祇死煞守者意在終不長進

按孟子火然泉達之喩蓋指四端之發言之如擴其惻隱之端則自親親而仁民而愛物如火始然自微至著如泉始達自近及遠皆有以充其仁之量焉斯體信達順之道也至於誠意工夫則亦務使吾爲善去惡之念皆必出於眞實无妄之誠而毋陷於苟且自欺之蔽云耳非欲其就此所發之意擴而大之推而遠之如所謂火然泉達之說也至中庸所云與天地參則又至誠盡性之事誠意工夫葢不足以言之今謂能充此意極之可以與天地參則是以釋氏弄精魂之虛見爲聖人贊化育之實事亦見其徒事張皇而幾於夸誕之病矣而又慮其死守者意終不長進則其躁急迫切揠苗助長之弊抑又甚焉大抵桴亭爲學騖於高遠好爲宏大自勝之言故其病往往至此若斯之類似亦非小失也

如惡惡臭較如好好色更難好善進得十分惡惡祇好進得五分子夏以篤信狷介之人而入聞聖道而悅出見紛華靡麗而悅可以觀矣

按好色惡臭之喩葢甚言其好善惡惡之誠而無一毫之自欺者使其好善之篤果如好好色者之求必得則其惡惡之嚴亦自必如惡惡臭者之務決去此其理勢之相因葢亦出於人心之自然而不待强者非有所謂難易之別也至所舉入聞聖道而悅出見紛華而悅則亦由其見之不眞而爲物欲習染所搖奪耳是乃信道不篤之病而非好善惡惡之有差殊似不可援以爲證也

一心偶正便是誠意無意不誠便是正心

按誠意工夫在實其心之所發而不使陷於自欺正心工夫在養其心之所存而不使倚於一偏二者各有所當未可牽合而混同之也今謂一心偶正便是誠意吾不知其所謂偶正云者就其心之所存者言之邪抑亦就其所發者言之也如就其所存者言之則不過於事物未交之前偶然無所倚著未至墜於一偏之失耳此於誠意工夫全無交涉若就其所發者言之則亦但於用好用惡之時偶得其正而未有戒

欺求慊之功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意則亦究非誠意之事也乃曰便是誠意亦已誤矣至於無意不誠則其心之發於爲善去惡者無一念之不實而心可得而正耳今曰便是正心亦恐其迫切而未當於理也

心體二字最妙謂心之本體也此是未發境界學者須時時自驗心體方得

按心之本體則性是已古來聖賢教人但有存心養性之功未有教之自驗心體者爲其徒有想像之勞而實無用力之地耳今乃欲其時時自驗亦復成何工夫且既以爲未發境界則亦於何驗之邪有志聖賢者亦務致其力於存養省察之餘而毋誤其心於空虛無益之說而後可也

與江虞九論至誠無息曰不體驗未發工夫終有間斷處云云始悟人心原無息時不可一概遏抑而所謂未發者不過念慮轉接鬥榫處毫髮之間初無一日一時之可計也子思知之故於此下箇須臾二字又下箇戒慎恐懼四字以爲吾心之念慮或有息時吾心之敬不可或息能從此存之而至於瞬息之間夢寐之際咸得自主則至於聖人不難矣欲求無息不可不於未發處體認

按此段頗爲切當非實有體驗者不能道也但所謂念慮轉接鬥榫處毫髮之間語意頗傷迫切似祇可對一等心思雜亂無主張者言之耳末語所云似亦有未安者蓋人於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理君子於此既有以盡吾體道之功而當事物未至思慮未萌之際則正天理本原所當持養而不可忽者誠於此兢兢戒懼息養瞬存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焉則其工夫綿密動靜交修而所謂不息者庶幾其可由是而進矣今但以體認爲言而不及夫存養之道則雖識得未發氣象而未有敬慎不怠之功造次弗忘之意正恐所謂無息者未可驟而語也且當其未發之時而忽起一體認之心則所謂未發者固已倏然萌動而非復寂然之體此程子所以有既思卽是已發之言又云不可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其意亦可見矣

論次虞九蓄侯俱有所未安因質予曰若論戒慎恐懼亦是已發如何說未發予曰此大認錯戒慎恐懼與慎獨慎字是箇主是工夫不覩不聞與隱微之獨是箇客是境界工夫存乎我者也境界因乎外者也有了者工夫纔照管得者境界若認主作客便絕無把柄二兄終以已發爲言予曰是不難兄試除卻戒慎恐懼別尋箇未發來二兄思久之不得予曰得非釋氏所謂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者乎又非元門所謂不出不入湛然常在者乎此處一差便毫釐千里之隔矣故除卻戒慎恐懼別尋未發不是槁木死灰便是虛無寂滅

按此條所云戒愼恐懼是工夫不覩不聞是境界語頗明斷但主客之分微有未安而於問者之意有不相當者詳其始末又不免自爲矛盾之說故答語頗費而卒莫能釋聽者之疑也葢中庸所謂不覩不聞自是靜時境界例以下文則固未發之屬也其曰戒愼恐懼則是靜時工夫所以存養乎此未發者而當此之時但存嚴恭寅畏之心初無思慮營爲之擾則雖曰戒愼曰恐懼而其不覩不聞者如故則固依然未發之境也是其爲工夫爲境界自有區別固不可謂其有所戒懼遂爲已發之驗而亦豈得曰卽此戒懼便屬未發之端哉今問者旣誤以戒愼恐懼爲已發而答者又直以戒愼恐

懼爲未發則皆誤以工夫爲境界其持論雖各不同而其失則均耳然詳問者之意葢泥程子纔思卽是已發之言而過焉者語雖未當而意猶庶幾近之至於桴亭除卻戒愼恐懼別尋未發便是槁木死灰虛無寂滅之說則直以戒愼恐懼爲本體而其失益遠矣

戒愼恐懼是未發工夫不覩不聞是未發本體

按不覩不聞自是未發時境界桴亭前說已自見得分明矣若論未發本體則正子思所謂中者葢當不覩不聞之時五性渾然義理畢具乃吾心之本體然也本體存諸心而不昧境界隨所遇而無常惟君子嘗以體道爲心雖值不覩不聞之際亦必兢兢戒懼以存吾心本然之體而不使有須臾之離是則所謂養諸未發者今乃舍吾心所存之實而直以不覩不聞爲說則旣昧夫內外之分實體虛境之辨而君子所爲戒愼恐懼亦但以存養其不覩不聞者而已是正釋氏槁木死灰元門虛無寂滅之見其誤豈不甚哉

未發祇是性已發祇是情或言小人無未發者非也人豈有無性者乎只是小人未發少君子未發多聖人則無時無事無未發矣　先儒以爲常人無未發者非也整庵以爲人人有之而不知其多少者亦非也

按中庸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子

思之意豈直以未發已發爲性情之別哉亦就喜怒哀樂言之耳葢喜怒哀樂者情也情之未發則謂之性性也者言乎心之理也以其無所偏倚則謂之中中也者言乎性之德也以其發皆中節則謂之和和也者言乎情之正也性情猶陰陽也中和猶健順也已發未發亦猶乎動靜耳故凡言已發言未發必皆就喜怒哀樂言之而後性情之名可立今不及此而直謂未發是性已發是情是猶言陰陽者舍二氣五行之本而直以動靜當之也其亦蔽於理矣至其以或者小人無未發之說爲非是則信然而以未發多少爲君子小人之別則亦有未當者葢已發未發者人心之寂感然耳凡人一

日之間寂而必感感而必寂是乃人心之常聖之與愚小人之與君子有同然者但其養諸未發也有得失昏明之異其見諸已發也有中節不中節之殊是則聖凡之所由判者夫豈有所爭於多少之數哉今以未發多者爲君子以無時無事無未發者爲聖人則未論其說之未當正使如其意以求之亦有不可通者竊意聖人之心動靜周流寬平廣大無所滯於酬酢應接之間非如釋氏久住常寂不生不滅之說必以漠然不動者爲高也借曰不然而以無往不有未發之中者爲聖人之詣則亦曷若兼及已發而以備中和之德成位育之功立大本而行達道者言之之爲渾全而不偏邪凡此

皆由誤以未發爲性故其說往往失之而他所論著又有以已發未發屬氣言者蓋所見之差異如此亦殊不可曉矣

問既言未發是性則豈小人性少君子性多乎曰君子率性小人溺情性非有多寡也欲動情勝而本體梏亡也豈得無多少之異乎曰既云梏亡則謂小人無未發亦無不可曰雖云梏亡未必全失未全失則豈無性體偶一呈露之時

按未發不可謂性不可以多少言前說已盡之矣今詳所云不爲無理然謂小人欲動情勝而本體梏亡云云則其所由與君子異者正緣已發之不善有以失之而非其未發之初有不同也今必據未發爲言而以率性溺情者證其多少之別則何如直就已發爲說而以中節不中節者別君子小人之爲順而易乎且所謂性體偶一呈露者亦正已發之端耳乃引以爲未發之證其亦誤矣

問如何用功便有未發曰戒愼恐懼便有未發此即致中工夫也曰此處用功無實落去處初學下手甚難如何曰初學用功祇就有把捉處去做祇已發中節便漸有未發問如何便有未發曰毋意毋必便有未發

按未發者人心寂而未感之時蓋盡人所同然而未或無者初不待如何用功而始有也戒愼恐懼則所以養此未發之中而非待此以求未發之道今謂有此工夫方有未發則當

其未嘗戒愼恐懼之先此七情者將遂糾纏紛沓倏喜倏怒倏哀倏樂了無一時之停邪誠如是雖有戒愼恐懼之功亦何所施而聖人教人爲之者又果何所爲而然也如曰所謂未發蓋亦指中言之則夫中之在人雖有得養失養之別要皆盡人所固有而不假外求者若如桴亭之言則所謂天下之大本或幾乎息必待力下戒懼工夫逐旋尋討而後可覓其漸有未發者存也又謂已發中節便漸有未發則又必有此和後方有此中必其達道之既行而後漸有大本之可立也至於毋意毋必則又聖人因物付物當理無私之事今乃引之以證其說多見其不倫矣

戒愼恐懼與愼獨愼字總是一敬字不是已發用愼獨工夫未發又用戒愼恐懼工夫如此卻是兩截

按戒愼主於未發葢防之於未然以全其體愼獨施諸已發葢察之於將然以審其幾是其工夫若無甚異而所施之時節地頭不同以其所施之有不同則工夫亦自不容無辨不可混而一之也今必通兩節爲一事而以敬字貫之則疑未能深體子思之意葢敬字工夫雖曰該貫動靜然其所以施諸存養省察者意思作用自爾不同故不得不剖析言之耳不然子思豈不知戒愼恐懼與愼獨之總爲敬字而必分此名目判爲二事不亦破碎支離之甚者耶且於靜時既常戒懼而於動處又加謹焉則其工夫之縝密血脈之流通正所以合動靜爲一體而無間可容息者顧反疑爲兩截豈不誤哉

已發未發是心之境界心自有恰當未發時恰當已發時不可執著君子祇隨時隨境下箇戒懼愼獨之法若於此處一加擬議便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按此條頗爲切實使皆就此平易處求之亦可無前者紛紛之說矣大抵集中似此前後不相應處甚多豈其學之博而不免於雜故其所以爲說者若明若昧時出時入初無一定之見乎

近時有講學者以爲人心無未發此不惟侮聖人之言然亦大謬子謂人心刻刻有未發若無未發祇一念糾纏如何得喜怒哀樂虛明四應

按前條言惟聖人無時無事無未發而此段乃泛言人心刻刻有未發其所見之背馳往往類此然以二者較之則此說稍優矣

存養工夫屬陽省察工夫屬陰陽無迹陰有迹

按存養省察自是著工夫語不必以陰陽分也如必以陰陽言則亦以動靜別之可耳當其靜而存也一性渾然而主宰不昧是所以立吾志之體而陰之屬也及其動而察也七情迭用而品節不差是所以致吾心之用而陽之屬也今必置此顯然之用而以有迹無迹顛倒其說則是節外生枝而其所以言陰陽者亦固而不達於理矣要之此等閒言卽無差謬亦與實際工夫了不交涉況其徒爲支蔓而轉以滋聽者之惑乎

俗諺有云欲求眞受用須下死工夫學者若不向存養省察實實尋討一番而妄希自然恐終身無著落處也

按存養省察之功君子葢終身焉而猶懼其有一息之或疏也今但欲其實實尋討一番而已則雖嘗實用其力而此一番之後工夫頓斷亦恐終身無著落處耳

聖人生末世眞是任大責重使達而在上則凡井田學校前人已壞之法皆其事也窮而在下則凡理學經濟前聖未備之書皆其職也雖矻矻孳孳夜以繼日猶將不足豈得自託涵養悠悠終日乎

按此說具見儒者抱負非桴亭識量之宏殆不及此然學者切須自量苟反之於身初無成己成物之學而徒矻矻孳孳日以著書立說爲事借使眞有裨於後學恐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也

自漢唐以來皆以五經爲聖人所定尊經之士率取五經而表章之或添註疏或增論解無慮數十百家五經而外則以爲非

聖人所定而忽之其有擬經續經者咸共非笑詆排以爲得罪聖人莫此爲甚此世儒尊經之過而未知經之所以爲經也惟易具天人之理完完全全無少欠缺爲不可擬亦不必擬其若書與春秋卽後世之史也春秋專記事實書則兼載文章亦卽後世古文之類詩卽後世之詩也禮則紀三代之典禮後世帝王代起有一代則有一代之制作禮未嘗無也故愚以爲五經之中惟易在所不必續其餘詩書禮春秋皆在所必續今惟綱目一書爲繼春秋而作其餘三經則皆無敢續者一則怵於王通擬經之說一則泥於邵子刪後無詩之言也世儒之言曰後世之詩文豈能如三代之詩文後世之禮豈能如三代之禮此言誠然然卽三代之典禮文章亦非言言可爲法則者如書之呂刑文侯之命詩之鄭衛諸篇禮則三代互有得失此世運升降使然三代自不如唐虞漢唐宋自不如三代聖人刪定筆削亦但取其文字之有關係者存之以待後世讀者自辨其得失耳豈以爲此五書者自經吾刪定筆削而後遂無一言一字可繼五書而起乎王通續經之謬在續之而不得其正傳非經不當續也余不自揣有詩鑑書鑑二集書鑑取古今文字之有關於興衰治亂者詩鑑取古今詩歌之有合於興觀羣怨者後各爲論以竊附於孔子詩書之義雖識見淺陋意義鄙庸所不免於君子之譏然其心其志則固願爲聖人之徒而無可罪也未識後世能諒我否

愚按六經之言以明道也道無形而著之經經既修而道乃明焉是乃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蓋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千數百年之間聖賢代起大道昌明其施之政事見之制作者當世之人既身被之而歷代先覺之聖與一時載筆之士又取而著之於經故有詩以道志書以道事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體雖或不同而其爲道則一而已矣東周之末聖王不作六經之言或頗淆亂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以行其政教而懼乎斯道之失其傳也乃祖述堯舜憲

章文武取六經之言删定筆削以詔後學於是千聖相傳之道乃復燦然明備於世使夫後世言學者得有所据而不惑於異端曲學之趨言治者得有所考而不雜於刑名法術之末斯則聖賢所以作經立教之大者而非徒取其文章制作之工功業勳名之烈以備數代之文獻掌故而已也後儒不達聖人所以作經之意以爲經之爲經道之爲道不越乎語言文字之間於是揚子雲有擬易之書王仲淹有續經之作則皆出於一時揣倣之私無當於六經精微之旨朱子闢之以爲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焉葢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實事之不侔也其言可謂深切著明者矣桴亭之學之識吾不知其視仲淹爲何如然考其所以論述經旨者則亦曰詩即後世之詩禮即後世之禮書與春秋即後世之史至其論聖人刪訂筆削之意則亦不過曰取其文字之有關係者存之以待後世讀者自辨其得失云爾是於六經所以發明斯道之精蘊既茫然不得其要而於聖人所以昭示後學之至意亦若懵乎莫知其說者今所輯詩鑑書鑑雖未之見然即其言以求之則吾恐其所欲竊附於孔子詩書之義者乃適以自納於王氏僭竊之誅而不得辭也顧反以是譏世儒尊經之過而不知經之所以爲經而王氏續經之謬在續之不得其正傳而非經不當續者則吾

不知其所謂正傳者謂何而經之所以爲經其道果安在也獨其所舉詩鄭衛書呂刑諸篇以爲三代之典禮文章亦非盡可法則則亦若有可据者而不知書附呂刑葢著文武成康之道所由失詩存鄭衛亦見關雎鵲巢之風所以變是皆政治得失風敎隆替之所係聖人既取其善者以爲法而復存此類以示之鑒其所以反覆訓誡之意益深切矣桴亭之智豈不及此顧以爲自唐虞三代以迄漢唐每降愈下皆由於世運升降之適然聖人作經亦但隨時存取以待讀者辨焉非謂此外無片言隻字可繼五經而起者反覆推論以見經之當續而續經者之無可罪其言則既辨矣而不知世有升降而道則初無升降之殊時有古今而道則初無古今之異使後世復有堯舜禹湯文武者作躬聖德以復盛治則其著於書者自有典謨訓誥之懿詠於詩者自得關雎麟趾之意制於禮者自適文質損益之宜達於樂者自著雍容和平之盛雖或地相去世相後制作或異事業不同而要其建中建極躬大中之道以行之則先聖後聖有若符節之合焉者即不取以繼六經而後之誦其詩讀其書者怳然如見二帝三王之心焉心同故道同道同故治同治同故其著於典章文物者皆煌然與六經相表裏而無一之弗同也其或不然而徒掇拾漢唐以來詩詞之陋功名事迹之卑比而效之於

影響形似之間則雖極其依倣揣摩之工而本末橫分精粗懸絕終有不可毫髮象似者況其猥陋龎雜初亦無可删述而功烈所存則亦不過權略智術之用此其於道亦豈有所發明而乃欲援呂刑鄭衛之例比而附之則亦有何法鑑之垂戒何著述之體而曰吾將以續六經也哉抑嘗論之君子之學於六經蓋將講乎義理之實以爲終身踐履之資誠於此探討服行體諸身而實有之則其所以躬任斯道之傳者固不在區區著述之間至於甚不得已而欲有所發明則亦必自有精切確實之見而不敢蹈襲陳言肆爲高論以啟後學浮夸誕妄之習蓋其體諸心者旣造其微故其發於言者

自無所苟而非徒貌爲退託以昭愼重之意已也惜乎桴亭有高明之資而志趣所存識量所充亦庶幾有遠大之規者乃不於此反躬實踐深求其在我者而汲汲以著述爲已任此其用心內外之間已覺與聖賢爲己之訓爲不類矣至其議論所及又往往失之膚浮而無沈醲浸漬之味發之輕易而無鄭重謹厚之風如茲所云雖其好高鶩廣之心有以致之亦恐於深造自得之學有未之盡者故輒僭而論之以爲讀桴亭之書者其必知所決擇采其實而去其華庶幾其有益焉且以桴亭學識之卓犖如是而猶不免此失則如吾徒者其可不反觀內省而深自警哉

天亦不止以二十八宿爲體天祇是積氣自地以上皆天一層高一層一層堅一層凡日月五星與二十八宿俱在氣中俱屬天上俱爲天體但人要將天與日月五星分別而日月五星有象天無象故以二十八宿爲天之體其實日月五星與二十八宿皆爲天體天祇是積氣日月五星二十八宿皆是氣中之物

按先儒所謂天無體以二十八宿爲體者蓋言天之蒼蒼渾淪一氣初無形象方所之可求而此二十八宿分布於周天之中隨天之轉旋爲定故談天者必以是爲準然後東西有定位纏度有定程而得以驗其遷動轉旋之實是則所謂以二十八宿爲體者至若日月五星雖皆隨天左轉而有疾徐

之不同其行也不相及不隨天以爲定則於天體之稱奚當哉若但以俱在氣中俱屬天上爲說則凡三垣列星之森然羅布者莫非氣中之物又不獨日月五星爲然也論者苟欲發明古人之言其必深察古人所言之意而後可哉

天文左右旋之說古今聚訟儒者執左旋之說而以七政爲必不能右旋非也夫天猶水也日月五星猶魚也日月五星之行天猶魚之行水古詩有云東流之水必有西上之魚豈以日月五星之靈曾不若水族之微而僅僅比於腐草亂木隨波上下且在日月則有薄蝕變怪在五星則有遲留順逆在恆星則有飛流隕墜變動不測豈一右旋之微而不能學者但虛心觀理

不可過泥前人成說

按日月五星隨天左轉先儒言之最詳而橫渠所云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者尤極精確足洗從前厤家之陋然爲厤學者卒守其說而不變一則不達於行度遲速之故而徒泥管見以爲說一則便於布算簡捷之法而欲循故式以爲準耳桴亭因是而以魚水譬之且舉魚之逆流西上者證其逆天右旋之說不知日月五星之行於天皆有次舍躔度之可紀其順天而動初無晷刻之或停其按部而行更無分寸之或亂而魚之游泳於水東西南北無之而不自適又不獨非東流之水所能制也至所舉日月薄蝕五星遲留恆星飛墜則皆失其常度而不可據者如必執此例彼以爲不離右旋之證則日月之明孰與夫昊天之大五星之耀孰與夫赫濯之靈而亦終古左旋不能一反右轉之轍則彼蒼之靈亦且下儕於腐草亂木而不若水族之微者多矣奚獨日月五星之爲是拘拘哉

天文家有二一星厤一占驗卽古所謂馮相保章也儒者欲談天道則必合二家而會通之其理不相齟齬始可據以爲斷左旋之說於厤學家頗無所礙但於算稍繁耳若占驗家則殊不然占驗家談五星以東行爲進爲順西行爲退爲逆吉凶之占皆有明驗若主左旋則凡五星東行反謂之退與逆西行反謂之進與順與古今占驗俱大相反儒者豈可執揣摩之虛理違占驗之實事故愚以爲天文家言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其說較長

按占驗之法蓋星家之細事儒者欲明天道而沾沾執此以爲說亦已陋矣且卽以占驗言之五緯之行亦但以東西爲吉凶之準其所謂進退順逆者亦隨人所舉而易其名耳（右主旋者以東行爲進爲順西行爲退爲逆主左旋者以西行爲進爲順東行爲退爲逆）今如左旋之說則亦但爲易其進退順逆之名初無害於吉凶占驗之法則亦何不可之有哉況天道既自左旋則凡日月五星之麗於天者自東而進於西爲順自西而反於東爲逆其於順逆之間皆視天道之轉旋爲定則於名尤正而言尤順也乃以爲執揣摩之虛理違占驗之實事亦見其膠固而不達於理矣

月光借日此沈括之言朱子極取之予以爲未必然月雖陰質然亦精氣所爲非塊然一物天下之物惟銅鐵瓦石能受光不能通光若水晶琉璃一麗太陽亦表裏洞徹矣月雖陰類然以擬於物必非銅鐵瓦石豈反不如水晶琉璃愚謂月之光月自有之其盈其虧皆月所自爲尙書生明死魄亦一證也

按月本陰精有質無光蓋陽明陰暗亦其自然之理而沈氏所云借日以爲光者抑又柔德順承陽施而陰受之之義其盈其虧則以日月相去有遠近斜正之不同而人之處下以

窺高者又有正視側視之別是則三五盈缺之所由異耳今謂月自有光不資於日則旣不達夫陽明陰暗之義而水晶琉璃非得火日之耀則亦闇然素質略無光燄抑不得引爲月自有光之證也至若通光之說尤不可以擬月今試懸水晶琉璃於半空之中上洞下達亦與彼太虛者同歸於無象耳使月之質而果若是也則當日食之時月居日下當益光瑩照徹又何至反遮日光而有薄蝕之變邪其謂盈虧皆月所自爲則亦但憑臆說而無實在可據之理至尙書所謂生明死魄亦遡日光之遠近爲言而非月之有生有死似不足援以爲證也

朱子曰太極自是涵動靜之理卻不可以動靜分體用蓋靜卽太極之體也動卽太極之用也愚謂如此是仍以陰陽分體用了且語意未明疑是門人誤識不若云靜者動之體動者靜之用太極者動靜之主宰似較明白

按朱子此條蓋因問者謂太極之體最靜而答之如此詞若未明而意則顯然可見也蓋太極者渾然之理至善之名不可以動靜言不可以體用分其動其靜則此理之乘氣機以往來屈伸者故自其不離陰陽者觀之則靜卽太極之體動卽太極之用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不雜陰陽者觀之則太極雖涵動靜之理而亦卒無聲臭之可名又安有體用之可分哉讀者誠以此意求之亦可無疑於朱子之說矣

無私心是體合天理是用旣無私心而又必合天理者欲其內外兼盡也管仲之仁合天理矣不可謂無私心霍光之忠無私心矣不可謂合天理聖人未至時中地位無私合理四字尙未能盡湯武之伐暴伊尹之放君以言乎無私心則可矣以言乎合天理則未也要之孔子決不肯如此做

按夫子於子文文子之事許其忠淸而不許其仁朱子釋之以爲仁者當理而無私心之謂二子所處蓋各有當而未盡焉桴亭本此而有管仲霍光之說亦爲近之至以此爲體用之分則亦固矣其意似謂無私以心言當理就事言不知是

特表裏心迹之辨非所謂體用之別也誠如所云則管仲之仁爲用行而體未立霍光之忠乃體明而用未達邪湯武伊尹皆不幸處倫常之變不得已秉大義以裁之時義適然蓋無可議如以爲未合天理則是此三聖者皆躬冒大不韙而啟後世簒弑之階者也彼湯誥太甲泰誓諸篇何可爲訓而孔子顧存之以爲後世法邪如謂湯有慙德武未盡善以爲周視堯舜其於盛德雍容之際或微有差別焉而要其制事制心必順人情而合天理則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必執韶武之論以爲聖人於此有微詞焉則易所謂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又誰之說邪

終